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八 新131期）

聰明笨伯，拉扯政策！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八期(新131)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八期(新131)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一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與興記調換

老毛爲何大叫「不須放屁」

今年元旦，北平政權「兩報一刋」照例地發表一篇社論，題目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大概是「兩報一刋」躭心人們對這篇社論題目的出處不知道，所以，同時發表了毛澤東的「詞」二首。第一首是「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第二首是「念奴嬌——鳥兒問答」。據說：都是老毛在一九六五年塡的，並均爲第一次發表。

「重上井崗山」最後兩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就是北平「二報一刋」元旦社論題目。在「鳥兒問答」這首「詞」的第二段是：「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毛「詩」毛「詞」就像在九龍黃大仙求的籤，眞是「仙機」莫測，不知他講的是什麼。作解釋要找文侍之臣郭沫若。其中倒也有一看就懂的地方，如中共諷刺赫魯曉夫提倡的「土豆加牛肉」是「假共產主義」。好像只有北平那一伙人才是「眞共產主義」，因爲他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所提倡的是「自力更生」。比如：就是受了嚴重災害沒有口糧，也不能「伸手向上」或「依賴國家」，一定要「自力更生，生產自救」。這個「政策」的「基本精神」，在於「你死你的事，與『爲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無關」。不用說長年被迫勞動不得溫飽的老百姓反對，就連高高在上的幹部也不滿意。前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現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就說過：「寧要吃飽飯的資本主義，不要餓肚子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秋」塡「詞」，當時他不大得意。也就是在中共「八大」上受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悶棍後，接着「三面紅旗」又澈底失敗，把個「國家主席」也交出去了，自然是憋了一肚子氣。滿腹牢騷無處發洩，乃藉與「鳥兒問答」，大發脾氣。當時是警告誰「不須放屁」呢？第二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以劉、鄧爲首的「走資派」，大概當時是劉、鄧的「黑話」說得太多了，所以，老毛告訴他們「不須放屁」！可是現在才發表又是對誰呢？估計是對周鄧特別是矮子那一伙人。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以來，堅持「必須放屁」的鄧小平，大批「解放」「黑幫分子」，並取得共軍方面的支持，接着「刮起了右傾翻案妖風」。既要否定上次文化大革命，更要把以江青爲頭頭的「上海幫」搞的那套「新生事物」統統給取消。

去年七月大陸各大中城市工潮蓬勃興起，特別是城市民兵利用手中武器展開打鬭，把共區搞得天下大亂。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杭州，若非現由河南調共軍第一軍開進工廠鎮壓，可能整個華東早已鬧得天翻地覆。自一九七三年九月起，在大陸上城市民兵均以上海民兵爲「學習典型」，而上海民兵，在宣傳中一方面強調這個「新生事物」是江青曾一度提倡的「文攻武衛」的發展，一方面又號召全市民兵要以王洪文出身的「上海國棉十七廠民兵爲榜樣」。叫囂了幾年，但在去年七月以後卻沉寂下去。相信，這是周、鄧集團做的手腳，他們把大陸混亂的責任完全推在以江青、張春橋爲首的「上海幫」身上。在王洪文被迫逃回上海後，周、鄧集團進一步利用毛澤東「安定團結」的指示，結黨營私，大造謠言，說江青集團「刮共產風」，不僅要減少工人工資，還要沒收農民的「自留地」，於是天下大譁，大陸各階層人士無不仇視江青一伙人。在這種形勢下，如文化大革命後出現的「老中青三結合」、「赤腳醫生」、「教育革命」和「革命樣板戲」等等所謂「新生事物」完全被壓了下去。接着在大陸上全面「刮起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傾翻案風」。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那就是毛澤東地位的被否定，這在毛、江來說也就是末日的來臨。所以，九月初由老毛親自發動「評水批宋」運動，老毛明白指出自己就是晁蓋，未死就有「被摒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的可能。在當時，大陸各地對於「學理論、評水滸」絕對多數採取敷衍的態度，暗中卻贊成周、鄧路線。所以，去年九月到十月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成了一個完全是「業務掛帥」的會議。

毛、江於去年十二月初開始反撲，到年末似乎獲得了初步勝利。所以，今年元旦北平「兩報一刋」能發表那樣一篇「左」的社論。看來，老毛已龍顏大怒，拍着抬子警告鄧小平等人「不須放屁」，且看本「主席」搞你們一個「天地翻覆」！老毛心情不好，什麼事他都幹得出來。雖然結果如何在目前尚無法預料，但可以估計得到的是，必然鬧得「炮火連天，彈痕遍地」。





政府資助學校發現種種貪污現象
姬達雖謂大感興趣未予調查

劉之傑

別的不說，最近中文大學內部的人，不斷投書萬人日報，提供該校「浪費」事實，都是有根有據的。可是雷厲風行查貪的廉政公署，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究竟何故，不得而知。但有識之士俱認為，任何貪污不及學校貪污嚴重，因為這對下一代的影响至巨且大，不可忽視。

資助學校・貪污現象

不久前報載：「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姬達訪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與該會會長司徒華及全體理事舉行會談，根據該會所接獲投訴個案的豐富資料，詳盡地列舉出資助學校內所發現的種種貪污現象。使教師得到確實的職業保障，是在資助學校內撲滅貪污行為和推行反貪污教育的關鍵。不少貪污行為都是與教師聘用和解僱有關，而且只有在職業得到確實保障的情形下，教師們才會敢於挺身而出，舉報貪污而毋須顧慮報復。同時，肅清了身受其害的貪污行為，也才能把教師們在校內推行反貪污教育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廉署的防止貪污處應從教師職業保障問題入手，從速研究有關則例的修訂，促使有關部門行政的改革，進而使資助學校內的反貪污工作和反貪污教育得以順利進行。

「姬達專員表示對資助學校內是否有貪污行為發生，感到興趣，並認為學校是下一代成長的處所，倘出現貪污事件，必然會對下一代有極其不良的影响，深遠地危害社會未來。」

上面的報導，使人震駭！貪污事實竟在資助學校中存在！廉政專員公署於對警察、工務局人員大刀濶斧之餘，似應以其部分餘力，在這方面積極從事調查工作。

何以無人・挺身而出

當然，揭發貪污必須有證據，不可無的放矢。有人認為，「爛仔亭」韓德警司尚且因為願意作控方證人而獲特赦。

即是說，有罪的人只要願意協助政府肅貪，便可得到優待。何以擔任神聖工作，身家清白的教師卻不能獲得職業上的確實保障而敢於挺身而出？眞是使人莫名其妙的事。

當六七年香港動盪不安的時候，教育司簡乃傑為了安定教師樂業敬業，支持大局，繼港督戴麟趾說過「共享繁榮安定生活」、「香港政府最關心的是個人的福利和尊嚴」的崇高理想，對教師們是個很大的鼓勵。可惜時間過得久，政府大員又更換了，已經沒有人記得他們說過的這些話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由麥國光代頒的「補助及津貼學校例行通告第三號」，通告各補助、津貼學校的校監及校長，關於「聘任教員」事宜有所規定，可是時至今日，這一紙通告，等同具文，教師們並未得到規定條例保障。

在今天廉政專員公署厲行反貪污運動聲中，老萬認為這項通告所列的條件有提出檢討的必要，政府公佈施行的條件，實際上並不存在，對政府的威信，也有很大影响。

任用解僱・俱有規定

按教育司對補助及津貼學校任用及解僱教師，有一定規條。

任用方面，根據教育則例第八十三細則：學校監督須負責發給聘書與所有教員，聘書內容須包括：甲、服務條件；乙、薪俸等級；丙、解僱條件。這種關約式的協定，對學校與教員雙方，均有裨益，不應忽視。

最重要者乃為教員接受新職時，應對現任僱主確保能盡其應有義務；新僱主亦應留意，愼勿鼓勵所聘教員觸犯其與前僱主所訂關約規定。

在可能範圍內，校監及校長宜對經已完成兩年試用期教員發給超過一年以上的關約。事實上，有不少學校與教員之間已訂有近乎半永久性的關約。

各校監及校長務須注意補助或津貼學校辦理細則第二節的第一段及第二段，內容如下：

第二節：解聘：㊀教師在試用期內，無論解僱或辭職，任何一方應預先一個月通知對方。所有臨時聘用教師亦可援用此例，惟特別訂明服務時間者不在此限。

㊁試用期滿的教師，無論為學校解僱或本人辭職，任何一方本必須於事前三個月通知對方。學校校董會須具良好及充足理由，方能將教師撤職。惟遇教員在職責上有嚴重過失，或經法庭判決罪名成立時，則可立即將該教員撤職。

有多少人・沉寃未雪

可是，事實上補助、津貼學校是否都能遵照這些法例行事？對違法的學校，教育司有沒有執行其應有的責任呢？我們試舉一項發生在不久的事實爲證。相信大家對「聖保祿小學教師李鄧閣堅女士事件」記憶猶新。此一事件，曾引起強烈爭辯，雖然經過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及教師同業的上下一心，全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堅決支持，傳播、輿論界也伸張正義，終告得直，獲得賠償；可是當事人在精神、時間、金錢、人力、物質各方面的損失，實際上難以補償的。如果前任教育司簡乃傑獲知此事時，將會作何感想？這只是還有其他沉寃猶未得雪的人，有多少人如此遭遇，都沒人顧及。現任教育司陶建先生，曾力倡「尊師重道」，何以下面的人卻敢與他的意見背道而馳，實在耐人尋味！

政府條例・蒙在鼓裏

上面「補助及津貼學校例行通告第三號」這一項，對一般津補學校教師來說，是一項珍貴的資料。因爲，自有資助學校以來，所有教育司署頒發的通告及則例，只給與校監及校長，一般教師難得看到，因此官方如何規定，他們一概不知，炒了魷魚還懵然未曉，校長此舉是否合法，他們矇查查，如在五里霧中。

從事教育工作，大多作爲終身職志，可是學校的聘書，多數是爲期一年，校方要解僱，「合約期滿」四個字已足夠理由，因此，儘管有若干「條例」，教師實際上沒有所謂「保障」。獲得政府資助的學校，除「補助」「津貼」外，還有所謂「私立受助學校」。所以有「補助」「津貼」「受助」這麼多的名堂，其實是政府的如意算盤。

津貼學校・如意算盤

香港之有津貼學校，始自一九五二年。在此之前，只有私立學校與補助學校，這些學校，大多是教會所辦，所謂「兩教合一」，「傳教」與「教育」相輔而行。津貼學校是因當年「恐共」而崛起。待遇較佳的教會學校，聘請教師，有等雖同屬一個宗教，但有個別教會轄屬的不同，很難找到既具資格，又屬同一宗教派系的師資。

同時，香港人大多數篤信儒家學說，或者是「拜神」的（佛教、道教），因此，除非改變個人信仰，否則很難符合條件。當然，也有些人爲了職業上的關係而「奉教」，猶之有人爲結婚而「信教」。宗教的信仰，很多十分虔誠，卻也有不少假過賣貓。比方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人因要得到「救濟品」「糧食包」而臨時「入教」；更有一些人因「死無葬身之地」而「入教」。教會學校的教員，信仰當然有問題，不過，對這問題也沒人願意深究。

教會學校以外的私校，大多數待遇極差，和教會學校教師簡直「冇得比」。大家都知道「貧富懸殊是共產主義的溫床」這條大道理；同時，香港政府打過算盤，覺得多設官立學校與津貼私立學校兩者比較，後者化算得多。一來，省了校舍建築費；二來，不必付教師長俸；三來，慳番公務員福利等費。因此，從那時候開始，香港便有很多私立學校成爲津貼學校，目前，任教這類學校的教師，爲數極夥。

校長教師・待遇懸殊

一位「執鞭之士」對老萬說：「補助、津貼學校有許多極不合理的事情，未爲外界人士所知曉，我認爲有公開必要。我要指出的；小學校長薪酬高至四千四百七十五元，中學校長更達七千八百一十元。薪酬之高，爲許多其他政府部門主管所不及。奇怪的是我們既付這麼高薪酬，對他們的工作表現卻那麼不信賴。其實校長之上還有校監及校董會，他們有權決定校長的去留。如果教員認爲校長對他有不公正的看法，理應向校監、校董會或所屬組織投訴。」目前，資助學校教師薪酬，由千餘元至最高每月二千六百六十元，雖然，二千六百六十元薪酬已爲不少白領階級所羨慕，但與校長收入比較，卻是大巫與小巫之別。

校長與教員薪酬是否應該有這麼大的差距？這是引起爭論的問題。可能部分人認爲合理；亦有人認爲只是表現香港社會的畸形——貧富懸殊。

馬來西亞・與港比較

我們試以香港與馬來西亞作比較，馬來西亞獨立後，所有學校歸由政府接辦，獨立初期數年，小學收費每月二元五角；初中一、二、三年級收五元；中四、中五收七元五角；大學先修班收十元。後來小學免費，由今年起，初中預備班免收學費，明年中學一年免費，如此六年後，全部中小學都免收學費，即由小學一年級開始到中學五年級，共十一年免費教育。

教師待遇頗優厚，各級師資職工會現仍努力爲教師們爭取更佳條件。他們認爲，教育事業是承先啓後，爲萬世太平的偉大工作，政府應更加注意，教師也應得更佳待遇。初中畢業，受教師訓練三年，開始薪金爲二百七十五元，按年加薪十八元半，到五百八十元爲頂點。中五畢業，考獲馬來西亞教育文憑或劍橋文憑，受訓兩年或三年者，三百一十元開始，每年加薪三十元，至八百八十元爲頂點。因此，該地小學教師，百分之九十以上擁有私家車代步，中學教師更不必說了。

制度比較・優劣立見

馬來西亞的中學教師，如果是大學畢業而沒有教育系文憑的，作爲臨時教師，有教育文憑才算永久教師。如果不當教員，加入政府機關工作，則不需教育文憑，但薪水比教員低五十元，頂點則一樣。小學校長，如學生在四百名以下，照薪制加兩點，即百分之二，學生四百至八百名，校長開始月薪爲九百一十元，每年加三十元，至一千元爲止。學生八百名以上，由一千〇五十元開始，每年加五十，至一千二百元爲止。

馬來西亞的生活指數很低，而且政府與職工會十分合作，經常主動留意一切，因此極少不合理的事情發生。以馬來西亞與香港作比較，其制度優劣立見。

（下轉第廿六頁）

從李一哲大字報所看到的

毛澤東砸了



李一哲這些在「毛澤東思想陽光雨露滋潤下」，在「中國共產黨的紅旗下」成長壯大起來的中國大陸知識青年們，以在大陸特有的形式——「合法鬥爭」的大字報，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了毛澤東的暴行。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毫無疑問在中國大陸各個角落燃燒着反對毛澤東的星星之火一樣，必將會滙合成一場革命反毛的熊熊烈火，來澈底燒毀毛澤東和他奴役人民的中共特權階層。

李一哲革命大字報的誕生，是這些知識青年經過「文革」風暴的血腥洗禮，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以後公佈在廣州街頭上。它巧妙地以批判所謂「林彪體系」爲表，而把矛頭集中在毛澤東和他代表的極權統治者身上。雖然大字報沒有一句直接批判毛澤東的話，可是其中的每一段，都像利箭、標槍般直刺向毛澤東的心臟要害。難怪中共中央把它指爲反動的大字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難怪毛澤東閱後批示爲「這是一份極好的反面教材」。

讓我們簡單地摘錄幾句來看看：

大字報一開頭就提出「人們都在關心着……，尤其關心着與每個中國人命運密切相關的國家法制。」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在它發展的五十多年歷史中，在毛澤東掌權的數十年內，早已成爲一個以毛澤東爲專制暴君的代表極少數人利益的法西斯黨。大陸上七億人民是生活在一個巨大的愚民營中，一切都是毛澤東本人和所謂毛澤東思想爲準則。人們的頭腦中只允許存在一個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毛澤東代表國家，國家就是毛澤東。人民所能盡的義務和能得到的恩賜就是毛澤東的思想。

關於「與每個中國人命運相關的國家法制」，只能由毛澤東所賜給，怎能允許由人民提出這個問題呢？在大陸只能由毛澤東按其需要

眾提出：「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提出這個問題的就會被指爲反毛澤東，也就是反革命，因爲大陸人民只能「熱愛」和「關心」毛澤東。因此李一哲大字報開始就觸犯了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君」了。

大字報以反「林彪體系」而呼喊出這樣的話——「幾千年來凡是損害了人民利益的人，終究要被人民打倒！」

「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爲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並提出：「去反對這種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

李毅爲什麼



八五高齡，行將就木的李毅，仍被中共利用做統戰的宣傳工具。「回歸」大陸去，無論是統戰者及被統戰者，都是一幕可憐的悲劇！

李毅爲什麼要到大陸去送死？且聽筆者慢慢道來：

李毅是退休的陸軍中將，現任國大代表，他在台灣居住新竹，政府待他不薄，有房屋土地配給他，每月還有相當特任官職俸，供他安享晚年。

政府除了正常的薪俸給他外，逢年過節，政府、國民黨部，還派高級的人員携帶慰問金，到他的住所去慰問致意，轉達政府關懷的德意，而且還發有一筆鉅額的將領退休金，他存放銀行收利息，老夫老妻，大可以過着享受第一流的生活。

可惜李毅是屬於「老而不」之流，年青時先後擁有二十四房妻妾，不但風流成性，而且名利心重，他在台灣對沾花惹草事已力不從心，卻迷於牌桌，且愛打大牌，十賭九輸，千萬身家也不夠他在牌桌上送水。爲了增加收入，幾年前，要求政府給他安置在一個國營事業公司，掛一個顧問的名義，按月可以多領一筆車馬費。

這是一個太不自量力的要求，年逾八旬，政府正在啓用青年才俊，用人唯才的政策要求下，又怎能安排一個八十老人去領一份額外的車馬費，增加國營事業機構的負擔呢？如果他的生活有困難，政府當然設法補助的，其實他已有特任官的待遇，豐衣足食而有餘，他提出太不近情理的要求，任何人主持政權，也是很難接受的。

李毅就是這個名利雙收的要求沒有達到，心懷不滿。後經政府專人曉以大義，事情也就過去了。

去年十一月間，他突然向政府提出申請，偕同五十八歲的老妻來香港探親，政府認爲老年人到海外遊覽遊覽，探視海外的骨肉親人，是人生常情，不但指派專人替他辦理手續，免他親自奔走，還有高級人員到機場送行，祝他一帆風順，旅途愉快！

他來到香港初期，還沒

算回台灣過年。每天只是到處觀光行行，或和親友打牌消遣，行街飲茶，香港的親人和他久別重逢，尤其是他的兒子媳婦，對他克盡孝道，可說享盡天倫樂趣！

可能是中共的統戰人員，在工作上找不到對象向上級交代，知道李毅是一個中將，又是國大代表，在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形勢下，又知李毅過去有過二十四房妻妾的風流史，在宣傳上還有一點可以渲染的殘餘價值，就由新華社採訪主任黃光放出馬，將李毅統入圈套。

李毅是一個八十五歲的

的腳

高鴻遠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封建專制，殘酷鎮壓我同胞的血腥事實。例如他說：「在一九六八年……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寃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不少的情況是殺了頭，頭還是殺了；坐了牢的，仍舊坐着；罷了官的，照樣罷着。」李一哲更進一步說：「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那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鎖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事實上：……經常『准』對革命幹部和羣眾實行法西斯專制，關的至大興野蠻的肉刑……。」好一個李一哲，揭發了中國大陸廣大人民不敢說出的憤怒的話。當然，李一哲能想像到，公佈大字報後的各種後果的可能性。但是，正如他們說的，中國總會有人爲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這種犧牲一己以喚醒大眾起來反對毛澤東的革命精神，正是大陸無數革命青年在反對毛澤東的鬪爭中的大無畏表現，這也正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優良傳流！

李一哲的大字報，僅僅是因爲地處廣州，貼在街道、馬路上，而比較容易流傳到海外，大陸知識青年反對毛澤東殘酷統治的千千萬萬言論中的一部份而已。但僅這一小部份，已經引起海外愛國人士的普遍注意。因爲它反映了大陸內部的一種新生命力量，一種在大陸中共特權階層殘暴統治下的革命新事物，這種革命的新生力量，正在中共內部迅速的蔓延。近幾年來，就在毛澤東嚴格控制中的重點大專學府，例如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哈爾濱軍工學院」及周恩來的母校天津「南開大學」等等，高等專門學府中，有着無數「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其中均有「不怕死的」就公然提出過「以馬列主義來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革命口號。

他們在毛澤東殘暴鎮壓下，自殺的自殺了；監督勞動改造的，還在忍受中；僥倖的也被下放到處於偏避苦難地區的農村中去。這些在大陸艱苦鬪爭的反毛革命青年們，正是推翻毛澤東的一支強大力量，他們正活躍在祖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他們必將會在新的一九七六年當中，發揮更大的潛力，配合各種反毛力量，來早日埋葬毛澤東的統治！正如李一哲大字報中說的，由毛澤東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它所給予中國社會的深刻震動和它的深遠意義，必將影響我們今後的整個歷史階段。」毛澤東培養的大陸知識青年，在由毛澤東親手發動的「文革」中，受到血的教訓，正在成長壯大起來，正在逐漸醒悟過來，正在打起反毛澤東的革命大旗。毛澤東不是時常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嗎？其實毛澤東的雙腳早就被他自己砸爛了！請看電視新聞片中的毛澤東，不是早就不良於行了嗎？



尋死路

秦明

老人，可能神智已近乎昏迷了，在統戰人員的游說挑撥下，想起了爭取顧問達不到目的往事，就在一念之間，入了統戰的陷阱。

他吞下含有毒素的糖衣後，曾想勸說老妻一起回大陸去，當他向家人提出這個問題時，全家大小立刻強烈反對，他的老妻及兒子媳婦，會含着眼淚苦苦哀求他，要他懸崖勒馬，不爲晚年失節，辱及子孫。

奈何李毅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老妻一氣之下，於十二月廿四日與他一刀兩斷，毅然飛回台灣去，希望他回頭是岸。他的兒子媳婦及孫輩，會跪地叩頭，求他不好垂老變節，可惜逆耳忠言，他竟充耳不聞。

到了十二月一日，他在五名大漢的接待下，坐上一輛大平治，直馳紅磡火車站，進入鬼門關去了。

臨行時，還帶足了一千多元人民幣，二百美金，二百港元。他的家以「有眼睇」一句話，拒絕送車。

李毅回到大陸，先後來了兩封信，第一封信要香港親人給他寄四斤鹹魚，三斤臘腸，三斤潤腸，兩支墨水筆，四隻手錶。第二封信說他十二月卅一日或元旦日轉回廣州，要香港家人將買好的鹹魚一類東西，送到廣州東方賓館轉給他。

當然，兩封來信也以統戰的口吻，讚頌毛澤東統治下的江山多嬌？可惜四斤鹹魚的要求，無異把多嬌的江山穿煲穿到底！因爲他身上有一千多元人民幣，南京、上海、北京、廣州，都是大都市，連四斤鹹魚也要求助香港，眞是妙不可言！

來信也說在統戰人員安排下，見了大陸上的兩個兒子，香港的親人根本不認識這兩個兒子，可能是李毅當年地下姘婦的孽種。因爲他們的家譜上沒有這兩個私生子名字。

李毅來信還透露：他要在統戰人員陪同下，到處參觀，然後照住資料寫心得，呈給上級批改，改成文章，一方面在報紙上發表，一方面在電台廣播，由此可見對他的利用還是樣板的一套，可惜李毅在大陸除了以二十四房老婆值得眩耀一番外，能起什麼作用呢？

也許中共會利用李毅是國府的退休中將，又是現任的國大代表，由台灣「回歸」是一件大事，如果海內海外及大陸同胞，知道李毅是爲了一份顧問之名及顧問之利得不到手，而氣憤離台投共的內幕，就不齒其所爲。

李毅臨老失節並不值大驚小怪，怪的是回去不到一個月，就來信要鹹魚，恐怕再過一頭半個月，又來信要生油，要一支五火燈泡，到時連他自己又變成大陸的人渣，死無葬身之地時，才見怪不怪哩！



自由世界是否亡於基辛格？

古鶴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時，美國本來有着充足的國力領導人類走上長治久安的道路。不幸得很，美國的領袖任由蘇聯併吞了東歐，還和蘇共訂立了損害我國權益的雅爾達密約，結果外蒙古被赤化了，東北被共黨蹂躪了，中國大陸淪亡了。

退讓，退讓，自由世界究竟有多少地方可以退讓的？

在歐洲，自由世界一直退讓到柏林被封鎖之日才覺醒過來，並以堅定的立場擊退了共黨的侵畧。

在亞洲，自由世界暫時維護了南韓的獨立；可是由於態度不夠堅決，不敢直搗侵畧者的老巢，共黨便得出了一個結論：

侵畧對共黨永遠有利，因爲決不會受到懲罰，最多是「就地停火」而已。

韓戰的結果，鼓勵了共黨侵畧的野心，於是越戰繼起。

如果在越戰初起時，自由世界以雷霆萬鈞的威力對付侵畧者，則南越決不會淪亡，而且可以嚇阻世界各地的侵畧活動；可是自由世界的「學者」卻爲共黨張目，牽制了反侵畧的手。蘇聯和平鬬士沙卡洛夫說得好：「我深信，盲目輕妄地追尋左傾自由主義的『時尚』極爲危險。在國際方面，其危險在於將使西方國家喪失團結的精神，同時亦將忽視極權國家對全球所構成的威脅。無論如何，西方絕不可削弱對極權主義所持的立場。」

自由世界在韓戰和越戰中的立場本已極爲軟弱，不足以嚇阻侵畧；可是到了基辛格手中，更公然地出賣自由！

基辛格這傢伙竟然出賣了南越，並以「停火協定」騙取了「諾貝爾和平奬」。

基辛格還以其「和解精神」，促成了在赫爾辛基簽署的所謂「歐洲和解憲章」。

「和解」、「和解」，多少「光榮」與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在「和解」聲中，基辛格獲得「盛譽」了，獲得權力了，可是印支三邦淪亡了，葡萄牙大亂了，安哥拉和帝汶的人民血流遍野了。

基辛格的「光榮」，建築在和平人民的血海中；基辛格的權力，建築在善良人民的痛苦上！

最近，蔣院長指出：「毛共與蘇俄的矛盾與鬬爭，是馬列主義思想破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沒落時代的必然產物，不過它們還是在想要『埋葬資本主義制度』，這也是它們的共同目標。」蔣院長英明地說：「由於過度誇大宣傳毛共與蘇俄間的戰爭的可能性，已經模糊了有關自由世界生死問題的反共鬬爭的敵我界限，麻痺了對『被埋葬』危機的警惕與防阻，分裂了世界民主陣營的團結，摧毀了過去畧有成就的防堵作用，特別是削弱了美國對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如果目前的情況不迅求改變，今後還會給自由世界帶來更多更大的災難。」

蔣院長的話，確實是自由世界的暮鼓晨鐘，值得人們深思。可惜的是，直至今天，美國國務院仍然掌握在出賣自由世界利益的基辛格手中。基辛格心目中仍企圖效法日本的型式，與中共「建交」，不過由於美國人民及衆議員大都強烈反對損害中華民國的利益，所以基辛格的陰謀尚未得逞。

今日的基辛格，事實上就是共黨的間諜，也就是戰國時的張儀。蘇洵在「六國論」中悲嘆道：「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蘇洵指出：「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再戰矣。」

蘇洵宣稱：「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顚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蘇洵指出：「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蘇洵寫「六國論」的目的是希望宋人不畏戰，要堅定地對付侵畧者，並駁斥主和的投降論。

六國亡於張儀，宋朝亡於秦檜，自由世界是否要亡於基辛格之手？

中字輩人馬

林定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逝世，北平的治喪名單及致送花圈名單同是：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韋國清、劉伯承、江青、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

這張送殯名單，無疑向世人宣示，毛周身後，未來北平統治者不出這班人。然而，老朽輩朱德、葉劍英、劉伯承、鄧小平、李先念，年逾古稀，垂垂老矣，相信不會比毛周活多久，也要進八寶山。剩下的多是所謂中字輩人馬，但也六十開外之人，按中國人習慣，可稱老坑了。而所謂青字輩，除王洪文四十，姚文元、吳桂賢五十以上了。不過，作爲國家領導人，五六十歲不算老，古今中外的傑出統治者，其發揮最有效的政治領導能力是在此階段。太年輕，經驗不足，幼稚衝動；太年老，倚老賣老，昏瞶糊塗，實不能擔當國家之大任。故中共未來的領導層是以六十餘歲以下的爲核心，這些人屬文革派的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李德生、姚文元、吳桂賢、倪志福。屬官僚集團的是：許世友、陳錫聯、蘇振華、賽福鼎。至於韋國清，雖早年參與鄧小平的廣西百色暴動，但其後轉入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最後在陳毅的三野率蘇北兵團，與劉鄧的二野談不上淵源。何況韋國清是長期盤踞廣西的地頭蟲，而文革時卻沒遭紅衛兵清算，且文革後出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再而成爲政治局委員，以一個省級幹部連跳數級躋上中共的核心領導層，猶如華國鋒由老毛家鄉湘潭地委書記一直升至政治局委員，倘非毛江刻意提拔，絕不可能。特別去年末韋國清調職廣東，便全力執行毛江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足證他是投靠毛江集團的。

康生喪治名單，韋國清排位之高，僅次張春橋，而凌駕許世友、陳錫聯，顯見毛江對韋另眼相看，可能是老毛的「軍人治軍人」妙計，起用韋國清制衡許陳。未來的趨勢是張春橋搞黨，韋國清治軍，而江青主政。

中字輩官僚集團，具實力者當是陳錫聯與許世友，但他們目前只專職軍事，沒有兼任黨務，按照黨指揮槍原則，是受制肘於文革派，因爲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第二政委吳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第二政委華國鋒均是毛江人馬。同時陳錫聯老巢瀋陽，許世友老巢南京已分別由李德生、丁盛所踞。李德生雖被貶降，但他原靠文革起家，相信不會反叛毛江。丁盛雖曾是林彪重要手下，然他以前是毛澤東警衛員，文革時新疆軍區司令員與政委王恩茂失勢，副司令員丁盛則調廣州軍區接黃永勝之缺，由副司令員而代司令員乃至眞除，不一定全是林彪之功力，因爲林彪事件後，原廣州軍區政委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調職四川，丁盛便集黨軍政大權於一身，且「十大」仍當選中委，這不能不說是靠毛江關係。

丁盛被調南京軍區，與第一政委張春橋拍檔，不難控制東南半壁。再加上汪東興掌特務機關，華國鋒掌公安軍，倪志福掌北平民兵組織，實質上是控制「京官」活動的特工組織，因此，陳聯錫與許世友不論在新舊老巢，都被鉗制彈動不得，除非鄧小平眞正接班，扶植舊軍人，以槍指揮黨，把文革派芟除，又當別論。

不過，在毛周死後，鄧小平未必能接班，即使接班，也只能做周恩來第二，掌管國務院。黨的棒子，按排位應交王洪文，王洪文在上海蟄伏一時期，又在康生大喪亮相主祭，證明地位不變。儘管說王洪文不夠資格接毛位，但整個文革集團是可以斷毛位的，王洪文將來擔任黨主席，也是名義上而已，實際權力是操縱在張江輩手中。

以目前中共政治現狀來說，黨權握在毛江集團手裏，政權掌在周鄧集團手裏，而軍權只有毛澤東一人能統馭，毛死後，軍隊勢必四分五裂，鄧小平的二野未必能控制大局。中共原以黨治國，軍政是黨的工具，文革一役，槍桿子抬頭指揮黨，黨變爲槍附屬物，這種現象，直至目前仍然殘存。一旦槍全面指揮黨時，「政治局」便形同虛設，江派就會走上劉少奇的道路，因此文革集團所懼怕的，就是軍權問題。鄧小平很清楚這點，他除力抓國務院，還要擴張二野勢力，以作將來自己的政治資本。

文革派的權力鬬爭方針，是黨軍一齊抓，當他們基本上掌握黨權後，便對軍權插手，自前年八大軍區大搬位後，毛江集團一方面叫王洪文組織城市民兵，另方面在軍隊中進行摻沙子活動，前者不大健全，後者相當成功，特別是營連以下基幹，不少是文革「新血」。控制下級士官，對軍權爭奪，贏面較高。

儘管如此，毛江集團還不放心，趁毛澤東死前，澈底把地方軍事頭頭全面調動，使他們失去靠山，消除文革派後顧之憂。如最近廣州軍區政委任思忠、劉賢權（原屬四野）調往濟南軍區，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傅家選（原二野）、張鈺秀（原三野）調昆明軍區，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三生調新疆，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剛調新疆任副司令員。而新疆賀龍舊部徐國賢則調北京任工程兵副司令、張希欽調南京任軍區副司令員。此外省級軍區司令員調動是：山東童國貴調湖南，湖南楊大易調遼寧，遼寧張海棠調昆明，貴州何光宇調甘肅，甘肅張忠調貴州，安徽張文碧調浙江，陝西政委顧金生調新疆任副政委。這次地方二級軍閥大搬位的最大特點，調到新崗位僅專職軍事，不再兼任地方黨政事務，此是毛澤東削藩兼削權的最大傑作，也就是替文革派鋪平接班途徑。

不過，儘管毛澤東出盡八寶爲文革派披荆斬棘，但當他兩腳伸直後，首先起來反抗的，便是這班紅色軍閥，因爲他們對毛澤東還可忍下這口鳥氣，但對張江之流，卻不賣賬的。

寮共劫國與泰國危機

（曼谷通訊）

美國扯皮條樣地，在亞洲搞「和平」「共存」，先是丟掉了高棉、南越，最近寮國，給刀不刃血的寮共完全吞沒，這殘酷的事例——共產黨醜惡面孔，自由民主世界該認清楚、覺醒。美國在亞洲所作所爲是什麼回事！尤以近在咫尺的泰國，更應覺悟，提高警惕，免踏覆轍，仍與從前一樣，擔負起亞洲反共最前哨責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給希特拉滅其國的法國，再次統治寮國，一批不甘忍受殖民地政策壓迫的寮國皇族和平民，分別去國，從事獨立運動。

召遍色覽親里和蘇發努逢親王等，則逃入泰國，受泰國政府庇護，因泰、寮皇族有其歷史血緣關係，所以額外優容，受到特別禮遇，其他寮國平民則散居泰國各地。

永珍土司（已故，忘其姓名）則率領一批平民，逃抵我國雲南省西南邊陲西雙版納夷族自治區的猛臘、猛捧，由於該區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寮國大同小異，亦受到優容，猛臘、猛捧兩地土司，均撥地、贈糧，捐欵使寮民得自力更生，繼續其獨立運動。

更有寮國青年軍官威先、卡力、三特賴，三人前往我國貴州省遵義，入步兵學校接受軍訓練。

凡流亡在外的寮國人士，均在自由寮國主席召遍色覽統一反法，爭取獨立運動，且在各散居地密秘組軍，當時蘇發努逢任自由寮國外交部長，其人曾留學法國。

鑒於一九四八年，大陸將有淪陷中共之勢，我國國民已開始向海外逃亡，於是，西雙版納境內的寮民隨同我國民逃出，聚居於緬甸南部撣邦景棟區內。

由於移住我國西雙版納這批寮國難民擁入景棟區，無形中與泰國北部的寮國難民直接互通聲氣，滙合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反法暗流，於興奮鼓舞中，請示駐曼谷的召遍色覽主席，今後應如何對法國採取直接行動等情。至此，蘇發努逢外交部長於曼谷率寮軍政人員前來慰問泰北和緬南的寮國難民，除電請我國民政府，准予提前將在遵義「步校」受訓的威先、卡力、三特賴三人結業，來泰受命外，立即籌劃統一組軍，及對其本國以後展開進軍事宜。

未及一月，威先、卡力、三特賴，一道由滇緬公路經臘戍抵達景棟、威先立刻受命爲自由寮國國防部長，直接負責統一組軍並指揮，組軍就緒後，由蘇發努逢就地於景棟，領導寮國軍政人員及難民等舉行宣誓：反法、及效忠其國內國皇。贏得景棟政府及其人民與泰北官民，以及我國難民同情及協助，互相贈送食糧和軍火等，令反法自由寮軍，倍旺士氣，志騰霄漢，此爲一九四九年夏初之事也。

自由寮軍以不足二千的哀兵渡湄公河，分向寮國北部「猛信」與「回塞」（湄公河左岸）兩地的法守軍出擊，苦戰經月，於回塞法軍前衛的「登朋」，擊燬法國軍用飛機一架，並擊斃法軍少校指揮官一員及殲滅法殖民地，向稱勇敢善戰的非洲黑人兵團二百餘名，此一輝煌戰果震撼半壁世界，所有各國駐泰國之外交武官，戰後紛紛渡湄公河參觀「登朋」戰場，譽自由寮爲神勇之兵，使法國蒙恥受辱！

此一自由寮軍，係急湊成軍，未經戰鬪訓練，武器未及法軍優良，彈藥、糧食未及法軍豐富，僅憑獨立激昂之鬪志，熱血之軀，復以少勝多，時越北法軍泥足深陷，竟於無意中，一枝強力寮軍突起，深恐此星星之火燎原，法政府於震恐羞怒下，遂以外交壓力，照會泰國、緬甸等國，不得援助自由寮軍，致令雖勝，因無接濟的自由寮軍不能持久，而自動撤退！

時泰北嫩柿，駐有北越共黨地下組織，以手工業作掩護、正中下懷，人棄我取，極盡拉攏召素帕奴旺之能事。自由寮軍正處於得不到盟國同情支援，復求獨立心切，如饑不擇食，變成「有乳便是娘」，蘇發努逢遂棄攏越共，誰知召遍色覽親皇極力反對投共，頓使自由寮軍立刻成了分裂現象。

威先則仍以自由寮國防部長受命於召遍色覽親皇，率部份員兵作反法，反共行動，奈何威先早死，其華人川籍太太遺孀，一年後在曼谷嫁作商人婦。

蘇發努逢則堅決投共，由外交部長毅然自命爲主席，繼續領導部份員兵作獨立運動，成爲今日寮共之巨酋，禍首！

迷信中立，愛談和談共存的寮國總理傅瑪，終於給同父異母的弟弟蘇發努逢僅以舉手之勞，接過了政權，傅瑪被擊倒，在政治舞台上個人得失，原算不了什麼，可是，全國老百姓卻從此遭殃，寮共奪取政權後立刻全面展開清算、鬪爭，完全承襲中共殘酷手段的翻版，對被清算，鬪爭的對象，掠其錢財，殺其頭顱，見怪不怪，已不是新聞了。

然而，寮共則加上「剷草除根」一味，成人固殺，兒童亦不幸免，將所有被清算，鬪爭對象所生的兒童，一個個地，通統一律滅絕！襁褓中也好，稚齡也罷，總之，能用隻手和雙手提得動的，抓起單足或雙足，往上一提，順勢摔向牆壁或樹榦，腦漿鮮血沾滿牆上和樹上，肚腸心肝遍地，洒遍寮國每個角落，兒童何辜，罪及第三代，此一文明時代，在共產黨國度裏，其慘絕若此，獸也弗如！

寮國難民，源源擁向泰國逃亡，數日間，僅逃來泰國北部青萊府屬縣境內

已五千多人，其他泰國各府境上，將不會少於此數，以後必有陸續增加之勢。

尤有過者，駐寮北「回案」的寮共，公開宣稱：「泰國青萊府原屬寮國領土，必須及時收回……」等情。

此一惡毒挑釁行爲，令青萊府民衆難安，已爲泰北民代報請政府注意，爲避免寮共藉故犯境，在設法防阻寮國難民逃入境內措施，然則，寮、泰交界近千哩，僅湄公河一水之隔，談何容易，何況泰國民間多同情湄公河對岸的寮國難民，諸多給予方便，使境內難民日增。

世界革命是共產黨的目標，得寸進尺，在印支共黨指標下，下一行動必須毀掉這亞洲反共前哨的泰國，以掠奪此一世界糧倉，而後再分向東南亞其他各國無疑。

共產黨爲了目的，絕對不擇手段，其妖言惑衆，製造私紛，煽動暴亂，藉故挑釁，是一貫伎倆。寮共宣稱：「……青萊府原屬其領土……」姑妄聽之，正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道，泰國承認嗎？肯嗎？未必。

但是，實情上，泰國民族相當複雜，佬（寮）族，可說是佔泰國，不會超出第三大體系，尤以沿湄公河右岸，泰東北，泰北部一帶爲數最多，文字、語言、風俗、習慣等完全泰化。一些不知政治爲何物，不明共黨居心奸險，和進步分子，分裂分子的佬族，在寮共花言巧語宣傳中，將有煽起同族親情、認同、抵抗外族的意向或行動，則不能等閑視之。

常言道：「禦外易，防內難」，因此，泰國目前於處理佬族問題上的確困難，一個不得當，則國土分裂現象立見。

於「他農」軍政府時期，泰東北部泰共，曾一度鬧成立解放區未果，而今，寮共勢必到處煽風點火，何況，泰共在東北部和北部，仍有其據點和力量，寮共此次赤化寮國，對泰共是一種鼓勵，對泰共接濟，支持更直接便利快捷。

加上和高棉共黨是一界碑之隔，於棉共刼政之初，藉題移伸界碑入泰境，會向泰邊防警察射擊過，其易於滲透、挑釁，也是防不勝防，雖還不到「四面楚歌」，也相去不遠了！

去年八月末，曼谷學生與警察聯合示威，闖入庫立總理私邸，搗毀傢俬及財物價值在泰幣二百萬銖以上，而庫立總理竟不追究賠償，究其原因，爲現政府當局釋放殺害農民的共產黨嫌疑犯六名，致而引起羣情忿激起。似此，現政府該覺悟，泰國民意仍然是反共的，承認中共政權實是一失策。

亡羊補牢，爲時未晚，泰國現政府只要覺悟，正視共黨的陰謀和狡詐，對共黨不妥協，嚴防滲透、顛覆，用「兵來將當，水來土掩」的強硬政策來對付共黨，對境內佬族，諄諄加以善誘，加強宣傳，分析寮共禍國殃民陰謀，務令佬族清醒和防範，而同仇敵愾，這在湄公河右岸，無形中將是防共長城。

更須提防自命領導自由民主世界的美國干預，說什麼和共黨「和談」「共存」，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的無聊鬼話。

美國一向視東方各國政府爲貪污無能，總想別人學它，試想，美國凡選舉必須花錢，總統選舉，擁有大量金錢的人，才有資格參加拉票選舉，從而登上總統寶座。一些有政治遠見、有才智的窮措大，一輩子休想進入白宮，這一點是什麼民主，簡直是金錢民主。

在美國當上商業總經理，董事長富翁之流，才有資格任國防部長，對軍事知識如何陌生，如此的國防部長只會在計算上，計算自己的利益，怎會顧及別人國家的國防利益！

南越吳庭琰兄弟當政，使越共懼伏不起，美國則認爲「家族」「獨裁」主義，將之趕盡殺絕，令越共再度興起，牽着以後南越政府鼻子而後快，直到出賣掉爲止，這才甘心！

駐台灣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初就任時，美國說是「家天下」，可是，中國人上的當夠了，吃虧多了，早就覺悟，不會再上當，使美國莫奈伊何，致令台灣今日固若金湯，成爲東方反共堡壘。

「打虎不離親兄弟」「上陣不離父子兵」，簡短歷史的美國，怎會懂得此中妙用，我們東方有我們的歷史傳統，貫澈此一歷史運用，誰曰不宜，勿須學金錢民主，凡有利於自己國家民族的事，能防止共黨，消滅共黨的事，別人說：獨裁什麼的，由它去罷，少理。

請看，今天印支淪共慘劇，美國不但不號召亞洲，領導亞洲國家如何防共，消滅共黨。這還罷了，想不到，白宮竟一再親共，美國總統福特在去年十二月到北平訪問。

眞是豈有此理！尼克遜認賊作父，朝拜毛澤東以後，出賣印支好像還嫌不夠，再由福特前往北平重又斟盤，繼續將東南亞國家出賣個乾淨，仍不肯「金盆洗手」樣地。

如此的美國，其身不正，豈可正人，能跟它走嗎？除非想將自己的國家讓給共黨統治，否則，回頭是岸。

君不見，庫立政府上台以後，因爲官方言論親共，曼谷所有報紙，便不斷談到「政變」傳說，所謂「空穴來風」，無異反映一班民意對現政府親共政策有所不滿，假想着藉「政變」推翻親共的政府，不無因由。否則，何以不時「政變」問題見之於報章。

熟悉泰國政情的人士相當清楚，「政變」只頻傳而搞不起，完全是當今泰皇蒲美蓬領導英明所致，盡管現政府不大好，皇上總是好的，不願皇上有所不安，是而全民隱忍下來，所以「政變」僅成了閒聊，而不兌現，皇上之德不可沒。

庫立是政論作家，又是演講家，那有不明白之理。因此，這次私邸財物被毀，便不追究賠償。希能得到這一次教訓之後，庫立總理能貫澈未任總理前的反共作爲，那就是說，現政府能堅定反共立場，泰國全民是絕對擁護政府。

同樣，泰國華僑，也會一致擁護反共政府的，不可否認泰國已成爲華僑第二故鄉，華僑將永遠記得，在一九五五年，於統巫里王朝鄭昭皇（潮州澄海人）銅像揭幕時，今泰皇蒲美蓬晚諭全國軍民：「……在共黨外患緊迫泰國的時候，大家應效法，並發揚復國英雄鄭皇的精神……」起而捍衛泰國的。



當前的幾個重大問題

岳騫

一九七六年將是決定大局的一年，許多重大問題都將在本年看出眉目，因此在歲尾年初，許多人已在爲今年算命，到底是好是壞，都要看今年的演變，其中有幾個問題更特受到關注。

一、世界大戰會不會爆發

關於世界大戰會不會爆發，這本不是一個問題，因爲不論從任何方面看，都沒有世界大戰，只能算是個別小戰。但毛幫對此宣傳的異常起勁，好似大戰就在目前，又不免使人懷疑，毛幫如無所見，這樣的謊言何必天天說，人人說，毛說、鄧說、喬說，見人便說，已變成病態，不能不使人信其有，但究其實際，眞正的世界大戰，類似上兩次的全面性大戰，不可能發生。

如果全面大戰發生，爆發點一定在東西德之間，只有在西歐發生戰爭，英美法德意加均無可選擇介入戰爭，除此之外，卽使在遠東日本與韓國發生戰事，美國也是孤軍作戰，西歐國家決不會介入。蘇俄雖能驅使部份西歐國家，也只是象徵式的參戰。所以在日韓發生的戰爭，只是美俄之戰，不是世界大戰。至於在中東，在非洲所發生的戰爭，美俄均不會介入，更說不上是世界大戰了。

就整個形勢看，蘇俄決不可能在西歐挑釁，不說別的，只憑美國在西歐的五千七百枚核子導彈，蘇俄便不敢亂動，何況東西德又簽訂和約，互相承認對方是獨立國，又同時加入聯合國，此時亦無隙可乘。加之，蘇俄又在「歐安會」簽了字，雖然蘇俄簽署條約未必認眞堅守，但在對方力量強過己時，也非守諾言不可。

在遠東，美俄更不可能發生衝突，蘇俄不會突襲日本，美俄便不會作戰，如果韓共南侵，美國在南部隊起而還擊，也是對北韓共軍作戰，毛幫決不敢再組志願軍，蘇俄更不會參戰，所以說世界大戰之說，是毛幫吹的肥皂泡，眞實性是沒有的。

二、俄毛會不會打起來

這是一個世界人士關心的問題，中國人更耿耿於懷，一旦俄毛發生大戰，俄方向中國投擲核子武器時，死傷的是我同胞，毀壞的是我國文物資源，毛幫一大羣頭目及其愛人兒女早在遷去峨嵋山挖開的山洞裏面，任何核子彈也炸不透，任何間諜衛星也找不到目標，他們依然悠哉遊哉，所以俄毛大戰將是中國人一大刼數。我們決不願俄毛大戰出現，中國人決不借外力推翻毛幫的殘暴統治。

但俄毛大戰會不會打起來呢？這個問題就要分幾方面說，蘇俄全面進攻中國大陸在目前似無可能，因爲內在外在形勢均不允許蘇俄這樣作，蘇俄政治局本身意見便不能一致，但是，俄毛之間的小戰，仍然可能發生，看蘇俄目前態度似在以兵力壓境，迫毛幫改變反俄立場，或鼓勵其內部頭目反毛。最近五年，由於毛幫一面倒向美國，俄方對小戰亦感躊躇。

但今年毛周相繼斃後，北平羣蛇無首，內部引起混亂，可能俄方會乘機在邊境發動小規模攻勢，以加強毛幫的內亂情勢，鼓勵親俄派出頭。不過，此項情況一旦出現，整個毛管區也許如大火燎原，不可復制。蘇俄亦可能乘機進佔我東北及新疆，對光復大陸工作，更增加了極大困難，此點亦值得注意。至於俄毛之間的全面大戰，就筆者看法，不可能發生。目前毛幫在大陸強迫人民挖溝是爲了奴役，儲糧是爲了剝削，備戰是爲了恫嚇毛幹加強團結，一致對外，都是障眼法，不必也不能當眞。

三、俄毛能不能和解？

俄毛既不能戰，能不能和？這也是當前時局的一項重點。俄毛之間的爭執，若深入分析，覺得其間似無非拚個死活不可的理由。目前談俄毛破裂原因，大體不外三項：

甲、互爭領導權，自史達林死後，毛澤東既不願再受蘇俄擺佈，要蘇俄根據毛的路線進行世界革命，爲赫魯曉夫所拒，因此，逐漸疏遠而至反目。此一說法自有其表面理由但亦未必是眞正原因。

自史達林死後，毛澤東對蘇俄雖不似以前賓服

，但仍不否認蘇俄的領導地位，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會，曾向毛幫派去莫斯科留學生說：「世界共產黨要有個頭，這個頭是蘇共，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也要有個頭，這個頭便是蘇聯。」雖然毛澤東一生說話皆是行騙，但這段話是向全世界說的，也不能隨便亂扯，可見毛澤東一開始並無與蘇俄爭領導權，亦無同赫魯曉夫爭大哥之心，至於以後向全世界共黨組織「馬列」，有意與俄共分庭抗禮，此乃毛澤東「不信邪」心理之發洩，不能認爲是眞正反俄之表現。所以僅就此點而言，俄毛已無不可知之理，加之赫魯曉夫垮後，繼任人聲望更差，今日之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決不會凌駕毛澤東之上，是則俄毛就此點所發生的爭執，已不存在。

乙、赫毛當初所以破裂，由於赫魯曉夫與美和解，赫魯曉夫赴美在大衛營與艾森豪威爾會談，引起毛澤東反感。但此時毛之親美更甚於赫，毛如果再以親美爲反俄的理由，眞眞是搬石頭砸自己腳了。而且今日毛幫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不但親美，而且親所有西方國家及非共黨國家，鄧小平且在聯大公開承認毛幫是第三世界國家，此等處也都說明毛幫此時並不以親美爲非。但毛澤東卻有一項奇怪的想法，親美只能他親，蘇俄親美便是出賣，猶如勝利後毛澤東在重慶高呼蔣主席萬歲，非常心安理得，到今日從無一字辯解，可是到了文革時，清算朱德、彭德懷，其中一項罪狀便是失言擁護蔣委員長，喊將委員長萬歲。到了林彪死後，追討其罪狀，又是謁誠擁護蔣委員長，陶鑄罪名亦如此。所以毛澤東雖然親美，但對於蘇俄與美和解，仍視如罪大惡極。不過，毛幫既不以美爲敵人，則蘇俄是否與美和解，似亦不成爲俄毛之爭的癥結。

丙、毛幫受俄欺凌過甚，形成敵愾同仇。此一說法有其事實根據，自從毛澤東建立政權，宣稱向俄一面倒之後，整個中國大陸便成蘇俄外府，子女玉帛，一切任取，其中血淚恥辱之史，中國人自不能忘記，但也不忍卒述，毛幹們都是人，自有人的良知，對於大鼻子的欺侮，當然熱血沸騰，但由於「組織」決定要「一面倒」，要把一切奉獻給老大哥，人人不敢有異詞，但心中怒火總難抑制，一旦俄毛公開決裂，在整個毛管區，反俄之情便如火山決口，莫之能禦，此亦俄毛反目主因。但此等愛國心只能求之於中下級毛幹，不足語高級毛幹，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之輩，受國際主義灌輸五十年，愛國心早已泯滅淨盡，因愛國而反俄，毛周決不會出此，只看俄毛之爭有關邊界問題，未談判，毛方已宣佈不追究歷史公案，已經被俄國佔據的算了，所以說俄毛反目與愛國無關，蘇俄無論怎樣欺凌毛幫，都不能構成毛幫反俄的主因，至於中下級毛幹及民間的反俄情緒，更不足影響毛周輩。

就以上三項而論，俄毛均無不可和理由，但俄毛之間確實無和解跡象，眞正原因還是由於彼此失去互信，卻怕被對方吃掉，不能不以對方作爲假想敵，這才是眞正的主因。因此，可以想到即使在毛周、布、柯相繼死亡後，俄毛之間仍難和解。

四、毛管區可不可能發生革命

日前我政府國策必須待毛管區同胞起而抗暴，王師始出動西征，此不僅受條約之限，亦環境使然，但毛管區同胞能不能起義抗暴，即使有，會不會成爲一支強大力量可以與毛軍對峙，等待政府援軍趕到，此事亦縈繞每一個愛國人士腦際，只是很少人願意提出討論。

日前與一位朋友談起，他無限感嘆說道：「如果時光倒退三十年，毛澤東政權早被推翻了，但是到了現在武器太厲害，人民赤手空拳想反抗，實在作不到。」此話自是不錯，但最近幾年情勢演變，對於毛管區發生抗暴行動的可能性卻日漸增高。目前顯然可見的因素有三點：即下放青年、工人、城市民兵，此三者皆有可能起而抗毛。

先說下放青年，毛幫十五年來將知識青年下放的達千二百萬人，此龐大數字青年以學非所用，被充軍到邊區、窮鄉僻壤，所過生活較在城市時更苦，對毛自懷有極端仇恨心理。

毛幫下放知識青年時，要貧下中農加以監視，但一千二百萬有知識有活力充滿仇恨心的青年，無論多少貧下中農也監視不了，此乃自然之理，何況貧下中農也同樣恨毛，時間一久，下放青年與貧下中農反而團結一起，共同對毛，此乃定時炸彈，遲早必然爆炸。

其次說到工人，毛幫自詡是工人階級，在毛管區，工人生活也確實好過農民，但工人所受剝削也同樣慘重，因此，工人反毛情緒並不比農民低，最近杭州方面發生工潮，王洪文趕去處理被貼大字報罵爲工賊，此事至今尙未完全解決，是由於共軍趕去鎭壓，並接管了部份工廠，暫時平靖，稍遲還會發生事故。

杭州工人反抗，說明了一點，工人不但心理上反毛，已進而至行動上反毛，毛在世尙且如此，毛一死將是何等局面，毛幫日日胡吹是工人階級，最後埋葬他這個階級的可能就是工人。

最後再說城市民兵，組成分子大半是工人，但也有其他居民，這一支力量目前還未有反毛跡象，但毛死之後若介入內戰，也就成爲毛政權敲響的喪鐘。

以上各點是當前世局的核心問題，在一九七六年都可看出眉目，目前是萬籟俱寂待毛死，毛一死便「無邊大地風雷動，自有魚龍起洞庭。」





認識中國

秦漢人物今登場

柳以青

李一哲們的大字報中，還牽涉到秦漢時代人物，這方面可以有幾種解釋。

一是大陸上的青年們對於傳統歷史，已經不能一貫的了解，如果了解的話，也還是要用唯物史觀的框框往上硬套。一是如果他們知道歷史人物的話，也總是用正面與反面二分法來烘托人物的。最好的他們知道，最壞的他們也知道，中性的人物他們不會知道，因爲中共所一貫採取的歷史教育，對待歷史人物就是用他們的「忠」與「奸」二分法的。而且，這一二分法也總是由於他們政治上的需要而時常變更的。

這樣的一種了解歷史與歷史人物，一定會遇到下面的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在解釋人物，或者更好說是中共所「肯定」或「否定」的歷史人物，除非沒有「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否則，中共的所謂「政治掛帥」的歷史人物解釋，無論當權派如何解釋，都是無濟於事的。不但無濟於事，同時更形成了青年一代的懷疑與深思。

另一個問題是：只要中共內一派是用了他們的主見——政治的野心來「肯定」與「否定」，同樣，中共內的另外一派，也就乘機而起，依照他們的主意——政治野心來另外解釋，或者是在解釋上節外生枝。因此，就會顯得混亂中的多彩多姿。這方面又會使大陸上的青年們，知道中共政治上各種鬬爭技術。

在李一哲大字報中，出現了有關秦漢的人物，他們是秦始皇、扶蘇、陳勝、吳廣、孔鮒與董仲舒等。現在我就把所有關各節，以及他們如何形容了解，節錄在下面。

否定、否定、肯定

「肯定焚書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們自以爲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原則地吹捧秦皇朝的封建專制，非歷史主義地鼓吹要從肉體上消滅一切反對派，這實際上是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他們不及秦皇朝面臨的兩個否定，卽來自六國舊貴族的反動否定和來自大澤鄉農民的革命的否定。農民爲什麼要反對秦皇朝？秦滅六國時，農民『莫不虛心而仰上』，不都是擁護它的麼？因爲秦皇朝終於損害了農民。人民羣眾爲什麼要反對林彪體系？當年橫掃一切的紅衛兵運動不是高喊着林彪『誰反對就打倒誰』的口號去作英勇的戰鬬的麼？也因爲林彪體系終於損害了人民羣眾。幾千年來凡是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終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這就叫做奴隸們創造歷史。……他們客觀上要求進步，主觀上卻不懂得進步而已，這幾乎是一個歷史規律，被毛主席稱爲天才的陳勝、吳廣，不都是自命扶蘇，自號楚王，在反革命復辟的旗號下，舉行了他們的革命的起義麼？既然我們無產者對這樣打革命旗號的農民起義都要給予他們以歷史上的崇高地位，爲什麼今天廣大人民羣眾在批林鬬爭中有了一些錯誤的懷舊情緒，就非大興問罪之而不可呢？……」

這裏，先談秦皇朝。

李一哲們大字報的這一段所牽涉到的秦漢之際的人物們，卻引起了中共當權派們，以「宣集文」爲筆名來打加反對與誤解。妙就妙在只提及秦始皇，其他的都沒有談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

這裏，我就引出「宣集文」所攻擊李一哲大字報的有關「秦始皇」片斷。

「林彪和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不是喋喋不休地攻擊『秦始皇焚書坑儒』，是『暴君』，借咒罵秦始皇以攻擊我們『偉大的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嗎？『民主與法制』的作者，揀起了林彪的餘唾，污蔑我們『乘』了肯定焚書坑儒的歷史作用之『機』，『鼓吹要從肉體上消滅一切反對派』，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這種論調同林彪說的究竟有什麼兩樣？」

另一段說：「李一哲在他們的『體系』中，明目張膽地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叫嚷着：『我們對秦皇始不表尊敬態度。』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林彪一伙不是借古諷今，藉攻擊秦始皇，大肆攻擊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嗎？

「李一哲在他們的大字報中，竟然膽敢揀起林彪一伙的破爛，與林彪一伙同唱一個調子。他們按捺不住心頭之恨，不但對秦始皇『不表尊敬』，而且還聲稱要『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他咬牙切齒地污蔑我們肯定秦始皇的作用，是『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請看，他的反動矛頭究竟指向誰，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很明顯地，「宣集文」們對於李一哲的大字報，特別是有關李一哲大字報中所提到的秦漢之際的人物們，只對「秦始皇」一人做出了反應，而這反應是採取了「一點突破」式的統戰老套，使到閱讀到「宣集文」批判的，都會把其他的秦漢人物忘得一乾二淨。其中特別是陳勝與吳廣。事實上，這一弄巧反拙的反駁，相信無法發生效力。但是，不反駁這「毒惡透頂」的李一哲大字報又不可以，也就是爲此，在我讀到「宣集文」的反駁全文後，總覺得是力不從心，有心無力的。

中共的心態與模式

從「宣集文」所耍出來的法寶來看，一方面可以了解到大陸上的中共的心態；另外方面又可以知道中共——無論是走那一條路線的，所用的宣傳手法的模式。

這「心態」與「模式」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先談心態吧。

「宣集文」們一定要把「秦始皇」扣到「毛澤東」的頭上，與凡揚「秦」的，就是擁「毛」；舉凡貶「秦」的，就是反「毛」。這一「邏輯」，既不能從理念上來立足，又不能從歷史上得到眞眞切切地驗證。

我說不能從理念上來立足。意思是不是把任何一個古人與今人兩相對比之後，就在理論上說成反這一「古人」就是反這一「今人」的。果如此的話，那麼不僅「今人」成了「神聖不可侵犯」，同時，連對比而來的「古人」，也就成了「神聖不可侵犯」，何其滿天神佛之多？實言之，一位古人之所以受尊敬與受批判，乃是由於那古人所生活的實際與作爲所致，那是從歷史上歷經幾千年而來的評價，古人的這一地位，並不因今人的對比而增加其崇高與低微。相信這一理論，任誰都會想得通的。

或許，在這裏我可以這樣說吧。

大陸上的「批孔」、「毀孔」、「滅孔」運動如火如荼，然而孔夫子在中國文化中，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並不因爲「批」、「毀」、「滅」就可以否定了的。這擺明的理論，相信任何人士也無法否認的。

然而，從這「宣集文」們一定要把「秦始皇」與「毛澤東」相提並論，相等對待上，使我更發現了大陸上中共的心態，起碼是搞宣傳的中共，他們總想用一政治上的「強有力的靠山」，來打贏或反擊在理論上如此堅強的李一哲。這是「政治病態」的「逃避心理」。以爲天大的事情和事件，只要一推到政治現實和政治首領的身上，就如虎添翼起來，也就穩操了勝券。事情果眞是如此呢？絕對不見得。

然而，爲搞政治宣傳的中共，那卻是一個輕而易舉的致勝術。這就證明了中共的所謂「宣傳」也者，竟是那麼僵化呢！反正，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既然是奉命行事，而又有高官厚祿，在僵化中應付一下，也就注定繼續有得坐，有得撈，有得嘆了。

再次，談談模式。

這一模式，爲所有受到中共感染的人士們，似乎都不能擺脫，那便是都在以毛澤東的一切爲「工具」，來表達自己的見解。

「宣集文」們的反駁文章，全篇就是用了這一「模式」；而「李一哲」們的「大字報」，又何嘗不是用了這一「模式」；最重要的大陸上最反對的「林彪一伙」，又何嘗不是用了這一「模式」呢？

假如我們打開大陸中共所統治了二十六年的情形，各種運動，各種的「路線鬭爭」，又有那一「路」，那一「線」，不是用了這一「模式」呢？

這一種「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爲「掛帥」吧！似乎在大陸上的人民，如要說話的話，或是想發表意見的話，儘管是他們的話是眞理、是智慧、是事實、是實情，但是，在說這一眞理、智慧、事實、實情之前，一定要「掛」一下「帥」才行。

大陸上政治宣傳的文章不必說了。就連文學、藝術、科技、學術、思想等等的領域，也都得先「掛」一下「帥」才行的。

這方面我讀到的卻是不少，特別是有關歷史與哲學方面的著作。可以說是無一例外。

從一個觀點說，這不啻是言論、思想自由的壓抑；但是從另一觀點來看，也只有從這一「掛帥」中，才能表達了自己的眞正思想。

「宣集文」、「李一哲」們，他們恐怕絕對不會忘記，當林彪一伙搞「小紅書」滿天飛的時代，據他們現代的了解，正是「林彪一伙」所樹立的「法西斯主義制度」最高漲之時。

唉，這一心態和模式，卻在大陸上一幕幕地上演呢！

燕雀與鴻鵠

在這裏，我卻想到了陳勝與吳廣。

「苟富貴，毋相忘」固然有着太現實的一面，然而，爲一個中國的平民老百姓，他們的要求能是什麼呢！「富貴」固然現實了些，但是中共的當權派們，不正是口裏服務，實質富貴嗎？我以爲：說陳勝、吳廣的太現實化，不若說他們更樸實呢。

然而，「毋相忘」卻是表達了同情了。然而，人世間由於「貴富」而「相忘」的人太多了。否則的話，大陸上的老百姓們就不能不怨聲「暗自」載道了。冒九死而求一生的「泅水」了。

也就是爲此，在中共就不能不有所謂的「路線鬭爭」了。這就是陳勝、吳廣所啟示給我們的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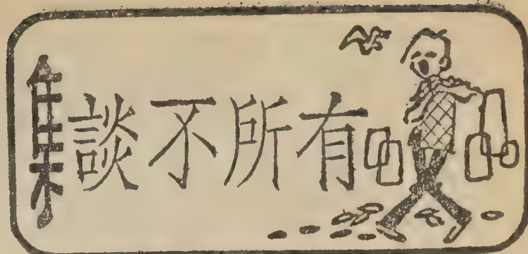
然而，陳勝、吳廣們，還有更重要的啟示，那便是他們所說的「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我以爲這「燕雀」與「鴻鵠」的分別，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用現代的話來說的話，那該是眞正的老百姓們的「當家作主」呢！

「大澤鄉」的一幕，只是一個外緣而已。本質上是陳勝、吳廣們的內心中所說的「鴻鵠之志」，這「志」爲「燕雀」們是無法了解，也不願了解的。

果如是，「大澤鄉」的歷史總是會一次次的扮演呢！

至於「孔鮒之流」，那就不需多說呢！而「董仲舒」也者，似乎人們還沒有太重視他的正面意義與價值呢！



談睡覺

丁冬

最近兩期所談的，由夜話到夜讀，都似乎着意於要告訴人家，我不要睡眠，或意識地抗拒睡眠的。其實二者都不是，先談第一點。

凡是動物，都有及需要靜止和休息的時候，最徹底的靜止和休息就是睡覺。所以，「要不要睡覺」不成爲一問題。睡覺之於動物，重要性正如吃東西無殊。二十多年前，大陸傳說有一婦人七年不食，後來經過調查和研究，證明是個騙局。可是，吃與睡到底有一點相異處。人可以憑吃東西的經驗發展一套有關吃的文化。比如，由注重與講究吃，可以產生食經、烹飪術，進而發展出營養學之類。人吃東西，除了療飢外，吃的本身也可成爲人生多姿采的一部分。囚犯奴隸在囚籠裏吃飯，和自由人在大酒店吃飯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吃可以說是人生的部分目的或內容，儘管這內容不一定是很高貴的。

在這方面，睡覺便比不上了。睡覺除了只有恢復疲勞和消極功用外，似乎沒有別的東西。或許有人說，睡在高牀暖枕上與睡在冷冰冰的地板上，明是不同的兩回事，這是不錯的。可是，這又正如我前次所說的讀書的許多「助緣」問題——窗明几淨等等只是個較好的讀書環境，但讀書樂不是從這裏來。小時候正逢香港淪陷，隨家人跑到一家工廠去躲避兵亂。在攻防戰的十多天裏，晚上數十人擠在一個廠房，空氣汚濁，人聲嘈雜，固不在話下，睡覺的地板滿是冒起的螺絲頭，簡直沒法轉側。但到了夜半，到底也睡着了。讀書時到郊外露營，睡在茸茸草地上，周遭是蠕動的蟲蟻，也一樣的熟睡。後來，在別人家中陌生的牀，木板牀或軟綿綿的膠墊，一經躺下，都即時墮入夢鄉，連一點輕微的排斥意念都沒有過。

是了。至於睡境裏的夢及由之而產生的種種文學，哲學世界，是屬於另一個範疇，且不要說它。

吃和睡固然是人所不可缺少的兩件事。可是，太過講究吃和講究睡，卻是無志，喪志的表示。這其中自然有一番道理可說。原來體口之奉，都是人的生理上的欲望和支配，精神便不易振拔。人過份隨順生理邊事。在大寒天擁衾，許多人都說是一樂事。且莫少覷推衾而起的剎那，它是需要一點意志力的。早起固然是如此，夜間少睡亦莫不然。所以，「夙興夜寐」是描述人任事的懇切，而其中儘有人的意志力的表現。意志力的表現卻絕對不是生理邊事。

次說第二點，記得小時候，父親問我最喜歡的是什麼東西，我不經意的回答說，最喜歡的是吃和睡。父親聽了，怫然不悅，因預言我一生慵懶不中用。當時我對父親的呵責，只有惶惑羞愧的份。其實正如前面說過的，吃與睡同是動物的生理邊事，與告子所謂「食色性也」是同一層面的話頭。並不表示道德色采。專意沈坎在生理上的欲望（即所謂「順氣而行」），當然是不妥的。但小孩子的話不要當眞。當到眞切的覺得時間的可貴，夜裏不忍心睡得太多，要挪用部份睡覺、休息時間作點事，這只是近數年才確立的生活習慣。

有些以教書爲職業的人，自稱爲職業的讀書人（其實說觀書才較適合），因爲形勢所迫使他非觀書不可。那麼所有教書爲職業的，或職業與文字大部分沒關係而又偏不自量力的「好觀書者」，只好統稱作半職業讀書人。這類的人多只能在正業外「抽空」從事他那另外的半份職業。比如，當別人於晚飯後外出散步、逛公司、看電影、訪友，他卻要把自己關閉在斗室中上自己的班。這一班的工作可

談「馬哥波羅」

本期的電影，由張徹導演的「馬哥波羅」看出有某些突破，雖然是技術上的，但以過去張徹的作品來比較，總算有一些創新。另一部是環球公司出品，佐治希萊路導演的「飛行怪傑」是由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空中英雄華爾多佩拍的傳記故事改編。不過從這部電影中更發現佐治希萊路表現意念的天才，依我個人感覺此片拍的比佐治過去的「老千計狀元才」更有深意，值得分析一下。

在我國元朝初期，意大利商人馬哥波羅來中國遊歷，寫了一本「東方遊記」帶回去，因爲遊記中將中國誇張得有如神話世界，後來到了明朝利馬竇來中國傳道，他寫的回憶，卻指出馬哥波羅爲了刺激讀者興趣，寫了不少虛構材料。張徹拍的「馬哥波羅」用着一個鐵金剛片中的大牌明星李察哈里遜來飾演馬哥波羅，顯然是呼應邵氏的國際市場而作的，馬哥波羅雖然是歷史人物，元世祖忽必烈也是歷史人物，但「馬」片重心並不寫這兩個人，而是狐假虎威方式，借這兩個歷史人物來虛張聲勢，拍其打鬬電影。「馬」片更有一項突出是將早期武俠小說中那類玄之又玄的高手如何苦練絕招的方式將它融入具有眞實感的打鬬招式中，它便成爲一種具有眞實感而不眞實的打鬬電影。

「馬」片寫來自意大利的馬哥波羅，被，元世祖從眾武士中選出三名封爲護駕將軍，並因欽佩馬哥波羅的知識淵博，也封他爲將軍，當夜忽有漢人刺客闖入禁宮行刺忽必烈，一名被殺，另一名逃走，忽必烈再命馬哥波羅帶三名護駕將軍與兵馬多人，窮追刺客，後來查出刺客來自揚州天道莊，馬哥波羅先禮後兵，親自訪問天道莊，發現莊中並沒武裝設備，莊主很謹慎，一切依照元朝法制，連廚中也不用金屬廚具，馬哥波羅便下令元兵先將天道莊包圍察看動靜，電影然後介紹莊中四個漢人正受嚴格訓練，煞有介事的表現什麼鐵砂掌，刀槍不入的金剛罩功夫輕功等等，後來馬哥波羅因與莊主幾次晤談

開小差，損失的是老板。晚上工作時間開小差，吃虧的卻是自己。

在這種情形下，挪用了部分休息、睡眠時間是免不了的。於此，一般半職業讀書人還有一種奇妙的心理，似乎都懷有「收諸桑榆」的想法，認爲愈是能夠好好地讀一個晚上的書，愈可彌補在白天工作時遭受種種不愉快的經歷。他們彷彿是要以夜間的大量自由抵銷白天所受到的許多限制和梏桎。

因此，他們都不願意願讓可以捕捉的光陰輕易地溜跑。另一方面，寂靜的夜實在太美、太好了，白天使人感到煩擾不寧的聲響，夜裏全然消失。夜全然是另外一個世界。你要生活在這個世界，就得犧牲一點睡眠，修改一下「日入而息」的原則。以前人的「秉燭夜遊」，「愛月夜眠遲」，都是有這個意思。

睡覺既然是缺少不了，睡覺的正常時間又常需要作這樣的讓渡，此中自然構成一矛盾：亟需睡覺而偏不肯去睡。情形正像在沙漠旅行的人，身邊僅得一壺水，壺中的每一滴水都是甘露。在逃避兵亂的時候，其中一位難友懷有幾個月大的嬰孩，中途斷了糧，小口終日開闔，孜孜索奶。我們贈送他一罐鍊奶，眼看着初生小兒，狂吮那猪肝形的奶瓶，把每一滴奶水都喝光了，空瓶還在吸啜得吱吱的響個不休！我晚上既不得不睡覺，但是偏睡得不多，情形好像那缺奶的小兒，睡得非常「認眞」。這邊廂卽使剛喝過一杯濃茶，那邊廂把書桌上的東西推開，倒在枕上，便卽時睡去了，那朦朦然矓矓然，將睡未睡，似覺未覺的短暫的酥融境界，才眞是好的，有點像喝酒到了微醺的程度，又如一個久饑的人剛吃飽了肚子時感到一陣暖融融的舒暢。這就叫做「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以前對父親說過的「喜歡睡覺」那句話，現在才有眞正的意義。

睡境是那麼完足、酣暢。所以不附帶夢。等到睡在旁邊小牀上的小女兒，間或發出幾聲咿唔，人才讓它催喚得半醒，起來看看她是否褪落了被子，摸摸是否尿布濕了，再不然，附添一句：「爸爸在這兒」——這一番不大不小的擾攘，仍然是朦朦矓矓中的事情，彷彿才眞是個夢，然後又重新入睡，直至東窗透進了曙光。

氣的四名高手與蒙古三大將軍及重重包圍的人大殺一場，結果三名蒙古高手被殺死，漢人也犧牲二人。

「馬」片穿插一些小笑料，在觀眾反應上尚有效果，以張徹過去的電影說，那是相當難得的，所以雖然有一點點，也可視爲突破，不過有一樣沒法突破的就是用一大堆小嘍囉圍攻一個高手，因爲飾演嘍囉的都是龍虎武師，所以打鬬中只有亂哄哄，高手與低手同樣打法，沒有什麼顯著分別。

然而「馬」片因爲是非分明的，富有民族情操感，所以它算作是張徹作品中內容比較健康的一部。

雖然「馬」片只突出故事架構，演員並不十分突出，卽使是張徹着意大捧特捧的戚冠軍與傅聲，也沒有什麼特殊表現，僅算稱職而已。

「空中怪傑」

林巽

「飛行怪傑」中的華爾多佩拍雖然是美國航空歷史上的眞實人物，這人物在導演佐治希萊路處理下，幾乎是無賴與騙子，冒險家三種氣質混合的人物，可說是不可藥救的人，而佩拍所做的也是以不可救藥收場。不過我們如從銀幕上將喜愛飛行的佩拍與西方

命，可以看成一個源頭。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寫的「我的生活與工作」一書上，敍述汽車發明的初期，當初他自己的構思，只想將汽車成爲馬車的代替品，他以爲只要將汽車製成像腳踏車那麼快就可以成爲有用的工具了。可是當時一般人都不像他那麼樣的想法，他們以爲汽車只是表演刺激性的玩具，並沒有打算將汽車看成馬車的代替品，後來他爲了多數人的興趣，不得不在一次全國大賽車的運動會上自己設計一駕突出快度的車子，並請了一名不知恐懼爲何物的腳踏車能手，將他訓練起來參加比賽，果然獲到冠軍，從那次以後，才有人投資給他組織福特汽車公司。於是過去只是爲了迎合追求刺激者的情趣的玩意，現在卻成爲企業世界最重要的生活工具。

同樣地，從「空中怪傑」中，看到佩柏以每人五元的代價載人到空中去環繞一圈，那時每個人都以爲是夠刺激的玩意，於是馬戲團便藉飛機在空中大翻筋斛爲最富有刺激性的玩意，誰料到飛機卻成爲今日構通世界的進步的最主要工具。

「飛」故事中的佩柏，因爲一生嗜好表現用飛機在空中作種種冒險的表演，因爲是滿足別人對它的喝采，最後與他生平最崇拜的德國空中英雄凱斯勒拍一部第一次世界空戰史的電影，因表演太過迫眞，疏忽了飛機出毛病，最後因飛機失事而死。

要是沒有今日的航空事業發展，人們可以批判佩柏的死是沒有價值的，只不過是一齣性格悲劇。但凡屬進步性的東西，總得有人敢作不把握的嘗試才能突破的，那種突破開首像只是一個爲了想別人喝采而去拚命的傻瓜，但從整個文明發展程序說，冒險與追求刺激，卻是文明進步的源頭。

坐在觀眾席上欣賞二十年代的空中表演，以現代人的見識看，它並沒有什麼刺激可言，編導因此不得不從強調人的性格弱點上盡力渲染。我以爲從娛樂觀點說：這不是一部如何滿足觀眾的電影，它的刺激性只是從羅拔烈福飾演的佩拍那種近年瘋狂的自虐心態。看那些喜愛出風頭的人，男的女的，一個個的慘死，它彷彿出現另一種美國精神，從刺激生活中找尋精神寄托的精神。羅拔烈福在此片中的成就比近年幾部作品都有深度。那是由於他的氣質宜於飾演喜愛行險僥倖者的角色。電影中有些誇張場面，如羅拔烈福負傷回家給愛人誤會他作弄自己而將他打出門的一場戲，只是編導因他犯了誤殺罪爲他所作的一點補償，可以看出此片仍是可捧羅拔烈福而拍的電影。





韓愈其人及其文

向晚

自唐以來，千有餘年，以學人而享大名，幾於婦孺皆知，恐怕無有能超過韓愈者，何故？我以為有三因：一當然是由於文章好，二是由於後人的宣傳，如古文觀止、古文釋義、古文辭類纂等書，編輯人如吳洞侯、吳楚材等特別多摘韓文，三是由於蘇子瞻的頌揚「文起八代之衰。」頌揚韓文者甚多，而惟有此句似簡捷有力。

韓愈字退之，系出詩書仕宦門第，其先祖大約在東漢時居河南河陽，至後魏（元魏）時，便遷於河北昌黎（今河北的東北部），至唐代約已百餘年了，故韓愈實是昌黎人。其父名仲卿，生四子，愈是最末一個，他到三歲時，其父便逝世了。他的三個胞兄也不幸早死，愈家世眞是門衰祚薄。他祭其侄子十二郎文說：「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韓氏家世何以如此，我以為一在醫藥不進步，有病不能治，另一也恐怕是遺傳之故。今人遺傳學說，自己要想長壽，應該選擇長壽的祖先，正如孔子所常言，這是「命也」。愈活到五十七歲，為何這麼巧合。

其父逝世後，大約其母也就不久於人世，不然何以要賴嫂撫養成人。比長，中進士後，做了很多大小的官，但時間皆不甚長，決無超過十年以上者，調來調去，很少有安定的日子過。最後陞到兵部侍郎，後轉吏部侍郎，直至長慶四年，五十七歲卒，始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故後世稱其為韓文公。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愈未說自己，但後人談至此，不禁想到韓愈。韓愈明明卽道統的傳人。以他這樣的人，當然反對佛老。

他反對佛，從「諫迎佛骨表」看出來，一因佛非中國人，自黃帝以來，歷代皇帝皆享壽考，百姓安樂，其時，國並未有佛。二因梁武帝捨身事佛，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也不保。事佛本在求福，但反而得禍，佛豈可信嗎？

更重要的，皇帝所迎的，既非佛經，也不是大法師，而是「身死已久枯朽之骨」，故期期以為不可。

歷代崇信老子學說甚多，反對者也不少，大都皆指摘其一言兩語而批評之。愈就是如此。他說：「凡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細讀「原道」全文，再細讀老子五千言，覺得韓愈也和後世一般人批評老子言差不多，對老子整個思想，並未下過大功夫研究過，很難令人折服。因為誰都不免有成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千古如斯，於今為烈，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最後該談談韓愈的文章。自幼便把韓文當讀經史背誦，只有讚服，何敢訾議。我以為，對韓文本來誰也不應訾議的，要訾議，應是韓愈門人隴西李漢。他輯韓文四十一卷，題為「昌黎先生集」。然何以要訾議李漢呢？因為他不該把所有韓文統通輯在「昌黎先生集」內。任何一個作家的文章，並非篇篇都眞有價值的，為了生活或為了應酬，有時不免寫些言不由衷的文字，甚至說寫些不願寫的話，這些文字，寫過便算，實在不值得流傳後世。所以今之文人，多在生時有「自選集」，卽在把無價值者揚棄，友人某君，向喜寫些鹹濕小說，我勸他道：「落花水面皆文章，何必一定寫那些文字？」他答：「因為編輯要那樣東西，而且讀者也愛看，再說，我也是為了生活呀。」聽後我無話可說。韓愈有些文字也是如此，他雖未寫過某友那種文字，但阿諛式的墓誌銘上是常發見的，也就是「為了生活」。如韓弘神道碑，所言本與史事正相反。又殿中少監馬繼祖，僅是一紈絝兒，韓愈卻也為他作傳。劉義持愈金數十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見臧勵龢語）。此外，還有一再「上宰相公」，令人生厭，然也是同一意義，大可不必輯在集內。

機會



有兩個曾經是很要好同學中學畢業後一同去一家船公司見工，其中一個因交通阻塞遲到了十分鐘。那個接見他的經理告訴他，幹航海這一行，守時是最重要的，他雖然解釋，那個接見他的人也表示考慮，但最後是那個沒有遲

不必為失掉那個機會而遺憾了，要遺憾的只有自己那眞實人生中可欠缺的，那是一種無法積極地拿來與別人交通的東西。事實上失敗的人並不如何可怕，失敗的可怕是心理上的，如信心失掉，甚至因失敗而崩潰，或過低估計自己，沒有用着什麼來掙扎一下。這才是可怕的。

成功與失敗的原因，除了沒能捉摸際遇與人事上的緣份作用之外。還有另一種是由實力的競爭以決勝負的，實力如果屬於精神上的或技藝上的，那必須是由當事人經過長期鍛鍊才能獲得的。在競技場上決定成敗，只歷史上，眞正的成敗，永遠是實力的競技，並不是投機取巧的僥倖，或運氣上的成敗。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回溯過去，常常想，如果當年對於某人某事我不是那樣做，現在我可能有更大的成就，或者可能早已失敗了，這個回想的人如果也能叫自己的心裏因素計算下去，他就有自知之明，不必在自欺中悔恨了。

一個人一生沒有什麼特殊成就，但能夠從自己為才智與客觀條件上理解自己，然後在最後一段時光中，將工作的意義提高工作的報酬，那麼也許在最後一段日子可能啓開出連自己

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幷，其餘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眞是至情至性的文字，童子時我還無離別的知己便愛讀此文，因爲這些文句，正像替我而寫。

爲何愈只活到五十七歲呢？因爲他健康不佳，他一則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逝，如吾之衰者，豈能久存乎。」再則曰：「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髮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十二郎）而死也！」

祭十二郎文又曰：「嫂嘗撫汝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過去每談至此，必爲韓氏後世擔憂，嘗想以如此大賢，不應讓其絕後。不料，最近偶讀韓昶「自爲墓志銘幷序」，始知韓愈後世頗隆盛。昶卽愈之子，也是進士出身，唐朝國史有傳，雖不及其父名氣大，然也非常人也，也相當顯貴，做到檢察御史、左拾遺、檢校禮部及戶部郎中。娶京兆津放女，生男五人，曰綽，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紞，舉進士。女四人，共八子女了。

愈的思想，依其「原道」可以見之。其言曰：「博愛之爲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行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命運

霍雲霄

職員。這位仁兄每談起這件事時，歸咎命運作弄，因爲他在學校讀書，不但成績比他的同學好，而且從來沒有遲到過，而那位幸而守時的人卻是常常遲到的。

命運與機會，看來像是最容易作弄別人的東西，但想深一層，它應該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命運與機會背後的一個眞實的人。我聽過發牢騷的小職員談際遇時，我完全相信他所說的故事，也相信他應該欠缺一些什麼，譬如說有一種人必需有完全迎合他的機會，才能成功地發揮他的才智。但也有一種人，不論有機會或沒有機會，他都能毫不浪費時間的不斷充實自己。這其中成就也許與別人不同，甚至沒有別人那樣成功，但至少他卻也完全掌握自己，做一個眞實的人。我告訴那個失掉機會的朋友，我個人一生並沒有遇到什麼機會，倒霉的機會倒也遇過，但不算得什麼。也許在自己漫長的機會，會經連自己也不明白的失掉了什麼，卽使失掉也沒有像那位當時當海員被淘汰的朋友那樣遺憾。有時人與人之間，有意的過失與無意的疏忽是很難分別的，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又是一把無法估計的尺子，這或者可以稱爲命運的奧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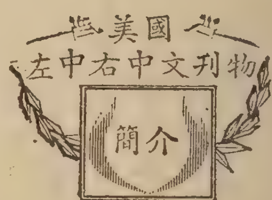
也許這位遺憾地在一間小商行幹了十幾年幾百元月薪的朋友有一天發現那家輪船公司，同樣有幹幾百元月薪而幹上十幾年的小職員，那時他就

可能是前者實力虛弱，後者的實力深厚。前者只活在自己中，後者喜愛選擇正確目標來奉獻自己，在文明進步

一個受人敬仰的人，對於失敗的人沒有什麼比從工作意境上自我表現最容易挽回自己的自尊心的。

鄉·親

余秋人



月刊，八開本手抄印刷，期出卅二頁，售價六角五分。所謂鄉親，該刊認爲包括「①在台灣出生在台灣長大的②不在台灣出生但在台灣長大的③不在台灣出生不在台灣長大，但在台灣住過相當一段時間對台灣有深厚感情之類人士，另對在台灣出生，不在台灣長大，或在外國出生從未到過台灣，但父母是台灣鄉親的只要不討厭台灣，只要還關懷台灣人民，該刊亦歡迎加入鄉親陣容。至對「身在台灣心繫海外的過境旅客，那些對台灣毫無感情，對台灣實際情況懵然無知，卻大談特談台灣，把台灣當作他們邀功取寵的工具之投機份子，那些欲以自己意志強加在台灣鄉親頭上的殖民帝國主義者，都受我們鄉親的鄙棄。」該刊期望「要努力做到①報導鄉梓近況②報導台灣父老兄弟姊妹們食衣住行育樂③刊載鄉親在國外的生活起居，集會結社④對台灣各種措施提出善意的批評與建設性的建議，所謂善意與建設性是以大多數鄉親的利益爲依據。」

對中共的報導採譯介方式，惟對其暴政之揭發幾付闕如。對台灣若干現象雖有批評（如六月號「我參加議員助選」，九月號「匡正社會風氣」，七月號「八股式的宣傳可休矣」等文）但大體而言對政府苦衷尙能諒解而予支持。六月號「回鄉雜感」一文稱：「海外留學生離家幾年，大家都很關心家鄉，都想回去看看，國內進步情形如何，有時見仁見智，殊難有一致的意見……有人看過以後，有很多意見與批評，絕大多數是「恨鐵不成鋼」的心理，政府也不必小心眼，覺得受不住責備，我認爲政府應鼓勵批評與建議，以大家長對子女的心情來處理。……政府求好求進步的決心也很夠……再過幾年由於經驗的累積，制度的日益健全，人才的日益增多，一定能有更輝煌的表現。」對中共以武力解放台灣，該刊激烈反對，六月號「相煎何太急」一文稱：「台灣有今天的繁榮（就算是左派平常罵的『表面的繁榮』吧）全靠在台一千五百萬人民的努力，雖然離理想還有一大截的路程，但總是一點一滴的在進步中，任何動亂都勢將人民的生活水準往後拉，我相信這不會是人們所願意見到的，對『台灣問題』希望大家能以「愛心」面對它，那怕是批評、謾罵。高喊『武力解放』的朋友，如能將過剩的精力去努力如何消除海峽兩邊人民的隔閡，促進彼此的瞭解，我想遠比『武力』要實際也有意義得多。」



明末的「萬里長城」袁崇煥

胡養之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一個朝代的興亡，以明辨忠奸爲轉移。如宋之岳飛，明之袁崇煥，都是著名忠臣，因先後爲奸臣所誣陷而宋、明之亡國！便是明顯的例子。由於明代中葉以後，重要的外患有三：即韃靼、日本和滿淸。三者之中，以韃靼的勢力較弱，受中國的籠絡，未成大患；而日本在明朝神宗時，因侵畧朝鮮而與明朝發生歷時七年的戰爭，最後日兵雖退，但是明朝的國力亦已被拖到疲敝不堪！而滿洲雖爲女眞之後，可是實際等於一個新興的民族，明朝起初對它未加注意，而它則在明廷這種忽畧裏壯大了起來；它以新興的銳氣，跟衰頹腐化的明帝對抗，經過數十年的惡鬬，終於傾覆了明室，代明朝統治了中國達二百七十餘年之久。

滿洲爲女眞的後裔，明人稱它爲建州女眞，散佈今在東北地區，分爲建州（約據今松花江與牡丹江之間地區）、滿西（約據今松花江上游地）、野人（約據今黑龍江下游地）三部。但據「滿洲源流考部族」云：「長北山之東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湖哩，相傳三天女浴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忽已入腹，遂有身孕；尋產一男。及長，天女告以故，因賜姓愛新覺羅，名曰布庫哩雍革，與之小舟，順流至長白山東南鄂漠輝之地，有三姓爭雄長。……」

三姓即三部，明室曾在建州部地區內，先後設立建州衛、建州左衛、建州右衛統治其地。成祖時，建州女眞酋長猛哥帖木兒，曾任左衛指揮使，他便是滿洲的祖先。英宗時，野人女眞南遷，逐海西女眞而據其地，分爲葉赫、哈達等部。明神宗初年，李成年鎮遼東，葉赫、哈達等部都臣服於明，爲明捍邊。而建州女眞猛哥帖木兒的後人覺昌安、塔克世父子，據今安東省新賓縣一帶，也忠於明室。但覺昌安父子，因受女眞別部圖倫城主尼堪外蘭的陷構，爲明軍所殺！

當時塔克世之子努爾哈赤（卽淸太祖）已二十五歲，見乃父和祖父枉死，矢志復仇，便在神宗萬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出兵進攻圖倫城，殺死仇人尼堪外蘭，自此努爾哈赤的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僅在三十多年時間，努爾哈赤的疆土，西至遼東，南至於海，東至鴨綠江，北至黑龍江。野心勃勃的努爾哈赤，遂在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自立爲汗，國號爲金，建元天命，都於興京（今安東新賓縣）。

努爾哈赤自稱汗後，聲勢較前更大；但當時明廷的大臣們正熱心於朋黨相爭，沒有閒心顧及到千里外的邊防問題，所以大家都把努爾哈赤的建元稱汗看得不很重要。可是努爾哈赤自稱汗後，就積極備戰，計劃怎樣戰勝明軍？準備妥當，便在萬曆四十六年以七大恨告天，親率步騎二萬餘人大舉入侵。所謂七大恨是：㈠說明實邊吏輕信尼堪外蘭之言，無故啓衅，殺其祖父；㈡指明不守明約，遣兵越界，以助葉赫；㈢指明邊民每年踰境行竊，依法當殺，而明竟以擅爲詞，脅取十人，抵罪於邊境；㈣指明助葉赫，以致葉赫許字滿洲之女，改適蒙古；㈤謂明不許滿洲人於駐牧之地，耕作刈穫；㈥謂明偏信葉赫之言遣使滿洲，肆行侮辱；㈦謂哈達協助葉赫兩次侵畧滿洲，都被滿洲人征服，而明又脅滿洲還其故土。以上七大事，努爾哈赤都認爲不能容忍，所以要上告於天，舉兵攻明，以雪耻恨，換言之，這就是努爾哈赤攻明的理由，亦卽是他的誓師詞。

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之後，便率大軍攻陷撫順（今遼寧撫順縣）。神宗命楊鎬爲遼東經畧，率八萬八千餘人，號稱四十七萬，分四路進兵討伐。楊鎬是中日朝鮮戰爭時的敗將，所率軍隊又都是全國各地臨時湊集的，既無訓練，糧餉也不充足，祭旗之日，殺牛三刀才將牛殺死，武器之不行可知，結果被滿人各個擊破，明軍全軍覆沒，努爾哈赤又佔了開原、鐵厚等地。

開原失守，明廷以楊鎬辱命喪師，下獄論死，改派熊廷弼爲遼東經畧。熊廷弼深知邊務，且有膽畧，他到遼東後，日夜督率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壕修城，形勢漸固，人心亦趨安定。但熊廷弼因個性剛直，平日得罪了不少人，被科事中姚宗文，御史馮三元等因私而先後論劾，在遼東僅一年，便被迫請辭而去。

朝廷以袁應泰繼任，但是袁是文人，不懂軍事，熹宗天啓元年（一六二一）被努爾哈赤連陷瀋陽、遼陽，袁應泰自殺，遼河以東，僅砦營驛大小七十餘座，全遭滿人攻陷。使明廷朝野震驚，於是又用熊廷弼爲遼東經畧，但同時又以王化貞爲廣寧巡撫，以牽制熊廷弼。

王化貞是一個不知兵事，又無大畧，而且偏見極深的人。他因有兵部尚書張鶴鳴爲靠山，而張又是權宦魏忠賢的人，所以王化貞有恃無恐，處處跟熊廷弼爲難，結果熊廷弼兵權毫無，徒擁經畧的空名而已。天啓二年，努爾哈赤率兵渡遼河，王化貞棄廣寧而走，明兵大潰，廣寧近旁的四十餘座城池，都落入努爾哈赤的掌握中。王化貞、熊廷弼退兵入關後，便被明廷把他們下獄論死，改派孫承宗爲經畧，孫承宗又使袁崇煥負責與築寧遠城（今遼寧與城縣），屯

兵駐守，努爾哈赤按兵不敢深入者達四年之久。是以袁崇煥被後人譽爲「明末的萬里長城」。

袁崇煥，明廣東東莞人，字元素，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以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成進士，隨卽簡放爲福建邵武縣知縣，那年他三十四歲。史稱他「少年慷慨負膽畧，好讀兵書，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云。」天啓二年，遼東經畧熊廷弼在廣寧巡撫王化貞放棄廣寧，無辜被殺，這時崇煥正懷着一顆忠君愛國的赤心回到京師，聽說熊廷弼被寃死，惺惺惜惺惺，他禁不住地失聲痛哭，悼以詩曰：「記得相逢一笑迎，親承指教夜談兵，才兼文武無餘子，功到雄奇卽罪名。慷慨裂眦鬚欲動，糊塗熱血面如生；背人痛極爲私祭，洒淚深宵哭失聲。」又「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關情；家貧資罄身難贖，賄賂公行殺有名。胱幗憤深檀道濟，發書寬及魏元成；備遭慘毒緣何事，想爲登場善用兵。」

御利候恂，見崇煥才兼文武，義氣奔放，頗爲激賞，乃請求破格擢升爲兵部職方司主事，這是棄文就武的開始，那年他四十七歲。崇煥就任兵部主事後，卽單騎出關研究關外形勢，回京上書道：「給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能禦敵。」熹宗大受感動，拔擢他爲僉事，並給他二十萬両銀子，令他招兵買馬，監關外軍。當時關外的大臣如總督王象乾，經畧王在晉，多是庸碌才之輩。袁崇煥主張進駐寧遠（今遼寧城），乘便可以收復錦州，否則退保寧遠，亦可設法援救困處在敵人包圍中的十三山（大淩河出海處）難民數十萬人。

這時，大學士孫承宗奉命巡邊，很贊成他的意見，可是經畧王在晉則一直拿不定主意，以致十多萬難民，只逃出了六千人，其餘都成爲滿人俘虜。後來孫承宗代替王在晉出任經畧，才採取了他守寧遠城的意見，命他率領大將滿桂，於天啓三年九月，進駐於寧遠城。崇煥在這裏首先修築城防工事，由於他的號令嚴明，能與將士體同甘苦，愛護老百姓如父兄，所以深感軍民的愛戴，不久居然商旅輻輳，成爲關外重鎭。此後，憑着這一堡壘，袁崇煥不僅阻止了滿人的侵畧，並且不到兩年時光，把滿洲的勢力壓縮到遼河以東地區去了。

所謂「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得立功於外者」，當明末遭滿人窺伺時，權宦魏忠賢權傾天下，孫承宗受了魏閹宦的排擠去職，由兵部尚書高第代任經畧，這是天啓五年十月的事。不料那位高第則膽小如鼠，才華平庸，而且是個卑鄙的懦夫，魏忠賢的黨羽；他一到關外，卽主張將錦州等地的守備全部撤退，放棄關外，專守關內。這跟袁崇煥、孫承宗等「守關外以捍衛關內」的制敵戰畧，截然不同。袁崇煥說：「兵法有進無退，錦右一失，寧前便不能守，而關門亦失去了保障。」高第不聽，袁崇煥氣憤地說：「我是寧前道的官吏，有守土之責，當與城共存亡，死也應當死在這兒，我是決心不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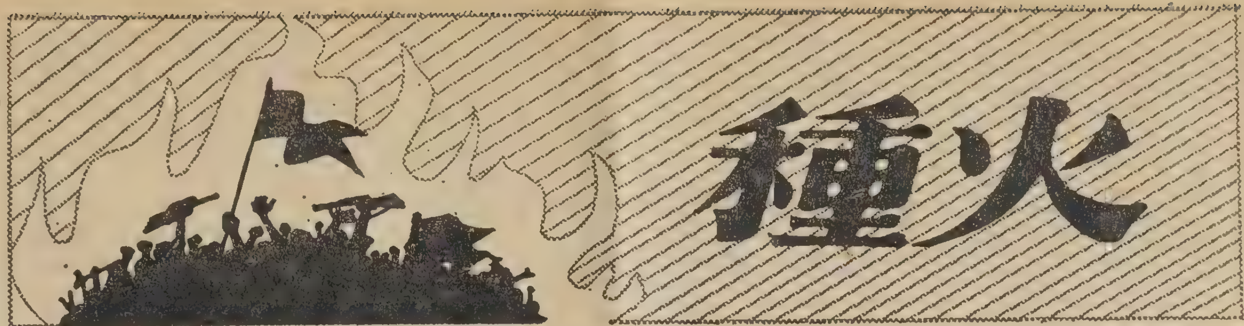
高第無可奈何，只可聽任崇煥自生自滅，但將寧遠以外各地守備統統撤退。這一次的大撤退，情形顯得紊亂而悽慘！史書上說：「棄米十餘萬擔，死亡載道，哭聲震野！」而袁崇煥亦因此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明朝能此注定滅亡的命運。

在孫承宗、袁崇煥共同防守關外期間，滿人一直無法逞其侵畧的野心，這時見孫承宗去，高第無能，而袁崇煥又孤無援，知道朝廷內部分裂，乃於天啓六年正月，努爾哈率親遼十三萬大軍，西渡遼河，進擊寧遠，並切斷寧遠至山海關唯一的交通線。崇煥此時已坐困危城，明知不能期望於援軍僅憑着平時候和士卒們同甘共苦，集合將士誓死守城，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甚至「下拜三軍感至情」。將士們讀了血書，極爲感動，誓共生死，願與城池共存亡！其時袁的所部不過萬人，而清兵則達十三萬之眾；經畧高第擁兵坐視於山海關，袖手旁觀。朝廷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召集廷臣討論戰守之策，大家都以爲清兵以泰山壓卵之勢殺來，寧遠彈丸之地，袁崇煥以區區兵力苦守，非降卽死！可是，廷臣會議尚未作出決定，而袁崇煥擊敗滿人的捷報卻已傳來，朝野上下，無不失色咋舌，額手稱慶。

怎會出現這種以寡敵眾的奇蹟呢？原來當清兵來攻的時候，寧遠城裏面的守軍雖只有萬把人，但受袁崇煥的精神感召，個個都能奮勇殺敵。清兵於正月二十四日那天開始猛攻，敵人帶着盾牌以擋住石矢，打着地洞來轟城牆，好在寧遠城牆甚厚，僅被塌炸了丈多長，而袁崇煥見此情形，恐怕影響士兵，乃身先士卒地趕快輦起石頭堵塞缺口，他曾經二次負傷不退，部下勸他稍作保重，他卻大聲地說道：「寧遠雖小，關係中困危亡，如果寧遠不守，數年之後，我們的父母兄弟都要做異族的奴隸了。」他自己撕下戰袍，裹住傷口，又衝上前去，搬石堵牆。清兵連續猛攻了三晝夜，最後使用人海戰術，奈崇煥命令閩卒用西洋大砲（自葡萄牙輸入）卻敵。清兵密集，一砲過去，就死傷二三百人，清兵遇到這條硬漢，不得已只好退卻，袁崇煥乘機開城跟踪進擊，清兵拚命狂奔，自相踐踏，死了一萬多人。

同時，努爾哈赤也在此役中，負了砲彈破片傷，敗回之時，慨然嘆息說：「自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以寧遠區區小城，竟不能攻下呢？」在是年七月，終因傷發病死，因而明史大書特書道：「我大明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袁崇煥因此被擢陞爲右僉都御史，不久兼任了「巡撫遼東」，再升爲兵部右侍郎。相反地，高第因擁兵觀望被撤職，兵部尚書王之臣奉詔代高第爲經畧；而王之臣又是一個庸才，與袁崇煥相處不甚融洽，是以朝廷又命王之臣主關內，袁崇煥主關外。這樣一來，袁崇煥可以展開拳腳了。

但在此之前，權宦魏忠賢，曾經派他的爪牙劉應坤、紀鏞等則遼東，實際上是監視袁崇煥，袁也知道權臣忌嫉他，所以，他上書說明他的戰畧和顧慮：「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戰且守，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減少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眾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唯聖明與廷臣終始之。……」這是袁崇煥的先見之明，可是後來卻也不出乎所料！



火種

〔二十五〕

林學政

「對物理系？」

「是啊，我的入黨申請一直在擱置，這還不說，現在連團籍也有了問題。你還記得我們物三甲班的許雄，他是黨員兼團支書記，幾年來都被組織裏認爲是傑出的組織幹部，你知道他怎樣？

「他的思想也有了問題，不曉得他現在到那個農場去了。我們系裏黨支部和團總支部有些幹部犯了很嚴重的錯誤，現在正由校黨委會調查處理中，這不是有點怪嗎？怎麼會物理系的問題特別多呢？不過黨總是對的，要我們從勞動中改造自己絕對不會有錯，我對自己的前途抱着很大希望，我必須使黨了解我在勞動中所獲得的進步；周崗同志曾經鼓勵過我，他會特別注意我的問題。」

在石斌零星的談話中，使林宇民感到很大的困惑；周崗並不熱中於政治運動，怎的一下就爬到高位？他爲什麼要跟物理系的黨團幹部爲難？他跟物理系有什麼關係了……

林宇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嗚改前不久的一個早上，他跟關振宗、應文龍三個人走出宿舍，穿過廣場，到榕樹叢裏去散步。他們很喜愛這裏的清靜幽雅，只要課餘有空，就到這裏來坐坐，談談天。關振宗跟應文龍還抱着另一個目的，如果湊巧，他們可能會在這個地方碰到女生，所謂是「嗅嗅她們的味道」；他們兩人並沒有特定的目標，這是不被允許的，他們不敢。不過如果眞的碰到彼此都合意的女同學，不妨先使對方留下印象，將來離開學校去就業後，再向她進攻，就容易得多了。

那天，他們看到在一棵老榕樹下有個小子蹲在那裏，他還對林宇民打了個招呼。

「他是誰，寶哥哥同志？」

關振宗奇怪地問。

「中四的一位同學，學科很不錯。」

「他到我們這邊來幹嗎？」

「大家都可以來，他怎麼不行！」

應文龍冷冷的插上一句。

「看他那副蠢相，準沒好事。」

他們說着走到一邊去了，這時，女生宿舍裏出來了一個女同學，她一直朝樹叢裏走，像是沒有看到坐在樹下石櫈上那人似的，從他前面走了過去。過了一會，那小子遠遠的跟在她後面，朝校園中走去。

關振宗捻了一下手指，發出拍的一聲，大聲叫道：

「看到沒有，他們中文系的人把我們的女生拐跑了，我要去揭發他們！」

「算了吧，酸葡萄。那女子很面熟，眞不壞嘜！」

林宇民笑了一下，輕描淡寫的說：

「四年級的江朵英，班上豎大姆指的人物，你們兩個，正不在她眼裏呢！」

「怪啦，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我在張教授那裏碰到過她。」

「你呀！」關振宗不懷好意的看看林宇民。「捨近就遠，大概是賈寶玉碰到了甄寶玉，插不進手了！」

林宇民當然不會跟他認眞的，他們是開慣了玩笑的。

關振宗他們所說的小子，就是周崗。

會是這樣嗎？林宇民無頭無緒的胡想了一陣，想不出一個結論來。但是不管怎樣，他終於知道了他所關心的師友們的消息了。

從這以後，林宇民就儘量避開石斌，不再跟他搭訕，可是石斌卻不肯放過他，不時想找機會跟他扯淡。表白他對黨的心跡呀，發表一些勞動的心得呀，把林宇民弄得煩死了。

石斌一到二組，他們組裏幾個油條就管他叫半吊子。大家癟着肚子在田裏幹活，他異想天開的要去鼓勵他們拿出幹勁來呀，替祖國的生產奮鬭呀，不要失去立功贖罪的良機呀，等等，弄到後來，沒有一個人願意跟他說話。每天晚上開評比會議，他的意見最多，這個人有什麼缺點，那個人今天犯了什麼錯誤，全是他一個人的話。

石斌不在乎有沒有人睬理他，他在努力地使幹部對他堅強黨性與革命性有所了解。他的積極表現總是得到了報償，馬偉才開始欣賞了他的作風。也爲着這個原因，組裏的人都把他當作一個刺蝟，討

厭他，卻誰也不敢去碰觸他。卽連在營舍毗接床位的第一、二組，也爲他感到不安，起床後，就寢前不敢再隨便的說悄悄話了。

他的活力是出奇的充沛，並且有無休止的好奇心，幾乎想把全組伙伴的心都給挖出來看一看，有沒有可以他值得彙報的東西。

他刺探到近視眼吳樹春的時候，使他大爲吃驚，原來這個陰陽怪氣消極透頂的半老頭子，竟是他父親過去的頂頭上司。

吳樹春有四十多歲了，是協大畢業的農藝專家，屬於舊知識分子；他最大的毛病是把植物當作了有生命的人，而把人反過來當作無知無覺的植物。解放後，組織把他從協大農藝系的講師席位上，調到園林處當技術指導員；他不在乎自己被調到那裏去，只要能夠跟林木作物就在一塊兒就會心安理得了。

園林處裏除了處長是黨員和幾個女團員外，其他都是農民，而且年紀都已不小，職工總共不過十幾個人；石斌的父親石他山，就幾個農民中年齡較輕的一個。這個機關雖小，卻是省農業區的直屬單位。

這次反右整風運動，上級指示每個單位，不論大小，每個地方，不論遠近，都要把成員分成左、中、右三派。而且都應該有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這個原則下，他變成命中註定該死，他是園林處成份最差的唯一知識分子。鳴放時，他在苗圃裏工作，根本沒有參加運動；反右開始，領導爲了完成揪出百分之五階級敵人的任務，才把他調回處裏，來一次鳴放回潮，千方百計的請他提一點對黨的意見。他對看報原本就沒有興趣，壓根兒不知道時局開展到了個什麼階段，糊裏糊塗的說了幾句話，於是就被糊裏糊塗戴上帽子，遣來明溪。一直到現在，他還不會清楚自己怎麼會變成右派的。

石他山是個老實的農民，他很虛心的接受了吳樹春的指導，幾年下來變得很有本領，順理成章的做了吳樹春的得力助手。他們的年齡差不多，彼此都很誠懇，相處得有若兄弟。石斌每次回家，總可以聽到他父親談起園林處那位技術指導員有多好多好，他也知道父親會邀請那個指導員來家裏吃過飯；請人吃飯，可不是小事，只是那天他不在家，無緣見到父親一直所稱的人。

石斌失望透了，父親的政治覺悟怎麼會這樣低，把一個消極沉默的舊知識分子說得那樣好！眞見鬼，他想，老的一代已經過去了，包括父親在內，他們白活了一輩子。

吳樹春卻適得其反，當他知道眼前這位神情風發的少年，是敵人之子時，立刻興奮得流出眼淚來，他不迭地取下眼鏡，用積滿垢污的棉襖袖子擦拭着淚水。

「啊，眞是好極了，你爸爸好吧？」

「還好。」

「你爸爸是個好人，你知不知道，我們相處得跟親兄弟一樣。唉，想起那些日子，多妙！我們在一塊兒培植幼苗，看着它一點點的成長，先是一個小小的芽兒，後來在你不注意的時候，突然迸出兩片小葉子來，過幾天去看，變成了四片。眞是有趣，他山說，你小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你總在不注意的時間中長大的；他有信嗎？」

石斌覺得跟這樣一個無趣的人談話，很不耐煩，他對吳樹春的好奇心完全消失了，甚至不願意回答他的話。

吳樹春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拾，這是多麼難得呀，他竟會碰到他山的孩子。但是這孩子怎麼也會到這地方來呢？他山現在一定是傷心透了；他準備寫一封信給他，告訴他不要太牽掛，他會照顧他孩子的。

「你叫什麼名字呢，孩子？」

石斌來了那麼多天，居然還有人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以爲父親在這樣麻木的人屬下做事，簡直是一種恥辱，但是他還是告訴了他自己的名字。

「好，我以後叫你阿斌，你可不能把我們的情形說給人家聽，懂嗎？我們不要讓人家說我們在搞溫情主義，不然的話會受到批評的。你爸爸正是個好人，他爲了我的事情跟處長吵得很嚴害，『不行，處長同志，我可以保證吳樹春不是右派分子，你們這樣處理問題不公平，我要反映上去。』你聽，阿斌，他是眞的想幫助我，但是處長不肯，『石他山，你要是再無理取鬧，那麼你也是右派分子！』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上面派了你做什麼，你總得做什麼，對不對？還是我勸住了你爸爸，我不能連累他，我說：『他山，你別再說了，我自己都認了，你還吵什麼？你當圃裏的苗當植好，我就安心了。』後來處長說我須要勞動教養，我想這也很好，我本來就是學農的，不是又回到本行來了嗎？可是這裏的情形不一樣，我只對你一個人說，你可千萬別說出去；這裏實在太苦，我沒有一天吃飽過。你呢，阿斌？你是怎麼闖事呢？像你這樣年輕力壯，他們應該多給你吃點東西。」

石斌聽得煩死了，語氣很重的說。

「你管自己的事，最要緊的，你要把生產任務完成。我們不能批評國家的教育政策，黨要我們改造思想，我們就得把思想中不正確那一部份，透過勞動的鍛鍊，把它挖除，重新立志爲人民服務。」

他說着，眼睛也不抬一抬的離別了在原地發怔的吳樹春。

這孩子是怎麼了？他想，大概是打擊受得太大了，我一定要想辦法幫助他。

吳樹春眞的校外關心着石斌的一切，他怕石斌受涼，把墊的毯子給石斌蓋，讓自己忍受從草縫中鑽上來的冷風。甚至有好幾次在吃飯時，把竹罐中的地瓜飯偸偸分給石斌吃。但這一切，石斌並不承情，並且指出他這種行爲是違反場規，犯了溫情主義的錯誤，是黨所不能允許的。

雖然如此，吳樹春並沒有減少對他的關心。他想；可能這個孩子得了什麼病，使他變得這樣暴戾，爲了顧念他山友情，自己更應該特別的容忍他，幫助他。

日子在一天天過去，馬偉才發現勞教分子在他扣飯的絕招下，生產上仍然沒有得到預期效果，他跟領導深入的研究了問題，決定進一步鬭爭好吃懶的右派中的壞分子。

那天吃過晚飯，馬偉才跟杜祖光召集了各小組的生產，學習組長開會，說明分場的決定，馬偉才告訴大家說：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東北停戰開始，華中戰鬪又起，發動在蘇北及皖東，這一帶地區屬於新四軍範圍，最高負責人是陳毅，此時利用停戰協定，糾集其新一師（粟裕）、新六師（王必成）、第七縱隊（劉培善）、第二師之第五旅（陳鈞），及其他地方部隊，共約五萬餘人，乘國軍不備，一度突擊泰興，企圖威脅京、滬。第一綏靖區司令部為求確保京、滬安全，逐次肅清蘇北共軍，乃以主力分由南通、靖江向如皋、海安之共軍反擊。依據此一作戰方針，當以整第四十九師（欠第一〇五旅）由白蒲，整第六十五師（欠第一五四旅，配屬第九十九旅）由靖江分向如皋攻擊前進，以整第八十三師（欠第十九旅）由泰縣沿泰海公路東進策應。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國軍第四十九師由白蒲分兩縱隊攻擊前進，當晚克林梓，十七日克丁堰、韓家莊、顧家莊，十八日正擬前進之際，突遭由黃橋方面竄來共軍第一師之一部，及新六師全部，第七縱隊四個團，與原駐如皋之新一師主力，共二十三個團圍攻，激戰至十九日晚，國軍右翼第二十六旅及師部陣地被突破，乃向顧家莊轉移，集結固守。二十日，第一〇五旅由白蒲趕到，相持至二十三日晨，共軍以傷亡慘重，而整編第六十五師復進抵賀家壩，夾擊之勢已成，遂狼狽竄去，國軍於二十三日晚進克如皋。



請問能不能讓大陸上的人民，像其他國家人士一樣，自由出入，到國外會見親友？

整編第六十五師方面，自十七日由靖江向如皋攻擊，十八日攻克黃橋，二十一日克復搬經鎮。嗣以泰如公路兩側共軍藉既設工事頑抗，乃南旋迂迴，二十三日正午克賀家壩。當時第四十九師正面之共軍，感受側背威脅，遂全線北潰，國軍協力追擊，當晚進入如皋。

七月三十日國軍以整編第六十五師（欠第一五四旅，配屬第一〇五旅）由如皋，整編第八十三師由姜堰，分向海安攻擊，八月一日克曲塘，整編第六十五師摧毀海如公路沿途共軍之頑抗，主力一舉攻佔海安，一部攻佔李堡。八月十日二十三時，第一〇五旅與新七旅之一團，正當換防之際，共軍突以三萬餘眾向李堡圍攻，激戰至十一日晚，國軍以傷亡過鉅，向如皋突圍，沿途復遭截擊，僅少數到達。同時我新編第七旅（欠一團）由海安向李堡前進，行抵立發橋附近時，亦遭優勢之

共軍伏擊，激戰至晚，全軍覆沒。

共軍於八月十一日晚擊破新第七旅及第一〇五旅後，復乘虛前進，迄八月二十一日，以二萬餘眾圍攻丁堰、林梓，國軍交警第七、第十一總隊及第二十六旅之一團與之激戰，至二十二日，國軍卒以眾寡懸殊，傷亡重大，乃向白蒲轉進。

八月二十五日，整編第六十九師之第九十九旅，為策應林梓之作戰，由黃橋向如皋前進，八時行抵分界附近，遭共軍第六師伏擊，激戰徹夜，雙方傷亡均重。二十六日，共軍復增加第一師之三個團，重重包圍，更番猛撲，迄二十七日，國軍以彈盡援絕，全部壯烈犧牲。

八月三十日，共軍集結其新編第一師全部，及新編第六師之一部，約十個團兵力，圍攻海安，斯時國軍僅整編第六十五師直屬部隊，及第一六〇旅，共約七千餘人。九月二日，共軍以主力分向國軍城外據點鳳山廟，及西門外陣地盤反撲，除鳳山廟失守外，共軍終不得逞。嗣復新增新六師三團，配屬野、山砲十二門，迫擊砲六十餘門，於六日晚向城垣四週猛撲，衝鋒達十餘次，均被擊退，共軍傷亡三千餘。七日以後，復增第五師之一部，逐日局部擾襲，企圖消耗國軍戰力。惟我軍每日均能獲得空運補給；徐州方面友軍，復於十四日由宿遷南下，進迫泗陽；南通方面援軍，亦抵達如皋，共軍主力遂相繼引去，國軍賡續連日出擊，至十六日共軍不支，紛向北潰，海安之圍遂解。

另一股盤據淮南天長、盱眙之華中野戰軍淮南軍區（粟裕），為策應蘇北共軍，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下旬，糾合其第二師（周駿鳴——轄第四、第五、第六旅及獨立旅）、第三師（黃志誠）之一部，及六合、來安等地方支隊約萬餘人，不斷襲擾津浦路南段及長江北岸地區，企圖威脅首都。我徐州綏靖公署為肅清高郵、洪澤兩湖西南地區共軍，確保津浦南段交通及首都安全之目的，乃以第五軍（轄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師、欠第二百師）配屬整編第七十四師之第五十八旅（欠一團），即分路向天長、盱眙共軍反擊。

第五軍當時之部署：

一、第四十五師由六合向天長進攻，俟收復天長後，主力控置桐城鎮、馬家廟，一部進出黎城鎮。

二、第九十六師由來安向盱眙進攻，俟收復盱眙後，主力控置枳頭橋、盱皓，一部進出大同莊。

三、整編第五十八旅（欠一團）為軍之預備隊，位置於六合城北，爾後，隨第四十五師左側後前進。

國軍第四十五師於七月十日在六合以北集結完畢，十六日晨開始攻擊前進，正午攻佔樊家集、金牛山、黃泥壩，十九日進克四合墩、馬家集。迄二十日進抵大井、趙東王廟之線，為共軍獨立旅及第五旅憑藉既設工事頑強抵抗，激戰至二十二日，形成膠着狀態。國軍乃以第九十六師主力協力夾攻，二十三日第九十六師進佔沭澗後，共軍感受側背威脅，遂全線北潰，國軍乃進佔鄭家集。二十五日國軍續對天長圍攻，共軍藉工事頑抗，經陸、空之緊密協同，浴血奮戰，迄二十七日拂曉，遂克復天長。國軍續以有力之一部，經桐城鎮向黎城鎮追擊，亦於三十日攻克該鎮，至是共軍乃越湖東遁。

第九十六師於七月十日在來安以東地區集結完畢，十六日晨開始向盱眙攻擊前進，當日正午攻克施官集，十八日攻克竹鎮集、獅子山、屯倉之線。迄二十一日攻克半塔集後，即奉命以主力轉用沭澗方面，協力第四十五師之攻擊，以出共軍不意，當於二十三日晨攻克沭澗，續向石梁鎮、張公舖攻擊前進。二十五日進抵大塲子附近，與共軍第五旅及由明光方向來援之共軍第六旅遭遇，激戰竟日，擊斃共軍二千餘，國軍亦傷亡副團長以下官兵二百餘員，續向東陽城及馬家壩追擊。於二十九日進克上沭各地，並於同日在觀音寺及後揚莊各附近超越追擊時，捕殲企圖渡河之共軍約二千餘眾。又國軍於攻克沭澗後，以第五十八旅之第一七二團，於二十七日由葛家巷經新舖、枳頭橋向盱眙攻擊前進，於三十日完全克復盱眙。淮南共軍，至此遂告肅清，津浦路南段及首都北岸威脅，亦即解除。





中國抗戰實錄【60】

中華民國之誕生

射出武昌起義第一槍

然而，陶啟勝吆喝着「給我綁起來」的命令，卻沒有人敢於應承，大家都只圍繞在旁邊看着兩人扭成一團，倒是金兆龍在終於將被制服的時候喊叫起來：

「大家都在幹什麼？現在還不動手，等待何時？」

革命派的同志程定國，抓住步槍用槍把托對陶啟勝的頭部一擊，血花四濺，陶啟勝啊呀一聲，鬆開了金兆龍，由走廊逃奔出去。

就在這個瞬間，發射了武昌起義的第一顆槍彈——程定國掉轉槍口，瞄準陶啟勝開了一槍；在隔壁由於聽到喧鬧而跑過來的第一排熊秉坤，在走廊上和陶啟勝碰個正着，熊秉坤也扣動了拿在手裏的步槍扳機。

炸裂的槍聲，劃破了靜夜的長空。

程定國的槍彈，擦過了陶啟勝的腰部，熊秉坤的槍彈落了空，陶啟勝跌跌滾滾跑到樓下，逃了出去。

這是宣告中華民國黎明到來的槍聲；辛亥革命的序幕，在這裏展開。

中國國民革命對世界人類劃時代的偉大貢獻之開始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僅是痛苦呻吟在清廷高壓統治之下的中國國民恢復了光彩，而且是因為在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對於被帝國主義的列強所侵略而苟延喘息的亞洲國家、亞洲民族，也給予了摸索得到獨立和自由的希望。

『所有深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亞洲國家和亞洲民族，看到「中國專制之毒，至二百餘年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之而去，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於是皆幡然覺醒，了解專制原來是可以打倒推翻的，民族原來是可以獨立自主的，殖民地的桎梏，原來是可以擺脫解除的，乃使亞洲各國的民族革命運動，一天比一天洶湧澎湃，反帝國主義的浪潮，一天比一天繼漲增高——這實在就是中國國民革命對於世界人類劃時代的偉大貢獻之開始。』（註：蔣總統——「革命歷史的啟示和革命責任的貫澈」，一九六九．三）

九月廿四日作戰會議

武昌起義的發端，是在發難之日稍前的九月二十四日所舉行的作戰會議。成為發動革命中心力量的「文學社」和「共進會」的主要幹部六十人，於這一天的上午十時聚集在武昌胭脂巷十一號共進會機關部，協商起義計劃，由共進會的孫武擔任臨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決定中秋日（十月六日）首義。

初期作戰重點，在佔據大砲陣地和軍械庫——首先，在武昌郊外便於眺望的第二十一混成協（旅）所屬工程第十一營及輜重第十一營舉火為號，各處一齊奮起，拿下城內蛇山和鳳凰山的大砲陣地及楚望台的軍械庫；同時，駐紮在對岸漢口、漢陽的第四十二標（團）也立即行動，攻擊漢陽兵工廠等處，一舉控制武漢三鎮，會議中並決定湖南方面同時由焦輕峯等人舉兵響應。在會議中而且詳細規劃了各分隊的指揮人及分擔攻擊任務。下午一時散會。

計劃險些敗露

這個計劃，僅僅在一小時之後就險些敗露。事緣駐紮在武昌城外南湖的砲兵第八標（團）第三營一部分同志為休假回鄉的同袍餞行，猜拳行令，興致過高，喧鬧過分，受到排長的警告，惹起羣情激憤，集合了同志們把大砲拖出去，發射了三砲空彈。

這時，有人提議乘混亂之下立即奮起；但是，作戰會議剛剛結束，武器等類也還沒有準備齊全，結果，依慎重分子的主張，大家都恢復了平靜的狀態。而湖廣（湖北湖南兩省）總督瑞澂也沒有察覺到這個施放空砲事件的背後，還隱伏着大規模的計劃，只當作是酗酒滋事，開除了少數人的軍籍，便了結了問題。

當這個事件之後，革命起義的流言，也不知道從何而起盛傳開來；「中秋起義」——連在漢口的報紙上都出現了。

決定斷然發難

察覺到起義行動即將到來的湖廣



武漢三鎮位置圖。

總督瑞澂，於九月三十日（一九一一年）向內閣發出電報：「湖北新軍，開拔入川，鎮壓保路暴動；武漢兵力薄弱，請由保定分撥數營來鄂，加強守備。」

十月三日，瑞澂召集軍事會議，目的在對於傳聞的「中秋起義」，加強警備措施；會議中指示對於交通要道暨督署等重要機關嚴加稽查和戒備，以及出動軍艦巡邏長江，並將滿籍官兵較多的第三十標第三營調駐漢口，保護租界。到了中秋前一天——十月五日，更禁止官兵外出，武漢一帶實施特別戒嚴。

革命軍的準備工作有了遲誤，被舉爲臨時總司令擔負指揮責任的蔣翊武，隨其隸屬部隊四十一標開拔往湖南岳陽，不在武漢；赴上海購買手槍的居正，沒有能夠趕回來；由同盟會派來支援的黃興、宋教仁等人，也還沒有到達。

在清廷戒備森嚴、加上重要幹部不在的情況之下，要於六日斷然發難，的確是困難很多；於是，臨時總司令部乃打算變更計劃，將起義日期推廷到十一日左右，並俟九日舉行會議，再作決定。



革命軍總參謀長孫武。

未料，就在九日舉行會議的當天，突然發生了意外事故。

火藥爆炸幹部被捕

上午十時左右，革命軍參謀長孫武，在漢口俄國租界寶善里十四號共進會機關部埋頭製造最後的炸彈，計劃將炸彈由督署隔壁「武漢帽店」扔進瑞澂的寢室，先殺瑞澂祭旗。正當調配火藥之際，碰巧革命軍臨時組織總理劉公之弟劉同來到，不愼落下香烟火，引發巨響而爆炸燃燒，孫武顏面重傷倒地。

由於這一場騷動，俄國租界警察趕來，將劉同以及三十多個幹部一網打盡；而且會員名冊、軍旗、手槍以及準備好了的革命軍「中華銀行鈔票」，各種文告等全部都被查抄而去。

另一方面——漢口對岸武昌，在當天早晨，潛伏於清軍內部的同志代表們集合一起，迎接由岳陽回來的臨時總司令蔣翊武，會商起義事宜。會後，蔣翊武等人正進午餐，鄧玉麟渡江跑來報告了寶善里爆炸事故。

蔣翊武發出舉義命令

全體驚愕失色，一致的意見是「名冊既已沒收，與其坐以待斃，則莫如斷然發難，再也沒有計較成敗的餘地。」



臨時總司令蔣翊武。

臨時總司令蔣翊武發出了兩道命令，時間是在九日下午五點鐘。

命令：

一、本軍於今夜十二時舉義，興復漢族，驅逐滿虜。

二、本軍勿論戰守，均宜循守紀律，不得擾害同胞及外人。

三、凡馬、步、砲、工、輜等軍，聞中和門外砲聲，即由原駐地依左列命令進攻：

甲、工程第八營，以佔領楚望台軍械庫爲目的。

乙、二十九標二營，由保安門向僞督署分前後進攻

……（下畧）

〔注意〕本軍一律以白布纏左膀爲標幟。

臨時總司令蔣翊武

命令：

南湖（中和門外）砲隊於今日夜晚十二時鳴砲爲號，城內外各軍聞砲聲一齊行動。

臨時總司令蔣翊武

這個命令，立卽用鋼板蠟紙書寫，印製數十份，派傳令分發各標、營代表。

命令未傳到總部被破獲

然而，瑞澂由於漢口爆炸事故得知起義計劃之後，立卽將武漢三鎮城門關閉，斷絕城內交通，徹底戒嚴盤查；同時，軍中發出禁足令，取消一切外出、休假活動。以致蔣翊武的命令差不多是根本沒有能夠傳達出去，但臨時總司令部卻還不知道這個情況，只顧等待着午夜來到，各處同時發難。

可是，過了預定的深夜十二點鐘，在武昌方面並未發出一聲砲響。

突然，樓下傳來劇烈的敲門聲，人語和足音嘈雜，同志劉復基立卽拿起炸彈，剛踏着樓梯要下去看看情況，而踢破了大門的軍警已經蜂湧進來，劉復基把炸彈扔出去，但倉皇中被樓梯扶手反彈回來爆炸，他自己當場負傷倒地。



武昌的蛇山及黃鶴樓（左邊的塔樓，其上豎起革命軍旗）

（上接第三頁）

照銀行伸算，在香港當教員，收入比馬來西亞好，但以生活指數計算，則馬來西亞要比香港好得多，同時，教員與校長間，差距沒那麼大，且受到尊重。更重要的一點，不受校長剝削。儘管政治上還有不少貪污事件，可是貪污未滲入學校，因此，在馬來西亞當教師，比在香港痛快。

姬達表示·大感興趣

資助學校「有無貪污存在」問題，廉政專員姬達表示「大感興趣」，我們同樣感到興趣。因爲，「資助學校」的「資」，根本是我們納稅人的「資」，政府把我們納稅的「資」，幫「助」了他們。因此，假如資助學校有貪污情事存在，則是我們納稅人間接被他們貪污，我們應有發言權。

納稅人當然希望最好要他們嘔回出來，最低限度也須防止貪污事情再發生；要防止，必須把「所發現的種種貪污現象」揭發出來。可是，姬達雖然「大感興趣」，迄未採取行動。究竟誰應當主動去揭發呢？是我們納稅人要知道的。姬達說：「學校是下一代成長的處所，倘出現貪污事件，必然會對下一代有極不良的影響，深遠地危害了社會的未來。」這種事從來沒出現過，抑或已出現了呢？爲什麼會出現？出現了又怎樣？還沒有出現的話該怎樣防止？能不能防止？還沒有出現由誰負責防止？出現了誰負責追究？出現了誰尸其咎？這一連串問題，老百姓都希望得到解答。因此，我們會認爲當局應當向納稅人士交代清楚，他們會認爲比之「捉葛柏」更使人感到「興趣」，更「引人入勝」！

希望姬達先生不要「大感興趣」而已，應當拿出事實來給香港市民看。

密切注意·仍然不夠

助理教育司林達鑾曾呼籲市民協助投訴，因爲檢舉困難，致使教育法例，等同虛設，許多足齡兒童，未送入學，但四年以來，並沒有任何家長因此而被控。另有報導說：「三家教育學院的學生代表，再晤林達鑾，商談畢業同學的就業問題。在去年 [illegible] 育司署就有關個別津貼小學的校監、校長，不依照津小教育則例，拒絕聘用合法受訓的教師，運用其個人職權，聘用親信及親戚等事，作出調查。

「經過調查後，教育司署表示：確有部分不負責任的津小校監、校長不依照津小教育則例任用其親信，其後在教育司署要求下，已改聘合格受訓教師。教育司署並表示，對此已予密切注意，避免再有同等事情發生。」讀了這則報導，使人產生一種感覺：假使不是三師同學揭發，誰會把這等事公之社會？在三師同學揭發前，教育司署是否確不知情？既經揭發，教育司署又查明屬實，所得的結果是「密切注意」；這種事難道「密切注意」便可了之？

孰輕孰重·見仁見智

或曰：補助學校與津貼學校俱不在廉政專員公署調查權力範圍之內，因此廉署即使接到投訴，也僅以「備忘錄」方式通知各單位，由他們「本身」「自行處理」。即使有課本校服回佣、文具習作簿開大數、教員回水等舞弊情事，似乎也不屬廉署工作範圍之內。可是，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報載：「……情況若繁複，免勞動警方。廉署有權調查貪污案外罪案。發言人強調，此舉爲省時省力耳。」

廉署既有權撈過界，連警方的任務也越俎代庖，爲什麼獨不能調查津補小學校監、校長之是否有貪污舞弊情事？神聖的教育工作，倘出了毛病，將遺禍於無窮，較之反貪、反黃、反毒更有過之。爲下一代着想，應主動進行調查，不可互相推諉。

目前廉政署傾全力調查警察部門和工務局，甚至不惜派人在警察機關臥底，可見人手並非不足。如果一些津貼、補助學校也有廉政署的人臥底，貪污校長將無法遁形。至於孰輕孰重，這是見仁見智，老萬始終認爲，學校的貪污，影響社會的深遠，遠甚於警察和工務局，反貪部門的放軟手腳，無異鼓勵了他們肆無忌憚，後果嚴重也必！

假。西。天

青冥

西遊記第六十五回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故事：唐僧師徒一行四人，翻山越嶺，忽然看見遠處有一所宏偉的佛寺，名爲「小雷音」。孫大聖火眼金睛，察得這座小雷音寺有點妖氣，便力勸三藏不要進去。但是豬八戒卻認爲寺內「必有個好人居住」，唐三藏不知底蘊，把「潑猢猻」罵了一頓，然後入廟參拜假如來，結果惹來大患，這裏按下不表。有人說：西遊記並非一個神話那麼簡單。這是千眞萬確的。上面所述的故事，可謂非常寫實——它寫出了人間的欺詐，與及忠言逆耳的可哀。靠造謠、行騙等本領起家的中共，不就是一所龐大的「小雷音寺」嗎？君不見，尼克遜、福特等短視政客，都先後撞了進去！

中共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場合，都不會放過撒謊的機會。「大躍進」、「大豐收」、「光明」、「人民豐衣足食」等字眼，終日掛在它的嘴邊。不知底細的人，聽了寧不陶醉？

讀過西遊記的人，對豬八戒不會有什麼好感，因爲他老是把妖精當做好人，要唐僧拒絕悟空的勸告。但是豬八戒雖然可惡，比起那些竄身海外，卻老着臉皮喊別人「回歸」的「學者」，還要優勝得多。八戒替妖精說好話，當然是因爲本身有點貪念，但主要是因爲自己無知；「學者」們替中共吹噓，則完全是見利忘義，財迷心竅。例如趙浩生「教授」曾經來港談「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使命」，自稱「感到非常的興奮」。爲什麼？因爲他受了「學聯」一萬元的巨額聘金——這確是個值得「興奮」的「使命」！這樣高貴的使命，便是豬八戒也不會接受。然而無論中共這所「小雷音寺」的外表多麼美麗，無論海外「學者」和「愛國學生」如何巧妙地執行他們的「共同使命」，明眼人是不會受騙。

我們縱使看不到假西天的妖氣，但至少也看得到在嚴冬裏泅水逃港的難胞。

當孫悟空憤怒的時候，他便掄起正義的金箍棒。當七億大陸同胞感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們也會掄起反叛的鐵拳頭。待這七億對拳頭把「小雷音寺」搥碎後，且看「學者」們逃到那裏去！

唯中國大陸恢復自由民主 亞洲及世界和平始有保障

蔣院長答美記者七問題強調國府必光復大陸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強調：「使我大陸同胞獲得解救，重享自由，為我不變之政策。」

蔣院長是在十一月上旬在台北接受美國柯普萊新聞社華盛頓分社主任尼蘭訪問時發表上述談話。

蔣院長同時在訪問中說：「如期望與中共緩和世局，殊不可能。本人以為唯有整個中國恢復自由與民主之後，亞洲以及世界之和平安定始有保障。」

聖地牙哥聯合報二十八日（星期日）在五欄標題「一個中國仍是台北不變的目標，解救中國大陸」下刊登這項訪問的全文。

聖地牙哥聯合同時刊登該報法塞所繪的一幅六吋乘八點五吋的圖片，畫面為蔣院長和中華民國國旗。

聖地牙哥聯合刊登蔣院長答覆柯普萊新聞社記者尼蘭問題七則的原文如下：

第一問題：貴國政府對在上海公報條件下美國與中共間關係看法如何？

答：目前大陸局勢至為混亂，幹部們離心離德，中共政權對大陸各地普遍動亂之局勢已難控制。福特最近往訪，只有使中共之獨裁統治，變本加厲，加深中國人民之痛苦，有違中國人民之意願，如期望與中共和緩世局，殊不可能，本人以為唯有整個中國恢復自由與民主之後，亞洲以及世界之和平安定始有保障。

第二問題：貴國政府目前是否與中共就未來可能合作之事項進行接觸，諸如直接之貿易、外海油礦勘探、或試探性之政治談判？

答：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任何方面之合作，均絕無可能。中共政權以暴力統治中國大陸，從未為大陸同胞所接受。使我大陸同胞獲得解救，重享自由，為我不變之政策，不成不止，本人再次重申我與中共政權絕無接觸之可能。

第三問題：A、自總統蔣公逝世後，中華民國經已順利完成其政黨及行政之交替，反觀當毛澤東及周恩來死後，請你預言中共政權對繼承演變梗概將是何種形式？B、毛、周二人死後，某人某派某成員（黨方、軍方或政客）勢將興起而成為中共政權最具權勢人物？

答：我必須首先聲明，中共政權只是我們國內的一個叛變集團，我們不承認它有任何法律上的地位。其次我也不善於「預言」，我只能根據中共當前的各種情況，對未來的發展趨勢作一估計。

從基本來說，凡是獨裁者死亡後，因為不能使民主程序轉移政權，所以都必然要發生爭奪繼承權的鬥爭，中共當毛澤東生時，尚且不斷的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無法平息；其死後當然會比現在更加激烈。

過去毛澤東曾經兩次安排繼承人，就是劉少奇和林彪，但都因受到毛的懷疑及其內部相互傾軋而被害。最近毛又經過中共「十大」、「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重新作了安排，根據中共「十大」制定新黨章規定，掌握中共最高權力的是包括毛本人在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毛在時，其它「常委」都是聽命於毛的，毛死後，因為短時間無法重建新的權力中心，依規定：到召開下一屆「中央全會」選出新的「主席」「副主席」和「常委」為止，形式上應該是由現有的「常委」來維持殘局。



但是毛以外現有的八名「常委」，死的死，病的病，老的老，都以無法發生實際作用，只有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三人將成為毛死後中共暫時的領導人物。

但是毛的安排並未被中共當前的三大勢力完全接受，以江青為骨幹的一羣人，也就是「文革」後新當權得勢的新幹部一派希望把老幹部完全排除，全面當權，如鄧小平一類在「文革」時曾受打擊的老幹部，他們必然要從中共政權中清除新幹部集團的勢力，不會甘心接受江青、王洪文等的領導；而在「文革」中曾一時得勢，但在「林彪事件」後又受到抑壓的軍集團，他們更不會服從江青一羣人的命令，必然聯合老幹部藉其掌握的軍

事實力爭奪毛的繼承權，所以毛死後，中共黨內必然要發生爭權與保權的長期鬪爭，這必然要使它的內外政策陷於混亂，一時不可能興起什麼「最具權勢的人物」。

不過，我願意告訴你，將來在大陸上「最具權勢的人物」是大陸人民，六千多萬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和五千多萬工人將是反對中共暴政爭取自由鬪爭的先鋒，六億在饑餓邊緣的農民也將是反對中共暴政措施的龐大力量，如你所知，這些力量現在已經開始行動起來了。毛、周死後，中共黨內發生奪權混戰，將更是他們全面起而發揮人民權力的最好時機。

第四問題：你對蘇聯及中共之間戰爭的可能性如何評估？

答：中共與蘇聯的矛盾與鬪爭，是馬列主義思想破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沒落時代的必然產物，不過它們還是在想要「埋葬資本主義制度」，這也是它們的共同目標，雖然蘇聯對大陸邊疆地區有領土野心並一直想向中共奪權，而中共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歐洲給蘇聯製造困難，以減輕蘇聯對它的壓力，但是它們之間的這種矛盾與鬪爭，只是爭奪以「埋葬資本主義」爲目的的世界革命的領導權的鬪爭，而它們與所謂「資本主義」的矛盾才是基本的「敵我矛盾」，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所以，這些年來，關於中共與蘇聯戰爭的可能性問題，爲了它的國際統戰謀畧，也不斷製造和利用這種緊張空氣，以欺敵誤敵，其實一直被誇大宣傳，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距離，

我認爲，在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的情況下，不管是中共與蘇聯，都不會對對方發動全面戰爭，而讓「資本主義國家」從中取利。當然，它們的宣戰、心理戰，或者小規模的邊界衝突，是還會繼續一段時間的。

不過，它們之間目前這種「不戰不和」空口對駡的鬪爭，對自由世界帶來的卻是害多於利。最近中南半島的悲劇就是其中之一例證。由於過度誇大宣傳中共與蘇聯間的戰爭的可能性，已經模糊了有關自由世界生死間的反共鬪爭的敵我界限，痲痺了對被「埋葬」危機的警惕與防阻，分裂了世界民主陣營的團結，摧毀了過去已畧有成就的防堵作用，特別是削弱了美國對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如果目前的情況不迅求改變，今後還會給自由世界帶來更多更大的災難。

第五個問題：印度支那半島淪陷後，北平與莫斯科在東南亞之衝突日趨尖銳。雖然你一再表明拒絕任何與蘇聯之雙邊安排，中華民國是否仍有可能簽署由俄倡導之集體安全條約？

答：中南半島陷共後，蘇聯更積極推動「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其目的不外在拉攏不結盟的中立國家，及分化自由國家，從外交、經濟及其他方面加強蘇聯在亞洲的影响力，以遂行其赤化亞洲之目的，本人相信自由世界對蘇聯的動機均甚瞭解。

第六問題：貴國政府曾克服了一連串的外交挫折，此一挫折使中華民國保持有外交關係之國家縮減至二十七個，但目前仍繼續與一百二十個國家保有實質上之關係，進一步之外交孤立是否會導致經濟孤立或中華民國本身將有能力與信心克服此種壓力？

答：自我退出聯合國以來，雖有部份國家或對中共存有幻想，或受其經濟利益之引誘而與中共建交，但是許多國家很快就發覺了他們與中共建交已增加了自己國內共黨的叛亂活動，引起了社會的不安與混亂，回過頭來，要與我們加強文化、經濟等實質關係，目前中共政權內訌日烈，貧困落後，顯示共產政制之可悲與必然崩潰，而我則政治安定，經濟繁榮，人民豐衣足食，海外僑胞擁戴政府，顯示了民主自由之可貴，故吾人對復國建國前途益具信心。

第七問題：對某些人所謂人權與某些自由在中華民國被剝削，你的答覆如何？

答：中華民國爲民主法治國家，對於人權及自由之保障，在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設有詳細規定，所有政府機關均尊重憲法規定，貫徹實施。

中共及其同路人誣指我剝削人權自由，乃屬無中生有之惡意攻訐，淆亂國際視聽，與事實完全不符。

萬人日報駐美特派員
李勇與左仔誓不兩立

萬人日報首任駐美特派員李勇，已帶着萬人筆陣的戰鬪精神，飛美赴任。

從此後，萬人筆陣在美國又多了一個橋頭堡壘，在反共的文化戰場上，多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輻射的火力，更威更猛，有效射程更遠了！

在反共立場上，李勇可說是名如其人。堅強而勇敢，是典型的勇士。有幾個回合的戰鬪故事，想必是萬人讀者所樂聞的：

以行動打垮左仔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後，李勇和一名左仔記者舌戰。左仔滿口毛語錄，聲聲稱讚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李勇當堂火起三千丈。立刻嚴詞駁斥，並以台灣人民生活水準實例，駁得左仔口啞啞。

左仔老羞成怒，以駡人口吻說：「你讚台灣咁好，爲乜嘢唔返台灣去嘆世界，來香港做乜嘢？」

「我來香港係打左仔，你話共產世界係天堂，爲乜嘢唔返天堂，賴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得把口做乜嘢？」

「你返台灣，我就返大陸。」

「我李勇明早就返台灣，你唔敢返大陸就係衰仔，就唔係人」，李勇講完，就對在場的新聞同業鄭重聲明：「各位在場都聽見，幫手做個證人，我明日就大搖大擺返台灣。」

當天晚上，李勇對太太說：明早返台灣行一次。他太太也想去台灣玩幾天，便說：說是就是，多少也要帶些「手信」，隨便買點禮品，也要一天時間，可不可以後天走？」

李勇毫不考慮的表示：妳後天自己走，我明天一定要趕第一班華航機先走。

李太以爲有什麼急事，再三追問

，才知道係同左仔鬪。她也深知李勇講到就做到。也只好同意丈夫先走，自己遲行一天。

第二天早上，李勇叫部「的士」趕到機場，劃好華航第一班機位，執起電話撥到左仔住所去，電話接通就開聲講：「我李勇現在啓德機場餐廳，還有四個字入站上機，坐華航班機十八號座位返台灣，你今日唔敢過深圳，你就唔係人，係畜牲！」

李勇就這樣回去台灣玩了一個星期，然後陪同太太雙雙春風滿面的返回香港來，同行同業，莫不同聲稱讚李勇威水十足！

那位左仔呢？當然唔係人了！平日聽講深圳心就震，點敢入虎口？

從那時起，得把口的那名左仔，老遠見到李勇，就頭低低的閃避到一個角落去了。

左仔不可敎

李勇在樹仁教授「新聞採訪學」，班上有三名左仔學生，初時未被發現，後來在有意無意間，露出幾句統戰口吻。對別的同學經常透露一些媚共的言論。由於言行可疑，引起李勇注意加以了解，證實是「左仔」職業學生。

李勇在一個週六下午。約了三名左仔到教授辦公室，李勇毫不客氣的先針對毛語錄批判一番，然後問他們有無悔意。

左仔學生支吾以對。李勇立刻提出嚴重警告說：兩條路任選一條：一是馬上寫自動申請退學書，下個星期一不必回學校了。

二是由學校勒令退學，下個星期一到學校公告欄看公佈。此外冇第三條路可行。

三名左仔學生知道李勇硬漢作風，爲免在公佈上出醜，哀求李教授留點面子，自動退學。

志同道合一見如故

萬人日報創辦之前，李勇曾在星島日報工作。主編週刊。每有爲共黨宣傳的稿件過手，立刻雙手一撕，放在地上用腳踏上兩腳，再丟入字紙簍去。

由於有志一同，老萬和李勇成爲同一陣線「死黨」，兩個人爲了批判中共謬說，常常忘記截稿的時間，越批越過癮，每天見面，不批判幾句毛語錄，比烟仔吊癮還難過。

老萬計劃創辦萬人日報時，就要李勇挑起老總的重擔。李勇笑咪咪回答說：「大佬，你唔請我，爭我都要爭返個地盤來寫啦。唔講做老總，掃地倒水都一於唔計！」

物色拍檔時，李勇打個電話馮淬帆，馮淬帆放下電話就由九龍飛車過海，到報社來返工了！

馮淬帆第一次走入報社寫字樓，見到四週掛滿青天白日國旗，摸摸帽子的國徽。李勇也掏出鐫有國徽的鎖匙串鍊對照一吓，兩個人都笑了。

李勇將鐫有國徽的鎖匙串鍊帶在身上，他說：每天開門關門，就會興起用筆尖揭開鐵幕的豪情！

血海深仇勢不兩立

有一次友人請客，開席時擺上一瓶「土炮」大陸酒，李勇立刻怒火中燒，舉手將「土炮」酒往地下一擲，說聲「失陪」就拂袖離去！

家是台灣產品公司

李勇的家，稱得上是一間台灣產品公司，吃的用的，一定是台灣產品，就連衛生紙、醬油、蓬萊米，肯定有台灣商標。食品罐頭，更是應有盡有。親友到訪，一定是以台灣牛肉乾，澎湖花生米，金門高粱酒招待，邊吃邊談，只要讚一聲「好嘢」，他可以全盤托出，客人食完兼帶走，他最高興！

精選義勇軍

萬人日報創辦初期，李勇從珠海書院新聞系選了二十多名衝勁十足的高材生，都是他的學生，師生同陣，除了「用人唯才」外，主要條件是充沛反共的豪情！才能加入「義勇軍」的行列，遇到衝鋒陷陣的場面，李老總必定身先士卒。例如深入左派學聯會在大會舉行的「中國週」，爲了睇眞政治娼妓趙浩生的嘴臉，李勇就是單刀赴會，而且還在西裝的襟袋上，綴上二枚青天白日的國旗徽章，無畏無懼。他採訪回到報社後，告訴大家說：所有「左仔」見到我襟前的青天白日國徽，全體注目，搶盡了鏡頭！逗得他的學生哄堂大笑！

臨別贈言兩個字

李老總赴美前夕，有位十七歲讀者專誠到報社來見李老總。請他在紀念冊上題幾句話留念。李老總執起原子筆就寫下：「不要問爲什麼，只要記住『反共』兩個字。」這就是李勇的精神，李勇就是帶着這種精神到美國去，替萬人日報建立一個堅強的橋頭堡壘，在反共的文化戰場上，發揮更威更猛的火力！

（寒梅）

讀者愛看萬人意見
盼望擁躉多多投稿

萬社長、編輯先生：

萬人雜誌週刊，已出版到總字第四二七期，自民國五十六年創刊到現在，已是九個年頭了，流光如梭，至爲驚人，而我們這本爲萬眾所愛戴、所擁護的萬人雜誌週刊，可說是凡有中國人居住的地方都無遠勿屆，以反共旗幟及立場的鮮明與堅定，對中共及尾巴左仔，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對自由世界是有如黑暗的燈塔，領航的南針，其啓發與影响力之大，是無與倫比的。

憶自本刊初時，以經濟力那麼薄弱，全憑先生等少數人激於義憤，目睹當時香港左仔的暴亂，而一夫當關，狂瀾力挽，蓽路爛褸，以創光明，居然一本雜誌，開好花，結好果，文筆犀利刺激，都是口碑載道，甚至「萬人意見」欄，亦多擁躉讀者，珠玉紛投，醒胃之至。

但很可惜，貴刊自數年前主任編輯張贛萍先生倏忽逝世，再加上台柱作家馬森亮先生又移民美國，於是擲地有聲的文章，便比較少了一點，現萬人日報，已於去年「七七」創刊，雖現時每日只出紙一張，而人力有限，便覺得把萬人雜誌週刊的內容，扯淡了不少，就說雜膾文章如「萬人意見」欄，亦投函者少得多了，這樣對萬人週刊的銷行，會否受到影响呢？

很盼本刊——萬人雜誌週刊，能積極多拉名家執筆，如岳騫先生那麼富理性而又精警且新鮮合多人口味的文章，就實在不可多得。再「萬人意見」欄，亦盼望讀者及萬人協會的會員，多多投稿，以充實其內容，反共文章，最怕八股，雜景紛投，實至爲有味。

讀者：胡念珠敬上

八六高齡美讀者
閒話金錢之罪惡

金錢之本質，是流通互用，予人方便，爲世人所需所悅之物也，諺云財是人膽，床頭盡，壯士無顏，錢之一物，確然使人有之萬事足，譬之寒家徒四壁，飯甑生塵，無以甘旨奉親，無以蓄妻子，一朝幸運，青蚨入手，便可克盡仰事俯蓄之責矣。

立志創業有爲之士，藉錢之力，便大展雄才，經營得法，自可富比陶朱，養兒女而知善教，望子女成材，而乏錢栽培之父母，得之便可供兒女就學，學到專長藝術，貢獻國家，服務社會，造福人群，揚名顯親，錢之功能，確足令欽之而思慕也，但錢亦受人們批評說，錢能愛人，能惡人，故錢之功過，須視得錢之一群，是否統屬好人而評定，好人有錢，用於合乎義理用途，是可使金錢享萬能令譽，若落在壞人手，調以惡之，增長驕傲刻薄、狂嫖濫賭、販毒吸毒、作奸犯科，使金錢蒙上萬惡污名矣。

茲舉兩件壞人有錢作出罪不可可赦的惡行一談。

㈠富翁某（姑隱其姓名）多財善賈，擁大資產，時已過中年，心眼中，黃臉婆，不足視，遂廣置金釵十三，（一妾逃去補納一個）虐待髮妻，奴婢也不如，據伊母，要滿一百棍始止，伊母刺激過度，遂成瘋癲，鎖禁一房，飱膳由房門小孔送入，不見天日，如此幽禁二十餘年，至伊父死了，伊女偕同基督教女傳道，放老母出禁，但腦筋錯，已不能認識任何人，蓬首垢面，身中泥垢積到不能清洗，該女傳道，用毛刷爲她擦磨，可憐哉，此富家主婦，過地獄式日子終其生，世上好色薄倖男人，寵妾欺妻者甚多，此富翁可謂薄倖之尤，之後他群妾星散，有第四第九兩妾入了基督教、熱心教，曾說悔爲人妾「犯疑作了幫兇，她道出此心聲，殆非掩袖工讒，狐媚惑主者也明矣，主婦之女及外孫及妾子皆外子的學生，亦同一教會，故知甚詳。

㈡黃君某，乃余的小學生家長也，黃君家本寒微，賴岳父母資助，初營小規模布業，獲利倍蓰，創成大業設蘇杭疋頭公司，飛黃騰達，見異思遷，遂拋棄妻兒如敝屣，營金屋以藏妾，他折磨妻子之殘酷，令人憤慨，黃夫人是莊重民家女，絕在中姿，人甚樸實，自然不似妾妓之冶媚，乃爲伊妾讒害的起因乎，黃夫人對余哽咽說，她曾捱過冷飯泡茶，掃葉添薪之生活，母雞下蛋供奉丈夫，點估到有福不同享，早知如此，寧願丈夫賣大頭菜，唔望丈夫發大財」，黃夫人說此俚俗的鄉下諺語，足見她沉痛至極，竊思家境貧寒每一個婦人均渴望丈夫發達，但發達了，自己就成了紈扇見援，焉能不道出斯言，試想男人失戀尚不至影响生活，猶且尋死自殺，婦人遭遺棄，不是木頭痲木不仁者能不痛心，其丈夫若能明此中情況，便不作遺棄妻兒之惡行了，若黃夫人太不老實，當初便不應娶她，至到兒女成群而遺棄，黃君太缺德矣，他如讀「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永不忘」句，能不愧死，黃夫人因生活無着，典盡當絕，乃遷返鄉間，命小兒捉蟛蜞以助飱，余聞之，痛惜此聰明小學生落入慘，更憐黃夫人之遭際，憐之無策以助之，不禁多次洒下同情淚，母親笑我愚傻說，世間見色迷心喪良男人，不知凡幾，問我替人哭得幾多，余曰，天性使之也，母親說如係我本人遇此環境又如何？余曰祇有一死，說死也非容易，若孑然一身，處悽慘境況，隨時可死以求解脫，如黃夫人之處境求死也不能，她有三個兒女，母愛是偉大天性，焉忍丟下失了父愛的哀哀兒女取自己解脫，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別，如余在兩次國難中，即使遇如黃夫人命運，也不可能拋下憑我贍養之二十餘名不顧求一死，黃夫人已面臨絕境，絕處逢生，伊胞弟盡手足情，給予生活費，得免飢寒，詎料喪良的黃某竟譭謗他她姊弟通姦，所以接濟姊甥，滅絕天良的黃某，狗彘不食其肉也，此爲六十年前目睹的家庭慘劇也。之後伊弟返了外國，黃夫人歸信基督，會眾助之

[illegible]長成，黃夫死了，[illegible]黃夫人苦盡甘來，晚景頗見風光，余與她最後一敘，來了美國，迄今四十餘年，她如健在，亦近百齡矣。

他倆作出不仁不義不慈，滅絕倫常罪行，是有錢不知善用，用之作孽，令人齒冷，壞人不可有錢之明證。

余某太太說，今之世，知恩念恩者百中無一，忘恩背義，見利忘義者則多多。余曰未盡然，不可武斷，百中或有知恩者愛護妻兒者指不勝屈不祇過半，特爾我未與相識耳，質諸高明是耶否耶？人們在社會上交遊，人人必交有朋友，朋友中不少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有無相通，肝膽相照的知友，不為金錢所左右，這樣友誼，足可比美管鮑。然亦有在財富相等稱兄道弟，聲相酒肉徵逐，豪情揚溢的摯友，署事幻變，一方業務失敗破產，富有之一方拒避相見，惟恐不及，偶爾相逢，便先說近況不良，用以閉杜對方開口借貸之門，被金錢支配[illegible]友誼，未[illegible]之實，人情冷暖，又是金錢使人們犯到批評的過失，金錢魔力乎？非也，人情薄耳。所云金錢惡人之說，似是而非，金錢確能愛人，為人們解決一切困難，助人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人皆頌之在惡人方面，好吃懶做，為共、附共，敗名失節，千夫所指，其實不是金錢惡之，係他們自惡也，貪飲盜泉所至也，譬如同胞兄弟因遺產分配不均，寧斬手足情同室操戈，爭多論少，甚至纏訟不休，如果能想到尸骨未寒的父或母黃泉鬼哭，便不會重金錢輕骨肉矣。

譬之商人急於求利，不擇手段，囤積居奇，提高物價，使升斗人家，艱難家計，加上艱難，輿論嘲奸商，民眾則低罵為富不仁，他們若不忮不求，不作未窮先行濫矣取的作為，又何至受評受罵，何曾是金錢惡他，乃嗜利者自惡也。金錢係人格試金石，金錢的毀譽，端賴搵錢者及用錢者合理與否所賜予也。

旅美讀者張愚

中國儒家道德政治可防共產勢力入侵

萬人傑先生台鑒：您好！

請您援應救世救人的任務吧！

近日緬共突擊黃金三角地區，使泰北各國難民害怕，目前有驚無險，因緬共被政府軍擊退一程，所以隱者發表建議書，欲請您運用影響力，促導泰國採用中國道治戡亂濟世策略，啓迪黃金半島各國安全，五項建議如下：泰國很安全：盲從革命潮流的緬共不會直接侵犯泰國，祇要泰人不盲目輸人革命邪道，泰國就安全，因佛教王國過去能獨立於英法殖民地之間，今後還能峙立於革命暴潮之中。因為泰人愛戴泰皇，並保持古德古風的佛教國風度，各國難民來泰有賓至如歸之感，好些難民還獲得救濟和安置；自明年起，貧窮泰人將獲得政府援助醫藥和學費，收入低微的市民乘公共汽車免費！富人將收財產稅，這些新措施恰好與新道德經的大道仁政方略相同，是[illegible]以補不足者也，所以隱者願將道治政綱介紹給泰國政府運用，以便造福人類，阻止革命暴潮的汛濫。

天道利萬物，道治利萬民：泰國若採用大道仁政方略，就應讓石油公司提高油價，存油的利潤應向政府納所得稅了事，政府不可經營商業與民爭利，倘若徵收富人財產稅，納稅人若遭天災人禍或因戰爭禍害有損失，政府應像保險公司那樣的賠償損失，富人才甘願納稅，例如：革命爭利和吸毒取樂都是自殺行為，自殺也有他的樂趣呀！政府應協助各階層人民，滿足他們的願望，組織他們的自治生活方式，選出他們的代表參加國會，以達到道治利萬民的目標，這也是亂世治安法的一環。倘若當年西貢政權採用道治政策，今天南越不會赤化了。此信篇幅有限，不便詳述，隱者於本年三、四、五月之間，有四萬言，三萬言及近萬言的新道德經草稿，已分別郵寄至曼谷、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等地，如星暹日報、春秋雜誌、今日世界、萬人週刊、人民日報及台灣大使等等，前後寄出大約六十份之多，有意研究者，敬請前往上述地址索取新道德經草稿，並歡迎修改詞句或譯成英文大量出版。

實施大道仁政可使工商業發達，使泰國的稅收倍增，而教育費、國防費及行政費又可逐漸減少，因此泰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逐漸提高的。

時局有利泰國實行道治：泰國的佛教是「神治」，教人為善；現行的民主政體是「混治」，導民為亂，但是兩者均有中國治政教異同之處，中國的三皇五帝是道治政體，百姓安樂，夏商周三代是德治政體，有德的國王尊為天子，作列國首領；秦始皇是法治政體，以武力統一中國大陸；漢文景二帝復興道治，減免百姓征稅，土地成為人民的財產；自漢武帝至滿清二千年間歷代聖王是一貫採用儒家的德治兼道治、法治、術治和神治的政體，所以百姓安樂。泰國若採用中國的道治政教，必定使泰國安定。

趁世界革命運動退潮之際，規勸泰共中止革命運動：革命和戰爭就是破壞與摧殘的代名詞，所以任何國家一旦革命成功後，不論是高樓大廈，股票古玩，地園地皮等等，都變成一文不值；工人工資倍減，農民變成牛馬般的痛苦生活，政府官員勞苦到死，喪失人倫之樂，身價和待遇反不值資本主義國家的打雜小工，上不能反哺父母之恩，下不能舐犢子女之情，徒然建立軍國主義的共慘社會，作禍人禍己的愚事何為?!若運用是非辯證法，就可證實革命戰爭無價值，誰也不肯參加共黨，祇要政府耐心教導泰共份子，泰國就無解放區了，並願見黃金半島各國政府採用亂世治安法。

挽留美軍，以免人心動搖：泰國東北西三面隣國人民都遭到社會主義的禍害，他們不約而同的棄家逃來泰國，所以泰人也害怕泰國解放或政變而成社會主義，去年四五月間，泰國曾發生一次拍賣家產的外逃潮，現在還大有外逃的思潮，這是恐共的思潮的作怪，政府何不挽留美軍而安置於泰南，以鎮人心，又有益於泰國經濟發展，促使泰國繁榮，眞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以美國的人力和財力而為泰國作義務工作，又何樂而不為呢?!

旅泰道家隱士白石公謹啓

既不開源也不節流 動輒加稅市民苦矣

編輯先生：

最近這一、二年，港府不斷叫窮！卻不像一個人那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是有銀紙。港府即使想變，萬變不離其宗，既不開源，也不節流。不斷加稅，加重市民負擔，也不設法節流，削除一些不必要開支，奇怪的，一籌莫展，納稅人供養一批飯桶，不圖替市民設想一下。

今年上任的社會司李福逑先生，答覆秀茂坪青年關於不設失業救濟金語，並不新奇，因為：過去從無此例，基本上失業從港府照濶。

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想盡方法來遏止通貨膨脹。港府負債鑄製大額輔幣，誰不認為「人為製造通貨膨脹」。動輒加租加稅，鼓勵漲價。無他，港府看到銀行的儲蓄存欵太多，藉加租來減少些銀行利息負擔。於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情況，善良或是投機商人，將資金甚至工廠移去外國；弱者為了生存，淪為竊賊；強者無業可就，恃強刼掠。香港社會變得這樣混亂。社會不安，人心浮動，兇案層見迭出，長此下去，如何得了？眞的不敢想象！

有等港府部門大做其「二世祖」。房屋司署目前在乙類屋邨樓梯口牆邊大舖紙石，博雲下眼一煞美觀，不知浪費多少納稅人金錢，並無實質用途，大家有目共見。幾曾想到節省一些不必要的開支，減輕一些住客負擔。

加差餉是普遍和一定程度的。但是，房屋司署在加租時，名為百分之十，實質上，連差餉也一起加了！廉政公署對房屋署也該留意一下他們的加租幅度，其中有無舞弊，使人懷疑。

市上刼掠事件激增，銀行鼓勵市民使用支票，表面上看來，這是一件好事，實際上，銀行與香港政府大獲其利。一方面，支票戶口可以避免銀行支付儲蓄存欵利息；同時，港府不論大小面額支票，一律徵收印花稅，這一筆出自市民自動、自發、自願支出的印花稅，那是無端端的稅收，照理應該將印花稅降低，甚至於豁免，以自咎於維護治安不力，殊不知港府看到這筆稅收不可避免，非但不減，反而加上百分之五十，由每張二角增至三角，這筆支票印花稅的數字，看來，治安越亂，市上支票越多，港府由銀行撥付的印花稅每年多少，誰去理會；對銀行來說，增加甚多麻煩。不過，奇怪得很，支票並不到處通行無阻，若干百貨公司，根本不收支票，要求顧客以現金購買。

當然，數目小，無所謂，貨欵過多，只有寫下地址，請售貨員將貨送上門來收欵。

諸如此類的費時失事的事不在話下。我記得在過去若干年前，公司送貨到宅，貨已清收，貨欵無人支付，送貨員不夠精明，推門進去已經無人。今日的社會如此混亂，港府只知加稅、加差餉，對市民的安全，似乎全無責任，難道眞如一般人所說：香港已陷入無政府狀態？

一市民上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贈萬人傑兄　林仁超

靈犀卅載印丹心，迸發豪情酒濺衿。
最賞一枝濃淡筆，千軍橫掃趣閒尋。

其二

筆底風雲起戰塵，漁陽黎禍倍相親。
紛紛當日江東輩，焉似轅門將萬人！

旅次會客　雪梨　蘇伯楷

天涯作客與君同，惆悵時因午夜風；
星朗照來愁萬點，潮狂湧起恨千重。
他鄉白髮催人老，故國青山入夢中；
促膝今宵憐燭短，明朝馬首各西東。

山齋賞雨　前人

讀罷黃庭任我評，郊原遠近雜枯榮；
濕衣有蹟催詩意，潤物無聲滯畫情。
一雨遮山千樹斷，數風拂柳兩鶯鳴；
高林漸霽浮青翠，天際長虹眼內呈。

孤憤　楚雁

餘生虎口餘孤憤，去國辭親獨愴然；
更有拋雛離恨淚，尤多思婦別愁牽。
消磨壯志居夷地，虛度韶光負少年，
無限江山無限刼，未成德業感迍邅！

風雨感懷　林復生

天氣嚴寒五度下，風吹冷雨又霏霏，
爐邊曼舞笙歌夜，多少柴門待旭晞？

紅梅回文　封淑英

輕紅濺點雪膚侵。影照清池水淺深。
驚艷暗香餘入夢。瓊瑤踏去好芳尋。回讀

憶舊游八月二十三日　劉祖霞

早心驚落瓣，耳倦啼鵑，又值新秋。晴晝猶難耐，況椰風送雨，鎮日無休。海鷹不識人意，雲際響犫喉。縱眼銳身高，山遙水遠，得見神州。　山河儘依舊，但嬌花好月，只惹閒愁。江北笳聲緊，嘆茫茫大地，沒處忘憂。野拋白骨多少，隨夢返家樓。應雨夕風窗，燈前苦訴頻淚流。

聲聲慢孤燕　封淑英

亭亭閣閣，水水山山，清清冷冷落落，一帶斜陽，窺破幾重簾幕，堂前故主安在？到秋來又傷飄泊；況愛侶，事長征，一去即如黃鶴。　綺夢同巢應覺，堤畔柳，深知壯飛難縛，欲斷愁絲，一把剪兒輕掠，千雲上凌空碧，月籠紗隱隱約約，照大地，漸迷茫歸宿未着！

蒲節披荆雅集應景雲四兄索句　衞燕山

樓居北角挹風光。梁孟恩情海燕雙。
半島林泉留屐跡。一簾花木和書香。
興來雅奏絃如玉。得意高吟句近唐。
此日披荆蒲酒會。與君同醉紫霞觴。

甲寅暮春中浣，於太平山北麓，瀕海之湄，借一角酒樓，爲談詩茗叙，一時興發，聯成四韻。

鶯花春色入樓遲(燕山)裙屐相將共賞之(帡宇)
廿載交情非泛泛(文格)半朝閒趣自怡怡(鐵鴻)
金罇勸酒明燈下(宏張)玉軫調絃夜月時(紫園)
難得吾儕爲此會(芸閣)牡丹芽綠浣新詩(季子)

六章詞兄囑題山居圖　衞燕山

適意林泉館半峰。且爲處士亦元龍。
香籬庭戶居何逸。曉月谿山夢幾重。
學圃對花如舊雨。工書揮筆有春風。
幽懷自得陶然樂。當是詩懷入畫中。

九龍秋夜　前人

桂花露濕菊花開。夏已消餘冬未來。
玉宇風高文錦渡。漁梁水落宋王臺。
有情難覓悲秋感。無籟空違作賦才。
且莫牀前望明月。那堪鄉思幾多回。

蕉牕聽雨調寄阮郎歸　衞燕山

瀟瀟寒雨漲秋池。淋鈴繫我思。披離綠腊隔牕兒。客中回夢時。　情莫莫，夜遲遲。韶華金縷衣。如今都付落花詩。問君知不知。

秋江漁火調寄御街行　前人

沈沈暮靄茫茫水。海一角，舟千艤。鯉魚門外集繁星。交織滄波來去。羣山浮影，白沙南澳，都在秋風裏。　瀟瀟夜雨歌聲碎。娓娓調，情何寄。低徊猶似故鄉音，又惹蓴鱸滋味。還行我素，青衫紅友，消受漁光趣。

觀泳調寄浪淘沙　前人

涼碧水雲鄉。沂浴相將。羣喧清漲抱浮囊。浪裏白條誰省識，蝶泳當行。　我亦慣疎狂。徙倚風光。岸觀還比逐波強。消受弄潮兒點綴，芳草斜陽。

旅感調寄風蝶令　前人

海角黃昏月，樓闌白袷風。故鄉雲樹渺冥中。劍外思家情緒壓千重。　草色年年綠，鶯啼處處紅。半牕殘雨五更鐘。夢裏青春作伴到河東。

芸閣詞長見示夏夜詞步韻奉和二闋　衞燕山

調寄一斛珠

紅教綠挂。荔香催我來林下。橫斜枝影清輝瀉。把酒相歡，都是知交也。　披襟放浪耽涼洒。夜深時覺荷風乍。青罇未罄詩休罷。若問平生，私淑詞壇霸。

其二

銀河倒挂。納涼箕踞瓜棚下。流螢點點珠光瀉。隱約琴音，誰寄相思也。　知君才氣何瀟洒。罇前擊節歌成乍。天涯芳草情難罷。放眼須彌，蠻觸方爭霸。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九 新132 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九(新132)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九(新132)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一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駁「明報」披蔴帶孝的「社評」

反共愛國的中國人，包括大陸同胞在內，對於老狐狸周恩來之死無不歡欣鼓舞。因爲這個赤色政治大騙子，一貫利用狡黠的手段花言巧語欺騙陷於大陸的中國同胞，使他們遭受長期的奴役和壓搾，以周在中共的地位，在糧票、布票、油票等方面多爲老百姓考慮一點，相信總是可以的，但他卻決不這樣做；此外，他更不斷施用統戰伎倆，妄圖從國際上扼殺中華民族復興基地——中華民國所在的台灣省。就因爲他的騙術高明，所以，他在中共寡頭統治集團中成了一個較有作用的穩定力量。中共政權穩定一天，就是在大陸上受奴役的同胞痛苦的延續，就是中國文化受殘酷的加深。基於此點，相信站在中國數億同胞和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的中國人，無不對周之死鼓掌稱快！可是有些人對這樣一個壞蛋之死，卻表示惋惜，甚至如喪考妣。如元月九日本港「明報」就披蔴帶孝以「周恩來逝世」爲題寫了一篇歌周之「功」頌周之「德」的「社評」。它說：周死「是中共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的重大損失」。說是中共的損失不必管它，若說「是中國的重大損失」，那麼這個「中國」只是代表在大陸上少數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幹部，和一小撮散在海外的中共走卒以及一批灰色投機分子。

「明報」的「社評」執筆人，可能過去曾得到周恩來的小恩小惠，所以，在周死後深表哀悼之忱。或者是曾受周恩來在香港的重要嘍囉的提携，才有今日，故在周死後才表示出一種感恩但卻無從圖報之心。但這只是個人的事，不應該在一張報紙上寫「社評」來顚倒是非。雖然這個報紙是個人的，但廣大讀者不一定瞭解周的罪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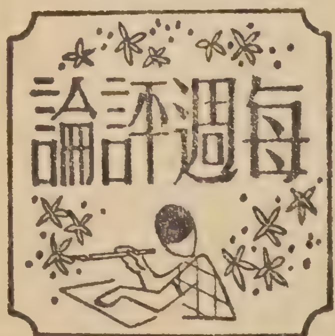
該「明報」在「社評」中復稱：「當周氏患病嚴重之時，據說毛澤東曾說：『這棵大樹不能倒，一定要把總理治好』。但人命有盡，周恩來畢生辛勞，終於無法挽救」。「明報」主筆過去一貫反毛而捧周，此次在「社評」中引用毛的兩句「據說」的話，大概是爲了抬高周的身價。其實，毛澤東於一九七四年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是以「孔老二」影射周恩來。毛如果有此「好心」，他不會把他的「親密戰友」一個接一個地幹掉。至於說「周恩來畢生辛勞」，試問，他爲中國人何嘗做過一件好事？可以說，他比「漢奸」還下流。汪精衛、周佛海以至僞「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並不是一切都俯首貼耳聽命於日本人，他們於下水後，不少與百姓生死攸關問題，他們還是敢於力爭的。而周恩來不僅完全聽命於毛，充當大屠夫毛澤東的幫兇，且在文革期間居然大喊「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其作風有如操迎送生涯的婊子，眞是投機取巧，無恥之尤！他死了是死有餘辜，爲他之死大表惋惜，這是什麼立場？哭泣吧，灰色分子，但不要舞文弄墨矇騙讀者。

周死損失最大的是鄧小平。有周在他就不會坐上危險的二把交椅，當然，鄧坐上這個位子的機會並不大，但所謂「穩健派」的頭頭卻落在了他的頭上。這也同樣有危險，因爲不管坐二把交椅或當上「穩健派」的頭頭都成爲宮廷派上台的絆腳石，毛江集團必欲搬掉而後快，且現在毛江集團正在發動強勁的攻勢。

「明報」在「社評」中還說：「鄧小平擔任代總理之職，爲期已久，一切都已上了軌道」。這裏所說的「上了軌道」，是說鄧小平已經大權在握了呢？還是說周鄧「右傾路線」取得了勝利？抑是說毛的「革命路線」居於主導地位？如果鄧已掌權，他在中共「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所作的「重要報告」，爲什麼到今天還未公開發表？若是周鄧「路線」已經穩站上風的話，那麼那裏又會有北平「中央兩報一刊」那篇過左的元旦社論發表？

「明報」那篇「社評」最後馨香禱告地說：「周氏雖死，爲了中國的前途，但願他的主張與路線仍能在鄧小平等人的手中繼續推行」。

先要問周的「主張與路線」是否對中國人特別是對大陸工農大眾有利，顯然周的「懷柔」與毛的強橫同樣有害，因爲僞君子比眞小人更具欺騙性，更爲惡毒，更值得撻伐。有一點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周「死得及時」，算是「晚節」保住了，如果再拖一個時期，說不定他和鄧一起成爲繼劉、林之後的第三個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至於鄧小平的出處，目前雖還不能作出接近事實的估計，然可以這樣說：他已開始步入艱苦的途程，即或不倒下去，也難有所作爲。



新聞以外



香港政治經濟地位特殊
不會因周恩來去世受影響

中共第二號人物周恩來一月八日死於癌症。他是溫和派表表者，他的死，使香港躭心中共政策會不會趨於激進？在可預見的日子裏，這可能性似乎不大。任何一個人握權，都不能忽視香港經濟利益和特殊政治地位。因此，香港人可以安心過一個時期，成問題的倒是本身的治安等等，必須大刀濶斧，予以改善。

萬人傑

周死對香港影響不大

周恩來死了，他的死，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後果如何？老萬不是中共問題專家，見識不廣，不擬論列。反正我們的「每週評論」已有詳盡分析，大家看後，亦必瞭然。

香港四百多萬市民更關心的是周恩來之死，對香港現狀會否引起改變。關於這一點，香港各報、電視台和電台訪問過許多教授、專家、工商界領袖、社會名流；更有訪問小市民的，他們差不多眾口一詞，周之死對香港「沒有影響」。當然，這對香港人有點安慰作用，而事實上，目前所能產生的影響不會大。

香港股票市場最敏感，當股市盛極一時之際，每逢傳說毛周有事，股市便會狂瀉。可是今回周恩來「證實」死亡之翌日，股市略瀉而已。其實，在上一天狂漲，即使有周恩來病逝的消息，也會出現獲利回吐的情形，因此可以說，周恩來死訊，對香港股市起不了任何影響。這實在是個怪現象——謠傳股市波動，眞有了事實，反而安定，何故？大家都看出，在可見的將來，中共無意改變香港的現狀，也即是說，香港暫時還可以苟安，不致受到大陸政治風暴影響，其意義是：周恩來死了，大陸政局暫時不會引起變化。

在香港淨撈十一億美元

如所週知，香港的維持現狀，主要因爲香港對中共有極大的經濟價值。中共在香港所賺取的外滙，佔中共全部收入四分之一以上，如果改變了現狀，不消說，中共馬上便產生經濟危機。

二十多年來香港之所以屹立不動，在六七年暴動中所以沒倒下來，可以說，安定是香港人用錢買來的。

一九七四年中共對香港的輸出，總值美金十一億九千八百萬元，而香港對中國大陸的輸出，包括轉口在內也不過五千九百萬元而已，這一年中共從香港淨賺了十一億三千九百萬美元的外滙。

有人說，中共和西方國家直接貿易後，不必再經香港轉口，以前銷香港的貨品，也可以運到別的地方銷售，同樣的可以賺到外滙，所以，如果說中共為了經濟利益而不取香港，這說法缺乏事實根據。

但，中共在香港推銷的貨品，大部分沒法運銷到較遙遠地方的，如新鮮的水菓、蔬菜等；有些更根本無法運銷其他市場，如活的牲口。在十一億多的貨品中，活的牲口和新鮮菓菜各佔了二億美元，佔最大宗，其次是紡織品和人造纖維，值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把淡水魚賣給香港，更不可能找到別的主顧。

政治上的價值

周恩來死了，不管誰當選這個總理，也不會忽視這一筆巨大進帳。將來由鄧小平接班也好，由張春橋接班也好，維持香港的現狀沒有問題，最怕是權力鬭爭沖昏了頭腦，激進分子不考慮這利害關係，可能引起怎樣的事情，就很難說了。

有人認爲，六七年的香港暴亂，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輸出。如果將來因權力鬭爭而波及香港，也不是奇怪的事。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死後，權力鬭爭將會達到最高峯，那時香港是否還能平靜，就很難說了。

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的安定繫於台灣的存在與大陸的平靜。如果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仍屹立不動，香港不但有經濟上的價值，還有政治上的價值。香港是滲透台灣的跳板，政治上的作用很大，尤其在中共揚言放棄「武力解放台灣」，而使用「和平手段」，香港可利用的地方更多了。

基於這種種問題，香港的政論家、中共問題專家、經濟學家，以至一般小市民，幾乎都認定香港「有事」！在今後一段相當悠長的時間，香港現狀不會改變。看來他們的論據不外上述幾點。香港的安定，是人人所渴求的，這一點相信可以得到的。

「肅貪」與「滅罪」

香港既然還可以暫且安居，我們再談談本身的

問題罷。

在香港，最熱門的問題是「肅清貪汚」與「撲滅罪行」。要安居，必須把治安搞好。兩者比較，在目前情勢下，無疑「撲滅罪行」迫切得多。即是說，在這時期花費巨大政費將廉政專員公署擴而大之，還不如以之加強警察實力。可是，警察部門雖然一直「人手不夠」，但由於經濟不景，政費支絀，今年增加名額之議，已沒有實現可能。廉政專員公署經費的增加，已獲得立法局一致通過。這顯示政府的觀念，「肅清貪汚」重於「撲滅罪行」。

不但如此，由於廉政專員公署矛頭一直指向警察部，警司、探長、幫辦被調查者十分普遍，即使最後未能入罪，一經調查，即表示在警界中雖已服務幾十年，亦已完蛋。精神上受到這樣的威脅，如果說沒有影響工作情緒，不過欺人之談。

警官加入黑社會

本港官方一再解釋，否認警務人員情緒低落，但破案率之遞減，是事實最好的明證。到目前，警務人員私下裏也說，香港治安「有得搞」；更有些警官已秘密參加黑社會。他們並不是打算和黑社會同流合汚做世界，而是恐怕有一天被廉政專員公署告發，被判入獄，獄中受黑社會分子淩辱報復，加入黑社會，即使有坐牢的一天，也可逃過厄運。

當然，仍然有不少警務人員在工作上表現得十分認眞，對撲滅罪行盡其全力、全責，但這究竟是少數。警務人員一方面搜捕匪徒，一方面爲廉政公署所拘捕，即使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難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試問在這樣的情形下，怎會有心情工作，拚命地去進行撲滅罪行呢。如果小心研究利弊問題，廉政專員的成立，對市民可說利害互見，究竟利多一點，抑或弊多一點，則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看法。

對廉政署不存好感

因此，市民對廉政專員也不存有好感，主要是廉政專員即使對市此有利，也不是直接的利。

何況，現在距離肅清貪汚之期尙遠，更何況，有些直接受到貪汚之害的小販，也不希望貪汚被肅清，他們坦白的說：我希望警察收規，我們派了片，就可安心擺賣，不必提心吊膽走鬼。事實上，今天做「社長」未必發達，做小販發達的卻大有人在。

萬人日報工場在橫街窄巷，小販林立，老街坊告訴我，這裏兩邊的房子，十之八九是小販買了，成爲業主。只要他們能安定擺檔，一點派片的錢算得什麼？

對電話公司的「調查」

根據一九七四年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法案規定：「專員不獨有權調查涉嫌違犯防止賄賂條例的罪行，同時也有權調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常務及辦事程序，以消除貪汚機會」。我們應承認電話公司是公共機構之一，當日我們納稅人花了幾百萬「捉葛柏」，博得全港市民喝彩，認爲廉署做得好、做得對。不過，葛柏的貪汚，只不過使香港一小撮好賭之人，和一些道友擔負了大檔和烟格的派片費外，大部分人不受影響。

但，電話今天已成爲家家戶戶不能缺的通訊工具，如果發現有貪汚舞弊情事，令到電話費一加再加，明顯的大部分市民受到直接損失，那麼，用盡可用的方法把有貪汚嫌疑的人引渡回港審訊，該絕無問題。如果厚此薄彼，對葛柏總警司太不公平了！

另一漏洞更使人費解，何以在他離任「一年後」董事會主席才發現那封有問題的信？是什麼緣故？雖然不可肯定有舞弊情事，但也該予以澄清。如果不了了之，開了先例，以後肅貪還怎會有令人滿意的成績。

留下手尾如何服人？

這樁全港人士矚目的事情，民間已成熱門談資，如果不尋根究底，水落石出，難平民憤。更怕以後還有不少類似事情，接連發生；也可能這不是破題兒第一宗，早有同樣案子幸獲「過骨」。

不論從任何方面說，這事都不該就此作了，否則我們每年花龐大經費進行反貪汚運動，卻成爲因人而異的行動，令人產生錯覺，以爲香港的反貪汚只是用來對付一些人；而另一些人卻獲得放過。

如果這回眞的「碍於權力」無可奈何，那麼，經過「慘痛」教訓後，我們要設立調查委員會時，就該把它的權力更加擴大，擴大到包羅萬有，有如漁翁撒網一樣，使到一切罪行，一切被牽涉的人，無法網漏，切不可因權力受到限制而演出相同的悲劇。委員會花了那麼多時間進行調查，所得的報告書，似乎對處理「有貪汚舞弊嫌疑」的事件，無人有權，也無人有責，這使納稅的香港市民多麼失望？

如果只「調查」而不「懲處」，則以不調查爲妙。大家不知道內幕，心安理得；知道了內幕而眼看涉嫌者可以「拒絕回港作供」，係人都慶。留下手尾，如何服人？

紐約市府鬧窮可爲殷鑒

美國紐約是世界最大都市；紐約市政府，是世界最窮、負債最多的政府。

因爲是世界最大都市，市政府僱用員工，非常衆多，許多「國家」與之比較，也瞠乎其後。

紐約雖有龐大稅收，因開支浩繁，總是入不敷支，每年政費赤字，動輒一、二十億美元，到目前，紐約市政府負債已達七、八十億美元之巨，這筆老債固然無法清還；目前仍在入不敷支狀況下，只靠借債度日。

因舊債無法清還，銀行界拒予借貸，使紐約市政府經濟陷於萬分困頓，無計可思，向阿拉伯集團打主意，希望挪用國際油元。可是這個「國際大耳窿鬼」胃口甚大，借二十億美元，十年得還五十億，這樣的高利貸，等如飲鴆止渴，不能眞正挽救紐約市政府的經濟危機。

造成紐約市政府鬧窮的原因雖多，主要還是政府各部門組織過於龐大用人衆多所致。經濟一旦衰退，收入減少，更加無法維持。

因此，紐約市政府只好決定大量裁員，打算裁減四萬名公務員，減少預算上的赤字。

（下轉第十一頁）

論當前中共的權力轉移

項林

討論現階段中共權力轉移問題，先要對問題的內涵加以界說。就層次來說，這一問題是指中共統治集團的最高核心層的權力轉移而言。就其內涵來說，它包含了兩個部分，第一是毛澤東個人獨裁權力的繼承問題，第二是以毛澤東、周恩來爲代表的老一代領導權力的交接問題。前者是指有無可能由任何人繼承毛的領袖地位？後者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能發揮領導機能的程度，及那一派別能在其中佔控制優勢的問題。

按照今天的中共政權體制，統治權力存在於中共黨的中央，包括毛澤東個人的獨裁權力，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權力兩部分，所以現在中共的正式文件，經常將「毛主席」和「黨中央」並提，以「黨中央」來陪襯毛，稍稍冲淡毛個人的重要性。

毛澤東個人的獨裁權力，是經歷了長期的鬭過程所形成的，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已被中共內部提高到革命「領袖」、思想「導師」、軍隊「統帥」、政治「舵手」的地位。繼毛澤東個人的權力，就意味必須同樣具備領袖、導師、統帥、舵手的條件，才能取得這樣的地位。

在毛澤東個人的專橫獨裁高於「黨中央」的現實之下，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雖然不能眞正行使最高領導權力，但在體制上總是中共的最高核心領導層。它現在是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候補委員二十五人（包括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在內的九人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內）所構成，由於毛澤東、周恩來、康生、葉劍英、鄧小平、朱德等人佔了主席、副主席、常務委員中的多數，所以中共老一代在最高統治權力層中仍居於決定性的地位。康生本年十二月十六日病亡，毛、周（按：已於一月八日上午死亡）、朱等不久即將相繼死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權力結構也就將發生變化，從老一代手中轉移到了另外的新人。

從上述權力轉移問題的內涵，可以發現轉移問題本身存在着多重的困難：

第一、毛澤東必須警惕蘇聯共黨在史大林死後權力轉移問題上演變的教訓，力防重蹈鞭屍並改變路線的覆轍。毛本人對此長期來不知叮囑過多少次，口口聲聲要「反修防修」；最近江青也再一次呼籲不要蘇聯變修的歷史在大陸重演。如此，即使安排權力轉移問題上，加重了各派別之間疑忌，防範與暗鬭的因素，問題變得特別困難。

第二、由於中共黨內因權力繼承問題而一再發生殘酷鬭爭的現實教訓（劉少奇和平篡權，林彪軍事政變），使毛澤東喪失了再行指定繼承人的信心，也缺少了第三度指定的繼承人對象，而不得不從培養個人接班改變爲培養一個新的派別來接班。

第三、由於經過對毛澤東的長期個人崇拜、神化運動及毛本人的絕對獨裁性格，今天以及今後，中共黨內確已很難再找到這樣一位接班人，既要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又必須是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革命理論的「導師」，又是掌有軍權的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更要是政治運行的「舵手」。本來，毛澤東有他的「接班人」標準，公開的是載於黨章的黨員五項條件，不成文的是他在黨提出的三項標準：「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這樣的新人才，事實上既不可遇，也不可求。

第四、新憲法和中共「十大」通過的黨章，對毛澤東的黨中央主席職位和權力的繼承程序，未作明確規定。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只規定「人大」是在中共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十六條），由於取消了「國家主席」的設置，毛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分，成了政權實質上的「元首」，並得以「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第十五條）。新憲法並沒有規定出，一旦這一中共中央主席因健康不能工作或缺位時，可由何人繼任主席的職位。中共「十大」的黨章，只規定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第九條），並規定主席因故缺位可由副主席中的一人繼任。在中共第十屆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中，也並沒有明定誰是「第一副主席」，誰是「第二副主席」。這就是說，一旦毛澤東死亡，中共及它的政權將無法經由合法程序安定而迅速地，來解決權力繼承的問題。

第五、毛澤東的決心培養一個新的派別來作爲接班人，爲時並不長久，從發動「文化大革命」算起，到現在不過九年，從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以後來計算，更還只有短短的四年。以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爲核心的宮廷派，雖然在十屆中央政治局中取得了優越的地位，但因爲他們對政權的建立並無功績可言，資望甚淺。在整個中共集團來說，不過是「兒童團」而已。所以，嚴格的說，毛澤東到現在並未培養成熟一個足以接班的派別來。

按照中共的現狀和毛澤東的心情，權力轉移的可能方式，不外如下三種：

第一、各個派別協調承認並支持毛澤東所培養的宮廷派接掌權力，這是和平的順利的接班方式。

第二、宮廷派不能夠和平的順利的接掌權力，而不得不經由鬭爭，擊敗其他派別，取得權力。

第三、各派之間長期相持，藉鬥爭來決最後勝負。

第一種方式為毛澤東所最願望的，他從一九七四年秋以來不斷呼籲「安定、團結」，就有此意。

第二種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方式，也是毛早有準備的一項安排，他經常強調要「以鬥爭求團結」，周恩來轉述毛的說法：「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認為「要經歷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鍛鍊，經過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教育」王洪文體會了毛的意旨也具體指明「要在羣眾鬥爭中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一九七三年「十大」以後的「反潮流」，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乃至一九七五年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批判水滸」，事實上都可以看作是宮廷派為未來進行權力鬥爭的伏筆。

第三種方式為毛澤東所不願，不僅是因為毛本人死後宮廷派失去了靠山，在鬥爭中並無必勝的把握，「變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有可能兩敗俱傷，整個中共統治集團會同歸於盡。

毛澤東和宮廷派當然害怕未來出現赫魯曉夫篡權的那種宮廷政變或林彪事件那樣的軍事政變；非至萬不得已，也不敢再採取「文化大革命」那樣自下而上的羣眾造反奪權方式，因為他們自己現在也已成為當權派，是不敢引火燒身的。如此，則無論採取上述第一、第二兩種方式，並為了避免第三種方式，就唯有通過黨的組織生活程序來求得解決。也就是說，要通過黨的會議的形式。

按照中共「十大」修訂的黨章，「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第六條），「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產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第九條）但「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同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同上）可見不僅黨的中央全會召開與否，其權操在中央政治局之手，即使不開，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也可以「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按：中共慣於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來代替中央全會）。如此說來，「主席」一職繼任人選的決定，其權也就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手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解決中共中央主席一職的繼任人選，既有如此重要性，所以現時第十屆中央政治局的派別分野，便特別值得重視。

先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李德生在十屆二中全會後降列為政治委員，由鄧小平補充，董必武、康生已死，所以現在共只七人，依姓氏筆劃為序：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張春橋、周恩來（按：已死）、鄧小平。毛、周死後葉、朱也因年邁不會久於人世，所以剩下的將是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三人。

常務委員之外，中央政治局還有委員十三名，候補委員四名。委員名單（依筆劃為序）是：韋國清、劉伯承、江青、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候補委員是：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其中劉伯承、李先念也已年老體衰，許世友、李德生分別帶兵駐廣州、瀋陽兩軍區，韋國清、賽福鼎在地方當權，陳永貴要奔波各地督導「農業學大寨」，吳桂賢在西安，所以青壯而常駐北平的便只有江青、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錫聯、姚文元、蘇振華、倪志福等九人，絕大部份屬於宮廷派。

由上可知，現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權力，事實上已被宮廷派篡奪了去。鄧小平、蘇振華等在裏面顯然勢孤力單，難以影響整個局面。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來決定「主席」職位的繼任人，從理論上和黨章規定，應該並無困難，但產生的方式，恐怕只能根據所謂「民主協商選舉」，而不是那種形式上「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選舉。既然稱為「協商」，今天掌握各級行政權力的官僚和掌握軍權的軍人實力頭目，就有資格起而過問。所以，一旦毛、周死去，前述第一種轉移方式就少可能了。

如前所述，毛澤東所願者是和平順利的接班方式，為此，他要爭取時間，一面竭力重建黨的「一元化領導」地位，並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一面繼續扶植宮廷派趨於成熟壯大使他們不僅掌握黨權，也插手軍權和各級行政權力，這一用心，從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十大」到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十屆二中全會」與四屆「人大」，極為明顯。

「十大」修訂的黨章，訂明了：「國家機關，人民解放軍和民兵、工會、貧下中農協會、婦女聯合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紅衛兵、紅小兵，及其他革命羣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第七條）。照王洪文的解釋，「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是黨章修改增加的重要內容之一，他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又說：「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我們黨歷來的規矩，必須堅持下去。要加強黨一元化領導，不能用幾個方面的聯席會議來代替黨委會的領導」，這就是說，黨委的地位和權力高於各種統治機構。不用說黨要領導政，就是「黨指揮槍」的原則也包括在內了。「十大」以後，中共於「工、農、商、學、兵、政、黨」的提法之外，更提出了「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一項，可見他們要求恢復黨的領導地位之切。

「十大」黨章對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具體作法，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並重申規定「全黨必須服從統一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第五條）王洪文解釋「加強集體領導」是各級黨委會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之一。可見恢復黨的領導地位和權力，意味着有利於掌握了中央黨權的宮廷派，得以「黨的一元化領導」名義，號令一切，控制一切，自然也有利於他們繼承權力。

「十大」黨章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也提出了「要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王洪文說，進一步做好培養接班人的工作，是為了「使毛主席領導我們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它的具體步驟之一便是黨章規定了「各級領導機關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培養的原則是「在羣眾鬥爭中培養」。

上述各級黨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原則，各級領導機關要基於培養接班人的要求實行「老、中、青三結合」原則，當然也都適用於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以及包括權力轉移問題的解決方式在內。「十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名單，四屆「人大」產生的政權人事，大體上體現了毛澤東的願望與安排。

毛澤東的主觀願望與安排是一回事，客觀的情勢演變又是一回事，兩者不可混爲一談。

毛澤東周恩來死後，中央的上層權力階層，將出現暫時的所謂「集體領導」，這已是多數人的共同看法，但這不是問題的答案。

如果這一「集體領導」是指現在十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而言，那它的基礎是脆弱的，不可能維持穩定，必然會發生變化。因爲，毛周既死，中共缺之一個能繼承毛澤東那樣能籠罩黨政軍全局的領袖，宮廷派還不成熟，老官僚和實力軍人不甘聽命，也不會缺少覬覦最高獨裁權力的林彪一類野心人物。加上黨內選舉方式已廢棄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常規，改行所謂「民主協商」，任何人都可以搞山頭搞分裂，誰的實力大，誰就可以爭奪繼承權。而且「集體領導」必然要有一個頭（一個代主席或主席），這個頭的爭奪與保權過程中，隨時可能出現貝利亞式或林彪式的突變，把「集體領導」打得粉碎！

黨內的組織生活和權力的轉移，既然不遵循民主的常規來解決，則權力的爭奪就會通過二種方式來進行，一是使用陰謀（發動包括軍事政變），二是煽動羣眾造反，這兩種方式，在最近十年的中共政治歷史中都曾發生過。前一種方式，與實力、軍人的關係最大，他們可以做主角，也可以做配角；後一種方式，本來是宮廷派最擅長，現在的他們地位已變，不能隨便使用了，但別人卻可以嘗試。

這樣的分裂亂局，原也在毛澤東周恩來他們的估計之中。王洪文複述了毛澤東說過的話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周恩來也說：「黨內兩條路線鬪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還會出林彪，還會出王明、劉少奇、彭德懷、高崗這一類人物，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因此，我們全黨同志在今後的長期鬪爭中，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最近，江青還說：「階級鬪爭是尖銳的，一切共產黨員都不能喪失警惕性，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不是沒有，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未嘗不在身邊」；乃至中共從八月下旬起，展開了全黨「評論水滸」運動，號召反對「投降主義」、反對「投降派」，都與準備應付未來可能到來的變局有關。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人民也可能以主人翁的姿態，乘着中共統治集團分裂內鬪所造成的政治危機，揭竿起而，以行動來表示他們反抗共產制度的意志和決心。如此說來，就不止是一個中共權力轉移問題或是中共如何「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問題而已，實在還包含有一個中國大陸行將大變革問題在內。

老·查·哭·喪

林定

周恩來在本月八日上午死亡，二十六年來，他與毛澤東朋比爲奸，把大陸人民壓得透不過氣來、歷盡了中國有史以來從沒有過這麼悠長飢餓生活。他竟能活了七十八年，老天實在厚待了他。

周恩來蓋棺論定，對中共來說是功，對中國人來說是過，對大陸人來說是罪！

周恩來死亡，對中國大陸人來說，沒有悲痛可言，在他死前，大陸人民沒有一天過溫飽生活。這決不是造謠，一個月前友人由鄉下回來，說家鄉不夠口糧，要額外購買糧食，去年四十六元人民幣一擔谷，今年已漲價每擔七十元（去谷殼實得七十斤米），鄉下人那裏有能力購買，只好勒緊肚皮，他孀娘在嚴冬裏也穿一條熱天竹紗褲，這條褲還是他妻子在暑假時回鄉送給她的。假若周恩來是眞正關心人民生活的話，大陸人民決不會如此悽慘地在飢寒線上掙扎！

周恩來死亡，悲哀的，是周鄧官僚集團的徒子徒孫，樹倒猢猻散，他們不得不悲。此外，便是痞在海外的捧周派，周先毛死，使他們希望「穩健派」世世代代騎在中國大陸人民頭上的願望成泡影，因此，他們哭周恩來，比正宗老八還傷心，簡直如喪考妣！

此間「中立」報的老查，把周恩來譽爲中國救世主，他說周恩來是中國數千年極少見的政治家，確是大公無私爲國爲民，並深信中國國家前途，人民的幸福，實繫於周恩來的政策路線。本來，對一個已死的首領歌功頌德，而本身又是馬列信徒，無可厚非。但自己是老八叛徒，反強說中國前途，人民幸福，繫於周恩來路線上，不是存心剃毛澤東眼眉，便是硬叫死鬼周恩來欺世盜名。不論毛澤東或周恩來，他們實行的是共產主義制度，而在實踐上，共產主義永遠不能使一個社會走上富強幸福道路，中國大陸走了二十六年，蘇聯走了過半個世紀，結果人民生活絲毫沒有改善，且比以前苦不堪言。

不過，老查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很難怪他，因他與老周人格類似，同是善變投機之人，祖師爺死了，門徒痛不欲生，亂嗡囈語，也是人之常情。

周恩來一生善變，看風駛悝，自私自利，中共訃告說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爲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英勇鬪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此言過其實，翻開周恩來歷史，不難看出他完全爲了自己野心而英勇鬪

爭，遠的如一九三〇年，周恩來執行李立三路線，堅決反對毛澤東；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貫澈王明博古政策，排擠毛澤東。遵義會議毛澤東掌權，周恩來投靠他，此後便做了毛澤東的幫兇，反李立三、反王明。近的如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劉少奇鬭彭德懷，周恩來站在劉少奇一邊；一九六七年毛林與劉鄧火併，周恩來站在毛林一邊；一九七一年毛林內鬨，周恩來又站在毛澤東一邊。這麼一個二三其德的人，怎能說「忠於黨、忠於人民……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他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原則見利忘義有奶便娘之徒，倘他忠於人民，應該支持彭德懷的「爲民請命」，反對使大陸鬼哭神嚎的「三面紅旗」運動；倘他忠於黨，不應站在毛林一邊，把「八大」確立的黨中央，劉少奇的黨組織砸個稀疤爛。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痛斥毛澤東罔顧人民死活的獨裁專制暴行，儘管他們是狗咬狗骨，但林彪說的是事實，周恩來若不助紂爲虐，又怎替老毛置林彪於死地。老查說「他一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行高於眾而不妒，功高天下而不自矜。」與中共訃告一唱一和，說了連中共也說不出口的話，倘非早年背叛，被港共罵爲漢奸，定被邀去北平瞻仰他的「中國總理周恩來」遺容。

老查說周恩來的品質是「待人親切，處事圓通」，又說其「品格與胸襟，令人折服」，這番話若用在朱德身上，尚可恰切，但用在冷面虎的周恩來，半點也沾不上，下面引述曾與周恩來共事過的龔楚一段記載，便可知周恩來如何「待人親切」了。龔楚在「我與紅軍」中說：「我走到樓上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已坐在會議廳的枱旁談話……毛澤東笑容滿面走前來和我握手。……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很熱情的先開口說：『你的健康好嗎？』……這時周恩來已上來，他只向大家點點頭，那副冷酷的面孔，可比較往昔溫和。毛澤東斜眼望他一下，又望望我，好似有點不自然情形。接着項英、彭德懷、朱德、林彪、鄧發均到來。朱德隨即介紹我和彭德懷見面。……林彪很有禮貌走過來和我握手。……」周恩來自己對同志都冷酷無情，更遑論其他人了，所謂「待人親切」，大概是對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吧！

老查說周恩來「對中國國家、民族、人民的貢獻，即是反共之人也決計不能抹殺。」這可謂荒天下之大謬，不知是他當左仔時，學會了中共篡改歷史本領，抑或把香港人當阿福，對中國近代史一竅不通。他說「他（指周）在北伐時反對軍閥的功績，西安事變時盡力調處而保障蔣介石生命安全功績，全力促成國共聯合一致抗日的功績。這三件事對國家民族有大貢獻，國民黨人士也不能否定。」據歷史事實，北伐前，周恩來是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葉劍英是教官，惲代英、聶榮臻、蕭楚女等共產黨徒是在周手下政治部工作，他們在校內組織共黨「青年軍人聯合會」，拉攏分裂黃埔學生，製造李之龍「中山艦叛變」事件，削弱國民革命北伐軍內部團結，周恩來的行動，無異做了軍閥的幫兇。

說到西安事變，並不是周恩來救了蔣公，而是張學良、楊虎城救了中共。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在幕後煽風點火，楊虎城機密秘書共產黨徒王炳南接受延安指示，慫恿楊虎城擴大西安事變。倘沒有西安事變，毛澤東與周恩來已死無葬身之地，中國大陸人民在今天不會過着飢餓生活，而我們也不會離鄉別井寄人籬下。

至於說周促成國共聯合一致抗日，翻開抗戰史，共軍除了林彪平型關一役外，又有什麼戰績可言？國軍無數將領士兵在抗戰中倒下，共軍則沒有一個將領爲國犧牲，相反共黨採三分抗日，七分發展，專吃友軍政策，使共軍迅速膨大。倘若國軍也像共軍一樣，日本早亡我國了。周恩來對國家對民族有貢獻嗎？假若「國民黨人士也不能否定」，這個國民黨人士是喪心病狂了。

老查又說「中共建政之後，在每個大運動中他都力主縮小打擊面，儘量保存國家元氣，反右時他保全了不少被劃爲右派的著名知識分子；三面紅旗之後他挺身負擔一切錯誤的責任，但全力實施補救措施，全國千千萬萬瀕於餓死的人民得以活命，經濟局面終於不再進一步惡化；文化大革命期他保全了無數有才能的工作人員，儘量減少混亂和武鬬，文革之後他力主安定團結路線，使得種種政治運動始終在有控制的情況之下進行，廿六年來，全國的經濟建設有重大進步；林彪集團如果得到成功，中國勢必陷入內戰，全國生民塗炭，周恩來不動聲色解除了這個危機，……」胡言亂語，不忍引述，中國共產黨是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又是寡頭統治，文革前周的排位是在毛劉之後，坐第三把交椅，文革後初在毛林之後，也坐第三把交椅，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之後，坐上二把交椅，中國大陸每一次殃民的運動，周恩來不是第三號便是第二號劊子手，「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思改」、「反右」、「人民公社」、「文革」、反劉、反林，沒有一次，周恩來不插手，不是直接的主使人，便是幫兇，在這些運動中，千千萬萬善良的中國人民無辜地死去。廿六年來，中國大陸社會經濟一落千丈，城市建設倒退了半個世紀，農民生活有歷以來最悲慘，即使號稱共產黨的先鋒隊工人階級也爲了改善生活起來反抗，難道杭州工人起來只反毛澤東而不反周恩來？三面紅旗失敗後劉少奇全力實施補救措施，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又怎能算在周恩來身上，即使周恩來有份參與，爲何周恩來又幫毛澤東打倒劉少奇，若肯定劉少奇爲民，那末周恩來便是禍民。反右時，大陸「三錢」之一錢偉長打成右派，周恩來有保他嗎？文革時，老舍被鬬上吊，周恩來有保他嗎？周恩來所保的是他自己的山頭——國務院那班大大小小的官僚。這批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傢伙，死有餘辜。倘若林彪集團成功，大陸未必陷入內戰，即使內戰，全國生民也不會塗炭，相反地，加速共產黨衰亡，大陸人民早日擺脫共黨梏桎。

老查厚顏說，「周氏逝世香港市民也都是同聲嘆息，所接觸到的不論是社會名流、工人、小販，還是婦女學生，無不感到悼惜。」這未免強姦了香港人的民意，香港四百多萬人，佔三分二是由大陸逃亡出來的，他們對共產黨絕沒好感。可能老查所接觸到是左仔、紅色肥貓，但他們也不一定眞正感到悼惜。倘若他們走「文革」派，他們是打從心裏高興出來，周恩來之死，毛江集團除去了眼中釘，他們是最快樂的一羣。悲慟的，大概只有捧周派！



「除非蘇聯對它的外交政策行動上，表示加以抑制，否則我們之間的關係形勢，將會變得更緊張。」

在華盛頓一個新聞記者會上，國務卿基辛格曾經如此向莫斯科提出警告，促它停止對安哥拉解放運動戰爭，作大量的支援。基氏又強力指出，蘇聯在安哥拉的行爲，大大與緩和東西緊張政策不配合。莫斯科對上述基卿的談話，立即有所反應，認爲不在乎基卿的恫嚇。蘇聯政府機關報眞理報在聲明中說：「支持民族的解放戰爭，是蘇聯外交政策一項重要原則。」

雖然蘇聯已經支持安哥拉解放運動已逾十年以上，但非洲從未被看作蘇聯外交政策的一項絕對優勢所在。卽使如此，這個非洲大陸對莫斯科現已變成更重要了，原因有二：㊀這地區將作爲對中共挑戰，爭取發展中國家的領導地位。㊁這地區可作爲有潛勢的海空軍基地，從這裏蘇聯的影響力可以發展到印度與大西洋。蘇聯卽或在安哥拉所有叛軍失去內戰力量，但莫斯科在這個非洲大陸上，仍握有幾個叛亂的據點，我們一看地圖就明白了。

舉例說，在非洲的西海岸，幾內亞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已經是蘇聯一個忠實的盟友。蘇聯海軍艦隊經常訪問幾內亞首都卡內爾（Conakry）的良好海港。他們在那裏儲存着石油與各項海軍補給，爲蘇聯在大西洋的巡邏艦隊所用。這些紅色艦隊也經常進入剛果（布拉什維爾）的港口。在這個非洲大陸的東海岸，蘇聯飛機與戰艦則利用在索馬利亞的基地，從這裏他們的巡邏隊可達印度洋及荷莫茲海峽，亦卽通往石油豐富的波斯灣的水道。在波比拉（Berbera），蘇聯完成了一種詭密的設備，可以裝置極兇的船對船（Ship to Ship）的火箭飛彈。

安哥拉的親蘇聯派獲得勝利後，將使莫斯科得以完成它在非洲的基地網。舉例說，在虎灣（Tiger Bay）那個很小而沉寂的漁村，已經建成一個

莫斯科向非

在必要時，與西方對抗起來，可由此處阻截自波斯灣開出的運油輪隻。

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莫斯科已經給付八萬萬七千五百萬美元，援助下撒哈拉非洲。若與其他國家對非洲的援助相比較，蘇聯並非怎樣慷慨大分。在同一時期間，西方國家曾給與黑色非洲援助達二・五乘十億美元。中共曾給與一・八乘十億美元，還有世界銀行曾供給十億美元。但蘇聯對他們所付出的援助，一向擇時擇地聲勢嚇人，所以對非洲的援助都是經過相當選擇而施行的。舉

哲□學□了

左派書店有套叢書：「讀點歷史」、「讀點經濟」、「讀點政治」。……其中有本「讀點哲學」，讀了數頁，一頭霧水，不知所謂。因此，對初讀哲學的讀者，很不適宜。

我不是讀哲學的人，僅懂一點點哲學的皮毛，正如很多並非念歷史的人，也懂得一點點歷史常識一樣。

但讀哲學，只從字典的意義來看，不了解其中的理論，囫圇吞棗，總是讀不懂、不明其理，雖然整本書都懂完了，不獨不知作者的意旨，連一點記憶也沒有，讀了等於沒有讀。這是我過往的感受。我想，也許有不少人也有同樣感受。

書肆有不少哲學概論和哲學大綱一類鉅著，作者對各門各派的今古哲學家的理論與問題，如數家珍，但對於初涉哲學的讀者，也許茫然不知所謂。這緣因，也許是作者學養深湛，所著的哲學書不是寫給初讀哲學的人；另一個緣因，也許讀者對哲學還未有最初步的領悟。

在這裏，我只是簡畧地談談一些哲學最膚淺的常識，如果讀者從沒有讀過哲學，也許可以作點最初步的了解。

哲學的兩大派別

哲學的原來意思是「愛好智慧」，所以哲學或哲學的精神，是起於懷疑，想徹底地知道與了解一切東西。但「愛智」一詞是有歧義的，可以解作「慧見」，也可以解作「知識」。由於各執一詞，就誘生各種不同的哲學派別了。

但是，如果沒有知識，則倫理道德也不能建立，語言也無法宜之於口。所以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直率地說：「德性就是知識。」

哲學既是一種知識的活動，所以各個哲學家對於怎樣對待知識與找尋知識，都有他們的意見，這種意見就是他們的「知識論」。由此，哲學雖然分類有宇宙論、形上學、道德哲學、一元論、二元論、什麼唯物論、什麼實效論、新實在論等等種種，都可以從「知識論」粗畧地將這些哲學理論劃分爲兩大派別。

這就是「理性論（或稱理性主義）」和「經驗論（或稱經驗主義）」。

我在這裏所說的「知識論」來劃分哲學兩大派別，這只是權宜之說，方便初讀哲學的入門了解，當讀者深入閱讀之後，將會發現有些今代各派的語言分析哲學，所以也就無所謂理性論與經驗論了。

「理性」意義

日常，我們常說「理性」、「無理性」，又說「理性主義」，似乎都將「理性」等同起來，時常產生以混淆的意義，因而導致不必要的爭辯。

其實，「理性」一詞所

軍

任蜚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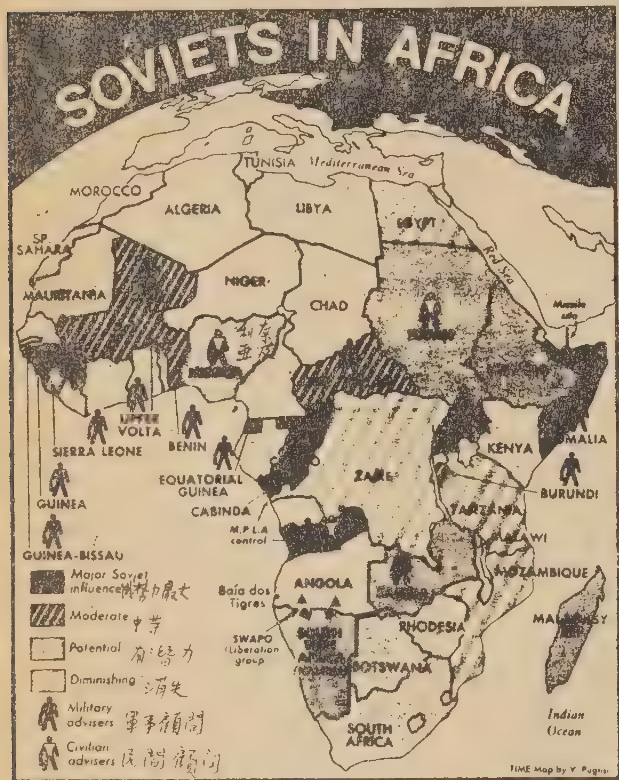
加以援手，在幾個禮拜之內，他們已用直升飛機將十二萬名饑餓的遊牧族人，從乾枯的內陸運至近海地區紮營而居，並且派專家再訓練他們成爲有用的農民與漁民。在其他的國家地方，例如烏干達與安哥拉，蘇聯由於供給他們軍事裝備與顧問而獲取友誼。

蘇聯最近在非洲的勝利，對莫斯科早於一九六〇年代初在非洲所遭經驗說，這是一項很遠的距離。那時當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俄人初入貴境，衣不襯身，笨頭笨腦，與英法在非洲的人士相比，就相形見拙了。因此蘇聯人怎樣設法

。蘇聯官員現在變得很精明，他們小心翼翼研究，而獲知許多白種人面孔對非洲受援者常起相反作用，使非洲人與白種人越來越疏遠，所以莫斯科現在對非洲政策，往往利用黑皮膚的阿爾及尼亞人與古巴人作俄人替身，想扭轉種族間的一貫不良印象。

現在非洲至少有七個國家，很有力的可以增加蘇聯在此地區的影響力。一個是衣索匹亞，雖然這個曾推翻已故塞拉西皇的急進政權，直到現在仍然重視中共的援助甚於蘇共。其次爲奈及利亞，蘇聯已經爲它建成一個鍊油廠，以及一個可容千人的工藝學院，雖然奈及利亞向與西方國家有明顯的連結關係，現已轉向蘇聯獲取武器，一如獅子山國。莫斯科正在武裝羅德西亞黑色叛徒，這些叛軍基地設在坦桑尼亞與莫三鼻給境內，同時蘇聯又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組織，這個組織是反抗南非對西南非的控制。

這些表面看來似乎吸引人的勝利，絕對不足以肯定蘇聯對非洲的戰畧收獲成功。過往十年間，蘇聯在非洲所遭挫折，完全如同他們的勝利一樣富於戲劇性。當一九六六年迦納發生政變，驅逐恩克魯瑪之後，莫斯科在這個國家幾乎失去所有經過小心培植的一切影響力。同時蘇聯在剛果，也由於政權變更而告失勢，當然最明顯的還是在埃及。在莫三鼻給，蘇聯顯居下風，北平會付給更多援助，欲與莫斯科抗衡。——（節譯自「時代週刊」）



（上）

何水申

㈠第一個意義是指一

智力」或「思辯」的使用。有別於「信仰」與「權力」的接受。

㈡第二個意義下，「理性」是與「合理的性質」的意義相似，包括有一種比其他任何事件都優越的活動之意思，用來與野蠻、偏見、狂熱、情感衝動的那種盲目行動，互相對照。

上述兩個廣義的意義下，對「經驗」並沒有予以反對

內。對於這些意義下的「理性」，那些理性主義哲學家與經驗主義哲學家，都一致予以支持。例如羅素就常推許理性，但羅素乃是一個經驗主義哲學家。

㈢第三個意義是一個較狹隘的意義。在此，「理性」所包括的，是一種不需要「經驗」與「觀察」以發現「眞理」的那種官能，也即是哲學上「理性主義」所強調那一種，亦即與「經驗主義」所對立及否定那一種。

本文所談的是哲學知識論，所以下文所介紹的「理性」，是第三種意義下的「理性」。

日常，如果我們只說「理性」，大多數的意義是指上述第一或第二種意義；如果我們說「理性主義」，那就是指謂哲學上的「理性主義」，即上述第三種意義下的「理性」。

「感性」與「理性」

我們人類獲取知識，是依賴兩種官能的：一種是「感性」能力；另一種是「理性」能力。從感性能力，我們可以感覺；從理性能力，我們可以思考與推理。

我們有感性，靠知覺，才能感到事物的存在。但我們的感性與知覺，只能知道一些零碎的與孤立的事實，不能了解事物的作用，不能知道事物間彼此存在的關係。

因此，如果我們要找出事物的作用和事物間經常存在的關係，就要依賴我們的理性，作一些觀察、分析和推理了。

例如，我們靠感性能力，知覺到有一種白色液體的存在，但這種白色的液體是什麼呢？有什麼用途呢？

那是我們的視覺所不知道的。那我們可以走近再用感性能力嗅嗅它有什麼香或臭的味道，作點觀察，再作一番分析的工作，並依賴我們理性的能力，作點推理與判斷，這樣我們才可以知道它是什麼一種化學藥品、油漆或牛奶……。

我們的知識，是由我們的知覺與理解所聯合構成的，從哲學的語言來說，知覺可說爲「感性」；理解可說爲「理性」。但是，即使我們具有「感性」，但如果我們是白痴，即是，我們缺乏「理性」的能力，那我們的知識就建立不起來的。



從・周・死・看・毛・局

岳騫

周恩來在千夫所指，萬人期待中，終於死了。周恩來之死並不值得驚奇，反之，周恩來能拖到一九七六年才死，大出筆者意料之外。

周死了，在香港談周恩來，談毛幫未來局勢的文字，字數可能已過百萬，但由於各人立場不同，看法也有異，茲畧述筆者對毛幫幾個重大問題的看法。

一、誰任毛幫「總理」

此一問題舉世關切，百分之九十的評論家皆認為非鄧小平莫屬。但問題未必如此簡單。查鄧小平自從放出牛欄，重掌政權，便處理毛幫「國務院」日常事務，但鄧小平身份始終是「副總理」，在去年九月十七日之前，周恩來一直在醫院內處理公務，鄧小平只是在外面奔走，大概自九月以後，周恩來病勢更見沉重，不能辦公，鄧小平始眞正代理「總理」。不過在名義上始終是「副總理」。

再看毛幫大頭目排名，一貫是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周、王、葉均是毛幫十大選出的副主席，鄧小平是不是副主席，猜想是的，原因有二：

一、原被選為第五副主席的李德生，證實已無此頭銜。二、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地位僅次於副主席，一般推測是總書記，鄧小平排名在葉後張前，很可能被選為第五副主席，遞補李德生之缺，但此一揣想，並未得毛幫報刊證實。

周恩來在世，由鄧小平處理事務，自無問題，但周恩來一死，若由鄧小平繼任，毛江是否放心，就大成問題，今天毛幫大頭目中，論到處理事務之能力，自以鄧小平為最，但毛江最不能放心的也是鄧小平，尤其經過文革之後，江青與鄧小平經過一場惡鬭，把鄧小平打入牛欄，此一仇恨，雙方都忘不了。江青一系決不敢把行政大柄授之鄧小平，雖然「國務院」只是一個執行機構，大權仍操在毛幫中央，但此是在毛澤東生前情況，毛澤東一死，中共中央將由集體領導，對「國務院」的控制便告薄弱，何況反江一系在毛幫中央力量也並不弱。據此推想，江青一系決不願鄧小平出任「總理」，但江青一系又推不出可以繼任之人，在此情況下，可能出現一種妥協方式。

一、由鄧小平代理，代理到何時，看情形而定，此一情況在毛幫已有先例，劉少奇被毛澤東撤銷政權「主席」後，「主席」一職虛懸八年，「副主席」董必武有時稱「代主席」，有時稱「副主席」，胡里胡塗一直混到「人代」召開，通過「憲法」，不設「政府主席」為止，援此例看，鄧小平便可無限期代下去，甚至連「代總理」名義都無，只是以「副總理」代行「總理」職權。

二、正式全面改組「國務院」，任命「總理」及「副總理」，如果這樣作，筆者對毛幫「總理」寧看好葉劍英。

葉劍英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自不逮鄧小平，但在毛江眼中，葉劍英卻有許多「長處」非鄧小平可及。葉劍英平生沒有反毛紀錄，眞正是始終跟着毛澤東走，因此，在「文革」時葉劍英也未受波及。在中共當年打天下的大頭目中，始終未反過毛澤東，而今天仍然身居高位只有葉劍英一人。此其一。

在毛幫軍事大頭目中，人人皆有「山頭」，獨獨葉劍英沒有，此因由於葉劍英一開始就擔任共軍「參謀長」，抗戰期間負責向政府接洽事務，常駐重慶，未實際帶兵，但葉劍英也確無「帶兵」的野心，此點最合毛澤東胃口。世人皆以為鄧小平在「二野」有力量，不知這正是鄧小平的致命傷，經過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決不願再由一個手握軍權或能掌握部份軍權的人，坐上第二把交椅。此其二。

葉劍英個性較為和平，毛幫政權成立之初，葉劍英被任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就因為進行「土改」時，不能按照毛澤東訂下的標準殺人，被調回北平賦閒數年，廣東省「主席」換了陶鑄，提出「戶戶鬭爭，村村流血」的口號，完成了毛澤東交下的任務，陶鑄從此扶搖直上。毛幫此時需要一個類似周恩來的人，同各派系各軍事大頭目皆無怨，始能維持表面團結。鄧小平吃虧在鋒芒太露，睚眦之怨必報，由此推想，鄧小平上台，不但毛江一系不易接受，就是地方有力軍閥也未必同意。此其三。

在毛幫大頭目排名中，葉劍英始終在鄧前，此因由於葉劍英是毛幫中央第四副主席，鄧小平即使補上也是第五副主席。但在「十一」毛幫「國慶」時，一羣大頭目以「政權」當政人物出現時，朱德排名第一，葉劍英第二，鄧小平第三，此則大有文章。朱德排第一，因朱德是「人代常委會委員長」，在毛幫現行的非驢非馬的政體下，算是「元首」，但葉劍英只是「國防部長」，並無「副總理」頭銜，何以會排名在「副總理」鄧小平之前，筆者推測，周恩來之死雖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但病勢沉重

，應始於去年九月，可能在那時便有一個安排，由葉劍英繼任，所以毛幫「政府」一羣大頭目亮相時，葉劍英排在鄧小平之前。此其四。

據友人畢松相告，毛幫原任「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已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沒有下文，陳聯錫又兼任「國務院副總理」，畢松兄推測陳錫聯可能繼任「國防部長」，葉劍英將繼任「總理」，此一看法與拙見不謀而合。此其五。

但毛幫的事神鬼難測，在「十大」召開前，神仙也算不出毛幫第三把交椅會坐上王洪文。因此，如果上兩次推測不對，毛澤東可能又有驚人之筆，使毛管區以外人士爲之驚異。

二、黨內遺缺如何遞補

毛幫前後八個月中間，死了董必武、康生、周恩來三個政治局常委，兩人兼任副主席，此缺如何補法，也受到海外人士關注。

此一問題應分三方面談：

甲、政治局委員，董、康、周三人皆是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有四個候補委員即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按照一般習慣，自應由前三人遞補，但此四人排名，根據毛幫簡體字，似乎也是以筆劃爲序，因此，四人中那三個人遞補，可能要由毛澤東「欽定」了，不過這一問題還是比較簡單，如果毛澤東不變花樣，只是從四人中選三個人就夠了。

乙、政治局常委，毛幫政治局常委最初選出的是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此是按筆劃排名，其中包括一名主席，五名副主席，已有六人，其餘三人爲朱德、張春橋、董必武，目前死了三個，九人只剩六人，李德生換了鄧小平，此六人如果硬以票數分，而把葉劍英，朱德都列入鄧小平一夥，似乎勢均力敵，但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眞正活躍的是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朱德沒有作用，葉劍英決不會與鄧小平站在一條線上，故政治局常委會，自是宮廷派佔優勢。但政治局常委似乎非補不可，要補就要補三人，人選也要從政治局中挑選。毛幫政治局委員十大時選出二十一人，候補四人。鄧小平以後被選入政治局，代替李德生爲政治局常委（此經毛報證實）、副主席（未經毛報證實），但李德生並未失去政治局委員地位，故毛幫政治局委員連候補在內，應爲二十六人，此二十六人除去四名候補，已死三人，六人已是政治局常委，尙餘十三人，此十三人中，有資格入選的是江青、劉伯承、華國鋒、李先念、姚文元、陳錫聯希望較高，尤其前列三人可能性最大。

丙、副主席，毛幫五名副主席死了兩人，應由何人遞補，照筆者看法，可能暫時不補，因爲副主席實際是虛銜，副主席只是地位較政治局常委稍高，其職權完全相同，第一副主席尙有希望在毛澤東死後可以代行主席，以下的副主席毫無作用。卽使推行集體領導，有政治局常委便可，似不必補選副主席。如果按章補選兩人，應以朱德與張春橋入選的可能性較大，自然也不能抹煞江青，毛澤東也許會選江青爲副主席。

三、毛幫的未來局勢

筆者多年來就希望周死在毛前，並不是說周一死毛幫內部就會大亂，而是着眼在毛死後，如果毛先死，周晚死一年半載，能大行其志，對毛幫善後作一妥當佈置，則毛周雖死，毛幫還可以穩定一個時期。但周先死，毛無辦法替周佈置一個接班人，毛隨之倒斃，政治頓陷眞空，於是二十幾年來所積下的病根便一朝發作，不可收拾。

共產集團自史大林死後蘇俄創出集體領導名詞，許多共黨政權也都以此號召，但是仔細看看，集體領導在第一代接班人，便不易行得通，史大林死後的蘇俄情況可爲例證，因爲第一代接班的大頭目皆有個人恩怨，而且眼見死去大頭頭威風凜凜爲所欲爲之情況，任何人都會怦然心動，以爲坐上第一把交椅，便可大行其志，爭奪甚至出之以殺砍，是必然的。

但蘇俄大頭目之間縱有私人恩怨，也還是小芥蒂，像毛幫目前一羣大頭目經過慘烈鬭爭，失敗者受到百般凌辱，一旦毛死，要這批人相安無事，集體領導，實在困難，如果周不死，周還可以從中起緩衝作用，周死在毛前，毛死便失去調和之人，一場大殺大砍便將展開。

無論將來局勢怎麼變，在周毛相繼斃命後，毛幫再想維持表面的統一，已無可能，在一羣大頭大殺大砍之下，內而軍民起義，外而王師西征，都將次第展開，歷代流寇的滅亡，無不從自相殘殺起，周的作用在於制止自相殘殺，周既死，便失去這麼一個緩衝力量，鄧小平卽使能竄上來，也無非促使自相殘砍的局面早一天出現。此是周恩來之死對毛局最大的影響，也是自由人士最感欣慰的一件事。

香港政府的浪費

（上接第三頁）

香港近年也受到經濟衰退影响，政費出現赤字，弄到總督府連舊冷氣機漏水，要換新機也捨不得。一寒至此，似乎香港政府眞是「知慳識儉」，對得起香港納稅人了。但熟悉香港政府內部情形的人，認爲香港政府還比紐約市政府的浪費情形，不在紐約之下；其入不敷支的癥結所在，也爲了組織龐大，冗員太多。

香港政府多了大筆高級公務員津貼的負擔，出現赤字，是意料中事。

本港公、警、教人員在十萬名以上，且尙未依照編制用足人員，如果補足，赤字更是驚人！銓敘司在檢討文員工作實況時，承認下級文員太多，可縮減百分之十以上。其實，香港政府機關何只下級文員太多，擔任督導、計劃的人員，更多閒冗位置。政府只求節省換用新冷氣機的小錢，不從大處着想。須知減少一名大官，已足換機開銷。銓叙司眼光也只看下級冗員，不提高級公務員。記得工務局一班外籍工程師，不願光拿錢不做事，恐防養成惰性，誤了自己前程，寧願辭職不幹。這是對香港政府一大諷刺。如果香港不從淘汰閒冗着手，恐怕難免陷於紐約市政府經濟困境的覆轍。



認識中國

如虹青春暫留恨

柳以青

這篇也該是對「李一哲大字報」事件，有個短暫的討論結束。事實上，對於「李一哲大字報」，連這篇算在內的話，已經整整的十篇了。

在這兩個半月裏，讀者們或許已經對我「鍥而不舍」的評論，或到乏味了。然而，爲我來說，我不但沒有乏味，同時更願深入地一一爲之分析、勾沉。

因爲，姑毋論我們對之有多少不同的看法和意見，而「李一哲大字報」的出現，卻是在中共統治下的二十多年來的大陸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

這一「劃時代」的形容，只是從積極的意義上來立論的。事實上，如果我們打開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的記錄，在黨內及黨外卻是發生了不少的「大事」。而這些「大事」所牽涉到的「大人物們」，一一地倒下了。可是，唯獨文革後的情形，倒下的又爬了起來，爬起來的又倒了下來。這已經在事實上告訴我們：以前的中共的控制與統治，爲所有「倒下的」人，就不能再「爬起來」。可見中共如果以黨爲一統治階層的話，會是有力量、有威勢以之「同心同德」的。還可以談到「團結一致」的。然而，在文革之後，中共的黨已經是四分五裂，不再是「同心同德」了，不再是能「團結一致」了，更好說，再也沒有一個如此強硬、嚴密的統攝威力來發威了。於是，就出現了目前的各種情形和局面。如果我們說中共在衰落了，也不爲過，不過，這一衰落是必該如此的，不是任何一個中共的人士可以挽救。原因是老百姓看穿了，特別是年青一代的老百姓們。

李一哲正是這一方面的代表，而這代表不是抽樣式的，而是一觸卽發式的。也就是爲此，我就特別對李一哲，以及他們的大字報致意。

「大字報」與希望

李一哲的大字報，主題雖然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可是「副題」卻是他們的「希望」所在。就是「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

事實上，中共的「四屆人大」，以及由這「人大」所「通過」和「公佈」的「新憲法」，必然使到李一哲失望了，失望得可以用「暫留恨」來形容。

對於去年中共的「新憲法」，我曾寫了四篇的評論，發表在本刊的這一專欄裏，那只是就「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這一小小的文句裏來給予分析和批判。但對「新憲法」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問題，沒有也不屑去分析和批判。然而，如果讀了李一哲的大字報所「希望」的各項，再看中共所公佈的「新憲法」各項，我們就會一目了然了。這一目了然，乃是使到李一哲必然該是「暫留恨」的。

不過，這「暫留恨」的結局，卻是來自「如虹青春」的，問題就絕對不簡單了。因此，這「如虹」的「青春」，必然會把暫時留下些恨而會來克服、征服的。

請讀者們注意我的題目和用字，我並沒有用如虹青「年」，而是用如虹青「春」的。而所用的「恨」，只是「暫留」的。

「四屆人大」所「通過」的「新憲法」，最使「李一哲」失望的，恐怕是這些了：因爲他們曾有下列的「希望」。

一、「李一哲」要求：「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鬪、組織陰謀集團分子必須實行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羣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二、「李一哲要求：「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同時，又得回答「『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我們的幹部不應是當官做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

三、「李一哲」要求：「必須對鎭壓『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特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輿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夫』們的條例。」

四、「李一哲」要求：「同時近年來，政策的多變，甚至『朝令夕改』（有認識上的原因但主要反映了路線鬪爭的激烈），加上土改政策層出不窮，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混亂，甚至對黨的懷疑。我們認爲『四屆人大』重申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那些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應長期實行的政策，並應通過法以適當的形式體現出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對於那些嚴重破壞黨的政策的人應當嚴肅處理。」

五、「李一哲」要求：「文化大革命，我們反對了高工資、高獎金、高報酬，但是我們應當絕對否定獎金的作用麼？一個比較積極、認眞負責、超額完成任務或者有所發明創造的工人，爲什麼不可以比他的同級工資多得些適當的

獎勵？一個業餘從事寫作或者對某一專業有發現，新發明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為什麼不可以得到適當的物質鼓勵呢？空頭政治的原則是獎懶罰勤的原則。

「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下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調動和保護人民羣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原則，而且認眞實行這個原則，也是對特權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條文。」

「新憲」與失望

可是，從「新憲法」上，顯然地使「李一哲」失望了。不信的話，我們看看「新憲法」中的某些條文就知道了。

對於第一項要求，這「新憲法」卻是用了還是模棱兩可和不關痛癢，同時，又可以使當權者可以混水摸魚的字句，稱：「國家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和其他壞分子的政治權利，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第十四條）

這樣的一個條欵，只稍加上一個「叛國」、「反革命」、「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和最主要的所謂「其他壞分子」等的帽子，什麼也就完了。

對第二項要求，「新憲法」有這樣的兩段：「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眞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反對官僚主義，密切聯系羣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各級幹部都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國家機關都必須實行精簡的原則，它的領導機關，都必須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第十一條）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原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監督和依照法律的規定隨時撤換自己選出的代表。」（第三條）

這兩條文，不但沒有解答了李一哲的要求，反而使人們讀到，更加懷疑起來，首先是「限制特權」問題，我不相信，所有大陸上的人士們，甚至所有中共幹部們都不會相信：「認眞學習馬、列、毛」等就可以限制「特權」嗎？這恐怕不僅是理論上的問題，更是現實的歷史經驗，「林彪體系」也者，還不是「語錄不離口」嗎？結果呢？李一哲最清楚。其次所論到「權力」來源問題，條文上當然可以寫上堂而皇之的文字。

但是，注意的是「新憲」上是用「屬於」而不是「來自」。無怪乎「行使權力」者也只有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

對第三項要求，「新憲」沒有回答，只是消極的說：「公民對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碍和打擊報復。」（第二十七條）這可以說是與李一哲所提出的要求是有點「風馬牛」呢！

對第四項要求，「新憲」中，只能籠統的寫上了這樣的一段不着邊際的話：「國家實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在社會生產不斷提高的基礎上，逐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第十條）

對第五項要求，「新憲」可以說是最視若無睹的，稱：「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國家保護公民勞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第九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在城鎮街道組織、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統一安排下，從事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要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第五條）和「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一般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卽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和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牧區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第七條）

對於「李一哲」發自人性的要求沒有理會。如此這般的「四屆人大」以及「新憲」，怎麼不使「如虹青春」的「李一哲」而「暫留恨」呢？

或許中共一向就會在「民主集中制」上，大加輕盈的描述，似乎在製造着一個美麗但很飄渺的「神仙故事」，在一次次地表達着說：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羣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羣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新憲第十三條）

然而，李一哲早已洞悉了這一「憲法」上的條文是多麼無濟於事，因此，他們就在整個的大字報最後那段提出說：

「一九五四年的憲法不是也規定過人民的民主權利麼？毛主席不是還多次說到：『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麼？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為代表的鎮壓人民的反民主勢力；另一方面也由於人民羣眾自己對這個民主權利運用得太少了（這是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的根深蒂固，也由於我國生產還比較落後，人民的文化水平還不高，因而比較缺乏民主精神的緣故），毛主席指出了多年的『造成一個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

對於這一「李一哲大字報」事件，我也只好到此暫告一個段落了。

有所不談集

李白爲溺死乎，病終乎？

丁冬

閒居讀書，當長篇大論的文章讀膩了，或弄得神思昏昏的時候，每每改讀小說或詩歌。詩歌大率以前人的古體和近體詩爲主，今體白話詩無與焉。這並非本人故彈高調，或厚古薄今，只恨自己不濟事，常常讀不懂今人的白話詩。大抵近日學術名銜愈大愈響的白話詩人，他的作品愈是深奧難解。所以，只好自我作古，依然迷戀古人的骸骨算了。不錯的，古人詩歌亦不見得都是易解易讀，但至少有後人的注疏可依循。即使遇到注疏所不及的地方，憑個人的直覺還可以把握幾分，不像大部分的今體白話詩，從頭到尾都莫名其妙。

講到憑直覺去湊泊詩歌，許多時候要出亂子的，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靠往後不斷的多看多讀，多砥礪，多搞「修正主義」去謀補救。當代大儒錢賓四老夫子，於學成名立之後，解蘇東坡詩「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二句，仍不免舛錯，讓一位師友指出來，但卒無傷老夫子之大名，因爲他有服善的美德。此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

爲什麼我要在這裏轉彎抹角的說出讀書人講究修正主義的重要性呢？正因爲自己時常在這種主義中得到好處，得到受用的緣故。不過，在這裏可要交待清楚，說得明白一點：所謂「修正」，絕對不是見利忘義，毫無立場、宗主，無可無不可的那種天昏地暗的左搖右擺，唯勢是趨的態度。有人動輒引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一句話作爲對抗善變的指責。要知道任公的那句話不能多說；多說了便淪於滑頭主義，成爲投機、勢利的代名詞。試想，今日之我既已否定昨日之我，但明日之我又將否定今日之我，則我果何在？所以，學術上的「修正」主義不應該淪落爲隨眾趨利的藉口，當作民初以至五四時代，康梁僅是時代的寵兒，

吳汝綸都不把他們放在眼內的。

閒話說完，且歸正傳。不久以前，嘗見某人在別處發表文章，告訴讀者們說，我國大詩人李白是掉進水裏淹死的，因此，同時代的詩聖杜甫，他所寫的幾首懷念李白的詩，實際是「挽詩」。這個見解——特別是後面那一部分，對於我這個孤陋寡聞，讀書不求甚解，常逞直覺去解詩歌的人，眞不啻是個晴天霹靂！人於受了一記悶雷打擊之餘，還未免自怨自艾，深悔平日讀書的確麤心，全看不出一點書中道理，也沒曾好好的用過心思，虛心的請教過老師，竟然把這些大問題忽畧過去。按照平日疏懶成性的習慣，本擬依據人家的文章觀點，乘時作一番自我修正，好比聊齋裏的修道狐狸，捱過一場雷火刼之後，便多增一二千年的道行。後來卻又記起聖人的一句教訓：「思而不學則殆」。像自己這樣的東湊西拚，到底是件危險的事兒。於是，暫且按下性子，多翻幾本書後再作定奪。

就這樣的花了幾個翻書的晚上，最後達成了一項結論：這一趟沒法做「蘇修」，反而是要「澈底的堅決的把反修鬬爭進行到底」！是什麼緣故？且讓我慢慢道來。

李太白是否溺斃，是一個問題；杜甫寫過的幾首憶李詩是否就是挽詩，又是一問題。二者儘可各不相干。即是說，就李白是溺死的，杜甫的那幾首憶李詩亦不一定非屬挽詩不可。可是，現在有人似乎爲了證明挽詩問題，堅主李白遇溺之說；或者先有了遇溺的成見在心，便不惜把懷人詩作爲挽詩。在學術上爲了把持區區私見，不惜屈人從己的事例，實在太多，上面說的，只屬鷄毛蒜皮之類。今晚有閒，湊巧又值「有所不談集」缺稿，姑借此問題演說一番。

李白是個謎樣的人物。首先

評「中原

由聖誕節跨過新曆年直到筆者執筆寫此文時尚在公映中的兩部國片「中原鏢局」與「大家樂」都有一談的價值。雖然兩部作品都是屬時下流行的噱頭電影。但可說是內容乾淨的噱頭片。

「中原鏢局」的導演歐陽俊，在本港觀眾中名字很陌生，但從銀幕上看，導演尚算稱職，沒有反效果。因爲監製人是製片人黃卓漢，在國片中這位製片家時時出現宣傳怪招的製片家，在此片公映前，因爲有劉家良導演的「神打」不久前轟動一時，大收特收，因此「中」片在宣傳上，作爲武術指導的劉家良的名字被捧出來，廣告上斗大的名字，大過導演和主演明星，作爲一部電影中的武術指導如此捧法，劉家良在「中」片上可獲一個空前紀錄了。不過筆者看來，此片的武打並無任何突出，還比不上「馬可波羅」，如果電影收得，應是編導演的功勞，武術指導作用不大。由於這一現象，也可以看出電影圈的趨炎附勢的一面了。

「中原鏢局」故事當然是虛構的，它說滿清得了天下之後，有一名將軍重整武裝部隊抗清，明帝臨死時寫下血詔連同一批國寶及一公主托一老臣帶往投起義抗清的將軍，

得到情報，由一位武功高強的王爺率領一批軍隊與武功高強的軍官，窮追攜帶血詔與國寶的公主。他們突了一次重圍又一次重圍，又加上想將國寶奪爲己有的叛國保鏢幫助清王爺追捕公主與忠心保鏢。電影除了打鬭之外，對忠奸人性的刻劃都如舊劇中的典型，此片是在台灣拍攝，外景相當有眞實感。至於人選方面，黎小龍、陳惠敏、黃家達、張翼，都是打仔演員，女星嘉凌也是飾演武打角色出身的，因此打戲很多，也感重覆，倒

章造詣無迹可尋。他受寵識於唐玄宗，對高力士之凌辱，以至後來之與永王璘之遇合等，莫不是出乎軌範以外的傳奇。他死年六十二歲，又一說爲六十四歲。他壽終正寢，卻又被喧染爲酒醉泛江捉月而溺斃。

按主「溺斃」說的人所援用最有力的證據是魏顥（萬）「李翰林集序」。他們認爲魏是李白的至友，所述有關李白事應爲最可靠。魏序中有幾句是這樣的：「顥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爲長沙汨羅之儔。」

以上一段文字提及李白死因，分明與後來相傳的「（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見「唐摭言」），完全是兩件事。關於魏顥序文的含糊、隱晦，後人亦嘗有批評。清人王琦集註李太白文集，於「魏序」後附言：「琦按：是篇鉤章棘句，期期不易讀。度其闕文譌字必多。若筆體如是，太白『必著大名於天下』之語，毋乃爲不虞之褒乎？」

由此可見，如據魏顥的隱晦序文，說李白爲溺死，則「意外」地點和情景與唐摭言所傳言的，都不相同。又那序文不著年月，未知寫成於何年。現根據薛仲邕的「李太白年譜」，李白與魏顥相遇之年是天寶十三載，爲安史亂起之前一年，李白五十四歲。二人相聚，自春徂夏，盤桓數月，以後即不復相見。由此可推知，李白付予魏顥的詩卷只限於五十四歲前作品。又據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後序云：「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以今日李太白集詩文共三十卷較之，魏顥所纂，比數不爲不輕。至於其後李白之附永王，致爲朝廷放逐，長流夜郎，甚而晚年一病不起……等的經歷，未必眞爲魏顥所深悉。所以，即使主張「溺斃」說的人，引用魏序「陷潭」一語爲李白死因的證據，除與「采石捉月」傳說衝突外，亦不能說是上選的，第一手的資料。至於它的對手——「病逝」派，陳義較爲周延，因篇幅所限，留待下週再說。

艮人士，及到最後他犧牲了，才揭出是明將軍的猛將之一，這一個人物外型塑造得很古怪，有如武俠小說中的怪俠。製造好些輕鬆笑料。以娛樂性說：這是運用得頗爲成功的一筆。電影節奏稍慢，情節也嫌單薄，這卻是美中不足的。張翼的王爺造型，模仿龍門客棧的石鷹，但只得一個外型，沒有什麼氣質可言，這是編導學養問題，須知王爺是整個劇情壓力的重心，在他手下缺乏二三流角色的陪襯，讓他出場過多，失掉了神秘感，無形中將他的位格貶低，太過輕浮，戲劇效果便難理想。

編劇比較弱，如公主過關一場，將珠寶吊在褲頭，一下子給關卡守軍發現，太過兒戲，還有用豬剖開將珠寶藏在豬肚中，題材雖然新奇，但處理得太過粗枝大葉。臨到劇戲上這種關鍵，應該是鬬智的高潮，除非鬬智的運作能夠高過觀眾的想像，否則很難使觀眾滿足的。

總括來說：「中」片失在佈局欠缺鬬智的深度，情節舖排太過明顯，沒有留一些令觀眾追尋的含藏點。它的成功處是意識上的，屬於忠奸分明一類，人物造型大部份無過突出。不過喜愛看打鬥片的觀眾，會不致於失望。此片娛樂性是有的。

「　」與「大家樂」

林巽

「大家樂」是導演黃霑繼「天堂」後的第二部作品，這位新起的導演，一如許氏兄弟一樣，他們拍的電影雖然收得，但並不濫拍。因此他們的出品在未公映前就有使觀眾有另眼相看的吸引力，許氏兄弟的第一部與第二部作品風格是相同的，黃霑的「大家樂」卻先後完全不同，在「天堂」看出他很講究電影的蒙太奇技巧與傳統技法，在「大家樂」看來有如廣告片的大滙合，每一小節都可以看成爲了突出什麼人物而存在，而且導演很着意在每一小段中突出某些情趣重點。

「大家樂」是寫四個在中學就讀的青年，在校工慫恿之下，組成一個業餘樂隊，後來因爲要找一個懂得彈鋼琴的，因此便物色一名富家子同學參加他們，這位富家子弟同學因爲受母親管束很嚴，劇情就從兒子瞞着母親去電視台演奏，他的母親是最反對現代流行曲的，及發現兒子成爲流行曲歌手後，極力反對。於是電影中的流行曲玩意是西方形式，但劇情一進入了母子間的矛盾，便完全化入中國的倫理形式。

「大家樂」的故事，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故事，它是爲一個青年樂隊作註腳的故事，事實上它是屬於一個業餘樂隊自己的故事，黃霑在電影中所飾演的角色並不像是現實社會中的一種典型人物，他在電影中最初是想利用五個學生組成一個樂隊，由他做經理人，利用五個小夥子爲他賺錢，後來因爲太太同情五個學生，他自己也受了貪錢之苦，到此才發現友情比金錢可貴，遂爲那個給母親阻止參加樂隊的阿B做勸服工作，他們遂成爲朋友。雖然強調友情比金錢可貴的只是一點點，但它應該是這部純粹賣弄娛樂性的電影的唯一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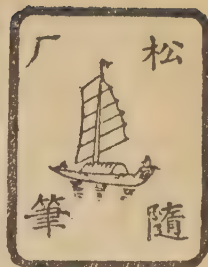
「大家樂」共有插曲十四首，主題曲反而不如「始終都係朋友好」像主題曲。還有一首「地球圓又圓」，也勾劃出一些挖苦這勢利社會的得失者面貌。

「大」片可視作一齣由即興觀念片斷組成的電影，它好在除開販賣娛樂性之外，並不借重什麼時下流行的骯髒噱頭。對於濫拿樂隊，這部電影必然有將他們的聲價大大提高的作用。

作爲經常寫電影文章的我，看到新一代的人才如許氏兄弟，黃霑等，他們不但在這圈子內顯出他們的才華，而且又肯潔身自愛，不隨波逐流的一窩蜂的走血腥暴力與色情變態的路線，但是令人興奮的。

由於他們不走色情變態路線而成功，更證明出那些老一輩只有依靠色情變態才能生存的匠人低能。





世紀病的由來・病狀・治療

向晚

世界第一次大戰後，歐洲流行一種口頭語：「世紀末」，意思是說，這個世界已走入盡頭，快毀滅了。世紀病呢，意思是說，這個世界發生一種病，當然也非佳兆，故於此提出，以警告全世界人。

茲先從此病的由來談起，這種病，決不是什麼物質方面的病，而實是一種西方文化病。今日世界文化，完全是西方文化，故西方文化病便造成了世界病。

西方文化最早淵源於希臘，希臘文化，最古的哲人思想，本也與中國固及以前哲人思想差不多，主張人性善、道德、仁愛、義理的，但因時勢環境的改變，所以哲人思想也改變了。自柏拉圖起，他們主張人性惡，物質重於精神，他們好把精力去向自然、物質方面上追求。

後來羅馬崛起，它把地中海變成羅馬大湖，征服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國家，希臘當然也在內，希臘人遂紛紛入羅馬，所以把希臘文化就傳入羅馬。羅馬帝國勢力，愈來愈大，它南征服了非洲北岸，北征了西歐、北歐，英國也在內。羅馬人佔領英國近二百年，因此羅馬人又把希臘文化傳入大半個歐洲。

中世紀的歐洲，是教會文化的世界，上帝主宰一切，人全要聽命於神。降至十五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以來，時勢大變了，人開始翻身，文字採用地方語文，過去是使用希臘，拉丁語文的。這時英國誕生一大思想家培根，他竟提倡學術與道德分家，過去學術是為道德服務，研究學

論」，把人與動物同視，認強凌弱是應該之事，無異為帝國主義造理由，世人不察，竟視為眞理，於是資本帝國主義與共產帝國主義遂相繼興起，以爭霸世界。我想遲早會鬧出大亂。此病狀之一。

西方物質文明，固有其特長，但若無限度日新月異發展下去，卻是對人有大害的。我們主張征服自然，如探月球是對的，但對生活上無限地講求省力、精細、安適、刺激，那種太違反自然的事，卻造成人類大不幸。四十年前，有一生物學者撰文稱，大意說人類將來滅亡，不是天災或戰爭，而是人的各種器官退化，這是西方文明所造成。三千多年前老子早說過：「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因飲食過分複雜，舌辨不出正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今人過分顯示自己財富珠寶，致引起賊匪搶刼）。此病狀之二。

西方提倡自由主義，原是應該的，但自由並不是造反，胡作非為。孟德斯鳩說得明白：「自由須在法律許可之下行之。」但後人誤解自由，以為想做什麼便做什麼，變成野獸一樣。最明顯事實，即共產黨，他們做「革命」、「解放」名義，而實行殺人、放火、搶刼、強奸醜事，還說什麼「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一言可以「廢邦」，何況是一個政治集團，鎮日大喊大叫呢，社會焉得不亂

者貪污，買遊艇，置別墅，蓄姬妾，講究鑽石，黃金飾品。無權者只有刼銀行、搶金舖、箍頸、拍膊頭了。他們不稱賊匪，而揚言「做世界」。這一名詞正像共黨「革命」、「解放」那樣光榮。人到了不知恥地步，這還成什麼界世！殺人者死，本是天經地義。但西人以「人道」、「進步」作盾詞，偏偏不尊重民意，殺人犯卻不肯執行死刑，以浪費納稅人的錢來供養殺人犯，理由何在？因殺人可不死，故暴力罪案日增，盜賊蠭起，社會大壞。此病狀之五。

西方經濟學原則，是「大量生產，大量銷費。」大量生產是蒸器機發明所產生，自然有其長短處，但也發生弊端，產生了資本主義，貧富懸殊，於是社會遂呈不安現象。再說，天然原料有限，大量消耗結果，必有枯竭之一日。例如石油問題即其著者，一旦產油國提高油價，全世界經濟遂發生恐慌。產油國也不能永遠保持地下油源不竭，到用盡時該怎麼辦？西方這種經濟原則，可謂太無遠見。中國人經濟原則主張儉，教人「細水長流」，不可趕快用盡，即是此義。天然原料，有的用盡會長，但有的就未必長了，用盡則止。原油這種物即如此，今人大量消耗，將來可能有無能源之危險。此病狀之六。

最後，該談到治療。本文只論「世紀病」，並非「世紀末」，既然是病，自然有方治療。如何治療呢？我以為只有兩方：第一曰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從人文主義謀求挽救。第二是推動布克曼的超越意識形態，就是教人「改變」。要聽從天理、良知（他們稱上帝），人要改變成新人，國就改變成新國，世界也就改變新世界。

他們在瑞士柯峯（Kaux）設有世界中心，常年在此地開會、訓練，任何人皆可參加。各洲各國各都市也皆設有地區中心。這是一個改造世界對抗暴力集團的一個革命龐大隊伍。我知他們曾消除了法德國際世仇，也改變了不少魯爾區馬克思主義者，對今日世紀病，當然必有良策。

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在乎一二人心之所向。」一二人尚有如此大力，何況有如此世界性龐大隊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人有責，不能專依靠別人。



聽一位兒子閒聊中談起他的媽媽，他的媽媽是個寡婦，大約六十多歲了，兒子說：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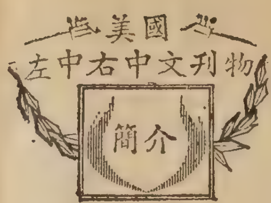
次的交易，或者是永遠不變的同樣的交易。那同樣的交易即使是十多二十年，但只要交易淡退了，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漸漸的消失。

有些人，因為沒法拿出什麼眞實的東西去與別人發生關係，必要時他可以扮演成一個角色，在計算別人的反應之下將自己塑造成別人喜愛的那

有一種不正確觀念，即一低級應爲高級服務、犧牲」。故產生一種奴隸制度，認爲這是應該之事。這與中國儒家君民平等，甚至有民貴君輕的孟子思想恰相反。當然與印度佛教意識形態，更南轅北轍，因佛教主張戒殺生，連至魚也不食。西方提倡弱肉強食，以爲軍方服務十年之久的軍驟，一旦不需要便殺之，可謂殘忍之至。中國文化中心思想，是「問心無愧，求良心所安。西方不然，他們從不講良心，只求於身有益。達爾文著「天演界。此病狀之三。

「上帝教你滅亡，必先使你發狂。」現今世界正是一個瘋狂世界，多數皆成狂人。如崇洋狂、旅遊狂、裝飾狂、好名狂、威風狂、飲食狂、色情狂、離婚狂、汽車狂（以一低級小伙計也購汽車）、濶屋狂、吸毒狂、玩具狂（每家兒童玩具竟佔總收入十分之一二），凡生活上的享受，可說無一不狂。此病狀之四。

「狂」需要錢，然錢從何處而來？富者變窮，窮者只好變賊匪。有權



西南文摘與方向

□□□ 余秋人

西南文摘

八開手抄本由霍明主編，立場反共曾爲阮寶珊遇害出版「反暴力」特刊。在「毛澤東與殺」一文曾引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日中共工作座談會所言「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專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時期，軍隊要清除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而稱「基於毛澤東這種好殺不休的作風，我們又怎能期望於左派暴徒能不動刀槍？」

方　向

季刊，八開手抄印刷，本年訂費一元，原由 University of Kansas 及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二校中國同學會聯合編印，嗣以合組方向社，此雜誌乃由其接辦。

該社之理想與信念爲「我們確認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引導中國社會邁向進步，中國人過更好生活的途徑。」四月號曾譯載時代週刊三月十一日描述國府聯大撤退莊敬自強的報導，並刊有「談批孔批林揚秦的意義」一文內稱：「就政治方面更是多方面的，打擊異己爲江青及文革派的當權舖路，解除文革後軍人的勢力，但反毛，反文革及『林彪死黨』也絕不會坐着挨打……」，立場反共，自毋待言。

格風

霍雲霄

，不打算再與人結婚了，兒子說：那時的媽媽，每天必定邀朋友到家中來搓麻將，那班朋友，正如電影中那類典型的三姑六婆，於是她老人家除了做家務工作之外，便是搓麻將與彼此在麻將枱上大談別人的是是非非，兒子回家，很難得有寧靜的機會，多數時間只有到圖書館去做功課。

後來有了電視，兒子也出來社會做事，老人每天看電視，打麻將大大減少了，家中比他們兄弟讀書時寧靜了許多。於是那兒子說：他對電視沒有多大情感，但不得不爲了媽媽，感謝電視。

人必須生活在精神所集注中，因此人必須有一個日常生活中自己所喜愛的對象，才能生活得情緒平衡，不理這個對象是眞的抑或假的，人生有時就像打靶子，失掉了那個射擊目標就像失掉了存在意義。

打麻將雖然浪費時間金錢，但用看電視代替了打麻將，多少反映出這個時代的寧靜，也只是藉假象代替眞象而來的。

每一個人在別人眼中的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多數只能有一部份的認識，並不是全部的認識，在只有一部份的認識下，兩者之間的互相信任也只劃定一個小小的界限，那時所能發生的友誼關係，亦只停留在那淺淺的層面上，友誼的背後也僅是爲了一

如果有一天，物質文明的時代，使物質成爲人與人發生關係的媒介，那時的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是經過物質的交流才與別人發生關係的，每個人出生之後，都必須學會適應孤獨，深信那時代是十分寧靜的，也是十分不愉快的。

因爲每一個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動物，所以人與人聚在一起往往有很多煩惱。人也是不甘寂寞的動物，人在孤獨時也會有很多煩惱。二種煩惱發展到尖端時，都會使人活得很痛苦，不過一輩子沒法逃避與別人聚在一起時，彼此總會慢慢適應，有如一首樂曲，自自然然尋找到配合的調子，成爲一個樂章，孤獨的痛苦較爲可怕，一個人孤獨太久了，會失掉那種與別人和諧相處的能力，等到孤獨進入麻木境界，他可能再沒法與別人好好相處，這才是眞正的悲哀，想像中將來如果眞出現物質造成了人與人發生關係的寧靜境界，人人都變成麻木的孤獨者，那時的人會變成怎樣呢？今日的電視，正成爲代替人與人之間正常關係者，而且不斷推廣中，將來的人會變成什麼樣的人，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不過有一種人可以化孤獨成爲造福人羣的力量，這種人不必從與別人的和諧上建立情感的平衡，而是從創作上不斷燃燒自己，如科學家、作家、藝術家以及作研究工作的人，他們是可以在正常中孤獨，而且孤獨才是他們的存在價值，因爲凡作研究工作者都是需要孤獨的，因爲他的孤獨後果是給別人作出貢獻的，他雖然是孤獨的，但是那創造的意念卻使他感覺到自己的不孤獨。

人物春秋



袁·崇·煥·的·寃·死

胡菱之

所謂「勇猛圖敵敵必讐，奮迅立功眾必怨」。這是明末袁崇煥的眞實寫照，他死守關外的寧遠城，主張「且守且戰，且築且屯」，用以對付滿人。但他感覺到這一計劃，欲求成功，很不容易，所以，他在上奏明熹宗的疏中說得那麼沉痛！後來他果然不幸而言中，死於敵人的反間，死於朝廷的疑忌。可是他爲了國家民族，不敢苟且偷生，只是希望死遲一點好讓他爲國家、爲民族多出一點力，因此，袁崇煥當時又對葉台山相國，發出了悲痛的呼聲：「征東慷慨出城闉，贈策臨歧語獨眞。杯酒論心皆血性，干戈滿地總風塵。唯求孟氏能生我，難保曾參不殺人。無限憂虞期報國，誰憐邊塞一孤臣？」

由於滿酋努爾哈赤戰死之後，皇太極（清太祖）嗣位，袁崇煥派人去弔喪，藉以察探其虛實，那時皇太極有意進攻朝鮮，但恐明兵牽制後路，則假意派遣使者來言和，崇煥也想乘機修築錦州、中左、大淩之城，故六虛以委蛇，而與清修好。後來朝鮮戰敗降滿，朝中御史認爲崇煥和與敵人議和的罪過，迫得袁崇煥再度上書剖析說：「今關外四城，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狹人稠，必須糧食。錦州、中左、大淩三城，非修不可。如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之功也。故乘敵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矣。」

原來當時袁崇煥答允議和的目的，滿清都知道了，所以皇太極曾來書詰責他：「今將軍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逼。」偏偏明廷上下愚昧不知，當時雖沒有對袁加以處分，但後來卻成爲殺袁的主要罪名。

明熹宗天啓七年（公元一六二七）五月間，皇太極企圖爲他父親努爾哈赤報復寧遠城敗死之仇恨，乃再度率其所有武裝部隊，圍攻錦州，寧遠等城。袁崇煥沉着應戰，他親自率領將士登城防禦，又分別大敗滿清部隊，造成了第二次的寧遠大捷，明軍士氣的旺盛已達另一新高潮。

但在另一方面，清兵連續遭此挫敗，士氣不僅發生動搖，且已一蹶不振，滿洲的文武大員們，也多半準備作逃亡的計劃。其時袁崇煥的軍營中，已發現滿人投降者先後接踵而來。因此有秀才岳鸞並建議皇太極說：「大清應該與明朝講和，若不講和，則滿洲人民將可能死散殆盡！」寧遠一再大捷的影响，由是可知。但是，袁崇煥雖有功於國家，而奸臣魏忠賢卻因崇煥不肯附和他，做他的爪牙，於是乃誣陷他在滿清部隊進攻錦州時，沒有親自馳援錦州是「暮氣」。昏庸的熹宗，不能辨別是非，致令袁崇煥雖有本領對付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卻絕對不肯與權奸小人爲伍，附和閹宦，結果在這年七月間。崇煥終於被迫辭職，離開了他曾經堅守的城池和他的職務。

袁崇煥無官一身輕，回到他的故鄉，計劃着怎樣渡其恬靜的田園生涯？但不旋踵間，熹宗於同年八月宣告崩逝！由他的弟弟由檢繼位，改元崇禎，是爲明思宗。思宗卽位後，權宦魏忠賢伏誅，全國人心稱快。按魏忠賢，肅寧人，萬曆中入宮，傳與熹宗的乳媼客氏私通！熹宗嗣立，他便平步青雲，升爲司禮秉筆太監，兼掌東廠事，專權植黨，殘害忠良；例如楊漣、左光斗等交劾其奸，反被誣爲東林黨，盡遭掠殺；又逐公卿李宗延等，於是善類爲之一空，思宗繼位後，始揭發他的罪證，貶至鳳陽，自縊而死！

正因爲明廷在人事上的巨變，令到滿人興奮而蠢蠢欲動，所以關上的風雲日急，聞鼙鼓而思良將，思宗便又在天啓七年十一月，任命了袁崇煥作「右都御史、視兵添注左侍郎事」，這時距他辭官歸家不過三個月左右。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四月，袁崇煥又被任命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同年七月，袁崇煥重入都門，思宗向他諮詢方畧，他說：「如陛下假以便宜，五年之內，可以恢復全遼。」

又說：「遼事本不易奏功，陛下既已委臣，臣亦不敢辭難。但五年以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遣將，須內外事之相應，方能有濟。」又說：「以臣之力控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都門，便成萬里，沒有妒忌功能的人，便以壞了。」這是他鑒於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擠，而不得竟其志願，所以他後來又再上疏言恢復之計說：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着，戰爲奇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用人當任而無二，信而勿疑。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這都是針對明末朝政的病根，對症下藥，堪稱爲字字見血，語語見淚，對他自己後來的得禍，袁氏可說是早有預見的。

同年八月，袁崇煥再度出關，重新擔當起邊防大任。他殫精竭慮把邊防重新整飭了一番，以祖大壽鎮錦州，何可剛駐寧遠，趙率教鎮山海關，當時他極力稱讚這三人的才能，上書奏道：「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都歸死於司敗？」他這樣毅然決然就地所謂「用能任專」，關外局勢再告安定起來。接着在崇禎二年（一六二九）五月，袁崇

煥殺了虛報兵額，中飽關銀的皮島守將毛文龍。原來這毛文龍，是浙江仁和人，於光宗奉昌元年（一六二〇），以都司援朝鮮，而逗留於遼東。遼東失陷後，自海道逃回，乘機襲殺了滿洲鎮守沿江的守將，向巡撫王化貞報功。王化貞遂以毛文龍爲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印，鎮守皮島，皮島又稱東江島（即今日韓國鴨綠江口東岸的身彌島），北岸海面八十里，即爲滿洲邊界。熹宗天啓元年（一六二一），河東失守後，難民多半逃入島中，毛文龍就將該島人民編爲軍隊。可是他本人實屬貪汚無能。兵不過二萬七千人，卻妄稱十萬之數，將領逾千，每年耗用國庫無數錢財，自己卻唯知以軍隊經商走私！無事迫人民爲他賣參販布，有事則又只知殺降人和難民冒功。更壞的是苛索朝鮮，這是後來朝鮮不滿明廷的主要原因。但因爲他逢迎朝中權貴大臣，所以一直得到他們的庇護。

當袁崇煥受命再度鎮守關外時，毛文龍因勢大官尊，不肯接受節制，袁崇煥觀察當時的情勢，非除掉這種害羣之馬，不能控制關外，於是，袁崇煥便以閱兵爲名，乘舟至皮島，出其不意，拘而殺之！事後奏報朝廷，思宗及朝臣，都爲之驚震！但以既成事實，邊政又少不得袁崇煥這個人，當時不僅未曾責以擅殺之罪，反而傳諭列舉毛文龍罪行，以安定崇煥的心。可是那些曾經受過毛文龍好處的權宦大臣們，以毛一死了，乃失去了財源，於是都恨袁崇煥入骨，交口誹謗崇煥，終於種下了袁崇煥後來被殺的禍根！

由於明末的芸芸將帥中，當以袁崇煥爲督邊第一能手，滿淸的皇太極雖然野心勃勃，無日不想問鼎中原，可是袁崇煥坐鎮遼西，他自經寧遠、錦州諸役，受過教訓後，則取道寧、錦以入山海關的計劃，再也不敢輕於嘗試，因而改變其陰謀，採納漢奸高鴻中的建議，取道內蒙古，以附北京之背。可是這一陰謀，又爲袁崇煥所窺破。他曾經因此上疏說：「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窃窺，請嚴飭薊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著。」並且一疏、再疏、三疏，但朝廷終不注意。果然，皇太極在崇禎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領滿兵十餘萬，以蒙古兵爲前導，由喜峯口（今河北遵化縣東北），毀邊牆而入，進通遵化，把沿途明兵擊敗，總兵趙率教領兵四千馳援，又爲滿洲兵所敗，全軍覆沒，率教亦戰死。

同時，巡撫王元雅憑城固守，也因城破自殺殉職。敗訊傳到京師，舉朝震動！而滿洲兵已越過薊州，馳向通州（今河北通縣）。思宗急忙起用孫承受，使固守通州，並詔袁崇煥率兵入援。崇煥奉詔後，即與總兵祖大壽率九千人入護京師。他們心焚血沸，憤不顧死，馬不停蹄，兩日夜行了八百餘里，先清兵三日到京城的廣渠門外。與清兵大戰，力戰卻敵數十里，滿洲兵以爲袁崇煥之兵是自天而降的，皇太極也表示：「二十五年來，未曾遇此勁敵。」那是崇禎二年的十一月二十日的事。

當時，袁崇煥自己想來，亦以爲此次滿洲兵深入，所破要隘都是薊遼總督劉策的轄地，自己千里入援，卻敵數十里，反躬自問，有功無過，對得起國家民族。然而可悲的是，京中人士以驟遭兵禍，怨謗紛起，竟有說袁崇煥擁兵縱敵，有非分之心！而輔臣溫體仁以崇煥殺其同鄉毛文龍，兵部尙書梁廷材以崇煥與自己有私隙，都乘機誣害，說袁氏私通滿清，引敵逼和，善於猜忌的思宗，乃對崇煥發生了很大的疑心。這時皇太極風聞袁崇煥被疑，即乘機行使其反間計，抓到兩個明朝太監。以漢奸高鴻中等監守，故意坐近太監，與人耳語，說袁巡撫已與滿洲方面訂密約，大事即可成功。

兩名太監旋被釋放，其中一個姓楊的太監歸來將偷聽到的話密告思宗。思宗的本性剛愎，信之不疑，便在同年十二月一日，將袁崇煥逮捕下獄。其時，稍明事體的人，無不以爲袁崇煥通敵是不可能的事情，兵科給事中錢家修曾上書爲袁崇煥伸寃，並且請以身代之；布衣程本直，更爲氣憤，他詣闕抗議四次，表示願與袁崇煥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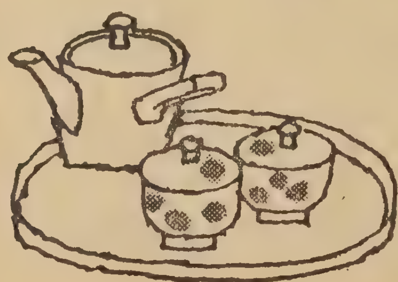
他說：「予並非爲私情死，不過爲公義死耳，願死之後，有好事者瘞其骨於袁公墓側，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則目瞑九泉矣！」像程本直這樣抱平不的人，不知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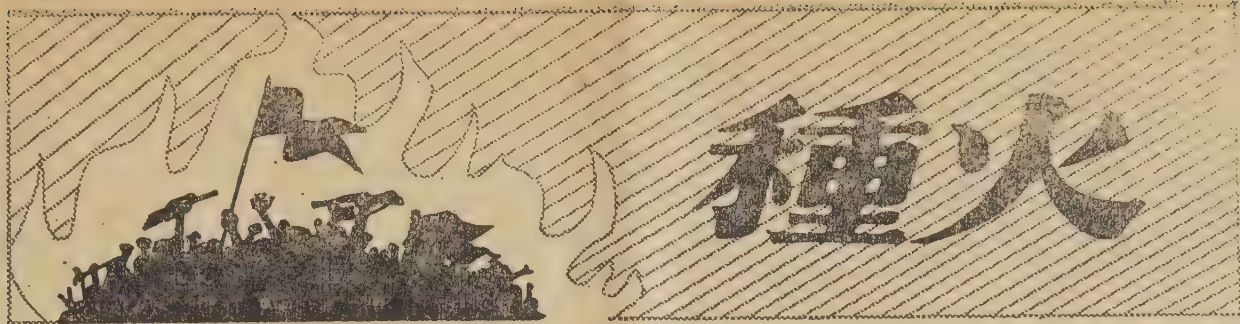
關外的將領、官吏以及士卒等等，每日前往孫承宗的署衙去號哭呼寃，請求代爲昭雪的人亦不可勝數！袁崇煥的部將祖大壽，見主帥被枉下獄論罪，憤而擁兵叛走，毀山海關，向錦州而去。

當時京師惶恐，乃採用余大成的主張，請崇煥在獄中給祖大壽，勸他爲國效忠，勿以他個人的生死而變大節。手書遞到關外，祖大壽得書痛哭，全軍亦痛哭，遂又踴躍入關，擊退滿兵。由此可見袁崇煥的忠義之氣，感人之深。思宗當時本有意釋放崇煥，使之再去鎮遼，但輔臣溫體仁連上五疏，力請速殺袁崇煥，於是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早晨，這位光明磊落的民族英雄，終於被處以凌遲死刑！

公道自在人心，近人梁啓超著「袁督師傳」，他的論斷說：「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不能越過遼河一步，使督師，而能有督其人者，則滿洲軍猶不能越榆關一步，故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怪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古今寃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師若者也。」

足證崇煥的寃死，實影响到明朝的安危！苟延了十五年終於亡國。後之執國柄者，不可愼哉。





〔二十六〕

林學政

「今天晚上，我們開鬭爭會，根據有關方面報告，二組的吳樹春，在勞動和思想方面，表現得非常壞，這傢伙吃飯打衝鋒，幹活磨洋工，幾天來都沒有完成生產任務。等一下把他交給你們去鬭，把他綁起來，狠狠幹他一場。你們回去佈置一下，好好準備，馬上我們就召集大家開會，現在大家回去。」

不一會，號角聲響了，大家列隊進入會場，一排排的坐在冷陰的泥土上。

馬偉才站在台上說話：

「今天晚上我們要開鬭爭會，鬭爭吳樹春。這個頑強的右派分子幾天來都沒有完成生產任務。天天裝瘋賣傻，我們對他講時，他就說生病啦，這裏又痛，那裏又痛，又是腳上生瘡不能下田啦。甚至還反動的講，飯吃不飽呀，分配任務太多呀，等等。他繼續散佈對社會主義不滿的謬論，一直在陰謀進行破壞活動，現在叫他向大家坦白交代，等下由大家來幫助他，批判他，吳樹春，出來！」

叫到自己的名字時，吳樹春給嚇住了，怔怔的坐在那裏，好像馬偉才叫的是另外一個人。坐在他身邊的人用力的推了他一把，才彷彿彿的站了起來。

掛在草房中間樑上的避風燈黯弱的燈光，在風中搖曳着，會場中是可怕的靜寂，吳樹春瘦骨棱棱慘白的面孔，在一閃一閃的燈光映照下，像是一具活的僵屍在那裏躍動……

馬偉才不耐煩的喝道：

「來呀，還要人來討你嗎？」

吳樹春踟躕地走到台上。

下面有人叫了起來：

「吳樹春，頭低下來！」

吳樹春馴服的低下頭。

「快點講呀！」

他低着頭囁囁嚅嚅的開始講話。

「聽不到，大聲一點！」

「我，吳樹春，因爲眼睛有深度近視，前幾天晚上收工回來，看不清路，心中又急着趕回來吃飯，跌了一跤，折斷眼鏡腳架，擦破了手腳，這幾天在水田裏幹活，擦破的地方一碰到水特別痛，影響了生產任務的完成。」

他的眼鏡腳架果眞是斷了，用一根布條子掛在耳朵上。

吳樹春這麽一說，下面有人叫了起來。

「亂講，手腳擦破一點算什麽，我們這裏好多人還不是腳上都生了爛瘡，照樣下田，照樣完成任務，你有什麽了不起，擺什麽知識分子臭架子，快點老實交代！」

「吳樹春不老實，把他綁起來！」

「叫他跪下！」

叫了一陣，上去了兩個人，拿着一條繩子把他綁了起來，然後把他按倒跪在台上。

馬偉才看到一切都在按照預定計劃進行，像個沒事人兒似的，走到隊伍後面，兩手交互的抱在胸前，站在那裏觀看。

這時，二組的石斌站了起來，走到台上，大聲說道：

「吳樹春不肯坦白檢查，現在，我來揭發他。」

「吳樹春跟我父親在園林處是同事，他從前還來過我家，我們都對他很好，家裏的小孩子都把他當做叔叔看待，我們對他好，是希望他在我們無產階級工人家庭影響下，受到啓示，能脫胎換骨做個社會主義裏有用的人，但是他完全辜負了父親和我們家庭的一片好意，不斷的攻擊黨。這次黨寬大的處理了他，要他在勞動中改造自己，一個有良心的人，應該感激黨的照顧，努力在勞動中學習才對。但是吳樹春執迷不悟，反而恩將仇報，更加惡毒地散播侮蔑黨勞教政策的謬論。我到場裏之後，他用盡各種方法想絡籠我，說是太苦啦，吃不飽啦，要死無葬身之地啦。後來，他發現我對黨的忠誠，知道我決不會被他利用；他怕了，於是又用各種方法賄賂我，希望我能包庇他。

「像吳樹春這種與黨與人民爲敵的壞人，我們不能原諒，不能對他有溫情主義，我第一個先鬭爭他。

「吳樹春，你認不認罪？」

年，怎麼這孩子一點也不像他爸爸，他多忠厚……

「你看什麼！」

石斌喝着，劈劈拍拍的打了他兩個巴掌，打落了他吊在耳朵上縛住眼鏡架子的布帶子，那眼鏡在他臉前提盪幾下，就丟在地上。

靠着台前坐着的第一組裏有個人，把吳樹春的眼鏡架檢了起來，把它放在一邊，顯然的，吳樹春沒有眼鏡，是變成了瞎子，那他以後別想活了。

石斌下了台，接着是二組的生產和學習小組長，先後上去揭發吳樹春，不是說他好吃懶做，就是說他思想反動，說完，就是給他一巴掌。組裏的人在組長之後，按着次序一個接一個上了台，有的說他勞動時屎尿特別多，有的說他的交代是不打自招，因爲想急着趕回來吃飯，才摔了跤……每人照樣畫葫蘆，說完後一拳，或踢他一腳。

「吳樹春，你坦白不坦白？」

台下有人在大聲問他。

「我確實是手腳痛得嚴害，任務又比平常要多……」

「不老實，把他吊起來！」

「吊他！」

好幾個人跑到台上，把反剪着綁住他兩手的繩子另一端，串到樑上；繩子用力往上拉，吳樹春被拉了起來，然後彎下了腰，兩手從反面向上吊了起來。

「你坦白不坦白？」

「我是眞的，求求你們……」

「拉！」

他們再用力拉繩子，吳樹春的腳尖痞在地上，傴僂的身體在提盪。

「哎唷，我眞是寃枉呀，你們……你們……你們……」

拳頭不斷地落在他身上，像一隻練習拳擊用的沙包那樣，他懸空的身體也跟着不斷的在盪。

一顆顆豆大的汗珠，從吳樹春額上滲了出來，臉上的肌肉在抽搐和扭曲着，嘴裏發出痛苦的呻吟……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分場場長萬國清走到了台一邊了。

他用冷靜的口氣說道：

「把他放下來。」

繩子一鬆，吳樹春雙腳落了地。

「你們回去！」

台上的人立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坐了下來。

萬國清看看大家，說道：

「這樣不好，我們共產黨是不主張打人罵人的，我們是講人道主義的，我們是要改造你們的反動思想，不是希望把你們打死的。但是如果有人因爲抗拒改造，進行破壞的非法活動，而引起羣眾的憤怒，那我們也沒有辦法。羣眾在憤怒的時候打你幾下，也沒有了不起，因爲他們的憤怒是基於恨鐵不成鋼。」他轉過頭，對吳樹春說：「剛才他們幾個人打你，是他們積極的表現，你不要怕。你要知道，我們共產黨不打人，我們着重思想教育。只要你今後能夠好好改造思想，有積極的表現，羣眾對你有了好的印象，大家怎麼會再打你呢，是不是？現在，你再向大家檢查你自己的反動思想，並向大家保證今後應當怎麼辦。」

萬國清替吳樹春解開綁住他雙手的繩子。吳樹春畏葸的看看場長，對大家說：

「我坦白交代我的反動思想，我好吃懶做，沒有完成生產任務，反抗改造，今後我保證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學習，服從分配，一定要完成生產任務。」這天晚上的鬬爭會到此結束，但吳樹春一直沒有完成過生產任務，反而生了病，住進了病號組。

六

勞教場所沒有人談女人。

不是裏面沒有女人，只是那些勞教分子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你總不能說這些傢伙不想女人，對一班疲憊不堪的年輕漢子來說，女人的存在，依然會造成他們生理上很大的威脅。

第二分場就有三個女人，那就是萬國清、馬偉才、杜祖光的愛人。

他們三家住在營舍後面的山坡上，約摸只有一百多步路的距離，走十多級不太陡的石階就到了。三幢獨立的小磚房一字排列着，萬場長住外邊那一幢，他的房子特別大，多了一間客房和一間會議室，場裏重要幹部會議是在這裏開的，招待上級人員住宿也在這裏。中間是杜祖光的家，裏邊貼近叢林的一幢，是馬偉才跟他愛人的窩；其他兩家都有幾個孩子，他們家就只兩個大口。

每家都有他們自己的院子，用竹籬笆圍着，每家種每家的菜，每家餵每家的鷄。

所有這些房子的興建，以及家裏一切用俱的製作、圍籬笆、闢菜園，都是場裏勞教分子的勞動成果。一直到現在，劈柴呀，誰家裏要修補什麼呀，淸厠所呀，都還是由勞教分子出的公差。自從成立特教小組，因爲這個小組一般人數不會太多，有時甚至只有兩三個人，管理比較方便，同時也爲不致影響正式編制的小組上級規定的生產任務，所以這些打雜的事務，變成了他們日常主要工作。

星期天是「休息」的日子，如果沒有特別任務分配，大家可以不要出工。除了上下午和晚間，要舉行五個小時的各種會議，以及規定兩個小時的整理環境外，大家可以抽出一點時間洗洗自己的衣服，做做縫補鞋襪之類的事情；場裏也容大家在營舍前後十幾公尺內，隨便走走。

那三個娘們總愛在這個時候，圍在一堆，一邊吃吃笑着，一邊指指點點的鑑賞這些右派和壞人的標本。好像這是她們在一星期中，唯一的一個娛樂節目。

未必是每個勞教分子都在注意他們，但是在很難得能看到女人的情形下，有這麼三個女人站在那裏像是故意讓他們看的模樣，不看一下似乎是暴殄天物。

在百把口、兩百來顆的眼烏珠的瞅覷下，她們好像樂子更了。

「這些傢伙恐怕都不行了呢？」

「誰說不行，勁大着呢！」

「你怎麼知道勁大來着？怪啦！」

「有什麼怪的，你們沒看他們的眼睛！」

記着，她們又咭咭格格的笑了起來。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蘇北剿共戰爭，本來國軍佔極大優勢，因爲距離南京近，補給容易，又是精兵，按理自易取勝，但實際勝得也非常艱苦，國軍第四十九師二十六旅在黃橋附近被共軍擊潰，新七旅及一〇五旅又被共軍吃掉，交警第七、第十一兩個總隊，實際也是兩個旅，交警全名是「交通警察總隊」，乃抗戰期間由軍統局編組之「忠義救國軍」改編，武器精良，鬬志旺盛，居然也被共軍優勢兵力擊潰。所以如此，是由於幾個原因，第一，國軍輕敵，以爲日本鬼子尚且被打敗，何況介於游擊隊與土匪之間的共軍，因此前進時往往是一路行軍，左右沒有掩護部隊，全面暴露在外，隨時會受到襲擊。第二，共軍在蘇北一帶盤據最少也有五年，當地地形熟悉，對民眾控制澈底，凡不同共黨合作的人，往往全家被殺。不知者以爲共產黨得民心，實際是共黨以鋼刀控制了民心，於是整個蘇北大人小孩皆是共產黨，國軍一旦進入，比日軍進中國作戰還要困難。第三，最重要的一點便是陳毅、粟裕這一股首先運用「人海戰術」，在鄉間組訓民兵，一旦作戰把民兵擺在前面衝鋒，每人給與兩顆手榴彈，向國軍陣地猛衝，後面以重機槍壓隊，許進不許退，後退即以機槍掃射。把這些民兵去換國軍子彈，等到國軍子彈打光了，也疲倦了，共軍生力軍便發動猛烈攻勢，國軍必然失敗，當時在戰場上死的遍地都是共軍，但全軍覆沒的則是國軍。不過，在這一時期，共軍由於武器窳劣，不足與國軍硬碰，只是採取大吃小的戰術，向國軍突襲，雖然如此，國軍吃虧已經不小了。

與國軍向蘇北發動攻勢同時，津浦南段戰事也開始。當日本投降時，國軍接收了津浦路沿線要地，在徐州設立綏靖公署，由薛岳任主任，負責指揮魯蘇豫皖四省邊區剿共軍事，其轄區一如抗戰初期之第五戰區，但薛岳所處形勢則不如當時之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首先是安徽方面就不聽命令，此時安徽省政府主席仍是李品仙，抗戰末期升任司令長官，此時司令長官已撤銷，仍擔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前後八年，安徽人不斷向中央控訴，但李品仙自有辦法肆應，地位穩如泰山。在安徽的廣西部隊，抗戰初期在戰場上大顯威風，稱爲國軍勁旅，但在安徽一駐八年，隨着總司令李品仙當省主席，師長當行政督察專員，團長當縣長，個個囊橐充盈，形成將驕兵惰，士無鬬志，薛岳是有名的薛老虎，個性急燥，令出必行，李品仙怎肯聽他的，形成僵局。後來中央發覺情形不對，乃將安徽劃爲第八綏靖區，調桂軍宿將夏威任司令官，實行軍民分治，李品仙專任省政府主席，只管財政，不再管軍事。夏威是個老好人，與薛岳雖能配合，無如在安徽的廣西部隊實不能戰，夏威亦無可如何。

除去夏威的第八綏區，還有李默菴的三十二集團軍，李默菴是湖南長沙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露頭角甚早，軍校第一期學生中，第一個當師長的便是李默菴，接替衛立煌任第十師師長。李默菴在抗戰初期由第十師師長升任十四軍軍長，也立了不少戰功，但經過八年抗戰，錢積得愈多，膽也愈小，愈不想打仗，又想活動湖南省政府主席，衣錦還鄉。所求不遂，便不滿現實，對命令也就陽奉陰違。

另外一支部隊是十九集團軍陳大慶部，陳大慶倒是忠心耿耿，義無返顧，無如十九集團軍是雜湊而成，戰鬬力不強。另外還設有徐州的第三綏靖區，司令官馮治安，所指揮的部隊也就是以前的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本是張自忠，張將軍在襄河殉國後，便由馮治安繼任，轄五十九軍、七十七軍，此時軍改爲整編師，番號改爲整五十九師，整七十七師，原師則改爲整編旅。

徐州綏署主任薛岳針對當前情況下達命令：

一、第八綏靖區之第七軍（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師），以一部守備津浦路宿遷至東葛鎮段之鐵路沿線，其主力分兩路向雙河集、五河及靈壁、泗

東五河、泗縣以西各地之共軍，準備爾後之進剿。

二、第三十二集團軍所屬整第五十八師，以主力由蒙城向西五舖、淮溪口進擊，以一部由符離集向淮溪口進剿，肅清宿、永、蕭縣間地區之共軍，再續向蕭縣以西黃口以南進剿。

三、整第六十九師（欠第九十九旅），以一旅由夾溝向路疃集、黃山集、丘家集、魚溝集進擊，以一旅由閔賢集向梁莊、後程、王集、朝陽集推進，先肅清符離集、閔賢集以東朝陽集以西各地區之共軍後，再向睢寧、宿遷進剿。

四、第三十二集團軍所屬整第二十八師（欠第八十旅，附整第五十七師之預備第三旅），以預備第三旅主力，由徐州附近向房村、雙溝推進，一部向趙坪子、驢馬集進擊，整第二十八師由徐州附近沿隴海路東進，以一旅向單集、曹八集進擊，一旅向小塔山集進攻，並迅肅清該地區之共軍，準備爾後之進剿。

五、交警第二總隊控置於黃口車站間，以兩個大隊由郝寨向蕭縣進擊，攻取後，再以一部佔領瓦子口，協力整第五十八師，澈底肅清宿、永、蕭縣間地區之共軍。

六、第三綏靖區之整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師，及第十九集團軍之整第五十一師，應竭力箝制當面之共軍，確實掩護第二十八師左側背安全。

七月十八日，第七軍之第一七二師，以主力由固鎮向靈璧、泗縣，第一七一師之一部，由曹老集沿澮河南岸地區向五河攻擊前進；第一七二師先後攻克偃路口、毛義，進迫靈璧西郊，共軍退據城內繼續抵抗，幾經激戰，迄二十三日克復靈璧城。共軍第九縱隊一股約二千餘，向靈璧以東逃竄；另股六百餘企圖頑抗，經國軍猛擊，亦不支東遁。國軍追擊部隊即越長直溝進迫泗縣，二十八日拂曉開始圍攻，激戰至十四時，克服該城。原由曹老集向五河進剿之第一七一師之一部，因豫南李先念股，經皖中越津浦路東竄，遂以主力協助第五軍作戰，一部與由泗縣南下之第一七二師主力會攻五河，至三十日九時，克復該城，共軍主力向泗縣方面潰逃。

計，乃集結其第八師三個團，第三師第九旅之四個團，及第五縱隊全部，向泗縣猛撲；另以第七師之三個團，及第七軍分區三個獨立團，攻取外圍據點。八月八日晨，共軍第八師向泗縣大、小北門蜂湧進撲，第二師竄犯東門，第九縱隊竄犯城東南隅，大、小北門城垣因早經拆毀，無法阻塞，不久均陷。迄十時許，突入城內之共軍增至二千餘，經國軍奮勇阻擊，六度反復衝殺，且得空軍第一聯隊之協戰，十六時小北門之共軍悉數就殲。當時國軍增援之第一七二師復被共軍所阻，朱師長乃瑞當以必死之決心，悉集所有兵力，編成三個攻擊隊，猛烈反擊，九日晚奪回大、小北門，共軍之攻勢頓挫，退路復為國軍增援部隊所遮斷，鬬志業已喪失，經我軍追殺，遺屍遍地，迄十日拂曉，城內之共軍全部肅清，外圍之共軍亦相率潰遁。

盤據魚溝、朝陽集東西地區之共軍第九縱隊一部及銅山基幹部，經國軍整第六十九師之第九十二旅、及第六十旅分由夾溝閔賢集向東進剿，自十九日起，先後攻克永安集、路疃集、時村鎮、名相集等地。廿四日十四時，國軍第九十二旅攻克魚溝，十八時第六十旅進克朝陽集，整第六十九師於完成任務後，即以第九十二旅控制魚溝、朝項集，並肅清其東側一帶高地之共軍。

魯南共軍第二、第四、第七各師，先後竄據魚溝、朝陽集以東地區，自二十六日起，數度向國軍第九十二旅猛撲，激戰至二十七日晚，國軍為策應該方面之作戰，特遣第九十二旅在魚溝之一部，向朝陽集外圍之共軍夾擊，另以廟山墟方面之預第三旅之一團，轉移至雙溝，協力整第六十九師之作戰。國軍固守朝陽集之第九十二旅奮勇抵抗，傷亡慘重，副旅長洗盛楷、參謀長劉立身，均於二十七日晚重傷，二十八日午，共軍增援反撲，艾旅長乃率隊退守朝陽集以西苦戰，奈以眾寡懸殊，反復肉搏三晝夜，損失慘重，終於二十八日十四時在空軍掩護下突圍，向雙溝集鎮西南轉進。斯時另股共軍由倪家營向雙溝鎮第六十旅陣地進犯，迄三十一日黃昏，共軍第三師第九旅、第四師第十一旅、第七師

軍第六十旅抱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予共軍以熾盛火力之痛擊，反復衝殺，澈夜奮戰。八月一日拂曉，國軍預第三旅之一部，由雙溝方面趕到戰場，協力夾擊，共軍不支，紛向朝陽集，大王集潰逃。

國軍預第三旅主力，及整第二十八師，分由潘塘及徐州成東，向盤據雙溝、曹八集、大許家、大廟之共軍進剿，預第三旅當日攻克強集後，復越房村東進，二十日十三時攻克雙溝、驢馬集各據點，嗣國軍整第六十九師之第六十旅到達，於二十六日接替雙溝防務後，更向廟山墟一帶推進，整第二十八師十八日進克魏集、單集、大許家、大廟等地，二十一日，第五十二旅攻克曹八集，第一九二旅克復李集、板橋集，共軍殘部向東竄逃。

國軍整第五十九師、第七十七師於七月二十日先後由賈汪向東進剿，以策整第二十八師左側背之安全。整第五十九師二十八日進克朱果山，整第七十七師二十五日攻抵澗頭集，二十八日九時復克運河沿岸各據點，八月七日拂曉，我整第七十七師一部。於燕公渡、新閘子以砲火策應整第五十師之作戰。六時三十分，整第五十一師第一一四旅之一部，藉火力掩護，自八罡溝強渡運河，直拊韓莊之背，九時攻克韓莊北之前、後性義，另一部沿鐵道正面攻佔韓莊東及鐵道北端之據點，九時完全克復韓莊，並以一部克其東端之安宅子，及其以北之官莊。十三時，共軍三百餘由大辛莊反撲，經猛烈迎擊，共軍不支向東北方面潰退。

交警第二總隊，及整第五十八師，於七月十八日分由隴海、津浦兩鐵路，自北而南、自東而西，及由蒙城自南而北三面圍剿盤據宿縣、永城、蕭縣地區之共軍。第十二旅、交警第二總隊十八日由郝寨一舉攻克蕭縣城，共軍南竄瓦子口，據工事頑抗，經國軍猛擊，十九日克瓦子口。第五十八師之新第十旅由蒙城向北進剿，攻克板橋集後，二十一日，第五十八師進至南平集、韓村，再逐步向北追擊，先後攻克蕪頭集、睢溪口、永固集、西五舖、南社集等地，並進至祖老樓，共軍殘部向永城西北逃竄，津浦路南段之戰鬬，至此告一段落。

中國抗戰實錄【61】

中華民國之誕生

蔣翊武等人逃向鄰居屋頂，但因人多過重，屋簷塌落，被包圍的軍警一網打盡──起義行動就在眼前，而總司令部卻被毀滅。

落網的人們被送往巡警總局途中，陳宏誥被熟識的警官放縱逃走；蔣翊武到了總局之後，因為留着辮子穿着辮子，穿着土裏土氣的鄉下衣服，看來像個學究，警察未加注意，得以亂隙溜出，逃往岳陽。

此外，在武昌城內的各秘密機關，陸續被搜查，主要幹部差不多都被逮捕，其人數據瑞澂向清廷報告是三十二人。

三位烈士慷慨就義

非常重視這個事態的瑞澂，命令武昌府知事陳樹屏徹夜訊究，結果於翌日上午八時，將彭楚藩（共進會員、憲兵）、劉復基（文學社、同盟會員、步兵四十一標）、楊宏勝（前步兵第三十標）三人拖到督署門前斬首示眾。

三位烈士視死如歸，慷慨就義，口口聲聲痛罵滿清政府，呼籲同胞們為革命奮起！他們是「武昌首義」的最初犧牲者。

雙十武昌起義

十月十日清晨，武昌城的街道上，遍佈追蹤革命派的軍警，每隔幾十步，就有一個擔任警戒的士兵站崗，各營訓練一概停止。

同志間的聯絡，只有在交代勤務或是出去採買而偶然碰頭的時候，才有悄悄接觸的機會。至於城內外的聯絡，則因所有城門緊閉，完全斷絕。

倖免於難的幹部都躲躲藏藏地不敢露面，武器彈藥等類也都被沒收，作為革命旗幟的十八星旗，也只剩下由鄧玉麟逃出時捲在褲腰裏帶出的唯一的一面。

同志計議死中求活

武昌城內工程第八營一排的熊秉坤同志接到臨時總司令部的命令，是在十日早晨，這就是蔣翊武在昨日下午五時所發出的，已經失了時效。

熊秉坤悄悄地通知同志們在午飯之後舉行會議。不少同志目擊自昨夜以來的戒備森嚴程度和彭楚藩等被斬首示眾的情況，為之面色蒼白，甚至震顫不已；然而，名冊既已被抄去，則偵緝的魔掌就會伸展過來，已經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於是熊秉坤「死中求活奮起發難」的呼籲，當然得到了一致贊成。

關於作戰的步驟，雖然已經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作戰會議中有過決定，可是，現在各部隊之間都已經聯絡不上，尤其是能夠成為最強支援力量的城外砲隊，更是不明助向，只得倚仗有決心的同志來拚死一戰。

同志們將隱藏着的子彈拿出來分配，一個人只能得到到顆；而且這麼少的子彈之中，還得要保留三顆在發難時連發三槍，作為信號。

發難的時刻，起初決定在下午三點鐘；但是因為聯絡需要時間，所以延遲到七點鐘夜晚點名之後。直到這個時候為止，接上了頭的只有第二十九標二營第二排和第三十標三營的一個隊。

工程營槍聲激起奮戰

只不過是在這麼一點部署之下，就爆發了第一響的槍聲。

工程第八營的兩發槍聲，造成了大騷動，激盪開了奮起的呼號。

聽到喧鬧的代理管帶（營長）阮榮發，急忙率領部下趕到現場，碰上腰部受傷由樓下逃下來的陶啓勝，一時判斷錯誤，認為是革命軍的伙伴而將之射殺，接着就對樓上亂射一陣，大聲喊話：

「你們受革命黨的騙了，革命黨早已在昨天逃跑了，無聊的革命是搞不出名堂的，一家九族都要問罪喲！

同志們由樓上擲下桌椅板櫈應戰，這就是最初拉開的戰鬬序幕。同志呂中秋等人的槍彈打倒了阮榮發，殺開一條血路，大家陸續跑到樓下，熊秉坤吹起哨子，約有四十個同志集合到一起，按照原定計劃，以奪取武器為目的，開始朝向楚望台軍械庫攻擊前進。

李鵬昇率同志燃起烽火

另一方面，駐紮在武昌城北鄉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協所屬輜重第十一營，也開始了行動，在李鵬昇領導之下的同志們，於下午七時點燃馬草，昇起舉義的烽火；駐在附近的砲兵第十一營雖然奉命加以鎮壓，可是士兵之中也有參加起義的呼聲，部隊因而分裂，一部份人投入了革命陣營。李鵬昇指揮約一百同志向城內進軍，但距離最近的武勝門緊閉，只得沿着城牆向東邊繞道，以奔向距離軍械庫較近的通湘門為目標。

拿下楚望台軍械庫

在城內，第二十九標的蔡濟民也舉兵響應工程第八營熊秉坤等人的行動。幾路人馬或先或後都殺到楚望台的軍械庫，同時守備楚望台的士兵中也有響應分子陸續出現，於是革命軍

便很輕易地拿下了最重要的處所——楚望台軍械庫。

這個地方適宜爲新軍的城南據點，庫存有(1)德國製七・九米厘雙口毛瑟槍一萬多支。(2)日本製六・五米厘步槍一萬五千支。(3)漢陽兵工廠製六・五米厘單口槍數萬支。(4)槍彈、砲彈數量甚多。等於是徒手跑步而來的革命士兵們，轉眼之間就變成了最新裝備的部隊，而且集中到這裏的同志，已經達到了三百人。

推戴吳兆麟爲指揮

同志們推舉熊秉坤爲代表兼大隊長，號稱「湖北革命軍」。首先決定在蛇山和楚望台部署砲兵陣地；繼之，派遣使者通知駐紮在南門外南湖的指揮官，因爲熊秉坤在此之前的階級只還不過是一個班長。剛好在這個時候當値楚望台警備的左隊隊官（連長）吳兆麟躲在城牆角落，被人發現，吳兆麟曾經是日知會會員，也能得部下的人望，於是便一致推戴他爲「臨時總指揮」。

吳兆麟一度固辭，但後來提出以嚴守紀律，絕對服從命令爲條件而就任，並決定作戰計劃大致如次：

一、楚望台附近有三十標及憲兵營，多爲旗人，應先發制人，將之撲滅。

二、我軍以軍械庫爲根據地，必須死守。

三、到目前尚未發難的其他部隊，派同志前往促請舉義。

四、步兵援護南湖砲兵第八標入城，在砲擊掩護之下，進攻督署。

五、口號「興漢」……

依據這個方針，於下午八時三十分發出第一道命令，開始攻擊。



棄城逃亡的湖廣總督瑞澂

革命軍聲勢大振

不到三十分鐘之間，革命軍便很快地佔領了憲兵營；在觀望形勢中的各部隊士兵們，陸續來到軍械庫，加入了革命軍，迅即擴展到約爲二千人的大部隊。

砲兵隊也在不久之後到來，於是，革命軍的完整體制，爲之樹立。

一舉光復武昌

清廷方面，沒有能夠充分地掌握住這些情況。

督署和第八鎮司令部於晚間九時，派遣參謀長吳兆麒等四人赴軍械庫調查情況。吳兆麒是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吳兆麟的胞兄，兄長袒護弟弟，不僅不向清廷官署報告實情，反而告訴乃弟督署防衛部署遲緩，現在僅有少數部隊，雖有六挺機槍，但零件損壞，不能使用。說完之後，就溜走了。

革命軍總攻督署

革命軍繼佔領憲兵營之後，又將步兵第三十標衝潰，晚間十時三十分，分兵三路，向督署展開總攻擊——一、二兩路自武昌市街中央突破；第三路則由南邊沿城牆推進，指向督署。

抵抗行動最頑強的，是在保安門布陣的清軍，第八鎮統制（師長）張彪親自指揮，在保安門上高懸着「回歸原隊」勸告文，勸告文內容是：

「爾等（革命軍）稍有良心，各歸原營，不咎既往，否則玉石俱焚，勿謂言之不預。」

第三路因遭遇張彪反擊，致被擊退數次。經過兩小時以上苦戰之後，熊秉坤所率領的敢死隊四十人才登上保安門，佔守住橋頭堡；保安門既已奪得，也就打通了攻擊督署的進路。

瑞澂逃亡張彪遁走

湖廣總督瑞澂逃亡，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率同親信數人由督署後面的文昌門逃出城外，登上在長江待命的楚豫軍艦，逃往對岸漢口，藏在停泊於英租界江面上的英國軍艦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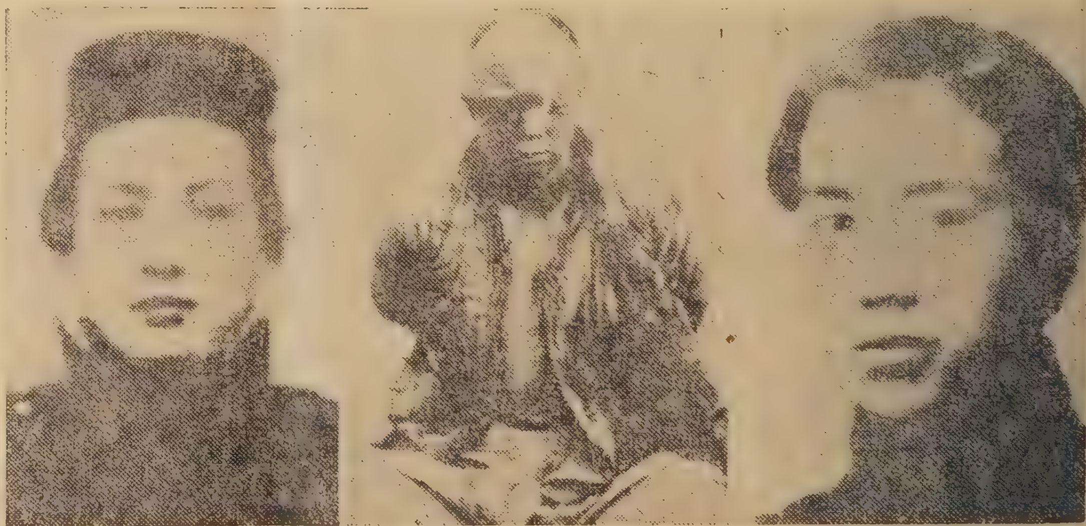
先是瑞澂曾和英國領事葛福密約，倘革命軍舉義，英艦開砲轟擊，協助清軍。於是，瑞澂乃據此約定要求英艦協助，但此時英方面唯恐引起國際紛爭，而予以拒絕。

頑強抵抗的張彪，得知瑞澂逃亡，鬭志喪失，乃乘船逃亡漢口劉家廟；正當戰事方酣之際，清軍竟然失去了指揮官。

不過，防衛督署的教練營卻頑抗到了最後。

當這個時候，發揮了威力的是部署在蛇山和中和門的砲兵部隊。砲兵起初對於在黑暗中混戰的情勢，因找不到目標，只得發射空砲，鼓舞革命軍士氣。

但是當第二路部隊在接近督署的商店放火之後，把攻擊目標——督署照亮起來，砲兵便正式開始發射實彈轟擊。



武昌首義慷慨就義的三位烈士：右起劉復基、彭楚藩、楊宏勝。

蘇格蘭場與盜匪

魏玉

要談及英國著名的蘇格蘭場，就不能不令人立刻想到英國黑社會聞名喪膽的「飛行小隊」（Flying Squad）。這個名稱的涵義是指該組警探行動迅速，有如飛將軍一般從天而降，使犯罪者往往措手不及，而並非配有飛機的警探。在倫敦的黑社會間，它被稱為「重手人馬」（Heavy Mob），形容該組警探的利害，難以抵擋的意思。不過最流行的還是從特別的倫敦人土音所演變出來的「史溫尼」（Sweeny），就是「飛行小隊」的別名。「史溫尼」成立了有半個世紀之久，在蘇格蘭場中，它的正式名稱是「Department C. 8」，成立於一九二〇年。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千萬計的復員軍人返回原來的社會，重過平民生活，但卻沒有足夠的職位去容納他們，因而有大量人失業，無所事事。這些人之中，因為一直過了四年的血腥殘殺的生活，早已不把暴力當作一回事，在貧窮的壓迫下，很自然會轉向犯罪一途以解決面臨的困境。倫敦的暴力行刼案件數字直線上升。老一輩的人認為自己為國效命，不惜犧牲，而在凱旋回家時被迫失業，飽嘗窮困之苦，鋌而走險，情有可原。而年青一輩的則由於在戰時缺乏雙親管束，在形成的階段中缺乏了紀律的觀念，自然容易流於為非作歹，無所不為。於是普通市民生活在匪徒的陰影之下，郵局常遭武裝刼匪搶掠，行刼銀行已成常例，貨倉被搬竊一空。外圍賭博公司受匪幫勒索，婦女在街上被搶去手袋的當以千計。這是英國第一次受無法無天的嚴重犯罪浪潮所襲擊——而這浪潮卻從此之後就沒有下退過。同時，在英國犯罪史上，竊車失竊第一次成為嚴重的問題。警察們由於缺乏機動力，以致被匪徒佔盡上風。因匪徒可以坐在竊來的汽車，絕塵而去，而警察呢？湊巧時可以截下一輛經過的車子來追趕，否則就只有乾瞪着眼。當時主管刑事偵緝的助理警務署長諾曼簡杜（Norman Kendall）建議給少數偵探督察配備電單車。而一般的分區警司則仍需用馬車巡視轄區內的警署，要費整個星期才能完成。

情況已惡化到極嚴重的地步，以致有關當局要在蘇格蘭場內召開一個最機密的會議，討論應採取什麼措施來抑制有增無已的犯罪浪潮。這個會議結果通過了實行一項「革命性試驗」的建議，二十四小時後，十二名經過特別挑選，每個人對自己地區內的歹徒都有深刻了解的偵探，都從原來的職位調到蘇格蘭場。這隊人配備一匹馬和一個車廂，每一於都四出搜索及逮捕有名的匪徒。這隊新成立的機動巡邏隊，每日在街上巡邏，探員們躲藏在密掩的車廂中，仔細觀看人群之中有沒有歹徒的臉孔。當一名探員認出了一個歹徒的時候，就馬上從車廂後跳下來，追蹤那個歹徒，待他動手犯罪時逮捕他。開始的時候，這個試驗頗為成功，許多歹徒都是在下手作壞事時被逮捕。對於初步計劃的成功，警方感到十分滿意，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夏季，蘇格蘭場買了兩部皇家空軍的舊車。在使用它們巡邏的第一個四十八小時內，就給倫敦的罪案記者給巡邏隊冠上「飛行小隊」的綽號，這個名稱在警務人員心目中已逐漸成為「精銳部隊」的別名。

這兩部「覺羅士利」（Crossley）車雖然笨重一點，但發動機很有力。初時它們在倫敦街頭出現時，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因為政府在戰後賣了大量同類的車子給人民，補助民間運輸工具之不足。「飛行小隊」的探員奉有命令說明他們的特殊任務是粉碎及逮捕使政府和人民都受其害的各個匪幫。在開始使用那兩部車子前，華爾德·咸寶祿（Walter Hambrook）督察從分區調來蘇格蘭場，負責從新組織和選擇人手來成立「飛行小隊」。他的隊員有三名督察，四名警長，四名探員和兩名司機。一九二〇年九月的某一日，咸寶祿下令兩部車子從蘇格蘭場的廣場駛出街上，「飛行小隊」首次用汽車出勤。小隊的第一個目標是一個橫行於倫敦近郊地區的兇悍匪黨。那裏的商店主人和一般家庭都飽受該匪幫的恐嚇和刼掠之苦。當小隊找到了這幫悍匪時，他們悍然反抗，用匕首、木棍等武器與探員大打出手。其時正當狂風暴雨，街上只有警匪雙方人馬在血戰。一場劇烈搏鬥的結果，使「飛行小隊」獲得第一次的勝利，此後它得到無數次同類的勝利，變成歹徒們的剋星。

亨利·迪更斯法官在老卑利法庭審判完這幫匪徒後，把咸寶祿和他的下屬召到法官席前，大大讚揚該小隊非凡的「勇氣與能力，使匪幫受法律制裁。」這是「飛行小隊」正式成立後所建的第一功。

一九六四年，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汽車或汽車內財物被竊的案件達到了空前的高潮，一年之內的數字已達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宗，倫敦成為被竊汽車的黑市買賣中心。從一九五八年起，蘇格蘭場從「史溫尼」中撥出部份幹員，成立一專查汽車失竊案件的小組。其後決定擴充它，以該小組為核心而成立了一個獨立部門（Department C. 10），專責應付日益增加的汽車竊案。到了一九六四年，這個部門簡直忙得透不過氣來，職權自然日益重要。該部人員指出汽車竊賊最喜用的詭計之一是收購預定被拆成廢鐵舊車連同其登記證，通常的代價是二十鎊。然後找一部同型同色汽車下手，偷到手後，駛到專為歹徒服務的車房。那裏的技工就會把兩部車子拆開，然後又把它們嵌成一部「雜種車」。這架車上的一切登記號碼全是舊的那一部。取價廉宜，極易出手。該部人員又指示，在任何車房都可以買到發動機引火匙，使竊賊更易盜取汽車。有許多股汽車竊賊使用單管望遠鏡在停泊的車子窗外，偷看刻在儀錶板上的引火匙號碼，然後從他們所帶來的一大串引火匙中選出同號碼的一條，而且甚少遇到他們所沒有的。他們認為即使汽車製造商以後給每輛車子都安裝了標準的防盜設備，但他們相信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竊匪們不久就會想出辦法來使防盜設備歸於無效。汽車失竊的問題實在無法根治，任何方法都只能奏效一時，無論警方如何努力，只能抑制一下竊匪的猖獗而已。

萬人意見

由香港遣回偷渡大陸青年 送入廣州集中營強迫勞改

廣州沙河收容站押拘逃港解回大陸人犯概況

「文革」以後，大陸各地盲流人顯著增多，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紛紛倒流城市，更多人冒險偷渡逃來香港。中共爲防止青年逃亡海外，除了加強邊防以外，並對捕獲及由香港政府遣回的逃亡人員採取了嚴厲的懲處措施。

中共對偷渡被捕及從香港遣回者，均在廣州暫行監禁於集中營，然後遣送各地。廣州一地的集中營，即有「廣東省公安廳第一監獄」、「廣州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廣州航運公安局看守所」、「廣州民生局勞動教育集中營」、「廣州市少年之家」及「廣州沙河收容站」等多處。茲以廣州沙河收容站爲例，簡述其有關情況如次：

㊀集中營的環境與建築　「廣州沙河收容站」，設在沙河七十二烈士陵園對面，十九路軍墳場東側的兩座青磚綠瓦大屋內，原爲「沙河育嬰院」的所在地，「文革」後才改爲「收容站」。

集中營四週有極高的水泥牆，上裝有尖銳的玻璃碎片。圍牆四周設有碉堡式的瞭望台，上設有探照燈。四周並圍繞着緊密的鐵絲網。

㊁集中營的組織與任務　「沙河收容站」內設有「保衛科」、「人事科」、「管教科」、「總務科」和「醫務室」；其下分編設第一、第二兩個中隊，隊長、幹部、職工合計有一百四十多人。犯人則分爲女犯、重犯、普通犯三部分，約四千名左右。

「收容站」的任務是接收大陸各省、及廣東省內各縣、送來的外流人員，再分別遣送他們回原籍去。該站與各地的「收容站」都保持密切的聯繫。

㊂集中營的接收和遣送程序。

(1)各地送來的人，由押解的「工人糾察隊」、公安人員或外地收容站的管訓員送到後，就由「管教科」依轉來的檔案名單點名驗收。

(2)「犯人」點名後，必須依照指定地點，脫掉全部衣服，接受搜身檢查，隨後依犯罪性質被編入不同中隊。偷渡者屬第一中隊，其他沒有證明文件外出者、竊盜者、黑市買賣者、及其他外出流亡而沒有犯罪證據者、無名目者，編入第二中隊。然後，在嚴密的控制下，將「犯人」分入「倉房」（監舍）。

(3)入「站」第二天，即由中共法政人員提審。審訊員認爲「老實交代」者，在倉房等候一週半月後，即可按各地不同的路線集合遣送；否則，就變成了「老監頭」，關上三月兩月，或送到屬下的農場去「強迫勞改」一年半載，審出犯罪證據者，則「升級」提交公安機關去處理。

一般說來，經常有一千名左右的犯人被押解進收容站。同時也就有一千名左右的已收容人犯被送到外地或其他監獄，流動性相當大。

(4)遣送是按地區編排車船，被遣送者由「工糾」或管教員帶上手銬，直接送到下面的收容站，經再審查，最後送回原籍。

㊃「犯人」的生活。

(1)爭食——伙食每天供應兩餐，每餐三両飯，幾片快枯乾蔬菜，另外每天供應開水一次，每次半碗左右。經過審查等候遣送，而參加石礦場、磚廠等辛苦體力勞動者，每餐可多吃二両飯，外加香烟三支，但伙食量的多少，仍視犯人態度的好壞來決定。每三十人爲一組，由伙食人員分配飯菜，常因分配不均而發生爭鬥。

(2)受審——成爲人犯者日常生活

的重要部分，受審者必須對答如流，否則必遭打，此外每天早晚，點名兩次，每次必有人犯被帶到警房外面拷問。

(3)挨鬪——經常舉行不定期的鬪爭大會，「犯人」戴上寫着「逃亡犯人」字樣的三角帽，臉上手上塗滿黑油，身上五花大綁，在嚴密的戒備下被押出收容站，用卡車運到市內「人民鬪爭大會」會場，向群眾磕頭認罪，在大會上常遭群眾的毆打。

(4)強迫參加學習毛語錄——每天喇叭一响，「犯人」即必須手持毛語錄，照抄不誤，抄完後還得大喊幾聲「毛主席萬歲」。每天晚上十二時，必須收聽中共講話的播音，禁止瞌睡。而收容站內牢房的衛生環境極差，虱子、蚊子與毛語錄同爲大患。

人犯被遣回原籍後，其日常生活與行動，仍受「街道革命委員會」的嚴厲監視，每天並須參加義務勞動，經三個月的觀察後，得完全釋放。

周恩來一生狡詐 惡貫滿盈死不惜

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已於一月八日在北京因癌症死亡。

狡詐善變的周恩來，生於一八九九年（民國前十三年），原籍浙江紹興，幼年共祖父任江蘇淮安知縣，舉家遷居淮安。

周恩來四歲喪母，其父又不得志，即過繼其叔爲子。求學時代，曾隨伯父往瀋陽、天津等地就讀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當時受章士釗、陳獨秀所辦之偏激刊物「甲寅雜誌」、「新青年」等的影响，思想開始左傾。

反陳獨秀・見風轉舵

一九二〇年，周恩來參加勤工儉學團留法，在法期間，他的行爲和言論都十分乖謬，一九二一年共黨在上海成立，周恩來在巴黎隨即組織「中國共黨旅法支部」，由他任該「支部」的「宣傳部長」，從此便踏上了賊船。

中共「一大」至「四大」期間，周恩來在中共「中央」並無地位。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共「五大」時開始漸露頭角，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軍事委員會書記」，並在會中附和勢力較大的瞿秋白等人的意見，反對他曾崇拜的陳獨秀，首次顯露他見風轉舵的性格。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期間，李立三被清算，中共領導權由李立三轉移到國際派的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手中，周恩來被指爲「調和派」在會中備受攻訐，曾作「自我批評」，承認支持「立三路線」犯有錯誤，並靦顏自己說：「我號召全黨指責我的錯誤」，首次表演了他狡黠的嘴臉。

曲意逢迎・免遭清算

周恩來於一九三四年十月，隨毛澤東等大流竄，翌年一月逃抵貴州，在遵義出席由毛澤東主持的共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所謂「遵義會議」），被指責爲秦邦憲錯誤路線的促成者，周恩來再施見風轉舵的伎倆，對毛澤東曲意逢迎，極力支持毛澤東路線，才免遭清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政權僭立，周恩來被任爲中共「政務院」「國務院」前身）的「總理」，並兼「外交部長」。

一九五四年九月，出席中共「第一屆人大」作「政治報告」，十月中共政權改制，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仍兼「外交部長」。一九五八年辭去「外長」之兼職（由陳毅接任）。在中共「第二屆人大」和「第三屆人大」選出劉少奇爲中共政權頭目時，劉少奇曾提名周恩來連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劉少奇未垮台之前，長期執行劉少奇所制定的一切反毛措施。

捧林拍江・黨內走資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期，在中共的老幹部中，周恩來最早發言支持「文革」，重施其投機取巧的慣技，此後，周恩來即遠離劉少奇而擁毛澤東，在任何場所，都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不僅如此，對當時得勢的林彪、江青兩人，也奉承備至。

周恩來對林彪的阿諛，據中共「中央首長重要講話」中記載，他曾公開的說：「一九四六年到六五年四清運動中間，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接近失望了，經過幫助扶不起來。這個時候，還是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已經是眾望所歸了……林彪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第一人。」

周恩來捧拍江青最顯著的一次，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整肅楊成武（當時任中共「代總參謀長」）的羣眾大會上，他說：「江青同志很年輕的時候，就有魯迅那樣硬骨頭的勇敢。」並高呼：「我們應該向江青同志學習。」

但是，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並不領他的這份情，曾經多次發動「紅衛兵」抨擊他。例如中共「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在北京成立時，就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周恩來，他們提出的口號：「一、劉（少奇），鄧（小平）復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包庇劉、鄧的人。這個人是周恩來。二、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最後支柱。三、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周恩來。」

中共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九大」，這次會議的結果，中共正頭目仍是毛澤東，副頭目僅林彪一人。當時中共老幹部中以周恩來叫喊擁護毛、林的口號最多，其企圖是利用毛、林之間的矛盾，從中取利，鞏固他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對毛、江小集團的態度更是恭順，遇事總是說「這是毛主席的決定」；「江青同志對革命貢獻很大」，以求自保。

當代孔子・投降媚外

從「十大」的全部人事安排中，

署，有意讓「文革派」來繼承他的權力，「文革派」在上次「文革」期間已奪得「文權」經過「十大」又控制了「黨權」。現在積極需要奪取的是「政權」和「軍權」，而周恩來卻是「文革派」進入中共「國務院」的主要障礙之一。爲了使「文革派」能順利混入「國務院」，毛澤東做法：第一步是把周恩來在中共內部孤立起來（這自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是已見端倪）；第二步是逐漸削弱周恩來的權力，（鄧小平權力的擴大可以爲證）；第三步是加速培養「文革派」的實力，（中共「四屆人大」時，「文革派」的張春橋、陳永貴、吳桂賢等進入「國務院」任「副總理」，足以證明此點）。

前年夏季大陸「大字報」氾濫時，在北平及大陸其他城市，都曾出現清算周恩來的「大字報」，有的指名抨擊周恩來是「當代孔子」，有的指名攻訐周恩來在上次「文革」期間極力鎮壓「革命派」（即「文革派」），也有指名反對周恩來的「媚外政策」。在這些批判下，周恩來於前年五月就稱病住進醫院。他的生病，除了生理上的疾病之外，也有政治病的成分，當兩病齊發到高潮時，周恩來終於死亡了。

慈湖謁　蔣陵賦感

台北　戴文復

大溪原野逐秋春，
歲月去來了無痕；
青峰穿霧丹桂屋，

鑑俠無爲鼎革是，
慈湖有幸葬國魂；
祗念政制膺遺囑，
民間哀樂兩平分。

鄧小平若接班
毛澤東不姓毛

據外電報導，毛澤東曾對福特表示：鄧小平將是中共的「接班人」。倘若眞正這樣，「文革」豈不是搞錯了麼？

依據「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尙可隨便扣押鬬爭；正式公佈了的「副統帥」和「接班人」林彪尙會「粉身碎骨」；誰敢保證「文革」時「黑幫頭子」之一的鄧小平眞的可以坐上「接班人」的寶座？

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華社」由北平發出一則電訊說：「周恩來總理委託李先念副總理今晚主持盛大宴會」，招外賓待。

我們要問：爲什麼周恩來病到不能見客的時候，毛澤東卻頻頻露臉？何以鄧小平又說毛、周「不能會面」？「新華社」何以要報導周恩來「委託」李先念招待外賓的消息？

最近報載：大陸又起工潮，浙贛及滬杭路無法通車。

我們該將毛、周「不能會面」，周病毛露臉，「新華社」暗示周權仍

。毛澤東怎會不扶植江青，乖乖地讓位給鄧小平？倘眞的這樣，毛澤東就不是毛澤東了！

香港教育制度不良
只重會考忽視德育
學生品質每下愈況

（古鶴翔）

香港市民中，百分之九十七是中國人，中國人對子女接受教育，多重德性，所謂「百年樹人」大計，是以教育政策得失，對社會成敗，關係至鉅。現時香港教育制度，就公立學校看來，教育司署所負責的教育行政，是以中小學爲主，香港兩間大學。教育司署所負責管理的是三間教育學院，理工學院、各私立大專、各公私立中小學校。至於私立專上院校雖然任其自由發展，常有諸多挑剔。

本港中小學教育，無論是官立、私立或津貼補助的學校，統歸教育司署節制，小學的教育制度六年，中學的制度五年制，在五年中學期間，沒有高中、初中之分。小學生讀了六年課程後，則稱爲小學畢業，在小學畢業那年，則要透過一次升中試，及格學生則予按其志願分發。

但小學「塡鴨式」教育，課程已夠繁重，到了應屆畢業，學校當局要給全部課程交學生自修，爲應付考試，簡直並非眞正教學生讀書，教師把課本裏的東西叫學生強記。

學校當局，爲它們學校的校譽，在其五、六年級時，對學生的各項功課，特別要學生們除了教科書內的功課要強記朗熟外，又要購買各出版社之出版中、英、算三科問答試題，給各學生練習。此種方法，僅求能夠升中，造成學生心理上極大影响，不擇手段去爭取。

因此有許多小學生在畢業考升中試時，因其功課負擔過重，不能追上，乾脆輟學，遊蕩街頭，不免遭受歹徒引誘，放棄了做人的責任。

至於中學生讀了五年後，是一個最大的學程階段，其畢業成績如何，是他（她）們的出路的大問題，在中學畢業會考時，不但各學校要注意其學生的成績，即當家長的，對兒女會考的成績，亦是相當的關心，有等學生，考試命題不統一，雖然日夜勤讀練習，但在考試時大傷腦筋，弄到所問非所答，此種情形，每年常見。

已往中學會考時，許多青年，因名落孫山，間有服毒自殺，此種悲劇，在香港已經數見不鮮，教育當局受到輿論的抨擊，爲着免致各學生心理的威脅，則改爲號碼來頂代名字放榜，該會考生之成績如何，則由考委會逕送原讀學校，由學生到校領取，以

此種方式來進行。但小學升中試似有應行更改之必要，而免其小心靈，負擔此種塡鴨式教育之苦。

香港的中小教育，欠缺德落之指導，對學生的教育，是以課程爲標準，未有注重德智指導。現時如一些教會所辦的私校，則有一本聖經，是對學生作爲德智課程，未有其一定標準，關於主辦教育當局，對學生的訓育，亦毫無留意，接受教育的學生，將來出了校門，爲社會服務影响很大，有如本港已往若干貪污事件，只知自私自利，害人累己。

學校的訓育意義，在於陶冶健全的品應，使之合乎合羣生存條件，健全品格之陶冶，在於培養實踐道德的能力，培養道德能力之道無他，好學、力行、知恥三者而已。好學而不惑，智者之能，力行而不憂，仁者之能，知恥而不懼，勇者之能。

培智之道，在於求眞，求眞則知益。行仁之道，在於博愛，博愛則仁厚。

養勇之道，在於自強，自強則意堅。這是在學校內取教育的學生，對智、仁、勇之訓沒有辦到，則將來踏出校門，服務社會，道德式微，遇挫則精神衰頹，青年心理，不流於浮誇，即落於消沉，致此之咎，責在學校德智兩育指導之欠缺，考其原因，實由於學校教師因爭取校譽，不理學生心理，而忽於德育之指導。

教育主要目的，在於養成完全之人格，否則縱有精深的知識，健強的體格，而無高尚之道德以正其用，於個人則爲自私自利，以趨於自殘，於社會則未獲其益，而適承其害。是以今日香港社會罪惡的混亂，各項罪案之激增，主持香港教育當局與主持學校行政等，不只忽畧責任感，而使學生對知識與德育，不能平衡發展，造成香港社會許多不合理的問題。

現時香港治安之敗壞，治安當局雖然要負起責任，但究其原因，對香港的中、小學教育，欠缺誘導學生，納於正途，亦應負絕大的責任，不能全部推卸在治安當局者身上。

現時香港教育成敗，有賴於健全的教育人員，香港的教育事業，每視教育人員健全與否轉移。因此，教育人員，必須有其深刻的修養，始能負起此項責任，況近年來教育一門，已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員，必須不斷的研究，始能日新又日新，教育事業直接關係於香港社會前途，舉凡市民之生活，社會之盛衰，羣眾之生命。無不與教育事業息息相關。因此，教育人員所負的責任，亦比任何行業的人艱鉅。

從社會方面來看，社會文化的傳遞與發揚，社會事業的建設和革新，社會生活的充實與進步，人與人之間能否和睦相處，都是有賴於教育人員和學校教師，不要以辦理學校教育爲限，而應當以全民爲對象，以社會爲學校，負起教育全民之責。

再從學校方面來說，一間學校成績優良與否？胥視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能力的高低，以及是否盡職而定，其中尤以教師爲最重要。假如教師盡責，則學校成績蒸蒸上，若教師不肯盡職，或能力不夠，則學校無且辦好。即從學生方面來言，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對學生的思想、行爲、學業和心身健全等項，都負有教導的責任，他們不但要做「經師」，而且將來還要作「人師」。上列諸種，是本人對教育人員的修養和責任問題，而提出個人之意見，與我們大眾讀者共同研究的。

香港現時社會治安之敗壞，是有目共見的事實，追究其治安敗壞的原因，是已往中、小學校教育制度之失敗而鑄成。現時撲滅暴力罪行委員會，已經擴大組織數月，而增加民間委員三名，但仍未見該委員會有何新作風、新進展，而打刼之風，仍是如此猖獗，甚至警槍一連三天，被人搶走三枝，實令市民所費解。但香港這個社會，現時暴力罪案犯者，多數是青少年人，彼輩有的因找不到適當工作，出於殺人、越貨，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乃因居住環境和教育制度及家庭經濟情況而鑄成。

教育制度不良，鑄成今日青少年之犯罪累累，監獄人滿，此種情形，是不能持續下去，非許法改進其教育制度，而挽救再下一代之青少年不可。

青少年爲下一代的社會主人翁，要挽救下一代，而亦應從中、小學教育着手，要改進中、小學教育，應在各校內增許其德智兩育課程，尤其小學方面之訓練德智，是更爲需求，因小學生的小小心靈，有如一幅白絹，而主持教育者，如要將之染爲青的，那幅白絹是會變青的，若要染之爲黑或藍和紅，這幅白絹，則亦會成止列顏色，我認爲將來社會安寧，挽救香港下一代，關於香港現時中、小學教育制度問題，理應深入研究，設法改良，不要如此下去，這是值得香港人應所檢討的問題，今天個人之意膚淺，擬請大眾讀者共同研究。

（賀雄）

周恩來比老毛先斃
加速中共土崩瓦解

周恩來之死，「不大可能」對北平政權的繼承問題和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响，但會給毛澤東帶來不少痲煩和困擾。

前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杭立武博士今天說：「周恩來的死亡並非意外，他過去大半年沒有實際參預制定中共的政策，因此他的死，對北平政權的繼承問題影响有限。」

不過這位現任亞洲反共聯盟秘書認爲，如果周恩來在毛澤東之後斃命，也許可以在中共政權新舊領導派系間擔當折衝斡旋的角色，「現在毛澤東必須自己挑起處理繼承問題的重擔，這將使情勢較爲複雜。」

杭立武說：周恩來死後，儘管鄧小平將予接替，但他缺乏經驗，能力也不夠，尤其是在採取主動外交上是個生手。

另外，周恩來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勾搭，彼此已很熟悉，而鄧小平和基辛格尚無此種「關係」。

杭立武認爲，在可見的未來鄧小平，將追隨周恩來的外交路線，但也

不相信北平與華盛頓間的關係今年會有任何重大發展。

他預測，今後鄧小平跟蘇聯打交道時，將格外小心，周恩來死後，毛澤東將親自決定重大的政策。

研究大陸問題的學者，中國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項迺光今天指出：周恩來的死亡，將削弱中共政權中央領導中心，乃至加速其領導中心的土崩瓦解。

項迺光說：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毛澤東獨攬叛亂集團的黨、政、軍大權後，卽一直由毛澤東決定政策，周恩來只是執行毛澤東的政策。因此，周恩來之死，中共政權的主要政策，可能不致有大的改變。

但是，在中共政權的中央領導中心，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每當毛澤東的政策路線錯誤、失敗，導致中共內部權力鬪爭激烈之際，周恩來往往發生協調與平衡的作由。現在扮演協調平衡角色的周恩來死了，而毛澤東又已油盡燈枯，行將就木，目前只是一個僵化的大獨裁偶像而已，因此，中共政權中央的毛、周領導中心，勢必削弱，以至加速其瓦解。

項迺光認爲：周恩來死亡，中共政權中央領導權削弱的結果，地方勢力必將抬頭，最後將導致大陸的割據離析，這些都是大陸動亂分崩的因素，將爲大陸人民的反暴力，爭自由，帶來更好的條件。

他也指出：周恩來死後，毛澤東亡前，鄧小平可能仍代掌「國務院」事務，但鄧小平更爲狡詐，而聲望卻不及周恩來，無法獲得幹部的信任與支持，不可能成爲領導中心。因此，將來毛澤東死後，中共政權將發生更大的困難與危機。

紐約華僑社會領袖和中共專家認爲，在周恩來死後，中共權力階層的鬪爭將化暗爲明。

周恩來死亡的消息在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傳抵此須。

中華公所主席李文彬說：中國大陸將發生一次「大變動」。

此間東亞研究所主任潘朝英說：「老狐狸」周恩來的死亡，將使鄧小平無法穩定，毛澤東一旦死亡後，無可避免的大混亂。

聖若望大學副校長兼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預測，由於周恩來死亡，毛婆江青領導所謂「激進派」將「崛起」。

中華民國駐此間總領事夏功檢預測，一場「你死我活的鬪爭」不久卽將展開。

他說：如果鄧小平繼任中共「總理」，如果毛澤東也不久的將來斃命，鄧小平將掌握大權，也必將對中共「文革」期間幾乎埋葬他的「激進派」進行報復。

紐約中國新聞處主任陸以正說：「在周恩來死亡後，中共的權力鬪爭，將化暗爲明。」

港人與大陸人打邊爐打屎忽

編輯先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本港有張報紙刊出的一筆文章十分精采。它的題目如下：「蘇聯糧產倒退六十年」。

整篇文章大罵蘇聯強迫人民犧牲一切自由、及壓迫人民，又說蘇聯推行了五十八年共產，還不及沙皇時代。

「以導彈代替麵包，以軍艦代替牛油」。

中共何嘗不是「寧要核子，不要褲子」？這篇文章罵得好，罵得妙，確有指着和尙罵賊禿的妙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又看到另一報紙上，刊出的另一篇文字題目叫「自力更新的必要代價」。這篇文字，一開頭說中共根本不夠糧食。舉出數字，同那些、那些國家買了多少糧食。

文字不提中共缺糧主因——產政策專制，不得民心等等。繼而說中共又同西方國家買了機器設備，農業肥料、及農業用品、和整套生產設備工廠等等。又教中共派多的技術員出國學習，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經驗。整篇文字替中共塗脂抹粉，成副媚共相。和前面這篇文字相比，眞有天淵之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看到另一張小品文之「打邊爐」。讀後不禁垂涎欲滴，處此大冷北風天氣，三幾知音，或一家大小圍爐取暖，舉杯漫飲，閒話古今，別有一番風味，此乃人生一樂。

這位作者說道：「打邊爐打屎忽」是大巫與小巫之別。

「打邊爐」上述談過，是口福一種，「打屎忽」，包靑天片集可看？是受刑之一種，一邊有得食，一邊在受苦，簡直天壤雲泥！本人看法如此，並不是和那作家先生抬槓。

但是，當我一想到寒風凜冽，大陸上的同胞無衣無食，那有閒情去「打邊爐」呢？祝

編安！

田二尹手啓

台灣言論太自由了！
若在大陸不殺頭才怪

編輯先生：

頃閱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日報載，台北一刊物「政論」被罰停刊一年消息，反動分子聞之，必又有藉口，批評台灣言論不自由。但給我仔細一看，才明白台灣言論太自由了。何以言之？因那份刊物，發表一篇文章。㈠主張台灣人革命，推翻中華民國政府。㈡讓中共出兵來解放台灣。（大意如此，並非原文）。這類文章若刊登於言論最自由的國家，至少也要永遠停刊，主持人判坐牢五年。然國府卻僅以停刊一年了事，還說台灣言論無自由？豈不可笑！這種文章，若刊登於中共控制區，說中國大陸前途，只有兩途：㈠是革命，推翻中共政權。㈡是歡迎國軍光復大陸。那個寫文章的人及刊物主持人，一定會槍斃無疑，決無第三條路可走。編輯先生意見如何？

香港一愛國青年敬啓
一月六日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五元，即六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港幣 郵票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主筆常用聽說一詞 信口雌黃以愚讀者

編輯先生：

在本雜誌第四二六（新一二九）期的萬人意見欄中，古鶴翔先生有一篇文章評責矇查查主筆，用全無具體證據的「聽說」來誣衊中華民國，這也許與主筆的生理有關。我和他並無一面之緣，可是我好肯定他左耳的聽覺非常敏銳，甚至一根綉花針掉落地面也聽得見，但他的右耳卻弗靈光，連山崩地裂也聽不到，這不是我生安白造，也不是「聽說」得來的，是有文爲證。

[illegible]、所思」中的第九節，有這麼的一句：「在香港時曾聽說，台灣這些風塵女子有些是退伍軍人的女兒……。」

另外一篇「中國兩宗交通意外」，文中提及「聽說，中共調動軍隊協助處理，被救者得到妥善安排，中共中央還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相信善後工作做得很好。」（筆者按：死傷人數，賠償多寡，至今已近半載，仍未有正式公佈，不知矇查查主筆現在仍是相信善後工作做得很好。）

十月十五日那篇社評，「聽說十[illegible]便。」（筆者按：大家都曉得只有九名「戰俘」在台有家屬。）

主筆所引述的「聽說」通通都是偏左謠言，不實不盡，稍有頭腦的人也不會相信，只因他左耳的聽神經，過分敏感，所以胡說八道的左傾論調，也聽得津津有味，還講到口沫橫飛。近七億同胞被中共迫害得叫苦連天，名聞國際的台灣十大建設，主筆從來沒有「聽說」過，可見他的右耳確有點唔妥。

主筆似乎對「聽說」特別感覺有興趣，所以常常引用，我爲着要投其所好，不自量力，在老行尊跟前也露一手，聽說主筆是言不符行，口不對心，這個聽說，並非毫無根據，讀主筆的文章，都曉得他常常自認非常熱愛人民祖國。事實上，他不但老早就[illegible]國籍也拋棄了。還有主筆的社評，假如素來都熱烈擁護無產階級的政策，假如你因此以爲主筆是個兩袖清風，家無恒產的工人階級或中下貧農，那就大錯特錯，事實上，他是個家產豐厚的大業主，又是個騎在工人頭上的大老板，這都是人所共知，既然轉了國籍，就不要說熱愛祖國，既然擁護無產階級，就要拋棄私有產業，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兼得。奉勸主筆，以後引用「聽說」，要有眞憑實據，不能信口雌黃，以愚讀者。

嚴正

七年內下放知青

共達一千二百萬

中共在七年內，驅迫一千二百萬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搾取他們無償勞力。

據中共二十二日廣播，這一千二百萬知識青年是從一九六八年毛澤東發出有關號召後開始計算的，其中有二百萬人是今年「下放」的，爲七年中「下放」人數最多的一年。

這龐大數字的知識青年，在「下放」時，係由各省派出六萬多名共幹名爲「帶隊」實際是監視往農村的。

這些「下放」知識青年，除「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外，中共各級「黨組織」還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與「農業學大寨」運動結合起來，即是說，中共已將一千二百萬名「下放」在山區農村的知識青年，視爲挽救農業生產頹勢的主要勞動力。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重九 調寄好事近

衞燕山

海角問重陽，深切故園霜蓴。秋色卻摧狂客，醉清華館閣。風情誰與付黃花，怯酒又才薄。今日綴詩何寄，踐西樓前約。

消夏六趣 調寄浣溪沙

前人

十里荷香滿閣風。一棋一酒幾詩翁。畫樓歌舞聽吳儂。　鎮日弄潮雲水外。黑甜尋夢竹陰叢。清涼法苑午齋中。

寄意 調寄西江月

前人

往日珠江漱玉，如今月浦飛琼。新知舊雨莫分明。都在心旌浮影。　難道離人況味，別饒知己風情。西樓殘雨落花聲。千里樹雲相證。

己酉元旦書懷

陳其浩

迎年無爆竹。除舊有歡聲。
隧道傳成議。商場卜向榮。
失蹤遊客苦。浮海令人驚。
寄語支持者。雞壇未可盟。

酒痕

前人

餘瀝沾襟上。寧沽飲者名。
狂生甘斷送。漂母漫澄清。
迹異青衫濕。鍾因翠袖傾。
杭州懷舊事。佳話報詩盟。

讀正氣歌有感

前人

文山一敵七。有養浩然充。
箕尾歸天上。歌聲出獄中。
孤忠人敬仰。正義我尊崇。
民族精神賴。何傷霧露蒙。

出岫雲

前人

掩關奚久蟄。出岫自然伸。
讓鶴知行素。從龍恥美新。
嵯峨排障碍。廣大見精神。
閒照蒼梧野。故山花自春。

江村訪友

陳其浩

種菜英雄老。幽居遠市塵。
扣扉聊話舊。乘興好遊春。
雞黍寧求飽。瓜蔬倍覺珍。
避秦今有地。羡煞武陵人。

武則天三首

前人

㈠ 媚娘老去病相侵。難保紅顏諱莫深。四德卻教容第一。如何啓後嗣徽音。

㈡ 春前叛變有先知。武闕何如為賦詩。難得百花遵命放。多謀宜作後人師。

㈢ 春宮穢亂逞芳姿。父子居然共一雌。妙解文章坯土句。蛾眉做豎惜才遺。

睡美人

陳劍生

秋千戲罷慵肢軟。一枕遼西綺夢酣。
秀髮宛如雲兩疊。蛾眉恰似月初三。
絳羅霧縠籠花影。膩粉輕紅照臉酡。
短袂依胸蘭麝馥。餘香透惹蝶頻探。

詠琴

前人

創自羲皇世所知。鳴琴治邑事堪師。
中郎焦尾成珍品。靖節無絃志亦奇。
勿效相如挑鳳侶。當歌帝舜阜民詩。
莫云曲妙知音少。流水高山有子期。

陸游

前人

劍南好句徧關中。范帥推為當代雄。
出語詩成千首妙。揮毫字鍊七言工。
不嫌疎放多狂氣。且喜性情恒率風。
此日彈冠賡雅什。奚辭荷橐侍元戎。

採茶

前人

布穀聲聲催急耕。龍團雀舌嫩芽生。
江南少女携筐採。粵北嬌娃冒雨行。
龍井收宜前穀雨。蒙山取莫後清明。
盧仝七盞深知味。陸羽三篇實雅評。

弔屈原

陳劍生

功同伊呂矢忠貞。每恨懷襄湮楚珩。
莫訝棄鐘蟬翼重。奚嫌瓦釜似雷鳴。
肯從漁父滄浪意。到處王侯倒屣迎。
哀郢昭明志自見。遺風勵楚滅秦嬴。

禁賭

前人

清閒作局本無傷。最忌盤龍日夜場。
主婦沈迷兒女賤。良人耽溺室家殃。
千金擲盡心情變。百計貪緣刼奪狂。
政治昌明宜禁賭。遊資比及不禎祥。

孔聖頌

高國華

多能博學仰宣尼。德貫天人萬世師。
燭遠顯微明比日。通權達變聖之時。
杏壇澤潤培賢哲。木鐸聲宏起懦癡。
歲歲九州同祝頌。中華禮教永昭垂。

鶴（廻文體）

前人

仙禽一處幾翺翔。滴露凝翰粉翅張。
天晚唳傳聲噦噦。舞空高影落橫塘。

觀若蘭小姐絲帶舞即景（廻文體）

前人

翔回舞態美容儀。簇簇新妝豔體披。
香臉粉紅桃似口。輭腰纖細柳如眉。
堂懸錦幟黃紫織。鏡入嬌顏玉步移。
場映帶飄飄色彩。觴傾盡醉共情怡。

贈復禮興仁會主席黃煊

前人

禮仁事業日方中。鼎力支持幸有公。
行見萬民明八德。買絲繡象紀豐功。

秋思

蕭君亮

故國蒓鱸美。悠然動客思。
別縈千里夢。歸悞卅年期。
人事偏相擾。天心眞可疑。
海隅無雁到。秋意砌蛩知。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〇期 新133）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〇(新133)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〇(新133)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一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周恩來的罪惡一生

周恩來的一生是罪惡的一生，雖然他的穢史有些還不爲外人所知，但僅就所知已可作此「蓋棺論定」。

荼毒中國大陸同胞達二十六年之久，其罪惡僅次於毛澤東的周恩來的「喪事」已於上週結束。周某死後，在香港這個地方，對於盲目歌頌周恩來呈現了一種「一犬吠影，羣犬吠聲」的畸型現象。

譬如電視台的劉家傑，居然竟說全港人士都悼念周某。那個預告節目的小女孩子，如果請她用國語唸出「壞蛋」或「周恩來」等簡單的字句，可能她會說「唔識」，但她卻會人云亦云地稱周某爲「一代偉人」。在報紙方面以「明報」爲首，連篇累牘由「社評」到副刊的部份文章，一片頌揚、惋惜之聲，那種搶地呼天的樣子，眞是到了「苦塊昏迷」的地步。

周恩來和毛澤東同樣，是屠殺中國同胞的劊子手。是個用軟刀子殺人的惡魔，頌揚他就是無視二十多年來被中共殺害的數千萬中國同胞，就是希望中共繼續騎在百姓頭上維持其血腥統治。

周恩來死有餘辜，人心大快。因爲這個師爺世家出身的大壞蛋，從來當面是人，背後是鬼。他的一生所做的事，實集無恥、罪惡、投機和欺騙之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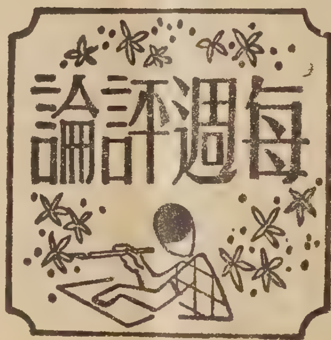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六年冬，周某化名「伍豪」潛赴上海搞「工運」。翌年國民革命軍進入上海時，周糾集上海流氓和軍閥畢庶澄等部散兵，組成所謂「工人糾察隊」，企圖攫取上海作爲他們的「革命」根據地。旋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在上海宣佈戒嚴，將武裝「工糾」繳械，周恩來亦落網。這個狡猾的傢伙，當時不僅聲言脫離共黨，復在上海申報、新聞報刊登大幅反共啓事。其「叛徒」的行徑，與已被清算的劉少奇、陳伯達有什麼分別？但他的這段歷史，中共從未加以揭露，可見其狡猾之一斑。

一九三一年，周奉中共的「爺爺」斯大林之命，借「共產國際」代表再度潛回上海，主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清算李立三、瞿秋白後，周除繼任中共的「軍委書記」外，復兼任中共「特務委員會主席」。

在他主持特務工作期間，指揮手下「紅隊」，不斷進行暗殺。一次就勒斃向政府投降的中共另一特務頭目顧順章一家老少八口，並埋屍滅跡，一時使上海大爲轟動。

看，周恩來這個缺乏人性的冷血動物該多麼兇狠！自己怕死可以登報脫離共黨，但對別人他卻連無辜的家人也不放過。

狡猾、兇狠的人，也必然是最會投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手下的一批打手，曾一再主張把周某踢出「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北平街頭且曾出現「火燒周恩來」的大字報。當時處於危險境地的周恩來，並不是鄧小平於一月十五日在北平爲周舉辦的追悼會上致悼詞中所說的「臨危不懼」，而是施出混身解數，在林、江之前兩面討好。他時而喊「堅決擁護林副主席」，時而喊「向江青同志學習」。如果不是林彪「接班」心切引起毛的恐懼，周恩來當時卽或不被「砸爛狗頭」，恐怕也要關進「牛欄」挨批鬬、寫檢討。



這個投機傢伙，「好」的只是眼力，每次投機都能找準對象，反正誰的力量強誰就「偉大」，他就跟誰走。

不過，北平和香港的中共分子捧他還有個限度，因爲他們怕恭維周而得罪毛，有失去飯碗甚至被殺頭的危險。而一些「哭喪派」，對周之死卻如喪考妣似的，把周恩來這麼個壞蛋美化得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完人」。

當然，當上了共產黨頭頭無不是手上沾滿善良的中國百姓的鮮血，但有的有時還會說一兩句近於「人情」的話。如：

彭德懷在中共廬山會議上所發表的「萬言書」中就曾說：中國老百姓太好了，不然早就反共了。

劉少奇有次「視察」東北林區，他曾說：人都有父母，死了應該裝口棺材。

林彪也都說過大陸「農民缺吃少穿」，青年下放農村是「變相勞改」。

當然，他們說這些話有的是作爲內部鬬爭攻擊對方的口實，有的則是爲了顯顯自己的威風說說算了。可是，當了二十六年「總理」的周恩來，誰聽見過他替大陸老百姓說過一句有用的話？這一切不都說明周是個壞透了老狐狸嗎？爲他之死而惋惜，正當借老毛那首「念奴嬌——鳥兒問答」的詞中的四個字：「不須放屁」！

新聞以外

明報主筆可以休矣！

美化周恩來難掩其畢生罪行

劉人傑

周恩來倒下來，香港媚共分子、文化墮子一窩蜂的擺出披麻帶孝的悲哀表情，或則在螢光幕上胡言亂語，強姦民意；或則大寫文章，把老周捧上三十三天，爲他遙寄哀思。個中佼佼者莫過於明報社長兼大主筆查良鏞，他一連寫了幾篇社評，閱後肉麻作嘔，特爲文怒斥，讓他知道香港還有一大堆明辨是非的眞正中國人。

有人快樂·有人悲哀

一個大人物死了，有人哀悼，也有人鞭屍，每每因立場、思想、利害關係等等有所不同而異。

周恩來死了，左派人士悲哀涕零，搥胸泣血，如喪考妣，是很自然的。左報及尾巴報全黑掛孝，都是應該的，至少要撐撐面子，難道中國銀行大厦，也不下半旗？那還成什麼體統！

不過，如果問在香港吃左派飯的仁兄：你是否內心悲慟？得到的答案，一定使你驚異。老萬舉出一個無可反駁的千眞萬確的例子，一個屬於左派，包括政軍醫人員的工會，頭頭們在周恩來去世當天晚上，有一個盛大蛇讌，在大吃大喝之際，頻頻舉杯。

老萬沒理由相信他們在「慶祝」周「總理」去世，只能說是巧合。不過，如果說本港的左派人士因周恩來之死而感到如何悲慟，不過是光看表面的騙人的話。若照無線電視劉家傑所說，「全港居民」都爲他去世而哀悼，更是荒謬絕倫！香港究竟有多少人在「悲慟」？雖無法統計，但劉家傑說「全港居民」，肯定不是事實，該打五十大板！卽使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薪水、津貼或做大陸生意賺錢的人，都不會「悲慟」，更不必說在大陸吃盡苦頭，逃亡香港，被左派人士目爲「大陸垃圾」的難民

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招牌，在香港擺個樣子給人家看的左派分子，在周恩來屍體上塗脂抹粉，爲他最後化裝，甚至在他面上貼金，都很對，合乎他們立場。使人感到遺憾的是香港的電視台、電台以及一些自命中立，甚至用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大力幫腔，美化老周。把他說成「行高於眾，功高天下」的「偉人」，除了孫中山先生、羅斯福總統外，沒有人可與比擬。這種說法，出於自命「中立」的查良鏞先生筆下，簡直令人作嘔。

媚共宣傳·代表之作

發表在明報上的「社評」，作了非常肉麻的捧場，可說是近期媚共宣傳的代表作。大凡瞞住良心說話，必然出現很多漏洞，因此老萬認爲查先生這篇社評，有加以分析批駁的必要。

他一開始便說：「周恩來總理逝世，全世界除了莫斯科和台北之外，所有反應幾乎是一致，都是同聲悼惜，並稱讚他的品格和貢獻。」這段文字犯的錯誤，正和劉家傑講的話一樣。其實，對老周之死不表「悼惜」的何只莫斯科和台北？香港不悼惜的人多的是，查先生怎可故意漏掉？沒有人可「代表」香港四百萬居民的意見，既不可拿滙豐銀行、希爾頓酒店下半旗來代表，查先生的「社評」也不可以代表。對老周之死，不少人「大感快慰」，不過他們沒有一家「中立」報紙發表意見，而商業電台訪問的「市民」，提到他們的不滿，便被刪去，所以播出的清一色歌頌周「總理」，一律表示「悼惜」，查先生豈可抹煞香港沉默大多數的眞正意見？

歪曲報導·隻手遮天

明報社評說：「蘇聯與台灣雖激烈反對中共，但對周恩來個人也無貶辭。蘇聯發表了極簡短的弔唁。台北發言人則說：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的是政治制度而不是個人。對於周氏個人，已可說這是最大限度的讚揚。這樣的表示固然相當得體，但也顯得周氏人格感人之深，卽使是敵人，也不禁對他深有欽佩之情。」

老萬不知道明報除了訂閱「人民日報」、「紅旗」、「人民畫報」之類的報刊，有沒有訂閱台灣報紙；抑成有關台北的消息，只靠外國電訊報導的片段，加以分析。倘若他在執筆寫社評，手頭有幾份台灣報紙參考，一定會發覺他說的那位「發言人」毫無分量，絕不能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

查先生當然曉得，每天可在香港銷上三千多份的中央日報，是國民黨黨營報紙，中央日報的社論，比什麼「發言」更具有代表性。中央日報的社論批評周恩來，說他爲人陰險、狡詐，痛斥不留餘地

，不知查先生有沒有讀過。老萬認爲，這篇社論有如中共「兩報一刊」的社論，眞正能夠代表國民政府官方態度的。

如果查先生讀過這篇社論，而故意說成是「最大限度的讚揚」，是欺騙明報讀者，使他們誤以爲國民政府的態度改變。其實這不過是查先生片面的看法。

周匪恩來・是恭維嗎

查先生到台北作客時，相信也必讀過台灣報紙，而且在他「見、聞、思」也提過，不論官方或民間的刊物，對周恩來一律稱「周匪恩來」。查先生斷不會認爲這「匪」字有讚揚、敬佩的意思存在。台灣的報紙在報導周恩來死訊時，都說「周匪恩來死了」，如果看了這樣的標題，仍然認爲台北是「讚揚」周恩來；那麼，如果有人在香港的報上稱查先生爲「查『匪』良鏞」，即使忍住不提出法律控訴，內心也斷不會認爲對方對你恭維吧？那麼，閣下說台方予周恩來以「最大限度的讚揚」，那簡直在開玩笑。

替一個惡人塗脂抹粉不容易的，即使查先生在文字上如何把周恩來美化，他畢生言行的表現，人們對他的人格，自有定論。查先生認爲他「人格感人」，「對他深有敬佩之情」，老萬並不反對，正如俗語所謂「曹操有知心友，關公有對頭人」，或者查先生崇敬的，是這一類的人格，物以類聚，對這位老前輩佩服到五體投地；但作爲光明磊落，正義凜然的正派人士，對這類陰險的政治小人，無法提起欽佩之心，對他的觀感，自然與查先生難以一致了。

十大功勞・功在何處

查先生在社評中列舉周恩來的「十大功勞」。所謂十大功勞是什麼？據說有三件是國民黨人士也不能否定的，那是：㈠北伐時反對軍閥，㈡西安事變時盡力調處而保障蔣介石生命安全。㈢全力促成國共聯合一致抗日。

對中國近代史稍有認識，或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前，力量有限，尤其在二萬五千里流竄後。侷處延安，面臨瓦解，是一場中日戰爭把共產黨從面臨消滅邊緣挽救過來的。藉八年抗戰，政府全力對外機會，一方面加強本身力量；二方面運用共產黨的特長，滲透政府。故有大陸內戰中出現了摧枯拉朽的情況，不能說不是共產黨處心積慮，盡力滲透腐化執政的國民黨所造成。

在聯俄容共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頭頭都當過國民黨官。儘管說周恩來對「北伐」有過貢獻，但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究竟是由國民黨領導的。

至於西安事變，有人認爲周恩來救了蔣委員長一命，不過，當時的周恩來一定知道，共產黨沒有領導全國抗戰的能力，如果中國被日本征服，在法西斯日本軍閥控制下，中共亦難有立足之地。日本卵翼下的汪僞政府，「國旗」上的黃籤，表明「反共」立場。因此可知周恩來即使眞的救了蔣委員長一命，其實亦即救了共產黨一命。如果那時就把蔣委員長除掉，沒有八年抗戰，中國歷史要改寫可能，在汪精衛輩統治下，「各領風騷」也輪不到毛、周這班人了。只可以說周恩來「頗有遠見」，列爲他的「十大功勞」之一，似未恰當！

促成抗戰・苟延殘喘

至於說他「全力促成國共聯合一致抗日」，也正是中共苟延殘喘的自救之道。當然，如果政府內要應付共黨作亂，外要抵禦日本侵略，裏外受敵，將加倍困難。共黨表示擁護政府，一致對抗日本侵略，表面上看，是以國家民族爲大前提。但在抗戰期間中共的不斷擴張，可明白所謂「聯合一致抗日」是什麼回事。

無可否認，在中共領導人物中，周是較「溫和」的一個，不論對敵對的國民黨，或對黨內，不大採取激烈行動，但不採激烈行動並不等於「行高於眾，功高天下」，只是「鬪爭」方法不同而已。

用廣東話來形容，周恩來是個「陰濕」的人，他能忍，僞善，可以扮豬吃老虎，能笑善哭。因此，他的死，資本主義國家頭頭大多表示「悼惜」，但共產國家的反應，奇怪的冷淡。這一點，恐怕許多人包括查先生都沒注意到，事實上，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點。

功在共黨・十居其七

查先生舉出周恩來「十大功勞」，其餘七項爲：

㈠在每個大運動中，他都力主縮小打擊面，盡量保存國家元氣，反右時他保存了不少被劃爲右派的知識分子；

㈡三面紅旗之後他挺身負擔一切錯誤的責任，但全力實施補救措施，全國千千萬萬瀕於餓死的人民得以活命，經濟局面終於不再進一步惡化；

㈢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保存了無數有才能的工作人員，盡量減少混亂和武鬪；

㈣文革之後他力主安定團結路線，使得種種政治運動始終在有控制的情況下進行，二十六年來，全國的經濟建設有重大進步；

㈤林彪集團如果得到成功，中國勢必陷入內戰，全國生民塗炭，周恩來不動聲色的解除這個危機；

㈥蘇聯處心積慮的要使中國成爲蘇聯的附庸和變相的殖民地，周氏以堅定的立場和明智的策略與之週旋，令蘇聯無法得逞。

社評說：周任國務院總理後做了七件大事，照上所列只有六件。不管七件抑或六件，只可說是對「中共」的功勞或貢獻，絕不能說是對「中國」的貢獻。

人民苦難・因而加深

查先生也承認，中共推行各項政治運動中，使「國家元氣大傷」；使「全國千千萬萬人民瀕於餓死」；使「無數有才能的工作人員犧牲」；使「社會陷於混亂，各地挑起武鬪」，這全是中共政權統治大陸後的惡跡，既然中共的統治有這麼多惡跡，要使中國人民眞正得到幸福，重過眞正是人過的生

（下轉第二十六頁）



目前在美國學術界可以發現對中共政權最不帶批判性的支持觀點；在一些可歸類為自由派知識分子之間也是如此。要解釋這種現象，必須回答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為甚麼有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喪失理性判斷的能力？第二、為甚麼中共政權對自由派知識分子具有感情上的吸引力？在這篇文章裏，我只能討論第一個問題。

林邁可 Michael Lindsay

西方知識分

知識分子乃是有志於精研理論與思想之士，這些人——尤其是來自學術團體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比非知識分子更能清晰的思考。但事實常恰恰相反。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在遵行理性推論及採證方面，顯得出奇的無能。這種缺乏理性的情形，不僅見諸對中共政權之評判，也見諸其他方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也許可以更清楚。

韓福瑞參議員在訪問中國大陸後接受電視訪問時，歌頌中共政權已經消除失業現象。如果他能清晰的思考，他應瞭解如果一個政府有權派定任何人，根據它設定的生活條件，到任何地方工作，則它要消除失業是輕而易舉的事。（當然，這樣形成的就業能否達致有效生產，那是另一回事。）對韓福瑞參議員的簡單答覆是：在美國內戰之前，南方各州的奴隸人口並無失業情形。然而，很明顯的，韓福瑞參議員不能如此推論，或無法領悟這種類推。

又如：許多有關中共政權的學術研究，依中共所聲稱的功能來描述其制度。這便使此項制度顯得有吸引力——那是一個政府顧及大眾之意願並贏得他們熱烈支持的參予民主。他們忽略了此項制度在實際運用上有極大歧異及它一點也無吸引力之證據；羣眾毫無力量抵擋共黨領袖所強加的教條性政策或地方幹部的獨斷決定；共黨政權以縝密的控制與壓制機構來維持其權位。

其他諸如修曼教授（Porf. Schurmann）等學術研究，以中共的見解來描述中共的意識型態，而不去考慮中共的信仰乃是或非。

還有，很少學者對選擇一九四九年作為衡量中共政權經濟成就之基年是否合適表示懷疑，或考慮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經濟進步，有多少是因為共黨因素所造成，有多少是非共黨因素也會形成。只要稍加思考便可以看出，在八年對日抗戰與四年內戰之後，使一九四九年的情況特別惡劣；而且，結束內戰的任何型態之政府，即使其行政並不怎麼廉潔和有為，也能促成經濟迅速進步。

我們還可以在美國內部事務方面發現同樣缺乏理性的情形。例如政府想使老人和窮人更易受醫療保險的照顧，這是個很好的目標。理性思考的結果應該瞭解提供更多醫療保險需要提供更多醫療服務；而有效有醫療保險應從擴充醫務訓練開始。只會加醫療服務之需求而不增加為解決任何社會問題所需要的是好的意向和花費足夠的金錢。

教育方面給前述拒絕考慮一項制度之實際應用與所宣稱之功能所有區別之證據，提供一個明顯的例證。過去幾十年，美國的學校引進一套旨在改進教育素質的新教學法。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仍繼續支持這套教學法——儘管證據顯示許多從中學畢業的美國孩子，幾乎不能閱讀和寫作。

在個人的階層，我可以提出親歷的一個例子。當美利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東亞研究所的課程已經減少到取得地域研究碩士學位所需之學分以下時，該院院長葛瑞格教授（Robert Gregg）仍不承認東亞研究所實際上將中斷。

西方知識分子理性思考能力衰退之例，實不勝枚舉。由此可推斷對中共政權缺乏理性的評判，只是更普遍缺乏理性的症狀之一。因此，我必須請讀者們稍微忍受一下對若干基本哲學問題的探討。這可能得花點功夫來領會此項討論，但如果肯這樣做，則各種重要的實際問題都將更明朗。

許多西方知識分子的缺乏理性，乃是他們信仰實證主義的結果。通常他們並不公開表明此種信仰，卻只視為當然。西方的證實主義思想可以遠溯到十八世紀的休謨，而十九世紀的康德把它說得更清楚，到十九世紀末更是由馬赫（Ernest Mach）和皮爾遜（Karl Pearson）加以闡揚。其基本教條是我們只對自己的感覺——印象有明確的知識，而歸納與科學的法則只是對我們感覺——印象之規律或其出現的序列加以描述；試圖超越描述進而就一個客觀的眞正世界加以解釋，便涉及形上學的引用。例如，馬赫辯稱，原子和分子只是便於安排物理與化學資料的物質概念，不能據以相信原子與分子是存在脫離心靈之外的客觀世界之眞實事物。

這套教條意指眞理乃是主觀與相對的。皮爾遜對此說得更清楚：他說，「自然法則的『普遍性』，及科學方法的『絕對效性』，有賴於人類心智知覺與反射系統之相似性。人類的心智，在一定限度內，均為一種接受與過濾的機器。他們只接受某幾類的感覺——印象……而且，如果機能正常的話，他們在接受資料之後，實際上便以相同的方式加以排比和分析。如果他們不依此方式加以排比與分析，我們說其心智已失去正常功能，缺乏理性，這個人是瘋子。瘋子視其感覺——印象為眞實，可能與我們視我們的感覺——印象為眞實一樣，但是因為他的心智不能依人類正常的方式加以過濾，因此，對他而言，我們的自然法則實無意義。」

中共大陸可能算是瘋子，反之亦然。

皮爾遜作此立論是在一八九〇年代，但一位知名的美國學者，在一九七〇年代也作很相似的議論。羅斯諾教授（James N. Rosenau）思考一項兩位學者達致相矛盾之結論的問題，並辯稱我們無權說其一說爲是，另一說爲非。「設定只有一項發現爲正確乃是推定一個客觀的眞實，此眞實用一種方法比另一種方法更容易發現。無疑的，有眞實這個事，但一如我所說的，眞實永不可能被知道。因此，沒有辦法確定那一項發現是最切合事物的實際情形……」他結論說，雖大多數人可能取一項發現，而棄另一項結果，「這種改變乃是對興味衡量標準之改變，而非在客觀世界之發現」。

信奉這套哲學的知識分子，拒絕對馬列主義和毛教條之是非加以考慮，自然易於瞭解。他們的哲學意指以是與非作爲客觀之觀念乃是毫無意義的。他們可以根據中共排比其思想的方式來加以描述；他們同意非共黨人員用不同的方式安排其思維，但他們認爲對這兩種方式的選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他們以爲在中國大陸有一種眞理，而在中華民國或美國有另一種眞理。

有些實證主義者承認邏輯上一貫性是一種客觀之優越思想；他們相信任何邏輯上相調合的一套概念可能是理性的。例如，懷汀教授（Alan Whiting）辯稱中共乃是高度理性的，而他的意思顯然只是指中共的一套概念在邏輯上能自圓其說。對實證主義者而言，去追問一套理念下的制度是否與客觀現實相符乃是毫無意義的問題，因爲脫離感覺——印象，則客觀的現實如非永不可知（如羅斯諾所稱），便是一種無法證明或無法顯示的（如皮爾遜所說）。

接受實證主義哲學的人，不願作理性推論，也不難瞭解。理性的推論是以假定有一個客觀的眞實世界存在，而我們對此眞實世界至少可以瞭解一部份爲基礎；經由若干證據和我們對客觀世界之特質所具有的知識，我們推演出這些證據的含意。但是，實證主義的基本教條是：我們只能描述，無法解釋。在前述韓福瑞所作的談話中，他只能描述中國大陸沒有失業的事實。要推斷沒有失業的原因，勢必超越描述而達到解釋的境界。

實證主義的另一含義是在誠意（Sincerity）與誠實（Honesty）之間，無法劃分。從非實證主義派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區別一個人是誠意的——因爲他眞正相信他所說的：和一個人是誠實的——因爲他相當謹慎以確定他所說爲眞。如果眞理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則此項區分卽告消失。如果一個人說出他並非眞正相信的事情，我們只能譴責他不誠實。

我寫過一篇強烈批評曼斯斐德參議員訪中共報告書的文章，我指出曼斯斐德的報告有幾段忽略或曲解一些幾乎可以確定他所熟知的證據。一位看過這篇評論的朋友，認爲我的批評有道理，但他說：「……我不相信那是蓄意欺騙。我想他是個誠實的人，卻有重大的盲點，而不是一個故意曲解事實的人。這就是說，他認爲曼斯斐德參議員不應被指責爲不誠實，因爲他的主觀的誠意相信

信中共宣傳

不誠實。

誠意與誠實之區分，在諸如中共之類的政治盲信上關係重大。政治上的盲目信徒可能作一個完全主觀誠摯的陳述，但他所說的可能完全與事實相悖，因爲他相信眞理乃是爲革命服務的東西。許多無法區分誠意與誠實的遊客，赴中國大陸訪問後，對所會晤之中共人員的誠意印象深刻，因而下定不合理的結論，認爲他們所說的一定是眞實的。

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所持哲學的另一因素是相信「決定論」。有些行爲學者很淸楚的說，對人類行爲的科學研究，必須排除自由意志，並假定所有人類行爲與思想乃是因文化、經濟、心理或其他影響所決定；目的與推理不能作爲解釋。這種觀點對他們的歷史評判有重要涵意。如果歷史的進展眞正是先定的，則揣測其發展的其他可能替代途徑卽毫無意義。如果有人試圖辯稱過去不同的決定可能改變歷史和軌跡，或與在未來的發展，有兩條不同路線可供選擇的眞正機會，則行爲科學者會感到極不耐煩。

決定論的行爲科學者在否棄意識型態與理論方面只是「上層結構」這方面，與膚淺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同意。依他們的世界觀，人們對其目標或他們理論的陳述，不必太認眞。那只是一套使他們相信自己可以隨心所欲行爲的心理滿足之推論。行爲確是決定於諸如追求權力與經濟利益等其他的因素。

其實，人類行爲受到人們之目標及其理論之影響。如果有人想達致某一目標，他勢須對最可能達成其所期望之結果的行動加以判斷。除非是一些極簡單案例，否則這種判斷將涉及若干理論性的假定。如果理論錯誤，結果將與旨相異。例如，醫生總是想把病人治好，但是，過去有許多醫學治療乃基於錯誤之理論，致實際上是有害的。一直到巴斯德發現細菌是造成疾病的原因以後，醫生才停止使用導致傳染的治療程序。

行爲科學者極不願承認理論信仰之重要性，及不正確之理論信仰會使人們採取一些產生與其期望相異的行動。中國大陸上的許多演變，可以很簡單的用一個假定來解釋，卽：中共頭目意欲達致他們公開宣佈的目標，但是由於他們的行動乃基於錯誤之理論，致實際上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然而，許多西方學者與不接受這種解釋。

他們寧可辯稱共黨頭目並非眞正要達致他們公開宣佈的目標；他們提出極複雜又難於令人相信的推論，設法要證明共黨頭目所眞正追求的，乃是他們所實際獲得的結果。

中華民國有許多人對於美國學術界與自由派知識分子不願思考中共政權實際上乃是高壓政權的證據，感到難以理解。有些人設法解釋這種現象，認爲那是因爲美國學術界與自由派知識分子間一定有許多共產黨分子。這篇文章所要說明的是：大部分同情中共者未能對他們的同情心理乃是因爲誤入歧途之證據加以考慮，只是因爲他們信奉一套基本上非理性的哲學。他們之間可能有一小

撮眞正共產黨，但其影響力視其操縱迷亂大多數人之能力而定；如果大多數人放棄其非理性的哲學，能作理性的判斷，則其影響力可不予重視。

對美國聽眾演講時，我常常說：實證主義對美國社會之威脅，比共產主義還嚴重。實證主義之影響不僅使許多西方知識分子無法對中共作理性的判斷，同時也破壞他們對其本身社會作理性判斷的能力。由此可知這篇文章所作的分析也與瞭解爲什麼許多西方社會未能有效處理自己的問題有關。

當人們不相信實際之判斷可以用理性推演作爲基礎時，很自然的他們便以情緒上的感觸作爲刋斷的基礎，他們的推論只是用來支持這些以情緒爲基礎所作之判斷。用休謨的話來說：「理性是——也只應該是——情緒的奴隸。」

常與抱持基本上非理性之哲學的人打交道時，必須以心理的影響來解釋他們對一些實際政策或一些政治制度的信仰，這種心理影響使某些信仰在情緒上對他們更具吸引力。

周·恩·來·死·得·可·疑

岳騫

周恩來死了已經十日，到今天仍然後事未了，疑點愈來愈多，此時不能澄清，將來必然成爲千古疑案，玆將所有各項疑點逐一寫出，供關心時局人士參考。

一、周病得可疑

周恩來自一九七二年開始患病，一九七四年九月開始駐院，前後在醫院住了一年半時間。根據所有毛幫報刋，周恩來自入院後，與毛澤東從未見過面，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之前，周恩來尙能見客，但所有去北平的外國政要，與毛周皆是分別會晤，從未有兩人共同會見來賓的場面，也未見毛報透露周探毛或者毛去看過周。在此期間，又有兩項奇怪消息，一是外國記者報導，西方一個政要到北平，曾去看過周恩來，發現周恩來住的醫院實際在軍營中，周圍毛軍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因此，推想周恩來之住院，一半醫病，一半是爲了避禍。另一消息是鄧小平在法國透露，毛與周已不能見面，鄧小平所說的「不能」，最初人們都以爲指病況而言，但觀乎周毛兩人會見外賓時，精神並不太差，如想見面，應該可以，但兩人始終未見面，直到周死爲可疑。

此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更可疑者是周恩來患病數年，直到死，未見有片紙隻字醫療公報，到死亡後，未說出病情，病何以要保密，此病便大爲可疑。

二、死得奇怪

周恩來死後，毛幫的舉措，非常慌亂，顯然其中大有玄虛。

首先，毛幫宣佈根據慣例，謝絕各國派代表團吊唁，此點已不合情理。因爲不論什麼樣的人，斷無謝絕吊客之例，史達林病斃後，周恩來就曾率代表團去莫斯科守靈作孝子。毛幫如果眞要援例，應當援史達林之例。尤其毛幫目前正在加強國際統戰，自認是第三世界國家，一個乒乓球都要利用，何況偌大的一個人，照理毛幫應當大出喪，凡是能請到的客人都請來，藉此向蘇俄示威。毛幫一向將人同物一樣看待，有利用價值時便儘量利用，不問死活。周恩來最後一次利用價值，可能較活着時更大，毛幫爲什麼要放棄了這一個大好材料，當然有其不可告人的困難。

開始就聲明不准外國人吊祭，但後來也許覺得不妥，因爲不准外國派代表團已不合情理，現在連在北平的外國人也不准吊祭，將成爲二十世紀一大奇談，究竟周恩來死了沒有？周恩來是怎麼死的，又將引起舉世猜測。於是想出一個變通辦法，火葬之後再開吊，外國吊客只能去吊骨灰盒，周恩來的屍首是見不到了。此舉顯然說明了一點，周恩來的屍首不能讓人看，尤其不能讓外國人看。但在電視上看到一羣大頭目去吊祭，躺在棺材內的周恩來與平時相同，又沒有不能讓人看的理由。這項矛盾，困擾了許多人，後來有一蠟像專家看出破綻，告訴萬人日報記者，躺在棺材中的周恩來是蠟像，眞像早已燒掉。經萬人日報刋出後，引起廣泛的注意。尤其毛幫公佈周恩來是癌症，一個人患了三年多癌症而死，一定消瘦不堪，但棺材中的周恩來與平時一樣，並未消瘦，就醫學觀點而言，亦無是理。因此蠟像之說一出，許多人都表示同意，相信不久可以成爲世界新聞。

最最使人不解的是最後一幕，在一羣大頭目吊祭之後，把周恩來屍首送去火化，當時所有毛報刋及外國通訊社在北平所發電訊，均說骨灰將存放八寶山「烈士公墓」，搬去火化時，送殯小汽車有一百多輛，與周恩來屍首在一車的是鄧穎超、王洪文

、汪東興。鄧穎超自應當與周恩來一車，王洪文身爲第二副主席，坐在周恩來旁邊，送去火葬塲，也有道理。汪東興也上這部車，就相當可疑，人所共知汪東興對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實際是特務總頭目，所有在北平毛幫大頭目，皆在汪東興控制下，過去毛澤東所以能關垮劉鄧林陳等等大頭目，尤其林彪、羅瑞卿皆手握兵符，但是對於毛澤東之迫害，皆無還手之力，就因爲在北平城內，逃不出汪東興的掌握，縱有百萬兵力，臨時調動不及。

汪東興跟着周恩來屍首坐一車，惟一解釋是爲了加強戒備，不是怕人搶屍，而是怕人看破屍首的秘密。此一行動更使人相信周恩來的屍體是「假屍」。奇中更奇的是一百多輛小轎車，浩浩蕩蕩送去火葬，但毛報並未敍述火葬經過，也不再提燒了之後送去「八寶山公墓」，在外國人吊過之後，改說是根據周恩來的「遺志」把骨灰撒了。周恩來這項「遺志」，事先何以一字未提，就是撒骨灰也有「慣例」，印度的尼赫魯，與周恩來是狼狽爲奸的一對，尼赫魯死後遺言將骨灰撒入恒河，當時也有許多人觀禮，並不是說撒就撒。而周恩來骨灰撒在何處，毛報也未說出，只說撒在山川河流，這一說法很難使人相信，筆者就懷疑送去肥料廠。

總之，周恩來之死本無神秘，但是經過毛幫弄神弄鬼，變成了一大疑案，海外中國人，不論立場如何，對此問題懷疑的一定很多，只是自由人士可以說出寫出，毛幫則不准左派提及。

三、一項傳說

由於周恩來從病到死，充滿神秘，就有各種傳說，筆者對此也一直注意。最近接觸到一位由北平剛抵港的外國人，是毛幫請去的專家，我們姑且喊他羅伯特吧！

羅伯特對此事有一個頗爲詳盡的說法，與海外所知道大不相同，據羅伯特說，在北平的外國人最初所聽到的消息，根本就未有周恩來患癌狀的說法，在北平請的外國醫生有羅馬尼亞一位，東德兩位，波蘭一位，都是心臟病，骨科病，周恩來患的實際是老年病，因此，醫生沒有辦法醫得好，但，也不會馬上就死，因此，周恩來死訊傳出，許多醫生都感到驚奇，經過各方面探聽，查出周恩來實際是患「急性脫水症」而死，所謂「急性脫水症」，便是患上此病，一直出汗，大汗不止，一直把身上水份榨乾才死。抗戰期間汪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羣因爲觸怒了日本人，被日本人在食物中下了毒，用一種毒菌使李士羣服下，回到家中便大汗不止，死後僅如嬰兒。周恩來也是這樣死法，自然不能公開展覽，讓外國人看了。

關於蠟像問題，羅伯特也證實此言，在周恩來死後，毛幫確實從外國請來兩位塑像專家，一位與羅伯特認識的洪薖兒博士。但製像經過，自然未曾談及。不過，據羅伯特所知，製蠟像沒有製石膏像來得快，他懷疑棺中的周恩來可能是石膏像，事實上只有有個上半身也就成了，下面隨便放什麼東西，上面用布一蓋，便可遮瞞過去。

毛爲什麼要整死周，據羅伯特聽說是受了福特之害。福特到北平同毛澤東談起俄毛關係，福特說明美國立場是誰都不幫，也不希望俄毛眞的打起來，破壞了世界的均勢。接着福特就勸毛，不必太刺激蘇俄，像上次扣押的三個蘇俄飛行員，在道理上實在站不住腳，何不索性放了，以緩和俄毛緊張關係。

福特走後，毛澤東派人去徵求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一力贊成，於是毛澤東下令將蘇俄三飛行員放了。滿以爲莫斯科總要說幾句客氣話，誰知蘇俄頭頭並不領情，反揚毛活在世上一天，雙方沒有和解可能，要和解須等周恩來接班之後，這一句話，要了周恩來的命。今年旦元毛發表「放屁詞」反俄，就是這一事件的餘波，鄧小平在致悼詞時說周恩來在醫院中還聽這兩首詞的廣播，大概在那時起，周恩來已知道命不久矣。這項傳說眞實性如何，筆者亦不敢斷定，只有等待歷史證明了。

附李士羣被毒死經過

士羣在我離滬的第二天，虹口的一個日本憲兵隊長岡村中佐請到他家晚飯。那時七十六號與日憲之間，也有着不少派系上的磨擦，日憲與士羣之間，相處也並不好，如對警衛隊長吳四寶的被逼下毒斃命，就是一例。雖然那個憲兵隊長與熊劍東有着很深的關係，卻並沒有引起士羣的懷疑，尤其因爲彼此常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士羣更不能不去敷衍。晚飯並沒有別的賓客，也並沒有談到什麼重要問題，表面上僅是聯絡感情的杯酒言歡，兩人且不斷在以啤酒舉杯勸飲，又食着同一碟中的菜餚。宴會已將終了，厨房裏送出了一碟牛肉餅，憲兵隊長特別鄭重介紹，這是他妻子親自做的，希望士羣能試試他妻子的烹飪手段。士羣食盡了這一碟牛肉餅，才告辭回去。

第二天又回到了蘇州。當晚士羣還要出席一次宴會，把衣服都穿好以後，忽然感到頭暈，用體溫表一量，已發生了高熱。等扶他到床上時，竟大量不停地流汗，遍體淋漓，病勢顯得很嚴重，趕緊請當地日本駐軍師團的軍醫來診治，說是中了一種細菌毒，搖着頭表示出絕望的意思。士羣的汗水就像雨水那樣地從體內滲出，黃敬齋的太太金光楣與士羣的太太葉吉卿，在旁服侍，轉瞬買來的幾打乾毛巾，一條一條的爲他揩拭得濕透。這時士羣自己也知道了中毒，他說：「我是一個特工人員，竟然不能覺察到這一點，以後尙有何面目主持特務工作！」屢次要求家人給他一枝手槍讓他自殺，家人除了勸慰也別無他法。後來又請了平時爲他治病的儲麟蓀醫生爲他診治，竟然不知患的是一種什麼病症，無從下藥，只有灌注鹽水爲治標之計。一天餘時間的輾轉床褥，直至體內的水份排洩盡了，才一瞑不視，整個軀體縮得又小又癟，變成一個孩子模樣了。

據事後的推測，這事是熊劍東與日本憲兵隊長的謀合。進食的毒物，是下在最後的牛肉餅中，而所下的是一種細菌，服食後二十四小時以後毒菌進入血管，才會發作，一發作即無藥可救，將體內水份大量排洩，直至死亡爲止。因爲實施的是日本憲兵隊長，自然沒有人敢追究此事。



卡斯特羅向北非洲冒險發展勢力
古巴軍隊大規模入侵安哥拉

■任蜚聲■

安哥拉自由民族陣線（FNLA）的領袖荷登・羅布杜（Holden Roberto），被一項出其不意的攻擊而震驚不已。那是他偕同他的一位野戰司令官最近巡視前線時，一顆蘇製122—mm火箭砲彈忽然飛至，羅氏與同來官員馬上避入一安全地點，約莫不到兩分鐘之後，一支火箭落在他原來站立的地方，立卽爆炸。事後，羅布杜回憶說：「那些火箭隨着一種可怕的聲音以俱來，把土地炸一個大洞。我看到我方有七人在一排砲彈下犧牲。」那些火箭是從十二哩外發射的——而且那些發射者都是新近來到安哥拉的古巴人，協助羅布杜的敵人，卽蘇聯支持的安哥拉人民運動（MPLA）作戰。

前週，美國情報方面估計古巴已有七千五百名軍隊在安哥拉（大約百分之六為古巴完全裝備的軍隊），同時每天仍有更多的源源不斷開往。他們除一部份用作火箭發射者外，大部份相信是用作發射其他蘇製秘密武器，或駕駛裝甲車，組織安哥拉運動的秘密警察，訓練軍隊或作為軍事顧問等。有些古巴人甚至直接加入前線作戰。據報告他們已遭相當人數傷亡。

安哥拉現在是古巴的最大外交冒險地。但這並非古巴頭一次。以往它的軍隊曾在其他非洲與中東約十個國家，從事此類相同的工作。他們的出現在任何地方，皆反映卡斯特羅個人對全世界的共黨革命的野心。不過，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動，主要是對蘇聯還帳。

古巴在安哥拉的發展情形，令人驚訝，回憶十年前，僅以有限武器支持安哥拉人民運動的游擊隊，對抗葡萄牙。直至去年夏天，據情報方面透露，古巴參加安哥拉戰爭者仍不超過一百人。大規模傾入乃始於去年六月間：一名古巴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阿曼多・阿哥斯達，於華盛頓會晤安哥拉人民運動首腦阿哥斯達荷・尼圖（Agostinho Neto）之後，形勢大變。當去夏期間，約有數逾兩百名古巴人進入盧安達。迨至去年秋天，尼圖忽然毀棄他與安哥拉獨立同盟（UNITA）的羅布杜及卓納斯・薩非姆比（Jonas Savimbi）所訂的一項協議，卽安哥拉獨立後合組聯盟。尼圖同時在他的軍隊中散佈一種口號，卽安哥拉內戰要把他的敵手全部驅逐去首都。

軍事代表團先行

九月間，一個古巴軍事代表團曾赴盧安達。美國官方不能肯定這個代表團的名單，但在那一月內，哈瓦娜有七名將領級人物忽然失所踪了，而且從那時起其中無一人再見露面。情報分析家現在相信，這七名將領皆在安哥拉執行卡斯特羅的任務。這些古巴將領是陸軍參謀長季恩・卡薩羅・雷古羅（Zenen Casas Regueiro）少將。他的兄弟朱利奧，也是少將，則負責後勤事務。

十月尾，第一批古巴軍隊開赴安哥拉前線。過程是這樣：大約為數九百人眾，乘坐舊式英製渦輪飛機首途盧安達，在橫越大西洋抵達安哥拉之前，中間要留停數處加油，如幾內亞、剛果……等。近數週來，隨着這種飛機之後，如一道不斷水流的，為英式機與蘇製伊留申十八式機，以及成打的兵船。美國官方首次發現古巴這樣瘋狂進軍安哥拉的秘密，是從那些飛機着陸巴佩道斯島加油而偵察獲知。前個月，當這種事實洩漏後，巴佩道斯島當局向哈瓦娜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這種飛行終止。雖然如此，但情報機構指出，古巴可能改變路線，經由圭亞那的喬治城，縱然諸多不便，可是當地政府甚表同情。

發生砲戰

當古巴軍隊到達後不久，他們立卽投入戰場。在十一月初，那些古巴軍在安哥拉自由民族陣線在盧安達以北十九哩處，作一輪砲戰。四天後，他們又發射他們的第一顆蘇製112—mm火箭砲彈。至上個月尾，古巴軍又用反戰車火箭作一項重要表演，阻止由南非領導的南部海岸掃蕩隊的工作。他們毀壞上打裝甲車，並殺死該隊士兵約八十人。據說這些古巴軍隊也供給安哥拉空隊所用的槍砲與薩姆七號尋熱飛彈。一位葡萄牙軍官，領導安哥拉自由民族陣線突擊隊的上校說：「他們作戰很勇敢，同時他們表現受過良好訓練。他們都是安哥拉人民運動所有的最好軍隊。」

現在非洲大陸已變成卡斯特羅的一塊肥田。當他於努力向拉丁美洲輸出革命失敗後，他轉而對中東及非洲注意。他曾經派遣醫藥隊赴阿爾及尼亞，派遣農業專家赴南也門，以及派遣一個坦克隊赴敍利亞，加強它在戈蘭高原的戰力（去年已撤回了）。目前，有將近一千七百名古巴軍隊與公務員派在幾內亞，獅子山國，坦桑尼亞和剛果工作。他們在索馬利亞所從事的工作計劃，包括自簡單的醫藥援

助，與政治理論的灌輸，而至建設海軍基地、飛機場、電訊交通以及火箭設備。

革命輸出

古巴對安哥拉的努力，已經十倍於以前對任何國家所作外交的支援。許多觀察家，如以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福雅・科勒爾（Foy Kohler），現在是邁亞米大學國際研究所的教授，他相信安哥拉事件主要是「整個卡斯特羅哲學的一項說明。」卡斯特羅曾到處號召革命。卡氏本人最近在他的國家第一次共黨國會中，演說提及「世界革命運動的歷史將喚回這種公正無私與英雄氣概的楷模。」這可能表示卡斯特羅是要給與他的部隊一些戰鬪經驗。

但許多美國官員相信，古巴在安哥拉作戰，是因爲古巴欠蘇聯一筆賬，蘇聯會借給古巴共五・四乘十億美元的欵項，作爲軍事與經濟援助之用，這些借欵自一九六零年起莫斯科已經陸續交付。古巴在邏輯上已成蘇聯的代理人。他們的語言與葡萄牙有關，同時他們又知道如何使用蘇式武器。一位美國務院官員談起：「蘇聯人已經下令，他們說你們欠我們一些賬，我們現在需要收回這筆欵。」

無論卡斯特羅的理由如何，大力參加安哥拉內戰，對他來說顯然是一項眞正的冒險行爲。雖然古巴軍隊在最初數週，似乎會給予安哥拉解放軍一種實際助益，但他們自那時起，也已經發生許多問題。一位美國分析家說：「例如在安哥拉解放軍中所引起的磨擦，他們不歡喜古巴官員與伍長管束他們。那些古巴軍隊找不到地方隱避，因爲他們不知道地形地勢，而可能遭受伏擊。他們已有相當傷亡。」許多古巴軍隊都是新的預備兵。依據華盛頓方面的估計，古巴軍隊有爲數逾五十人以上，已經被殺死或受傷或被俘虜。同時，美國官員指稱，古巴國內電台爲這類消息而深感困惑。一些美國分析家堅信，如果這類失敗的情形繼續增加，那末，卡斯特羅的身望將會下降。這也許是一個誇張的說法，卽安哥拉解放運動，如果不能藉古巴的援助而迅速獲勝，安哥拉可能變成另一個越南。

——取材「時代周刊」——

聖雄

青冥

本世紀最偉大的宗教領袖，無疑是聖雄甘地。令人痛心的是：四九年前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不大聽到這位聖人的呼聲，卻一致倒向蘇聯，舉國從風，如飲狂藥。馬列主義崇拜暴力，甘地卻反對盲目地使用暴力。當時的知識分子選擇了前者，結果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甘地曾經批評蘇共說：「我現在還不十分淸楚布爾什維克主義到底是什麼……但是我知道它提倡暴力及否定神的存在，這是我憎厭的。我不相信狂暴的大躍進……經驗告訴我：虛僞與暴力決不能產生永久的幸福。」（譯自 **Non-Violence in Peace and War**，卷一）。聖雄的眼光確是獨到的。一九四九年前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平心靜氣地接納這段話，我們或許不會有今日的苦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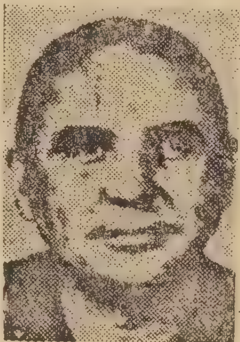
卡薩斯



朱利奧



歐朝



曼尼茲



嘉西

安哥拉內戰發生後，不久卡斯特羅派一個將領級代表團赴盧安達。美國情報方面相信現在這五個人正指揮着爲數六千人的古巴遠征軍，協助安哥拉解放軍作戰。

卡薩斯，陸軍少將，四十三歲。陸軍參謀首長，兼古巴陸軍部第一副部長，古巴共黨黨員，當古巴革命戰爭時，爲卡斯特羅的兄弟服務。

朱利奧・卡薩斯，陸軍少將，卅八歲。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卽任古巴陸軍部副部長兼後勤首長。他是陸軍少將卡薩斯的兄弟。現在擔任安哥拉的古巴軍隊的補給工作。

歐朝，陸軍少將，一九七三年以來擔任古巴西部陸軍首長，一九六五年以來當選古巴共黨中央委員；據說是卡斯特羅個人心腹，現在安哥拉負責古巴遠征軍野戰司令工作。

曼尼茲，四十九歲。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卽任古巴東部陸軍首長，共黨中央委員，是一位從事恐怖與反恐怖事件的專家。現任安哥拉的古巴軍野戰司令。

嘉西，陸軍少將。自一九七一年以後，卽擔任古巴陸軍戰鬪訓練首長，一九七二年起卽任陸軍部副部長。是古巴共產黨黨員。現在負責安哥拉的古巴軍隊訓練工作。

師兄師弟

林定

香港有一小撮捧周派，原是第三勢力信徒，擁過氣張老勱爲教主，政治綱領反共反台；建國方針雜種主義，即是把洋貨共產主義跟土產三民主義混合起來，美其名拮取精華，去其糟粕，說這是唯一使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途。「可惜」他們缺乏毛伯伯的「小米加步槍」，沒有地盤，不能大開拳腳。。幸而有美國慒佬，不時施捨些綠背，使他們得以在海外胡混，不然，連作秀才造反狀也不成，更遑論唱高調了。

其後，美國佬制水、加上內部爭權奪利，結果四分五裂。有辦法的如史某人搭路去了黃金國，以研究中共問題混飯吃，尼克遜訪平，搖身一變，掛正親共招牌，回歸大陸，結果不好死。留在香港的，則以「中立」自命，且「修正」以前反共方針，反毛不反周，對毛派罵個狗血淋頭，對周派塗脂抹粉，把老周吹捧成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完人」。

門徒司馬仁兄，幸其實不姓司馬，否則眞辱了偉大史家司馬遷之高貴姓氏。司馬仁兄哭周恩來，不但哭他死非其時，且強姦非共反共人士意念。自以爲香港人，個個像他那般地無恥反毛親周，對死鬼周恩來披麻帶孝。

司馬如喪考妣說：「周恩來是共產黨人，也是中國人，同時是世界的政治家。因此他之逝世，所有的中國人無論是親共、非共和反共，都不禁哀戚，舉世之人也不免歎息。」司馬已過半百之人，不應如此老天眞，但凡反共中國人，是反對整個共產主義制度，不論修正也好、教條也好，誰使這個舶來制度加債在中國人民頭上，都是罪人。毛澤東、周恩來，或是鄧小平、江青，只要他們實施這個制度，我們都堅決反對，除非他們徹底把馬列理論埋葬，把共產制度砸碎，把集體經濟廢除，使中國大陸重新走上自由民主之途，那又當別論。假若毛周眞能這樣，我們不但哭周，且比司馬仁兄還痛得傷心。可是，周恩來是什麼貨色，他進棺材一刻也要死抱馬列神牌，以保其「晚節」。他比彭德懷、朱德還不如，彭德懷看不過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挺身出來反對他；朱德在九大時不屑拿「紅寶書」揮舞，有意不賣毛林的混賬。周恩來卻是毛澤東的哈叭狗，大半輩子唯毛命是從，毛澤東十隻手指沾滿中國人鮮血，周恩來起碼也有八隻。這樣一個爲虎作倀的人，也虧得老查稱他「仁心厚道，恩惠德澤」遺愛在民！

至於親共、非共的中國人，並不一定如司馬說的都不禁哀戚，即使身站北平人民大會堂追悼周恩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同志，也不全是沉痛哀慟，因其中不乏文革派成員，他們視周恩來之死，猶如喜從天降，何況所謂親共非共之人。特別是海外親共者，他們都是唯利是圖之輩，只要有大陸生意或人民幣，管誰做紅色王爺！這些投機傢伙眼光銳敏，周恩來死了，未來的主子可能是江派，他們未必對周恩來痛哭流涕。

非共的中國人，他們的身份多是華僑，對周恩來更沒好感，因他們大多原有土地在大陸，這些土地絕不是剝削得來，而是靠在海外捱驢仔的血汗錢買來的，但「土改」運動，把所有的土地沒收，甚至把他們的家屬鬪得死去活來。他們是典型非共者，內心極端厭惡共產黨，卻對共黨第二號頭子周恩來「不禁哀戚」，只有冷血的人才會這樣。

司馬哭喪之餘，不知是否悲戚過度，精神錯亂，竟然做起中國國籍註冊官來，他把周恩來「封」爲中國人，周恩來地下有知，不向閻王告他一狀才怪！他說：「去年一月在『四屆人代會』所做報告中強調『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上世界的前列』，當他做此宣佈時，周恩來便由共產黨人轉化爲中國人了。換言之，他心裏有一個中國，他眞正看出中國的迫切需要，他冒着政治風險說出這一需要。」周恩來不經司馬欽定也是百分百中國人，猶如汪精衛不因他是漢奸而否定他是中國人。若果周恩來不是中國人，而又不在中國土地上實行共產專制，我們不會反對他。一如李光耀在新加坡，我們沒有權利去反對他。周恩來像大陸所有共產黨人一樣，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他們逼使自己同胞在飢餓中掙扎，即使不是共產黨人，我們也要反對。按照司馬的邏輯，毛澤東比周恩來早十五年已由共產黨人轉化爲中國人了，因爲在大躍進年代，毛澤東提出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十五年趕英，二十年超美。這不比周恩來的口號更響亮嗎，看來毛澤東比周恩來更「轉化」得像一個中國人了。共產黨人是一丘之貉，司馬竟用「中國人」來粉飾，痲痺香港人，實無異替共黨統戰。

另一門徒胡某人，此人早年反蔣，被老萬、老馬、老張轟擊得體無完膚，一度龜縮，不談政治，只在故紙堆中找尋枯澀之味的題材。後來到台灣一遊，發表些對台觀感，平情而論，比他同道大阿哥那篇在台見聞思忠實得多，以爲此人有所改變了。孰料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老周死後，又露出本來面目。

胡某人稱周恩來爲「平凡的偉人」，痞在香港而寫遠隔萬里的北平送喪「感人」場面，以烘托周恩來之「受民愛戴」，手法相當高明，不在司馬師兄之下。胡某說：「共產黨是任何事情都通過『組織』的，任何公眾活動，都是由黨按排或指導。但是這一次，在北京長安街上，有百萬人的行列，靜

靜地佇立在那裏掉眼淚，有許多人臂纏黑紗，婦女的黑髮上綴上白花，拿出來五星旗在自家子門外，降在竹桿的半截上。這些感情和行動，未經官方號召，未受最高指示，我們看到一次，前所未見的，百萬人的個人感情，自動自發的迸瀉出來。沒有中共的領導者曾贏得中國人民這樣深摯的感情，這表現了中國人民對國家的憂心，對某一派的不贊成，表現了對周恩來在文革後所執行的政策和擁護。是對國家的一次『投票』——無言的，以悲痛和眼淚來投的票。」看來，胡某人哭周，比長安街的人還悲痛，但又怕人說他反骨，因在數月前剛讚過台灣，只好借北平市民來發洩自己哀慟感情。我們不要去說大陸人民是否自動走上街頭哭喪，且就香港來說，「中國銀行」門前追悼周恩來的長龍，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受港共的邀請或命令去排隊，其中有些紅貓富婆還流下眼淚，然而四百萬香港市民卻是無動於衷，胡某人從電視上看見這條長龍，也可以說一句，周恩來贏得香港市民深摯感情，這種感情是自動自發的。胡某人的描述，大概是根據外國通訊社的報導，或者靠新華社的電視紀錄片。這些表面「樣板」，一如農民豐收，穿新衣裳的幸福兒童等等報喜不報憂照片，都是虛假的現象，胡某人卻拿它大肆宣揚，老八統戰部應邀他遊大陸渡蜜月！

胡某人強調北平人，不經共黨命令自動走上街頭，為周披麻帶孝。倘若眞是這樣，大陸已不是共產制度了。大陸人絕不像胡某人這麼天眞，他們經歷了二十六年無數殘酷的政治運動，對每一件社會事情，不經黨的帶動，絕不敢擅自盲動。這是大陸人忍辱偷生，明哲保身的痛苦經驗。胡某人不信，可寫信回去問問他在鄉下的母親。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暴斃，中共強迫大陸各地人民為斯大林帶孝，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臂纏黑紗，集會廣場，為斯大林默哀，其中也有不少共產黨人與青年團員流淚。那時倘香港有無線電視，這種沉痛哀悼勾鼻佬的鏡頭，也可說成未經官方號召，百萬人的個人感情，自動自發的迸瀉出來！

「屈原」是「大毒草」

古鶴翔

「鳳凰影業公司」發出了一份有關我國古代傑出詩人屈原故事的說明書，這說明書印刷得十分精美。彷彿古雅的線裝書似的。

這份說明書讚美「屈原」這齣電影的辭句是：「服裝花團錦簇，佈景金碧輝煌，劇情雷霆萬鈞，演員一時之選。」

據說這齣「屈原」是「千錘百煉，鼎力攝製」的傑作，並定期在「新光、普慶、南華、珠江、南洋、銀都、新舞台、荃灣華都、澳門永樂及平安等戲院盛大聯映。」由於屈原是愛國詩人，筆者雖然久已斷了戲癮，卻頗想進貢幾元港幣給毛澤東共產黨，雖然明知共黨會因此增加了幾元「外滙」，會多害一個半個人。

可惜得很，宣稱在「廿四號盛大聯映」的「精彩故事」，竟然與筆者無緣，始終未見演出。在無可奈何之餘，只有望梅止渴，翻出珍藏的說明書來欣賞。

據說明書的「簡介」稱：「屈原是中國古代傑出的詩人和政治家，生於兩千多年前戰國時代的楚國。當時正是中國歷史上奴隸制衰落封建制興起的時期。……戰國七雄之中，秦國由於變法比較澈底，國勢日益強大。屈原站在楚國新興地主階級立場上，極力主張聯齊抗秦，變法圖強。但以靳尙為首的楚國奴隸主貴族集團卻主張妥協投降，反對革新。屈原促使國君楚懷王接納其主張，並針砭時弊，擬修了限制貴族特權的新法令，引起靳尙等人的強烈反對。靳尙不但拉攏懷王寵姬鄭袖出面與屈原對抗，更趁秦國宰相張儀訪楚之際，大肆捏造譭謗，圍攻屈原。屈原義憤塡膺痛加駁斥，但輕信讒言的楚懷王竟一怒而絕齊親秦，中止變法，並撤免屈原的左徒官職，將他逐離宮中。屈原漫遊漢北，憂國傷時，憤寫離騷。……眼見國勢危殆，人民受難，屈原不咎既往，毅然接受懷王決心變法的詔令，趕返郢都。豈知又遭靳尙等人橫加破壞。在一次變法集會中，靳尙等率軍突襲，揮舞屠刀，殺害楚國的有志之士。屈原遭囚禁，弟子嬋娟亦被投入黑獄。風雨雷電之夜，屈原披髮行吟，嚮往眞理，控訴黑暗。其時，嬋娟逃獄來會，卻不幸誤飲陰謀毒害屈原之鴆酒，中毒慘死。……」

我們知道左派是「古為今用」的大師，遠在「文革」前，由於「大公報」介紹吳晗的「朱元璋傳」，筆者便在「天天評論」中指出：吳晗以古諷今，吳晗罵「朱元璋」便是罵「毛澤東」。果然，不過半個月，毛澤東便揪鬭吳晗了。

現在，「鳳凰影業公司」「簡介」中的「楚懷王」，當然就是「毛澤東」；「寵姬鄭袖」，肯定是藍蘋，肯定是江青！

「張儀」肯定是「基賤格」，「秦國」肯定是「美帝」，「齊國」肯定是「蘇聯老大哥」。「靳尙」當然是「文革派」的人物。「屈原」大概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綜合起來的形像，「嬋娟」亦必有其人。

傳說周恩來的食物，曾遭人放毒；又傳周恩來曾經被刺。現在周恩來死在醫院中，是否被害？這一切，終於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屈原」一片，肯定是「大毒草」，「鳳凰電業公司」的工作人員，不久就會被調返大陸去受「毛思」的洗禮了！最後，請看「屈原插曲之三」罷：「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明法度之嫌疑兮，國富強而法立。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明法度之嫌疑兮，國富強而法立。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簡直就是痛斥所謂「文革派」的「無法無天」了，毛澤東一伙，竟然連共黨自己製訂出來的「法度」也不遵守呢！



認識中國

「極其沉痛宣告」與大公報

柳以青

一月九日獲知周恩來棄世的消息。

首先就對香港大公報的頭條「訃告」所刊載的內文中，細細閱讀。

從「大公報」用黑體字從「訃告」中所提出來的重點來看，我發現了以下的不同。

首先，我得聲明：香港大公報的編輯，有自由做一些從「訃告」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字句，以示醒目。其次，這一「扼要提出的黑體字」，是在極短時間要做出決定的，起碼會表達了大公報編輯一些慣常的心態。最後，我在這篇文章中，並非以批判的態度來立論，只是想把事實，客觀地列舉出來。讓讀者們重視這一客觀的事實。然而，再提出我自己對這客觀事實的看法或分析。

七段與三段半

由中共中央等機構公佈出來的「訃告」共分七段。

但是，香港大公報所提出來的「黑體字」內容，引了三整段和另一段的部份內文。

「訃告」的第一段沒有引出做「黑體字」，那是可以理解的，因爲第一段是講周恩來的職位以及逝世的原因和時間與地點。

「訃告」的第二段沒有引出做「黑體字」。使我覺得比較愕然。這第二段只有四句話：它們是：

「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訃告」的第五段，也沒有引出做「黑體字」，它們是：

「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爲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

「訃告」的第四段中，引了前面和後面的幾句，中間沒有以「黑體字」提出，它們是：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周恩來同志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illegible]會主義的新中國，對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對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爭取無產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勝利，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對加強國際革命力量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當然無法知道何以以上的幾段文字（除第一段外）沒有用「黑體字」來「醒目」引出。這裏暫時按下不理。

現在再看用「黑體字」所引出的部份。當然，這方面或許佔多些篇幅，可是爲了分析方便，也只好引出。

它們是：

「訃告」的第三段：「周恩來同志一九七二年得病以後，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經常的親切關懷下，醫護人員進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療。周恩來同志一直堅持工作，同疾病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他的逝世對於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於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

「訃告」第四段的部份是：「周恩來同志忠於黨、忠於人民，爲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鬥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按這裏是沒有引出的地方）……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尊敬。」

「訃告」的第六段是：「周恩來同志逝世的消息，將在我國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

「我們要化悲痛爲力量。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質，在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爲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爲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

最後是「訃告」的第七段：「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永垂不朽。」

標出字句的重點

現在，就把我對上面所牽涉的客觀事實，來主觀的分析一下。

首先是從香港大公報所引出以「黑體字」來「醒目」的部份。

姑毋論所引出的黑體字部份所說的內容是什麼，但都貫徹了一種精神和心情，那是來自香港大公報編輯，在接到了這一「訃告」時所自然而然地流露的，那該是下面的幾句重要的字句：

「他的逝世對於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於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

「英勇鬪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尊敬。」

「周恩來同志逝世的消息，將在我國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我們要化悲痛爲力量。全黨全軍全人民都要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無產階級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質。」和「周恩來同志永垂不朽」。

總結幾句是：「巨大的損失」、「衷心愛戴和尊敬」消失的「悲痛」，願其「精神」與「品質」「永垂不朽」。

先談「巨大的損失」——一如中共中央所說的是他們的「黨、軍、人民」的損失，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損失；和國際上「反帝、反殖、反霸」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的損失。

據我的了解，這幾句話，沒有點出了最重要何以爲「巨大損失」的理由。如果讓我說的話，那該是周恩來所擁有的「智慧」與「技巧」。

在整個的周恩來一生中，在了解事物的充分，判斷抉擇的冷靜上，連毛澤東也不是對手。

同時，在處理事情的方策與過程上，更是技巧純熟與精緻，也是所有的中共黨人，無法望其項背的。因此，這樣的「損失」，不僅「巨大」，而且是無法來彌補的。

或許我可以引伸的說：雖然不少的觀察家們以爲：中共的政策，在短期內不會改變。事實上，無人能只從時間上來解釋的。可是，就我的了解：改變與否，與時間的長短關係不大，而決定於在大陸內或在國際上，中共有無遇到大的挑戰。如無大的挑戰，或許不會立刻產生問題；然而，如果有大的挑戰的話，問題可以隨時發生呢！因爲，「智慧」與「技巧」的「巨大的損失」，才正是問題的結癥所在。

其次談「衷心愛戴和尊敬」與「悲痛」。

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大陸上的老百姓們絕大多部對周恩來有好感。就連我在此大談特談了十篇的「李一哲大字報」的內容中，我就沒有發現「李一哲」在字裏行間公開地對周恩來指責。

我以爲：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周恩來所執行的「穩健」與「溫和」的政策所致吧！

或許有人以爲：無論是「穩健」與「造反」；抑或是「溫和」與「偏激」等等的名詞，實質上也不過都是「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內的「兩種傾向」而已。

然而，我的了解或者說是看法吧，不盡是如此。但是，我也不反對別人用上面的話來分析。據我的了解，周恩來早期的青年時代，或許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但是在後期，特別是在最近三十年來，恐怕不該說成他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否則的話，他就不會一直走「穩健」、「溫和」的路線。

當然，我的這一說辭，一定會引起不少的人士反對。然而，我仍覺得我這一想法，可以做成一個分析。同時，或許又可以找到一個旁證。這旁證就是隨手找來的。其他的證據，暫時不必長篇累牘去做證明。

這一旁證：可以從「大公報」不以「黑體字」引出的部份來一了解。那便是所牽涉到的兩段——「訃告」——

㈠第二段：「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㈡第五段：「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爲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鬪的一生。」以及所漏了一段的「訃告」，而沒有以「黑體字」引出以「醒目的第四段中的中間那段：「在毛主席領導下，周恩來同志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

起碼，我可以用這一些「編輯技術」的安排，來做爲我分析的一個「旁證」。

引申地說：大陸上的老百姓們，所以「衷心愛戴和尊敬」和「悲痛」的原因，應該在此。

而海外的中國人們，除了周恩來在他外交的智慧與技巧上，滿足了一下「民族主義」的願望，而其「穩健」與「溫和」政策，也是大受稱道原因之一。

或許，不少的人士，仍然以爲：這所謂的周恩來的一切，都是執行「毛澤東路線與思想」的。人們可以這樣地去相信和猜測。但爲我，我倒覺得「大公報」，從「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那句開始，不以「黑體字」來引出而「醒目」，卻是有某些道理在的。

姑毋論人們對「大公報」這樣的一個「省畧」用什麼理由來解釋，似乎都無法自圓其說。

或許人們以爲：「大公報」在另外一段的「黑體字」引出以「醒目」的「訃告」中，提到了「在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之句，但是，與「省畧」的「在毛主席領導下」的意義是迥然有疑的。前者是指周恩來，後者是呼喚目前仍然活着的人們，以及對目前活着的人們的一種希望而已。

最後，談其「精神與品質」，不但是學習的對象，同時也「永垂不朽」。

作爲對死去的人最容易說出的話，當然該是這樣的，沒有什麼。問題是在於以「唯物」和「無神」的共產主義的理念中，「精神」一詞的運用是不是走了唯心主義的路線，而「永垂不朽」也者，恐怕也是有待商榷的。

然而，這「永垂不朽」卻是中共中央對周恩來的「諡詞」。

這篇，算是就事論事，論周恩來的第一篇吧。

有所不談

杜甫寫過輓李白詩嗎？

丁冬

歷來認爲李白溺死的人，都取唐摭言「采石之夜，大醉入水捉月而死」一說。講傳奇，的確傳奇已甚，一若大半生充滿傳奇經歷的文學家，應有這般的結局，非此不足以驚世駭俗者。例如，薩天錫「采石懷太白」詩云：「……錦袍日進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深似海，青山荒塚夜如年。只應風骨蛾眉妒，不作天仙作水仙。」邱濬「丁卯歲過采石弔李白」詩：「長江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醴邱春酒甕？」又宗臣「過采石懷李白」其四云：「醉來江底抱明月，驚落天心萬片秋」等等，無往不是傳奇，但亦足以見作詩人的好奇遐想。

按唐摭言乃五代之書，所傳李白捉月云云，已屬後起，只足以說明沉江之說在李白死後已廣爲流布吧了。主「溺死」說人士進一步認爲，史家諱言李白死因，是由於「古不弔溺」的緣故。但魏顥既爲李白的好友，何以於序文中直言？這是不可理解的。

至於記述李白以病終的，除新、舊唐書外，最直接而有力的文獻，應爲李陽冰的「草堂集序」。陽冰是李白的從叔。據詹鍈編著的「李白詩文繫年」，李白流夜郎之年爲五十八歲，時爲乾元元年初，李白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翌年春，逢朝廷冊立太子，頒大赦令，李白得釋，於流夜郎途中折回，憩江夏、岳陽，繼而至潯陽，回復詩酒生涯。但晚景雖好，生意畧盡。寶應元年，李白六十二歲，時李陽冰爲當塗令，太白往依，是年十一月以疾卒。陽冰「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

最後見之人，所述有關李白臨終授簡事，遠比魏顥「陷潭」說爲可信。清人王琦（載庵）集註李太白文集，於年譜中李白卒年下，引「千一錄」云：「杜子美之沒，旅殯岳陽四十餘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託族叔，邑令陽冰，陽冰之序明疾。而稗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二公生同聲而沒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主「溺死」說人士，觀此當可浮一大白。

以下講到所謂杜甫「挽李白詩」問題。杜甫一生欽仰李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杜少陵集中載有致李白，或思念李白的詩歌多篇。聽到一位好朋友去世而以詩挽之，本是平常不過的事。現在的問題卻出在那些主「溺死」派解釋幾首杜詩的態度方面。他們爲了要證實李白入水捉月而死之說，乃將杜甫數首憶念李白的詩解說成「挽詩」，或由杜詩中見到有「魂魄」「江湖」句，更使他們相信李白溺死的故事。總之二者必居其一。現先引錄所謂「挽詩」如下：

夢李白二首之一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
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君今在羅網，何似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寃魂語，投詩贈汨羅。

常言道，詩無命達。詩三百篇，大小毛公的一套解說，其權威性於宋代以前未至於動搖。但到了朱子的「詩集傳」，三百篇的解說，又添一番新意，今日我們很難指說誰的解釋一定對或一定不對，而只可說誰的「比較」中理。至於中理不中理的評斷標準，就三百篇來講，除了訴諸解詩者的直覺外

談「愛情」……

本期有兩部同屬喜劇格調的國語片，一是台灣新人導演陳耀圻的「愛情長跑」，一部是吳家驤導演的「春滿芭提雅」。筆者本來不打算談「春」片，但因爲有了「愛」片，正好由兩部片子突出國片中的兩類愛情喜劇，那就是「愛」片是突出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的微妙心理的電影，「春」片卻是突出傳奇架構爲主的電影。兩種風格的電影都各有其作者不用的背景，現在試行先將它分開來看，然後再比較來看。

陳耀圻導演的「愛情長跑」電影雖然寫林青霞與鄧光榮一對年輕戀人戀愛經過，但故事架構實際只集中在林青霞身上寫他由情竇初開到成熟的過程。整個情節是由一個可愛的少女，自己編織一個可笑的謎來哄別人

「愛」片電影開首，寫林青霞是一個在大學就讀中的少女，因爲喜愛運動，時時與男女同學一起爬山玩球，運動使她性情活潑、好動、隨和，這與成年人拘謹的社交生活變得格格不入，無法適應，加上她滿腦子幻想，又因太多運動燃燒了她的精力，所以從來沒有認眞地與一個男友談戀愛過。鄧光榮是由美國學成歸來的青年碩士，他本來在

訓詁等。可幸本篇所說的，不是幾千年前的詩經，而是唐詩，而且只是區區的二首，所以，字義的訓詁不成問題。

就上面所引錄的二首詩，怎樣從眾多的解說中決定或衡量那一直解說爲中理或不中理呢？辦法未嘗沒有的。因爲任何一套解說都是一「假設」。這假設是否有效，須視乎它對所要解說的詩篇是否適用。如果是大部分適用，則有大效；全部適用，則爲善解。如只適用於一小部分，而與其他的大部分相抵觸，則只有小效（即所謂「一得之見」）或無效。

現試以這個標準（也算是一假設）去看所謂「挽詩」問題。把上面二首詩說成挽詩的人，是因爲詩中有死別、魂來、魂返、寃魂、江湖、蛟龍、波浪、汨羅等字句，使他們聯想到李白沉江的傳說。他們還認爲，「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是很悽厲的形容，如果詩中所指的人不是死了，那麼，「死別」簡直是詛咒。要把以上列舉的許多詞義一一辨正，是很費辭的事。其實要評斷一詩是否爲挽詩，最直截的方法還是靠讀詩者的直覺決定詩中所懷念的人是否確然已死。如果是肯定的話，詩自屬挽詩，否則，挽詩的「假設」應爲無效。

照我反覆細讀上面二首詩的印象，杜甫並不以爲李白已死。試想，如果人死了，「生別」、「君今在羅網」、「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等說話，都屬贅辭。其實，詩題既有夢字，則所見之李白，當然以「魂」作稱謂。所以，魂來魂返仍不外爲夢中所見，無所謂悽厲。退一步說，即使李白沉江於采石，亦與汨羅相距甚遙，風馬牛不相及。杜甫吟詩時，身在秦地（即詩中所謂「關塞」），怎能如「溺死」派所云，投詩於汨羅？杜甫吟詩懷人之時，當至德二年，蓋默料李白正已亡走彭澤，故以屈原（詩中之「寃魂」）共喻，逆想李白當有詩投於汨羅也。古今注杜詩不下百餘家。我無意且亦無可能專爲上二詩窮搜各注家意見。書架中只有仇注杜少陵集。要之，即使如部分注家言，老杜爲詩時，或已聞妄傳太白沉江事，所以詩中頗有猶疑不定句語，但距離「挽詩」形格尙不知十萬八千里。如因此即判定李白果然沉江而死，則未必因果倒置，刻舟求劍了。

……與「春滿芭提雅」

林巽

將她二哥的女同學介紹給鄧光榮。直到後來，與鄧光榮相聚久了，才漸漸讓愛情衝擊着她的心，開始懂得爲愛情苦惱起來。電影的大部份情節是爲了使一個少女心理慢慢改變而舖設出來的。從觀眾席上看，喜劇效果不錯，格調也很清新，從女主角心性漸漸成熟方面說，它是一個魅力豐富的初戀故事。內容也很健康，並不販賣什麼不正常的噱頭。

吳家驤導演的「春滿芭提雅」是在泰國渡假勝地芭提馬拍外景的，芭提雅外景的確迷人，電影有李昆、羅石青、劉蘭英、蘇娃娃等演出，但電影像是爲捧起電視小生羅石青而拍的。它寫羅石青是一個身無分文的香港青年，因知道他的父親是泰國大富翁，便拉了一個朋友幫他赴泰國找父親，到了泰國找不到父親，又遇着一名流落泰國的朋友李昆，大家正想辦法找羅石青的父親，誰知羅在酒店遇着一個與他長得一模一樣的美國大富商的公子，那公子害怕應酬，便以重金禮聘叫他假冒自己去應酬，而在泰國有一個娛樂事業巨子想叫美國富商的公子投資，又迫一個歌女充女兒來巴結他，甚至向他許婚。電影的笑料是從互相利用以及由假冒到揭底牌的過程造成的。編導構思這個故事，看來

構思出一個在泰國大富商已經逝世七八年，而他在本港的青年兒子一點不知道，持着一張相片就到泰國去找父親。還有中段加插上一段低級噱頭，那是寫那個假扮秘書的魏澳不能「人道」，李昆找到一個吹魔笛的，用魔笛一吹，就能「人道」起來了，於是最後一段，利用那魔笛在夜總會表演，製造一些令女觀眾尷尬的笑話。

「春」片並不強調色情鏡頭，但導演加一些意淫閒筆，使電影格調成爲低級作品。羅石青在電影中只是一個工具人，並不大懂得演戲，不過外型不錯，若干地方尙贏得觀眾良好反應。整個故事，就是過去粵片時代的舊素材湊合成的，牽強，奇逢偶合再加上低級噱頭。它雖然能使觀眾發笑，但談不上什麼感受上的深度。

「愛情長跑」與「春滿芭提雅」同是一個人物的故事，至於導演資歷，吳家驤當然比陳耀圻深，從鏡頭技巧方面說，兩人都有平實的水準，所不同者卻是戲劇技巧問題。「愛」電影在一般年輕的觀眾看來，可能感到親切，林青霞所飾演的角色，雖然有點誇張，但不可否認這個角色是有根的。「春」電影在一般成年觀眾看來，可以知道那只是

舊情節番炒的東西。電影中的羅石青，並不是眞實世界中的人物，他在電影中的存在只爲編導編織一個虛構故事的角色。這個角色等於機械人，它是無根的。

舊一代編導，幾乎沒有傳奇情節便沒法組成一個生動的故事，新一代編導，都喜歡從一個人物在遭遇與反應上去製造戲味。這因爲舊一代編導記憶中的舊橋段太多，新的一代沒有那麼多舊橋段可記憶，只好將自己的生活感受，化入電影情節中。

所謂情節生動、滑稽，那種戲劇效果差不多用舊材料或新材料同樣可以收效，所不同者便是藝術匠人對於材料的喜愛問題。

從「春」片說：如果沒有一個兒子不知父親已死而去尋父親，假如沒有一個娛樂巨子要巴結富家子，假如那個找父親不着而又遇着外貌與他一模一樣又與他住在同一間酒店同一層樓隔房而且又在樓梯上相遇。「春」片的笑料當然不存在，但是「愛」片卻不同，她就是一個少女在求學中的故事，並沒有什麼奇逢偶合，如果將鄧光榮那一個赴美歸來的碩士換上另一個人，同樣的笑料仍然可以保存。同樣可以表現得那麼生動。

歷史學家說：歷史是一連串挑戰與反應，我個人以爲戲劇也當如此，一個角色在他的際遇上不論如何傳奇，但戲劇效果仍然要從個人氣質受驅迫下表明自己一種態度，並且那個人必須是有根的，那麼他在全觀眾笑了之後，感動之後，必然還存在値得回味與有所啓發的後果才行。



被創造者與創造者

霍雲

每一個人的命運，都含有被創造與創造的混合。創造力弱的人，生來就沒有野心，難以突破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文化社會的影響；創造力強的人，不斷模仿在自己教育出身社會環境之外的一切，力求突破傳統，努力尋求新的方向，獲更大的成就。

每一個平常人的傳記，他是他父母親的兒女，教師的學生，上司的下屬，朋友之中的朋友等滙合而成的。他的成功或高或低，都只與他的童年情趣有深厚的淵源，就使他身爲皇子，也不過是被創造的人。但讀名人傳記，你會發現有些名人的成就與他的出身無多大關連，他的成功。是他不斷自我創造成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傳統力量中不過是一個華僑子弟，一個醫生，如果他不是在熱愛中國的觀念中不斷自我創造，不會將一個偉大的中華民國締造者的偉大氣質創造出來。印度聖雄甘地，如果是一個被創造者，他只不過是一名貴族子弟，一名律師，或一英國殖民地統治

造中不斷有成就。

也有一種人，看來不像被創造者，而很像創造者，但他本質上仍是被創造者，假創造者。這種人屬投機分子一類，他有時也像很熱心的投向「以天下爲己任」的集團去，看來他是一片摰誠，事實是他心靈深處，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想藉那個集團的助力來追求他在被創造中沒法達到的目的。這類假創造人物，只有假作的摰誠而沒法培養出眞摰的信心，就使他在那投入的團契中爬到領導地位，但有一天遇到嚴酷考驗時，便會原形畢露，像冰山那樣溶解了。

一個在人生途程上的完人，當他在被創造階段中，他可能是一個很盡忠傳統方式的被創造者，後來由於忠心而培養起對自己同胞的愛，他便找尋到這偉大的精神基點去創造，因此，不論藝術家或科學家、哲學家，甚至資本家，能夠自我創造成功，都必須先有對人類有奉獻的動機才成。被創造與創造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而且關係非常密切的，要是一個人一開頭就反叛被創造而去創造，他雖然也有成就，但必然缺乏精神基點，因爲反叛的特性已顯示他有毁人自毁的氣質而非是一個改革者，任何偉大的創造者，都是從不斷改革中長茁出來。

改革永遠是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結合的產物，這類人有時也得用革命手段解決問題，也都在保留好的，除掉壞的的手段下革命的，他受的是自身的經驗或歷史的經驗所引導，並不是受仇恨或幻想所引導。因爲創造與被創造的含義都是屬於建設的，不是屬於破壞的。文明世界是人類幾千年來不斷改良及積累改良經驗來的，不是由破壞來的。因爲在一個被破壞的境界裏，人是沒法找到精神據點。

喀拉嗤書店見聞

魏玉

一九七五年二月左右，我所服務的貨船從波斯灣開抵巴基斯坦最大的港口喀拉嗤，有二千五百噸棉花給這艘船裝儎運回香港。需要停留五日，平均每天工作十八小時才能裝五百噸左右的貨，其工作效率與香港比較，則一半也抵不上。

巴基斯坦雖然獨立已久，英語卻仍然是巴基斯坦本國語言外的第一種最通行的語言。在公共場所隨處都可以聽到人們用英語交談，中上階級人

再注意我，大概以爲我是日本人吧。

後來店主把我拉過一旁問我說：「你可知道他們都是你的同胞呀。」

我說：「你怎麼知道的？他們買的是什麼書？」

他說：「你不知道他們是來訪問的專家呀！來了有好幾天了，他們都會說英語，口音很特別，我也形容不出來，我靜靜的告訴你，他們所最感興趣的並不是什麼科學、社會、政治之類的東西，而是有關性方面的，例如「一個紐約妓女的自白」、「娼妓

波士頓通訊

余秋人

月刊，八開手抄印刷本，期出二十餘頁，年訂費三元。

立場堅決反共，去年六月份期社論「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爲中國的前途而奮鬪」稱：「我們亦會以『自由民主救中國』爲題，呼籲海內外愛國同胞體會今日中國的處境，爲一個自由民主中國的前途而奮鬪。目睹中國大陸每日發生之諸種倒行逆施之怪現象……我們認爲仍有進一步強調的必要。」

該刊除以揭露中共暴政及奪權鬭爭爲主要內容，如六月期之「中共的自由與民主」，「外人筆下的中國大陸」，「犬口餘生記」，八月份期的「新吹鼓手（評趙浩生的「大陸學者談批林批孔」）」，十月份期的「苛政和鯊魚」，「禍國的中共是必然失敗」等文之外，兼亦報導波城地區中共分子活動情形及國內社會，外交動態。

內中雖不無佳構，但措詞則常有過於激烈之處，如其每期有「毛蟲照妖鏡」專欄，內稱左傾台獨分子爲台奸，稱親共分子爲毛蟲，如爲女性則稱「慰勞隊員」，十月期之「贈人民放解軍」之打油詩更稱：「槍桿子啊！趕快起來除害！林大帥已不明不白被害，江青和女婿秘密做愛，遲早會下床把你們謀害。」似此說法易滋反感，欲其爭取中立讀者尤難可能。

對於國府駐外人員之素質，該刊

談漢楊渾之被殺

向晚

小學時，讀楊渾「報孫會宗書」，只欣賞他文字之美，氣勢之勝，對他的被殺，當然非常痛惜。及今讀他的傳記，始了解其爲人，以及被殺的原因，乃不禁另有所惑。

楊渾，有書楊揮者，漢華陰人。父名敞，宣帝時，以御史大夫代王許爲丞相，母爲司馬遷之女，渾卽司馬遷的外孫。渾少時喜太史公書，以才能見稱，好交英俊，名顯朝廷，擢爲左曹。公元前六六年，霍氏謀反，渾以告密功，封平通侯，後以言論獲罪，免爲庶人。

渾居家，治產築室，以財自娛。歲餘，他的朋友安定太守孫會宗以書諫之。渾以丞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言見廢，自然心懷不平，作書報之。會日食，有人向上密告渾行爲驕奢，毫無悔過之意，宣帝且見他報孫會宗書，心甚惡之，渾被腰斬。

楊渾之父爲丞相，本身又是侯爵，且有才能，據傳記說：「輕財好義，廉潔無私」，以如此之人，何以終遭此等大禍呢？況宣帝並非始皇嗜殺的暴君，這不是令人難解嗎？其實不然，渾之招禍，正是由於他的家世、才能，再加上本身性格所造成。就中尤以他的性格最爲招禍主因：

㈠霍氏謀反事件，事先應盡其可能，說服霍氏不可存此意念，不聽，最好與其絕交，走避之。殊不知，渾竟於事未發，而實行告密，這明明是賣友求榮，此絕對小人所爲，心術不壞。

㈡渾被廢爲庶人詳細經過不必細述，總之必是對皇帝大不敬，君主專制時代，怎可對皇帝亂講話，這是常識，婦孺皆知，以渾之才學豈有不知之理，知之而故犯之，被廢爲庶人，只是一種薄懲，就應該知道警惕，不料渾反而回里治產築室，以財勢驕人，宣帝本來已看不順眼，對他要想再懲處。

㈢正巧得知渾與孫會宗書，滿腹牢騷，且暗中對皇帝有譏諷意。書中最重要的句字，是以下數語：「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上述詩，是諷帝政腐敗，另一是顯示他的態度驕横，簡直不把皇帝看在眼內。

君主專制時代，處以腰斬固然太重，但依現代眼光衡之，這種人也應當加以監視，也是應該的，因爲他可能會造反。文字獄，以明太祖、清雍正帝時代爲最多，三代似不見此一名詞，在漢代楊渾報孫會宗書，當是一著名案件，故述之。語云：「滿招損」。又云「驕必敗」，此之謂也。



而追求一切，在少年時，便在接受教育中被創造，離開學校後，便在他的學歷與資歷中被創造，因爲他一生只關心自己的成就，不敢觸及對國家民族之愛及人類之愛着想，所以他的一生，便只配作一個被創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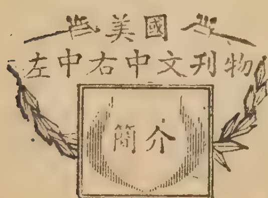
偉大的野心家，都不是處處爲自己打算的被創造者，他必定有一個以天下爲己任的目的，他看到社會，人類各種困擾問題，必定用自己去實驗尋求答案。由於那份摯誠，他便在創

友」的了。

這一次大概在下午四時左右，我到維多利亞路一間書店看看有什麼新出版的書。在店中見到三名都是穿着起全套西裝——都是屬於所謂古老欵式的黃色皮膚中年漢子，可能是中國人、日本人甚至是韓國人，他們都在專心一意的翻閱着書本。僅就他們的髮型看來，我就猜度到他們很可能是中國大陸來客。他們也打量了我幾眼，但聽到我跟店主熟落地交談時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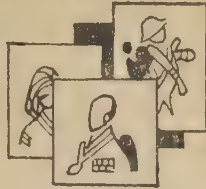
但都是分批來的，多數是三個人在一起。他們並沒有對我說出他們的身份，但喀拉嗤來了這羣中共專家的消息，使我一下子就猜出他們的身份。」

這時，其中的一個「專家」拿着一本書走過來。我聽到他問店子書價多少，我看見書的封面——「應召女郎日記」。我奇怪他們怎樣處置這些書呢？是不是可以帶回大陸？這類書籍對一個人的政治水平恐怕不會有什麼幫助的吧。



不但毫無工作熱誠，且將使領館作爲在當地謀職定居前之臨時避難所。諸如此類不肖分子，我們絕不相信會爲國家竭盡所能，誠爲外交界一大憾事」。十月期之社論「國慶聲中評外交」更稱：「外交人事的調整是刻不容緩的事，那些等退休的，善逢迎的及只會剪報報功的官員實不足應付今日之局面，若不再換一些肯闖耐苦的鬪士，我們決難見到任何外交上的成績。」對台灣社會風氣亦有抨擊，十月份期「匡正社會風氣」一文稱：「查木柵指南宮與宗教無啥關係，蓋此廟除了玉皇大帝、觀音菩薩、呂洞賓等大小神像外，還有關雲長的泥像，恨不得一網打盡。……菩薩有眼也會抱怨此廟的主持人是掛神像而作生意的神棍了。此外還有指南巴士的趁火打刼，於是乎此廟乃成了台灣的觀光勝地。妙就妙在還有這麼多人心甘情願的來上當，去參觀這撈捨子的廟，這先不說還有很多善男信女大捐其錢的向指南宮主持人孝敬……可是你卻無法說動這些準備與佛在極樂世界享福的弟子們捐個萬兒八千的在公共福利或教育上。」作者傑夫並在文末表示：「下期將談談一些醫藥界的怪現象，眞所謂『光怪離奇從未有，登峯造極今醫生』，『騙財毋分男女老幼，我佛一怒返西天』。要知道這一些受過最高醫學教育，醫生們的差勁事跡，尚希注意下期本刊，筆者於此唱諾告退，後會有期。」

人物春秋



愛國詞人辛棄疾的忠節

胡蓑之

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的作品，熱情奔放，慷慨悲歌，無不寄其感時憂國的懷抱；且其一生具有經邦濟世之才，抱着澄清天下之志，故其文詞激昂跌宕，不可一世，尤其復國計劃，更爲難能可貴的金石良言。這可以從他那篇上奏孝宗的萬言書中，看出他的忠心耿耿而且眼光遠大。雖已經過了八百多年的考驗，迄今卻仍虎虎有生氣。特別是用來對照我國當前的局勢，更足以發人深省。

由於公元一一二五年當金滅遼後，它卽發動了對北宋的大規模攻勢。因此，金兵很快地攻破汴京（今河南開封），一一二七年擄走徽、欽二帝及許多皇族，並將京城財產搶刼一空。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江山結束了，那時的社會是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裏，陷於混亂的狀態之中！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以一一四〇年生於山東濟南。這時中原地方已被金人統治了十多年，而幼安也在苦難的時代，動亂的社會中長大。他祖父辛贊，在金國做過隴西郡開國男和開封知府。父辛文郁早死，也獲贈中散大夫。由於辛贊身陷北廷，不能說這對幼年的幼安會發生重大的思想影響。而敵後民衆卻不斷地進行抗金運動，特別是一一四〇年岳飛領導的大反攻，曾使北方老百姓捲起了空前猛烈的抗爭風暴，與激烈高漲的恢復熱潮。這些雖在一一四二年因岳飛的寃死，和議的告成而暫時低落了，然其少年時代的幼安，仍能接觸到這風暴及其巨潮的餘波，更不會看不到淪陷區裏金人的種種暴行！他有一位少年同學黨懷英在金人那邊顯赫一時，但在現實生活的感受中，孕育出強烈的民族意識，愛國熱情的辛幼安，卻認淸敵我，毅然投身火熱的抗金行列中，成爲一個堅強的具有高度愛國精神的鬬士。

辛棄疾的社會活動與創造活動，是上起一一六一年參加耿京義軍，下迄一二〇七年死於江西鉛山的四十六年間。此一時期，金國實力雖日漸衰退，但對南宋仍然是一大威脅，一一六一年金主亮動員女眞、契丹、奚三部的軍隊二十四萬，北方的僞軍十五萬，編爲二十七萬大舉南侵。此時因秦檜已死去五年，主戰派得以稍稍抬頭，政府決定抗戰了。詔書一發，在敵後的民衆便紛紛組織起來响應。山東濟南的一個農民耿京，號召二十萬以上的民衆，在泰山周圍的山區活動，成爲當時北方起義軍中聲勢最雄壯的一枝。二十一歲的辛棄疾，也放棄其平靜的生活，糾合了二千多人，毫不瞻顧徘徊，投歸耿京，並擔任了起於是一一六二年，耿京決定歸宋了，辛棄疾代表耿京奉表渡江，宋高宗當卽勞建康，並任耿京爲天平節度使，節制東京及河北的忠義軍。

當幼安北返復命途中，突然接到張安國變節殺死耿京的消息，並刼持未潰散的餘衆投降金人。他偵察到張安國所在之後，立刻趕回海州，糾集了五十名騎士，直摸金營，於五萬敵中將正與金將酣飲的張安國縛置馬上，當場並號召上萬的士卒反正；然後晝夜直攻，回朝獻俘。這位二十三歲的詩人的聲威，像一股強烈的陽光，衝破了瀰漫南宋朝廷中的畏懼妥協的陰霾和濃霧。

他在耿京的部隊裏，已突出地表現了他的膽識和英勇。當時有個歡喜談兵的和尚義端，也爲民族意識所激盪，聚衆千餘起義。幼安說服了他，隸屬耿京的麾下，共同抗戰。不料義端原是一個三心兩意的人，一天晚上竟竊去軍中的印信，私自離開。當時耿京大怒，懷疑辛棄疾和他有關，想嚴厲處分幼安。幼安請假三天的追捕期限，過期再受處分。他估計義端此去，一定投向金人，報告這邊的虛實，便沿着到金營的路去追趕他。結果是把義端捉到了，但義端卻苦苦央求把他釋放，幼安分辨敵友，區別公私，終把他殺了，回見耿京。這正義精神和英勇行爲，使耿京對他更爲信任了。

帶了近萬義軍，抱定恢復壯志而南歸的辛棄疾，南宋只給他一個右承務郎，後又改爲江陰僉判的文吏冷職。他並不因此降低其愛國的熱情，在二十六歲那年上奏「美芹十論」，三十一歲寫給宰相的「九議」，都是深刻分析敵我的情況，表示和之不可恃以及必須抓緊時機，充分作好準備來完成其復國大計。可惜朝廷中的當權派，卻把這些議論都置之腦後，「鷓鴣天」一詞，正表示他「內負初心，外慙部曲」的憤慨心得：「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䩮，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在；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後來幼安的智畧及其抱負漸爲人所認識，當權派才給以地方長官的職位來敷衍他，許多人都覺得他大材小用。可是他的南歸原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祿，雖因用爲其長而發過「瓠落我材無所用」的慨歎，但他並不論任職期間的久暫，都曾對地方事業進行了不少的興革。一一七一年他奉派到滁州做知州，那裏屢遭兵燹，城郭盡毀，民房多成瓦礫之場。他一到任，便免除了農民所欠的舊稅；同時減輕新稅，放寬徵收期限，召集流民，訓練民兵，倡行屯田，使農民得在故土安於耕種；又在城裏興建許多商賈寄寓的邸舍，以恢復城市的商業。這樣，使一個殘破不堪的滁州，便逐漸恢復其繁盛。

本路州郡，用官存米穀，募工濬築陂塘，那用意是一則正當地使用了倉糧，使貧苦的老百姓免於飢餓和死亡，二則藉此與修水利，更有裨於農民的生活。翌年改任江西安撫使兼南昌知府時，又遇到嚴重的旱災，他頒發八字榜文張貼通衢：「刼禾者斬，閉糴者配（充軍）。」照梁公所著「辛氏年譜」則說是「閉糴者配，強糴者斬。」前者仍是不許財主商人囤積居奇，後者則禁止豪強藉勢強買，轉販圖利。

那時在湖湘地區曾不斷地爆發了農民暴動，辛棄疾雖身爲行政長官中的一員，但他對農民的生活和願望卻有較深刻的了解。由於一一七九年他曾大膽地向孝宗痛陳農民的暴亂是不堪層層壓搾而迫得「鋌而走險」的行動；並指出那次不是單靠兵力進剿所能解決的，奏疏中有這樣一段話：「故四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大姓以兼併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不去爲盜，將安之乎？……民者國之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恃其有『盜』之兵也。」

一一六四年的和議告成，在那以後的一段較長的時期裏，主和派大大得勢了，他自知「孤危一身」已久，「年來不爲衆人所客」，時刻懷着「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的驚懼。

抗敵禦侮，收復失地的宏願既無期實現，而自己只能做些「碌碌錢穀」的事情，他那江湖落拓、壯志難酬的憤激和沉痛的心情，躍然於紙上：「倦客新豐，貂裘敝，征塵滿目。彈短鋏，青蛇三尺，浩然誰續？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嘆詩書萬卷致君，翻沈陸……且置請纓封萬戶，竟須賣劍酬黃犢。嘆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滿江紅）

幼安自四十二歲直到六十八歲死於江西鉛山的二十多年間，他有二十年以上漫長歲月是被棄置不用的。就是在官的幾年，也兩次被劾去職。他是來自北邊的人，南方的新貴對他排擠固是一因，而主要的還是南宋朝廷中的當權者，只圖用妥協換取苟安，因而主和論者得以經常抬頭，對於堅決主張有計劃、有準備進行恢復大業的辛幼安，施行最毒狠的中傷和打擊。他任福建提刑兼安撫使時，還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的物質準備，在任不滿一年，「積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這與一一八〇年他在湖南，爲了「藏戰於守」而創置「飛虎營」，招兵買馬，起蓋砦栅，同樣出於志切光復河山的愛國熱忱。但這竟被台臣王藺劾他「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但夕望端坐閩「大殿」，除誣揑他「姦貪凶暴」外，還直指他要謀逆了。六十五歲被召見，並出任鎭江知府，不滿十五個月，又被橫加「好色貪財」的罪名而罷職。然而這位志切恢復，老而彌堅的民族英雄，有血性的人都極關心他出處，期望他也極殷。當他被召見時，愛國詩人陸游寫了一首長詩贈他，以管仲、蕭何相比，希望他擔起克復中原的偉業。赴任浙江之日，當地學者劉宰寫信歡迎他，許爲張良和諸葛亮，且有「敢因晝戟之來，遂賀輿圖之復」的話，幼安無論處境如何艱難，決不動搖其對金人的勝利信念，也不規避艱鉅的擔當，這誠如黃榦給他的信所說：「不以久閒爲念，不以家事爲懷，風采凜然，單車就道。」

幼安雖愈來愈感到壯志難酬，但絕不沮喪灰心。他熱情地鼓勵親友和兄弟致力國事，從下面的幾首詞中不難看出的心志：

「擲地劉郎玉斗，掛帆西子扁舟。千古風流今古此，萬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陣子）又「賀新郎」一闋云：「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瀟瀟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鳴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尤其寄陳同甫一闋，更爲雄壯激昂，氣吞山河！詞云：「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閣，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新點兵。馬作盧飛快，弓箭霹靂絃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顧亭林說他「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這是指辛棄疾曾經讚美過陶淵明的緣故。又據他的老友陳同甫的一段記載也說：「棄疾負抱愚忠，罄竭精懇之痛陳利害，其主張雖眞知灼見，惜不爲朝廷所納。……」

事實上，曠日持久，渡江諸子，「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因此，棄疾也不得不狂嘯着：「楚天千里淸秋，水隨天去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針螺髮，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鈎看了，闌干指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水龍吟）其悲壯情懷，溢於言表！

特別是他到了五十以後，更有英雄垂暮之感！在其「園中獨坐」一闋中，充分寫出了烈士暮年的心情：「甚矣，吾衰矣！悵生平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並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畧相似，一尊搔首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吟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龍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當南宋江山到了末期，辛棄疾尤爲大聲疾呼：「更能消幾番風雨？忽忽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珠網，盡日惹飛絮。」他眼看自己計劃未被採納，國勢日蹙，故又唱出悲涼格調：「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

棄疾是頂天立地的一員民族勇士，他之終以詞人見稱於當世，只因長期被抑鬱、被讒、被擯，以致「一生不得行其志」，才托之歌詞，滿腹牢騷；加以河山未復，耻辱未雪，使他滿懷悲憤痛慟的情懷。如「木蘭花慢」一闋，將他的情懷，表露無遺：「漢中開漢書，問此地，是耶非？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興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這固有「發聵震聾」的作用，但對當權者的諷刺亦大，因而老羞成怒。眞是愛國文人的悲劇！棄疾死後，追謚忠敏，宋史稱他豪爽有氣節。



火種

〔二十七〕

林學政

在這個時候，有些傢伙眞巴不得自己能弄到特教組去，那才有機會近一點仔仔細細看清楚她們到底長得個什麼樣兒。

其實用不着到近處去瞧，遠遠瞄一眼，就知道他們不是什麼國色天香。

萬國清的老婆是個白痲，還算細緻，舊社會的私塾裏上過兩年學，認識幾個字，算是有文化水平的了，杜祖光的老婆粗眉大眼，是從小就到杜家的童養媳，吃過好一陣子苦頭，解放給她帶來向婆婆報復的機會，狠狠的鬪了老太婆一傢伙，提高了她的政治水平，當上村裏的婦女隊隊長。馬偉才的愛人是三個娘們中最出挑的了，正值三十來歲的好檔口，是舊社會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雙重壓迫下的犧牲品，像一條爛黃魚似的丟在窰子裏，受着惡霸、流氓的蹂躪。馬偉才把她弄出那個爛泥坑，共產黨解放了她，使她的身世從屈辱中一躍而成紅彤彤的無產階級姊妹的好榜樣。土改期間，她跟着馬偉才活躍於鄉間的各種階級敵人的鬪爭會上，大吐苦水，充分的突出了她堅強的階級性，被當地的縣委讚譽「縣裏的白毛女」。

馬偉才的愛人有着一副好身材，和一雙會說話的好眼睛。她瞎怕馬偉才，有如馬偉才瞎怕勞教分子。

這個女人極具組織能力，萬國清和杜祖光的愛人常常爲了她，跟自己的男人吵得天翻地覆，她知道了，立刻對她們運用了黨的統戰策畧，結果是搞得皆大歡喜，而且把她舉爲羣芳（其實只有三芳）領袖，兩個傻娘們對她佩服得不得了。

她的活力充沛，住在山卡卡裏面，用不着參加勞動，也沒有什麼政治性的活動可以讓她發揮剩餘精力，吃得好，三不隔二的宰個雞子打牙祭，平時連洗衣服，倒馬子的煩瑣事兒，一併兒叫楊慶山押着他小組裏的人給做了，那種享福的日子，怕老毛的愛人也沒有這麼舒服。她的氣勢壓過了萬國清的老婆，眞正變成了第二分場有權有勢的押寨夫人。

權力對她誘惑很大，弄到後來變得有點作威作福了。起初，她要做點什麼事情，要男人替出派幾個人來，慢慢的，她樂於自己發施號令，站在門口，大聲叫着：

「楊慶山，給我弄兩個傢伙來清清院子，闢個菜圃子！」

「楊慶山，叫他們把我的灶台修一修！」

或者是：

「楊慶山，要他們把我的衣服拿去到河裏洗一洗！」

「楊慶山，你來一趟，我有事兒！」

天曉得她有什麼事兒讓楊慶山去做，誰也沒有閒情逸緻去管他們這檔子混事。

楊慶山吃得比誰都多，他老是把組裏別人的飯扣下來，加到自己份上，肚子撐得飽飽的，他有什麼事情不敢做了？

勞教分子的眼睛雪亮，楊慶山幾趟跑下來，他的路數就被人家摸清楚了。那些臭知識分子的政治犯，大都是明哲保身，日夜爲着自己的竹罐飯而奮鬪着，但求一飽之不暇，再也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可以打動他們了。只是那些地痞流氓壞分子，都是回了好幾次鍋的老油條，除了想盡辦法爲自己增加口糧外，還愛好管閒事，以揭人陰私爲樂。楊慶山樹大招風，得罪的人多，他跟馬偉才愛人之間不清不白的事，就變成了最熱門的地下新聞；這些人幸災樂禍，巴巴的盼望馬偉才「摘下你的綠帽來」，幹楊慶山一傢伙，消消大家的氣。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馬偉才總於看出苗頭來了。不知道是什麼人，在他房子後面的牆壁上，用木炭畫了個大烏龜。他的愛人和楊慶山都不曾發現，獨獨被這個標幟所屬的主人看到了。他一聲不響的把它抹掉，在家裏跟平常一樣的奉承老婆，好像他什麼也沒看到似的。

根據可靠的傳言，這是他們特教小組裏面某人的天才傑作；因爲其他小組的人，從無機會接近「官邸」。

馬偉才雖然身上每個細胞都具有堅強黨性，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愛人在同僚間的若干不堪張揚的事情，不過這個他還可以忍受，不管怎樣，那還可勉強歸納於黨的利益中去，何況領導也穿在同一個褲腳管裏呢。唯獨這幫臭東西，下賤貨，想動他女人

的腦筋，絕對辦不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可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反到他家裏面來。

別看他是沒有文化的大老粗，在要緊關口，他是很有城府的，第二天一大早，各小組都出工了，他獨獨留下楊慶山的特教組。

「楊慶山！」

「幹事同志，今天我們有什麼任務？」

「你組裏的人也不多，你督着他們把領導和杜幹事家的環境整理好，我們旁邊新開的那片地上也該燒一燒，可以種包穀。」

「是的，幹事同志，我昨天把你們的籬笆修好了。」

「我知道，我愛人說了，她還一直說你很能幹。好好幹，評比上我替你留心，處理時你喜歡留場就業，還是回農村去？」

「謝謝幹事同志，我倒願意留在場裏工作，領導和你們兩位都對我好，我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黨正需要像你這樣積極的同志，我跟領導研究一下，看是不是可以向總場彙報，不過這事不能急，要慢慢來。今天我要去明溪辦事，可能回來得很遲，我愛人有什麼事情要做的，多照顧一下。」

「放心，幹事同志，你放心。」

楊慶山樂得眞想立刻在地上打幾個滾，這個綠帽子同志可眞好嘜，簡直是好到了家。

等馬偉才走了之後，楊慶山分配了每個人的任務，東摸摸，西摸摸，算算幹事同志差不多可以到半路上了，就堂而皇之的幌進馬家去了。他還照呼了一下在院子外邊拔草的陳文野道：

「我到裏面去看看有什麼要修理的，有人來叫我一聲。」

他一直以爲自己緊密得很，沒有人知道他的行徑。

裏面當然有東西讓他修理的。

馬偉才早在對面的山腰林叢裏等人，瞧着楊慶山進去，拔腳就往家裏跑。

陳文野看到馬偉才從營舍前面的小平地上過來，他假裝沒有看到，低着頭，蹲在那裏有一下，無一下的拔除雜草。

馬偉才匆匆回到家裏，門窗都扣得緊緊的，他從容不迫叩擊着板門。

過了好一會，他女人在裏面說話了。

「誰呀，人家不舒服，剛睡下去。」

馬偉才沒有答話，他女人膽大放心把門打開一條縫，想先往外瞧一瞧，不防馬偉才用肩膀一撞，撞開了門，把她女人撞倒地上。

「誰敢……啊，偉才，是你啊，你……。」

她的上衣還沒有扣好，看到是他，臉色陡的變成死白，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

馬偉才沒理她，順手拿了一根趕麵杖兒，直往房裏跑。

裏面傳出一陣搥撻肌肉和掙扎的紛擾的聲音。跌坐地上發怔的女人，拉開頭髮，蹦一下跳了起來，哭着向裏面跑去。

「我沒有辦法呀，偉才，是他拿着刀子逼着我呀，你要給我報仇，這個該軟頭的反動派坑死人啦……」

接着，馬偉才從房裏揪出一隻大馬猴來。

楊慶山滿頭滿腦都是血，衣服凌亂，兩手提着褲子，跛着一條腿。馬偉才在後面抓住他領口，一面拖，一面用那根趕麵杖毆擊着，他女人在後面邊哭邊用腳踢着。

「你這敗壞，你這不得好死的賊囚子，看到我男人出去就想欺侮我，不斫死你，雪不了我心頭恨呀……」

「求求你，幹事同志，饒……饒了我，我做牛做馬報你大恩。同志……你手下留情，比如買個王八放生……」

聽到王八兩個字，馬偉才的火氣更大，沒頭沒臉就是一趕麵杖。他女人跑進廚房拿出一把菜刀，正要向楊慶山斫去，被鬧聲趕來查看的萬國清攔住了。

「是怎麼回事？」

「場長，這……這混賬瞧我不在家，竟敢到我……家裏偷東西！」

「不但偷東西，還想調戲我，場長同志，你要替我作主，我都不好做人了呀……」

萬國清一看就心裏明白了，陰沉着臉，沒有好氣的說：

「你先把他吊到特教組去再說，回頭就到我家裏來。」

一條蔴繩結實的縛住了楊慶山，拖到特教組裏倒吊着。

伙房裏打雜的立刻被派出去找二組的石斌回來，要他接掌特教小組的小組長。

馬偉才到場長家裏，關着門研究問題，杜祖光正在田頭巡視，沒有參加那個會議。

萬國清和杜祖光的愛人，正在馬偉才家裏慰勸吵着要上吊的被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汚辱了最新版的「白毛女」。沒有好久，她們三個人鎖上房門，窩在一起說着悄悄話，還不時發出咭咭格格的笑聲。

馬偉才得到指示，領導要他把楊慶山押解到總場去，聽候上級處理。

還沒有到十點鐘，馬偉才就押着楊慶山走了，他佩着短槍，沒有請公安部隊的排長派人護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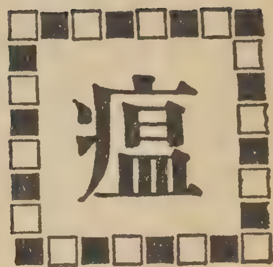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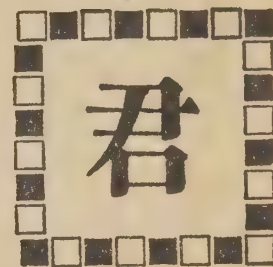
楊慶山經過了這一陣狂風暴雨似的毆擊綑吊，過去的那股驁戾之氣一點也沒有了，血糊糊的拖着一條被打傷了的腿，反剪着手，像一隻待宰的觳觫着的老綿羊，讓馬偉才牽着走。

他不知道自己將被牽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他們將怎樣處置他；可以肯定的，他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可眞寃呀，是那個騷娘把自己拉進房去的，她還說沒有男人比他更行了。她說她要跟馬偉才離婚，不管他到那裏，不管他幹什麼，她要跟着他。她像飢渴的母狼，一有機會就纏着他沒個完時，還說要跟萬國清去討主意，把馬偉才調掉……但她打了他，說他用刀子逼她，眞寃呀，這不要臉害人精。

「幹事同志，你愛人……」

馬偉才沒有等他說完，擎起手槍的槍柄，朝他臉上拍——一下，左邊一排牙齒全給打落了。他疼得在地上蹦跳，嘴裏發出含糊不清的「啊——呼——啊呼——」的聲音。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津浦南段肅清後，徐州綏署主任薛岳開始進剿蘇北地區共軍。蘇北地區是指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東至海，這一帶地區是「新四軍」陳毅部大本營，抗戰之初，江蘇省政府主席是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兼任，京滬淪陷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遷去浙江金華，蘇北與浙西隔絕，顧祝同自不能去蘇北執行職務，乃由其親信韓德勤以民政廳長代理省政府主席職務，不久眞除。

韓德勤是顧祝同親信，又有姻親，顧祝同爲人已有顧粥筒之稱，韓德勤能力較顧祝同又差得多，在江西剿共時，任五十二師師長，與共軍作戰全軍覆沒，化裝伙伕逃出，但由於有顧祝同照應，仍然繼續升官，此時是江蘇省政府主席，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再升任魯蘇戰區副司令，兵力相當雄厚。新四軍在皖南被中央軍園殲後，第一支隊司令陳毅帶了一千多殘兵逃過長江，進入蘇北，就這一千多殘兵，經過四年時間，韓德勤所部全部被消滅，韓德勤被俘，經軍委會嚴電朱德，彭德懷保護，獲得釋放，率領省政府退到安徽阜陽公立橋，遙領省政府主席，蘇北地區乃被陳毅統一，除少數大城市由日軍佔領，全在新四軍統治下。薛岳時此即以蘇北地區爲目標。

治安指揮左翼兵團，向台兒莊西南地區進攻。

依據右述作戰方針，乃作如左之部署：

一、右翼兵團：

㈠第七軍（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師）於八月二十一日，分由泗縣、長直溝經官山集、桃園向宿遷進剿，接克宿遷城後，控置於蚌子集、宿遷附近待命。

㈡整第六十九師（欠第九十二、第九十九旅，配屬第四十一旅）於八月二十一日，由古城集、雙溝鎭睢寧向宿遷進剿，攻克後，主力控置於耿車鎭、宿遷附近待命，該師第九十二旅，以一部淸剿大王集、雙溝鎭附近共軍，並確保交通、通信、補給之安全。

㈢整第七十四師，於八月二十一日，由廟山墟、單集經古城集、土山鎭、姚集向高作、皂河鎭進剿，攻克後，即停止待命。

二、左翼兵團：

㈠整第二十八師（欠第八旅，配屬預第三旅）於八月二十一日，以一部由曹八集，主力由板橋集向碾莊墟、耿集、宿羊山墟剿，達成任務後，再以一個團向運河西岸追擊，主力控置碾莊墟、宿羊山墟附近待命。

㈡整第五十九師於八月二十一日，以主力由未

山、果山向汴塘、車軸山墟進剿，攻克後，即箝制台兒莊共軍。

㈢整第七十七師，以一部向高山前進擊，於八月二十一日攻取後，即協力整第五十九師之作戰，另以一部沿運河南岸守備新閘子附近各據點，確保攻擊部隊左側背之安全。

三、整第五十一師於運河北岸韓莊附近嚴密戒備，確實掩護左翼兵團左側之安全。

四、第一快速縱隊控置於徐州附近爲戰略預備隊。

五、兩兵團之作戰地域，爲單集亘鍾瓦房、宜埔、馬集相連之線，線上屬左翼兵團。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國軍右翼兵團之第七軍，由泗縣及長直溝自南而北，整第六十九師（欠第九十二、第九十九旅，配屬第四十一旅）由古城集、雞溝鎭自西而東，整第七十四師由廟山墟、單集自西北而東南，以分進合擊之態勢，向久據睢寧、宿遷之共軍第三、第四、第七、第八師及第九縱隊進剿，整第六十九師當日先後攻克睢寧以西之朝陽集、魏集、大王集。共軍第四師利用村落節節抵抗，經該師奮勇猛擊，二十五日續克小王集、龍集各據點，共軍向睢寧退走。第七十四師亦於八月二十一日後，先後攻克古城集、土山鎭、八岔路、古邳路，二十五日強渡舊黃河，進駐睢寧西北之姚集道莊。二十七日續克雙馬、前營、楊墟各據點，共軍第三師分向魏集及睢寧東北退走。國軍第七軍於二十三日向睢、宿共軍進剿，先後攻克睢寧西南之新集、高集、王水洞、大李集，二十六日續克

官山集、桃園各據點，共軍第七師向睢寧方面退走。同日我整第七十四師主力，與第六十九師會攻睢寧，先後迫近城郊，向據城頑抗之共軍猛烈攻擊，至二十七日十四時攻克。當時第七軍亦攻達官山集，與睢寧城間地區整第七十四師之一部，進克睢寧城北之魏集，共軍第四師向耿車鎮，第九縱隊向凌城鎮、蚌子集，第三、第七各師分向宿遷、皂河鎮退走。國軍進剿部隊乘勝追擊，二十八日，第七軍續佔王後林，整第六十九師攻克高作，整第七十四師協力克復宿遷城。同日我第七軍攻克凌城鎮、蚌子集，共軍分向運河以東及泗陽退走。第七軍於九月一日再克洋河鎮，至是睢、宿地區之共軍，遂告肅清。

國軍左翼兵團之整二十八師（欠八十旅，配屬預第三旅）於八月二十一日分由曹八集、板橋集向東進攻，當日即克耿集。二十二日擊潰共軍五百餘眾之頑抗，佔揮碾莊墟、宿羊山墟，乘勢肅清臨、棗鐵道以東運河西岸之共軍。整第五十九、整第七十七兩師，亦於八月二十一日向東進剿，先後攻佔汴塘、黑山前各要點。二十二日，整第五十九師進克車輻山墟，整第七十七師進駐陳樓，共軍向台兒莊退走。因連天大雨，延至九月二日拂曉，國軍整第五十九師始以砲火掩護強行渡河，激戰後攻入台兒莊車站，共軍乃退據南市。國軍以另一部攻克台兒莊南北地區，並夾擊南市，共軍傷亡枕藉，乃行突圍，分向蘭陵鎮、四戶鎮方面退走。國軍完全復克台兒莊後，復攻克其西北之馬蘭屯，共軍向嶧縣方面潰退，戰鬪遂告結束。

這次戰鬪遂行之運河西岸台兒莊亘泗陽地區，位於徐海之間，扼隴海東段及臨棗支線之咽喉，運河、薔薇、沂、沭諸河縱橫灌流其間，為黃、淮平原兵略要地，徐州外圍之重要據點，而台兒莊更為抗日名城，故共軍不惜以重兵扼守，以為其連貫魯南蘇北之連鎖。

共軍華中軍區（張鼎丞）及新四軍第二師（張雲逸）、第三師（黃克誠）、第四師（張愛萍）、第七師（譚震林）、第八師（何以祥）、新一師（裕粟）、新六師（譚希林）、第五、第九縱隊等，皆在蘇北地區已威脅京滬。國軍蘇北綏靖軍總司令李延年，奉命確保蘇北，鞏固京、滬安全，乃決以迅速克復淮陰、淮安肅清蘇北為目的；先以主力攻略泗陽後，一部進出來安鎮，漁溝鎮地區，掩護整第七十四師，向淮陰、淮安共軍進擊。

作戰方針之部署：

一、第七軍（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師）於九月十一日，由洋河鎮前進，向臨河集、泗陽城、眾興鎮攻擊前進。爾後以一部於眾興鎮，主力於泗陽，構築野戰據點碉堡固守之；並向來安鎮、漁溝鎮佯攻，箝制運河北岸共軍，確實掩護整第七十四師側後之定全，並策應其作戰。

二、整第七十四師集結於蚌子集、羅家墟地區，於九月十一日，隨第七軍之後向泗陽推進，准第七軍攻克泗陽後，於十三日超越向南新集、陳家集、淮陰、淮安共軍攻擊前進，並克復固守之。

三、整第二十八師（欠第八十旅）集中於凌城鎮、戚家墟間地區，於十二日以一旅推進至倉集為預備隊，爾後隨戰況轉移，待命推進。

四、整第六十九師（欠第九十九旅，配屬第四十一旅）為守備部隊，分駐睢寧、宿遷間地區，任交通之保護，及散共之肅清掃蕩。

五、工兵第一、第五、第十五團，另令分隨各軍、師前進，任橋樑之架設，及公路之修築。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國軍第七軍由洋河鎮向泗陽攻擊前進，當日攻克倉集，十一日克復臨河集、大興莊，斃敵四百餘眾，共軍退據大興莊以東之奶奶廟、王工、上霸之線頑抗。十二日，國軍繼續猛攻，殲共軍甚眾，一舉佔泗陽城，共軍向淮陰方面退走，爾後第七軍為支援整第七十四師兩淮方面之作戰，並掩護其側背安全，即以第一七一師於十三日越運河東進，先後攻克眾興鎮、來安鎮、王家，並於二十日攻克漁溝鎮，共軍第八師向漣水潰竄，經國軍空軍協同追殲，共軍死傷慘重，生逃者無幾。

九月十三日，我整第七十四師尾第七軍之後，於第一七一師向眾興鎮共軍攻擊時，超越泗陽向淮陰追剿逃竄共軍，先後攻克李口子、吳家集南新集、孫莊，於十五日再克陳家集及五、六、七堡後，由張家渡、郭家渡、朱家渡、馬頭鎮、馮莊、鹽河間，強行渡過張福河，戰鬪異常激烈，反復衝殺達五六次，共軍終不支潰退，國軍先後攻克小橋鎮、馬頭鎮、太平莊、楊莊鎮等地後，節節迫近，主力向高興橋猛攻，一部潛渡護城河，於十七日正午突入淮陰西門，共軍向沭陽方面潰逃。

先是蘇北共軍於圍困如皋之際，因國軍相繼克復睢寧、宿遷、泗陽等地，為確保其軍政中心之兩淮計，乃以第九縱隊，第二師皮定均旅騎兵團，及第三師等主力，守備淮陰外圍之陳家集、馬頭鎮、楊莊鎮各要點，以一部守備南新集以北地區，阻止國軍前進。並放棄如皋之圍，抽調其新一師、新六師、第二師，及沭陽附近之第四師、第七師，高郵附近之第五縱隊各部，星夜水陸兼程，南北併進，向兩淮增援。企圖於淮陰附近與國軍決戰。迨九月十三日，國整第七十四師超越泗陽向淮陰共軍進剿，一經接觸，當於淮陰外圍馬頭鎮一帶，擊潰共軍第九縱隊，第二師、第三師，共軍急以第五縱隊、新一師、新六師、第二師，於十七日分由淮陰南北地區增援，逐次參加戰鬪，經國軍予以各個擊破，共軍傷亡慘重，乃退據淮陰城及其東南郊。十八日拂曉，國軍再度攻擊，戰況猛烈，迄十九日正午，共軍全線動搖，國軍乘機迫抵淮陰城，並分由東南西三面包圍，逐段躍進，迨突入城內，立即演成激烈之巷戰，共軍第二師、新六師各一部，均為國軍殲滅，第五、第九縱隊殘部全部繳械，第三師被殲滅過半，第七師於西壩鎮附近幾全部消滅，殘餘分向淮安、漣水逃竄，淮陰城郊共軍遺屍萬餘具。潰退淮安之共新一師、第四師殘部，竄據於淮安、河下鎮、板閘鎮一帶，我整第七十四師於二十一日繼續進剿，攻克百子堂、百子山、楊家墟後，續向板閘鎮攻擊，共軍憑藉堅強工事作困獸之鬪，終為國軍奮勇突入，逐次殲滅。

乘勢向淮安，新城攻擊，並分由東北三門突入城內，共軍倉皇應戰，白刃格鬪，以傷亡慘重，共軍向漣水潰逃，共軍於二十二日拂曉完全克復淮安城。至是兩淮共軍，遂告肅清。

中國抗戰實錄

【62】

中華民國的誕生

由蛇山面對督署是向西瞄準射擊距離二千二百公尺，由中和門面對督署是向西北瞄準射擊距離一千八百公尺，都是近距離的射程，故而第三發砲彈便已命中，清軍陣腳立即動搖。

革命軍敢死隊對督署房屋放火進攻，火勢猛烈，紅透了午夜的長空，清軍終於不支潰走。

站在長江對岸的楚豫兵艦上，眺望着映照出清廷末路的瑞澂，向北京發出電報作了如下的報告：

「十八夜（陽曆十月九日），革匪創亂，正在提訊核辦，革匪餘黨，勾結工程營、輜重營，突於十九夜八時響應。工程營則猛撲楚望台軍械局，輜重營則就營縱火，斬關而入。

「瑞澂督同張彪、鐵忠、王履康分派軍警，隨時佈置，並親率警察隊抵禦，無如匪分路來攻，其黨極眾，其勢極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艦，移往漢口。

「已電調湘豫巡防隊來鄂會剿，並請派大員多帶勁旅，來鄂剿辦。」

孫先生在他手著的「孫文學說」中，作了如下的評論：

「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之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砲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

在十月十一日天明之前，武昌城內蛇山南面的主要地區，已完全爲革命軍所控制，敵人的抵抗據點，只剩下蛇山北面的藩署，革命軍在砲兵援護之下，也輕易地將之拿了下來。

武昌城內的清廷官吏，全體逃之夭夭。各城門、各官署都歸於革命軍掌握，一夜之間，完成了光復武昌的使命。

革命軍旗飄揚黃鶴樓

，革命軍的十八星旗迎風飄盪在蛇

在武昌城內戰役中犧牲的革命軍士兵，有紀鴻鈞、王世龍（均爲進攻督署的敢死隊）等十多人，負傷者有張鵬程等二十多人。

相對地，清軍方面則死亡五百多人，被俘的也超過了五百人。

城內治安，在激戰一夜的天明之後，恢復平靜，倘使要舉出算得上是事件的事件——就是旗兵的殘黨第三十標隊官崇光，唆使羣眾，闖入藩署搶刼銀兩；當時，革命軍立即將崇光射殺，得以防制於未然。

戰事結束之後，革命軍除分配少數兵力掃蕩殘敵及擔任城內外守備之外，同時派遣軍人和學生在城內各地，致力於宣傳革命宗旨，安定人心。

漢陽漢口光復

誠如孫先生所曾指出，武昌革命，是在沒有領導者的情況之下，萬不得已而發難，得到意想不到的情勢之助，終告成功。可是，直至十一日早晨，在武昌城內也還是缺少足以統馭全局的領導人。因爲此時，劉公還隱藏在漢口，孫武因炸彈爆發負傷住在醫院，蔣翊武去向尚不得而知，胡瑛囚禁在監獄（傍晚救出），居正去上海買手槍未回，黃興、宋教仁等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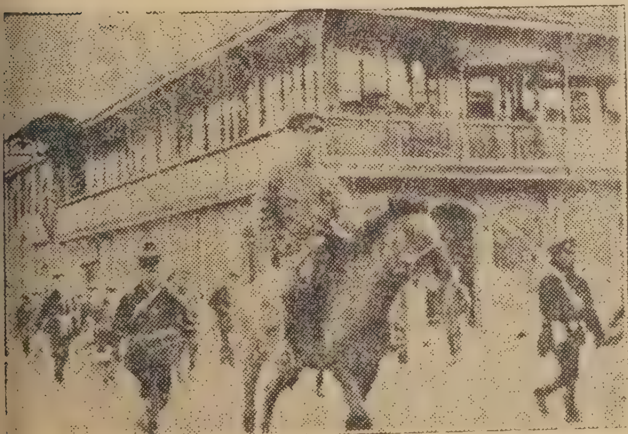
從權推出黎元洪爲都督

蔡濟民等革命軍幹部，聚集在諮議局，籌計當前急務，先得組織軍政府，但在軍中卻未見有力量擔當都督的人物。

因此，革命軍乃選中了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旅長）黎元洪爲對象。黎元洪不屬於革命派，但因革命軍才只是控制了武昌一地，爲了防備清軍反擊，迫切需要立即鞏固體制，故而選擇到雖非革命分子，但卻在軍民間負有人望而能籠罩局面的黎元洪。

這個時候，黎元洪在什麼地方，都還沒有人知道；不過，很快就被找到是藏在楚望台附近一位參謀劉文吉家中。革命軍臨時指揮官吳兆麟乃親往迎接，於中午擁到諮議局，革命軍列隊吹號歡迎，羣眾高呼「做都督的人來了！」黎元洪卻默然不發一言。

革命軍已經用「中華民國軍政府



革命軍進入漢口城內。



被革命軍從權推任爲鄂軍都督的黎元洪。

鄂軍都督」的名義，準備好了一份「安民佈告」。這個佈告就是依據同盟會頒發的革命方略而作成，爲六言韻文體裁：「今奉軍政府命，告我軍民知之，凡我義師到處，爾等勿用猜疑……」

當革命軍幹部李翊東拿着謄寫好了的這個佈告請黎元洪簽署的時候，黎元洪態度畏葸，聲調顫抖地說：「只望讓我保全性命」，對於被推爲革命軍首領，流露出恐懼不安的神情。爲黎元洪這種態度所激怒的一個同志拿出手槍對着他，李翊東趕快攔住，並代替他簽下了一個黎字。就這樣勉勉強強地算是決定了黎元洪的都督職位，佈告張貼在城內通衢要道。

被強迫當上了都督的黎元洪，實在是意興索然，閉口不發一言；他是在估量着革命軍和清廷兩方面情勢的推移而意存觀望。及至第二天，聽到漢口、漢陽也相繼光復，加以革命軍獲得了大批武器和銀幣，這才剪掉辮子，以都督身分開始活動。然而在革命軍而論，雖然說是倉卒之間，事非得已，不得不從權抬起這麼一位非革命分子來出任都督，但也就因此而爲將來遺留下了問題——其後，黎元洪竟然和袁世凱聯上了手，有與革命勢力作對的意向。

謀略處擬議國名

革命同志們看到黎元洪那樣舉棋不定的態度，不敢付託全權，於是，乃以蔡濟民、吳醒漢等十五人組織了一個「謀略處」，來輔佐黎元洪。

下午八時，謀略處作了歷史性的決議，包括有下列幾點：

「一、以諮議局爲軍政府。

「二、稱中國爲『中華民國』，年號定爲黃帝紀元四六〇九年。

「三、對駐在漢口的各國領事明白表示，軍政府負保護外國人的責任；同時請承認軍政府爲交戰團體……

「中華民國」的國名，就是在這裏最初舉出。

和武昌這邊齊頭並進，對岸漢口漢陽的情勢，也是在朝着起義的方向發展。

由武昌逃亡出去的總督瑞澂，得知英國等外國不可能給予援助的時候，呆在便豫軍艦上不再下船，循長江順流而下，駛往上海。



清軍第八鎮統制張彪，於革命軍起義後棄城逃走。

·第八鎮統制（師長）張彪在逃往漢口北方的劉家廟之後，和日本軍事顧問寺西秀武研商對策，寺西提供以下兩點建議，供其抉擇：

一、率領駐在漢口的第四十二標，由長江下游渡江，迂迴進軍，深夜秘密開抵武昌城下，假稱參加革命，賺開城門，一口氣拿下諮議局，將以前的一切責任都推在黎元洪身上。

二、放出張彪已經死亡的謠言，化名逃亡日本。

張彪遲疑難決，等待着援軍。下午三時，有來自湖南的一營抵達劉家廟，但卻仍難有展開行動的決心。正當躊躇莫定之際，清廷的命令下達，將他同瑞澂一同免職。

漢陽漢口歸入掌握

在漢口、漢陽的同志們，得知武昌革命成功的消息，是在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左右。清軍當局雖然爲了極度保持秘密而遮斷了和武昌的交通，但仍然有一位同志渡過江去，看到了張貼在武昌城外的「安民佈告」，回來報告。於是，在漢陽方面，便決定在下午八時卅分一齊發難，屆時，革命軍首先佔領了漢陽兵工廠，將大砲三門運上附近的山頂，壓制住在眼底的城內地區，差不多是未經交戰就造成了不流血革命的結果。

革命軍自漢陽兵工廠獲得武器甚多，計有成品槍械八千餘枝，在裝配中的九萬餘枝，子彈三十餘萬發；即將完成的大砲二十餘門，砲彈約十萬發。這些武器，後來撥給湖南、四川及九江方面使用，獲致很大的戰果。



武昌的革命軍都督府，懸掛革命軍的「十八星旗」。

漢口方面，於十二日天色未明開始行動，也是輕易的達成了光復任務。不過，曾經發生暴徒在各處搶刼及縱火事件，由武昌派遣援軍二百人進入市內，協助恢復治安。

武漢三鎮，終於歸入了革命軍的掌握。

歷史的新頁，就是從這裏揭開。

策劃滬杭起義

到了十二日上午六點鐘，武昌市內的電話線才被修復，軍政府立即以黎元洪的名義向全國發出通電，宣告武昌光復，並呼籲各地響應，電文大意如下：

（上接第三頁）

，唯一方法莫如結束共產黨瘋狂及血腥的統治。中共對人民的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中共越是倒行逆施，越早趨於崩潰。周恩來如果一如查先生說的，專替中共政權作修補工作，則對自由世界不能說是「功勞」，此舉即或解救（或減輕）人民一時的痛苦，卻不能徹底地解人民於倒懸。

適得其反，此舉延長了中共的統治，也使人民多受痛苦。周恩來不是這樣做的話，必然加速中共政權的崩潰與瓦解。因此查先生說的十大功勞，這一部份絕對不是有功於「人民」，只可說是對中共政權的功勞。

舉例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翻地覆，足以動搖中共的統治。周恩來替毛、江善後，得以挽中共政權於不倒。但幫助毛、江奪權有功的紅衛兵小將，卻被逐上山下鄉，全部以農奴終其生，試問，這對「人民」、對「國家」究有什麼功勞？

如果查先生站在共產黨員的立場說這番話，老萬不會予以反駁，他在延續共產黨壽命方面，確有功勞。而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人民，渴獲得解放，重享自由，周恩來卻使他們受到很多阻力。

沙翁之言·踢中腎囊

怒斥之後，老萬認爲明報也有值得一捧的地方，因爲在他的報上，確能做到「百家爭鳴」。他本人雖不斷地大放媚共謬論，卻容許相反意見同時出現。

有人說，這表現「民主」的風度；有人說，這是混淆讀者的高明手法，說他是左報嗎，他在報屁股拿出一兩段東西給你看，絕對是右的；說他中立嗎，他的社評比左報還左，有人說他沒有立場，左右開弓，也左右逢源，誰是誰非，在他的報上找不出結論。這正是自命「中立」的獨特手法。

讀罷查先生的捧周大文，翻到報屁股，再讀沙翁的赤足集，以「有趣」爲題的一則短文，文雖短，卻一擊而中那班的墮子文人的要害。因此，老萬覺得在「斥」一文中有予以轉錄的價值。

的評論都是一致好評。有一些人在評論周恩來生平事跡之際，似乎忘記了他根本是個共產黨人。綜合見到的評論，有一點現象更有趣，那就是共產黨的一切壞事，好像周恩來全沒有份的。而一切好事，則全是周恩來做的。一個壞事做盡的政黨的一個最高決策人，竟成了完人，實在很難叫人相信。可是能見到的評論，偏偏全是如此，眞叫人感嘆現象之能掩飾本質，已到如此地步，表面現象如此，容易叫人相信。」

大奸大惡·心嚮往之

朋友舉個例子，譬如一羣匪徒闖進你家，將你全家細綁，翻箱倒篋，洗刦一空，還把你妻女姦淫了。一個匪徒用利刀架在你頸項上，迫你簽支票，否則攞命。另一匪徒勸止他，認爲不該迫人太甚，已經滿載而歸，該滿足了。

事後，你稱讚這匪徒是天下第一好人，認眞有人性。因爲他是一堆惡人中比較沒那麼惡的一個人，實則和好人的距離還是很遠很遠。

本港報刋對周恩來的評價，也正犯了這個錯誤，實則這打刦集團的成員，根本沒有一個是好人，偏把他說成大慈大悲的活菩薩般，叫人怎能信服？

查先生對周恩來的評語說：「他一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行高於衆而人不妒，功高天下而不自矜。我們很難具體說他的「德」是什麼，只是人人欽仰，心嚮往之，那就是最高的德了。」了解周恩來生平的人，可舉出充足事例，否定這一連串的讚詞。所謂光明磊落，大公無私；所謂人不妒，不自矜，全是假話；「人人欽仰」，也犯了「強姦民意」之弊，老周何德之有，值得「心嚮往之」？

兩個臭屁

古公秀

「放屁詞人」毛潤之放了兩個響屁，填了兩闋詞，其中一首詞牌叫做「念奴嬌」，題目是「鳥兒所答」，原文是：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年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翻地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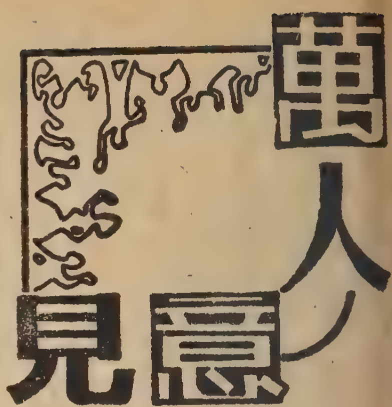
毛潤之這個傢伙，確實像他自己所譏諷的假知識分子，就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柢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他的書齋內，放滿了線裝書，儼然是一個通儒似的，但他卻大搞「批孔」。批孔本來是可以的，可是這麼一批，竟然掌摑了「毛選」，因爲「毛選」對「孔老二」是肯定的。

如果毛潤之不冒充騷人墨客，誰也不會苛求這個「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寫詩和塡詞。可是這「四偉大」偏偏不甘寂寞，既濫用莊子典故，又引用「何典」的下流話，將香花臭草同烹，眞如「何典」所云：「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倘若這闋念奴嬌可以說是詞，恐怕蘇東坡、辛棄疾等詞人將從詞壇掩鼻疾走，寧願讓「毛大詞人」獨霸他的「臭詞壇」了。這個「放屁詞人」既不懂詞，又不懂眞正的馬克思主義，卻偏偏一意孤行，自以爲是，實在丟盡中國人的臉。我們且看趙浩生等墮子是否將這個「四偉大」晉陞爲「五偉大」罷——卽在「四偉大」之外，加上「偉大的臭屁」！

十二月一日明報在第一版的頭條新聞中說：「在本港破獲台灣間諜的同時，台北方面亦拘捕一名嫌疑共諜，而這名共諜是來自香港的。」

明報繼續說：「另一批人則認爲，台北爲了香港當局破獲台灣間諜集團，而故意將一名港客繫獄，以示報復。苟如是，則楊某就成爲『替死鬼』了。」

只要有常識的人，誰都知道任何一個國家，都決不會亂捕平民來「報復」另一個政府的，而明報



廣東農民反抗「學大寨」運動 部份地區調派共軍駐守社隊

農業「學大寨」運動農民工作加量收入卻沒增加

廣東各地公社農民對中共現在所推行之「學大寨」運動持反對態度。農民過去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但自「學大寨」運動後，各人工作加量，而收入不見增加，而且即使因增產也得上繳。至於現在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連幹幾年，農民認爲結果如何並不知道，而且自己能否保住生命到「幾年」之後，還成問題。因此，農民在參加農田基本建設勞動時，多乘機偷懶，並散佈反抗言論。

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晨，惠陽公社革委會門前被署名爲「一群覺悟的農民」貼出下列標語：「學大寨運動是變相的加強奴役」；「生活改善」必須與生產增加成正比」；「集體不是好制度，蘇聯農業失敗的教訓應當記取」；「農業的根本出路在生產者有其物，以提高生產的積極性」。公社共幹發現後甚爲恐慌，會召集緊急會議，並傳訊下放知識青年，還扣押其中四人。

廣東惠陽爲响應本省「農業學大寨運動」高潮，以提早實施農業機械化爲藉口，規定每個農民須扣繳「機械化糧」三十市斤。農民由於無力負擔，惟有變賣家庭副業所飼養之家禽及所領布票抵償。沿海農民爲此紛紛作外逃打算，部份社隊共幹與民兵亦持同樣態度。」

廣東各地在「學大寨」運動名義下，打擊農民「自發資本主義勢力」，凡「棄農經商」、「非法搞副業」、「多開荒多佔地」以及爲解決生活砍柴變賣以換取糧食渡日等行爲，均視爲妨礙集體生產而予批鬭。而農民都被要求於清早五時聽播音起床，六時開始勞動，至深夜十時始收工，日夜爲重整農田，改造排灌系統忙碌，都不能獲得飽暖。廣東部份公社農民，近來以食不飽，無力工作爲理由，實施怠耕。爲此，調派共軍駐守社隊，督促農民工作。以往，該公社以打鑼集合上工，現因農民都不起床，於是只好由共軍挨戶叫人下田生產，而許多農民被喚起後，仍坐着不願走動，共軍只得好言相勸。此種情形，幾乎每日都有，共軍亦無可奈何。

廣東紫金地區目前正進入「學大寨」高潮，農民被迫勞動，其情形與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相似。

廣東清遠縣在農村中嚴格取締「自發」生產，而且首先揪出「黑類份子」加以批鬭，冀收殺鷄儆猴之效。現在廣東部關亦正開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要「挖除資產階級思想」老根，徹底清查「反革命份子」，掃除一切「牛鬼蛇神」。

以上情形，由中共最近一系列傳播工具的報導中可以證實。

十二月十日福建日報社論中透露：「當前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鬭爭是相當激烈的，無產階級的鬭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鬭爭，不論在什麼地區，始終都是農村中的主要矛盾，資本主義過去有人走，今後還會有人走，混進黨內的壞人會走，覺悟不高的好人也可能會走。」又十二月十一日廣東報導廣州市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時透露：「至今，農村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鬭爭仍然突出，成爲農業學大寨的嚴重障礙。當前農村的資本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重副輕農，重錢輕糧，重個人輕集體。」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建日報評論員文章中透露，現在「階級鬭爭和三大差別還存在，小生產的傳統影响還存在，一部似富裕中農中，比較嚴重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還存在，不僅地主資產階級企圖復辟，而且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還會有人要搞資本主義道路」。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吉省報導，中共吉林省委「提出把分配問題作爲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的一個專題」時透露：「在分配領域中有尖銳複雜的階級鬭爭。鬭爭的焦點，始終是圍繞着鞏固壯大集體經濟？還是削弱瓦解集體經濟？處處表現的是不留積累，分光吃光。在這一鬭爭中，階級敵人有時打着關心群眾的旗號，用捧幹部拉群眾的手法，同我們較量，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進行蠶食。」

中共權力鬭爭矛頭

指向老中青三結合

從一月出版的「紅旗」第一期及七日「人民日報」所揭露資料顯示，中共各級組織「領導班子」中的老幹部，對「文革」以來提拔的青年幹部，在周恩來彌留前夕及周恩來死後就展開了激烈的權力鬭爭。

鬭爭的重點是藉反對「老、中、青三結合」制度，而對青年幹部採取鬭爭、打擊、撤換等手段將之排斥。

「紅旗」會這樣說：「我們應看

到，有的同志由於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缺乏深刻的認識，對老、中、青三結合這個新生事物以及青年幹部還有片面的、錯誤的認識。」例如，有的人對青年幹部看不起、不信任、不培養、不注意發揮青年幹部在三結合領導班子裏的作用，有的人對青年幹部吹冷風，出難題，設障礙、壓制新生力量的成長。

該雜誌又以站在青年幹部的立場提出以下斥責：「在領導班子中，實行老、中、青三結合，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優秀青年同志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如果像修正主義路線對待幹部那樣，『殘酷鬬爭，無情打擊』，一有錯誤就撤換、打倒，這種現象是應該糾正的。」

「人民日報」也供認：「有一些人總是對老、中、青三結合感到不舒服，豎看不稱心。對老、中、青三結合這一新生事物，採取漠視、懷疑甚至反對的態度。」

「人民日報」最後提出一個聲勢洶湧號召，要各級所謂「革命同志」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抱着仇視的態度，惡毒攻擊老、中、青三結合的人進行嚴肅的批判和堅決的鬬爭。」

中共投注越棉寮 陪了夫人又折兵

當印支三國取得了勝利之後，中共對此並未表示有任何「興高彩烈」。儘管中共一向在歌頌印支三國的所謂「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鬬爭會取得「最後的勝利」，以及處處在為印支三國的「革命武裝」在打氣，在頻送「秋波」；但是，在印支三國的「革命人民」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後，一向來不斷在發表高論來評價印支三國的中共，除了發表官樣的賀電之外，再也沒有像以前一樣的來大作文章了。

中共在印支的投注，失敗了。雖然，中共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大量以軍經物質援助印支三國，但後果還以難免遭受到失敗的命運。

當高棉易幟的時候，大量難民由邊境烏且市經[illegible]湧入泰國境內。據這些難民對新聞界透露，高棉的烏祖市正被棉共放火焚燒，許多人被殺死，其餘的人全被趕出市區，到森林荒僻地區去耕作。在金邊市，情況也相同，有不少人被殺死，街道上隨處都有死屍；據說，有不少華僑也橫遭其禍。中共對此，一直保持緘默的。

自棉共掌權至今，外界對這個初初易手的高棉不但不了解，甚至一切的聯繫都停止了，高棉成了一個神秘的島國，裏面的情況，外人既不知道，也無從可以知道，棉共一直是採取閉關的政策。在棉共驅逐法國大使館和進入法國大使館逮捕一些朗諾政府的軍政人員和槍斃一批被指為C·I·A的記者和若干教授為特務及新聞界被迫退出金邊市後，高棉的一切通訊便告中斷，高棉內的一切情況便不為人所瞭解。這和越南的西貢情況大不相同。

棉共在這段時間裏，被外間，特別是泰國的曼谷市內，傳說在大肆屠殺，是屠殺誰呢？沒有進一步透露，總之，是在殺人。這是曼谷的難民營傳出的消息。最確實的是，棉共對於華僑所採取的仇華手段，是免不了。在金邊市，棉共除了槍殺一些被指為特務的外國記者及一些教授外，其他的許多知識分子也難逃厄運，許多學生也被殺了，還有不少華僑。一些生還的金邊市居民（絕大多數是華僑），都被趕到數十里外的荒野地帶，被強迫從事農務勞作，不管是上了年紀的人，或者未成年的小孩，都被分成若干個隊，每隊分派食米十多斤，一把剪刀，一把刀子，除此之外，別無他物，而每隊大約有二十多人之眾。許多人，特別是老人和小孩，都在這次的勞累和飢寒之中，死了。棉共的封鎖政策，不能不說與此有關，然而，中共卻一直沉默。

中共在過去，一直是以無數的物質來支持棉共打朗諾，但在蘇聯的爭取棉共的交手，卻落了下風。棉共的仇華，正說明了蘇聯的影響力已侵入了棉共，也排斥了中共。

在高棉如此，在寮國也如此，中共的勢力，在寮共方面也沒有什麼可以舉足之勢可言，寮國的「愛國陣線黨」——所謂的「巴特寮」還是靠向蘇聯的。這一點，從寮共的總部還使用一些蘇製的飛機可看出，蘇援並不少於中共。而力量遠遠在中共之上的蘇聯，「醒目」的「巴特寮」當然要傾向蘇聯這一面，何況「巴特寮」也懼怕近在咫尺的大國——中共的滲透。

中共在棉、寮的挫折並不重要，最使中共慘敗的是在越南。中共花在越南的這筆費用，不可謂之不大，所下的賭注也很大，中共很希望能在越南起其影響力，以挫敗蘇聯對越南的控制——北越的河內政府是親蘇的。但是，中共失望了，中共非但起不了什麼作用，還遭到空前的失敗。

當西貢陷共不久，北越就積極地進與南北統一的工作，和南越進與磋商，以達到他們多年來的願望。但這時的中共卻持相反的意見，認為南北統一可以遲些進行。中共之所以如此提出，無異是不想蘇聯的影響力侵入南越，使一向傾向中共的南越也和北越一樣，也親蘇起來。但中共這種提議並未受到採納，急於南北統一的北越，在蘇聯的同意及支持下，終於達成南北統一，完成了他們多年來的心願。

在去年尾的南北統一大會上，中共破例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在電台廣播時，也沒有提到中共。這其中的內情，中共並未作出透露，是北越方面沒有邀請呢？抑或中共自己不願參加？這個問題，中、越兩方面都沒有作出進一步的公開，的確令人深思和追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二六至四三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索。

不論如何，中共與越共之間，已開始出現裂痕了，雙方的冷戰將會繼續下去，也將會擴大下去。中共在形勢的發展下，一如「JOSEPH·ALSOP」的「東南亞霸權爭奪戰」一文中（「讀者文摘」中文版，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份一冊內）指出的一樣，將作出「可怕的抉擇」——出兵攻打北越了。

這是中共為着自己的利益所作出的決定和採取與動。事實上，越共現在已擁有全東南亞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已有霸佔整個東南亞的野心，何況這又威脅了中共。

現在印支三國的局勢，已不利中共。中共儘管一向來對於自己的失利從不公開，但這次的啞巴虧，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的慘敗，因為中共投在印支的賭注不小，但卻滿盤皆輸，敗得很慘，連本也沒得撈回。看來，印支三國，已令中共大傷腦筋的了。這個由中共在煽風點火的印支三國，並沒有遂中共的意向做事，相反的，現在卻要中共去為「後果」而費神了。

中共在印支三國的失利，不能不說是中共的措理失當，也說明了中共推與的「國際共產主義」的不受用，雖然，中共把對內的物質供應用在對外援助上，不但於事無補，也徒增內部人民的生活困苦而已——這是中共政策的一明顯失敗，也是共產主義的失敗。

中共在印支，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反而助大了北越和其他兩國的共黨勢力，結果還得為未來的嚴重「後果」大傷腦筋。中共這次的麻煩，是「搖來衰」的。這也是共產主義的又一破產的證明。

共產黨一向來，就是抱着侵佔別人領土的野心，總是想稱霸世界。中共如此，越共也如此。中共和越共之間的爭奪東南亞局勢，將會趨向激烈化，一旦協議不成，勢必成水火，屆時，一場共產主義的爭奪戰將由此爆發。中共與北越的爭奪東南亞霸權，將在交戰中，分別乾坤的。中共決不會讓北越獨佔東南亞，而北越也決不會放棄東南亞。世界上的所有共產黨，總是在爭權奪利中加強矛盾的。

一場由共產國家發動的戰爭，將會發生。到底鹿死誰手，現還不知。總之，這場共黨爭奪霸權的好戲，定會熱鬧一番的。

請諸位注意以後的發展吧！看看共產黨互相傾軋、互相殘殺的生動場面！

那是值得高興的。

（高行）

（一月五日）

實事求是？決不讓步？笑話！
田雪侈談一年來中蘇關係回顧

我有一個習慣，睡前必要看完當天幾份報紙，才能進入夢鄉，除夕那晚，送舊歲，迎新年，忙了整夜，非常疲倦，睡意頗濃，但仍想在榻上看一兩段小品才入夢，於是翻開報章，矇矓睡眼，無意中盯在田雪所寫的那篇「一年來中蘇關係回顧」，越看越氣忿，越讀越精神，整篇閱過，條氣頂住，睡意全消，立即推衾而起，奮筆疾書，要把那篇大毒草黑文抽出來，批衰闢臭。

曾近中共突然釋放三名被拘留達二十一個月的蘇聯越境人員及直昇機，西方記者們大多數認為，這是中共希望緩和對蘇聯關係的一種姿態。

田雪以為「這種揣測，純屬多餘，只有對中共完全缺乏瞭解的洋人才會作這種幼稚解釋。」讓我們看看這位對中共完全瞭解的香港人田雪才會作出老練解釋是怎樣。

「用最簡單的八個字來說明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決不讓步』，中共絕不像蘇聯那樣故意挑釁，這三人既經查明不是間諜，當應該釋放，但中共也決不在蘇聯威脅下畏縮退讓，調查是必要的，如果查出有間諜罪證，決不會放人。」

「實事求是」——中共一貫作風都是誇浮不實，人民日報曾經用斗大的字宣傳，衛星田畝產萬斤，小土高爐可煉鋼鐵，毛澤東泳渡長江的速率比天星小輪還快，連續二十六年全國大豐收，而且每年都比前一年增產百分之二十或以上，難道這都是實事求是的表現嗎？抑或件件個也不實事求是，光是這件關及三名老大哥的事才實事求是？只有田雪才能完全瞭解？

「決不讓步，……中共也決不在蘇聯威脅之下畏縮退讓。」——這種說法，更令人發笑，打開中共的黨史，它對老大哥退讓的史實，數以百宗計，如毛澤東公佈向蘇聯一面倒，承認外蒙脫離中國，奉史太林爺爺之命，出錢出命參加韓戰，用超過市值數百倍的價錢，向老大哥購入落伍的器材和霉爛的原料，田雪可以推說，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事，不算數，好我再舉一件在「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事，當是時，北京紅衛兵把蘇聯使舘包圍了兩天，蘇聯的首長向中共發了一封電報，只說蘇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翌日，蘇聯使舘外水靜河飛，連一個紅衛兵的影子也找不着，田雪以後還是不要再提中共「決」不在蘇聯威脅下畏縮退讓。

「如果查出有間諜罪證，決不會放人。」我不知道田雪是否患了失憶症，或者是對中共完全缺乏瞭解。中共曾經釋放駕駛U2偵察機偷入中國大陸，確有間諜罪證的鮑華，也釋放過在西北協助中共開設尖端科技工廠的西德技師，和六名天主教老修女，據說他們都是有「間諜」罪證，而且他們都是步過羅湖橋，經香港返國的，難道田雪對這些事情，連一些印象也沒有？會不會放人，並不取決於有沒有間諜罪證，在某些情況下，沒有間諜罪證，也不放人，在另一情況下，確有間諜罪證，也得放人。田雪說：「有間諜罪證，決不會放人。」讓我引用上述田雪譏笑西方記者的話來回敬他，「這種揣測，純屬多餘。」

在那篇短短不夠一千字的黑文裏，竟然用了六個決不和一個絕不，非常堅決肯定的詞句，決不這樣，絕不那樣，好像中共的決策，完全是由田雪一個人話晒事，毛澤東也無權過問，鄧小平要靠邊站，王洪文、張春橋快給我滾，語寄田雪，我得提醒你，不要發白日夢吧！你只不過是一群借共黨光棍飯吃的媚共分子中的一個，以後寫媚共文章，決不這樣，絕不那樣。這種有肯定性的詞句，還是留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不要自作主張，喧賓奪主。否則，激怒子主子，當心你的飯碗會被打破，希望你能夠接我善意的忠告。

（嚴正）

老妻被老八判處勞改 左仔昌一怒退出工會

半島上一間大車公司，其大車行走全半島，路線多達百幾二百條。其中有一條「大阿哥A」，老左頭目，人呼之為「左仔昌」，他孑然一身到半島，過其王老五生活，其妻留在「祖國」為「人民服務」，在表面上「左仔昌」都很積極，在「半島分會」內，算是數一數二的人渣了，佢在孖煙通B時，已經當起頭目了，平時在大車站頭站尾，壓氣十足，也文亦武，開口祖國七埋口祖國物，肉痳有趣，能不作嘔！佢曾大聲疾呼話：「祖國不久將來『生油』當『電油』啦！那時就唔駐話石油起價『吊起來賣』。」咁就奇咯，生油與電油可以混合當得嗎？這傢伙，除了會唸幾句毛咒外，還有什麼常識可言，虧他大言不慚，令人噴飯。

好！暫且拖住，言歸正傳，去年矮仔昌接到「症國」的女兒來信，內容話母親被判勞改。左仔昌看完呆若木鷄，繼而公開咒罵，我的愛人在大「人民正苦」判其勞改咁慘？原來高級幹部奉命搞青年下放，左仔昌女兒亦不例外，但其嬌妻極力反對，因其最終目的想來港享受自由生活，吓！此事爭論起來，被公社幹部知道了，一句「思想搞不通」，行為虛偽，就維持原判勞改，左仔昌知悉後，連忙辦理回國手續，向大車公司請假數天，返回去和「人民正苦」哀求，況且自己一向與「毛蟲站在一起」，「熱愛祖國」，「工會頭頭吩咐一切工作，甚為積極迅速完成任務，可能「人民正苦」會寬恕佢嬌妻，免其勞改，佢返到「祖國」，即向有關方面陳情，結果呢？任他舌粲蓮花，仍撲了一鼻子灰，左仔昌惟有垂頭喪氣，頭瞌眼濕返回半島，然後再返「北半島分會」訴苦交涉經過，各頭目都認為「祖國」太唔俾面自己同志了，忽然間，何師爺計上心頭，使出一條死計，即刻通電孤島總部，由什麼「聯總」另謀詭計，證明阿昌在半島一切行動再往「祖國」營救愛妻，左仔昌面上愁容，一掃而清，滿懷歡喜，定過抬油，心想此回一定十拿九穩，能享溫柔之夢，再唱鸞鳳和鳴之歌。

你估幹部怎樣做呢？原來佢話：「×昌同志，你在香港，愛國行動，表現很好，對於你愛人被判勞改的事，我們會再次考慮考慮，你先返香港，『人民政府』會與××聯會」聯絡吓，所以左仔昌就此返回孤島，轉眼便過了半個多月，「人民正苦」來了一封信給「××聯會」，內容大致說：有關貴會屬下『模肚』半島大車分會同志×昌，其妻被判勞改，現奉最高指示經已證實，況且姑念初犯，已屬輕判，絕對不能改，同時以後『祖國』一切事情，孤島各愛國同志，一律無權過問，更不可滋生事端，否則作反動論處。

呢勻死梗啦，落水狗無得囂咯！惟有條氣挫着自怨自艾，唱其妻罷妻呀！凄涼個凄呀！呢件事發生後，對左仔昌個人打擊甚大，茶飲不思，精神恍惚，整日愁眉苦面，成個傻頭傻腦，兩個月前，佢返到『北半島分會』，將佢個會員證，司機組證件，一擲回何師爺，佢話『祖國』現已拋棄我咯，『海外幹部』根本唔關懷佢地嘅『海外幹部』，更唔尊重『祖國』內嘅幹部意見，所以，佢連去年十月一日的『國磬』叙餐一律唔去。這回事佢同路人，提都唔敢提，抱着家醜不出外揚，臭屎密冚……。

周恩來死不正寢 文革派貓哭老鼠

（巴總尖兵）

編輯先生：

惡貫滿盈的周恩來死了，這消息在港中海外均引起甚多注意和議論。當然，中共利用尼克遜的電視傳眞器材，宣傳費也花了不少，藉掩耳盜鈴障眼手法，蒙混內部不穩情勢。

請為小弟之言立此存照：周恩來這次之死，絕非自然的死，絕非如中共宣傳綱領那麼安排的章節：臥病——謝客——自然的死亡（在此包括所宣傳的所謂患癌死亡）。其實，一人之死，馬上照實公佈。他們一世為害人民，作賊心虛，事無大小，一定曲意考慮其效果，絕不向外界反映眞實。其首領實已死，作未死，實坐牢，作病休，實被殺，作失事……。曾在中共機構內生活過的人，都一定同意我個人這意見，中共永不講眞話，儘管講眞話是全無害處的。

中共為什麼不那麼直率地公開說：「昨天，周恩來已蒙史太林爺爺召去學習了？」不可能，絕不可能！

，已得北平方面的朋友告知：毛澤東有三個以上的替身。像周恩來那樣的貨郎面口，華中一帶很容易找來三十個替身，這時，何不出動替身繼續周恩來未死，而繼續引誘國際姑息分子的幻覺而作燈蛾撲火，以收「統戰」之功？

毛澤東毒死周恩來，計謀是：一、以「文革鬬爭」相迫，使其喪失政治影响力；二、僞善的勸其困在醫院避鬬，對外宣傳有病，減少見外國人；三、托出鄧小平重組所謂「國務院」；四、認爲國際「統戰」已收相當成效，而周恩來利用價値完了時，又盤弄着「臥病」這麼久了，死也是應「到期」了，毒殺之，隨即公佈周恩來「昨天死」，毛澤東自己名列「治喪會」榜首，掩耳盜鈴。

毛澤東是要消滅周恩來在外界的虛假「溫和派」形象，如果眞的爲「統戰」利益，可以托出與周恩來替身，佯言他未死的！不，毛澤東要他和他的影响力消亡！這是眞心！

然而，姑勿論這個政治小丑怎樣死法，讓我來談論一下周恩來死訊份量。港府一些要人，國際一切政客，大學裏一些所謂的學者，一個口吻說周恩來之死，局勢不變，影响不大云云——欺世誤人的說法！

影响可就大哩！

首說中共，它要完了。其內部巧妙的政治平衡力已失，江青「文革派」必動；軍隊抓緊槍桿準備對付江青一派；知識分子絕望了，起來造反；毛澤東六神無主，畢竟他怎能應付多派系的爭鬬和平抑呢？親蘇派即時加強活動，希望大鼻子聲援在邊境上開事端……。因此，事先安排了釋放蘇聯的飛行員，目的在緩和對蘇的關係。中共不論做什麼，事先都有一項適當的安排。

事實上，蘇聯對這套手法，早已瞭然，而且也必然明白中共又有什麼麻煩的事發生了。

次說國際：姑息主義再沒有菩薩可拜了。往那裏推銷政治膏藥，基辛格之流找誰會談訴衷曲？姑息暗流起碼要倒退七年光景——日本還夠顏面，說要和中共簽「和約」呢！

三說其外國共幹：各散東西，投奔自由吧。所謂「和平共處」外交和「統戰」的形象已死，駐外中共人員還不快快就地找「資本主義」代理人，「帝國主義」走狗和特務投靠？快快把握你們的時機！

像這麼的一個共產黨，他們還強性的，厚顏地說「要再多鬬爭五十年」，你們的祖宗毛澤東有沒有這種心力？他在喘着氣作彌留狀態呢！像這麼的一個共產黨，他們夠膽在全世界扯起這麼大的烟幕，騙來美國總統，騙來英國首相！像這麼的一個破破爛爛的共產黨，他們夠膽還利用什麼？搞搞它們內部吧！可惡的共產黨人，已注定悲慘命運。

大鼻子這些天來一定在縝密研究如何用閃電核子戰「做低」它們的「偉大建設」和「地道」的。

死完周恩來會死毛澤東，毛澤東見鬼後，江青孤掌難鳴，接着要死的，是客家人葉劍英，跟後排隊來死的是朱德，……只消說就這麼的再死三、四個共產黨頭目就完了！有誰補得上來作接班！王洪文？他配來我廠裏當押運員！給江青看起，已爬上高位。這兩天，香港股市由大跌，早經有心人用力托起的港股，周恩來一見了鬼，顯示中共內亂日甚，所以要大抛銀彈，擴大宣傳周恩來之死。

周恩來之死對姑息主義的時局「沒啥」！股市就一路上升。生意人頭腦尖銳，知道毛澤東已無作爲了！當然，姑息主義者所受的打擊不輕。

周恩來見了鬼，福特的政治資本完了，基辛格也應捲舖蓋了。克里巴莫在完蛋中。馬可斯這些時日不是空前低沉嗎？

惟有崇尙自由民主的人士鬬志昂揚，對中共作戰士氣空前激厲高漲。你死我活，你消我長，革命一定戰勝共產獨裁暴政。神州光復，中華文化重建，指日可待……。

讀者邵振光敬啓一月十日

四不居士感慨之言
共黨不滅永無寧日

人傑先生：

不佞是反共同志萬人雜誌第一期起續閱至今，而萬人日報亦是每天必閱，我有二句感慨的話：「共黨不滅，世無寧日」。「台灣姑息，後悔莫及」。而近期四二一、四二二、四二四週刊，刊登余秋人簡介留美左派墮子之刊物，盡情貶詆中華民國，極力代毛澤東頌揚，使淺識青年有機得受共黨蠱惑，此種毒草，怎可栽於我純反共刊物裏，該刊物名爲左中右，其實完全是左仔的話，余秋人竟代其播毒本週刊，偶有觸感，拉什寫此，祈諒詧。

四不居士　十二月十二日

共軍逃亡香港
應予政治庇護

編輯先生：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項報導，反映了這一年，總共有一千一百多名的大陸逃亡來港難胞，在邊境被截獲，差不多幾乎全部被遣返大陸；但在同一消息中，獲准留在香港居留的難胞，全年的總數約達六千名，這一個數字，儘管比過去的任何一年爲低，可見難阻遏難胞投奔自由。

特別是天氣寒冷，北風凜冽的低溫下，那些不怕鯊魚襲擊的男女青年，泅水逃亡來港，刻畫出他（她）們具有寧死自由區，不甘受中共血腥鎭壓和凌辱、虐待與迫害，換句話說，死也要死得自由，死得其所。

這些雖然已經不是新聞，但在外國記者筆下，中國人的反共、反毛、反暴的決心與信心，適足以粉碎姑息主義幻想與共黨「共存」的迷夢。

那些逃亡的難胞之中，他（她）們的身份爲何，雖然未經當局公佈，誰都可以確認：絕不可能全部是平民，其中不乏中共的軍政各級幹部。如去年一共六件轟動一時的騎刼漁船事件，其中有中共海南島的「海軍政委」，偕同他的一批同僚，逃亡香港。

我有理由相信，共軍的內部不穩，已有事實證明，除了尋求機會集體起義反抗，便是騎刼漁船，或者個別逃亡，這些人該受庇護。

讀者：何雪梅

劉家傑個人哭周恩來 怎能說全港市民哀傷

毛澤東的鷙兇周恩來「釘蓋」的好消息傳來，如同當年第一顆原子彈在日本島上開花，是侵畧必敗，暴政必亡的喪鐘，眞是人心大快！

許多家庭主婦忙着燒香還神，許多反共的「拍檔」，三五成群到茶樓酒館，到大排檔去，慶賀一番，逢人見面，喜上眉梢，大家都「飲得杯落」！

毛澤東如果冇周恩來幫兇，大陸鄉下可能避過二十多年「共慘」的浩㧓，周恩來如果不和毛澤東狼狽爲奸慘！而且死有餘辜！

絕子絕孫的周恩來死亡，左派報紙說是共產黨巨大的損失，港九一小撮左派機構，如喪考妣，降下一半汚星旗，垂頭喪氣，冇哂表情！

萬人日報和萬人週刊寫字樓，連日鈴聲不斷的電話傳來响個不停，盡是一片預祝勝利在望的心聲共鳴，充滿歡欣！

下面，是萬人讀者電話的摘說，雖是片斷，卻是大快人心的反應：

「喂！猪欄報數又一單，周恩來嘅一生罪行資料整理好，排定報得嘅啦！」

「康生先行一步，同周恩來辦地府入境證，而家輪到周恩來同毛澤東辦地府入境證啦，呢次要出號外只夠威呀！」

「有冇人敢同我打賭，毛澤東在龍年死定，一百蚊賭十蚊，邊個敢？」

「周恩來釘咗，毛澤東張大把口都合唔埋，成日口水潺潺，成個死人頭咁嘅樣，個班牛鬼蛇神分贓唔勻，賊性一發作，分分鐘都會開片，問佢毛澤東點頂！」

「下放地府安家落戶嘅林彪，而家唔憂冇得砌啦，有咗陳毅、康生、報到，冇位坐，唔鬧得天翻地覆就假咯，閻羅殿上，唔憂唔亂哂籠了！」

「劉家傑有乜資格代表全港居民發言呀，佢話周恩來死訊傳來，全港市民同感悲痛哀傷，有冇搞錯，死一萬個周恩來重嫌佢少呀！佢再遲死幾年嘅話，鄉下親人就更死俾佢睇啦！劉家傑哀傷埋我個份喺眞！」

「唔該你地寫段新聞啦，我地石硤尾成條街掛起青天白日旗慶祝勝利在望呀！」

「請問左仔新華社嘅電話幾號呀？我要打電話去祝賀周恩來死鬼『釘蓋』！」

「喂！周恩來死咗咁大件事，點解毛澤東唔去『睇屍』呀，係唔係毛澤東又釘咗？」

「喂！點解去睇周恩來死屍個班老柴，個個都係要『拉柴』個個樣。點解餓成咁個樣、咁凄涼㗎？」

（黃天）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耶誕前夕 雪梨林康

長空繚繞佳音報。雛鳳清聲蜜潤圓。
火樹銀花開不夜。珠歌翠舞鬧華筵。
新興百業繁榮國。濁世南陬極樂天。
我亦忘形攜杖起。群蠻歡笑酒樽前。

雪梨市 前人

螢光十里熳霓虹。日煥新模氣象雄。
劇院覆壇張蚌殼。天橋跨海聳鼇躬。
沖霄地射參差閣。大象空航遠近鴻。
帝國當時流放港。百年歲月不相同。
（作者按：英名稱大型機爲「珍寶」，意即大象。）

勸飲 雪梨 蘇伯楷

世網重重逃不了，利名緊縛俗人腰；
一杯到手休辭却，煩惱唯憑濁酒消。

杏花天 前人

輕寒料峭晤雲烟，春雨江南綠滿田，
歷亂繽紛紅着地，新晴乍暖杏花天。

風雨黃昏 前人

瀟瀟風雨又黃昏，歧路徘徊欲斷魂，
借問歸途何處是？蒼蒼爲我指迷津。

封壇主久病未愈，賦此致候。 林復生

㊀多才多藝華容德，忍令長羈病苦中，
心疾應求心藥治，非開心鎖不爲功。
㊁詞清且逸艷而哀，慧福難兼可慨哉！
如此人生如取擬，孤山傲雪一枝梅。

自題所繪日暮倚修竹圖 封淑英

天寒日暮竟何之？雪壓風欺又一時！
莫道蕭條無可語，眼前修竹亦相知。

清平樂 三十六年四月 劉祖霞

呢喃燕語。慣喚春歸去。滿院紅花餘幾許。又是椰風蕉雨。 那堪長滯天涯。夜來頻夢還家。無奈抬頭遙望，故園依舊雲遮。

浪淘沙 哀大陸 葉其眞

人性奈毛何，獸性偏多，中華文化付洪波。千萬人頭齊落地，血劍猶磨。 仁政早收科，暴政瘋魔，紅朝兒女尚謳歌，豈料貪生逃港海，盡是毛哥。

秋思 劉秉衡

久矣紛遐想。隨因亂到秋。
曉風怯黃葉。重爲水湄愁。

前題 歐一鷗

籬竹晚蕭蕭。鄉心萬里遙。
秋無寥落感。人自欲魂銷。
四海多愴刧。鑪峯奏廣韶。
爭強笑蠻觸。涼月臥天驕。

前題 李撫虹

天南秋未到。草木幾曾凋。
白沙釣遊處。咫尺尚迢迢。
胡爲傷蒲柳。門第已蕭條。
豈無飄飄思。歸賦獨滔滔。
仰首望明月。皓皓忘深宵。
明月似解笑。向我慰寂寥。
何不傾美酒。但願長相要。

前題 盛獻之

惘惘生愁夜。平添感興音。
風梧數搖落。露蟀發哀吟。
宋玉悲成辯。中郎思入琴。
千秋爲同調。最是客中心。

前題 蘇樹聲

入耳西風厲。園林木漸稀。
人同秋亦老。觸景動思歸。

秋思 崔雲岩

涼生庭院酒頻添。夜半風高漫捲簾。
水自一方人萬里。更堪新月似眉纖。

前題 邵鐵鴻

深深庭院鎖幽思。悄倚梧桐待月遲。
怎奈寂寥長夜永。且將心事付琴絲。

前題 葉玉超

雲本無心也薄秋。月明客館思悠悠。
天涯早隔鄉園夢。幾許流光去不留。

前題 葉惠波

夢斷西樓半人痴。忽驚秋到自傷時。
涼風不爲吹愁去。繡閣凭居有所思。

前題 黃香山

蓴鱸鄉思繞歸舟。明月桐陰怕倚樓。
一葉又添搖落感。離人心上不宜秋。

前題 劉允中

時雨連秋竹簟涼。心湖意緒湧中腸。
民胞物與微言在。風露槐花葉轉廊。

秋思 麥正本

颯颯西風葉罅過。東籬消息近如何。
詩心未合因時冷。酒臉無妨鎮日酡。
準擬豪情融水月。詎宜殘照看山河。
吟蛩更雜蕭蕭雨。攲枕秋聲覺漸多。

前題 張方

細雨江城葉落時。他車異客動秋思。
卅年浮海疑無路。千里行囊賸有詩。
松菊久荒懷舊業。兵塵未息看殘棋。
西風獵獵吹霜鬢。任老天涯野鶴姿。

前題 麥友雲

遊夢纔回暑已過。石階衝雨若新磨。
寒蟬乍歇閒庭院。白露相侵薄綺羅。
應是天河風浪少。奈何仙侶別離多。
悲秋自古懷江楚。久矣陽春不再歌。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鬭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茗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一期 新134)



本期要目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週刊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一(新134)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一(新134)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廿九日出版
一九七六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歲*首*感*言

光陰眞是太快了。當本期「萬人雜誌」與讀者見面時，已是乙卯年的臘月二十九，還差一天就是丙辰新年。在此謹向海內外的親愛讀者、作者和編者拜年。祝大家在龍年龍馬精神，共迎反共勝利的到來。

咱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儘管多數人成天忙忙碌碌爲生活、爲理想而不停頓地勞動，日以繼夜地動手動腦，然日子畢竟打發得容易而快速。可是，生活在中國大陸上的數億同胞，卻眞是度日如年。在中共統治下，無論幹那個行業，無不像摸索在漫漫長夜中，走在佈滿毒蛇猛獸的削崖陡壁上，稍一不愼就有被吞噬或粉身碎骨的危險。俗語說「暴政猛於虎」，就是今日中共極權統治的眞實寫照。

所以，感到日子過得快，這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爲，沒有自由一分一秒都得「捱」，又那裏會有「快」的感受呢？

又是一年。爲了應景似乎應該多談一些與年有關的事。在過去，中國傳統的東西在舊曆新年前後表現得最爲出色，如貼春聯、吃年酒，和放花炮、祭祖、敬神以及餽贈、拜年等等，雖然因中國幅員大，南北東西習俗迥異，但基本上多數相同，且饒有意義的。辛辛苦苦一年到頭，吃吃喝喝是應該的。敬神而畏天，孝親以盡禮，因爲人不是畜牲，這樣做就是浪費一點金錢，也很有意思。

但在今日大陸上，人已成爲共產黨的奴役工具，中共提倡的是「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強迫工農羣眾「破舊俗，立新風」。所謂「舊俗」包括歡渡春節休息幾天，吃喝玩樂都在「破除」之例。而所要「立」的「新風」呢？如「節約用糧、計劃用糧」和「節日堅持勞動」等等，都包括在內。一句話：中共不拿老百姓當人！

在中共統治下，據大陸的宣傳說「過的是幸福的生活」。怎樣「幸福」呢？最突出的一點是：老百姓爲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貢獻一切」。這還不「幸福」嗎？因爲「遠大目標」是和天堂一樣的「共產主義」！到「共產主義」可能在幾百年之後，當然，最大的可能是永遠到不了這個「理想」的境地。沒到「共產主義」之前就不能夢想「土豆燒牛肉」，「偉大領袖」毛澤東在那首「念奴嬌・鳥兒問答」中不是嚴重警告「不須放屁」嗎？

這樣講法似乎過於「理論」了。實際，大陸同胞的「幸福」生活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到紅磡火車站和港九大小郵局看那揹着、挑着、抱着東西的長長人龍不就是嗎？那些東西都是接濟他們在大陸上過「幸福」生活的親人的食油、麵粉、臘味和毛巾、肥皂、衣物等等。

過年在中國有一副很通俗而普遍的對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作爲一個家庭壞事做多了必遭報應，作爲一個政權「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也一定不會有好下場。

血腥的中共政權，已開始走向崩潰。

周恩來死亡，在中共政權來說，確是「一大損失」。雖然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久欲踢開這塊阻擋他們掌權接班的絆腳石，然在一些問題上還非由周某出來「和稀泥」不可。周恩來死後，中共宮廷派和以鄧小平爲頭頭的所謂「穩健派」已無調和、緩衝的餘地，接着而來的必是雙方赤膊上陣，鬬個你死我活。事實上，這場等於是「存亡在此一舉」的決戰，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一月十五日北平爲周某舉行的追悼會上，鄧小平所致的悼詞中強調要「學習」周恩來，一是「學習」周某對所謂「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誠」，和「學習」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二是「學習」周某「堅決貫徹執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和「支持」所謂「新生事物」。自一九七五年一月鄧小平成爲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後，約一年左右的時間曾意氣風發，不惜揹上忘恩負義「中山狼」的罪名，步步向宮廷派進逼，以至在大陸上全面刮起「右傾翻案風」。本來可以「乘勝追擊」，由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而逼死毛澤東，並迫江青一伙爲毛殉葬。可是，在向周的骨灰所致的悼詞中，又爲什麼俯首向毛「認罪」，向宮廷派「投降」呢？相信，一是周死鄧在聲勢上已居於下風，二是宮廷派已佔了上風，問題是毛澤東還能活多久呢？一旦他死亡的話，大陸必即出現混亂，進一步「天下大亂」，拖垮中共政權。

新的一年，有了新的希望。請親愛的讀者拭目以待中國復興的來臨吧！



查老板倖免「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
感謝周恩來不「解放」香港之恩

萬人傑

明報老板查良鏞先生又發怪論，認爲香港四百多萬市民，沐了周「總理」的大恩。因爲當年香港左派激進分子要「解放」香港，周某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勸服了他們，香港才得渡過險關。否則香港人難免「死無葬身之地」；他也必然「家破人亡」云。爲此，老萬無法不再爲文駁斥，指出其思想混亂、矛盾。

「社評」變了「怪論」

周恩來死後，查良鏞先生在明報一連發表多篇披麻戴孝、搥胸泣血式的社論，比他引述的外國電訊所報導，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浸滿了淚水」，表現得更悲傷。

查先生表達他個人感受，誰也不會反對。可是所有媚共分子，差不多同一鼻孔出氣，硬把自己的感受，迫別人「認同」。劉家傑、林燕妮都犯了這毛病，這類文章之引人反感，受人批評，是理所當然。

本月十七日明報發表社評「遺愛在民淚墮碑」，平時該報社評標題用二號楷書，這篇用大號宋體，顯見查先生對這篇文章特別重視，老萬自然也特別細心閱讀。上半部是對周恩來吹捧，還沒什麼；下半篇是說到周恩來對香港人的大恩大德，讀後不禁捧腹，還以爲錯讀了三蘇的怪論。

引述當年「秘史」

查先生的社評說：「一九六九年秋天，筆者曾聽兩位年青的左派工人詳細敘述，當一九六七年香港動亂進行得最緊張之時，香港有一批年輕的左派激烈分子認爲鬬爭得不夠兇猛，派了代表到北京去告狀，要求天翻地覆的大攪，進行全面武裝鬬爭。周恩來接見了這些代表，向他們反覆開導，反對他們的主張，從黃昏直說到深夜四時，那時周恩來要吃晚飯了，談話還不結束，直到最後把這批代表說

之後，筆者又從一位左派國貨公司工作人員口中聽到同樣的敘述。

「對於香港全體居民，周恩來是給了我們恩惠的。他當年如果不是深夜長談，勸服這批激烈分子，反而給他們以支持和鼓勵，我們之中的許多人今日只怕已然死無葬身之地，筆者自己說不定早已家破人亡。

「一九六七年的動亂不是好事，然而周恩來確是盡力設法縮小了禍害。在中國別的地方，別的事情中，周恩來的影響也都是如此。

「我們感激他、悼念他，是爲了他大公無私的愛國愛民，爲了他的仁心厚道、恩惠德澤。」

歧視香港居民

讀了這段文字後，老萬引起無限感想：第一、查先生用「聽說」來做社論的根據，未免太「兒戲」，最低限度他該舉出這批「年輕的左派激烈分子」中的一些「人證」，證明他們確曾與周恩來「徹夜詳談」，而周恩來的「反覆開導」又是憑什麼理由「說服」這些「激進分子」。

第二、查先生的觀點，香港「收回」或「解放

」應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我們四百萬香港

居民要眞正受到周恩來的「恩澤」，除非香港也在中共統治下，我們才可以和大陸同胞一樣，在周恩來「盡心竭力的發揚中共工作好的一面，壓低中共工作中壞的一面」下過幸福生活。因此，當年周恩來沒有接納激烈分子的要求，「解放」香港，是歧視我們四百萬香港居民，讓我們仍在「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統治下受苦，這麼說，周恩來對我們香港市民有什麼「恩惠」，怎能說「遺愛在民」呢？

思想犯了錯誤

查良鏞先生說：「對香港全體居民，周恩來是給了我們恩惠的。他當年如果不是深夜長談，勸服這批激烈分子，反而給他們以支持和鼓勵，我們之中許多人今日只怕已經死無葬身之地，筆者自己說不定已家破人亡。」

老萬認爲查先生這段文字，除思想犯了嚴重錯誤外，也極不合邏輯。

鬬垮鬬臭港英，「解放」香港，會使我們「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嗎？然則查先生也跟我們一樣，視共產黨爲強盜、爲蛇蠍，他們殘民以逞，他們嗜殺成性；而領導這個「黨」的是毛、周，儘管說周是專做好事，毛專做壞事，難道周對千千萬萬中國同胞被屠殺，饑寒而死，就不必負分毫責任嗎？

既然查先生視共產黨爲殺人不見血的大魔頭，

何以獨對周恩來如此敬仰、哀悼？原來他是感謝周恩來阻止不「解放」香港，感謝他「不殺之恩」。這麼說來，刦後餘生的查先生，腦子裏一定非常混亂，以致執筆寫社評，矛盾重重，無法自圓其說。

可作海外寓公

如果老萬記憶沒錯，一九六七年共黨「激進分子」在香港倡亂時，查先生和香港其他濶佬一樣，早已離開香港，到瑞士「遊埠」，且在這個世界公園裏流連忘返，卽使當時周恩來憑其三寸不爛之舌也說不服那班激進分子，眞的把港英鬬垮，一鼓而「解放」香港，查先生極其量丟了香港這個攤子，明報的生財道具，全部給「共產」了，查先生也肯定不會「家破人亡」。他可以施施然從瑞士到新加坡，發展他的新明日報，一定也可以辦明報那麼發達，維持他過資產階級的奢侈生活。到那時，香港人過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也好；過悲慘的殖民地生活也好，查先生痛癢無關，可以不聞不問，安心地做他的新加坡公民了。

替市民大眾講話

照這麼說，查先生的社評又的確肯替我們香港市民大眾講話，如果查先生「聽說」的消息是眞實的話，我們確應感謝周「總理」不「解放」之恩。除一小撮「期待天明」的「知識分子」如查良鏞、劉家傑、林燕妮各位先生師奶外，絕大多數市民都希望在「帝國主義」的庇蔭下，繼續苟延殘喘，以等待重返故鄉之日。如果當時周恩來支持了左派人士「解放」香港，我們這班反對共產黨的人固然「死無葬身」之地；相信查先生如果不是避地瑞士，「家破人亡」的厄運，恐怕也難以避免。

在這段文字中，查先生又在無意之間透露出良心話來，因此才弄到整篇社評的中心思想混淆不清，正正當當的社評，變成怪論味道，使人讀來有莫名其妙之感。

如此「仁心厚道」

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都知道周恩來不是查良鏞先生筆下描模那樣「大公無私，愛國愛民，仁心厚道，恩惠德澤」的人物；也不是西方人士說的「溫和派」。在中共內部，周恩來一直堅持國際共產主義路綫，把他視爲「親西方外交家」，不過是西方國家一廂情願的錯誤看法。

查先生說他「仁心厚道」，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本刊曾「舊事重提」，報導一九三一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龐大中共特務工作，策劃殺害中共中委顧順章全家及其親屬，毀屍滅跡，其行動之殘暴，使人聞而悚然，難道這是「仁心厚道」的所爲？他是共產黨員，脫不了共產主義者本質，在「革命」過程中，曾殺人如蔴。他的個性，在他個人歷史上表現的，是陰險殘酷。

他在中共內部歷次權力鬬爭中所以成爲「不倒翁」，是因爲他長於玩弄兩面派手法，遂能長期掌握中共國務院的領導權。西方人士過去對他所存的幻想，現在也該隨着他的死亡而應對中共有重新的認識。

愛國愛民個屁

說到他「愛國愛民」，更少人同意。國際共產黨徒推行世界革命，只有階級之分，原無國籍、種族之別。

可是中國人國家民族觀念非常強，中共放棄追隨蘇聯老大哥，一方面因發覺老大哥不老實，想搵着數；二來想爭取共產集團領導權，才和蘇聯分道揚鑣，各走各路，擺出民族主義者姿態，其實，毛頭一旦兩腳伸直，閉上眼睛，親蘇派得勢的話，蘇聯仍是老大哥，蘇中共又再站在一起。

查先生認爲蘇聯伺伏邊界，虎視眈眈，一直在「窺伺」我國，候機侵畧。但反蘇修前，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中國少女供他們作洩慾工具的蘇聯顧問，在中國領土上作威作福，也同樣是毛、周把他們招引來，唯恐他們「寂寞」，對他們的生活享受，備極關懷，何曾有人想到中國實際已被蘇共「侵畧」了呢？

侮辱了共產黨徒

對共黨有認識的人，認爲中蘇共黨不會求遠分裂，既有戲劇性的分手，也終有戲劇性的復合。那時民族主義者的假面具揭開，美國希望天下三分，相互制牽的幻局也隨之破滅。

說一個共產黨徒「愛國」，實際是侮辱了他。他們只知有主義，不知有國家。愛國，是反叛了主義，如果說周恩來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徒，沒可能是「愛國」。至於說他「愛民」，大可問問逃港大陸同胞，便可得到結論。如果他們爲周「總理」所「愛」，還有人肯冒生命危險逃亡嗎？

信口胡言激起公憤

爲了劉家傑電視中強姦民意，硬說全港居民爲周恩來之死哀慟。鐵嶺遺民氣得要自由人士聯合起來，循法律途徑控告他。相信鐵嶺遺民寫這篇文章，不眞的準備打官司，不過要劉家傑「認淸事實」，香港居民並非個個凉血，不如他說的人人爲周恩來哀慟；相反的，在大陸受過苦的人，很自然的感到高興。

自鐵嶺遺民的文章刋出，我們收到很多讀者來信，紛紛响應，要加入「控告」行列，向劉家傑算帳。甚至有人老遠從新界跑來，在報社坐了三個小時，只爲了要簽名。更有讀者不但來信响應，還附鈔票，作爲支助採取法律行動的「律師費」。

引起這樣激烈的反應，不但出乎鐵嶺遺民意料之外，連老萬也想不到。因而，老萬不能不對這事作認眞考慮。我們採取法律行動，爭持的一點——我們對周恩來之死並不哀慟，劉家傑的話歪曲了我們的意見。劉家傑輸了這場官司，所能「賠償」也許只是「道歉」，要他在電視中公開向我們道歉是一樁大快事，不過，如果我們在這份屬於大家的報紙裏，大家都有個表達意見地盤，讓劉家傑、林燕妮、查良鏞之流認識淸楚，香港有這麼一大羣和他們持相反見解的人，更有不知數目的沉默大多數，他們會明白，他們說的話站不穩，只可說代表自己的意見，別人的想法，和他們不但不一樣，更可能背道而馳。

（下轉第二十六頁）

鄧·小·平·的·命·運（上）

項莊

自周恩來死後，誰坐上中共第二把交椅，外人揣測紛紜，一說王洪文，一說鄧小平。最近外國報導盛傳毛澤東指定鄧小平爲其繼承人。但是前曾被指爲繼承人的劉少奇和林彪，都已遭到毛澤東的整肅殘害，鄧小平會不會遭受同樣的命運？

一九六〇年五月，英國蒙哥馬利首次訪問大陸，廿七日在上海與毛澤東共進晚餐。蒙哥馬利返英後透露：毛澤東以劉少奇爲其繼承人（見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二日倫敦泰晤士報星期專刊）。文革開始後，劉少奇竟與鄧小平同被毛視爲「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受整肅鬬爭。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召開共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僅「得到半數多一點的支持」（毛語）之下，解除了劉少奇共黨中央副主席之職務，並撤銷其爲毛繼承人之決定，以林彪任共黨中央唯一副主席和毛的接班人，後且將林彪接班人地位明訂於中共「憲法修正草案」之內。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事件爆發，這位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毛主席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竟然以「反黨集團」之罪名遭受毛澤東整肅。

毛澤東雖然風燭殘年，假如仍能苟延不死，那麼，現在這位重掌中共大權、被指爲毛澤東繼承人的曾經與劉少奇齊名的「劉鄧走資派」首領鄧小平，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是隨時有再度被整肅鬬爭的可能？就且待事實來答覆了。

一、鄧小平的生平

鄧小平原爲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文革」進入高潮時，劉少奇被毛派指爲「頭號的、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則被指爲「二號的」，另一個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單地說，就是反毛派的第二號頭目。

因此，劉鄧的實權不僅很快被奪去，而且還遭到鬬爭，以及持續的批判。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四日中共「人民日報」的社論並且指出：劉少奇及其他當權派（當然包括鄧小平在內），「是落水的惡狗，是受傷的老虎，是感到冬天威脅但還未凍僵的毒蛇」，僅僅奪取了他們的「行政的權」、「組織的權」，而[illegible]「政治思想的權」，他們還會卷土重來；社論接着便號召「將大批判

事隔六年，當周恩來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設宴招待施漢諾時，鄧小平卻突然在毛澤東姪女王海容攙扶下參加宴會，在場的中共官員鼓掌歡迎，周恩來也特別向與會宴客介紹鄧小平爲「國務院副總理」。這不僅顯示中共當局對鄧小平的復出異常重視，而且也是一次最戲劇化的發展和表演。

鄧小平，四川江安人，生於一九〇三年，一九二〇年以勤工儉學生赴法留學，一九二四年在巴黎參加中共。旋去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一九二六年回國。一九二九年，鄧小平與張雲逸、葉季莊等策動百色暴動，失敗後，鄧小平跑到江西「蘇區」作武裝部隊的政治工作。

在江西時期，鄧小平先後尙曾擔任「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第七軍政治委員、中央瑞金縣委書記、江西省委書記。一九三四年中共西竄時，鄧小平隨軍至陝北。

抗戰期間，鄧小平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師長劉伯承），曾在太行山區組織所謂「晉冀魯豫根據地」。一九四五年，中共舉行「七大」，鄧被選爲中央委員。抗戰勝利後，一二九軍擴編爲「晉冀魯豫野戰軍」，旋又改編爲「第二野戰軍」，鄧均任政委。

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後，鄧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兼西南軍區政委。一九五二年升任「政務院副總理」，旋並兼任「財政院長」。一九五四年五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九月兼「國務院副總理」。一九五六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當周恩來外出訪問期間，鄧小平常代理周之「總理」職務。

鄧小平雙目深陷，身材矮小，敏捷而狡猾，虛誇而不實，長予言詞而欠莊重。前妻金維映，予一九三二年在江西瑞金時爲李維漢所奪；後妻爲卓琳。

鄧小平身居高位時，曾在北平養蜂夾道修建富麗堂皇的「高幹俱樂部」，窮奢極侈，吃喝玩樂。據「井崗山之聲」報透露：鄧小平乃是一個橋牌迷。一九六四年夏天，鄧小平去東北視察，途中牌癮大發，長途電召中共北京市委萬

員（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專機從北平直飛昆明，專陪鄧小平打牌。楊尙昆還對鄧小平說：「你要的三個人，我給你帶來了。人家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說着就打起牌來。中共北京市委的高幹們會吹噓鄧小平「工作很有秩序，從來不熬夜」，然而鄧小平打牌卻回回熬夜，「積極性」高得很！並且說「打橋牌也要鼓足幹勁」。

二、鄧小平的政治恩怨

共產黨的幹部，由於權力鬪爭的關係，難免在政治上要產生若干恩怨，鄧小平當然不例外。茲將鄧小平與毛澤東、江青、劉少奇、以及林彪之間的恩恩怨怨簡述如次：

㈠鄧小平與毛澤東——在江西時，鄧小平是屬於毛澤東派的。一九三二年底，中共中央由上海遷至江西，翌年二月，展開反羅明路線的鬪爭。所謂「反羅明路線」，實質上是反毛鬪爭的繼續，因爲羅明（原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被鬪後調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敎務主任）的退卻逃跑路線，被認爲是毛澤東「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反羅明路線由福建擴展至江西，再深入到軍中。不過中共中央鬪爭的矛頭雖指向毛澤東，但對外不便直指毛澤東姓名，而以毛之主張爲目標及毛之親信幹部作爲代罪羔羊而加以殘酷的批判與鬪爭。在江西，展開了反對以江西省委書記鄧小平爲首的鄧、古、謝的江西羅明路線（按：按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維峻四人，均爲毛澤東之親信幹部，毛澤覃且爲毛之胞弟）。毛澤東這批親信幹部，以鄧小平爲首，在江西形成了一個小組織，以擁護毛主張、擴展毛勢力爲目的。江西反羅明路線的結果，「揭發了江西的羅明路線與鄧小平、謝維峻等反黨的派別觀念和小組織行爲」；同時也就粉碎了毛澤東在江西建立的小組織，撤銷了鄧小平的職務，而以李富春接充江西省委書記，並給鄧小平等小組織人員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引自郭倫華敎授著「中共史論」第二册第三八〇至三八五頁）

一九四三年，鄧小平在「七一慶祝會」上會說：「我黨從遵義會議之後，已經一掃機會主義的毒素，値得我們驕傲的，是有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英明的黨中央，把黨領導到正確道路上」。足見毛鄧關係至爲密切。

鄧小平自「八大」以後，由於毛澤東退居第二線，日常工作是劉少奇主持，乃自然地日漸靠攏劉少奇，疏遠毛澤東。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滙報會議中講話，除批評劉少奇外，並曾指責鄧小平說：「從來不來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也不找我。一九六二年忽然四個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到南京來找我，可是鄧小平就不來。」毛又說：「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遠遠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滙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只抓彭眞。你說他有能力嗎？……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

疏遠的結果，久而久之遂走到反毛的道路。

㈡鄧小平與江青——鄧小平卻與毛澤東政途，對於毛妻江青更是不買賬，據說有一次江青接待外賓時，遇見鄧妻卓琳，說毛澤東的文藝方針在大陸文藝界多年來都沒有執行，希望能見見鄧小平，解決一下文藝界存在的「嚴重問題」，卓琳回家後向鄧小平作了「滙報」，但是鄧小平卻置之不理。

江青在北平搞「戲劇改革」時，鄧小平的牌桌上有人議論「京劇演現代戲恐怕有問題」，於是鄧小平更露骨地到大會上去講：「演劇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那有那麼完善的？這個也不讓演，那個也不讓演！」並且「縱容前市委黑幫頭子彭眞、萬里等刁難江青同志，阻撓破壞京劇改革」。鄧小平還曾公開宣稱：「戲劇改革我雙手贊成，但我就是不愛聽！」「你不看川劇，就不懂文明」。（引自北大紅衛兵刋物「新北大」第四十五期）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組織與會人員觀看江青樣板戲「紅燈記」，鄧小平和陶鑄等都不去看，而去打牌。（引自紅衛兵刋物「批陶戰報」）

㈢鄧小平與劉少奇——鄧小平自「八大」後逐漸向劉少奇靠攏，形成所謂「劉鄧派」，這固然是當時中共政治形勢所造成，但在政治派系上，鄧小平與劉少奇曾經亦有一定的歷史關係，其中兩人最重要的聯系，就是關於「高（崗）饒（漱石）事件」的處理。「高饒事件」是由劉少劉全權處理，而由鄧小平協助的。當時劉少奇之所以拉攏鄧小平，是因爲鄧小平與中共的「武裝部隊」有很大的歷史關係。

劉鄧的關係雖好，但南斯拉夫「政治報」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發表一篇題爲「七月風暴」的文章，指鄧小平出賣了劉少奇。據說，當年七月毛澤東在上海時會表示在他未回北平前，中全會不得擅自召開，而劉少奇派聲言過半數中委已同意在七月二十一日召開中全會，毋需延期。到二十日傍晚，「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突然臨陣變卦，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指示，決定等毛澤東回到北平後才召開中全會」，由於鄧小平「改變初衷」，「使劉少奇派無法湊足法定人數召開中全會來罷免毛澤東」。

這篇報導，無論是時間、地點、人物，以及事實，都未必完全正確，且難以考證，僅可作一個內幕故事來看。

鄧小平出賣劉少奇的故事雖難考證，但鄧小平被謝富治出賣，卻是事實。據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紅衛報」報導：一月十日江青接見紅衛兵時曾說：「又如李先念、謝富治都是好同志。謝富治原是鄧小平的部下，他是第一個揭發鄧小平的」。

㈣鄧小平與林彪——在「文革」期間，毛林派與劉鄧派是對立的，其實林彪與鄧小平早有政治仇恨。一九五四年，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劉少奇處理「高饒事件」，一九五五年，在中共臨時全代會上，作關於處理「高饒事件」的報告。劉鄧處理「高饒事件」時，曾提出停止林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一年（林彪與高崗有過牽連）的建議，這項建議獲得中共會議通過而執行。林彪對這一「歷史仇恨」記得很深，所以在「文革」期間對劉鄧要狠批狠鬪。

三、鄧小平的共產主義

據「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鬭隊」一九六七年七月出版的「北航紅旗」透露：「鄧小平一方面進行反毛活動，另一方面則發表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這些「理論」大約如下：

㈠「共產主義，就是要搞起碼有二萬五千人的『居民點』，要做到北京、貴陽有的，你們『居民點』（指遵義）都有，將來高跟皮鞋、口紅、電視機都可以有」；

㈡「到了共產主義，每人搞一個縫紉機，做自己心願的衣服」；

㈢「要搞娛樂場所，運動場幾百戶一個是不行的」；「我主張中國成為自行車國，每人一輛自行車」；

㈣「將來什麼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全國要有兩千萬人幹這一行」。「重要的部份是教育人，要訓練保育員」。「他們的待遇應該比大學教育高」。「第二重要部門是做飯」，「將來每人每年六十斤豬肉（按：每天約為二兩半），「每人每天半斤蘋果」，「要允許喝二兩白乾（酒）……。」

紅衛兵指鄧小平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假共產主義」，其和蘇聯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是「沒有區別」的。

其實，這些「言論」也的確幼稚可笑，因為照鄧小平的標準，現在自由世界多數地方的人民，早已過着「超級共產主義」的生活了。

四、鄧小平與遵義會議

「北航紅旗」還刊載了「劉鄧罪行聯合調查團」發表的一篇文章，指控鄧小平揑造自己曾參加過「遵義會議」，以抬高自己的地位。這篇文章說：「鄧小平眞的參加過遵義會議嗎？沒有，根本沒有。鄧小平在撒彌天謊」，並指出：「遵義會議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一月八日召開的，歷時三天。參加會議的除當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外，還有長征時一、三軍團的軍團長、政委及五軍團的政委、總政治部主任和參謀長，共十八人。一九三一年還是瑞金縣委書記的鄧小平根本沒有參加會議，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會議」；可是「遵義紀念館」內的「走資派」，為了巴結鄧小平，卻說：「他（指鄧小平）是政治局常委，他說自己參加了，還要找誰證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終於修整了陳列的方案，於是會議室椅子多了一張，茶杯增了一個，「鄧小平的狗頭也掛在了陳列館的牆上」，和毛澤東的照片並列在一起，「使鄧小平的陰某暗寺导呈一。文章的結論說：「大量事實證明，所謂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純係他自己無恥的揑造。鄧小平為了提高個人威望，達到其篡黨、篡國的野心竟然無中生有，大造其謠，不惜玩弄篡改歷史的卑劣手法。眞是不識人間尚有羞恥二字」。

以上都是紅衛兵對鄧小平的指控，如果這些是事實的話，那麼，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行為尚且如此，中共是怎樣一個的「黨」，是怎樣一位爾虞我詐、充滿「牛鬼蛇神」的「黨」，也可想而知了。

五、鄧小平的十大罪狀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北平紅衛兵發行的「戰報」第三期，刊登了一篇題為「鄧小平罪惡累累」的文章，列舉了鄧小平的罪狀十項，內容要點如下：

㈠「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一貫專斷獨行，和毛主席分庭抗禮」。「一九六一年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不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知道後」，批評說：「那個皇帝決定的？」」「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曾嚴厲批評鄧小平搞獨立王國，但是鄧卻堅持錯誤，頑固抵制毛主席的批評，長期脫離羣眾，當官做老爺」。

㈡一九五六年，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竭力吹捧蘇修二十大」，「大反個人崇拜」，「企圖貶低毛主席的地位」。

㈢一九六九年，「在×省委會議上，大肆汚蔑毛澤東思想，瘋狂攻擊三面紅旗」。

㈣一九六二年，鄧小平提出「不管白貓、黑貓，能逮耗子就是好貓」；「按照鄧的說法，就是不分地主、貧農、誰地裏莊稼好，誰就是好人。」

㈤一九六三年，在劉鄧的指使下，「國家科委泡制了一套關於學位、學銜的制度，由鄧親自審批」，這是「為其復辟資本主義製造社會基礎的又一罪行」。（按：此一制度後被毛澤東制止，並未實行。）

㈥一九六一年頒發試行「高教六十條」，「企圖削弱黨的領導」。

㈦「對於毛主席所提倡的半工半讀的教育制度，鄧小平一貫陽奉陰違，軟磨硬抗」，「擅自規定『北大還是全日制』。」

㈧一九六四年，反對毛澤東發動的在文化領域的批判鬭爭，指「革命左派」「就是想批判別人出名，踏着別人肩膀自己上台」；「對人家一知半解，抓着小辮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

㈨一九六四年，「劉、鄧指使彭眞鎮壓北大社教運動，製造了北大長達七個月的反革命復辟案」。

㈩在這次「文革」中，劉鄧趁毛澤澤東不在北平時派出大量「工作組」去鎮壓羣眾運動，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

這十大罪狀，歸納起來，就是指鄧小平長期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是一個「三反分子」。

六、鄧小平的自我批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紅衛兵在北平工人體育場集會，公開鬬爭劉少奇和鄧小平。同日，鄧小平的「自我批評」亦出現在北平的大字報上。

鄧小平在「自我批評」中說：

「我完全支持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發表的指示」；

「我和劉少奇在這次文革運動中，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代表」，

「我的思想和行爲，完全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由於與羣眾脫節，我的不配擔任中央委員會交賦與我的工作，完全被暴露了出來」；

「在十一中全會中，林彪同志成爲毛主席的第一助理，並認定爲他的繼承人，我從內心支持這一決定」。

鄧小平在這個「自我批評」中，不僅向毛澤東認罪，而且向林彪投降。

不過，據「新北大」第四十五期透露：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曾經作了一個「極不像樣的檢查」，借「陶鑄問題」（按：陶鑄於「文革」初期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但不久就因反毛而被鬬）頑強地抗拒毛林派的批判，並且向毛林派倒把一耙，跳起來「砲轟無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指責鄧小平說：

「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黨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是可以的。」鄧小平則公然說：「陶鑄不是我讓他來中央的……我和陶鑄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倒是和毛主席、林總（指林彪）關係多一些，我提他是認爲他各方面比較合適。」

由上可知鄧小平的「自我批評」、「自我檢查」，或軟或硬，以眞似假，極盡狡猾之能事。

鄧小平被鬬後，他的家庭也像劉少奇的家庭一樣，子女都被迫起來「造老子的反」。當鄧小平的「保密電話機」被撤除後，鄧小平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在家裏召開「家庭會議」，對其子女（長子鄧朴方、女兒鄧林、鄧楠、鄧毛毛）說：「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話，家庭關係還可以保留；如果是敵我矛盾，可以斷絕家庭關係，但經濟上還可以負擔你們。」鄧小平連自己的家也保不住，要「劃清界限」，實在也悲哀夠了。而紅衛兵卻還指責鄧小平用感情、用金錢收買其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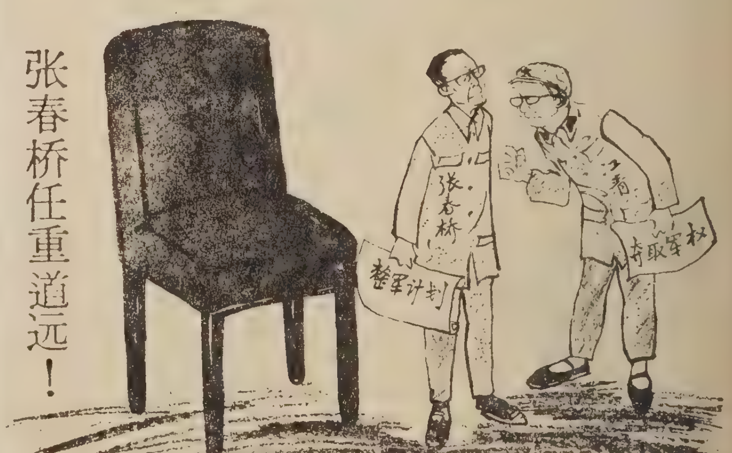
（註：引自「把鄧小平從黑窩裏挖出來示眾」一文，見「新北大」第四十五期。）

在「文革」初期，鄧小平不僅被鬬倒、鬬垮，而且指其生活腐化、卑鄙無恥，實已被鬬臭了。從鬬爭的方式和程度看，當時確爲「敵我矛盾」，如今似已轉變爲「人民內部矛盾」，而重新出現於紅色舞台，復任「國務院副總理」，這是中共權力鬬爭中的一幕悲喜劇，也是毛澤東的惡作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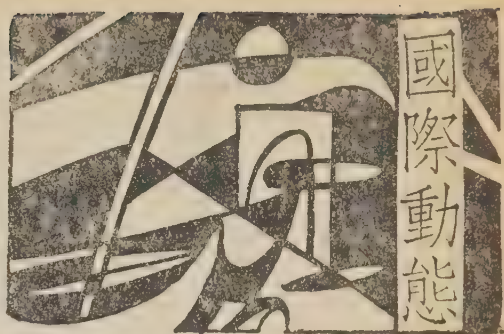






美蘇在安哥拉拗手瓜

任蜚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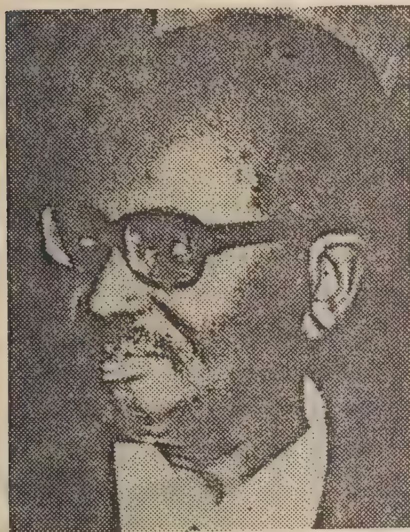
非洲高峯會

安哥拉內戰已達決定性階段，蘇聯支持的安哥拉解放人民運動陣線（M.P.L.A），簡稱「人運」，已大獲勝利。因此，它的敵手，由美國所支持的安哥拉解放民族陣線（F.N.L.A），簡稱「民族陣線」，遭受到一連串的顯著打擊，搖搖欲墜。同時，這一來有機會能使「人運」可以獲非洲團結組織四十六國大多數承認爲合法政府。上週，非洲國家在亞底斯亞貝巴（阿比西尼亞首都）會舉行高峯會議，討論安哥拉目前緊急形勢。各非洲國家領袖認爲現在面臨着非洲團結組織十二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數日前，查德、利比亞與奈及爾已承認了「人運」的政府；現在已有廿二個非洲國家——對大多數只差兩票——均支持由尼圖（Agostinho Neto）爲首的左翼政府。直到今天，既沒有一個國家承認「民族陣線」，也沒有人承認它的友黨，安哥拉完全「獨立同盟」（UNITA），它們都是由美國、南非與札伊（Zaire）所積極支持的。現任非洲團結組織主席，烏干達的阿敏，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非洲領袖，肯雅的金雅達與桑比亞的高德等人，仍然希望促成一個由安哥拉三派合組的民族團結政府。

親蘇軍大勝

在上週，這一期望又轉趨暗淡，因爲「人運」的部隊，獲有蘇聯大量空運武器與裝備，以及古巴派遣戰鬪潰敗，一個最重要城市，畏治（Ulge）省的首府所在地也落入敵軍手中。這一度認爲難以攻破的，「民族陣線」的要塞，當經「人運」部隊的火箭攻擊後，未有接戰卽告放棄。當畏治省陷落後，敵軍卽將恩高治（Ngage）附近的飛機場領佔，這個機場曾經是「民族陣線」軍隊自鄰國札伊爾（Zaire）獲取武器的一大供應站。「人運」聲言已在安哥拉北部佔據一連串的城鎮，包括卡拉卡薩拉等。「人運」部隊據報導又封鎖安布勒斯（Amboriz）海岸城市，這是「民族陣線」所據有的唯一港口。據一些外國情報當局指出，如果這一城市失守，那末「人民陣線」可能完全崩潰。

安哥拉內戰升級，人民慘遭浩刼。上週國際紅十字會官員說，安哥拉因內戰而死的數字，僅老百姓可能已高達十萬，儘管大多數的估計死亡人數都未有上述數字一半。



尼　圖

組兩黨政府

安哥拉另外有一項幕後消息，說尼圖可能準備與「獨立同盟」約瑟夫·賽萬比（UNITA'S Joseph Savimbi）合組一個兩黨聯合政府。尼圖一直與賽萬比保持很好關係，如這樣一種幕後交易成功，當可避免進一步流血，因爲「獨立同盟」足夠號召南部族落的支持，阻延「人運」全面的勝利，延至數月可能更長時期。

像這樣一個與賽萬比合作的設計，對非洲團結組織說，將使事件簡化，那就是必須決定，還是繼續堅持它的一九七五年的決議，支持一個民族統一的安哥拉政府，或者依循這「新的方案」。對許多非洲領袖說，他們針對的一點，就是南非積極支持「民族陣線」與「獨立同盟」軍隊——實際，這也是爲何那麼許多非洲國家已經承認尼圖的盧安達政府的主要原因。如果南非同意自安哥拉撤退它的約一千名軍隊與僱傭兵，同時如果尼圖保證願意組成一個「人運」與「獨立同盟」聯合的政府，那末，非洲團結組織絕對贊成一項議案，要求停火與從安



美蘇在安哥拉拗手瓜

哥拉撤退所有非軍。不然的話，這個非洲組織恐怕是命定的分裂。

在華盛頓，一位國務院官員曾對此事作擔心地觀察，認爲唯一的希望，是在於「民族陣線」的領袖們「必須要逃出這個國家。」事實上，安哥拉可能證明美國外交的慘敗。它所選擇的好伙伴，「民族陣線」的羅貝圖（Holden Roberto），已在非洲與歐洲被廣泛視爲腐敗無用的分子。由於他似與普勒突尼亞（南非聯邦行政首都）那個犯有民族偏激的政權爲伍，所以華盛頓寧冒與黑色非洲國家疏遠的危險，而支持他。

福特私人函

福特總統曾以私人名義送一信給尼日利亞的強人穆特拉‧讓罕默德，並與其他一些非洲領袖辯論，「人運」不應獲由蘇聯與古巴的武力援助而奪取政權。同時，這封信似乎認爲南非的捲入，乃基於「國家的利益」。尼日利亞將這封信適於非洲團結組織舉行高峯議會前夕寄來，解釋爲一種威脅的戰術，也是對非洲國家的侮辱。尼日利亞的呼聲報以整個封頁刊賓有關文字，並加以美國人滾蛋爲標題，而且指摘福特「加快地支持右翼」與基辛格的「化粧品的外交。」



蘇聯支持的「人運」大獲勝利。

蘇聯與古巴曾經大規模援助「人運」，使它敵對「民族陣線」，在任何環境下，難得有一種獲勝機會。自去年十一月初，蘇聯空軍安托諾夫廿二（Antonov22）貨運飛機，即已川流不息假道降爾及尼亞飛赴剛果——布拉薩維爾的美雅——美雅，以及直接飛往安哥拉的東北部城市。另外有一些空運則赴卡內基爾，再由此轉赴安哥拉。供應品包括三百輛捷克斯拉夫製的塔特拉（Tatra）式裝甲車，約七十輛T—34坦克車，五十輛50PT—76水陸兩棲坦克，以及大量的SA—7飛彈，122—MM複式火箭發射器，爬山反坦克無後力砲，卅吋臼砲，重機關機與AK—47攻擊性來福槍。

美國志願兵

這是蘇聯在中東以外，近年來軍事裝備輸出最大的一個外國地區。上週，五角大厦曾密切注意三隻蘇聯船隻——一隻導向飛彈破壞艦，一隻導向飛彈巡邏艦與一隻水陸兩棲坦克登陸船——這些船艦都駛向安哥拉。它們都是據報自一九七三年以來，第一批出現在這地區的蘇聯海軍船隻。

我們若肯對照一下，美國對「民族陣線」與「獨立同盟」聯盟的各種支持，已經高達三千二百萬美元，大部均由札伊爾轉手。華盛頓堅持說絕對未有任何計劃去訓練或裝備美國人或外國人在安哥拉服務，儘管相反的謠言滿天飛。事實上，美國軍人已經在安哥拉充任運輸機的駕駛員，以及扮演所謂「觀察員」，只不過他們的正式身份尚未被決定。五角大厦堅持如果美國人在安哥拉參戰，他們都是志願的傭僱兵。

問題在南非

由於「民族陣線」與「獨立同盟」聯合的形勢弱化，因此，西方最好的打算將是設法減少莫斯科在安哥拉的影響力，或者如一位英國官員所說的，「援助『人運』，使蘇聯取銷他們的支援。」在最近一次對巴黎一家報紙的訪問中，「人運」領袖尼圖聲稱，他並不需要安哥拉變成一個蘇聯的衛星國，「只不過因爲蘇聯供應我們的武器。」有助於安哥拉內戰和解第一步，將是說服南非自這場戰爭中，撤退他們的軍隊。上週，美英與桑比亞又恢復這種調解工作。一度蘇聯的宣傳招牌已經被移出，非洲團結組織的共同意見，將可獲廣泛推展，即贊成撤出所有外國軍隊——包括蘇聯與古巴。同時，福特總統雖然想以穀物交易作爲壓迫蘇聯的一項方法，他上週也已通知莫斯科，如果蘇聯繼續干涉安哥拉，將損及與美國「更廣泛的關係」。

（譯自一月十九日「時代週刊」）



周恩來的

周恩來死了，而且被毀屍滅跡，化骨揚灰了。周某之死，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大損失；對毛澤東和江青來說，是一件喜事；對中國人民來說，周某眞是死得好，死得妙，值得高歌拍掌大聲笑！

如所週知，周某是毛幫「統戰」騙局的主持人，一貫來運用分化離間手法破壞國府的威信，打擊反共力量。對共產黨來說，周某確是「功臣」。大陸淪亡以後，周某又發揮其陰狠的歪才，屢次使分崩離析之共黨統治苟延殘喘。現在周骨已毀，周灰已揚，豈非共黨之大損失，人民之大喜訊乎？筆者常常都希望周某先於毛某而死，因周某是共黨內的主要「凝聚力」；今竟得如所願，豈不快哉！

肯定的，周某決非死於自然。誰都知道：毛江集團一貫來的目的就是獨霸中國，奴役世界，他們根本就不是有理想的政治家。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長期騎在人民頭上，夫死妻繼。爲了達到這目的，他們可以不擇手段地對付彭德懷、劉少奇、林彪。……

由於公開鬬爭及殺害「元勳」太多了，共黨內部已經分崩離析了，因此毛江集團不敢公開對付周恩來。可是，有周某在，江青無論如何不能繼承毛氏江山，於是「批孔」運動掀起來了，「反資產階級法權」的號角响了，「批水滸」的叫囂出現了。

老周出賣·民族利益

周恩來終於倒下來了，而且被毀屍滅跡，化骨揚灰了，毛江集團的目的達到了。周恩來究竟是怎樣死的？實在不說自明。要不然，何故謝絕外賓「瞻仰遺容」？

周某對自由世界最重大的罪行是製訂和執行笑裏藏刀的「外交」政策，這政策表面上主張「和平共處」，事實上是顚覆自由世界的利刃。不幸得很，自由世界的政客竟然甘願墮入周某的陷阱裏。周某的陰謀，對所謂「第三世界」的危害，十分嚴重。印交三邦先後淪亡，以至東南亞之危局，全都與共黨笑裏藏刀的政策息息相關。在非洲，那些新興國家，更是共黨赤化的對象。

請想一想：共黨的周恩

是否一同演奏着「自由滅亡曲」呢？自由世界必須猛醒了！

爲了赤化自由世界，周某可以種毒販毒。一九五八年周某在武漢對「各省區的省委負責人」、「各重點農場的場委第一書記」說：「我們必須堅決支持兄弟般的越南人民」，「從革命立場看，罌粟屬於革命事業的一種力量與方法，應予利用。」周某宣稱：「我們要大力

哲□學□

從上所述，我們對「感性」與「理性」有一個初步的概念，明白「感性」都是我們人類獲取知識的要素。但是，在比較「感性」、「經驗」與「理性」、「觀念」的重要性，古往今來的哲學家就曾作出不斷的衡量與無休止的爭辯了。這些爭論就是：

在知識的獲得上，只有（一）對環境與實際的事物作觀察、分析等經驗才可靠；抑或（二）只有純粹依賴我們心靈的觀念與知見就可發現「眞理」。

在那些哲學家中，凡是側重理性與心靈知見的能力，以爲這些是獲取知識或眞理的主要成份的，被稱爲「理性主義者」；凡着重上述第（一）即觀察、分析與檢證（對事物的證明）的重要性，被稱爲「經驗主義者」。

但要留意的是，沒有一個理性主義哲學家或經驗主義哲學家會否定人類在獲得知識上的「經驗」與「理性」的能力，只在乎理性主義哲學家強調觀念、理性、概念是最重要的，他們所述及的形上實體是不必經驗檢證的；而經驗主義哲學家則認爲觀察、感性與經驗是最主要的，只有經驗檢證的才是眞知識，不能通過經驗檢證的「實體」是不存在的。

理性主義

爲了稍爲詳細解釋什麼是「理性主義」（或稱「理性論」），我抄引邏輯經驗論始創人之一的萊興巴哈的話。他在「理性論與經驗論：對於哲學上錯誤根源的一個研究」的一篇文章中說：

「遠在古希臘的時候，經驗論與理性論早就已各自開始成爲一個系統化的哲理論。經驗論的形成，似乎比理性論來得早一些，但致令希臘哲學發揚光大的，是理性論了。希臘三大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是理性論的代表。假如我們說，凡認爲先具思想、理性，然後觀察與驗析才隨後來的，或者認爲理性是知識的起源，不但無待於經驗，而且勝於觀察的，這都是理性主義者。假如照這一個說法來看希臘古典期內三大哲學家，而說他們都是理性主義者，這話是不誣的。

理性主義的勃興，是由於數學，特別是幾何中的演繹方法所引致的。古代埃及

臘，經過希臘人的智力而演變成一種演繹、分析的科學。數學家可以先將幾何的關係推斷出來，得到結果；這結果與後來所施行的實際量與證明，一樣相等與正確。所以希臘人認爲，從一種「觀念」的推論，就可以得到知識，不必求之感官、經驗與證驗了。

數學何以是一種超於經驗的學科呢？例如，以幾何學任何一個設理（舊稱公理



古鶴翔

目

敗。」

周某又曾對前埃及強人納撒承認以毒品對付自由世界之陰謀。

為了赤化自由世界，周某可以犧牲一切原則，可以賣國；中共一邊倒，倒向蘇聯時代，周某是共區政務的最高負責人。在一九七二年，周某厚顏無恥地對田中說：「我們不要在這裏為釣魚台爭論了，畢竟地圖上，它們是你幾乎找不着的幾個小

因為它們周圍發現石油而已。」

也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及致力於赤化自由世界等罪惡活動，便是周某的「功勞」罷？

大陸淪陷以來，究竟被共黨殺害了多少人？據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發表的文件估計中共政權在大陸殺害了六千三百七十萬人。這筆血債，是否與「國務院總理」無關？我們還要指出：在周某負責共區政務工作以來，大陸同胞食不飽，穿不暖，被迫「戰天鬪地」，鬪人和被鬪。這一切，難道不也應該記在周某的「功勞簿」上麼？

看風駛悝・軟骨動物

長期以來，周恩來便是毛幫的主要走狗，他可以出賣彭德懷背棄劉少奇，吹捧林彪和江青，也可以高呼：「我們應向江青同志學習！」林彪死後，他又狂罵林彪。

現在劉少奇倒了，林彪「粉身碎骨」了。周恩來也因為坐上第二把交椅而「病」了，死了，化骨揚灰了。我們知道，周恩來是毛幫政構的主要「凝聚力」，他曾多次運用權術挽救毛幫政權，使它免於分崩離析，延長了大陸同胞被奴役被迫害的苦難。周某之死，對中國人民和自由世界都是好事。我們呼籲自由人士團結起來，粉碎共黨產笑裏藏刀，赤化全球的陰謀。

最後，我們必須善於分析流傳於大陸的各項傳說，不要上當。據說周恩來「病重」時，毛澤東會說「這棵大樹不能倒！」

又傳說毛澤東因江青胡作妄為，而欲與她離婚，且接受「忠告」貶斥江青。

這些傳說，如果不是毛澤東騙人的花招，便是美化中共的宣傳。——我們切勿上當！

（中

何水申

缺的圖形；但是，一個完美的圓形卻可以存在我們心中的，這一個圓就是我們心中的觀念了。因此，幾何學的設理，「同圓半徑相等」不是我們的感性與經驗所能獲得的，也不必我們經驗過才存在的。幾何學就是「自明」的公理。

蘇格拉底提出觀念論，也深信公道、美、善，都有觀念，如果沒有觀念，則沒有任何事物為心靈所寄託了

表一種著名的「觀念論」，是以分別眞實與表象為基礎，認為以心靈觀照而得到理想事物的性質，正如以感官觀察事物的情況；

但經驗事物的動作，既然受理想事物的法則所控制，由此可見兩種事物雖然同是「實在」，而理想事物的眞實，才是更高一層的實在，而經驗事物則只屬理想事物的不完全之反映。只是一種「表象」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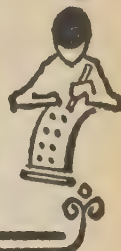
由希臘哲學家所發展的「數理觀」，後來到了康德，又將這種數理觀付以一個新名——「先驗綜合」。從經驗論者來說，康德更是一個純之又純的理性主義者。

康德認為「命題」有兩種：一種是「分析命題」；另一種是「綜合命題」。分析命題例如「一個王老五是一個沒有結婚的人」，其中謂辭「沒有結婚的人」已包括在主辭「王老五」中，這一類命題，沒有給予我們什麼新知識；而綜合命題者，是經驗的，如「金屬受熱，體積會澎漲」，此中謂辭對於主辭，增加了新成份，顯然予我們增加了新知識，所以綜合命題才是知識的主要編造因素。康德於是又說，有些綜合命題，例如 $7+5=12$，卻是先驗的（a Priori），即所謂「先驗綜合」。據康德的意思，$7+5=12$ 的命題中，謂12不是主辭 $7+5$ 的重複，所以不是分析命題，此謂辭給予我們以新的知識，而 $7+5=12$ 要經過筆算或者心算才可以得到的。現代的經驗論哲學家，不同意康德的說法，不承認有「先驗綜合」的眞理，認為新知識只有由經驗得來。羅素用意大利數學家皮亞諾的算術公理化方法，把康德的命題 $7+5=12$ 變成一個 $A=A$ 的恆等式

$$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

此乃重同，既非綜合性的，亦非構造性的，更無所謂先驗了。凡是數學命題皆是恆等式 $A=A$，此類命題與客觀實在世界無關。於是康德的所謂「先驗綜合」就崩潰了。

依理性論者的觀念論意見；觀念是自有存在的，有善行的觀念；有以數理、物理為對象的觀念，我們人類不必從感官經驗獲得知識，就以理性、觀念出發就可以了解我們所處身的宇宙了。柏拉圖的「觀念之床」；康德的「先驗綜合」；黑格爾的「理想」；孟子的「浩然之氣」；宋明理學家的「理」與「心」，等等，都是一種形上學、一種理性論。



認識中國

「縱橫談」所漏掉的「悼念」

柳以青

一月十一日的「大公報」第二版的「縱橫談」，以「施君玉」慣常的署名，寫了第一篇有關周恩來的文章，題目是「全世界深切悼念周總理」。

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這兩天，不僅是全中國人民都爲周總理逝世陷入深切悲痛之中，就是全世界各地也都同聲表示悼念，唁電如雪片般飛向北京。許多國家元首——包括已建交的，甚至未建交的國家元首，發表了推崇和懷念周總理的悼詞。」

這一段所用的「全」字，做爲宣傳是可以的。問題還不在這些上面，而是在於「施君玉」筆下，所形容的「悼詞」的內容。而這一內容，也是同時刊載於當天的「大公報」。

「他們有的指出……」類型

首先，我們先看「施君玉」的「縱橫談」中，如何對「唁電」的內容加以歸類的分析。他說：

「他們有的稱周總理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傑出的革命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位拔萃人物。

「他們有的指出，周總理是亞洲的偉大政治家，世界的偉大政治家。

「他們有的指出，周總理『特別對於發展中世界是一位眞誠的知心朋友。他對在殖民統治下的國家的解放支持，一直是這些國家努力克服外國統治的極大鼓舞源泉』。

「他們有的指出，在『二十世紀裏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及得上周恩來總理對世界歷史的影響』。」

從這「四個」「他們有的指出」中，可以說是分類成四大項的「唁電」。徵諸當日（一月十一日）所刊出的「唁電」，可以說是都能找出根據來。

問題是，卻少了一個「他們有的指出」。起碼，可以找出一個來。那便是有關「周恩來與和平」的問題。

當然，對「和平」，中共與世界的看法不同，或許所產生的了解距離既大且多。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唁電」的內容來看，「施君玉」的「縱橫談」，[illegible]「唁電」中的「他們有的指出」有關「周恩來與和平」的問題。

這裏，我似乎應該把我所根據的證據，徵引出來，使讀者們起碼在資料上，注意這一事實。所根據的資料，就是與「縱橫談」同時刊出的「唁電」。有關談到「周恩來與和平」的問題，有五個之多。

一、「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理盛溫的唁電說：『我沉痛地獲悉周恩來總理逝世，他不僅是一個善良的人，也是一位會致力於和平與國際間了解的事業的有偉大遠見的政治家。』」

二、「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在電報中對周恩來同志逝世表示誠摯的哀悼。電報說：『他爲世界和平事業的獻身精神是舉世公認的。……』」

三、「巴拿馬政府首腦托里霍斯在電報中說：周恩來總理『獻身於中國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的不平凡革命一生，將永遠眞正值得學習和懷念。』」

四、「尼泊爾首相圖爾西・吉里在唁電中說：『周恩來總理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爲實現世界和平和國際間的了解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五、「突尼斯共和國總統布爾吉巴一月九月致電毛澤東主席，對周恩來總理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電報說：『驚悉周恩來總理逝世。……他爲中國人民的幸福，爲各國人民的接近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以上所引出的「縱橫談」同日刊出的「唁電」中，竟有「五個」之多，強調了「周恩來與和平」的重點，然而，「施君玉」竟沒有爲之增添一類的「他們有的指出」。這會使我認爲：這一遺漏，不該是用「忽略」來解釋的。

或許，「施君玉」在寫「縱橫談」時，並沒有看到與他的「縱橫談」一齊刊登的「唁電」，因此，因同日（一月十一日）所刊出的「唁電」的「五段」來責難「施君玉」的「縱橫談」是不恰切的。

這方面我可以做溯上一步的分析。

就「施君玉」的「縱橫談」中所引出的兩段話，那證明「施君玉」在寫這篇「縱橫談」時，一定閱讀了一月十日的「大公報」所刊出的各國「唁電」。而那兩段的文字，一是刊於「第一版」，一是刊於「第二版」。前者是引述了「斯里蘭卡女總理」的話；後者是引述了被迫辭職前美國總統的話。

由此可知「縱橫談」作者必然讀了一月十日所刊出的「唁電」。

然而，就是在這些電文中，也有關於「周恩來與和平」的字句。這裏不妨也抄出來驗徵一下。

一、「孟加拉國總統阿布・薩達特・賽葉姆……在打給中國副總理鄧小平

的唁電中說，……『他對亞非團結事業的貢獻，將繼續鼓舞各地熱愛和平的人士。』」

二、「智利總統皮諾切特致送唁電給中國政府，哀悼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逝世。唁電說，周總理的逝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世界和平事業損失』。」

三、「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今天說，周恩來總統的逝世使他『感到深刻悲傷』。……在一九七二年冬天得以相聚，結束一代的對立，而開始我們兩國之間談判和和解的一個時期。』」

四、「外交部發表的聲明說：『我們菲律賓特別珍惜他在帶來菲律賓與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中所擔任的角色。』」

五、「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一月九日發表聲明，悼念周恩來總理逝世。聲明全文如下：『……我在周恩來總理的誠意邀請下訪問了中國，親自有機會與周總理進行長時間的、認眞的會談，討論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方法和途徑，從而爲我們兩國的永久友好關係奠定基礎。……』」

從上面的徵引中，又得五條。

所漏掉的「他們有的指出」

何以「縱橫談」作者竟漏掉了這一類型的「他們有的指出」呢？

我想從兩方面去討論。

一方面是「縱橫談」作者用了上面的「四個」——「他們有的指出」後，就給了一段「施君玉」的解釋。

他說：「八億人民深深知道，周總理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和尊重，是由於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爲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的勝利，英勇鬬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爲人民、爲革命，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這一解釋，依照中共的解釋，可能不錯，但是，對於國際上的「唁電」所指出的內容，是否可以就如此囊括了，卻是一個大問題。這不是主觀理論上的爭辯，而該是客觀的「唁電」內容。

因此，我可以了解的是：所謂「縱橫談」也者，是囿於一個固定範圍內的「縱」與「橫」而已。這「縱」與「橫」也會囿於共產國家集團的圈圈，但要除卻蘇聯及其附庸們，起碼到目前所刊出的電文是如此。

事實上，大公報「縱橫談」作者之所以不談「周恩來與和平」或「友好」有關的「唁電」。卻是有着很大的隱憂和忌諱的。

首先是：各外國所談的和平，與中共所談的「和平」，在本質上是有着分歧與不同的。

而且，很明顯地，所有各國所指出的和平內容，格格與中共所談的「和平」的意義不入。因此，「縱橫談」的作者，也就不敢把這一類型的「電文」歸於一類來討論和發揮了。

也就是爲此，甚至連羅馬尼亞的「唁電」中，所提到的「周恩來同志的一生……爭取社會主義思想與和平在全世界勝利而頑強鬬爭並爲之獻身的崇高榜樣」，也不敢提爲一類了。

雖然，我可以用這一分析來爲「縱橫談」作者解圍，但是，站在一個根據「電訊」事實所寫的「縱橫談」，而忽畧了偌多的同一類型的「電文」，就不能不使人懷疑這樣的一位作者，其所感受寫作自由的範圍，該是如何的「戰戰兢兢」了。

其次，或許在表示着另外的一個更重要的忌諱。那便是所謂周恩來所掀起的「緩和」、「低盪」、「和解」與「友誼」與「和平事業」，根本只是周恩來的意見，而不是毛澤東的思想，因此，在這裏，這位「縱橫談」的作者，就不敢談了。

然而，「縱橫談」作者，又不敢指出這些「和平策畧」只是周恩來的主意，因爲那又違反中共一向強調的是所有大陸的政策，都是毛澤東制定的。爲身爲作人的「縱橫談」的作者，最好地明哲保身之術，就是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了。免得後顧有憂。

通常，我們都知道中共的作爲，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打不過就要和平，在和平中有機可乘就戰爭。

然而，對周恩來來說，到他死時，似乎只是在「談談」與「和平」的策畧中。究竟該如何來下結論，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是一回事，不談及就顯得有隱憂。

最後，在周恩來長時期消失於政治舞台之際，中共似乎猛對美國總統福特，以及所有到大陸的西方政治領袖們，大放厥詞的說：緩和是有問題的，和平更不可期，因爲毛澤東就不斷地說：「世界大戰，愈亂愈好」。

從這一些蛛絲馬跡來看：那麼所謂的「乒乓外亦」所導致的「緩和」、「談判」、「和平」和「友誼」等，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我還記得，這一「縱橫談」的作者，曾經在這一專欄中，大談特談「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呢？而現在，面對了偌多的有關「他們有的指示」中的「和平」和「友誼」，竟使「縱橫談」的作者，禁若寒蟬了。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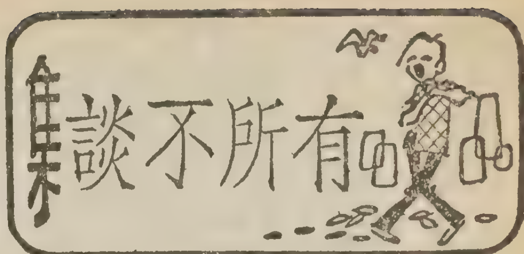
相信背後的原因，並不簡單。絕對不是「縱橫談」作者所指出的是：「爲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吧！

如果是的說，「縱橫談」作者怎樣可以把「唁電」中「他們有的指出」中有關「友誼」與「和平」一項省畧過去了？

這一漏洞，不可謂不大吧！

至於說「全世界的景仰和尊重」，「縱橫談」作者所列舉的理由，只能囿於淪陷於大陸的「八億人民深深知道」而已。然而，果眞大陸上生活的「八億人民」，都相信嗎？那卻是另一值得疑惑的問題。

請想，假如林彪死於手搖紅書走上天安門的時代，「縱橫談」作者，相信又會如法泡製的給予同情的形容詞和同樣的解釋了，不是嗎？



談李白之「附逆」

丁冬

由李白「沉江」之謎很自然的想到他和永王璘遇合的經過。但遺憾的是，有關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史書中紀錄得極少。

李白生於西蜀，自壯年離蜀後，即遨遊四方，終生未歸故里。三十歲時，上韓荊州書，自認「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丈」，又有書致安州裴長史云：「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計自二十五歲起，李白經巴渝出三峽，遊洞庭，至襄漢。二十七歲，憩雲夢，與許氏女結婚，如是者安份平居約八年。至三十五歲，出東都，上太原，轉東魯，再入洛陽，由洛陽復遊襄陽，歸東魯，挈妻子入會稽。經大約十年的遊歷，社會關係與個人的名聲都建立起來了。於四十三歲那年，李白始入長安，與賀知章（官太子賓客）相遇，這就是他一生戲劇化的開始。憑知章的介紹，他得見唐玄宗，官拜翰林供奉，出入禁中，代草聖言，進清平調，以至「醜正同列，害能成謗」，終而「疏縱乞歸」止，竟不出天寶元年至三年間的事。

此後，李白出遊秦地岐邠坊諸州，然後東出關，遊濟南，往來燕、晉、梁、宋、吳、越諸州。天寶十五年（七月後，肅宗即位，改元至德），李白五十六歲。正值安祿山倡亂，潼關陷落，玄宗走巴蜀，江陵大都督永王璘不受詔命，領所屬舟師下廣陵，用意很明顯的是與哥哥皇帝「拗手瓜」。講到這位永王，一世「矇查查」（史說他「目不能正視」。他不受銜勒，擅自移動軍隊，也是莫明其妙的。據通鑑，「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易（王旁，下同），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如東晉故事

一個回合打了個勝仗。翌年二月，卻遭受淮南採訪使李成式和河北招討判官李銑的合兵圍剿於揚子、瓜步（地即今之揚州），加上永王麾下的大將季廣琛、渾惟明和馮季康三人，未及交鋒，即已叛離四散。李銑軍於揚子，李成式軍於瓜步，廣張旗幟，列於江津。在大決戰的前夕，據通鑑紀載，「璘憂懼，不知所生。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璘使易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易中肩，璘兵遂潰。㷻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先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易亦死於亂兵。」

這一次的「割據」行動，前後不及三月，便為政府軍敉平。論規模，如果拿它跟那個時候張巡在睢陽的孤城血戰，或潼關爭奪戰比較，眞是小巫見大巫。可是，無論如何，李白到底給他弄慘了。當

永王「東巡」之日，李白千不該萬不該的竟然來往於宣城當塗與溧陽之間。永王重太白才，辟為府僚佐。估不到這個區區任命使李白分擔了反叛國家罪名的一部份！按舊唐書文苑列傳：「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在塗以永王㷻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新書文藝列傳則記云：「安祿山反，（白）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㷻辟為府僚佐，㷻起兵，（白）逃還彭澤。」兩相比較，舊書所記，李白乃主動投依永王。至於應否擔負「東巡的罪責，二書都無清楚的交待。但據李白自己的事後解釋，卻又是另一番面目。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云：「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卻至彭澤。」於流竄夜郎途中，李白又有「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其中有句云：「僕臥香爐頂，餐霞嗽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火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二詩都是說明「被脅」的經過，後詩更似乎對朝廷在這方面心事不明引以為憾

落日」評

在本期國片中，有一部很少影評人談及的電影是「日落紫禁城」，該片在宣傳廣告上只有嘉凌與譚道良兩個主角名字，沒有導演、製片、監製，也沒有出品公司的名字，這些名字，銀幕上是有的，廣告也夠大，像這種廣告，在觀眾印象中，像是暗示可看可不看一類。筆者終於去看了，導演是一個新名字林白，除了故事架構畧舊之外，編導都有一定水準，至少比不久前同類型的「中原鏢局」還高。筆者以為此片如能在上演時，多寫幾篇對這位新導演介紹文字，相信映出成績會好一點，因為今日明星作用漸不重要，觀眾看電影，導演已成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

「日落紫禁城」故事與「中原鏢局」一

鎮北平，大軍閥張勳卻與宮中一位王爺密謀復辟，從德國購來軍火，南方革命黨派一名武林高手白慕天混入清宮做護院，另一邊有一個劇團也是革命黨組織。電影的主要作用是革命黨設法截住王爺購來的軍火，不使入它落入張勳之手，也不使入段其瑞之手。革命黨地下人員結果是完成任務。

從戲劇效果說：電影通過白慕天與王爺

有夔龍，列宿粲成行。羽翼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詞義悽切而卑下，乾脆表示是冤獄的犧牲者。究其實，以那崔渙的才具，當不起詩中的諛辭的，但李白於情急志切中，亦計不了許多，至於做翰林供奉時代的風發意氣，自然沒有了。李白在永王「東巡」事件中的干係，史書既是語焉不詳，李白自己的辯說亦不一定全部可靠，只好直接由李白相從永王時所寫過的幾篇詩歌入手找端倪。現存於李太白集中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第二首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李白以謝安石自喻，是詩人的大言，且不要說它。但以玄宗幸蜀的情勢比諸西晉淪亡的前夕，畢竟不是臣子所應為的。第五首云：「二帝巡遊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按通鑑，永王拒詔命歸覲於蜀，已隱隱然有反意，至於引兵東巡，更屬師出無名，絕對當不起他的府僚佐詩人的讚美。單就上面兩首詩的含義看，詩人對永王，確有由衷的崇仰。退一步說，即使李白不必同意永王其後對抗廷朝的行動，但於事後自稱「迫脅上樓船」，畢竟是說不過去的。

我讀後世諸家對李白的評論，覺得這位詩仙實在是太「幸運」了。由他當日的老朋友算起，歷代文人對他的詩才，讚美的十佔其九，對他晚年的遭遇，亦只有無盡的同情憐憫——正因為這個緣故，使到他和永王的遇合成為霧中花，看不清楚，若有若無。王琦集註李太白集，至「永王東巡歌」卒章，引「漁隱叢話」中蔡寬夫詩話對李白附永王的評斷，非常中肯。以下姑節引數句以結束本文：「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明辨其是否。……李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故其東巡有『但用東山謝安石……』之句。其卒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有所難。議此或責察燐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城」與「香港奇案」

林巽

掌握都不錯。大體說來，它還算是忠奸立場分明，具有強烈情操感的作品。不過從故事架構方面衡量該片的價值，筆者認為它已屬一個褪色的故事，溥王爺與張勳的復辟，在民初時代，只屬一小撮人的幻想，滿清在多少次辱國喪權之後，中國人對這個皇朝已沒有什麼情感可言，王爺與張勳，實在是那一大時代中的可憐蟲，電影匠人將他們誇張成反面勢力，在戲劇效果方面，既難有反面壓力的危機迫出，但並沒有什麼啟發可言。

未知導演林白是新人抑或舊導演用的新名字，要是林白是個新導演，我以為他應該是拍文藝電影的人才。像這類電影，如果落在不擅長渲染情感驅迫力量的場面，它可能是一部俗不可耐的商業電影。另一方面，嘉凌與譚道良演出也相當成功，這都是導演的功力迫出來的。因此，筆者所以特別為「日落紫禁城」寫這半篇影評，不是為了故事如何值得去分析，而是為了從電影中發現人才的潛質才寫它的。

本期國片中，有邵氏出品的「香港奇案」，據說本片共由六個導演拍六段故事，故事都採用香港近年來發生的命案拍成。此片

「龍虎武師」，三個故事中，筆者認為由劇本到導演、演員，處理得最出色的還是「龍虎武師」，此故事如果單獨拍一套九十分鐘長片，效果可能更佳。

程剛是技巧派導演，「灶底藏屍」故事很簡單，整段故事，只有一對同居男女由吵架到演成命案，然後發展到殺了小女兒滅口及毀屍滅跡，導演無意過份賣弄毀屍滅跡的恐怖戲。所以整個劇情都放在殺人與被殺的危機一段中，如此簡單的劇情，要是編導沒有舖張劇力的功力，它只可供拍成一部沒有劇力的敍情片斷。程剛在此片中特別強調女子死了在翻生，男人錯了再錯，寫當事者的內心緊張及女方朋友探訪的危機等，都充分表現出編導確是擅長舖張劇力的能手。

華山的「血濺吊頸嶺」僅屬一部現代派流行的色情感應篇故事，故事寫一個花花公子，看中了一名汽車技工的年輕美麗的妻子，那個年輕的妻子是楊花水性的女子，加上一個士多店女老板作淫媒，花花公子便與汽車技工的妻子偷情，丈夫發覺。一怒之下殺妻，殺奸夫，殺淫媒，然後上吊而死，故事架構，與水滸傳上的潘金蓮橋段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將武大郎變成武大與武松的綜合體。以現在人的觀點說：正常的悲劇是離婚，或丈夫離開了妻子，上演倫常慘劇只是因為一時氣憤，個人認為電影如加上一點借旁人的批評，以為殺人而後自殺者不值，那才能表現出它的啟發性。

何夢華的「龍虎武師」，雖然是根據本港幾年前一宗血案而寫，但劇中人物與故事情節都是經過蛻化的，電影中的羅烈，先是由他失業，到片場去當龍虎武師。後來他發現一位妓女與某明星很相像，便先將妓女同居，然後假借明星名氣出來暗中賣的噱頭，着該妓女頂替明星，賺了不少錢，因為遭黑社會人勒索，迫得加入黑社會組織以求保護，漸漸地他護成黑社會大哥，後段寫妓女妻子看中了他一個年輕馬仔，東窗事發，妻子害怕被殺，這事為爭地盤的仇家發現，便以重資賄她殺夫，她於是着與有姦情的馬仔去殺死大夫，那丈夫臨死前奮力一擊，殺死妻子，馬仔最後被判入感化院。這故事展示了今日青年人因貧困而行險僥倖，雖然也可以有權有勢，最後是悲慘下場，對於此時此地一般在徬徨中的青年，可能有啟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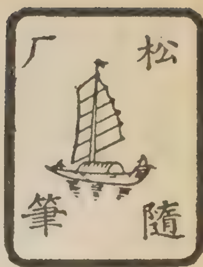
「香港奇案」整個說來，仍然是販賣色情暴力的電影，尤其是「血濺吊頸嶺」一段的色情暴力表現，已到令人為之噁心程度。

不過比起李翰祥的風月片較有意思，電影除了賣弄色情暴力之外，也看出有些言之有物的東西。



⋯向

爭論不已的人性問題



人性問題，不僅是中國學術上，也是世界學術上的爭論大問題，至今可以說仍尚未休止，故願提出一談。就中國說，這問題可分三派主張：㈠是孟子的性善說，他的根據是人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心性。他說這四種心性是人皆有的，故主張人性善。㈡是荀子性惡說，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即作爲，言人行喜是造作的，並非人之本性。㈢是告子善惡渾，他說：「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木器）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又說：「性猶端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善與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簡言之，告子之意，即言人性可善可惡，並非絕對。

以上三說，可以說各有各的道理。不過若細心加以研究，也皆有漏洞。如孟子的四心，就不是人人皆具，許多人根本就無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如果人人皆具此四心，世界根本就不會有壞人、⋯

」之見，而未寵「全體」。

荀子講「蔽」，他非十二子，把當代學術家皆批評了，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墨者）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蓺，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把別人一一皆批評有「蔽」，蔽以現代語說，即成見，即戴有色眼鏡之意。荀子批評別人，而不批評自己，可謂照遠不照近。我看荀子有二蔽：

㈠是他專看到人之情慾。這是與動物相同的，人有了情慾，人世社會問題便多起來了，小者如婚姻問題，強奸罪行，大者如國際戰爭，古代戰爭有許多是因男女關係而起，甘廼廸之被刺，說不定也是爲了情慾關係。

我嘗想，假使上帝造人，像造蒲公英一樣，人是雄雌同體，即不分男女，天下不是省了許多麻煩。或曰人有陰陽人呀，否，陰陽人並非雄雌同體，還是單一體，即一個時期雄性，經過一時期會變成雌性，故陰陽人不能生育。

㈡是荀子心中有恨，他是戰國時代趙國人，少有大志，欲治國平天下，讀了很多的書，當然也想做官，以發揮他的抱負，做一番大事業如管仲那樣，故週遊列國，先到燕國、齊國，皆找不到出路，不得已乃返趙國，同樣碰釘子，又遊秦國，秦國本來是大量延攬人才的，但他到時，卻也沒機會。

最後又遊楚國，那時春申君當權，而看中了他，才派他做蘭陵令。蘭陵在今安徽省南部，蘭陵令只是一小小縣令而已。這時荀子年紀已老，畢竟還拿上印把子做官了，也算滿足。殊不知上任並不長久，楚國內部發生政變，權臣李園殺了春申君，荀子後台既失，所以也就罷了官，只得退休就僑寓蘭陵閉門著書。他的一生比馬克思生活好不多少，他對人世如何不恨，因恨生惡，所以產生他的性惡說，這與霍布士、馬克思、列寧是一樣的。

究竟人性以何說爲是？動物可分善性如牛羊之類，惡性如虎豹豺狼之類。但人是人，動物是動物，故不能相提並論。依我看，又有善性如古之聖賢，也有惡性如桀、紂、盜跖，更有善惡渾，如除三害的周處，他原是一壞人，但經某老人以激勸，忽又改變成一好人，故人不可一概而論，是因人而異。

老子論人性，是從嬰兒看起，嬰兒無知無識，等於自然生物，當然分不出性善性惡。孟子論人，是從孩提看起。孩提是一兩三歲的兒童，天眞無邪，當然見不出善惡，孟子戴上美（善）的眼鏡，故所見皆善。荀子從成年人看起，且多是老奸巨滑的政客或君王，戴上醜（惡）的眼鏡看人，故所見皆惡。

要之，人主觀的見觀，與客觀的事實是兩件事。故我人研究學者學說，決不可以把主觀學說，當做客觀的事實，即絕對不可信賴任何人學說，而要信客觀的事實，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學術應以救世爲目的，站在這一超越的意識形態立場，應該抱「人與爲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心腸，故我們寧可相信人性善，把性惡說視爲邪說，不可讓其流傳。孔孟未嘗不知人性有惡，但爲了救世，卻不能不隱惡而揚善，原是有一種教育的目的，故儒家主張人性善。如謂人性惡，做壞事的人，豈不是成爲應該應分了。

外，人數最多的就是孟買了，
上海之於中國，除正當的通商
動中心。今年年頭，印度政府
行動，從擁有以億元計身家的
的小私梟，被司法當局逮捕了
時癱軟，這是印度有史以來對
行動。而所有被捕的大走私集
其中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王
有過多次愉快的「交易」。當
（克遜先生），他的眞實姓名

在的身價與地位。他出身赤貧
他時，年紀約在卅四五左右，
式的西服，儀容光潔，身上永
會面是由在我工作的那艘船上
哥羅福市場」的一條街道上，
積架」牌房車內等候我們。那
人把我介紹過之後，就自行離
擁有「富翁」級的身家了，但
的職位，作爲我們這類走私海
的財富就是如此積聚起來的。
異，眞的是「稻桿冚珍珠」的
外表上的富裕外，他說的英語
雅，人們絕不會相信他從未受
慣和嗜好，像一般的印度上流
英國香烟，重視一頓下午茶的
可以迅速作出決定的理想交易
爲主，女裝的是「飛花盧巴」



然孟子、荀子、告子三人說法何以有如此大分歧？並非三人理論上的錯誤，而是認識論上的偏差，他們皆犯了「以一概全」的方法的不當。孟子是只見人的善的方面，而未見人的惡的方面，荀子是只見人的惡的方面，而未見人的善的方面。告子也是只見人的流動性，而未見大聖大賢與大奸大惡，也就是說，三人各執「一孔

孟買的走私大王

魏玉

以前在印
這個印度的第
貿易之外，也
實行一次全面
「王」字級私
的共達百多名
付走私集團
團主持人，
」字級私梟
時我們只稱他
直到他被捕
其時的「
，當然沒有
膚色頗黑，
遠發散着香水
的看更人帶
他在自行駕駛
個衣衫襤褸，
去。後來我才
他一直維持
員和當地的
從外表上他
人物。「克遜
口音準確，而
過正式的教育
社會人物一樣，一股子英
享受。第一次見面所給予我
對象。這次貨品全是手錶，
。他對於我們的貨品在星加
主要的貨源的價錢瞭如指掌
還廣泛深入得多，所以省去
的時間，他給予我們的利潤
八十五至九十之間。我們是
替我們解決了一個最大而最
問題，即使再賺少一點我們
督察級警官坐着警車到來
着他上船找到我，把包裹
的大皮袋中。三個晚上，五
錶就轉進到「克遜先生」的



真摯精神

霍雲霄

作為一個正常的人，不論是平常人或非常人，都必須有親人或朋友，或者是參與團契生活的情趣，才能使自己的情緒平衡，這一切，有如生命的空氣，沒有它會感到情感的窒息，並且由心裏影響到生理，引致百病叢生。

可是人是多麼矛盾的，有些人能生活在一個健康的團契中或家庭中，又不能避免有時出現人與人之間的磨擦，惹起好些煩擾，人與人之間互相排擠，或以排擠別人來發洩自己內心的不平衡。如果沒有生活在別人當中，當然不會有排擠，但那些完全沒有互相排擠的世界，比沒有排擠的世界會更可怕，因為他會使自己生命窒息，充滿疑懼，活着的日子是不愉快。

人除開物質生活之外，在心理上感受到的，如愛、情感、憤怒、仇恨、喜悅都是因為有別人的存在才顯出它的作用，要是完全沒有別人的存在，這些情緒上的特殊作用可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

但生而為人，這些情緒上的東西是與生俱來的，就使是看來像鐵石心腸的人，成道行很深的高僧，相信也沒法排除這些存在在生命中的神奇東西，於是一個人如果被迫孤獨，這些情感上的東西沒有安頓之所，它會使你忽忽如有所失，久而久之會造成一種自毀的力量。

自從機器工業時代出現後，它使整個社會結構，也像機器一樣成為嚴密組織的企業形態。在這種社會裏，千千萬萬人擠在一起，像大機器那麼喧囂。可是每一個人在分工合作下都成為一個大機器的小零件。人們彼此接觸，只是為了工作的程序，不是為了情感的關係，要是誰將情感混入那工作程序中，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於是每一個人都將情感收斂起來，情感被收斂成習慣了，漸漸養成對別人沒有興趣甚至懼怕，這種心理的形成，會使人對生命厭倦，造成一種戕殺力量。

生活在今日的人，不論是高高在上的企業巨子或最下層的小人物，在與別人相處之間，有些情感，幾乎是缺乏實質的，大老板週旋於羣貴之間，熱情握手，但由於自己的地位造成的自我保衛的敏感，很難有真摯情感的安頓之所，有時為了排遣苦悶而去尋歡作樂，那也是不需要真摯情感的，自己的生命有如一具幽靈，雖然物質生活不必掛慮，而自己沒法寬解的。因此一切聲色狗馬的玩意，也只為了藉一點假的寄托來暫時替真的寄托，每一次給聲色狗馬刺激之後，回到家來，內心仍然是空洞的，這是現代人的苦惱。

報載有些人以旅行之便，曾經到菲律賓去求神醫醫病，回來之後，不但健康不好轉，反而更惡化，因此在報上呼籲別人不要再去。

宗教力量能夠醫病，那是心理上的，由信心所產生的力量，是一種奧秘，沒法用科學方法去解釋，不過要是一個病者，對宗教沒有足夠的信心，視神醫如醫生，相信神醫即使有神蹟的力量也沒法幫忙的，看來還是請醫生治療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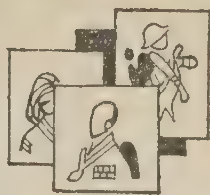
要求一個真正和諧社會出現，最好是每一個人都是心理健康的人，要使每一個人都是心理健康的人，必須是每一個人的真摯精神都有精神安頓之所。

然而，對於精神是否有真摯的安頓之所，那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有時我們從報刊讀到一些看來很平凡的散文，如作者從在異地遇着舊朋友起，來一個聯床舊語的短短聚頭，然後彼此分手，彼此心中都存在着對方，包括成功的或失敗的，作者將這些寫下來，或由一個短暫的重逢而帶出過去多少共患難同安樂的日子，這些文章，讀來總是值得令人羨慕的。

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並不一定是貧窮的或受壓迫的人，而是沒有值得自己去關懷的對象的人。這種人雖然活着，但他早已將他的情感生命宣判了死刑。

人物春秋



胡子靖與明德學校

胡養之

民國十九年起，筆者卽在長沙求學，直到抗戰的第二年。在這一期間，經常聽到有關湖南老教育家胡子靖先生的動人故事，他當時是明德大學的校長，一生以育才報國爲職志；尤其對於中共，更恨之入骨！因而給我以深刻印象。

胡子靖名元棪，號耐盦，晚號樂誠老人，子靖其字也。淸同治十一年生於湖南湘潭，曾以拔貢留學日本，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學者。他深知救國要從教育做起，遂於民前八年（光緒二十九年）在長沙創立湖南私立明德學校，自任校長，一生精力，盡瘁於此，百折不回，幾以身殉！當他六十歲時，曾自題照像聯語云：「已過曾求闕逝世之年，心安理得；願述王陽明良知之學，繼往開來。」

記得明德的會客室還懸有王闓運所題「雖九死吾猶未悔」的橫額；同時以「四箴堂」。他一生爲了達到育才報國的目的，所聘教員都是一時豪傑，如黃克強先生任職明德學校時，曾秘密組織華興會；國文教育陸鴻逵，批改學生文卷，革命語意激烈。時有單某其人者，持向巡撫告密，謂明德學生，倡言革命；舊紳又落井下石，蜚語繁興，幾使學校陷於危境！子靖深慮明德遭受意外，乃另設「經正學堂」，以備明德萬一被毀時，猶可藉經正以行素志。

時以「堅苦眞誠」爲校訓。看於硯仙撰四箴，懸於禮堂，名曰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春，長沙饑民鬧事，秩序大亂，饑民倡言焚教堂，燬學校。在南門的府中學堂被燬，吉祥巷的聖公會被焚後，饑民向北正街遊行，謠傳將焚明德學校，子靖則於校內池邊，正襟危坐，謂學校如被焚燬，那末他卽投水以殉，幸卒保安全。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中共在長沙煽動工會糾察隊、農會自衛隊等爪牙，横行城鄉，造成昏天黑地的混亂局面！紳耆葉德輝、兪秩華先後被捕槍殺，而明德學校更成爲中共的眼中釘！並有意對子靖採取不利行動，於是內教職員聞訊之後，乃勸他離校去滬，暫避鋒頭。子靖則憤怒地表示：「夙荒（當時楚怡學校校長陳潤霖）已戴上學閥的帽子，我當然也是學閥，再戴上一頂反革命的帽子，亦無所謂。曾寶蓀的藝芳女校已被查封了，他們再來摧殘我的明德學校，我就同他拚命，我是決定不走的。」

他那種堅決的態度，使屬下的教職員無能爲力。但情勢緊張，次日再由彭全方往勸，告以長沙同志反共的秘密計劃；請子靖經過漢口時，向譚組安陳述

[illegible]

民國十九年七月杪，彭德懷率共軍由瀏陽進逼長沙，何鍵節節後退，省垣震動，市民紛紛逃走。朋友也勸胡氏暫離學校，他又毅然表示：「要與明德學校共存亡！」並厲聲斥責前湘省主席何鍵「該死！該死！該死！」，直至長沙於同月二十八日淪陷，他才宣佈停課。

二十九日城內形成極端恐怖氣氛時，他始剃鬚喬裝，走避於湘雅醫院產科病室。經過十日的血腥恐怖，方始脫險。在長沙城陷落後，武漢及京滬各地報紙謠傳子靖已遭共黨毒手！各地友好曾爲文撰聯以悼之。

胡子靖一生儉樸，淸廉奉公。他每外出，總是手持紅油紙傘一柄，天雨則足登有釘板鞋。每月只領校長薪俸五十元，而他在外募得的經費，不論多寡，則全部歸學校使用，分文不取。因此，他的生活異常艱苦，家裏無女傭，一切炊事洗掃，均由其夫人王氏擔任。食不重肉，三素一葷；有客會，則增添荷包蛋一碟而已。別無嗜好，僅每餐飯四兩紹興酒。他在漢口禮和洋行辦明德大學時，住宅只租賃二間樓房，衣服則曬在窗戶上。全校師生爲他的精誠所感召，一次，學校經費極爲拮据，教職員自動發起減薪，學生亦自動發起捐助，這是如何可愛可感的表現呢！

他更是一位有眞知灼見的人，既愛眞理，又愛正義，擇善固執，嫉惡如仇，痛恨賄賂公行，致氣節喪盡。他痛恨派系作祟，致是非不明。他不爲利誘，也不爲威屈，卽孟子的所謂「大丈夫」是也。他那種剛毅之氣，令人屏息敬畏，他的書齋懸一聯語云：「不從欲故靜，見道明則剛。」至於他的誠字，尤爲感人最深。他晚號樂誠老人，新建校舍，額曰「樂誠堂」。明德創辦的第二年，聘陳介（蔗靑）任教員兼小學主任。越年陳先生欲辭職赴歐深造，意志甚決。子靖竟爲此下一跪，挽留一年，陳介爲之感動而留任，並聲言「此後如有所託，當生死以之。」後來子靖的歷次遺囑，均寄由陳介替他密封保管。

子靖對校內教職員一秉誠敬以相待，因此，許多教員屢欲改就其他較優的待遇，但一念子靖校長的誠意，則去志頓消，以致連任達十餘年之久者甚多。白屋詩人吳芳吉，曾任教明德多年，他的「西園操」三首詩云：「誰憐此老熱心腸，二十載走風霜。猶憑肝胆渡重洋（赴南洋向華僑募欵），鬢髮已蒼蒼。」在其自序年表內說：「明德雖俸薄，而精神甚安，不思他就。」又說：「胡公尊賢，長兄（時吳宓在東北大學任教欲邀同往）篤舊，情宜並從，理無偏廢。」其受胡氏誠敬的感動，概可想見。明德學校自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受業者達數萬人，莫不受子靖人格的感化，篤行實踐，堅苦眞誠，養成優良的校風。

[illegible]亦代有其人，前青年黨領袖左舜生氏曾贊胡氏爲

全國教育界第一人，良有以也。

實際上，子靖以一窮拔貢來創辦一個如此偉大的教育新事業，全是他長年奔走募欵的辛酸成果。助欵者無論是公私各方面，都感於子靖辦學的眞誠，與學校成績的優異而樂捐助。據說創辦時，龍氏昆仲及譚組安先生之解囊襄助，固無論矣。光緒三十年，他屈膝於上海道袁樹勛，而袁卒募一萬元以相助，一時傳爲佳話。他當時就以此欵購製理化博物儀器標本，以充實設備，後來陸續添製，竟完成其理化生物實驗室，學生可以分組實習。當時以一普通中學，有此設備，確屬難能。光緒三十年，黃興謀在長沙起義失敗後，一班舊吏向清廷媒孽，說明德是亂黨機關，請求查封。當時的明德學校，成了湖南新舊勢力交鋒的場所，而一般革命黨人，在這裏鼓吹革命思想，散播革命種子，隱爲革命中心。但頑固的舊紳，則視明德爲眼中釘！子靖處此風潮衝突危疑恐怖之中，他仍運用其智慧，多方掩護革命活動。同時又利用官紳權勢，與當道保持聯繫。他透過張鶴齡等關係，請巡撫趙爾巽（次珊）來校參觀，趙氏竟大爲贊賞，並月發補助費，爲人所始料不及。

光緒三十一年，子靖曾三謁端方不見，乃攜被臥傳達室，終得傳見，端方爲他眞誠所感，月增津貼千金。次年又撥西園官地爲該校校址。嗣後端方旋調任兩江總督，於光緒三十四年撥欵撥地，籌設明德高等商業學校於南京。民元，子靖請黃興領銜呈請教育部補助八萬元，設大學於漢口，次年遷北平。十一月九日，子靖又遠渡南洋，向華僑募欵，雖成績不如理想，但華僑領袖對胡氏甚爲景仰。僑領林義順在其餞行席上曾言：「我接待祖國偉人，惟三人予我以最高之榮幸，一爲孫中山先生賜我博愛之墨寶；二爲黃克強先生賜我以滿江紅橫屏墨寶；三爲胡子靖先生賜我以詩句之直幅墨寶，我當子孫寶之。我又能畧助微貲，以弘濟三公之救國事業，更感無上之榮幸」云云。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國民政府大學院，以明德歷史悠久，成績優良，月發補助費光洋二千元（全國私立學校得國庫補助者僅明德與南開兩校）。民國十一年，國府撥中俄庚欵十五萬元，爲建築新校舍之用，子靖卽電召曾省齋赴南京商建校舍事，譚組安設宴欵待，並表示：「彼輩惟胡九先生有光榮事業，此次撥付庚欵，卽爲國府獎助明德之最高榮譽。」子靖亦卽席答稱：「這是國府德意，也是畏公（譚組安）之愛護。吾輩引爲無上光榮。」子靖曾以此欵建築樂誠堂四層大樓，由周夙九等人主持建築事宜。

子靖一生不做官，民元當南京中央政府成立時，黃興擬薦子靖爲教育總長，經婉辭而罷。民二，熊希齡組閣，擬邀胡氏入閣，子靖謝曰：「此席舍靜生（范源廉）誰屬？」熊氏每對友人言：「我最怕見胡子靖，請他做官不來，來則向我要錢，要錢是辦教育，不能不見，又不能不給錢。」此言傳聞於子靖，乃撰一聯請熊氏書懸於書齋，聯云：「以如老驥甘伏櫪，力盡關山未解圍。」

民國九年，湖南驅張（敬堯）運動成功後，八月明德復課（因驅張期間長沙各校停課），子靖決心刷新校務，羅致一些青年教育家，分別擔任各科教席。從此明德培養一優良校風，卽嚴格的課程，規律的生活，與普及的運動。一年而整齊劃一，二年而校譽頓濃，三年而有模範學校之稱，爲長沙私立學校的領袖了。

同時，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校長易培基，引用所謂一般新學人，如匡復生任教務主任，毛澤東任小學主事，夏丏尊等教國文，李維漢、周谷城、舒新城等任歷史、教育課程。對學校管理，採放任主義，校內一切，由學生會自決，而毛澤東等更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吸收一般好奇立異的青年，發表激烈的文字，極盡煽動之能事。凡是無定見的學校主持人，遂羣起效之，廢除管理與考試制度，眞是光怪陸離，花樣百出。而第一師範竟成爲過激主義病源的細菌溫床。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亦遂成爲中共的前身。因此，該師範後來非改體不可！

但是明德在校長胡子靖的領導下，規定學生以住校爲原則，課餘亦須請假，方准出校。對功課督責尤嚴，課後將教室宿舍封鎖，學生須在運動場上馳騁一小時。提倡球賽、話劇、溜冰及放映電影。假日舉行遠足會、紅葉會，都由教員參加領導，使師生生活打成一片。故明德校內一切作風，跟第一師範完全相反。

十五年北伐軍興，共黨乘軍事、政治進展時機而盤據湖南省府要津，工會、農會的糾察隊，橫行城鄉，各學校則由共黨青年團份子製造糾紛，形成無政府狀態。明德亦有少數（十八人）學生受其蠱惑，要求廢除考試制度，卻爲全體教員所拒絕。直到馬日剷共運動成功，社會秩序，始告恢復正常。省政府及省黨部爲糾正青年思想，及洗清共黨毒素起，命令長沙各公私立中等學校，停辦一期。這事會引起子靖的嚴厲抗議。他列舉明德的現狀，及與共黨鬬爭的事實，聲言明德不應與其他學校一同受懲罰。結果經省府特准明德繼續開學。各校准辦補習班，惟省立高中（卽前一師），長沙師範、周南女校等，則必須實行停辦。

對日抗戰期間，國府設立國民參政會。子靖膺任第一屆參政員，在各次大會中均有重要提案；尤以民二十八年九月第四次會議時，由子靖領銜與一百〇九人聯署所提的臨時動議，曾獲得大會全場通過。他當時的提案內容是：「抗戰軍興，時逾兩載，賴我忠勇將士，戮力苦戰，迭挫兇鋒。全國國民一致敵愾同仇，精誠無間，抗戰建國的基礎，於焉確立。乃有民族叛逆，甘爲傀儡，僭竊名義，妄發文告，妖言惑衆，淆亂視聽。在大會爰申下列二議，提請國民政府，昭告中外，以正視聽。是否有當，敬候公決：㈠中華民國，惟國民政府得公佈法令。凡叛逆漢奸集團，僭發之文告，概無效力。㈡中華民國，惟國民政府得結締條約。凡叛逆漢奸集團，與任何國家訂立之文件，全國國民，概不承認。

胡子靖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二十四日，以參政員身份病逝於重慶歌樂山寓所，得年六十有九。國府榮頒褒獎金，而明德校友們更有「泰山其頹」之痛。抗戰勝利後，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其靈櫬歸葬於湖南長沙之嶽麓山。遺子三：長子牧、次穀、季徵；著有「耐盦言志」三集行世。



〔二十八〕

林學政

不到吃中飯的時候，馬偉才獨個兒回來了；到總場有十五里山路，不好走，打個來回至少也得半天，怎麼會這麼快呢？

馬偉才向領導彙報了情況，竊盜犯楊慶山在半路上乘他不注意時，企圖逃脫，他追到一個山崖前面，予以格殺了。

脫逃格殺，黨是允許的，黨雖然仁慈寬大，總不能眼巴巴的看着抗拒改造的壞人溜走。

這事情發生的前後經歷，只不過兩個多小時，除了伙房和特教小組幾個人，沒有人知道。奇怪的是全分場的勞教分子晚上回來吃晚飯時，消息傳得比出號外還要快，各種細枝末節不但沒有遺漏，而且還加上許多新的東西。

「馬偉才把楊慶山幹掉了！」語氣的肯定，好像是有誰親眼目睹。

他們還知道這完全是萬國清拿的主意，留着楊慶山，必定會變成第二分場的禍害，只要他把眞情一說出來，坍台和變成笑柄的，不僅是馬偉才，場長和杜祖光也受到牽連。那女人把他們之間亂七八糟渾事，全抖給楊慶山知道了。爲了維護分場的名聲和他們三人本身利益，不幹掉楊慶山是不行的。

處理楊慶山這類問題，並不麻煩，分場的病號組裏，被澈底解放的人很多，上級不致於追究個把人眞正的死因，偸竊、脫逃、格斃，都是事實，馬偉才的報告上寫得清清楚楚。同時，外邊的勞教犯不斷地往農場裏塞，已經是人滿爲患，上級已望不得多勝一些空缺出來，好讓後繼者塡補。

據說那女人還上吊絕食的鬧了一陣子，立誓賭咒的說剛剛開始，才第一次，是楊慶山拿着刀擱在頸子上，不得不先敷衍他一下，正想等他「有了味道」的時候，就反過來奪取他的刀子對付他；就是這要緊關口上，她的男人來敲門了。後來還是馬偉才苦苦哀求她，肯定他愛人說的是準確的，「剛剛開始，」他向領導作證似的說：「我知道，她沒說錯，就是剛剛開始，沒有全部進去。」

他的愛人在這一點上得到男人諒解和保證以後，才像恢復了名譽上的清白，答應和馬偉才和好。

話，詳細的敍述了有關的細節。

這些都是屬於通湍隱密的事情，也不知道他們是從那裏打聽出來。總之，一到吃飯的時候，像是無形中加了一道菜似的，沒有一個不聽到，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了。就是那些知識分子政犯，也聽得很樂。

沒有人會去懷念或憐惜楊慶山，惡有惡報，他是理應這樣的。如果能讓大家看到他被敲掉牙齒，疼得蹦蹦跳的樣子，那才更加有趣。

石斌接充特教小組小組長的事，很使大家驚訝，看他文質彬彬一副臭知識分子的模樣，他有本事降服那些調皮搗蛋的老油條嗎？

答案是肯定的，沒有幾天時間，大家都看出這個青年人的狠勁來了，在懲罰他小組的人一點看，他比楊慶山高明和厲害多了。

石斌不像楊慶山那樣作威作福，他本身也參加勞動，但是如果有誰的勞動水平趕不上他，那這個人就有得受的人，他不打你，不罵你，只是不給你東西吃，你什麼時候完成任務，什麼時候才能動筷子，那怕天黑收了工，在評比會議之後，你就不能睡覺，必須完成把他所規定與你在田裏沒有完成任務部門，同量的手工藝品。他從不問你的肚子與睡眠，只問你工趕得怎麼樣了；他是無休止的磨你，一直把他小組裏幾個人磨進了病號組。

有一天，王先永在田裏幹活時告訴林宇民說：「你要當心一點，小林，要是你被弄到特教組去，你那位同學可不會寬待你的嘍！」

林宇民笑笑。

「你沒聽到他那次揭發吳樹春，他是巴不得我被扔進他那個組裏去，可以把我的老賬翻開來，增加他立功的機會。」

七

夏季，山區時常有雷陣雨。

每次大陣雨之後，明溪裏的水就跟山洪暴發一樣，洶湧激盪，奔流而下。

二分場的舍營離開溪岸，大約有兩百來公尺，

那裏有一座木頭架的小橋，是通明溪縣城和總場去的孔道。

這座小木橋是二分場最先來的第一批勞教分子架的，是便橋，不太穩固。好在他們勞動場所都在溪水這一邊，很少有人走動，所以從來沒有出過事情。

今年的陣雨特別多。

那天傍晚，雷電交加，雨點像冰雹子那樣粗，一直下過不停。

二分場的人都在開始吃晚飯了，他們很慶幸沒有淋到雨。

夏天日子長，六點半鐘收工，天還是亮得很。幹部門不願意浪費這大好光陰，所以規定吃過晚飯後，要在附近田裏，再幹一個小時。

看看這麼大的雨，大概今天這一個鐘頭的額外勞動可以免除了。

飯吃到一半，生產幹事杜祖光氣急敗壞的跑到營舍門口，大聲叫道：

「快點，大家快去搶救木材，剛才三分場來電話，說他們放在河邊的木材被沖失了。快，大家全部去，回來再吃飯，帶竹竿、繩子，去把那些木材撈起來。各組組長負責帶隊，那個小組動作慢了，回來就不准再吃飯！」

第三分場在他們上游六里地的一個山腰上，那個分場主要生產任務是斫伐大山上原始森林中的大杉木和大松樹，他們把斫好的木材，滑運到河邊，用鐵索鏈成一排排的木筏，等大雨來了河水上漲，就從溪裏往下流放。

也許他們沒有防着會有這樣大的雨，疏忽了沒有鏈在一起，以致河水一漲，木材就零零落落的流失了。

經過杜祖光的厲聲吼叫，沒有誰敢再捧着竹罐子吃飯的，紛紛的從床底下取出斗笠、簑衣，穿戴起來，踢掉腳上的木屐，捲高褲腳，奔出營舍。

雨愈來愈大，天也漸漸黑了下來。

到河邊，杜祖光分配了任務，把他們配置在溪水兩岸，用竹竿打撈在湍流中滾轉的木材，然後用蔴繩把它綑牢，拴繫在岸邊的樹幹上。但是竹竿太短，竿梢又軟，在溪水中間流的木材就無法撈到。

在一邊督工的杜祖光，大聲命令小木橋附近的人，到橋上去撈溪水中間的木材。

小木橋本來就不太穩固，有些木材橫在橋腳之間，經激流的衝擊，那橋身就在那裏幌動，誰還敢上去呢？

嘩嘩嘩的雨聲和溪水聲響成一片，距離遠一點的人根本聽不到他在吼叫什麼，就是聽得到的也裝作不會聽到，沒有人上橋去。

杜祖光十分冒火，踏着腳直罵人：

「你們這些該死的傢伙，怕什麼？統統給我到橋上去撈，那一個王八旦不去，我就把他扔進水裏！」

罵儘管他罵，敢上橋的人仍然沒有。

這時，在他身邊的石斌突然揮動着手，招呼他特教小組的人。

「弟兄們，到橋上去！我們不能白白的讓國家財產遭受損失；去呀，同志們，這就是你對黨表現你忠誠的時候！」

他說着就先走上橋去，陳文野也跟着走，後面又有幾個走到橋上。

石斌還沒有走到橋中間，轟的一聲，整座橋垮下去，被溪水捲走了。

「救——命——」

幾聲慘厲的尖號，隨着河水奔瀉而去。

橋上五個人，事後沒有找到一具屍體。

王先永在這次大雨中，患了風寒，第二天就支持不住，被送進病號組。

他在裏面住了快一個月，愈住愈糟糕，整個人就像是一副皮包着的骨骼。林宇民只能每天在晚間放工回來之後，匆匆的去看他一次，給他送點開水，組裏伙伴能夠獲得額外食物的，也有給他送點吃的去。

黨的政策是「不勞動者不得食」，依道理，病號組的人都失去勞動力，應該是沒有東西吃的；但黨是講人道主義的，所以在病號組裏的人，不論是什麼病，不論輕重，一律每天每人發給六兩主食。為了妥善照顧病人，不使他們因吃得太油而造成消化不良，也發一點沒有油的蔬菜。還特別闢一個診療室和一個病號組，這些事實，說明了黨對人命的重視。

不過裏面有一點黨忽略了，診療室裏沒有醫生，也沒有藥物，所謂診療室，只是聊備一格，充充門面而已。

把分場勞教分子裏面，曾經有診斷經驗的醫生和護理，藥劑人員集合起來，足可開一家大規模的綜合醫院。但領導方面認為沒有這個需要，因為根本上沒有藥物，診療室中擺設着的幾個瓶子罐子，盛着一些藥水藥粉，那是「樣品」，是不准動用的。既然沒有藥物，要大夫有什麼用？

外科病例中最普遍的是爛腳，冬天裏幾乎有百分之八九十長凍瘡，都因為沒有適當的調護潰爛開來，並且似乎永遠不會收口似的，任它淌着膿血。也有因營養不良及過度疲憊所引起的各種疾病，水腫病是常見的，瘧疾、傷寒、肺炎、痢疾等等。有些是因為肚子太餓，在野外隨便找野生植物充饑而引起的，有些是感受風寒。不管你得到的是什麼病，先是用最古老原始的方法治療——擰痧；用力在頸子上擰，擰成紫紅色的直條子，把整個頸子擰遍了，據說這樣一擰，血脈就會流通，可解痧氣暑毒。也有人自己去找草藥吃，但這只限於工地附近的地方有才行，離開遠一點去找就不成；要專門派一個「班長」押着你去找草藥，未免排場太大了，沒有人會允許你這樣做的。

一個病人經過了擰痧和服用草藥，依然無效，那只有住進病號組去，靜靜躺在那裏等待最後的時刻到來。即使不病死，六兩主食也足夠慢慢的餓死你了。

能夠從病號組裏活着出來的人不多，那是命中註定死不了的人，等於是二世為人。

王先永就是這樣拖垮身體的，到後來身體上沒有什麼病了，但就是全身乏力，肚子裏餓得慌，他自知已經陷入一個可怕的泥坑裏了，想竭力振作起來爭取出工，希望得到較多口糧，卻是力不從心，一站起來，眼前發黑，雙腿抖索，別說是拿鋤頭，就是稍稍站久一下便支撐不住。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國軍在蘇北、津浦南段向共軍發動攻勢，共軍也在徐州以北向國軍前哨進攻。勝利後，國軍駐臨城第九十七軍（轄第三十三、第八十二師、新第十師）被陳毅部重重圍困，第三綏靖區為解救臨城之圍，決以馮治安兼任右翼軍指揮，除守備土山鎮至台兒莊原防外，並準備進攻嶧縣；馬勵武指揮中央軍，進攻嶧縣、棗莊；左翼軍張雪中指揮所部，分自臨城、韓莊向沙溝對進。會師後，即逐步掃蕩茶棚、東鉅山各地區共軍，並固守鐵路線。

當時的部署是：

一、右翼軍：

㈠整第五十九師，以主力守土山鎮，至台兒莊原防，另遣一個加強團，由台兒莊循台棗鐵路向圈溝進攻，以掩護整第十七師右側背之安全。

㈢整第七十七師集結於廟閘附近地區，準備向

二、中央軍：

整第二十六師之第一九六旅、第四十四旅，分別集結於紙坊、周家營各附近，砲兵隊位置於岳家河，快速第一縱隊控於趙家莊附近，各部隊務於七日前完成攻擊準備。

三、左翼軍：

整第五十一師，以主力向金馬駒進攻，另遣第一一三旅之一營，循鐵道北進，期與第九十七軍會師沙溝，以一團維護後方交通。

第九十七軍之第三十三師沿鐵道南下，與整第五十一師會師沙溝後，協力掃蕩茶棚、東鉅山地區共軍。

四、各部隊統於十月六日部署完畢，攻擊開始時間預定為十月七日。

國軍右翼軍整第五十九師第一八〇旅之第五三

莊向南、北洛攻擊前進，經數度戰鬬，迄晚擊破共軍抵抗，進克泥溝、整第七十七師之第一三二旅主力，於午前九時攻克亢埠後，續向棠棣樹攻擊，共軍不支退守東高皇廟，激戰至晚，仍相持中，另第三十七旅之第一一一團，於午前九時攻克葛莊後，該旅主力復向白山、西金陵寺前進，經激戰入暮，均為國軍攻克。

該旅第一〇九團，於七時向古邵鎮之共軍攻擊，共軍三百餘眾於激戰後，狼狽北竄，迄十一時克興隆集、毛山窩、望仙山諸地。

十月八日，國軍整編第五十九師第一八〇旅之第五三八團，先後攻克吳家樓、邵家樓、前後城子等地，共軍向北潰退，經追擊再克圈溝、第五三九團之一部，於當日午前二時，由台兒莊向蘭城殿、大官莊推進，八時許攻克該地後，續掃蕩郝家莊、紅灣屯共軍、整第七十七師第一三二旅之一部，由馬蘭屯攻擊前進。

午前七時攻克樟山、董莊、白山、天柱山、劉家村後，即掃蕩附近共軍，並向田家樓及嶧縣東郊進出，以策應主力方面之作戰。

該旅主力於攻克土樓河後，進迫嶧縣城郊，與整第二十六師協力。

在空軍與砲兵火力掩護下，由東南角衝入城內

十時許，共軍不支向郭里集逃遁，國軍繼續追擊，十六時，在西花溝附近再予痛擊後，共軍更狼狽北竄。該師第三十七旅攻克黃山湖、大轉灣、七里屯、黃山、耗溝等地後，即停止前進，整頓態勢。

十月九日，國軍整第七十七師第一二三旅，除以有力之一部控置於嶧縣、郭里集間地區外，主力於午前七時由西花溝北進。

八時許擊潰盤據共軍，進克郭里集，第三十七旅以主力接替第一二三旅嶧縣防務後，即遣一部向王家樓掃蕩，共軍倉皇應戰，不支東遁。

中央軍整第二十六師之第一六九旅，於十月七日午前六時攻克朱家莊。

共軍退天峯山、鐵角山，憑險頑抗，經國軍猛烈夾擊，共軍悉數就殲。



國軍稍事整頓，復會合主力向焦山進擊。

共軍併力死守，經國軍陸軍陸軍協力轟擊，共軍不支，向東潰竄。

我第四十四旅亦於午前八時攻克桃園、邢家店、牛山之線，共軍退守桃花山、人月山，經我陸、空軍併力猛擊，迄十四時攻克該據點。

十月八日前七時，我整第二十六師由焦山、桃花山、人月山之線攻擊前進，第一六九旅於九時攻克孫家莊、韓家樓一帶。

第一快速縱隊及第四十四旅亦同時到達韓家樓、白家樓及老虎山以西之線，共軍據八里屯附近窪地抵抗，企圖掩護嶧縣方面主力之撤退，經我戰車及突擊隊在砲、空支援下，奮力猛擊。

於九時三十分突入嶧縣西北門，激戰後完全克復該城。

十五時，國軍第一六九旅與第一快速縱隊之一部攻克棗莊，第四十四旅亦於十九時攻克齊村，迄十月九日，中央軍任務圓滿遂行，乃就原地整頓態勢。

左翼軍整第五十一師之第一一四旅，於十月七日午前七時開始攻擊。

九時許連克金馬駒、朱家廟、劉家莊、徐家河各要點後，續向大窩進攻，共軍千餘經我猛擊，向小營方面逃竄，國軍跟踪追擊。

迄十三時攻克石門莊、圍子、南常、北小店等地，共軍向小城子、北常一帶潰退。

國軍第一一三旅第三三七團之一部，於十一時與第九十七軍之第八十二師會師沙溝後，其任務已告完成。

第八十二師即以一部攻克馬官莊、茶棚、以策應整第五十一師方面之攻擊。

十月八日，我整第五十一師第一一四旅之一部，於午前八時十分攻克紅山口及東西香城。

第九十七軍第八十二師之一部及第三十三師，亦於午前九時攻克匡山頭。

興隆集、東西托、東西鉅山等據點後，即乘勝掃蕩朱家峪、東箇山共軍，再一舉攻克南石潰、石格營。

翌日午前九時，第一一四旅之第三四二團攻克東、西鄒塢，第三四一團於七時三十分攻克東、西都埠，戰鬥至此結束，台棗支線打通，臨城之圍亦解。

是役，共軍傷亡二千一百五十三名，被俘一百三十九名。

國軍傷亡官兵四百七十四員，損耗步槍一枝，機關槍一挺，鹵獲步槍三百八十五枝，手槍二枝，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二門。

按台棗支線，連貫津浦、隴海兩鐵路，北控梁邱山地之門戶，西臨微山湖，南障徐州，東連海州，為魯、蘇邊區之軍畧要地。

誠共軍我所必爭，戰鬥遂行中，我軍澈底集中必勝之兵力，作整然之進擊，得以迅速解決戰局。

同時，我臨城守軍適時出擊，頗收夾擊之效。

惟當共軍在我空軍及砲兵威力下，喪失鬬志，躲匿潰逃。

我第一線步兵間未能乘機與砲空密切協調，於此時突入共軍陣，一鼓聚殲，洵亦憾事。

而共軍為避免重大犧牲，常故意暴露各種弱點，誘我孤軍深入，待至其預期決戰之地點，即行猛烈反撲，每使我遭受意外之不利。其行動之機密，掩救戰場傷亡之迅速確實，此皆堪資取法者。


复退军人起来，向毛泽东要工作、要面包！

中國抗戰實錄

【63】

中華民國之誕生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今元洪等爲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報二百六十年之仇，雪二百六十年之恥。……全國英雄，此時不挺身而起，尙待何日？……其速起哉……」

繼之，又發表對清廷宣告建立共和國，號召清軍中的漢族將士歸順等電文。

又繼之，派遣胡瑛代表軍政府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告「所有以前清廷和各國所締結的條約繼續有效」等七項對外方針，要求各國中立。

一月之間十五省光復

武漢三鎭的光復，對於清廷權威早已失墜了的中國全土，給予了決定性的衝激；迫切等待着這一天到來的光復浪潮，洶湧壯闊，在震源地的湖北省，接着就有京山（十二日）、漢川（十四日）、沔陽（十七日）、宜昌（十八日）陸續光復；二十二日，更及於湖南省長沙、陝西省西安；自武昌起義一個月之間，已有十五省先後光復，樹立軍政府。

[illegible]回到上海，是在十月三十日，碰巧正是他虛歲二十五歲的生日前夕。此時，尙在武昌首義之後不到三個星期，革命軍方面，擔任總指揮的黃興等人剛才到達武漢；已經光復的省區，也才只有湖北、湖南、陝西、山西四省。

等候着蔣總統歸來的，是在家鄉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戰。

蔣公赴杭領導武裝行動

蔣總統一回到上海，首先就去拜訪陳其美。陳其美所策劃在上海和杭州同時舉義的準備工作，已經進入完成階段。

陳其美對蔣總統指示，立即前往杭州，加入當地同志的行列，擔負起武裝行動的領導任務。旅途勞頓，未暇休息，就和黃郛、陳泉卿等人馳赴杭州。

杭州距離出生之地的奉化縣溪口鎭不過一百三十公里，蔣總統不克歸省在故鄉的母親王太夫人和長兄錫侯，但寄去訣別家書，決心身殉革命。

王太夫人特地派遣專人帶來復信，勗勉「[illegible]，毋以家事爲念。」

這時，由陳其美所領導的作戰行動，已經展開。

陳其美接到武昌發難的密電之後，迅即於十月十二日到達杭州，和潛伏在當地新軍內的同志顧乃斌、褚輔成、童保暄等人，交換了具體意見。

接頭之後，陳其美爲了策劃在上海起義的準備工作，暫時回去；過了一星期，又派姚勇忱代表前來，繼續協議。

作爲起義的主力，是屬於潛伏在新軍第八十一標（團）和八十二標內的革命同志們。由於這兩支部陳都駐防杭州城外，所在位置，不夠方便；加以防範革命的清軍當局控制着武器，每一士兵分配子彈不滿五發，而相對地防守城內旗營的滿人部隊，則火力優裕，並且在軍械局派駐多數兵力擔任守備，很難期待在一開戰時就將之奪取過來——可見在軍力方面，反革命勢力實則居於壓倒性的優勢。

決定作戰計劃

蔣總統到達杭州之後，便和顧乃斌等人分析戰況，決定了起義行動的大致計劃如次：

一、以駐屯在城內的憲兵司令部執事官童保暄同志爲臨時總指揮，開[illegible]成功。

二、在杭州北方的第八十一標及馬隊、砲隊，由該標代理標統朱瑞率領，自艮山門入城，攻擊軍械局及旗營。

三、在杭州南方的八十二標及工隊、輜隊，由該標統周承菼統率，自鳳山門入城，攻擊撫署。

四、此外，編組「先鋒敢死團」，由蔣總統統率，分爲兩支，配合南面第八十二標的一支由蔣總統和張伯岐、董夢蛟指揮；配合北面第八十一標的一支由王金發指揮。

蔣總統在這個計劃決定之後，立即回到上海，向陳其美復命，並領到經費洋銀三千六百元，送給在杭州的褚輔成。

至於在上海的重要工作，則爲募集敢死團的兵員，應募者很快的便超過了一百人。

十一月三日，率領這一百多人，回到杭州，分住在奉化試館及仁和火腿店內待命。

當天深夜，令人興奮的消息傳到了杭州——「陳其美已在上海發難，光復在卽。」

滬杭起義是重要關鍵

上海、杭州的奮起，具有左右革命軍全盤戰局的意義。因爲自從武漢光復之後到這個時候，雖然在長沙、西安、九江等地也已經革命成功，但清軍出動全力反撲，十一月一日，在漢口的革命軍就已被清軍馮國璋部打敗，發生了漢口失守的事態。

清軍乘勢沿長江進擊，更出現了革命軍有被全面壓制的危機，如其果眞那樣，則在武昌點燃的革命火燄，勢將爲之熄滅；是故在上海、杭州的

命的命運，絕對不許失敗。

得到上海發難的消息之後，杭州方面便在深夜集合同志，舉行緊急會議，結果，預定在第二天（四日）深夜按照既定計劃展開行動。

臨時司令部設置在清泰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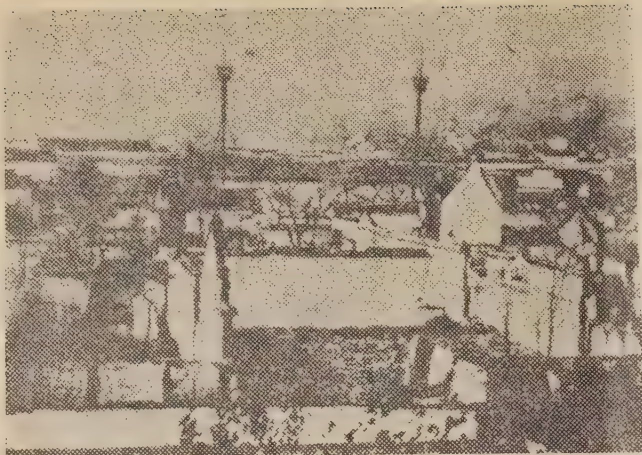
敢死團每十五人爲一隊，編成五隊。由於參加的人過於踴躍，武器不敷分配，每隊只能有十人配備手槍，五人携帶炸彈。

民眾參加革命

起義的時辰，一刻比一刻接近。

蔣總統出發之前，在奉化試館對隊員們激勵如左：

「我們的革命，孰勝孰敗，並不當百，我們這一百個人能夠和一萬個敵人戰鬪；還有，時機也是得勝的重要因素，這個時機，現在掌握在我們的手裏。」



蔣公率領敢死團進攻之浙江撫署，被砲火轟擊後狀況。

終於面臨了第一次的戰爭。

出發之際，將配合於第八十二標之三隊先鋒集合，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敵人方向，說明一切任務，宣告賞罰條例，然後發佈口令（「獨立」）暗號，是夕鐘鳴句半，由陳泉卿、莊新如、蔣著卿、陳欽安諸君分發子彈，配備糧食……（註：蔣總統——「爲杭州復記復顧乃斌書」，一九一二年）

第八十二標自營地南星橋出發，以杭州城爲目標。敢死團則在先出動，排除進軍，紀律整然，由望江門進入城內，立即向撫署進攻。

先由陳濟汾、沈筱九二君投擲炸彈於署側，主力部隊隨即接應攻擊，第八十二標隊伍亦相繼前進，霎時彈聲震地，火光燭天，署中衞兵，聞警奔潰，全城克服，在此一戰。（註：蔣總統——「爲杭州復記復顧乃斌書」，一九一二年）

尹氏姊妹身先士卒

敢死團湧入撫署，此中有尹銳志、尹維俊姊妹等女性，尹維俊手持炸彈，身先士卒，衝進撫署，勇逾男性；撫署衞隊，未加反抗，僅有清軍教練官施放機關槍一排，立即被其士兵制止而投降。

由敢死隊領先進攻的革命軍，突破層層門戶，一舉攻佔撫署大堂，巡撫增韞由屋後垣牆間隙逃出，藏身馬槽，但被革命軍逮捕，囚於市內福建

另一方面，由市北筧橋出發的八十一標革命軍，則拿下了軍械局。在天明之前，革命軍差不多已經控制住全市。革命軍各隊在軍械局附近會師，轉移目的以攻打旗營爲目標；城內的商店街則已經插出白旗，書寫「歡迎」二字，迎接革命軍。

滬杭光復鼓舞人心

由滿人編組的旗營，抵抗激烈，戰事延續到傍晚，革命軍於下午四時在城隍山構築砲兵陣地，開始發砲攻擊，旗營才接受革命軍的招降勸告，同意解除武裝，已經是在當天的深夜。於是，立即推戴湯壽潛爲都督，成立軍政府，宣告杭州光復。

上海方面，由於陳其美奮不顧身的行動，也已經在前一天（四日）光復。陳其美於三日夜晚攻擊重要目標的江南製造局時，爲勸說對方投降，一時暫停進攻，竟然不帶武器，冒險單身進入製造局，結果反遭拘縶，鎖在室外楹柱上，將被處斬；潛伏在製造局內的同志，見到這個情況，乃將圍牆搗毀，引進革命軍攻佔製造局，救下了陳其美。

在上海的革命行動中，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不僅由同志組成革命軍，而且有民眾所自動編組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其人數達到五千之多，雖然只是以短刀等類爲武器的集團，但畢竟顯示出民意所在，是達成光復使命的最大推進力。連優伶夏月珊等人也率領了同伴數十人，以短刀、棍棒爲武器，演出了衝進製造局的場面。

上海的「商團」參加革命，創下先例；後來，在各地也陸續出現了「學生軍」、「女子北伐隊」、「少年社」等義勇軍。



的江南製造局。

浙江、上海的相繼光復，對全國人心給予了極大的影響。

以杭州爲首府的浙江省，早就是革命活動極其盛行的地區——一九〇七年七月，有「鑑湖女俠」之稱的女性同志秋瑾起義失敗，留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的辭世絕筆，然後被處死事件，成爲中外迅速傳述的話題。又在武昌起義的前一年，剪辮子運動擴展到全省，清廷對之，束手無策。

此外，當時的上海，已經是世界性的交通樞紐，言論機關也相當發達；上海的動向，已成爲在國際間衡量全中國動向的重要準據。上海落入革命軍之手，在國外也是一個大新聞。

（上接第三頁）

交抗議書

老萬認為，只要提出事實，只要達到目的便夠了，法律行動，不能作為更進一步的證據，白花一筆律師費用而已。

因此，老萬認為處理辦法，較簡單是寫一封抗議書，寄給無綫電視當局，提出最嚴重抗議，遲幾個月老毛死了，他們的播音員還有同樣情形發生，我們當採取一切有效的行動；信中附有各人的簽名，並在我們報上發表，向社會人士公開，讓大家知道，劉家傑之流不可以隻手遮天，下一次也不容再犯錯誤。老萬把這意見跟鐵嶺遺民談，他也認為是非常恰當的處理方法。希望不同意劉家傑說法的自由人士，簽名寄到本報，我們彙集，連同信件，向電視台抗議。

或者經濟掛帥、財迷心竅、眼睛裏只有大陸廣告的電視老板未必重視我們的意見，但電視台靠廣大觀眾支持的，吸引不到觀眾，等如失去支持，目前香港有三個電視台，不看這個電視台，會同時失去觀眾，無綫電視當局應三思之！

有獎弔祭皆大歡喜

一位居於沙田的朋友告訴老萬千眞萬確的消息；沙田的漁民和農民，最近不少人獲得特別的贈與，得來非常簡單，可說不勞而獲。農民、漁民們皆大歡喜。

事情是這樣的：沙田一家左派銀行發動與他們有業務關係的漁民和農民，參加弔祭周恩來行列。忙於作業的漁民和農民，根本沒這興趣，同時，他們對周恩來並不如劉家傑描述的那樣子「哀慟」，雖然和左派有生意來往，但對周之生死，並不關懷。要發動這些人去弔祭，必須具有吸引力。也許因此左派銀行便想到給予一些甜頭，以廣招徠。

每個去排隊弔祭周恩來的，發給一張贈券，這些贈券每張可領臘肉一斤。這斤臘肉果然吸引不少漁民和農民參加，他們以為只要到靈堂三鞠躬，這到了現場，才知要排隊，而且排隊的人很多，久久才移動一點點，足足輪了幾個鐘頭才完成任務，深嘆這斤臘肉撈來不易。如果拿同樣時間幹活，賺的錢不只買一斤臘肉。

也有拿現金的

不過，不是凡弔祭周恩來的人都可獲得臘肉，奉派到中國銀行弔祭的學生，左派工會會員等，卻可得到現金獎，每人拿一張青蟹。有獎弔祭當然引來不少弔客，因而出現熱鬧場面，使第二天的左報變成畫報，盡量把有名的弔客製圖刋出，眞是琳瑯滿目。

不過，做臨記的弔客只拿到一張青蟹或一斤臘味，有名氣的演員及社會名流，相信獎品不致如此菲薄。有人說，他們名氣這麼大，絕不可能因十元利是或一斤臘肉代價而使他們肯去作弔客，不過，如果說他們因對周恩來「崇敬」而自動自發參加卻很難令人置信。當然，大明星與小演員的代價不同，拿十元八塊收買他們，簡直侮辱，因此，可肯定代價因人的身份而定。發給獎金的方式也很多，譬如某一種貨品，給予售賣特權；或一種報紙雜誌，免費供給紙張等，都可作為變相獎金。

當然，這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在追悼會的弔客中，當然也有並非表演，眞的悲慟哀傷的；也有些有絕佳演技的人，看他面部表情，如喪考妣，內心如何，無法看出。這類人物，可以弔客中的劉家傑與狄娜作代表。他們的表演當然也會得獎，不過用的是什麼方式，局外人難以得知了。



留學生評論與自由人

□□□ 余秋人

留學生評論

期出十餘頁，八開手抄印刷本，惟有一期分由五、六人抄寫情事，字體忽大忽小，且復潦草，閱來不易。立場反共，第十期「新年展望」一文稱：「我國退出聯合國之際許多中間機會主義的賭徒們一想，台灣不就馬上完蛋了嗎？於是乎搖身一變成了左傾機會主義者，打出親共的旗號來配合中共以大吃小的招降主義，大喊其回歸認同和平統一，什麼國共和談是時候了，談判的時候到來了，一廂情願的亂媚眼。」

自由人

八開打字印刷本，期出約卅頁，定價二角五分，為紐約地區同學會所辦。基本立場反共，由其第二十一期刊出唐柱國「從『望子成牛』說起」及反共義士鄒光漢之「大陸實況」二文可知。惟對政府未能出兵捍衛南沙羣島頗有不滿而對中共稍有弭禍之詞。同期「論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一文稱：「關於南海諸島，國軍未及迅速出兵趕走侵佔西沙羣島的南越軍隊但是共軍持地利優勢，用兵事半功倍，收復西沙羣島。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上，雖然我們譴責毛共政權的奴役同胞，不承認毛共政權的法律地位，但是，毛共能夠放下屠刀，不殺害同胞，能夠槍口對外，收復失地，保衛國土，帶罪立功，將功折罪，尚差強人意。」同期「西南沙事件的政治意義」一文係抄襲「人與社會」二卷一期郭仁孚所撰之，該文但卻以郭義明之名發表，且在文內逕增「大陸上的中共與台灣的國府都是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之局，根本無強力反對黨存在之餘地因此才能各行其是……」[illegible]，以彼等反共愛國聯盟之立場，顯此說法，自有不當。



讚揚國民黨排擠毛澤東領導 沉溺享樂地資階級孝子賢孫

北平毛派紅衛兵揭開鄧小平的「反革命」老底

鄧家父子．橫行鄉曲

鄧小平，四川廣安縣協興鄉人。狗父鄧文明有田二百一十擔穀（可產糧二萬六千多斤），僱有長短工，娶老婆四個，張氏、蕭氏、譚氏、夏氏。鄧賊文明信奉「五子教」，任袍哥大爺（掌旗大爺），一九二八年任廣安縣團練局長，手下有一營人（六、七百人），一九二九年又任八縣聯團參事，出門坐三人抬的大轎，前後簇擁着一夥背槍的保鑣，大顯臭威風，鄧老狗一九三八年死去。

鄧小平一九〇四年生，從小嬌生慣養，深得其狗爹狗娘之寵愛。

鄧小平之狗弟鄧蜀平（又名鄧徐初），在老狗死後當家，依仗財勢當過鄉長，在鄉下橫行霸道，是個出名的惡霸地主。

十五歲的鄧小平，抱着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個人野心，鑽進了重慶留法預備班的同學一起去法國，在法國蒙達尼城一個橡膠鞋廠搞半工半讀，一心向上爬的鄧小平，在同學中間根本沒有威信，只好先充當勤工儉學學生內部的廚師，企圖討好同學。

一九二二年，留法勤工儉學的我國學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該年春天組織了旅法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簡稱C、Y支部）。當時的組織者是周恩來同志（該支部的唯一黨員），同去的留法學生全參加了這個組織，鄧小平也乘機混進了這個支部，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

混進黨內．投靠軍閥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旅法的C、Y支部派出代表，回國集體參加國內的外圍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一九二五年，鄧小平混進了黨內，不久，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鄧小平看到國內革命形勢很好，認爲飛黃騰達的機會到了，就馬上回國，在軍閥馮玉祥部下充當黨代表。

大革命失敗後，馮玉祥投靠國民黨，鄧小平被趕出來，到了漢口，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工作，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維漢（郎羅邁）住在同一宿舍裏。

一九二七年冬天，中共中央機關搬到上海。鄧小平也隨船到上海。鄧當時幹的是秘書之類的工作，但一直沒有正式任命。

這一年，鄧小平與張茜元結婚，張茜元當時在江西任縣書記，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徐冰的老婆張曉梅的姐姐。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大會進一步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也批判「左」傾盲動主義。但是大會存在很多缺點，特別是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等缺之認識。黨的領導權仍然掌握在「左」傾分子手中，鄧小平當上了中央副秘書長的職務。

百色暴動．政治資本

一九二九年鄧小平被派到廣西，計劃去軍閥李宗仁的部隊××師，協助該師師長（共產黨員）組織部隊起義，十二月，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農民武裝在百色舉行「起義」，成立了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和紅軍第七軍。在這次右江「起義」中，鄧小平撈了一

筆向上爬的政治資本。

一九三〇年鄧小平當上紅七軍的政治委員，最積極、最忠實執行了立三路線，把部隊調去北面，攻打城市，損失很大，由一萬多人縮減到二千多人，右江根據地也被敵人摧毀，結果不得不轉移到江西同紅一方面軍會合。

一九三一年一月，紅七軍在樂昌強渡北江，被敵人截斷。鄧小平僅帶一小部份隊伍經仁化、南雄到達江西崇義休整。幾天以後，上猶之敵又進攻崇義，曾經「左」得要命的鄧小平，這時充分暴露了怕死鬼的原形，在氣勢洶洶的敵人面前嚇破了膽，借口向中央滙報工作，逃到上海躲避風險。臨逃時他連與部隊其他負責人打個招呼都來不及，只留下了一封短短的、敷衍了事的信。鄧一到上海，就把紅七軍的鬬爭擱置腦後，整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徐冰吃吃喝喝，過着奢侈豪華的生活。後來又爲他難產而死的老婆（張茜元）料理喪事，忙得不亦樂乎。

維漢搶走・鄧妻阿金

一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陳紹禹）上台。鄧小平不久就從上海被派到中央蘇區，在蘇區，鄧小平擔任中心縣委書記、管轄會昌、尋鄔、安源三個縣。據說，鄧還管過一個時期的「紅星報」。

這一年，鄧小平又和一個叫阿金的女人結了婚。

一九三三年「左」傾路線已經排擠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江西的反羅明路線，就是對準以毛們攻擊正確的逐步建立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做法，反對利用敵人的矛盾，反對爭取同盟者，他們把主要力量對準中間派，採取了打倒一切的做法，反羅明路線者，都是在紅色根據地和白區交接的地區。

當時，剛從蘇聯回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維漢，被派到鄧小平所管轄的三縣。李以中央組織部幹事的身份領導該縣的反羅明路線。李曾經遭受立三路線的打擊，他認爲鄧小平當時是積極推行立三路線的，是參與打擊他的活動的。又加上會、尋、安的中心縣地區，正處於紅色根據地和白區的交接處，李就乘機大反鄧小平，把鄧小平撤了職，罷了官，還把鄧小平的老婆阿金搶走。

江西反羅明路線時，有一個反鄧（小平）、毛（澤東）、謝（維峻）、古（柏）事件。毛、謝、古三位同志多年緊跟毛主席鬧革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鄧小平歷來不是眞革命，而且是一九三一年剛到江西的鄧小平想用這件事爲自己的臉上貼金，是萬萬辦不到的。

一九三四年，鄧小平調到紅軍總政治部做宣傳幹事。十月，鄧小平跟隨紅軍第一方面軍開始長征。在長征中，鄧都是這個職位。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從此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一九三六年十月，全國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結束了舉世聞名的長征。鄧小平也就來到延安，在延安附近的農村一個戰地工作團的工作。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維漢這時和鄧小平都在延安，經常見面，因此，李決定將其老婆阿金送到蘇聯邊學習邊治病，以此避開與鄧小平的接觸。但阿金以爲被李拋棄，到蘇聯不久精神病發作而死。

慣於投資・又撈資本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建立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八月二十二日，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編爲三個師（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一二九師師長是劉伯承同志，政委是張浩同志，後來張浩因病逝世，鄧小平就被調到一二九師。

一九三八年一月，鄧小平任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執行過立三路線，曾受到李維漢宗派主義的報復。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慣於投機的鄧小平，便把自己標榜成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執行者。在糾正王明錯誤路線時，鄧小平又撈了一筆政治資本。

一九三年，鄧小平完全不顧黨的政策，在「把敵佔區變成殖民地」觀點支配下，對敵佔區實行「需索」政策，結果在敵佔區人民中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大大損害了我軍政治聲望。然而，在一九四〇年反對「把敵佔區變成殖民地」的觀點時，又採取完全不到敵佔區工作的錯誤做法。這充分暴露了鄧小平忽「左」忽右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眞面目。

鄧小平不顧毛主席早已提出的「爭取多數、反對少數」的原則，不顧「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不加區別地統統採取打擊的方法，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

支持彭總・百團大戰

一九四〇年八月，彭德懷背着毛主席和黨中央，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歷時三個半月的軍事行動。這就是所謂「百團大戰」。這次行動完全是違反毛主席和黨中央在當時制定的軍事與政治路線的，在方針路線上是極端錯誤的，對我華北八路軍來說，雖然一時給了日軍以沉重打擊，取得了一定勝利，但這一行動的結果，大大暴露了我軍的實力，導致了日寇對我華北軍事力量的高度警惕。敵人立即採取軍事上的報復行動，日寇對華派遣軍司令、戰犯岡村寧次坐鎭華北，專門對付我華北八路軍，致使我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主力，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爲了補充主力部隊，就把地方游擊部隊合併到主力部隊中去。這又減弱了敵佔區的游擊活動，使敵佔區擴大而敵佔區縮小。這都是「百團大戰」所帶來的惡果。鄧小平當時是一二九師的政治委員，又是中央太行分局的書記，他積極支持彭懷德錯誤的行動。

更令人氣憤的是，鄧小平以後明明知道毛主席是不贊成「百團大戰」的，卻還拚命爲「百團大戰」吹噓。

讚揚蔣公・投降主義

鄧小平這個無恥的東西，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把蔣介石稱作「統帥」，百般地美化他說：「……伴着這次嚴重危險而來的，是國內親日派和內戰挑撥者的活躍。這些混蛋在日寇指

使之下，拚命挑撥反共的內戰，企圖用內戰方式，置統帥於火爐之上，拖一批友軍下水」（鄧小平「迎接一九四一年」文章）。這段話，充分暴露了鄧小平投降主義眞面目。

一九四三年四月，彭德懷發表「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鼓吹的那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後來彭德懷還把他這篇臭東西編了一本小冊子。當時，身爲太行分局書記的鄧小平，對這本小冊大加讚揚，並在太行地區的幹部會議上號召幹部學習彭的小冊子。關於這本小冊子，後來毛主席給彭德懷的信上專門批評了彭德懷。以鄧小平爲首的太行分局，當時就表現出嚴重的「鬧獨立性」、「黨性不純」。鄧小平「在五年來對敵鬥爭的概畧總結與今後對敵鬥爭的方針——在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認：「……這就是中央指摘的『鬧獨立性』、『黨性不純』的主要表現：……」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中共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慣於投機、善耍兩面派的鄧小平，騙取了黨的信任，當上了中央委員。

明目張胆・對抗老毛

一九四六年，鄧小平不聽毛主席的話，把地方部隊轉爲搞生產，部隊大家復員，結果造成在國民黨軍事進攻前面，處於無準備狀態，處境很被動。鄧小平對於這方面犯了滔天的罪行。

一九四七年，中原分局成立，鄧小平任中原分局書記，在他任職期間，積極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就指出：「退租減息必須是群眾鬥爭的結果，不能是政府恩施的」。鄧小平卻明目張膽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搞土改時，鄧小平把廣大農民當作「阿斗」，地主的土地由他們這些人「恩賜」給農民。停止土改後鄧又不認眞的執行的減租退息政策，反霸鬥爭中，不是嚴辦首惡分子，而是片面強調寬大，對於地主、富農，欺壓群眾任之，置之不理。

在城市工作中，不依靠工人階級，無數工農痛苦，卻用大量公款幫助資本家復業。在城鄉關係上，不是改造舊的城市以服務戰爭，服務工農大多數，而是遷就資本，損害工農的利益。鄧小平所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原解放區的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在這一年挺進大別山，這是毛主席戰畧思想指導下的，但是鄧小平在行動前根本沒認眞做好準備。行動時，把軍隊重裝備（大砲、車輛等）一齊向西南帶去，愈向南，稻田區的小路，山路愈多。結果，所有重裝備因爲行動困難，不得不陸續在中途拋棄，給我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到了大別山以後，鄧小平竟然依靠原有的保甲長去籌糧籌欵。這些保甲長，利用鄧小平所給予他們的特殊地位，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有的捲欵潛逃，轉移財產。鄧小平對大別山地區廣大勞動人民所欠下的這一筆賬也必須徹底清算。

一九四九年，大軍過大江後，二野和三野集結華東地區，同時，成立了華東區，鄧小平任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違背毛主席的階級路線，對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只講團結不講鬥爭，只講妥協、遷就、不講黨的革命原則，繼續推行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和政策。上海、南京等地，勞資糾紛很多，需要按黨的政策正確處理。鄧小平卻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要大家（即資方和勞方）相互商量，先資方後勞方不能解決再到政府，用合理的方法不能站在那一邊……」。當工人對資方的剝削和壓迫不滿提出申訴時，他總是要求工人「忍受」，並下令：「凡是黨員與非黨員合作不好，首先是黨員負責，不管有理無理，有理三百板，無理三百板。不這樣，統一戰線不能鞏固。」很明顯，鄧小平搞的是使無產階級利益服從於資產階級利益，是使共產黨和剝削者及其知識分子「合二而一」的修正主義政策。



西南皇帝・沉溺享樂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二野進軍大西南，鄧小平當上了西南局第一書記。他到遠離中央的西南地區以後，大鬧獨立王國，成了西南地區說一不二的專制皇帝。鄧小平的話成了「最高權威」。西南局的文件上說：小平同志在中央局（按：指的西南局）第三次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已發至各地，小平同志的報告已經中央局決定，作爲今後西南工作方針，不再另發指示……。

以鄧小平爲首的一夥，不是明目張膽地獨霸西南一方嗎？所謂以後不再另發指示，也就是說，管你是黨中央的指示也好，在西南地區，都得聽西南局的，也就是要聽鄧小平的。

一九五〇年，鄧小平進入西南後在會議上也常說：「反對享樂主義」、「要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等等。而事實上，他一進城市以後，即沉溺於城市地主、資產階級的生活中。吃的、住的、用的都是特殊化。他還專門請了一個人教他玩檯球，學了二、三年。鄧小平不惜工本，修改一座有冷氣設備的寬敞豪華的西南局辦公大樓。鄧把自己的地主繼母、地主親戚，都接到重慶來住。鄧小平眞不愧爲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

在西南地區土改中，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只是依靠農會。到了運動後期，才成立貧農團。公然對抗毛主席「先組織貧農團，幾個月再組織農民協」的指示。鄧小平反毛主席是由來已久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西南地區紀念「七・一」的大會上鄧小平作了一次報告，百般的美化，抬高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說：「

黨在成立以前，就有許多馬列主義小組，如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就是當時這些小組的一員。」接着又胡謅：「只有我們的黨才能領導而且代表一切人們的希望與光明」。鄧小平完全抹煞了人的階級性，而和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劉少奇的「修養」唱一個調。鄧還說：「所以無論工人也好，其他人民也好，其前途與幸福必須建築在機器大生產的基礎上。」眞是荒謬絕倫。

衣錦還鄉・夫榮妻貴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鄧從西南局調來中央工作，很快當上政務副總理。夏秋之間，鄧小平陪了他的老婆，雲南有名的大惡霸的女兒卓琳，從北京乘兩架飛機借「返西南開會」的名義飛回成都，又轉昆明，大肆遊覽一番，宣揚自己的榮華富貴，功名顯達，眞是衣錦還鄉，夫榮妻貴！

一九五三年，爬上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中央政府委員會上作了「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草案的說明」報告，公然提出對地主階級分子選舉權的限制「只不過是一種臨時辦法」，「在不久的將來，就成爲不必要的了」，「對於富農分子一般並不存在有無政治權利的問題」。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地主們多麼關心，想得多週到啊！

一九五四年，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早就與鄧小平勾搭。陸定一在一九五四年前只不過是中宣部副部長，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的下面工作。但是陸定一受到鄧小平的欣賞，一議之後，鄧小平就爲陸定一當部長而奔走，到處吹噓陸定一有理論，只有陸定一才能當中宣部長。在這以後，兩人更是打得火熱，互相吹捧，鄧在書記處的會議上吹捧陸說：「陸定一的文章很尖銳，總要帶點刺兒！」陸也肉麻地吹捧鄧小平：「我們遲鈍得很，太不了解，小平同志什麼都來得快！」夠了，怪不得在揪彭、羅、陸、揚反黨集團以後，鄧小平如喪考妣，在中央幾次討論會上一言不發。鄧小平是什麼人，不是很清楚了嗎？

含沙影射・攻擊老毛

在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大會議以後，三反分子鄧小平更是飛黃騰達，竊據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重要職務。從此以後，鄧小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鄧小平在八大上所作臭名遠揚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是鄧小平攻擊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鐵證。他說：「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迷信，不但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在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個人的神秘化。」反動透頂的鄧小平，借口反對個人迷信，含沙影射地攻擊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更令人氣憤的是，鄧小平覺得這樣攻擊毛主席還不夠，竟然放肆地說會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反映。」影射毛主席「以集體領導的外衣掩蓋個人專斷的實質」，「主觀主義，濫用黨的威信，繼續一意孤行」。鄧小平，你反對毛主席，惡毒攻擊毛主席，這一滔天罪行，我們必須要清算！鄧小平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鄧小平還明目張膽地把七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毛澤東思想作爲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句話砍掉了，把「黨員義務」中，關於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部份也抽掉了。罪該萬死的鄧小平，你想用黑手遮住太陽，這是妄想。

該年，鄧小平組織工作代表團去蘇聯「學習」蘇聯建黨「經驗」，妄想把中國共產黨改爲一個修正主義的黨。

麻山事件・支持周林

十月十二日，鄧小平在解釋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胡說什麼：「黨章條文中不必加『爲共產主義而奮鬪』，因爲農民入黨也不懂，這幾個字要求過高！」鄧小平汚蔑我們貧下中農，我們決不答應！

反革命修正主義胡耀邦，爲了樹立個人威信，在農村中搞什麼「青」字號生產隊，引起青年和老年之間的矛盾。毛主席發現後提出：「不要建立單獨的青年生產隊。」鄧小平卻公然對抗毛主席的這一指示，說：「農村青年生產隊這樣形式在生產中起了特殊作用和積極作用，是好的。」甚至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鄧小平還堅持他的錯誤主張，與毛主席對抗到

鄧小平轉了貴州省委對「麻山事件」處理的報告，作爲和平解決民族地區暴亂的「好榜樣」發至全國。「麻山事件」是苗上層頭人中的反革命分子，土匪等挑撥民族關係，發動武裝叛亂，殺害幹部和群眾。當地解放軍和人民群眾要求武裝平亂，以周林爲首的貴州省委卻認爲叛亂是由於我們的政策太「左」了，主張和平解決，便組織慰問團去「慰問」土匪。結果暴亂更加厲害，慰問團員也差一點被害。後來解放軍和人民群眾堅決進行武裝平亂，才把叛亂平息。但周林卻宴請匪首，認爲叛亂有功，並讓匪首組織參觀團到貴陽參觀。亂匪一律恢復原職，有的還提升，並給被打死的叛匪家屬撫卹金，開追悼會，對犧牲的群眾卻置之不理，漠不關心更加令人氣憤的是，竟處分了堅決鎭壓叛亂的解放軍指揮員，把首先開槍打叛匪的解放軍營長撤職查辦。由於周林實行「叛亂有功，平亂有罪」，縱容叛匪的投降政策，使貴州土匪活動很猖狂，貴州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這樣的處理報告，竟然被鄧小平當作「榜樣」，可見鄧小平站在什麼立場！

誰反老毛・永不翻身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頂峯，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斯列寧主義。毛主席的理論與實踐，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毛主席的著作，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照亮了全中國、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解放道路。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是我們的死敵，無產階級革命派

翻身。

鄧小平，這個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長期以來，坐在反對毛主席的賊船上，在黨內獨斷專橫，稱霸稱王，妄圖與毛主席分庭抗禮。鄧小平是蘇修的辯護士，是攻擊三面紅旗的急先鋒，是破壞文藝改革的罪魁，是扼殺社教運動的元凶。而今，這個罪債纍纍的劊子手，又伙同劉少奇一道，制定和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陰謀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上邪路。

正如陳伯達同志指出：「劉鄧的思想作風是和毛主席相對抗的，鄧的面貌如果不在我們全黨搞清楚，那麼是危險的。……在某種程度上說，鄧小平比劉少奇更狡猾、更陰蔽、更危險。」鄧小平和劉少奇一樣，已經走到了反革命絕路的盡頭。如若讓他們的陰謀得逞，多少年來中國人民浴血奮鬪得來的勝利果實將廢於一旦，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將回到水深火熱之中，世界革命將面臨巨大的危險，這是多麼令人觸目驚心啊！

今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群眾，發揚「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把鄧小平揪出來了，從此，我們挖去了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身邊的又一顆定時炸彈，這又是何等的大快人心，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

但是，我們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做最後的掙扎。……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劉鄧之流也必然按這個邏輯，以十倍的瘋狂，對革命人民進行更大的反撲。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更好地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團結成鋼鐵的城牆，為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而戰爭到底。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社
一九六七年四月

「萬人協會」簡訊（七十三）

本月（元）十七日晚上八時正，萬人本會大部份執委暈同萬人日報、萬人雜誌社同寅於香港謝斐道慶金園酒樓歡宴餞別前萬人日報總編輯李勇先生賢伉儷赴美定居，宴中觥籌交錯，把酒言歡，氣氛極其融洽，并用萬人協會名義贈送李勇金筆一對，以資留念，且有相勗金筆橫掃美加牛鬼蛇神之勢，意義彌深。李老總頻頻致謝，表示不負眾人厚望，更強調說：「我們現在不是分離，而是我們的力量在擴展」。大家歡呼鼓掌。又本會駐會文書郭先生舉家申請移民美國，早獲批准，將於不日成行，故翌日晚七時正，亦由本會大部份執委集資歡送餞行郭先生夫婦，宴席設於灣仔留香園，各人對郭先生一年多來駐會辛勤服務，建樹良多，今遠別重洋，俱感依依不捨，故仍用萬人協會名義贈送郭先生金筆一對，以資紀念，并酬一年多來之勞苦功高。座中郭先生夫婦遜謝不已，各人敬酒頻頻，歡欣無限。

秘書處供稿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元月二十日

萬人協會春節團拜聚餐聯歡通告

本會定於本年二月八日（星期日）農曆正月初九日假座九龍紅磡馬頭圍道二十九至三十五號金寶石酒樓二樓舉行丙辰年春節聯歡團拜宴會，並設抽獎助興。六時恭候，八時入席。餐券每張二十五元，憑券入席，每券一人，歡迎本會會友、萬人日報、雜誌讀者攜眷偕友參加，共同歡聚，餐券即日開始在後列各處發售，請早購領，額滿隨時截止，會場不設臨時售券。歡迎各位會友及各界人士惠捐抽獎禮品或代金，以作抽獎，謹請台端惠賜獎品助興，是所感荷。 此上

列位會友

丙辰年春節聯歡會籌備小組啓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元月二十日

附餐券售券處

(1)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本會。
(2)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二樓B座萬人日報社。
(3)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益昌米店
(4)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寄友

台北戴文復

一

遙知垂念意慇懃，
合把生涯告與君；
綺想清於千澗水，
名心淡比九秋雲。
偶親花鳥留眞性，
時對溪山坐夕曛；
長祝故人情未已，
旅居且切感離群。

二

彈指韶華五九秋，
浮生誤我更何尤；
疏狂羞與樊侯伍，
曠達難為阮籍儔。
風月無邊縈遠夢，
文章有價寄閒愁；
河山破碎空餘憾，
大錯伊誰鑄九州。

三

浩氣春潮萬古傳，
恩仇孤劍寄仔肩；
劉郎顧影思前度，
張緒驚心憶昔年；
去國頻添雙鬢白，
望雲切念一身懸；
憂時空灑新亭淚，
不見中流擊楫船。

四

一春久雨釀新寒，
望斷驕陽怯影單，
芳草多情縈客夢，
故山信美隔雲巒；
啼歸杜宇催人老，
零落天桃帶雨看；
天竺影疏勝跡渺，
佳辰爭不憶錢塘。

大陸農民受苦受難
母親病危無人照料

編輯先生：

我在台灣有一個朋友李先生，他避難來港，由港赴台定居已有十七八年了，他爲人厚道熱誠而忠於職務勤於工作，故一直十餘年來，在一個教育部門的崗位上，職級連升，薪給及配給等等合計，都約以有新台幣萬元左右，頗有積蓄。

李先生在台雖有這麼長的時間，但因爲在大陸淪陷時，僅隻身落荒逃

這個打算，但後來一年復一年的過去，眼見諸多同鄉人鄉人都成家續眷，有的兒女成羣，人生光陰有限，想起將到晚年的寂寞，都不免升起成家之念，到這時李先生不是沒有物色，也有人介紹，但高不成低不就，多時都沒有搞好這項事。

就是四年前的夏天，天緣有份，佳偶續成，在初時他的新夫人，是謊說只有小女一個帶來的，但後來木已

女一男，都同到一起住，夫妻恩愛，是不能因有三個兒女，人口大增，而隨便悔婚，因此男女要上學，房子要加寬，傢俬要添置，生活開支便很多了，以一個十餘年王老五獨身生活的慣性，慢慢儲蓄日見稀薄，月入幾將不夠支付。

李先生在大陸家鄉還有髮妻及三個孩子，在一般初年「掃地出門」的慘況後，慢慢才有做農奴牛馬的日子過，李先生在大陸「文革」過後的三數年，才接通家音，才有少數的欵項接濟去，但他的兒子是天性孝順的，很體恬老父多年逃亡在外，而李先生也並不曾將在外近年來已成有眷屬告訴家裏，意思是老妻在家，耐勞吃苦，把外面成家的事情，忠實告訴他們

二十多年，爲時不短，情勢所迫，多數人是不會有什麼妒意的，而尤其做兒子的人，也多數樂聞，父親在外有家，晚年有個溫暖。

我所說李先生大陸的兒子天性很孝順，很能夠體恬父親的艱難歲月的原因，是我知道很多留在大陸的家人，都十九來信催促要錢，獨這個李先生的兒子，就極少來信，即來信亦口口聲聲體諒父親年老，不必滙欵，他自己年青人，是耐勞吃苦的。因此，李先生就卽使到了這農曆新年將屆，亦不預備滙欵給家人過年。

就是早幾天，李先生的兒子來信了：告訴母親病，很危急，請醫買藥都無錢，爲了救援醫治母親的重病，務請寄點錢回來，而且現在發動農業學大寨運動，共戰五年，實現大寨縣，每公社以大隊爲單位，全大隊分爲三個兵團，五個生產隊爲一團，兩天兩天一次一個生產隊，一直要搞到農曆年二十五日才解散，全體隊員，在平時空一天罰一天，甚至情節嚴重的還要受批鬬，請假只有三條：一、結婚日期可以請假，二、死了人可以請假，三、經醫生檢查眞正有病可以請假，除開這三條外，一律不准請假。而且過開農曆年，正月初六卽接班去修築水庫。現在天氣都在零度下，天寒地凍，日日都要在水田裏工作，手腳凍得痛不忍受！

你看：大陸農民，如此受苦受難，母親病了很嚴重，兄弟二人都不能讓一個留在家裏服侍母親的病，這次來信要海外親人滙錢，我看李先生，儘管如何困難，也不能不想盡方法託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閨析

姚伯衡

上下擾紛紛，人間今何世；
城狐與社鼠，欲去眞無計，
放肆一口牙，食苗穿墉第，
性奸九尾狐，陰險難裁制，
鄭國多盜賊，萑苻掩藏閉，
豺狼當路途，猙獰又舞勢，
老少街中行，若逢必遭喙，
親疏相比鄰，藉故恣爲厲，
不舍晝與夜，逐耽擇肥噬，
可憐小蟻民，赤手乏武衞，
更痛深閨質，脫簪而亂髻，
且有保血汗，抗予至命斃，
心苦訴無門，含寃沉淵底，
悲哉傷骨肉，千萬人流涕，
清宵傳柝聲，以警猖狂猘，
願借張京兆，運籌將暴繫，
闔閭望太平，苦海同普濟

步封壇主「閨情」元玉敬和

林復生

漫說離休便不休，且將苦恨付東流，
前時種種無同味，後事茫茫豈合愁，
制止病侵宜放膽，籌開畫展莫藏頭；
奇逢或有知音者，偕隱湖山樂暢遊。

生朝感言

尹遜盦

忽忽流光七一春，久沉逆旅感因循，
龜齡曼衍情方黯，馬齒徒增志莫伸！
既系守身離故國，復甄遁迹別嚴親；
有懷忠孝緣危逼，恨未揮戈殄暴秦。

賞梅

前人

冬來正好賞奇葩，遙憶孤山尊綠華；
抱潔冰肌殊可貴，凌霜玉骨最堪嘉！
[illegible]人，[illegible]竹[illegible]，
[illegible]

旅懷

雪梨 林康

四十年來草草過，夢魂猶自繞珠河。
一簾春雨情懷冷，萬里秋風感慨多！
嫉世仲連投濁浪，哀時子野託清歌，
無端淚爲新亭洒，祖逖鳴雞越石戈。

崖坪靜眺

前人

崖坪靜眺白雲飄，浪沒瀾生汎海潮，
黔首楚狂傷獨悴，裸裎蠻女笑無聊！
不愁卒化蟲沙刼，厥疾誰功藥石料？
狎我鳴鷗如告語，忘情且與老荒礁。

感夢

封淑英

刻骨纏綿是也非？羅浮夢醒倍依依！
相思欲見還無見，野徑人歸雪滿衣。

點絳唇 五月一日

劉祖霞

幾日椰風，晚來吹送芭蕉雨。驚愁不語。似惜春光去。滿目花飛，引得歸心苦。凝眸處。亂山無數。遮斷來時路。

南歌子 —送除夕—

葉其眞

故國三千里，香江廿五秋，鬢斑猶未肯干休，好漢人生七十始開頭。新運明朝發，紅燈此夕收，寸陰珍惜守更籌，且喜古風依舊是時流。

秋思十五首

陳鐵兒

(一)
桐陰月照已涼時。秋水芙蓉白露滋。
不去京華望北斗。百年世事坐觀棋。

(二)
潯陽江上客題詩。漁浦清遊見我詞。
今日聖人歸魯論。新秋桐葉又風吹。

(三)
秋來肅殺宋江山。淘盡英雄浪湧間。
弔罷白花人去後。又從海外見文瀾。

(四)
英雄還在亦淒涼。誰聽悲歌夢裏吭。
秋日逢君尋易水。[illegible]留微命到[illegible]。

(五)
秋老[illegible]將軍。[illegible]代[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六)
民食近言水藻球。思尋何必待初秋。
村中各散閒人步。幾許英雄羨女牛。

(七)
物換時移玉露零。秋燈夜雨有人聽。
乘龍帝子吾不見。惟見鼎湖隕巨星。

(八)
獵獵西風戰陣雲。美人遲暮立黃昏。
迎題紅葉隨流水。一雨成秋見亂紛。

(九)
魚龍寂寞有所思。楚漢爭雄論調低。
秋雨秋風人去後。愧對黃花烈士碑。

(十)
頻年寥落事何因。燕市狂歌未入秦。
莫笑登樓多蕩婦。懷人長劍待風雲。

(十一)
月明故國水連天。一臥滄波廿五年。
客路相逢人共老。願君常記舊山川。

(十二)
清秋燕子自高飛。花草蕭疏徑漸非。
萬里鄉關惟望月。思親未許寄寒衣。

(十三)
自別故園楊柳村。此生幸未入都門。
寫詩豈爲千金價。吾愛黃花晚節存。

(十四)
蕭蕭木落九家村。中有幽人獨閉門。
老杜傷時興八首。追思離亂古今論。

(十五)
巧思登月作盤餐。地遍干戈收拾難。
天上人間無美景。詩情畫意不同看。

秋思

賴定中

西風送爽忽驚秋。住近漁村羨釣舟。
即景日迷紅蓼岸。閒情心遂白沙鷗。
故園松菊知難問。遠地烽烟念未休。
幾許騷懷時物感。添教霜鬢雪盈頭。

前題

張震圖

西風大道夕陽斜。酒後回途秋思加。
郊樹颼颼飄落葉。烏衣隊隊噪歸鴉。
小車迢遞匆忙過。農佃踉蹌急詣家。
十里鞭絲歘嘯客。初瞓籬畔有黃花。

前題

蕭勁草

秋來孤館倍淒清。一榻蕭然對短檠。
老我風塵侵鬢影。[illegible]人心夢[illegible]衣聲。
萬[illegible]殊方調。[illegible]關山故國情。
[illegible]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鬪格 • 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茱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二期 新135期）



接龍年！

恭賀春禧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二期(新135)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二期(新135)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4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對中共派系鬪爭的分析

中共上層的派系鬪爭，隨着老狐狸周恩來的死亡和毛澤東的生命將走到盡頭，必日趨激烈。最後誰勝誰負當前尙無法估計，然可以預見的是：必由派系鬪爭的不斷激化，必削弱甚至拖垮中共這個萬惡的政權。

去年九月四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傳達毛關於評「水滸」、批投降派的指示的社論三天後，由北平傳出了周某「病危」的消息。當時，毛江集團在強勁的「右傾翻案風」的襲擊下，已是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

可能那時毛江已確知周恩來快要化灰，更有可能毛江已決定利用「人工」催周速死；所以開始評論「水滸」，並以鄧小平爲目標，把他描繪爲「又黑又矮」的「現代宋江」，指其企圖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而把毛江壓下去準備投降「蘇修」。但因當時所謂「穩健派」，並未因周恩來「病危」而失去優勢，所以能在九月十五日在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召開一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個會議召開月餘，本是以鄧小平爲主流的一次「業務掛帥」的會議；但因宮廷派還未到束手就擒的地步，開幕時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和「國務院文化部長」于會咏都「擠」進了大會開幕式。但從九月十六日北平「人民日報」第一版報導這個會議開幕消息看，明顯地可以看出：鄧儼然大權在握，十分重要，而江青只居於「敬陪末座」的地位，不僅顯得不大重要，且似對於她實在是可有可無。然十月一日中共「國慶」前夕這個會議移往北平繼續舉行後，已顯得形勢有所改變，最顯著的標誌是毛江親信之一的華國鋒在會上作了「總結報告」。不過，這只是毛江醞釀反撲階段，在去年十月中旬該「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閉幕到同年十一月末的一個多月時間中，大陸各地在叫囂「貫徹落實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中，大陸多數地區特別突出鄧小平「副主席」的「重要報告」，而華國鋒「副總理」的「總結報告」卻放在次要甚至極不重要的地位。鄧的頭銜是「副主席」，好像是他代表「領導一切」的黨。如湖北、安徽、江蘇、廣東、雲南等省，不僅在宣傳上貶低宮廷派，在行動上也對宮廷派採取壓制措施。雲南新任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剛剛「解放」並上任伊始，就把所謂「新生事物」之一的年輕新幹部全部趕到農村去「蹲點」。

當時，是凡與宮廷派有關的諸如老、中、青三結合、樣板戲、上海民兵和教育革命等「新生事物」，在中共報紙和電台宣傳中完全絕跡。但鄧小平的好景並不長，到去年十一月末宮廷派開始反攻，迄今爲時僅僅兩個月，所謂「新生事物」已經完全恢復，且有比前尤見抬頭之勢。

在中共派系鬪爭中，周恩來斃命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周死後，不少人憑主觀願望出發，都看好鄧小平。然自周死以來，北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中央」以至地方電台播音，持續叫囂的並不是與鄧有關的事物，而是大喊大叫「反擊右傾翻案風」。各地大專院校的「工農兵學員」和工農兵「理論骨幹」，一致把鬪爭矛頭指向搞「陰謀復辟」的野心分子。與此同時，儘管對「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宣傳並未顯著減少，然鄧小平的名字和他的「重要報告」已完全不提了，其情形有如去年七、八、九三個月所謂「新生事物」完全絕跡一樣。這說明：中共的派系鬪爭眞似「三年河東，三年河西」，倏息萬變。在當前，可以看出鄧又沉下去了，隨着周死鄧小平雖還未坐上不祥的二把交椅，然在事實上他已成爲「穩健派」的頭頭。也就是說，他已是宮廷派所要打擊的頭號敵人。

如果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最近召開的話，鄧小平能站穩崗位而不倒下去已不容易，升官相信不大容易。在三中全會後如再召開四屆人大二次會議的話，即或鄧能繼周當上「國務院總理」，也是過渡性質。其情形不會比中共九大捧出林彪任毛的「接班人」爲好，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瞬卽歸於消逝。

在目前，宮廷派在派系鬪爭中佔了上風。但毛澤東不會活得太久了。加上共軍方面仍存在極大的阻力，一旦老毛死亡，大陸局勢立卽呈現「天下大亂」的局面。



新聞以外

香港負擔龐大軍費已成定局
利用駐軍搞好治安有何不可

萬人傑

有人建議：反正維持香港駐軍之議無法推翻，軍隊在香港，打仗機會極少，等如吃閒飯，終日無所事事，只有把他們養到又懶又蛇。如果利用軍隊，協助維持治安，這是個好主意。可是卻有所謂「專業人士」加以反對。有種人專門唱反調，不問事實上何者有利，這種人，腦袋有問題。

專業人士．唱出反調

不久前，一家大報在封面版刊登有關出動軍隊維持治安問題的報導，訪問了一羣小市民，各抒己見。差不多一致認為，香港的駐軍，既無仗可打，利用這些訓練有素軍隊，加強治安，非常適當。

過了兩天，另一家同系報紙卻訪問了一些「專業人士」「一致認為」出動軍隊協助撲滅罪行是不切實際的，且會造成「錯覺」影響安定。相信這班所謂「專業人士」——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席陳立僑、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魯、市政局議員鄒偉雄，他們發表的言論，未必存心與小市民們抬槓，故意提相反意見，只是「採訪」的人利用他們的「言論」，作為對另一家報紙的「挑戰」而已。

見仁見智．各有道理

這是很特殊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存在已久，不自今始。過去大報對這家同系報紙及另一家晚報，經常故意在新聞報導上唱反調，妙就妙在三家報紙同一系統的。

相信不會是報紙「政策」如此，而是工作人員的暗鬬。敵對報紙間，這種情形絕不奇怪，不只香港，世界任何地區除共產國家外，都會如此，這可說是「競爭」手段之一。但「友報」而且同一系統的報，老萬私以為這種作風有加以檢討必要。

出動軍隊協助維持治安之議，「對」或「不對」，見仁見智，各有道理。至於造成怎樣的「後果」，大家還不知道，不過靠估而已。可能出動軍隊使香港頓時變得河清海晏，從此宵小絕迹；也可能造成「幻覺」，弄到治安越來越壞。

專家之論．不切實際

在報紙上，你唱一個調子，我唱一個調子，正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理長，誰也不能代表「眞理」，也永遠辯不出結果。這種報導，除「各執己見」，表示「我也有一手」，還以顏色外，實在無聊之極！

事實上，這三位「專業人士」的意見，抹煞不了一般市民更切實際的見解。雖然他們都掛了一個十分响亮的「銜頭」，可是他們過的生活，跟小市民有一段距離，他們被匪徒「籂頸」機會，遠不如普通市民。偶然夜歸，即使不用座駕車，也花得起車費乘坐的士。他們對「治安」關心的程度，當不如安步當車，家在橫街窄巷的小市民。因此，他們的高見，他們的願望，都不能代表小市民。尤其事事根據「法理」，難怪他們爭取「恢復死刑」一敗塗地，因為，英倫也講「法理」嘛！

老萬個人見解，也同意小市民的「淺見」，不敢苟同「專業人士」的「偉論」。

恢復死刑．作用不大

老萬同意小市民見解，因為老萬也不是「專業人士」，沒有專門知識。我們見到的是事實，沒有學問深入研究其最後利弊。

香港治安的敗壞，是我們面對事實。如何把治安攪好？我們亟望找出有效的辦法。有人認為，只要恢復執行死刑，便可產生阻嚇作用，匪徒畏死，於是治安好轉了。

其實，恢復執行死刑，嚴重罪案或可因而減少，治安影响可能不大。籂頸黨、拍膊頭黨及電梯刧案等等，都不可能構成死罪，恢復不恢復，對這些「賊仔」不會起什麼警惕作用，而籂頸、拍膊頭及電梯刧案卻是威脅一般市民最大的罪案。七百萬、七十萬大刧案，雖轟動一時，小市民未嘗受害，銀行買了保險，這種人抓到了，拿去環首抑或坐牢，市民痛癢無關。但如果不斷發生籂頸、拍膊頭一類刧案，對市民是一項巨大威脅。

鎮壓小賊．大有幫助

因此，對付小賊實際上尤重要於對付大賊，死刑是對付大賊，如果軍隊參與維持治安，對鎮壓小賊，將大有幫助。有人認為，如果使用軍隊維持治安，無異施行「軍政」，有違民主，也恐怕對自由有所損害。其實，為了使生命財產更有保障，為使治安納入正軌，必須作若干犧牲。甚至，有必要的話，有些地方還會實行宵禁。當然，宵禁會扼殺夜市生意，也使市民不便，但鞏固治安，應更重要。

過去，馬尼拉治安比香港還差，遊客裹足，許多到馬尼拉遊埠的香港市民，會遭遇鬧市被刧事件

；但今日馬尼拉已不再見這種情形，這和出動軍隊維持治安大有關係。香港效法馬尼拉，難道會引起「誤解」？

嚴重騷亂・出動軍隊

台灣治安最好，生活最安定。大家都知道，台灣仍在軍事管理中，如是暴力案件，十之八九判死刑，立刻槍斃。即使是用刀子威脅他人，刦去一塊錢，也不能免罪。遇到嚴重動亂時，全世界國家都出動軍隊。民主如美國，大學生示威，也派軍隊鎮壓，並未聽說過有發生「誤解」的事。

香港也出動過不少次軍隊，且都能迅速把暴亂遏止。六七年暴動，如果單靠警察，香港早已被「鬪臭」「鬪垮」。因此老萬認爲，爲使生命財產有保障，軍隊參與維持治安是個好主意。有人擔心軍隊「一鋪牛頸」，可能與市民間引起誤會，殺錯良民。這種顧慮，簡直多餘，難道軍隊是一頭老虎而不是一個人？

警察包庇・深宵喧鬧

一位住在尖沙咀區一條小橫街的太太告訴老萬，住宅樓下近來開了一家無牌小館子，只有半邊舖位，桌子擺在馬路。這條馬路不通車，對交通影响不大。但午夜十二點後，食客不但喧鬧不休，還猜枚鬧酒，直至深夜。這位太太當教師，大淸早便要起床，幾個月來鬧得沒一晚好睡，迫得她打電話到警署投訴，要求制止。

可是，這家食店消息非常靈通，在警方採取行動前，便已偃旗息鼓，關上店門，沒有營業，街上的桌子也全部撤退。警員走進橫街調查一番，無結果而退。警車剛開走，食店又開檔。爲什麼會這樣？聰明人一想便明白。

軍隊介入・維持治安

另一例子：在報上時時有警探破獲賭檔的新聞報導，雖在地下賭場中抓到不少男女賭徒，可是席面賭欵，大都只有一千幾百元。幾十名賭徒才不過這點點下注，顯得太少。可是，發生過一次匪徒打去大檔，把席面的錢刦去，便有六萬多元。相差如此之巨，使人懷疑賭檔的情報，必是事先已曉得。

把這兩件連在一起，我們可以知道，警方與違法者勾結，直到今天，仍是如故。也即是說，若干不合法的營生，仍受到警方維護，不消說，維護的代價是派片。

老萬舉出這兩個例子，是爲了「應不應出動軍隊維持治安」的辯論提供一個更佳的理由；老萬也贊同軍隊介入維持治安。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警察「收片」，非法勾當受到庇護。要攪好香港治安，靠警察不會有效；但軍隊絕不可能收片，公事公辦，不法之徒，豈敢捋虎鬚。

動用軍隊・不必派片

香港治安日益敗壞，原因很多，警察收規，可說是治安的贅疣。要整頓警政，加強警察實力，談何容易？積弊已深，要改革也感力不從心。甚至因爲黑社會勢力坐大，警方人員有欲罷不能之苦，即使想不再幹這勾當也不成，失去不貪汚的自由，無法自拔。但如果由軍隊協助維持治安，情形便會兩樣。沒有機會貪汚，黑社會中人也不敢試圖與軍隊打交道，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加強警察力量與出動軍隊維持治安是兩回事，警察部門傳統惡風氣不除掉，即使增加百分百人手，仍是收片緊要過維持治安，於事無補。利用軍隊阻嚇嚴重罪案，將是有效的遏阻罪行的好辦法。反正八千八百名駐軍在香港閒得發慌，應給他們一點任務，這筆軍費的負擔，才不算寃枉。

前言後語・互相矛盾

出動駐軍，支持警察，撲滅本港日益嚴重的罪行，尤其進行夜間巡邏。這建議是西環街坊福利會主席陳凌峯向港府提出的。

在香港人正爲增加軍費而感到憤憤不平的時候，這建議頗受市民歡迎。因爲，軍費負擔的增加，已成定局，八千八百名駐軍留在香港，若不加以利用，等如吃閒飯。他們勤於操炮練靶，又易與鄉民發生衝突，最佳的利用，莫過於協助維持治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主席陳立僑，自有「軍費」問題，即在反對立場，認爲香港不應負擔一分錢軍費，因爲香港根本不需要軍隊。但當他作爲「專業人士」接受記者訪問時，則說：「現時駐港英軍人數已大減，他們各負有對外特別任務，而城市內的維持治安工作，應用警察及輔警擔任。」前言後語，畧有逕庭，不知訪問他的記者紀錄有無錯誤。

專家之言・高不可攀

人人都知道，軍隊用來捍衛疆土、維護主權的，但國家並不是時時有戰事，承平時候，軍隊便沒事可做，許多國家利用軍人墾荒或作建設工作，不會讓他們閒下來。香港的建設工作用不着他們做；也沒有什麼荒地可墾，如果要利用他們，協助維持治安，本是最理想的。陳立僑認爲他們「各負有對外特別任務」。連協助維持治安也沒工夫，既然他們都負有對外特別任務，何以他過去又說香港不需駐軍？余也魯的說法更高不可攀。他認爲「治安問題不在暴力的解決，而是由根基的改革，如整個制度、青年問題、教育及居住環境、人口控制等，均要作整體改善。」

阻嚇罪行・作用很大

如果大家有耐心，等政府作出根基的改革，把整個制度確定，解決了青年、教育、居住等問題，自然可把維持治安的責任交給警察及輔警擔任，不必勞動軍隊出動協助。可是儘管我們有這份耐心，匪徒們未必肯耐心等待。

鄒偉雄議員更擔心軍隊「殺錯良民」，他認爲警察與軍隊所受訓練不同，擔任的工作有異。軍隊是對付敵人的，警察則對付犯人，兩者大有分別。

老萬所感到不解的，何以鄒議員躭心軍隊殺錯良民，而事實上，警察已不只一次殺錯良民了。

警察見到「疑犯」便開槍，死於槍下的很多是良民，但法庭研究死因，也只確定爲「死於非命」，可知爲了維護治安，用鐵腕對待犯案者，不論其爲軍爲警，「殺錯良民」自所難免。若言阻嚇，則軍隊的作用大得多了。

論周恩來的「三大功勞」

岳騫

明報「社評」舉出周恩來十大功勞，筆者當時未看到，以後根據萬人傑舉出的，對中共有大功者七，對中華民國有大功者三，對中共有大功，何止七項，筆者不知明報社評舉出的那七項，也無心去研究，只有另外三項，萬人傑逐條舉出，覺得有加以說明的必要，談歷史，尤其近代史，與寫武俠小說不同，因爲武俠小說越離譜越叫座，好就好在不合情理，歷史則有根有據，半點花招都加不進去，卽使能騙得了自己，也絕對騙不了別人，何苦費此力氣，玆將此三大「功勞」逐點提出。

一、北伐

可以武斷說，周恩來對北伐沒有一寸功勞，當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蔣總司令在廣州東校場誓師北伐後，革命軍便全力向湖南推進，共產黨人隨軍北伐的有郭沫若、林伯渠、李富春、葉挺，周恩來則留在廣州，到了國民革命軍底定武漢之後，周恩來由廣州到武漢，也不是爲了北伐，而是繼張國燾任中共軍事部長，在革命軍中佈置中共黨員，進行滲透。

北伐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廣州誓師到蔣總司令辭職東渡日本；第二階段爲蔣總司令復職繼續領導北伐，第二階段已在南昌暴動之後，周恩來逃去上海租界潛伏，北伐與他完全無關，只說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最艱苦的是從長沙到武漢這一線的戰事，與吳佩孚的主力血戰，重要的是賀勝橋與汀泗橋兩戰，蔣總司令與吳佩孚均親臨前敵指揮，雙方都出了全力，兩次戰役中，共產黨員有沒有人出力，有的，便是第四軍張發奎部獨立團團長葉挺，獨立團有一個連長林彪，雖然當時未見名字，但也可以說在北伐出了力，只有周恩來不沾邊。

周恩來在漢口住了兩個月，在民國十五年十一月由武漢去上海，秘密組織工人武力，企圖在革命軍攻下上海時，搶先奪取政權，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部抵達龍華，周恩來卽在市內掀起暴動，引起大混亂，但所訓練工人缺乏實力，只能造成混亂，不能佔領全市，直到革命軍前敵部隊薛岳部開進上海，始恢復治安。

所以周恩來在北伐，不但未曾有功勞，實在是居心破壞，當時共產黨人反對北伐是受了第三國際命令，而且也不相信北伐能成功，周恩來在北伐之初所以留在廣州不肯北上，也就因爲認定北伐軍未必能出湖南，一旦受挫又要退回廣東。

周恩來在上海公開與革命黨人相處時間不到二十天，到了四月十二日蔣總……陳延年，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周恩來則跑回武漢。到了八月一日南昌暴動之後，周恩來受到武漢國民政府通緝，與革命軍斷絕了關係。這一段歷史清清楚楚，周恩來功勞何在，可否請明報主筆舉出事實，既補近代史之不足，亦讓我輩長點見識，功德無量，善莫大焉。

二、西安事變

明報社評指周恩來在西安事變營救蔣委員長，左報經常如此宣傳，倒是很容易欺騙國人，玆將此點扼要說一說。

首先要指出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劫持統帥，事前並未告知中共，雖然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秘密與周恩來在延安會過面，訂下了互不侵犯的口頭協定，但劫持統帥卻未通知中共，可能時間未來得及，只同當時任陝西綏靖公署主任部隊也駐在西安的楊虎城商量過，楊虎城不但贊成，反而極力慫恿。今天談這端公案，也使人頗多感慨，先總統一生爲國爲民，冒險犯難，不計個人安危，輕裝而入險地次數很多，何以從未有人加以劫持，只有張學良、楊虎城能幹出這種喪心病狂的事，這就不能不論「成份」了。人所共知張學良是個賊種，其父張作霖當「鬍子」出身，楊虎城根本就是一個「刀客」，陝西的刀客，東北的鬍子都是強盜別名。所以兩強盜合在一起，幹出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綁票事件。西安事變發生後，毛幫尚在延安，得到消息召開緊急會議，絕大部份大頭目皆主張把蔣委員長劫持至陝北公審殺害，最激烈的是朱德與張聞天（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卽今日之主席），毛澤東未置可否，周恩來也未表示意見。周恩來可能不願危害蔣委員長，但在中共大頭目羣情激昂情況下，以周恩來個性，自不敢獨持異議，中共初步決定慫恿張學良殺害蔣委員長及高級將領，適在此時，史達林的命令到了，嚴責中共必須保障蔣委員長安全。因爲西安事變一發生，日本人內心雖然高興，表面上卻十分關切，一口咬定是蘇俄主使，史達林曉得這是同全中國人民結怨的事，非保護蔣委員長安全不可。中共接到命令，無人敢持異議，形勢立時作一百八十度轉變，就在這時，張學良電請周恩來去西安，共商大計。

張學良何以變計護送蔣委員長回南京，今日冷靜研究，因素甚多，重要者有下列各項。

一、張學良最初以爲劫持了蔣委員長，中樞失去主宰，一定要派人同他談條件，到時他就可以漫天要價，誰知中央完全不理，中常會開會通過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長，何應欽任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爲東路討逆軍總指揮，顧祝同爲西路討逆軍總指揮，分途向陝西進攻，沒有半點妥協意向，張學良頓時不知所

措。

二、全國民情激昂，大出張學良意料外，自覺犯了眾怒，完全陷於孤立。

三、張學良刦持統帥後，翻閱蔣委員長日記，發現蔣委員長無時無刻不在佈置抗日，只是時機未成熟，不能宣之於口，至此，張學良天良發現，感覺愧悔。

四、黃埔系將領一百七十多人由胡宗南領銜致電張學良，聲明如果張學良危害了領袖安全，全體列名將領「誓不與之共天日」。當時黃埔學生尚沒有當軍長的，當師長的總有十幾人，目前此一名單已找不到，記憶中，任師長的即有第一師師長胡宗南，第二師師長黃杰，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第九師師長李延年，第十師師長李默菴，十一師師長黃維，二十一師師長李仙洲，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八十九師師長王仲廉，其餘皆旅團長，所部乃國軍精銳，張學良部決非其敵，此一壓力頗重。

五、張學良以爲刦持蔣公之後，可以得到各方響應，當時中國名義上雖然統一，但各地軍人擁兵自重，隱與中央携貳者尚多，如晉綏閻錫山，新疆盛世才，冀察宋哲元，山東韓復榘，四川劉湘，西康劉文輝，雲南龍雲，廣西李宗仁，皆對中央不滿，張學良以爲發難之後，一定各方響應。但事變發生公開響應的沒有一人，而且紛紛通電表明擁護中央，痛責張學良，其中尤以閻錫山一電最爲扼要，閻電提出三點，筆者只記得兩項：「一、兄等（指張楊）將何以善其後？二、此舉乃增加抗日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這兩段話正如兜心打了張學良兩拳，張學良當叛變時，其認定的友軍除陝北共黨外就是閻錫山，加之陝西與晉綏相鄰，若三省聯在一起，也立於不敗之地，不料閻錫山首先反對，提出了非常切實的問題，張學良仔細想想，也覺得無以善其後，陷於進退兩難之境。

六、張楊部也呈現不穩，當張楊叛變消息傳出後，在西安附近張楊部雖然隨之叛變，但在西安以外地區均未附和，當時張部在外者有兩部份，一是五十三軍萬福麟在北平，萬福麟在九一八事變前是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地位僅次於張學良，與張學良關係最爲密切，但張學良一經叛變，萬福麟卽在北平通電擁護中央。另外張部尚有一個砲兵團駐防洛陽，西安事變消息傳出後，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卽電詢該團長態度，該團長表示確接到「少帥」密電囑在洛陽響應，但聲言此是亂命，決不服從。

此是張部，再說楊部。楊部有兩個軍，一個軍長孫蔚如隨楊虎城在西安，一個軍長馮欽哉，駐防大荔，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央軍四十六軍樊崧甫進駐潼關，馮欽哉派員前來取得聯絡，立卽通電聲明擁護中央。張部五十三軍在北平，砲兵團在洛陽，不隨張楊叛變，也許有其困難，馮欽哉部在陝西境內，竟然歸附中央，對張楊是相當大的打擊。

更有甚者，西安城內也出了問題，楊部十七路官兵自以爲是中央軍，現在隨着張學良叛變，受盡國人唾駡，實在不值，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卽秘密向楊虎城獻議，乘機扣押張學良，護送蔣委員長還京，立此不世功勛，但楊虎城遲疑未敢。不過，消息已經傳出，在西安城內楊部大於張部，如果楊部官兵眞的反正，張學良非死不可，此點亦使張學良驚心，不敢不早日決定送蔣公回京。

七、民間壓力亦重，當時全國上下幾無人不駡張學良，明報主筆與區區年齡相仿，西安事變時總在小學五六年級或初中一二年級讀書，應該記得所有學生得到消息痛哭失聲的情況，如果說民意測驗，那才眞是一次絕對自由而自然的民意測驗。有實力者固然反對張學良，一些閒人更爲激昂，與張作霖有相當交誼的李烈鈞致電張學良痛責其「父仇未報，更釀內亂，何以爲子？以怨報德，威刼主帥，何以爲將？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何以爲人？」馮玉祥也致電張漢卿「世兄」（馮與張作霖是結拜兄弟），自願赴西安爲質，以換介公返京，再言其他。張學良此時始感到同胞雖多，無一個同情之人，天地雖大，無一寸立身之地，除護送領袖還京外，也無其他途徑可走了。

還有輿論的壓力，當時居於全國輿論領導地位的大公報，有一篇告東北將士書，有這麼一段話：

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能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爲把蔣先生刦持着，中央不肯打你們，現在討伐令下，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悔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國愛國同胞抗拒，這樣死了，教全國同胞雖可憐而不能見諒。你們之中有不少眞正愛國者，乃旣拚了命而禍了國，値與不値？這幾天全國各地的東北同胞都替他們悲痛，盼望趕緊悔悟，你們還不悔還不悟嗎？

所幸者現在尚有機會，有辦法，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裏發憤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命運，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你們要信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要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

你們趕快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華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中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爲他因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夠，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國民這樣焦慮，全世界這樣繫念，而眼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眾要自己開火，而又受你們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禍爲福了。你們記住幾點：㈠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㈡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可解決了。幾時出西安是小問題，誰不是他的部下，誰不能作衞隊呢？㈢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什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儘可以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認眞去研究。㈣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國

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的。」

中央翻印十萬份用飛機載去西安上空散發，東北軍將士看了之後，部份人爲之痛哭，如果西安事再有十天不解決，西安城內必然會又有變，說不定張學良那次就一命嗚呼了。

八、最後再說到周恩來的貢獻（實則旣不是周恩來的貢獻，亦不是中共中央，只能說是史達林的貢獻），周恩來到西安見了張學良，聲明中共方面不贊成此舉，目前唯一辦法只有護送蔣委員長還京，至此，張學良最後一個希望幻滅了，想同中共合流亦不可得，更不得不提前護送蔣委員長回京了，如果說周恩來對西安事變有貢獻，就這一點點，對整個經過而言，所佔的比重實在太微不足道了。

三、促成國共合作抗日

此亦共黨慣用術語，硬把民國二十六年共軍投誠說成是國共合作。茲說一說「合作」的經過及「合作」的方式。

在西安事變前，中共在陝北已成釜底游魂，再也捱不下去，就百般設法請求中央招安，蔣總統「蘇俄在中國」對中共洽降經過有扼要敘述，茲錄要點於後：中日戰爭旣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對蘇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爲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卽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與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十四年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且他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卽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冲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爲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爲此事眞僞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卽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爲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爲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爲地方政府。」

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十月綏遠戰爭爆發，日軍支持僞蒙軍進攻綏遠，國軍湯恩伯部調綏遠增援。此時共軍因覆滅在卽，已準備「分散游擊」，向外蒙邊境靠攏，乃乘此時機於十二月一日，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穡、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張雲逸、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董振堂、羅炳輝、邵式平、郭洪濤等率中國工農紅軍名義上書，蔣委員長稱：

「今日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爲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爲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卽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前線，綏遠之國軍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爲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淩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的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爲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西安事變後，共軍投誠問題又進一步，「蘇俄在中國」記述此事經過：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着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爲根據。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束，致電本黨三中全會，提出如下的四項原則：

㈠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㈡蘇維埃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㈢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澈底民主制度；
㈣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本黨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針對共黨的四項原則，決定四點如下：

㈠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澈底取銷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
㈡政權統一爲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㈢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爲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㈣階級鬭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爲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鬭爭。

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㈠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鬬；

㈡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㈢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㈣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我為了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鬬，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眞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鬬，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聯名電盧山蔣委員長稱：「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効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七月九日，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蕭克、左權、徐海東率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鬬員致電蔣委員長等，表明「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在共黨共軍的請求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廿六年八月廿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三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鬬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這就是全部「合作」的經過，「合作」的「方式」是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共軍去上帽上紅星帽徽改為青天白日帽徽，此處還要加以說明的，當時國軍帽徽沒有紅邊，是黨徽，共軍戴上國民黨帽徽。共黨放棄共產主義改信三民主義，這究竟是「合作」還是投降，請讀者評一評。

至於共軍以後在抗戰中不打日軍，專打國軍的經過，談了已多不再贅述。

以上所述周恩來「三大功勞」與明報主筆所說者絕大部份均不相同，本文有無嚮壁虛造或穿鑿附會，歡迎明報主筆公開賜教。

古巴人反對參加安戰

任蜚聲

新聞週刊記者詹姆士・甫連格爾，去年尾一次隨同巴拿馬強人托里約瑟將軍赴古巴訪問，下面就是他在哈瓦娜所見所聞的第一手報導。

卡斯特羅在歡迎會中，力促托里約瑟要堅忍地自美國手中奪回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但卡氏隨又提出所謂「解放」的重要，他強調稱：「解放一個大陸是更重要的，雖然那是一塊不毛之地，但它是我們國家的一部份。」於是一些夾雜在台下羣眾間的共黨好戰者，開始大聲呼叫「安哥拉，安哥拉」！這個古巴頭子接着又繼續說：「越南的解放，非洲的解放，與安哥拉的解放，都是比較重要的。」於是台下羣眾又呼聲四起。

這些熱情的人羣，可能是已經深深有感而發——或者為表示對卡斯特羅的效忠，而不得不如此。但是，毫無疑問，安哥拉三字，這些日子已深印在古巴人腦海中。哈瓦娜一位居民外交家告訴我：「這裏每個人似乎都知道這件事」。上週，第一次卡斯特羅坦白承認，古巴軍已在安哥拉作戰。雖然在上個月，他在古巴第一次共黨國會演說中，曾經隱約提及這場戰爭，可是，古巴報紙卻不獲准刊登。哈瓦娜一個外國居民說：「人民都是很憤恨這件事。他們不瞭解為何古巴要在非洲打戰？當卡氏演說發表後，這種憤恨稍微減輕，但仍不能終止。人民縱或支持卡氏，但他們終不免有一種自然對他們親人在安哥拉作戰的關懷。」

許多古巴人都有男孩子被派赴安哥拉作戰。大約為數九千名古巴人已經前往，另有三千到六千人以上，正在途中。他們都是一些新兵。在最近一次徵兵會議中，六十個人中有十五個拒絕前往安哥拉作戰，十四個則藉口家庭關係不能前往——也許是害怕。只有一個人被，提出擱置在一旁，因為他是共產黨員，顯然由於他不能表現共黨所有的革命精神，而解除了他的黨員證。

卡氏已於週前知道古巴軍隊在安哥拉傷亡實情，可是他拒絕說出數字多寡。據日前一項估計，傷亡總數當在六百人以上。古巴這個小國家（人口約九千三百萬）以前從未捲入這樣一種外戰。一位西方大使說，青年人斷了手臂與足的慘況，突然出現哈瓦娜街頭，「這是我從前未曾看見過的事。」官方新聞，從來不發表這類消息。曾有一個已經戰死的士兵所遺軍章，當被送回他的母親時，當局也不說明他究竟發生什麼事。古巴這一次參加外戰可謂來得適時，因為有些古巴人有一種漸起的感覺，認為他們的革命已經成功了！實際上，一些不滿政府的怨言，六年前我常常聽到，現在仍然聽到。他們仍然缺乏食物，如米、麥、糖與其他主要物產。不過魚與鷄蛋尚有供應。這些雖然是常見的實情，可是另一面也有奢華享受，例如一架古巴製隨身帶的收音機，要值美金二百元，這比一個普通工人一月收入還多。在六年前，這種產品是不獲准許的。

（節譯自「新聞週刊」）

由狂熱到失望

王再興

【編者按】作者王再興先生於一九七五年底由中國大陸逃抵日本，原籍台灣省台北縣新店鎭人，現年五十一歲。一九五三年七月，王先生對中共懷着滿腔狂熱的幻想，回歸大陸，準備貢獻所學，爲所謂「建設祖國」而效力。經過廿二年的實際生活體驗，認清了中共迫害人民的殘暴面目後，他認定中共政權決無前途，由狂熱而失望，終於澈底覺醒，逃離大陸。

我是在一九四〇年離開台灣赴日本讀書，在日本法政大學唸了二年書，還沒有畢業就去大陸。我在一九五三年到達中國大陸，當時由於對中國共產黨認識不足，在滿腔熱血的心情下，想把在學校所學的一切貢獻給「國家」，就以「亞洲反戰人權委員會」理事的身份回到大陸。當時因爲有日本共產黨和鹿地亘的介紹信，到大陸後就被派至天津市人民政府任檔案工作人員，後來又在「天津市工業設計院」、「建築設計院」、「建工部瓦斯設計院」等處從事設計的工作，因爲在大陸每天工作八小時以後，還要花兩小時的時間學習毛澤東著作，爲了逃避這個學習，我就去三個夜校讀書。不久我又在「天津市共產黨委員會」任技術指導員，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組織了「天津市華僑造反聯合總會」，並任委員，後來又任「中央煤氣設計院革命委員會」委員，一直到林彪事件發生，被下放勞動二年，一九七四年也就是去年十月才返回日本，在大陸一共住了廿二年。我之所以能逃出中國大陸，可眞要感謝那位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他所拍攝的「中國」影片，在大陸上掀起了廣泛的批判。其實他所拍的中國大陸現況並不算太壞，但就被批判了半年。我當時寫了一本「在大陸廿年」的書，所講的問題，都與安氏相反。爲了取悅共黨，以便逃出魔掌，安氏說共黨不好的地方，我都說它好。就這樣我騙了他們，逃出了錢幕。當然，此書到現在並未發表，我更無意將它發表。

我抵達日本後就組織了「大陸歸還者協會」，並自任事務局長，同時並發行了「眞實報」及「大陸雜誌」月刊，報導大陸實況。

我是因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影片而逃出來的，但逃抵日本後，卻立刻成了最堅強的反共鬥士。我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主要因爲在大陸上經過廿二年的痛苦經歷，深知我們如果要生存下去，必須要反共，反共乃爲了求生存，所以在日本才發行了這些報紙和雜誌，把大陸的慘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寫出來，讓自由世界的人們都能更進一步的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殘暴統治。

打從一九五三年我回大陸的那一天開始，我就想回來了，這就可以說明大陸的慘況，反過來說，今天我回到台灣，我不想回去了，台灣同胞實在太幸福[illegible]台灣同胞感到高興，同時想到大陸七億人民痛苦的生活，感到非常的難過，他們的心情和我一樣，整日都盼望國民黨政府能早一日返回大陸去。

目前大陸的情況，可從兩方面來說：

第一：經過廿六年的暴政，大陸上人民都結合起來。中共政權成立之初，給予農民土地，使農民衷心歡迎，一九五七年實施人民公社，又將土地沒收了。工人在開始時打倒了資本家，共產黨在後來又奪走了工廠，使工人都爲了吃飯而賺錢，爲了工資而奮鬥。知識分子初時因中共爲了建設國家的緣故，工資比較高些，可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反右鬥爭」中，共產黨竟把他們五百萬人中的一百廿萬人打下去。所以，就農人、工人、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來說，他們經過了八年的暴政，已從對共產的模糊認識逐漸轉變到反共的陣營中，就具體的事實講，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公安部」證實的數字，就已殺了三百八十萬三千人。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又殺了六十萬人，卽是說，八年當中殺了四百四十三萬人，再加上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大災害又死了三千萬人，一九六四年中共做了一次人口調查，表示一九六四年的人口相當於一九五九年的人口，我們如按一般的年出生率百分之一。四來計算，也卽是一千萬人，由此證明在三年當中，死了三千萬人。這種慘象眞可謂人間地獄，也可以說是廿世紀的奴隸社會，所以大陸同胞經過這樣一個具體的事實，他們已經成了反共的戰士，在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的領導下，紛紛的起來了。就一九七四年來說，在天津就有五大爆炸事件發生，比如說天津市最大的一個體育舘，在七月中已經被燒掉了，楊柳青發電廠也被炸了，天津北平之間放了定時炸彈也被發現，七月份北京的地下鐵道被炸停了二個多月，還有打倒毛澤東的口號。同時在軍隊內部也發生不少問題，北京軍區參謀長把副司令官也殺死了，問題重重，許多問題都在醞釀中。

第二：文革以後，黨員對毛澤東也失去了信心，爲什麼呢？現在大陸上除了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之外，沒有一個不被鬥的，特別是地位愈高，被鬥的機會也愈大，現在上台的鄧小平、羅瑞卿也是被鬥的，羅瑞卿在文革時因受紅衛兵的打擊曾從四樓跳下去自殺未遂，當時我正好在北京，他現在一隻腳是跛的，如今他又上台了。許多問題在以後可能都會爆發出來，所以黨員對毛澤東也是心存反抗的，爲什麼呢？在文革中都被羣眾鬥爭過，被鬥得很慘。最起碼的方法是，使幹部成四十九度的彎腰，脖子上掛着鐵絲，兩旁放了兩塊磚頭，共約十公斤，羣眾情緒爆發的時候，如排山倒海之勢，不可抵擋。一個說：「我們家裏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向你提出意見的時候，什麼都沒解決？」因此再加兩塊磚，共有廿公斤，其他的羣眾又提了：「我當時要求調動工作，你怎麼不同意，害得把我們夫妻分開了十多年」，又再加上兩塊磚，共有卅公斤，所以羣眾一個意見加兩塊磚，把他們的脖子弄得血流斑斑，流血後又繼續加，直到有一百多公斤，人就倒下去了，倒了就打就踢，這就是共產黨仇恨統治的具體實例，所有的幹部都被羣眾打了，文革中沒有一個幹部不挨打，後來因「文革」這一過激的舉措，引起幹部強烈的不滿，爲了安撫他們，又將他

（「解放」解放人，林彪事件就發生了，這些幹部又被打了下去，但他們過去是所謂走劉少奇的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鬪的時候問題還小，因他們過去騎在人民頭上，做了一點壞事，被鬪了還不算什麼，現在被鬪後又解放，恢復原來的工作，此時因林彪事件發生，又加上「極左」的名義再一次受到鬪爭的痛苦，這些幹部很自然的想到，跟劉少奇走被鬪，跟副主席、接班人、親密戰友走也被鬪，老是被鬪，不知跟誰走比較好，跟周恩來嗎？又來個「批林批孔」運動，第三號文件明指批孔是針對周恩來的，所以這些幹部心中惶惶然無所是從，不知跟誰跑比較好。當然從毛澤東的歷史來看，從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一直到死前的周恩來，所有這些被鬪的人表面上與毛無關，實際上都是他一個人做的，特別是革命了幾十年的中堅幹部，從科長、主任一直到局長、部長，一下子就給紅衛兵拉下來鬪爭，他們感到在這個社會中，辛辛苦苦的工作也得不到一點地位，明天的命運如何也不知道，不但黨幹部如此，羣衆也是這樣，更重要的問題是黨內部的權力鬪爭相當厲害，簡單的說有六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文革」的主要目的，即是毛澤東準備要培養他的接班人，我們在大陸時學了兩條語錄，一條是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另一條是斯大林失敗就是沒有培養好接班人，這二條語錄學習了三個多月，接着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從學習語錄一直到現在，江青上去了，江青的女孩蕭力（江青原名李雲鶴，又名欒淑豪，藝名藍蘋。往延安後，改名江青。江與毛所生之長女李納，現易名爲蕭力，文革期間崛起，成爲毛林集團要角之一，曾任「解放軍」報臨時總編輯組組長）的丈夫姚文元也上去了，東北的毛遠新也上去了，還有毛澤東的姪女王海容也到外交部當副部長監督喬冠華去了，現在又把王海容的親戚王曼怡調到文化部去，一系列的問題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毛澤東爲了培養自己的接班人，沒想到林彪的威信比他還要高，所以毛澤東就要把林彪打下去，但在林彪下去了，沒有當上總理，還是周恩來當總理，所以要來個「批林批孔」，把周恩來推下去，可是問題沒那麼簡單，我們從「十大」來看，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並沒有歌頌「文革」是共產主義的偉大創造，因毛澤東就這麼想的，可見周恩來已佔了上風。還有一件怪事，就是在「十大」以後並沒有按往例：會後必須學習三個月的文件，這一次的文件，連一天都沒有學習，「政治報告」沒有學，「憲法修改草案」也沒有學，學什麼呢？學「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已經學了十幾年，從一九六二年以後誰敢不相信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什麼「階級鬪爭」呢？這說明江青佔了上風，這一矛盾的現象，證明「文革派」與非「文革派」之間的鬪爭相當地激烈。

再說「批林批孔」的三號文件，原是江青寫給「副主席」的一封信，我們學習了兩個月，按過去政治運動的規律，應該結合到實際去了，必須貼大字報，批判周恩來了，結果不但沒有批判周恩來，所批的意見都是針對「文革」所產生的「革命委員會」，這是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沒想到批林批孔，批到毛澤東的頭上來，因此，過了不久就發表八號文件。

由於羣衆所貼的大字報都是針對「革委會」「走後門的問題（目前大陸上知識青年所面臨的最大困擾是「下放問題」，而「革委會」的「當權派」卻運用特權，將自己的子女下放以後「走後門」上大學，或向城市「回流」就業）。沒有提到周恩來，所以毛澤東在八號文件上如此批示：「走後門不一定是壞事，不走後門不一定是好的，克己復禮」，將羣衆的怒氣打消下去，後來批林批孔運動也就搞不下去了。同時以中國客觀的歷史環境來說，也無法批孔，四十歲以上的人大多數不識字，四十歲以下的人，一九四九年以後，都不學孔子的學說思想，而學馬列主義。老的不知孔子思想是什麼，不知道怎樣寫大字報，所以有一位老太太問我：「批孔批什麼孔啊？」我說我也不知批什麼孔？但是每一個人都要寫三張大字報，只好都抄人民日報，所以一大堆大字報，實際上只是「人民日報」的片斷而已，這是就批孔。這是江青與周恩來鬪爭中許多實例中的一個主要例子。

另外軍隊與黨的矛盾關係也是難以調和的。據我所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大軍區中的六個司令員都被調了，當時是調不動的，爲什麼呢？當時名義雖是清算林彪的黨羽，實際上是「黨領軍」還是「軍領黨」的問題？就那時的情況說，廿九個城市「革委會」有廿一位是軍人兼「革委會」主任或黨的第一書記，這就與毛所說的「黨指揮槍」相違背了，爲了解決此一問題所以就調動這批司令員。這一次的調動和往常一般的調動不同，在過去司令員、參謀長、政委及其部下是一起調的，現在是分開來調，這說明了鬪爭相當厲害，軍隊根本不聽他的。目前大陸的政治新情勢的「老中青三結合」，黨內已經「三結合」了，政府機關也已有了「三結合」，惟一沒「三結合」的是軍隊，王洪文在中央讀書會上提了三百卅名年青司令員，可是一個都未上台，鬪爭相當激烈。一九七四年不得已只好成立「民兵指揮部」。「民兵指揮部」就是奪軍權未成功後才成立的，後來廣州也成立了，天津市也成立了，各大城市都有了民兵組織來代替「解放軍」，所以這一鬪爭是表現多方面的，還有五、六個具體問題也說明了「黨領軍」還是「軍領黨」的問題。如果老的司令員大部分支持周恩來，當然也包括鄧小平，那麼「文革派」目前在軍隊是沒有什麼勢力的，這是一大矛盾。

最後是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兩派鬪爭相持不下，無法調和的矛盾，現在連軍隊也被牽涉進去了。一九七四年六月，我到山東某地想找一間旅舍住，我問旅舘裏的人，還有沒有房間，他說有的是，隨便住吧，但生命不保險，晚上睡覺如挨打，你也不知是那一派的人打你，這是一個實際的例子，許多實際問題顯得大陸相當亂，再加上「三結合」的領導困難，老的過去被鬪，現在又出來領導，青的害怕被老的報復，中的則搖擺不定，各有所偏；結果變成老的簽字，青的不聽，青的簽字老的不聽，只好老中青三結合，來個集體領導，而老的大多有病，他們不上班，簽字都簽不了，當然就誤了工作。總而言之，許許多多實際上的問題，證明了大陸的混亂及不可解決的矛盾。

十萬大山的無名反共英雄

秦明

九位反共無名英雄，英勇地壯烈犧牲在中共火海裏，他們的英魂永遠活在十萬大山的高崗上，他們帶去的青天白日旗，永遠飄揚在大陸同胞心坎裏！

兩個月後的一個黃昏，電白沿海外一處沙灘上，有三名中共的民兵，正在沿海岸巡邏。

距離海岸不遠的一堆岩石上，有一點顏色和海水一樣的橡皮，夾在岩石縫中，大半截露出石縫的外面，若隱若現，在太陽的光輝照射下，份外奪目！

三名民兵走近前去，原來這一包橡皮是壓在一塊岩石縫中，因受不了潮水的衝擊，才將目標暴露！

三名民兵合力將重壓的石塊翻開，將橡膠繩索打開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是一隻橡皮快艇的裝備，祇是將氣放去，包好密藏的戰鬪裝備。顯然是下了一番功夫埋藏的，祇是潮水一漲一退，衝出過甚，壓在上面的岩石也經不起驚濤駭浪的考驗，才露出痕跡來。

民兵驚魂甫定，知道這種精良的戰鬪裝備，在大陸上再過五十年也無法出產，也不是任何人置得起的私人遊艇，連忙向上級報告。

縣裏的公安局接獲報告知道是大件事，立刻連絡軍方代表趕到現場，加以研判之後，認定是反共特工的裝備。登陸之後埋藏在岩石縫中的遺物。但已不知人去何方了！

縣裏的黨書記及公安幹部，駐軍代表連夜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決定不動聲色，密令各地加強哨崗，廣佈線網，發現有可疑行人，立即加以拘捕，如有反抗，可先斬後奏，可以寃枉一百個好人，也不能放過一個「壞」人。

三天後，距離十萬大山二百多里處，城東公社接獲一項佳報，說有一個小隊的九名解放軍經過，不知是不是行軍訓練，還是執行特別的任務。

公社書記連忙向上級請示，知道解放軍行軍訓練不可能一個班單獨出發，而且一個班人數不止九個人。立刻帶了幾名幹部趕到城東公社去！

根據當地的情況報告，綜合分析，這一小隊九名解放軍的裝備，行動，有幾點疑竇：

他們穿着的解放軍裝、軍帽、裝備，與常見的解放軍完全一模一樣，講北方口音，行動落落大方，似足行軍訓練，因此到處行進無阻，祇是九個人行軍，與解放軍一個班編排的人數不符。

他們買汽水止渴的時候，掏出的人民幣有十元大紙，不似平日見到的解放軍那樣「孤寒」。

他們飲汽水的習慣有點不對板，通常是飲完汽水交還瓶子才離開，他們卻要付瓶錢帶着汽水上路飲。

他們使用的人民幣，的確可以亂眞，經過週密的比較，二角紙的頭尾色彩較鮮。

他們穿在身上的解放軍裝，布質似乎比常見的好。

他們解放裝上的鈕扣浮面的星徽，在廣東南部的解放軍少見。

他們的北方口音近似純正的國語，不似地方語言。

綜合以上各種疑竇研判分析後，經過與解放軍方密取連絡，近日沒有派遣九名士兵出動及行軍訓練。因而確定這一分隊解放軍是問題人物。立即下令截捕。

這一羣神出鬼沒的「解放軍」，一路朝向十萬大山前進，在沿途關卡專接獲緝捕命令之前，到處通行無阻，他們光明磊落的行動，地方民兵及民眾不敢過問。他們經過的地方，也秋毫無犯，如同在自己的防區出動。

由於他們對前進路線瞭如指掌，有時出現通路，有時轉入叢林越野，步步為營，可說是逢山開路

，遇水搭橋，很平安的趕了三天路程。

這九人小組的解放軍，神出鬼沒，一直捕捉不到他們的踪影！

這時的防區也派了九組解放軍配合地方的公安人員，加入搜索的行列。眞眞假假，假假眞眞，地方老百姓也弄糊塗了。因爲他們對地方民兵及老百姓，一切盤問都能對答如流，三言兩語，崗哨民兵還嚇得將奉令加強檢查的情況直說出來，求取諒解，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情報，更提高了警惕。

捕捉他們的指揮中心，在第四天才獲得一次準確的情報，就是發現九名「解放軍」穿着的膠鞋底印，露出了破綻。

廣東駐軍發給的膠鞋，底印是直線三角，九名「解放軍」的膠鞋底印是波浪形的線紋。於是正式下令，在防區內搜索波浪形的鞋印追踪，這才步步追近。

九名穿着解放軍裝的，原來是登陸敵後，要在敵後建立戰鬬據點的無名英雄。他們的目的地是深入十萬大山去！

他們快到達十萬大山前沿的二〇七高山時，跟着腳印追踪的共軍追上了。

帶隊的共軍大聲喊話，要他們不許動，隨着朝天响了一陣機關槍示威，共軍的計劃是想生擒俘虜，追供情報。

他們在分隊長的指揮下，一聲散開，就分別進入狀況，回頭一輪機槍聲，嚇得先頭部隊的共軍鷄飛狗走。

他們立刻以二〇七高地爲據點，利用地形地物，迎接戰鬬。

分隊長知道已蹈入重圍，將是一場九死一生的戰鬬。他指示八名生死與共的袍澤，要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與陣地共存亡，一面發出無線電求援，一面沉着應戰。

這時已是黃昏時分，共軍已動員了一個連的兵力，將二〇七高地完成了包圍的陣勢後，先開始使用追擊炮猛烈的轟擊了一陣，隆隆的炮聲，震耳欲聾！

他們九個人緊握着槍機，一槍不响。祇是用金星火眼，監視着四面八方來犯的敵人。打不準不打，不輕易亂放一槍。

炮聲停止了。

共軍首先開始喊話攻勢，以威迫利誘的口吻，大聲喊叫「投降」。

他們祇是咬牙切齒，滿肚怒火，心想，衝上山來，就一個一個的要敵人腦袋開花！

共軍白喊了半天話，又揚言要放火燒山。

他們無畏無懼的，發揮了神射的槍法，瞄準喊話的共軍一個一個的射去，接着一個又倒一個，共軍的連長光火了。

雙方僵持到天快黑了，共軍發起狂犬似的攻勢，一連共軍分三個波浪衝上山來，快要接近陣地前緣了。

他們的機槍手是山東籍的大漢陳忠勇，一聲「好呀」就扣動扳機，「得得……」一輪掃射，送死的共軍跪的跪，倒的倒，在火網前緣頓挫了。

共軍的連長一看情況不妙，祇好申請援兵趕來，重新佈署，按兵不動，祇伏在凹低的地方喊話。

他們爲了佔領交有利的地形，在午夜時分，慢慢的轉移到高地的鞍部，每一個人都有天然的岩石做掩體，他們下定決心，如果沒有援兵來解圍，不惜血染山河，與陣地共存亡，他們戴起防毒面具，準備作殊死的一戰！

在火光中，共軍又開始槍林彈雨的密襲過來，他們借着火光射擊出去，當晚夜戰，共軍最少有五十多人死傷在他們的火網下！

直到破曉時分，他們已有四人陣亡，另五人負了重傷，子彈也快打完了。共軍又發起拂曉攻擊，像人海一樣洶湧到陣地來。

負了重傷的五名袍澤，將身上僅有的一枚手榴彈擁得緊緊的，眼見敵人衝入了陣地，一聲「拚呀」就不約而同的拉開保險掣，五枚手榴彈同時爆炸，火花四射，壯烈成仁。

這天晚上樹梢月冷，天上星稀，他們在共軍的重兵包圍中，眞是怒火中燒，熱血沸騰！每個人心裏都有了打算，殺一個共軍夠本，殺兩個就有得賺！

午夜時分，共軍又以威脅口吻喊話，再不投降就放火燒山了。

他們還是對住喊話的地方，用槍聲回答過去！

共軍的獸性發作了。在山腳四週點起燒山的火把，一時火光熊熊，烟硝瀰漫整個山頭！

他們利用岩石做掩體，烈火蔓延不近身，祇是火烟薰得入陣地的共軍應聲倒地，未被破片受傷的，也像地瓜一樣滾下山坡去！

其中三名無雄英也壯烈犧牲了！臨終時還高喊血債用血還！反共勝利萬歲口號，氣壯山河！

共軍以爲沒有敵情顧慮了，竟大搖大擺的，準備上來清理戰場。

剩下最後的一個是副分隊長，他全身負重傷，但他手上的卡賓槍，還留有兩粒子彈，這時的血流不止，神志已接近昏迷，身畔傳來共軍的喊叫，他已無力翻身，也無力舉槍瞄準了，勉強將槍口對住共軍喊叫的方向，射了一槍，嚇得上山的共軍連忙退卻下去，動也不敢動！

副分隊長以最後的一顆子彈，對住自己的喉嚨，壯烈成仁了，他在呻吟中，猶念念不忘的，喊出中華民國萬歲的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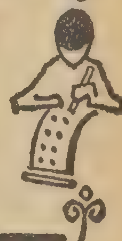
副分隊長最後的一槍聲响時，又把共軍嚇了大半天，以爲還有伏兵在陣地上。

天已光亮了，這時的火勢還在蔓延，陣地附近的叢林野草燒光了，共軍又發射了十多發炮彈，將掩蔽的岩石炸得粉碎，現出一大片鮮血染過的山地，山地上有九位壯烈成仁的忠魂！

共軍清理戰場時，祇見到壯士們流下斑斑的血跡，屍骨已在火海裏求仁得仁了，還有九塊鐫有青天白日國徽的英雄紀念章，深坎在永不屈服的高崗上！

這個英勇的戰鬬故事，很快的傳遍華南，華南地方的同胞，都爲十萬大山的戰鼓茄聲而振奮，他們知道有了九位無名英雄的壯舉，會有更多反共的無名英雄在十萬大山待機而動，旆旗千萬里，迎接國軍的反攻！





認識中國

從只蓋「黨」旗談去

柳以青

從電訊和螢光幕上知道，周恩來蓋上了「黨」旗。這篇就想從這件事上來分析和尋思一番。這會牽涉到幾個重點的。這些重點我只是提出來加以分析，好使讀者們在這一事件上，了解一些情況。

鐮刀·斧頭及其他

假如說：周恩來是一個共產黨黨員，而在他死後，他們的黨爲他蓋上「黨」旗，那是司空見慣的事。

假如說：周恩來也還是他們的一個「國」的「國總理」，而周死後，可以不可以蓋一個他們的「國」的「國旗」，答案或許爲不少的人，以爲是「可以」或者「應該」的。

可是，事實上，周只蓋了他們的「黨」旗，而沒有蓋他們的「國旗」。

有人這樣的闡解着：在大陸是以「黨」爲主的。有人根據共產黨的理論說：共產黨是沒有國的，誠所謂「工人無祖國」。

假如是如此的解釋，那麼，我們就會了解到的是：共產黨人，或者更好說中國共產黨人，所謂的「國」，只是虛象，只是手法，只是工具。而骨子裏，他們根本沒有國家觀念，沒有民族觀念，只是用共產主義的思想來做成一個集體，在那裏爭呀爭的，鬪呀鬪的。

也就是爲此，中共在海外所發起的「愛國」統戰運動，也只是以「國」爲工具，爲手法和爲虛象的。因爲他們只有「黨」而沒有「國」。

這一分析，不只是理論上的主觀意念，同時也可以徵諸周恩來只蓋他們的「黨」旗，不蓋他們的「國旗」的客觀事實。

那麼，在這一事件發生後，海外的人士，特別是海外的青年一代們，應該深深地體察出：中共所稱的「愛國路線」、「愛國行動」也者，絕對不是那麼回事。在這一所謂中共的「愛國」口號下所發動的一切——無論座談、無論是演講、無論是什麼集會與行動中，這「愛國」字樣只是一個虛象、手法或工具而已。

如果眞的以之爲中共有「國家」有「愛國」的話，那一定是自己迷失了路向。

因爲中共所謂「國」，實質上是指他們的「黨」；中共所謂的「愛國」，實質上是指「愛」他們的「黨」。這一只蓋「黨旗」事實，相信是無法洗去我們對中共有「黨」無「國」的思想的。

當然，海外的青年們，有的也許對共產主義的夢幻裏想產生了綺思，而眞的以爲共產主義是一條路，這是囿於理解與體驗的不足上，爲追求者當然無法立刻夢幻的綺思中擺脫出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依照共產主義的思想發展，只是會有「黨」而不會有「國」的。

縱然中共口口聲聲地在說着「國」，談着「國」，喊着「國」。這「國家」一詞爲他們來說是一個利用的絕好的工具，來吸引無知的人成爲他們「黨」的控制奴隸。

但是，這回「只蓋黨旗」的事實，應該做成對中共幻想有「國家」、有「民族」的人士的一個當頭棒喝。特別是在海外人們對民族主義高漲的今天。

或許，上面的解釋使讀者們以爲：似乎周恩來對他們的「國」，不及對他們的「黨」更有「貢獻」所致吧！這裏，我可以更提供出一些證據，證明中共雖然口口聲聲是在談「國家」，而他們對於「國家」根本是視爲無物的。

證據不必遠求，就從他們爲周恩來所發表的「訃告」中，可以掌握。

這一「訃告」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三機構聯合發表的。其中有兩個機構牽涉到他們的「國」的

同時，在這一「訃告」中，有關周恩來與「國」的關係，有以下的幾句，循序是：

一、「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二、「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

三、「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四、「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從這四句有關周恩來與「國」的關係中，在他們的「國」中，不能不算大了吧。然而，他們就如此這般的只有「黨」，沒有「國」。這能說我在故意亂說吧！

記得，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那篇文章中，曾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爲階級鬥爭的工具的

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見毛選集，第四卷，一三五七頁，一九六九年三月北京第十次印刷版）

看情況，目前卻是「黨」存「國」亡的時代呢！

因此，在這裏不能不提出來，向海外的人士，特別是青年的一代，只憑了民族主義，愛國情操高漲，而選錯了方向的話，那卻是不值的。

同時，在這裏又不免要對以中共在國際上的活動，而產生了對中共所謂的「國家」觀念混淆不清時，也可以用這「只蓋黨旗」的事實來警惕一下呢！不要也不該把「馮京」做「馬涼」。

貶低與政治鬪爭

再從「只蓋黨旗」一節上看，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個分析，而這一分析只是囿於大陸上政治現實內去了解。又可以說那是大陸上政治僵化又一寫照。

主觀地以爲：那是文革以來大陸政治上兩條路線的鬪爭的一個頗有深意的表現。

多年來，不少的分析大陸問題專家們，都似乎以爲大陸的政治鬪爭中，有穩健派與激進派之分。而周恩來則共許爲穩健派的領袖；而激進派雖然是以江青爲首，而實質上是毛澤東在背後大加撑腰的。

因此，就涉及了周恩來的地位問題。特別在周的死上，會用種種的安排與方法，來打擊周恩來的地位。原因是在周的生前，大家都用一個「雅號」——「不倒翁」來形容他。間接地可以反證周的地位並不能夠那麼在其有生之日來判定。

現在周恩來死了。那麼就可以從中共對他的死後安排上，來如何反映周恩來的地位了。

首先，當然會是從「只蓋黨旗」說起了。

其實，這一「只蓋黨旗」的事實，還可以從「訃告」中舉出一些證據。這證據是設法把周恩來放置於毛澤東之下的。現在姑且再分析如下：

一、在「訃告」的第三段中，有這麼的一段話：「周恩來同志一九七二年得病以後，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經常的親切關懷下，醫護人員進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療。」

在這幾句話中，「偉大領袖」四個字可以省去不用，並不減少「毛主席」的「威風」。可是，竟用上了。問題是：既然在周恩來三年來毛澤東竟是那麼的「親切關懷」，可是，在「北京醫院」送別周恩來時，只見到「黨中央」的諸色人士，而沒有「毛主席」前來，難道說「得病」時就「親切關懷」，「送別」時就不「親切關懷」了嗎？是否是怕這一「偉大領袖」的「送別」會抬高了周恩來的「身價」？影響政治派系間的矛盾激化，這卻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疑竇。

二、在「訃告」的第四段：有兩段是很有意義的：一是：「周恩來同志，……爲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二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周恩來同志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爭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勝利，……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在第一段中，表達了周恩來只是「貫徹」和「執行」「毛主席……路線」的工具而已。而這一「工具」，是「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因此「鞠躬盡瘁」，至於「死而後已」還是「死而不已」呢？那就會有着許多不同的看法了。

周恩來是否只是毛澤東的路線執行人或貫澈者，甚或「工具」，還是留待人們去評論吧！

在第二段中，很明顯地，把他們所謂周恩來的「不可磨滅」和「不朽」的「貢獻」與「功勳」，都總其成地放置在「在毛主席領導下」。這方面我不清楚，但是，我卻知道香港「大公報」在以「黑體字」從「訃告」中標出以求「醒目」時，就削掉了這一段。

三、在「訃告」的第六段，有這麼一段話：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質，在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

從這幾句話，我會想到以下的幾點。

「只蓋黨旗」，因爲「黨中央」的「爲首」者是毛澤東。那麼，除了在文字上，連在事實上也是把周貶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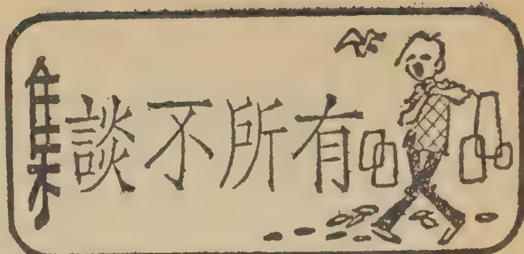
以前，每逢我讀到「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這句話時，我並沒有太注意「黨中央」三個字。現在，在這「訃告」的行文上，這「黨中央」三個字似乎特別吸引了我。原因是：這句是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呼籲，意思是在周恩來死後，所有的「黨、軍、人民」，要「團結一致」，而這團結則要「在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

人的生命不是人類可以控制和掌握的。同時，一如毛澤東自己所說：「人到老年就要死亡」。今年毛澤東已經是八十多歲的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那是肯定的。也就是爲此，何以在這一段中的「黨中央」三字竟是那麼引我注意了。因此，以後中共的「黨中央」的進進出出、升升降降，該最是人們注意的了。

在把「團結一致」放在這一「訃告」中，很可能會是在周恩來死後，「團結」會變成分裂，「一致」變成多途呢！

年來，也可以說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毛語錄的「三要三不要」就一直是這一時期的「救命」符。同時，在最近一連多個月的其他的「人民日報」、「紅旗」中，都出現了以「團結」爲主題的文章。現在，在「訃告」中，也出現了「團結一致」的字樣，相信不是「官樣文章」吧！我們且拭目以待。

這篇「從只蓋黨旗談開去」，就談到這裏吧！下面還有另外的主題要分析分析的。



由武星到好漢

丁冬

我們的武俠明星在銀幕上動拳腳，意猶未足，還要跑到公眾場所如夜店之類施展功夫，毆人毀物。這種行徑已非只一端，且不發生於一地，報章紀之屢矣。

按以前看過的西方電影所留下的印象，西人也有以英雄形象出名的。過去一度頗為欣賞的人物加利谷巴，便是其中之一。在銀幕上谷巴固然是正義凜然的人物，但在平常生活中也是一位君子。他死的時候，美國總統也使人吊唁。倒是那位以唱歌出名的瘦皮猴，才會矜「財」使氣，罵罵採訪記者。他開罪的其實是比他自己更有勢力的行業，所以還不好說是恃強凌弱。至於我們的武俠明星，由那位死得不明白的「英雄」算起，一直數到要等「英雄」倒下去才有能力慢慢爬起來的紜紜武星，都是喜歡以較優勝的體力侵凌周遭無數比他們不如的普通人。

彷彿聽過這樣的一種規矩，在外國拳賽中，要是手底功夫了得，到了相當程度，走上競賽壇中角逐名位的話，須經一番註冊，以後如果以功夫在拳壇外去欺負別人，便要受到頗嚴厲的處分，包括取銷參加競賽資格之類。在香港，不聽到有類似的規矩。於是，武星要是在銀幕以外毆人，與尋常人講手，儘可安心行之。如果說這也是一種競賽，那麼，它多半是一面倒的，不公平的競賽。如此武星是沒有體育精神可言的。

有人在忖度，為什麼武星每有欺負人的傾向，是否因為在片場拍片給弄昏了性子，以為在片場以外動手動腳以後，一樣的可以拍拍手，長揚而去？又或者縣官大老爺，衙差以至地保都沒法奈他手？又或者認為，非如此這般的動幾下手腳，自己的名聲便要色？可幸這個地方裏的地保不比銀幕中的膿包，那滋事的人畢竟需要為他的英雄行徑付出了代價。數千塊罰欵在他眼中或許是不足道，最要命卻是，毆人和破壞公安的犯案紀錄從此又增多了一頁。

不久以前讀過的一篇文章說，練武的人往往有一種「躍躍欲試」的衝動。這衝動是生理上的「無明」，要施予銜勒當然可以，而且是需要的，但要費一番極大的工夫，又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所以，授功夫的師傅特別對徒弟諄諄告誡，要他們講究性情的修養。真正稱得上英雄、武俠、豪傑或者是武術界的宗師名字，原不是單憑幾下手腳功夫，更重要的是視乎他的功夫有沒有一副好德行去匹偶它。

由眼前的武星所着力表象的形象，便想到以前的所謂好漢，特別是最著名的水滸世界中的好漢。筆者不大鍾意觀賞時下流行的武俠電影，但頗沉迷於好像水滸裏的好漢世界，甚至認為閱讀比水滸傳次一級的武俠書，還比看武俠電影好得多。有朋友反駁說：這是不可思議的，是言不由衷的。要加以解釋，其實很簡單。首先，不由衷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武俠明星們。嘗聽有人這樣說過，一個「玩家明星」絕對扮演不了情聖；生活放蕩的女星演不好一個貞女角式。為什麼呢？一方面固然是那明星的主觀條件不夠，另一面則是觀眾沒法把電影中的世界和演員自己的世界分隔開，總是一邊看電影，一邊想到那演員的現實形象上去。筆者正就是這一類的觀眾。如講沒趣，確是沒趣到極點，所以不適宜作電影觀眾。

至於書裏的好漢世界便不同了。在那世界裏的每一個人物，都有完整的，一致的和鮮明的性格。只有這樣子的性格才有生命。敝友的質疑卻毫不放鬆。他說，姑就以水滸論。書中的人物大率是好勇鬬狠的，何以對那一一人物不覺可厭，而偏苛責眼前的幾個武星的行藏。筆者的答覆仍然是上面的那句話。性格之是否值得欣賞，須視乎它是否前後統一。譬如老虎之能傷人的「性格」，自然是很不好

一年來看

與幾個吃電影飯的朋友茶敍，有人問我如果要我選出一九七五年十大國片與外國片，我應該選那幾部。我說：個人以為這樣硬性的在一年映出的電影數量中圈出十部作為最佳電影，似乎不大公道；事實上自從有電影歷史以來，沒有一部電影可稱為完美的。這也好像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一樣，可是有不少電影看來是平凡的，但它可能在某一個小片斷中突出神來之筆，有些影片不論人物塑造及蒙太奇組織都有相當高的水準，但電影對觀眾的啓發並不見得好，臨到這類片子，作為一個寫影評文章的人，將它圈入優秀電影一欄內，個人總覺得這是十分不妥的。

不只你承認不承認，今日的電影與電視，的確是對整個人類最具有影響力的傳播工具。要是一個拍電影的人不承認這一點，一個寫影評文章的人故意畧去這一點，那麼對於未來的文化社會，該是多麼悲哀的。

因此，我在寫本文時，試行定下一個標準，那就是只從對觀眾產生影響力這角度來談談。

翻開一年來的看電影劄記，覺得最值得

內容乾淨的及主題健康的仍然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國片說：僅屬於流行小說體裁，但並沒有販賣色情的片子也有不少。如：柯俊雄導演的「彩雲片片」、白景瑞導演的「女朋友」、「一廉幽夢」、「門裏門外」，其中以「門裏門外」提出一個嚴肅的讀大學問題，是可以引起一些觀眾思索的。比較突出個人風格的國片有許冠文的「天才與白痴」，

的，但它（指性格）由始至終都是兇暴、勇猛，這一點卻是可以觀賞的。反之，如果以豬的性格作虎，或把虎畫作豬形，便無足觀——此即意味性格的不統一。這就是關乎藝術上的眞和美的問題。

提到水滸，姑舉筆者最喜歡的李逵爲例。那黑旋風的兇暴好殺的性子，正如老虎一般，很不好的。但作者雕塑他的朴魯、率直的氣性卻又眞摯動人。有一回，李逵在梁山泊裏眼見衆弟兄們紛紛回家探望父親，一時感觸，大哭起來，說：「我只有一個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他在回家路上，遇上剪徑匪徒李鬼，本擬一斧把他結果性命。禁不住李鬼的一番假話：「如今爺爺殺了孩子，家中老母必定餓死」，心腸軟化起來，他想：「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卻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他不但放過了李鬼，還把十両銀送他做買賣本錢。他回家見了娘，說走便走，把娘背起來便離家門，在山路上，娘說口渴，他放下娘，往尋水去，回來的時候，發覺娘給幾頭老虎分吃去了。李逵一時性起，把老虎都打死，收拾親娘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掘土坑葬了，大哭一場。書寫得很淒慘，也似乎很草率，但卻正是李逵的性格。

第七十三回寫李逵因一時誤會而大罵宋江的幾句話，也是有聲有色之至。李逵說：「我當初敬你是箇不貪色慾的好漢，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様，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箇商量。你若不把女兒送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李逵說話似乎最響亮，作者寫李逵，彷彿也最花力氣的，到了七十三回以後，梁山泊好漢慢慢地跑上接受招安之路，人物的性格也就開始模糊，難怪金聖歎要腰斬水滸。儘管如此說，李逵那好漢形象仍然比其他人物爲鮮明。平日每當聽到周遭的武打明星的胡作胡爲，便又一次想起眞的好漢來了。人家作事以身當命當的，他們闖了禍，還不是夾了尾巴的潛逃、離境。所以，叫他們去扮演好漢，怎能夠作眞？

的總結

林巽

實及借古喻今比較有積極意義的有吳思遠的「廉政風暴」，汪盈的「女兵日記」，李翰祥的「傾國傾城」，丁善璽的「大千世界」，有三部雖然有積極意義但也有不健康意識的如李行的「吾土吾民」，它雖然歌頌民族情操感，但因爲沒有否定用行刺手段打擊敵人。桂治洪的「大哥成」雖然反映此時此地的社會罪惡，但卻有意無意肯定了以暴易暴的手段。陳鴻烈的「狼吻」有警世意味，卻是暴力電影。

至於外國電影，拍得最美的是麥西馬倫導演的屠格涅夫原著的「初戀」，對年青人有激勵作用的有查理士約洛導演的「勇氣」

化導演的「浪子與修女」，薛尼寶勒導演的「俏郎君」，比較有些深意的有薩田敏八導演的「飄零夢」，保羅馬索斯基導演的「老人與貓」，和利斯赫新導演的「福至心靈」，以及德西加最後遺作「難續未了緣」。有積極意義的有杜魯福的「野孩子」，添央柏林的「小孩、小豹、小情人」，當奴萊的「誰之過」。

一九七五年映出的科學幻想片幾乎只有一部米克尼哥斯導演的「海豚妙破間諜網」有益智作用，其餘如「死城」、「殺人大賽車」、「螞蟻智破科學堡」、「浴血滾球場」都屬掛羊頭賣狗肉的噱頭片。

一年來的災難片除開李察里斯特的「皇家郵船爆炸記」，反映今日的退休制度的悲哀，尊基里曼的「冲天大火災」，反映貪污風氣造成可怕的災禍以外，其次如「國際機場一九七五」、「死亡潛艇」、「日本末日」、「大地震」統統是故作驚人噱頭之作。

一年來的暴力電影只有巴魁星史葛泰萊的「洪門龍士鬪」對黑社會的冷酷提出有力的控訴。卞普拉的「教父續集」有反獨裁意味外，其餘如「驚天動地搶人頭」、「奪命追魂」、「反抗」、「勢不兩立」、「夜車姦殺案」、「海狼號諜血記」都屬意識不健康的暴力片。

警匪片除了波蘭斯基的「唐人街」內涵不健康之外，其餘如畢蘭加士打的「鐵膽老差骨」，德西奧沙利的「車馬炮」都有積極意義，還有阿瑟潘的「夜探毒龍潭」有很深刻的暴露上層社會罪惡的內涵。一年的喜劇，只有比利懷德的「扭計師爺蠱惑仔」夠格，幸而有佐治哥谷的「寃家淑女」及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差利與小孩」重映，塡補喜劇的不足。

一年來唯一有深意的音樂片也只有一部肯羅素的「湯美巨星」，不過重映的「舞曲大王」、「幻想曲」以及由小積奇利編製的「娛樂精華」，倒也可以使懷舊觀衆獲到一些滿足。

一年上映的恐怖片，戲劇效果最佳的是布路斯的「新科學怪人」，其次是王星磊的「鴉魔」。至於「鬼爪」、「血繩」、「十三號凶室」（國片）除了徒然具有一些嚇人的效果之外，內容都是牽強而空洞。

歷史故事與文學作品改編的，如克里斯約曼的「英宮恨」，李察費沙里的「猛丁哥」，伊立菲度的「紅顏孽債」，大衞格連的「基度山恩仇記」、「黑人魂」，以及重映的「白鯨無比敵」都有反應一個時代或人性中的隱密。可以看出藝術匠人倒算是用嚴肅立場去表現他們的作品的。

一年中我們雖然看過不少投機商人及墮落匠人，拍了不少販賣色情變態的垃圾片，那些東西，有少數是收得的，大多數映期很短。不過我相信電影匠人當中能夠潔身自愛的人仍佔大多數。那些墮落匠人雖然也有些只談技巧，不談電影的影響力的所謂影評人作變相捧場，不過個人從一年來觀影紀錄看，對電影的前途仍然是樂觀的，並且深信一九七六年中，變態色情的歪風會漸漸過去，內容健康的作品一定會越來越多。





蘇洵與朱熹兩賢的美中不足

向晚

蘇洵與朱熹，無論道德或學問，可以說皆屬第一流，但只是美中不足，即兩賢度量皆不夠大。度量雖只是一種心理狀態，但關係個人、國家、天下的成敗則極重要。歷史上最顯著例證，是楚漢之爭。項羽、劉邦的道德、學問皆等於零。項羽的武才勇猛於劉邦，故初起義時，處處能佔上峯。但經過一個相當時間，項羽卒失敗於劉邦之手，這原因爲何？主要即在這個度量。如韓信、陳平、鯨布等人才，原是項羽方面的人。可是項羽度量狹小，不能容納他們，才逐個跑到劉邦方面，而且項羽垓下之敗，捉拿項羽者，也是項羽的親信，這幕劇正如愷薩臨終時一樣嘆道：「你也來反我？」

宋代學人差不多皆屬於理學，理學家是崇信儒、釋、道意識形態者，最注重德行修養。但宋代學人卻多缺乏度量，他們爲學術而分出許多派，那是難免之事，然因學術見解不同而搞出非君子所爲：洛蜀派之爭、新舊黨之爭，那就不像理學家所爲。

王安石登台力主新政，原不算錯，雖然有些政策，不免過火，但用意是正當的。假使舊黨人以國事爲重，肯與王安石合作，過火之處徐圖改善，新政可能不會失敗，豈非國家之福。爲何反對新政呢？只能揀出雞毛蒜皮末節加以挑剔，實在他們並沒提出反對的大政綱，王安石因舊黨人不肯敵黨。山谷之孫黃某是朱子的學生，所以就寬容山谷了。

林栗本是君子，但朱子與栗論談，偶一不合，便成仇讎，朱子門人至欲燒栗的著述。朱子的朋友陳亮，狎台州官妓，囑唐仲友爲之脫籍，仲友拒之，亮譏於朱子，朱子被騙，至讀興大獄，此事本是朱子不合，因此朱派竟視仲友爲敵。張浚既是敗將，且品德也差，只因張之子張南軒是朱子講學好友，朱子爲張浚作傳，竟備極推崇。

朱子與呂東萊本是好友，「近思錄」十四卷，即兩人合撰的。後因兩人爭論毛詩不合，朱子對於呂的著述，就字字譏彈。

朱子與陸象山本同是一派，因爭辯「無極太極」，幾於破口大罵，（參李宗吾「中國學術之趨勢」）這種事，若非見諸於清紀曉嵐著的「四庫提要」，後人絕對不敢相信。

香港報章常載，兩友談話，忽然爭吵起來，甚至動武，再甚至殺人，我常怪此地人太無涵養。現在始明白涵養並非易事，以蘇洵、朱熹那種人度量尚且如此，何況我們普通人。所以還是對人務要寬容，不必吹毛求疵，世上焉有眞完人，誰也難免有錯。

附白：拙作「韓愈其人及其文」一稿，刊出後發現許多誤刊，如第二段韓卿「只活五十七歲」漏掉了，至於韓愈也活到五十七歲，「爲何這麼巧合」一語，就無來歷。還有許多讀字排成談字，「上宰相書」，誤排上宰相公之類錯誤。合併更正，並向讀者道歉。向晚敬啓。

名女人！願你

走出礪頭，看到迎面而來的那個漂亮的名女人，她的裝束是那麼淡淡的，淡中有點雅，我望望她，發覺她也望望我，彷彿是似曾相識而早已淡忘了似的，我也記不起是否曾經相識過。當她消失在我身後之後，我聽到跟在我身後的兩個青年在談論着她。

這多年來，她供給及消閒娛樂版材料可不少，先是在電影中扮演肉彈角色，以大膽見稱，但並沒有什麼特殊氣質。然後又以才女姿態亮相螢光幕，直到報上出現她破產的新聞後才知道她曾經是一個出色的商人，她消失了一個短時期後，再又出現螢光幕。接着又出現有人爲她自殺的新聞。到現在那回憶起年輕時代的一切，或者搜出尚保存着的當年消閒讀物刊着自己的新聞來重溫一回，那麼多新聞圖片，那麼多挖苦她的文章，那時她回味過去，已經消失了激動，有點麻木，她知道兒孫對她那麼不了解，並不以她爲榮，而她自己也沒法從過去那些被視作肉彈、名女人、才女的時代，給她留下一些什麼使她值得懷念的特殊意義。

要是她比我設想的還不如，所餘下的只是不堪回首，那時她或者會懷因爲快樂或刺激性的娛樂是無法儲積下來享受的，只有感覺過去有意義的，有啓發作用的，才可以使自己存在較長久的安慰。

有時早上睡醒，懶洋洋的臥在床上，看出窗外高一層樓的洋台，看到一位退休的老紳士很細心的爲擺設在洋台上的小盆景作着澆水與修剪的工作，唯一個成績是盆中的花開得很美的，使我這個懶惰的鄰人也分享一點由盆中美麗的花獲到的悅樂。可是我沒法想出它的存在有什麼意義。只要主人玩得厭了，或者對別樣東西更有興趣時，不再去照顧它，它會很快枯萎的。

有些眼前的美，暫時的美，沒有內涵的美，使人們看來那麼需要它，但事實是它只使一些沒有內涵的人，藉着它來哄自己，以爲自己的生命，原來也如此多姿多彩，如此有意思。

當一個邀友人在家打了通宵牌的少爺，呼喚着傭人爲他們預備早餐時，他會享受到一種高人一等的自傲，只要他永遠不要想那種生活對自己或對別人是沒有啓發性的。他也不必問人生需不需要互相啓發，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糊糊塗塗地生活着。不必清醒地生活着。

可是生命在人的一生，有時認眞的計算，就只是一堆數字，當農曆新年時，孫子接到爺爺一封利是，叫一聲爺爺添福添壽，這四個字其實是非常幽默的，他的爺爺如果認眞的思想，那只是反話，因爲過了一年，老年人生存的日子實是賣少見少，少了一歲，說是添壽，實際是減壽。不過如果能夠從意志方面衡量人的價值卻又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又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常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垢面，而談詩書，此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

一流人才既不肯與王安石合作，他只得引用三四流小人物，這不能全怪王安石呀。因王新主大政，求治心切，自然很忙，太忙之故，也許顧不得講究衣着飲食，這也算罪過嗎？蘇洵把王安石比做王衍、盧杞、豎刁、易牙、開方一輩小人，未免太離譜了。此足證蘇洵這個人度量未免太狹小了。

對人批評，無論褒貶，最重要的原則，是必要有事實根據，不可意氣用事，胡亂吹捧，或恣意謾罵。如最近周某之死，電視與報章的吹捧就完全離開事實根據。周某謀殺顧家全家，明明是一特務頭子、殺人犯，人人皆知，硬閉上眼捧他爲七七功臣、偉人，豈不可笑。

蘇洵只是宋代大文豪，文人多怪癖，情有可原。朱熹不然，不僅是大理學家，而且還冠上儒家道統傳人金字招牌，雖不是正牌聖人，也該屬於亞聖了，不料他老先生的度量，卻也不夠大。

在道統上，朱熹與程伊州爲一派，凡是信徒伊川和朱子學說的人，即稱好人，反之，就指爲壞人。蘇軾、黃山谷本是一派人物，朱子卻詆譭蘇氏，而不詆譭山谷，因蘇氏是伊川的

周恩來已經「魂歸馬列」了，周之死，對於那些隱藏在自由民主陣營的狐狸是一個考驗，也是一個教訓。有人爲周之死惋惜，但更多的中國同胞爲周之死而歡笑。反毛反共的中國同胞一定高聲歡呼道：死得好，死得妙，死得奇，死得怪！

毀屍滅蹟談功狗，斥文狗！

古鶴翔

爲什麼說周死得好？理由很簡單：周恩來是中共的頭子，是赤化大陸的元兇之一，也是廿六年來屠殺和迫害大陸同胞，顛覆各國的主要屠夫。此人心狠手辣，權變陰柔。毛幫政權因周的奸詐圓滑，乃能苟延殘喘至今，可以說，周確是中共的「功臣」。

必須知道：中共的「功臣」，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絲毫不能含混。倘若有誰讚美奴役和殺害人民的元兇，誰就是幫兇，至少是糊塗蟲。本港有一個自命「中立」的大主筆，竟然教中共歪曲事實，死咬着蘇聯的兩個飛行員是「間諜」；具有如此顛倒黑白「才幹」的大主筆，其爲周某捧場，可謂「狗吠貓叫，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反毛反共的愛國人士，應該認識這位「主筆」的眞面目了罷。

蘇共自然不是好東西，它是中國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包括蘇聯人民在內）的公敵，它是毛幫政權的創造主，中國人民之憎恨蘇共是十分有理由的。可是，中國人永遠不會接受「大主筆」的理論的：硬把兩個不是「間諜」的人誣爲「間諜」。「大主筆」竟然教唆善於作僞的中共政權作僞，這「大主筆」豈不是比中共更卑鄙麼？從此讀者還會相信這個滿口「俠義」，滿口「愛國」的「中立人士」麼？

當然，一向指鹿爲馬，混淆黑白的中共政權突然開釋兩名蘇聯航空員，並洗脫其「特嫌」，這並不是毛幫政權改過遷善的表現。我們必須清楚：這是毛幫政權的「統戰」手段。毛幫政權以爲這樣做可以分化「蘇修」，所以便把這兩名航空員釋放了，並予以「歡送」。

現在，我們要回過頭來看看周恩來之死。在一月十二日，墮子田雪在「周恩來死後十七小時」一文中，極力爲中共「辯誣」，說周恩來死了十七小時，中共才發表公佈，並不是封鎖消息，而是有人「想入非非」。

究竟「想入非非」的是我們，還是墮子田雪呢？請讀者想一想下面的現象：

㈠周恩來是在什麼情形下躲入醫院的？在他入院時，不是被人攻擊爲「巧僞人」麼？不是被指爲「孔老二」麼？不是被指爲「老資產階級陰謀家」麼？可以說：「批孔批林」，「反資產階級法權」，以至「批水滸」，全都是針對周恩來的。當然，周恩來決不是眞正的儒家，也不是宋江，而是共產黨，中共攻擊周恩來唯一原因是：周恩來不死，江青不能繼位。

㈡周恩來究竟患的是什麼病？一向不見透露，最近才說「因癌症而死」，可是卻說不出是那一部分患「癌」。據我們「非非之想」，陳毅夫妻也是「死於癌症」的。再遠一點，李宗仁的老婆也是「死於癌症」的，她「因癌而死」前數日，還四處招搖呢。如果「癌症」死得如此輕鬆，「癌症」實在並不可怕！

㈢周恩來死前，正是「文革派」想再奪權的時候，也是「偉大的臭屁」響個不停之時。此時此際除去周某，「偉大的臭屁娘娘」將可「正位」了。

㈣周之死，正是毛共進行「國際統戰」的大好時機，何故不予運用，反而謝絕外賓參加？

此中消息，不待智者，卽可明白。更何況，周之遺骸急急火化，豈非毀屍滅跡乎？

功狗如周，結局如此，本港之文狗，何必狂吠？想想自己的前途罷！

霄

衣食的生活環境，只在乎
靜地等待最後的日子，有
時她獨個子坐在洋台上，孫子上學去
了，兒女也不在家中，她有很多時間

當他的黃金時期一過去了，人們不在
想念起他，他自己有時也想念起自己
的過去，而過去的快樂並沒法滿足他
，等到她失掉了那段黃金日子之後，

人類也沒有文
化與文明進步
這回事了。



尹仲容對台灣經濟的貢獻

胡養之

在讀者們的心目中看來，尹仲容這個名字似乎很陌生。其實，他的長處很多；尤其對於交通事業和經濟方面的努力，更有一些成就。我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其經濟之所以有如此繁榮，尹仲容也多少有些貢獻。他從交通部一個小小的科長，在二十幾年間，一直升到經濟部長，表面看來是官運亨通，實際上，他的確具有爲人所不知道的才幹。因此，值得概畧記述。

尹仲容，湖南邵陽人，以民國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農曆三月十九日，出生於邵陽一個讀書人的家裏，卒於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一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一歲。他從小就隨其父母客居南昌，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隨羅家倫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學中學部（當時已改名爲「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惟一般人仍稱將名），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便畢業於交通大學電機系，因成績優異，故由學校保送入交通部任電政司職務，民國十九年升科長，隨即擢升幫辦，對電政興革特多，如制訂電政制度，開闢全國長途電話網、郵政機構合設，都出自尹仲容的擘劃。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出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協理，主持該公司民營給水與電力投資，以及開發業務。西安、南昌等大都市的水電事業，都是經尹仲容之手創辦完成的。

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一九三九——四一年），尹仲容出任了資源委員會國際事務所紐約分所主任，參加抗戰時期所需國防物資的採購，全所僅有三人，辦理這樣極爲繁劇的工作。民國三十一年，奉調「中國物資供應公司」，翌年改組爲「供應委員會」，尹仲容擔任通訊器材組組長，主辦租借法案下的通訊器材採購業務。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一月，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即邀尹仲容任行政院秘書、參事、贊襄樞密，並協助策劃戰後主要生產和交通事業的恢復與建設，極具辛勞。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起，尹氏回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常務董事，再度主持該公司有關經濟建設的各項投資；同時兼任淮南礦路公司的執行董事。該公司自兵燹之後，礦路拆毀殆盡，在經費支絀、器材缺乏的環境下，重振規模，對當時煤炭的供應和交通的維持，貢獻甚大。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中共魔掌伸入湘省時，尹仲容急令其三弟叔明（國塏）兼程趕返故鄉，將他的母夫人石寫箴女士，及其眷小全家接到台灣定居。同年六月，出任了台灣區生活事業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旋又政任副主任委員。主委則由省主席陳誠兼任，所有一切政策與計劃的擬訂和推動，都由他主持其事。這個委員會，名義上是管理生產事業，實際上則除生產以外，還包括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本賠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工程調配等重要工作。從這裏不難看出，這實在是一個以全面經濟爲對象的決策，計劃與推動的機構。

破景象；所有重要的工廠、礦場、道路、電力都因炸毀或無法維護保養而陷於停頓，僅有極少數的事業勉強開工。農業也因肥料缺乏，對外市場沒有恢復而不能充分地生產；至於對外貿易，因大陸局勢日形惡化，終至淪陷，對日貿易還不曾恢復，與外界幾陷於隔絕狀態。另一方面，則是大戰期間的物資缺乏還沒有補充，又加上二百多萬陸續來台的大陸軍民，使其物資缺乏之情形更爲嚴重，因而物價上漲不已！這時的台灣經濟正是一島孤懸，危機四伏，但尹仲容卻能當機立斷，迅速地採取了如下的幾個重要的措施，從而使其局勢完全改觀。

㈠凡能生產國防及民生必需品，外銷物品和進口代用品的生產事業，不分公營民營，一律給與原料、器材、資金等種種便利，使其恢復或擴大生產。遇有困難，片言立決，決定卽行。當時受到政府扶植的民營工礦事業，對於尹仲容這種大公無私，言出必行的態度，至今猶感不已！

㈡積極恢復台灣的電力生產供應工業需要。在當時外滙和財政十分困難的時候，動用一百萬美元和三百萬新台幣，來完成烏來水力發電所第一批工程。這到現在看來似乎平淡無奇，但在當時美援未至，一百萬美元，幾乎已是竭盡張羅的能事時，便可看出動用一百萬美元所需要的判斷和魄力。同時，爲了增加農業生產，又復千方百計自力建設了肥料第五廠。

㈢爭取對日貿易，尹仲容深知對外貿易關於台灣經濟的重要性。因此，力主恢復對日貿易，並於三十八年十月成立日本貿易小組，專門處理糖、鹽和共他銷日貨品的調配事宜。隨後於民國三十九年四月，飛往東京與盟軍總部談判雙方貿易事項，於同年九月簽訂「關於台灣與被佔領日本間貿易協定」、「財務協定」和「貿易計劃」，奠定了以後九年間中日雙邊記帳貿易的基礎。這在當時來說，也就是解決了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七十的問題。

在尹仲容的這些擘劃推動之下，公、民營生產事業恢復的恢復，擴充的擴充；於是電力供應充裕，交通運輸能力提高，農工生產增加，對外貿易暢通。戰時工廠破壞，物資匱乏的跡象一掃而去，進一步發展繁榮的機運，也隨之而啓。

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尹仲容奉令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中信局本是一個辦理信託業務，兼辦存、放欵、滙欵一般銀行業務的普通金融機構。但一經尹氏主持，卽高度發揮了金融對經濟的影响力量，這只要舉幾個例便可知道：①執行代紡代織政策，以扶植紡織工業的發展；所謂代紡代織的主要作用，就是融通週轉資金。②籌劃創辦新竹玻璃廠，等到籌劃成功，立卽亟由民間經營。融統辦美援物資進口及政府物資的進出口。所以，當時的尹仲容的中信局，實

政府執行某些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金融工具。至於中信局本身發展，則猶其餘事。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九月，生產管理會結束，政府設立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其所屬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一職，由尹仲容擔任，「生管會」原有關於工礦生產計劃工作併入辦理。尹氏於接任後，卽着手釐訂新工業政策，訂定第一次四年計劃中的工業計劃，統籌工業美援的申請與運用，統一調配國內與美援工業基金。現在台灣稍具規模的現代工業，如玻璃工業、紡織業、人造纖維工業、塑膠原料工業、水力工業、肥料工業、煉油工業、以及電力、海陸通運輸等，不是在這個時期籌備建立，便是在這個時期擴大改進。台灣工業經過這一段的努力，已經由恢復舊工業的階段，進到了發展新工業的階段。至於調整經濟受到工業發展的影响，呈現繁榮與穩定的氣氛，自更不必說了。翌年六月，尹氏出任了經濟部長，仍兼中信局局長和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雖然實際執行部長的職務不過一年多，但是，他在這短短的時間裏頭，卻做了不少的事情，茲舉例如下：

㈠貫徹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執行水泥、紙業、農林、工礦等四大公司移轉民營的工作。

㈡籌劃興建石門水庫，規劃大甲溪開發計劃；並着手發展遠洋漁業。

㈢推行輪灌制度，這是對農業方面的一項重大貢獻。

㈣加強軍、民、公營工業聯繫，並增建倉庫、儲備物資；這些措施均有成效。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夏，尹仲容正埋頭於台灣經濟全面發展的時候，受到了意外的打擊，一時眾口鑠金，他乃飄然引退。先行辭去中信局局長職務，繼於同年十月交卸經濟部長及工業委員會召集人職務，閉門讀書，致力研究郭嵩燾生平資料收集，預備寫一本郭氏傳記。同時對於經濟理論和台灣實際經濟問題的研究，也十分努力。到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以後的一段事業，得力於這一段時間內的研究很大，這可以看以尹氏對於國事，對於個人學識修養積極進取的態度。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用在尹氏身上，似乎很恰當的。四十六年八月，政府復起用尹仲容為經濟安定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四十七年三月，任行政院外滙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外滙貿易政策，為兼顧經濟穩定和經濟發展，一直都是採取複式滙率和嚴格的逐口限額制度。在這通貨惡性膨脹、外滙短缺、經濟建設還沒有充分發揮效果的時候，自不失為一項對策。但到了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情形已有轉變。經濟漸趨穩定，外滙準備日益增加，經濟建設效果逐漸顯著。需要有一個單一的，切合實際的滙率，和較自由的貿易制度，使國內外的經濟關係逐漸恢復正常，並為國內正在發展的工業謀一出路，從而刺激進一步的經濟發展。而另一方面，則複式滙率與嚴格管制下的貿易所產生的許多弱點，特別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如外滙牌照的頂讓，也要加以革除。

尹仲容在此時期，又一次發揮了當機立斷的能力，和勇於任事的精神，以明快的手腕，循序漸進的方式，自同年四月起，對外滙貿易作了一連串的改革，重要的有：①調整滙率，使接近新台幣的眞實價值；②實施單一滙率；③取消進口物資預算，和貿易商申請限額辦法，並簡化申請審核手續；④外貿會業務重心由進口管制轉變為出口發展。在這一連串的措施下，刺激了出口貿易，因而刺激了整個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工業發展；穩定了進口品的價格和供應量；消除了行政上的困難和不健全現象；正常化了台灣經濟的內外關係；建立了新台幣對外價值的信譽；穩住了金鈔黑市，美鈔黑市且曾一度消除；並使外滙準備逐年增加至七千萬美元之鉅。這與民國三十九年約一千萬美元的信用狀不能兌現的情形比較，不可同日而語。

同年九月，經濟安全委員會奉令撤銷，部份人員和業務併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並由尹仲容兼副主任委員。美援會本是一個處理美元的純業務機構，尹氏任職後，在陳兼主任誠領導下，切實作了進一步的規劃，對外則根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出詳細計劃，爭取美援，國際開發協會援助，及國人私人投資；對內則運用美元和其他外來資金，協助執行政府的財經政策和計劃，推動公、民營生產事業的發展，和社會教育事業的改進。並於民國四十八年底，會商有關財經首長向政府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和加速經濟發展計劃，由政府採納後施行，並曾獲得美方的完全贊同。當時在美援會下設立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主持改善投資環境和洽商外資等事宜。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四十八（一九五九）發生八七水災時，尹仲容幾次親往災區視察。在甚暑之下，往返奔跑，以求了解災害的眞實情形，商決救災等重建的大計。等到情況判明，他主卽一面申請增加美援，一面就權力所及撥發援欵，協助災區重建。八七水災後生產迅速恢復，經濟穩定不會受重大擾亂，尹氏的辛苦與功績是不能磨滅的。由於實施外貿改革時，他卽深切了解國內金融措施的重要性，因之，力主採取謹愼的金融政策，對信用膨脹應有所限制。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七月，尹氏奉令兼任台灣銀行董事長。這時台銀還在代理中央銀行業務時期，為實際的中央銀行。因此，尹氏的主張便得以親自實行。對於台銀放欵，特初是對銀行放欵，立卽採取限制措施。這種緊縮的政策，在部份過慣了通貨膨脹生活的工商界，自然不大願意。可是尹氏仍然一貫的擇善固執的態度，不為所動，並不嫌不煩的反覆向工商界解釋。以後經濟的更趨穩定，外滙貿易改革成就得以維持，新台幣幣信的一再提高，尹氏的堅決主張與實際作為是重要的力量。

中央銀行於民國五十年復業，台銀代理央行業務除小部份外，都移還央行。尹仲容立卽將台銀的業務重心，轉變為協助台灣生產事業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又與從前任中信局長時一樣，使台銀成為一個促進生產與貿易的重要工具，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性能。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他又提出「開拓自力成長的新局面」，以引導台灣經濟進入新境界。雖然他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就已去世，但他的計劃得人實現，故於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台灣已初次享有貿易上的出超了，一九六四年美國已宣佈停止其經濟援助。



〔二十九〕

林學政

「唉！」他嘆了一口氣，又躺回床上去。「大概我只能這樣了！」

他是認命了，他明白了自己處境，永遠不會再有機會離開病號組了。

不巧的是，林宇民也病倒了。

那天他們三組分配到的任務是耘田。

太陽很毒，他們匍匐在水田中，用手清除禾稻間的雜草，並且揉勻泥土。從田裏蒸發出來的一股非常強烈的霉草和糊泥氣息，直透腦門，背上又受着日光炙射，汗水像雨點一樣的滴在田裏。

林宇民早上就感到不適，把整個項頸都擰遍了，依然不舒服，吃過中飯下田時，不舒服的感覺愈來愈重；他們是不准在田頭請假休息的，除非你倒在田裏，經過班長檢查，的確不是假裝的，才准坐一下勻勻氣；但是等勻過氣來，就得繼續幹活。

突然，丘世發看到林宇民一頭栽進水田裏去，他連忙跑過去扶起他。林宇民滿臉都是糊泥，嘴裏流出白沫。丘世發朝坐在山坡上負責監視的班長大聲叫道：

「報告！」

「什麼事？」

「林宇民中暑，他必須休息一下。」

「把他拿上來要我看看。」

那士兵站起身，端着槍，沿田基走了過來。丘世發把林宇民扶持到田駁的一棵大樹，把他放在地上。士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抵在他肚上壓一壓，說道：

「沒有什麼要緊，還會動呢？等他醒過來了，再要他下田去。」

士兵說完話，又沿着田基回到山坡上的樹蔭下面乘涼去了。這裏丘世發替林宇民拭去臉上的污泥，替他按摩了一會，林宇民才張開眼睛，喝了一點水，精神稍稍振作了些，他想掙起身，丘世發把他按在地上，輕聲說：

「躺着別動，你一坐起來，班長看到了就會要你再下田去。」

「但是組長，我……我還要二分多田耘呢！」

在怎樣了？」

「沒有什麼，就是頭暈得厲害。」

「你躺着多休息會兒。」

丘世發說着就下田了。

沒好一會，那個班長在遠遠的呼起來：

「喂，你們第三小組那個中暑的傢伙怎樣了？已經超過半個鐘頭，該下田了吧！」

林宇民知道不起來是不行了，要班長親自過來敦促的話，他可有苦頭吃了。他用力掙起身體，搖搖幌幌的走下田去，他正想匍匐到禾秧行間中時，兩腿一軟，整個人仆倒水田裏了，丘世發與辜蔭民立刻把他扶起。

「報告！」

「把他拉起來別理他，你們幹你們自己的，我看八成是在裝死！」

丘世發和辜蔭民把他挾到他原來休息的地方，放在地上，就顧自回去工作了。

那士兵又過來看了一次，用槍托壓壓他的肚，好像那是一個聽診器，經他一壓，就知道有沒有病似的。

士兵沒有說話，也沒有表示什麼完回去了。這就是他已經允許林宇民可以躺在那裏憩一會兒。

那天下午，林宇民沒有再回到田裏去。

晚上，他支撐着參加小組的評比會議，但一陣到床上，就開始發冷發熱。

丘世發很希望他能撐住不去病號組，他自己也在竭力的熬，又是不行，第二天早上他起不來。

丘世發報告了馬偉才，說林宇民患瘧疾，診療室裏……

馬偉才沒等他說完，接着道：

「場裏沒有奎寧了，總場很久沒有補充下來，還是讓他到病號組去息着吧！」

林宇民到病號組裏，正好睡在王先永身邊。王先永有點驚訝，問他怎麼也來了？

「大概是瘧疾，早上剛剛褪燒，現在好得多了，你呢，組長？你是不是好了一點？」

王先永眼眶深陷，顴骨高聳，像個活的骷髏，

「我是好不了的，小林，我只是在這裏挨時辰。」

「不要那麼悲觀，組長，想開一些會使你復原得更快。」

「別跟我說教，連『觀』都沒有，那還有悲、樂可言。」

林宇民看到他說話很吃力，勸他多睡一下，不要太勞神。

「小林，我還怕會沒有時間睡呢？醒的時間不多倒是眞的。」

林宇民怕會惹起他的感傷，儘量避免跟他說話，看樣子，他不會拖得太久。

第三天下午，林宇民看到王先永的樣子有點不對，他仰躺着用兩隻大而無光的眼睛，凝視着茅草屋頂，老半天不眨一下。

「組長，你怎樣了？」

王先永轉過頭，對他笑了一下，說道：

「沒有什麼呀，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你是不是怕了？」

「不是的，我只是隨便問一問。」

「小林，我是眞的快了，我自己知道，就在這一兩天裏面……」

「不，不會的，你要不要喝點開水？」

王先永疲乏地閉上眼睛，微微的點了一點頭。

林宇民掙起身，一手拄着一根棍子，一手拿着竹筒，一步挨着一步的舀了半竹筒子的開水回來。

「喝一點，組長，我餵你。」

他用竹湯匙餵了他兩三匙熱開水後，王先永的精神似乎好了一點。

「小林，你剛才出去有沒有看見班長？」

「沒事，他沒有站在崗位上，到厨房裏去聊天了。」

「那好，我怕我們說話給他聽到了會有麻煩，你坐下來……對，就坐在我旁邊。」

「你有什麼事，組長？」

「小林，你記不記得有一次，你要我告訴你我的事情？」

「你並不傻，人應該互相了解，如果我不告訴你我的情況，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在你的印象裏，我的生命不是一塊空白嗎？我知道我活了這麼多年，沒有一點價值，可是我總得讓我的朋友知道我曾經活過，那怕只有一個人知道，對我也是一件安慰的事情。」他又笑了一下，灰白的臉色中，透出一絲異常的紅暈，神情顯得有些亢奮。「現在，生命對我已經失去任何意義，但是小林，你相信嗎？我曾經熱情到盲目的地步去追求過生命的意義，我也曾經享受過生命，我並且爲自己活着驕傲。小林，我有過快樂，有過悲哀，有過苦難，我雖然只活了三十一年，我不是白白活過來的，我要留一點東西給你，作爲我們朋友一場的紀念品。你一定知道，我很歡喜你，我把你當作自己的弟弟，我很希望你有一天能夠離開這裏，當然，你還年輕，你會有機會的。」

一九四九年，我剛從復旦大學化學系畢業。

那年春夏交接的時候，共產黨解放了上海，這是我生命的轉捩點。

你無法想像那潑天巨浪是如何的衝出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心靈！要變天了，青年的時代已經來臨，新的國家誕生了。革命！革命！革命！到處都是歡欣的呼喊；整個古老的中國都受到了震撼！

社會主義是人間的天堂，現在是人民專政的新世紀，一切舊社會中不合理的制度，全被推翻，我們有了眞正的民主、平等、自由！

青年知識分子的熱情鼓盪着，大家爭着要獻身於建設新中國的革命行列。

南下服務團在黨的領導下立刻組織了起來。我的父親在小南門開了一間小雜貨店，在當時還沒有評上資本家的成份。我的報名單很順利的通過審查，很快被錄取了。

參加南下服務團的，基本上都是大學生，只有極少數的高中畢業生。起先，我還會自己的家庭階級成份而躭心，『要是他們不要我，這怎麼辦呢？』我現在回想那時着急，恐怕被遺落的憂慮感到好笑。不過那是眞的，有這種憂慮也不止我一個人；抗拒。後來我才知道自己十分幼稚；當時報名的人，不問你是地主或資本家的子弟，全部錄取，然後他們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運用各種方法來清理。

我才二十四歲，剛踏出大學校門，除了滿腔愛國熱忱，校門外邊東南西北還不能辨得十分清楚。一個幹部到我們學校裏來演說：「我們是爲革命而革命，是爲解放全國被壓迫的人民，是爲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祖國而奮鬪！」這簡直是偉大的宗教家的理想嘛，耶穌不也是這樣告訴猶太人的嗎？我立刻就相信了，我不單是自己要求參加革命行列，而且動員了姓施的女朋友，她是我們學校裏三年級的同學，和我一起報上了名。

這是我一生中最重的罪孽，眞是百年莫贖，如果不是我，她不會受現在的罪，一直到現在，我的生命已將到盡頭，我還是不敢求她的寬赦。我是她幸福的劊子手，一下子就把她斷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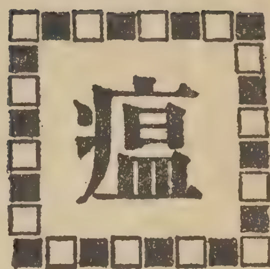
爲了參加南下務服團，我還同家裏大吵一場。我是獨子，父母茹辛含苦的培養我進大學，厚望門楣增光，爲家庭做點事情。我當時認爲這完全是一種封建意識，我是時代青年，立大志，要做大事，爲解放全人類而奮鬪，爲建設強大的祖國而獻身，怎麼可以單單爲家庭而工作呢？這太自私，太不革命，不行，我要參與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我不理會父母苦苦的哀求，他們滾滾的淚珠，也打動不了我這顆熱熾的心。

我沒有想到，這次別離竟是永訣！

正式報到後，第一步是編隊，我的運氣很好，跟我的女朋友編在一隊。我們在大場學習了三個月，學習內容不外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基礎，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土地改革法，黨的政策方針等。三個月結業，我們便一隊一隊的隨着解放軍南下。一路上，我們是宣傳隊，也是工作隊；我們的目的地是福建。

我們這一小隊分配在福州，我跟我的女朋友派在市委宣傳部的領導下工作。當然，我們必須參加當地郊區的土改工作；這是每個南下幹部必經的階段，是階級鬪爭中的主要的一課。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當時膠濟路西段也在共軍新四軍控制中，國軍接收濟南，青島後，陳敬指揮所部新四軍之第一師（葉飛），與解第四（廖克標）、第五（吳堯華）、第六（馬保山）、第九（錢鈞）各師，警衛第一（劉國柱）、第四（劉永）、第六（蕭鋒）、第七（趙寄舟）各旅，及第一（集奇）、第二（孫繼先）、第三（孫竹夫）、第四（賈若瑜）各軍區部隊，約十五萬之眾，進窺青島、濟南、第二綏靖區為挽救魯省危局。粉碎共軍圖攻青、濟之企圖，決定以主力分自濟南、昌樂，沿膠濟路東西對進，先擊破益都、龍山間之共軍，會師周村、淄川地區，相機殲滅共軍主力，克復淄川、博山礦區。

當時作戰部署：

一、第八軍（轄榮譽第一、第一零三、第一六六師）為東路兵團，應於六月二十六日，以一部攻克益，掩護主力之集結；然後以主力沿鐵道以北，一部循鐵道正面攻擊前進，攻取張店後，即在張店至桓臺之線整頓態勢，準備以主力會同第七十三軍攻取淄川、博山。

二、第七十三軍（轄第七十七、第九十三軍、欠第十五師）、第九十六軍（轄暫第十四、第十五

軍總司令夏楚中指揮。第九十六軍於六月二十五日，先以一部佔領龍山，掩護兵團之集結，二十六日，以主力分沿鐵道正面，及其以南地區，向文明鎮、明水之線攻擊；第七十三軍於二十六日沿鐵道以北向章邱、舊軍之線推進。兩軍攻擊奏功後，就地整頓態勢，爾後以第九十六軍攻取王村，第七十三軍攻畧長山、周村、鄒平，再與東路兵團會攻淄川、博山。

三、第十二軍（轄第一一一、第一一二師、新第三十六師）、第五十四軍（轄第八、第三十六、第一九八師）分別守備濟南、青島，並相機出擊，攻取據點以策應攻擊兵團之行動。

四、航空隊應配合地面部隊，適時適切擔任共黨後方偵察，與重要目標之轟炸。

五、東西兩兵團，均歸夏總司令楚中統一指揮。

六月二十五日，國軍東路兵團自昌樂強渡瀰河，擊退李家集、楊河附近之共軍後，繼續向西推進。二十六日，與約二萬餘共軍，激戰於駐防城、益都以東地區，國軍空軍飛臨助戰，於二十七日攻克該二城；共軍退據附近山地。國軍為確保後方安全

獲頗眾多。七月三日，分三縱隊越臨淄、淄河店、劉官村，迫近鐵山、金嶺之線，共軍憑藉既設工事，頑強抵抗，經國軍陸、空協力猛攻，一再肉搏，四日攻克鐵山、金嶺，五日克張店，七月六日，以一部收復桓臺，同日與西路兵團會師。畧事整頓，即以一部構築工事，維護後方交通。主力於九日循張（店）博（山）路，及其以東地區南下，與西路兵團第七十三軍併力向南攻擊。激戰至午，先後收復淄川、饗山、十日晨，繼續追擊前進，共軍據險頑抗，鏖戰竟日，始克葫蘆頂。十一日續取博山，十二日攻抵石灰塢、西河等地。十二日肅清附近共軍，並即構築工事，組織民眾，會師淄、博，任務至此圓滿完成。

六月二十六日，西路兵團第九十六軍之一部，先攻取龍山，掩護兵團之集結。二十七、八兩日，主力掃蕩龍山以南地區共軍。二十九日，分三路向東齊頭併進；當日摧毀頑抗共軍，攻抵文祖鎮、白泉鎮、明水之線。三十日肅清附近共軍，從事構築工事，整頓態勢。迨七月一日，即以暫第十五師一部擔任鐵道守備；暫第十四師繼續東進，同日即取池子頭，四日進克普濟。五日攻抵王村附近，共軍據險頑抗，經空軍掩護地面部隊勇猛衝殺，始告克復。七日掃蕩王村東南地區共軍。八日共軍一部約萬餘人，自萊蕪方面猛撲文祖鎮暫第十五師陣地，經守軍嚴重打擊後，共軍不支南遁。第七十三軍方面，自六月二十六日開始行動，二十七日越焦家莊；二十八日，分兩縱隊東進。同日在空軍協戰下，

月一日，國軍第一九三師擊破鳳凰山共陣，二日攻克，鹵獲軍品甚夥。同時，第七十七師之一部，亦於是晚突入周村，與共軍巷戰澈夜，迄三日晨，完全克復周村。四日，第一九三師再克長山，並分兩縱隊向南攻擊。六日以第七十七師之一部，與第八軍榮譽第一師之一部，會師於周村以東地區。兩縱隊主力已越過冲山、雙泉店之線。十一日，復會同第八軍，一舉奪取博山，控制淄博礦區。

守備青島之第五十四軍，爲策應第八軍之西進，於六月二十三日，以主力向卽墨、馬山地區攻擊前進，擊潰當面之敵，於二十八日克復大廟山、西城會、朱家之線。七月一日夜，共軍二萬餘衆，自舞旗回竄大廟山，與國軍第三十六師激戰澈夜；經國軍第八師有力之一部，由卽墨東遶，攻敵之左側背；使南面軍主力迅將優勢之共軍擊潰。二日晨，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先後迫近卽墨南交，共軍依據城垣抵抗，經國軍炮火猛烈轟擊，相持至午，亦告克復。四日，國軍第一九八師主力再乘勝向西追追擊，一舉佔領馬山後，卽暫時停止行動，整頓態勢。九日起攻勢再興，當日收復藍村，十二日續取膠縣，隨卽從事恢復交通，組訓民衆，戰事至此，告一結束。

這一仗，共軍傷亡二千四百八十八名，被俘七百六十四名。國軍傷亡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員，失踪一百三十四員。鹵獲步槍二千四百零七枝，手槍二枝，輕機槍十四挺，迫擊砲一門，擲彈筒二門，電話機四部。國軍之傷亡超過共軍一倍。

按膠濟路西段，路南爲山岳地帶，地形複雜，道路崎嶇，作戰行軍，均受限制。路北一片平原，人烟稠密，道路交錯，彌河、淄河，水均乾涸，各兵種可以徒涉，惟車馬過後，塵土飛揚，塞人耳目。而所有公路，多未舖設路面，遇雨則車輛運動困難。本戰鬪遂行期中，正値炎暑，日出六時，沒十九時；雖行動較苦，然砲兵觀測良好，陸、空協同容易，形成國軍戰勝之一因。而東西會師之部署嚴密，行動協調，以及青島守備軍以攻勢策應第八軍之西進，皆屬至當。且每克一地，隨卽構築工事，組織民衆，故能確收步步爲營之效。

另外在徐州以西隴海路沿線也爆發戰事。

佔據山東單縣之共軍第七縱隊，沛縣之新第八團，豐縣之新第九團，及永城第十二旅，丁樓蕭縣獨立團等部，有積極破壞黃口、碭山間隴海鐵路之企圖；徐州綏署（薛岳）爲排除黃口以西隴海線南北地區共軍之威脅，迅速恢復隴海路徐、鄭段交通，並策應鄭州綏署方面之作戰；乃決以第五軍（轄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師）及整編第十一師，分由宿縣、黃口向碭山、夏邑、虞城間地區共軍進擊。

根據右述之作戰方針，當以整第十一師（欠第十八旅及第五十三團），預定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起，由黃口站向西攻擊，逐步殲滅黃口、碭山、虞城、馬牧集間地區共軍進剿。

八月十日晚，共軍第七縱隊獨立第十二旅，及蕭縣獨立團，分由隴海鐵路南北地區，先向黃口、碭山進犯，並破壞黃口、碭山間鐵道，當與守備部隊之蘇保一縱隊發生激戰。十一日，徐州綏署卽抽調新第二十一旅之一部，在裝甲列車掩護下，由徐州向西進剿。並以整第十一師進抵黃口，準備循隴海路向碭山外圍攻擊。此時蘇保一縱隊與共軍激戰兩晝夜後，碭山外圍據點漸被佔，共軍五次猛撲城垣，均被擊退。迄十二日正午，終以衆寡懸殊，爲共軍攻陷。十三日起，整第十一師由黃河口向西進剿，十六日克小王樓、陳莊附近諸要點，共軍向芒碭山潰竄。國第一一八旅再分路沿鐵道以南繼續西進，迄十九日，卒將共軍第七縱隊擊破、於十四時攻佔碭山城，殘餘共軍向單縣方面逃竄。

國整第五十八師之新第十旅，及交二總隊，爲策應第五軍方面之作戰，分由陶家寨、瓦子口、睢溪口向西進剿：八月十六日攻克紅廟、王寨、祖老樓後，繼續掃蕩奶奶山、芒碭山共軍。十七日國軍第五軍由宿縣出發，十八日經西五舖，分兩路向西北進剿。十九日正午，攻克永城及魯樓、大四村諸地，二十日抵薛家湖、樊集之線。二十一日再克韓道口、夏邑城。共軍獨立第十二旅及蕭縣獨立團於芒碭山、薛家湖、韓道口、太平集間地區被殲滅殆盡。至二十四日，國軍進駐楊集、朱王樞等地。二十五日，該軍軍部及其主力控置於碭山城，以一個師澈底肅清楊集、虞城、馬牧集間地區殘共。二十六日續克虞城、馬牧集，共軍向單縣方面逃竄，至此徐州、歸德間隴沿線共軍，遂告肅清。

國軍新第二十一旅，於八月十三日擊潰黃口附近共軍後，遂揮軍北上，二十日克西木山、華山之線，共軍向東北逃竄國軍再跟踪追擊，迄二十二日正午到達沛縣城郊，共軍三百餘衆負隅頑抗，激戰約一小時，共軍不支北遁。國新第二十一旅卽進駐沛縣城。二十六日拂曉，國軍第十一旅由黃口向豐縣進剿，與共軍第七縱隊之一部二千餘衆激戰，至十二時完全克復該城。斯時，我新第二十一旅亦由沛縣西進，於縣豐以東地區，與共軍新第八、第九團發生激烈戰鬪後，同日十五時進駐豐縣城。

按隴海中段黃口至馬牧集南北地區，位於蘇、魯、豫、皖邊境，地勢平坦，河渠縱橫，握隴海中段徐、鄭交造之咽喉：東窺徐州，西瞰中原，北連魯西，南通黃泛區；爲共軍華東軍區與晉、冀、魯、豫軍區及黃泛區散區連繫之要地。國軍之策畫進剿，與共軍之先期進攻，均足徵戰畧上之價値。而國軍之進剿，亦被迫之至當行動。旣經接戰，國軍曾向共軍宣傳，無論携械來歸，或徒手投誠者，均分別發給獎金，以示激勵。是故聞風來降者甚衆，收繳槍械達千餘枝，乃心戰之成功。共軍在戰鬪遂行中，當與國軍遭遇，或企圖襲擊國軍陣地及駐地時，常冒着國軍制服，僞稱友軍番號，混入警戒線內；或藉當地民衆之歡迎，乘我不備，而行突襲。又共軍在戰鬪中，往往遇國軍營、連、排不戰而退，待國軍兵力分散至班時，卽使用其伏兵，施行「線線切斷，點點包圍」之技倆，或乘國軍宿營警戒配備未完，部隊已行進入時，予我不意之圍襲。

因此，國軍當時之損失多在共軍以大吃小突襲時。

中國抗戰實錄【64】

中華民國的誕生

從軍事方面來說，上海又是清廷海軍的根據地，由於上海光復，海軍也表明了爲革命効力的態度。

在浙江和上海的光復成功，使革命號召傳佈到全國的情勢，形成了決定性的歸趨。

蔣公功成不居

蔣總統在杭州方面的行動告一段落之後，立卽回到上海，協助陳其美整編革命軍，維持治安。上海商團捐助了四萬元，以這一筆錢爲經費，組織滬軍第五團，負責訓練士兵。這是在革命軍之中經過招募、訓練的第一支隊伍。中華民國成立後，這一支隊伍編入正規軍，番號爲陸軍步兵第九十三團。不過蔣總統擔任團長的職務，只有幾個月，便因爲再度前往日本，而交給自保定振武學校以來的同學張羣繼任。

當時的心境，曾經於寫給在杭州生死與共之顧乃斌的信中有如下表示：

革命破壞已畢，建設方始，自知才力不逮，因復扶桑，以就舊業。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聞之愈不自安也。（註：蔣總統——「爲杭州復記復乃斌書」，一九二一年）

東三省的狀況

在這裏，又得涉及到一點東三省的狀況。

被辛亥革命所震撼的奉天（瀋陽），這個時候，有一位「軍閥之雄」登場；在後來的中日關係中，背負着複雜的任務——也就是張作霖，以炸彈和恫嚇爲武器而發跡。

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最初打算響應的，是新軍第二混成協協統（旅長）藍天蔚，奉天省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等人。當時，奉天省會瀋陽是由中路巡防營（中部地方警衛隊）擔任警備，碰巧其中一部分兵力調往北方的鐵嶺，瀋陽守衛力量減弱；距離最近的部隊，則只有藍天蔚所率領的第二混成協，頗有一鼓作氣佔領瀋陽的可能。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察覺到這個動向，打算調動駐屯在距離瀋陽北方約一百八十公里遼源（鄭家屯）的後路巡防營前來增防；後路巡防統領吳俊陞，行伍出身，想必信賴得過。

張作霖趁機進入瀋陽

然而，在這個命令還沒有下達給吳俊陞的時候，前路巡防營統領張作霖已經先就得到消息，張作霖的部隊駐在比吳俊陞更北更遠距離瀋陽約四百公里的洮南，可是他留在瀋陽的心腹部下張惠臨打聽到這個情報，迅速向他報告。

張作霖認爲這是掌握進入東北中心地區瀋陽的絕好機會，便立卽率領所轄步、騎兵七營的大部隊，於十月十三日晚間乘火車連夜趕往瀋陽。

火車在中途經過了吳俊陞防地的遼源，不了解情況的吳俊陞還會出迎，並且招待早餐；張作霖諉稱在瀋陽的家裏有些私事，要去處理，敷衍過吳俊陞之後，迅速趕到了瀋陽。

迫於緊急情勢而深感不安的總督趙爾巽，對於口稱「躭心大帥處在危境，故而不俟命召趕來」的張作霖，頗爲感激；兩天之後，便發表他兼任中路巡防統領。

於是自告奮勇搶先一步的張作霖，便成了兼統中路、前路巡防營的地方軍之雄，而且受到委任負責衛要之地瀋陽的防務。

趙爾巽仍然支持清廷

十月二十二日，趙爾巽召集在瀋陽的將領，舉行會議，商討應付時局機宜。在此之前，藍天蔚以及張紹曾（第二十鎮統制）、盧永祥（第三鎮代理統制）等新軍幹部已有集會，協議之後，主張發表「東三省獨立宣言」，而趙爾巽則在所召集的會議中提議擁護清廷，以固國本。

藍天蔚等人沉默不言，不加理睬，會場的氣氛非常沉重。

趙爾巽繼續地說：

「誰贊成我的意見，就請舉手。」

這個時候張作霖進入會場，手裏拿着用布巾包着類似兩個球狀的東西，就像炸彈一樣。

他沒有放下「炸彈」，就那樣舉起雙手，表示贊成。

儘管這樣，可是新軍方面各將領還是沒有跟着舉手的意思。張作霖徐徐地站立起來說：

「今天，我們所有在這裏的人，都會成爲灰燼；誰也休想逃出去。」

由於他說出這麼一句話，全體的手都舉了起來。

十一月十二日，諮議局議長吳景濂再行召集會議，議題是組織「奉天國民保安會」，推戴趙爾巽爲會長，脫離清廷，宣告獨立。

趙爾巽反對獨立，拒絕擔任會長。吳景濂還是逼緊一步說：「革命沒有商量，沒有妥協；爲了革命，我吳景濂是不計生死的。」

此時張作霖要求發言，他坐到吳景濂的對面，拔出手槍放在桌子上說：

「我張作霖是有人就有槍，有槍就有人，爲了東北地方的事，我天不怕，地不怕……」

還沒有聽完他的話，吳景濂就不再堅持了。

「獨立宣言」，就這樣簡單地被埋葬掉了；結果只是做到把清廷的「黃龍旗」降下來，更換了「黃色旗」，既談不上「光復」，也談不上「獨立」，而產生了一個「奉天國民保安會」。趙爾巽在張作霖的護衛之下，就任了會長。繼此之後，吉林、黑龍江兩省也接着成立了「保安會」，都是以原任清廷巡撫的人擔任會長。

在這個時候，趙爾巽等人還在打算以武器支援清廷，計劃對於在河南省的清軍運送槍械一萬枝，子彈一千萬發。

日本方面，也非常注意趙爾巽等人的動向。有關訂購武器情形，在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會向外務省提出如下報告。

十月十九日，駐奉天總領事小池張造第三二六號報告：「趙總督向德國訂購以在兩個月內送達當地爲條件的軍械三萬五千枝（每枝代價五兩）、子彈五千萬發。總督方面極端保密。又向日本三井物產訂購砲彈一萬發，槍彈三百萬發，下士用軍刀三百把。」



清廷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

十一月二十一日，駐齊齊哈爾領事井原眞澄第三十八號報告：「據俄國領事談到趙總督和俄方接洽購買五連發槍械三千枝、子彈三百萬發；目前，此間並無使用這樣多武器彈藥之必要，誠屬費解……想必其目的是要由此地經過蒙古送達北京。」

張榕藍天蔚等的活動

在革命黨方面，則以曾經策動東北獨立運動的張榕爲中心，在奉天組成「急進黨」；還有，藍天蔚以大連、烟台爲根據地，計劃策動在遼陽、長春、瀋陽等處發難；但受到了張作霖等人的鎮壓，張榕終被殺害。

在這樣的混亂情勢之下，居留奉天的日本人，編組「外交義勇團」，持有武器，擔任自衛。

張作霖就是這樣地以武力爲背景，在東三省伸展了他的勢力；後來，和日本軍閥勾結，成爲割據一方的軍閥之雄。

國父致力外交

當時，孫先生正由美國西部前往中部，從事籌募革命經費的活動。十月十一日傍晚，抵達柯羅拉多州的典華城，住進旅館。

在十多天之前，曾經接到黃興由香港打來的密碼電報；但因爲密碼本放在行李中，已先運往典華，於是，在抵達旅館之後，立卽查譯，得知是要求從速滙欵，其內容如下：

「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火速滙欵應急。」

居正當武昌起義的計劃決定之後，爲購買手槍前往上海，由上海託同志帶信到香港轉給黃興，告知大致的計劃，請準備經費，並請黃興本人也來武昌。可是，孫先生在譯出電報的當時，手頭並沒有現金能夠立卽滙出；加以旅途過度疲勞，想到只有等明天再打電報去勸他們暫緩發難，遂卽就寢。



盤據東北的大軍閥張作霖。

閱報得知武昌光復

第二天早晨醒來，已經是上午十一點鐘，經過旅館走廊，買了一份晨報，走進食堂打算吃一頓過了時間的早餐，不料翻開報紙，竟有這樣的標題赫然映入眼簾：

「武昌爲革命黨佔領！」

孫先生最初的反應是立卽馳赴太平洋岸，遄返上海，親自指揮革命戰爭；這樣的話，則在二十幾天之後便可參加戰鬥行列。然而繼又想到革命火燄既已點燃，則可以付託在國內的同志們負責，自己不如從外交方面致力，因此，乃給黃興打了一個電報，告知前往英、法兩國。

對於這次革命，列強國家究竟反應如何——是站在支持清廷那一邊呢？還是對革命軍有所同情呢？這是關係到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而且還得設想到他們或許會藉口維持治安，而有出動駐在中國境內的外國部隊干涉革命之可能。在列強之中，最值得警戒的是日本的動向。日本方面，民間人士顯示對革命同情；但其政府的態度，則可以從遣送孫先生出國的情形看是偏向於淸廷的那一邊。爲謀對日本有所牽制，所以孫先生意圖說服和日本締結有同盟關係的英國。不過當時，英國還在觀望日本的動態，政府的政策遲疑未定。如果英國能夠站到革命軍這一邊來，則日本也就會從國際關係的力量來考量，而不再對革命軍有所阻礙。

國父避與記者見面

由典華城往紐約途中，於十月十五日在芝加哥舉行了「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

周·恩·來·與·顧·順·章·事·件

儀則

周恩來死後，只看到一片頌讚之聲，一若他是中共頂天立地的一個完人，功業彪炳，可儕於世界上政治家之列。這究竟是一味阿諛，抑或是故作違心之論，姑置勿論，所應指出的，他並非溫和穩健一流，只是不像毛澤東等人之狂妄胡爲，亂逞意氣而已。在論列他逝世的文字中，有一篇提到顧順章事件，那是周恩來決非溫和穩健一流的明證，雖然那已是四十年前事。

周之在中共組織中，負責組織、日常工作、行政與外交，都爲人所周知，卻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共特務組織最早的第一號頭腦，並在殺害顧順章家屬一事中表現出極端殘酷。

最早的中共特務組織，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六大」之後，由總書記向忠發，組織部長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組織特務會議，除搜集情報外，主要任務是對付彼時中共黨員大量自首轉變的人，殘酷地加以「人身毀滅」，顧順章正是執行日常特務工作的人。

顧順章在二十年代是中共一個主要人員，他是機器工人出身，江蘇松江人，參加中共，從事工運。一九二六年曾赴海參崴接受特工訓練，曾任鮑羅廷衞士。據徐恩曾在「幕後戰鬬」一書中說，當顧被捕後第一次和他接談，就透露顧氏對於共產主義瞭解不多，也並不如何篤信，他只是盲目的遵守「階級仇恨」的教條。但他的特務才幹很高，上海一九二七年春共黨暴動，他都身任指揮責任，並任工人糾察隊總隊長，周恩來在名義上是他的副手。中共機關，中共中委的被捕者達四十餘人。

他主要任務是負責「紅隊」隊長，專負責暗殺自首的共黨黨員。他在上海有許多流氓關係，爲了掩護工作，竟於一九三〇年冬組織一個魔術團，他身任團長，化名李明，前赴漢口藉表演魔術掩護，佈置工作。其時正是蔣委員長正移駐武漢，督導第一次圍剿江西蘇維埃區。不久就被認出他的眞實面目，加以逮捕。據徐恩曾的叙述，在他努力說服之下，顧表示決心轉變，爲政府效力，一時因而破獲許多中共機關，中共中委的被捕者達四十餘人。

顧很不放心他在上海的家屬，曾託政府調查機關人員帶他所穿衣服作爲憑證，到他在上海威海衞路家中探詢。他家原有他的太太、兒子、岳父母，和妻弟夫婦等八人，但往訪時據說早已遷走，直到政府又逮捕了中共「紅隊」科長王竹友，才知他一家都被周恩來下令殺害。

原來王竹友被捕後，顧順章看到他的照片，知道王是「紅隊」中專門負責佈置機關的人，認定王一定知道他家屬下落，到王竹友被說服轉變之後，才講出經過詳情。原來周恩來知道顧順章在被捕之後轉變，供出黨中許多秘密，卽由在江西的「蘇區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出通緝叛徒顧順章的通令，並由周下令將留在上海顧順章家屬全部殺害作爲報復，卽在執行的住宅內加以掩埋。唯一逃生的顧的兒子阿勝，原因是王竹友在執行時動了一點溫情，放他一條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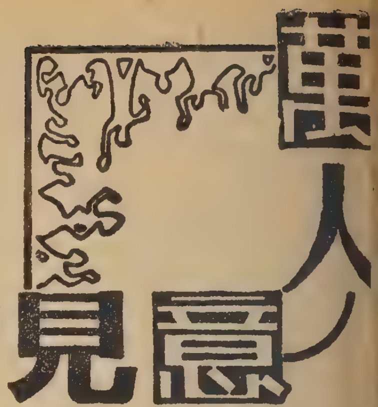
中國政府方面卽根據王竹友的供詞，到上海與法租界當局接洽掘屍，結果在甘士東路愛棠村十一[illegible]的四具赤裸屍體，經顧順章認出是他的太太、岳父母和內弟。此事後來當一九四七年國軍攻克延安時，也曾發現有「由伍豪同志負責執行懲辦顧順章」的紀錄。（伍豪卽周恩來化名）

該「紅隊」所殘殺者不只是顧順章家屬。經王竹友指認，陸續在上海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號、新閘路斯文里七十號等處發掘，共掘出三十餘具屍體。據王竹友稱，都是奉周恩來之命執行的。當時中共認爲若不如此嚴厲處理，便無法維持黨內的紀律。類此同黨相殘情形，在天津等處也會發生過，只是最多是在上海。

顧順章一案在當時是一大新聞，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存有檔案和報告，並會對周恩來懸賞通緝，他的軍裝照片懸在市內各處，此案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國生活畫報有詳細報導。

顧被捕後，中共中央特務工作改組，由原來的「特務會議」改爲五人委員會，成員爲周恩來、趙容（卽康生）、潘漢年、廖雲程（卽陳雲）、和鄺惠安等，仍由周恩來主持其事，執行工作改由趙容負責。這兩個特務頭腦最近在不到一個月中相繼死去。許多人只看到周恩來的笑臉與和易近人的一面，殊不知他也負過像葉硯夫和貝利亞一樣的血腥任務，負有許多人命的血債。

（顧順章與中共有如此深仇重恨，卻是個不安本份的人。到一九三五年，中央一些機密，發現有人洩露給共黨，調查之下，證明是顧順章所爲，他並準備暗殺中央要人，然後逃往蘇區，因此亦遭國法處決。）



「宜將剩勇追窮寇」高舉毛旗 「不可沽名學霸王」鬪臭劉鄧

清華大學造反派列舉鄧小平反毛言論一百例

我們從鄧小平大量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中，選摘了一百例示眾，從此我們可以更加認清劉鄧反革命的醜惡嘴臉，增強我們的鬪志，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一死戰。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讓我們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劉鄧之流徹底鬪倒、鬪垮、鬪臭。

一、鄧小平對抗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惡毒攻擊毛主席領導，搞獨立王國。

①個人崇拜……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

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一九五六。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②鄧小平惡毒反對毛主席是偉大的領袖。說：「永遠不變的是：共產黨是領袖，這是唯一的。」

③人人有主觀主義，毛主席也有，大家不同意他去（長江）游泳，他非要去。

（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

④六一年，鄧談到幹部問題時說：「老的不行嘛！不要佔着茅房不拉屎，要下台、要讓位，不能擺老資格。」

（一九六三・六）

⑤鄧小平在黑龍江省委的一次會議上，在對人民公社進行了惡毒的攻擊之後，明目張膽地把矛頭指向毛主席，他說：「凡是辦不到的，不管是那個人說的，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今天顧住了，明天就顧不住。」

（一九六一・七・廿一）

⑥惡毒攻擊毛主席說：「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他不會犯錯誤。」

（一九五七・團省、市委書記會）

⑦鄧自五九年以來從不向毛主席滙報工作，與毛主席分庭抗禮。

⑧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鄧不請示毛主席，擅自決定把南三區、北三區分開搞。

極力壓制和污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

⑨五六年八大通過的黨章中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學習毛澤東思想」兩段分別從「總綱」和「黨員義務」中去掉了。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卻說：「這個草案，同第七次大會所通過的黨章比較起來，並沒有根本原則上的不同……。」在他這長達幾萬字的報告中，也根本不提「毛澤東思想」。

⑩六一年批准中宣部的「關於在毛澤東思想和領袖革命事蹟宣傳中一些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大肆攻擊工農兵學毛著是「庸俗化」、「簡單化」、「形式主義」。

⑪六二年批准轉發的周揚關於文科的報告中，說什麼「勉強要求」以毛澤東思想掛帥編教材「只能助長庸俗化、簡單化的傾向」。

⑫鄧小平歷來不提以毛澤東思想教育幹部和黨員。當中央×單位要求批轉一個關於學習毛著的報告時，鄧惡毒地說：「整篇都是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不能丟！不一定轉發了。」

（據團中央揭發）

⑬在青年中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基本的東西是要提倡學習的，但一年四季都這麼搞也不行。

（一九六五・八・中央書記處會議）

⑭四篇文章（指「老三篇」和「反對自由主義」）可以學，但是如果年年都學那幾篇作用也不大。……今天討論了，明天又要討論……總要讓人家學得有味道。

（一九六五・八・中央書記處會議）

⑮毛選……有些文章學過很多遍，聽報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積極，一個報告聽一次就夠了嘛！為什麼要讓反覆呀！形式主義害死人。

（一九六五・八・中央書記處會議）

⑯以中央名義批轉團中央「關於開展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的提法問

題的指示」，規定在報刊上只准提「毛主席著作」，不准提「毛澤東思想」。

（一九六〇．一）

⑰為全國開展毛著學習高潮時，鄧說：「學物理的，整天背雷鋒日記，毛主席語錄，不能算又紅又專。」（一九六五．三．中央書記處會議）

⑱現在苛捐雜稅太多了，亂抓亂管，問題很多，……有的機關每天下班後，規定學毛選、學文件，……效果很差，是搞疲勞戰術，實際上是社會強迫，不學毛選不能得獎，……不是帶着問題學，是帶着任務學，形式主義，眞害人。」（一九六五．三．中央書記處會議）

規定種種框框，千方百計限制毛澤東思想的傳播

⑲一九六一年四月以中央名義轉發的「黑龍江省委關於選編和發表毛澤東同志言論問題的通報」中，對毛主席著作的選編和出版規定了種種的「王法」，千方百計地限制各地選編和出版毛主席著作。這個文件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准。

⑳批轉舊中宣部「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情況和改進出版工作問題的報告」中規定：毛主席著作不許地方代編印、出版；中央一級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著作專題摘錄……等，各有關黨委都無權批准，必須送中宣部審查。各地選編公開發表過的毛主席著作，在機關內部發行，不得公開發行。」

六四年又規定：凡要出版毛澤東著作的選本，必須報告中央，非經中央批准，不得印行。

㉑六六年三月團中央革命群眾向鄧小平反映廣大青年渴望得到毛主席著作和語錄，鄧一再反對，他說：「五卷快出來了，不印了，第五卷出來再編新的。」（據團中央揭發）

二、抹殺階級鬭爭，宣揚階級調和。

㉒現在，除了各別邊疆地區以外，我們不但已經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而且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

（一九五六．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㉓前一段幹的是革命，現在革命任務已基本完成了，今後任務就是搞建設。現在階級矛盾基本解決了。（一九五六）

㉔階級消滅了，就變成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階級鬭爭的辦法來解決，否則非犯錯誤不可。

㉕在最近時期，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和職員已經只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分工；……貧農和中農現在都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他們之間的區別很快就只有歷史的意義；……

（一九五六．關於修改黨的章程

㉖鄧小平會說，對於地主階級份子選舉權的限制只不過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在不久的將來……就成為不必要的了」，「對於富農份子一般並不存在有無政治權利的問題，即是說他們是有政治權利的。」

（一九五三．關於選舉草案的報告）

㉗中國的資產階級，絕大多數是艱苦奮鬭出來的，有本領，他們有的在美國留學辦企業，我們不如資產階級，要到上海去參觀他們辦的中小型企業。

㉘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能用馬列主義水平去要求他們，現在我們要靠他們，他們也能夠依靠，就是他們天天罵娘，能教課也是好的。

㉙在蘇聯國內階級鬭爭已經熄滅了，但斯大林還強調階級鬭爭，結果在肅反問題上犯了錯誤。……社會主義制度要注意調整，階級已經基本消滅了，就不應該強調階級鬭爭，這會引起肅反擴大化，這對中國基本上也合適。

（一九五七．在清華大學講話）

三、鄧小平惡毒污蔑三面紅旗，配合帝、修、反向黨進攻。

㉚主席講的形勢大好是指政治形勢大好，經濟形勢大好，是不大好。

（一九六二．中央工作會議）

㉛農村公社就是社會主義的聯社。

（一九六二．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

㉜現在好像我們說不起話的樣子，不僅團有這個感覺，黨也有這個感覺。穿的不好，吃的不好，指標降低，好多話過去說的過份了，說滿了，說大了，……

（一九六二．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

㉝現在看生產關係緊張，黨群關係緊張，幹群關係緊張，所有制關係緊張。三年來所有制破壞了，積極了破壞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

（一九六一．中央工作會議）

㉞我國農業情況好轉不是三年五年的事，而是七年八年的事。

（一九六一．六．中央工作會議）

㉟現在農業問題要從生產關係上來解決，現在全國有公社所有制大隊所有制，生產隊所有制，還有安徽的責任田，實際上是分群到戶，不合法。……那種形式那種地方比較容易恢復和發展生產，就採用那種形式，群眾願意採用那種就用那種，使不合法的變成合法。

（一九六二．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

㊱相當多的農民要求分配土地：……農民對集體經濟喪失了信心。

（一九六二．夏）

㊲從一九五七年以後，我們全黨就不謹慎了，產生了自滿情緒，我們的好傳統……喪失了，損壞了，減弱了太輕易下決心了，太輕易普及。

（一九六二．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

㊳關於共產主義風格的問題，今

後主要講社會主義好了。否則，……我們就是超越了階段。

（一九六一．在黑龍江的談話）

㊴我們的社會風氣，應該說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上半以前是很好的。這幾年的社會風氣不好。

（一九六一．在黑龍江的談話）

㊵我們中國的毛驢就是慢，但是慢也有慢的好處，汽車開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驢走得很慢，但卻穩當。

（一九五七．在清華講話）

㊶我們的運動太多，而且統統全國性的，看來是搞不通的。

（一九六一．共青團中央會議）

四、鄧小平是蘇修的辯護士

㊷蘇聯有原子彈，它的意義何在呢？就是使帝國主義怕他，帝國主義怕不怕我們呢？我看不那麼怕。

美國現在台灣駐兵，當然是因為我們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原子彈，如果蘇聯也沒有原子彈，那他就敢打我們。

（一九五七．在清華大學講話）

㊸對蘇共二十大，我們並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承認它有大量正確的東西，對蘇聯國內的發展和國際上有很大的作用，……也不是說，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完全錯誤。

㊹在蘇共二十大後，鄧小平五七年一月在清華說：「我們對蘇聯是基本上滿意的，……應該說蘇聯主要是好的，世界上批評蘇聯已不少，我們多了則不恰當。

㊺最近蘇聯的二十一次黨代表大會開得很好，差不多各方面的論點，我們都是贊成的。同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蘇聯的七年計劃是一宏偉的建設共產主義計劃，對全世界勞動人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一九五九．二．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的講話）

㊻一九六〇年，劉、鄧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會議後，強調與蘇聯爭論告一段落，鄧提出：向蘇修要做紮紮實實的團結工作。

㊼一九六六年日共代表團來華要我黨同意和蘇修在越南問題上採取聯合行動。劉、鄧放棄原則，準備同日共修正主義者發表聯合聲明。

㊽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京召開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鄧批評會議主持者「不要頭腦發熱」。「要從實際出發」「會議調子應是反帝反殖。」（按：不提反修）

五、鄧小平反對突出政治

㊾鄧散佈政治業務輪流突出的謬論。一九五七年二月講到共青團先抓政治還是先抓生產時說：「一個時期可以要抓住一個環節，一個時期解決一個問題。」

（一九五七．二）

㊿鄧鼓吹「向科學進軍」；現在大家都在責備向科學進軍這件事，向科學進軍是好事，不是壞事。……

（一九五八．七．書記處會議）

(51)四清不是政治掛帥嗎？按二十三條說，四清也要落腳到生產。

（一九六六．二．在工交政治會議上講話）

(52)有了較多的公社財產，才會使合作社像鋼骨水泥般地鞏固起來，否則會像沙堆一樣容易散掉。

（一九五七．九．整風運動報告）

(53)對青年團的任務，鄧說：「青年團要做的事情很多，組織青年到邊疆去，號召青年搞豐產，種大蔴子，號召青年種樹……」隻字不提階級鬬爭和學習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一．十．對團中央工作會議講話）

(54)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多產糧食，只要能增產，單幹也可以，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一九六二夏．中央書記處會議）

六、鄧小平反對毛主席的建黨路線

反對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

(55)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

（一九五六．「八大」黨章總綱。鄧作「修改黨章的報告」）

(56)黨員義務：「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

（一九五六．「八大」黨章總綱。鄧作「修改黨章的報告」）

(57)中組部工作會議上，鄧作報告，隻字不提以毛主席著作來教育幹部和黨員。在劉、鄧批准的紀要中提出對幹部和黨進行教育的內容是「縣委書記以上的黨員幹部，主要是學習中央規定的三本書，黨章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他的黨員，主要學習黨章和『作中個好的共產黨員』。）中組部中宣部合編）」根本不提學習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二．十二）

歪曲「黨的領導」，灌輸奴隸主義思想

(58)鄧多次鼓吹「黨的領導最重要的是同級黨委領導，離開同級還有什麼黨的領導。」

（一九五八．七．書記處會）

所謂黨的領導，就是同級黨委領導。

（一九五九．三）

(59)有時也可能他們對了，黨的組織錯了，也要按組織原則辦事，不能因為意見有了分歧，就可以不服從黨的領導，……如果黨不允許你幹，你自己硬幹了是不好的。

(60)要教育青年永遠跟黨走，這樣你們就不會犯大錯。關鍵只有一個：黨。你們把這一條站穩了，犯一萬條錯誤，也是基本上是正確的，這個道理永遠講，直到黨團消滅了的時候為止，因為沒脫離軌道，錯也是黨錯。

（一九五八．七．鄧對共青團「指示」）

排擠工農兵入黨、招降納叛、結黨營私

(61)對農村發展黨，鄧指示一般不超過百分之二點五。在鄧、安（子文）的控制下，六一年後農村幾乎停止

接受新黨員。

⑥②鄧、安限制在工人中發展黨，使黨的工人成份黨員比例長期停在佔黨員人數百分之十三至十四。

⑥③限制解放軍入黨，劉、鄧講：「現在是和平時期，解放軍沒有經過戰爭考驗，服役年限短，幾年就退伍了，不必發展×分之×黨員。」

（一九六二）

⑥④在鄧、安控制下的組織部在建黨上，高級知識份子中的黨員佔百分之三十，其中文藝界的「名演員」、「名作家」、「名藝人」中黨員所佔比例竟達百分之四十五。鄧在一九五七年說：「為了不斷地調整黨員的成份，補充黨的新鮮血液，……特別是老工人和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份子，接收為黨員。」

（一九五七・九・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

⑥⑤鄧在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大刮翻案風，一九六二年鄧巡視回來「指示」中央監委代中央起草「加速甄別工作的通知」。他說他沿途看了一下，山東省甄別的好，生產就好」。通知中規定：縣以下幹部（即縣委書記、縣以下）歷次政治運動中所受批判和處分就一風吹掉。

縣以下基本採取一欖子解決問題的辦法，先把幾個標兵一樹，錯的一風吹，基本都錯了，留個尾巴幹什麼？

（一九六二・五・團中央傳達鄧「指示」）

⑥⑥鄧小平包庇大叛徒鄧拓。鄧拓在一九三二年曾叛變，出賣革命同志，但在劉鄧伙同彭眞的包庇下竟不給

[illegible]

張子意說：「中央知道鄧拓的情況，不必給鄧拓作結論了。」而且讓這個大叛徒繼續在舊北京市委作書記，後來還提拔為華北局候補書記。

⑥⑦鄧推薦陶鑄到黨中央來工作。

（一九六六）

七、在共青團工作中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⑥⑧鄧在講到青年團的工作應該歸到什麼總的口號上去時說：「學習是團的經常任務，我所講的學習，不單是指書本，而且還包括思想品德和文化技術。」

⑥⑨一九六一年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泡製了所謂青年團工作「三十八條」，反對對青年進行階級教育。

⑦⓪五六年鄧對青年團「三大」指示只講建設，不講革命。說：「報告的主題，應該是發揚光榮傳統，建設社會主義。」「這些傳統過去用之於革命，現在要用之於建設。」

在青年團「三大」會上，鄧祝詞的口號中隻字不提階級鬬爭和毛澤東思想。

（一九五七・五・鄧在青年團「三大」上祝詞）

⑦①農村青年生產隊這種形式，集中一部份青年，在合作社的生產中起了特殊的作用，這種辦法並沒有錯。

⑦②少先隊還是建立學校好，教師了解學生，校外兒童，另外建立一個少先隊就是了。

（一九六五的一個指示）

⑦③一九六一年在[illegible]階級教[illegible]

式下，鄧不講階級鬬爭，不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卻大講工作方法，說：「歸根到底是實事求是，深入細致，精雕細刻的工作方法。」

（一九六一年・十・在團省市委書記工作會議的講話）

⑦④我們大量工作是和他們（青年）一塊生活，一塊活動，一塊說笑話，一塊下棋。

鄧並且鼓吹：朝鮮「青山里」不作思想工作「感化」的工作方法。

（一九六一・十・在團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⑦⑤五七年春「中國青年報」開闢了「辣椒」專欄，這是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腐蝕青年的一個放毒陣地。鄧卻說：「現在『中國青年報』批評缺點比以前多了，這是好的。反右後，胡啓立對鄧感恩不盡說：「五七年『中國青年報』問題這麼大，還是總書記保護過了關。」

⑦⑥五七年鄧鼓吹「意志性格」「穿花衣服」等歪風。鄧說：「穿花衣服應當宣傳，宣傳穿花衣服多了，一點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鄧並沒有包庇團中央的錯誤，說：「無非是穿花衣服，意志性格這些問題，這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些問題，頂多用一個鐘頭就行了吧！」

（一九五八・七・對書記處會的指示）

⑦⑦公益勞動只能搞一點點，是象徵性的，眞正的勞動是成年成月，是要取報酬的，把兩者並列是不適當的

（一九五七・一・對青年團「三大」的指示）

八、鄧小平竭力反對教育革命

⑦⑧目前教育方面最核心的問題，概括起來說，是普及與提高的問題，一切問題都要從這個原則來考慮。」

（一九五八・三）

⑦⑨「大學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結合教學內容全力作好尖端科學技術的研究和試驗。」

（一九五八・九・視察遼、吉、

點三會時講話）

「全校都搞科學研究，這樣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就可起著研究生的作用的，你們學校一年就可培養幾千名研究生。」

（一九五八・視察天津大學時講話）

(80)「不急於一下子都去搞勞動生產，影響學習。」「歸根到底是要保證教學質量，適當的搞點勞動生產，可以提高教學質量，但不要太多，如一切都搞起來，但學習質量差，那不算成功。」

（一九五八）

(81)一九六一年七——八月在北戴河鄧小平主持書記處討論「高校六十條」（這是個修正主義的文件）時說：「這是個好文件。」又說：「原稿上的『興無滅資』可以不提。」還說：「六十條中教師主導作用還不突出，右派教師也可以起主導作用。」

(82)在毛主席提出要縮短學制的指示以後，鄧公然抗拒，說：「其實他們（指蔣南翔等人）願意保留五年制，外面壓力太大，他們撐不住了。」

（一九六六・一・中共書記處會）

(83)一九六三年在劉少奇、鄧小平支持下，國家科委草擬了一個關於學衔的制度，並經鄧小平親自審查批准。

（一九六三）

(84)鄧小平批轉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周揚關於文科教材問題的報告中提出編選教材依靠「專家」，成立由「專家」組成的一個專業教材組，實際上就是要依靠鄧拓等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

（一九六二・五・）

九、鄧小平是扼殺社教運動和文藝改革的急先鋒

(85)六四年鄧與彭眞合伙搞農村社教第二個「十條」，對抗前十條，大肆販賣劉少奇的黑貨，大肆吹捧王光美。

(86)六五年鄧小平伙同彭眞指揮陸平黑幫反攻倒算，鄧對陸平打氣說：「欣賞彭珮雲的發言」，說陸平發言「態度是好的，意見是正確的。」

(87)鄧小平說：「對北大形勢有個估計，這個學校是比較好的。」「陸平……還是個好同志，在某些方面犯了錯誤。」

（一九五六・中央書記處）

(88)「機關、工礦、學校的四清工作隊一進門，立刻就要同幹部結合起來。（按：三結合變成二結合，而且「立刻」）

（一九六五・三・中央書記處）

(89)六四年一月三日，劉、鄧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鄧把文藝界問題說成是「統一認識」問題，把京劇改革貶低爲「正確估計形勢問題」、「作法問題。」會後指使周揚起草抵制毛主席的黑報告，搞假整風。

(90)在鄧主持的書記會上，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說什麼：「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演戲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那有完善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

（一九六四）

(91)鄧小平污衊革命派：「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別人成名，踏着別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對人家一知半解，抓着個小辮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

（一九六四）

(92)一九六五年三月在中央書記會上，鄧攻擊六四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運動是過火了，妨礙繁榮因此應該立即剎車。

十、鄧小平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93)「光三四類學校派工作組還不行，一二類學校也要派。」「工作組要摸幾年典型經驗，不然過幾天統統被趕出來也不利（指工作）。娃娃們自己去鬧到底不好。」

（一九六六・六・二十）

(94)「工作組是黨中央派，誰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我們，就是反對黨中央。」

（據團中央揭發）

(95)劉、鄧對於北大六・一八鎮壓革命群眾的事件認爲處理是「及時」、「正確」的，通報全國推廣此「經驗」說：「別處發生了類似情況，也要照此辦理。」「要注意假左派，眞右派。」

（一九六六・六・十七）

鄧通過其女對師大女附中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說：「極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份子（指反對工作組的）不管不好，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

（一九六六・六・十七・對師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指示」）

(96)鄧反對（紅衛兵），說：「中學生中各種組織不要太多了，要統一到革委會和黨、團的組織裏來。」「長期下去，後果不好，不要加強建立（指紅衛兵），還是要發揮黨的核心助手作用。」

（一九六六・七・六）

(97)鄧小平提出及早恢復黨、團組織。

（一九六六・六・二十八）

(98)保護胡克實錯在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中的罪行，說：「你們的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無非是沒走好群眾路綫。」「該檢討的檢討，不該檢討的，不要亂承認。」

（一九六六）

(99)我們對待這種新出現的問題，採取了派工作組的方法，我們這個決定是比較匆促的。「自己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也沒有經驗。」「是老革命碰到新問題。」

（一九六六・七・二十九・在北京市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份子會上講話）

(100)劉、鄧用中央名義，批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意見和報告」提出省市的宣傳、教育、文化、新聞、廣播、出版者部門和所屬單位，一定要派強有力的工作組，並指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社。一九六七・四・

紐約郵報作家指出
周恩來屠殺中國人

專欄作家布克萊今天在「紐約郵報」的一篇專文中說：周恩來屠殺中國人，較希特勒屠殺的德國人要多好幾倍。

布克萊說：「希特勒殺了六百萬德國人，統稱是個第一號的殺手，但與周恩來相比，他就是低能了，周恩來以毛澤東主要執行的身份主持許多政策，在中共政權的最初十年，因這些政策而死的中國人，是六百萬的三倍，甚或是五倍。

的人在勞工營中死亡，據估計，中國人民因周恩來而死者，約為三千萬到六千萬人。」

他說：蘇聯也曾對在中共暴政下死亡的中國人，做出官方估計而認為死亡數字為「三千五百多萬人。」

另一位美國報紙讀者指責美國報紙對周恩來的稱讚。

今天巴爾的摩太陽報刊出陶瑪斯的來函，責備美國新聞媒介對周恩來稱讚，而事實上他是一個暴君。上週評該報以華麗的詞藻讚美中共的這個頭目。陶瑪斯相信，如果美國新聞媒介讚揚希特勒、史達林和歷史上的所有其他暴君，必然會引起美國眾人的大聲喊叫，他善於詞令地問：「那麼為何要頌揚周恩來？」

陶瑪斯函中說：「我要提醒大家，周與毛兩人的權勢，是憑藉對中國人民的壓迫，並將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加在中國人民的身上。」

寄友

台北　戴文復

五

湖海餘生但自疑，
有懷苦夢費思思；
詩未能成心有憾，
官已無名那不痴。
秋雨池邊魚乍響，
春風陌上鳥先知；
天涯祗覺鬢雲白，
家山故國夢遲遲。

六

烟籠澗水霧籠山，
蒼狗白雲頃刻間；
膽有孤懷終不改，
朝雲偶出暮知還。

七

明湖新綠碧於油，
風縐微瀾靜自流；
澗幽寂寂人空老，
何時着我一歸舟。

八

烟水迷濛夜色深，
湖光燈影共浮沉；
悠悠長夜使時曉，
薄醉微吟寄此心。

九

萬綠叢中有蕨薇，
漫隨凡卉鬪芳菲；
杜鵑更比櫻花好，
開到春歸未有歸。

十

綠肥紅瘦草萋萋，
着着烟風柳映堤；
等是有家歸未得，
杜鵑休向耳邊啼。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梅花 雪梨 林康

開春發歲孕初陽。鶴立虬蟠受氣剛。
鐵骨敷榮衝雪冷。水光清影汎天香。
羅浮仙子生南服。華夏國花擅勝場。
領袖群芳高四照。媚辭自獻石心腸。

探梅 雪梨 林康

薄暮臨存清瘦侶。拄笻林下靜中看。
無言月照花魂寂。怕聽風傳笛韻寒。
竹外流連羈鶴影。園荒應是蟄虬蟠。
插瓶折得高枝返。逋客居貧勝貢檀。

浚井 姚伯衡

大埔墟靖遠街，有一古井，荒之久矣，惜人不知其利，棄而不顧，商會鄧君等僱工去其污坭，復其清流，以潤坊眾，斯亦民生之賴也，爰賦以誌之。

改邑不改井，剛中克保全，
勞民以勸相，養而靡窮年，
何以絕轆轤，無禽時舍焉，
因渫令心惻，不忍棄甘泉，
脩甃復來往，非懷下石愆，
四序流靈液，繘收免投錢，
憶昔桂陽事，挹注壽能延

眼兒媚 贈褚山水黃霞容結婚 劉祖霞

婆洲山水實難描。眉眼想風標，春歸仍是，風和日麗，草媚花嬌。 多情正值時光好，紅蠟又高燒。春生鸞帳，浪翻鴛被，好事今宵。

虞美人 勸工好（回文） 封淑英

新妝圖出羣芳好。艷吐春宜早。白紅黃紫纈[illegible]禽。力着綠穿鶯去燕[illegible]。 乾乾日惕勤勞愛。[illegible]蜂[illegible]花採。爲人除苦怠加工。[illegible]歸立[illegible]晚花[illegible]。（同[illegible]回後）

蜂忙蝶閑無立。叫起工加怠。吉陷人爲 衫裁
採花鮮。釀蜜愛勞勤惕日乾乾。
燕去鶯穿線。着力貪榮顯。紫黃紅白早宜
春。吐艷好芳羣出鬪妝新。

秋思集句 邱鋆

古今通塞莫咨嗟。（劉兼）春去春來任物華。（羅隱）鶴戀故巢雲戀岫。（劉禹錫）烟籠寒水月籠沙。（杜牧）二升菰米晨炊飯。（陸游）一砌松風靜煑茶。（王彥泓）雨歇亭皐仙菊潤。（王昌齡）不知秋思落誰家。（王建）

前題 蕭葵明

旅邸蕭然暮雨陰。西風寒葉落疏林。
年華幾被秋光換。事業頻將曉鏡歆。
雁字漫驚鄉信寫。蛩聲空和客愁吟。
平生離恨情難訴。仰向風前看碧岑。

前題 梁朗秋

勝遊舊地費追尋。泛月銀湖變古今。
海客但談藏寶洞。山樵空對薄凫林。
聊存宋石橫秋氣。卻付黃旗卷夕陰。
不盡蕭蕭蘆荻感。寒蛩似爲助清吟。

前題 朱敬安

去國蕭然天一方。蒹葭晚色野蒼蒼。
庭梧葉落秋先覺。池藕花殘露漸涼。
避地卅年如隔世。辭家萬里滯他鄉。
羈愁未已江山異。濁酒新亭歲月長。

前題 何叔惠

袷衣纔換露生涼。誰賦蒹葭水一方。
尊葉西風吹瑟瑟。角巾東路入茫茫。
夢隨白雁歸心轉。人似黃花夜節香。
未忍停杯獨憔悴。次公依舊醒而狂。

前題 朱濟川

[illegible]韶光似水流。[illegible]又新秋。
[illegible]添[illegible]。[illegible]愁。

[illegible]膽[illegible]肝空悵望。[illegible]書劍任沉浮。
達觀到此偏難達。想煞伊人日倚樓。

前題 陳溢清

登高遙望海山涯。日暮鄉山五處爲。
落帽何關紅樹影。牽裾回想白雲陲。
相逢南國多詩侶。長向西牕一酒巵。
翹首故園今夜月。不知皎潔是當時。

前題 劉紹進

颯颯西風吹客夢。空憐醉眼接秋光。
未凋荷蓋參差碧。新放菊花爛縵黃。
涼月半簾孤夜永。鄉愁萬里一燈藏。
樓前閒立情何似。靜看桐陰過短牆。

前題 何穎孫

月向霜寒獨倚樓。烏啼夜靜客心愁。
卅年世業滄桑感。萬里烽烟家國憂。
消息嶺梅驚過雁。嘯吟籬菊黯離愁。
雲泉鐘磬常深憶。露落楓丹接素秋。

秋思 陳香圃

海天一色暮更清。況值秋來見月明。
入夜漸教殘暑逝。晚風又覺早涼生。
蕭疏巷柝詩聲遠。斷續鄉音人跡輕。
莫道星河雲樹冷。閩山庾嶺總關情。

前題 陳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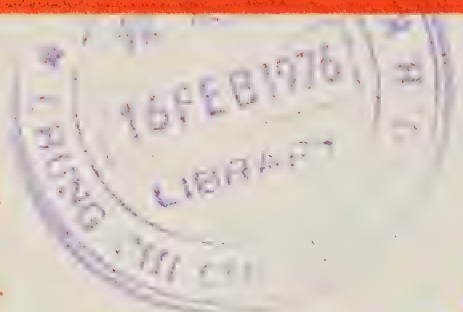
冉冉流光似逝川。微絃彈罷復商絃。
廿載烽火城連野。千里鄉關月帶烟。
濁酒欲尋長日醉。黃花已付幾回妍。
乘風安得神仙術。翹首徒然羨紫燕。

前題 衞燕山

鬢與秋籬各染霜。客中心事倍添[illegible]。
半牕飄夢梧桐雨。一枕幽鳴紡織娘。
亂緒欲教沉醉裏。老懷難把舊時[illegible]。
似曾未了情何處。[illegible]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三期 新136)



彈弓椅加三腳櫈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三期(新136)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二月十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春節還鄉須斷腸



春節前後，大陸普遍叫囂「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所謂「革命化的春節」，除了不許拜神祭祖等「封建迷信」外，最重要的是提倡「不大吃大喝」，並「堅持節日參加勞動」。此外，復說什麼「不要忘記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誰都知道到底是台灣的同胞生活好還是大陸被奴役的同胞生活好？更會知道，這完全是中共的無恥造謠。

今年春節期間，香港十萬居民返回大陸探望親人。佳節思親，還鄉與父母妻子共渡一個快樂新年，是值得羨慕的，也是人生一件快事。可惜的是香港居民還鄉渡歲，所注意的不是屬於傳統的精神方面的，而完全是屬於現實的物質問題。君不見紅磡火車站前的人龍，一個個悽苦的面孔，挑着擔子，挽着籃子，揹着包袱，活像大規模的單幫客。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利用幾天假期，返鄉過年事小，重要的是帶回親人所急需而在「祖國」又買不到甚至是看不見的東西。如糧食、生油、麵粉、豆類、冬菇、奶粉、粉絲等食品，以及衣料、棉花、鞋襪、毛冷、燈膽、針線等衣着和日用品。

中共自己在宣傳中常厚着臉皮說：大陸的人民過的是「自由」而「幸福」的生活。瞭解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眞實情況的人都知道，在共區所有的只是有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和「社會主義好」的自由。所謂「幸福」，中共也有它的「辯證」的說法：「大幹社會主義就是幸福」，因爲過了「社會主義」就是「美好的共產主義」了。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什麼時候到來呢？相信比人類移居月球還要遙遠。佛教徒嚮往的極樂世界和基督徒希望的天堂都有可能得到，但「共產主義」看來一億年那麼久也到不了。其一，共產黨開出的支票永遠是空頭的；其二，「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共產制度是後落的，其統治手段是違反人性的；再過一個時期可能共產黨和它們的教條都完蛋了，還有什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

大胞同胞過的旣是「幸福」生活，那麼爲什麼不斷有人逃亡呢？在過去一年內，雖然香港政府採取「即捕即送」的遣返政策，但大陸同胞偷渡香港仍絡繹不絕。據香港政府發言人稱：由一九七五年初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止，被截獲的逃港難胞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其中除了一名被鯊魚咬斷腳的男子獲准留港外，其餘難胞都已押回大陸。這是被捕獲解回大陸的數字，有的已經潛入香港，更多的是死於邊境共軍的槍彈、狼狗和鯊魚以及凍殭、溺死等等。

大陸人民生活旣「幸福」，爲什麼那麼多人逃亡呢？若說他們是「人渣」，然其中多數是曾經參加「造反」的「毛主席的紅衛兵」。

中國大陸同胞沒有自由，又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幸福」生活，所以寧願不作「主人翁」而甘當「人渣」，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向海外逃亡。這是事實，有誰能否認呢？

香港居民懷着「救命」的心情過年還鄉，以便帶回一些衣着和食品接濟自己的親人，可是中共邊防軍警特務，卻視還鄉客如敵人。當還鄉客一進入深圳，馬上就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恐怖情緒，不但要接受「服務同志」政治的宣傳，更要接受軍警和海關人員的盤詰和搜身，倘言行稍有可疑之處，立即被「客氣」地帶進陰沉並設有各種儀器的屋子，受嚴格疲勞的審問，不僅自己的歷史要交待清楚，連祖宗三代，親戚朋友，都要說得一明二白，如果稍有「不合作」的態度，可能立即被扣上「特務」一類的罪名，受刑挨打，甚至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到了家鄉和親戚家裏，派出所的「民警」、民兵小分隊的「同志」和「居民委員會」的幹部，馬上輪流不息地找「港澳同胞」談話，從多方面瞭解情況。如果發生一點麻煩，就是不被逮捕也會受到嚴密監視。

據外電消息：莫斯科於二月三日晚在電視上播映一部有關中共情況的紀錄片。蘇聯塔斯社說：這部名爲「恐怖的牆內」的紀錄片，內容是介紹「生活於中共政權下中國大陸人民的悲慘情況」。其中一個逃來港的青年人說「他受了毛澤東的欺騙」。一個大陸上的工人說：「一切都已崩潰」。

中共以及它在海外辦的尾巴報紙成天說別人「造謠」。難道前述的事實也是造謠嗎？

如對大陸是人間地獄抱懷疑的人，請到港九任何一間郵局去看看「寄大陸郵包」的人羣吧！

新聞以外



為澄清萬人日報「靠津貼渡日」謠言

給文滙報社長李子誦公開信

萬人傑

這封公開信農曆年底一連五天在萬人日報發表，事後許多讀者反映，漏看其中一兩節，以未窺全豹爲憾，要求補購。可惜我們存報無多，難以一一應命。補救辦法是將全文在萬人雜誌重刊一次，一來可滿足未讀齊全文的讀者；二來海外讀者未有機會讀到，萬人雜誌外銷較多，在萬人雜誌重刊，也好向海外讀者有個交代。

文滙評論‧攻擊萬人

子誦兄：

貴報本月二十日刊出一篇「特稿」，題爲「廣大同胞尊崇周總理──從本港報紙、電視、電台的報導見人心」。這類八股式捧場文章，自老周斃命後，你們左派報紙無日無之，所以我也錯過了。後來從本報主筆畢松先生的一篇「斥作賊喊捉賊的『文滙報』」評論，才知貴報有過這麼一篇文章。從資料室調看存報，得讀全文，原來這篇「特稿」除頌揚周某外，下半段是攻擊我和「萬人日報」的。

我們立場雖然不同，但「萬人日報」出版七個月來，從未主動批評過貴報，因爲我知道「文滙報」是掛正中共招牌的報紙，替中共說話是理所當然，所謂食君之祿，擔君之憂，閣下要在香港繼續過小資產階級生活，一定要維持這隻飯碗，爲中共鞠躬盡瘁，大力宣傳都是應該的。我對閣下的處境，非常諒解，所以絕少涉及對閣下及「文滙報」的批評。

可惜在「萬人日報」創刊不久，閣下便嗾使馬仔向我開炮，以「收場」爲題，發表了帶有恐嚇性的文字，我被動還招，以爲閣下會自知理虧，不會再次挑釁。想不到貴報又發表了這麼一段「特稿」，生安白造，含血噴人。

爲表明我的立場，不能不給你寫這封公開信，讓右派及左派的讀者，都能了解事實眞相，免受貴報爲政治服務的歪曲報導影响。

爲使讀者知道貴報報導的「惡毒」，先將有關對我及「萬人日報」的文字，轉錄於後：

「一家所謂報紙，靠蔣幫津貼，以潑婦罵街的姿態渡日，其負責人亦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特務小丑，它對周總理的歪曲事實和造謠誣蔑的報導，引起羣眾的憤激，即使是他周圍的人亦不值其所爲。前幾天，這名特務小丑工作時，有一位外來工友和他周圍的職工談起周總理逝世消息時，稱讚周總理偉大，還說除了『香港時報』外，其他本港各報大都比較正確報導。在場有人說『××日報』的報導和『香港時報』一樣。那位工友聽後，不假思索地說：『呢張報紙邊係報紙，垃圾來嘅，寫呢種消息嘅人係人渣！』那個特務小丑聽後，欲待發作，又怕犯眾怒，那種狼狽情狀，引起了一陣訕笑聲。」

從這段文字，可看出「文滙報」報導新聞，除了大老細指定發佈的，其他都是靠估，百分之九十造謠。關於這個「工友」的空中樓閣的故事，漏洞甚多，以後再予駁斥。現先談談「津貼」問題。

許多爲政治服務的報紙，受到背後主子經濟支持，這是事實。有些報紙，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經費來源直接由「政府」或「政黨」支付，這種報紙不能自主，須受命於主子，要登什麼，照登不誤；要你不登，也不能擅作主張。

萬人日報‧民間反共

「萬人日報」是立場鮮明的反共報紙，但不須聽命任何人。一切報導及言論，是代表我們這家報紙。我們這家報紙，要作爲廣大羣眾的喉舌。七月七日出版以來，從沒違背這宗旨。

我創辦「萬人日報」的動機，主要因爲香港現有的報紙，漸漸爲媚共分子滲透、控制，即使用中華民國年號，擺明是「右派」的報紙，也有不少潛伏小爬蟲，利用機會，爲中共統戰宣傳。我認爲香港自由人士需要一份敢作敢爲，有戰鬬性的反共報紙。這份反共報紙代表了民間的反共，不爲官方効勞。

我常說，民間反共純粹基於人性，並沒「權力」因素。他們反對共產黨殘民以逞的政策，反對共產主義不把人當做人的社會制度；但「官方」的反共，有推翻中共政權，讓我來當權的一種權力因素，因此，「官方」可能與中共「和解」，民間的反共，堅決得多。所以，「萬人日報」的戰鬬性表現，比官方的報紙強得多，並不是什麼「潑婦罵街姿

態」。中共當權頭頭從來不知道尊重民意，當然把我們的言論視爲「潑婦罵街」，可是閣下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閣下靠攏前，常表現出一些「正義」的氣質，何以今天有了這麼大變化，竟像共產官僚的作風，抹煞別人的發言權？

創辦萬人·賣掉房子

閣下是老報人，當然了解今天要在香港辦一份新報紙，比蓋康樂大厦還困難。蓋大樓，很多人願意投資，因爲它會替他們賺進大批財富，令他們發達；但投資辦新報紙，傾家蕩產，連渣都冇者，比比皆是。當然，辦報而成巨富的人不少，但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努力，還要時運亨通。這些幸運者萬中無一，尤其今天報紙多如天上繁星，競爭劇烈，摒除媚俗色情內容，更不易奠立基礎。因此，我創辦「萬人日報」可說失敗了九成。

最大原因是沒有經濟後台。不管閣下相信不相信，我爲了辦「萬人日報」，把妻子名下，位於九龍秀竹園道的一幢房子賣掉，得欵二十三萬五千元，除分期付欵未清的八萬多元，手上只有十五萬元，便在籌備期間只有三個月中，如期出版（七七這個日子是在六月初旬選擇的），到今天，已二百零四天，整整七個月了。七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許多人擁資百萬辦報，也捱不了這一段的時間。

信奉毛思·作風大變

如果我爲「津貼」而辦報，該在二十幾年前便有機會。當時跟閣下同在「建國日報」工作的，不少人彈冠相慶，回到大陸做新貴。在德隣公寓接住我房間的梁若塵，不只一次勸我「爲人民服務」。不過，這班人雖滿肚密圈，以爲鷄犬皆仙，我未感興趣，輕易地放過一切「機會」，寧願留在香港殖民地打份時時有炒魷魚危險的牛工，安之若素，並不羡慕新貴們在廣州飛黃騰達。

可惜得很，他們得意的時間非常短暫，不久，再聽不到他們的消息，到聽得消息時，原來他們都已垮掉！

這些人當中，只有閣下最幸運，不必在廣州捱鬪，今天且貴爲社長，主持一家左派官方大報。想當年，我與你對坐半危樓的偈齪不堪的編輯部裏，一同捱騾仔的時候，你表現的愛國情操（當然是指中華民國），曾使我無限欽佩；怎想到你今天吃的竟是反中華民國的飯！

每個人有他的政治信仰，你服膺「毛澤東思想」，當然有你的理由；我不贊同把八億同胞置於獨裁血腥統治下而反共反毛，也有我的道理。如果我們在理論及事實上作出種種辯論，那很應該；不過，你嗾使馬仔給我戴「特務」帽子，相信以你對我認識之深，一定自知絕非實事。你找不到攻擊我的藉口而給我戴帽子，與我以前對你的爲人留下的忠厚的印象，大相逕庭。我想不到像你這樣一個人，信奉了「毛澤東思想」後，做人作風有這麼大的改變！

津貼來自·四方八面

上面說過，我創辦「萬人日報」資金來源，絕不是接受什麼蔣幫、毛幫津貼，而是出賣房子的錢。任誰都可以到田土廳查閱紀錄，證明這一事實。如果我拿到津貼，便不必出售房子；銀行戶口也不必繼續出現巨大赤字。如你願意，我可視你如廉署調查員，公開我的銀行戶口，證明你作的讕言含血噴人；你戴的帽子只是「李記」製造。

嚴格說，我確也接受過不少津貼，不過這些津貼並非來自「蔣幫」，而是擁護「萬人雜誌」和「萬人日報」的讀者，及支持我的友好。他們或則加入股份，或則作爲捐贈。來自本港及海外的「津貼」，經常在報上公開發表，連他們付來的支票、滙單也製版刊出，你到資料室翻閱存報，便可證實。

這種情形，別的報紙不會有，因此，你也許不相信。如果要看看「證據」，我還有贈欵者的信件收存，可供你參閱。

依賴廣大讀者支持

我們不需要大吹大擂宣傳「同胞」的「尊崇」、「哀慟」，讀者的支持是自動自發的，如非獲得熱心讀者支持，我們像其他新辦報紙一樣，早該「壽終正寢」。但區區二十多萬，已使我們順利地出版了七個月。也許，這會使你們左派的人感到痛心，像這種「垃圾」報，居然得到廣大羣眾支持，資助我們以「潑婦罵街的姿態渡日」，是無天理！但事實究竟是事實，造謠中傷，不能抹煞事實；支持我們的人，大多數因痛恨中共的殘暴不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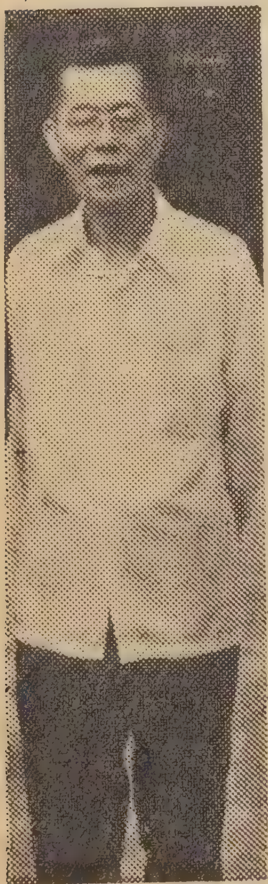
因此我有個奇妙的想法，如果硬說「萬人日報」受「津貼」，那就是中共間接給我們的。人們若不爲了憎恨共黨，不會給我們資助，沒有廣大讀者支持，「萬人日報」也無法存在。

不久前，「萬人日報」接獲一位受薪階級讀者的幫助，他慨然送給我們三萬五千元，算起「人民幣」只是小數目，但以白領階級來說，許多人積一輩子也積不到這麼多錢。這筆捐欵目的是幫助我們自置排字房，作爲改進印刷的初步。

適逢一家大資本辦的報紙關門，有現成設備，我便把它買下來。但要添置很多鉛字，三萬五千元絕對不夠，到目前，排字房尚未啓用，添置東西已超過七萬元。即是說，讀者支持一半，我還要想辦法籌一半。賣房子的錢已所餘無幾。有了排字房，沒有壓版機不成。恰好有一部二手貨出讓，單是搬運費要三千四百元，一分錢不減，非一萬元以上解決不了。錢！錢！錢！辦什麼事都非錢不行。

「文滙報」的經濟來源

我非常羡慕你當的這個社長，蓋了新房子，換了新機器，柯式印刷，員工待遇很好，一切不必爲鈔票傷腦筋，和我這「垃圾」社長天天扭六壬，眞



李子誦

有霄壤之別！

不過，不要忘記，爲你解決一切困難的。是「祖國」的「人民」，他們以血汗博取的外滙，花在海外宣傳上佔一大筆，供應你們過資產階級生活，使你們有第一流器材設備，不會有人敢譏諷你們是「垃圾」報。我和你：若干年前雖同枱編稿，今天我是無產階級，而閣下則成爲資產階級矣。彼此地位懸殊，又使我覺得當日在梁若塵勸告下而不去「爲人民服務」是何等「失策」了！

「萬人日報」的經濟來源，上面已說得很清楚；你可以不可以讓我也知道「文滙報」的經費從那裏撥給？如果「文滙報」的經費按月按年到中國銀行提取，那麼，我想問問閣下，究竟「萬人日報」靠津貼生存，抑或「文滙報」呢？如果接受「蔣幫」津貼是「特務小丑」；則接受「毛幫」津貼，豈能例外？如此說來，「特務小丑」應由閣下自居，這頂帽子，不應亂抛。

刋登廣告是變相的津貼

或者你會分辯說：我們「文滙報」銷路好，讀者多，所以不必領經費，不但可自給自足，且賺錢不少。你看，香港多少報紙自建大廈，這些錢都是賺來，我們不必到中國銀行領經費。

你們的開銷，員工的福利，不是按年按月到中國銀行領取；或者有特別透支戶口，一文錢明面津貼都沒有，我相信是實情。

不過，津貼方式多的是。比方，香港兩個電台，一直爲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有需要効勞的時候，表現得一片紅。他們當然也沒有拿到「津貼」，但每年幾百萬「國貨」廣告，使他們屈膝，無法不甘願做統戰宣傳走卒。可見「廣告」的作用，有時不限於宣傳某一種商品，也可以作政治運用。

翻開「文滙報」，大部分是「天府花生」「北京蜂皇精」「蟲草鷄精」之類的大幅廣告，「廣告費」足以支持你們過舒適生活。每一晚，我們幾個工作人員看完大樣，在工場門口的大牌檔吃宵夜，往往在這時間，「新華社」頭頭們下班，平治汽車把他們送走，從自備的停車場開出，我們這班街邊食客必須起立讓路。我不由引起感想：在香港，我們過的是無產階級生活；你們左派仁兄卻有資產階級的享受，還坐在冷氣間罵我們受津貼。

沒有事實根據莫須有罪名

請你翻開我們二百幾天的報紙看看，有沒有過「中華航空公司」「台灣民生土產公司」的廣告？但，這些廣告在「香港時報」經常刋登的。請問：我們的「蔣幫」津貼從何而來？

無中生有的造謠，在事實面前站不住腳的。你的「馬仔」儘管罵我「靠蔣幫津貼渡日」「臭名昭著的特務小丑」，都沒有事實根據，只是「莫須有」罪名。可是，我卻能舉出充分事實，證明「文滙報」靠「毛幫」津貼渡日，如果沒有中國銀行透支戶口，沒有大陸貨品大幅廣告支持，「文滙報」肯定比「萬人日報」更「垃圾」。

請問：你會不會把太太的私己拿出來給「文滙報」員工發薪水？會不會拿去結紙賬？

或者你會說：我夫婦倆無錢可以拿出來。但你可不能否認，爲你服務多年的老用人也有私蓄從事「貸款」營生，賺取外快，用人尚且水頭充足，主人還用問嗎？

我不反對你說我們是「垃圾報」，我們開辦時一無所有，用的鉛字最蹩腳；印刷是第九流。有一份左派外圍報同在這家印刷廠印刷，可是他們神通廣大，同一部機器，印左報清楚玲瓏，我們的報卻濛查查的，除了解釋爲「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別無理由。

報紙不必太重外表

我們用的白報紙，不願買大陸「上等貨」，只可付出更高代價，買日本王子牌紙張。我們經常受到讀者指責，說「萬人日報」紙質不好，寃枉的是我們付出最高價錢，而且是「現銀交易」。

這種種因素，使「萬人日報」看起來簡直像「垃圾」。以之與彩色繽紛的「文滙報」相比，差得太遠。不過，不知你相信不相信，有不少人寧願看我們這份垃圾報而不着你們精美的「文滙報」，因爲他們覺得這份垃圾報讀來痛快。

一份報紙恰似一個人，不能光看外表。身穿華服，不一定意味他有高尚品格；不修辭幅的人，有時卻內涵豐富。「萬人日報」外邊一切不如人，但有一股正氣，有可敬的立場，嫉惡如仇，將投機媚共的人，口誅筆伐。即使私交上是好朋友，照樣批評，這是「萬人日報」獨特的地方，也是它爲什麼受人痛恨，詆爲「垃圾」報的原因。

我們敢於開罪權貴

許多人知道，中華民國管海外宣傳的，有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外工作組；行政院新聞局及官方的中央社。如果國民黨政府有「津貼」這一「項目」的話，要經過這三個單位，或其中之一。可是「萬人日報」甫出版，岳騫便在專欄中批評了海外工作組主任陳裕清，前新聞局長錢復及中央社香港分社的曾恩波。如果「萬人日報」取得或準備取得「蔣幫」津貼，批評了這三個人，等如把大門關閉，永沒有機會。

我對這三人除了曾恩波斷絕供稿使我感到氣憤外，陳裕清、錢復給我的印象很好。岳騫的文章我既沒抽起也沒有删改，我必須尊重替「萬人日報」寫作的所有作家；二來，我覺得這些文章在「萬人日報」發表，可使含血噴人的造謠分子無所施其技，表示我們不但指斥共黨，更敢於批評台灣風雲人物。我們的動機是愛之深，責之切。

你們「文滙報」受了中共津貼，當然不可像我們那樣子「肆無忌憚」地開罪權貴，即使已經兩腳伸直的周「總理」，也只能歌功頌德，對在世的當權人物，不敢說個不字。只這一點，已足證明「文滙報」受「毛幫」津貼，與「萬人日報」受「蔣幫」津貼那一個是事實了。

畢松先生的文章指「文滙報」的特稿無非施展其「賊喊捉賊」的伎倆。這話比喻得非常貼切，「文滙報」明明是「毛幫」津貼（何祗「津貼」，簡直「睇皮」）的報紙，卻反誣人接受「蔣幫」津貼，可惜狐狸尾巴無法掩住，竟變成對自己的揶揄。

此而令你有所不便，我願表示歉意。但你必須諒解，為了表示清白，我必須把事實擺明，卻不幸地在事實面前使你露出狐狸的大尾巴！

中央社稿費也不揩油

我不厭求詳地再三跟你討論「津貼」問題，是因爲不只你們左派報紙如此對我誣衊；有些媚共文丑，當我們站在正義立場予以批評時，也拿這兩個字作擋箭牌，以示我們對他的批評，不過因爲受到津貼而作「蔣幫」打手，對他們的批評乃是睇錢份上，藉此遮羞。

「萬人日報」創刊至今，不但沒有得過金錢上、廣告上的絲毫好處，甚至國民黨官方通訊社一份免費稿也沒有領情，由此可概見其餘。

本來，我們和中央社講好，試用一月，第二個月開始才給稿費；可是爲了我們對中央社發佈媚共畫家趙无極的新聞，敵友不分，因而觸怒社長先生，只拿過五天免費稿，第六天便停止供應。後來在我的要求下答應繼續供稿，但要依照三個條件：一、每月稿費三百元，上期繳付；二、每天送報三份；三、派人取稿，通訊社不負責送稿。鐵面無私，公事公辦，絕無特權。

爲證明這事實，特將中央社稿費單據製版登出。雖然有人議笑我們「貼錢代登宣傳稿」，但我認爲有部分還適合我們刋登。我們篇幅有限，有時只拿來參考，登出不多。雖然區區三百元，對我們來說是很重的負擔了。三百元，可以多用一個半義務性質的外勤記者。

新華社稿免費供應文滙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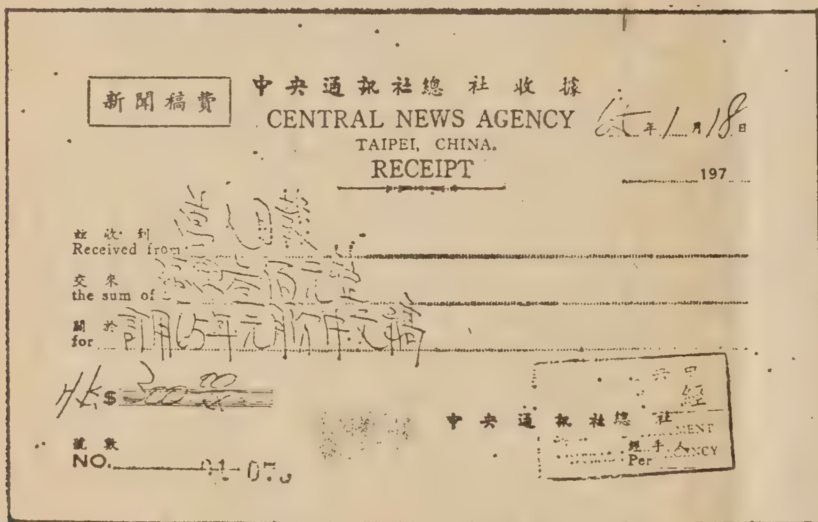
我可肯定，「文滙報」用「新華社」稿是免費供應。雖然大老細規定，必須刋登，無選擇之權，更無刪改之權；即使加上小標題，也要註明「標題是編者所加」。這麼說來，我又覺得付出稿費，可自由選擇而用中央社稿，比免費用新華社稿須受限制，無「不登」的自由好得多。

連每月三百元一份「宣傳稿」我們都要付出眞

幫」津貼，不如你想像那麼容易。

再說，我辦「萬人日報」的動機，本來就沒有打算拿「津貼」的主意，在籌備期間，爲了兩餐晏仔想靠攏而靠不成的變色蟲專欄「作家」已開始造謠，和你們左口魚一脈相承。除了造謠說我拿「津貼」，還有什麼可詆譭我的？好在讀者眼睛雪亮，明察秋毫，是否有津貼可拿，是否因津貼而做軟體動物，一目了然。這造謠的傢伙，除騙得幾天稿酬外，實際一無所獲，枉作小人而已。

我證明「萬人日報」按月付稿費給中央社，是表示我們與「蔣幫」的眞正關係，還不值三百元，彼此賬目清楚，未嘗拖泥帶水。你能把「新華社」的稿費賬單出示，以證明「文滙報」也未受「毛幫」津貼嗎？


新聞稿費

中央通訊社總社收據

CENTRAL NEWS AGENCY

TAIPEI, CHINA.

RECEIPT

197

茲收到 Received from

交來 the sum of

關於 for

NO.

這是我們付給中央社稿費的單據，因爲經濟不夠充裕，訂明上期付款也延遲了幾天。

三首二面的眞正小丑

你可以叫馬仔罵我「反動」「死硬」，但不能抹煞事實，說我「靠津貼渡日」、「特務」，更不該罵我是「小丑」。我除了編報、寫文章，絕不粉墨登場，更不能像你們「總理」先生，男扮女裝，七情上面，生旦淨丑，樣樣皆能。老萬就是老萬，和你同桌辦公，以至今天辦個垃圾報的老萬，始終沒有改變，從不以今日之我，攻擊昨日之我；更沒有本領扮演小丑角色，到中國銀行弔祭，回頭領了一斤臘肉，回家飲其土炮慶祝，三首二面，那一班，才是眞眞正正的小丑。

我不喜歡周恩來，就直言批評，絕不說半句違心之言，不會像其他文化墮子，作客觀狀而掩住良心說話。在我眼中周恩來是千秋罪人，並不因你們的捧拍而使我改變觀念。你可以叫一羣軟體動物跟着你走，但我自己有我的觀點，你儘管戴帽子，造謠中傷，或以「特務」「小丑」來恐嚇，也不能使我加入你的走卒行列。

以「特務」罪嫌繫獄

說違心的話，寫違心的文章，是十分痛苦的事。當年你爲了別人詆譭蔣先生而與之爭辯得面紅面綠，今天，你維護死去的老周，是否也出於那一份眞情，我不敢說；可能你要維持你的資產階級生活，不得不爾；你的慟悼周「總理」，無非爲了飯碗問題，倒是情有可原。你因爲老周過去的「功業」，慟悼他的死亡，都沒關係。你視「萬人日報」爲「垃圾」，都可以。

但，如果說我「靠津貼渡日」，是「潑婦罵街」的「特務小丑」，簡直就是集共產黨造謠、霸道、無恥特質的大成。我必須以眞正的事實給你還擊，在事實面前，你們這種不負責任的報導，不堪一駁。

事實上，眞正「靠津貼渡日」的是你主持的「文滙報」，你們絕對沒可能光靠讀者支持而站得住脚。「潑婦罵街」正是「文滙報」的一貫作風，我辦我的「萬人日報」，你辦你的「文滙報」，我何

當主動攻擊過你的「文滙報」？可是你不甘寂寞，撩是鬬非，兩次向我挑釁，如果我不跟你過幾招，便顯示我老萬是弱者。不過，份屬老友，我不願令你太難堪，所以心平氣和，一切跟你評理，希望你以後對「萬人日報」也客氣點，不可咄咄迫人，我們雖沒有「文滙報」般富有，但你能出報，我們也能出報；你有「英雄牌」鋼筆，我也有「犀飛利」原子筆，文鬬不會鬬差過你。

至於你說我是「特務小丑」，我自問還夠不上資格。記得未「解放」之前，你曾在廣州以「特務」罪嫌繫獄，是一班今天被你罵為「反動派」的人把你保出來的。因為「反動派」還有一點「人性」，有一點「溫情」；而你服膺了「毛澤東思想」，便變成六親不認，老友亦要揪鬬，捏造事實來把我罵一頓。子誦兄，你變了，殘酷的政治把你變成一個又冷、又硬的木頭人！

「愛國工友」生安白做

最後談到貴報報導「愛國工友」的故事，創作這故事的記者，低能到極。當他要捏造故事時，應先了解「萬人日報」的情況。雖然讀報的人不知是眞是假，或可瞞騙一時；但到過報社的朋友和讀者，一看「文滙報」的故事，便知是生安白做。

「萬人日報」辦公地方雖並不豪華，也頗具規模。有一特點是一走進來便了解我們的立場。除了我是老柴外，其餘工作人員沒一個超過三十歲，大都剛出大學之門的新聞系畢業生。他們的愛國情操，都在我之上。去年雙十節，他們把國旗貼滿辦公廳，到現在還未除掉。

到這兒探望我們的，不是朋友便是讀者，跟我們同一陣線，如眞有一個像你說的那樣「愛國工友」，走進來會把他嚇跑，即使有膽留下，也不可能大放厥詞，詆毀「萬人日報」。如他有膽這樣做，不必我「欲待發作」，那幾位熱血沸騰的青年，會給他懲戒。

「文滙報」報導說，那位「愛國工友」不假思索地放言道：「呢張報紙邊算係報紙，垃圾來嘅，，衝動的年青人會跟他算帳，相信沒有這麼「英勇」的左仔工友，這故事顯明是編造出來。

報雖「垃圾」新聞夠威

「萬人日報」與其他報紙不同，我們每一位工作人員都是志同道合，不是老板與伙記的關係，只有我們配得上互稱「同志」，我們愛國一家，並沒「毛派」、「周派」或「宮廷派」、「元老派」或「極左派」、「穩健派」之分。所以，我不須憂慮「眾怒難犯」，在反共愛國大前提下，個個工作人員磨拳擦掌，不計較任何辛苦。

因此，我們雖被罵為「垃圾報」，新聞報導方面，常有突出表現，即使年賺千萬，有規模的大報，有時候也跑在我們後頭。過去西江沉船之類的第一時間報導且不談，以最近大陸航機失事的報導來說，全港報紙沒辦法確定這架失事飛機內有沒有香港客，但「萬人日報」的新丁記者深入調查，把多名罹難者的姓名、身世都發掘出來。

這一項使香港居民震驚而為中共所冚密的新聞，全港中西左右報章，只有我們獨家搶先報導。香港有些大報採訪部人員逾百，我們只有幾個新入行的年青人，憑一股幹勁，有這樣的成績，行家也不由佩服。

閣下說我們是「垃圾報」，不過基於政治上的偏見，我們整張報紙表現的精神，凡是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都不能否定是我們努力的成果，是有目共覩的事實，讀者眼睛是雪亮的，否則他們也不會對這份垃圾報寄予這麼大的期望。

熱心讀者自動「津貼」

正當我執筆寫本文最後一段，一位熱心讀者給我打電話，問我「有什麼困難」。我率直告訴他，我們困難太多，不知從何說起。但我表示對一切困難都有辦法克服。他又問我：「目前最急切需要的是什麼？是不是錢？」要把報紙辦好，當然非錢不行。他問我「現在透支了多少？」我只能苦笑回答，六個位數字在我債項下，我知道他雖熱心要幫助

後來他更清楚地告訴我他的意願。他連日在「萬人日報」看到這封公開信的片段，十分氣憤。為了對閣下的誣衊作出抗議，希望給我們一點「津貼」。他說：公司生意今年好景，老板對他的努力尤為滿意，因此除了雙糧、花紅外，還特別給他一筆五千元的獎金。他要把這筆獎金和「萬人日報」的員工分享。最後決定撥出三千五百元，由我支配；一千五百元由他太太作家庭渡歲開銷。

間接幫了我們的忙

我該在此感謝你，如果你不是嗾使馬仔罵我，我不會把有關「萬人日報」的實況和盤托出，讀者也不會知道我的處境這麼困難，或者還相信「文滙報」的報導，以為我們靠「蔣幫」的「津貼」，過得很豐裕。現在從「公開信」獲知我艱苦創辦「萬人日報」的經過，更知道「萬人日報」一直在窮困中奮鬬。居然有那麼多同情我們的熱心讀者，自動給我們「津貼」。可以說，「文滙報」罵我們，間接幫了我們的忙，這樣的結果，一定使你十分後悔。

更重要的意義是：香港反共人士並不是你想像中的一小撮，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而且在惹起他們憤激時，他們便不再沉默。

連日接到讀者們的來信，精神和物質上的鼓勵，使我深感吾道不孤，無數同道中人做我們後盾，「文滙報」的造謠中傷，適足挑起他們的憤恨，加強對我們的向心力。

「萬人日報」雖沒有「蔣幫」的「津貼」，但得道多助，我們有困難，廣大讀者會給我們必要的支持，使我們渡過難關。因此我有信心，我們這份垃圾報一定可以辦得下去，而可漸漸改進，由「垃圾」變為「珍寶」。

不瞞你說，在遭遇到種種困難時，曾暗自氣餒；但受到讀者鼓勵，便振奮起來。我要盡其所能，不但支持下去，還要力求發展。有我們「萬人日報」存在，你們的歪曲報導，會受到迎頭痛擊，會在廣大讀者面前出洋相！

（全文完）

哲學了解（下）

何水申

傳統的經驗論

翻開每一本哲學史，第一件事要說的，是哲學起於西元前六百多年的希臘人泰里斯。他說，凡物皆成於水；又曾預言過日蝕，按照近世天文學家的推算，該次的日蝕，見於西元前五八五年。可見，在古代，哲學和科學是兩不分開的，並且一同起源於西元前第六世紀之初。

這即是說，泰里斯是世上第一位科學家，也是第一位哲學家。由於泰里斯的哲學論說指謂凡物皆成於水，而水是可觀察可經驗的，因此可以了解，哲學的經驗論早於理性論就開始了。

但嚴格說來，洛克是經驗論的創建人，由於他的「人類悟性論」啓發了經驗主義的理論。

洛克反對人是有與生俱來的觀念（**Innate Idea**），他認爲人之獲得知識，是由於感知和經驗，而觀念與思想則只是隨後才來的。他在那本著名的「人類悟性論」第二卷第一章第二節中說：

「讓我們假定，人心好如白紙一樣，是沒有觀念的。那麼，人心如何能有觀念呢？人們以形形色色塗上去的花樣，是從何而來的呢？人心又從何而會有理性和知識的材料呢？我可以一言答覆之，是由於經驗。在經驗中，我們的知識就建立起來；而由於經驗，知識之本身才演生出來。」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談及洛克知識論時解釋洛克的意見：我們的觀念，是由兩個源泉而來的：㈠感覺；和㈡我們自己心之作用的知覺，這可稱爲「內部感知」。既然我們只能以觀念來構思，而所有的觀念又來自於經驗，則我們的知識不能先於經驗而有，乃是顯明的事了。

經過了柏克萊，經驗主義到了休謨乃發展到登峯造極。休謨認爲觀念是軟弱的形象，每一簡單的觀念，在最初出現時是演生自簡單的印象。而印象是先來的，若生而目盲的人，就沒有顏色的觀念了。休謨的哲學，以解釋因果關係而發展經驗論，最爲重要。

維也納大學教授馬赫，原是物理學家，爲了清理物理學上的觀念，於是又專研哲學。馬赫認爲，物理科學是一個觀念系統，此類觀念系統原來是爲了方便說辭的，它的目的，在於描述及預測感覺經驗的事實。馬赫認爲，科學理論結構，看似十分複雜，實際上不過是用某些感覺經驗，來解釋另外其他的感覺經驗吧了。所以馬赫指出，一切觀念必須基於初級的感覺經驗而成，若不然，那些觀念必是空洞的、無用的、神話的遺跡而已。

近代的經驗論

龐加列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一位著名的數學物理學和哲學家，他認爲科學的設準（或稱設理、公設）乃是一些「約定」。而「約定」，不一定與事實相符合。在物理科學中，實驗才是眞理的唯一可接受的檢證方法；科學理論之所以爲眞，乃因它能合乎呈現在感覺中的事實。

龐加列在哲學上的貢獻，爲超越孔德和馬赫的實徵論，而被譽爲「新實徵論」。

維根斯坦曾是羅素的學生，他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邏輯哲學論選」亦即後來英語世界所著稱的「語錄」中直截了當地說，傳統哲學的問題，不過只是語言文字問題吧了。我們日常語言，只是由描述日常生活而成長的，這樣的語言，是不適用來表示及解答傳統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要把日常語言作解答哲學問題的用途，那末我們就會陷於困惱的境地了。我們的眞正問題，是在於找出我們實際所能說得清楚的東西是什麼。因此，維根斯坦說：「了解一個命辭，意即知道情形如何，假如那情形是眞的。」這就是維根斯坦早期對於語句的「意義」和「了解」的看法，從此正式發展語言分析哲學的途徑。

到了西元一九二四年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徵論開始而到邏輯經驗論哲學家的手裏，這派經驗論者認爲：凡是認知意義的語句，方有「眞」「假」可言。例如：「自然世界依存於一個全能全智全善的精神實體」，這不是一個認知意義的語句，沒有眞假可言。而認知意義的斷說，必須是：㈠解析的，或自相矛盾的；或㈡至少在原則上可以付之經驗檢證的。這條規律可以稱爲經驗論者對認知意義的判準。

什麼是「原則上之經驗可檢證性」呢？即是儘管某些語句或假設，我們無法立即眞正着手進行觀察，只要我們能夠提出可理解的標定，指出什麼情況下的觀察，或什麼經驗科學的定律下，會建立那語句的眞假，就暫時可支持了那個判準了。

例如，月球上的自由落體的假設定律 $s=2.7t^2$。儘管人類未抵達月球前作過實地的實驗，早已有了理論上的支持，因爲我們可以從牛頓的萬有引力與運動力學的演繹，加上有關月球上的資料，可以推衍出來。這些資料包括月球半徑與質量等等。

結論

以上只是簡單地將哲學上知識論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用儘可能的淺白文字介紹出來，希望未習哲學的讀者能從拙文得到一點初步的了解吧了。

哲學的書籍浩如烟海，哲學的理論也眞是五花八門，讀者自必從中可以得到樂趣的。



非洲高峯會議與安哥拉

任蜚聲

「沒有協議！沒有結論！我們已使安哥拉人民大感失望！」這是上週非洲團結組織舉行緊急高峯會議，討論安哥拉內戰問題，完全失敗後，肯雅副總統丹尼爾・阿拉甫・莫瓦所說的幾句痛心的話。這次非洲高峯會議是在伊索匹亞的首都亞地斯・亞貝巴舉行，經過三天無效的會談後，來自非洲團結組織四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均放棄他們的努力，尋找一項安哥拉停火的途徑。事實上，他們整個所表現的是那麼不團結。代表們不僅沒有對安哥拉問題獲取一項議案，他們甚至沒有同意發一項最後公報。會議結束時，桑比亞總統堅尼斯・干德說：「我們在這裏沒有發現一項議決案，證明非洲團結組織已經無權力改造非洲人民的命運。」

這次會議一開始就分成兩派對壘。一邊是廿二個國家，支持蘇聯所支持的「人民運動」(M.P. L.A)，它已接受着來自蘇聯的大量武器援助，同時又有爲數約七千五百名古巴軍隊加入戰場相助。這些在非洲團結組織中的「人民運動」支持者，包括以前葡萄牙非洲殖民地，以及最左傾的國家如幾內亞、索馬利亞與阿爾及尼亞。他們贊成一個由尼日利亞所提的方案，促使各國承認「人民運動」所組政府，爲一合法的安哥拉政府。方案又呼籲非洲團結組織協助「人民運動」方面對抗西方所支持的「民族陣線」(F.N. L.A)與「民族同盟」(UNITA)。

這項尼日利亞的提案，卻爲其他廿二個非洲國家所支持。在這些反對國家中包括薩伊爾、肯雅、象牙海岸、桑比亞、埃及、摩洛哥與突尼西亞。這[illegible]

立卽被標榜爲「民族統一」方案。這個集團促使所有在安哥拉作戰軍隊馬上停火，同時成立一個民族參一的政府。方案進一步呼籲終止所有在安哥拉外國軍事援助，包括支持「人民運動」的蘇聯與古巴，以及支持其他兩個黨派的，這兩個黨派軍事援助向由薩伊爾、南非與西方國家取得。

作爲這次高峯會議的主人，依索匹亞感到在此場合中，應當保持中立；而烏干達也自動放棄投票，因爲阿敏是非洲團結組織的主席。如果南非自安哥拉撤退它的軍隊，大部份黑色非洲將會贊成一項立刻停火並安排一個盧安達聯合政府的計劃。這個計劃中的聯合政府將給與這個國家各地區、各部落與政治集團的發言權。舉例說，沒有一個政權，不得到南方親「民族同盟」的阿文班杜(Ovimbundu)族落合作，而可以作有效統治的。仍然有許多非洲國家不願支持這項民族統一的方案，那是由於這個由「民族陣線」與「民族同盟」所組的聯合政府，是由白種的南非所援助的。

「時代週刊」記者・格利斯，曾從亞得斯・阿貝巴的高峯會現場報導說：「一個非洲國家的領袖，曾經參加過每一項非洲團結組織的會議，說他從未聽到如這次那樣惡臭的或恫嚇性的演辭。比如，當伊索匹亞似乎要參加支持「人民運動」的行列，兩個敵對的代表發出恫嚇，不可承認這個「厄立特利亞解放陣線」(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這些叛徒正在打擊伊索匹亞政府的。在這項非洲高峯會議，表現有力最穩定的，當然是經常善變的阿敏。他很有力地試圖作和事佬。

當非洲高峯會議開始時，似乎蘇聯所支持的「



阿敏於高峯會議期間，在衣索匹亞首都偸閒游泳。



「民族陣線」領袖荷頓・羅布托（左）與獨立同盟的薩萬比，在非洲團結組織高峯會議中並肩而坐傾談。這兩個政治集團均由西方支持。

人民運動」方面很容易獲得足夠票數。結果會議成為對峙之局，這對「人民陣線」與「獨立同盟」的聯合陣線說，算是一種小小的勝利。但「獨立同盟」的領袖卓納斯·史萬比，小心謹愼地說：「我們仍將看到一個民族統一的政府，作爲唯一答案。」

當這次高峯會議宣告失敗之後，安哥拉內戰卽行加劇。「人民運動」陣線的軍隊使用蘇聯的坦克與火箭，轟擊北部恩布列（Ambriz）港口城鎭，迫使「民族陣線」守軍不戰而放棄。事實上，「民族陣線」現在已經全部撤退，除去一個主要的哨站，而且也正撤向鄰近薩伊爾的邊境一個隱匿地。他們想從這個地區從事一種游擊戰。同時，在安哥拉東南部，據報導：「人民運動」陣線有一支很強的部隊，係由約一千名安哥拉人與五百名古巴兵組成，正向一個爲「獨立同盟」的重要根據地的鐵路市鎭進襲。

南非所怕的是南戰線掀起一個戰爭的高潮，這一來將使普勒多尼亞深深捲入戰事中。上週南非勉強動員七個後備兵附加團，因爲經濟學家警告，如果國防預算提高，生活水準就會下降，現在南非是這個大陸生活水準最高的。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已赴莫斯科，安哥拉問題將列爲他所帶往討論的重要的一項。他想說服蘇聯壓迫安哥拉「人民運動」陣線接受盧安達聯合政府組織的形式。安哥拉「人民陣線」現在戰場已失去戰鬪力，這可能使聯合政府更易組成。雖然「人民運動」與「民族陣線」由於各種原因，包括舊的部落信仰各異，已經成爲死敵。不過，蘇聯支持的那個集團與「獨立同盟」之間，並非完全不可補救的。（譯自一月廿六日出版的「時代週刊」）

韓素英介紹毛澤東

——紀業瑪——

「世界的第一天」（Le Premier du Monde）是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早晨的洪水」（Deluge du Matin）之續集，它敍述毛澤東以他革命的改造「新中國」及它九億人民之龐大工作，此書歷史性較差，毛是此書的中心，毛和「中國」，毛和他的主要對手劉少奇、林彪，次要對手彭德懷、陳伯達。毛儘管有那麼多的反對者、不服從者、叛變者，他還能採行他的路線，付出長期曲折鬪爭的代價，擊敗那些遍佈在幹部中及修正官僚羣中之右派及假左派，毛思想的正確性及影響力足以解釋他一再的勝利，因爲在整本書中，毛是出奇的孤單，也許如 **Andre Malraux** 所言，唯一孤單的和羣衆站在一起」。其他甚至如周恩來、江青及新近解放的鄧小平，都不過是跑跑龍套而已。

這本書最大的弱點，是韓素英以騷亂之文革後的北平官方文件爲準，同時對在一九六六年以前，西方對中共的分析，中國歷史學家，及政論家的批評，幾乎有意忘記及極少採用。在這種情況下，整個中共歷史，在感受上好像是只有最近四次的「意識型態鬪爭」；而依毛的計算，從一九二七年至今已有十次的鬪爭。

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卽使是在「百花齊放運動」「大躍進」，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及一再的「階級鬪爭」（事實上是清黨運動）中，毛的聲望因而日趨下降之時，中共幹部及各基層的意見雖常有分歧，可是從未有大規模的，有組織的來反對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黨一直是遵循毛的路線，控訴劉少奇從一九四五年就擴大機會反對毛或林彪從延安時代就「不服從」和事實絕對不符。同時毛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之文章中，從未會肯定這些事情。

事實上，毛這個「偉大舵手」，從中共起源時，卽參預其事，今天「中國」的現狀，毛之功皆應計算在內（他之過尚未被強烈顯示）。在他的自傳中，韓素英，美化了他的缺點、猶疑、寡斷，無知（尤其是經濟法則）同時更把許多錯誤找出藉口、掩飾、委過於他人，像百花齊放運動後的迫害，腐敗知識分子，造成經濟崩潰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萬人之死亡（四川一省卽死傷九萬人）黨內系統及政府組織因受摧毀，而帶來的危險及不穩定，一直持續到現在。

毛以難以置信的無知或極端的陰險，選擇並迫害了他的繼承人，說劉少奇是「騙子及國民黨代理人」，林彪是「建築在軍隊上及受蘇修指使之超級間諜的無產階級獨裁」，這些事件雖使韓有點困擾，但並不使她震驚及鄙視毛。她甚至於肯定的描述毛說：「對「毛這個詭譎的農夫，其外表的衰頹，正好是引誘他的敵人暴露叛變意圖之陰謀詭計，並加以摧毀之極佳誘餌。在同樣性質的解釋中，韓素英很正經的說：如果紅小書漸變成無用的話，那是因爲整個村莊都識字了」。（譯者註：指紅小書有教導識字之功）。

韓素英懷着一種盲目的忠誠，循着矛盾的中共外交路線涉及中蘇外交時，她敍述的不太多，越南問題她以和中共同樣的技巧來穩妥處理，同時泛泛的談了些第三世界。關於美國，她對其新的亞洲政策沒有成見，甚至於希望美國和中共間及早關係正常化。歐洲──地中海──中東甚至日本都談得不多，她繼續談到因「大躍進」而解體的中共工業，蘇聯應負起「粗製濫造」的責任。蘇聯對中共不停的軍事威脅及構成意識型態鬪爭的大敵。赫魯曉夫被形容爲蘇聯的劉少奇，也遭受到她的譴責。

無可爭論的，這本書比較能被接受的部份，在各方面的平行比較。確實的，兩人在精神、氣質及對政府的意見，尤其是他們在黨與羣衆間的特殊影響力，顯出極端的不同。

總之「世界的第一天」對那些或由於工作或興趣，而對北平事務有認識者並未帶來新的情況及資料。對其他讀者，它提供給一般西方人比較能接受，比較調和而不枯燥的總體介紹。對韓素英這樣一位聰慧，敏感，在文學創作有才能的作者，不能利用這本書，好好發揮她的稟賦，以幫助我們瞭解多年來複雜難解的「中國」革命及其歷程，實在是件很可惜的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巴黎世界報

華·國·鋒·升·官·經·緯

岳騫

毛幫宣佈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職務，使全世界的人吃了一驚，自從周恩來死後，不論中外的「毛情專家」，都認爲接周遺缺的，一定是鄧小平，筆者對此看法稍有不同，筆者也與衆人一樣，絕未料到毛澤東會打出華國鋒這張牌，但是卻料到鄧小平不能繼任「總理」，筆者在本刊四二九期「從周死看毛局」曾談到鄧小平，筆者當時認爲鄧小平與江青一系結仇太深，毛江自不願接班人是鞭屍人，筆者當時看好葉劍英，以爲葉劍英繼任可以擺平毛幫內爭，如果江系眞是非當「總理」不可，也應是張春橋，否則李先念也不失爲一個過渡人選，但萬萬料不到毛澤東竟然推出華國鋒。

鄧小平不能繼任「總理」原因，「從周死看毛局」大致已經說過，不再重複，本篇只研究華國鋒何以能爬上這個位子。

此事要分作幾個方面來說。第一，宮廷派何以要馬上把「總理」攫到手。未談此問題之前，要先驗明華國鋒的正身，華國鋒究竟屬於那一派系。執筆撰此文時，看到報紙刊出美國新聞周刊報導，指華國鋒任代「總理」，是鄧小平的勝利，因爲華國鋒是鄧小平的密友，鄧小平所以推出華國鋒接周，是爲了自己準備接毛的黨主席。看了這則新聞，除去佩服新聞周刊作者設想之奇，實在沒有別的話好說。

但在香港尙有朋友認爲華國鋒不屬於宮廷派，此一說法筆者則不能同意，就筆者看法，華國鋒不但是宮廷派，而且是鬬倒林彪之後崛起的幹部，由毛江直委提拔，所以才一路扶搖直上，他升官升得快，除去王洪文尙無人可及。

現在回頭再說宮廷派何以迫不及待要把「總理」一職攫到手。推測當與毛澤東健康有關，如果毛澤東還有一年壽命，宮廷派尙可容忍由葉劍英或李先念作一個過渡，但由於毛澤東已是風前之燭，朝不保夕，如果宮廷派此時抓不到「總理」，以後未必還有機會，所以迫不及待抓過來。

何以說是迫不及待，因爲華國鋒之任「代總理」於「法」無據，根據毛「憲法」第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修改憲法，制定憲法，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

根據這條「毛憲」，可知「總理」先要由毛幫中央委員會提議，再經「人代會」通過，始算合「法」，人代會在閉會期間由「人代常委會」代行職權，所以經人代常委會通過便可。但華國鋒的「提議」顯然未送交「人代常委會」，否則就名正言順任「總理」，又何必要「代」。所以未送交「人代常委會」，自然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未通過。

再根據毛幫十大通過的黨章第九條：「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職權。」根據這一條，華國鋒的「提議」只要經毛幫中央政治局通過也就可以了。

毛幫中央政治局共計二十名委員，即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以上常委）、韋國清、劉伯承、江青、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姚文元。候補政治局委員四人：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其間還有一個鄧小平，毛幫十屆二中全會選出鄧小平爲副主席，李德生則被免除副主席職位，鄧小平是副主席自兼常委。李德生不是副主席大概也不是常委，但應當還是政治局委員，如此，則政治局委員實爲二十一人，死了三人，應當補入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在這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中，毛澤東提出華國鋒，一定通得過，而且還是一致通過。但華國鋒的案，似乎也未交政治局通過，便由毛澤東任命代「總理」了。毛澤東爲人一向不守法，不但不守國法，也不守毛政權之法，更不守他自己所訂之法，但無論如何，宮廷派如此迫不及待推出華國鋒，大概還是與毛澤東健康有關。

第二個問題，毛澤東何以選中華國鋒，這兩天香港報紙談了甚多，有說華國鋒是農業專家，有說華國鋒在毛林鬬爭中站在毛澤東一邊，還救過毛澤東。

此二說法即使確實，也不成理由，先說後者，毛澤東此人一生忘恩負義，記怨不記恩，要說救過毛澤東，有史實可考的，便有王佐、袁文才、劉少奇、彭德懷、高崗、林彪，結果如何？可以說眞正救過毛澤東的人，反而死得快些，反之，鬬爭打擊過毛澤東的周恩來，卻能死在床上。

再說前者，華國鋒是不是農業專家，也只是猜測，不能因爲他主持幾次農業會議，便認爲是農業專家，毛幫此時是不是全力發展農業，也毫無憑據。如果說農業專家適合任「總理」，則應該輪到陳

永貴。毛幫雖是沐猴而冠，到底有這麼大的攤子，「國務院」組織之龐大，古今中外所無，主持這麼龐大的一個紅色官僚機構，絕非「專家」能勝任，以周恩來而論，周恩來是什麼專家？其人一生本領是能哭能笑，長於統戰，但周恩來確是毛幫最出色的行政幹部。

研究華國鋒過去經歷，可以發現華國鋒是江青裙下政治委員這一級毛幹中，唯一主持過地方行政，唯一的現任「國務院」的「部長」級的幹部，則華國鋒之任「國務院總理」，勿寧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惜筆者事先就未曾想到。

華國鋒受知於毛江，去北平擔任「公安部」部長，此中有何淵源，筆者不得而知，可能華國鋒早就是「公安系統」的人馬。毛江目前已孤立於羣酋之上，控制力量全靠特務組織，黨方是汪東興領導的警衞總團，政方便是「公安部」，在以前本有公安軍，文革前已經改編，取銷公安軍的番號，華國鋒任公安部長後，是否已恢復公安軍，未見資料，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兩人，已成為左右打手，毛江靠此兩人鎮壓羣酋，更進一步提拔華國鋒任「總理」，只是加重其職權地位，便於鎮壓。

第三，展望毛幫今後局面，大亂已經形成，崩潰之速，可能出我人意表。筆者以前曾有三點希望，一、周恩來死在毛前，二、毛澤東派出一個壓不出台的毛幹任「總理」，種下動亂種子，三、毛澤東在半年之內也隨之斃命，如此則土崩魚爛，神州光復當可提前數年。

目前周恩來果然先死，毛澤東居然推出了華國鋒，完全符合筆者希望，以毛幫情況而言，華國鋒無論如何也壓不住台，不必說外地紅色軍閥不服，就是「國務院」內部官僚也不會服氣，今後大規模的鬬爭固然難免，就是小型的清算批判，如周榮鑫事件，也此起彼伏，毛未死已亂，毛一死，必然是捉對廝殺，比起文革還要厲害。

目前毛江的安排是王洪文主黨，王洪文現任第二副主席，毛澤東一死，他當然名正言順接班，張春橋以總書記身份實主黨務，更以「總政治部主任」插手毛軍，對毛軍中進行的「滲沙子」工作，有些已經可以看出，例如在珍寶島與蘇軍作戰的「營長」孫玉國，現在已經是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升遷之速，在下級毛幹中亦屬少見。

總之，毛澤東已在作死亡前之佈署，王洪文、張春橋、華國鋒，下面還有紀登奎、汪東興、姚文元、吳桂賢、陳永貴等，捧出一個現代武則天，一旦毛澤東伸腿瞪了眼，這批人上邊加上一個江青，便是毛幫政權的統治者，讀者平心靜氣想一想，這批人能統治八億人口、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國嗎？河山重光之期，還會太遠？

歇後鄭五作「宰相」

方劍雲

唐昭宗時，鄭綮拜相，詔旨尚未下，屬吏得到消息先來道賀，鄭綮自己不信，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及後詔下，又嘆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

「歇後」是由於鄭綮爲詩喜爲「歇後語」，故世人稱爲「歇後鄭五」。這個名詞似不莊重，但鄭綮人品學問都還不差，只以到了昭宗時代，唐室之亡已在眉睫，故鄭綮發出此言。「歇後詩」現在已見不到，但「歇後語」卻非常普遍，全國流行，尤以中原地區爲多，如毛澤東說的，「我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此語同美國人史諾說，翻譯不懂毛澤東「用典」之妙，照話直譯，再經史諾筆下寫出，變成了「毛澤東這個孤苦伶仃老和尚，打了一把破傘，走在獨木橋上」。此言不但傳遍世界，就連在蘇俄流亡的王明（陳紹禹）也未弄明白，以後寫了一篇「孤僧命運」，就根據史諾之言，定名毛澤東爲「孤僧」。

這些都是閑話，只說這次毛幫政權代總理竟然落在華國鋒的頭上，消息發表之前，全世界毛專家沒有一個人猜到，正如「十大」前夕沒有人猜到王洪文能當「副主席」，毛澤東大概有意尋同海外毛專家開玩笑，當絕大部份毛專家咬定周恩來死後，此職非鄧小平莫屬，毛澤東卻偏偏推出一個華國鋒。

筆者並非毛專家，沒有什麼資格可憑，偶然談毛幫事全憑瞎猜，但筆者對毛幫火併現勢有兩點卻堅信不移，第一、毛澤東決不讓周恩來比他多活一天。第二、鄧小平決不能接周恩來的班，前一案因周恩來見機早死，已不成問題，不必再談，後一案畧說一說，鄧小平爲人心狠手辣，睚眦必報，張國燾在港，曾同筆者談過此點，毛澤東當然了解得清楚，如果鄧小平就任「總理」，又是毛幫副主席，毛澤東一旦嚥了氣，江青一系必無噍類，毛澤東除非決心假鄧小平之手剪除江青一系，否則都不可能讓鄧小平接班。

讀者也許會問既然如此，爲什麼又把鄧小平從「牛欄」放出，架得這麼高？這點當是由於周恩來突然病倒，需要一個有經驗有能力的大頭目代爲處理日常事務，此種人才自以鄧小平爲首選，但周恩來在日，周恩來居名，鄧小平居實，毛澤東尚可容忍，周恩來一死，把名實皆付之鄧小平，便非毛澤東所能同意了。

最後再說華國鋒何以躍升五個馬位（其人在「副總理」中排名第六）竄到第一，道理只有一點，他是「公安部部長」，毛江今天對誰都不能信任，完全靠特務統治，特務首領當「總理」，勿寧是正常的事，只是筆者不聰明，事先未料到，否則我也可大吹「不出山人所料」了。



香港「大公報」要「解放台灣」

柳以青

這題目似乎具有某種的兒戲性。但是，這是我讀了中共中央的「訃告」，鄧小平的「悼詞」，再讀了一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刊於第一版的「社評」，產生的一個極強烈的感受。

因爲從中共中央的一月八日所發表的有關周恩來去世的「訃告」，再讀到一月十五日鄧小平所宣讀的「悼詞」（全文），都沒有談到「解放台灣」的問題，可是，香港「大公報」一月十四日所發表的「社評」中，最後卻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們香港同胞和全國人民一樣，以極其沉痛的心情悼念周總理。我們也要化悲痛爲力量，堅決擁護黨的基本路線，堅決支持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加強愛國反霸大團結，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政策，促進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爲促成解放台灣、統一祖國，認眞努力，做好一切應做的工作。」

因此，我說香港「大公報」要「解放台灣」，並沒有錯。這就不純是故意以題目來開玩笑了。

「社評」作者的「衝動」

從香港「大公報」這篇「社評」所清楚表達的意思，我有以下的幾種揣測。對與不對，請讀者們自己去下判斷。

一、看情形，這位「社評」作者，對因周恩來之死，在大陸內部所產生的嚴重危機，並沒有掌握住。事實上，在周恩來死後的大陸，所產生的問題，遠比中共對外的一切政策爲複雜和使政治上的當權派心急。

這一實情，先由中共中央的「訃告」中透露了線索，再更由鄧小平的「悼詞」加以引伸和指明。

先看中共中央的「訃告」：「我們要化悲痛爲力量，全黨全軍全人民都要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貴的革命品質，在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以階級鬭爭爲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爲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爲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鬬。」

字裏行間就沒有談到「解放台灣」的意思。因爲大陸上在周恩來死後，所面臨的問題，從「訃告」表示出來的是：要「團結一致」；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已。

再看鄧小平的「悼詞」，也還是重覆了「訃告」的這一段而已。不過所發揮與指明的「學習」卻有「六個」。這「六個學習」目標，也沒有牽涉到「解放台灣」。

二、但是，事情難道就是這樣簡單嗎？我想，並不。在香港「大公報」的「社評」裏，固然增添了「解放台灣」，同時，還省畧了一個大陸上中共所一而再，再而三暢談的原則——「無產階級」四個字。

假如我們再去讀一下香港「大公報」的「社評」中自「我們香港同胞……」以下那段。沒有一句是說到「無產階級」的。

原來香港「大公報社評」作者，知道得最清楚在香港的港共們沒有一個是「無產階級」的。當然，連這位作者也不會。因此，在大陸上暢談的「無產階級」，到了香港也就化爲烏有了。

事實上，什麼是無產階級？誰是無產階級？我到現在也弄不清楚。這並不是我不能從中共的文字或文章中找到定義，而是舉凡這一類的定義，都沒有什麼固定的意義，其眞實內涵，卻要由中共當權派來「欽定」和「闡明」不可。

譬如說吧：地主出身者在身份上已經是「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了。但是，這一階級性卻是有了遺傳性，地主之子之孫等，本身已經是窮無立錐了，但他們卻又被扣上「資產階級」。

有的中共的當權派們，他們的父親們就是貧下中農，但是，他們個個卻是「無產階級」呢。這些，我都無法從死板板地定義上弄清楚的。

有的以爲「工人」是「無產階級」，但是我又見到不少的「工人」變成了「工賊」。也就是爲此，香港「大公報」就對香港的所有人，都不能稱之爲「無產階級」了。既然不是「無產階級」，當然更不能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了。

。所以，目前港共們都是以「資產階級」來「專政」呢！小心，不要自做聰明的自認爲「無產階級」吧！因爲在香港根本沒有「無產階級」。

三、從「社評」所透露的意思：乃是「堅決擁護」和「堅決支持」大陸的「黨」與大陸的「祖國」。這意味着港共要用空前的宣傳策畧了。「宣傳」也者是不需要實質的，只要求「擁護」和「支持」。將來在大吹特吹大陸上的建設是如何如何，那是一定的了。同時，又鼓吹共產主義是如何如何，來迷惑不明實情的人們。

同時，在預見的將來，港共們會更用金錢收買可以收買的所有宣傳工具，以及寫作人、演講人等，來對中共「擁護」與「支持」——口頭、書面、畫面或音浪上的。

最值得注意的却是「加強愛國反霸大團結」了。對於中共的「黨」與「國」，我已經在「從只蓋『黨』旗談開去」的文義裏，已經有所分析了。這裏從畧。不過，有一點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共所謂的「愛國」，究竟是什麼貨色，應該是可以明瞭的了。

而港共們，卻在這裏再掛出「愛國」的頭銜來吸引或者可以說是混淆人們的聽視，乘「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在海外高張的今天而混水摸魚。這也卻是他們統戰的手法高明處。但是，明眼人理應清楚中共所謂的「國」該是如何。

「大團結」也者，乃是要更在香港的社會裏，成立和組織很多各行各業的團體，來爲中共在海外效勞呢！而其主要對象一定是年青的一代。因爲他們既識樸，又容易控制。

四、再從這「社評」中，可以看出的是：一方面從香港向國際方面統戰，另方面就是向台灣統戰了。也就是爲此，香港「大公報」才大聲疾呼地說出：「促成解放台灣、統一祖國」。

這一句話，可以說是由於周恩來之死，香港「大公報」所表現的要「解放台灣」。

另一角度看問題

從另一角度來分析，香港大公報可能知道周恩來的死對中共政權影響太大，而且這一響影大多數是走向壞的方面，這些，中共中央的「訃告」中，就無法掩飾地發表了出來。而大公報覺得這次卻是中共中央走漏了「天機」，於是立刻設法補充，便加上了「解放台灣」的那句。同時，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的「訃告」中所發表出來的東西，又與大公報多年來對外「宣傳」、「鼓吹」的中共的情形大不相同。大公報既然無法當然也無權壓住這一「訃告」不發表，也就因此，在自己的「社評」中，就「鼓其餘勇」來爲自己多年來只說好，只會捧，只報喜的作風，來一個轉變讀者的耳目，以減少對他們多年來欺騙讀者的面具，再來一次修補而已。

事實上眞相究竟如何，我不知道，只是從「社評」中做了一次分析而已。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說出來的是，那是一位到大陸旅行後回到香港的人向我親自說過的一個經歷。這段經歷，使我有理由反對香港「大公報社評」中所謂「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說辭。而且，更相信香港「大公報」「社評」作者的這一「畫蛇添足」，除了純「統戰」的意味外，根本沒有實質的。最多也只是在香港欺騙欺騙無知的中國人而已。

大概該是前年吧，幾位海外人士到大陸去旅行了。由於他們都是住在外國，中共當然招待唯恐不殷勤了。因此，也爲他們安排了見周恩來。

可是，由於周恩來太忙，使他們等了一天仍然沒有見到，無法，他們就不再等待了。可是，代替周恩來見他們的卻是喬冠華。

大家在討論問題之際，其中有一個前來旅行的年青小伙子，不時地表示「擁護」、「支持」中共的「忠誠」，不只一次地大呼特呼「要解放台灣」。結果，惹得喬冠華說了這樣的一段話：「你的頭髮黑黑，我的頭髮已斑白，怎麼你竟沒有耐性。目前我們根本沒有預備過對這一問題的考慮。……」

從這一次談話後，那位年青的旅行者，一路的觀光上，不但不敢再自告奮勇表示熱烈的「擁護」和「支持」了，同時，更陷於不安和若有所失的神態。

香港「大公報社評」的作者，大概沒有聽說過這一事件吧！如果知道一點的話，恐怕就決不會在毛遂自薦地登高一呼吧！何必在自欺欺人呢？

或許香港「大公報社評」作者，已經知道中共，總會借了任何事件來喊一句或說一句「解放台灣」的，於是，這位作者估計：在鄧小平的「悼詞」中的最後，一定會喊出一句「解放台灣」的。

以前的中共大多數卻是如此的，但是，這次事件卻不尋常，於是在對外宣傳上也就反常了。這點，香港「大公報社評」的作者，就沒有發覺，做出了「一枝獨秀」的表演。這方面，我不覺得這位作者可笑，只覺得他很可憐。這可憐是來自身爲中共宣傳的寫作人的。

事實上，我絕對不會厚責這位「社評」作者的。回顧中共的歷史，多少的知識分子及寫作人，一一地都面臨了厄運的事跡，我就有說不出的悲憤。我還能說什麼呢？同時，我還能嚴厲地批判一位「社評」的作者嗎？

但是，我的不同意見，卻是要發表出來的。起碼，在香港還有自由言論的空間和機會。

也就是爲此，我的標題並非是兒戲，而是很認眞地指出一件事實來。

可惜的是：香港卻有不少的人，對「自欺欺人」的話，總是信以爲眞呢！這也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的可悲處了。然而，我並不因此而失望。

將來，總會有一天，事實會打破「自欺欺人」的假話的。因此，我又想起了大陸上的「李一哲」們。

認識中國



作家與魔星

丁冬

「君子」今天的文思極度不暢，往常那兩篇日課式的文章，早已謄清，封好，放在近大門的小几上，專等收稿的人來收取。說實話，那個每天依時在門外按門鈴的人，樣子是怎樣的，這幾年來一直都沒看清楚。每天中午過後的一小時內，門外響起的遲緩而穩重的皮鞋腳步聲，卻分辨得出來。許多時候，門鈴還沒響，他已經急不及待的站在門邊，把封好的稿件往門縫裏一送，等到外面的那個人接過，便卽時把門關上，鬆一口氣，大有嫁出了一個醜女兒的輕鬆。要是碰上年中的幾個大節令，稿件外多附五塊錢，作爲收稿人的賞錢。

「君子」是他用的筆名。他寫的稿由每天一篇增爲二篇後，便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以爲每一次外出都成爲許多人注意的對象，他們就是自己的讀者。他向朋友說，讀他文章的人大約有一百萬，而且大半是知識分子。有一次，有人很率直的問，他每天所寫的文章，分在兩份不同立場的報紙發表，有時候明明是互相牴牾的，不覺得難爲情嗎？「君子」卻一本正經的答道：「這有什麼稀奇？就算你未讀過那部出名的武俠書，總也聽過這樣的武林高手——禦敵時能夠以左右手分別耍出不同門派的兩套武功，所以才無可以無敵於武林界呢。」

他利口便給，寫文章時更是肆應無方，連糞溺都可以入文的，只奈今天確實不成，書桌上的兩本「笑話大全」都翻過多篇了，文思硬是不來，像制水期中的水喉，涓滴全無。他看看手錶，門外的腳步聲快來了，到時如果文章不及時交出去，又得花上十元八塊的車資，叫放學回來的女兒親自送去。

討好，想起女兒，乾脆寫他一寫，好交個差吧。那

十年不到，女兒已進中學，眞想不到呀！他又記得輾轉聽到一個已絕交的廣東朋友在別人跟前控告他的話：「某人的婚姻是個掘芋頭政策——連仔帶乸的。」他聽了絲毫不動氣，還要人轉告那廣東朋友：「你有本領只管娶個黃花閨女看看。老子當年在大陸帶槍時，夜宿民家，那個不奉承，大姑娘任我揀！」

「君子」說的沒錯，他享過也風流過，現在將就一點也不算折墮。目下那位太太，論年紀確實比理想的相差一大截，但她掙錢本領卻不差，自己的稿費收入儘夠上夜總會、找巴女的開支，那地方的少女多的是，可見上帝對他總算不太薄。

家裏事不好寫，由自己的女兒卻想到外面的年輕女孩子來，頓時覺得熱血沸騰。坐立不安，知道今天沒法再寫的了。決定交白卷，讓報紙開天窗之後，心情轉覺舒暢，他從房裏走出來，女兒的書桌在客廳的一角，桌面上橫七豎八的書和簿。他跑過去，隨便拿起一本洋文簿子，依稀嗅到一陣什麼香氣。對於這個全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兒，他平日不大留意的，只是那淡淡的芬芳加上橫行的筆記本子，似乎喚起了他藏在心坎裏的一絲記憶，觸起了隱痛。他自承一生好強，但來到這個地方後，卻第一遭的栽了個筋斗，一個胸無城府小娃娃教他感到無地自容，但也於無意中把他從踏入地獄第一步中拉了回來。

那時候，他還是個獨身漢，年紀雖然開始踏進四十大關，但一直保持心境上的青春，絕不肯認命，以前的嗜好全沒改變，對年輕的女孩子感覺興趣。他在一家大專學校講西洋史，班中每一名女生在他心目中都有一定分數的：不是失諸太纖弱，便是貧血，有些太胖、或太矮小，有些鼻子高，但下庭又不相配……。有一次，他像着了鬼迷似的，對一位同事說，只有一個學生才是他命裏的魔星。她在班中不苟言笑，一天到晚只知埋頭抄筆記，只有寫字時才戴上眼鏡，玻璃片後的一雙妙目，端麗得像個聖女。每天她坐的座位沒固定的，這一次坐東角，下一次坐西角，但總要靠近講桌的旁邊。他每一次上課必得找機會在她座位兩邊挨挨碰碰，又找藉口俯身查看她寫的筆記，挹取一點體香。光是這一絲絲芳香，便足以激起他久已隱藏的狂野的欲望。許多個晚上，他在家中繞室徬徨，只恨身邊的一根手槍早拋棄了。……好呀，你重視筆記本子，就從這裏入手吧！

有一次，他在班裏講到十字軍東征的事蹟，把出征的征字寫作「精」，還裝作一臉糊塗的，雙眼直視他的那位魔星。她也報以一派落漠，教人看不出，猜不透她的用意。他恨得心中的氣差點要爆炸出來，但外面仍然一片莊重，很認眞的說：「我最重視諸位在堂上的筆記本子，諸位對本課認眞與否

評「奮

每一年農曆新年期間，本港有大部份人都享受到雙薪，加上幾天假期，這對於一般未婚青年男女，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消費日子。因此電影收入的票房數字，也比平常的日子增加，在這段假期中公映的片子，也都是比較富有娛樂性的，筆者在本期試選兩部來談，那是諾曼杜卡導演的「奮鬭」，此片在新年時間是適合闔家大小欣賞的片子，內容相當健康，相信不少父母去攜帶他們的小兒女去欣賞的。其次要談的是張徹導演的「神拳三壯士」，筆者特別選此

場後就看到的一大片美麗的原野、小河流、濃密的森林、淳樸的小鎮，相信不少人心裏會羨慕的。「奮鬭」是在那大原野中一個貧家的倫理故事，一個農人夫婦，生了兩女一男，最大的兒子只有十二歲，他們是當地的農民，因爲當地出產貂熊，貂熊的皮是做皮裘最珍貴的材料，當地農民都以獵貂熊作副

。她是最後繳交的一個。他拿着那本子，手在發抖，臉發熱氣，很不容易的才按捺下來，隨手翻動幾頁，又闔上了，把它還給她，說：「裏面問題太多，現在我沒空跟你詳說，這個星期天早上，你帶本子到我家裏吧。」說着，把地址寫在一紙片上，交給她，也不待她答話，很匆忙的走開去了。

星期天早上，他特別起個早，細意地刮鬍子，換了件乾淨衣服，把房間打掃，清理一下書桌，又不時的打開衣櫃，對着鏡子說：「我有什麼地方不妥的？四十配二十，雖然是差了一橛，但十年之後，五十對三十，差不了多少了……。學生仰慕老師，由敬生愛，最後委身以事，是順理不過的。……為什麼還不來的？不好讓房東去開門，以前的老師愛擺架子，什麼『程門立雪』，我可不忍她等上半分鐘。我那命中的魔星啊，等會看你跑到那裏去，你的香氣我要嗅個飽！……自幼曾讀經史，長成畧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不對，怎的把自己比起宋江來？」

正當他胡思亂想的時候，大門上的電鈴果然響了。他三步拚成二步的跑到門邊，先調和了呼吸，門：「找誰？」「是我，老師，送筆記簿來了。」他聽到她的聲音，剛平靜了的心房又加速跳動起來了。她從沒跟自己單獨說過話，而且是那麼相近過的啊！他把眼睛湊近門上的小孔往外望，「不對，怎麼會是個婦人的？」門打開，站在跟前的果然是個婦人，後面那一個嬌怯怯的，才是他的學生！「這一位是誰？」「她是我的媽媽，老師！」

更正：第四三〇期「杜甫寫過輓李白詩嗎？」文中錯排訂正如下：

一、李陽冰草堂集序「枕上授簡，仲予為序」，「伸」應作「俾」；

二、千一錄：「陽冰之序明疾」，「疾」應作「矣」；

三、杜甫「天末懷李白」：「應共寃命魂」應作「應共寃魂語」；

四、「詩無命達」應作「詩無達詁」；

五、文末「未必因果倒置」，「未必」應作「未免」。

鼓勵，除了在家中幫父親工作外，還到外面去替人工作賺錢，儲存了好久才湊到四十元，便由外祖父替他從別的城市購來兩頭小獵狗，他如何徒步百多里到火車站去領回自己的小獵狗，專心訓練，使獵狗長大後成為附近城鄉最佳的獵狗，使他們一家經濟生活改觀，電影最後寫一家人遷居到城市去。電影中間加一段鄰童為了比賽獵一頭鬼貂熊而使鄰童死於意外，一場獵貂熊比賽，比利因救跌傷的祖父而失敗，但首獎的鄰人因喜歡他表現的體育精神，特別將頭獎金杯與獎金贈給他。最後比利在夜間在小豹的襲擊，兩頭獵狗奮勇救主，一獵狗為小豹咬死，另一頭獵狗也絕食至死，這一連串事件，對於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的長成，都有啓發作用。

導演諾曼杜卡處理「奮鬪」，很多地方都在淡中產生戲味，並不跨過敍情界線去強調高潮或渲染戲劇效果，電影看來像一首充可實愛的人。此片並不蘊含什麼深奧哲理，但卻是看得使人感到愉快的倫理文藝片。

「神拳三壯士」

林巽

張徹導演的「神拳三壯士」原名是「八國聯軍」，本來是有李麗華飾西太后，還有李察哈里斯飾聯軍統帥瓦德西，因為「八國聯軍」遭香港電影檢查處禁映，所以便將它剪成這部「神拳三壯士」，這部電影中的西太后與瓦德西的戲都完全剪去了，不過我看了電影，覺得電影中的民族自辱風格並沒有因為經過剪修而好了多少。

要了解這部電影的壞處，我們必須先了解義和團這段使中國人痛心蒙恥的歷史，大約從一八〇〇年起，從安徽省潁州、亳州、山東省的曹州、兗州等地，由白蓮教與八卦教，集合失業、飢餓與地方上的無賴，拽刀聚眾，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最初的口號是恢復明室，後來受到滿清政客的收買與利用，將目標滑過反對外國傳教士方面去，於是他們的號召一再改為「扶中朝滅洋教」，到了一九〇〇年起義，又再將口號改為「扶清滅洋」。我國因吃了西方殖民地砲艦政策的虧，加上滿清政府的腐敗，屢次喪權辱國，但並沒有鬧出八國聯軍的大禍，鬧起八國聯軍的大禍，是由於義和團的殺教士，燒教堂以及盲目仇外的行為搞出來的禍，而義和團的表現方式是迷信與愚昧的，他們每次祭神之後，在神前暈倒，再站起來時，便以為有鬼神附體，刀槍不入。至於所用的咒語更為古怪的如：「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這些神佛，都是出自「封神榜」與「西遊記」的小說材料。這是一種變態心理，我們知道，一個積弱的國家，要發奮圖強，只有先行虛心吸收人家的科技常識，從教育方面充實起，並不是用盲目仇外的方式就能解決問題。為什麼不看當年的日本是怎樣強起來的。

「神拳三壯士」中，編導通過傳聲、戚冠軍、唐炎燦三個武功高強的青年，加入義和團，他們雖然反對義和團首領販賣刀槍不入的迷信及騙術，但作為電影正面人物，他們基本上與那些愚昧迷信的其他義和團一樣，同是盲目仇外者，電影中有好多次用拳腳對刀槍，並且自誇為替中國人出一口氣，電影肯定了三壯士的作風，我們如以為電影有借古喻今的作用，這種盲目仇外的作風，的確是非帶狹隘及不健康的構思。

義和團一幕是中國的政治悲劇，清政府腐敗積弱，不知振作，又怕義和團來革他的命，所以便將積弱腐敗的原因，推在外國侵畧上，要是外國沒有侵畧，一個積弱腐敗的政府，是不是自動會強大起來的？那當然是不會的。要強大必須自己振作起來，當時要自身振作，並沒有人阻攔，就像明治維新的日本一樣，於是仇外，只是推御自己低能的一種藉口。個人以為拍歷史故事是可以的，甚至拍義和團的歷史也可以，但一定要對歷史的功罪問題搞的清楚，這是電影匠人一項很嚴肅的責任。「神拳三壯士」的壞，就是壞在塑造了三個正面人物而完全肯定他們盲目仇外的行為。



自戀·英雄主義·創造性

霍雲霄

在右田勝心導演的「海上大騎劫」有好幾個導演特別強調的鏡頭，那是電影開首不久，先有一個日本人在槍口下被殺了，然後接連好幾次，寫日本人與暴徒對話時，故意在槍口下行前兩步，站定下來盯住暴徒，這種鏡頭的暗示，當然是表示日本人在最緊要關頭是不怕死的。

日本民族性，都充滿了納西瑟斯的血液，極端自戀，從消極方面說：納西瑟斯式自戀，可以使一個人一生一世只活在幻想裏，死在幻想裏，因爲凡有這種心理癥結的人，沒有辦法對任何人投入以爲與自己投契的情感，以爲在自己週圍的人，都不配交友，他所以不得已要與對方交友，那只是委屈自己的或不得不扮演虛僞的角色。不過納西瑟斯式自戀，如果走進積極境界，它可能爲了證明自己的確與眾不同而不斷充實自己，成爲一個天才，也可能因爲積極的爲了證明自己而成爲英雄主義者，處處爭取表現，將旁的放不在眼裏，成爲驕傲得令人討厭的人物。

納西瑟斯是希臘神話故事的人物，它寫一個英俊少年，當他第一次看到水面上的自己的影子時，就瘋狂的愛上它，終於不愼墜水而死。心理學家將這個故事化成一種心理癥結，那並不是指一種特殊的人，差不多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心理癥結，比

是沒有意義的，只要從這個意念作起點，他才希望將那個納西瑟斯魔鬼手中掙扎出來。

不過一個人如果有了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不可救藥的納西瑟斯癥結，他卻不願意在別人眼中成爲平平無奇的人物，於是找出一種對別人有供獻的工作來專心鑽研下去，將自己砲製成一個爲大眾公認的天才。那麼，他便能夠證明自己的價值了。人的妙處是有時能夠將自己不可救藥的缺點變成優點，這神秘原因，就因爲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有創造性的。

訪革命老人張永福先

多年前，一日至九龍城訪友。友人租室於張宅。該宅是一兩層唐樓，已相當古老，友人鄰室爲一閣樓，友告這個閣樓，即大房東所居。我問：「是何人？」友答：「他即革命老人張永福先生。」聞之大喜，遂由友人介紹，我去見這位革命老人。

張翁是一長人，年約八十七八，留鬚，滿頭白髮，但耳聰目明，聲音宏亮。友人告：「老人很寂寞，不見有人來看他」，故對我之訪問，異常歡喜，把話匣子一打開，便說個不停，誰是初次會面，儼然如老友般，無話不談。

右腿上一拍道：「當時我家每晚總有近千人來聽總理講革命，室內外及天井全堆滿了人羣，值得一述的事，一晚我家伙計忽然不見了，直至兩三月後才返來。問之，原來那個伙計是回到閩南革命去的。他說：『我聽了總理說滿清那樣腐敗，所以就回鄉試一下，果然，我糾合數十同志，便很容易光復一個縣城，殺了一兩個滿洲奴才。過了好久，滿清政府派來大兵，我們同志便退出，所以，我又回來了』。」他講完這個故事後，我也不覺好笑起來。原來革命就這麼容易，這就是今日所謂游擊戰，乘其不備我擊，俟其來防我退。

對任何事業，我最注意動機，動機如絕對純潔，如光明正大，必定會成功，縱然一時失敗，只要有毅力，往長遠看，總能成功的。其次是手段，也有合理，反之必定失敗。如洪秀全之澈底失敗，即因兩者皆錯。因此，我問：孫中山先生以一習醫的青年，爲何要搞革命呢？張翁說：「總理最初動機，是憤恨滿清太腐敗，民不聊生，於是才造成海盜橫行。滿清政府對付海盜又太殘酷，所以非把這個滿清政府推翻不可。」問：怎樣殘酷呢？他說：「香山縣衙門門口置有四大籠，把海盜放入其中，只露出人頭，一任烈日乾曬。總理以不忍的仁人之心，所以乃糾合陸皓東、尤烈等等青年朋友，開始結社從事革命。」又說：「總理只是以革命做手段，他的目的卻是博愛、天下爲公。共產黨人

自利意圖，他眞夠偉大。毛澤東所謂『偉大』，全是吹牛、自捧的，不值半文。第二人就是汪精衛，可惜他最後走錯了路。」我插嘴問：老汪爲何竟與日敵合作呢？他繼續說：「我肯定說，汪精衛決非眞心與日寇合作，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他是愛國者。」說至此，他把老汪給他的親筆信交我看，看畢，我嘆息一聲，嘆息老汪讀錯了歷史，因爲他以甘必大、列寧相比。該原函，我曾寫文披露於星加坡光華日報及本港春秋雜誌，茲不錄。

他又說：「汪精衛這個人性情溫和，完全是一純潔書生，在那麼眾多人中，我和他最要好。」他對其他的人皆不免有微詞，只有對汪只有褒無貶。故他們二人友情始終如一，直追隨汪到逝世爲止。張翁在星加坡時代是同盟會會長，革命成功後，回國任什麼公職，不甚清楚。據他說，當汪精衛任僞組織「國民政府主席」時，老汪曾任命他爲「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這是極不名譽的事，奈何以將入墓之年還幹那種不體面的公職，那就太愚蠢了。張翁年少時並未入過學校，但他很聰明，到中年時卻能自修苦學，後來也居然能寫詩，並且還編著一大部書，書名好像是「華僑與國民」（？），他讓我看過這部書，皆是星加坡時代革命文獻，包括影印汪精衛的書簡在內。他書架上擺了許多古書，除四書外，還有道德經、南華經，後者是他最喜愛讀的書。他居然看懂南華經，可見他自修功夫之深。

張翁晚年情況很不如意，九龍的家人口雖然很多，但對他卻很少親情，他與妾侍且時常吵嘴、罵、打。所以他常常要回星加坡去探訪他的髮妻

甚自逃避現實，用幻想來支持自己，他與人談得投契只是表面妥協的，他一生一世可能爲了要證明自己而幹出多少轟轟烈烈的事，但因爲那份納西瑟斯的德性，使他不斷樹敵，甚至成爲暴君型人物。

英雄主義者固然是納西瑟斯式人物。對人虛僞的人也多是納西瑟斯式人物，因爲一個人感到全世界的人都那麼庸俗，沒有一個人配與自己做朋友，也沒有一個人值得自己敬仰，但他卻不能在沒有友誼中獨自生活，於是不得不稍作妥協，用虛與委蛇的方式與人爲友，因爲他一生一世都在扮演着虛與委蛇者的角色，扮演得太老練了，使別人很難辨別他是虛僞的或眞摯的，於是只有到了緊要關頭才能將本性暴露出來。

有些演技幼稚的人，生來沒法掩飾自己，也許學養問題，沒法學成一套虛僞待人本領，而內心的納西瑟斯癥結又那麼嚴重，這類人才是生成孤獨者。任何一個人，迫不得已要與驕傲自大者爲友時，除非是有所利用，或承認對方的確有某些過人之處，別人與他相處時雖然不愉快，但仍不得不隱忍，但如果這個驕傲者，並沒有任何過人之處，他有的只是空洞的驕傲，空洞的自大狂，當然沒有人願意與他接近，這種人必然注定一生孤獨，注定孤獨到死的。

納西瑟斯式自大狂者，多數是缺乏幽默感的，而且非常敏感，他不但自己沒有幽默感，而且也最害怕與有幽默感的人在一起，有意沒意間揭他的瘡疤。

任何一個人，除非承認一件事實；那就是只要沒有別的人，自己活着

頭靠處。友人告：「老人在星加坡本建有一知名的『晚晴園』，有一髮妻及數兒孫。在九龍這所住屋，原是爲他妾侍所有，也生有兒女。但因他年已衰老，再無大作爲，故這裏的家人，除每日供給他三餐外，便很少關懷他了。」難怪我一進他室，便嗅到一股子騷尿味，大概他很少更換衣服，自然也不會每日洗澡。我因想多聽一些革命掌故，所以也就不在乎騷尿味，好在閣樓尙有不同方向的兩個窗子通風，故尙能挨得住。

從頭說起，我問：張翁你怎樣到南洋的？答：「我是潮州人，因家貧所以很小就當豬仔運到南洋。」問：你怎樣發達起來的？答：「我先在印尼做學徒，稍長便自己種植胡菽。那種地方土地肥沃，只要一撒下種，便能生長。當時西洋人盛行到遠東採購香料，就是這種東西。我有了積蓄後，就販賣布匹，以後什麼生意都做。」你怎會參加同盟會呢？答：「說起話可就長了，因爲總理在檀香山辦興中報（？），我是從那份報紙以與總理通訊，然後變成朋友，後來總理到星加坡，他就住在我家『晚晴園』。這個園就是南洋華僑革命大本營，除總理爲常客外，如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等等國民黨要人皆在這園長住過。革命成功後，我一計算，竟有八省都督都住過我家的晚睛園。」他說至此不覺哈哈一笑，頗感有自傲之意。他說累了，趁機停止一下，拿出烟紙條自己在捲烟，吸了兩口，俟他休息片刻，又問：當時在你府上有何活動？有什麼值得一述的有趣事嗎？張翁一聽此問，馬上笑顏大開，右掌在

周恩來與太平天國

青冥

周恩來死訊傳到香港，自由人士相率額手稱慶，這當然是愛國心情的流露。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客觀一點，必定會爲周恩來的死亡而悲哀。論「才能」，中國歷史上只有秦檜和魏忠賢可以跟周恩來媲美。這三個人鞠躬盡瘁，畢生以殘害忠良爲己任，權傾朝野，眞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秦檜逍遙法外，壽終正寢，使岳王含寃於九泉，志士傷心於千古，誠爲天下一大憾事；周恩來之罪浮於秦檜，竟然也不落在中國人民手上，卻死在醫院裏，這不是我們的損失嗎？魏忠賢畏罪自殺，死後屍體仍然要受磔刑；現在周恩來已經被火化了，連骨灰也沒有留下來，這不又是我們的損失嗎？周恩來死了，中國人民應該感到悲哀。

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材說：「這次周總理逝世，是中國的損失……周總理是個偉大的政治家，與毛主席的關係很密切，且竭力地幫助毛主席……聯合學生會應該下半旗。」鄭棟材趁着周恩來「這次」死亡，趕緊必恭必敬地喊了幾聲「毛主席」，一定感到很興奮。可惜周恩來不能夠死千萬次，老天爺眞不長眼睛！

中共非常欣賞洪秀全，屢次稱頌太平天國。去年十二月，「人民畫報」說：「太平天國革命，始終高舉討孔大旗……對孔孟之道進行了大掃蕩。」「洪秀全始終與羣眾同甘共苦。」拿太平天國來跟中共比較，確是一件有趣的事。

據「清史」第五百四十二卷「洪秀全載記」說，「天王沿襲往古多妻制度，以爲富貴人家應享之幸福，后宮妃嬪數十人，統稱娘娘。」這大概就是洪秀全「與羣眾同甘共苦」的表現，共產黨員「爲人民服務」的辦法，恐怕也是這樣。在石達開日記裏，我們可以看到太平軍往往「不禁淫掠……部下得婦女獻其魁，一御卽棄之。」「人民畫報」稱讚「太平天國提倡婦女解放」，可知「解放」一辭，在中共字典裏是什麼意思；可知今日中國婦女，過的是什麼生活！

太平天國與中共最相像的地方，就是互相殘殺。洪秀全首先指使韋昌輝殺害楊秀清，以其肉「大饗將士」，隨卽攻滅韋昌輝，獨攬大權。毛澤東、林彪和劉少奇，不是把這個故事重演了一遍麼？

中共認爲太平天國「始終高舉討孔大旗」，於是硬認太平軍爲「批孔」的同志，眞令人哭笑不得。洪秀全反孔，自稱爲上帝的兒子，無非希望外國人幫助他推翻滿清而已。翼王石達開「幼讀孔孟書」，不滿清廷「毀變我冠裳……屈我伊周孔孟之徒」（見石達開全集），故此憤然起義。他認爲「仁政如時雨，孔孟名言，不欺我也。」在這些話裏，太平軍「始終高舉」的「討孔大旗」，不知那裏去了？其實太平天國的思想體系本身就是一團糟，不料中共居然拿來作「批孔運動」的擋箭牌！

隋唐恩怨與李世民

胡蓁之

所謂「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卽指這世界上有許多人爲達目，不擇手段，而沒有什麼道德標準可言的。像歷史上文武兼資的唐太宗李世民，爲了爭奪帝位，而不惜傷天害理，首先殺其兄太子建成，及弟齊王元吉，而自立爲太子，傳位。這是婦孺皆知的汚史！但他成功之後，人們只管歌功頌德，誰敢說半個不字？不過，李世民卻也有他的成功之道，這裏就事論事，看看他是怎樣成功的。

李世民是隴西成紀人（古地名，伏羲氏生於此；漢置成紀縣，故城在今甘肅省泰安縣北，後魏廢，北周復置，隋徙置於泰安縣東，宋又移成紀之名於秦州，卽今甘肅天水縣），唐高祖李淵的次子，出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公元五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其父李淵，字叔德，承襲了先代唐公爵號，統轄着關中、隴西一帶地區。原來李淵與隋煬帝家係表親，所以，他起初仕隋。按隋文帝楊堅，華陰人（屬陝西省，位潼關縣西，地在華山之北，故名），小名那羅廷，初仕北周，爲隨州刺史，封於隨（故城古今湖北省隨縣南），稱隨公。宣帝崩，楊堅輔後主靜帝，拜相國，總攬軍政大權，進爵爲王。至禎明二年（五八八年），卽弒靜帝自立，改隨爲隋，以爲國號，並舉兵平陳於開皇二年卽滅陳，南北朝分峙之勢，至此始歸一統。開皇二十年，楊堅廢太子勇，立晉王廣。但至仁壽四年甲子（六〇四），則被太子楊廣所弒並自立，當時漢王諒起，爲楊素所平。

這時楊廣在楊素的扶持下便做了皇帝，卽歷史上著名荒唐的隋煬帝。他是文帝楊堅的次子，名廣，一名英，小字阿䴅。自太子楊勇（楊廣的大哥）失敗於文帝後，楊廣乃深自矯飾，頗得文帝歡心，遂廢勇而立廣爲太子。他既入東宮，所行無道，乘其父楊堅病危的時候，乃潛入後宮強姦了陳、蔡二夫人，楊堅欲廢太子宮，而楊廣遂弒父自立。卽位後，建年號爲大業，並遷都洛陽，爲了大興土木，而強迫徵發了四百多萬民夫，營造窮奢極侈的宮室，如建西苑、置離宮；同時開鑿巡遊賞樂的運河，並修築長城。他從洛陽乘龍船沿運河去遊江都（淸揚州府治，漢廣陵郡，隋初爲江都郡治地；隋煬帝都此，建行都，名曰江都，卽今江都之名所由來也。曾在江都西北郊建有隋苑，亦名上林苑，又稱西苑。淸一統志說：「相傳苑三皇」，杜牧詩有「紅霞一抹廣陵春」之句，卽指此），單是縴夫（以索挽着大龍船在兩岸牽引前進的夫役）就曾使用了八萬人，還有開鑿運河和修築長城等工程，更不可勝計！這樣大量的民伕給他蹧踏死了，平民往往情願砍去自己的手脚來逃避服役，還慶幸把殘廢的手脚稱「福手福脚」。

隋煬帝除了在國內大興土木外，更歡喜征伐。大業六年（六一〇）曾遣將陳陵，經略澎湖及台灣羣島；大業七年至十年間（六一一——六一四），先後三次進兵高麗（今韓國）。民伕被強迫趕造戰船，不分晝夜寒暑，都站在水裏工作，以致許多人的腰下生蛆腐爛不堪而死亡！但三次出兵都沒有征服高麗，反而斷送了好幾十萬武裝部隊和民伕。因此，使到全國土地大量荒廢，民不聊生。

談到隋煬帝對女人的荒唐程度，實在令人驚奇！根據「𨛦迷樓記」中，便有這樣的一段：『煬帝晚年，尤其沉迷女色。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僅容一人，有機要於其中，以機碍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喜極！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乃以千金贈之。稠又進轉關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能自動搖，帝尤喜悅。帝令畫畫繪士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廣之成鎧爲屏肉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鏡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眞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

由於暴政的結果，令到全國上下對煬帝發生反感，羣雄並起，接近高麗的河北、山東一帶，首先騷亂起來。而煬帝仍沉緬酒色，不以情勢危急爲憂，他仍在洛陽征集螢火蟲，夜裏遊山放螢，靑光遍野，跟宮人取樂。當時在各地崛起的義軍中，其力量最雄厚的計有：江、淮間的杜伏威，山東的徐圓朗；此外，還有一個曾經幫助過楊玄感反隋的貴族李密（襄陽人，字玄邃，一字法主，好讀書，多策畧，隋代遊緱山，乘黃牛，讀漢書，楊素見而奇之，令子玄感傾心結納，後玄感舉兵敗績離去，後與翟讓據洛口，自稱魏公，能得士心，遠近響應。旋爲王世充所敗，歸唐後拜光祿大夫，以失望復叛伏誅），他這時參加了瓦崗軍，被推爲領袖。他率領瓦崗軍，浩浩蕩蕩地殺奔洛陽去，與隋將王世充（西域人，徙居新豐，字行滿。性多詭詐，煬帝時積軍功拜儀同。帝南巡江都，世充留守東都洛陽尋李密，自稱鄭王，不久僭爲帝位，後爲唐兵所敗，降唐，至長安，爲仇家所殺）交戰，他宣佈隋煬帝十大罪惡，文告中並說：「用盡南山的竹子，寫不完他的罪行；傾出東海的波濤，冲不淨他的惡事。」

當瓦崗軍直搗隋朝的京城洛陽時，這消息震動了全中國，坐鍾太陽的李淵也吃驚不小！這時李世民，已經二十歲了。他是十八歲那年，因爲父親李淵被朝廷派往山西太原去做撫慰大使，防止老百姓造反，所以，世民也隨父去到太原。他自幼便歡喜讀兵書，精通武藝，把身體鍛練得銅筋鐵骨，能使用比普通

大一倍的弓。這時候，隋煬帝已經鬧得不成話，不僅沉湎酒色，且殘忍成性，殺人不眨眼！朝中唯一敢說話的大臣只有楚公楊素（華陰人，與楊廣父子同族，字處道，性智詐，善屬文。從高祖定天下，封越國公，功高位崇，貴盛無比，而貪冒財貨，爲時人所鄙，晉王楊廣（煬帝）奪太子，實由楊素幕後主謀；及楊廣立，楊素更恃功驕橫，帝頗忌之，改封楚公），因諫勸煬帝過激而被賜死！

在楊素未死之前，他的侍妓紅拂，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但並未爲煬帝的朝廷所重視，亦未爲楊素所用。據明代張夙翼所撰的「紅拂記」指出：「她是楊素侍妓，姓張名出塵」，李靖以布衣謁楊素，姬妾羅列，出塵執紅拂，有殊色，獨目靖；當晚靖歸逆旅，出塵奔之，曰：「妾楊家紅拂妓也，係羅願托喬木。乃與俱適太原」云云。我覺得這故事很有趣，當時隋煬帝幸江都，楊素以司定在西京任留守，權重望崇，不可一世。李靖以布衣往獻奇策，見素長揖不拜；並且責素既以收羅豪俊爲心，即不宜踞見賓客，素不得已起立，斂容謝之。當李靖對楊素法辯滔滔，陳述他的意見時，素的身旁旁站着一個執紅拂的女妓，她既驚詫靖的儀表，又傾聽他的意見，不覺入神，把靖望了一望，及靖告辭退出，這位執紅拂的女郎，又追踪出來，叫人問明來客的住址，暗暗記下。

李靖回到逆旅後，睡至五更，忽然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望，乃是一位紫衣着帽的少年，靖驚問：「你是什麼人？」來人回答：「妾楊家紅拂妓女也。」李靖連忙將她延入，帽子去掉，外衣脫了，乃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妙齡少女，素面畫衣，深深而揖，肌膚儀狀，言辭語氣，眞天人也！李靖又問：「你怎可以跑到我這兒來呢？」紅拂回答道：「我侍候楊司空已經好久了，看見天下的人也眞不算少，昨天聽了你的一席談話，覺得只有你才眞是我的意中人，所以，我下了決心，跑來就你！」這就是歷史上紅拂私奔李靖的故事。

李靖聽了紅拂的答話，乍喜乍懼，對她說：「楊公權重京師，你不怕有人來追問嗎？紅拂說：「楊公屍居餘氣，怕他幹嗎？」但靖終覺不安，住了幾天，果然也不見有人追問。於是紅拂依然穿男裝，乘馬，隨李靖奔太原，助李世民平定天下去了。李靖三原人，字藥師，不獨通書史，且知兵法。初仕隋，後歸唐，爲李世民知己，亦爲世民所用。因此，李世民得天下易如反掌。

其實，在隋煬帝暴虐天下，羣雄奮起的當兒，凡有眼光的人，都已認淸了當前的環境；尤其眼光遠大的李世民，更看準了隋朝就快要滅亡了，於是暗地裏便起了企圖奪取天下的雄心。所以，他便盡量拉攏李靖、秦瓊這一班豪俊。當時太原的監獄裏面，關着一個不尋常的犯人，叫做劉文靜的。他原是晉陽縣令，因爲與瓦崗軍領袖李密有姻親關係，故被收禁入獄。在一個晚上，李世民抱着很大的企圖，悄悄地到了監獄來見劉文靜。他的動機，早爲劉文靜所識破，認爲這個雄才大畧的貴族子弟，一向就野心勃勃，這次他私自來會見自己，不是爲了別的事情，而顯然有所企圖。他們見面之後，便進行着初次密談。劉文靜要試探李世民的口氣，故意挑起他，說：「天下太亂啦，看情形這局勢除非有商湯、漢高祖那樣的偉大人物出來，才能收拾了。」

果然李世民被他一挑，便挑出了眞話來：「你怎知道現在沒有這樣的人物呢？」劉文靜點點頭，把李世民拉近身邊來，鄭重地給他策劃道：「目前隋煬帝還在江都作樂，京城被圍，趁着這個機會游說唐公起兵，首先佔據關中，那時可以威震天下，帝王的事業還怕不成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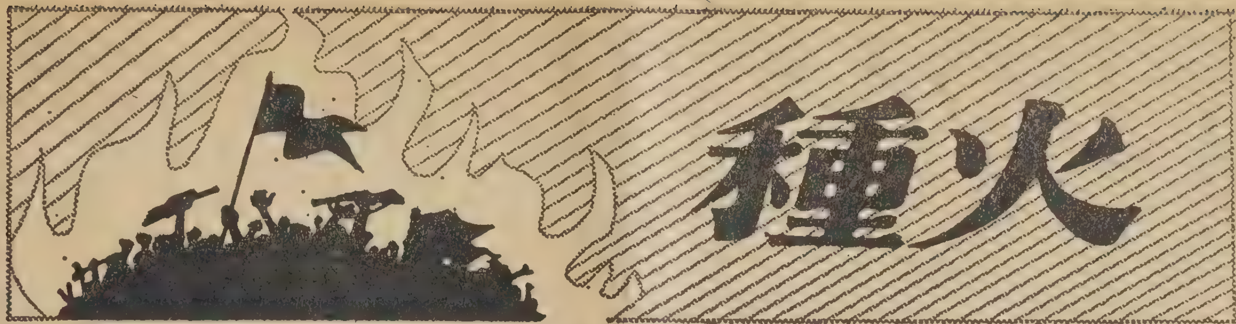
他們這次密談之後，劉文靜得到了李世民的幫助，出了監獄，成爲李世民籌劃起兵的參與者。他暗中替李淵、李世民父子籠絡人才，一面命部將長孫順德、劉弘基等人招兵買馬，僅在一個月當中便招募了一萬多人。李世民向他父親李淵提出了起兵的密謀，李淵起初害怕失敗，猶豫不決，後來也就同意了。

直向長安進軍的途中，李世民奮勇斬了據守霍邑（今霍縣，屬山西省，在靈石縣南，汾水之東，霍山之西。周初爲霍國，武王克商，封弟處於此，史稱霍叔處，後爲彘邑，漢置彘縣；東漢改曰永安，隋改霍邑縣）的隋將宋老生，全軍繼續西進。平陽公主和她的丈夫柴紹（唐高祖李淵的女兒，柴紹的太太，當高祖起兵時，公主發家貲，招南山亡命以應帝，諭降名赴何潘仁，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尋渡河，會秦王，與紹對置幕府，分定京師，時號「娘子軍」），率領三萬多「娘子軍」，前來响應。全軍的主力很快便渡過了黃河。這一年，李淵就進了長安（即今西安，而爲古都城名，漢高祖自櫟陽徙都於此，並置縣曰長安。惠帝時築城，亦名斗城。其後東漢、魏、晉、隋、唐等各朝均都此，而爲隋煬帝西京）。

這時留在江都的隋煬帝，已被他的右屯衞將軍宇文化及（武川人，性險狠，煬帝時爲許公。隨帝幸江都，時北方已亂，帝無意北歸，拂眾意，化及因弒帝，立秦王浩，自爲大丞相，擁眾西上，與魏公李密大戰，不利；復弒浩自立，稱許帝。唐武德初，爲竇建德所敗，伏誅）絞死了！煬帝的死訊傳到關中地區，在西京長安裏，李淵便正式建立起唐帝國。由於公元六一八年五月甲子日那天，李淵在太極殿登位，建國號爲唐，這一年定爲唐武德元年，他就是唐高祖。留在長安的隋煬的孫子楊佩，將隋朝的傳國玉璽近到太極殿讓給了李淵，隋朝就這樣的完了！而這也就是一般暴虐無道的獨裁者的下場。

唐李淵登了帝位後，遂册立了他的大兒子李建成做皇太子，封李世民爲秦王，李元吉做齊王。（按當時太子建成以秦王世民，功高勢大，英豪歸之，建成不自安，乃與仲弟齊王元吉謀除世民，秦王府吏房玄齡，尉遲敬德，勸世民先發，世民乃伏兵玄武門，伺建成入朝，射殺之並殺元吉）。

武德二年三月，擁兵割據太原以北馬邑一帶的劉武周，勾結了北方的突厥族，與兵南下，攻取了太原。鎭守太原的齊王元吉，派遣部將李仲文、裴寂等領兵抵抗，卻被劉武周和突厥聯軍所打敗。李元吉見太原危急，棄城逃走。劉武周佔領了太原，派先鋒宋金剛驅軍南下，進逼關中地區，甚至連長安也爲之震動了！唐高祖召集眾將會議，欲放棄山西一帶，固守關中。李世民道：「山西千萬不能放棄，若放棄了山西，關中也就不保了。請給我三萬人馬，一定將太原全部收復。」高祖同意世民的建議，而且認爲他用兵有把握，於是點齊了關中的兵馬，交給李世民親自率領前往山西太原，進攻劉武周和突厥等聯軍。



〔十三〕

林學政

農村裏，關地主富農，沒收財產，評定成份，分配土地這類比較重要的工作，由工作組的組長親自主持。我有文化，就專門搞宣傳和其他臨時分配的寫寫算算的任務。

我起初參加土改工作，眞是使我大吃一驚，我發覺他們搞的與我在理論上所學到的，完全不同，而我自己向農民宣傳的，也與實際上進行的不一樣。我當時想，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相當複雜的階級鬬爭，既然爲此，當然得講究戰術戰畧，在「一切爲了勝利」的口號下，使用一些手段是不足爲怪的。

土改運動結束，接着而來的是鎭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上級看到我工作積極，有點組織能力，動員我加入黨，調到市委宣傳部工作；同時，我的女朋友也在宣傳部得到一個新的工作，我感到十分高興，在工作上表現得更積極，我和女朋友準備結婚了。

我是黨員，結婚必須經過黨委審查批准，我寫了報告上去，很快就有了答覆，說是還需要審查，不能立即批准。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寫報告申請，上級批示是現在正是革命時期，很多工作要做，暫時還是不結婚的好。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有的幹部申請結婚就准，而我就不行；就我所知，我女朋友沒有什麼政治問題，上級不應該不准的。過了不久，我又作第三次申請，乾脆，他們把我調到永安縣。

剛調去不久，我接到從單位裏轉來的上海小南門居委會電報，告訴我母親病故，要我回籍料理喪葬。

離家五年，因爲工作忙，很少寫信回家，而父親也好像不把我當作他兒子似的，很久很久沒有給我一點消息。在離家後這些日子中，我心裏一直充滿着矛盾的情感，我很想念家中兩位老人，但我又鼓勵自己不要讓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腐蝕我的革命鬬志，我好幾次夢到在離家時，母親泣啜着靠着父親肩頭，站在門口送我的情境。我時常問自己：「我這樣做對嗎？他們把我養大，培植我，就這樣一走了之行嗎？」

[illegible]

想上去不掉那些包袱，有時甚至使我感到了非常痛苦。

接到電報，我請了假，匆匆趕回家；在路上，我們替父親躭心，他的身體原本不太好，受了這個打擊，可能會支持不住。如果我在上海能夠找到相當關係，調到這邊來工作，那我就可以兼顧家裏？

我幾乎認不出這是自己的家，看樣子家裏的生意歇了很久，原來堆滿貨品的店堂，現在放置着一些不值錢的雜物，到處都是蜘蛛網，好幾隻小老鼠躲在陰暗角落裏好奇的在注視着我，像是一間廢置已久，荒蕪了的家屋。

母親的靈柩，停放店堂後面的起居間中，四塊薄薄的木板子，散發出一股難以忍受的異味。

父親呢？父親在那裏？

鄰居們都好像不願理睬我，沒有一個人樂意跟我打個招呼，或者問一聲好。只是在我先問他們點頭時，才勉強的爲了禮貌向我裝個樣兒後就游目他顧。這是爲了什麼？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從事偉大的解放革命？

但是父親呢？

一位我父親很要好的朋友，住在中華路口上，他知道我回家，跑來看我。

我拉住他袖子着急地問：

「叔叔，我父親呢？」

他像看一個陌生人似的注視着我，用憤慨的口吻說：

「你回來幹什麼？你還有父親嗎！」

我伏在母親靈柩上哭泣，我該受責備，流盡眼淚，也洗不淨我不孝的罪愆。

從那位父執口中，知道父親早在一九五三年逝世了。

那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在上海搞得特別劇烈，所有工商界裏的人，即使是規模很小的家庭商店和小攤子，一律都要坦白自己的「五毒」行爲。通過鬬爭，他們必須向人民補繳幾年來的「偸稅」「漏稅」，數目多寡，全由幹部決定。我們所有的一點資本都繳了上去，連生意也無力維持，但是他們又命令所有的商鋪不准倒閉，父親急成了病，加

[illegible]沒有多久，就與世長逝。

母親在這個時候，連續的寫了三封信給我，我卻一封也沒有收到。

母親的心碎了，丈夫去逝，兒子杳無音訊，憂憤中她也病倒了。這時，黨提出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所有私營工商業全部收歸國有，母親一急，病勢更爲沉重，沒有幾天她就追隨父親離開人世。

母親死後，鄰人集資捐了一口棺木，埋葬費用，卻依然沒有着落，居委會才打電報到我們單位。

我還有什麼可說呢，父親被人鬭爭時，我也正在福州的三反五反工作隊裏，非常積極地在鬭爭人家的父親，眞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啊！

我跟居委會取得了聯絡，辦妥了母親善後，就回到永安。

我在思想與感情上起了很大的波動，我懷疑自己經過這些事情之後，是否還能跟以前一樣的工作下去。每當我閤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兩位老人家掛念兒子時的悽苦神色……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

我回到永安的工作單位時，獲悉了我的女朋友跟福州市委會宣傳部部長結婚的消息，這才使我恍然大悟，我之收不到家裏的信，不批准結婚，以及外調永安，都是由這個部長一手佈置的，他很早就在覬覦我的女朋友了。

這是怎樣一個革命行列啊，我是多麼愚蠢、天眞、幼稚，一直還認爲是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天啊，我錯到那裏去了！

我深深了解我的女朋友，我們的感情是由初中的時候培養起來的。也許是那個宣傳部長以陷害她家裏的人，或者陷害我作爲要挾，使她不得不屈服……

一重重的打擊，使我心灰意冷，我的革命熱情已經消失，我的工作態度變爲極端的消極，我毫不掩飾我的不滿情緒和對黨的批評。反右運動剛開始，我就成爲我們單位第一個打成右派的黨內走資分子。

這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情，卽使沒有這次整風運動，我也在黨裏站不住腳。

小林，像我這樣的情形，可能在現階段的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着，遭遇或有不同，但終只有一個——滅亡。也許有的人比較幸運，身體上少受一些苦，甚至還可以勉強活下去，可是你要知道，在良知和希望被扼殺後活下去，是件多麼痛苦的事情。

上面我對你說的，當作我的懺悔也可以，當作現代知識分子的教訓也可以；你不要忘記，小林，這只是一個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眞正的磨難，還在後面。

你的年紀還輕，吃一些苦頭，未必是壞事，現在吃的苦頭越多，你對時代的體驗也越深刻，你會在這裏面得到勇氣和信心。因爲眞理不會讓受到屈辱的人等得很久，人必須靠着它才能活下去，我是看不到了，你會有機會的，只要你有足夠的勇氣與信心。

小林，你應當對事物多看、多想，要冷靜地去分析、解剖。主要的，你要多多學習一些馬列主義原理和毛著。你知不知道有許多很可怕的傳染病，如傷寒、天花等，患過一次，就有了免疫力，以後永遠不會再患，當然，你不能在那一次傳染中死去。我要你讀馬列主義和毛著就是這個意思，你去研究它，就像在研究傳染病的病源菌，知道怎樣去防患和消滅他，不單單是爲你一個人，還得爲別的病患注射血液；因爲不是每個人都有免疫能力。這是一種很大的犧牲，如果你沒有與病菌作過你死我活的鬭爭，如果你沒有經驗病中輾轉呻吟的痛苦，你的免疫力無由培養。我看你應該具有免疫的能力了，不過你還得多研究那些著作，深刻的去了解它，解剖它，找出窩藏病源菌的巢穴，這是救世、救國的事業，億萬國人的生命，千百年的國脉，就得看這個時代具有對共產主義免疫力的知識分子的努力了。

有機會的時候，小林，你要多注意農村問題。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在農村裏。農民的問題解決了，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工人是當不了家的，我們國家的基礎建立在農業上，這也許是將來亡黨的主要因素。

卽使再活幾輩子，我的債還是一樣扯不平。我眞是覺得遺憾，匆匆的來，又匆匆背着一筆債回去，我是白活了。

還有，小林，你最好明天爭取出工，組裏的人對你印象不壞，你可以請求老丘分配一些沒有定額的工作。我是被二兩病號飯拖垮的，你千萬不要走我的老路。

生命是可貴的，珍惜它，小林，不要因爲眼前苦難失去勇氣，眞理不會棄遺我們，你要堅持下去，爲我、爲你自己，以及爲所有被侮辱的人們……

這些話，王先永不是一口氣說完的，有時「班長」來巡視病號組，有時馬偉才要來看一下，或者大家收工回來了，時常的被打斷，這樣斷斷續續的直談到第二天下午，才告一個段落。

王先永說到最後，已是喘息的時間多，他無力說完一個整句，是林宇民揣摩他的意思，自己把他的敍述貫串起來。

林宇民一再要求他不要說話，要他休息養神，但是他每次都是搖搖頭拒絕了。

「小林，這是我最後一樁心頭，對我十分重要，我要是不完全說出來，會死不瞑目；你不要阻止我！」

王先永的話說完了，人也漸臨彌留狀態。

沒有醫生給他急救，也沒有藥物可以延續他的生命，林宇民只有一竹罐開水，不時餵他一點潤潤嘴。

馬偉才在伙房分飯前，站在病號組外邊，探進頭看了一下，對林宇民說：

「王先永的稀飯，你不必替他領了。」

王先永好像突然從營裏驚醒過來似的，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力量，稍稍抬了一下頭，用微弱的聲音說：

「馬幹事，我可以吃得下。」

「好吧，好吧，要林宇民給你帶來。」

林宇民不相信王先永還能吃得下稀飯，昨天他的胃口已經開始不好，一大半分給林宇民吃了。林宇民卽使是餓昏了頭，也不忍心去吃他的東西。

「吃了它，小林，退回去和倒掉都可惜，你要多吃點才好。」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山東半島抗戰初期便被共軍佔據，除去鐵路沿線在日軍控制下，鄉村及小縣城均入中共掌握，山東半島不但在山東最富，即在全中國也是少數富庶之區，人口既多，體格又強壯，共軍靠着膠東人力財力，壯大了力量，在膠東指揮共軍的，又是最慓悍的許世友，作戰以快速見長，有「火車頭」諢號。故膠東共軍在陳毅所屬新四軍系統中，兵力最為強大。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上旬，共軍攻佔國軍據守之膠縣、高密。膠東軍區（許世友）更糾集所部膠東第二軍分區（賈若瑜）、膠東第三軍分區（陳華堂）、膠高支隊（姜世良）、新第三旅（張希賢）、新第五旅（遲耀東）、獨立團六，及濱海第一軍分區（羅華生）、解第五師（聶鳳智）、解第六師（劉湧）、江南縱隊（曾生）、警第三旅（孫端夫）等部。約八萬餘眾，於平渡、藍底及膠高地區，破壞鐵路，企圖確保其國際走廊，進而窺竊青島。

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畢業黃埔軍校四期，以善戰受知於最高當局，不次拔升，當勝利之後，山東省黃埔學生畢業第一期的有長清的李仙洲，廣饒的李延年、李玉堂，號稱山東三李，均有戰功，三人當師長都比王耀武早得多，但王耀武後來居上，勝利後被任為山東軍政最高官。王耀武為了打通膠濟線，擊滅共軍，決定由東西兩路分進合擊，東路由膠縣，西路由坊子，會攻高密。當時的部署：

一、以第五十四軍（轄第八、第三十六、第一九八師）為東路軍，於九月底在藍村、膠縣各附近地區秘密集中完畢，於十月四日開始行動？先向藍村、吳家口共軍攻擊，整頓態勢後續向蘭底推進，索共軍主力而殲滅之。

二、以第八軍（轄榮譽第一師、第一六六師、欠第一〇三師）為西路軍，於九月底在坊子附近秘密集結完畢，於十月一日先以有力一部閃擊岞山，奪取橋樑，並相機略取昌邑；主力先掃蕩濰河以西之共軍，再沿鐵道以北遶襲朱陽，打通岞朱段，並予確保。

三、控置藍村東北上、下普車附近之第三十六師，先掩護軍主力側背之安全，俟軍主力開始行動後，再協力打通膠縣朱陽段。

四、第一交警總隊，即接替辛店（含）至張家店間鐵道守備，第五交警總隊控制張店附近，第三交警總隊仍在鄒平、長山守備。第十、第十二、第十五交警總隊仍擔任北泉（不含）至膠縣之守備，並策應東路之作戰。

五、辛店（不含）及臨淄以東至坊子間防務，

六、青島至北泉（含）間防務，由丁兼司令治磐部署指揮。

九月三十日，國軍東路軍分別在藍村、膠縣各附近秘密集中完畢，十月四日開始行動，第一九八師為右縱隊，由藍村北上；第八師為左縱隊，由膠縣北上；第三十六師控置藍村東北，保持機動，當日攻克麥坵、閘子之線。五日靈山共軍，竄段泊蘭附近，企圖威脅國軍側背；國軍為確保後方安全，乃回師東向，配合第三十六師，斬第十二師，會攻段泊蘭共軍，斬獲甚眾。

十月七日，國軍第一九八師攻抵芝蘭莊，第八師攻抵張魯集附近，與共軍解第五、第六師，及膠高支隊等部，發生激戰。迄八日始將當面共軍擊潰。九日，第一九八師攻克高密，第八師進駐姚哥莊。入夜，共軍糾合解第五、第六師，警第三旅，濱北獨立團，高膠支隊，及由烟台調來之各部隊，共約四萬餘人，乘國軍立足未穩之際，將第一九八師分別包圍於高密及姚哥莊；並集中濃密火力，不斷猛襲。幸將士用命，堅強阻擊；我空軍亦適時助戰，予共軍重創。我第三十六師除留一部控置下普車外，主力復調膠縣以西增援；經兩晝夜血戰，共軍傷亡慘重。十一日晨，國軍第八師馳援夾擊，共軍遂不支，向東北潰退。是役共軍傷亡三千餘，國軍亡傷四百餘，空軍P51式驅逐機被擊落一架。

西路軍於九月三十日分由濰縣、坊子出發，沿膠濟鐵道北側，及烟濰公路向東推進，當日第一六六師攻克山莊、車流莊，榮譽第一師攻克寒亭、南埠子、前後張家莊等地。十月一日，第一六六師續

共軍。三日，以一部渡過濰河，掩護軍主力集結及渡河。四日續向岞山進攻，共軍憑藉既設工事頑強抵抗；迄五日晨，經國軍陸、空聯合猛擊，共軍始不支退去，我即克復岞山鎮。六、七兩日，肅清岞山附近共軍，並就原陣地整頓態勢。八日晨，續向東掃蕩，迄九日克朱陽、塔耳堡等地，進展順利。惟是時第五十四軍適在高密被圍，爲解救友軍計，乃復星夜向東急進；十日攻克蔡家莊，共軍狼狽敗走。十一日午，與第五十四軍會師柳溝河，戰鬬遂暫告結束。

這一次戰役，共軍傷亡達兩萬多人，國軍官兵也傷亡二千八百多人，且損失戰鬬機一架。國軍所以獲得勝利戰果，因士氣旺盛，武器優良，但國軍未能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共軍，雖有勝利，並不能消滅共軍主力，而共軍此次戰役特別發揮其圍點打援戰畧，圍攻孤立據點，先以一部包圍攻擊，主力預伏國軍援軍進路，或守軍退路，使國軍增援不上，退走不能，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引致重大傷亡。

膠東戰役結束後，共軍退據平度，掖縣一帶並盤據沿海港塞，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爲了擊滅膠東共軍主力，遮動其海上補給外援路線，決定以二十集團軍所屬第五十四軍（轄榮譽第一師、第一〇三、第一六六師，及補充第三團）、第八軍（轄第八、第三十六、第一九八師）分由膠縣、昌邑各附近，會攻平度；再以第八軍進佔掖擊、虎頭崖，相機攻畧龍口，索共軍主力，予以殲滅。

依據作戰方針所作之部署：

一、陸軍方面：

㈠第五十四軍爲右翼攻擊軍，在膠縣、高密間集中，第八軍爲左翼攻擊軍，在岞山、昌邑間集中，均於十月二十八日準備完畢，同時行動；會攻平度奏功後，即向北挺進，配合海、空軍攻畧掖縣及言頭崖，並相機攻畧龍口。

㈡第四十六軍（欠新第十九旅）爲機動部隊，以主力控置於膠縣。

二、海軍方面：

青島海防艦隊，適時協助第八軍，攻畧虎頭崖及龍口，且經常巡弋渤海海面，遮斷共軍海上交通，視狀況向烟台、長山島佯攻。

三、空軍方面：

空軍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中隊，以滄口爲基地，攻擊開始時，以主力協力攻擊軍之作戰，以一部偵察威海衛、烟台、龍口、羊角溝等港，及諸城、莒縣方面共軍行動。

右翼軍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由膠縣向平度推進，當日攻克吳家口、大欄之線，續向蘭底攻擊，與共軍七千餘眾遭遇，展開激戰。入夜，共軍增援反撲，十一月一日，卒被擊潰。二日，該軍第八師推進塔圻，被三萬餘共軍包圍；共軍復另一部向塔圻以東之大、小河岔第一九八師及軍部猛襲；嗣經第三十六師繞擊敵背，共軍不支北竄。三日，國軍繼續北進，此時第八軍已攻克平度，傍晚兩軍會師平度，殘餘共軍東竄。而另股共軍，亦於高密以南之道鄉、柿子園等地集結二萬餘人，乘國軍北進後方空虛之際，圖遮膠濟路亦通；北進部隊因感受側背姓脅，乃以第五十四軍全部回師南下，以主力集結於高密，一部集結於膠縣，保持機動。

左翼攻擊軍，於十月三十日由昌邑東北大保莊、于莊沿烟濰公路挺進。三十一日午攻抵新河鎮附近，遇共軍千餘，激戰後共軍向東潰退，我遂克新河鎮，並以一部渡過膠河。十一月一日，軍主力仍向平度攻擊前進；一部（第一六六師）沿烟濰公路前進，攻克埠西、李家；主力於二日在平度外圍武王山、文王山及紫金山與共軍發生激烈戰鬬，將共軍擊潰，一鼓進克平度城；次日與第五四軍會師。

十一月四日，國軍調整部署，除以第八軍由平度繼續北進外；另以第一六六師由掖西向沙河鎮攻擊；與共軍二千餘眾激戰，共軍不支向掖縣潰竄，國軍主力進抵沙河鎮附近。五日，以第一六六師軍、第一〇三師續向掖縣、虎頭崖之線攻擊，共軍解第五、第六師及警第三、第五旅，與膠東軍區團隊共約五萬餘眾，利用掖縣有利地形，節節抵抗；國軍先後攻克神堂、鳳凰山、伏游山、虎頭崖等地。共軍於夜間秘密由黃縣調部萬餘增援，固守掖縣西南郊。六日晨國軍第一〇三師突入敵陣，受優勢共軍襲擊，遭受重大創傷，團長以下官兵九百餘人陣亡；共軍乘機出擊，榮譽第一師適時趕到增援，空軍亦飛臨助戰，虎頭崖海軍亦集中火力掩護，戰況極爲慘烈。共軍受挫後，當晚國軍乘勢攻克十五里舖、五里猴子等地。十日晨，國軍再興攻勢，共軍不支退守城內。十一日分向掖縣東北地區撤退，國軍遂進入掖縣，戰鬬至此亦暫告結束。

這一仗，共軍傷亡二萬八千八百名，國軍傷亡官兵四百三十四員。損耗步槍二百五十九枝，輕機槍六十七挺，衝鋒槍二十挺，火砲十五門，槍彈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三百九十三發，砲彈三萬五千九百四十五發；鹵獲步槍一千六百四十三枝，機關槍一百二十六挺，迫擊砲四門。

本次戰鬬，遂行於膠東烟濰公路昌邑至掖縣段，及平度附近地區。在平度、掖縣以南，概屬平坦，展望運動均極良好，宜於大軍作戰；平、掖以東，則山巒重叠，交通不便，宜於小部隊之游擊。烟濰公路接近海岸，河港甚多，沿途道路橋樑均被破壞，行動極感困難。戰鬬期間，氣候溫和，風向正常，惟連日大雨，山洪暴發，遲滯國軍行動。國軍工事作業力甚強，每到一地，三小時內即完成各種掩體及活動堡壘等。一般幹部素質亦遠勝於共軍。惟以情報欠確，戰鬬之先，未能偵知共軍兵力配備，以致戰畧運用，未臻理想。共軍情報封鎖嚴密，部隊運動神速機動，裝備、彈藥亦尙充分。惟常以密集部隊向國軍衝鋒，實行陳毅、粟裕之人海戰術，故傷亡重大，所部又多是新裹脅而來，未經訓練，一經包圍，即張皇失措，與以前不同。

中國抗戰實錄【65】

中華民國的誕生

此時，美國報紙頻頻刊載出孫先生的姓名，報導他將膺選共和政權的中國總統，故而在這個大會時，有記者十多人湧到會場，要求孫先生見面，但孫先生都避開了。

十一月二日孫先生由紐約乘茅里塔利亞輪船前往倫敦。

世界輿論支持革命軍

世界輿論，現在已經傾向於支持革命軍。十月二十一日的「民立報」（在上海發行的同盟會機關報）曾經介紹歐洲的新聞論調：除「泰晤士報指出列強不得干涉中國革命」之外，其他各主要報紙的見解如左：

「每日郵報（英國）：「只要不侵害歐洲人，則不應加以干涉。即使侵害了歐洲人，也應該由列強海軍聯合行動，沒有爲滿洲政府維護權利的必要。革命是中國的內爭，外人不應干涉。」

每日記事報（英國）：「可怕的是再有像太平天國之亂時，追隨清廷的高登將軍那樣的人物。被虐待的人民反抗腐敗專制政體，是由於愛國；連歐洲人也是目不忍睹；正義的歐洲人，決不應該做滿洲政府的走狗。」

每日電訊報（英國）：「剝奪了中國人的教育和自治權利的衰老政府，自當消滅。大大歡迎革命黨，拯救國家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只要是人類，就不會不表同情。中國人既不是愚昧，也不是無能，在幾天之內，就可以看到中國共和政體出現。」

辯論日報（法國）：「列強絲毫不應干涉。如果中國分裂爲兩國，則兩面都不會有好結果。」

孫先生到達倫敦之後，在旅館卸下行裝，便於當晚往友人吳敬恆家中拜訪。吳不在家，孫先生在當時的留書中，坦誠地流露出愉悅的心情：「……近日中國之事，眞是泱泱大國民之風，從此列強必當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當喜而不寐也。今後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協力於建設，則吾黨所持民權、民生之目的，指日可達矣。」

交涉凍結英對清借款

孫先生和英國政府的交涉目的之在這一年的春天，清廷曾和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之間商訂了兩筆借款。一筆是爲整頓幣制的一千萬英鎊，一筆是爲鐵路國有化的六百萬英鎊。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就是這個鐵路國有化問題，激發了反對清廷的羣眾運動，並且連鎖反應，導致武昌革命成功。

鐵路借款，雖已社行債券，但整頓幣制借款，尚未動支。孫先生的目的，是要將這些借款就當時現狀予以凍結，以切斷清廷資金的來源；同時也是保護馬上就要誕生的中華民國的權益，存在着雙重意義。

爭取國際地位

擔任孫先生的代表，在英國積極折衝，得以獲致成果的人物，是美國的軍事學者荷馬李。自一九〇四年和孫先生認識以來，便成爲孫先生在美國的有力臂助。他以軍事著作馳譽歐洲，德皇威廉二世委託考察軍事演習，又得到英國勞勃特將軍（歷任駐印度及愛爾蘭英軍司令官）的信賴，曾爲英國的亞洲政策接受諮詢。

而且早在那個時候，荷馬李就已曾指出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意圖；認爲美國如果疏於防範，則最後將被日本

英同意停止予清借款

和英國外相葛雷交涉的結果，達成了以下三項約定：

一、停止對清廷的一切借款。
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
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對孫先生的放逐令，以便順利歸國。

於是，四國銀行團乃依循英國政府方針，同意停止給予清廷的借款，並決定今後在新政府樹立的同時，再進行新的交涉。

孫先生和英國政府交涉的內容，除上述三項之外，還有兩項，不爲世人所知道，其眞相是這樣的：

㈠給予新政府一百萬英鎊借款。
㈡建議新政府合作。這兩項交涉，委由維加兵工廠負責人杜遜爲代表，和外相葛雷之間，於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兩度磋商，葛雷面有難色，終於未見實現。

不過，停止對於清廷借款的交涉成功，卻給予清廷一個致命的打擊。清廷苦於戰費支出，由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在武昌起義的三天之後，一度向西歐列強借到五百萬兩，但只不過支應了十來天，便馬上用罄，到處奔走接洽，希望再謀追加新款借二百萬兩，其財政窘迫的景況，可想而知。

至於通過和英國的交涉，封鎖日本對清廷援助，其作用蓋不僅止於日本一國，實則產生了抑制列強各國干涉革命的國際影響。

在法說明新政府方針

孫先生在和英國政府交涉之後，轉往法國，和當時的總理克里孟梭及

畢恭會經出任公使，持節北京，精通中國問題，認爲同盟會是握有足以推翻滿清政府力量的政黨。

此外，孫先生還有意晤見剛巧來到巴黎訪問的俄國外相柴蘇洛夫，但未實現。

法國的輿論分成兩派——左派歡迎孫先生；而在右派之中，則有「中國革命如果成功，將成爲西歐黃禍」的中傷論調。針對着這個情況，孫先生在接見新聞記者時，說明了新明府的方針如次，用以答覆右派的批評：

「中華共和國擬維持官話（國語），以爲統一語言之基礎，而使國人研究各種實業科學，尤爲新共和國行政之入手方法。英、法文亦可加入各種科學中。中華共和國現當訓練國軍，及組織民國完全之財政部。新政府於各國通商一層，更當注意，當廢除與外人不便之種種障礙物，將海關稅則重行改訂，務使於中國有益，不能聽西商獨受其利；但重訂稅則亦須與西人和衷商議，決不使中國及債主陷於困難也。」

這是維護新中國獨立尊嚴和爭取國際社會地位平等的呼籲。

如上所述在英、法兩國活動的成果，當時孫先生曾經自巴黎致電上海「民立報」表示：「……各國中立之約甚固。惟彼邦人士尙未深悉內情，各省次第獨立，畧致疑怪……」

但求早固國基

在這個電報中，孫先生也曾涉及到總統人選問題：

「今聞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推定黎君（元洪），聞黎有擁袁（世凱）之說，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爲競點，爲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爲要領。」

後來，震撼中華民國的總統人選問題，已經是在此時萌芽。

關於總統人選問題，有一段逸事，足以看出孫先生信念之一端，現在介紹於後：

當孫先生到達倫敦的時候，由中國打來一份電報，受報者的姓名、住址，只有「孫文、倫敦」，電報局查不出投遞地點，乃以紅筆標明「試送清國駐英公使館轉達」公使館收到之後，便轉送孫先生友人，也就是曾經援護孫先生脫出公使館監禁的康德黎。



黃　興



美軍事家荷馬李。

孫先生收到電報，在眼前晃了一下，含着微笑，絲毫未動聲色，就裝進了口袋；康德黎不懂中文，當然不明白電報內容，有點掛在心頭，第二天便向孫先生問起：「有什麼秘密事情嗎？」孫先生淡淡地答稱：「要我擔任新共和國總統。」

當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毫無愉悅的表情，康德黎追問一句：「有意就任嗎？」

孫先生這樣地回答：「如果沒有適當的人，則由我承乏，也未嘗不可……」

漢口苦戰

當孫先生盡力於對外折衝的時候，留在國內負責的黃興，從籌募革命經費到陣前指揮作戰，集重任於一身，相當活躍。

及至武昌發難，黃興在香港拍發電報給孫先生，請滙欵接濟軍費，已經在前面提到；繼之，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致函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華商書報社同人請卽滙欵，其內容大致如左：

「……十月十一日鄂軍又起，克復武昌，川湘皆力相應……因尊處未有密碼，借由鄧樹南兄轉達一密電，不知可到否？……想同人等必能竭力籌措，以應急需……今幸基礎已立，力圖北伐，而南方沿海各省不急起不足以固後路。敢飛書求助，立滙鉅欵，協謀圖粵，弟卽日赴武昌……粵事歸漢民兄等主持，當必常有消息相告。前尊處兩次所寄來之欵，共一千五百元，茲由出納課出具收單呈上……弟黃興頓首。」



國父在倫敦與吳敬恒父子合影。

翌日（十七日），黃興又對設在美國的募欵組織「洪門籌餉局」發出一函，提到此次武昌革命，確信必能成功，時不可失，特籲請海外同志盡力相助。

黃興馳赴武昌前線

這封信發出之後，黃興便偕同夫人徐宗漢由香港啓程，於二十四日到達上海。在上海的宋敎仁等人起初建議黃興留在南京，運動新軍第九鎭一力承擔起江南方面的革命任務；但因漢口方面，革命軍已經遭遇到清軍的強力反攻，展開激戰，因此，黃興在和同志們協商之後，決定偕宋敎仁馳赴武昌前線，指揮戰事。爲了瞞過清軍耳目，乃混入女醫張竹君所組織的「武漢戰地紅十字會救傷隊」，徐漢宗也化裝爲救傷隊的護士隨行。日本人北一輝也參加了這個行列。

我對美國大學生觀感

周質平

來到俄亥俄州北部的這所私立大學之後，我除了教中文以外，也選修或旁聽了不少課。由於既「教」又「學」，所以有較多的機會，從不同的角度觀察美國學生，他們有極奮發努力的，也有很頹廢墮落的，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單獨的事例；任何全盤的描述，不是失之概括，就是失之偏頗，但是，只要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我們是可以從別相之中，求出共相的；雖然，這個共相，也因人所見，不盡相同。

學習的動機

在經常跟美國大學生交往和共同學習之中，第一個引起我興趣的問題是他們的學習動機。由於他們的必修科很少，而能夠選擇的範圍又大，所以，我經常喜歡問學生：「你為什麼選這門課？」他們的回答不外是：「我喜歡。」或者，「我覺得我應該懂得這項知識。」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碰到一個學生的回答是：「因為學了這個謀職容易，年薪較高。」當然，他們之中必有言不由衷，好唱高調者，但是經我從旁觀察的結果，確也發現有許多「不近人情」的事。譬如：一個以生物學為主修的學生，選了每週五小時的初級中文，以每學期最多選十六個學分而論，這幾乎佔了三分之一，份量不能算不重了。但是，在我跟他談話以後發現，他完全沒有要去外交部或五角大廈當翻譯的念頭。又如：一個以「亞洲研究」為主修的學生，每天去音樂系練兩小時的鋼琴；然而，他又顯然沒有要當職業樂師或鋼琴家的打算。這在我看來，簡直近乎「玩物喪志」了，而他卻樂此不疲。這種例子很多，舉

「知的本身就是一種無上的樂趣。」美國大學生大概都是同意這句話，因此，在其他各方面都很精明功利的美國學生，在學習動機上卻顯得頗「奢侈」而「不實際」了。

講功利，求實用絕不是一件壞事──在某些社會裏，不如此則不足以生存。但是，如果過分注重實用，而完全抹煞自己的興趣，到頭來，可能反而不實用了。

美國大學生的這種學習態度，以我們的標準看來，也許有些「浪費」。但是，他們這種浪費在對整個生命的充實和生活的樂趣上，卻有着無法估計的價值。套一句老子的話，他們是「大精明若糊塗」。

台灣大學生在選擇科系的時候，所常犯的毛病是：以價錢（Price）來作為選擇的標準；而不知許多價值（Value）是不能以價錢來衡量的。譬如：一個原本對文學很有興趣的學生，為了畢業後可能有一萬五千的月入，而不顧一切由中文系轉到了會計系，這就未免有點「大糊塗若精明」了。

大學生的「地位」

「大學生」一詞在許多國人的心目中，除了表示「大學的學生」以外，似乎還含有某些特殊的意義。它代表了學問、聰明、知識上的高級……，同時也常和愛情、舞會、郊遊、泡咖啡廳、羅曼蒂克等字眼有相當的聯想。尤其在一個高中生或沒有進過大學的人的眼裏，大學生活是如夢如幻，美不可言的。這種一般人對大學生活過份憧憬，對大學生不正常的崇拜，往往造成大學生狂妄自大，目空一

」。

美國大學生在社會上的地位，顯然沒有台灣的這麼高；大學生與高中生及高中生跟初中生之間是等距的──大學生並不特別突出。如果，美國一般民眾對「大學生」一詞有些聯想的話，那可能是：洗盤、侍者、送報、割草、暑期零工等這類「賤役」。跟美國學生比起來，台灣大學生「勞工神聖」的觀念還沒有完全確立。在台灣半工半讀的工作，已經被廣泛接受的，似乎還只有家教；至於如侍者、清潔之類的工作，多少仍被認為「有失身份」。這種觀念實在太過陳腐了！要知道：一個靠雙手工作來賺取生活或學費的人，無論如何要比只知伸出雙手向父母要錢的人，值得尊敬的多。

台灣大學生除了有「社會地位」之外，他們本身在校園裏也隱隱的有着不同的等級：醫學院最高，理、工次之，法、商又次之，而文學院則等而下之。這種「差等」不僅「社會人士」認為如此，即使學生之間也大都相互承認。一個物理的學生看到一個中文系的學生，總覺得高他一等，而一個中文系的學生對什麼太空電子之類的學生也似乎自認矮了一截。

這種「各有等級」的現象，在美國大學裏絕沒有如台灣的這麼明顯。他們認為知識是平等的，文科和理科只是範圍的不同，而不是等級的差異。因此，他們絕沒有一個學生對他自己的主修有「羞於啓齒」的感覺。學術不但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正因為如此，所謂冷門、熱門，跟「一窩蜂」的現象在這裏也就不很顯著了。

我覺得：台灣文科學生一般都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而理工科的學生則又太過自信，成了驕傲。其實，這都是不正確，也是不必要的。

兩性的關係

近五、六年來，美國人兩性之間的關係，正在做着最徹底、最急速的調整。避孕方法的進步及墮胎的合法化，是促成這個調整最重要的「催化劑」。

在幾年前還被人議論紛紛的男女同宿舍，到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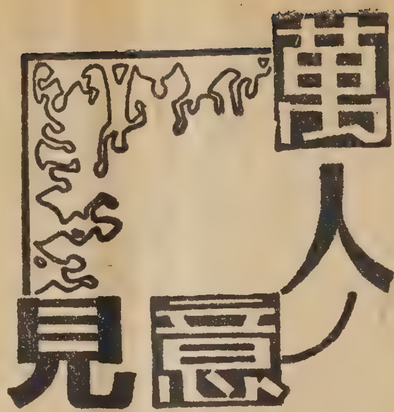
宿舍或女生宿舍，已經不多見了。不僅如此，連廁所浴室也開始男女共用了。在我們也許覺得駭人聽聞，但他們卻肩膀一聳的說：「那家庭的廁所、浴室不是男女共用的呢？為什麼學校裏就非得例外呢？我們不是常說：學校是個大家庭嗎？」

婚前的性關係也由不可思議，漸漸的在變為天經地義，未婚而的同居率自然就迅速增加，整個社會對這種轉變大致是抱著諒解和接受的態度，很少聽說父母為這種而特別責備或約束自己孩子的。這種在我們看來過分「縱容」的態度，可以由美國總統福特夫人在去年八月間C·B·S·全國性電視訪問的談話中，找到代表性的例子。記者問她：如果她十八歲的女兒蘇珊，有了婚前性關係，她將如何處置？她的回答是：「她（蘇珊）是個大女孩，我不會為此而吃驚。」福特夫人甚至認為：與適當的人有婚前性關係，也許可以減低離婚率。這段談話雖會遭到許多議論，但她說的卻是老實話。

一個剛從台灣來的學生，第一個「文化震撼」，大概就是兩性的關係。即使在未出國之前，就已經得知美國人在這方面的看法與我們的頗為不同，但當身歷其境的時候，仍難免非常不習慣。更令中國學生覺得「不適」的，大概是公開的同性戀，及最近剛開始的「雙性戀」（Bi-sexual）——無論異性與同性之間，都無妨一「戀」，這比起同性戀來，似乎又「進」了一步。

這種趨勢是不是「道德的淪喪」，我殊不敢斷言。但是，道德的標準不斷的在改變卻是事實：過去以為不道德的事，今天則被視為「合乎人性」；而過去認為道德的事，現在卻被看作「殘酷的桎梏」了。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矣」，若從兩性的關係上看，也許是愈來愈「稀」，但是，若再看看日益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及保險等制度，則又似乎人之異於禽獸者日遠。美國是一個多樣並存的國家，從一件單獨的事例而預言「羅馬的衰亡」、「西方的沒落」，這種「遠見」都將是太過武斷的。



左派控制的學聯會內鬨分裂
大專學生醒覺不再上當受騙

香港的左派學聯會，一向是從事學運統戰工作的一個機構，有共黨學聯黨部之稱。左派學聯共有好幾十個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組成。是統戰學生會的大本營，抓權份子當然是前進積極份子。他們不但要控制左傾的學生會，也運用各種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方式向自由陣綫的大專院校滲透，而且還千方百計滲透入台灣。

近年來，由於界綫分明，熱愛自由，擁護中華民國的大專院校學生自從珠海書院學生會宣佈退出學聯後，對左派的滲透統戰工作，已採取了堅強的正當防衛。為了穩定自由陣容的防綫，也接受左派的挑戰。最近，曾有幾個回合的戰鬪，其中波濤起伏，有許多情節卻鮮為外界知曉，雖已成明日黃花，而在香港的學運戰鬪史上，還是值得記載的一頁！

從所謂「中國週」講起

去年十月間，左派學聯為了加強「認同」「回歸」的統戰工作，大吹大擂的在大會堂舉辦的所謂「中國週」，目的是要使一些青年學生，認識在毛澤東統治下的江山多嬌，大陸人民生活比「天堂」美好。希望大家嚮往毛澤東的統治。接受毛澤東的奴役，還不惜重金禮聘投機份子趙浩生由美國回來，發表媚共謬論，為統戰而搖旗吶喊！

顯然的，每天爬山越嶺、晝伏夜行，還要挨飢抵餓，冒死泅水投奔自由的大陸難胞，港澳海面的浮屍，已為毛澤東統治下人民的悲慘生活，提供了眞實的，有血有淚的畫面，展現在世人的面前。要認識毛澤東的政績，只要到邊境海岸躑躅，聽聽剛由鄉下逃亡來港的難胞泣訴，或者到橫街窄巷的寫信攤，看看幾封來自鄉下的家信，聽聽鄉下親人的淚影心聲，暴政統治下的殘酷景象，就近在眼前感同身受。且是最眞實的，何必到大會堂去「認同」呢？

也許是香港人都心知肚明，「左派」的所謂「中國週」如同仆街的電影，為了支撐冷落的場面，於是乎不得不使用強迫學習手法，策動職業觀眾和聽眾捧場，虛張聲勢。一些內心不願「認同」，又不得不捧場如儀的青年學生，就開始怨恨在心頭，埋下了定時的炸彈。

另一方面，熱愛自由的珠海書院學生會，為使熱愛自由的僑胞，認識自由祖國的進步實況，同時宣揚國父孫中山先生，繼承國父領導國民革命的蔣總統生前的豐功偉績，於國父誕辰前夕，隆重舉辦「國父誕辰紀念週」，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展，在珠海書院展出圖片，專題講演，還有電影欣賞，內容充實資料豐富，展出期間，觀眾人潮洶湧，擠得水洩不通。尤其是電影欣賞會場，每當強大的國軍行列出現銀幕時，如雷的掌聲歡呼聲交响，震澈雲霄。與左派學聯所謂「中國週」的冷落場面，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聲勢上居於下風的左派學聯，可能心有不甘，在珠海書院的展期應觀眾要求，一延再延時，竟派出左仔

打手混入圖片展覽會場，藉故搗亂，撕毀國父相片。當場引起愛國觀眾公憤而生糾紛。輿論譁然，認爲搗亂份子侮辱國父尊嚴，同聲指責。珠海書院學生會也以書面提出嚴重抗議。各自由社團，如青鋒社、自由青年協會、華青社等等，一致支持珠海學生會的抗議。搗亂份子終於在正義制裁下低頭！

內鬨鬭爭到處撲水

這一個回合下來，部份院校學生會的會員，看清左派學聯會的統戰鬭爭活動的眞相，定時炸彈終於爆發。

一股怒潮是新亞書院的一百多名學生，在學校圖書館貼出大字報，抗議學聯會動支學生會費不當，提出憤怒的抨擊。

另一股怒潮是發自學生和家長的心聲，要求學校當局應拒絕學生會代收會費，因爲學生會費被挪用作不屬於學生會的正軌活動。發出拒絕繳交會費的怒吼！

各院校學生會費，已往是學校辦理註冊時代收，學生沒有不入會的自由，而學生會則以逸代勞，由學校統收後交由學生會運用。如果是運用得當，學生和家長當然是毫無怨言。可是用作統戰活動，早已引起多數學生和家長不滿。左派學聯動用學生會費，舉辦統戰活動的眞相被揭穿後，掀起了拒交會費的思潮，許多學校當局也採取斷然措施，拒絕代收學生會會費。

一部份學生會，由於學校拒絕代收會費，曾派出一些職業學生到銀行門口守候，見到學生交費時上前「徵收」，可是效果不佳，主要是家長未交下會費的預算，學生身上帶有的費用已全部交入銀行。要錢得回家問家長。一兩句話交代轉頭就走，職業學生奈何不得。

更好的是守候在銀行門口的職業學生，不敢多纏，多纏一會怕警察當賊辦，只能偸偸摸摸，躲躲閃閃的，狀同行乞，聽憑施捨，說來可笑亦復可憐！

銀行門口化緣式「徵收」會費行不通，又想沿門托砵，到學生住家去乞緣。又遭學校拒絕提供學生住址名冊。此一斷絕財源的措施，使左派的學生會「有水過水」，學聯會無錢去使鬼推磨，內部又燃起鬭爭的火把！

已往，左派學聯會每年有二十多萬可以動用的會費，經過部份學校拒絕代收衝擊，收入大有影响，已往「有水過水」，爲撲水而奔走的職業學生，當然是非常的積極，力求表現。水源中斷後，幹得沒有勁頭了，內部矛盾就難以統一了。

其中有一部份屬於學聯旅遊部的幹部，不滿抓權份子所爲，更毅然退出，投奔自由，自行組織另一個旅遊公司，以對抗左派的學聯旅遊部，並宣稱組織一個代表團，於今年雙十國慶，高舉青天白日國旗，前往台灣參加國慶活動，向政府効忠致敬！

左派學聯鬭爭分裂，還有一段插曲。

這個由統戰份子抓權的左派學聯會，爲了配合國際性的學運統戰活動，統戰了幾名旅遊業的人士合作成立一個旅遊部，承辦大陸以及自由地區的旅遊生意。旅遊部政治色彩較淡，由商人後台支持。事實上大陸內旅遊根本是掛羊頭、賣狗肉，每年假期舉行大陸旅遊團的時候，抓權份子則以學聯會爲主。旅遊部的幹部既不旅也不能遊，根本無權過問。因爲參加大陸旅行團的成員，是由統戰份子吸收的新血輪，是政治旅遊爲主的。而舉辦自由地區的旅遊團，尤其是去台灣的，學聯會的抓權份子就要插上一腿，然後將名單化整爲零，滲入各校學生會去申請入台。這樣一來，投資旅遊部的後台，有出有入，好處盡歸學聯會的抓權派，出錢投資的旅遊界人士，發了一個左派的臭名，染上了政治色彩，本身要辦自由地區旅遊，尤其去台灣的旅遊團，到處受到不受歡迎的眼光看待，名單送去十之八九打回票。由於政治和生意的角度不同，產生了矛盾。於是旅遊部的幹部啱虧吃得太多，忍無可忍，認爲中了統戰圈套，終於覺悟，而憤然擺脫學聯的控制，投奔自由，自行成立一個旅遊公司，與學聯分庭抗禮。

學聯會自旅遊部分裂後，舉辦台灣旅遊的內幕也被揭穿。從此後也欲辦不能了！

學聯有鑒於分裂出去的旅遊部人員投奔自由，是有國民黨的細胞潛伏在內部策反。於是又在內部掀起整肅鬭爭的內鬨，眞是好連戲台。

到目前爲止，左派學聯由於學校拒絕代收會費，財源已一天不如一天，內部分裂，尤其有投奔自由的高潮出現後，已欲振乏力，看樣子，香港的大專院校可以安定下來，安心教學了。不但是爲學生和家長之福，更是香港社會之福。

司法公正替無辜翻案
當局應設立寃獄賠償

（寒梅）

編輯先生：

日前有消息說，港督現已委任副按察司楊鐵樑組織一「調查委員會」，調查某一寃獄疑案。這是反映司法公正的一項有力措施。不過，我突然想起舉世各國，有甚多國家設有「寃獄賠償」，以示司法公正，無枉無縱。香港今次設一調查委員會，僅不過是單一臨時性質，而非特設平反寃獄的任何措施。

本港被囚禁獄中有沒有人含寃莫白？無人敢以斷言。然而，當人們逐日看報，不難連想到連串的貪污案件，不無使人懷疑妨礙司法公正，甚多的年輕人，由於「形勢所逼」，警方教唆認「罪」，承認「莫須有」罪嫌，多數經法庭判令簽保守行爲。無知青年，絕不知因此已被留下案底，從此斷送了無數年青人的前途，這些受害者一旦踏上社會，發覺自己因留下案底遭人歧視時，希望「反案」，無力支付律師費用，於是，過去發生過「洗案底」的被揭發貪污事件。

有等不良歹徒，據說專在法庭旁聽，一經看到有這些含寃莫白青年，

……作歹的黨兇；否則，有等在就業後遭受勒索，勒索不遂，向僱主進讒，將拒被歹徒脅從之輩趕絕，不得不與歹徒合作「做世界」去了？

因此，有等家長，懷疑警方遭黑社會勢力滲入；但根據一般退休警員反映，在職期間，上級的壓力太重，每一現役警員，每天如不交上固定的案件數目，就會受到上級認爲不力喝斥。

因此，他們在休班之前，挖空心思在動腦筋，去找市民麻煩，諸如無牌小販、流動小販、街頭遊蕩小童；早在二十年前，有一殷實商人在大道中看看窗櫥貨物，竟然當作「小偷」拉上警署，殊不知碰上這位商人，堅不承認「莫須有」罪名，並請律師控告警方誣控無辜納稅人罪嫌，曾經轟動一時。

舉一反三，能不懷疑警務當局的措施合理，與納稅人的錢付出去是否

這幾年的罪案數字，在警方給予市民的觀感，並沒有顯著減少，反而大增；但是，警方玩的數目字（百分比）遊戲，無非欺人無知，未曾加以統計，對於其中有無「寧枉無縱」情弊，能不使人懷疑。

基於以往情況，罪案數字的增加，警方不能完全能夠推卸責任。

香港能否實行「冤獄賠償」？能否使無辜者「清洗案底」？這是立法當局應該重視的問題；不過，「法律援助會」雖然曾經幫助一些青年清洗案底，紀錄中的數字雖然極少。可是，申請法律援助，也並不是完全符合申請者理想。

不過，對甚多的貧苦之人似乎仍多失望。

今天，我希望要講的，僅不過有望於立法當局就「冤獄賠償」與「清洗案底」的問題，加以考慮。

吳純忠上

共黨暴政罄竹難書
二號頭目死有餘辜

編輯先生：

今天我要說的，那是報章上每天所發表的意見，它不斷反映着民眾的心聲和揭露這個社會存在的各種各樣罪惡問題。因爲：在人們的生活環境中，確實不時浮現出許多驚心動魄罪行，尤其在一些人的心靈中居住着的罪惡性，致使社會人心敗壞，人格與道德低落。正如某些人，只爲了銀紙，萬事都可昧着良心去做，比如周恩來之死，我並不覺得奇怪，但奇怪的，是本港某電視傳播員，他對周恩來之死，竟然歪曲事實，向全港民眾大加渲染，作爲中共的宣傳工具，他說周恩來之死，「全港同胞……」這種片面的反調，實在使人厭惡。全港四百多萬市民，來自中國大陸難胞，其中佔有絕大多數，曾受中共迫害，無一不是反毛反共的。

周恩來死了，對我海內外廣大同……：中共頭目多死一個，就少一個屠殺人民的兇手，能不稱快？

周恩來死無葬身之地——這是毛澤東的安排，說是憑遺言將其骨灰撒向河流與陸地，讓人踐踏，一如林彪，被稱做「粉身碎骨」，「粉骨揚灰」，也是周恩來惡貫滿盈的下場，繼而即是毛澤東的下場。

可惜的是：今天生活在自由的香港社會中，有一些人，他們不但不能體會人生失去自由的痛苦，根本是一條盲蟲，他們更不瞭解目前中國大陸形勢的變化和億萬同胞所過的悲慘生活狀況……殊不知世事瞬息萬變，更非人力所能挽回。

然而，那些被迫或甘心受中共利用，充當其宣傳工具的人，其所作所爲，不但使個人反感，就對他本身機構即將造成一種損失。因此，何需貪圖一己之得而遭淪爲不義之人，試問某君可否知道違心謬論，民忿沸騰？對於中共一小撮極權統治者，它們企圖無止境地騎在人民頭上，擅作威福，尤其施行其暴政，奴役壓迫大陸同胞，剝奪人民一切應有的自由權利和無休止地屠殺自己的同胞，它曾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骨肉分離，訴不盡，罄竹難書的罪行，難道充耳不聞？

共產黨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暴虐者，它對自己親信黨徒認爲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就會不擇手段加以毀滅，可想而知，它對人民的奴役壓迫與任意虐殺更爲狂妄。從許多事實證明，共產黨毫無人性的兇殘本質。尤其在血腥魔掌下，人人自危，中其對內奴役壓迫人民，對外叫囂……支援世界革命」，而它企圖滲透顛覆，赤化世界的陰謀永遠是不會改變的。

中國大陸的赤禍，是今日世界禍患的根源，共黨使用暴力的擴展，已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要確保自由世界與人類和平生活，必須聯合起來，萬眾一心，徹底消除中國大陸赤禍根源。

可惜今日還有許多地區的人民，懵然未能警惕而且缺乏認識，以致一些地方不斷陷入共黨極權制度控制者手中。因此，要確保自由世界與人類和平，絕不能寄託於姑息苟安的觀念上。

今日中國大陸上的工農、商學各界，他們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展開直接間接，反中共的殊死鬥爭，工人怠工、罷工，農民怠耕外流，下放知識青年倒流城市，這些說明了什麼呢？……中共雖以暴力鎮壓，妄想進一步加強暴政制度來應付當前人民的反抗。然而，大陸同胞反革命行動，已經如火如荼，而且激烈地不斷向前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寄語懵仔，回頭是岸。謹此敬頌

編安

雲天水謹啓

詞一首

達凱

水調歌頭

——和毛澤東歪詞「重上井岡山」

溜出中南海，
魂飛八寶山。
井岡風光如舊，
老少盡愁顏。
回憶藏身五井，（註一）

怕遇寃魂王佐，（註二）
害命本無端。
更有萬人塚，（註三）
想是未曾看。

× × ×

屠刀靄，
飢荒苦，
遍塵寰。
多少親密戰友，
整死一念間！
詭計推行文革，
又怕劉鄧捉龍，
衣錦不能還。
所謂無難事，
「美帝」可相攀。

念奴嬌

——和毛澤東歪詞「鳥兒問答」

不知晦朔，
歎朝菌，
妄想扶搖羊角。
一枕黃粱原是夢，
躪蹋中州城郭。
赤禍滔天，
紅旗倒地，
打盡林間雀。
一窮二白，
看你怎樣飛躍!?

× × ×

怨其社帝蘇修，
馬列狂言，
全是空樓閣！
海誓山盟三十載，
曾訂賣身契約。（註四）
不要褲子，（註五）
盡摻沙子，（註六）
荒唐如此，
難免黨亡舟覆。

註一：井岡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稱大小五井山區。

註二：毛澤東流竄井岡山時，勢孤力薄，與王佐、袁文才等聯合，後王、袁二人均被殺害。

註三：毛澤東自落草井岡山至盤據贛南期間，殺人無數，黨內「肅反」尤為殘酷，僅「富田事變」株連被殺之共幹共軍即在萬人以上，蘇區萬人塚甚多。

註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到蘇聯與史達林商談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兩個協定，承認外蒙獨立，共管中長鐵路及旅順大連，共同在環繞東北各河流航行，共同開採並享用新疆各豐富貴重之礦產。

註五：「不要褲子，只要核子」，為赫魯曉夫譏諷中共之語。

註六：毛澤東自述其整垮林彪的陰狠手法是「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但卻號召全黨「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周恩來蒙馬列寵召 大陸同胞大快人心

編輯先生：

您好！在香港電視台上看到劉某報導周恩來死訊時，不只毫不根據事實，如喪考妣那樣大捧周恩來，而恬不知恥，撒謊地竟說：「全港居民對周恩來之死，表示無限傷感與哀慟：：。」這種歪曲事實的報導，不只個人反感，且對「香港電視」的聲譽，將受極大的損害。

中共拋銀彈，作大肆宣傳：如劉某受利用，不惜作顛倒是非報導，也該作有限度的吹捧，在眾人面前撒謊，也必會受到主子反應，有可能遭受無情的「批判」，那時知道味道，後悔遲了！

周恩來這個中華民族敗類，為了目的，不惜使用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手段，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做法，屠殺自己同胞，壓搾大陸人民。試問劉某知否？大陸上每天有多少人被毛、周等人殺害？每天有多少人忍饑挨餓，還要替中共賣命幹活？有多少人妻離子散，有家歸不得？多少人冒生命危險，逃港投奔自由？

香港四百多萬人從何而來？我可以說其中大多數來自大陸，大多數反共、反毛。

一九六七年的暴亂，劉某難道已經忘懷？誰不對共黨深痛惡絕。大陸共黨頭目死亡，死一個，少一個屠殺人民的兇手，周恩來這次的死，港人多數直接間接受害者，無不認為大快

想當然，大陸上也莫不如此。毛、周共黨用日本鬼子侵畧中國時的手段，對付廣大自己同胞，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眞是令人髮指，罪無可逭。

周恩來死了，對大陸同胞來說，對海外同胞來說，都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這才是鐵的事實。他的死，比死一隻狗還不如。借毛澤東在盜竊來的一句話說：「他的死是比鴻毛還輕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正是毛咒說的：「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去死。」雖然他被說是病死（？）然而他一生如此，也可這樣說的。而這個人將來也正是毛澤東。因此，這句咒對毛、周來說，是再恰當不過了。

國府駐非洲使節 受當地華僑愛戴

逃港一羣難胞上

身為海員的我，簽約南材公司屬下的壁聯輪，於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在香港接任，六月二日離開香港，七月初抵達非洲的，拉勾斯尼吉利亞，Lagos Nigeria，這個國家的不流血政變，造成市容混亂，在領袖短任，易人之不定境況下，建設停頓，軍人主政市容雜亂不堪，國際貨輪被停泊港外的，四百餘艘不能按期卸貨，壁聯輪是最幸運，港外停了四個半月，該國的生活高漲打破世界紀錄，十元港幣之數只可買二両重的一塊葱餅，因此停久的船員每月一次駛至其地埠、上火食與加油加水。壁聯輪

海岸的Abidjan，（譯音「阿必彊」），這個國家給我的印象相當的深刻，它的建設百分之八十是現代化高樓大厦，舉目都是，馬路橋樑清雅堅固，風景如畫，空氣清新，其民族善靄可親，尤其對外僑的區域，特別治安良好，更沒有種族的歧視，吾中華民國的大使館，也是突出的外交成功，當我參加了金龍飯店一個訂婚宴會，賞識了這位「芮正皋」，中華民國全權大使，這位芮大使的清高與和靄，善視僑胞的接待，充份給人有親切之感，他語出的誠意與交談笑態，無不超乎我想像的民主作風，他的忠貞不

會尾聲之即，這位大使獨召見我轉天官邸暢叙，得到此一機會聆叙，我更知道「阿比彊」的總統十足是一位賢明元首，他的施政不傾現實的政治，他的崇拜蔣總統，堅強與中華民國攜手，在在均表出了他的正義，芮大使莊重的介紹我知道這位元首的賢明之後，我眞感動流涕，憶吾總統千古有慰，險惡國際風雲仍烈，克難中華民國自立自強，雖是總統千古，但他的精神仍活在有正義的友邦元首心中。

黃漢臣寫於蝸居香港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元月二十五日

場，中共望塵莫及，由此證明了中共一邊是叫囂生產，一邊是無償勞動；這就是制度的不同。

「中立」報所謂才女 粉紅枕頭說風涼話

編輯先生：

共產黨人講大話無需擇日，想不到在香港講大話無需擇日，也有人在，不只無需擇日，竟敢在光天白日當眾出醜。本港明明每天有的報紙鷄𨋢咁大過字印着「周恩來釘咗，劏得鷄過，還得神落，我地飲番杯高興吓。」

試問得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又怎說？眞不愧一位被人捧稱「才女」，「才女」有篇文內反映大陸情況說：「國民的物質與思想生活雖然不是理想，是個必然和必需過度時期。」

大陸陷共時「才女」還是個大孩子，衣、食、住、玩，雖未必怎樣好，她沒有機會親身嘗過中國大陸一個月二両黑油，二十斤穀，每年八尺布票，上食店需糧票等生活。可是，她卻吹捧這種使人難以忍受的生活。不過，她本人自白，不願過這種生活。

五個「五年計劃」都過去了，今天人民過的還是衣不暖、食不飽、醫無藥這種悲慘生活！我所接得的求救信，連自己全家唔食唔用寄回去都搞唔掂，可想大陸農民過着這種痛苦生活！「才女」輕輕一句「必需過度時期」，那是大陸共幹們欺騙人民的飾詞，「才女」肯不肯回去過一年半載這種生活？事實上，共幹也不會允許她留在大陸。我勸她再不要在這裏做白日夢吧。

日本戰後廢墟重建，看他們今天工業建設，單指電業一項，在香港市

土生香港仔 廣州見聞思

田二尹上

小時候，耳濡目染毛澤東令到中國強大起來，被他們卑劣的宣傳所蒙騙，因此一直擁共，希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國的懷抱。

但我這個被蒙騙大心靈終於由一次旅行之中被喚醒了，親眼看到除了一小撮特權階級之幹部外，全中國七億五千萬的同胞都生活在毛澤東設下之圈套中，爲枷鎖所束縛，失去了自由和幸福。

去年（卽七五年）六月，祖母因探親之故，帶同我回大陸，毛澤東的罪惡地盤，從深圳的檢查處受到不平的對待，那些檢查員目空一切，恃着毛澤東爲他們後盾，對港僑毫不客氣，待我們如監犯一樣，疾言厲色，宛如一隻老虎一樣；寫介紹書時，問題如雪片飛來，對我們疲勞轟炸，好像想連十八代祖宗都扯出來一樣，當在指定房門取回介紹書時，那些毛澤東的子孫，高高在上，僑胞向他們取介紹書時，好像乞兒一樣，要他們乞憐；到檢查行李時，將我們帶回鄉的衣服及食物、藥物時，毫不客氣，亂翻亂抛，有一兩樽藥丸因而打碎，但他們還不道歉，好像是我們的錯；當踏上火車回鄉時，在車上的飯眞是難以下嚥，好像雜碎一樣，那些米好像砂粒一樣。

回到稱爲省會的廣州，街上的同胞衣服破爛，好像囚犯一樣，我的一位親戚，他說廣州市面並不穩，而且食物價格上漲，很多工人階級也頂不住，如果天氣稍凍，魚類可能斷市，而且每年所配給的米和衣料，根本就不夠穿和吃，那些幹部則享特權，米可以取多些，衣料更不斷供應，同胞是敢怒不敢言，惟有忍氣吞聲；廣州的大街道，牆壁上都貼滿了不少同胞秘密反共的大字報，我當時心裏起了一股憤怒，覺得毛澤東實要槍斃，死後更要鞭屍，然後餵鯊魚，這些懲罰都已便宜了他，但唯一我覺得欣喜的是，既然那麼多同胞已秘密反共，我相信不久毛澤東的江山一定被光復，同胞重獲自由，那些特權幹部必被同胞活生生打死，那是我不必受幹部和車站檢查員的嘴臉，可以自由進出自由祖國，那時才眞正投入自由祖國的懷抱，我現在時刻祈待這日子的來臨。

這幾天，欣喜聽到毛澤東助手周恩來去世，眞是拍枱叫好，因爲解於祖國又可少一個阻礙，正如老萬說得好，老劉眞是絕無廉恥，看人嘴臉的哈巴狗，竟然口出臭言，聲聲喊道全香港人都爲周恩來之死而憂傷，我覺得他定是受了毛澤東一些小利益，正是狗上瓦坑有條路，他才會在電視上，如喪考妣一樣，表情認眞做到十足，滿面憂戚，我相信他當時心正大笑，那些毛澤東子孫受他愚弄，以爲他擁共，老劉這種行爲比起毛澤東壞上幾百倍，將來光復大陸後，老劉一定要被宣判死刑。

狗仔

共幹恣意淫辱婦女
貪污腐化朋比為奸

編輯先生：

大陸姦污、貪婪、乞丐，堪稱三絕，前二者屬高級的共產黨員，權勢在握；後者是窮人翻不了身，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一般老百姓。

姦污事件發生在高州，導因「林彪事件」後，餘波未了，互相暗鬭，互指林派，隸屬廣東省「軍分區」野軍某師，師部駐汕尾，該客籍師長，某團駐高州，團長姓劉，湖南人，是個老粗，團「政委」姓楊，約三十歲

切，瞧不起團長，時裝病，用電話指名召某女護士三更半夜親到住所，替其注射針藥，醉翁之意不在酒，強行施暴，飽逞獸慾，縱之而去。

軍眷之中，夫妻不和，必經「政委」調解，楊某利用特權，個別問話，濫施淫辱。所以，軍事遍傳「已經給解決了。」

女高中畢業生，欲升大學，非走「後門」不可，為了「前途」，貿然犧牲色相，如是者數宗。

者，有求必應，照辦湊碗，然而，獸慾無止境，暗鬭二年，終於去年由某一女華僑挺身揭發，人證確鑿，被判徒刑勞改十五年，「團長」則調茂名石油廠。

洞悉共黨內情的人，人人皆知醜聞不外揚，由內部治理，一次批評，再次儆戒，三次判刑，故此，有人戲謔：「如果第一次判刑，牢房再建多一倍，也無法容納」。由此證明共產黨人腐化，是如何普遍性的了。

奇異的貪污，「物資交流會」，在天津舉行，所有生產各單位，如鋼材、水泥、文具、電子儀器、及日用百貨等，交流各生產數量，那一地區需要，各自記錄，有一次，北平「商業處」某單位經理派採購主任赴上海洽購鋼材，但各有居心，有權自主，

信局人員用明碼譯成：「鈎已掛上，可否冒炮」。覆電是：「可以立即冒炮」。語句頗耐人尋味，似特務暗號，乃知會「公安局」，由第七處派便衣人員趕往上海調查，當晚有關生產主任魚貫到某飯館，筵開二席，席間互舉杯相語：「冒炮」。由平派來特務看在眼內，記在心，然後個別整肅。（共區貪污隱語請烟叫冒烟，請酒叫冒炮）。

廣州市倒流人口增減，可定黑市「糧票」漲跌，凡是知識青年及各省黑人黑戶湧到穗，同是天涯淪落人，見面便可分曉，鑑貌辨色，會心微笑，很容易結成知己，同時介紹那一檔補鞋匠代沽黑市「糧票」，（通常每斤票三角左右，視供求起跌）初則要求一斤，再次對方自動示意，再多也可以，彼此表白無疑，說出內行話，「鋼」多少錢一斤，討價還價成交，必是「活學活用」，以「糧」為「鋼」的暗語，後台老板是省「糧食局」高幹，一萬幾千斤隨時供應。

乞丐也是「反革命」，凡是共黨統治的地區，人民貧困，乞丐最多，尤其是隴海鐵路河南鄭州至江蘇徐州這一段為最，一卡火車廂座恰巧與水滸梁山人數相同一百零八個，到站給路警拘捕外，只剩下十多名旅客，共黨對付乞丐手段，極其殘忍，先扣上手鐐訓斥一番：「乞丐在舊社會才有，今天你們破壞社會主義，有辱共產黨，不是反革命是什麼？將你們一律判勞改。」天呀！共產黨的「法律」就是如此，對共幹寬容，對百姓殘酷。誰替共黨塗脂抹粉？簡直是禽獸。

此致
編安。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重臨海濱公園四首之一之二

雪梨　蘇伯楷

㈠
一別公園又兩年，事緣謝客遠郊遷；
重臨舊地情無限，物是人非百感牽。

㈡
晴日花間蝴蝶飛，柳陰深處囀黃鸝；
春來大地皆生氣，一帶園林換綠衣。

遊流浮山三首

姚伯衡

㈠
尋幽攬勝逕流浮，一路風光野色幽，
霜稻登場蔬隴綠，田家羔酒勞秋收。

㈡
百年原是小漁場，早晚蠔蝦上市忙，
饕餮相風爭口腹，擇肥而噬似貪狼。

㈢
兩岸青山一水分，隔江遙望滃秋雲，
沙寒漠北邊南渚，嘹嚦長空過雁羣。

梅雨

雪梨　林康

此間候屬夏至，天氣一如故鄉初夏，雨後伏溽，又當梅造，故命題爲梅雨。

冥冥日色映蒼茫，戀罄籠烟縹緲望，
止渴無須空手指，催詩酸透石心腸。
珠簾捲對西山暮，翠幕滴餘梅子黃，
沐野生寒還伏溽，添流深淺濯滄浪。

可道

封淑英

君如春日風，儂似冬天草，吹噓復生意，欣欣得免槁，榮枯且勿論，知交最可道。

鷓鴣天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劉祖霞

誰道春來，勝却秋。春來人世轉增憂。月明常被雲遮暗，花好難禁雨打休。鶯宛轉，柳輕柔。輕柔宛轉只牽愁。人生況是如春夢，夢裏逢離不自由。

虞美人

凝妝（回文）

封淑英

薰香晚怯寒風厲。袖薄裙長曳。步移簾下就梳頭。細細柳如眉畫一凝眸。　櫻紅破自輕脣點。鏡照明妝艷。粉融脂膩俏還嬌。綻齒小渦微露笑人撩。（回讀如後）

撩人笑露微渦小。齒綻嬌還俏。膩脂融粉艷妝明。照鏡點脣輕自破紅櫻。　眸凝一畫眉如柳。細細頭梳就。下簾移步曳長裙。薄袖厲風寒怯晚香薰。

秋思五首

梁志超

㈠
雲山渺渺水悠悠。去國懷親獨倚樓。
三楚牽情羈客恨。九龍跡滯異鄉愁。
季鷹鱸膾思猶切。子美孤舟感不休。
欲遣夷居閒歲月。無妨吟醉對清秋，

㈡
白盡蘆花紅盡楓。韶華彈指又西風。
千山落木秋如劍。萬里飄零跡若蓬。
西北關河塵尙黯。東南瀛海路難通。
廿年孤島爲孤客。午夢初回百感叢。

㈢
天涯落拓客愁時。秋雨秋風動海湄。
損水清遊縈舊夢。楓岩勝賞繫幽思。
仲宣眺遠情難託。平子臨流意亦悲。
歸路茫茫荊棘滿。燭灰淚盡有誰知。

㈣
水畔山涯黃葉深。商飈刹那掃千林。
蒹葭淺渚濃秋意。蟋蟀荒郊亂客心。
似夢浮生家屢徙。如烟往事跡難尋。
勞人昨有庾郎思。悵望江南劇苦吟。

㈤
淒迷風雨黯江城。倦臥蝸廬一榻橫。
世局如棋翻不定。人情似紙薄尤輕。
循環應見天心轉。顚倒何多獸類行。
城外欲尋忠義士。乾坤共輓樂昇平。

前題

陳乃殷

秋來百感總魂銷。零露微霜夜寂寥。
月印不慚身後影。蟲聲爭向耳邊囂。
故園應綻移根菊。流寓渾同桂樹飄。
負手望中生遠思。亂離歸日又何遙。

秋思調寄蝶戀花

區季子

秋豈撩思心自野。抵死無眠。更向宵蛩罵。滿腹繭絲煎復炙。古今誤幾蕭騷雅。　似負漁竿一把。簑笠浮生。風月無冬夏。醉便天隨流放也。問君甚日儒冠挂。

前題調寄酷相思

許菊初

一陣秋風吹暮雨。燭光冷搖情緒。念微命，曾經憂患屢。酒醉也多思慮。酒醒也多思慮。　砌下蟲聲萬上句。卻都是斷腸語。賞心地，餘生何去處。雨夜也空孤負。月夜也空孤負。

前題調寄西江月

潘學增

齒折豈無剛質，舌存爲有柔身。和光稍稍與同塵。逌爾何須悲憤。　閒見梧桐葉落，休教荆棘生根。閉心自愼樂天君。冷看熱中堪哂。

前題調寄品令

劉雲閣

碧天如水。漸夜永，涼生袂。露華清湛，素娥欲下，玉壺塵世。閒卻細紈素箑，井梧風起。　光陰彈指。怎物換，仍遊子。高樓望極，雁書不到，幽懷難已。那得初肥紫蟹，舊時鄉味。

前題調寄醉花陰

朱濟川

兩岸楓林紅似醉。涼露涓涓墜。落葉正紛紛，別緒離愁，不禁形憔悴。　歸裝屢整終難遂。洒盡相思淚。無語獨憑欄，極目天涯，暮靄蒼烟裏。

秋思調寄念奴嬌

麥正本

怨紅飛盡，鎭愔愔，甚日枝梢重嫵。牆內刺梧牆外柳，寂寞西風無語。鴛瓦流輝，獸環濕露，燕子無心住。曲欄干外，是誰還自凝佇。　冷落玉斝琼樽，珠簾綉幙，聽盡蕭蕭雨。只恐魂消渾未覺，記得東籬休去。夢裡江關，客中絃管，都是撩情緒。可堪秋蛩，更鳴寒砌涼處。

前題調寄霜天曉角

何敏公

鴻來燕去。蕭蕭梧桐雨。楓葉青山依舊，昔年柳，今如許。　時序。傷意緒。寂寞愁羈旅。雲淡風高樓外，蒹葭岸，烟迷樹。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鬥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 今聖歎：牛鬼蛇神
- 上官大夫：隨筆
- 羅子：鳴放之聲
-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 何水申：拋磚集
- 吳起光：海邊閒話
- 茉莉：樂壇點滴
- 岳騫：烽火懷仁堂
- 曾憲光：長城內外
- 小鍊：星火集
- 鐵漢：照妖鏡
-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 王凡：湖海怪異錄
- 馬維：迷失的幻夢
- 袁樹生：哲理人生
- 莒雄：移民美國
- 伍卓祺：講飲講食
-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四期 新137期）



且莫高興！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四期(新137)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四期(新137)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二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我們沒有「跌眼鏡」

據外國通訊社二月十二月發自北平的電訊說：北平「北京大學」校園已出現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在大字報上雖未公開鄧的名字，但提到「刮右傾翻案風」的人就是提倡「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耗子就是好貓」的「正在走」的「走資派」。

這和陳伯達被整肅初期用「小小老百姓」影射他一樣，可能鄧小平已經被捕，從此永無翻身的機會。

自華國鋒出任北平政權「國務院代總理」後，已可看出鄧是凶多吉少。自周恩來死亡後，在國際以至香港輿論界均看好鄧小平。在華國鋒出任中共「國務院代總理」後，無不感到突然。

寫本刊「每週評論」的是幾個人輪流寫，沒有一個專家，但對鄧小平必垮卻早已看出。

我們「萬人週刊」，是一羣愛國反共的朋友共同寫稿維持的一份政治性刊物。因爲沒有那麼雄厚的財力，既不能邀什麼「博士」、「學人」或「名教授」撰稿，當然也無力量把它翻成英文在洋人中發行。更重要的是本刊堅決反共，對中共不抱任何幻想，並堅持對某些投機媚共的「墮子」和政治垃圾進行無情的撻伐，所以，凡是共黨分子、灰色分子、「中立」份子以及對中共存有「好」的主觀願望的投機分子等等，當然都不喜歡「萬人週刊」。但是，「萬人週刊」是不是眞的不值一讀呢？看來未必。

周恩來於今年一月惡貫滿盈死亡於北平。周死後中外人士幾乎一致看好鄧小平。然本刊的「每週評論」和主要撰稿人岳騫卻持相反的意見。認爲周死鄧小平已走上危險的境地，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決不會放過他。

日前，宮廷派頭目之一的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後，在香港以至全世界突現一片「跌眼鏡」之聲。其一，舉世「肯定」鄧必繼周出任「國務院總理」落了空；其二，華國鋒越級升官來得太突然。是的，華任「國務院代總理」是有點突然，但對鄧小平處境危險，本刊早已料到。不用說周恩來死亡後，就是周死前也並沒有「走鷄」。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的四二四（新一二七）期本刊針對美國總統訪問北平前看好鄧小平而以「鄧小平地位不穩」爲題的「每週評論」中指出：「目前，在自由世界有些急功近利的國家看好鄧小平，認爲：毛死後他極有可能成爲接班人而掌握大權」。復稱：「福特偕其妻女以及毛澤東的『乖仔』基辛格一行，在訪平期間，其會談對手確是鄧小平，然與『美帝頭子』打交道，並不等於鄧小平的地位已經穩固」。

因爲，「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批林批孔』是整周恩來，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評論『水滸』、揭發『投降派』，清楚地可以看出：那是針對鄧小平」。

在該期「每週評論」中還指出：「美國總統福特訪問北平時，與毛『會談』爲時達一小時又五十分鐘，這證明老毛的健康還能『頂』一個階段，他爲了避免死後被『摒於一百零八人之外』並遭到鞭屍，看來，他在有生之年已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非把鄧小平幹掉，把江青一伙扶上台不可」。



現在，鄧小平即或還未被「幹掉」，但已接近垮台的邊緣，且「江青一伙」的華國鋒已「爬」了他的「頭」。當時爲什麼敢大膽地作此估計呢？因爲：「中共『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於十月十九日收場，在『全黨動員，大辦農業』叫囂高唱入雲之際，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十一期『紅旗』雜誌，應該以『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和『一九八〇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等爲主要內容，然實際上該期『紅旗』的重點文章卻是評論『水滸』，批判『投降派』。」

又稱：這「也就是說：所謂『大辦農業』，雖然是『落實』毛澤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措施，然在『政治掛帥』原則下，毛、江絕不能讓鄧集團玩弄『以生產壓政治』的花招，所以，連一步都不放鬆以『現代宋江』鄧小平爲對象的『反修鬪爭』。」

前述一段話，現已由中共的宣傳所證實。

當前，在中共全面「反擊右傾翻風」中，毛、江集團一再批判不要「政治掛帥」的「唯生產力論」，並大事駁斥「以生產壓政治」的「業務颱風」、「經濟颱風」。

我們寫稿只是作到了冷靜而又客觀地加以分析，所以，沒有沾上「跌眼鏡」這份「光榮」的邊兒。

新聞以外



艱苦的播種、插秧 等待收成
創辦「萬人日報」的苦與樂

萬人傑

許多讀者來信，表示關心「萬人日報」的命運，他們躭心老萬支持不來——體力與經濟。他們都感覺得，在精神生活上已與「萬人日報」結了不解緣，不能一天沒了它。我們過年休息兩天，也有讀者來信，抗議斷癮。老萬寫了一篇「我與『萬人日報』」，特在此分兩期發表，讓關心「萬人日報」的讀者了解我們的實況。

報齡四十．無膽辦報

老萬十六歲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來未嘗離開崗位，即使參加過其他行業，也以紅筆剪刀為主，其他不過作為副業。

在這行業內，卻擔當過許多角色，編、訪、作都幹過；這三者中，編的方面，包括電訊、地方新聞、通訊、副刊；作的方面，包括社論、專欄、小說，不敢說是萬能老倌，報社內部工作，敢說樣樣熟行。

因為對報紙知得太多，認識太深，從來不敢想到辦報。一來辦報需要大資本；二來要有班底，沒有一班願意為你努力到底的工作人員（也即所謂幹部），便不具備辦報條件。

器材方面，還可慢慢購置，發了達才買。一部印報機，最便宜的國產柯式捲筒機要六十萬港幣，昂貴的老萬見過一部價值九十萬美元，更是連想都不敢想了。此外，造版設備（即版房），至少要三十萬港元。這些器材，大多數報社是賺了錢用分期付欵方式購買，供幾年，期滿了，全部屬你所有。

目前，香港報紙雖然許多已上岸，不但擁有全部器材設備，還蓋了大廈，但很少人一開始便拿一二千萬出來投資，建了廠房，買了印報機辦報，這麼大的投資，而報紙是否受讀者歡迎還在未知之數，萬一銷路不如理想，廣告也因為是新辦報紙，人家沒有印象，不易招攬，沒有廣告支持，絕不可能，也很容易賠光。

一旦成功．想窮幾難

這種生意和開工廠不同，譬如開製衣廠，只要找到三幾個大主顧給你訂單，一年生意便不愁。辦報紙，需要幾千至幾萬，至十萬，至十幾二十萬的主顧，你的報才有人認識，有人認識了才招到廣告，廣告戶頭也許成千上萬，要靠這麼多人，才可建立基礎、賺錢、發達。

話雖如此，如果捱過這難關，銷路穩步上升，廣告成了勢，確然有效，到這地步，眞是「想窮都幾難」。所以，當今存在的不論那一類型的報紙，如果過了上面說的難關，便好過其他許多行業，確是財源滾滾，發達很快。也因為許多人「名利雙收」，吸引不少人辦報。但他們只看到成功的一面，成功背面的失敗，白骨纍纍，他們看不到。因此，在老萬從事新聞工作的四十年，不知見過多少人因之傾家蕩產，沉默地犧牲了，誰也不會替他惋惜，還會背地裏當作笑話講。

過水濕腳．一味靠滾

雖吃了這門飯四十年，不敢輕試。另一原因是一直有一份安定職業，空下來的時間，寫點稿子，生活過得很寫意，即使有「老細」看中我，要我「揸沸」辦報，老萬也不敢冒險。因為不辦則已，一經出版便要廢寢忘餐，把全副精神氣力都放在這張報紙上，原來的安定職業放棄了，新的報紙一定不可能負擔這份高薪，即使將來成功可以追到這水準，也要過好一段日子；如果失敗，便得從頭撈起。

這個險，對我們打工仔來說，必須三思而行，草率不得。不過，我們這一行卻有不少人以滾老細辦報為生，這種人憑其三寸不爛之舌，把那家報紙賺多少，那家蓋大樓，買新機，時速三四萬份的捲筒機每天就給你印鈔票。看看這些報紙，他說的都事實，自然許多人入彀，斥資一百幾十萬，以為不久便可成為報業大王，殊不知財到光棍手，這位「揸沸」之人，其志不在辦報，目的是過水濕腳，不到三五個月，一百幾十萬元化為烏有，一半賠了出去，另一半變了他的私人財產，老細一壳眼淚，他又顧而之他，滾另一老細去了。

太平山下老襯多籮籮，一鷄死一鷄鳴，辦報的人還是前仆後繼。

從小辦起．可賺大錢

不過，也不能說小資本辦報一定失敗，許多今天成功了，賺大錢的報紙也從小辦起。不過，這還

撈輸過人，所以不敢做這類英雄人物，一來不忍心淺老細；二來不認識這類老細，三來不是自己資本，報紙成功，也不過打份工，和現在有什麼分別？在這四十年記者生涯中，有過很多次辦報機會，卻沒有辦成功。

第一次抗戰勝利回港，朋友惜了五千元港幣給我，那時港幣非常珍貴，都是淪陷期間收藏在民間的，那時要辦報是輕而易舉，五千元已足應付，留存在香港的只有幾家「落水」報，新的報紙出版，大可一紙風行。但那時是軍政管制，白報紙是配給的，沒拿到配額，在市面買不到，當時有一家大報僱用老萬當總編輯，有了着落，便放棄自己辦報的計劃。

第二個機會是已故殷商梁顯利先以以紅股方式，投資辦一家有規模的報紙，並計劃在旺角他擁有的地皮，即現在滙豐銀行地址建社址，並買下成報的老機器，一切籌備成熟時，可惜老先生去世，這計劃也隨之埋在地下。

第三次機會在六七年左派暴動期間。老萬的爆炸性文章把報社頭頭嚇得大刀濶斧，把文章「過火」的地方，大加刪削，以致發表時已面目全非，有如隔夜油條，半軟半硬，自己也不願卒讀。當時很想自辦一份「萬人日報」，擺出戰鬬格，有把握可一紙風行。

其時願意投資合作的有商台老板何佐芝，可惜一切談好，被董事會「否決」，這絕好機會又失去了。

時間不利・加倍艱困

經三次錯過機會，老萬已決定放棄，不再作辦報之想。可是，「萬人日報」卻在最不適當的時間和最艱困的情況下出版了。

我說最不適當的時間，是基於下列因素：一、報紙已由一角漲到三角，平時看三四份報紙的，縮減爲一兩份，因此報紙銷路普遍下跌。過去，有些人爲了研究狗經馬經，買十份八份報紙不過一元幾角，現在要三幾元，很少這樣的豪客，極其量參考三五份。二、報費漲了，大家以爲好搵，新出報紙特別多。到目前，註冊報紙共有七十種之多，七十種報紙在這小地方展開競爭，無所不用其極。要從這大堆報紙中冒出頭來，殊非易事，即使有足夠條件，也要有好運氣配合。所以近期出版的新報紙，隨出隨停，連渣都冇，問你怕未？三、五六年、六七年兩次暴動事件中，香港市民表現的反共情緒，極爲昂揚，但時到今日，遍地菠蘿、罷工罷市、鬬垮鬬臭，把什麼屳家祥、豺狼庸等等列入大漢奸黑名單內等事件，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林彬的墓木拱矣，而摩囉冬瓜之流又招搖過市。許多人把「反共」視爲不識時務；許多曾經對共黨大張撻伐的報紙，居然投機起來；六七年暴動時被指名鬬臭的社長，今天捧周甚於棄「國貨」維持的正統左報。「萬人日報」此時面世，仍堅持原來的「反共」立場，很可能被一些中了「大勢所趨」毒素的讀者視爲不夠「世界仔」，業務的開展，必然遭遇意料中的困難。

前車可鑒・戰戰兢兢

但老萬仍然在這不適當的時間把「萬人日報」的構想付之實現。從去年七月七日出版到現在，已超過七個月時間，這七個月中，早我們出版的，遲我們出版的許多報紙，先後關了門，最短命的只有一天，最長命的不到半年，但花掉的鈔票卻達一百二、三十萬。看到這情形，老萬也不寒而慄，但既「洗濕個頭」，無法不堅持下去，這苦況，恐非局外人能了解。

千報一律・難有特點

香港報紙雖多，但翻開所有大小報章，內容差不多，新聞處發的官方新聞，通訊社發的法庭新聞，還有就是所謂「突發」，如兇殺案、刼案、火警新聞等等，各報刊載大致相同。

讀者會感到奇怪，爲什麼各報記者會不約而同，只有一小部分是眞正「專稿」？如果熟悉報業內幕，便恍然大悟。信不信由你，不論「新聞資料」或「新聞圖片」，全部「通天」，人有我有。除一些側面花絮之類，可說是全港各報一樣，看一家，和看幾家差不了多少。篇幅多的，寫長一點，加幾條標題。篇幅少的，簡單一點；只要有一個攝影記者在場，圖片會發齊全港各報。

爲什麼會這樣？一部分是由「通天記者」供應，所謂「通天記者」，他們不專任於某一家報，兼任許多家報，有了突發新聞，他把資料以電話分別向各報報告，圖片亦分發各報。

以老萬所知，有兩位九龍記者，每人兼任十家報紙以上。不要小覷這些記者，他們的收入，山大斬埋有柴，每間二、三百，他便有二、三千元入息，如果是專任記者，斷沒有這樣好入息。

不自量力・銳意創新

因此，老萬辦「萬人日報」的時候，就定下目標，每天都給讀者提供一些特別東西，爲他報所無的。不過，以我們人手的貧乏，這不是容易辦到的，尤其我們一班新手，要發掘新聞，談何容易？因此，我們這幾個月來的表現，雖未盡如意，究竟在「創新」這一點上，盡了不少力。

以我們的工作人員來說，比起大報不到十分之一；以我們的設備來說，更不及大報百分之一。大報不去做的工作，我們去做，實太不自量力。

翻開「萬人日報」，總算有些「專稿」，不管是否達到水準，究竟與其他報紙畧有不同之處。我們的目標是：別報有的通天新聞，我們盡量做到「不走雞」；而每天盡可能發掘一些「內幕報導」，這原則辦到了，當然未臻盡善，還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進。這並不是什麼獨得之秘，相信許多行家都會感覺到。不過大家只求應付老板，所以全行通晒，隨時可向別報「駁」相片，「駁」新聞，而且不分左右，合作緊密，因而做成「千報一律」。沒有特別之處，怎可衝出一條生路？老萬這計劃，很多人都想到，但因老板多數不內行，而內行的又不會做老板，只有老萬這個傻瓜，才會作出這種「試驗」。

論周恩來死後

周恩來死亡「訃告」所透露的情況

周恩來於一月八日上午九時五十七分在北平死去。中共以共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三者聯合名義發表了一份「訃告」。這份「訃告」證實和透露了如下一些問題：

周既非被整肅、也非被鬬死，而是「因患癌症」死亡。據悉，周是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因病情惡化才入院治療的。①該「訃告」透露周是一九七二年既已「得病」，但「一直堅持工作」。但他一直在醫院接見重要外賓，並且主持了一九七四年「十・一」的招待會，並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出席四屆「人代會」作「政府工作報告」，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在醫院接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後，才不再參加對外活動。而周住院期間，代行其職務的鄧小平、李先念、張春橋等人主持對外的會議或宴會時，都先表明是「代表周恩來總理」。②該「訃告」中給予周的評價甚高，如說周「忠於黨、忠於人民」，「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鬬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對共黨建黨、建軍、對進行叛亂和建立政權，對執行「統一戰線」策略，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對「文革」和「批林批孔」，對國際「統戰」和「反帝」「反修」，「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尊敬」。「訃告」中說周是「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英勇鬬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並且說周對共黨所有的那些「不朽的功績」，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立的。這就說明了毛、周的關係。也證明了周是與毛狼狽為奸和助紂為虐的幫兇，是執行毛政策路線的得力助手。同時另一作用則在表示周不過是毛政策路線的執行者，人們對周如有什麼好感或幻想，這都應歸於毛，等於利用死後的周為毛作宣傳表揚，爭取大陸上及國際上對周有關係或有好感的人心。

中共對周的「治喪委員會」也表現了「統一戰線」的性格與作用：它不僅包含了毛以下所有黨政軍高級人員，且把王洪文等「文革派」頭目們擺在「治喪」名單的前列，並且還安排了宋慶齡、阿沛・阿旺晉美、許德珩、胡厥文、朱蘊山、劉文輝、沙千里、季方、黃鼎臣、周培源等各類非共產黨的附共份子。「治喪委員會」中還包括了蔡嘯、林麗韞、田富達等三名地位較低的台省籍共幹，他們目前正在執行所謂「對台工作」，頗值注意。周一生在「統戰」工作方面對共黨、對毛貢獻甚多，甚至周的死亡也被利用來做「統戰」之用，也可見中共對周在這方面作用的重視。

周死亡對中共內部的影響

看，是會有影響。）在發現周生病後，鄧小平即獲「解放」出來，並在毛的安排下逐步恢復了他的聲望和地位（如鄧第一次復出時是由毛姪女王海容扶持，並立即復任為「國務院」的「副總理」，一九七四年四月代表中共政權出席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發表政策演說，一九七五年一月共黨十屆二中全會又被安排為共黨中央副主席等等），實際上已經逐漸接替了周的工作。

像周這樣四十年來一貫與毛狼狽為奸，有效地「貫澈執行」毛路線政策的得力助手，一旦死去，對毛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因為在目前的共黨中，不僅毛、江「文革派」的共幹，就是受過所謂「舊社會」教育的老共幹，也沒有一個人有像周那樣的能力和才幹、長於巧言令色和善於運用陰謀詭計。只要毛提出原則方向，周就能設計出方法來幫他達到目的。如毛提出對美和解及拉攏西方國家的對外策略，周就能運用他詭辯、健談的特長與圓滑、狡詐的手段實現毛的要求。再如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根據有關單位資料，當年四月間周發出的十八字「指示」是：「不許串連，禁止武鬬，地方找資料，中央作決定」，簡單明瞭，並顧慮到控制局面。但五月間周入院治療，「批林批孔」就失去了控制，最後闖了大禍而沒有結果。雖然說，周的死亡對毛來說只是換一個新的助手問題，但是助手的能力差別對毛就有很大影響。就以周病倒這幾年來說，中共內外都出了一些亂子，造成許多僵局。不容否認，毛失去這樣一個能在中共內部各派勢力之間緩衝、調和、制衡，在內外政策上能堅守一定的原則並維持一定的「靈活性」的執行人，當然是有其影響的。因此，

也就不應把周之死看成是毛的勝利，認為他繼劉少奇、林彪之後又鬬倒一個政敵，而要看到是中共政權失去了一根重要支柱，將更增加中共的內潰和敗亡的速度。此外，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暴政下，曾經對周恩來寄托過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周如更掌權，對人民可能會好些。實際上周、毛都是一丘之貉，周更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忠實的共產黨徒，即或是周更能掌權，也不會放棄對人民的迫害與壓搾，在本質上和毛不會有任何不同，也許其手法之陰險毒辣較毛尤有過之，實在是延長中共命運與人民痛苦的禍首罪魁。但是大陸人民在哀哀無過的情況下，往往就會產生這種錯誤的幻想，甚至連共黨的幹部在對毛失望痛恨之餘，也對周存在這樣一種幻想。周死亡後，大陸人民這種幻想將隨之破滅，他們與中共政權之間的矛盾對立關係將更增加緊張，而失去一種心理上的緩衝調劑作用。加以中共「兩報一刋」今年的「聯合社論」擺出一幅鬬爭的架勢，發出一片殺伐之聲，配合周的死亡，對周存有幻想的人們的感受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另一個現實的重要影響，將是中共高階層權力關係的變化。因為周身兼共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這兩個重要職位。周死後，這兩個職位必然要安排新人接替，這樣就會帶來中共高階層權力關係的變化及隨之而來的權力鬬爭。

周死亡對中共國際關係的影響

起來可能發揮的力量和效果，這是對中共政權對外活動的主要影響。

此外對西方國家心理上的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因為西方人士一向把周目為與「上海激進派」對立的所謂「溫和派」，也就是能夠與西方和平相處的較溫和的共產黨徒。他們並有誤認為毛在權力上雖然支持「上海激進派」，但在政策上卻支持「溫和派」。所以很多人主張要在毛、周在世時拉住中共政權，與中共政權建立較良好的或「正常」的關係。不然的話，毛周一旦死亡，中共的對外政策很可能發生變化。現在周死亡，僅餘毛，西方又會產生一種愚蠢和天真的想法，要搶時間在毛尚在時儘快與中共政權建立正常關係。而中共目前確也正在利用這種心理因素，因在周死前不久釋放了三名蘇聯直升機飛行員也是這種策略的多面運用。美國總統福特在中共宣佈周死亡兩小時後就立即發表聲明說：「我們美國人尤其記得他，因為他在中共與美國之間建立新關係中所擔任的角色。我們深信這種關係將在他幫助建立的諒解和合作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發表聲明說：「……美國誓當繼續在周總理幫助建立的原則與目標的基礎上，繼續我們與中國的關係」。美國當局這種迫不及待地重申政策立場，很可能是受到這種心理因素影響。

中共高階層權力關係的變化及其後果

關於「國務院總理」部分，中共宣佈由華國鋒為「代總理」。但這裏值得注意的是：㈠根據中共新「憲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國務院總理」要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名、由「人大」通過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中共必將在短期內召開四屆「人大」的二次會議，來通過這一「法定」程序。斯時很可能還會帶來「國務院」的局部改組（如「副總理」和若干內部負責人的更動等）。如果短期不召「人大」的會議，華國鋒只能以「代總理」名義執行「總理」的職務，這就說明這中間還會有問題，或者產生了什麼新的問題。㈡在權位上說，華繼任周的遺缺，是毛標榜的「老、中、青三結合」中的「中」字輩的人。不過華可能是過渡性質，將來眞正繼任人是張春橋，而張春橋今後在「國務院」中將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實際權力和實際作用超越鄧小平之上。其結果也就會增大他與權力欲強大的鄧之間的矛盾關係，也將必會影響中共各項政策的穩定，甚或會再出現「朝令夕改」。「兩個司令部」的情況。

在中共中央方面，根據共黨新「黨章」第九條的規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常務委員，和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都要由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選出。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後已有董必武、康生、周恩來死亡，他們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康、周更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都是最高權力機構的成員；所以其遺缺必然要發生角逐競爭。而爭奪這個職位本身就是一種權力鬪爭。就會使目前共黨內部的矛盾關係激化。面對這一新局面，毛可能有如下幾種不同的安排：

大陸局勢

項楚

十一大」（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目前的「十大」班子還能聽話，運用自如的情況下，是不會召開「十一大」的。當然，除非毛想在他生前就先把最高權力轉移，而自己則退居幕後。但一個一生玩弄權力的人，這種可能幾乎是少之又少。所以外間所傳共黨將召開「十一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

㈡如果僅僅改組共黨最高權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只要召開共黨十屆三中全會就可以解決了。在毛也接近死亡急於謀求其最高權力穩定的目前情況下，可能在短期內召開「三中全會」。中共重大集會的排名，表現共黨內部權力地位的先後，按最近康生、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名單次序，朱德、張春橋可能補升為共黨「中央副主席」，而華國鋒、劉伯承、江青可能將補升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的排名次序將是：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劉伯承、江青、華國鋒。這將是共黨中央新的掌權者，（這一排名次序與「十大」後公佈者相同，按姓氏筆劃為序，姑可列為參考。）這裏面除毛外四人屬「文革派」（王洪文、張春橋、華國鋒、江青），二人可列為鄧系（鄧小平、劉伯承），二名為老共幹（葉劍英、朱德）。這一方面是表現它所謂「老、中、青三結合」的形態，另方面也包藏了它內部「既聯合、又鬪爭」的無可奈何的現實難題。毛及「文革派」或企圖用時間來逐漸淘汰老的，引進新的，造成「文革派」掌權的優勢。不過，中共權力地位的升降是變化無常的，隨時會根據新的因素竄前或退後。除「副主席」九「常委」外，也會帶來共黨「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局部變化，會有新人被提升上來。

㈢但是毛也許暫不召開共黨的「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常委」都暫維現狀，懸缺不補。那就是只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三個「副主席」，只有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六名「常委」。果眞如此，那就是表示內部還有問題，無法進入人事改組，要待問題解決或新的條件成熟時再召開「三中全會」進行「政治局」的改組工作。

㈣不管毛採取何種方式去改組當前共黨的權力班子，毛的目的都是想要把他的權力轉移給「文革派」小集團——在「黨」的方面：由王洪文以「工人階級」身份出面擔任形式上的領導人，而實際上仍由江青在幕後操縱。也可能把朱德擺在王洪文之前，接補周恩來的第一「副主席」的地位。在「政」的方面，先由華國鋒負責，逐漸過渡給張春橋。在「軍」的方面：則要拆散重分，剷除或削弱目前所有的大小派系和山頭。不交任何個人繼掌軍權，目前由毛以共黨「中央軍委會主席」地位發號施令。當然這是毛的一廂情願，他過去已是分而難合、亂而難治，今後他既沒有足夠時間來完成他這項安排，何況他還要一再強調大搞「階級鬪爭」十年、二十年、乃至半世紀！所以毛的這些企圖和安排，只能使中共內部的權力矛盾更加擴大，造成未來更大的不安和動亂。

解開鄧小平之謎（上）

岳騫

最近兩週來毛幫政局之變動，重心不在華國鋒出任「代總理」，仍在鄧小平之出處，鄧小平之情況變化，已不是鄧小平個人問題，而關乎毛幫未來政局之發展，甚至對國家民族之前途，皆有重要影響，如果鄧小平案引起毛管區大動亂，定可提前光復大陸，縮短大陸同胞受難時間。目前中外報刊談論此事者已多，玆將個人的看法，分別提出與關心國事的朋友共同研究。

一、鄧小平復出的背景

鄧小平在「文革」被鬬倒，罪名之重，僅次於劉少奇，何以到一九七三年突然翻身，被放出後即任「副總理」，至一九七五年元月毛幫十屆二中全會又被選爲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地位較文革前尙高半級。因爲鄧小平在文革前雖是政治局常委，只是總書記，地位較副主席爲低。

鄧小平之翻身，究竟是毛的主意，還是周恩來建議得到毛澤東批准，此事海外迄無定論，觀於最近一個月的演變，個人認定這是毛澤東之意，毛澤東重起用鄧小平，內心有兩種打算，表面理由是周恩來在一九七二年發現了癌症，生命已論日計算，而且也不能擔任繁劇工作，非找一個替身不可。暗地則是以鄧小平威脅周恩來，因爲自從林彪敗亡，周恩來無論名與實，皆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毛澤東決不願周恩來一枝獨秀，形成尾大不掉，就想平衡周恩來勢力，但此時毛幫內部與周恩來地位相等的大頭目，能力皆不足與周恩來相比，因此，想起鄧小平，特地把鄧小平從「牛欄」放出，第一次出場且由王海容扶持，實則鄧小平身體不是毛澤東，比周恩來也好得多，又何用人扶持，無非是毛澤東故意安排，讓外人看見他對鄧小平的重用，間接

二、鄧小平同誰接近

自由世界研究「毛情」的專家，皆犯了一個「以己度人」的毛病，把自由世界朋友的感情，社會的關係應用到共產黨人身上，先天便犯了一個絕大的錯誤，實則共產黨人在教條束縛下，完全沒有人類道義觀念，一切皆是自我中心，與自己有利的事便搶着幹，無利的事掉頭不顧，對人也是如此，同志之間只問對方有沒有利用價值，絕不理會感情如何，事實上共產黨人之間，也很少有眞感情存在。

研究「毛情」人士喜歡把鄧小平列入周恩來一系，更不知何所見而云然。誠然周鄧是留法同學，但時間甚短，以後周先回國，鄧後回國，兩人即未再共過事，周由法國回國後先在廣州，以後在武漢、上海、南昌叛變後，周恩來又回到上海租界潛伏。鄧小平回國後即投入共軍工作，初在廣西以後進入瑞金便投入毛澤東一夥，成爲毛系「四大金剛」——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維峻）之首。到了周恩來由上海入蘇區，要整毛澤東先剪其爪牙，這「四大金剛」同時被整，如果周對鄧有半點感情，也應該從寬發落。

以後周與鄧也未在一起共過事，抗戰軍興，共軍投誠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個師，其中一二九師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毛澤東最不放心這一股，拚命壓抑不讓原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任師長，保舉劉伯承擔任，徐向前只當了副師長，但部隊無法改變，旅長以下將領皆是「紅四方面軍」的舊頭目，毛澤東乃派鄧小平去一二九師任於法無據而實掌大權的「政委」。毛澤東派鄧小平去一二九師任政委，旅長王維舟皆是四川人，另一旅長陳賡是雲南人，也屬於西南大同鄉，但也由於鄧小平是毛澤東的心腹，要他去掌握這支異己的隊伍。以後鄧小平始終同劉伯承在一起，勝利後共軍公開叛變，毛幫稱這一股爲「劉鄧大軍」，徐蚌大戰前夕，毛軍尙未劃分爲「四個野戰軍」，劉伯承與陳毅兩股，曾「統一」與國軍作戰，「司令員」劉伯承，「副司令員」陳毅、李先念，政委鄧小平、副政委饒漱石、宋任窮。此一組織以後未見於毛幫資料，但筆者在逃出大陸之前，曾親見過毛幫在大城市所貼佈告，就是這樣排名。陳、劉兩股佔毛軍之半，鄧小平任最高決策人，若非得到毛澤東信任，不可能到此。

毛幫政權成立後，全國劃分爲六個大行政區，鄧小平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仍然是二級大頭目，毛幫第一級統治者，在延安時是七人，即毛、劉、周、朱、陳雲、高崗、任弼時。攻陷北平之後，任弼時病斃，一九五三年底高崗被整自殺，只剩下毛、劉、周、朱、陳五人，由二級大頭目爬上最後一級，成爲一級大頭目，在當時「正常情況」下實在不易，毛澤東爲了拉鄧小平躋入第一級，在八大前夕成立一個「秘書處」，以鄧小平爲秘書長，籌備「八大」，本來這是「書記處」的工作，毛澤東越過「書記處」自成立一個於法無據的「秘書處」，就是要加強鄧小平的地位，準備把鄧小平提入第一級。結果在「八大」，鄧小平當選政治局委員，總書記兼任政治局常委，與毛、劉、周、朱、陳成爲毛幫最高統治者六人之一（兩年後林彪被補選爲副主席，共計七人，此一形勢至「文革」始改變）。

三、毛鄧反目

鄧小平此人，在毛幫大頭目中最缺乏人情，個性峻急，爲所有毛幫中下級頭目所畏懼。但作爲一個共產黨員，鄧小平最有原則。毛澤東常罵反毛的人是「修正主義者」，實則眞正修正修得最厲害的是毛澤東，鄧小平卻能堅守馬列主義的立場。毛幫「八大」通過的「宣言」及「章程」，由鄧小平起草，其中有三點使毛澤東恨入肺腑，一、取銷了「毛澤東思想」，毛幫「七大」黨綱由劉少奇起草，在馬列主義下面加進去「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起草「八大章程」，便刪去了「毛澤東思想」。二、揚棄個人崇拜，此雖是受赫魯曉夫清算史達林影響，不得不爾，但也是針對毛澤東而發，因爲毛幫大頭目只有毛澤東搞個人崇拜。三、在黨章三十七條加入「中央委員會認爲必要時可設立名譽主席一人召開全會，選舉毛澤東爲「名譽主席」。

此三點到了文革鬬爭劉鄧時皆被提出來，指爲鄧小平的罪狀。雖然陳毅會「仗義執言」，證明是政治局會議所通過，非鄧小平一人意見，但起草提案人皆是鄧小平，自然由鄧小平主動。

以後毛鄧變成仇讎，毛澤東罵鄧小平數年不向他請示，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總之，在派系方面鄧小平是毛系，但由於鄧小平有自己觀點立場，不似周恩來隨毛轉，所以凶終隙末。

四、毛鄧這次衝突真因

鄧小平既然鹹魚翻生，爬上了第三四把交椅，何以又跌下來，可能與鄧小平個性作風有關。自鄧作風，如在聯合國演講自認屬於第三世界，見到法國總統戴斯亭聲言俄毛大戰必不可免，前者自是毛澤東同意，後來便是鄧小平信口開河了。至於在北平與基辛格談判，被基辛格罵爲「下流小人」，後來與福特談判，又鬧得不歡。

毛澤東要鄧小平代周恩來，是希望鄧小平能進行國際統戰，但鄧小平把周恩來的笑臉外交一變爲罵戰外交，在毛澤東看來將破壞了國際統戰，尤其是美毛關係，目前關係到毛幫生存，鄧小平一上台便同美國搞不好，勢必影響到毛幫的生存。

這一點自不是主要，但在鄧周兩人作一比較，毛澤東感到鄧小平已相形見拙，對鄧小平的倚重便打了折扣，再加上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使鄧小平在將爬上最高一把交椅時，摜下來。

鄧矮子當心閃了舌頭

方劍雲

（編者按：此篇發表八個月前，已預測鄧小平有今日，可知方先生不是事後諸葛之輩。）據我國防部發言人李長浩少將談，毛幫政權那個「副總理」，曾經成爲走資派第二首領，以打橋牌、玩女人出名的矮子鄧小平，最近居然在北平向外國人說，毛幫必要時準備以武力「解放台灣」，聽了頗堪一噱。

毛幫能不能「解放」台灣，隨便拉一個中國人，不論是在毛管區住，還是在香港、南洋、世界任何地方居住的中國人，如果能自由說話，肯說良心話，都會搖頭，不約而同說：「眞能解放台灣，何必等到今天，何必在海外收買一些墮子搖旗吶喊，何必又釋放戰犯進行絕望的統戰。」總之，鄧矮子吹這一個大牛，騙中國人是談不到，騙外國人也未必得倒，外國人也會想，共產黨能作到的一定不說，凡是掛在嘴上常說的，一定是作不到的。

像這種既不能騙人，也不能騙己的謊言，鄧矮偏要信口開河，其意究竟何居，由此篇謊話，不能不聯想到鄧矮的另一段「語錄」。

鄧矮子最近去了一趟法國，會與法國總統戴斯亭促膝密談，鄧矮子忽然向戴斯亭說「中蘇（俄毛）大戰，必不可免」。戴斯亭信不信，倒不知道，但在鄧矮子走了之後，戴斯亭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竟把鄧矮子的話說出來，引起舉世詫異。

俄毛之戰是不是一定打，還是根本打不起來，任何人都說不準，但毛澤東卻一直怕的要死，在毛管區到處掘防空洞，建什麼地下城，勞民傷財以自我安慰。這幾年又感到還不夠，於於媚美求美之助以抗俄，又怕美國一國力量不夠，更進一步與西歐勾結。在勾結西歐過程中，毛澤東又在「用計」對外亂放空氣說蘇軍卽將進攻西歐，要西歐加強戒備，意在使西歐與蘇聯衝突，以移禍江東（應名歐西），這些手段，有沒有效且不說，但確是毛幫現行的「外交政策」，現在鄧矮子輕輕一句話就破壞了，到底鄧矮子打的什麼主意，我們不必研究，毛澤東、江青、周恩來恐怕都要用心想想了。

說到「解放台灣」，在毛管區同胞心目中，基本上是一件事，因爲只要打起來，他們便得救，毛幫政權今天情況正如毛澤東身體，又瞎又聾不能發聲，只會流口水，不論他打人，還是人打他，只要一交手，就倒地不起。鄧矮子對毛幫內情自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概是想搞垮毛江夫婦，也許是夜行人吹口哨藉此壯膽，不知這句話說出來，所起的副作用有多大，七億多同胞心裏都有天快亮了的感覺，毛澤東腦子還能想，一旦想通了鄧矮子詭計，恐怕鄧矮子一個跟斗又要跟進屎坑，再也爬不起了。



安哥拉內爭新趨勢

安戰已演變成國際性

任蜚聲

由蘇聯所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簡稱「人運」M. P. L. A.）軍，於上週予它的敵對陣線作重大致命的一擊。由於古巴「自由戰士」的更多加入戰鬪，這個在盧安達由尼圖（Agostinho Neto）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似乎已居於消滅它的敵對者之一的絕對優勢，同時至少使另一個敵對者採取中立。

在安哥拉北部，羅比托（Holden Roberto）的安哥拉民族自由解放陣線（簡稱「自由陣線」F.N.L.A）實際上已告結束了。這些被打散的「自由陣線」軍隊正打從稠密森林撤退至薩伊爾邊界，同時炸毀橋樑以及破壞他們不能帶走的槍砲子彈。上週末，由古巴領導的「人運」軍隊已經將「自由陣線」軍隊趕至距薩伊爾邊境約五十哩內。「自由陣線」在北部毗鄰薩伊爾邊境仍握有三個城市，但一般認爲這三城市之失陷，顯然只不過是遲早問題。

「自由陣線」領袖羅比托，偶然也從他在薩伊爾首都金夏沙的避難所，來至安哥拉境已縮小的橋頭堡。但是他的最高級代理軍官們，都願意回復游擊戰——比如埋地雷、伏擊，與打了敵人就跑走，這些他們曾經用以對抗葡萄牙統治者。不過並未有何成就。

一方面，「人民運動」宣稱封鎖薩伊爾邊境，希望藉以困擾薩伊爾總統莫布杜——一個對「自由陣線」的強大支持者，從而對喀賓德北部石油豐富的領土被包圍，表示一種報復運動。無論怎樣，「人民運動」已在喀賓德駐紮一千名最好部隊，由古巴協助訓練，並配備着蘇聯的 TI54 坦克。這樣，如果說莫布拉有意侵佔喀賓德，就可以辦到，那

另有一位上週也在金沙夏出現的，那是第三個參加內戰的團體，安哥拉民族獨立同盟的領袖施萬比，施氏表示將從南部空運五千名「獨立同盟」軍，增援那些正在崩潰中的「自由陣線」，如果他所說的就是他眞正意思，那簡直是一種自殺運動。

「獨立同盟」最大挫敗

事實上，「人民運動」奪取塞拉（Cela）的兩個城市，恰距哈姆布（Huambo）「獨立同盟」首都北部僅一百哩。這是「獨立同盟」與其南非聯盟一個重大的挫敗。他們常常利用這個城市作爲他們的前進主要補給基地。由此再進而向東，距魯梭（Luso）很近，「獨立同盟」軍司令官要求擊退一項由一千名「人民運動」軍隊所發動的攻勢，這項攻勢由五百名古巴軍作先鋒，並由蘇聯顧問支助。在塞拉與魯梭兩處，由南非大砲所支持的「獨立同盟」軍隊扮演一個主要角色，阻止「人民運動」軍的前進。

由於古巴與南非兩方軍隊如此積極參戰的結果，一個西方情報當局曾加爭論指出，「這場不斷加劇的戰爭已逸出地方的掌握範圍」。塞拉的「獨立同盟」司令官報告說，「在敵人士官中沒有非洲面孔。」蘇聯的武器，包括 122—mm 複式火箭發射器的裝運，T—34 攻擊性坦克，與直升機運送槍砲，這些都是對古巴領導的「人民運動」軍在進攻時負責的。同時，每天有飛機不斷由哈瓦娜運輸增援。據估計現有一萬名古巴軍隊在安哥拉作戰。依照他們到達的比率，到下個月人數可能一萬四千名。

千名南非正規士兵，駐在戰線附近，以及二千至三千名駐在距前更遠一點，基地設在塞得·班第拉（Sa da Bandeira）或庫內列河（Cunene River）附近。無論如何，它們捲入這場內戰，對「獨立同盟」來說是極爲重要。這些南非人都是重裝備，主要爲潘哈德（Panhard）裝甲車，130mm 大砲以及美洲山豹式直升飛機——這都是南非供給「獨立同盟」的人力與火力。

南非輿論不獲一致

上星期，南非內閣爲國會開會作兩次預備會議，因爲可以料到一些對干涉安哥拉內戰的辯論，將是很激烈的。有些南非政府領袖贊成一項單方面的退出。他們感到困惑的是，他們捲入一場苦鬪的戰爭，將破壞與一些黑色非洲國家已獲緩和的關係，同時對國家經濟有嚴重影響。另一部份人認爲安哥拉「人民運動」軍可立獲勝利，還有那些好戰的反南非的古巴參加戰爭，因此，要求採取一個不妥協的立場。雖然普勃多尼亞（南非聯邦首都）曾經發出二次大戰以來最多預備兵的號召，但上週總統尼科拉斯·狄德萊（Nicolaas Didderichs）告國會稱，武力將不可能使安哥拉問題的解決持久。他冷靜思考認爲南非可能將撤退一部份軍隊。

有一些南非人希望由於他們的協助，安哥拉「獨立同盟」可使「人民運動」的軍事受到困頓。進而，將導致「人民運動」領袖尼圖接受一項與施萬比合組政府的協議。施氏獲得安哥拉最大部落奧維姆斑杜（Ovimbundu）堅固支持。不過，一旦古巴與蘇聯同意撤軍，普勒多尼亞可能也撤回它的軍隊。

像這樣事實之出現，將必須獲得適當人物支持，如桑比亞的肯尼斯·廣德，甚或薩伊爾的莫布杜

將給蘇聯在安哥拉與中非洲一帶更多影響力。當然一項停火協議如能實現，將可挽救更多的流血與人命。上週末，據估計死於此場內戰的人數已高達十萬——這對於一個只有五千五百萬人民的國家而言，是一種很多的犧牲。

但最大的問題仍然是「人民運動」與它的共黨盟友願否同意此一協議。上週末，我們看得很清楚，美國務卿基辛格此次莫斯科之行，對安哥拉問題未能說服蘇聯，以致一籌莫展，鎩羽而歸。因為「人民運動」領袖尼圖，穩握軍事勝利，似乎不再願討論一項政治和解。（譯自「時代週刊」）

基辛格莫斯科鋼羽而歸

前個星期，當基辛格抵達莫斯科，與布里茲尼夫討論限制核武器條約與安哥拉問題時，伏諾科夫機場風雪漫天。但當這位美國務卿於三天後離去時，氣溫已上升數度，引起蘇聯一官員回憶說：「每當基辛格博士到來時，莫斯科往往都變得溫暖。」如此說來，基辛格對蘇聯天氣的影響力更大於對克里姆林宮主人了。雖然美國官方認為雙方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已獲「適當的進度」，但基辛格所曾希望的主要突破仍未達到。至於安哥拉問題，他固十分懇求蘇聯停止介入戰爭，終告無效。

當基氏此次飛赴莫斯科之初，信心十足，認為蘇聯準備對原先妨碍第二階段戰略武器談判的立場，有所修改，包括：如何處理蘇聯的「貝克非」（Backfire原意為逆火）轟炸機與美國巡弋飛彈。在此次克宮談判的最後一晚中，布里茲尼夫提出一個很複雜的草案，那就是戰略武器限制條約所定的，每一方最多擁有二千四百個戰略轟炸機與火箭的數字，可以減少。他表示這數字可減至二千一百個或二千二百個，但「貝克非」戰略轟炸機卻不受此限制。相對的，蘇聯對於美方由轟炸機發射的巡弋火箭飛彈，向基氏提供一個大方的條件。布氏不願分開來個別計算那些巡弋飛彈，卻提出每一架戰略轟炸機，可携帶十五或二十個這種武器。

在另外一項討論的議題，雙方都能同意對「重型」與「輕型」飛彈火箭作一明白規定。這一有關核子戰略飛彈火箭的載重量久已混淆不清。布氏對「貝克非」轟炸機與巡弋飛彈所提建議，實際就是向美國所提戰略武器限制條約最後議案提反建議，因此，基辛格必須將蘇聯所提反建議携回華盛頓，加以商討。

這位美國務卿在返美途中，經布魯塞爾向北大西洋公約外長報告他的莫斯科之約，他估計華盛頓裁軍專家們須三週時間，對這項蘇聯新提議作充分分解。美國對此提議的回答，將由蘇聯大使安托萊．杜布連轉遞，但基氏指出，他可能在一項最後協議達成前，再會晤布氏。如果美國會順利通過，一項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將可於五月尾或六月初簽訂。因此，布氏對延置許久的華盛頓之行，或可得以提早實現。

布氏的健康問題，數月來一直為人們談論。現在他看來面色不錯，而且戒了香烟，體重增加。布氏與克宮諸人，幾乎全都參加此次與基氏九個半鐘頭的談判會。他好開基氏的玩笑並嘲弄美國新聞記者。

這位蘇聯頭子對安哥拉問題，總是避開的。當記者們問及他與基氏是否將討論此問題，布氏卻回答說：「我沒有安哥拉的問題，因為安哥拉不是我的國家。」基氏也不被放過，他肯定說：「那是自然要談的。」當蘇外長葛羅米柯評論「會議程序往往是經由雙方同意而採訂」時，基氏立即加以駁斥：「我將『單獨』討論這件事。」

基氏在離開華府赴莫斯科之前，曾經應允說：「我將要我作客的主人說明，美國將不能接受蘇聯干涉世界另一部份。若如此繼續干涉下去，將導致美蘇關係變壞。」在莫斯科時，他一再請求蘇聯支持一項停火的安排，以及撤退在安哥拉作戰的古巴與南非軍隊。美官方說布酋對每次抗議與勸告均「小心」傾聽。但是蘇聯頭子們卻堅不讓步，認為安哥拉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無關。

基氏於離開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聯盟後，飛赴馬德里簽訂一項條約，西班牙繼續供應美國使用四個海空基地四年。但是美國也付出一筆代價：為數逾美金一．二乘十億元給作葡軍事與經濟的援助。同時答允自一九七九年起陸續撤退所有在葡核子飛彈潛艇。西班牙堅持不需核武器留在它的國土。華盛頓曾對這些核潛艇的撤退結果，所引起的美國損害與北大西洋所遭妨碍，估計甚低，轉而支持一種新的與長程潛艇飛彈，使這基地對美國海軍不若以前之重要。無論如何，西班牙如此死硬不給美國方便，加以戰略限制談判進展緩慢，以及安哥拉問題遭受蘇方拒絕，使基氏此行較過去川梭外交已遜色多多。

（譯自「新聞週刊」）



圖中間陰暗處為親蘇的「人運」軍隊佔領，白色表示為親西方的「自由陣線」與「獨立同盟」所暫據有。

快·完·了

林定

周恩來死後，大陸局勢起了急劇變化，華國鋒登周位，鄧小平再遭批判；陳錫聯出長國防部，葉劍英靠邊站，毛江集團基本上控制北平權力，官僚集團將要面臨清算厄運，這是一大好現象，中共的末日快要來臨了。

對中共問題的看法，筆者雖是無名小卒之輩，但由小學至大學階段，都是接受毛伯伯思想教育，自信對紅朝了解，總比長期寄在海外的墮子深刻得多。筆者自始至終堅信，江青一伙必上台，而中共政權也必隨江派的統治而崩潰。倘中共按照毛劉周朱陳林的排位接班下去，北平政權可延續一二百年；又周恩來官僚集團能接班，北平政權也可苟延下去。但毛澤東為了死後不遭鞭屍，像紅場的列寧木乃伊一樣，永遠躺在八寶山上，以供後人「瞻仰」，因此不惜把跟隨他出生入死的老戰友一一踢開，扶植文革派上台。然而，文革成員不成氣候，他們只是一羣奸勇鬬狠之輩，對治國平天下一竅不通，紅朝江山將必斷送在他們手裏。故可以說，毛澤東一手創建的基業，也由他親手毀掉。

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上層建築異常穩固，大陸人民經歷了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思改、反右等運動，在這一連串史無前例的殘酷階級鬬爭中懾服下來，人們沒有希望，老一代對台灣失卻信心，新一代對台灣毫無認識，他們只得逆來順受，除了逃亡一途，這輩子便完了。所以儘管出現三面紅旗及大飢荒年代，人們也不敢口出怨言，仍然忍苦偷生活下去，使中共逃過了覆亡的命運。

文化大革命，戕傷了中共統治的元氣，長期騎在人民頭上的大小黨棍、官僚被拉下馬，無數的熱血青年敢於挺身推倒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大石，當然他們是在毛林的驅騙下起來，但不可否認不少紅衛兵並不一定為毛劉權力鬬爭賣命，他們只是藉此動盪時機為中國前途、自己理想而戰鬬，像「李一哲」般的大陸青年，由珠江到黑龍江，由天山到長江口，到處遍佈，這數以萬計的定時彈，一當時機成熟，便會在全國各地爆炸！

文化大革命後，毛周合力芟除林彪實力軍人集團，表面看來，似乎替毛周統治權力割掉了一塊毒瘤，使他們消除了一強有力鬬爭對立面，然實質上，卻埋下無窮後患，林彪雖死，但林系四野勢力潛伏各地，這班梟雄，像漫山野草般，「批林」的野火是燒不盡的。

周恩來住進醫院，鄧小平復出掌權，安撫大小官僚黑幫黨棍，大量解放牛鬼蛇神，紛紛回朝歸位，這一下板斧，確實相當厲害，若果周恩來遲在毛死之後，北平政權將逐漸回復到劉鄧路線，那末，大陸人民今生今世眞的完了。

周派官僚集團，及其所起用的走資派、投降派、蘇修派等黨棍、軍閥、政客，都是善握極權統治工具的老手，他們經歷共產革命、「解放」戰爭，對敵鬬爭經驗豐富，控制人民本領高強，且在地方上有深厚的潛勢力，再加上善於運用虛偽欺騙手段，給人民一點小恩小惠，利用物資生活瓦解分化對其反抗性，使他們的統治地位更為鞏固。大陸若由這批傢伙統治下去，大陸人民確實動彈不得。也許因共黨太過殘民，天理不容，老天賜周恩來先毛澤東早走一步，使周派樹倒猢猻散，牛鬼蛇神頓失靠山，從根本上動搖了共黨在大陸的統治命脈。

文革集團終於上台了，中國共產黨覆亡的喪鐘敲響了。暴發戶式的文革集團，沒有統治基礎及經驗，全靠毛澤東一人照賓，毛澤東在生，他們尚可狐假虎威，毛澤東一死，他們馬上走向崩潰。文革派在文教、科技、經濟上所採取的偏激政策，與大多數人的願望相違，他們若不是藉此為手段，作為對周鄧集團攻擊的藉口，待奪取權力後，改弦易轍，而是死牛一便頸繼續執行下去，必會促其敗亡。雖然文革派的方針和政策沒有官僚集團那麼關心人民生活，但對大陸人來說，這班統治者是眞正的「救星」，只要他們當權，把周派剷除，毛澤東一死，他們勢必四面楚歌，最終被人民推翻。

大陸人民全面起來反抗，最起碼的條件是在失敗後能逃匿他處，在別派勢力範圍內庇護下來，然後待機再起，不然，一失敗便是死路一條，即使能前仆後斷，成功機會也很微。中共控制人民最毒辣工具，除槍桿子，便是糧票與戶籍，一個陌生人到一地方，沒有糧票戶籍，簡直不能活動，且隨時被抓進派出所去，在這樣環境下革命鬬爭，異常困難。但一旦中共出現派系鬬爭，軍閥割據混戰，各省獨立不聽命北平中央政府，出現了一如民初的軍閥割據局面，那麼大陸人民便可以大着膽子起來了，到時再由國軍直接支援、指揮，來一次再北伐，不難使共黨土崩瓦解、全面覆亡。

不過，這樣的時代背景出現，首要條件是文革派上台，其次在文革派上台後，其統治根基尚未穩固時，毛澤東便要死亡，大陸的亂局才能發生。目前這兩種跡象愈來愈明顯，毛澤東已尸居餘氣，來日確無多，大概過了今年也過不了明年，毛澤東一死，紅色梟雄勢必四起，因為文革派在軍中的力量薄弱，儘管去年末曾經一次省級軍閥削藩，但他們寧服官僚集團也不服文革集團，到時自不會聽命北平文革政府。毛澤東摒棄鄧小平擢用華國鋒，此是共產政權致命傷，鄧小平掌權，他可統馭紅色軍閥，起碼二野山頭，同時所有大小官僚、黨棍、走資、牛鬼蛇神都能跟他妥協，接受領導，即使毛澤東死後，中國大陸在他統治下，可暫得安定，苟延下去。而華國鋒則缺乏這用力量。華國鋒是百分百如假包換的文革成員，他靠文革起家，經毛江一手提拔，由道台做到宰相，可以肯定，他必為文革派拔荆斬棘，先在國務院清除周孽，起用江派，擔當各部要職，以鞏固其相國寶座。不過，被清洗的周系，怎能吞下這口鳥氣，他們暫不發作，只在等待老毛嚥下最後一口氣而已。

珍惜自由之花

沈德芳

據一月二十一日路透社電稱：舊金山的一名的上司機，已向法院控告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叛國。三十三歲的羅倫士·伯圖斯指斥基辛格「替對方工作」，基辛格向共黨不斷的讓步，而共黨卻沒有對美國作相似的讓步。

又民主黨總統提名候選人賈克遜參議員說：「美國政府的最高階層，現正缺乏在外交政策上採取一個堅強立場的意志。」賈克遜認爲「在國際談判中，在付出一些東西後，理應取回一些東西。」賈克遜指摘說：「福特與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已協助蘇聯變成較史達林時代任何一段時期更有實力，更膽大妄爲，及對美國利益與國際秩序更具脅威性。」

這些指摘，實在是十分正確的，試問自從基辛格主持美國外交政策以來，美國及自由世界除了屈辱與讓步之外，何曾獲得半點光榮與利益？「聯合國」在基辛格手裏毀滅了，南越淪亡了，印支三邦先後赤化了，東南亞的局面更加不穩定了，盟友寒心了，葡萄牙大亂了，安哥拉差不多赤化了。……

這一切，都是基辛格「外交」的苦果，是美國及自由世界屈辱的紀錄——。當然，對基辛格本人是「成功」的，因爲他已成爲名利雙收人物。

可惜的是，基辛格的「光榮」，卻是美國及自由世界的恥辱和損失。試想想：美國總統尼克遜和福特，都先後匍匐在「毛大帝」的腳下，恭順地進貢「自由」給共產黨，那是「光榮」還是恥辱呢？

美國眾議員麥克唐納在台灣省宣稱：「看到中華民國各方面的建設與進步，看到中華民國全國上下爲人類自由，爲解放大陸上被奴役的同胞團結奮鬪，表現了偉大的志節，令人感動。」

麥克唐納眾議員說：「與共黨絕無和平可言，世人應該認清共黨的眞面目，不要中了共黨的圈套，爲共黨所乘，悔之莫及。」

麥克唐納一語中的指出：「和解政策是失敗的，是被少數政客利用作爲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我們應立即揚棄錯誤的和解政策，以實力對付共黨。」

美國退役軍官法勒爾上校說：「莫斯科與北平間儘管目前彼此不和，但是卻都以摧毀美國爲目標。」法勒爾上校的話，應該是那些醉心於「和解」者的暮鼓晨鐘。

對共黨最瞭解的，應該是在大陸長大的青年人了。最近大陸逃港青年學生駱維年、林浩、蔣瑞娟等一千一百六十四人爲響應「一、二三」世界自由日運動，發出聯合宣言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已成爲一座龐大的奴隸重中營，八億同胞皆成爲中共壓搾迫害的奴隸，長期的過着肉體上遭到折磨摧殘，精神上受到禁錮的生活；再加上一個接一個而永無休止的政治鬪爭運動，二十六年來，就這樣慘死在中共暴政下的善良同胞，已在六千萬以上！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們就是最有力的見證人。我們都是在所謂共產主義社會中生長的，又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多年教育和薰陶，爲什麼我們要冒死逃奔出來？不獨我們，今日大陸上的人民又那一個不在嚮往着自由世界而伺機逃亡？請看在寒風刺骨，惡浪翻騰，鯊魚游弋下，現在每天都仍然有人和死神搏鬪，由大陸游水逃亡而來，不幸的浮屍碧海，幸運的登上港岸，但仍有遭受強迫遣返的厄運！這鐵一般的實事說明了什麼？」

這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一個眞理：基辛格的「和解政策」是出賣自由世界利益的「賤格」行爲，我們反對基辛格出賣美國及自由世界的假「和解」陰謀。現在，我們且看看偉大的蘇聯作家蘇申尼辛怎樣說罷：「基辛格爲自己不斷讓步的政策進行辯護時，幾乎像唸咒似的一再重覆同一的辯詞：『讓我們的批評者在核子戰爭之外選出一個可供抉擇的方法。』這句話比任何事更暴露了基辛格的性格，這特別暴露了基辛格是一個最不夠格的外交家。」

蘇申尼辛指出基辛格的「智慧」是：「以優越的力量爲後盾，豐富的物質手段爲其交涉的資本，來進行談判，在談判中向所有一切參加者屈服，對所有各方給以補償，因此造成一種不平衡的過渡立場來作進一步的讓步，這不是外交。」

蘇申尼辛指出基辛格領導美國「放棄世界地位」，並認爲基辛格「把外交置於最低、最原始的水準。」

美國伊利諾州參議會在去年底通過了一項支持中華民國的決議案，反對傷害我國的任何承諾。

在一月三日，加州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施密茲抨擊福特總統訪問中國大陸的「恥辱象景」，指摘福特和「劊子手頭目」毛澤東會談，而支持雷根競選總統。

在上面，筆者已引述了不少反對基辛格投降政策的言論了。際茲新春佳節，謹祝世人珍重自由之花，並將自由的種子撒播在嚴寒的大陸！



認識中國

中共式「魔」術伎倆

柳以青

周恩來的死所帶來的「舉世注目」，卻引起了中共的不安。不安是一回事，而中共所慣常耍的魔術，又再一次的在表演不絕，雖然是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情況之下。

這裏只願把這一時期裏，中共，更好說是中共中央所耍的魔術，一件件地記述出來，或許為那些用正常的理性來企圖了解中共者，給予一些相反資料。

周恩來「骨灰」問題

首先是「骨灰」問題。據說是依照周恩來的「遺囑」來實行的。周恩來有沒有「遺囑」，我們是無法獲知的。因此，我們就從這一「骨灰」的事件上，起碼可以看到一些中共式的魔術伎倆。

我之知道「骨灰」處理問題，也都是從中共報章上獲知的，開始時，公佈出來的是放置在「八寶山」，後來稱說照「遺囑」洒散在大陸的江河裏和土地上。

問題是：何以開始時的公佈，就沒有提到「遺囑」，而後來才出現了「遺囑」。

因此，問題的結癥是在於有無「遺囑」一事上。至於這一「骨灰」處置決定的周恩來的內心如何想法，還是其次，同時，也可以是人言言殊的。

這些，我不妨提出兩個假定，一個是有「遺囑」以處置骨灰；一個是無「遺囑」來處置骨灰。

如果是有的話，那恐怕是來自周恩來最了解中共的黨性作為。看歷屆的大陸上中共的鬬爭情形，活生生的「領導階層」的人物，一夜之間就會「前功盡棄」的不見蹤影。

因此，死了的人的骨灰，即使是放置在「八寶山」，又那能保證安靜地放置在那「八寶」的「山」上呢？事實上，周恩來也必會知道，活生生的人們還朝不保夕呢？何況在中共以政治統治學術的作法，把多少死了的人物，從歷史的檔案中，再掀出來大鬬特鬬呢！也就是為此，乾脆就自己先自我從「骨灰」的處置上來豁免吧。不過，這方面周恩來也只能做到這一點的，至於他的生前行徑的歷史紀錄裏，卻會時時被拖出來，為了中共的政治掛帥來大加批判呢！這是中共的黨性作祟。

如果是沒有的話，那麼這樣的一種對骨灰的安排，乃是由於中共，特別是反對周恩來的人士的安排。怕得是存放了周的骨灰，會掀起了親周派的念念不忘。進而形成一股強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也就用了散骨灰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了。

至於說，據說對於骨灰的處置決定，中共的高層人士們曾有爭議，最後還是鄧穎超堅持，照了周的「遺囑」，這似乎是肯定了有「遺囑」，但是，這一傳說會使人大惑不解，究竟鄧穎超的「黨性」的強烈成份那裏去了？就中共的為周恩來的「治喪委員會」的名單看，鄧穎超也只是一名治喪委員而已，怎麼會在這一事上堅持「己」意起來呢？

毛澤東的「告別」問題

從電視的紀錄片和中共的新聞報導上，毛澤東是沒有前去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

究竟何以沒有去告別，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推測和原因。有人認為：毛澤東在重病之中，不克前去；有人說毛之不去，乃是由於怕因此更抬高了周恩來的身價；有的以為，毛澤東由於身份高貴，不屑一往。諸如此類的說法與看法，可說不一而足。

過了一些日子，中共的消息聲稱：毛之所以不去告別，乃是毛一直守在周之身邊，直至死前半小時，然後，由於這一斷守，使毛也病了，所以沒有前去告別周的遺體。

這一消息，也只是一個消息，眞實性很難肯定。不過，像這樣的一個消息，卻有難以使人置信的地方。

在周恩來住院的患病時期，毛有沒有去看過周，固然沒有消息透露，或許有此可能。可是，如果說，周在臨死半小時前，毛一直和周在一齊，那簡直是巧合到了極點。問題是：何以這一消息，也可以說是重大的消息，不在周一棄世時，就發表呢？這方面既是一事實，又何必一字不發，待後來引起了人們猜測時，才發表了出來。可想而知其中必有蹊蹺。

因此，人們也就憑了這一消息，而更可懷疑周的死是毛前去做了手腳。或許這樣的推斷，不為人們所欣賞，但是，問題不在推斷者，而在於中共所發佈

的消息。

事實上，對中共責以「愼終追遠」，那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至於「生養死葬」也者，那更是遙遠、遙遠的問題了。

周恩來的另一「遺囑」

在周死後不久，日本通訊社發表了周的另一「遺囑」，說是來自中共高階層的權威人士，其條欵有數，似乎言之鑿鑿。這一消息，經過全世界的轉引傳播後，立刻得到了來自中共的否認。

像這一「遺囑」所言各節，是否眞實，當然我們又是無從證實的。可是，奇怪的是：中共立刻給予否定的答覆。這會使人了解到：中共以爲：周恩來只許有有關他自己的「遺囑」，不許可有關於大陸政治、經濟、外交等看法或希望的「遺囑」。

也就是爲此，鄧小平在周生前一切都「代」了「總理」，本來是周的最大「遺」「愛」，也在華國鋒的突然取而「代」之，就證明大陸上的中共，是如何的看政治，安排政治了。

談到華國鋒的取而「代」之的原因或者是背景，目前有不少的說法和看法。不過，我倒聽到一位專家的意見，他認爲：華國鋒之所以能「代」出，端是由於毛澤東憑了鄉誼來培植自己嫡系的人而做成的。據這位專家的分析：所謂周派，那是權「臣」的；所謂江青派，那是「外戚」的；至於「天子」的呢？只有目前極力捧出「公安部」的鄉親華國鋒了。似乎言之成理。因此，也在順便寫在這裏。

然而，我卻以爲：華國鋒之脫顥而出，可以了解的是：中共的內部問題一向很大，於今爲烈，於是華國鋒之「代」出，意謂着是整肅內部。是耶，非耶，還得看下回分解呢！

無論如何，華國鋒之「代」出，爲「舉世」的人士，不得不再一次「欣賞」一下中共所耍的魔術了。問題是：華國鋒的魔術靈不靈呢？就無法知曉了。

「怎麼得了」，「我要飛躍」

根據中共所公佈的消息，周恩來在死前，還在學習毛澤東在一月一日所發表的兩首舊作的詞呢！

那二首詞是「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一是「念奴嬌」——「鳥兒問答」。

眞與假，我們又沒有證據。

不過，在毛詞發表後，最使人注意的，也可以說是中共的傳播工具大加宣傳的是：其中的兩句，那便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假如周恩來在死前，眞的在學習這兩首詞的話，恐怕使他深受感動的該是「鳥兒問答」。

這首詞的內容，卻可反映出周恩來死前的情形：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這可以形容仙化前的情形。

「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門雀。」——卜這不正是大陸上中共鬬爭的實情嗎？

「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這該是周死前的讖語呢！

周死後的大陸情形如何呢？那該是這首詞的最後兩句：「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這恐是今後的大陸內部情況。

雖是如此，我總覺得中共對周恩來的死，盡量地加以黨派政治的利用。這種利用死人而仍要做政治宣傳工具的作法，已經不是我贊成不贊成的範圍了。我只覺其可悲與可怕。

在這裏，我只好不欲多言了。

站穩老百姓立場

或許人們以爲：對於中共的作法，不少的地方頗有原諒的地方，或是還有某些同情的地方。我可以這麼說，這些「原諒」與「某些同情」之心的發生，純是由於發表者個人的主觀，與以個人主觀所了解，所流通，所憑藉的想法，來「一厢情願」地加諸對中共的作法的評論而已。

但是，爲中共，他們的理論與想法，卻是與發言者們所具有的主觀想法而已。怕的是這一主觀的願望，會節節地落空而已。

問題是出在中共，更好說是中共的當權派們，這與中共所統治下老百姓們是無關的。因此，舉凡站在中國老百姓們的立場來發言，或是爲同情，關心老百姓們的發言者，我都覺得他們是可敬的。

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中國人，特別是具有良心和血性的中國人，對於中共當權派所作所爲，就不能不加以反對與批判的，原因是來自爲老百姓請命而已。

有時，我總在想：中國的老百姓們實在太可愛與可憐了。如果我們不能爲了老百姓的緣故而努力的話，我們的一切發言也都是無什麼效果的。

面對了周恩來死後所掀起的種種消息與新聞，我直覺的：起碼，再一次地爲爲海外的人士們知道：中共當權派的魔術伎倆，總是那麼地層出不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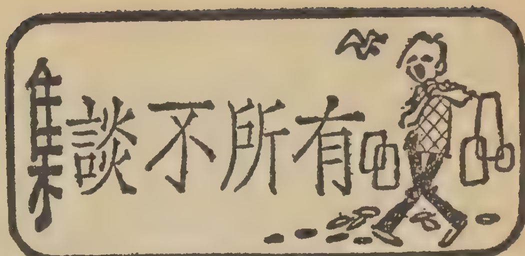
問題是：有多少人能識穿中共的魔術？有多少人能不爲這些魔術所蒙蔽？有多少人在不斷地揭發這些魔術？

據說，李一哲的大字報作者們，目前在大陸「失蹤」了。這是人們在新春期回鄉探親所帶回來的消息。果如此，相信千萬的李一哲們會在大陸上站出來了。

這算是我對周恩來之死，所寫的一系列文字的結束吧！看看中共在今後的一段時期，如何自處。特別是對老百姓的態度與政策。

談孔子拒見陽貨

丁冬



講到過新年，許久以前便聽得這樣的兩句話：「政府行新曆，民間過舊年。」政府雖然久矣乎貶陰曆爲「廢曆」，倡行新曆，但民間過年，總仍以農曆新年爲尚。即此可見，一紙法令往往敵不過傳統習俗的力量的。

新年期間的「拜年」禮數，有人認爲其中虛假的成份居多。特別在這個地方，生活節奏既已繁急，加上地狹人稠，交通不便，爲了一盡拜年禮數，常有使人疲於奔命之感。不過，從另一方面說，許多人正因爲平日忙於衣食，彼此間鮮於會面，乘新年時節綢繆一番，正好彌補素日通候疏闊之咎。至於說以拜年酬酢純爲義務，自亦有其人。筆者頗得朋友（亦於新年期間始得相晤）述說渠身歷的一件事，正好作爲例證。那朋友是一家學校的校長。當他做學校主任時，每到新年初二日，例必陪夫人歸寧，兼與岳父母拜年。比日暮回家，傭人必轉告，有學校教師某曾過訪，放下禮物及紅封包而去。計自該教師到任之年起，年年如是，從無例外。大概他認爲禮數不可廢，而實在又不想應酬或不耐應酬，所以必待主人離家後才過訪。

那位教師的行事其實一點不算奇怪，是有所取法的，是本諸二千多年前的本師孔聖人。論語陽貨篇紀載一段關於聖人運用計智拒見本國權臣的事情。事件本是簡單不過，卻讓後來的聖人之徒弄得複雜起來，想一定出乎本師意料之外的。

有一次，魯國權臣陽貨欲見孔子，孔子卻不見他。後來陽貨想出了個計策，專伺孔子不在家的時候，差人送去一份熟豚。按當日禮法，如果上人不在家，收到大夫的禮賜，須得登門拜謝。這一趟陽貨以爲[illegible]，到他家中回拜。陽貨乃一把拉住孔子，並向他「灌輸」了以下一番道理：「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與我。」孔子很莊重的答道：「知道了，我快要出仕了。」

這個故事是單純不過的。可是到了孟子手中，含義的輕重卻變得不同了。原來孟子一生周遊列國，以仁義說時君，以行道救世自任。當日隨行徒眾極盛，其「威水」狀況，正如他的弟子彭更所形容的：「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有一天，弟子公孫丑以孟子動輒不見諸侯，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意思。孟子便把上面孔子拒見陽貨的事故述說一遍，並加上一句自己的按語：「陽貨先，豈得不見。」

意思是說，陽貨先來加禮，孔子焉得不見？照孟子的看法，段干木踰牆避見魏文侯，泄柳饗魯繆公以閉門羹，都是過份一點。孟子認爲：「迫，斯可以見矣。」那即是說，人家求見之意迫切，那便不宜過於峻拒。

孟子這番意思不一定便是孔子的原意。二位聖人對於「不見諸侯」義，各有執持，蓋基於時代環

刧騎」談

農曆新年公映的片子幾部西片可能還要再拖一兩星期，國片中映期較長的有吳宇森導演的「帝女花」及龍剛導演的「她」。前者是粵劇舞台紀錄片，後者是流行文藝片。本期先選出西片「騎刧七〇七」與國片的「她」來談。因爲這兩部片子除了電影本身的問題之外，還有一些可談的電影本身以外的問題。

「騎刧七〇七」是風格保守的美高梅公司出品的災難片，約翰•基勒曼導演。此片寫災難的刺激性不大，但寫一個美國軍人哲利的刧機飛赴莫斯科投共以至悲劇收場，對今日美國某些由於不滿現實而打算投機取巧投奔蘇聯的人，可有當頭棒喝作用。它可說是一部政治意味濃於災難刺激性的電影。

「騎」片中的刧機者哲利是一個不滿現實的軍人，他曾經在戰場上立過戰功，獲到勳章，但在沒有戰爭的日子下，他感到鬱鬱不得志，便打算騎刧一架七〇七客機，以及客機上的國會議員，飛到莫斯科向蘇聯政府投靠，電影寫他的行爲只是個人單方面的幻想，他幻想中以爲一定受蘇聯政府隆重歡迎，授他英雄勳章。哲利的刧機的計劃完全照他的意願實現。由加里福尼亞州飛阿拉斯加州，繞過北極飛莫斯科，誰知飛機到了莫斯科時，蘇聯當局派幾十名武裝部隊，伏在機場，等他下飛機時就將他亂槍殺死。這部電影與不久前上映的日本拍的災難片「海上大騎刧」一樣，都隱含題外的政治陰影。

電影用很多筆觸寫蘇聯人的冷酷性格，如飛機被騎刧進入蘇境後，美國航空公司不斷向蘇聯當局呼籲讓飛機入境，蘇聯當局一直沉默不回話，一面派幾架軍機不斷向七〇七客機俯衝恐嚇，氣氛很恐怖，最後終於答覆了，蘇聯當局卻命軍機引導到機場，又命一軍車引導到蘇聯人車先佈置妥的武裝包圍圈裏，刧機者一下機馬上集中火力將之殺死。從這一連串處理看「騎」片可有濃重的冷戰意味，電影編導，雖然爲蘇聯軍的射擊刧機者，製造一些理由，如刧機者先用槍打傷了機長，再押受傷的機長下機，因爲他手中有武器，將他打死似乎是合理的，但因爲用

不見陽貨，在孟子看來，亦全然不是個大問題。但後來的聖人之徒和注疏家，卻因為大為「緊張」，勉力為聖人解釋。朱晦翁的論語集註云：「孔子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稱是相稱，對稱之意。你以機巧來，我以機巧往，便是「相稱」，有「無過無不及」的含義。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七，載朱子答門人有關此註文的問難如下：「或問陽貨矙亡以饋孔子，孔子矙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矙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矙亡來，我亦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觀朱子「禮甚相稱」一語，筆者頗置疑當日「矙亡來矙亡往」確為一權宜之法，只以暫無其他佐證，姑置之。如屬一權宜法，則上文所謂「機巧」，自為費詞。前時又偶讀得日本人竹添光鴻的「論語會箋」，其中有關「矙亡來往」的解釋，覺得滿肚不是味兒。竹添云：「今夫子得賜，若盡禮而往見，適墮彼之計，非所以待小人。彼矙亡而來，吾矙亡而往，在聖人不可無此一段權畧。此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

按竹添此一節，專對朱子注文而發。提出權畧一語，頗有治絲益紛，愈說愈不明了之弊。其後搜書櫥又得鄭汝諧「論語意原」一冊。鄭與朱子同時，為學亦源出伊洛，雖解說頗與朱子立異，朱子亦未嘗不稱道他。茲錄鄭書有關此節解說如下：「味此一節，可識聖人之氣象。見惡人而不避，遇暴慢而不爭，必往拜以致其禮，時其亡以權其宜。對之之辭甚直而不傷，待之之色甚和而不狎。自非從容中道，安能若此。貨雖有不遜之心，蓋已聞言而潛消矣。」

說來大致亦與朱註相合，但最後所及陽貨二句，已有「作文章」之嫌。講到借古人言語而公然自作文章者，蓋莫過於魏晉的清談家。例如有關本章孔子出仕問題，郭象云：「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劉寶楠論語正義，皇疏所引郭象言）這都是與原文不一定有關係的。

幾十個武裝人員對付一個人，以及武裝部隊的事前佈置等等，在氣氛營造上，已使人感到蘇聯這個國家的冷酷及可怕了。

飾演機長的查路登希士頓，仍扮演英雄明星角色，在電影中他是一個臨危不亂的機師，但那完全是編導人設定的角色，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其餘有些旁線，如在航機上產子的孕婦，以及接到總統電報要趕去華盛頓的參議員，趕去明尼亞波斯演唱的黑人音樂家，看來只是過去災難片常見的公式點綴，並沒有什麼突出，不過最後揭出那個要炸毀飛機的人，身上除了帶幾個手榴彈與一枝手槍之外，並沒有炸毀飛機的炸彈，這卻是一絕，因為藉那個假作手段，才顯出刼機者並沒什麼政治後台，只是一個幻想的冒險者。

「騎」片相當賣座，觀眾反應也不錯，由此可見，任何一部災難片，災難的表現多刺激未必受歡迎，最要緊的必須是言之有物。因此從內涵角度看，此片就比「大地震」強得多。

「她」與「七

林巽

榮華公司出品的「她」是少產導演龍剛的新作。「她」故事橋段並不算新，它是如「蕩女拉娜」的一類作品，強調一個人盡可夫的奇女子的心理病態，這部電影構思，可與去年在本港首映的歐洲色情片「蕩女嘉露」差不多。該電影先是強調一個女子沒克服不正常的情慾，後來遇上一醫生，使她找到愛的對象，才能將自己不正常的態度伏制，說出患上這類心理病的人，只有找到眞正的愛的目標，才能將病根治，這一點內涵，「她」與「蕩女嘉露」是相同的。不過「她」卻將女主人翁的生活氣派大大提高，寫她對男人有強大的吸引力，將好些富有大亨玩弄於股掌之上，另一方面她又將大亨身上搾來的錢去玩弄別的男人。於是又求助於心理病醫生，藉着心理治療與催眠，在將這個女主角由童年起的過去，家庭背景一一發掘出來分析。

這部電影頗為賣座，個人以為賣座的原因並不是由於它的娛樂性和故事性，也不是由於電影中所表現的色情噱頭，因為此片色情鏡頭拍得很含蓄也很美，並且有其嚴肅的一面，不能算是色情片。

「她」片的賣座原因，可說是來自觀眾潛意識方面的，因為看了「她」的觀眾，都以為龍剛電影中的人物，正是過去大鬧破產及桃色新聞的某電影界奇女子。要是龍剛是為了賣弄這個噱頭來達到大收特收的目的，他的目的顯然是達到了，

不過除此之外，我不相信龍剛有從「她」片表現什麼「正義感」的良心。反而反映出這位野心勃勃的導演，實際是一個性格悲劇人物。

其實「她」片中所謂影射，也只是一點點，那是女主角林嘉莉與其被影射的「奇女子」的外貌有點相像，以及最後寫奇女子破產之後，說了一句對白說：「我要去搞政治」。

除此之外，我沒法想像電影中的奇女子與被影射的人眞是同一故事。撇開政治問題不談，個人以為一個導演為了拍一部賣座電影而出到傷害別人名譽來出噱頭，心地難免卑劣一些，記憶所及，龍剛曾經對記者發表過議論，大談什麼電影界的人不要詆毀電影界的人，由此看來，此人的「正義感」彷彿是朝晚不同的。

然而此片對那個被影射的人影響是巨大的，因此觀眾多是不求甚解者，他們看了電影之後，自然會對「奇女子」產生同樣的印象。這其中所起的戕殺作用是會相當大。電影是最具有魔性的東西，並不同於新聞稿。





談燒冷灶

向晚

中國是一古老文明國家,物文雖不及近代歐美,但人文則遠過之;歷史悠久,思想萬狀,有極崇高的孔老,也有尙現實的申韓,乃至陰險詭詐,說不盡的種種毒招,應有盡有。燒冷灶,即其中之一。

燒熱灶人皆知爲趨炎附勢,是勢利小人。但燒冷灶也不見得就是淸高君子。燒冷灶在形勢上像與雪中送炭相類,但實際上是絕對相反的兩件事。燒冷灶是有目的的,是自私的。雪中送炭,是無目的,是利他的。故有人以不燒熱灶而燒冷灶爲淸高,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中國歷史上有一標準燒冷灶故事,即呂不韋在邯鄲故事。邯鄲當時是趙國首都,秦昭王將其兒子子楚(秦莊襄王)給趙國做人質放留於邯鄲。子楚身份雖是王子,但做人質的決不會擁有多少金錢。呂不韋是陽翟大賈,也就是一大富商,歌姬滿堂自不在話下。富者欲貴,貴者欲富,此人之常情,所以子楚與不韋兩人一拍即合。不韋有一懷孕美姬贈與子楚,不久美姬便產生一個兒子,這就是嬴政。後來子楚回國,成爲秦莊襄王,莊襄王病死,嬴政繼承秦王位,即後來的秦始皇。嬴政做了秦王,便任呂不韋爲丞相,封十萬戶,封稱文信侯。一個商人交結

所犯,籍吏民,封府庫,而待標軍(按指項羽)。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也』。這就是劉邦統戰的大手法。再往下說到水滸上的宋江,他所以能領導那麼多的英雄好漢,闖蕩江湖,並非有什麼過人之才,即靠統戰手法。還有今聞人杜月笙,出身雖低微,但對抗戰反共皆有極大貢獻,故能名聞全國,甚至東南亞。何以至此?也就因他善於統戰,隨時隨地幫助人,故人皆樂爲其所用。他的統戰秘訣,即長於佈閒碁子,放長線。中共一方以凍餒人民血汗之錢爲餌,一方以支持各國共黨作威脅,這就是「統戰」,實在僅是拾古人一點牙慧而已,算不了什麼。

形勢上同是助人,何以有的稱燒冷灶,有的稱雪中送炭呢?這就全看施者的存心,有目的的,即燒冷灶,反之,即雪中送炭。此可以晉國介之推,與西漢蕭何兩人事蹟說明之。介之推追隨王子重耳流亡國外,艱苦備嘗,甚至割股爲王子療疾,中國傳統道德,是以禮義廉恥持身,以忠孝節義待人。介之推對王子的忠貞,決無不純潔意識企圖,只有忠義的信仰,認爲人臣者,理應如此。不料流亡十九年後,王子居然回國執政,就是晉文公,這眞是意想不到之事。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而及,結果竟與老女偕隱,被焚死於綿山。黃庭堅詩曰:「人乞祭餘嬌妻妾,士甘焚死不封侯,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坵」即詠此段故事。

次言蕭何,蕭何原爲秦時泗水岸刀筆吏,即相當一省政府秘書。劉邦只是一平民,不安分常滋事,鬧到官府,應受處分,蕭何卻常袒護之;不僅如是,劉邦任泗上亭長,蕭何仍常照顧他,後來劉邦因公務赴咸陽,當時泗水郡同僚皆送錢三百枚,而蕭何獨送五百枚,當時蕭何地位,遠在劉邦之上,蕭決無求於劉,然蕭何處處以偏袒劉?決非燒冷灶,應該是屬於雪中送炭之類。

觀後來呂太公一見劉邦,便把女兒許配他一事,想見劉邦相貌、性格必大有吸引人之處,否則蕭、呂決不會那樣喜愛他。誰料到,劉邦後來居然做了皇帝,於是蕭何便陞爲相國,呂老頭兒也就做了國丈。佛教人多種善因,善有善報,此之謂。

娼妓・「總理」・文妓

古鶴翔

明報的主筆確實十分機智,正如她的「總理」似的機智,值得喝彩,因爲她深懂「錦上添花」之道,更懂得「一石二鳥」的狐媚手段。

明報的主筆是男性還是女性?我不知道,用「她」字作代名詞的理由是從「娼妓」這兩個字聯想到的;當然,世界上也有「男妓」。

首先,我想爲「娼妓」一詞下個定義。在人們心目中,「娼妓」是以肉體給人玩弄,不顧廉恥的。雌的是妓女,雄的是男娼。

其實妓女出賣肉體給人玩弄固然無恥,有些也很可憐,特別是那些被生活所迫的妓女。例如爲了一斤糧票而出賣肉體的在大陸受難的女孩子,

理」的劉少奇說:「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接近失望了,經過幫助扶不起來。這個時候,還是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已經是眾望所歸了。」對於「眾望所歸」的林彪同志,爲什麼周恩來又鞭他的屍?

試問周恩來這樣做,究竟是「政治家」,還是「政治娼妓」?——娼妓的特色便是沒有節操,對誰都沒有眞心,見到阿甲便說「情」,見到阿乙又說「愛」,事實上愛的是鈔票!

「周總理」愛的是「權」,怕的也是「權」;對蘇聯老大哥是這樣,對「美帝」也是這樣;對劉少奇如此,對林彪如此,對江青和毛澤東也是如此。試問周恩來曾否關心過中國同

分巧妙,十分機智:一方面捧周,一方面醜化台灣。

查大主筆不但「機智」,其翻覆無常也十分近似「周總理」。她可以「左」,可以「中立」,可以忽「左」忽「右」。

她可以社評「左」,新聞僞,副刊「左」「右」「左」。——試問這種行爲,與「周總理」何殊?與娼妓何異?

大主筆說:「周恩來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中,始終堅持有利於國家人民的政治路線,主張安定,主張發展生產。中共的政策並非都好,然而周恩來總是站在較好的一面,反對較壞的一面;即使在不得不執行一個不好的

侯、名士，可以財者，厚遺結之；不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㈢鴻門之宴，救劉邦的爲首功臣是項伯而非樊噲，項伯何以救劉邦，因劉邦經張良的關係，對項伯先下了統戰功夫。劉邦一見項伯，便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

」是不講節操，不講廉恥，不講原則的。明報主筆心目中的「總理」是否這樣的人呢？他可以跟着毛澤東「一面倒，倒向蘇聯」，並且強迫中國女孩子陪蘇聯「老大哥」睡覺，也可以和「美帝」頭子乾杯；他可以讚美林彪並且攻擊提名任用他爲「國務院總

也許「周總理」的機智有如妓女，而查大主筆也十分機智，於是引爲知己？「周總理」巧妙地避過了大陸有無娼妓的問題，查大主筆也巧妙地不提這問題；「周總理」攻擊台灣，查大主筆也借「周總理」的口來醜化台灣。——這篇「社評」確實寫得十

抑或是周毛共同的決定？

第二：大陸陷共以來，「總理」一職都是周擔任的，查大主筆怎麼知道「好」的都是周的功勞，「壞」的都和周無關？如果共黨確有「壞的一面」，身爲「國務院總理」的人，究竟是否要負責？試問明報胡言亂語，主筆有無責任？



得失不驚其神

霍雲霄

星期六晚上，約好一位朋友到新界去看另一位生病的朋友，因爲這位朋友星期六是休息的，我在他下班前十分鐘到他的辦公室，準備先一起到附近餐室午膳，然後才去搭火車，渡一個充滿人情味的週末。

誰知朋友臨到離開辦公室時，接到老板一個電話，要他替老板到機場去接一位人客的飛機，到新界去的節目只得臨時取消了。

後來那位朋友告訴我，他在機場等了一個多鐘頭。飛機到了，並沒有那個人客在內，他到處打電話找我，卻找不到，我原來在看電影。我只得自己一個人到新界去，最失望的是白走了一場，那個生病朋友卻同一時間出來九龍看他。

對於我的朋友，那一天可說是失望的一天。他的失望，就是因爲他事先有一個計劃，可是一個生活在被動的環境中，個人的計劃，不論大計劃或一小計劃，有時往往給突然而來的客觀原因衝激，使計劃成爲泡影，結果獲到的是心理上的失意感。

朋友笑道：我如果像你這樣自由寫作，我就不再打工了。我覺得人生最快樂不過的是自己安排了一個生活程序，然後由自己逐步去實現，絕對不受外來人事的干預，不必理會那生活程序是有值價或沒有值價的，只要是自己控制自己，就不會有所謂打擊這回事了。

我笑道：你可知道有時寫不出稿子的時候，我又不得不羡慕你了，彼此哈哈大笑。

世界上不論什麼人，都沒法逃避失意感的，有些暴君之所以暴，就是因爲失意感在內作祟，作了暴君也逃不了失意感的衝擊，作普通人卻不必說。我如果說失意感是一種磨鍊，也許有人要發笑了。不過旣然沒有人能逃避失意的打擊，能迎接更多的失意，好好地與它打交道，作一個「得失不驚其神」的人，至少等到你成爲當權者之後，可保證你絕對不會成爲暴君，股票暴跌，也不必進精神病院。

當你做孩子時，看到任何合意的玩具，卻要父母購買，否則可以哭鬧不休，父母爲了害怕兒子哭鬧，一意對兒子採取「黃大仙」有求必應政策，這已經進入暴君教育的格局。這個孩子長大後，暴君時代已經過去，他雖然沒有條件再做暴君，但說不定會成爲無法與別人適應的人，或者是不擇手段之人，像奧遜威爾斯導演的「大國民」的主人翁，永遠成功，永遠孤獨，永遠失意，永遠使人對他敬鬼神而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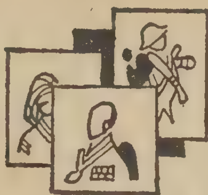
作爲一個「得失不驚其神」的人，這份奇妙的修養絕對不會是從娘胎來的，也不會是從教育得來的。而是從他在冷酷的現實世界受過多少次衝擊而來的。沒有足夠的失意衝擊他，他就不會修成正果。

有時從報上看到明星自殺的新聞，覺得很可憐。有些明星自殺死了，轟動一陣子，然後什麼也沒有了，有些明星在自殺時給從鬼門關上救回來，因爲死不了，人們會說他是爲了自我宣傳而故意扮演自殺的。

自殺死了不必說，自殺而給救回來的並不快樂，可能要受多一層打擊。有些禁不住失意感的衝擊而吃安眠丸成習慣，成爲慢性自毀。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不願意將失意視作一種意志的磨鍊，不願意修練一份「得失不驚其神」的功力。陳希夷心相篇上的「得失不驚其神」的下一句是「非大富必須大貴，壽更可加。」想來是有道理的。

只有「得失不驚其神」的人，才能冷靜地分析失意的原因，絕不不會根據自己情感一時的衝擊而去作不適合實際的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文明歷史是人類對一連串的挑戰與反應造成的，我說對於任何的挑戰與反應，仍然要加上「得失不驚神」才算是十全十美。

人物春秋



唐太宗

有唐一代，雖由李淵受隋禪而有天下，但如果沒有秦王李世民的文韜武畧，那末，不僅不能擴展其勢力；甚至連中原地區也難以據守。何況唐朝建國不到兩年，與長安（陝西）相毗鄰的山西太原，已被當時的軍閥劉武周所佔領，關中岌岌可危，長安怎能長治久安？幸而李世民智勇兼備，親領三萬精銳，浩浩蕩蕩，冒着冬季的嚴寒天氣，沿着龍門（陝西韓城縣東北，分跨黃河兩岸，形如門闕，相傳夏禹導河至此，鑿以通流，故稱龍門）渡其黃河，正與劉武周的先鋒大將宋金剛的部隊相遭遇，於是雙方就展開了一場大戰。

宋金剛陣營中閃出一員大將，前來應戰；李世民親自率領了李勣（唐離狐人，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初事李密，後歸唐，屢建大功，授黎州總管，賜姓李；因避太宗諱，單名勣），程咬金、秦瓊、劉弘基、翟長懸、秦武通一班戰時將到陣前觀戰，回頭問道：「這員戰將是誰？」劉弘基道：「這是朔州人尉遲恭，劉武周的偏將，非常驍悍。」（按尉遲恭字敬德，善陽人，隋末歸唐，太宗在潛邸，引爲右府參軍，從征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屢著戰績，善避矟，每單騎入陣，敵刺之不能傷，太宗立，累封鄂國公，卒諡忠武）李勣、秦瓊、程咬金輩，都是李彌的舊將，剛歸唐不久，聽到劉弘基說尉遲敬德如此厲害，心裏有些不服，都爭先跟他交戰。李世民喚李勣出馬，李勣躍馬接住尉遲恭厮殺，鬬了半個時辰，兩人愈戰愈勇，李世民下令全軍掩殺過去，宋金剛和尉遲恭便敗退了幾十里。

唐軍乘勝追到柏壁（山西新絳縣西南，後魏時曾置柏壁鎮，唐太宗破宋金剛於此），李世民才停止追趕，就在柏壁建立堡壘，堅守不戰。宋金剛幾次引兵挑戰，李世民都按兵不動。就這樣相了兩個多月，到了武德三年（六二〇）的春天，宋金剛因爲師老無功，而且糧道又被切斷，軍隊大部變爲餓兵，始稍稍地移軍北撤。李世民早就留心着敵人的動靜，這樣他望着宋金剛營寨上的旗幟特別整齊，則不禁跳躍地說：「宋金剛必然走了，這是一座空營。他恐怕我軍追趕，故意佈下疑陣，遍插旌旗，來虛張聲勢的！」因而李世民立即下令，全軍晝夜兼程追擊。

唐軍於一夜之間，使用強行軍達二百餘里，趕到鼠雀谷，他們大多都是輕騎，沒有携帶糧草輜重；李世民所有將士們，這時候都已饑餓了，可是，唐軍仍不讓宋金剛喘息，揮軍向鼠雀谷猛烈衝殺。宋金剛部便不得不放棄其輜重，而向東北面拚命突圍。李世民站在高地上望去，見尉遲恭給宋金剛殺開一條血路，脫身逃走，他急忙親自引軍前去會合，又把宋金剛包圍住了。但是，猛勇的尉遲恭，企圖回馬殺入重圍，卻被李勣攔住厮殺。這一天從早上一直戰到入夜，雙方衝殺了八次，宋金剛

降，便與尋相等人出城歸降了。這時的唐軍節節勝利，乘勢北進太原，劉武周和宋金剛聞風喪膽，遂放棄了太原，投奔突厥，後來都遭突厥人所殺！李世民便完全收復了山西。到了這年秋天，李世民的大軍，又從長安東征在洛陽稱帝的王世充。秦王府的戰將李勣、李靖、屈突通、程咬金、秦瓊、尉遲恭等全體出征；此外，還帶同謀士薛收、蕭瑀等隨軍策劃。同年（武德三年）八月間，唐軍推進到河南青城宮；王世充見唐兵勢大，不敢出戰，勒馬回去，立即修了一封書信，派人帶去河北，向竇建德（隋漳南人，大業末，被誣通賊，乃攻據饒陽，自稱長樂王。宇文化及弑煬帝，建德討誅之，越王侗封爲夏王。及王世充廢侗，乃稱帝，國號夏。入唐，秦王李世民討擒之，斬於長安市），請兵援救。就這樣使唐軍和王世充在青城宮相持了半年，到武德四年（六二一年）二月，王世充回洛陽去，青城宮的守將便向唐軍投降。李世民佔領了青城宮，繼續東進，大軍雲集洛陽北郊的邙山，因此，洛陽便被唐軍包圍了。

在被唐軍包圍中的洛陽，居民沒有糧食，取泥土滲些米屑做餅來充饑；而王世充屬下有些官員，也被活活餓死。但王世充卻恃着城池堅固，拚命死守，盼望竇建德的援軍到來解圍。唐軍每日攻城，都沒有攻破，而城廂內外被戰死的屍骨，則已堆積如山！李世民有一天正在營帳裏籌劃軍事，謀士蕭瑀忽然進來向世民低聲報告說：「竇建德領了十多萬兵馬來救王世充，前鋒已經抵達陽翟（古夏禹封地，春秋時爲鄭櫟邑，戰國時曰陽翟，爲韓都，秦置陽翟縣，後魏兼置陽翟郡，隋廢郡留縣，明時縣廢，故汾即今河南禹縣），大王知道否？」李世民點頭道：「你的意思怎樣？」蕭瑀表示：「如果不能立即拿下洛陽，那末，竇建德的十萬大軍卻排山倒海般殺來，依我看不如暫時撤兵，才是上策。」

李世民回頭又問另一位謀士薛收：「蕭先生所說，你同意嗎？」薛收則搖頭說道：「不行，王世充雖然固守洛陽，但他的兵馬都很強悍，目前不過缺乏糧食罷了。如果唐軍撤退，讓竇建德與王世充會合起來，竇建德勢將河北的糧食接濟王世充，那時要想平定中原，就遙遙無期了。現在只能夠向東進兵，據守虎牢關（在今河南省滎醉縣西北，汜水縣之西），是迎接竇建德遠道兼程而來的西進援軍，並將它在半路上擊敗，那時候，王世充失去了外援，也很可能不戰而自敗了。」李世民本來就不願撤退，他便採納了薛收的策劃，留下少數部隊圍困洛陽城，抽調了主力軍而向虎牢關進發。

竇建德的龐大兵力，被唐軍阻遏在虎牢關以東，不能西進，軍心逐漸渙散，李世民這才派遣眾將引兵迎戰，他自己帶了大隊精銳騎兵，衝進了竇軍的陣營裏去。竇建德剛才與一羣僚屬在黃羅傘下飲酒，急忙應戰，陣容已經大亂！唐軍中的秦瓊，挾着一面大旗，衝到竇軍的陣後，豎立起來；竇軍看見換了唐軍旗幟，馬上崩潰了。這一仗，唐軍追殺了三十里，俘虜了五萬多人；竇建德在亂軍中受了重傷，逃到牛口谷，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唐將白士讓和楊威武活捉過來了！李世民消滅了竇建德內勢力，回師攻擊洛陽，王世充計窮力竭，只好命部屬將自己綑綁起

治武功

胡蔭之

北。武德五年（六二二），李世民再次東征，打得劉黑闥僅剩下了二百騎兵，逃回東突厥（種族名，其先爲平涼雜胡，匈奴的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大武滅北涼，阿史即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山狀似兜鍪，其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隋、唐之際，其勢漸強，奄有漠北地，分爲東西二部。後爲回紇所滅，其餘衆轉徙於中亞、西亞各地，後有別族曼託鄂者，入小亞細亞，明時滅東羅馬而建土耳其）頡利可汗不甘心失敗，隨即親自率領大隊騎兵，向關中入侵，又在汾州（即今山西汾陽縣），給李世民打得大敗，覆沒了五千多人，就只好在其附近掠奪了一番，撤兵逃回。（可汗爲西越國主之稱，唐書突厥傳：「可汗猶單于也。」按回紇、突厥、蠕蠕諸族稱其君主，都叫可汗，後世蒙古、突厥亦稱其君曰汗，蓋可汗之畧稱。）

李世民迭次擊退了東突厥的進犯，秦王府的軍威眞是煊赫一時！當他凱旋長安的時候，皇太子李建成對世民的軍功，非常嫉妬；尤其聽到大臣魏徵的情報表示：「皇上（李淵）因爲秦王屢立大功，已經當面答應皇位傳給他了！」因此，太子更懷恨在心。終於武德九年（六二二）六月間，皇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利害衝突，宣告爆發了！在六月四日那天上午，李世民在一班謀士的幕後安排下，認爲「先下手爲強」，於是由他親自率領着甲兵，埋伏於玄武門內，乘着皇太子李建成和齊王元吉上朝的時機，一舉將他兩人捉住砍死，做得十分乾淨利落！皇太子手下的衛隊，曾經跟秦王李世民的甲兵在玄武門外，發生了猶烈的衝突，幾乎導致內戰，但結果終被李世民殺散了。

高祖李淵眼巴巴地看見太子建成及四子元吉都被殺光，不禁大吃一驚！只得給李世民做了皇太子。這情形的發展，也像隋煬帝一樣由次子奪得太子宮；所不同的是隋楊廣並未殺兄而是以智取的；但倘若唐高祖李淵不識時務，則弑父自立的歷史，也可能重演！所以李淵於同年八月宣佈退位，讓給李世民做皇帝號稱唐太宗。

貞觀三年（六二九年）的冬天，李世民發兵征伐東突厥，派兵部尚書李靖，總督李勣、張公瑾、柴紹、薛萬徹率領着十多萬大軍，取道山西、甘肅，向北挺進，兼程突襲頡利可汗的營帳。頡利可汗在濛霧裏聽得馬嘶人喊，發覺是唐軍掩殺過來，慌張地急忙跨馬逃走了！可是十幾萬突厥兵抵擋不住突如其來的襲擊，人馬自相踐踏，死的死，降的降，全部潰散。頡利可汗帶着幾十名殘兵敗將，企圖逃往甘肅，夜晚則躲藏在荒山谷中，被唐軍的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獲，將這位突厥國王解返長安，獻給唐太宗，轟動一時！同時，雄踞大漠南北的東突厥覆滅了，唐太宗的聲威，也震動着陰山到大漠之間的各個民族，這些部族，紛紛向強大的唐朝歸降。他們見到唐太宗李世民，不禁用尊敬的稱號喊道：「天可汗！天可汗！」

至貞觀六年，因爲連年豐收，國家富足，有些朝臣要頌揚唐太宗的威德，請他仿效了古代皇帝，到泰山去舉行祭告天地的「封禪」大典，讓老百姓看到成千上萬的官吏伴着聖駕前去封禪的巨大排場，使他們知道皇上是「受命於天

殘破，到泰山去封禪，沿途又要耗費多少州縣的財帛啊！」唐太宗醒悟過來，停止了東封泰山的巡遊，並且笑着對魏徵道：「有人說你對我的態度很疏慢，但在我看來，你卻溫和有禮得很呢。」

貞觀九年（六三五）西域吐蕃（西藏）的國王棄宗弄贊，率領二十萬兵，向唐朝的松州（四川松潘縣）侵犯，唐太宗只好調派侯君集的軍隊前往阻擊。這一仗擊斃了吐蕃軍一千多人，棄宗弄贊退回吐蕃（今西康一部），並派了使臣來向唐朝謝罪；另外卻表示仰慕唐朝人物俗秀，請求唐太宗將公主嫁給他，兩國結爲盟好，唐太宗答應將文成公主下嫁給他。到了婚期，太宗派大臣王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出國，送到黃河的河源地方，在那裏築了一間別館等候迎接，棄宗弄贊帶了公馬到來迎親，看見漂亮的公主和中國的服飾，滿懷歡喜；他特別築了一座城，城裏建立宮室來給文成公主居住。文成公主不習慣穿吐蕃的服服，棄宗弄贊也就仿效唐人，用紈絹來做衣服。他還派遣貴族子弟到長安研讀詩書，吸取唐朝文化。太宗也派一些讀書人到吐蕃來講學，並派了造紙筆和造酒的工匠去。

太宗一面和吐蕃通好，一面抽出兵力派侯君集攻破高昌，將高昌三州五縣二十二城地方，建置爲西州。貞觀十六年（六四二），西突厥的乙毗咄陸可汗進犯伊州（新疆哈密），被唐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唐兵接着伸展到天山南路，統轄這一地帶。

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唐太宗出動二十萬人，向高麗進攻。高麗兵緊緊地寫着安市城，而不出應戰，藉以疲困唐軍。唐軍久攻不下，到了同年九月，糧食就要完了，不能繼續進攻，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在回軍時，乘便轉移兵力，襲擊漠北強大起來的薛延陀部落，並取得勝利，將唐朝版圖，擴展到漠北去了。

太宗雖未征服高麗，但卻震動了過去跟百濟（古國名，亦號百殘，東漢扶餘王仇吉台之後，南至馬韓之地，建國，因以爲家濟海，故名）勾結的日本，使它傾慕唐朝的聲威。貞觀二十年，日本大化天皇實行政治革新，特別派了許多貴族子弟到長安來留學，研究唐代的均田制，賦稅制度，回去仿效施行，還研究唐代的詩書經籍，來發展他們的文化。長安的國子監，爲唐朝的最高學府。這時國子監的學生多達八千餘人，裏面不僅有唐代的貴族子弟，還有日本、高麗、百濟、新羅、吐蕃以及西域各國的留學生。新羅人歡喜改穿唐式的服裝，他們精密研究中國的文化、曆法、醫學、歷史、文學和儒家經典；尤其愛好唐人的詩歌。

毫無疑問地，唐太宗李世民，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傑出的帝王，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將大唐帝國建成一個統一而富強的國家，有遼濶版圖，輝煌燦爛的文化藝術，在當時亞洲各國中，大唐帝國有很大的聲威。當時的中國商人去到外國，被通稱爲「唐家子」，直到於今，還稱自己爲「唐人」，稱祖國爲「唐山」。



火種

[三十一]

林學政

林宇民沒有辦法，很勉強的吃了下去。

那天他把王先永的稀飯領了來，想把他扶坐起來好餵他，他搖搖頭，指點着林宇民，示意要林宇民吃，他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林宇民悲從中來，鼻子一酸，眼淚簌簌的滴了下來。

「組長，你這又何苦呢！」

王先永牽動了一下嘴角，對他搖一下頭，又看看外邊。

林宇民能夠了解他的意思，他要林宇民別哭，給人家看到不好。

林宇民眞是難過極了，恨不得能放聲大哭一場

晚上，林宇民澈夜未眠，起來好幾次，看到王先永很平靜的躺在那裏，摸摸他的額頭，還是熱的，聽聽他心臟，還在微弱的跳動，有一次，林宇民去摸他的手，他還是有知覺，微微轉動着自己的手，似乎在告訴林宇民說：

「放心，小林，我還活着。」

林宇民一直握住他的手沒有放。

到拂曉，林宇民實在太睏，不知不覺的放開他手熟睡了。

起床的號角聲驚醒林宇民，他猛的坐起身子，去摸摸他的頭和手，已經變成冰冷。

黯弱的燈光下，王先永的睡容是無比的莊嚴安謐，他睜着空洞而毫無光采的眼睛，像是他活着定定的注視着屋頂，如若在期待着一個永遠無法得到的答案。

有一股強勁的力量，衝擊着林宇民的心靈，他受到極大的震撼，血液在沸騰、咆哮。這是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殉身於眞理的追求與尋覓中，他們以爲已經找到了它，但所得到是幻滅、死亡。擺在眼前的，就是這樣一具備受苦難屈辱的遺骸……

眼淚像斷了線的串珠，滴在王先永沒有生命的臉孔上；林宇民伸出手指輕輕闔上他的眼皮，把它按住，喃喃的說：

「組長，你安心的去吧，我會永遠記住你說過會活下去的，活下去做歷史的見證人，直到那個時候到來……」

他放開手指，王先永的眼睛闔上了，看來顯得更安詳。他用自己當作面巾的布片，拭抹王先永的臉，拉直了縮在胸口的破汗衣。然後，他擦乾自己臉上的眼淚，走下床來，去找馬偉才。

就在這短短的一刻鐘，他突然覺得自己變得非常冷靜與理智，兩日一發的寒熱，也好像霍然而癒了，似乎是一種很奇怪的想法，他感覺自己身體裏面有種新的力量萌長了出來。

他沒有死，林宇民想，他在我心裏復活了。

營舍門口，他碰到了馬偉才。

「馬幹事，王先永今天早上死了。」

「唔，老是拖着，我還以爲他死不了呢！」

馬偉才到病號組門口，向裏面看了一眼，漫不經心的說：

「叫特教組抬去埋了。」

「馬幹事，我的瘧疾已經好了，今天可以參加勞動了。」

馬偉才拿眼睛打量着他，好一會才點點頭說：

「好吧，你跟你們的生產小組長說去，要他到伙房給你領乾飯。」

林宇民要求幫特教組的人一塊兒去埋葬王先永，他原以爲不會允許，想不到今天馬偉才心情特別好，竟准了他。

特教組的小組長自從石斌死了之後，由一個叫馮東山的接充，崇安人，本來在山上做土匪，內戰時由黨收編，解放後在省公安團裏面當排長。他雖然在革命中「薰陶」了七八年，依舊沒有改變他佔山爲王時的土匪氣質，強橫霸道，動不動的拔槍殺人，還霸佔了一個幹部的老婆，這才被遣送勞教。

馮東山接了石斌的棒，不過他還是沿襲了楊慶山時代的小組傳統，他的「教育」方法，着於使用於拳頭上面，而且是只打不罵，他懶得跟人嚕嗦，眞正地發揮了「教育」效能，把組裏幾個人都打服了。

吃過早飯，該出工的人都被帶去田頭，馮東山

嚷道：

「是誰翹了辮子？」

躺在門口床上的是另一個患着嚴重水腫病的老人，他也是氣息奄奄，只賸下一口氣了。大概是裏面光線比較暗，馮東山用手一指，對帶來的人說：

「還站在那裏幹什麼，動手啊！」

他們走過去拉動病人的手，他呻吟了一聲，轉過頭看看他們。

「不對，組長，不是這個……」

這時，林宇民匆匆趕了來，他的飯領得遲，又做了一塊寫着「王先永之墓」的木牌，來晚了一步，連忙對他們說：

「你們弄錯了，是躺在裏面那一位。」

馮東山不高興的咕嚕着：

「誰要他自己不說，他媽的，死了還頑固！」

兩個人跳到床上，在王先永屍體旁邊攤好草蓆，開始搬動他。

林宇民上去幫忙，對他們求告似的說：

「請你們輕一點……」

馮東山在一邊瞪着他。

「什麼輕點重點，眞見鬼，你怕弄痛不成！快點，我們還有別的活兒要幹呢！」他說着走近床沿，忽然做了一個手勢，要他們先停一下。他伸手去扯了一下穿在王先永身上的汗衫，不道嘶——的一聲，扯了個很大的洞。他皺着眉頭，很不高興的說：「你們還等什麼，快點呀，他媽的，連一件汗衫短褲也不留給人家！」

他們把王先永的屍體放在草蓆上，包了起來，上下用草繩紮住，抬着下床，然後以蔴索絡在草包上，用一根粗竹槓子抬着走了。

墓地在離營舍不遠的右側小山坳的坡地上，林宇民還是第一次來。

約摸有二三十個小小的土堆，每個土堆前面都豎着一塊寫着名字的木牌，以備萬一有他們的親屬來領回遺骸時，不致弄錯了人。這不是場裏規定要這麼做的，而是起先死亡者比較接近的伙伴想到了這問題，才這樣做了，以後大家就沿着照做。其實有沒有木牌都是一樣，從來沒有那一個家屬來認領遺骸，那麼遠的路，誰也化不起這筆運費。

有些木牌上的字跡，已被雨水冲刷得難以辨認，有的木牌已倒落一邊。

由於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墳堆隨着向裏面發展。當他們小小的隊伍從墳堆中進去，走在前面的馮東山把倒在地上的一塊木牌，踢到一邊去。

林宇民走在最後，他彎腰檢起木牌一看，上面寫着：

吳樹春之墓

一個癟瘦乾枯、用布條子把近視眼鏡掛在耳朵上的老頭子的形象，立刻在林宇民腦海中映現。一位極有造詣的農業專家，他的一生所留下來就是這樣一塊木牌，林宇民心裏感到一陣抽搐，天吶，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啊！

他想把那塊木牌子，插回原來的墳堆前面去，說不定吳樹春的家人有一天會來找他。但是林宇民拿着木牌感到茫然，好幾個墳堆前的木牌子都倒落星散一地，他不知道把木牌插在那個墳堆上才是。

林宇民嘆了一口氣，把木牌放在墳堆中間，如基督教中所說，人來自泥土，歸向泥土，不管怎樣，吳樹春已回到他來的地方去了，又何必分這堆泥土是屬於誰的呢。

他們已經把王先永的屍體放在地上，動手在旁邊空地上挖掘泥土，林宇民連忙跑過去幫忙。不到一刻鐘，一個五尺多長，一尺多寬，尺把深的坑挖好了。

林宇民想挖得更深一點，請求他們道：

「謝謝你們兩位，死了的是我們三組的組長，是不是可以挖得最深一點？」

「老王我們認識，沒有問題。」

挖的兩個人都同意了，多挖少挖反正是那麼回事，有什麼不可以呢！可是馮東山不知道爲什麼生氣了。

「反動先生，右派同志，這裏沒有狗來吃，晾在地上也不打緊，又不是埋你自己，你嚕嗦個鳥！你們三組的組長怎樣了，你怎麼不申請葬到北京烈士公墓裏去？你們快點給我把那臭東西丟下去，再擺混帳主義，我把你們三個一塊兒活埋了！」

他們把草蓆放進坑裏，又把挖出來的土掩蓋上去，用不到幾分鐘就完事。

林宇民想把蓋在上面的土用鋤頭壓實，但是另一個背着馮東山的伙伴，在給他打眼色了，林宇民遲疑了一下，馮東山發作了。

「你這個傢伙準是資產階級，還想講排場呀，你怎麼不給這個臭東西開個吊，搞個追悼會？給我當心一點，過幾天我替你埋時，就把你晾在露天餵鳥。走！你眞是在找死！」

馮東山口沫四濺的準備向他走來，他只得把木牌用力往墳堆前面的地上一插，向着回去的路上走了。

「再見了，我的朋友，我的同志！」他回頭深深看了一眼，在心裏說着：「以後再也不會有人像你這樣的來關心我，教導我了，只要我能活着，我會把你的生命傳播開來，像血清疫苗一樣，注射到每個可憐的傳染患者身上去。這是你的願望，我會盡我的力量去做，但是你是知道的，組長，我有多少機會呢！我不能把你的後事辦得更妥當，我沒有辦法，不過這反正無所謂了……」

他們小小的行列又由「班長」押着回到營舍裏去。

馮東山起勁的在搜查王先永留下來的遺物，這些東西應該由馬偉才收存保管，將來要發還勞教分子家屬的。可是有些勞教分子沒有親屬，有的有親屬卻失去連絡，即使沒有失聯絡的也肯定不會爲了領回一些破爛東西，專程來跑這躺遠路了。這些東西馬偉才看不上眼，就要負責埋人的特教小組小組長拿回去處理；久而久之，這變成了慣例。馮東山是什麼東西都要，連屍體上的衣服也剝，可是這趟差使他十分懊惱，王先永早在知道自己無望時，把所有可以用的東西，分送給組裏的人了，賸下的是一個木頭面盆和竹罐子牙缸。

馮東山的火光了，踏着腳，拉開嗓子罵着門。

「不行，他媽的，我要跟馬幹事研究一下，這班混賬搶刼了我的東西，我要他們知道我老馮的厲害，王八旦！」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共軍在大別山區還有一個堅強據點，自名爲中原軍區，「司令員」是李先念，這是共軍中一支孤軍，一九四一年新四軍在皖南叛變，中共下令重組「新四軍」，任陳毅代理「軍長」，張雲逸代理「副軍長」，下分七個「師」，李先念一股編爲「第五師」，但李先念與陳毅中間隔得太遠，並未聯在一起，以後勢力逐漸澎漲，自稱中原軍區。

李先念一股所盤據的地區正是當年張國燾、徐向前「紅四方面軍」盤據的豫鄂皖邊區，李先念又是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潛回老巢活動自然駕輕就熟，所以勢力澎漲很快。

勝利後，政府撤銷了原來的戰區長官部，中原地區設了兩個綏署，一在徐州，一在鄭州，徐州綏署主任薛岳，鄭州綏署主任劉峙，綏署以下設綏靖區，當時屬於鄭州綏署指揮，與大別山方面戰事有關聯的是第五綏靖區司令官孫震，第六綏靖區司令官張軫，孫震是川軍名將，所指揮部隊皆川軍，抗戰八年川軍戰績最優，川軍出川高級將領也都義無、王纘緒都擔任總司令，且兼各戰區副司令長官，另一高級將領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官李家鈺且在陝縣陣亡，爲抗戰八年陣亡兩個總司令之一，另一位便是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

勝利後國軍本來有計劃進剿李先念股，以當時兵力，原可以包圍剿滅，但剛一發動，馬歇爾主持之軍事調處執行部又出面干涉，邀集雙方代表在豫南羅山簽署羅山協定，規定雙方就地停戰，但共軍根本就未遵照停戰協定，仍然擴充兵力，伺機竄擾。

當時共軍中原軍區李先念所部第一縱隊（王樹聲）、第二縱隊（文建武）、河山軍區（韓東山）、長江軍區（張體學）、江漢軍區（賀炳炎）約五萬之眾，盤據信陽東南宣化店及應城西南，與平漢路南段東西兩側地區；不遵守羅山協定，擅自竄擾襲擊國軍，破壞平漢路南段，進而威脅漢口。鄭州綏署爲確切保障平漢路南段及漢口之安全，初以第五綏區所屬整第四十七師，位於光山、羅山間，整區所屬整第六十六師位於禮山、信陽、花園間，整第七十二師位於經扶及其東西各附近，對宣化店共軍，併力封鎖。以整第七十五師位於應城及其以西附近地區，整第十一師之第十八旅，位於汈汊湖東西各附近地區，協力對應城西南附近共軍監視。旋共軍主力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起，陸續在宣化店以西地區集結，企圖分股進犯；鄭州綏署決以有力一部，扼守高城、棗陽地區，主力索共軍主力，包圍於桐柏、大洪山地區，予以殲滅。

依據作戰方針之部署：

一、整第十五、整第十一（欠一旅）整第六十六師，各以主力卽由現地向棗陽、大洪山地區猛烈進擊；並以一部挺進桐柏，防共軍北竄。

二、整第四十一師卽以一旅轉用襄陽，擔任該地之守備。

三、整第三師卽配備於高城附近地區，竭力阻共軍西竄，必要時可向棗陽行逐次抵抗，以待我追擊部隊之到達，夾擊該共軍而殲滅之。

六月二十九日，被國軍監視於羅山、光山、商縣、經扶、應山、新店間地區共軍，開始分股竄犯；其一部（第一縱隊）約八千餘眾，由王樹聲率領，於花園以北之王家店附近越平漢西犯；經國軍整第六十六師及第七十五師之一部，於應山南趙家棚附近併力夾擊後，續竄陷宜城，並渡過襄河；復爲國軍空軍猛烈轟炸，與國軍各部於流水溝及南漳附

馬河，流竄於川、鄂邊境之竹谿附近地區；另一股約五千餘眾，由張體學率領，與黃安、黃梅各附近之第二獨立旅、保七團等相呼應，分股向東南之麻、黃地區竄擾。經國軍整第七十二師、整第四十八師各一部，於滕家堡附近夾擊，傷亡甚眾，大部潰散；餘約三千人，由皮定鈞率領，竄經霍山北、壽縣東南附近，於七月中旬越津浦路明光站東竄，與蘇北共軍合併。

六月三十日，共軍主力由李先念親自率領，經由柳林以西竄犯；國軍整第十五師及整第六十六師主力，當即予以阻擊，激戰甚烈。在光山、經扶、羅山線上之國軍整第四十七師、整第七十二師及整第四十一師，因受調處執行部羅山協定之限制，未能協力夾擊，以致除一部共軍約六千餘眾為國軍阻擊回竄，爾後陸續殲滅外；其主力一萬五千餘眾，終於七月一日衝過鐵路西竄。

七月三日，越平漢路西竄共軍，經整第三師之一部在高城附近堵擊後，七日竄至棗陽以東興望集附近，再為整第三師主力猛烈堵擊，傷亡慘重，乃與原據路西之第四獨立旅合併，渡過唐河、白河，續陷新野，旋為整四十一師堵擊，及整第三師進剿，在東西夾擊下，傷亡潰散者達六千餘，除一部約二千餘，於九日竄至老河口東北地區，為國軍於十一日將其包圍殲滅外，餘七千餘眾向鄧縣、內鄉方面逃竄。

七月九日晚，竄渡唐河、白河逃向鄧縣、內鄉共軍，分竄鄧縣東北之賈宋及西南之厚坡等地，經國軍第一二四、第一二五旅由內鄉，整第三師由鄧縣夾擊，乃向內鄉西南逃竄。復為國軍於十一日至十二日馬鐙附近堵擊，遂狼狽向淅川方面渡丹江逃走。

七月十五日，我鄭州綏署為期將竄渡丹江共軍殲滅於鄂、陝邊境山區，除令整第三師、整第十五師跟蹤追擊外；並以第一戰區所屬之整第十九師在紫荊關佈防，阻共軍西竄。十七日，該股為第一二四、第一二五旅跟蹤追擊，與扼守紫荊關、南化塘之整第九十師，及整第三師協同東西夾擊，自十七日激戰至十九日，共軍不支突圍西竄。二十日，復為整第三師及整第一旅於趙家川附近截擊，二十二日又為整第一旅及整第七十六師之一團在王山坪一帶阻擊，傷亡慘重，繼續向西潰竄。

自共軍於丹江西南地區為國軍擊潰後，國軍指揮部曾令第一戰區所屬整第七十六師及整第九十師之第六十一旅各一部，於漫川關、馬家店、山陽間層層佈防；另以整第三師主力啣尾猛追。二十二日，共六千餘眾竄據馬家店附近，迄二十六日，經國軍各部猛烈夾擊，傷亡慘重，殘餘僅二千餘，經高壩附近北竄。

七月二十八日，經高壩附近北逃共軍，經國軍壓迫後，由商縣、山陽間鑽隙西竄，國軍為澈底殲滅該共軍，除以第四十一師及第十五師繼續追擊外，更令胡宗南指揮所部積極堵剿。連日為整第十九師之第一旅於紅岩子附近追殲；迄八月四日，復為我整第三十六師，整第七十六師各一部，於雲蓋寺附近阻擊後，七日晚，該股分兩部向寧、陝西北及西南逃竄。

八月十四日，經寧、陝西北逃竄共軍約一千五百餘眾，經四畝地竄抵鄜縣東之槐牙鎮，企圖渡過渭河，經整第三十六師及整第九十師各一部堵擊，不逞；十八日竄抵安河寺（寶雞南三十公里）復為國軍各部痛剿。十九日晚，竄至陳家岔，與經寧、陝西南逃竄共軍一部會合後，經東岔河（寶雞西南四十公里）渡過渭河。二十二日晚，抵隴縣西之馬鹿鎮，為追擊各部猛追，及整第三十六師之一部與騎兵第一旅由西蘭公路嚴密堵剿。共軍乃折由崇信北竄，二十八日竄抵高壩鎮（涇川東八公里），遭第九十師之一團截擊，僅殘餘約六百人，因得隴東共軍之接應，遂於三十日會合回竄陝北。另經寧、陝西南逃竄約六百餘共軍，於十二日竄抵華陽，十五日經流壩東北之江口鎮，經國軍阻擊後，分一股與西北股會合；殘餘於二十二日晚在徽縣、兩當間，為整第三十六師之一部猛烈堵擊，及二十八日於清水、化平間為騎兵第一旅之一部猛烈阻擊後，遂向陝北方面潰竄，戰鬪至此告一段落。

是役，共軍傷亡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名，被俘二千八百四十八名；國軍傷亡官兵一千一百七十七員，失踪六十八員。損耗步槍六枝，機關槍十二挺，發射筒二門，擲彈筒一門；鹵獲步、騎槍三千七百零八枝，手槍一百九十五枝，衝鋒槍八十一枝，火砲十七門，槍榴彈筒一五零門，發射筒十一門，修械機一千一百八十部，電話機十二部，手搖電機二部。

按大別山區，東起豫、鄂、皖邊境，經桐柏、大洪、伏牛、武當、終南等山脈，西迄秦嶺及隴右山地，為黃河、長江間山岳地帶。共軍據此以為中原軍區之根據地，可北出黃淮平原，以擾中原，南下武漢，以窺兩湖；西進隨、棗，以控荊、襄、並可切斷平漢路中原之大動脈。此一地帶，不便國軍大軍之運動，卻利共軍之流竄。共軍憑藉此有利地形，破壞羅山協定，從容集結兵力，自由選擇時間地點，向平漢路以西竄犯；國軍以格於停戰命令，未能爭取先制，致虎兕出柙，遺禍山區。當其分向東西竄犯，雖經節節堵擊，不斷窮追，終未能掃數緊殲；於牽制國軍兵力，影響主力之作戰實大。而殘餘鑽隙竄回陝北，一部竄入蘇北、豫、鄂、陝、川邊區共軍，利用山地蔓延滋長，實皆本次戰鬪之失。在戰鬪遂行中，國軍雖掌握絕對優勢之兵力，形成包圍之態勢，但合圍而不能合擊；躡追而未能超追。堵剿截擊，發生空隙；隘口地障，未盡控制。判斷共軍逃竄之方向，尤未能預以有力之一部，形成嚴密警戒；主力機動控制，適時予以殲滅之打擊。在內鄉以南之戰鬪，國軍能適宜運用地方團隊協力堵剿，致共軍未能竄入伏牛山地；及由李官橋渡過丹江，此皆配合地方武力守備之成功。獨惜此種協力，未能普遍運用。

中國抗戰實錄

【66】

中華民國的誕生

輪船溯長江而上，於二十八日到達武昌，在武昌佈陣的革命軍和推進到漢口的清軍隔江對峙，正展開砲戰中。

湖北軍政府排列了軍樂隊在江岸邊的漢陽門迎接黃興。由漢陽門到軍政府沿途居民，鳴放爆竹歡迎。

當天夜晚舉行會議，決定出兵增援漢口，發動反攻，同時推舉黃興為革命軍總司令。反攻部隊由選拔自各機關，各部隊受過訓練的優秀士兵及戰鬪意志昂揚的學生一千多人所構成，用黃興的姓製作了大書「黃」字的軍旗。

清廷派馮國璋等反撲

革命軍好不容易有了總指揮官，自發難以來已經過了半個月，革命軍的士氣雖然因此而為之一振，但戰局卻進入了頗為嚴重的階段。

先是在十八日，清軍第八鎮統制張彪得到了由河南開拔來的援軍，並收容敗殘官兵，計約二千兵力發動反攻，由東北方面向西南推進，企圖奪支部造紙廠附近，但革命軍經過兩天激戰結果，將之擊退。

然而，清廷更於二十五日任用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策劃反撲。馮國璋指揮大軍沿京漢鐵路南下，革命軍在劉家廟迎擊，展開殊死戰鬪，但因被清軍的優勢火力以及四艘軍艦自江面上發砲助攻所壓制，而終於失掉了劉家廟陣地。

當黃興到達漢口的二十八日，戰火已經迫近到漢口市街北側沿鐵路一帶。

在清軍壓倒優勢的兵力之下，革命軍逐漸支撐不住，節節敗退；乃自武昌方面派來居正、蔡濟民、吳兆麟等人，指揮戰事，但都不能挽轉劣勢；三十日，鐵路北邊已經被清軍控制，連漢水對面的漢陽，也都暴露清軍砲火的威脅之下。三十一日，清軍企圖衝入漢口市區，但革命軍拚死遏阻，未使得逞。

黃興親率敢死隊上陣

黃興在戰局如此惡劣的時刻，於，視察陣地之後，為了要遏止士兵逃散，穩住陣腳，重整士氣，乃試圖發動一次猛烈反攻。

可是，比起革命行動更快的，是清軍方面已經搶先於一日上午六時展開了總攻擊。

這是決定漢口命運的一戰，黃興親自指揮敢死隊上陣。

他在日本學過劍術，手持日本軍人所贈給的日本刀，對部下高呼「退者斬！」——實際上曾經手刃數人。

但畢竟是眾寡不敵，在清軍重砲轟擊及機關槍射掃之下，首先是革命軍的右翼陣地於上午十時易手，清軍衝入市區縱火，革命軍全面潰亂。黃興撐持到下午二時，終於不得不發出撤退命令。馮國璋估量到掃蕩潛藏市區的革命軍非常困難，於是在全市縱火焚燒，出來救火的市民們，也有被清軍射殺的；烈燄延續三天，漢口街道化為焦土。

儘管如此，但革命軍的士兵們，還是以市區西邊的橋口為陣地，支持到第二天，下午六時才將防線移轉到漢陽。

這是一場慘重的失敗。

黎元洪登壇拜將

漢口為什麼會陷落到敵人的手中呢？

十一月二日晚間，乘輪船經過漢陽回到武昌的革命軍總司令黃興，在當夜舉行的緊急會議中討檢失敗原因，做了如下的結論：

新兵太多火力不足

一、革命軍新兵過多，難以指揮。加以軍官程度太低，多不站在前線指揮作戰。

二、革命軍士兵多在武漢附近招募，夜晚私自回家，戰鬪員因而減少。

三、火力相差懸殊，革命軍只有步槍，沒有機關槍；砲隊又只是山砲，砲彈發射出去不能開花；和清軍的「管退砲」（德製新式戰砲）比較，射程也差得多。

再加上清軍是久經訓練，著有名氣的北洋軍，秩序較佳，製備優良，及射擊準確，都超過革命軍；只是在突擊戰時的機動性較差，一聽到革命軍衝鋒喊「殺」！便望風披靡——革命軍之所能倚仗之處，也就只有這麼一點而已。

然而，在脆弱的革命軍方面，卻增加了一批可靠的援軍。



黃興夫人徐宗漢。

京滬學生趕來投効

正當漢口被清軍奪回的十一月一日，恰好有留日學生和在上海、南京的學生約三百人自動自發的乘日本輪船「大利丸」趕來武漢，他們都剪去了辮子，充滿着獻身革命的熱忱。

這些學生們的從軍狀況，在陳果夫（註：陳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浙江省吳興縣人，陳其美胞姪，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畢業，日本留學；歸國後，任黃埔軍官學校教官，受知於蔣總統，倚為智囊；其後歷任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政府主席、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一九五一年在台北病故。）的著述中留有紀錄。陳果夫當時二十歲，肄業於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在學堂裏和同班同學三、四十人組織同盟會分會，因被當局發覺，乃往上海，和宋教仁洽商之後，決定到武漢去從軍。現在摘錄他的紀錄如左：

「我們到了武昌，就去軍務部看部長孫武，他對我們說，漢口戰事不利，漢陽前一天兵變，無兵駐守……你們願意去漢陽嗎？於是，他就給我們一張手條。「又命該部發給我們一張護照，我們立刻動身……到達漢陽的司令部……晚上點查到漢陽的全部人員，總共不過三十餘人……守兵聽說漢口失守，譁變而散……」



自南京到武漢去從軍的陳果夫。

拜黃興為戰時總司令

漢陽的革命軍，面對強大清軍，簡直可以說是風前之燭。軍政府為了重建革命軍體制，乃於十一月三日重新任命在漢口戰役中曾任總司令的黃興為「戰時總司令」。

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效法歷史上漢高祖拜韓信為大將的故事，舉行登壇拜將之禮，將壇上豎立「戰時總司令黃」大旗，迎接黃興登壇，舉行盛大閱兵及莊嚴典禮。

於是，黃興乃掌握了湖北全省軍隊，負責指揮。司令部設於漢陽西門外昭忠祠內，軍事顧問之中，有萱野長知等日本人。

在這裏，我們得轉移一下視線，看看清廷方面的動態。

清廷猶圖掩飾苛政

在北京的清廷，得到武昌起義報告，是在十月十一日下午一時。

翌日（十二日），下詔解除自武昌「敵前逃亡」的湖廣（湖北湖南）總督瑞澂的職務，並命令陸軍大臣廕昌率領陸軍兩鎮（兩個師）負責鎮壓革命軍。同時，飭薩鎮冰指揮海軍、程允和指揮長江水師駛往湖北，協助廕昌的軍事行動。

當時，清廷是對失敗的責任諉由瑞澂一人肩責，詔命的內容是這樣的：

「此次已兵匪勾通，蓄謀久，乃瑞澂毫無防範，預為佈置；竟至禍機猝發，省城失陷，實屬辜恩溺職，罪無可逭。湖廣總督瑞澂着即行革職，帶罪圖功，仍着暫署湖廣總督，以觀後效。即責成該署督迅即將省城尅期克服，毋稍延緩，倘日久無功，定將該署督從重治罪……」

繼之，又於二十六日，下詔指斥擔當鐵路收歸國有任務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違法瀆職，激生變亂，加以「罔上欺民」之罪，予以革職，其內容如左：「資政院奏……據稱：禍亂之源，皆郵傳大臣盛宣懷欺蒙朝廷，違法歛怨，有以致之。該大臣手握交通機關，不惜專愎擅權，隔絕上下之情，於應交院協議，交閣議決之案，一切不顧……單銜入奏，罔上欺民，塗附政策，釀成禍階……又將施典章等所虧倒數百萬，棄置不顧，怨苦鬱結：……川亂既作，人心浮動，革黨叛軍，乘機竊發。該大臣實為誤國首惡：……盛宣懷不能仰承德意，辦理諸多不善。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着即行革職，永不敍用。」

為情勢所迫的清廷，就像蜥蜴斷棄尾巴一樣地陸續犧牲重臣瑞澂、盛宣懷，來掩飾清廷本身積年累月的苛政，以為自保之計。

在犧牲重臣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起用了一個人物——就是袁世凱。

實際說來，站在清廷那邊，但卻對於武昌起義的發生唯一懷有幸災樂禍心情的人，也就是這位袁世凱。因為這是他多年來企圖攘國家為己有的野心得以實現的時機到來了。

袁世凱趁機而出

袁世凱前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因擁有重權受到攝政王載灃的忌刻而被罷職，退隱於河南省彰德府洹上村。可是，軍機大機時代在北洋陸軍六鎮內所培育的潛在勢力，卻仍然健在不衰；他經常和在北洋陸軍中的部下保持聯絡，窺伺着再起的機會，對清廷中樞也還有其影響。像廕昌所統馭的南下部隊，就是由袁世凱的老部下們在指揮，清廷雖然授權廕昌為統帥，但實則是在袁世凱的遙控之下。

授給馮國璋的策略

當廕昌的部隊奉到開拔命令的十月十二日（一九一一年），袁世凱的心腹馮國璋（二十五日膺任第一軍總統）便密赴洹上村謁袁，請示機宜。

袁世凱授給的策畧是：「慢慢走，等等看。」照着這個話，南下部隊以準備出發而拖延時間，並沒有遵照廕昌的意旨行動。



上海女醫張竹君組織救傷隊到武漢去救護革命軍傷兵。

支那與倭奴

穆　超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稱中華民國為「支那」，稱中國人為「支那人」，引起我國朝野一致的不滿，認為這是日本人對我國的不友好行為。

日本人稱中華民國為「支那」，依善意的解釋，可能由中國的英文譯音而來。其直接原因，可能受法國稱越南（包括高棉及寮國）為「印度支那」（Indo-China）的影響。

西方人稱中國為China，據說是由「秦」字譯音而來，西方最早和中國的接觸，可能由秦代開始，在秦代以前不一定未和中國接觸；但是秦代以前的中國不是統一的。秦字的英文譯音是Chin；但是因為中國語文是單音語系，多音語系的西方人讀之或者不習慣，可能轉變為China，由一音變成兩音，延用至今。

日本人稱中國為「支那」，始於何時，雖然未加研究；但是一定是始於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因為在民國之前，日本人稱中國都是照朝代稱之，例如稱秦、漢、魏、晉、宋、唐、隋、元、明、清等。日本人稱甲午中日之戰為「日清戰爭」。中華民國成立後，日本人應當改稱「清國」為「中華民國」，或簡稱為「中國」。但是日本政府並沒有採取這個正常的途徑，而採取「支那」兩字，當然是不合理的。

中華民國成立後，日本人為什麼不稱為「中華民國」或簡稱「中國」呢？也有原因。民國成立後，我國國號雖然稱為「中華民國」，但是一般人都簡稱「中華民國」為「中國」，簡稱「中華民國人」為「中國人」，很少稱為「中華民國人」的，所以「中國人」的稱呼至為普通。

但是在日本的八個行政區域中，也有一個行政區叫做「中國」，即在四國之北，瀨戶內海的北岸。所以稱中華民國為「中國」時，致有和日本行政區域中的「中國」相混淆的情形，這可能是日本人避免簡稱「中華民國」為「中國」的原因之一。

最早記載日本地理歷史的書籍，不是日本人寫的；而是我國的「漢書地理誌」、「後漢書東夷傳」及「魏書倭人傳」等書。據漢書地理誌記載；當時日本有一百餘國，其中最強大的是由卑彌呼女王所領導的耶馬台，耶馬台後來改稱「大和」，讀音為Yamato，係耶馬台的變音，可能是今日日本天皇的祖先。

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文字，中國文字的正式傳入日本，是西曆二八五年，漢高祖的後裔王仁由朝鮮百濟向應神天皇呈獻的「論語」和「千字文」各一冊，自此先由皇室開始學習中國文字，並派遣使者至中國留學，至隋唐時代最盛。

其次談到「倭奴」（Ainu）問題，中國在漢代稱日本為「倭奴國」，漢代光武帝時代對倭奴國的朝貢使者授予「漢委奴國王」金印一方。漢代稱日本國為「倭奴」並不是沒有理由，日本的土著民族蝦夷族，「蝦夷」二字也讀為Ainu（倭奴）。今日蝦夷族人極少，多住在北海道地方。

至唐代以後，因為日本人對漢文的程度逐漸提高，了解「倭奴」兩字很不高雅，所以自行改稱「倭奴國」為「日本國」，因為日本位為中國之東，取「日出之本」之意。但是日本的英文譯音Japan，據稱系西方人照當時漢字的發音譯拼的，假如照日本人的發音，則「日本」兩字應拼為Nippon或Nihon（一九六三年日本國會議決以Nippon為標準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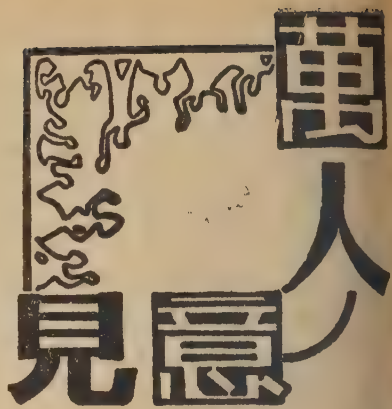
自中華民國成立後，日本稱中國為「支那」，可能有報復我國當日曾稱日本為「倭奴」的意思；但是不是絕對的。假如日本人了解我國漢代稱日本為「倭奴」並不是沒有理由，也沒有惡意的時候，則日本人不應當因此而報復。

日本政府當時稱中華民國為「支那」的直接原因，筆者推測受法國地理學者馬爾他布隆（Malta Brun）所稱中國印度之間的越南（包括高棉、寮國）為「印度支那」（Indo China）的影響最大。按法國自一八六四年征服越南後，越南已不復存在，所以改稱越南為「印度支那」，也稱「法屬印度支那」。

國父的推翻滿清是一九一二年，在法國征服越南四十八年之後，當時的日本學者早已稱越南為「印度支那」，甚至滿清及民國成立後的中國人也沿用之。直至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于右任先生在重慶才改稱「印度支那」為「中南半島」，「中南半島」包括越南、緬甸、泰國及馬來西亞在內，原因是這些國家都在中國之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越南人致力獨立運動以抗法，卒於一九五六年使法國退出越南，成立越南政府，但是高棉與寮國又脫離越南，而各自獨立。

日本人稱「中國」為「中華民國」，是合理的、正當的。不應稱為「支那」，同時日本人將China一字譯為「支那」與原音不符。日本人和中國人是同文同種，中國的文字就是構成日本語文的重要部分，同文同種的日本人不應稱「中華民國」為「支那」的。

自民國初年以來，我政府對日本人稱「中華民國」當「支那」兩字極不愉快，屢有抗議，至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九日日本內閣雖曾正式決議：「廢去支那之名稱，換以中華民國之稱謂。」（見梁敬錞著「九一八事變史述」）；但是日本政府並未嚴格執行，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中美英蘇四國佔領日本時，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命令日本政府廢棄「支那」之稱，改稱「中華民國」。



中共黨史上從沒周恩來路綫
老周死亡加速內訌提早上陣

中共問題專家李天民早料鄧小平不會是掌權人

周恩來上月八日死於癌症。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抱病入院後，偶爾在醫院接見訪問外賓外，他還出席是年中共「八一建軍節」前夕晚會。主持「十一」前夕「國慶」餐會。特別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他還在第四屆「人代」作了「政治」工作報告。他最後一次接見訪客是去年九月七日，在醫院會晤由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當他在病中時，中共招待外賓宴會，皆由鄧小平、李先念和張春橋代表，仍以周恩來之名舉行，席間，他們都照例說：「我受周恩來總理的委託，主持今晚的宴會。」無論這是規定或已流爲形式的語句，周恩來雖病，在中共政權中，仍有他重要的分量。他的病與死，應是沒有滲有其他因素。

毛周之間的微妙關係

周恩來之死乃至毛澤東之死，雖不會給中共政權帶來本質的巨大的變化，但也可能泛起一些漣漪。要了解它將帶給中共政權的影響如何，便先要確切估評周恩來死前在中共政權所處的地位與所具有的作用。換句話說，也即是毛、周關係如何，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安排，似乎周恩來對他自己的安排如何。

從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召開「十大」處理了「林彪事件」，即有人認爲周恩來與江青甚至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對立在滋長：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是暗鬬周恩來。（去年九月十一日，左藤在先鋒論壇報專文，仍如此論析）。在我看來，這是有待商榷的。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召開四屆「人大」，周恩來蟬聯「國務院總理」一職。又有人論析爲是中共「溫和派」和周恩來的大勝利，甚是說是中共的周恩來時代到了。（日本產經新聞柴田穗先生便持如此看法。他在去年十月日本善本社出版「毛周死後的『中國』」一書所寫論文中，仍持此見）這仍是有待商榷的。

追溯八年來的「文革」打鬬過程，再環顧當前中共形勢，毛澤東現在格外強調「團結」。（他最近三項重要指示爲「學習理論反修防修，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從一九七四年以來，接二連三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與批水滸，好像他都在鼓動新的鬬爭。實則鬬爭的鞭子，一如是只打在已倒的劉少奇和林彪身上。相反的卻在不斷的擴大的解放過去被鬬的幹部，像鄧小平、楊成武、羅瑞卿這樣的人物，不能了解毛澤東內心是如何色厲而內荏。他似無餘勇可鼓，再發動另一場戰爭。

周恩來在文革全程中，不只是沒有對鬬劉鬬林有過躲閃，而且是出力賣命的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一切都爲了保衛他自己，使鬬爭的血，不要噴到他身上，採取忍耐退卻的策略。最顯明的事實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十一中全會」，他從「中央副主席」地位退下來，讓林彪作唯一的「副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舉行「九大」，黨章作了大幅度修改，只有林彪一人作「政治報告」沒有要周恩來作修改「黨章」報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舉行「十大」，周恩來作了政治報告，但卻另有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林彪倒了，他排名次於毛澤東，但並未取得繼承人地位。

周恩來不僅不會反毛，還對毛效忠，但不一定至誠。毛澤東不會要去打一個未必存心奪權的周恩來，他還要倚重他的才能，但不一定寄託心腹。這便是林彪事件以後，毛、周之間存在着相當的微妙關係。

毛安排江青接班的阻力

毛澤東所要其心全力扶持的接班人是江青一派，已是一個不爭的問題。但是橫梗了許多阻力。這阻力是由於：

第一、他們沒有對中共建立過汗馬功勞，也沒有長期在羣眾中奠立組織基礎。他們起來，在黨內是沒有說服力的。尤其是江青表現得太驕傲、太狂妄、太目中無人。

第二、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扶持他們起來，是出自偏私心理，打擊面太廣，打擊手段太狠，幹部積怨在心。

第三、中共第一代人在「文革」所蒙受的殘酷鬬爭，再以僞裝懷柔手段「解放」大批被鬬幹部，前者所產生的是憤恨，後者所產生的是懷疑。這是毛澤東自己把天下打亂的結果。

但是，毛澤東今天所渴望的，是如何化干戈爲玉帛。使江青一派能「和平接班」。與毛澤東如意算盤正相反的乃是江青一派正在中共軍中，第一代幹部中以及被「解放」幹部中滋長，形成爲一股聯合的巨大洪流，可能發展爲第一代與第二代的鬬爭，可能是以槍桿子爲中心起來再奪權，可能是一場反共革命的爆發。看不出有任何可使江青一派順勢接班的坦途。

新的內訌可能提早上陣

另一方面，當然，毛澤東還想用他保有對中共政權一定限度控制的權力，去突破難關。周恩來便被他派上用場了。這不是意指周恩來有旋乾轉坤的力量，施展他習用的翻雲覆雨的手段。他只是纏綿在病榻中，還殘留有一些資本作用，可以供毛澤東榨取去加在他的籌碼上。譬如說，他想像，周恩來對某些民主國家政要，有勾引作用。對中共內部衝突幹部。有緩衝作用。對懷有憎怨的幹部，有安撫作用。尤其是對江青一派的擴展與上爬，有掩護作用。儘管這些可能僅是微弱的短暫的，對毛澤東來說，仍是需要。前年十月，中共「國慶」前夕餐會，有一資料報導，毛澤東要江青到醫院傳達指示，希望周恩來前去主持。同時，毛澤東又指示醫務人員，要把全力醫治周恩來的病作爲一種政治任務。應是可信的。而在病榻的周恩來，對毛澤東交付一切指示，便只有「遵辦」以求「得保首領以沒」。

今天，周恩來死了，以上他可能爲毛澤東貢獻的些微正數是沒有了，卻還要增加毛澤東一些負數。讓已在蓄膿的瘡疤，提前潰爛。新的權力鬬爭，提早上陣。

鄧小平不會是掌權人

周恩來死後，誰接中共國務院「總理」的棒？近年來最多數人早已推測爲鄧小平。甚至把他推測爲毛澤東的繼承人。我個人以爲在毛澤東算盤上，鄧小平只是過渡人物。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對鄧小平有過親口攻擊。鄧小平確實是由毛澤東小圈子跳到劉少奇一邊。先是疏導毛澤東，最後到與劉少奇打得火熱。遠在一九五六年九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作修改黨章報告，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踢出。文革開始要鬬他，一定是出自毛的主意。毛澤東對反對他的人，他常故示寬大，其實他心胸是極狹窄的。從他對陳紹禹、張國燾便不難看出，他不會考慮他作繼承人的，鄧小平的被「解放」與再提升，也是出自毛的主意，那是因爲要安撫第一代尤其是被鬬爭過的人。再因爲周恩來病，還要爲江青一派儲備第二個乳娘。乳娘是不會作「儲君」的。鄧小平再起，他已不代表一面旗幟，一個派系。從經常的排名次序看，他前面有葉劍英，後面緊跟着虎視眈眈的張春橋。他就是接周恩來的棒，後面卻已有個黃雀存在；但反過來說，毛澤東如果提過張春橋做「總理」，那同樣是引發權力鬬爭的導火綫。由此，我們似可以明白去年一月「四屆人大」，爲什麼毛澤東還要周恩來繼續作第十九年的「總理」了，今天他死去，毛澤東安排誰，都難於四平八穩的。

最後，我應使上面所述，不要作爲過度誇大周恩來之死對中共政權的影響。還要從另一面看的是：

第一、周恩來之死，不代表周恩來路綫的消逝。在共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周恩來路綫。任何一次黨內鬬爭，他都是高舉當權者的路綫旗幟。

第二、周恩來之死，不代表中共外交政策的將有變化發生。他是中共建立政權後，主持外交的人，但不是外交政策的釐定人，釐定人是毛澤東，他是執行者。只是他在外交上的迷人伎倆，確是數一數二人物。

第三、周恩來之死，更不是代表中共「溫和派」頭子的死亡。西方人士把周恩來視爲「溫和派」已似眾口鑠金。其實誰能以溫和作號召在共黨組成一派？我們又能在中共歷史上舉出任何一件周恩來說的話作的事，是代表溫和派？

第四、周恩來之死。也不只是中共黨內一個長於統戰人物的死亡。周恩來是多面人。他在中共黨內，主持過軍、黨、特務和統戰。他有笑的臉譜，有哭的臉譜，也有兇惡的臉譜。從歷上說，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主持中共特務紅隊，是活埋過許多叛黨分子的凶犯。從中共建立政權後，他是給大陸苦難人民套上枷鎖的主兇，爲世界愛好和平國家帶來共產侵畧的要犯。

（轉載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中央日報，原標題：「由周恩來之死分析中共的內鬬暗流」，作者李天民。）

越亡與大陸情形相仿
南越五十天亡國記痛

編輯先生：

森自一九六九年，拜讀貴刊以來，屈指寒暑已數易矣，原因是這樣的，一日，無意在書攤買到萬人雜誌一本，當時還不知內容是什麼？見有黃旭初先生寫的『南寧二次被圍記』一

文，黃先生是我們鄰省孝子主席，爲青年的好榜樣，南寧又是我到過的地方，但圍城戰況，究竟怎樣呢？看完之後，趣味盎然，且刊內還有其他文友寫的眞實史料，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所以每期都望能以先覩爲快，看後收藏起來，大約總有三百多本，作爲參考之用，不料此次南越西貢棄守，倉皇逃難，家業蕩然，一切盡毀，往事縈迴，百感交集，茲不揣鄙陋，寫成『南越五十天淪亡記痛』一文，感懷詩四首，聊以寄慨，這是我身歷其境，親見越南人因貪而鑄成大錯的一幕，與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大陸情形相髣髴，不意到越二十五年，見到的，也是黑的烏鴉，誠爲仇者快親者痛了。尚有華人被逼入籍後，所受虐待的經過，越局數朝滄桑史，惜我這枝頹筆，無法盡量寫出來，殊屬遺憾！

讀者陳壽森敬啓

寄自美京華盛頓

南越五十天亡國記痛

附感懷七絕詩四首　陳壽森寄自美京華盛頓

南越自七三年巴黎和約簽訂之後，不特烽火未熄，民生益困，而政治日趨腐化，賄賂公行，文官貪錢，武官怕死，輿情鼎沸，早萌禍根，越共於今年三月初，發動大規模攻勢，進侵邦美蜀省，未及旬日（三月十五日）該省失陷，因當時美援不繼，政府分成和戰兩派，意見紛歧，總統阮文紹，主張縮短防線，下令撤退，高原區之百里居、崑嵩，兩省軍隊，於是形勢突變，軍民大起恐慌，跟着該區之宣德（大勒）林同各省，亦不戰而退，迨至三月中旬，蜆港發生大戰，守將吳光長，指揮不力，怕死逃走，這座中區最富庶重鎮，遂於二十九日陷共，累及邊陲要地之廣治地，文化名城順化故都，亦於數日間失去，共軍如入無人之境，以長蛇封豕之心，如疾風捲雲之勢，長驅直下，又數日，即據有歸仁、芽莊、藩切沿海各省市，直逼隆慶之春祿，離西貢僅七十公里矣，那時政府首要，始知局勢嚴重，羣起抵抗，救亡圖存，但共黨最善製造矛盾，恐曠日持久，傷亡慘重，（因六八年總攻，七二年大打，受到失敗的教訓），未必能攫得西貢，於是改變策畧，放出和談空氣，只要阮文紹下台，即可息爭，劃界分治，阮文紹明知對方野心叵測，怎奈無力回天，遂於四月二十一日宣佈引退，由副座陳文香接替，而共黨見計得售，戰爭加緊進行，因形勢所拘，陳又於二十七日讓位以楊文明，以圖延攬人才，挽回危局，不料楊竟於三十日宣佈投降，共軍得以兵不刃血，進住西貢，成立政府，南越滅亡，爲時僅五十天而已，歷史上國家敗亡如是之速，誠不多覯也。

㈠ 邦美蜀上起烽煙，
和戰紛歧意萬千，
自古庸材多誤國，
爲官何必太貪錢。

㈡ 聞道順化又淪亡，
哀鴻轉徙滿山崗；
傷心痛哭憑誰訴，
故宮芳草照夕陽。

㈢ 蜆港原來好地方，
龍蟠虎踞若金湯；
趙括當年傷心事，
於今竟有吳光長。

（註）蜆港守將吳光長，擁精兵十餘萬配有美式裝備，本來大有作爲，不料戰不數日，棄地逃走，陷數十萬軍民於死地。

㈣ 雄師百萬勝貔貅，
文臣如雨善爲謀；
不期播出投降語，
元勳甘作洪承疇。

（註）楊文明於一九五五年，平黎光榮有功，又領導倒吳廷琰政權，南越人民大半拜爲偶像，詎接任僅三天，便投降，深爲致惜。

周恩來語錄

典型牆頭草

「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接近失望了。這個時候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已經眾望所歸了。經過幾十年的培養，經過幾十年的鍛鍊，經過幾十年的領導經驗證明，林彪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第一人。像林彪副主席這樣經過考驗的領袖，事實上已經存在了，爲什麼我們不在法律上肯定下來呢？所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經過考驗的全黨全國全軍所信任的毛主席接班人當然就應當推選出來。」——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講話。

「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及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幾十年。……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他總是犯右傾錯誤。」——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政治報告。（達凱輯）

老周死後 毛派出擊

不再叫囂 安定結團

中共報章本月六日對「一小撮當權走資派」發動非常尖銳的攻擊，指他們反對毛澤東的「政策」。

「人民日報」指責右派份子正在企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綫」和「改變整個『國家』的顏色。」

它除了指明劉少奇的黨羽之外，沒有指出被攻擊者是誰。

發動這個攻擊的時候，正值中共準備舉行預料中會選出一個新「總理」的會議。

有經驗的觀察家說：「人民日報」的文章，反映出中共內部的激烈辯論以及毛派份子極力阻止中共變爲蘇聯式的修正主義。

北平電台廣播該文章說：搞起「右派異端歪風」的人，已經對無產階級發動全面攻擊。

文章說：「歪風來自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綫和固執劉少奇及林彪修正主義路綫的當權派。」

它警告：「文化革命」主要目標是走資派仍在活動。

南孟輪船長讚
萬人戰無不勝

萬人傑先生惠鑒：

我是一位船員，月前在日本時由東京公司，提供萬人日報和萬人週刊，曾予仔細閱讀，對先生領導下堅強的反共筆陣所表現的敢鬪奮戰的不屈不撓精神，獲得很大的鼓舞，並對麾下的所有文化鬪士，不禁肅然起敬。

初中時我曾在港九讀過書，相隔三十五年後，去年十一月初，隨本船去過香港，可惜當時不知道有如此強烈的反共報刊，否則必專誠拜謁求教。

凡是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珍惜傳統文化與倫理道的中國人，反共是必然的，二十餘年的血腥事實，就是共產政權假借「人民解放」的香餌，把同胞驅入人間地獄的鐵證，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國人，決不能容忍和坐視這種奴役的政治體制的繼續存在，我們一定要誓死反共到底，直至陷入魔掌的所有大陸同胞，重新從共黨的殘暴枷鎖中，獲得解脫為止！

在船上也時常可以收到中共的廣

作嘔，那些殺氣騰騰只知「捧毛頌毛」的「人民」新歌曲，有點叫人毛骨悚然，尤其可笑的是完全不瞭解台灣實況，漠視今天台灣的飛躍進步，把「台灣同胞」說得如何如何的苦，中共最拿手的「宣傳」魔術似乎已經有點不靈了！我堅信，貴報、刊擎着正義的大旗，必將戰無不勝！

祝筆陣長勝

弟朱興邦上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七日船行中

龍年新歲在台灣

長虹

▲香港的左派報紙，最近引用行政院長蔣經國所講的「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國家面對了許多困難。也克服了許多困難，並且準備着克服更大的困難，以迎接成功勝利」幾句話，大做文章，說台灣叫苦叫難，撐不下去了……。

▲事實勝於雄辯。台灣寶島的生活，可以說是年年歡樂，歡樂年年。蔣院長說的「準備着克服更大的困難」，是強調在歡樂中不能忘記大陸上的苦難同胞，要將台灣的歡樂帶回大陸去！

▲台灣過年的景象，可以見到民間豐衣足食的畫面！

▲距離春節半個月左右，家家戶戶就開始為過年忙碌了，從城市到鄉村，家庭主婦忙着除舊佈新，整潔庭園，油漆窗戶紅門，這段期間的「三行」師傅、小工，工程應接不暇，整夜開工，也難以應付雲來的顧客，為的是，居家住戶，都要煥然一新迎新春。

▲公務機關，除了加發雙薪過年外，還有年終獎金送到家。平日豐衣

▲政府當局為了市場的供求，全台灣各地市場所需的民生必需品，包括豬、雞、鴨、牛、魚、蛋、鮮菓、蔬菜等，大量供應，做到豐衣足食！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也加班點，務使貨暢如流！

▲在台北市，除夕前幾天，到處可以見到擁擠的人潮，爭購年貨，市場一片興旺的景象。

▲今年年貨在吃的方面，種類繁多，供應充足，價錢比去年沒有太大波動。波動較大的柱圓、瓜子等因受颱風的侵襲，產量受影响，每公斤大約叫價十元港幣左右，比去年漲了三元多，冬菇每公斤五十元港幣，比去年漲了一元半之譜，香腸、火腿、臘肉、膽干等臘味。平均漲了一成，板鴨由十二元港幣漲到十三元五角，淡菜每一公克二元漲到二元五角。

▲也有許多年貨價錢下降的，其中魚類漲少跌多，如烏魚子每一百公克由十六元跌為十三元，青魚維持原價，黑棗由五元跌為四元五角，金針由四元五角跌二元五角。其他如金翅、胡桃、海哲皮、紅棗等均維持去年

罐頭、水菓等，價格無大波動。

▲傳統觀念，新的一年，大家必須除舊更新，不但將自己人生定下一些新的目標、新的希望，同時也增購一些新裝，務求表裏如一，煥然一新。

▲台北今年衣服花樣變化很多，櫥窗裏的新裝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以長裙、棉襖、長大衣、七分袖的上裝最受一般婦女歡迎，銷路很廣。

▲今年春節正好碰上週六及星期日，有一天補假，從除夕開始，一連三天，民間可盡情歡樂！

▲除夕當天午後，是準備過年忙碌的最高潮。街上人來人往，總是滿手年貨，送年禮、私家車、計程車到處穿梭不停，交通流暢也是一年將盡的尖鋒。

▲台灣的人情味很濃，逢年過節，禮尚往來。不管是高貴貧窮，物輕情義重。除夕當天送禮，許多人家是滿載年禮像聖誕老人一樣，到處送禮品，禮品裝璜十分講究，不管是贈的受的，總是一團高興，皆大歡喜！

▲在台灣，未結婚的單身漢，過年身價百倍，因為台灣生活安定，過年時節的一餐年夜飯，家家戶戶骨肉團圓時，總希望能請到一兩位客人在一起歡聚，增添歡樂的氣氛。

▲有家的人都爭着到處物色對象，單身漢變成了天之「嬌」子，由於分身無術，又碍於情面，只為到處轉枱子，東家飲兩杯，又趕到西家吃兩呼，到處受歡迎，十分吃香。

▲年晚夜，除了盤滿砵滿的豐富年晚飯之外，也有家庭娛樂，打麻將、博好彩，這天晚上的警察先生，對

太過份，總是法律不外乎人情，絕不會上門掃興！

▲開年時，炮竹一聲除舊歲，家家戶戶放炮賀年，全台灣鞭炮聲，恭喜新年道賀聲，鑼鼓喧天聲交响一片，男女老少穿紅着綠，開始拜年活動了。

▲台灣人情味濃，年初一除了親朋戚友必須登門拜年外，街坊鄰居，也互相沿門賀歲，家家戶戶都是大開中門，廳堂擺滿糖菓，年品禮物待客人。

▲在台北市的民間遊藝團體，如龍燈獅團也在年初一開始活動，熱鬧非凡。

▲廣東同鄉會的獅仔，在台北市是最威水的獅團，所有一流的粵式菜館，同聲同氣的事業機構，高掛彩青紅包。

▲大鑼大鼓的獅團武館人馬，個個穿着「廣東同鄉會醒獅」標幟「武」裝，威風凜凜，搶盡鏡頭。

▲英勇的三軍，在春節期間，爲使全台灣的民間歡樂渡年，除在前方加強戒備之外，在後方的部隊，也與民間同樂，在防區舉辦軍民同樂會，出動獅團龍燈向民間賀年。聯勤部隊出動的金龍，長有二百多尺，全身金鮮銀甲，龍頭還有電光裝置，揮舞時，龍眼閃爍，光芒萬丈，八十多名舞龍男士如上陣英雄，耀武揚威，龍騰飛躍，栩栩如生，與民間同樂，更是盛況空前。

▲台北市區的里鄰，分別有春節聯歡會，演出台灣平地的歌仔戲，還有各省旅台同鄉會的地方戲劇，如平劇、廣東大戲、四川戲、湖北戲、紹興戲、河南梆子戲、北平相聲、上海滑稽、南腔北調、電影欣賞等，多彩多姿，充滿歡樂。

▲各娛樂場所、電影院、歌劇院、夜總會，排出最精彩的節目應時應景，到處人山人海，喜氣洋洋。

▲郊遊，也是春節活動的高潮，初一午後，成群結隊的紅男綠女，一批又一批的湧向陽明山，湧向新店碧潭，湧向郊區的名勝去，漫山遍野，盡是歡樂的笑容！

▲春到陽明花似錦，龍年來到的台灣，大家在歡樂中，也沒有忘記肩上的責任，早將台灣的歡樂帶回大陸去！

北平鬥爭矛頭指向鄧小平

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耗子是好貓

在跡象顯示中共「領導階層」內部的緊張增加之時，對付「副總理」鄧小平的大字報運動已在「北京大學」開始。

訪問校園的外國人說，顯然是暗指鄧小平的大字報已經貼起，指責他是「走資派」。

直到上星期，鄧小平還是被人認爲「強人」，並預料他會「繼承」周恩來的「總理職位」。

但在上星期六，中共突然宣佈華國鋒爲「代總理」。

消息人士說：大字報兩日前在「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沒有指出鄧小平的姓名，但卻引述鄧小平所說的「不管是白貓黑貓，能捉老鼠便是好貓」來影射鄧小平。

一位外國人士說：其中一張大字報指及一個「在他身邊組織小圈圈的老走資派」。

另一張指責他支持對毛澤東「教育政策」的批評。

大字報運動開始時，首先出現一份四十五頁紙的大字報，其他的大字報跟着迅速出現。

被人看見閱讀大字報的中國人對一個外國人證實，運動是針對鄧小平。

去年十二月，鄧小平曾欵待福特總統到中國大陸訪問。今年一月十五日，鄧小平曾在周恩來的追悼儀式中宣讀祭文。

此後，便不再聽見提及七十一歲的鄧小平，有經驗的觀察家說：激進份子似乎已經阻止他成爲「總理候選人」，

同時，鄧小平正遭遇「政治」困難。

同時，「人民日報」今日在一個星期之內第二次攻擊沒有指出姓名的走資派。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已成爲大字報運動的攻擊目標，該運動週末在各大學展開，大字報並沒有直接指名道姓，但暗示鄧小平爲一名「追隨資本主義路線的黨內高級頭目」。

在最近的四十八小時內，數百張大字報相繼出現於北平的各大學及其他城市的高等學府，包括上海和武漢。

大字報攻擊鄧小平及其他未指名人物的主要罪名是：

過於強調生產的重要性，及抑止階級鬥爭；

曾經宣稱思想並不重要，而經濟進步是眞正重要的唯一主題；

在他們中間分別組織自己的派系，「各立山頭」；

在教育方面，支持反毛澤東政策的一切敵人。

連日來對被指控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共高層黨頭之抨擊論調，在中共的各主要報章中，愈來愈激烈了。

昨天披露可能對那些當權派最尖銳的抨擊說：「他們曾不斷企圖對黨與毛實現一種力量的考驗。」

駐在北平的許多外交人員和觀察家，已認爲與各方預料相反而終未成爲周恩來的接班人之「副總理」鄧小平，可能是此次批判運動的目標之一。

江派大屬走資派 鄧小平面臨垮台

攻擊「副總理」鄧小平的大字報運動，今日擴展到北平另一間大學。

一個德國訪問團在「清華」校園由人指引觀看新的大字報，他們報告，這些大字報和「北京大學」的一樣，都是明白地暗指鄧小平是「走資派」。在上海，反右翼運動正在各街道上發動，該地的消息人士說：正在張貼大字報攻擊「走資派」。

「人民日報」連續第二日在首頁的文章猛烈攻擊「右翼異端的鼓吹者」。北平「人民日報」今日對中共在周恩來死後「掌權的人」發動最猛烈的攻擊，指責他們吸收新人和「黨」的組織方法錯誤。

該報首頁的評論說：中國大陸現時的運動是「文化革命深度的延缺」，並警告說：「這關係我們黨的前途和命運」。

在海外觀察家眼中，這攻擊等於要求重整「黨組織」，使「副總理」鄧小平繼承周恩來「總理」職位的機會比以前更小。

北平電台廣播該報以「繼續批評孔子之道」為題的文章，把現時中共的「當權派」和贊成恢復「修正主義政治路線」及「黨組織」的「孔子信徒」同等看待。

評論沒有指出姓名，只說：「他們原本是否定文化革命但卻拒絕悔改的走資派。」

中共「人民日報」今天在第一版刊出李成所寫的文章，對「文革」後中共「解放幹部」的措施，大肆抨擊。

這篇以「要繼缺批孔」為題的文章，今晚由北平電台全文播出。

其中認為被批判後而「解放」出來的共幹，他們妄圖「興滅繼絕」：：都是「在文革」中被批判過不肯悔的「走資」派。

文中承認：「孔孟之道」的一整套思想，至今仍然在繼續影响大陸人心，仍然被刮「右傾翻案風」的人用來「搞復辟」。

正當雙方在北平電台播放冗長的文章時，在中共當權階層中激進份子及溫和份子之間的拔河賽，今天進入白熱化階段。

當第一篇評論性文章出現後「人民日報」猛烈攻擊「黨內走資派」，第二篇文章在北平電台播出，強調「現在進行的革命教育運動，要堅持黨領導及團結。」

「黨領導」及「團結」，一直被認為是中共黨內具有勢力的「溫和份子」之強有力口號。

該文稱：「由於科學物理研究所的十二號實驗室黨委員會，竭力在目前的教育運動中領導黨員、幹部及非黨員知識份子，所以在七個科守實驗計劃中，達致美好的成果。」

該委員會譴責在現今運動中關於「取消黨領導」的「奇談怪論」。該種論調在多次由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受到批評。

該文章說：「只有加強黨的領導，使用階級鬬爭作為黨綱，及在基本的路線上堅持下去，我們才能擊敗資產階級的攻勢，從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及技術。」

在中國大陸發動批評「副總理」鄧小平的運動，是中共在周恩來死後內部出現嚴重歧見的結果。

此間可靠消息人士本星期說：中共「中央委員會」曾經在一月底和二月初舉行全體會議，但這五日的會議在預定要結束之前三日，由於各頭目之間有嚴重歧見而中斷。

同一消息人士說：各頭目對於計劃一條「思想路線」和提名一個「總理」給「人代會議」批准未能達成協議。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丙辰元旦自慶　未老翁

七九高年未老翁，依然視聽兩玲瓏，
幸無一疾和諸苦，却有童心及健躳。
閒讀詩書堪養性，摒除憂慮尙成功，
杖頭若許錢常足，仗義疎財更可風。

龍年祝福　未老翁

丙辰節屆喜回春，活躍如龍萬象新；
運轉鴻鈞多快意，局興衆業少憂貧。
租金直降蘇寒士，股票回升解蟹民，
出內平安無盜賊，四時康樂至堪珍。

華埠新正書見　雪梨　林康

花開爆竹飲屠蘇，互祝同登幸運途；
誰發新年財應手，不妨大檔戲呼盧。
神靈求福瞻郊廟，獅船迎龍鬧市區，
我武維揚欽少壯，隨張旗鼓耍工夫。

紅梅回文　封淑英

郎扶醉起曉妝梳。美色生成琢玉如。
光彩射來回面半。香飄一帳出淸疎。（回讀）

仙源回文　封淑英

輝流遠景有長春。土樂安居可避秦。
歸棹小花輕逐水。飛雲洞口渡迷津。（回讀）

奉和陳公佩學長古稀書懷韻　劉德聞

㊀

古稀未必就蹉跎，報國書生門路多；
筆劍一揮敵膽落，楚歌忽奏戰雲過，
天涯飄泊深慚我，命運窮通那管他。
遙想香爐峯下客，詩壇高築樂如何！

㊁

詩壇高築樂如何？覔字療飢絕酒魔；
覓句沉吟敲險韻，憑闌靜聽唱漁歌。
了閒閣外千峯立，大嶼山前一葉過，
留得昂藏七尺在，寶刀未老尙能磨。

（作者按：了閒係陳兄寓所。）

編纂會刊有感三首　袁暘照

㊀

竹幕垂分善暴陬，欲修鄉誌費綢繆，
揮毫痛寫亡家恨，覩物情傷去國愁。
冷落羅浮山遜色，荒蕪田里草含羞，
願傾繞邑東江水，洗刷煩寃萬衆仇。

㊁

故園惆悵鎖烟霞，赤禍摧殘往日家，
儘動情懷悲戚友，愧將筆墨話桑痳。
案頭垢積堆成恨，簾外風來欲聽笳，
但使手持三寸管，化爲鋒劍戮奸邪。

㊂

避地偸生十五年，非貪逸樂慕流連，
鄉情話到家亡後，心事愁添恨在先。
低首每思淪窘日，解囊傷滙濟朋錢，
人間北望成何世？夜夜凴欄怨戾天！

臨江仙　民國三十四年和平後　劉祖霞

冬到婆洲風景異，依然草木榮華。蜂衙鬧罷又鳴蛙。雨收頻舞燕，風起亂飛花。孤帆遙水綠山青明媚處，臨高一眺興嗟。帶夕陽斜。故園何處是，一片暮雲遮。

秋思　調寄秋波媚　呂錦洲

金風送爽入簾鈎，天際斷雲浮。滿山紅葉，一溪流水，幾處閒鷗。　闌干倚遍秋容淡，故國正神遊。東籬採菊，西園覓句，歲月悠悠。

前題　調寄人月圓　卓淡影

無雲萬里團圝月，皎皎照牕紗。捲簾閒眺，庭花著露，遠樹棲鴉。　夜凉如水，砧聲不斷，恍聽悲笳。可憐秋思，誰知此夕，竟在吾家。

前題　調寄一斛珠　蕭勁草

秋蟲吟聾，悲笳四起秋聲動。娟娟秋月人間共。秋雨秋風秋意誰操縱。　莫謂秋娘情份重。回眸暗把秋波送。且聽秋塞漁陽弄。收拾秋心，休作淸秋夢。

秋思　調寄搗練子　歐一鷗

橋影靜，竹聲秋。目斷年年望客舟。想見玉樓人倚處，又應淚落白蘆洲。

登高　梁朗秋

登高無捷徑。賈勇度山坳。
寺古龍藏壁。林深鶴結巢。
携壺應共醉。落帽漫相嘲。
不作題糕想。猶堪賦樂郊。

前題　賴定中

長空秋日好。策杖上層巒。
尙覺南天燠。遙憐北地寒。
龍山歸想像。獅嶺縱遊觀。
極目西風急。重洋雁訊難。

前題　朱濟川

又值重陽節。彌增故國思。
登高沿俗例。遣興寄新詩。
莫笑題糕怯。翻愁落帽譏。
振衣千仞上。腰腳尙能支。

前題　劉允中

不盡悠悠木本思。飄萍波湧海山湄。
銅駝此日知何處。萸菊根移嶺外時。

前題　許菊初

昔曾泰岱寬雙目。肯與鳴蛙論井天。
欲上崑崙巓立寫。卻愁雲蔽萬山前。

前題

此日登臨添百感。凉飈動處一天秋。
遙知鳳嶺蒼烟冷。望斷雲山易惹愁。

前題　崔雲岩

秋色沈酣陟遠山。此心爭似白雲間。
振衣已在蒼茫裏。尙有人從險巘扳。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五 新138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五(新138)期目錄·

萬人週刊（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五(新138)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二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剪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二次文革」開始

中共的派系鬪爭越演越烈，打開北平「人民日報」一看，完全是火藥味十足的攻擊性文章和消息。可以看出：現在已不是什麼「教育界，科技界的革命大辯論」和對「奇談怪論」的批判，而是向「刮起右傾翻案風」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全面進攻。中共宣傳工具已公開叫嚣這場鬪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大搏鬪」，是「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

用中共的話說，他們的狗咬狗式的爭權奪勢鬪爭，已不是「內部矛盾」，而成了「敵我矛盾」，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中共的派系鬪爭，一派是以毛江爲首的宮廷派，一派是以鄧小平爲頭頭的所謂「穩健派」。本來，中共的高級頭目，沒有一個不是手上沾滿了中國同胞鮮血的劊子手，根本沒有什麼「溫和」、「穩健」之可言。他們都是過了時的馬列教條的信徒，任何人上台掌權，都不會給大陸同胞一星半點的自由，更不會放棄對老百姓敲骨吸髓地搜刮和掠奪，爲了易於分辨中共兩派的界限，故亦隨俗稱鄧小平集團爲「穩健派」。這兩派的鬪爭可以說醞釀已久，只是周恩來死亡後才表面化和激烈化。

毛江集團，目前是處於主動，步步緊逼，連續向「穩健派」進攻。現階段可能宮廷派本着「擒賊先擒王」的老話已將鄧小平拉下了馬，使「穩健派」處於樹倒猢猻散的境地，然後再個別擊破。二月六日北平「人民日報」刊出一篇「通訊」，題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它說：「刮右傾翻案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發過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據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越來越深入的今天，他們站到敵對階級一邊去了，也就是說，站到地主，資產階級一邊去了」。可以明顯地看出：「通訊」中所說的「正在走」的「走資派」，主要是「不肯改悔」的鄧小平，他和他的一伙已站在毛江所要「堅決鎮壓」的「地主、資產階級一邊去了」，已成了「階級敵人」，逮捕，下獄以至殺頭，似乎既符合毛的「路線」，更符合中共的「政策」。

該「通訊」還說：「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這些「走資派」兼「投降派」，在毛江而言當然應該統統殺頭。從此一觀點出發，中共的派系鬪爭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已不可能召開，代之而起的將是「二次文革」的正式開始。毛江開展「二次文革」運動，任何人都知道：那就是整肅敵對派，揪出一些人來開刀。

在前述「通訊」發表第二天的二月七日，北平「新華社」公開發表華國鋒出任了「國務院代總理」。

宮廷派紅人之一的華國鋒的竄升，就象徵鄧小平的失勢甚至是垮台。華國鋒又是「國務院公安部部長」，他之出任「代總理」等於是給鄧小平一伙敲響了喪鐘，根據中共當前的情勢看，可能「二次文革」必以疾風暴風之勢加速進行。

「二次文革」開始除了幹掉鄧小平外，還要整肅誰呢？二月十三日北平「人民日報」刊出李成寫的「要繼續批孔」的文章中說：「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在用人問題上，不講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不講老、中、青三結合，不問這個人的政治歷史狀況如何，不問這個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如何，統統搜羅起來」。具體地說，這些話就是係指去年一月鄧小平掌權後，所「解放」的「黑幫」分子不僅太多，且已威脅到毛江的安全和存在。所以，在周恩來死後不久，毛江就迫不及待地掀起了猛烈的反攻，進且開始了「二次文革」運動。

毛江在此次鬪爭中，可能獲得勝利。但就中共這個罪惡的黨而言，則必是越來越分裂、越來越削弱。二月十七日北平「人民日報」在一篇以「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爲題的報導中已經承認了這一點。它說：「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製造分裂的根源」。然則，鄧小平一伙被整肅了後是否就能使中共「團結」了呢？看來那是永遠無此可能了。因爲，殺並不能解決問題，又何況毛澤東又來日無多了呢？

新聞以外



雖有困難 盡力應付
萬人日報前途決定於大衆

「萬人日報」出版瞬已八個月，無可否認，遭遇不少的困難，主要是經濟方面。以老萬個人能力，支持一家報社的生存，走上發展的康莊大道，當然不可能的。它的前途與命運決定於大衆——也卽是我們的讀者。如果獲得大衆多方面支持——如介紹親友訂閱、刊登廣告等，肯定它是有前途的；沒有羣衆支持，當然難以應付龐大的開銷。

萬人傑

讀報輕鬆・辦報頭痛

老萬不敢辦報的另一更重要的理由是不願被「綁住」。老萬明知一旦「萬人日報」出版，便不會再有機會到外地增廣見聞，卽使近在東南亞的地區，也不易抽出一週半週時間。

報紙天天出版的，一天不能停。上了軌道，還可以敷衍過去，創業初期，事無大小，都要親力親爲，而老萬本身有工作，每天還要爬六七千格子，「萬人日報」出版了，一來要多爬格子，二來要動手編輯，三來要設計安排其他人員的工作，有時確弄到頭昏腦脹。

讀報的朋友很輕鬆，喜歡的文章，讀畢全文；不對胃口的，一幌而過。但辦報紙的人，每一段每一行都有他們的心血。作爲領導人更必須盡可能每篇過目，說似簡單，當你每天坐在編輯枱上，讀完六七萬字人人書法不同的文稿，已天旋地轉，頭昏目眩了。

一人日報・不幸言中

老萬決不定主意——辦不辦的時候，碰上李勇兄，他是名報人馬兒（李焰生）的公子，任台灣聯合報駐港特派員，又在珠海、樹仁教新聞系，是老萬認爲最有工作能力的後起之秀。正如當日老萬要辦「萬人雜誌」碰上張贛萍兄一樣，彼此志同道合，老萬一提出，他馬上答應合作，待遇問題，提都不提。

有人肯分擔，老萬覺得事有可爲，於是促成「萬人日報」忽忽出版。李勇兄在「萬人日報」初出版的半年間，確有極出色的表現，他也承認，這是他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最痛快的一段時光；在他曾經任職的許多報紙，他從沒機會這麼自由發揮過。

他可以說已把大部分精神時間放在這份報紙上，我們這樣合作下去，業務的進展速度會快得多，可惜只短短半年，卻遭遇到極大困難，就在這時期，聯合報斥資六十萬美元辦「世界日報」，派李勇到紐約，他接到命令，一時決不定主意。他喜歡「萬人日報」，捨不得離開香港。可是到美國發展，又關乎他前途甚大，他比老萬年青，這份工作對他很重要，把這具有戰鬭意志的人物擺在美國，很有作用，因此老萬雖明知他走後爲難了自己，但爲他設想是無容反對的。

上官大夫曾警告過老萬，千萬不要把「萬人日報」辦成「一人日報」，否則會把老萬拖垮——精神體力支持不來。可是，現在竟不幸言中。

讀者溫情・最是感人

「萬人日報」出版後，得到許多讀者鼓勵，使我們一班工作人員感到心血並未白花，我們的努力是有代價的。尤其當周恩來死亡之時，幾乎全港報紙一片紅，使到許多在大陸曾受過這「老狐狸」荼毒的香港居民深感憤怒。爲什麼平時以「右派」姿態出現，用中華民國年號，甚至內銷台灣的報紙，也替周恩來捧場，這股是非混淆的歪風爲什麼會刮起來？老萬也覺莫名其妙。

在這時期，許多堅決反共的人士，特別覺得「萬人日報」沒給這股歪風吹倒，堅持立場不變，並沉痛抨擊那夥二三其德的墮子，這公正態度獲得不少讀者讚賞。更因媚共電視主持人強姦民意，硬說全港居民爲周死而哀慟，引起公憤，通過「萬人日報」向無線電視台總經理余經緯提出抗議，要求劉家傑公開解釋。可見發表媚共言論，和大多數人的意願相違背，只是沉默的大多數沒機會表達他們內心的憤激，「萬人日報」的堅定不移，正深得他們之心，因而有人「津貼」我們過年，也有人送來食物，慰勞我們工作人員。這些溫情，在共產世界永遠得不到的。

困擾來自・四方八面

不過，投機媚共的墮子對我們獲得人心引起嫉妬，把老萬過去發表的文章，抽出認爲有「誹謗」嫌疑的地方，大寫律師信。本來這種官司未必曲在我方，可以打到樞密院。可是老萬給報社紛繁事務忙得不可開交，金錢可以解決的事，能力付得出，寧願花點錢。因此去年老萬付出四千元代價，補償

了一位「專欄作家」的「名譽」——僅值四千元而已。

這事應付過去，老萬以爲可以專心辦「萬人日報」了，怎知這四千元卻引起「後患」，另一位「專欄作家」也希望擺點彩，來了律師信，要登大幅道歉廣告，還要求一些「費用」。老萬雖抱了「息事寧人」宗旨，但條件非我所能接納時，豈能太過屈辱？因此老萬把可能做到的限度，回覆對方，後事如何，唯聽其發展耳。

老要說出這些事實，是要讓讀者知道，辦一家像「萬人日報」這樣堅站於正義立場的報紙，困擾必然來自四方八面，要應付的事太多。除面對的正式敵人外，在我們四周，一向認爲是「朋友」的人，也可能給你更多的困擾。辦了報紙，這事難以避免，必須在心理上有所準備，也隨時要作打官司的打算，我們和身家厚的大報不同，理直氣壯的官司，可以打到底的。

報紙命脈·依靠廣告

有位報界朋友問老萬：「萬人日報」爲什麼不要廣告？你做了四十年報人，難道還不曉得廣告是報紙的命脈。其實老萬那會不知，也決不是「不要廣告」，可是一張新辦的報紙，要吸收大量廣告，談何容易？

「萬人日報」不但需要廣告，而且迫切需要。「萬人日報」的目標是出紙兩張、三張，要多一兩張紙，非有廣告支持不可。現在只出一張紙，尚要賠本，多出一張，起碼多賠一倍。目前財力，無論如何辦不到。但如果我們有廣告支持，兩張三張都沒有問題。

直到目前，「萬人日報」還沒有健全的廣告部，即使有，以我們歷史如此之短，很難開展，因爲香港廣告大部份經由廣告公司發到報社，他們每年訂好預算，能排入預算之內，都是歷史悠久的報紙，新報紙要打入圍很難，即使與老細認識，也十分受氣，老萬如非身歷，也不知困難重重。試舉一個例子，一個大商行老板本不認識老萬，因愛讀老萬文章，同時，他又是一位忠貞愛國之士，辦公桌上，永遠插一面小國族。「萬人日報」出版，自動支持，通過兩家廣告公司，給我們發廣告。但他的一番好意，給廣告公司打了一個大折扣，一來，廣告公司與我們談回扣問題，食水甚深；二來，廣告登出後，過了幾個月，到年底才向廣告公司收費，職員小姐問：「你地邊間報嘅？」「未聽過呢間報紙嘅！」「而家未有咁多錢收，我地發到十月份啣。」

通過人事·克服困難

這家廣告公司的老板，和老萬是二三十年老友，在雙重關係下，尚且有這麼多困難，要做到廣告多過新聞，除非等我們成了勢，廣告經紀才會主動跟我們打交道。到目前，我們距離這日子還很遠很遠。

初辦的報紙，廣告必須通過人事。老萬人事本來不錯，認識許多大老細，相信如果親自出馬，他們會賣帳；問題是老萬不能放下編寫工作，所以直到今天，「萬人日報」見報的廣告，都是自動捧場，其中仍然不少因通過經紀，吃了一半，到我們手上的，只盛惠一半而已。攬廣告雖困難，但不見得全無辦法。羅馬不是一天建成，我們能辦下去的話，一定可克服困難。無條件斥資幫助我們的讀者已不少，有能力刋登廣告，又樂於支持我們的人肯定有，不過，我們還沒機會接觸上罷了。

今天許多成功了的報紙，都是經過一二十年的不斷努力，才能收到成果的。

影響力大·未可忽視

一位當了「中國周」顧問的左右左教授，說「萬人日報」銷路不廣，沒什麼人看；又說「萬人日報」借他的大名「宣傳」，無非想起紙。

「萬人日報」銷路不廣是事實，我們自己也未滿意。我們的目標要與目前最暢銷的報紙「共比高」，目前來說頗有「大言不慚」之嫌。但要知道，最暢銷的報紙開始時也和我們一樣，甚至比我們還差幾皮，當初銷路只有三幾千；我們今天的情況，比他們好得多，這是老萬充滿信心的理由。

同時，「萬人日報」銷路雖未能與暢銷報紙相比，可是我們的影響力卻不下於較我們銷路好的報紙。舉例說：留美墮子趙浩生來港播毒時，被「萬人日報」迎頭痛擊，弄到他「中國周」還未完畢便抱頭鼠竄，悄悄溜回美國。船王董浩雲知道他的媚共行動，馬上下逐客令，不讓他在別墅居停，還上書嚴總統解釋。

無線電視藝員劉家傑意氣風發的大捧老周，說全港居民爲周死而哀悼。經本報痛擊後，廣大讀者立即掀起強烈反應，一致聲討。自此之後，劉家傑在螢光幕出現有如鬬敗的公雞，冇厘神氣。

遙遠的路·耐心的走

沒有「萬人日報」，媚共墮子可放言高論，肆無忌憚。「萬人日報」對他們口誅筆伐，使他們知道香港仍有公義存在，他們的歪論邪說，會受到無情打擊；同時，讀者們有了我們這園地，可以抒發心聲，表達他們的意見，墮子們在千夫所指下，要發表媚共言論，也有所顧慮，擔心「萬人日報」讀者會給他攻擊，因而稍爲歛跡，因而「萬人日報」也發生一定作用。

我們銷路雖未達理想，雖被一些人瞧不起，但我們決不妄自菲薄。即使瞧不起我們的人，也知道我們影響力不小。因爲他們的醜事，不少人見到面都向他提出詢問，使他知道「萬人日報」並不如想像那麼少人看。

辦報是一條遙遠的路，不是一兩天可走到成功終點，所以有位同業說：辦報猶如綉花，要有耐性，小心翼翼，一針不能錯，一綫不能苟，大大的一幅，要用長時間去完成的。這話說得中肯。自去年七七起，老萬便開始綉花，但望它有完成的一天。

不過，我也懂得眾擎易舉，獨木難支的道理，如果有更多的人來幫助老萬綉花，一定可提早完成。

（下轉第二六頁）

光復大陸，重建中華民國，爲國家基本的國策。

中華民國自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歷經內亂外患，而其禍患之造因，不外軍閥野心與帝國主義之侵畧，合流而成，自討袁、北伐、以至抗日，爲舊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合流所致，終於在偉大的蔣總統領導下，勝利完成革命第二期任務。於此同時，新軍閥與蘇俄帝國主義合流，則自陳獨秀等創立中國共產黨開其端，演至阻撓北伐，陰謀纂黨，又在賢明的蔣公燭照機先，毅然實行淸黨，開啓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之序幕，在攘外必先安內前提下，五次圍剿，新軍閥卽將消滅之際，而西安事變已作，日本帝國主義，又接踵而起，遂致星火未滅，遭致後來燎原之災，追源其故，日本帝國主義間接助長，不容辭咎。（以上史料，可參見蔣總統所著蘇俄在中國及正在發表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

由上所述，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在消滅新軍閥，其艱困自較第二期任務，更爲巨大，而將來之成就，更爲偉大，自在料中，爲達到完滿成功之結果，爰依國父孫逸仙博士所著建國大綱等資料，彙爲「重建中華民國方畧」草案。

本草案爲三編，第一編爲軍政地區戰地政務法草案。第二編爲訓政地區「地方自治法」草案。第三編爲憲政地區「五權憲法修正案」草案。第一編戰地政務法，已有專責機構訓練與研究，其參考資料，筆者尙未看到，留待以後再寫，中華民國憲法爲國脈所繫，此時亦不宜倡言，故僅就光復大陸初期實施訓政計劃依孫博士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彙爲地方自治草案三章三十九條供方家指正。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之實行，在於方法與步驟，故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以下爲訓政部份：

光復大陸初期實施

訓政地區之宗旨

（現在爲憲政時期，故易時期爲地區，免滋誤會而利進行）

一、政府當派會經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二、其程度以：

㈠全縣人口，調查淸楚。㈡全縣土地，測量完竣。㈢全縣警衛，辦理妥善。㈣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㈤全縣人民，已受四權使用之訓練。㈥全縣人民，已完畢其國民之義務。㈦全縣人民，已宣誓實行革命之主義。

三、到達以上所述程度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四、完成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五、每縣開創自治之區，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六、土地之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七、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舉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爲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佔其半。八、各縣就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爲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九、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十、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十一、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地區，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十二、在此地區，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十三、縣爲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十四、縣爲自治之單位，於一縣之內，努力於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本，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十五、地方自治已成，則國家組織，始臻完善。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訓練，以與聞國政矣。

地方自治法

（草案）（自治地區可以示範縣爲之，光復地區則以實驗縣爲之）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地方自治之範圍：以一縣爲充分區域。但聯合數鄉村，而附有縱橫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設爲試辦區域。

第二條：地方自治之志向：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爲目的。

第三條：地方自治之條件：視該地人民之思想、知識以爲斷，若自治之鼓吹已成熟，自治之思想已普遍，當先試辦六事，能收成效，然繼續推及其他。

第四條：試辦六事之次序如下：

㈠淸戶口，㈡立機關，㈢定地價，㈣修道路，㈤墾荒地，㈥設學校。

第二章：開始實行步驟與方法

第一節：淸戶口

第五條：淸戶口之準則，不論土著或寄居，悉以現居之地者爲準，一律造冊，列入自治之團體，悉盡義務，同享權利。

其本爲土著而外出者，其家族，當爲之代盡義務，回家時，乃能立享權利。否則，於回家時，以客籍相待，必住滿若干年，盡過義務，乃得享其自治團體之權利。

第六條：能享權利，而不必盡義務者，限於以下四種人：

其一爲未成年之人。（或以二十歲爲準，或以十八歲爲準，隨地所宜，立法規定之）其二爲老年之人。（或以五十歲爲準，或以六十歲爲

第七條：戶口清理之後，便可從事組織自治機關。

第八條：凡成年之男女，悉有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

第九條：地方自治草創之初，先施行選舉權，由人民選舉職員，以組織立法機關並執行機關。

第十條：執行機關之下，設立各種專局，初以簡便適宜為主。首要在設立糧食管理局。其他「衣」「住」「行」三種需要之生產製造機關，悉歸地方支配，逐漸設局管理。

第十一條：糧食管理局之業務職掌如下：

依地方之人口，儲備至少足供一年之糧食。

地方之農產，先求供足地方之食，然後，乃准售之外地，其中，糧食一類，由管理局辦理買賣。對於人民需要之食物，平價供應，農民以外，按口購糧，不准轉賣圖利。地方餘糧，由管理局轉運售賣於外，溢利歸地方公有，用以辦地方公益之事。

第十二條：人民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義務：

每人每年當出一至二個月之勞力，立法規定之。每月以三十日計，每日以六點鐘為度。

不願出勞力者，應納雇工代金，由公家雇用勞力。

第十三條：地方自治機關，每年公佈預算、決算，所擬年度舉辦之事業，徵求人民同意。

第三節：定地價

第十四條：地價由地主自定之，並永以為定。

第十五條：地方自治機關，按地價百分抽一，作為自治之經費。

第十六條：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所報地價，不得增減。

第十七條：土地之買賣，由公家經手，不得私相授受。原主無論如何，只能收回所定之價，所增之價，悉歸方地方團體之公有。

第十八條：舉辦「定地價」之事，如由地方自辦，則地方全體當擔負該縣以前所納之賦稅總額，超額悉歸地方自治之用。由地方自治團體，直接與省政府、或中央政府，訂明條例，永相遵守。

如由中央舉辦，則除收足該縣上年度賦稅繳納總額之外，增收部份，當撥八九成為地方之用，以一二成歸之中央。

第四節：修道路

第十九條：地價既定之後，公家可自由規劃決定地方之交通。並利用人民之義務勞力，進行修築。

第二十條：道路規劃，分為幹路及支路兩種，幹路以四線道為準，支路以兩線道為準。宜縱橫遍佈於境內，並接連於鄰境。如有水路交通，亦應同時規劃。

第二十一條：道路築就之後，應分段保管，時時修理，水路亦同，以期水陸交通兼行並利。

計劃之我見

陳景搏

第二十二條：荒地、公地之範圍：

其一為無人納稅之地。由公家收管開墾。

其二為有人納稅而不耕之地，由公家科以值百抽十之稅至開墾完竣之後為止，如三年後，仍不開墾，則當充公，由公家開墾。

其三為山林、沼澤、水利，礦場，悉歸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開發

第二十三條：荒地開墾之處理：

其為一年收成者，如植五穀、蔬菜之地，租與私人自種。

其數年，或數十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藥等地，由公家管理

第二十四條：開荒之工事，則由義務勞力為之。

第六節：設學校

第二十五條：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知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萬能，力求實用凡能助雙手生產之機械，務使我能自造，必期製造精良，實業發達而不依靠於人。

第二十六條：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

第二十七條：學費，書籍與學童之衣、食，由公家供給。

第二十八條：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按級而登，以至大學而後已。

第二十九條：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為年長者養育知識之所。

第三十條：教育經費以人民一月義務勞力支持，如仍不足，則由義務勞力內議加，或五日、或十日，以至一月，以求自足。

長於農事者，為公家服一二個月之義務墾荒。長於織造者，為公家服一二個月之義務織布。長於建築者，為公家服一二個月之義務造屋。使少年之衣、食、住，皆由義務之勞力成之。

第三十一條：其他如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糧食、原料輸出等收入，亦可撥一部分補助之。

第七節：合作事業

第三十二條：前項試辦六事已有成效，始可開始進行合作事業，合作事業包括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另訂合作法詳列之。

第三十三條：自治區域以外之運輸、交易，由自治機關設專局以經營之。

第三章：附則

第三十四條：地方自治團體為一種政治、經濟合一的組織。

第三十五條：一縣試辦，促成他縣之仿效，以奠立國家組織臻於完善。

第三十六條：本法解釋之權在司法院。

第三十七條：本法由立法院通過，總統公佈之。

第三十八條：本法自公佈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九條：本法除憲法外，應視為基本法律，修改時比照憲法之修改程序辦理之。以昭慎重。

解開鄧小平之謎（下）

岳騫

更爲重要的一項，則是自鄧小平「解放」後，大批在文革時被打垮的中上級頭目紛紛出籠，有些且任顯職，重要者計有：

一、「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

二、「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二十二人）陳雲、譚震林、烏蘭夫。

三、「國務院」：「副總理」（十二人）：鄧小平、王震、余秋里（兼計劃委員會主任）。谷牧（兼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部長」：康世恩（石油化學工業部）、徐今強（煤炭工業部）、葉飛（交通部）、邊疆（第六機械工業部）、萬里（鐵道部）、張勁夫（財政部）、李強（對外貿易部）、周榮鑫（教育部）、李成芳（第五機械工業部）

毛幫「國務院」共有部會二十九，「解放毛幹」竟佔了十一名，超過三分之一。

軍事方面「解放毛幹」佔的比例也相當高，目前有「副總參謀長」九人，「解放毛幹」佔三人：楊成武、王尙榮、伍修權，「副總政治部主任三人」，「解放毛幹」佔一人，梁必業。大軍區司令員十一人，「解放毛幹」佔二人，楊勇（新疆軍區）、秦基偉（原成都軍區，現北京軍區）。其他次級毛軍幹部「解放」的更多，最受人注目的是前任「總參謀長」羅瑞卿也被「解放」，任「國防科委副主任」。

至於黨方，省市級黨委第一書記二十九人，屬於「解放毛幹」的已佔八人，卽：山西省王謙、山東省白如冰、浙江省譚啓龍、江西省江渭清、福建省廖志高、湖北省趙辛初、四川省趙紫陽、雲南省賈啓允。

這一大批黨政軍頭目被「解放」，有的且在鄧小平之前，自不能說是鄧小平的力量，但「文革派」顯然把賬全記在鄧小平的頭上，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成「要繼續批孔」一文，卽指出：「今天，刮右傾翻案風的人正是在幹着『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反動事業。他們一上台，就否定和修改以階級鬭爭爲綱，改變黨的基本路線，翻已被黨的九大、十大肯定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們在用人問題上，不講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不讓老、中、青三結合，不問這個人的政治歷史狀況如何，不問這個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如何？統統搜羅起來，他們妄圖興滅繼絕的正是劉少奇、林彪相繼推行，並且接連破產的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他們原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過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這段話全對鄧小平而發，雖然也有些地方傷到周恩來，但仍以鄧小平爲主，因爲周恩來並未垮過台，怎麼會「上台」，周恩來也未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

毛江所以不放心鄧小平者在此，因爲這批「解放」的毛幹，不問是不是鄧小平黨羽，目前必然會同鄧小平結合在一起，如果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眞的造反，勢力將大過江青。只要去了鄧小平，此輩羣龍無首，便不敢亂動，而毛江去了鄧小平之後，可能要將一批力量較大的頭目，指爲鄧小平黨羽，加以整肅。故鄧小平之被整，並非「功高震主」，而是鋒芒過露，雖無謀反之心，卻處嫌疑之地，筆者事先料定鄧小平不能接班者，此爲最大原因。

最後再說到周死對鄧的影響。鄧小平之復出，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有意以鄧驅周，驅周之後再清算鄧，但此一步棋很快便被周恩來所化解，周恩來可能對鄧小平曉以大義，喻以利害，鄧小平也看透了今日沒有了周，明天就沒有自己。因此，周鄧之間反而結合在一起。毛澤東弄巧成拙，當然痛恨，但此時正有用周恩來之處，鄧小平又是剛放出來，不便立時翻臉，所以等到了周恩來死後才發作。這一因素倒不是因爲周鄧一黨，而是周死已無用鄧之處，所謂狡兔死，走狗烹，狡兔既死，留着走狗恐防會咬自己，此乃千古定例，因不止毛澤東一人爲然，只是毛澤東的心腸更毒辣，而毛政權情況更複雜，夾了一個江青要接班，於是毛澤東一切措施皆不按牌理出牌，任何人也無法猜測。

五、鄧小平的將來

鄧小平還有沒有翻身的機會，看了半月來的中外報刊，外國仍有人看好鄧小平，他們忘不了鄧小平上一次的翻身，以爲鄧小平既有第一次，應該還有第二次，但在台港兩地觀察家很少有這種說法，當是由於中國人比較了解毛幫情況，了解毛澤東性格。

但就在中國人方面，倘有人以爲鄧小平在毛軍中有相當力量，將來可能會威脅毛江，因此，毛江對鄧小平也許不致過爲已甚。實則此亦是以自由世界標準衡量共幫，與實際情況有甚大距離。

先說鄧小平在軍中力量，鄧小平之從軍實在是半路出家，對於當初毛幫之三個「方面軍」皆無淵源，抗戰時期入一二九師任政委，該師爲紅四方面軍大部改編（另一小部編爲三四四旅由徐海東任旅長，撥入林彪之一一五師），在此之前，鄧小平與這支部隊並無淵源，由共軍投誠改編至大陸陷共，全部約十二年時間，鄧小平與此一股均在一起。目前毛軍頭目出任一級軍區「司令員」原屬於紅四方面軍的有「廣州軍區」許世友、「福州軍區」皮定鈞、「蘭州軍區」韓先楚（可能已遭整肅）、「北京軍區」秦基偉（剛由成都軍區調來）、「瀋陽軍區」李德生、「新疆軍區」楊勇，若加上剛免去「「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在十一人中佔其七，力量誠然甚大，但眞正受過鄧小平領導，屬於一二九師至二野系統者只有秦基偉、楊勇兩人。陳錫聯與另一「副總參謀長」張才千亦屬此系統。最巧合的是秦基偉與楊勇兩人，亦是解放「毛幹」。

目前謠傳陳錫聯代理「國防部長」，可能性很高，若從表面看，鄧小平舊部四人陳錫聯代理「國防部長」，張才千任「副總參謀長」，秦基偉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皆在核心之地，握有兵權。楊勇雖然遠在新疆，卻面對蘇俄，處於第一線。如果在鄧小平被鬬之前，衡量鄧小平的實力，不能不認爲是鄧小平有意佈置，亦可視爲其權力鞏固之象徵。但在鄧小平被鬬之後，發現軍人對他實在沒有半點助力。

就鄧小平過去情況分析，他在黨務方面的實力大過軍中，因爲辦黨才是他的本行，軍事畢竟隔了一層。尤其是他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毛澤東便在「大鳴大放」，「三面紅旗」，「砲轟金門」一連挫折下退居「第二線」，中共中央便落入劉鄧彭「三結合」掌握中，當時各省省委書記，第一書記皆由劉鄧任命，多數皆是鄧小平所提出，文革時紅衛兵鬬爭鄧小平，便指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被紅衛兵逼迫自殺），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最近被「解放」又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是鄧小平黨羽，實則鄧小平黨羽並不止此二人。因鄧小平實際控制中共黨權達十年之久。

但各省市區縣之黨務組織在紅衛兵暴動時全部被砸爛，以後毛澤東想盡方法恢復「黨組織」，初步組成之「省委會」，第一書記二十九人，現役軍人佔二十二人，毛澤東以後與林彪發生衝突，要害死林彪，其故實在此。

林彪死後，又經一九七三年之移藩，到今日二十九人中軍人只佔十名。表面看，似乎黨權又恢復，但實際經過紅衛兵大亂之後，黨的份量大大減輕，再想以黨控制共軍難乎其難，黨幹本身亦失去自信，更不知何日又發生一次文革事件，此日當權者，將來定是堦下囚。因此，人人不能不預留退步，故毛幫今日的黨組織已陷於癱瘓，所倚靠控制人民的還是槍桿子。

無論就黨軍那一方面看，鄧小平勢力已式微，他所以能再起，是由於毛澤東的需要，一旦毛澤東不需要，便一腳踢開，再想浮起，除非毛澤東又有需要的時候，但就目前情形看，毛澤東已沒有時間再用鄧小平，所以鄧小平重新浮起的希望是等於零了。

但由於鄧小平這次重出不久，又未明顯與毛澤東爲敵，可以推想雖然倒下去，應不會受太大折磨，比起上次的待遇也許好一點。

六、毛幫鬬爭的現勢

今天研究毛幫的未來鬬爭情況，已不是鬬「解放」之「黑幫」及「走資派」的問題，有很多跡象可以看出，就是江青一派內部也將發生分裂，正如文革初期文革派正在意氣風發時，突然發生王關戚事件，幾位健將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林杰一起倒下去，至今羅瑞卿都浮出來，他們仍然沒有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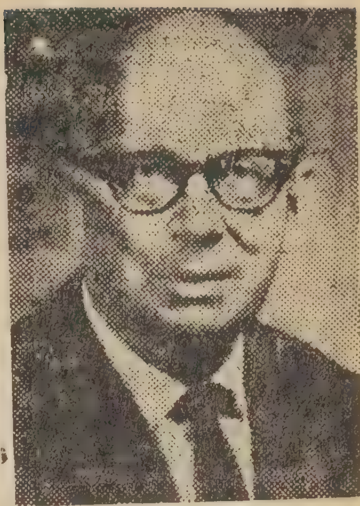
如果江青內部出問題，首當其衝的可能是張春橋，毛澤東所謂的「老中青三結合」，張春橋是「中」的代表，目前「老」已被鬬光，「少」派今後要鬬必然鬬「中」派，張春橋將首當其衝，而張春橋本身又不大「乾淨」，顯明跡象有二：張春橋最近三年與周恩來似乎深相結納，吊周時他過去抱着鄧穎超，頗爲傷感，無論是眞心是假意，一旦播上電視，江青派看在眼內，對他絕無好處，此其一。

一九五四年一月，張春橋充任中共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團員赴蘇俄訪問，歸來曾作「訪蘇見聞雜記」（一九五四年一月「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對蘇俄人民的生活富裕，十分嚮往，對史大林死後，蘇俄走向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道路的經濟政策，加以讚稱。張的這些觀念，在今天「無產階級的革命左派」來看，應該是十足的修正主義者。另據一九六八年廣州出版的「鋼八一通訊」第一期報導，原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曾向毛澤東檢舉，張春橋是「叛徒」在山西被捕，並願以生命和黨籍來保證；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現已成爲「革命領導幹部」的馬天水則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一次擴大會議上替張辯護說：「春橋同志從來沒被捕過，其實解放前，春橋同志從沒有去過山西，霍士廉說拿頭和黨籍來保證，其實霍有沒有黨籍也有問題！霍士廉在「文革」初期，還是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在中共黨內地位甚高。一九六七年冬，毛林集團提出辦理階級隊伍的口號，凡是「叛徒」必須清除出黨，因此霍乃向毛檢舉了張，霍抗戰時亦在山西工作，故對張之被捕，似屬可信，且願以生命和名譽作保證，如非事實霍必不敢出面；至馬天水之辯護，頗爲牽強，如說張春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從未去過山西，完全不確，張於抗戰後即在晉察冀工作，且曾被派至北岳區工作，那就在山西境內。至於說霍士廉可能沒有黨籍（霍現已獲「解放」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對其保證都認爲有問題，更屬強詞奪理。可見此事確實有因，此其二。一旦抄出舊賬，張春橋可能步陳伯達後塵。

總之，這是毛澤東在世最後一亂，這一亂必然將毛政權推向滅亡的深淵，鄧小平雖不是「大人物」，但他確引發了一場燎原之火，燒掉了共產黨的罪惡統治。

對共黨謬論的批判

林邁可 Michael Lindsay



有些人認爲與共黨分子進行論辯，乃是徒勞無益，且或有害的事。共黨分子設法利用討論來取得宣傳之利，而且居然常能做到此點，那倒是眞的，但他們能獲此便宜，乃是由於對手的愚蠢。凡是有人提出合理的論辯，有一點政治學與哲學的知識，幾乎總能產生一種情勢，使一個爲共產黨立場辯論者，不是拒絕繼續辯論，便是提出顯然荒謬可笑的議論。我們不應指望一種具有堅定信仰的人，一經輸掉一場辯論之後，便會改變他們的信仰，但是，久而久之，他們在合理的論辯中，一再無法爲其信仰加以辯護，可能便會自此而喪失信心。更重要的是，如果那些爲某種信仰辯護的人，一再拒絕討論，或採用極難令人相信的議論，再如果這種情形發表出來，則他們所能從事爭取一般非具有深深信念的信仰者的能力，便將大爲減低。

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顯示中共在合理的論辯中未能辯護其立場。一九四九年，我和內人在北平時，毛澤東發表他有關「人民民主專政」的聲明稱，中共必須以蘇聯共黨作爲導師，並以蘇聯爲其模範。我爭辯說，對蘇聯採取這種毫無批判的態度乃是愚蠢的事。我說明，我對蘇聯在歐洲的作風，知道得很多，並舉出一些例子，顯示蘇聯的政治警察，正像日本的憲兵隊是同樣的一種殘暴而腐敗的組織。通常所得到的答覆是：我應該知道，我所講到關於蘇聯作風的事，不可能是眞的，因爲在理論上，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特務人員是不可能會有像我所講出的那種作法的。只有聶榮臻採合理的態度。他說，等他們在歐洲派有他們自己的代表，如果他們發現我所講到關於蘇聯的事確有其事，則他們將有責任來批評蘇聯玷辱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如果在中共領導階層中普遍都有聶榮臻的見解，中共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可能就已着手攻擊史達林了。

一九五四年，英國工黨代表團的訪問，提供了一些更爲明顯的例子。代表團中只有艾德禮（**Clement Attlee**）和蘇默斯基爾（**Edith Summerskill**）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其餘六人均純粹出身工人家庭，從小學畢業就進入了工業界工作。比凡（**Aneurin Bevan**）從十二歲便開始進入地下當礦工。北翰柏蘭礦工工會的華特森（**Sam Watson**）爲我們對工黨與中共組織的不同作了極有效的說明。每逢代表團被介紹給他們所遇到的一批人時，他就會問到這些人的出身。中共的代表顯然總是一些大學畢業生，或至少是中學畢業生。於是華特森更會說：「爾們自稱代表工人和農人。那我們爲什麼在你們組織裏始終沒有碰到一些工人或農人？」共黨人員便從未回答過這些問題。華特森在會晤中共工會領袖時，也提出了一個極爲有效的論點。他問，他們的會員是否曾要求在工人的住宅方面多花些錢，而少花錢在當時正在北平各地爲「政府」及共黨興建的大樓華厦。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回答是：「這個問題並未發生。」

在鞍山，我們看到街上有許多武裝部隊，「市長」告訴艾德禮說，他有五千名武裝安全衞隊，還有他的一些普通警察，艾德禮問他爲什麼需要這樣龐大的武力，這個「市長」回答說，他們是保安所需要的。艾德禮指出，中共自稱已經消滅了地主和資本主義者，他問這些衞隊是否是爲對付工人所需要的。當「市長」堅決否認時，艾德禮仍追問：「那麼你需要這樣龐大的武力來對付誰？」這個市長對這一問題，根本就拒不答覆。

在與比凡討論時，「農業部長」堅稱人口問題是不可能發生的事。當比凡爭辯說，增加的生產，或則可以用來提高生活水準，或則可以用來支持人口的增加時，這個「部長」回答說：「人口越多，勞動力越大，勞動力越大，生產便越多。」（這是高度簡化的馬克思主義，勞動乃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因此，價值的生產，永遠是與勞動成正比的。）後來我與另一人繼續進行這一論辯，我說：「如果目前的人口增加率持續幾個世紀，直到全中國人口的平均密度和目前的上海市一樣高，難道你不承認屆時會有人口問題？」他的回答是：「決不會，因爲屆時我們將有那麼多的勞動力。」

在人口問題上，常識終歸勝過共黨教條，這是件很有趣的事。中共在一九五六年承認了有人口問題，在「大躍進」期間又再度否認其可能性後，現在便正認眞的致力於限制人口的增長，雖然甚之在一九七三年時，還有一些地方「官員」辯稱，中共可能輕易維持更多人口。

除了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中曾與外界有過一些接觸外，英國工黨代表團的訪問，爲中共頭目們初次提供了一個與西方國家重要政治領袖會晤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他們勢必會關切於瞭解一點外界的見解。他們曾願意花費很長的時間，與英國和澳洲一些極左派並不重要的政界人士進行討論。而英國工黨代表團實際上卻只得到了一次與中共高級頭目們會晤的機會，而且這次還是出於工黨代表團的要求舉行的。現在回想起來，中共高級頭目避免討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卽以這些頭目，他們也無力在合理的論辯中辯護他們的觀點。

在一次初步討論中，周恩來指控比凡對中共作極不公平的攻擊，罵中共是蘇聯的傀儡。比凡說，他從未寫過這樣的文章。周恩來稱，他可以找出此項資料，並叫秘書去找，秘書回來告訴周恩來說，比凡的文章是刋在某期「論壇」

[illegible]的觀點，然後加以發揮批評。如非翻譯太差，便是周恩來如此誤解原文，以至無法將比凡自己的意見，和比凡所要批評的意見，加以分別辨明。

中共方面參加正式會談的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其他幾人。毛澤東問爲什麼工黨拒絕與英國工黨合作。當然，兩個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應該合作。蘇默斯基爾回答說：「如果我們知道共黨一旦掌握政權，第一件事便是清算我們這種人，你怎樣還能指望我們與共黨合作呢？」從這個問題便引到東歐的發展。最後，毛澤東說，工黨代表聽信反蘇宣傳，但並無眞實證據，證明共黨在東歐會淸算了社會民主黨人。菲利浦斯（**Morgan Phillips**）立刻答覆說，他身任工黨秘書，負責對其他社會民主黨的關係，他能舉出全部詳情細節，社會民主黨領袖如何被捕下獄，或遭殺害，以及社會民主黨如何被迫摒棄他們自己挑選的領袖，來支持共黨選擇的新領袖。毛澤東便很快的改變了話題。

在談話的稍後一個階段，一個工黨代表問毛澤東，爲什麼共黨自稱只有他們才能改善工人的情況。英國工黨在一九四五年後已經當權五年，這和共黨統治中國大陸的時間一樣長，他們爲改善英國工人情況所做的事，可說正與中共從事改善中國大陸工人所做的一樣多。毛澤東提出了列寧「帝國主義」一書中的標準議論：工黨只能藉剝削英國殖民地的手段，來改善英國工人情況。艾德禮回答說，他想即使對英國而言，這也是一個很不夠力的論辯，但是對毛澤東的論辯所稱，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社會民主政府，雖然並無殖民地，卻已爲人民的生活情況，改善了許多的說法，簡直就變得荒謬可笑了。毛澤東說，荷蘭和比利時都有殖民地；艾德禮解釋說，他所說的不是荷蘭和比利時，而是挪威、瑞典和丹麥，毛澤東無法堅稱這幾個國家是有殖民地的。毛澤東想了一會說：「這幾個國家必然是非常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說着便急忙改變了話題。毛澤東似乎很顯然的只是接受列寧的「帝國主義」的議論，而並未加以認眞的思考。

除了工黨代表團所經歷的親身體驗以外，我還有一些在我個人方面的論辯。據介紹爲「中國人民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所長的一個朱某，設法說服我，說是英國共黨只是因爲遭受英國政治警察的壓迫才勢單力薄的。他告訴我說，如果我在倫敦街頭買一份「每日工人報」，我就會給政治警察釘上，而且可能惹上大麻煩。我告訴他說，那是胡扯。我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住在英國時，「每日工人報」和另外一些報紙都一同陳列在當地公立圖書館裏，而且，據我知道，有一些人訂閱了該報，也未惹上麻煩。朱某說，可能有這種情形，不過，那是英國警察和有關的人安排的，讓像我這樣的人仍相信英國是有一點自由的。

很有趣的是，朱某設法爲自己辯護說，他對英國的見解，並非從蘇聯的宣傳得來，而是從到過英國的同志提出的報告得來的。很顯然的，英國共黨設法編造了一些警察迫害的故事，來解釋他們無法贏得民眾支持的事實；中共便相信了這些話。我和內人曾在一九七三年遇到一件類似的事。太原的中共地方幹部爭持說，大半英國工人每週只賺十五英鎊。我指出說，倫敦交通公司在倫敦的地下車上貼有許多廣告，以週薪三十鎊的酬報，招募工人，擔任非技術性的工作，還找不足人。於是中共地方幹部說，週薪十五鎊的數目，是從英國來的訪客告訴他們的。

我曾遇到一次，在共黨組織較高階層中拒絕進行討論的事。我曾隨身帶着我所寫的「中國與冷戰」一書的原稿與校樣。這部書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有着強烈的批評。我把原稿和校樣交給喬冠華，告訴他說，如果他或他的同僚對於我的批評，希望提出一個答覆，我會商請出版者把它插進去，作爲卷後語。喬冠華並未提出答覆，卻由冀朝鼎請了我和內人的家人，參加了一個宴會，席間，他極力勸我，不要出版這本書。冀朝鼎是我內弟的老友，當時主管對外貿易，他的議論純粹是出於情感作用的。作爲中共頭目們的一個老友，我不應在現時候批評他們，而應多給他們一些時間。我說我已給了他們機會，可以把他們的答覆和我的批評，放在一起發表，而且，如果他們能指出我的書中在事實方面有何不正確處，或在議論方面不能成立的話，我願加以修訂改正。但是，我不能只因爲中共不喜歡我的書，便把它壓下來不發表。當冀朝鼎和我開始爭論時，我的內弟趕快喝個爛醉，以免捲入漩渦。這絕不像是他的正常作風。他在山西閻錫山的統治之下，以及國民政府的統治下，一向都是無所顧忌，暢所欲言，而且是很少喝酒的，但五年的共黨統治把他嚇壞了。

新華社拒絕繼續進行討論，我們在北平的時候，「參考消息」引用澳洲和美國一些親共刊物的文章，把它們作爲澳洲和美國人民的見解發表出來。我寫了一封信抗議說，這樣一種報導和中共自稱爲致力於和平的說法，並不相符。如果他們眞正要想和平，他們便需要克服大部份澳洲人和美國人懷疑共黨並不想要和平的想法。如果共黨自欺欺人的認爲，大多數美國人和澳洲人都已信任他們，並和他們意見一致，他們是沒法消除此種危害和平的疑慮的。（比凡曾告訴我們說，在共黨談到希望和平時，他們只是表示，他們希望不經一戰，而能獲致勝利的果實。）我們從廣州動身到香港時，有人交給我一封信，「新華社」在信中爲自己辯護說，「參考消息」中所引用的文字都是正確的。我從澳洲寫去了一封覆信說，這種說法，根本是躲避我的批評，我所抨擊的是，那些引用的文字，完全不能作爲美國和澳洲輿論的抽樣。我引用一項美國民意調查來支持這個說法，此項調查顯示，「參考資料」所引用作爲代表美國人民的意見者，實際上只是少數人的意見，甚之要比主張立即對共黨國家進行制止戰爭的少數人還少。「新華社」對這封信，竟拒不作答。

在我所寫的「和平共存可能嗎？」一書中，我擬出了一個討論和平共存的計劃。中共，稍後還有蘇聯的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最初同意合作進行此項計劃，但在他們一看到一些我要他們發表意見的問題，他們便拒絕再作討論。

英國工黨另一位重要人物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於一九五八年訪問中國大陸，他發現中共無法爲其國際事務的立場提出辯護。他常必須對

一些在對方顯然表示不受歡迎的問題，緊隨不捨的追問下去。例如，武漢大學教員請他參加一次酒會，開始譴責南斯拉夫實爲施修正主義。克羅斯曼請他們說明，他們認爲狄托的政策究竟錯在那裏，他們對狄托所提出的第一個也是最嚴重的指控是，他接受美援。克羅斯曼便問爲什麼他們譴責狄托接受美援，卻並不指責波蘭的戈慕卡，他也是接受了美援的。此時，他的譯員插嘴說，他們不希望他問這個問題。克羅斯曼堅持譯員把話傳譯過去。全體教員隨即都站了起來，說：「克羅斯曼先生，再見，」說着便都退席而去。

我和內人在一九七三年訪問中國大陸時，我在簽證申請書上註明說，我希望討論中共的意識型態問題，因爲我教有一門這個問題的課。「中國旅行社」不願意，或者是無法，在北平找到一個願意與一個對此問題有所瞭解的外國人來討論這個問題。在北平以外地區，一些地方「官員」似乎都把我們看做是向他們挑戰，開始和我們爭辯起來，但他們都很容易對付，因爲他們的所知，極爲貧乏。他們往往很感興趣，從我們這裏獲得到一些有關蘇聯的消息，有關中共黨的早期歷史，甚至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如果這種論辯是在公共場合進行，人們總就圍攏了來聽着。

有一次與某一革命委員會主席進行的論辯，是值得加以報導的。我對他說：「你們現在都一致認爲，劉少奇在一九六七年以前的政策是錯誤，但是如果有一個地方組織在一九六七年以前，認定那種政策是錯誤的，那會怎麼樣呢？這個地方組織在劉少奇還居有高位的時候批評他，不會惹上麻煩嗎？」他的回答是，劉少奇政策的錯誤，是在共黨頭目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確定的。這個意思表示，劉少奇的政策是在共黨頭目裁定其爲錯誤時才成爲錯誤的；換句話說，眞理是由共黨領導階層來決定的。當我對「中國旅行社」爲我們和一些教授對中共黨的歷史，只安排了兩三小時會談——雖然那些教授顯然希望能有較多時間的討論，因爲在我們必須分手時，他們還繼續不斷的向我們提出一些問題——表示不滿時，我聽到了這種以更爲幼稚的方式表達的同樣觀點。一個最近剛從中國大陸訪問回來的華裔美人，說我並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騷動有多大。「中國共產黨至今還沒有時間來確定，歷史是怎樣的情形。」

以一件更新的事件來做結束：一個訪問大陸的美國游泳隊，被帶去參觀毛澤東的出生地。那所屋子的規模，顯示毛澤東的父親明顯的是個「富農」。一個美國隊員問陪同人員，毛澤東以前屬於那一階級的。一個共幹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另一個說：「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發明『階級』這個東西。」

這些例子可能已經足夠證明我的論點，一個人只要有相當豐富的知識，理智的論辯有點經驗，幾乎永遠都能造成一種情況，使共黨不是拒絕繼續討論，便是提出一些除了執迷的共黨分子之外，都會認爲是荒謬可笑的議論。我承認中共常能利用與外國訪客的談話，來取得有利的宣傳，但這只有支持我早先一篇文章所得到的結論，即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已變得沒有能力作理智的推理。

攻擊一個敵人要攻其弱點，這是戰略的基本原則。共黨在理智的論辯中無。如果共黨將其立場改變到在理智的論辯中可加辯護的地位，則他們與今天的共產黨勢必大不相同；他們勢必必須摒棄許多馬列主義及毛澤東主義的教條。我希望在隨後的一些文中，來對共黨弱點進行攻擊的戰略與戰術，作一討論。

爲對中共表示公平，我和內人發現中共總是很客氣的傾聽着一個議論，即使他們對此議論具有強烈的不同意見；在他們願意進行討論時，他們也認眞的聽取這種議論。與此相反，我們發現他們在美國的支持者，往往以叫嚣和暴動來阻止別人發表議論。他們不但不認眞的聽取議論，卻往往對批評者作純粹的人身攻擊，來對付合理的批評，而且，在我們所遇到的每一情形中，這種人身攻擊均依賴於一種一望而知其爲虛構事實的言論。

「毛思」與「周思」

古鶴翔

筆者曾經在本刊說過：「毛澤東怎會不扶植江青，乖乖地讓位給鄧小平？倘眞的這樣，毛澤東就不是毛澤東了！」

筆者發表上述意見的原因是針對外電報導，據說毛澤東曾對福特表示：鄧小平將是中共的接班人。

筆者還在「周恩的眞面目」一文中指出：「傳說毛澤東因江青胡作妄爲，而欲與她離婚，且接受『忠告』貶斥江青。這些傳說，如果不是毛澤東騙人的花招，便是美化中共的宣傳。——我們切勿上當！」

上面這些話，現在看起來似乎是預言，其實那是「必然的發展規律」，絕非巧合。理由很簡單；毛澤東以「唯我」作中心的，他從不放過任何抓權的機會，誰阻礙他達到這目的，誰就是他的敵人。當然，上面所提出的理由是在「毛選」中找不到的，也是毛澤東不敢公開說出來的，但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如果有所謂「毛澤東思想」，這便是「毛思」的眞諦！

共黨內部確有「路綫」之爭，但所謂「路綫」之爭並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其實是個人權力之爭。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更是眞理！

劉少奇、林彪之垮，主要原因在此；周恩來不明不白地「魂歸馬列」，化骨揚灰，難道不也是同樣原因麼？

肯定的，「彭大將軍」尚因忠言逆耳而遭難，「黑幫」的第二號頭目怎能功高震主？遲早必要打入地獄。矮鄧不死，江青娘娘怎能正位？

寫到這裏，我們對周恩來之死，不能不添多幾個問號了。更妙的是：傳說朱德、葉劍英和劉伯承都「病」了，他們的「病」是否和周恩來的「病」同一類型？值得吾人注意。

周恩來在上海搞共產運動時，曾經出動「打野雞」；事後他對人說：「我太對不起小超了！」

上面這則「逸事」，絕不是什麼謠言，而是那位曾經和周棐一同工作

時事評論

落水狗

林定

落水狗尼克遜經老毛千呼萬喚，終於坐上中共用大陸人民血汗錢購買美製噴射機，由加州飛往北平，向毛皇磕頭去了。

尼克遜自「水門」事件後，品格名譽掃地，聲望一落千丈，前途一蹶不振。這條落水狗，理應沒有什麼價值可資利用，居然獲毛澤東青睞，出乎美國佬意料之外，其冷門程度，並不亞於華國鋒繼任周恩來之位。

尼克遜再次在毛掌上跳紅色芭蕾舞，雖沒有上次那麼出盡風頭，但身爲過氣資產階級代理人，比同輩之前英相希斯、柬廢王施漢諾，風光萬倍。老尼一落飛機，便受到新紮宰相華國鋒率眾熱烈歡迎，機場沒有儀仗隊，然歡迎人數卻比上次多了一百五十人，足見毛澤東如何重視這條落水狗了。

既然落水狗已失勢，政治影響力微小，爲何老毛還這麼隆重地派專機去接他，顯見並不是毛澤東的反叛性格使然，故而引起中外觀察家紛紛揣測。有的認爲，毛澤東邀請尼克遜，目的志在抽福特之後腿，因福特堅持美國對蘇聯和解，破壞了中共的反蘇政策，所以趁福特準備競選之際，邀老尼一遊，使美國人重溫水門醜聞，一來可藉此打擊福特，二來也可促美國人對中共修好，對抗蘇聯。有的認爲，老毛此舉，是給美國人一個印象，中共並沒忘恩，可跟美國交朋友，即使下台的尼克遜，也以上賓待之，同時更可暗示，中共內部雖然紊亂，但對外政策不變。更有的把毛澤東看成是當世大慈大悲活菩薩，說：「毛澤東年紀老了，老年人易於憶舊，雪中送炭在中國人認爲是美德。當朋友在窮途末路之時，綈袍之贈充滿了人情溫暖。」「想到自己的年紀這樣老了，老朋友的境遇又這麼悲慘，那就接他再來歡渡一段短短的時光吧。」「君子念舊，小人忘本。毛尼兩位在這件事上，都有風度，頗有人情味的溫暖。」這種揚善棄惡、塗脂抹粉說法，說是怪論，那又不是，因它「堂堂正正」刊在「社評」裏，說是評論，卻十足怪論，刊在「怪論連篇」專欄恰到好處。其實，有好多論調，主筆應與三蘇互調一下，才不失爲一份有意義傳播媒介。

讀了這些揣測文字，筆者也有興趣湊湊熱鬧，說實在話，老毛邀請老尼，其用意只有老毛自己知道，相信北平的二級頭頭也是朦查查，更何況像我輩的局外人了。不過，老毛凡做一件事，必有其政治企圖，儘管利用價值渺小，但對他稍有一點益處，必不放過，甚至連死對頭也不惜加以利用。中共七大時，李立三本已被踢出中委會，所有中委通過，但毛澤東一人不同意，他說：「你們不要李立三，我要。」結果李立三仍然當上中委。雖說毛澤東要李立三的理由是「留在黨中央的一反面教材」，但主要還是買蘇聯的怕，李立三跟蘇聯關係密切，斯太林很看重他，後來蘇軍侵佔東北，便叫李立三跟林彪拍檔。毛澤東打狗看主人，不能逼人太甚，他對待陳紹禹，也是如此。同時，毛澤東也要安撫走李立三路線的人，因那時中共局促延安，生死存亡未卜，隨時可被國軍敉平，爲求自保，對所有能夠拉攏的人都要拉攏，李派也不例外。因此毛澤東實不能對李立三趕盡殺絕，但決不能說毛澤東看在老朋友份上，懷了惻隱之心，放過李立三一馬。

此次毛澤東邀請尼克遜訪平，筆者忖測主要目的有三，第一，爲文革派在外交上建立威信。自林彪粉身碎骨後，中共由周恩來出面大搞笑臉外交，從乒乓到入聯國，繼之與各國競相「建交」，特別老尼訪平，掀起笑臉外交的最高潮，周派集團確是威風八面，備受內外人士推重，致中共對外政策所謂「成就」，全歸功於官僚集團，相形之下，文革派顯得面目無光，無地自容。目前，文革派在北平的權力鬭爭中佔上風，基本上掌握了對內權柄，在外交上需要露一手，給西方人士一新觀念，以顯示文革派的外交本領。最好的宣傳工具莫過於爲世人所熟悉的尼克遜，這塊「樣板」，江青選得很對，果然在世界上掀起一番熱鬧。西方人士向來認爲文革派對任何事物都採偏激手段處理，因而不大尊敬稱之爲「極左派」，相反地暱稱周派爲「穩健派」。文革時紅衛兵鬭爭外國使節的印象殊深，對文革派上台遍存恐懼，老毛邀請老尼，可消除此一憂慮，且間接告訴他們，在笑臉外交上，「極左派」並不比「穩健派」差勁！第二，消除周恩來在大陸上的影響力。由於周恩來運用其圓滑手腕處理外交事務，使中共在國際上突破了半關閉局面。在大陸上的影響力，不謂不大，大有認爲惟周恩來，才能使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特別是連美帝紙老虎頭尼克遜也要親臨北平，雖然周恩來多次公開表明「邀請美總統訪問中國是毛主席親自決定。」但人們還是認爲周恩來力量使然，毛澤東只不過點頭而已。在一連串的「外交勝利」下，周恩來的權力與聲望愈來愈高，甚至死後其所遺影響力，對文革派仍存有極大威脅。此次毛澤東邀請尼克遜再度訪平，一可證明，前次老尼訪平確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周恩來僅是幫閒而已。二是沒有周恩來，文革派也一樣可以跟老尼飲茅台、吃填鴨，將來不論誰當了美總統，文革派也有足夠資格跟他打交道，比周恩來毫不遜色。第三，替華國鋒樹立威望。儘管斯大林看不起毛澤東，但毛澤東對他卻心誠口服，處處模仿他。比方在繼承人方面，斯大林在晚年的許多會議、演說，都叫秘書馬林科夫代他主持，特別是蘇共十九大，由馬林科夫代表他作政治報告，以樹立馬林科夫個人威信。雖然毛澤東批評斯大林培養繼承人爲時太晚，但他還是採取老斯的方法，在重要會議上叫繼承人主持，如黨方面叫王洪文、張春橋作報告，政方面叫華國鋒主持，去年農業學大寨會議華國鋒作了總結報告，今年便出任代總理，此是斯大林提拔馬林科夫的翻版。華國鋒坐上周位後，老毛爲增加其在國際上聲望，安排他在外交活動上亮相，迎接老尼，這張宣傳廣告，收效很大。

從「周恩來政治遺囑」談開來

柳以青

根據一月廿九日的法新社東京電訊稱：產經新聞的一位專欄作家山根度時，發表了周恩來的政治遺囑，而這遺囑是由鄧穎超分發給中共中央委員會各委員的。而這「遺囑」中，包括了外交、中共的黨生活、經濟及民族主義問題。

當然，到現在無法證明這一發表出來的「遺囑」是真是假。不過，我們可以就這一大陸上「某一位人士」的吐透，可以了解一下，大陸上共產黨人，或是其他人士對中共的看法或瞭解而已。

傳說「遺囑」內容

首先，就將這一傳出的「遺囑」內容的大綱，轉抄在這裏。

關於外交方面，這「遺囑」稱：「中共外交的基本政策，乃是為世界和平及人類的進步而鬥爭。為了使這鬥爭成功，需要世界和平力量的合作，及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合作。寫入新憲章的維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乃是中共外交的基點。至於社會主義國家及第三世界之間的合作。是絕對必要的。從過去到目前的經驗中可以明顯看出，這項原則必須首先在亞洲的越、寮、高棉之間，達成合作關係的基礎。在過去數年當中，中共在國際舞台上擔當了積極的角色，在這方面，中共須與美國，日本及所有其他國家保持經濟合作及文化交換。我們的外交原則已在萬隆會議上表明，我們必須使之實現。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並不意味着我們的目標須和他們相同，在外交方面，我們必須進行階級鬥爭。」

關於中共「黨」的生活，稱：「中共文化大革命有着民族主義與歷史的特色。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走自己的道路，黨生活的基本原則，我希望黨的民主行為及黨的經濟領導，能夠堅定維持，而文化大革命必須糾正的錯誤不致帶入黨中。」關於經濟方面：稱：「我們的經濟須由經濟的專家辨理，為了使五年計劃穩定發展，應注意到重工業。在過去二十七年中，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我們仍未擁有必要的機器、鋼鐵、水泥和電力。除非我們充分擁有這些東西，輕工業、農業或交通就無法發展。我們有充分的資源及勞動力，為使運用資源和勞動力能得最大的效果，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必須清楚認識他們的任務。」

像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政治遺囑」，姑毋論它的眞實性如何，卻是可以做一準繩，來衡量周恩來死後，所有大陸上中共的轉變的。特別是來自中共的當權派，公開地否認了這一「政治遺囑」的眞實性之後。

首先，我們出來看這一所謂「政治遺囑」中有關外交方面的情形。總原則方面歸納到「萬隆會議」的「五項原則」。在這「五項原則」的運用下，又在範疇方面形成了一個重點。就是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強調了三種不同層次的「合作」。一是與「世界和平力量合作」；二是與「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合作」；三是「社會主義國家及第三世界之間的合作」。同時，如果具體地表達的話，那便是在國際上「與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保持經濟合作及文化交換」；在東南亞地區，則是要在「越、寮、高棉之間，達成合作的關係基礎」。

誠如一般專家們指出：這一「政治遺囑」中，並沒有突出中共與蘇共間的關係。這憑這一重點，我們可以知道：最近（按指筆者寫這篇文章時）喬冠華兩次的公開談話，一是針對東西德問題，一是針對安哥拉問題。都是毫不隱瞞地對蘇聯大加抨擊。特別是這樣的一段話稱：「當前全世界人民正在密切注視安哥拉局勢的發展。為了同美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一手挑起了安哥拉的內戰，露骨地對安哥拉進行軍事侵略，力圖把安哥拉變成它的殖民地，並進而向非洲其它地區伸手。這一切充分說明野心勃勃的蘇聯是安哥拉人民和非洲人民最危險的敵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一樣，表面上氣勢洶洶，實際上也不過是個紙老虎。它在安哥拉陷得越深，就越會遭到安哥拉和非洲人民的強烈反對。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安哥拉是安哥拉人民的安哥拉。……只要堅持鬥爭，就一定能夠排除一切外來干涉，特別是蘇聯的干涉，實現安哥拉三派的民族和解和團結。……」

如果就這樣的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這一立論與周恩來的「政治遺囑」中所說的，究竟有什麼不同！

「五項原則」有內幕

問題最大的，恐怕是周恩來所主張的「萬隆會議」的「五項原則」了。

這一「五項原則」，在中共的所謂「乒乓外交」時，很派用場，同時，所有與中共簽的「建交」或「公報」中，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

不少的人士，總以為這是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甚至連周恩來也是這樣說。但是，眞相是如何呢？當然我不知道。可是，我這裏有一線索，撰寫出來，或許讀者們可以尋思。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大言不慚地強調「一面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不

是在中蘇共決裂後而大大修正了嗎？妙就妙在中蘇共之所以決裂的文字宣傳上，卻是因爲蘇共走向「和平共存」呢！沒料到，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所提出的「五原則」之中，就有「和平共存」式的「和平相處」呢！假如翻開目前還流行的「毛選集」，在「外交」方面只有「三原則」而已。而一在「萬隆會議」上，除了這三項外，又加上了二項，一是「互不干涉內政」；一是「和平共處」。如果說這是所謂「革命外交」也者，那又是修正。

中共時時處處在反對「修正」，而強調「革命」，原來，中共所謂的「革命」也者，本質上就是「修正」。

假如，我們把有關實質上是「修正」，而口頭上或口號喊的卻是「革命」的種種色色事件，我們就不難了解到中共的本質了。

也就是爲此，周恩來就不能不指出：在中共「黨的生活」方面，就很坦白的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走自己的道路」。這一句話深意，就是要修正——以「民族主義與歷史特色」來修正。

這樣的一種坦白的論調，當然爲中共的僵化了當權派所不能接受的。

這裏，我並不是要來爲周恩來封上什麼「民族主義者」或「中國歷史特色強調者」的名稱。事實上，中共所強調的馬列主義的那套外國的理論、思想和制度，不僅本身的「眞理性」有問題，而且，更受到深厚的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的大加排拒呢！

也就是爲此，最近就不能不再次喊出了「要繼續批孔」呢！其中的前幾段很明白地表達說：

「當前，在教育戰線和科技戰線上，一場回擊右傾翻案風的鬭爭，正在深入發展。這場鬭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大搏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與深入，它關係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會上種種修正主義的奇談怪論聯繫起來，加以分析，就不難看出，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推行的是一條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主要之點是改變以階級鬭爭爲綱，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復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一句話，他們又要『克己復禮』，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

「孔孟之道是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孔孟之道是復辟之道。古今中外一切反動派，包括妄圖滅亡中國的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都從孔孟之道那裏尋找害人民、破壞革命的思想武器。……」

當然，這是一篇很長的文章，引到這裏已經夠了。原因是：從這篇文章中，已經自動地把「孔孟之道」升級爲「全世界性的道」來反中共的了。

很可能寫這篇文章的「李成」，卻是有這一感受。何以反對中共的一切，都會加扣上是「孔孟之道」呢？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孟之道」在大陸的深厚基礎，另方面又可以知道，「孔孟之道」是「古今中外」人士所共同服膺的。這一服膺不是來自強力的宣傳，而是建基在普遍的人性上的。

當然，我不反對不少的人士指出：這一「要繼續批孔」的作用，乃是「文革派」來反對「穩健派」的政治鬭爭。或者，又可以了解成反對以鄧小平爲首的當權派的。可是，反對的方法有很多種，何以要選中「要繼續批孔」呢？這就不能不使人注意了。

根據電訊，這一「教育戰線」的「批判」，已經發展到大部份的大陸各地了。這恐不能專從「政治鬭爭」和「權力鬭爭」上去解釋了。是耶，非耶，我們要對以後的發展情況，才能了解的。

我的這一肯定的基本原因，並不是想故意的忽畧中共所強調的鬭爭和權力鬭爭。事實上，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誰人掌了權，誰人就會從「鬭爭奪權」的理論和行動上，做成了「保權鬭爭」。同時，也就很自然地從黨性的鬭爭，回恢了部份的正常理性和人性。

壞就壞在中共的鬭爭理論以及黨性所訓練出來的習慣，並不能完全的把正常理性與普遍人性發揮出來而已。幾時不能從中共強調的馬、列、毛主義與思想解放出來的話，在政治權力上都會進行不斷地鬭爭。在思想上一定會與發揚普遍人性的孔孟之道站在相反的地位的。

問題是：以馬、列、毛的偏狹理論，來與發揚普遍人性的孔孟之道相對抗的話，勝敗不問可知了。

也就是爲此，目前所掀起的「批孔」運動，表面上不能不借用孔子來做目標，而事實上，卻是赤裸裸地的奪權。這奪權的死活鬭爭，就是中共所奉行的馬、列、毛主義與思想的必然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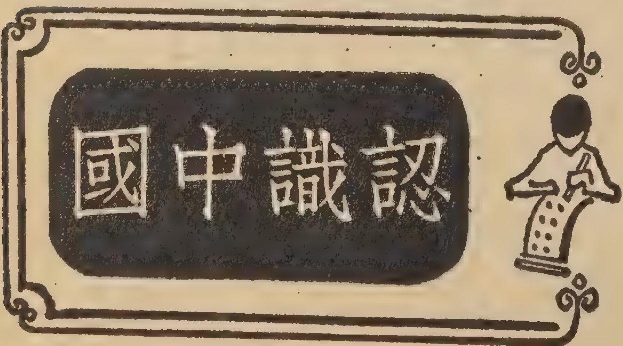
至於談到周的「政治遺囑」中有關經濟方面，最主要的該是那句：「經濟須由經濟專家辨理」這句話了。這句話的意義，就是否是了所謂「毛澤東思想」的。也就是爲此，中共是不能不否認有這一「政治遺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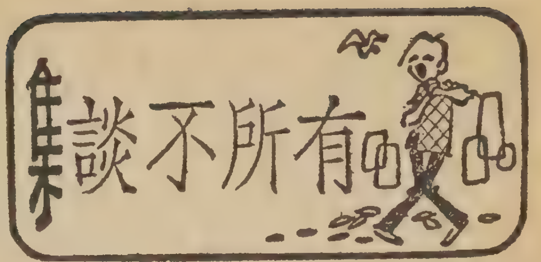
恐怕也就是爲此，這立刻掀起來的「批風、判風」，就是這樣而來的。難怪以周恩來爲首的集團，就立刻受到了自一九六六年以來的「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風。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發動；同樣，根據上海的電台的報告，這次「批整」之風，又是毛澤東親自發動。也就可以看出這一批判風之嚴重了。

不過，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驚險的很，幾乎出了大問題。但是，這次的大批判，一定會出問題的。這問題的出現，乃在於毛澤東犯了可一不可二的忌諱，再加上他的風燭殘年，恐怕老命也不會久了。

在這裏，我想到了又一次被捲入漩渦的無辜的中國老百姓們。





閒談審案

丁冬

平日讀報紙，如果不是太忙迫，總會留意一下關於法庭裏審訊案件過程的報導。這類的新聞有時不易明白，可能由於文字經過翻譯的原故。但爲了滿足好奇心，增加知識，只好耐着性子一字字細讀下去。

法庭審案，不是每樁都精采的。所謂精采，主要並不決定於案情內容本身。事實上，在關乎人命傷殘的案件中，由頭到尾都充斥着惕怵或者是使人午夜生惡夢的情節。如果以此種種情節爲精采，可謂「冷血」之尤。我這裏說的精采，當然不指此，而是指代表控辯雙方的律師在法理上的攻守進退，發招與拆招的過程，其中要是遇上個刁鑽的辯護律師，而湊巧案情又是勢均力敵的話，正如報章所形容的「高潮疊起」情節，更有百世而不一遇之感。

再者，所謂精采，亦不含道德意義上的讚美；它是個諛詞，但不帶道德色采的。比如在一件官司裏，原告分明是有理的，但到頭來官司打輸了，眼看着被告施施然走出法庭，在旁邊觀審的人儘管爲負方不值，但亦不妨對勝方律師的高強手段表示折服。能夠有這樣的一份「心態」，才可以領畧訟情中的精采。反過來說，如果遇上原告勢弱，看看要敗訴，卒因律師手段了得，力挽狂瀾。那時候，觀審的人更是樂不可支，這種快樂是「雙料」的，除了饜飫於律師的高超辯才外，更以眞理得直而感到欣幸。這快樂是兼有「得吾心之所同然」的愉悅在裏面。

不過，眞能「扣人心弦」的官司不常有（這話亦不應目爲「幸災樂禍」，理由亦如上述）。大部分案件常因強弱形勢的懸殊而匆匆了結。就本人記

，有過一件案件，至今尙留腦際。原告是一位少年，拍過一二套粵語片，便以天下大情人自命。他家中已有太太，這還不算，居然把一個黃花閨女釣上手，還當衆奚落那少女的父親。有一天，他倆不約而同的在一家茶樓碰頭，那傷心氣忿的父親在萬目睽睽下衝向那明星，用刀割傷他的俊臉。在法庭上，他自然是個被告。他的代表律師侃侃陳詞說，被告當時用的只是一柄修甲用的小刀，其非蓄意傷人可知，然後詞鋒一轉，講到被告人女兒被誘失身一節，聲容並茂。最後，憑着一句「父心碎矣」，便輕輕的爲那被告父親清脫一切刑責，只以簽保了案。那位律師亦憑此案而漸漸的闖出個萬兒，聲名至今不衰。此案的尾聲是，有等不識好歹的記者還跑到明星家裏作訪問，問他如何處置人家的小姐，並錄得一句「名言」說：「偉大的愛是沒有名份的。」我曾爲此而義憤了多月。

此外又記得一宗簡姓夫婦互訟，由意圖謀殺始，以官判離婚結束的案件，又記得一宗某醫生強姦病人案，都是精采之至。關於前者，所留下的「又錫又盛」一句俗語，一部分廣東「觀衆」當尙能憶及，且承認它的含蓄性與「好使好用」。至於後者，聚訟經年，承辦案件的被告律師（今早已物化）以「爛打」出名。憑他的毅力與刁鑽古惑，那醫生的罪名由「迷姦」改判爲「與病人發生性行爲」。刑期雖然依舊四年徒刑，但不能不說是那律師的個人勝利。翻案的主要點在於那女病人當時「郁唔郁」的證供。

以後便要數到「三狼案」。那案子因爲牽涉到擄人與撕肉票問題，有判處死刑的可能。唯一對三被告有利的因素是，被殺害者的屍體無法尋獲（因年月過久，僅得一疑似的骸骨）。所以，辯護律師在面臨失敗的最後一分鐘前，提請七名陪審員考慮當被告人被處死後，所謂失踪肉票突然出現人間的可能性。這一「顧慮」只要爲其中任何一位陪審員接納，三被告便可以逃過死關。

然後又得提到法律界人士的勒索疑案，結果是被告無罪。儘管觀審的人良心上不同意被告得勝，但他精密、膽大的部署，配上他外表的那種粗率、倥忽態度，反使法官對控方所陳不敢置信，因而斷

評「毒后秘

本期電影，國片中的「毒后秘史」與重映的「殺手龍虎鬬」都是作僞君子狀而販賣不健康意識的作品。

「毒后秘史」是邵氏出品，孫仲導演。孫仲不錯是今日新一代導演中有希望的導演，但「毒」片卻是邵氏公式的壞意識電影。它與李翰祥的色情片並無兩樣。

「毒」電影的反面人物，雖然是毒販，那只是概念化的，實際是製造一個這樣的人物來表現變態色情與暴力。電影寫陳萍是一個女看護，她本來與一個名流思維戀愛，但因爲妹妹失踪，爲了找尋失踪的妹妹，與警探岳華成爲密友，後來找到了妹妹，原來已給毒販阿飛拘禁，折磨到不成人形，進入精神病院，難以復元，到此電影分兩線發展，岳華爲了同情陳萍之妹而嫉惡如仇，處處與毒販作對，陳萍卻成爲女性阿倫狄龍，到處去暗暗地幹掉害她妹妹的人。劇情發展在岳華身上的戲倒有一些文路，寫警察內部伏在大毒販的線人，

義形象的一面，陳萍的戲卻是不着邊際的塑造，她既是功夫了得的女占士邦，又是隨時不吝獻身的風騷女人，既是神槍手又是多情淑女，還是一殺人不眨眼的大殺手。於是整個劇情，便爲了藉着什麼爲妹妹復仇的理由而大作其販賣色情心理變態，大打大殺的場面而存在的。電影中每一段打鬬、色情、兇殺的劇都拖得相當長，至於「毒后」這名字以及將毒販頭子寫成跛足都只是利用近來新聞故事混入去的噱頭，這噱頭與眞實故事其

定一這種犯罪沒可能」。觀審者於咬牙切齒，痛恨壞人之餘，亦須承認這確是難得的高招。你如果沒有此一份「雅量」，便不可能從觀審中獲益。

禮失而求諸野。本地案件不夠精采。只好求諸外國。共生解放軍孑遺，報業大王的千金帕特茜亞在三藩市開審了。報紙稱之爲「本世紀的審訊」。主審法官亦認爲這是他所知道的本國歷史中的最熱門案件。帕特茜亞於一年多前爲共生解放軍擄去。從報章上的照片看，當時她一片天眞無邪的模樣，正與男朋友訂婚，爲親友們祝福的對象。等到身入賊巢後，居然幹出驚世駭俗的事，例如公然斥責父母親，甚至糾黨行刼銀行。後來，匪黨們先後讓聯邦密探擊斃了，她也跟着被緝獲。起初她還是一派傲岸，拒絕與警察合作。但人畢竟是惜生的。當她和辯護律師會面後，乃一反前態，變得歇斯的里，模樣也改了，一片陰沉不測的樣子，致使控辯雙方都出動心理醫生，據說是要確定被告人的精神問題。辯方的心理專家說，帕特茜亞過去一年多以來的生活都是個惡夢，一切不由主，受過「洗腦」，所發出的信和聲明都不是代表個人的意願，與她造愛的匪徒，其實是個摧花手……。總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案子要審訊達四至五星期，看來又是兩造律師各展奇謀，各顯手段的好機會。被告人有罪無罪是一問題，律師肯定從此發迹的。

被告的律師比利多年來一直沉寂不得意，這一趟可能要大振雄風。美國的司法制度跟我們的不盡相同。當年尼克遜水閘醜聞，在經法院調查之前，便已由新聞界去「判罪」。帕特茜亞案未開審，比利的意見已先在倫敦經由一個心理專家在報上發表。「時代周刊」說，比利的造作較他的顧客更爲出鋒頭。由比利之要鋒頭，更引出他的鋒頭蓋同業靳士拿先生。靳氏一向承接反戰者及政治上的極端主義者的辯護工作。他說帕特茜亞的母親本意是要指定由他代女兒辯護的，但他這次一反常態，加以拒絕，說「不爲豬玀工作！」他更趁機發表驚人言論，說他雖然一向不贊成暗殺，但對約翰甘廼廸兄弟之先後遇刺案，倒不覺得很煩擾。因爲國家裏的兩個危險人物，畢竟被剷除了。

麼氣質可言，這也許由於她所飾演的角色沒有眞實感作根的緣故。

從「毒」片看可見電影匠人有一個深重的迷信，以爲一部電影能夠盡量販賣常用的暴力噱頭公式就會有賣座的把握，我想如果此片沒有強調那麼多色情變態，也沒有渲染那麼多打鬪，只從孤軍作戰的一個精明警探上着筆，以及寫那個名流如何暗中利用陳萍幫他作其掩飾販毒生活的工作，如果劇本能寫得深入，它可能比純粹販賣色情暴力的電影更賣座，也能有啓發性，並且會獲得好評的。

在戲的分配上，岳華表現一個精明警探的戲顯然不足夠，另一方面，在陳萍身上表現的戲大部份是虛假的，成爲空洞的表演。這差不多是邵氏近年來的公式噱頭片，從這種製片方針看，只顯出電影老板到藝術匠人，電影事業，缺之誠意，也缺之信心。

「殺手龍虎鬪」

林巽

「殺手龍虎鬪」由賓西奧地斯沙導演，是一部阿倫狄龍的公式電影，阿倫狄龍的公式大約從「街頭喋血」開始就存在，那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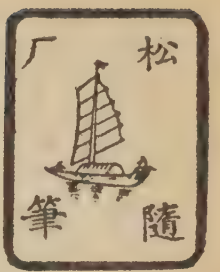
者是好人不信任他，不願給他機會，於是他被迫再出來幹壞事以至被殺爲止，因爲他後段的犯罪是被迫的，他的兇殺暴力無形中便獲觀眾起共鳴，他最後的死，也容易贏取觀眾的同情，這便是阿倫狄龍的公式，這類公式使阿倫狄龍成爲青年觀眾的偶像，也給觀眾散播了不少壞的影響力。

「殺」片開首也如「毒后秘史」一樣，爲劇中人製造後段復仇的藉口，可讓他可以理直氣壯的去大殺特殺。

「殺」片開首寫阿倫狄龍是一個名叫嘉士圖的黑社會頭子的得力助手，因爲他厭倦了幹黑社會生活，想改行做正當工作，黑社會頭子便決定將他幹掉，乃暗中將炸彈放在他的車子中，結果他沒有死，被炸死的是他的妻子和兒子，黑社會頭子大驚，便派幾個殺手追殺他，並且先將唯一能幫助他的朋友消滅，他只得到處逃匿，幸得有一個愛上他的女郎暗中助他，警方也知道他的故事，正好藉此以毒攻毒，也暗中保護着他。讓他去報仇。於是阿倫狄龍便由西西里到丹麥，一個人單獨向四股勢力很大的黑社會人物挑戰，殲了很多爪牙，殺了四股黑社會頭子中的三名。後來得到一個他尊敬的神父保證，答應與死不了的嘉士圖講和，前往參加嘉士圖的女兒的婚禮。最後他從結婚禮堂走出時，有一名曾經同他共患難的朋友丹尼，忽然因利忘義受嘉士圖的收買，出其不意將他殺掉。電影寫四股黑社會人物中，一個嘉士圖，另一個與阿倫狄龍曾經一同出生入死，能推心置腹的丹尼，這兩人都以正派形象在銀幕上出現，誰知最後卻成功地將阿倫狄龍殺了。這是「殺」片整齣電影中比較突出的一點意象，那是一切幹偏門營生的人，根本沒有一個好人，他們有時也扮演好好先生，扮演有情有義的角色，那只是下手機會未來到前的一種使對方疏於防範的手法，只要有利益的機會一到，他就會原形畢露的。從「毒后秘史」至「殺手龍虎鬪」可以看出今日拍噱頭電影都用同一公式，一是用觀眾看作影迷偶像的明星去表演變態色情暴力血腥故事。二是在他們大殺特殺之前先爲他們製造一個漂亮的藉口，如親人無辜被殺，或者是被歹人追到走投無路。三是借用新聞常見的罪案如販毒或黑社會等，好將表演殺人的明星成爲英雄。四是必要時最後讓他死去而成爲烈士。

拍這類電影的人，大都是好些眼低手低的，因爲他們沒有從正途搞出一部富有啓發性的電影，所以不得不借重色情變態暴力血腥來圖利。要是我們承認電影是有魔力的藝術，我是不得不承認，今日的罪惡電影風氣與罪惡社會是有其因果關係的。





伴＊君＊如＊伴＊虎

向晚

「伴君如伴虎」，這句成語，來自中國，足證中國古代這類故事之多，人皆知之，故可避而不談。今只就十六世紀英國都鐸王朝故事述之。

亨利八世：他是一位暴君，殘殺很多人，不僅是反對者，連皇后也殺了兩三個，最著名的寵臣湯瑪斯·摩爾，即「烏托邦」著者也遭他毒手。

亨利踐位後，初娶其寡嫂凱塞琳為后，這種事，在中國傳統禮教是不允許的，但在英國竟獲得宗教的許可。亨利娶凱塞琳的動機，是因她年輕貌美，但日久生厭心，又認為是一種錯誤了。另外原因，說是因她未生兒子，只生一女兒即瑪麗公主。事實上他是因愛上了一宮女葆玲。既要與葆玲結婚，就必須先與凱塞琳離婚。這項束手事，乃落在大臣伍爾賽身上。因為伍氏未能辦到，亨利大怒，先削其一切官職，後藉故則判其下獄。在解伍氏入倫敦塔（監獄）時途中，突然死去。這件事，亨利自逃難脫嫌疑。

亨利為了與凱塞琳離婚，犧牲了大臣伍爾賽；為要與葆玲結婚，又犧

賽氏——在女王寵臣中，只有賽氏是一例外醜八怪，既矮，又駝背，八字腳，兩鬢斑白，且時常患病，女王為何也寵愛他呢？原因他父親是女王的密友，一種愛屋及烏之感情。女王特任他為宮廷秘書，這個職務比後日的首相權力還高。

賽氏樣子雖醜，但能力卻比其他美男子強。須知有能力的人，多數品德壞。賽氏是一大奸大惡人，陰險狡詐，處處用權術，故有英國馬克維里（意大利人著「帝王術」馳名於世）之稱。

埃氏——他出身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長得既漂亮，為人又英勇俠義，樂善好施，心地非常忠厚，是完全與賽氏相反的人物。他曾隨某伯爵赴荷蘭，因平亂有功，極得女王歡心，雷氏死後，他便成為女王唯一寵臣。那時女王已到花甲之年，他只三十一歲而已。埃氏雖然獲得女王嬖幸，時常自由出入宮廷，但並不歡樂，因此他於一五八九年，未得女王批准，竟秘密擅自離開，參加開往西班牙的遠征軍。同年六月突接女王聖旨，要他馬上回國，否則處死。一五九〇年，他又秘密與某伯爵寡婦結婚，因怕女王生氣，故不敢公開。俟被女王知道，非常震怒，乃強迫他不准與新婚妻子同居，令他住岳母家中。

此後數年，他仍與女王和好如初，經常伴女王整夜玩樂，直至天明。但這時女王並非專寵愛埃氏一人，而也寵幸刺氏，在女王用意，是不願專做一人傀儡，也即不令一人獨佔，可是埃氏情感則不然，他要想獨享，故終日感到寢食不安。

一五九八年，他被任為劍橋市市長，次年，愛爾蘭約瑟爾發生暴動，埃氏被派為愛爾蘭總管，因為他反對女王與國會，乃私自與愛爾蘭訂立和約，然後擅離職守，跑回倫敦，原欲向女王解釋，不料因此觸怒女王，判以無期徒刑。後來雖恢復自由，但不能再出入宮廷。

一六〇一年二月，他因領不到買酒執照，他率領三百多名惡徒，在倫敦大街上大喊口號，向政府抗議。結果埃氏被判死刑，時年只三十五歲。

刺氏，他是牛津大學出身，探險家兼文學家。當他三十歲時，由於埃氏推荐後，不久便也成為女王入幕之賓，出入宮廷。這個人很會鑽營，一次雨後，道路泥濘，他隨侍女王左右，當女王下車後，他即刻脫下外衣做女王地毯。一次他用鑽石在枱面玻璃上刻詩，以獻媚女王，果然不久便獲得女王垂青，所以很快也變成寵臣。他雖然成女王嬖幸，但女王同時則仍愛埃氏，且不許其參加宮廷會議。因為他身裁高大，儀表出眾，所以任他為御林軍首長，然這只是虛有其表官職，並無實權。

自一五八七年以後，他得到的寵幸，開始衰退了。後因他與一宮女發生關係，被女王發覺，被拘禁於敦倫塔監獄中，如宮女要與刺氏結婚，一定要先獲女王批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最後他又偷偷地到海外尋金，因為此事觸犯對西班牙的諾言，於是他也被判死刑，時年六十七歲。

以上四人，雷氏、賽氏、刺氏皆漂亮，雷氏早死，賽氏詭詐有能，故皆得以免處死。

埃氏為人忠厚，衝動，刺氏則貪財好色，故皆不免被斷頭。

古代帝王操生殺大權，愛時是密友，如摩爾可與亨利拍膊頭，但一旦反臉，便可殺其頭。埃氏、刺氏被愛時，簡直像戀人，但一旦觸怒女王，立刻送上斷頭台。故把帝王比作虎，虎是吃人的。故古之帝王與今天之獨裁者一樣，皆不可近，試觀獨裁者親信，有幾人會好死的，可不慎哉！



熟能生巧與精益求精

霍雲霄

一個青年朋友利用業餘時間去專修電視修理技術，

美國散文家愛默生說過一句話：「人生是天生改革者」，這句話很表面看來，像是說教，又像是從人類進步的程序，找到一種工作與生活的方

觀念的錯誤，使他在職業工作上缺乏誠實，結果使他沒法從技巧熟練的境界走上精益求精的境界。

一個人如果到了熟能生巧的境界

法的。摩爾於是被囚禁起來。

這時，國會又通過一法案，規定任何人如反對國王任何頭銜，皆可判以叛國罪。此時亨利自加一「英格蘭教會最高領袖」頭銜，不料，摩爾又不予承認，亨利怒上加怒，於是乃判摩爾以死刑，那時死刑，即斷頭。

讀摩爾傳記，不禁憶起我明代大儒方孝孺死事。他們所反對者，並非關係國家民族什麼了不起的大問題，承認與否，原無所謂，但這兩個書呆子卻誓死反對，寧願殺頭，也決不肯從命。摩爾被解往倫敦塔山行刑時，仍和平時一樣，不僅毫無恐懼，且仍詼諧如常。當他走近斷頭台時，他說：「請看，我平安升天了，但也會隨時下來。」他把頭伸入斷頭台架上時，又把這兩句話重說一次。

伊利沙白：她的母親，就是葆玲。這位女王雖然終生未結婚，但美貌年輕寵臣卻不少，就中最著名的，有雷克塞特(Leicester)，賽西爾(Cecil)，埃塞克思(Essex)及刺里(Raleigh)。

上述四人以下簡稱雷氏、賽氏、埃氏及刺氏，雷氏出身貴族，其兄因犯罪被殺，他受牽累，但女王不但未加之罪，而且還任命他爲倫敦軍械局局長。女王登基時，雷氏只二十七歲，因被女王垂青，遂登時飛黃騰達起來。他原與某爵士女結婚，但當他封爲貴族入宮後，終日陪伴女王，遂與己妻冷淡了。後來他妻突然暴死，於是頓然引起社會懷疑，因如是他可以順利地成爲王夫。當她與女王戀愛時，眞不知令多少少年羨慕，寵臣吃醋，終其一生，女王都在寵愛着他，但並未結婚，雷氏妻卻白白犧牲了。

自己購了一輛毛病很多的老爺車，每天除了做生意之外，只有空閒時間，都停下來研究他的車子，有時拆去一些小零件，換上一些自己的設計，因爲修理車子的時間過多，做生意時間少了。後來他進入電影界做獨立製片的包車司機，那類司機，只要電影開拍後，他可有一段時間去檢查他的車子，他的車子雖然是老爺車，但因爲他的駕駛技術好，多爲電影界朋友樂用。

結果他的老爺車竟給他用了好幾年，前年偶然在渡海輪見到他時，他給我一個咭片，原來他已經是一家修理汽車公司的老板了。

我國兩句很淺白的成語，「熟能生巧，精益求精」這八個字可說是文明進步必經階段，而且是一種和平而穩定地進步的最佳方式。

個人以爲不論幹任何職業的人，是否能夠不斷上進，那只決定於他本身的觀念上，那是他是否愛上他的職業，他是否有機會容許提出建設性意見以誘導自己的創造智慧不斷發展，他是否有權力去運用自己的創造智慧，這對他前途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人的不幸，並不是交好運而是因爲他所做的工作是不容許他的創造智慧發展的。如果個人創造智慧太久沒有機會發展，久而久之，他會成爲一個「做一日和尙敲一日鐘」的人，他所幹的工作，只是由動作成了習慣的手勢去支配，並不是由精神集注力去支配，他不論幹了二三十年，幹完了一生，也不過是一個技巧熟練的匠人，而不是精益求精的匠人。要是這個人沒有家庭責任，沒有愛的對象，他可能會患上對人生厭倦的疾病。

，甚至因心地單純而成爲一個身心健康之人。

人的心靈是不斷紀錄自己做事做人方式的，種種投機取巧及佔人便宜的人，也許可以達到由走捷徑獲利的方法，但那方法運用成習慣，便會如享到他後來對人對事的忠誠，成爲一個喜愛避重就輕的人，使他因爲做人

作駕輕就熟，只能達到「精」的境界，他想不斷進步下去，一定要重覆地從熟的境界撤退出來，進一步又從不熟的境界追求起，時時準備接受新的挑戰，不斷思索，不斷試驗才能達到精益求精的境界。

任何進步事物，都必定是從精益求精的境界冒出來的。

眼界與心境

雪絮

登臨高山，曠觀宇宙，心境豁然開朗。遠望羣山重疊，海天一色，自覺天涯一點青山小。望悠悠之雲海，看蒼蒼之叢林，頓覺逍遙物外，此眼界與心境之息息相關也。

若困於方寸之地，耳聞目睹者，有如井底之蛙，所見不外乎一井之天。眼界既狹，胸懷自窄，想像力亦因環境影響而趨貧乏，腦子裏只塞滿一堆亂草。

遊歷對胸懷之廓大與心境之豁朗影響甚大，而閱讀更可開拓思維，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多遊歷觀察可使眼界擴張，視野廣闊；因見聞博大，心境自安泰超然，氣度恢廓，虛懷若谷。因察盡人間端倪，對事物自有深遠之見。只重功利，爲追求物質享受而營役奔波之輩，其耳濡目染多爲塵囂雜事，庸碌一生，心境空虛罔惑，其心靈境界與前者實難比擬。

因環境所限，並非人人有機會遊歷。退而思其次，閱讀實爲最佳之求知及自拓之方法。文史怡神，既可鑒古知今，發思古之幽情；又可增廣知識領域，使思維邁進更高境界。

水色山光盡在書籍遊記之內，包羅萬象。閱之，思潮每馳騁於名山大川，隨文字神遊各地風光，若無際無涯；又如近咫尺；時海潮澎湃，銀山萬重；時鬧市升平，笙歌夜舞。思想頓如脫韁之馬，奔馳於書中山河，難以自制。身雖不至，心嚮往之。

每閱及故國河山，風光如錦，不禁黯然神傷。豺狼當道至令有家歸不得，身留異地，遙望故鄉，縱青山依舊，亦人事全非，空嘆湖光山色如夢，野草閒花更愁。





胡林翼平定苗亂

胡蓁之

「曾起農家，胡稱貴冑，諸所措置，會不及胡。而同時名人，希與胡接，由其少無邊幅，又荒於學涉故也。使曾有胡才畧，胡有曾聲望，則豪俊效用，規模宏遠；中興之業，實成於胡，而外議不知所由，或謗或訕，皆非事實。」——這是經學大師王闓運論曾國藩與胡林翼兩人的一段文字，認爲曾、胡各有千秋而會不及胡之才畧。

胡林翼，字貺生，亦字詠芝，湖南益陽十九里泉交河人，故宅瀕桃花江畔。這條桃花江，水清見底，山色青秀，春花怒放，春水綠波，不僅當地的女子長得俯仰若神，就是男子也多半瀟灑英俊，不少人入桃花江，就像武陵人入桃源洞，樂不思歸。林翼初生時，其母湯太夫人，先夢五色鳥張翼集於屋後叢林，啄食芝草，及誕，其祖顯詔乃命林翼，號詠芝，以誌其夢也。

林翼自幼聰慧，活潑可愛，兩歲時他祖父右執書本而左抱林翼，林翼視書目不轉睛，隱隱有識的樣子。四歲時進退居止有常度，吐詞不病不徐，其祖顧而樂之，囑林翼之母湯氏曰：「此子後偉，必昌吾宗，當善視之。」八歲時，他和羣兒遊戲，自以盆覆身，久伏不動，使羣兒無從覓得。其時適陶澍以給事中觀察川東，取道益陽入川，親眼見到林翼有急智，驚爲偉器，對顯詔表示：「吾已得一快壻！」遂以賀夫人所生之女字之，當卽行問名禮，林翼方八歲，陶女僅五歲，拜於堂上，彬彬有禮。據說陶澍與林翼的父親胡達源相知甚深，他後來任兩江總督多年，政聲極佳，道光帝甚爲信任。其後湘軍主要將領，多與陶澍發生過直接間接的關係，卽由於胡林翼做了他的女壻所致。

道光十年，林翼年十九，陶小姐年十六，在陶澍的桃花江別墅舉行婚禮。新婚之夜，林翼命新夫人取水替他洗腳，新夫人果取水以敬，林翼說：「你父親做了大官，大小姐的派頭必大。我家以耕讀傳家，凡事都必須親自操作，取水事小，我只是想以此考驗陶家的規矩罷了。」自此，才子佳人，連枝並蒂，鄉人美之。林翼二十一歲那年，偕其夫人陶氏前往金陵，居總督署內。這位胡大少爺，他父親作詹事（官名，掌理東宮庶務者），岳丈作總督，有的是錢，有的是勢，多少江南大少爺，邀他去遊秦淮河，那六朝金粉，處處迷人，便將這位湖南土包子迷住了！陶澍早已諭知司計（卽今出納），凡新姑爺所要要求的，不論多少，概予支付。當時陶夫人賀氏問陶澍：「你這樣縱容他去冶遊嗎？」陶澍笑而對曰：「此子他日必擔當天下事，勳名當在老夫之上，憂國憂名時，豈有閒情逸樂呢！」

唯其如此，所以當時有人大罵陶澍是老糊塗，讓女壻玩樂；也有人認爲陶澍是一位大教育家，不去當面指責女壻，卻用間接方法去勉勵女壻。其實，陶澍擅相理，他認爲少年老成的人，未必會成大器。果然不錯，林翼住了不久，便決心離開秦淮，偕其夫人，前往京師去了。萬一當面撕破臉皮，很可能逼迫林翼走上太保路綫，更無法補救，這一來影响就太大了。

胡林翼自入京後，在他父親的管教之下，拚命讀書，尤其喜好宋五子、司馬通鑑、龍門史記、班范前後漢書，二三年間，學問大進，其父達源頗爲歡慰，陶澍聞訊，尤爲興奮。道光十五年，林翼二十四歲，便考取了秀才。參加鄉試，考取了舉人；道光十六年，連捷成進士，隨又參加殿試，欽點翰林院庶吉士，二年之間，一連考取秀才、中舉、成進士，考場順利如此，確屬罕見！因此陶澍更證實自己的觀察準確；胡達源也覺得十分高興。

道光十一年，授翰林院編修，十九年充國史館協修，二十年任會試同考官。旋卽外放，充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乃當任戶部侍郎文慶，他是滿洲人，爲人正直，且有眼光，他曾上奏請用漢人：「彼多從田間來，知民疾苦，熟諳情節，豈若吾輩未出國門，懵然於大計者乎？」並請破除滿漢畛域之見，不拘資格以用人，後來任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陝西總督、軍機大臣，支持曾國藩、胡林翼等人最力。臨死時，猶草遺疏，請求革除大批滿人呢！

可是文慶在那一次主試江南，因引用一名舉人熊少牧閱卷，正副考官，均應治罪。文慶謂林翼曰：「君若獲罪，必永不叙用！吾爲滿人，發往軍台，不過三年，便可釋回起用；君係大才，終爲國家出力，請以吾一人當之。」結果，文慶發往新疆，林翼僅受降級處分。以後林翼的超遷，湘軍的扶植，文慶實左右之。薛福成的「庸菴文編」，紀之甚詳。這時候的胡林翼，年僅二十九歲，遭此小挫，心實不安；適逢父喪，乃返家治喪終制。他在守制期間，又是拚命讀書，學識益進。我們詳查胡林翼的青年時代，其迷途知返，發奮讀書的精神，實可爲今日青年們所當效法，故特紀之。

由於胡林翼在家守制達四、五年之久，頗有「池圃足高臥，圖書供古歡」之樂。這時左宗棠已經跟陶澍聯姻，在陶家任家庭教師，陶家藏書甚富，林翼和左宗棠，聚首研讀，相知日深，對於未來志業，關係至巨。後來因陝西撫軍林則徐、安慶撫軍王宗植、兩江總督陸建瀛、兩淮都轉但公明、湖南撫軍陸費線，及各知交節次寓書，謂甚才堪濟世，不宜自甘暇逸，以負所學，林翼乃於道光二十六年正月，與弟保翼離湘北上，以捐輸分發貴州安順知府，當時龍山友人李如崑問他：「今有司之法，輸金爲吏者，得自擇善地，君何獨取於黔？」林翼答曰：「天下官方，獨貴州州縣奉上以禮不以貲，某之出貲用，皆他人

助成之。竊念兩世受國恩遇，黔又先人持節地，習聞其風俗。某初爲政，此邦貧瘠，或可保清白之風，而不敢負良友厚意。」

原來林翼之父胡達源任貴州某縣學政時，他才七歲，曾往省親，故作此語。換句話說，當時貴州官場的風氣較好，所以，林翼選擇那裏。傳曰：「國家之亂，由官邪也。」岳武穆也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治矣。」曾國藩初入仕途，即發誓不貪財；胡林翼未到任之前，也曾表示：「誓不以一錢肥家！」今日之官，就職時也要當眾宣誓，克盡職責，可是貪汚者仍到處皆是，成了無官不貪的現象，而自動發誓的效力與被動宣誓的效力，完全兩樣。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眼睛黑的，銀子白的，俗語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我覺得：「廉吏能使鬼發抖」！據說胡林翼一到任所，不僅不貪一文，而且將自己應得的俸給廉金，盡量獎勸學子，救濟孤寒。所謂「正人先正己」，由於胡林翼自己大公無私，因此，他有資格整頓吏治，首先革除一切剝削人民的陋規，不使胥吏侵擾百姓，從而進一步地整理保甲，淸查戶口，興辦團練，加強民眾組織，建築碉堡等等，同時並舉。他曾參照戚繼光練兵的方法，和沈希儀、傅重庵的鵰剿辦法，招募團練一百餘人，後來增至三百餘人，四處派定眼線，察訪巨匪年齡像貌，往來行踪。又設碉堡卡柵，放置步哨，一切準備完了，然後下令密捕，既捕得之，則殺之，幾無法漏網。

大家都知道，貴州的安順，向爲普里蠻所居之地，當滇、黔、桂三省水陸要道之衝，出入商賈，必經此地。且指臂黔、滇，控制黔夷，尤其軍事上所必爭。明代的傅友德率大軍征滇，曾分據要害，進兵雲南，也得力於安順附近的險要地形。自此通滇入黔，一路重山萬疊，深谷千仞，雲罩嶺際，瘴漫谷底，白日陰翳，昏曉莫辨，忽爾造峯越嶺，忽爾渡壑涉澗，崎嶇升降，行者苦之，所謂「竹暗藤荒路欲迷，一重山渡一重溪；枯槎偃蹇如人立，蠻語侏離似鳥啼。」描寫畢肖，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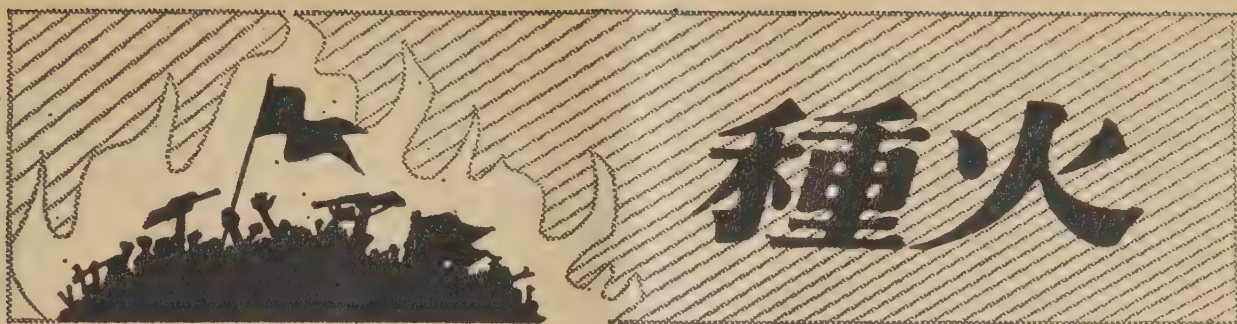
直到現時，這裏仍是苗漢雜處，往日盜賊充斥，燒香結會，有冒頂大王、小王名色，聚眾搶劫，行旅戒嚴。林翼到任後，便着手訪查巨盜姓名及身軀長短，窩巢遠近，一一註冊。聯絡士紳，親自下鄉，懸重賞督捕，統獲首犯黃老廣、佘饒貴等三百餘名，盡法懲治，道路肅清。然後頒發佈告：凡是良苗，一律保護，編入保甲，發給腰牌，凡是惡苗，一律懲處，自首者減罪，綁送者重賞。這一來，良莠已分，黑白已明，領取腰牌者、自首者、綁送者，隨時發現，到處都有。令到惡苗勢孤，乃自趨消滅，用兵兜剿之舉，反而減少，此一辦法，非常有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林翼卸安順府事，接署鎭遠府。他以鎭郡先務之急，莫如除盜。而盜則以黃平、台拱各縣爲多；施秉和天柱等地也不安寧，高山、革夷、山內、沙邦四寨，尤其顯著。前任搶掠燒殺拒捕各重件，屢見疊出，不能破案，林翼到任後，使用新奇手法，一次捕獲盜匪達二百餘名。惟其山寨，勢更綿延，箐林幽險，有的孤聳峭厲，均難深入，苗人則滾山鑽洞，處處可通，圍擒難於周匝。因此，林翼認爲使用武裝進剿不如智取，由於年終苗匪勢必回寨賽神，不慮官兵突然掩至，那次逮捕將近一百名匪徒。翌年正月，林翼下令所屬各縣，地方文武率營兵一千七百餘名，屯田苗兵一萬八千餘名，連破十七寨，除先後臨陣斃外，擒獲各案首要巨盜達三百餘名。旋據先期投首的六十八寨苗頭，領帶生苗三千八百餘丁稟稱，自願剃髮摘環，編入保甲，如各寨中再有盜匪，自願綁獻。於是黔東苗匪平定，林翼之名大著，事聞於朝，賞戴花翎。後來林則徐治滇，左宗棠平回，都採用林翼治黔時剿平苗亂的方法。胡林翼曾說：「地方之事以十萬爲之而不足者，一二良吏爲之而有餘。」

林翼在黔時，曾抱定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禦侮莫如團練，清內莫如保甲」；第二個原則是：「言戰不言如守，用兵不如用民」。這兩大原則，實足以致盜匪於死地，因爲團練辦得好，組織嚴明，外匪自無法入侵；保甲辦得好，戶口徹底淸查，內匪自無法寄生。至於「用民」二字，以今日術語來解釋：就是發動民眾的力量，加強地方的組織，以自衛其生命財產。其力量之大，固勝於十萬甲兵也。

事實上，林翼在貴州七、八年之久，先後歷任安順、鎭遠、黎平、思南等四府知府，所至有功，三方安靖，苗漢均以安居樂業。當時雲貴總督程矞采、貴州巡撫喬用遷等，都爭相奏請以道員用，凡自貴州入覲者，道光帝都分別垂詢黔中情況及胡林翼其人，且問：「胡林翼的官聲何以如此？」可知當時的皇帝，也並不完全是糊塗蟲！特別是到了咸豐三年十月，太平軍蹂躪武漢後，已陷金陵，胡林翼更爲各方所重。其時他已奉詔入京陛見，但尚未動身，湖廣制軍吳文鎔奏調林翼入鄂辦理軍務。湖南巡撫張亮基則奏請赴營差遣。未幾，駱秉章繼任湖南巡撫，又請派林翼往湖南襄辦軍務，於同年十二月，自黔起程。

咸豐四年二月，胡林翼自帶黔勇數百人，逕往湖北，未至而武昌復陷，制軍吳文鎔已殉難於黃州斗城，而賊南竄，林翼於是暫留湖南，防剿岳州、平江一帶。同年八月，林翼被調湖北按察使；十月在崇陽縣行營接印任事。不久，曾國藩的湘軍克復武漢，下蘄黃，直抵潯陽，乃調林翼赴九江會剿。其時湖北情勢紊亂，賊復上竄，制軍楊霈之師，潰於廣濟，而楊霈則北走德安，武漢又陷。林翼率一千八百餘人，由江西回援，營於武昌的沌口、金口、五里墩等地。二月，補湖北布政使，三月署湖北巡撫，專理南岸軍務。這時，賊眾已瀰漫兩岸，林翼以孤軍枝梧其間，無援無餉，與水師彭玉麟日事攻剿，而兵力卻不及賊的二十分之一。同年四月，林翼決心淘汰怯弱，使安徽藩司李孟羣及總兵王國楨顧北岸，而自戰南岸。同時林翼兼領水師之命，楊載福自湖南以水師來會。惟糧餉不濟，林翼所屬饑潰，適曾國藩自江西派羅澤南來援，爲他解圍。

胡林翼當時的平亂計劃中指出：「夷考古今平賊之路，必以捜上游形勢，斷賊糧爲先；而財帛之豐歉不與焉。武漢則金陵之上游也，荊襄關南北大局，而武漢又爲荊襄之咽喉，兩湖及巴蜀之米，多於吳會。故諺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語。昔年江面安靜，米艘蔽而下，日夜轉輸，今乃久爲賊阻，通籌吳會之全勢，必以武漢得手，設立重鎭，屹然不可再搖。乃會合江西內湖一軍，以水師之全力制賊，而下游紅單巨艦，亦得並力以扼賊吭矣！」故於同年九月，胡、羅兩軍會於羊樓洞，軍威乃振，十月擊敗太平軍石達開於崇通間。



〔二十三〕

林學政

八

秋收過去了，這一季的收成跟其他分場比，還不算太壞，不過跟上級規定的任務，仍然差着很大一截。

這不是勞動分子的過失，梯田都是新開的，有許多地方沙石還沒全部清理，也沒有肥料，而且曾經一度發生嚴重缺水情形。按說，這種瘠地每畝能種百把斤穀子，已經是很好了，但是場裏非常不滿意。這樣的收成，當然不能自足，要國家拿出糧食來豢養這些政治犯、壞分子，是極不合理的事情。因此，總場規定，勞動的時間還得加長，秋季玉米的收穫量，必須超過每畝五百斤，不然的話，就減少口糧，一直到自給自足爲止。

這是辦不到的，最好的地也種不到五百斤玉米；即使眞的可以收到這數量，在新生農場裏一定辦不到，勞教分子的肚子整天是空的，挨批評，挨鬬爭，誰肯眞正用勁幹活，能磨洋工就磨，要減口糧就讓減，反正是死字當頭，過一天就算一天。想表功的人不是沒有，但是起不了什麼作用，過於積極，有時會吃暗虧，整個農場就變成僵在那裏了。

每天晚上的各種會議照常開，常常有人被鬬爭，幹部每天都在罵人，拿着竹鞭到處找人揍，小組長盯着催；但是總像磨損了的螺絲釘，用多大力去旋它，還是鬆的。

從年初開始，領導就在政治報告的大會上，一再傳達了中央指示，要全動發動農業生產大躍進，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要「一年等於二十年」，在工業上要「十五年趕上英國」。五月底，又掀起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九月間，北戴河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又提出了「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定」。於是三面紅旗變成了全國農工的指標，是「全民大動員的偉大號角」；儘管外邊由於新的各種運動鬧得天翻地覆，勞教裏除了幹部們聲嘶力竭的不斷吼叫，始終像是一池死水。因爲那顆螺絲是鬆的，因爲他們已與世隔絕，不是外邊任何運動的促進派，而是促退派。

的辦法來。

中秋過後不久，又有一批新的人補充了進來，這些人裏面知識分子不多，大半是幹部和農民，他們都是在三面紅旗的運動中，犯了路線上的錯誤。

第三小組增加了三個伙伴，其中有一個來自厦門大學，他叫李子貽，是厦大教授，工科出身。他到這裏來是因爲不滿意黨「全民大煉鋼」的政策，向省委提出一個書面的意見書，說全民煉鋼運動中小土羣、小洋羣的「土洋結合」土高爐煉鋼方法，就科學的觀點上看，是最愚蠢、最失望的方法，勢必浪費人力物力，使國家遭到極大的損失，他的意見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勤儉建國，勤儉起家」的號召，蓄意破壞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所指示的「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正好黨在高舉三面紅旗的時候，同時也發動了公安工作大躍進，李子貽就變成了公安大躍進中的「成果」。

李子貽只有四十來歲，是一位很積極和資深黨員，他對自己的遭遇，始終感到憤憤不平，極望獲得中央的平反。他很有點像陳文野當初來的時候那個樣子，有着強烈的優越感，瞧不起大家。一開始，他誰也不理睬，人家想跟他交談一下，他就是用那種不屑的神情，斜斜看你一眼。

場裏的伙伴，對新來的人都有一種迫切的願望，他們都很急於想知道外邊所產生的一切事情。尤其在這如火如荼的三面紅旗浪潮中，可以想像出社會上變化的劇烈，而他們除了在開會時聽聽人民日報的社論，和傳達上級學習文件之外，對另一個世界中的事故，一無所知。他們的好奇心，只限於「外邊現在怎樣了」，絕不冒昧探索「你過去是幹嗎的」。就連這一點點無傷大雅的好奇心，李子貽也不樂意讓大家滿足，未免是太絕了。幸虧組裏另外還有新進人物可以打聽，不然的話，他眞會被大家當作外國人，那就有他受的了。

問題是李子貽雖然自視甚高，但他不像陳文野那然經熬。像他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根本上沒有勞動經驗，他吃了那麼多飯，可能還不知道不本

種艱苦和事事不如人所產生的內心憤慨，同時還得受幹部的呵責，使他變成一個愚蠢而可憐的怪物。就是組裏的伙伴不怎樣作難他，他因爲不能完成任務，被扣糧、被批評已不止一次。要不是丘世發照顧他，早該上台挨鬪了。

丘世發的心地厚實，他特別同情「讀書人」，常常額外的幫助李子貽幹活，同時緩和組裏伙伴對他的歧視。李子貽的自尊與驕傲，很快的被饑餓與勞動所壓服了，而愈來愈像他的伙伴們了。尤其是他了解到像丘世發那樣的農民階級，是可以信任的。他開始謹慎地與丘世發接近起來，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他們有了比較深刻的接觸。

「老李，你是黨員？」

有一天下午在玉米地上刈草，丘世發偶然間問起他來。

「是啊，你怎麼知道呢，組長？」

「你來的時候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了。」

「怎麼我臉上做了記號？」

「不是記號，神情上不一樣，我們組裏也有幾個黨員，從前的學習小組長也是的，大學畢業生，當了很多年幹部，是個好人。」

「現在呢？」

「死啦，我們幾個伙伴都在唸着他，他是解放那年在復旦大學畢業的，有學問，能力很強。」

「復旦在上海。」

「是啊，他就是上海人。」

李子貽很久沒有說話，有學問，有能力，不就是跟自己一樣嗎？他不曉得那個學習小組長是怎樣來的，怎樣死的，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絲毫牽連，但是本質上，似乎有些相同之處。命運呢！如果連命運這一點也有類似之處，那將怎樣……

「你是那個大學的，老李？」

「我也在上海，是交通大學。」

「那一定是在鐵路上做事。」

「不是的，我在教書。」

「教書？在大學裏吧？這裏有好幾個伙伴都是大學教授，我不說，你根本看不出來。」

就有一大批教授學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大部份是遣送勞動教養。我倒覺得奇怪，這裏卻找不到一個熟人。」

「你是那個大學？」

「厦門大學。」

丘世發突然像吃了一驚似的，停止了手中的工作，怔怔看着他。

「你是說，老李，你在厦門大學教書？」

「是呀，那有什麼值得奇怪的，我們的學校裏……」

「你知不知道有個叫丘紹康的學生？」

「丘紹康？」

「二十一歲，瘦瘦高高的，土木工程系三年級，這裏，這裏有個圓圓的黑痣，」丘世發指點着自己下頰右側。「像龍眼那麼大，平常的時候不大說話，不過脾氣很倔……」

「我想起來，組長，對，就是丘紹康，他還是我班上的學生呢，你說起那塊黑痣我就知道，一個很頑強的右派分子……」

丘世發像被雷擊似的，全身抖索了一下，臉色陡的泛白。眼睛睜得大大的，一手緊緊抓住李子貽的臂膀。

「右派分子？眞的嗎，他會是右派分子？」

李子貽起初並不在意，但看到丘世發的神情，大吃一驚。

「你是怎麼回事，組長？丘紹康是你的什麼人？噢，他是你……」

丘世發嗒然垂下手，好像一下子把他身體裏面的一點什麼東西給抽走了似的，神色頹喪，眼光空空洞洞的，喃喃說着：

「是我的孩子，怪不得這麼長久沒有信息，原來他也逃不過……天吶，我作了什麼孽，連孩子也保不住……」

兩顆淚水沿着他黧黑瘦削的兩腮流下來，滴入土中，他搖幌了一下身體，李子貽連忙把他扶住，輕聲說：

「組長，你用不着這樣悲傷，事情不一定如你所想像那樣壞……」

山坡上監工的「班長」，遠遠看到他們拉拉扯扯的站在那裏，跑到田邊，大聲嚷道：

「你們這兩個傢伙鬼鬼祟祟的搞什麼名堂？」

李子貽吃過「班長」的苦頭，他已經懂得規矩了，大聲回答着：

「組長有點頭昏，我要扶他到樹蔭下面休息一下。」

「誰頭昏？」

「丘世發，生產小組長。」

「是老丘啊，好吧，讓他憩會兒吧！」

組裏的人聽說是丘世發不舒服，都停下活兒聚集到他這邊來。

「你怎啦，組長？」

「什麼地方不舒服，快擦痧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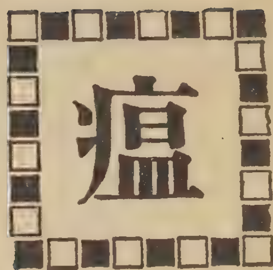
「班長」又在那邊劈裏拍拉的扳動着機槍，大聲喝斥着：

「你們鬧在那裏幹什麼，還不給我回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丘世發經過了一陣子紛擾，情緒反而冷靜了下來，他對大家苦笑了一下，說道：

「我沒有什麼，現在好了，快點回到自己地方上去，別讓班長冒火。」

大家看到他眞的沒有什麼，就紛紛散了開去，他們對「班長」拉槍機、咆哮那一套，已是司空見慣，並不十分放在心上，只是他們都在關心着丘世發。這種在患難中不顧自己本身利害，流露出人性的眞誠與摯情，在李子貽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呢？入黨多少年來，他變成一部黨性作爲燃料的革命的機器，對社會上任何人，以及同志之間，完全處在對立狀態之下，去尋求運用各種人際和事物的矛盾、思想、觀點、立場、情感、生活、黨性一元化，不容滲入一點別的雜質，像一副堅固的鎧甲，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風。但這是爲了革命，爲了人類幸福的體現，爲了把歷史錯誤發展扭轉到一個正確的方向去；總括的說，是爲了黨的利益，黨代表眞理，黨是最高準則，黨永遠沒有錯誤。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大別山戰役結束後，鄭州綏署開始部署向豫北地區進攻。

豫北共軍太行軍區（陳賡）所屬冀、魯、豫第四軍分區（李靜宜——轄第四旅、新第四旅）、太行第四軍分區「黃新友——轄第十五旅（楊征曲）第十六旅（韋傑）」、第十七師（劉威成）、第十二旅（賈殿基）、第十三旅、第二十九旅，與直屬七個團，及劉伯承之一部，約三萬餘眾，分據太行東南道清路東西兩段地區，不時竄擾。當國軍向大別山區李先念反擊時，更積極蠢動，牽制國軍。鄭州綏署為打通道清鐵路，收復焦作、六河溝礦區，鞏固平漢隴海兩路安全，及黃河河防，以策應魯西、晉南之作戰；決先以一部肅清道清東段，再以主力打通西段；收復焦作礦區後，續對太行東麓六河溝地區進剿，期將共軍壓向山區，予以封鎖，乃將作戰計劃分為三期：

第一期：以整第二十七師之第四十九旅，整第八十五師之第二十三旅，及暫第三縱隊，於九月二十六日，分由長垣、汲縣、淇縣向濬、滑攻擊，期將劉伯承殘部包圍殲滅，並領有其地。

第二期：肅清道清東段共軍後，於十月十一日[illegible]師，欠整第四十師，配屬第四十九旅、第一七七旅）由修武附近，沿道清路及其南北地區，分三縱隊西進，擊滅焦作附近共軍收復礦區後，進出於博、沁地區，另以整第三十八師（欠第一七七旅）由洛陽渡河，進出孟縣，以為策應。

第三期：道清路西段打通後，於十月二十三日，先以一部（暫第三縱隊）攻略鶴壁、鹿樓，再以主力（整第四十師、整第八十五師）逐次攻略水治、六河溝。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九旅由長垣，第二十三旅由汲縣，暫第三縱隊由淇縣，開始向濬、滑攻擊前進，因暫第三縱隊進展神速，共軍主力聞風先遁，第二十三旅未及參與戰鬪，而暫第三縱隊已連克濬縣、道口，二十九日克復滑縣，與第四十九旅會師。

十月十一日，右翼整第三十八師之第一七七旅，由合河西進，擊破九里山共軍，以一部向石門口掃蕩，主力協力中央部隊攻克焦作，繼向太行南麓向西掃蕩，以掩護主力右側背，迄十七日，進克濟源。

中央暫第三十二師，於十一日由修武向焦作攻[illegible]鎮附近，與優勢共軍相持。至晚乃以一個旅，乘黑夜由左向焦作鑽隙突進；時頗獲致左右兩翼之協力，共軍猝不及防，國軍遂於十二日午攻克焦作。同時正面亦攻下待王鎮。共軍雖於十三日以千餘眾反撲，卒為國軍擊潰，在礦區附近積極構築工事。

左翼第八十五師（欠第八十五旅，配屬第四十九旅）十二日由新鄉車運武陟，發起攻擊，當日收復寧郭，除以一部協助中央攻擊焦作外，主力繼續西進；十三日克博愛，十四日下沁陽，十五日克溫縣，迄十七日，將博沁防務交由整第三十八師接守後，該師即東返歸還建制。而第三十八師所部，亦於十八日進克孟縣，至此道清西段共軍遂告肅清。

十月二十三日，國軍先以暫第三縱隊由湯陰附近分向鹿樓、鴻壁攻擊，二十四日，將該兩地收復後，即趕築工事，鞏固我左側翼。主力整第四十師，續於十月二十九日由安陽分向豐樂、水治攻擊，激戰至午，將共軍擊潰，將該兩地克復。嗣共軍於十一月三、四日兩度向國軍反撲，均不得逞，至是國軍左、右兩翼均形鞏固。乃於十日整第四十師由豐樂，整第八十五師由水治，向六河溝夾擊，午刻攻克該地，同時收復漁洋。共軍紛向漳河以北及山區逃竄，至是漳河南岸太行東麓共軍，遂告肅清，戰事告一段落。

按太行山東南麓地區，位於晉、冀、魯、豫邊境，為共軍晉東南根據地；及東窺平漢，南擾黃河，與隴海路必經之孔道。北障漳河，東連冀、魯，南接鄭州，道清鐵路橫亙其間，實中原西北之屏障，而煤礦區佈焦作、六河溝間，形成平漢、隴海

兩路之煤源，乃國軍所必爭。本次戰鬪之遂行，計劃週詳，準備充分，復能乘共軍之虛，故一經進剿，所向皆捷。而第四十九、第一一零兩旅分在汲縣、新鄉附近，於數小時內由火車、汽車輸送至武陟，發起攻勢，予焦、博共軍以不意之打擊，頗能運用機動性能，與遵照上級意圖。尤以十月十一日，國軍整第三十二師由正面向侍王鎭猛攻，將共軍主力吸引於該方面時，秘密抽出一旅，依兩翼之協力，直趨焦作，使共軍不及應戰，迅速完成戰果；使礦區得以不遭破壞。此誠情況判斷正確，部署指揮適切，與適時窺破戰機之所由致。惟就全般戰畧而言，未能向東協同冀南方面我軍之作戰，以擊滅劉伯承主力，亦美中不足。

豫北戰事結束後，國軍又向鄄城地區發動攻勢。共軍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所部主力第二縱隊（陳再道）、第三縱隊（陳錫聯）、第六縱隊（王宏坤）、第七縱隊（楊勇）盤據舊黃河南岸鄄城附近地區，不斷出動；鄭州綏署以圍殲劉伯承部主力之目的，決以整第二十七軍有力之一部，及四綏靖區主力，對鄄城行分進合擊，期將劉股主力壓迫黃河南岸而殲滅之，乃作部署：

一、以第四綏靖區（轄整第五十五、整第六十八師，及砲第十團之一營）主力協調整第二十七軍，於十月二十五日向鄄城共軍攻擊，並限於二十七日攻佔鄄城。

二、以整第二十七軍（轄整第十一師，配屬第五軍）有力之一部，協力第四綏區之攻擊。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整第六十八師之第一一九旅（配屬第二十九旅之第八十六團，及砲第十團第一營（欠一連））由荷澤北小留集附近，開始向鄄城攻擊前進；當日進抵白衣集。二十八日遭共軍千餘襲擊，激戰至午，共軍不支向北竄去。國軍於二十九日續行進克劉家莊其及附近地區。同時第五軍由太平集推進仲家堂、楊家垓；整第十一師亦由武安集接進馬家屯、紅船口附近。

二十九日晚，共軍第三縱隊萬餘眾，及由董口竄來之七千餘，分向第一一九旅陣地猛犯，激戰澈夜。迄三十日二時許，第八十六團陣地首被突破，混戰至十五時許，該團損失殆盡，張團長重傷下落不明。入暮後，共軍復以第二、第七縱隊二萬餘增援，繼續向國軍猛犯（此時旅正面共有共軍計九個旅，七個特務大隊）激戰至三十一日正午，第三五六團陣地又爲突破；該團傷亡慘重，團長張文賓陣亡。劉旅長廣信鑑於情勢惡劣，乃集結殘餘兵力於劉家莊，企圖固守。惟共軍更番以全力猛撲，鏖戰至暮，守軍彈藥告罄，乃不得已突圍，行至大堤附近，陷於重圍，以眾寡不敵，劉旅長重傷被俘，殘部被擊潰，砲第十團第一營之軍輛火砲器材，亦全部損失。

當三十一日第一一九旅情況危急時，我第一四三旅及第八十一旅之第四二四一團，奉令兼程馳援，惟均爲共軍阻於什家集附近，迨十一月二日，整第二十七軍向鄄城推進，時劉伯承主力已大部北撤范漢，三日，該軍將共軍留置部隊擊潰後，遂克鄄城。

按鄄城附近地區，位於冀、魯、豫邊境，有臨濮集、董口、舊城集、吳西莊、古渡口，握黃河南北交通之要津，爲隴海路北側地區魯西平原濱河之軍事要地。與黃河北岸劉伯承之范漢根據地隔河相對。故劉伯承每次南犯，均首圖佔據該地區，以爲其威脅隴海交通之據點，國軍之進剿，實勢逼出此。本戰鬪之失敗在第一一九旅方面，由於搜索不週，且對共軍估計過低，在外線作戰時，又未能與友軍連繫，孤軍貿然深入，致爲所乘。尤以於白衣集經輕易之戰鬪後，共軍即行退卻，竟未能提高警覺，於進佔劉家莊附近後，切實調整部署，嚴密搜索；並於自覺外線作戰危險方面，竭力防止被各個擊破。乃徘徊躊促一隅，予共軍集中兵力包圍之機；既被包圍，復未能集結兵力，予共軍各個擊破；或構工固守待援。徒以營爲單位，分散佔領小村莊，不相協調，各自爲戰，遂致爲共軍各個擊破。在第二十七軍方面，因指揮統系不一，缺乏協同精神，尤以未能適時進入戰場，參加戰鬪，不僅失去擊破劉伯承主力之好機，且陷友軍以重大之損失，爾後集收復鄄城，而戰果之價值，已甚微末。

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所部，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下旬向魯西鄄城附近地區，擊破國軍整第六十八師之第一一九旅後，復轉用其主力第二縱隊（陳再道）、第三縱隊（陳錫聯）、第六縱隊（王宏坤）、第七縱隊（楊勇）等部，及四個獨立支隊，共約五萬餘人，於十一月十八日開始，由冀南向國軍在長垣北老岸鎭附近整第四十一師之第一二五旅，及上官村部近整第四十七師之第一零四旅，分別猛烈圍攻。第一二五旅於邵耳岩被共軍猛擊，於二十日晨先向長垣撤退。至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第一零四旅、第一二五旅主力先後被共軍擊破（第一零四旅楊旅長顯名受傷被俘），共軍復向濮陽方面開始撤退。整第四十七師乃使第一二七旅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向老岸鎭推進；此時第五軍繞道東明，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渡過黃河，再北進向共軍迎擊。嗣共軍主力在濮陽東南附近集結，向魯西南竄。國軍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第五軍與整第七十五師，協同向濮陽整第二十六軍（轄整第三十二、整第三十八、整第八十五師）向內黃推進。第五軍於十一月三十日克復濮陽，十二月四日續克濮縣，八日克復清豐。整第二二六軍之整第八十五師亦於十二月十一日克復內黃。三十六年一月一日續克大名。一月二日，整第五軍擊潰共軍第二縱隊一部後，克復觀城。此時劉伯承部主力已竄至魯西，連陷鉅野、嘉祥，並圍攻金鄉，徐州頓形告急。第五軍雖於一月九日克復范縣，旋亦不得不於十二日自動放棄，馳向觀城集結，準備與整第七十五師轉用於徐州方面之作戰。

是役，當劉股主力分別於老岸鎭、上官村圍攻第一二五旅及第一零四旅時，我第一二五旅撤退既嫌過早，而整第四十一師及整第四十七師之應援，亦均感遲鈍。尤以不使第五軍由鄄城渡河，直攻濮陽、濮縣以斷共軍退路，與整第二十六軍併力捕殲共軍主力於長垣附近地區；乃繞經東明以西渡過黃河，經長垣向北迎擊，以致撲空，在戰術上實爲失策。嗣右翼冉向共軍進擊，亦以動作遲緩，致劉伯承南竄魯西，徒勞無功。迨兵力轉用徐州，國軍在黃河冀、魯邊境之有利態勢，頓告消失，共軍從此後方威脅解除，南北流竄亦益形猖獗。

中國抗戰實錄

【67】

中華民國之誕生

然而，面臨了燃眉之急的清廷，此時除袁世凱之外，再也沒有可以倚為援手的人；所以在武昌起義之後的第四天——十月十四日，使決定起用原已放逐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的方針，要求他統馭各軍對抗革命軍。可是袁世凱並不肯輕易受命，他因為看透了清廷處於困境、束手無策的弱點，故而自高身價，以「足疾」為理由辭謝清廷的詔命。所謂「足疾」，也就是在兩年前載灃將他「開缺回籍」時的藉口。

在來往電報中作手作脚

表面上雖說是辭了詔命，但暗地裏卻在進行着必要的措施，其手法之一，是檢查軍方的電信。

北京的清廷和廕昌的部隊之間，往返電報，都經過了袁世凱所隱居的洹上村，其內容有被增刪竄易再發送出去的情況。因為洹上村是位於聯繫北京和漢口的京漢鐵路中途，恰好有做這個手腳的便利條件。

這個事實，到後來才被弄了明白——廕昌軍中的副官長丁士源對於來自清廷的電報過少頗為詫異，乃和陸軍部副大臣壽勳會面，核對雙方電報，才發覺到竟有這麼一回事。袁世凱深居不出，卻對一切情況瞭如指掌；而且只要筆底下一轉，就左右了戰況報告和命令。



重被清廷起用的袁世凱。

袁世凱的用心

關於袁世凱的這種態度，下面還有一個小故事：

袁世凱的心腹楊度（後為袁內閣學部副大臣、民國之後擁袁稱帝），由於摸不透他的心理，向他探詢，他大笑地說出這麼一番話：

「晳子（楊度別號）……你知道拔樹的辦法嗎？馬上就用猛力去拔，是不可能把樹根拔起來的；過分去扭，樹就會折斷。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這樣做，才能使樹根鬆動，然後不必用大力，就可以拔起來。清朝是棵大樹，而且是三百多年的老樹，不是容易拔得起來的。

「鬧革命的都是些年輕人，血氣方剛，但卻不懂得拔樹的方法；反過來說，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固然懂得拔樹的方法，卻沒有力氣。我今天這樣，看來是在退隱；但實則一直是在搖撼大樹，現在樹根四週的泥土已經開始鬆動，大樹不久就會被拔起來了。」

十八日，清廷再度對袁世凱發給敦促就任的電報如下：

「電寄袁世凱：現在武昌、漢口事機緊迫，該督夙秉公忠，勇於任事，着即迅速調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優加倚任之至意。」

在發出這個電報的同時，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更派遣協理徐世昌由北京前往袁世凱的隱居地，迎接他出山。



迎接袁世凱出山的徐世昌。

清廷接受袁世凱六條件

正在等候着的袁世凱，接受了這樣的三顧之禮。二十日，便通過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以下六項條件：

一、明年即開國會。
二、組織責任內閣。
三、寬容此次參加起義的人。
四、解除黨禁。
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
六、須支給十分充足的軍費。

前四項條件，是對於立憲派和革命黨的懷柔策畧；後兩項則是袁世凱本人抓軍事實權的步驟。

清廷無法拒絕袁世凱的條件，乃將他從當初預定任為湖廣總督的職位升格為欽差大臣，於十月二十七日發表任命，把統馭陸海軍及長江水師的全權都交給了他。他在一切都依照自己的意圖推動之後，這才伸起腰板，站了出來。

宣統的「罪己詔」

十月三十日，清廷以宣統皇帝的名義「下詔罪己」，內容是這樣的：

「朕纘承大統，於今三載……而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

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藉爲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只爲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區夏沸騰，人心動搖……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

大樹已經到了自倒的時候了。

發展個人權力

袁世凱於十月三十一日到達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信陽，接替在此之前由蔭昌所擔當的指揮任務。

司令部原來設在漢口西北方約五十公里的孝感；袁世凱鑒於蔭昌和孝感地方的官紳們關係非常密切，感到不大相宜，乃將之移設於稍在北方約三十公里的花園。

向武昌軍政府游說

在這個當口，袁世凱對於革命陣營，也施展出他的搖撼手段。



清廷派蔭昌統馭南下部隊。

黎元洪。原來黎元洪根本就不是革命分子，而是被革命軍勉強抬舉出來的人物。故而袁世凱考慮到設辭引誘黎元洪入彀，好一口氣把湖北軍政府搞垮。他在決定出山之前，就已經秘密致函黎元洪呼籲和清廷媾和；及至二十九日，又着心腹劉承恩給黎去信，大致內容如下：

「疊寄兩函，未邀示覆……刻下朝廷有旨：㊀下罪己之詔。㊁實行立憲。㊂赦開黨禁。㊃皇族不問國政——似此則國政尚有可挽回振興之期也……務宜早見和平了結……暫且和平了結，再看政府行爲如何……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未爲不可……」

接到這封信之後，軍政府乃於三十日舉行會議，商討是否接納其提議。當時，孫武、胡瑛主張接受和談；但朱樹烈、范義俠等人強烈反對，結果決定予以拒絕。

十一月一日，革命軍失去漢口；也就是在這一天，清廷發表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及皇族各大臣載澤、載洵、溥倫、善耆等人引咎辭職。

接着是袁世凱被任命爲總理大臣，他終於得償掌握全權的夙願。

於是，袁世凱又派遣劉承恩、蔡廷幹兩人爲代表於十一月十日到達湖北，和黎元洪等軍政府領導人見面，進行和平交涉。

可是黎元洪等人對於大權在握的袁世凱，卻更不敢相信，指出袁世凱會在四方安定之後，將滿洲人趕走，篡奪帝位，故而

暗殺吳祿貞

袁世凱攫奪大權的慾望，由暗殺吳祿貞的事件顯露出來。

吳祿貞是被稱爲「北方之雄」的陸軍部第六鎮統制（第六師師長，駐奉天），素孚人望，對於袁世凱來說，是在北方的死對頭，將他剷除，也就是斷絕後顧之憂。

吳祿貞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歸國，得據軍事要津，但卻也是同盟會的黨員。

當清軍大舉南下之後，吳祿貞在石家莊窺伺時機，並與駐灤州（河北省）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駐奉天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人秘密籌議革命計劃。又在河北省西鄰山的山西省，有革命派的閻錫山也在策劃起義，吳祿貞單騎前往兩省交界的娘子關，和閻錫山洽商有關發難行動的具體計劃，決定一口氣拿下防衛軍力薄弱的北京。這些動態立即被袁世凱得知，於是袁世凱便收買了吳的部下周符麟（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於十一月六日夜晚在石家莊正太火車站舉兵行刺吳祿貞，兇手們用手槍將吳祿貞射殺之後，更殘酷地割走他的首級；後來，由山西同志用重金買回，葬於石家莊。

另有一說，刺殺吳祿貞，是出於清廷皇族大臣載濤的陰謀。

袁世凱率軍進京

在必要的部署完成之後的總理大臣袁世凱，於十一月十三日率領約二千護兵進入北京。



袁世凱的心腹馮國璋。

據當時在上海發行的「民立報」，於十一月十五日（舊曆九月二十五日）報導袁世凱入京狀況如左：

「袁世凱二十三日（舊曆）下午五時抵京，神氣頗爲清爽，隨身護兵二千人，皆係新招之舊部，暫利用某廟作行轅。當其抵京時，中西人士相與歡迎於車站，沿途觀者甚眾，防護甚嚴，兵警林立……

「北京的輿論認爲，如果袁世凱眞正盡力，則能迅速締結和約，實現和平。二十四日，清帝陛見。據說陸海軍都將歸其統制……

「各部大臣都會到車站迎接，但皇族、貴族人士則並未參與其列。」

十一月十六日，袁內閣組成——民政部大臣趙秉鈞、郵傳部大臣唐紹儀爲袁氏親信；此外，立憲派重鎮張謇爲農工商部大臣、保皇黨幹部梁啓超爲法部副大臣。這是袁世凱拉攏立憲派和保皇黨組成的聯合內閣，也是反皇族內閣。

袁世凱向新聞界發表他的抱負大意如下：

（上接第三頁）

先進設備‧眼界大開

老萬在一家大報服務二十年，老板對一切新器材極有興趣，一經知道有新產品，例必添置。編輯部工作人員靠腦袋，不必依賴什麼器材，老萬二十年工作沒什麼改變，對報社添置的器材，一向也沒注意。直到有一天，幾位美國銀行的朋友到報社看老萬，想到各部門參觀，老萬權充嚮導，才有機會看到一些最新設備。譬如全部自動的製版設備；電腦控制的鑄字機及價值十多萬元的打稿機等。單是這版房的工作人員起碼三十人，比「萬人日報」整個機構用人還要多。

這些新式設備，使老萬眼界大開，也至此才知道「萬人日報」的渺小。單是一部電腦鑄字機的價值已足夠辦一家「萬人日報」；如以整個版房設備來說，辦十間「萬人日報」也有剩。可是，讀者拿了一份這樣先進器材印出來的報紙，和我們的報紙比較，似乎沒太大的分別。因而使老萬想到，這樣昂貴的設備，是否有必要呢？

未加利用‧可惜可惜

其實這懷疑是多餘的。每一種發明，當然因為報紙有此需要，設計家才會為我們設計。比方，植字機是近年才盛行的，植字機確比活版方便得多。用鉛字，即是正式銅模，也有一定壽命，模子鑄多了便走樣；且鉛字笨重，用一個鑄一個，內文小字還沒什麼，特大標題字，每個字賣一元多，確不經濟。

目前鉛價每擔二百多元，「萬人日報」為了充實排字房，買了幾萬元的鉛，如果植字，可大、可小，用照相方法，一百個同樣的大字標題字，只按一百下便成，省事省鉛，小小一個房間，放三五部植字機，整張報紙可植出來，不必設排字房，也不用壓版機，把菲林片一塊一塊拼起來，便可付印。

個字，要整段重植，萬不能錯。但新聞初步消息和繼後的發展，往往有很大不同，非改不可，一植再植，可能延誤時間。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小字用鉛字，標題用植字，這樣印起也很美觀。

在這大機構中，除電腦鑄字機外，有五六部植字機。可是我們只能偶然弄一條標題，也只限於星期一至星期六，且要日班，夜班欠奉。如要做條電版標題，只能用鉛字打稿造版。老萬深覺奇怪，為什麼不可以派人當禮拜天的班，派人值夜班？有這麼多人手，這麼先進器材，可是並未好好利用，難道這些器材只放在那兒供來賓參觀的？

老萬寫這篇文章，只是表達一下八個月來自己辦報的一點感想。是苦是樂，讀者在本文自可體會到了。

周恩來害死林彪

方劍雲

最近看到一位由北平來港的西方國家在平人員，說出許多外界不知的內幕，其中一件便是周恩來蓄謀害死林彪，設計之工，用心之險，嘆為觀止。

自從一九七〇年八月「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正式對陳伯達展開清算，並抨擊林彪手下五虎將——黃、葉、李、吳、邱，林彪自知不容於毛澤東，擔心在北平城內被毛澤東謀害。因為中南海警衞權在汪東興之手，毛澤東命令汪東興抓任何人，皆無還手之力，所以林彪便呆在北戴河養病，毛澤東擔心林彪有一天在北戴河下這命令，調遣其手下部隊開到北平「清君側」，但是又沒有辦法誘林彪回北平，為此大感不安。周恩來看透毛澤東心事，自抱奮勇誘殺林彪，當時去一封急電，說毛澤東已死，要林彪趕快「回京」接班，林彪與周恩來之間，一向相處不錯，林彪對周恩來事以師禮，當面背後皆稱周先生，抗戰期間，中共叛跡已彰，有一次最高領袖到西安，毛澤東派林彪前來晉謁，林彪見到幾位侍從室的黃埔一期同學還說：「請幾位學長報告校長，就說學生林彪同周先生，都不會作出對不起校長之事，辜負校長栽培之恩。」當時親聞林彪此言的人尚有人在台灣，可知林彪一向對周恩來相當尊敬，且視為自己人。因此，接到周恩來急電，立時趕回北平，一到中南海就被汪東興預埋伏的槍手亂槍擊死。林彪回北平時只有一個人，葉羣及其子林立果仍在北戴河，得到消息，林立果就搶了一架停在當地機場的三叉式子爵飛機倉皇北逃，毛澤東知道了下令追擊，已經飛到外蒙領空，乃以飛彈擊落。還有一部份林彪心腹，想乘直升機出走，被毛機迫降，機上人員有的自殺，有的被俘，所謂林彪事件全部過程是如此。

周恩來立了這場大功，深得毛澤東歡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儼然成為接班人，但江青一系如何能容得下周恩來接班，當林彪在世時，江青一派對林彪還不敢公然攻擊，此時對周恩來便不同了，冷冷嘲熱諷，把所有能用在周恩來身上的「古典」、「名詞」，全部用上，周恩來一看大事不好，必然要蹈林彪覆轍，便開始稱病。周恩來死後，毛幫發表公報說是一九七二年開始患癌症，也就是在林彪死後一年時間。以後又因為稱病也不安全，又不能離開北平，想去北戴河亦不可得，乃躲進「北京軍區司令部」，在裏面臨時設了一間醫院，一直住下去，但是天網恢恢，林彪一家人陰魂不散，終於找上，周恩來最後仍然未得善終，還是被謀殺。

萬人意見

中共中央分裂權力鬭爭激化

鄧小平被攻擊反對黨指揮槍

老赫第二胡椒馬鈴薯燒牛肉共產主義不須放屁

中共「人民日報」十七日承認，中共「中央委員會」已因現時的政治危機而分裂。

該報首頁一篇文章，譴責被形容爲「毫不悔改的走資」的頭目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它指責那些頭目「改白爲黑，無恥地挑起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分裂，並且攻擊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綫」。

文章說：「現時的鬭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力量嚴重考驗。」

今日的文章是由「北京大學」的學生和工人撰寫的，對大多數觀察家來說，似乎這極端驚訝。它又傾向於證實上星期中共「中央」召開「三中全會」提前結束的跡象。

據報，在一月底和二月初舉行的會議，由於各頭目之間發生歧見而提早三日結束。他們由於對「提名」一個「總理」來接替已死的周恩來未能達成協議，所以要委任華國鋒爲「代總理」。

中共報章今日指責「走資派」分裂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並且暗示重大的權力鬭爭中正在進行。

「人民日報」首頁一篇文章報導，反對毛澤東的右翼份子已經奪取了若干「部門」的領導權。

中共問題專家說：該由北平電台廣播的文章，反映出中共領導階層在周恩來上月死去之後產生了嚴重的分裂。

「副總理」鄧小平已受指責反對毛澤東主張「黨」指揮「軍」的路綫。

由上海到達此間的外國旅客報告，在上海的大學看見大字報對鄧小平發生這個新指責。

大字報沒有指出鄧小平的姓名，但是通過清楚的文字語氣暗指是他，那些大字報指責他要「軍」不受「黨的控制」。

在「文化革命」期間，劉少奇亦曾受到同樣的指責。

中共「人民日報」今日說：在中國大陸現時「政治」鬭爭中受到攻擊的頭目，是在企圖採用赫魯曉夫式的「胡椒馬鈴薯燒牛肉共產主義」。

北平電台廣播該報一篇首頁文章說：這些「毫不悔改」的當權走資派」曾經企圖推翻毛澤東的「政治路綫」。

它說：這些頭目不理會毛澤東「階級鬭爭至上」的「指示」而強調「經濟、團結和穩定」。

目前，對這些頭目的攻擊，只是指明他們是在「文化革命」期間被整肅而後來恢復權力的人，沒有指出姓名。

「副總理」鄧小平是這麼人中最顯著的一個。在北平和香港的中共問題專家相信，他無疑是主要的攻擊目標。

北平電台今日報導，「上海核子研究學院」已經投入反對「右翼恢復修正主義趨勢」的運動。



老周已逼死，老邓也难逃！

這運動早已由北平擴展到天津、上海、吉林、武漢、南京、廣州，以及山東省、遼寧省和陝西省。

電台說：該「學院」拒絕那些主張在「教育、科學和研究工作，恢復修正主義路綫的人的謬誤。」

又說：自從反對毛澤東的頭目，把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轉化爲「三項指示爲綱」以後，便刮起「右傾翻案風」；而「在右傾翻案風甚囂塵上的時候，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曾露骨的說，只要人家說你復辟了，你的工作就轉好了。」

又稱：「他們『走資派』要否定的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鬭爭，至於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他們不但不放棄，而且越來越牢地抓在手中。」

注意中共問題的人士指出：從前一段話，可見中共內鬭的激烈，而後一段話，則暴露出，雖然毛澤東已以華國鋒爲「代總理」，但是奪權鬭爭尙未塵埃落定，因而「新華社」供認，「他們不但不放棄，而且越來越牢地抓在手中。」

到「新華社」的這則消息中，還提到毛澤東於十年前所說：「混在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

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

注意中共問題的人士說：「新華社」又提這段話，顯然是中共這次奪權內鬬的範圍，也將擴及共軍各部門。

毛澤東親自策動反右傾批鄧小平

上海電台十六日報導，中國大陸現時似乎矛頭指向「副總理」鄧小平的政治鬬爭，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

運動開始時是對「教育政策」的辯論，最近轉爲猛烈攻擊曾在「文化革命」期間被整肅、後來恢復權力但卻拒絕悔改的頭目。

在這類頭目中，鄧小平是最顯著的一人。

這顯然是中共的機構第一次說毛澤東在運動幕後活動。

此間收聽得上海電台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星期五發起一個羣眾集會，大約有一千八百人參加。

相信這次羣眾集會，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批集中之一不局限在校園內舉行的集會。

上海電台引述一個沒有發表姓名的演講人說：毛澤東「親自發起」這個「革命的羣眾辯論」。

該演講人說：爲了响應毛澤東的「號召」，「必須採取堅定和明確的立場，投入鬬爭，必須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反擊右傾翻案風，以鞏固和發展文化革命的勝利成果。」一

的運動，今日似乎已經發展成爲整個中國大陸的運動。

中共報章「人民日報」刊載遠至東北遼寧和西南廣西關於該運動的消息和圖片。

運動集中於所謂「偉大的教育辯論」，目的在維護毛澤東的「教育的革命路綫」。

「北京大學」一個批評小組的一篇文章，要求提高警惕，「反擊右傾翻案風……並擊潰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瘋狂攻擊。」

北平和上海的大學，上週已出現大字報，暗指鄧小平是「走資派」和「中國赫魯曉夫第二」。

目前，大字報和中共的傳播媒介，還沒有指出在北平「領導階層」由任何其他被指稱的右翼份子姓名。

據北平電台十六日報導，中共的新「文化革命」，已經擴展至西北的陝西以及南京和廣州。

目前，相信是針對「走資派副總理」鄧小平的運動，據報已在北平、上海、武漢、遼寧省和山東省進行。

電台說：「陝西師範學院」的教師和學生，指責「右翼修正主義者」一

和否定文化革命」。

他們警告，現時的「偉大辯論」，它不單是教育質素的爭論，而且是依隨馬克思主義抑或修正主義以及是繼續革命抑或恢復資本主義的問題。」

電台說：他們承認，「鬬爭」將是「長期和複雜」的事情。

在南京，各較高級「教育機構」的工人宣傳隊最近舉行集會，譴責那些主張在科學和教育方面「平民不應領導專家」的人。

在十年前被整肅時曾遭受同樣指控的中共「副總理」鄧小平，當前正被指控將經濟發展放在一切政治事務的前面。

此乃左翼激進份子在顯然矛頭指向鄧小平的一項政治鬬爭中的攻擊的一部份。

最初的攻擊，係譴責曾一度被整肅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者」試圖鄙視「文化革命」，破壞毛澤東的「教育政策」，並大量引用曾在「文革」期間遭整肅份子的。並指控這些走資派份子拒絕悔改及自我改造。以上種種指控，刻仍繼續引用，但當前指責的主要之點，正轉向經濟政策方面。

上海電台廣播說：「走資派份子刻仍走同樣的老路綫。強烈地代表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希望。」

北平及其他各地電台的廣播，發表同樣的指控，說：「毛主席的政治路綫，正在這些走資派份子強調生產之時，被破壞無遺。」

不須放屁·只要疴屎

寫諷刺文章的人，爲着要使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把事情誇張擴大，令人覺得這種事情在現實生活裏絕對不可能發生，例如「刻舟求劍」、「守株待兎」等都是。

最近，這種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竟然會在現實生活裏發生，下邊我引述的故事的原作者，假如他是死而有知的話，一定會大歎「後生可畏」。

「話說從前有位專好向權貴吹捧拍托的腐儒，一日，壽緣已盡，被牛頭馬面押到陰曹地府，聽候審判。」

閻王拍案大罵：「你這個寡廉鮮

別是非黑白，伸張正義，反而用來歌頌惡霸，彈壓善良，助紂爲虐，誤人誤己，可怒也！」

一怒之下，中氣大動，向下洩露，閻王放屁，當然不同凡响，其聲隆隆然有若春雷，其味中人欲嘔，臭得有如王大娘纏腳之布，整殿鬼卒，莫不掩鼻露齒，場面異常尷尬，當是時，腐儒媚性大發，立即三叩首，大聲啓奏：「唯我大王，偉臀隆升，宏宣寶氣，聲若絲竹，味似幽蘭，福遍三法界，惠澤千萬眾，蟻民何德，竟能親聆法音，不生有幸。」

「快住口，以免聽汚了我的耳朵

不翻身。」

這個故事的原作者，當時以為最賤格、最下流的文醜，也不會在眾目睽睽之下，讚揚主子的臭屁，所以才會編成這個故事，而事實上確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過，能夠流存到一九七五年除夕，誰料一九七六年元旦，毛澤東在人民日報，公開放屁賀年，由這日起，一些「三無」（無聊、無賴、無恥）文醜，相爭讚頌毛屁放得好、放得妙、放得漂亮，從前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今時今日竟然發生了，可見今天的文醜，已達到最賤格、最下流的程度，以後要編寫諷刺文醜對惡勢力阿諛奉承的文章，傷透腦筋，也無從下筆。

毛屁屙後的幾天，香港又出現了一段有關屎的新聞，內容是說，中共每月花百萬港元，在港收集大糞，這兩段新聞發表，相隔不過數天，看來不會是巧合，根據滙豐銀行總理沙雅氏的經濟報導，我們得悉最近中共非月花百萬港元來買糞，可見，肥田料的缺乏，比外滙更嚴重。所以毛澤東在拜年的時候，就暗示全國人民，不但要大屙特屙「愛國屎」，還要不須放屁，因為屁一放了，大便的硫化氫成份就要減低了，大大影響肥化作用，可能令到七億多人明早要吃「三蒸飯」、「蔗渣糕」和小球藻了。

在港的左口魚、應聲蟲、叩頭蟲、變色蟲、軟體動物、墮子、文醜等等，你們無須再為「屁詞」大作文章，這樣做法，簡直是硒聲補氣，於事無補，還是聽毛主席的話，依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時時刻刻都忍着，不要放屁，分分秒秒都痞在毛廁上，全心全意大拉「愛國」屎包你們必深得「主」意，保你們不久必蒙「主」寵召，御封「屙屎英雄」與「掏糞英雄」互相輝映，作難兄難弟。

劉林高彭反黨集團 將必加上周鄧名字

嚴　正

中共報章「人民日報」十九日指出：應該除去「黨內走資派」的權力，像除去劉少奇和林彪的權力一樣。

該報首頁一篇冗長的文章，刊載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所有「修正主義運動」的歷史記述。「人民日報」指出，發動這些運動的中共頭目都終於消滅。

文章提及在一九五四年被指責串謀「反黨」的高崗，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在「文化革命」期間以劉少奇為首的「反黨集團」和最後意圖「反革命政變」不遂的林彪。

「人民日報」把那些在過去二十年來已被整肅的頭目，與那些今日正受到攻擊但沒有直接提及姓名的頭目相比。

七三年八月「十全大會」的一篇聲明說：「林彪反黨集團的敗亡，絕不是說黨內兩條路綫之間的鬪爭已經終止。」

聲明說：「兩條路綫之間的鬪爭會繼續一個長時期，像王明、劉少奇和林彪的人會再次出現。」

文章繼續說：「現時，黨內的走資派反對馬克思主義，攻擊毛澤東的革命路綫並繼續他們自己的修正主義路綫。」

一般認為，把過去已被整肅的「修正主義者」和今日受到攻擊的頭目相比，是直接警告惡運將要降臨後者的身上。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星期二說：中共「中央委員會」已經會嚴重的分裂。

北平電台廣播該報的一篇首頁文章說：分裂是「文化革命」的繼續。

該報說：分裂是由「黨內毫不悔改的走資派」製造的。文章所說的「黨內毫不悔改的走資派」，相信是指「副總理」鄧小平和其他在「文化革命」期間被整肅而近年恢復「權力」的頭目。

它說：現時的政治鬪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重大戰鬪。這是毛澤東路綫和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綫之間鬪爭的繼續。這是文化革命的繼續。

文章說：「事實清楚擺在眼前，提倡修正主義是製造分裂。黨內那些毫不悔改的走資派是分裂的根源。他們一直指黑為白，無恥地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推翻毛澤東的革命路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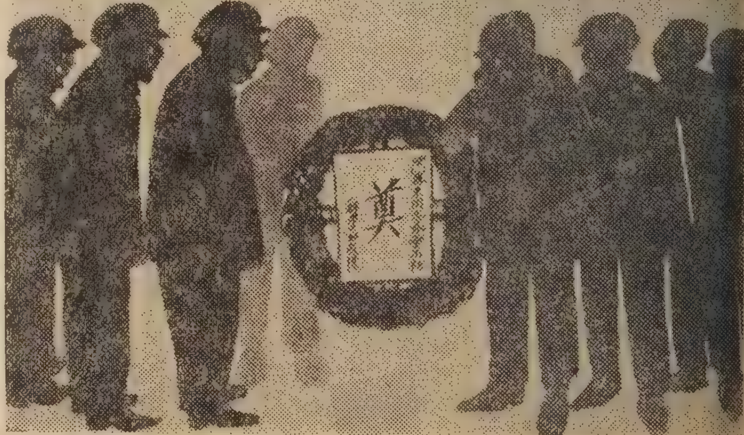
北平的「人民日報」十八日警告稱：前修正主義頭目王明、劉少奇及林彪宣告垮台之後，黨內走資派的更當權者，勢將受到整肅。

此為周恩來宣告先死亡後的一個月，當前權力鬪爭運動的進一步緊張形勢，使鄧小平及其他受到批判的當權派的命運難測。

該報有意提出「文化革命」的一切要旨，而引述毛澤東的話說：「這個運動主要旨在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綫的當權份子，而我們必須強調，批判那些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型的人物。」

該報繼續說：「他們使有關為階級鬪爭而必須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學習，與安定、團結和經濟建設的修正主義相提並論，從而使羣眾陷於混亂。」

「安定」與「團結」的兩個口號



老干部的悲鸣：现在还有谁来保护我们？

，是「溫和份子」一向作爲兩種強有力的武器，對「激進份子」進行權力鬬爭。

該報說：當前黨內的反右傾的鬬爭，正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項重大戰鬬，而亦是「文化革命」的深入延續，並暗示此乃旨在整肅黨內走資派的當權者。

點名批判時刻到來
鐮刀斧頭直指矮鄧



中共今天終於揭開了進行已多時的奪權鬬爭的蓋子，把「鐮刀斧頭」直指向反對毛澤東的共黨內，中共政權內及共軍中高級頭目。

中共供認，這場奪權鬬爭，是從去年春天便開始的。

中共說：毛澤東於去年春天提出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提高了「人民」以階級鬬爭爲綱的「自覺性」，但是反對毛澤東的高級頭目，後來卻利用毛澤東的另外的「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兩句話，與「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列起來，提出了一個「三項指示爲綱」的口號；並說：這三條指示，是互相聯繫的，不能分割開；又說：這就是各項工作的總綱。

中共說：反對毛澤東的高級頭目所以如此做，是爲了否定毛澤東的「以階級鬬爭爲綱——的教導。」

又說：這是「打着紅旗反紅旗」。

中共今天是藉「新華社」播報「北大」批判「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時透露了上述事實。這則消息的題目是「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另外北平電台今晚播報，「人民日報」今天也刊出了這則消息。

經常注意中共問題人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新華社」發出的這則消息，已近乎「點名批判」的程度了。要點是：去年春夏之交是誰在共黨和中共政權中有資格指出以「三項指示爲綱」？而「纂改」了毛澤東的「

如所週知，去年一月中共「四屆人代會」以周恩來爲「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爲「副總理」，而中共於本一月舉行「十屆二中」時，除了仍以毛澤東爲「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等任爲「副主席」外，並將鄧小平列爲五名「副主席」之末。

如今，周恩來、康生死了，王洪文在中共政權中未獲「職位」，在中共政權中有資格提出「三項指示爲綱」的，似乎只有鄧小平和葉劍英（「國防部長」），那麼「新華社」的消息中所指的，豈不等於是「點名批判」，掩住很久的鬬爭蓋子，而把「鐮刀斧頭」直指向鄧小平。

「新華社」在這則消息中，把反對毛澤東的頭目，指爲「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批孔」「批水」
實質批周鬬鄧

毛江在大張旗鼓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同時，又恢復「批孔」和批判「水滸」，連日來並透過其喉舌刊物號召各級「黨委」把這三個政治運動密切結合起來進行。

這一不尋常措施，充分反映中共內部正遭受「走資派」、「投降派」嚴重威脅，正如中共所說：「阻擋不住，會使國家變色，百萬人頭落地的危險。」

毛江所以要把「批孔」批「水滸」與「反擊右傾翻案風」扯起在一起

明日報」在二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發表專論中認爲：

「孔孟之道一整套反動思想並沒有消失，而且至今仍然在繼續腐蝕、毒害人們的靈魂，仍然被刮右傾翻案風的人用來搞復辟倒退，要在思想根源上把刮右傾翻案風的人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綫批深批透、必須繼續批孔。

「孔孟之道是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孔孟之道是復辟之道。凡是搞復辟倒退的、搞投降賣國的、搞修正主義的，都要鼓吹孔孟之道，今天，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搞復辟倒退，搞反擊倒算，同樣要效法孔老二取儒家之經，學孔孟之道。

「刮右傾翻案風的人散佈種種奇談怪論，否定以階級鬬爭爲綱，鼓吹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鬬爭熄滅動，正像宋江把『聚義廳』改爲『忠義堂』一樣，是爲了改變革命路綫，搞修正主義。宋江纂了晁蓋的革命路綫，導致梁山農民起義歸於失敗。我們一定要吸取這一教訓，同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綫的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鬬爭到底！」

中共高層展開爭奪權力的纏鬬，導致大陸亂局正在加速形成中，以下就是大亂即將來臨的徵兆。

據剛返抵港某運輸員透露：閩粵兩省最近社會秩序混亂，多處出現反毛江傳單，其中在「廣深鐵路」車站附近出現未署名的小型傳單中，聲稱要算「文革」的賬，爲林彪報仇雪恨，似爲軍人所寫。

閩東位於泉州灣和圍頭灣一帶，近海各市縣左右兩派的羣眾，連日來走到街頭進行面對面的責罵鬬爭，並

游追擊毆打，當時情況相當混亂，後為共軍鎮壓始平息。

福州市有人數相當多的學生、工隊在各街道參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行動並叫喊「保衛文革成果把走資派鬭垮批臭。」

大陸來信照登

編者按：下面幾封大陸家書是由讀者親自交來本社，希望發表。本刊原函照登，僅刪去信上名字，內文一字不改，以保留眞實性。這是海外讀者了解大陸社會現狀的最好材料，也是揭穿海外墮子媚共謊言的有力證據。

親愛的爸爸：

祝你身體康健，各事遂意，九月二十五日來信，已收到，各情詳悉，九月初旬，兒寄上一信，九月尾，母親寄去一信，至較交，是否有收到，內中所提各事，父親諒必是未知道，所以通心粉依然寄來，現在家中所急需的是要等父親寄來應付口糧，九月初旬的信，提說九月半過即無米，八月收到欵和郵包，多少還人債欵，只糴應付個月的口糧，每月家中儉儉要二百四十斤谷，每百斤四十元，又要買燃料，欠人之欵，也是自去年冬尾累欠的，寄來時則長短多少付還，九月半過以來，又另向人借六十餘元糴一百五十斤谷，本月十二日收到來批七十元人民幣，全先還人，此欵是人家要準備付還收冬谷欵的，故不能拖欠，俺家本冬也欠三十餘元，本冬糧食比去年晚冬更低，欠一大半，爸若手頭有利，請切切寄來給我們先糴幾百斤谷，爸要寄郵包必須寄這裏需要的，因你不知這裏情況，現在這裏沒人敢擺攤，出手困難，而且六神丸、驅蛇散、健腎丸等，都是僻貨，牌子不暢銷的，只可給祖父行醫用，沒行情，不知價值。未知爸買的價錢若干，若是免付錢買的，除完稅外，我們便即量賣出好嗎？母親說照前藥品寄出更好，可以減少郵包件數，以免影响，鄉人鼠目寸視，誤認我們寄幾個郵包是什麼東西，前寄的紅花油二罐沒有收到，其餘的照爲收妥，已自八月尾收齊。弟威德補腎丸，這裏便時興，健腎丸是不銷的，前日紅花油爸選最好的寄來，因這個牌子這裏說是雜牌不銷賣，所以每罐減一元餘，情況和行情一地方一樣，請爸以後照我們去信寄來就妥。兒已放農忙假，這裏正在秋收冬種，兒和哥哥都到田裏勞動，餘事後稟。

順祝

兒××上

秋收冬種已全部完成，哥哥慢幾天又要去開山、開溪、築路，本冬分得的糧食數量比早冬還減缺一大半，大量搞好冬耕，水田全部種麥，沒有一塊空地，俺家今年種馬鈴薯，一三〇〇株，去年種一二〇〇株，收成五〇〇餘斤，一〇〇斤送親戚朋友，二〇〇斤賣出，換爲五〇斤白米，今年的口糧儉儉食至春節過便完，望爸爸見信，盡力量寄來支持切切。

兒××上

親愛的胞兄手足：

弟因數月來落魄於監禁，以寫信給你，也無可能，請原諒我吧。

爲了前程，弟準備在家休養個時間等身體恢復原狀之後，繼續奮鬪。

有關香港之事，家鄉談說不一，務請告知，總之，如果能得安全接入九龍之後，身份證能辦理到嗎？

因精神很壞，不能多寫，餘後述。

順祝

諸事勝利

弟××上

親愛的胞兄手足：

弟近與人家另聯系到綫，對方（舵手）提出條件列下：

只要港覆有信件答應能容納幫助（舵）。

他們六人到港後能給予辦理身份證並在手續未辦理之前，供給食宿並介紹工作等問題的話，就讓弟並帶一人與其同行。

以上望兄在短時間內請來信答覆，弟才可以信件作你答覆對方，萬望接信後，火速覆信。

近佳

弟××上

×兒知悉：

今天又收到寄永隆轉壁回二封，前兩次壁回晚造先熟以開割，米價農貿每斤老秤四角八分，新秤四角五分，爾弟公股徐頭二車先收定錢，因天氣才晴，賣客未到來，出貨以五天林10,11.夜借留聲機所唱老曲，治保會12夜將其沒收，治保會以爲批林批孔運動，此老唱片封建毒素，以爲余沒有制止，故要余寫反省。在此社會逆來順受11,31.寫給他，以避此禍，主要寄像片給你。角絲馬藥散，五塔行軍已完。家中自用驅風油沒有，余身體轉佳些，胃口開會吃勿戒，餘言後敘，專此囑。糴牌價米需欵了。

並祝

健康

父示七五年十一月二日

××兄：

沒有通音已有一年之多了，諒卜貴體健康吧？弟現在因愚婧身體衰弱，時常發生胃炎，輕則疾痛，重則出血，雖入院醫療，不克全癒，由鄰家介紹需要「樂得胃片」服之則可也，在敝處有錢難買的藥品，所以敢煩勞兄台代購上述藥品四礶，分次寄下，應若干欵項，請回音示知，該欵奉還令尊可吧。　蒙兄之遠恩則感德不淺矣。

今弟付上相片一張，以資留念，即表遠別之情矣，家中老幼平安，請勿掛念。並祝

近安

弟黃××上

七五年農二月七日

老周罪惡漢奸本色 割地贈款禍國殃民

萬人傑先生：

謹祝新春鴻禧，百福駢臻，茲必為禍國的周恩來，生民塗炭，都是因他造成，故特記周的劣蹟，不能歌頌與妄捧，以正觀聽。

周恩來死了，然人們總有一死，但其中有死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之句。其所謂重比泰山者；一死可以抒國難，定大局。其所謂輕於鴻毛者，因其生前害民禍國，殃及群倫，士庶方樂其死，或比鴻毛還輕微呢！故而周的死，中華男女其中是共黨幫兇者人倫者，樂聞其斃矣。

不意世界間事，亦有出人意表者，披閱香港「中立」報主編撰文，大為周恩來痛哭失聲，如喪考妣，他本人悲哭，倒亦罷了，竟說全港人們與他同哀！與他同意頌揚死者，實同「身處苦塊，語無倫次」矣！

夫以周的一生事畧，由留法就學，旋回國任政府軍事政治副主任以後，暗中勾結共黨，密謀禍國，抗日軍興，其身雖居陪都重慶，實為中共偷取情報，秘密進行叛亂禍國的基層功國府中間，危害中樞。中共竊據大陸後，毛澤東朝拜史太林於莫斯科，硬要周恩來同時至俄京，簽「莫斯科協定」，其內容至今，都未宣佈，無非喪權辱國，失地一面倒之類，協定簽完，毛、周回國，以後即一直暴斂人民物資，輸送往蘇聯，行同賣國漢奸。其位居中共國務院總理二十餘年，那一件政事是福國利民的表現？國防、海港，並無修竣，邊陲疆域，獨有割讓於蘇聯，連一列釣魚台島嶼，都於日本，以媚外爭取邦交，搜刮工農血汗錢，把來送給非洲各小國，可叫做用錢買人為友，還侈談「朋友滿天下」，殘剝中國人民血汗錢，為坦桑尼亞建築鐵路，何無將中國甘肅、青海等省份，交通不便者，或瓊崖（海南島）依照國父「建國方畧」藍圖，來的罪過。按現之某主筆，為周死而悲哭者，實如漢揚雄之頌王莽（國號新）東漢獻帝時之蔡邕哭董卓，司徒王允怒曰：卓專權擅肆，上下國人，方喜其死，蔡何敢為卓啥悲，使刑部吏議處，蔡邕自承，受其私恩，情無自禁而哭，「中立」報主筆類似矣！中國史故。有相國死，萬民悲啼，如喪考妣者：如秦穆公所任用之百里奚，老年為國拓地千里，為庶民謀豐衣足食，生聚教化，故死了全國哀慟，生前宣揚國威，障皇朝周室，開疆拓土，周恩來無百里奚的政績，豈可亂哭乎？其應得評話曰：

「助賊扣謀功居首，殘民陷坑罪之魁」，此為先賢題給李自成的軍師，宋萬策之名句

周為共產黨建功，中華民族受害深矣，蘇聯之有原子彈原料，由中共前十數年將本國所有物資運通俄國叫做資敵，是毛周的罪惡，危害國族。

雪梨讀者林哲齋上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三日

新疆中共民兵常與蘇軍衝突

「新華社」今天說：「新疆其中一個少數民族的一個「民兵」單位，經常對武裝的蘇聯入侵者發動「面對面」的鬬爭。

此間收聽得該社廣播說：該「民兵」單位「經常對無理挑釁和阻撓中國牧人工作的蘇聯武裝入侵者遂行面對面的鬬爭。」

該社透露：新疆正在發展強大的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節士吟　楚雁

昨宵除夕斷炊煙，今日更無一顆錢；
為保孤忠甘採蕨，養來浩氣可沖天。
囊螢映雪鎔經史，樂道安貧步聖賢，
隱曜含光中見志，寒知松柏節彌堅。

風雨驚夢　雪梨　林康

青氈輕擁覺寒生，風雨淒其近五更；
兀自淹愁催酩酊，突然驚夢失嚶喤！
一番破膽牽腸幻，半夕敲牕透牖聲，
道遠邯鄲多曲折，斷疑端欲訪君平。

蝶回文　封淑英

鋪來盡紫紅。暖意春除凍。
敷粉淡無痕。盜香濃有夢。
珠凝細露噓。雨墜輕花弄。
無主任隨風。惜芳遺吻送。（回讀）

酬陳偉、焜昆仲贈款　劉德聞

故人猶念故人飢，遙贈青蚨正及時；
買得開門七件事，晚來依舊自為炊。
古巴到馬得難民，多在難民食堂食飯，經濟稍好者，多自煮膳。

重臨海濱公園四首之三之四　雪梨　蘇伯楷

㈢
消暇重來園內遊，春風吹綠上梢頭；
花陰獨立閑情客，面對碧波數白鷗。

㈣
春到人間花盛開，四方時送各香來；
千紅萬紫真堪愛，蝴蝶依依去又回。

如夢令　三十八年三月四日　劉祖霞

春曉燕鶯交轉。睡醒眼眉微倦。小步入花叢，紅影翠光成片。會見。會見。蜂蝶撲來人面。

臨江仙　延佇　封淑英

十二闌干都遍倚，春寒獨怯風前，千絲離緒一懷牽；烟迷芳草地，人醉艷陽天。
此景此情應想見，魂縈無盡山川，一腔心事眼中傳；好花如可賞，莫負好花年！

登高二首　温中行

㈠
九日閒登海畔山。浮雲依舊蔽鄉關。
金峯覓句童年事。老抱殘叢客未還。

㈡
荒冷鵠原夢罕通。茱萸欲插與誰同。
且傾栗里黃花酒。醉吸龍山落帽風。

又　鄭越燁

十里滄桑收眼底。雲天疑可手來扳。
塵煩今日且忘去。烟瘴豈能襲此間。

又　黃香山

殊鄉隨分登高去。臨遠羈情鬱未開。
霜冷松楸難下拜。愴懷風木帶秋哀。

又四首　蕭劲草

㈠
昨宵不斷雨和風。破碎家園入夢中。
此際登高窮望眼。隔江惟見夕陽紅。

㈡
憤世誰知阮籍狂。徘徊歧路意迷茫。
神州莽莽家何在。搔首踟躕問上蒼。

㈢
高處扶筇獨愴神。漫天黃葉戰秋塵。
艱虞世局多憂患。落帽山前有幾人。

㈣
一抹殘霞兩岸楓。千山寂寂暮雲籠。
歸時人在斜陽裡。猶聽嘶蟬咽晚風。

登高十二首　陳鐵兒

㈠
漢文重道建高臺。桓景登山避劫災。
近世造災人亦落。各防毒彈越州來。

㈡
長房縮地汝登科。想見神仙法術多。
勝事每從文雅集。人間美化賴詩歌。

㈢
九日天師駕彩雲。飛昇落帽孟參軍。
仙家故事成佳節。千載悠悠勸世文。

㈣
入月登高遠近傳。如今已覺不新鮮。
九重天外神仙府。笑爾強人好奪權。

㈤
西鄰彼美太多情。笑入紅樓眾所輕。
高唱當年出塞曲。萬人掃雪上長城。

㈥
夜涼如水屬三秋。獨有深宵人倚樓。
驟聽群雄驚噩夢。滿城風雨動神州。

㈦
梁山登極大王風。忠義堂前拜汝雄。
一旦運衰跌下去。翻身躍進闖天宮。

㈧
今年客裏又重陽。風雨憑欄百感傷。
再上層樓望秋色。楓林如醉草如黃。

㈨
節日登高望故鄉。弟兄羈旅散他方。
秋墳寥落知多少。家祭無忘亦已忘。

㈩
九月涼秋塞草衰。征人下放有新詞。
城頭少婦多蕭瑟。那有衣裳付與誰。

⑪
宋王臺上好登高。回首河山感慨淘。
黃菊有情頻笑我。蕭蕭霜鬢氣猶豪。

⑫
今日登高且食糕。無冠如我帝王豪。
避災酩酊逢佳興。所望群公賦紫袍。

前題　雷宏張

朝來獨上最高峯。煙樹雲山幾萬重。
但得生涯能適意。不妨歌嘯快遊蹤。
海浮小嶼疑僧立。鳥逐風檣若影從。
旭日袈裟禪院北。滿天黃葉一樓鐘。

前題　陳紫園

紅蓼江頭露已深。蒼崖千尺又重臨。
漫憐流落誰同夢。且喜徘徊獨敞襟。
聚散雨雲朝復晚。興亡世事古還今。
閒拋倦眼秋濤外。聊共浮漚一放心。

前題　劉紹進

登高何必待重陽。幾日清遊到上方。
澗瀉潭雲三疊影。秋添籬菊一枝高。
荒村雨後途泥滑。野寺風來客夢偉。
太息儒門誰繼絕。佛前猶有一爐香。

前題　張震圖

登高僑客倍思親。悵望北山與海濱。
一水迢遙便隔阻。萬峯重疊見嶙峋。
卅年睽別家骨肉。千里相懷摯友人。
何日干戈盡停息。悠然再作太平民。

更正：「四三四」期末老翁詩：出入平安無盜賊，入字誤排內字。林康：獅舞迎龍鬧市區，舞字誤排船字，特此更正。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六 新139 期）



鄧小平插翼難飛！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六(新139)期目錄·

大獨裁者秘史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眞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售港幣二元正。

單行本出版

經售者：(1)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2)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俊人書店，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六(新139)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三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鄧小平是個草包加飯桶

外國通訊社先後報導：杭州貼出的進攻性的大字報，既不稱「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也不稱「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而是點名攻擊鄧小平。在目前看，除非有什麼奇蹟出現，如毛澤東暴斃，或者宮廷派內部再出現第二個陳伯達，再或者與鄧小平有密切關係的「二野」分子在北平發動軍變成功，不然的話鄧小平在老毛死前將沒有機會露面。

毛江集團所發動的「二次文革」，發展下去不一定順利，更不一定成功，但首先拿下了鄧小平祭旗，那已是事實。鄧小平這個人在派系鬪爭中的表現，簡直是個草包加飯桶，野心很大，辦法不多，若和老狐狸周恩來比較，那眞有天壤之別。

自中共北竄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掌權後，周恩來服侍老毛垂四十年，屢經風險而不倒；雖然毛未必喜歡他，但卻始終未像對付鄧小平那樣，一下手就是狠的。如果鄧小平上台掌權後，本着「君子報仇，三年不晚」那句老話兒穩穩當當地部署力量，等毛澤東嚥下那口氣兒，像收拾董卓那個辦法，拿他的肥屍點天燈，然後再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幾仔乸一齊拿下活埋斬草除根，豈不乾淨利落？這樣，不僅會成爲「英雄」，更會被中共的宣傳走卒捧爲「偉大領袖」。

鄧小平於一九七五年一月經過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後，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復兼任了共軍總參謀長。據最近中共宣傳說：他上台不久，就把毛的幾項指示給合併爲「三項指示」，並喊出「以三項指示爲綱」的口號，想把老毛的「以階級鬪爭爲綱」這個一貫主張給抽掉。據說，鄧小平的陰謀，不僅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甚至把矛頭指向毛澤東，企圖「分裂」中共的「黨中央」。

所謂「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非常明顯，那就是要經過否定上次「文革」，否定老、中、青三結合和樣板戲等等「新生事物」，把宮廷派「擠」出去。去年「八一」王洪文在上海以「軍委副主席」名義露面，但只由「新華社」發表了，在「人民日報」上卻給勾銷，這就是有力的證明。

鄧小平的這些「絕招」，當然引起了毛澤東和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的極大恐懼與不安。不過可以看出來，毛澤東雖已屆風燭殘年，但他的「忍」的功夫確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大概這是老毛習慣於「不打無把握之仗」，加上「表演越充份，暴露越澈底」，冷眼旁觀鄧小平生蝦咁跳，時機成熟了一大把「辮子」，抓完這條抓那條，罪名成籮，看你矮鄧那跑？

有資料顯示：鄧小平所採取的是「清君側」的手法，首先企圖拿江青一伙開刀。去年上半年杭州工人罷工，鄧小平派兵前往鎭壓，這就是給江青的一個下馬威。因爲，杭州工人由罷工而武鬪，骨幹分子主要是城市工人民兵。工人民兵是根據江青「同志」的「文攻武衛」主張發展起來的宮廷派的武裝，也算是所謂「新生事物」之一，鄧小平對此橫施鎭壓，不僅是拆宮廷派的台，更是繳了宮廷派的械。毛江關係當然比「親密戰友」還要親密。「夫妻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鄧小平一伙那有不垮台之理？

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發源地是北平清華大學，清華是江青的爪牙把持的陣地。該大學的革委會主任遲羣，副主任謝靜宜，與江青的關係和上次「文革」前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一樣那麼親密。前年批林批孔開始後，江青樹立了駐浙部隊的防化連爲「批林批孔典型」，還親自給防化連寫了一封信，那封信是派兩個親信送去的。那兩個「欽差」是誰呢？就是今日清華大學的頭頭遲羣和謝靜宜。如果江青倒台，若遲、謝之流能不跟着完蛋嗎？這就難怪他們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鬪爭中赤膊上陣，非把鄧小平幹掉不可了。

是的，江青一伙在共軍方面一直存在阻力。但也不可忽畧：一、老毛是中央軍委主席；二、由汪東興、紀登奎等人長期佈置在共軍中的特務網已經由建立而健全；三、經過過去兩年共軍人事大調動，軍中山頭已被削平。

這說明：即或有的軍方頭頭對毛江不滿，但卻無法進行有組織的反抗。那麼江青一伙勝利後又怎樣呢？等老毛死呀，老毛一蹬腿就天下大亂了。



新聞以外



中共在海外大搞統戰
國府懶洋洋無意競一日長短

萬人傑

海外宣傳對華僑心理影响很大，中共的積極與國府的要理不理，成強烈對照。今天海外華僑仍然大部効忠中華民國，但無可否認的，他們正在變。尤其從台灣到海外的知識分子，不少己成墮子，日子久了，國府勢必處在下風。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主理海外宣傳的大人先生，不可再懶洋洋了！

海外報人・豪華生活

萬人日報駐紐約特派員阮大方到達美國後發回來的第一篇通訊，述及中共在紐約進行的統戰，無孔不入，專向知識分子入手。年來留美學人出現了不少墮子，理由在此。他們有時利用金錢，有時利用大陸親人，很容易便給統了過去。

他的通訊還提及一個來自香港的報人，初到美國時，一貧如洗，今天，爲了一份暢銷報紙由他控制言論，於是過着富豪般的生活。

據說，他最近在紐約曼赫頓長島買了一間別墅式的房子，有花園、游泳池等設備，首期付欵八萬美元。許多人也許不知美國樓價，最近老萬有一位移民美國的親戚，在洛杉磯買了一層「柏文」，約一千呎，才不過三萬美元，可分三十年付欵，這位報人首期就付了八萬，可知這幢別墅的高貴。雖然說，紐約樓價比洛杉磯貴，但這無疑是富豪之居。

此外，他還擁有一部全自動的華貴汽車，在高油價當中，維持一部每加侖汽油只可走六哩路的大房車，不是簡單的事。

老萬不是廉政專員，不打算過問人家是否收入與財產相稱。過這樣寫意生活的報人，以行家身份說，總難免將人比己，無法已其羡慕之情。

統戰經費・二百五萬

阮大方的通訊說，中共花在紐約的統戰費用，

食、送送禮，許多事情必須水到然後渠成。

兩年多前老萬到美國時，許多朋友對老萬抗議，一來許久見不到老萬的文章，以爲我惜墨如金，不肯寫作；二來認爲與我有關的報紙，立場值得研究。

因爲剛在那幾天，報紙以整版篇幅發表趙浩生訪問大陸後的「訪問記」，這篇訪問記香港左報也曾發表，其實是趙墮子自問自答，當然對中共捧場捧到肉麻，許多人看到媽媽聲，認爲這家報紙既非共產黨辦的，沒理由爲他服務至於這樣露骨。

老萬和這位發達報人私交甚好，且大大的欠了他的情。

我的兒子在美國病逝時，他幫了我極大的忙，並且千辛萬苦安排機位，讓我太太把兒子的骨灰帶返香港。這一切，都不是普通朋友辦得到的。

但私人交情是一件事，老萬和他的政治思想，卻是背道而馳。他對中國大陸與台灣自由民主的看法，更與我有太遠的距離。

我們曾在紐約希爾頓茶廳喝啤酒辯論到深夜二時，結果是我無法說服他；他也不能說服我。

老萬文章・在美失踪

老萬在美加的讀者，不亞於香港，如以懂中文的人口作比例，可說多於香港。

在三藩市，華埠僑胞都知道老萬的名字，讀過老萬的文章；紐約的華僑沒那麼集中，不過愛讀老萬文章的朋友也很多。

有一個長時期，東岸、西岸報紙都轉載老萬的牛馬集，他們讀了多年，和老萬精神上早已有了結合，彼此思想互通，因此老萬到美國時，一經介紹，知道我是萬人傑，對我都有親切感，彼此雖未謀面，文章讀多了，如見其人，都把老萬看做老朋友，一見如故。老萬深爲他們這番熱情感動。

後來美東版時時把牛馬集抽去，補上廣告，據解釋是不夠位登廣告，而牛馬集剛在版腳，順理成章的把它抽掉，塡以可替報紙賺進鈔票的廣告。

其實，老萬心知肚明，我的文章立場反共，很難適合在紐約搞統戰者的胃口，抽掉這篇文章，可能是「條件」之一。因此，老萬文章在美東版時時失踪，剩下來的，零零碎碎，多是沒政治意義的如遊記之類，倒避免了抽掉的厄運。

右傾姿態・左傾言論

漸漸，隨着牛馬集的消逝，塡補上更多捧共文章及新聞報導，這份報紙使愛國僑胞們「不忍卒讀」，簡直裏外一片紅。責以什麼愛國大義是白費唇舌，有幾個人能不在統戰經費下屈膝？香港如此，

最近三藩市有一份新的中文報出版，主持人很有來頭，是香港老報人，移民美國很久，經常爲此間「中立報」寫美國通訊，是我們報界有數的「鬼才」之一，這次辦的報紙，更十足表現出他的驚人鬼才。

他在報上用「中華民國」年號，使人看了，發生錯覺，以爲是與中華民國有密切關係的報紙，誰知內容徹頭徹尾是統戰報紙。

更把香港報刊中最鹹的集中在副刊裏，藉以吸引更多讀者，兩相配合，使讀者兩面中毒，昏昏迷迷的，竟不自覺。

把這事和美東版的轉向相互印證，可知中共在美國進行統戰滲透，無孔不入，不放過任何機會。到今天，老萬不但在美東美西再無露面機會，在香港也只能退守自己的陣線。肯講正義話的人不是沒有，能容納正義的地盤卻越來越少。

試翻開香港報紙，有那幾家肯憑良心說話的？周恩來一斷氣，哭喪之聲四起，怎能怪美國的中文報呢？山高皇帝遠，連老板也鞭長莫及嘛！

華僑社會·傾向國府

萬人日報駐美西特派員郭嚴芳的通訊說：春節期間，華埠青天白日國旗飄揚，整個唐人街，只有新華書店和兩家「國貨公司」掛五星旗。從掛旗的看人心，華埠僑胞絕大多數是右派，親共分子少之又少。駐美東特派員阮大方報導，也說華僑社會効忠中華民國的佔了百分之九十，可是反共華僑缺乏領導，只是各自爲戰，未發揮團結力量。

反觀左派統戰分子，一切宣傳與滲透活動，全是有計劃，且得到中共政府支持，要什麼有什麼，因此使到許多年青人和留學生都中毒，我們卻沒有做解毒工作，使一些大學的留學生受到宣傳迷惑，傾向共產政權。

搞政治最要緊是控制傳播機關，報紙、電台、電視台都不可放棄。這一點江青一派是了解，每次運動、政治鬭爭，她都掌握了這些機構，兩報一刊，全國電台，是她的傳聲筒。

一旦中毒·無可救藥

在美國搞統戰宣傳的左派分子，當然明白這道理，不過，目前除大部分宣傳品由香港運去外，也注意在本地出版的報刊。大部分中文報紙都有悠久歷史，他們知道華僑多數傾向中華民國，要是爬逆水，必爲讀者唾棄，因此老中文報的言論大都親台，中共統戰分子所能滲透的，只是一些新報紙。如這份東岸報紙，主持人本身思想有問題，加上中共統戰給予利益，自然水到渠成。

留美知識分子的墮子，大多數從台灣去的；來自香港的留學生，受共產黨統戰宣傳感染的較少。從台灣去的，一旦中毒，便無可救藥。

老萬曾研究過這特殊情況，感覺香港留學生所以能免疫，因爲他們對共產黨知得太多，中共的宣傳，對他們毫不發生作用。

台灣知識分子未接觸過共產黨，一點不知共產黨的厲害，給他們美好的外表迷惑住，自甘做墮子，甚至以「回歸」爲榮，如於梨華、林綠、趙浩生，這羣新舊墮子，全是借中共出風頭而抬高自己身價。

鐵嶺遺民說得對，莫名其妙的是台灣對這批墮子的叛國行爲不但未加譴責，還任由台灣報刊替他們吹噓捧場，以致忠貞、邪惡不分，令人痛心！

老萬說的這位報社主持人，雖來自香港，卻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曾經跟老萬爭辯過的是台灣民主自由問題。他用美式自由衡量中華民國；但老萬用中華民國的尺度衡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他卻認爲我的見解「不合實際」。

海外統戰·全靠香港

老萬曾跟一些關心海外宣傳的朋友討論過若干次，認爲要把海外宣傳搞好，重點須放在香港。因爲香港中文出版物最蓬勃，海外中國人所能讀到的書報刊物，十之八九是來自香港。即使在美國、加拿大或歐洲某些城市就地出版的，也大部份取材自香港刊物。一把剪刀，就可在那邊出報。現在流行用柯式印刷，更爲方便。有些留學生刊物，部分手抄，部分從香港報刊剪出影印，慳水慳力。因此，海外宣傳不管外來刊物或本地出版，直接間接是由香港控制或影響的。

左派搞統戰的頭頭，老早看出這情勢，因此近年香港出版的親共雜誌，有如雨後春筍，且都是經費充足，柯式精印。不消說，背後必然有人睇皮，否則這類刊物，要求自給自足，很難辦到。

何人睇皮？只消看看內容便知。無利可圖的生意，有人趨之若鶩，當然除生意外尙有其他油水可揩；左派統戰分子也樂得收買僱傭兵，因而統戰刊物，滿坑滿谷，影响力無遠弗屆，海外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會使他們中毒。

國府當局·懶洋洋的

很可惜，國府當局似不打算跟左派競一日之長短，一些反共報刊，要搜集一些可供打擊中共的資料也不容易；像統戰刊物那樣，由他們作後台老板，更沒可能。因此，無可否認，在海外宣傳戰上，國府做輸過中共很多。

目前形勢，依然傾向中華民國的人居多，但中共長年累月宣傳，「謊言說上千萬遍便成眞理」，老一輩的華僑歸於塵土；年青一輩的中國人，飽受中共宣傳之毒，久而久之，形勢的轉變，並非意料之外的事。到那時，國府諸公或會感到海外宣傳的重要，恐怕爲時已晚了。

本來，做生意有人重實際不重宣傳；有人重宣傳不重實質，這是見仁見智，各有手法。但在國共競賽中，不同做生意，爭取人心，比爭取生意更重要。當年國父革命，得力於華僑支持；在今天國共政治鬭爭，關係中國命脈，與當年推翻滿清專制政體同樣重要。忽畧海外宣傳，將大大吃虧。「萬人雜誌」和「萬人日報」產生的宣傳力量有多大，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不斷的努力，無非克盡國民天職，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有多少力便出多力，直到沒能力再辦時，唯有讓有能力的人接棒。「萬人雜誌」出版已八年，這八年在華僑社會中有了一定影响力，這是老萬感到自慰的事。

華國鋒任「代總理」反映的問題

項楚

中共任命華國鋒爲「國務院代總理」，究竟是通過何種程序？是由某項會議任命的？是由毛澤東個人指派的？目前資料尚不能肯定。但從目前的資料和形勢看，中共尚未召開共黨的十屆三中全會，華國鋒也不是經由「三中全會」任命的。

毛澤東原來的意圖和安排

按毛澤東的原意，是想全面淸除反對他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的政策路線的老幹部，把權力交給只能背誦「毛語錄」的新幹部。毛澤東認爲這些人能夠繼續執行他的政策路線，毛不致在他死後因他的政策路線被否定而遭到「鞭屍」。毛屬意的這些新幹部，在中共中央就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華國鋒、吳德、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一般稱爲「宮廷派」的頭頭，在地方則是與他們沆瀣一氣的所謂「文革」中的「新生力量」，也就是「文革」中上台當權聽命於「宮廷派」的較年青的新共幹。

但是毛澤東雖然想要如此，實際上卻迄未能做到，第一、共黨老幹部勢力根深蒂固，不是輕易能淸除乾淨的。雖然毛通過「文革」和「批林整風」，對以劉少奇、林彪爲首的勢力給予相當大的打擊，但是仍不能從根本上動搖老幹部的力量。尤其是軍中老幹部的勢力，雖然近三年來，毛苦思焦慮地去打擊軍人的勢力除整肅了若干靠不住的反毛軍人外，另外還調動在一地盤踞時間久的軍事幹部，免去軍幹所兼的黨政大權，任何軍事單位都不讓一派勢力獨佔，安排各派勢力互相制衡，把傳統的官兵關係打亂，大批淸洗軍中老幹部，強迫提拔年青的新幹部等等，但是想教新幹部來全面接替老幹部事實上仍做不到。中共黨政老幹部與軍中老幹部之間雖有一定的矛盾關係，但在對抗宮廷派勢力膨脹問題上，利害是一致的，步驟也是一致的。他們雖然沒有中心人物，但默默中卻能「心有靈犀一點通」採取一致行動已是明顯的事實。早在前年年尾的敵後情報就報導：共黨老幹部在對抗宮廷派勢力的進攻面前，是採「路線讓、權力不讓；中央讓，地方不讓；當權讓，軍權不讓；文權讓，財權不讓」等對策，對毛採陽奉陰違的兩面派策畧。因此，毛想全面淸除老幹部的勢力，事實上是很難辦到。

第二、新幹部能力不夠，無力全面「接班」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共黨的各項工作還要靠老幹部來支撐，新幹部還要靠老幹部來「幫」「帶」。共黨的老幹部還會繼續利用一段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毛不得不提出按「老、中、青三結合」原則來「培養接班人」的號召，並要求「以老帶新」「以新促老」。鄧小平以及其他大批老幹部也進行「評水」，都是毛這項策畧的一部分。共黨「十大」和四屆「人大」，所作的人事安排，都是在這項策畧原則下辦理的。

鄧小平是在周恩來患不治之疾的情況下復出和被「重用」的。鄧一復「副總理」職就獲准參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工作。一九七五年元月共黨十屆二中全會又被通過爲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又安排爲可以接替周恩來的第一「副總理」的職位。同時爲了提高鄧的國際聲望，一九七四年四月還派他出席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代表中共政權發表政策演說。另據美政府關係方面傳說，去年底福特訪平時，毛曾親口告彼說鄧小平將是中共政權的權力「接班人」。這一切安排，都明顯地說明鄧將接周的職務，繼任「國務院總理」，全世界這種一致的看法在中共公佈華「代總理」之前，大家都認爲是沒有錯誤的。

現在事實發展不然，這主要是周死後情況有了新的變化，迫使毛不得不作出這項新的決定。

周恩來死後的新情況

第一、毛之用鄧小平，主要是用他的能力和關係來渡過一段時日的難關，並不是眞想把大權都讓他繼承。也就是只讓他在「宮廷派」掌握共黨大權的情況下，來做一名毛政策路線的執行幹部而已。但是「宮廷派」如果無法掌住政權，毛的政策路線也將被全面否定，在眼看毛一旦死去「宮廷派」勢力肯定將要失敗的情況下，鄧也很可能不願做這樣的一個陪葬的傀儡。況且鄧的個性強，不似周那樣圓通。周能與「宮廷派」合作無間，鄧卻不能。所以毛可以不防周，但不能不防鄧，如果鄧不能與「宮廷派」合作，不甘聽命於「宮廷派」，做「宮廷派」的工具，毛是不敢把一切大權都交給鄧的。

第二、根據最近的資料反映，大陸的所謂「右傾翻案風」來勢洶洶，幾乎所有的單位部門，對毛所有的政策都有反抗，尤其是反對取消物質獎勵、反對平均主義的新工資政策、反對在農村過多地限制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反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反對毛的「教育革命」和「文藝革命」等等。共報透露，去年五、六月工人和復退軍人反抗暴政的高潮剛剛壓制下去，到八、九、十月間，教育、科研部門反對毛的「教育革命」又出現高潮，這就是所謂「右傾翻案風」。十一月間宮廷派進行反擊，這場以「大辯論」爲名的鬬爭目前還在激烈進行中。這種情況，反映了宮廷派的處境很壞，陷於四面楚歌的困境。因爲這種反對宮廷派和毛政策的不是幾個人，而是充斥各條戰線和各個階層的普遍現象。這項新的危機，迫使毛要加強控制大權，不敢放鬆；如果不想退卻投降，就得加強陣腳進行反擊和鎭壓，華國鋒以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身份擢升爲「代總理」，用共黨的話來講，也有「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意義在內。

第三、毛健康情況日壞，已無安排與老幹部合作的過渡時日，「宮廷派」已迫不及待地要立時直接掌權，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權力鬥爭風暴在醞釀中

華國鋒的任命，不能立即看作是「宮廷派」的勝利或得勢，它只能反映「宮廷派」的孤立和各派老、中幹部不願與之合作，換句話說，正是反「宮廷派」勢力之強大，才迫使毛不得不圖窮匕現，出此下策。如果宮廷派和毛政策能夠獲得大家支持，把各派勢力擺平，在和平團結情況下順利接權，總比與各派老幹部正面爲敵在鬥爭中去奪權要好得多。

華國鋒的新任命，反映新、老幹部兩派的奪權鬥爭，已經等不及毛死後，目前馬上就要攤牌。一場大的權力鬥爭風暴已在醞釀之中。

毛還未曾召開共黨十屆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正式「法律」程序去任命華爲「總理」，所以目前還僅僅是「代總理」而已，這說明還未正式最後定案，還有變化的可能。毛、鄧的關係究竟已否因「代總理」一事而完全搞翻，或是另有安排，如果搞翻是否能轉圜，還是未知之數。這種情況，今後有三種發展可能：第一是毛硬幹，「宮廷派」全面接權，老幹部全面退出或大批被整肅。第二是宮廷派與老幹部勢力達成新的妥協，再度出現表面「團結」合作的局面。第三是問題僵持下去，華繼續以「代總理」身份接管實際政務，鄧等老幹部也繼續留在「國務院」中。總之，要到共黨三中全會召開，重新調整安排了新的最高權力班子（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等）後，局面才能澄清。

毛之重用華並不突然，華從湖南調到北平中央，初任林彪事件專案小組的負責人，後任「公安部長」，去年毛最重視的，可以說關係宮廷派，毛路線成敗存亡的關鍵性的「農業學大寨會議」由華做總結，這些都說明毛對華的信任和器重。

毛沒有用鄧小平也是可以理解的。毛本來就不完全信任他，這兩年間他大量解放並起用老幹部表現可能使毛更不放心，所以最後關頭不能把名器給他。

總之，不到共黨三中全會召開，局面很難澄清，還要繼續注意其情況的發展，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對中共的權力關係的變化有全盤的正確瞭解。

華國鋒簡歷

一九二二年前後出生，籍貫湖南省。一九四七年，在山西呂梁地區任交城縣委書記（屬於第八地委管轄）

一九五五年，華任共黨湖南省湘潭地委書記（按：「地委」介於「省委」與「縣委」之間），任內因對毛故鄉湘潭韶山鎮的農田水利工作，頗有表現。同年十一月，華曾首次在「學習」雜誌公開發表：「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一文。一九五六年，升任共黨湖南省委會常委。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當選爲湖南省副省長。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任湖南省「紀念辛亥革命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爲現任共黨湖南省委會第二書記張化平）。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當選連任湖南省副省長，及「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湖南省）。

一九六五年七月，升任共黨湖南省委會書記。

一九六七年九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

一九六八年四月，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第一副主任，主任一職由共軍四十七軍軍長黎原擔任，後因黎犯「錯誤」調防蘭州，由華出任該省革委會「代主任」。

一九六九年四月，共黨「九大」當選爲九屆中央委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共黨湖南省委會新建成立，升任省委第一書記。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兼任廣州軍區政委和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一九七三年八月，共黨「十大」，當選爲十屆中央委員。同月卅日，在共十屆一中全會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一九七四年元月，四屆「人大」，獲任命爲「國務院」副總理（在十二名副總理中排名第六），兼任國務院公安部部長。

八月卅一日，任共黨中央代表團團長，率團赴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十月十五日，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作「總結報告」。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由新華社透露，華以「國務院代總理」名義，會見委內瑞拉首任駐平大使何塞・德赫蘇斯・桑切斯・卡雷羅。

華係從「文革」暴亂中竄起的重要共幹之一，在「軍、幹、羣三結合」中屬「革命幹部」，在「老、中、青三結合」中屬「中年幹部」。自一九七三年八月共黨「十大」以後，嶄露頭角，在共黨中央逐漸擴大其活動，但在四屆「人大」以前，其性質偏重於農業方面，此後則已插足於中共黨政、科技、貿易、農業等事務。

「國務院」公安部，係中共政權主管特務工作的部門，負責共黨有關「政治保衛」、「經濟保衛」、「治安行政」、「武裝保衛」、「邊疆保衛」、「機關警衛」、「國內調查」、「勞動改造」、「消防」等方面之實際業務，又自四屆「人大」以後，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內務部均已撤銷，其業務判已併由公安部管轄，故其職權甚大。

華係自中共政權僭立後，出任「公安部」之第四任部長，在華之前的三人爲：羅瑞卿（「文革」期間於共軍總參謀長任內被整，已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復出）、謝富治（於一九七二年十月病死，據傳曾被刺身死）。、李震（失踪迄今，亦傳於一九七四年間被刺身死。）

華國鋒現任中共黨政多項要職，黨務方面，爲共黨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南省委會第一書記；行政方面，在「國務院」代總理之前，係副總理、公安部部長、湖南省革委會主任；共軍方面，爲廣州軍區政委、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由尼克遜去北平看毛亂

岳騫

尼克遜去了一趟北平，對他個人，對美國是好是壞，舉世評者已多，不再贅述，目前要指出的是尼克遜這次去北平起了探熱針的作用，探出了北平大頭目現階段的冷暖升沉，要算是尼克遜去北平的一項收穫。

從尼克遜到北平下飛機開始，直到他離開北平去桂林、廣州回美國爲止，同尼克遜見面、陪吃飯、陪談話的人，總是那末一小撮人，始終未變。只是在尼克遜要吊周時，鄧穎超出來在人民大會堂陪着乾笑了一陣。以後江青露面陪尼克遜夫婦看了一場歌舞，此外再也沒有換過人。

在北平陪伴尼克遜的人馬，計有「代總理」華國鋒、「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姚連蔚、「外交部長」喬冠華、「文化部長」于會泳、「衛生部長」劉湘屛、「國家體委主任」莊則棟，還有毛幫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鎭。

此外還有「人大常委會」三名「委員」貝時璋、林巧稚、傅玉芳，所謂「政府部門」、「北京市革委會」方面的負責人則有王海容、朱穆之、謝靜宜、柴樹藩、蕭鵬、劉澄清、劉華秋、王冶秋、鄧崗、沈圖、曾紹東。除去王海容、朱穆之、柴樹藩、王冶秋、鄧崗較爲知名，其餘皆不見經傳，相信都是「新生事物」。

這批迎賓毛幹，華國鋒代表主人，理所當然，姚連蔚就頗堪回味了。四屆人代會共選出二十二名副委員長，已死了董必武、康生，尚餘二十，在外

地的有韋國清、賽福鼎。阿沛・阿旺晉美可能也在藏時間多。老邁不能參加活動的有宋慶齡、劉伯承、郭沫若，還有蔡暢，再除去民主人士許德珩、胡厥文。餘下的是吳德、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烏蘭夫、周建人、李素文、姚連蔚。

這批人除去吳德當時得令，周建人尚無大過，李素文、姚連蔚又是「新生事物」，另外七人便成爲問題人物，可能這次都要出問題，尤其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都是上次文革鬬爭的大黑幫，有了案底，猶如警察局抓嫌疑犯，有案底前科的人，必然先被找到。

不僅這七人，大概吳德也有問題，吳德此人的立場，海外「毛情專家」一直搞不清楚，在文革前他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文革時調去北平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接替劉仁。吳德出身北平中國大學，在學校加入共黨，屬彭眞領導，此一系統在文革前據要津的有「高教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李昌，還有吳德，吳德也曾兼任過天津大學「校長」，在毛幹中，知識水平較高，因爲這批人曾參加過北平「一二九」遊行示威，被稱爲「一二九幹部」，是劉鄧彭嫡系。

吳德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調爲「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名義上是降了級，但實在地位更形重要，但最初並不是毛林江對他相信，而是毛澤東的「毛石頭」政策，只要去掉彭眞，寧可由劉鄧系人馬繼任，如同剝筍一樣，剝了一層再剝一層，所以以李雪峯繼彭眞，吳德繼劉仁。以後李雪峯垮了，吳德未垮，大概吳德在此期間立了「功」。

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林在北平市奪權成功，澈底改組「黨政機構」，組成「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由謝富治任「主任」，四個「副主任」，吳德、劉建勛都是劉鄧系人馬，因此，謝富治在成立大會上公然說：「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如吳德、劉建勛等同志，已經開始站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一邊。我們相信，在今後鬬爭中，他們將能接受考驗，得到鍛鍊，繼續爲革命作出應有的貢獻。」可以證明毛林江當時一直把吳德視爲異端。

但吳德以後卻扶搖直上，九大當選中央委員，十大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謝富治死後又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相當文革前「市長」），四屆「人代」開會，又當選了「常委會副委員長」，排名第五，「委員長」朱德固然不能「辦公」，就是前面四個副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康生、劉伯承，當時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處理事務，現在死掉了兩個，剩下的宋慶齡、劉伯承行動都難，「人代會」一定是由吳德負責。所以今日的吳德正是文革前的彭眞，除去「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不知毛幫是否尚有此組織，如果有，吳德十之八九也是「書記」，可以說吳德已

高，筆者不願揣測，只是要研究這次尼克遜去北平，吳德何以未露面。不論以「人代會副委員長」身份，還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的身份，吳德都應當出面招待，但吳德竟然不見了，根據過去的資料判斷，吳德可能會成爲鄧小平之後，第二個被揪出的黑幫。

毛幫這次派出的「人代會副委員長」是排名二十二（最後）的姚連蔚，此人眞是工人出身，毛江派他出席也許向尼克遜表示眞是工人當家作主，但姚連蔚與尼克遜坐在一起周身不自在的情況，在電視上看了只覺得好笑，覺得姚連蔚被毛幫如此耍弄固然可憐，毛幫竟然打出了姚連蔚這麼一張牌實在更可憐。

以上是說的「人代常委會」，再說「國務院」，「國務院」原有「副總理」十二人，華國鋒升代之後，尚餘十一，鄧小平已矣，張春橋、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孫健最近都先後露面，雖然未出面招待尼克遜，並不影響其地位。剩下的五人，陳錫聯已解除「北京軍區司令員」職務，謠傳代理「國防部長」也沒有證實，但陳錫聯還有露面，毛江目前也不會向大軍閥開刀，可以相信陳錫聯還沒有事，李先念可能會捲入漩渦，上次文革他就僥倖過了關，人代會後「國務院」改組，李先念原來擔任了二十多年的「財政部長」，也讓給了張勁夫，只擔任光桿的「副總理」，周恩來死後，他不失爲一匹黑馬，結果華國鋒後來竄上，從此李先念與鄧小平相同，失去蹤跡，這次未必還能過關，因爲毛澤東不清除了老一級的毛幹，江青系中級毛幹便不易接班，並不在乎反不反毛。

至於王震、余秋里、谷牧這三位「副總理」，上次就已被判爲黑幫，是從牛欄放出的逸民，根據最近「人民日報」的言論，凡是放出的黑幫，或多成少都有問題，這三人可能要重返牛欄。

至於「部會長」，共計二十九人，除去華國鋒、余秋里、谷牧三個兼任「部會長」，實得二十六人，此次出面招待尼克遜的共計四人，除外交喬冠華、文化于會泳、衛生劉湘屏、「體委」莊則棟，此四人，喬冠華原是周恩來「四大金剛」之一，最爲親信。但在去年見到喬冠華與章士釗女兒章含之結婚，筆者曾寫過一篇短文「喬冠華蟬曳殘聲過別枝」，指喬冠華已投入江青裙下，因爲章含之也是「江門四女將」之一（另三人是王海容、唐聞生、吳桂賢）。如果喬冠華未向江青交心，章含之決不可能嫁喬，在毛管區婚姻也要「政治掛帥」，已是衆所周知的事，何況喬章這種身份的人，于會泳是江青愛將，代表江青掌管「文化部」，劉湘屏是謝富治之妻，毛江因爲謝富治遇刺重傷不治而死，以其妻任「衛生部長」，有報功之意，劉湘屏自是江青系，至於莊則棟文革時曾被鬥爭，也是從牛欄放出，毛江派他出面招待尼克遜，當因爲莊則棟是乒乓名將，尼毛關係就是一場乒乓球打開的，藉此引動尼克遜的前情。但莊則棟既然出面招待尼克遜，短期當不會有事。

至於其餘二十二人，自不能說都有問題，但其中屬於黑幫的一批，恐怕情況不妙，重要者有：「對外貿易部」李強、「煤炭工業部」徐今強、「鐵道部」萬里、「交通部」葉飛、「財政部」張勁夫、「教育部」周榮鑫。這六位「部長」在上次文革時都被鬥得死去活來，被列爲最大黑幫，周榮鑫在周恩來死前已經被鬥，周死後因爲鄧小平成了目標，把周榮鑫放下，一旦鄧案全面公開，擴大鬥爭時，相信這六人都會牽涉其中，周榮鑫更首當其衝。除這「六黑」之外，其他可能牽涉進去的，也許還有五六人，不必一一列舉了。

至於地方毛幹，幾個被江青痛恨的黑幫，如新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代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都已經被提出，尤其張平化，絕不可能幸免。

文革時，江青在「湖南問題」講話時說：「張平化這個人可謂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張平化就恨，想不到張平化這個人這樣惡毒、惡毒極了，他的一貫表現說明了他的本質，根據我們的經驗，像這樣的人，歷史上不會沒問題，他欠了我一筆老賬，我老記着他，毛主席批准的姚文元同志的評海瑞罷官，全國的報紙都登了，唯獨湖南沒有登。」

在文革期間被江青這樣咬牙切齒罵的，張平化是第一人，相信這次在地方毛幹中，又會以第一人出場。

其他地方毛幹被牽涉進去的還大有其人，尤其是二十九名省市委第一書記中屬於「解放毛幹」的八名，除趙紫陽外，還有福建廖志高，雲南賈啓允，眞是鄧小平的死黨。

這次毛幫亂局不會像上次亂得這樣糟，因爲毛江都怕再掀起紅衛兵之亂無法控制，此其一。毛江本身也有實力，不似上次買空賣空，在北平，任何大頭目都難逃汪東興的控制，在地方，江青的民兵也逐漸掌握了實權，昨日廣播，在廣州因貼周恩來的大字報引起兩派衝突，後經民兵彈壓未釀成大事，可證明民兵的力量已經不小，江青自不必再鼓動紅衛兵式的大亂，此其二。

但這次鬥爭清算的幅度不會小於上一次，因爲毛澤東已決心要江青接班，必須要把凡是「可疑的物體」一律清除，因此，要整肅的不僅是「老幹」、「黑幫」，甚至與江青地位相等，絕不反江的人，也因少許嫌疑，不能幸免，太平天國楊韋之亂大殺數萬人的情況都會發生，相信這是毛澤東在世的最後一亂，也是中國人最後一劫，過此則大地清明，河山要重光了。





歐洲共黨笑臉攻勢

爲應付這攻勢歐洲社會主義分爲南北兩派

任蜚聲

北派極力反對與共黨合作

有一種幽靈，正在歐洲作祟，這種幽靈就是共產黨。西歐許多共產黨均露出一種新面孔與姿態，向人招手。人們已感到應付爲艱，尤其是對那些社會主義者而言。義大利共黨，當其公開提出一些好聽的意見如混合的經濟，多黨政制以及新聞自由時，所獲得的影響力大增特增。法國共黨似乎追隨其後，甚至更有進者，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神聖教條遽加駁復。西班牙共黨雖仍在地下活動，但從他們所表現的各種徵象看，也在作相同的肆應。

另外，一些葡萄牙的好戰同志，仍保存傳統的社會主義，對貪權與殘酷的共產黨卻存有戒心。去年十一月的流產政變，可以證明葡人仍寄望一種溫和的社會主義。如何應付這種共產黨新的攻勢，現在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正分作兩個陣營：一個爲北部陣營，認爲不需要與共黨聯盟。一個爲南部陣營，則相信這類聯盟，對左翼在政治上獲取勝利是需要的。這種爭辯已於過去兩週，在歐洲社會主義領袖兩個秘密會議中，經過激烈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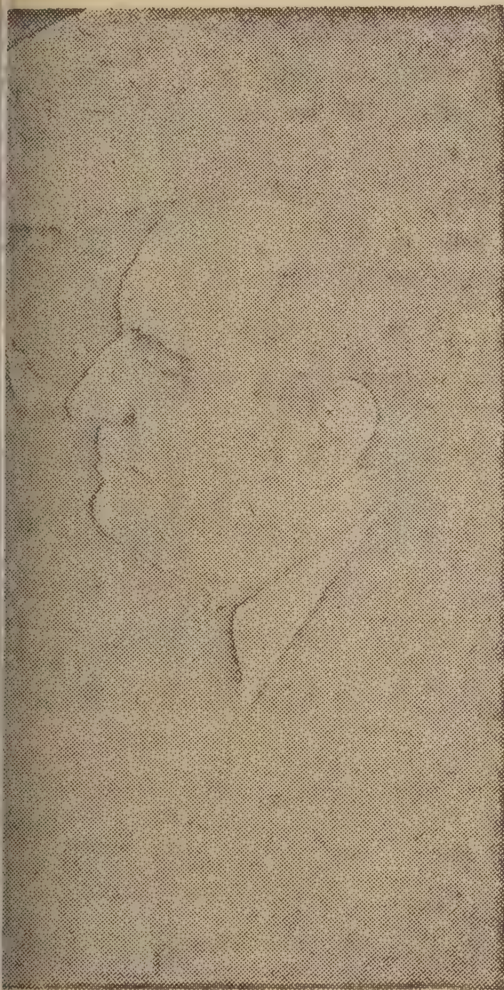
第一個會議在丹麥的赫爾辛基（Helsingou）舉行，參加的社會主義者，來自十八個國家。這些北派的社會主義者——包括英國的工黨，西德的社會民主黨，以及丹麥、瑞典與奧地利亞各國社會黨——他們經過一再激烈爭辯，已將之作爲社會主義國際政策的基石：不與共產黨打交道。西德總理斯密特大聲疾呼：「我們沒有理由須與共黨從事任何種合作。」他同時提出警告，凡與共黨作任何聯盟[illegible]北大西洋公約與歐洲共同市場。

法國社會主義者領袖米特蘭，他以南部的社會主義者立場發言人立場，提出答覆：「你不要咒罵你所不知道的」。他同時辯論着說，西歐的共產黨都正在改變中，變得對莫斯科更多獨立性，而廢除古老的史達林主義者的觀念。因此，社會主義者他們可以安全地與共黨聯合起來，爲一個共同的左翼爭取政權。米特蘭的看法，已經被詰難，認爲是對共產黨的不軌意圖，技巧地加以隱瞞。

上週，米特蘭在巴黎以主人身份欵待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社會主義者，包括來自義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的黨部官員。他們是爲左翼所有勢力尋求一項黨的聯合策略。他們辯稱，南部的社會主義者，卻不同於他們北部的妹妹，都不當權，而且沒有機會可以獨力獲取政權。南歐的經濟發展很緩慢。他們指出，工人與工會都渴望着一種基本的改變，而不是北歐的改革主義。南部的共產黨都是非常強，不像北歐的那麼弱小無力。同時，南部的社會主義者亦已漸趨強大，現在可以與共黨分享權力而毫不遜色。舉例證明，如法國最近一項民意測驗顯示，在新的選舉中，社會黨可獲選票百分之卅，共黨只佔百分之廿。

一些南部的社會主義者，已清楚看到，這些聯盟乃實事所需，而非一種理想。西班牙的非力甫・公查勒斯在他的國家內，曾統治一個僅由社會主義——共產黨獨享的組合，可是他寧願有一個較爲廣大的聯合政府，包括進步的天主教徒。葡萄牙社會黨的代首長，莫納爾・阿勒格利，曾指責里斯本朱哈爾的共產黨：「推行他們自己的如從另一個星球與另一個時代來的黨」。

仍然，南部的社會黨都遵從聯盟基本路向——這樣，也許僅只作爲一種策略，或者由於看到別個國家比他們自己的好。葡萄牙的社會主義者首領馬里奧・索勒斯，已赴美國，當他的同志在巴黎開會時，他於上週告訴「時代週刊」說：「南部的社會主義者所訂策略，是迫使共產黨參加自由政治。」無論共黨頭子們是否誠心誠意促進自由，像這類意見將不可避免的，「在工人階層與好戰者之間會產生一種新的思想型式」，對民主政治有利。索勒斯也想到葡萄牙政府中保有共產黨，已經有助於兩項發展，一方面使共黨[illegible]分裂，一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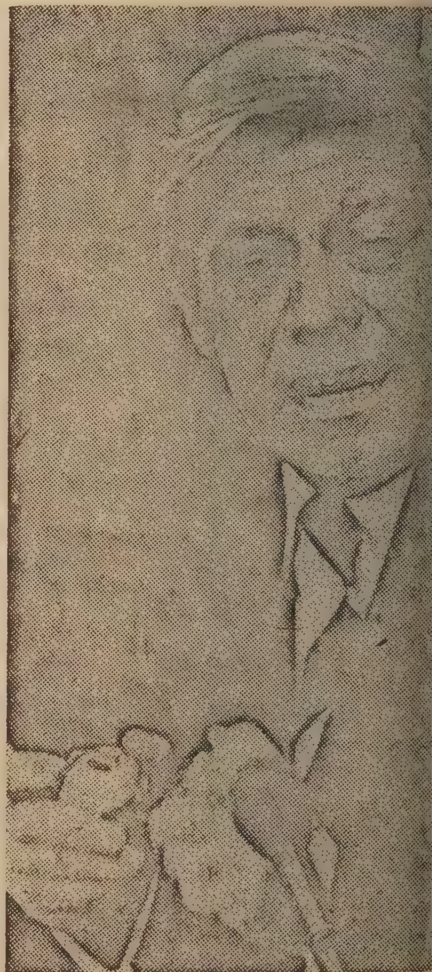
國社會主義領袖米特蘭（前法國社會黨秘書長潘第龍，成與共產黨聯盟。

策略。國務卿基辛格不相信共產黨將會遵從民主政治的規則，以及放棄權力不參加競選。他同時又懼怕西歐政府中的共黨，可能會洩漏北約機密給莫斯科。從基辛格一連串的看法，美國外交界呼籲歐洲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在赫爾辛基會議之前，敦促他們拒絕任何一項與共黨聯盟的傾向。

這一連串的游說運動，使許多南歐的社會主義者感到煩惱。他們認為這個問題既非基辛格也非他們的北歐同志所能瞭解。法國社會黨全國秘書長羅

又說：「這是左翼的一種活動能力。我們如果不與共黨聯盟，是無法取得政權的。除非美國僅需要與佛朗哥之類人物打交道，基辛格必須承認南歐的這個現存事實，包括廣大的共黨在內。」

（譯自「時代週刊」）



西德總理斯密特大呼拒絕與共黨合作。

每下愈況的「聽說」

嚴正

查老板是個名聞全港的媚共專家，他的拿手媚共把戲是引用一些不實不盡，無理無憑的「聽說」來誣衊國府，讚揚中共，為着要破解他這下招式，於是在本什誌總第四二九新一三二期，彙集了查老板曾經引述過幾個「聽說」加以斥駁，好讓大家看清他的招數，以免被他的花招擊個正着。

通常來說，當戰略被人家識穿後，應該立即變換作戰方式，以免全軍盡墨，今次查老板的看家本領，被人瓦解，理應即行改換招法應敵才是，何況查老板又是個武俠小說作家，花招多籮籮。可是，最近發出的依然是老招——「聽說」，不特比以前的更蹩腳，而且撞正大板，「聽」出了毛病，「說」漏了心聲，難道查老板你眞個是江郎才盡？

在上月十七日那篇「遺愛在民淚墮碑」社評裏，查老板「聽」兩位年青的左派工人「說」，周恩來壓止一批激烈港共，在一九六七年進行奪權，免了許多港人死無葬身之地，包括查老板本身在內。

整篇「聽說」，幼稚得令人不忍卒讀。因為內容沒有詆毀國府的句語，所以我也懶得逐點揪出來駁斥他，最令我感興趣的，就是查老板把他心底的眞話說溜了出來，原來他心知肚明，共產黨並不會因他的吹捧拍托而賣他的帳，一旦港共奪得香港政權，他就會家散人亡，死無葬身之地，好像戲棚上的「白鼻哥」，在落幕前，終歸要引頸受戮，那又何必要枉作小人，遺臭人間，與其都是要死，何不堂堂正正做個維護正義的英雄，死得轟轟烈烈，死得有聲有色。

查老板既然料到共黨統治香港後，有不少人會丟命，甚至連他自己在內。這樣殘暴的政權，查老板為什麼仍要頌揚它，眞個百思不得其解，這猷之乎手裏拿着的明知是一杯牽機毒藥，自己也不願意飲下去，但偏要依起棚牙，笑口噬噬對人說是益延年益壽的玉液瓊漿，千方百計去勸人服用，是何居心？查老板的次級主子——港共，須贈他一個勳銜——豺狼庸，良有以也，我希望看他作品的讀者，非格外留神不可。

查老板又「聽說」幾賤格（筆者按：我以為這個譯名可謂維俏維妙，音義俱佳，各界採用，無任歡迎。）問毛澤東中國有沒有娼妓？毛澤東啞口無言，目視姬鵬飛，而姬鵬飛亦無言以對，卒由周恩來挺身代答：「中國有很多娼妓，而且是公開的，只不過是在台灣。」

這個「聽說」，查老板自以為是稱心傑作，一矢貫雙鵰，一面讚揚周恩來機智，一面貶責台灣有娼妓。

娼妓，人類有史以來就存在，現代世界各處，生活水平越高的地方，娼妓也越多，她們大多數是為着生理上和物慾的要求而做，生活水平越低的地方，娼妓也較少，但她們大多數是被生活壓迫而當娼，所以有娼妓存在，並不是可恥，有娼妓存在而不肯承認才是可恥。

查老板這次的「聽說」，不但證明了中共有娼妓存在，而且把中共不肯承認有娼妓存在那種醜態，描寫得淋漓盡致，舉個例說，假如有人問查老板：「你有沒有為蔣總統逝世而寫過一篇哀悼的文章呢？」我敢肯定查老板會好爽快就回答「沒有」。而無須示意他的秘書代答，因為他根本有做過這些事，所以無須躊躇就可以回答。

假如中共眞個沒有娼妓存在的話，毛澤東當然會立刻洒手兼擰頭答覆幾賤格，無須推莊給姬鵬飛，連姬鵬飛也不敢做聲，顯然是身有屎，以致有口難言。

周恩來雖然作答，但只不過是一招移贓嫁禍，把問題推到台灣去，而並沒有斬釘截鐵地不認大陸沒有娼妓存在，從這三個人的表現就可以反證出大陸確有娼妓存在，只不過死口不認而矣。

查老板連發夢也估不到他的媚共傑作，經我這個無名小卒釋釋後，變成一篇精彩的反共文章。



周恩來死亡爲什麼屍骨被火化成灰，拋到山川去？

曾爲周恩來死亡「悲哀」的牛鬼蛇神，說周恩來偉大得無私無我，死了連一棺之地也不佔有。拚命的爲周恩來抹脂搽粉，把周恩來捧上西天！

如今事實證明，不是周恩來不想入土爲安，而是毛澤東和江青不讓他入土爲安。何以見得：下面有江青控制的人民日報爲證。

本月十三日一篇專論中，引用了列寧的話爲證：「……它的死屍不能裝入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這就是正在大陸鬬爭殘酷，仇恨的一個縮影，這縮影說明了共產黨從沒有一個是好人！

江青派推動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點起了奪權鬬爭的火花，使一撮爲周恩來「悲哀」的哭聲還沒有斷氣，周恩來又被鞭屍了。

由於周恩來屍骨已化灰，鞭不到屍，就揪出周恩來的影子，以鄧小平爲首的走資派，來一個殘酷的算老賬，正面臨步步驚魂的命運！

說得周恩來「釘蓋」期間，香港的尾巴報，自命中立報，以及一撮媚共分子，如喪考妣的痛哭流涕，一窩蜂的替周恩來悲哀引以爲榮，只有萬人日報及萬人週刊的萬人筆陣，針對周恩來「功在共黨，罪在民間」的萬惡罪行，口誅筆伐，表達了萬人讀者的心聲，在一片媚共的氣氛瀰漫中，總算爲反共的萬人讀者吐了一口悶氣！

事實證明，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幫兇，死不足惜，死有餘辜，如今，應該是輪到爲周死悲哀的人悲哀的時候了！

說得毛江一派借「批孔」運動批鬬周恩來的時候，萬人週刊就率直指出江青的企圖。是推倒周恩來及所謂的當權派，但採取的還是側面影射諷刺的方式，迫使周恩來退入第二線，躲入醫院去。直到死爲止。現在，江派是更目中無人的，以直接露骨的清算方式，對付鄧小平及當權派。

江一派一

江青要清算鬬爭的，不止是鄧小平一人，而是包括了周恩來整個班底的當權派。如果周恩來不是屍骨化灰，肯定會把屍體揪到天安門口去狠鞭惡鬬，說明了共產黨徒的殘酷。

周恩來死去只是一個多月，江青就沉不住氣，毫不客氣的抽鞭猛鞭周恩來屍體的影子。毛澤東不在周恩來停屍間露面作狀，就說明了仇恨之深，讓周恩來的一撮鬬志受打擊，先形成「樹倒猢猻散」的敗勢。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江青控制的「人民日報」於十三

以·古·諷

——大公報主張先發制人，趕快起義！

遠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筆者以「沈芳」筆名寫過「以古諷今」一文，在天天日報發表。該文說：

「五月十四日大公報在『古與今』欄內登了『若思』君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朱元璋爲什麼殺了那麼多人？』

「看完以後，我不自覺地想：中共一向反對借古諷今的，『若』果我們『思』想一下，這篇文章內裏有古怪。

「倘若把這篇文章的題目改做『斯大林和毛澤東爲什麼殺了那麼多人』，那將同樣切題。根據毛澤東的文藝路線，文章應該爲現實的政治服務。我想，大公報竟然敢於發表若思這篇大作，確實有劃時代的意義，值得思之又思之！」

筆者在該文中指出：「若思」吹捧的「朱元璋傳」的作者吳晗罵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毛澤東，當時吳晗仍貴爲「北京市副市長」，而且「文化大革命」尚未展開，吳晗尚未受到「批判」，更未受到鬬爭。（按：中共對吳晗、鄧拓等之批鬬是在六五年九月展開的，姚文元「評海瑞罷官」一文發表於十一月，是「文革」的前奏曲。）

爲什麼筆者忽然想起十年前的舊作，並且花了差不多兩個鐘頭的時間，把舊作找出來呢？原因是今年二月二十日的「大公報」竟然出現了「以古諷今」的反毛文章！

請看該報第七版「鄔添」的大作罷，該文說：

「會稽郡守殷通，看見農民起義發展迅猛，許多地方官吏被殺，認爲秦王朝頂不住了，因此會稽方面要趁機先發才可制人，遲了會處於被動，受人控制，決定舉兵響應陳勝，要項梁同亡命山澤的桓楚兩人帶部隊。

「項梁一聽，心裏已好盤算，等待很久的機會終於到了，但表面上絲毫不動聲色，裝作擁護殷通，接受命令，說出去派侄兒項羽去找桓楚，因爲只有項羽才知道他隱匿的地方。

「於是，項梁便走出大廳外，告訴項羽如此這般，叫他進來時看自己的眼色行事，然後才回到廳中，與殷通坐在一塊兒。

「項羽被招進來，接受命令，這是項梁向侄兒遞個眼色說聲『可以走了！』他立刻拔出劍來，將蒙在鼓裏的郡守殺死。要『先發制人』的殷通，完全沒有防備，做夢也沒想到，項羽叔侄會對他來個先發制人，人頭滾滾落地。」

大公報這一段話，雖然是史記今譯，是「古」，可是實在包含着十分深刻的現實意義，是「今」。

毛澤東自以爲超越於秦始皇，大公報卻暢談秦亡的故

屍

秦明

這篇文章大罵孔子的「罪惡」在「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在兩年前江派就會以此影射周恩來，現在又重提這三句話，目的在清算周恩來當權時反對「江青路線」，把大批「黑幫幹部」放出來。此文有這樣的一段話：「今天，右傾翻案風的人正是在幹着『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反動事業。」

它顯示，江派之批孔，是針對中共的政治鬥爭，所謂「孔」指的是周恩來。

其實周恩來是千古罪人，憑什麼條件被江青當作孔子的影子來批鬥呢？這只是江青潑婦罵街的狂吠，且按下不說。這篇專論更引列寧的話「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緊接着它又說：「為復辟奴隸制奔走呼號的孔老二早已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孔孟之道一套反動思想並沒有自行消失，而且至今仍然在繼續腐蝕，毒害人民的靈魂，仍然被刮右傾翻案風的人用來搞復辟倒退。要在思想根源上把刮右傾翻案風的人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批深批透，必須繼續批孔。」

把這段話和列寧的引文對照起來仔細推敲，便可以發現，「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周恩來。被火化後骨灰撒在江湖上，雖已進入了「歷史垃圾堆」，卻還影響着「刮右傾翻案風」的鄧小平之流，因此，周恩來屍骨化灰也逃不了批鬥的命運。

這一次奪權鬥爭的伏線，除了共產黨徒的仇恨性外，主要是出於毛澤東「家族接班計劃」的需要。至於觸發周鄧被鬥爭的眞正導火線，起於今年一月底二月初，中共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議題是今後中共政治經濟路線及「政治局常委會」、「國務院」的改組，毛江派與當權派爭論甚為激烈。無法取得一致的決議，會議不歡而散，無法發表公報，臨時決定由華國鋒代理「總理」職務。會後，江青派在毛支持下，即對當權派發動攻勢，二月六日透過「人民日報」的長文，下達了第二次「文革」的命令，槍口對正周恩來鄧小平發射，提出了「批判走資當權派」的口號。

毛江派更是憤怒的指出：「……他們搞現代化是假，復辟資本主義是眞，衛星上天是幌子，紅旗落地才是眞意。」

在字裏行間，充分流露出毛江派對當權派的極端憎恨。

毛澤東是禍國殃民，周恩來是頭號幫兇，為了權位分贓不勻，一直鬥爭到死為止，不管是毛派周派鄧派，都是罪在民間的千古罪人，罪該萬死，罪不足惜，死有餘辜！他們自相殘殺同歸於盡，是人心大快的一件事，會替周恩來悲哀，也高喊過毛主席的媚共親共投共分子，這一下可輪到他們為自己悲哀的時候了！

論

古鶴翔

何企圖？

當然，為了掩飾「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眞面目，大公報大罵項羽是「儒家」，而讚美劉邦是「法家」，不過，無論痛罵項羽或者讚美劉邦，大公報的存心都是與毛澤東為難。我們不妨將毛澤東的所作所為與劉邦、項羽作一對比罷：

㈠大公報斥責項羽叔侄「亂殺準備參加和可能參加革命的人」和「不讓別人革命」。

我們不妨想一想：毛澤東殺了多少中國人？據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發表的數字是：六千三百七十萬。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所殺的中國人中，不少是「共黨同志」，林彪只是眾所週知的例子而已。

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底，朱毛共幫逃抵井崗山後，與原在井崗山落草的匪首袁文才、王佐勾結，但不久即將他們槍斃。——這一段毛澤東史，豈非項羽叔侄殺害殷通的翻版？

㈡大公報說：「不論什麼人，只要他願意參加革命，都應歡迎，要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劉邦、蕭何就是這樣做的。」

這一段話，分明是斥責毛澤東不能容忍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了。

我們十分同情共黨控制下的知識分子，馮友蘭便坦白地招供道：「一九七三年秋天，羣眾性的批林批孔運動展開了。開始的時候，我的心情很緊張。我想：這回糟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向是尊孔的。現在要批林批孔，我又成了批判的對象了。」馮友蘭在北平，他的生命掌握在毛澤東手心裏，他的惶恐是可憐的，他的自我批評是被迫的，他的「批孔」是無可奈何的。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左派文人，雖然也受到中共的控制，但他們應該可以投奔自由。

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雖然罪孽深重，但他們都應該有充分的機會投奔自由；可惜他們不能迷途知返，結果都先後成為「反革命」！周恩來倘若眞的死於癌症，何以旋即刮起第二次「文革」的颶風，並且被化骨揚灰？

鄧小平一定後悔：他在出「國」訪問時不投奔自由。誰叫他被權力慾迷了眼睛？

大公報說得好：「先發制人」！這句話值得所有共黨頭頭、幹部，以及大陸人民深思。

生活在自由地區的左仔左女，更應掌握時機，趕快起義！

我們歡迎大公報的號召：先發制人！





認識中國

與胡昌度談「士」

柳以青

在去年「中國週」的一連串活動中，不少「學術界」中人逢場作戲的發表了幾篇「演講」。這些資料我都搜集了下來，只是當時不得空加以批判而已。

現在就先從胡昌度所講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變化」一題來開始吧！

根據刊出這一篇演講的報刊，編者曾在這篇文章的開頭寫道：「中文大學研究院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胡昌度教授，十月二十七日應中大學生會之邀，爲『中國週』演講。本文是根據錄音摘要整理的，未經演講者過目，如有錯誤，是本刊的責任。」

我不認識胡昌度教授，當然不會有恩怨。所以，本文只是從他的這篇刊登出來的文字來立論。至於胡昌度的政治傾向，我也不覺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是他個人的自由選擇，不過，我之所以來與胡昌度教授談「士」，乃是由於某些觀點不同，而這些觀點的不同，不純是從主觀意識來立論，而卻是在歷史的客觀事實中，不可能任意胡解只斷章取義的。因此，我就不能無言。

『士』者「仕」也？

胡教授他是「學歷史」的。因此，他首先想從「歷史上」發揮一下「士」的「作用」和所佔的「地位」與其「特性」。

因此，胡教授的這篇演講，大體上分兩部份，一是從傳統歷史上來看「士」；一是從近代或現代歷史上來看「士」。這篇就先和他討論一下前半部的問題吧！

胡昌度說：「我可以從歷史的、觀念的眼光來分析一下，爲什麼中國會有這麼一羣特別的讀書人，所謂『士人』或者『士子』。而這個『士』的最主要的社會的與政治的作用，就是作官，所謂輔國治民，對不對？」

接着，胡昌度說：「中國最早出現『士』是什麼時期呢？是春秋末期。在那個時期，『士』跟『仕』的關係還不是那麼嚴重，那些『士』大都可以有大大小小的官做，孔子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到了孟子的時候就成問題了。因爲孔子時期的那些國家，都是貴族在治理，貴族本身就是受高等教育的人，靠了他們生下來就有的特殊地位成爲治理老百姓的人。到了春秋末年，貴族越來越沒落了，土地的收入沒有了，於是逐漸被『士』取而代之。孔子自己就是一個沒落的貴族。到了孟子的時候，有人問孟子：『君子，仕乎？』孟子回答：『仕』。非故官不可。『左傳』上也有說，孔子講過：『三月無君，惶惶無已。』『論語』上也有。這個君就是王，因爲沒有王他就沒有法子做官，就渾身不安了。我說了半天，其實很簡單：中國從很早的時候就有了這麼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靠知識爲生，他們通過什麼法子去做事呢？就是做官。幾千年來，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傳統：學而優則仕。唸書唸得好就去做官。」

照胡昌度的這一分析，起碼混淆了兩件事，這一混淆是涉及到歷史客觀事實的。這裏不能不辯。不過，在這一混淆上，我發生兩個疑問：如果不是身爲「中文大學研究院院長」的人選有問題；那就是「中大學生們」的程度在這位院長的心目中顯然是低得可憐。

所混淆的是什麼呢？

孔子以沒落的貴族而講學是否是爲了「做官」？此其一；所謂「做官」也者，與幾千年來的「學而優則仕」的「學」字，其內容的涵義是什麼？

對於孔子之所以講學，逐漸由於這一平民學的興起而產生了「士」，這一歷史的客觀發展與意義是什麼？除卻正統的中國學術界的解釋，我們可以不論外，就連胡昌度教授所「服膺」的「馬列史觀」來說，難道也能否定由王官之學破壞而產生了平民之學，而這一先鋒非孔夫子莫屬呢？胡昌度教授是否可以在這一歷史客觀上來混淆，而這一混淆似乎是深受大陸上中共這一時期的政治權術式的批孔的影響呢！無怪乎孔夫子的塑像，原本該是矗立於中文大學研究院的，像胡教授的這一身爲院長的論調，那也只得使孔夫子「作牢」了。

當然，立孔夫子之像本身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其了不起之處，乃是其背後所代表的嚴肅意義。除掉了這一背後的嚴肅意義之外，我並不覺得立

與不立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胡教授的一口咬定

胡昌度一口咬定：孔子的之所以擁護「君王」，就是爲了有辦法去作官；如果沒有「君王」了，如何能作官。因此，就肯定的說：由孔子而來的「士」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以知識爲生，他們只是求「作官」。

幾千年來，不少的「士」是走上了「作官」的一途，同時，也走上了只求「作官」的一途。但是，有的人只是爲作官而作官；卻更有的人則是以「作官」來作事。作官，不是他們的目的，只是爲達到做事的一個工具。相信這方面的例證更不少。

問題是：孔夫子的行徑是否只是爲作官呢？

胡昌度教授就斷章取義地，舉了孔子所講過的一句話來只肯定了孔子「只爲作官」。假如孔子只說過有關這類的話中，只此一句，或許情有可宥。但是，有關這一類的話，其意義與胡昌度教授所引出的字句相反的不少，然而，都在胡教授的口中給省畧了。

這一省畧所產生的結果，就恐怕可以合中共的「批孔」政治宣傳了。這樣的「以知識爲生」的「士」，我卻是不能不給予反駁的。

這一反駁的基礎，不是只囿於「尊孔」與「反孔」或「批孔」的範疇，而是鑒別一下胡教授所銓解的孔子，是否合乎孔子的眞相。

平常，我總覺得：談論孔夫子的人，可以分成不同的幾種心態。有的在「尊孔」的範圍內，他們的心態或許有以下幾種：

一、借了「尊孔」，而爲達到私人的某種目的。因此，他們「尊孔」的言論，可以說的很多，但，其所說的孔學言句，並沒有深切地了解其內容和其意義。特別是孔學所要求的實踐。

二、有的人尊孔，似乎是把孔子所說的一切，都神聖化了起來，而完全忽畧了孔學中微言與大義。或者可以解釋成無顧於何者是孔子所發揮了民族傳統中的文化精神；何者是對於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發言的。果如此，必然會形成孔學思想的發揚光大。

三、有人的尊孔是以對象爲轉移的。意思是說：他們對於尊孔的人，就講尊孔；對於不尊孔的人，就不講尊孔。這證明：他們所謂的尊孔，不是因爲自己以爲孔子是有可尊重的地方，而只是以在什麼場合，對什麼人才來尊孔的。

至於「反孔」的人，則更流品複雜了。

一、有些人反孔，不是因爲孔子及其學生有什麼可反的地方，只是他們覺得講尊孔的人士的行徑可恥，便因了這些人的行徑而反孔了。不少的人士，以爲這一類的反孔，情有可原，但是，我卻覺得這是「遷怒」的心態所以致之的。這是不可原諒的混淆。

二、有些人反孔，只是由於社會新潮風氣的影響，以爲反孔是代表了前進和進步。因此，就爲了表示自己的思想是跟上時代的，於是就大反特反孔子了。然而，質諸這些人的思想是否進步呢？那就大不其然了。

三、有些人反孔，是誤解了孔子和孔學內容。這一誤解的造成可能是受了別人的誤解宣傳；或者是自己根本沒有踏實地去研究一下，甚或翻看一下孔學的書籍，因之就在誤解之下，而反孔了。這一類卻是有情可原。

四、最壞的卻是來自跟在政治上跑的。政治上要求不反孔時，他們也就不反孔；政治上要求反孔時，他們也就跟着反孔。事實上，他們根本無所謂尊孔與反孔，而只是以政治勢力的影響來爲轉移的。這方面，爲一介老百姓來說，由於他們讀書不多，還可以盲目視之，但是，如果是來自高級知識分子的人，那就不能不說：他們乎似太被政治利用了，甘願作政治上的工具。

從這一分析裏，我們可以看到，胡教授用另一種方法，似乎從過去的歷史紀錄裏，就肯定孔子是「只爲作官」來反孔了。同時，更涉及「學而優則仕」也是孔子的教導。

胡教授的那篇文章，更眞切的說那篇演講吧，其反孔的論調，不是根據什麼他是「學歷史」的條件，而是採取了中共反孔的政治宣傳。這一說辭，不必是「學歷史」的也可以說出。

爲了指出胡教授這一反孔論調是拾自中共的政治宣傳牙慧，這裏就抄一段出「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理論組」的學生們，所寫的有關「只是作官」與「學而優則仕」的政治宣傳，那當然也是詆毀孔子的。不過，在這理論組學生們所寫的文章裏，起碼遠較胡教授不太混淆歷史，特別是在「學而優則仕」上，也只是指這一點而已。大體上，也還是以偏概全的來反孔呢！

他們寫道：

「自從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廣大革命師生對孔孟之道所宣揚的『學而優則仕』和劉少奇所鼓吹的『讀書做官』等反動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但是，鬭爭並沒有結束。……『學而優則仕』，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爲沒落的奴隸主階級服務的教育思想。『讀書作官』是孔孟之道『學而優則仕』的翻版。兩千多年來，歷代剝削階級都把教育作爲對爲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他們拼命宣揚『學而優則仕』的反動思想，並通過各種形式向人們灌輸。奴隸制的衛道士孔老二就是宣揚這一反動思想的祖師爺。他一生念念不忘當官『爲政』，三個月撈不到官做就『皇皇如也』；一旦上台，就凶相畢露，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法家的先驅者少正卯。千百年來，孔老二的徒子徒孫都是把『學而優則仕』奉爲千古不變的信條。在他們看來，讀書不做官，簡直是大逆不道。……」（紅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胡教授與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理論組，似乎都是一鼻孔出氣。可惜的是：他們都把『學而優則仕』的意義扭曲了。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理論組的學員們弄錯了，可以原諒，胡教授的弄錯，那一定是有意栽贓了。

胡教授確實是忘記了：孔子所說的這句話：「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呢！

有所不談

音音和她的爸媽

丁冬

晚飯後，還不到九點鐘，一家人在客廳中各幹各的事情。大女兒音音只八歲，獨個兒佔用了飯桌做功課，桌面上書簿文具縱橫，此情景之「墟冚」與「巴閉」（唯廣東話始足以形容），雖上一世代的中學生亦不能相比。小女兒美美二歲，坐在地上，旁邊四週也是圖書。她把書放在膝上，兩手捉住兩邊書頁，模仿妹妹讀書口吻，伊伊呀呀地在唸書。媽媽在近廚房門口張開熨衣木桌，熨衣服，爸爸是最懶惰的，斜倚在長沙發上讀報紙，據說是要「關懷祖國，放眼世界」。

忽然間只見音音回頭對媽媽說，她將來無論如何都不會當護士的。這個突發的「決定」使爸媽二人都覺得驚奇，不約而同的向她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和了解」，然後才弄清楚她那項決定原來是基於以下的前題：「她不願意以妹妹的分位，紆尊降貴的在妹妹開設的診所服務，聽妹妹的話，依照妹妹的命令去辦事。」

天呀，這是怎麼搞的？親愛的讀者們讀到這裏，一定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請稍安毋躁，聽在下道來。

原來這家人，由爸爸到媽媽，都是「非常的」重視他們孩子的教育。他們一面固然極端的不滿意而且抓緊每一個機會或利用每一個場合抨擊這個地方的「吃人的」教育制度（由幼稚園一直到大學研究院），但是一面卻又沒辦法不生養孩子；孩子長大了，又沒法不送進學校裏去。他們跟其他無數的家長一樣，對許多不合理的事物一面咒詛它，一面又不得不接受它。

他們的孩子音音，在幼稚園高班開始，便得要讀兩種來源於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課本，書寫筆畫[illegible]聽及結屈聱牙的兩種詩歌……。等到幼高畢業了，她爸媽又忙着爲她寫信，託人打聽，向他們依隨一般人標準所認爲「出了名好」的小學校討取申請入學表格。他們這一番鴻圖、心願，加上鍥而不舍的努力，終於感動了天上的神祇，包括佛爺和上帝。入學試放榜的那一天，寫在八吋乘十一吋半洋紙信箋上的蠅頭般小的榜文，赫然有他們的音音用洋文拼成的洋音姓名！阿彌陀佛，阿門，音音從此在教育史上得到一個爲眾多人羨慕的「好開始」。

一個星期五天，每天晚上吃過飯後，媽媽草草地弄好了廚房裏的黏手膩腳工作，便得匆匆赴任，作孩子的「侍講」。明天有點書課，勿論中文或英文，且先來一次「預習」。家課中的書法，不管華冑的縱行還是西洋的蟹行，都要一絲不茍，歪了一點，斜了一劃，也須用軟膠擦去，重寫一遍。算好了的算術題，侍講大人亦一一予以核閱，如發現舛錯，輕的申斥，重的處罰，必要時還得自取鷄毛掃請大人施罰。

在這方面，爸媽的看法是一致的：特別注重國、英、數和自然等科，即使拿不到滿分，打個九折是最低限度的。其他科目如手工、圖書，「聖經」等，挣個合格便好了，因爲它們花太多時間，划不來！莫輕視小孩子們，對他們經常給點「物質的刺激」是需要的。每個星期的默書簿等，如果得到VG（頂好的一百分），每科給獎五毛；測驗獎則加倍。孩子倒也不負所望，每個星期賺來的外快，積起來的確可觀。最使爸媽私下引以爲慰的還是，孩子雖然有了財富，但從不動腦筋去花用。她還沒有佔有財富的「庸俗觀念」——她壓根兒不需要有，因爲每一次要吃點甜軟軟的雪糕，或在大公司裏騎一趟電動木馬，只消告訴媽媽，便如願以償的了。總之，她只需懂得並長記在心中：爸媽重視她的功課，這就夠了。

有一次小考，音音得了第三名。媽媽放下了美美在家中，然後稍施朱鉛，盛服往見學校裏的班主任老師，接受了幾句讚美，及「第二次考得更好」的祝福。媽媽回到家裏，眼見音音面有得意之色，連忙板起臉孔說：「考得個第三名，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做媽媽的功勞？如果你不相信，且試試看：不要媽媽理會功課，不考個最後第三才怪哩。」爸爸在旁邊也趕着說，「憑這點成績，在別班大概

…「瀛」評

李翰祥回邵氏後，除了「大軍閥」以喜劇格調出現以外，一直拍風月片，直到去年才拍他的首本古裝巨片「傾國傾城」與「瀛台泣血」。從這兩部電影中發現他的戲劇藝術手法，不但比過去拍的「楊貴妃」進步，比國聯的創業作「西施」也進步。「瀛台泣血」是去年上映的「傾國傾城」的續篇。「傾國傾城」是一部「怒」片。「瀛台泣血」是一部恨片。此片劇情組織以簡練見稱，因此將好些過去寫清宮戲類似的情節濃縮了，並且將每一個角色都塑造很生動，想像中電影中的西太后，可能比歷史中的西太后還要高級些，我僅從讀過遜清皇帝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中敍述他少年從宮中聽到西太后生前的爲人，是心腸狠毒而任性及極端迷信的女人。現在看到「瀛」片中的西太后，卻成爲一個有貴族修養與風度的專橫女人。不過「瀛」片中狄龍飾演的光緒帝，看來卻很典型，想像中他與眞實的光緒皇帝是相差不遠了。因爲光緒皇帝不同於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德，哈姆雷德是佯狂，光緒是眞狂，哈姆雷德的狂是奔放的，光緒的狂是被壓抑着的。電影開首，寫百日維新的前段，不但節奏明快

中的疑懼越來越沉重，劇情由朦朧到明顯的突出在權力鬬爭並不同打仗，不是權力吃掉權力，而是陰謀手段夠狠者才能獲勝，到此便突出一個人物袁世凱出來。從電影中的袁世凱看，這個人物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凡有權力鬬爭之處，有兩派拚得你死我活之處，必然有這種人物出現，於是兩派人物都依靠他打探對方虛實，他卻能對兩邊都表現

別人照顧了。因此，在第二次考試中，偶一疏忽，果然一直降落至第二十名！最致命的失敗是算術科，三十題中算錯了八題，而所有的差誤，只要小心一點都可以避免的。對這一役的「滑鐵盧」，音音固然面上無光，爸媽也暗暗心焦。他們於打罵教訓孩子之餘，到底亦私下盤算着：只算術一科折了二十多點，名次便滑落了十數級，看來一級之差僅不過二點。我們的孩子，小小年紀便已投入了一場慘酷的競爭之中呢。

有一次，爸媽帶音音看醫生，在醫務所中坐了大半天才得見醫生。等到美美出世之夕，爸爸和音音二人呆坐在醫院產房外面達半小時，眼見媽媽睡在手術床上，讓人家送進手術室，由一位女醫生破腹把嬰兒取出來。於是乎，對醫生的「稀有性」和「重要性」，音音開始了個認識。等到有一天，爸媽問她，長大後要做些什麼事去賺錢生活，她毫不思索的說要做個醫生。爸媽是聰明的，他們不放過每一個可以督促孩子用功的機會，於是趕緊的對音音說：「要做醫生，國、英、數和自然四科都要好，特別是數學一科，每次考試都要個滿分。平日又需要膽大心小，如果算術時常弄錯，將來開藥方時，也會算錯了分量，把病人治死的。」

總體來說，音音是聰慧的，只是太過粗心大意吧了。遇到她在功課上有洩氣的表現，或頑劣不受教的時候，爸媽又學會一個新招數，叫「旁敲側擊」。他倆人或許會一問一答的說道：「看來美美定比姊姊聰明，她將來在學校的功課比姊姊的好。要是她長大後眞的當了醫生，既可爲爸媽診病，爸媽年老後有了個依靠，不用進安老院去了。」或者說：「如果妹妹開了個診所，姊姊又做不成醫生，那就聘請姊姊在診所中當個護士長吧。每天姊姊都得向妹妹報告有多少病人候診，又得服侍病人吃藥，爲他們量體溫。每月終由妹妹發薪水給姊姊。妹妹不會待薄姊姊的吧。」

現在，想不到這個心高氣傲的姊姊終於發話了，索性連護士也不幹，爲的是不要居妹妹之下。媽媽一時間竟找不到更妥貼的答話，只好這樣說：「當了護士，也不一定要在妹妹的診所服務的。」

生，不懂得掌握「等、狠、忍」三字訣，早已註定光緒必敗在一班老練的官僚手裏。

可以看出，李翰祥對於大演員並不浪費，岳華的譚嗣同，有很佳的表現，凌波的晉澧皇后，陳萍的瑾妃，汪禹的小太監，都有適當的單獨表演機會。此片無疑地最難演的是狄龍，正是集愛恨交併於一身，狄龍演來也很稱職。

西太后在電影中，只是舊派人物的架構，電影並不表現她對國事如何關懷，只是一班舊勢力人物爲了保持自己的官爵，所以只得在她與光緒之間做離間工作，好將新勢力剪除，西太后在那場歷史舞台劇中，只是一個被利用的角色。

至於爲戲劇效果而存在的劇，便只在光緒夜探珍妃與汪禹的怕死，西太后帶令晉澧皇后夜探光緒的戲中畧有表現。從戲劇效果看，它比「傾國傾城」稍遜，但從藝術性說，他比「傾國傾城」稍高。它雖然是歷史人物故事，但並沒有發霉味，放在今日政治情勢中來衡量，它的啓發作用還是有的。

同期有一部嘉禾公司出品，黃楓導演的

與「密宗聖手」

林巽

的廟宇與西藏佛教的廟宇有點相像，所以「密」片實在是借用尼泊爾外景來寫西藏故事，武俠小說家，很喜愛將古時的佛教寺成爲武林高手的養成所，其實眞正佛教，除開打坐談禪之外，很少練什麼武功的，就像有一些武功，也不過如瑜伽的爲鍛練意志及健康而存在的。

「密」故事橋段，看出是從莎士比亞的「李察三世」橋段套過來的，將故事中的英王套成川康五省的大幫會幫主，主演的有陳星、茅瑛、譚道良、關山等，此片由陰謀加上打鬬貫串而成，陳星飾演反面人物，因爲他知道川康五省幫主有一美麗的獨女打算比武招親，他便收了一名孤兒認爲弟弟，親自訓練武功，將他帶到西藏參加比武招親，因這個青年儀表英俊，爲幫主的女兒所傾心，在打鬬時故意讓他，誰知比武完畢後，陳星將養弟殺死，只找一名與養弟面貌酷俏的青年去與幫主的女兒成婚，又使用詭計製造幫主女兒與丈夫分裂，殺死弟弟，打傷幫主女兒，嫁禍她殺死丈夫，幫主中計以爲女兒有辱家風，將女兒投入江中，並將川康五省的幫主地位讓給陳星，到此陳星才露出本來面目，剪除幫主的舊人，完全控制了大局，另一邊寫茅瑛爲她家中的馬夫譚道良從江中救起。二人投到喇嘛寺求高僧教授對付陳星的虎爪功的絕招，回來復仇，將陳星殺了。

電影噱頭是賣弄成功，有一段茅瑛與譚道良練氣功的戲，設計頗爲新奇，幾場打鬬也很熾烈。不過除開賣弄陰謀與打鬬之外，這是一個褪色故事，沒有什麼啓發性可言，導演黃楓處理的打鬬片論技巧實高過張徹，但處理人物氣質卻不見突出，他並且沒有像張徹那樣善於取巧，利用歷史人物的壯烈故事而表現他的打鬬故事。黃楓與羅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拍電影只從賣弄噱頭着手，而且太過信大牌演員，沒有像張徹那樣有培養新人的氣魄，他所喜愛的故事，也多以情節取勝，這類電影拍出來可能賣座，但不容易受影評人重視，要是拍下來不賣座，卻是白白的蝕了。蝕了之後也不會有影評爲它的蝕本可惜。

「密」電影製作認眞，可說是一部肯花成本的武俠片。演技派演員除了關山之外，陳星首次演反派，成績不錯，因爲他是一名外貌溫良的反派，正好適合劇中人的身份，譚道良與茅瑛除了打鬬之外，沒有什麼演技可言，那不是他們的錯，而是錯在導演不懂得塑造角色。





沒有參透世事的人

霍雲霄

有些人所謂信仰什麼，並不視為屬生命內層的東西，只是依附在生命外層的一種所屬，他的所謂信仰，就如女人身上的飾物一樣，眞正作用只是將她的財富地位藉飾物的價值來證明他的氣質。

據說清帝退位後，有位老臣寫了一首詩：「世已亂，身將老，長歌當哭，莫知我哀」。這並不是一個人的觀感，可說是一種將自己的生命與權勢結合成的一種典型，當寵幸他的權勢不存在了，他的生命便變得空洞而灰暗，要是與他的生命結合的是一種超人事之外的思想或信仰，對權勢的依附只視如女人身上的飾物一樣，那麼飾物對於一個人的眞正生命，當然是可有可無的，失掉了它可能有一段時期的難過，但並不長此墮進灰暗中。然而這個人如果他的生命本質是空洞的，只有飾物才證明他的存在，飾物跌掉了，他會陷入悲哀絕望之境。

有自己生命本質結合的信仰而沒有附屬性東西的裝飾，這種人有時看來很孤獨，但並不容易崩潰的。

任何一個生命，不會是一本包涵了好多知識的書，或者是尙未寫完的歷史，而是一種活着的本質，一個自以為是虔誠的基督徒而拍其販賣色情變態的電影，那只能證明他的生命中並沒有宗教信仰的本質。

心理學家認為有些做錯事或說錯話的人，每一項錯誤都有脈胳可循的，那錯誤只是受下意識忽然失掉控制所起的作用。一個當慣了摩登師爺的人因為遭受主子遺棄了，本來他的生命已形成必須依靠有財有勢的人容納才覺得生命有充實的人，當他再沒法找到新的有財有勢的人來容納時，人生觀便變成灰色，喜愛唱灰色論調，這個人從表面看來像是很參透了世事，其實他並沒有眞的參透世事，只是因為他的生命沒有附托，活像一個失了神像的廟宇。他的悲鳴，只是心境空洞幽暗反映。

知識分子的知識並不可恃，就是因為純粹的知識不會成為生命的本質。沒有方向盤與方向，就算是百萬噸巨輪，也不會對他生存的世界作出任何貢獻的。有時看到某些自以為參透世事的知識分子，說穿了也不過是自己哄自己而已。

一個博學多才的人，有如一個技巧優異的雕刻家，這個雕刻家必須有一塊堅實的石頭供他發揮他的才能，才能使他雕刻出一個價值連城而不朽的藝術品，要是那塊石頭只是鬆散的灰磚，他雖然用心去雕刻，那是白費心血的，因為那塊磚頭本質靠不住，他的藝術品也會漸漸變形而殘缺以至回復灰磚的原形來。

現代人時時喜愛濫用自由這兩個

李白是否尊法崇秦

青冥

一九七四年十月，「文滙報」一連幾天談論「李白詩歌的尊法反儒傾向」。李白是否「反儒」，我從前已經談過，茲不贅述；李白「尊法」一說，頗為有趣，值得一談。

「文滙報」說：「李白詩歌中的尊法反儒傾向……最突出的是，他對秦始皇和劉邦兩人作了高度的評價……在『古風其三』中，他這樣描寫秦始皇：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畧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台。』

「在儒家門徒咒罵秦始皇的滾滾濁流中，李白獨抒己見，把秦始皇寫成一個雄才大畧的英雄人物……字裏行間，自然地流露出李白對他的崇敬欽佩的心情。」

劉邦是否法家人物，暫且不論；秦始皇厲行法治，固無疑矣。然而李白承認秦始皇個人的才能，是否就是崇拜法家？「古風其三」這首詩頗長，為什麼「文滙報」只引述其中一段呢？這好像有點說不過去，讓我把「騁望瑯琊台」後面幾句也抄下來，獻給當代秦始皇：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尙採不死藥，茫然傳心哀……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秦始皇死了，毛澤東也快要死了。「文滙報」是否恐怕毛始皇傷心，所以不敢把這幾句詩抄下來？「文滙報」是否認為「刑徒七十萬」為數太少，不足掛齒？在這些詩句裏，李白可有「讚揚」秦始皇的政績？「李白專家」自己要尊法也就罷了，何必斷章取義，厚誣古人？

李白在「古風」第四十八首裏「讚揚」秦始皇的「豐功偉績」說：「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在「古風」第一首裏，他又說：「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狂秦」二字，大概就是李白對法治的「高度評價」罷？李白對秦始皇，其實並沒有什麼好感。他曾經跑到易水上痛哭，為的是荆軻並沒有把秦始皇刺死：「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他在「結客少年場行」裏為荆軻嘆息道：「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秦舞陽誤了荆軻的大事，令李白椎心泣血。在「結襪子」一詩裏，李白又「反動」地讚美高漸離說：「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高漸離「以鉛置筑中」，用來襲擊秦始皇，令人欽仰。由上面這些詩句看來，李白也是「咒罵秦始皇的滾滾濁流中」的一個。秦始皇焚書坑儒，實行愚民政策；「文滙報」歪曲事實，其目的也是欺騙人民。李白說：「薛帶何辭楚，桃源堪避秦。」可惜千金難覓桃源地，屈原亮節古今稀！



鑽石與泥土

向晚

何謂眞理？舉例言之，如古代的孔、老、釋、耶四大思想，近世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即皆是實實在在的眞理。獨立宣言文句雖很長，但最重要的一部份，人人皆可能記憶。如「人自生下來就是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一些不可分離的權利：生存、自由、與幸福的追求都是。人類爲了保障上述權利，設立了政府；政府經過被治者的同意，獲得適當的權力。如果政府的措施妨害了這些目標時，人民便有權加以變更或廢除，另立新政府。新政府設立依據原則，和它的權力所採取的組合形式，必須最符合人民的要求，保障他們的安全與幸福。」這是天經地義的眞理，故它自發表後，便影響了歐洲大陸，先掀起法國大革命。法國人權宣言，就是根據美國獨立宣言而來的。自此以後，全世界自由民主主義運動，遂乘時接踵而起，三民主義也即其中之一。

不過，由於英國蒸汽機的發明，引起資本主義的崛起，因資本主義的崛起，跟着引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就是產生了社會病症，人類不平等。

對於這種病症的治療，當時有兩種治法：一是馬克思主義治法，革資本階級的命，由無產階級接管政權，教窮人翻身。一是接受自由民主主義，即依據天理、人性，把不平等社會，做「合理」的解決。這兩派互相攻擊，前者謂後者是改良主義，後者謂前者無人性，洪水猛獸。因人性有善有惡，善者少而惡者多，第一次大戰後，出現了蘇聯共產政權，它是集全世界惡者之大成，所以一時表面上，惡者成爲世霸，善者遂瞠乎其後，所以造成了今日混亂的世界。

對於共產主義的治法，人皆知之，故不必多贅，然對於自由民主主義的治法，世人多已糢糊，故値得再重述之。這個治法，我不想說的太廣泛，只就最具體的社會運帶主義概畧的一提。這是一種眞理，眞理當然自古就存在的。在中國經典中，如孟子對陳相的講話（滕文公篇第三），就是社會連帶主義，整個社會即一社會連帶共同體，須要分工合作中，權利與義務並不公平，如勞工盡義務多，而享權利少，即是債務者。資本家享權利多，盡義務少，即是債權者。兩者如何使其公平？共產主義辦法，是消滅資本家，由勞工專政。但在社會連帶主義主張，須依政府法律，即把債務者所負債務，償還給債權者，就可解決了。今日盛行的社會福利制度，加重財產稅、所得稅，以其所得照顧貧苦大眾。

依共產主義，那只是一時報復行動，並不能解決問題的。因從共產黨國家現實情況觀之，共產黨又變成特權階級，以剝削非共產黨人民。所以它不算眞理。

非眞理即如泥土一樣，是決難存立的。這不是一種想像，而是事實。茲舉以下數事可以做證明：

㈠一九四〇年以後，中共創黨人陳獨秀「最後的見解」的話，多是給他同志的信，其中最明顯的，是他做的民主制與共產制的對照表。

民主制

(1)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發佈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的要求，因選民畢竟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討論爭辯。
(2)無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殺人。
(3)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亦公開存在。
(4)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5)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爲。

共產制

(1)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2)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在這張表後，陳獨秀說：「每個康民尼斯特（按他不願用共產黨字樣，故用譯音）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該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今後的革命，若仍舊認爲『民主已經過時，無階級政權只有獨裁，沒有民主』，那只有聽格別烏（按即俄共特務）蹂躪全人類……」

這是陳獨秀在病中，寫給他同志西流的，陸續寫了二十餘日。

㈡蘇聯的「離心分子」，即反共分子，今蘇聯已經不能再隱瞞，宣佈說，這些「離心分子」皆是神經病，要把他們送入神經病院。這種「離心分子」太多了，病院有限，怎可容納得下。其中最著者一是索贊尼辛，一是沙哈洛夫，一在美國，一在他國內，他倆的著作及演說，全世界人皆已看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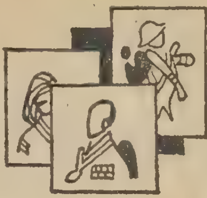
㈢共產主義不僅不能在最大資本主義國家的英美生根，如今英法意的共產黨且已公然反對蘇共，英共根本不足道，法共意共勢力較大，但因法意自由民主主義根深蒂固，共產黨實也無法擴張，故只好宣佈反蘇共。

㈣東歐共黨國家，表面對蘇共服從，但據英記者報導，這些國家多已暗中實行資本主義，至於南斯拉夫，幾已看不出爲共黨國家了。

㈤本年二月十九日，萬人日報頭條新聞載有一篇大新聞說：「廣東省工農兵三結合抗暴同盟總會已經成立了，發出抗暴怒吼，欲摧毀共產制度」。他們的口號是：「工人階級有權分享用血汗創造出來的財富；農民有權支配自己生產的糧食；軍人有保衛廣大工農羣眾，打倒反動階級的權力，不受任何統治者利用！」

從上述事實以觀，足證眞理必定勝利，邪說雖一時發威，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到頭來，必定滅亡，納粹主義、法西斯即其前例。

附告：「燒冷灶」一文，晉重耳故事，有筆誤，把公子寫成王子。也有誤刊，把老母刊成老女，把弗刊成而。合併更正，讀者諒之！向晚敬啓



人物春秋

胡林翼得地利人和

胡養之

有人說：胡林翼治鄂之所以有成就，顯然得到了地利人和。因爲他對於武漢形勢瞭如指掌；對於人事方面，更能獲得上下的幫助。這就是他自己對人處事的適當使然。按清代地方政治，一省長官，既設巡撫，又設總督，架床叠屋，衝突時起。郭嵩燾，薛福成等曾痛陳其弊，而清廷始終不改，行之二百餘年，直至滅亡而也不悔！

由於清代的專制政體，最爲嚴密。皇帝高高在上，運用「制衡」作用，京內的官階，雖有軍機大臣，而無宰相之權，六部尚書之下，設侍郎六人，滿漢各半。侍郎可直接上奏，尚書之權有限。宦官立有戒碑，不得干與朝政。國法之外，另有家法，包衣制度，連皇帝言論行動，甚至妃嬪關係，都有種家規範之，雖天子亦不能逾越。以是，清代二百七十年的統制中，中樞之內，因制衡作用，很少發生大的變動。

地方政府，州縣之上，有知府，道尹、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層層監視。道尹、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均可直接上奏。撫臣之外，還有臨時遣派的欽差大臣、監察御史，層層監督。軍隊雖屬提督管轄，而督撫均能指揮之。又有將軍也可指揮軍隊，因之，可以彼此制衡。終滿清之制，只有老百姓造反，沒有督撫叛國。蓋彼此制衡，誰也叛不起來，故郭嵩燾、薛福成之論，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怎可以改變清廷的制度呢？

當時全國共設八總督，兩江、兩湖、兩廣、閩浙、雲貴、陝甘、四川、直隸，督撫同駐一城者有四：閩浙用駐福州；兩湖同駐武昌；兩廣同駐廣州；雲貴同駐昆明。督撫因權責難分，又同駐一城，衝突自然難免。而能合作無間，開誠相見者，則首推湖北。即巡撫胡林翼，與總督官文二人而已。及胡林翼死，嚴樹森繼任巡撫，即被官文劾去了。及曾國荃繼任巡撫，國荃又將官文劾走了。官文始終是官文，而獨能與胡林翼合作，爲何不能與嚴、曾合作者，其故安在？

按官文，字秀峯，滿洲人，咸豐四年任荆州將軍；五年，調兩湖總督。胡林翼初任巡撫，勵精圖治，嚴治貪汚，而官文排場甚大，揮霍無度，軍餉困難已極，但官文常挪用之，林翼大憤，憂形於色！事聞於閻敬銘，即謂林翼曰：「公錯誤了！本朝不輕以漢人專兵權，今漢滿並用，而聲績炳著者，多屬漢人，此豈明大公，剷除畛域之見，然湖北居天下要衝，朝廷寧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勝；即使勝，也未能保後來者必賢耶？且繼任者或厲清操，勤庶政，而不明遠畧，未必不顧己自是，豈甘事事讓人？官文心無[illegible]

事有濟，歲糜十萬金供之，未爲失策，至一二私人，可宏容之，不可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將也。」閻敬銘這一席話，頓使林翼大悟。

林翼與官文，相處既久，感情日篤。林翼致友人書謂：「秀峯宮保，寬仁博大，推誠待人，實能主持東南全局，其器宇度量，亦有捨己從人之概。」督撫和協，湖北建設，乃因之突飛猛進，閻敬銘的走識可知矣。一般相傳，胡林翼與官文不睦，憂形於色。陶夫人得悉後，謂林翼曰：「彼忠厚人也，以懿親使相而爲總督，深得朝廷信任，誠與之相結，則凡大疑大策，皆可資以入告，無不兪允，是君以巡撫而兼總督之事也。況督撫不和，亦非國家之福」！林翼聽了這番話，認爲頗有見地，更大澈大悟，立往謁謝過，官文見之，亦大喜，誤會盡釋。

一日，官文愛妾生日，林翼偕夫人往賀，官文偕妾回拜，並拜林翼母親湯太夫人爲父母，於是林翼與官文愛妾，成爲義兄義妹了，而往來日密，每有大事，其妾謂曰：「何不聽憑我哥哥作主？」因此，由官、胡之交密，而也有了官、曾之交密，曾國藩得官文助者甚多，胡林翼之力也。官文死後，竟與胡林翼同祀一祠，時人以二人推誠相與，有功軍國，故兩賢之，這與陶澍、林則徐合爲一祠，後先並美，傳爲佳話。

胡林翼可以說是中國的團練專家，他參照歷代的團練法規、保甲辦法、碉堡政策，精心比較研究，在貴州知府任內，一一實施，大著成效，所訂鎮遠團練章程，黎平保甲團練章程，清廷曾經通飭全國州縣，仿效施行之。

咸豐二年冬，曾國藩奉命興辦團練。三年春即以所練的鄉團，成立湘軍，其選將選兵方法，軍隊編制營規，多半取材於胡林翼方面的。咸豐四年，胡林翼率黔勇六百人入鄂，駱秉章、曾國藩首先通其入湘，襄贊戎機，及林翼行旌甫定，曾國藩隨即奏稱：「胡林翼膽識絕人，威望夙著，所帶黔勇六百餘人，前在貴州黎平府任內，屢著戰功，所至皆愜民望。親奉諭旨飭該臬司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剿事宜。仰見聖慮周詳。惟湘省尙無賊踪，臣等正在出境剿賊，該臬司才心細，爲軍中萬不可少之之員，相應請旨飭令該臬司管帶黔勇酌撥他路兵勇，自成一路，隨同臣等東征，拉大局必能有濟。」隨後又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曾國藩何以如此盛讚胡林翼之才？就是從胡的事功上，學問上早已深知其才，且欲以之堅定清廷對胡的信心，俾能以全力助成湘軍的勝利。咸豐七年，曾國藩丁憂返家，遲遲不返任所，此時江南戰事，至爲惡劣。胡林翼探悉曾國藩有息影家園，不問政事之意，乃上奏促其返任。疏曰「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咨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今楊載[illegible]然均經曾國藩拔識於風塵之中，水師將弁，皆其

舊部。前清終制，蒙暫准其讀禮家居，曷嘗須臾忘天下哉？茲幸機勢可乘，東南大局，時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後世，將益信其忠而必不責其不孝。……」

不錯，曾國藩丁憂在家，胡林翼憂心如焚，分途促駕。但咸豐八年，胡林翼丁憂在籍，曾國藩不獨憂心如焚，而且弄到手忙腳亂，大有一籌莫展之勢！由於前方兵力的補充，軍餉的籌措，軍火的接濟，傷病的調護，戰畧的計劃，無不仰賴胡林翼的支持。因此，曾國藩致左宗棠書中表示：「詠公到家否？渠再造江漢糜爛之區，變爲富強，意量之遠，魄力之大，中樞似尙知之未盡。守制不出，自是有理，然以時勢物望揆之，又似非得終請者。弟處之事，自詠公去位全局皆呆，恆自哂也。」

胡林翼丁憂在籍，便弄到曾國藩「全局皆呆」，變成癱瘓，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一點也不虛假。其時正是咸豐八年七、八月之交，國藩被困江西，情勢十分險惡，國藩寫此信，無非希望左宗棠就近敦促胡林翼早日返鄂應援。咸豐十一年，曾國藩致書林翼曰：「回憶九年八月，國藩抵黃州時，老前輩執地圖見贈，指劃進兵之畧，擊援之法，添兵籌餉之計，忽已愈兩載，今各城已克，仍不出老前輩初定規模。」正如他所奏稱：「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實際上，後來曾國藩兄弟之攻克金陵，其謀亦何嘗不始於胡林翼呢？

按曾國藩年長於胡林翼三歲，但遲點翰林三年。清代翰林院的習慣，後科稱前科爲老前輩，甚至有父稱某甲爲老前輩，而某甲反稱其子爲老前輩的笑話。曾國藩稱林翼爲老前輩，就是由於這種習慣所使然。尤其胡林翼病卒時，國藩已任總督，節制四省軍務，湘軍已有直下金陵之概，可是國藩卻在日記中寫道：「胡宮保八月二十六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發生，苦心以進諸將，天下寧復有斯人者哉？」這三個「心」字，用得十分神妙。用在林翼身上；更爲傳神！他並爲聯以奠之：「逋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藎臣臨終遺憾；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盡勳名。」

至於胡林翼與左宗棠的關係，尤爲密切。他們二人年齡相若，氣意相投，同受業於長沙學者賀熙齡之門，後來同被稱爲清代的中興名臣。據說左宗棠三次入京會考，三次都失敗，三次都住在胡家。而林翼早已成進士，點翰林，二人風雨連床，朝夕論學，情同手足，各傾所志所學，樂此不倦。薛福成的一篇記述是：「道光十三年，公二十二歲，湘陰左文襄宗棠，以會試至今，公一見訂交，相得甚歡，每風雨連床，澈夜談古今大政，論列得失，原始要終，若預知海內將亂者，輒相與欷歔太息，引爲深憂，見者咸怪詫不已。」

到左宗棠與陶澍聯爲兒女親家，胡林翼以父喪在家守禮，一居四五年，左氏已受聘爲陶家家庭教師，二人年已三十四五，在安化小淹陶家，聚首時多。因陶家藏書甚豐，二人一面讀書，一面討論，所學所志，更加增進其了解，於是二人變成一人，同具澄清天生之志。但陶澍與左宗棠相差二十多歲，功名官階及聲望，以當時而言是不相稱的，而陶、左的聯姻，實胡林翼所促成。由於道光十八年，林翼正任翰林院編修時，即馳書其岳丈陶澍：「湘陰左生宗棠，年二十七，壬辰孝廉，與壻同年生，日月後於壻，其人才學性情，蔗農夫子知之最深，其祖父與舍間世交，壻與左生相交亦切，其才則楚材第一。性情亦眞摯，有女年六歲，在湘潭外家居住，其生母能詩文、習經史，必能教成名淑。左生年少，學問精博，無所不通，但英氣勃發，終當飛皇，不能抑之使在人下，將來宦跡不可知。廊廟之材，非山林之士也。」

歷史上稱讚別人，很少有如曾、胡二人的謙冲。曾國藩稱林翼「其才勝臣十倍」。林翼稱左季高「楚材第一」。眞是將別人捧上天去替玉皇大帝蓋瓦。如此捧法，不可作第三人想。林翼爲了陶澍的獨子陶桄做媒，實具有一片苦心！第一要把左季高拉爲自己親戚，以作將來整頓乾坤的準備。第二是陶家組織龐大複雜，獨子年僅八歲。以季高教之督之，俾能成人。第三以陶氏的政治關係，可以協助左宗棠早日出仕報國，一舉而公私兼顧。季高未出山前，即已名滿天下。咸豐帝垂詢之，林則徐訪晤之，潘祖蔭獎譽之！多少督撫延聘之，皆林翼多方佈置吹噓有以促成之也。

太平軍入湘，左宗棠携眷避居白水洞，胡林翼一面飛函巡撫張亮基，迎左入城；一面促左入城禦敵。及左助張守城立功。駱秉章繼任湖南巡撫，左以獎格被兩湖總督官文下令懲處，林翼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四出奔走營救。他寫了一封極懇切哀求的信給官文：「湖南左生季高，性氣剛烈矯強，歷年與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禮處，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滌帥所謂宰相之度度量，且深眼中堂之德大，冠絕古今百僚也。左生實係林翼私親，自幼相處，其近年脾氣不好，林翼無好之何？此案有牽連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係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惟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爲了朋友，竟然不講理由，燒香拜佛，哀懇求情，眞可謂用心艮苦！同時潘祖蔭也上一季，力保棠高：「當今之爭，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把一個小小的幕僚之物，可以關係天下安危，於是季高不僅無罪，且有四品京堂的詔命。相傳潘的奏稿，亦係林翼所代擬者。

種畬采任兩湖總督時，林翼致書曰：「左孝廉季高，品高學博，性至廉潔，在文穀第中，讀本朝憲笑最多，其議論亦絕異，而體察人情，領曉治畧，尤爲近日楚材第一，惟秉性剛急，故不願出山，實爲可惜。」又致國藩函中云：「季高不願入蜀，以素與蕭軍不和，願依丈而行。季高謀人中心，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氣偏激處如朝有諍臣，室有烈婦，當時拂意，臨危難而知其可靠，且依丈季高之功可成。……」

胡林翼於左宗棠，可說無微不老。故林翼死，左爲詩弔之，二人交誼，全盤托出：

我甫逾冠，獲舉於湘；見公京師，猶躓文場。
縱言濶步，氣豪萬夫；我歌公哭，公步我趨。
道咸之交，盜起倉皇；紅巾白挺，踰嶺下湘。
曾候觥觥，爲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如龍。



〔三十三〕

林學政

然而錯誤的是誰呢，是自己？這個樣子煉鋼，除非是瘋子，就連最低能的白痴也不會去做這種幼稚的事情，難道自己根據最淺顯的常識和科學觀點提出意見是錯的嗎？如果人類的幸福以及眞理用這個樣子去追求的話，豈非變成瘋子的幸福與眞理？

不，問題不應該這樣去看，黨永遠不會錯誤，那不是煉鋼的方法問題，這是原則……這說不通，他爲了黨的利益，才提意見，黨總不致於把錯誤的措施視爲利益吧……

「老李！」

丘世發的聲音使他從騷亂的思緒中醒悟過來，他不是該扶持丘世發去休息一下嗎？

「組長，我扶你去休息下子。」

「我現在好多了，我想還是不要休息好，我怕自己一坐下去就站不起來。你如果當作一個朋友，那麼老李，一定請你老實告訴我，我的孩子現在怎樣了？」

「組長，那個時候被打成右派的人，差不多都是遣送勞動教養，丘紹康也……」

「在什麼地方？」

「我不太清楚，很可能被送到東北去了。但是你不必太難過，他們很快就可以回來的，組織方面……」

「少則半載，最多也不會超過一年，是嗎？我們組裏的小林，是福建師院的學生，他來的時候就這樣告訴我了，但一年多過去了，他還在這裏。你不必安慰我，老李，我的孩子是完了……完了。」

丘世發不再說下去，雙手機械地無力的揮動着鋤頭，眼睛定定的看着前面地上，他連把玉米苗刈掉了都不知道。

以後丘世發一直沒有再說話，神情顯得有點痴痴呆呆。李子貽躭心的在一邊看着他，拿什麼話去勸解他呢？人類的自由解放，歷史發展的修正，或者是黨的利益，告訴他黨一切都是對的。但是他的兒子呢？他並不需要什麼幸福，眞理對他也是虛無飄渺的，他只要他的兒子，然而黨把他的兒子遣送到北大荒去了。

李子貽怎麼會不知道呢，丘紹康是被遣送到黑龍江的國營軍墾農場去了。那時他是廈大的黨支書記，鬪爭丘紹康就是他籌劃佈置的。

他想起了鬪爭丘紹康的情形，丘紹康很直率的批判了黨政策上的偏差，他的動機是基於愛國熱情，但是態度太壞，幾次鬪爭會上都不肯低頭認錯，爲了黨的利益……

一切都是爲了黨的利益！

他今天來到這裏碰到了丘紹康的父親，難道也是爲了黨的利益？

李子貽心裏籠上一層厚厚黑黑的陰霾，那個時候他一定也知道丘紹康這孩子不是什麼反動派。他記得自己從前在交通大學當助教時，領導學生鬧運動，那個國民黨的上海市市長來學校勸導復課，他還打掉那市長的眼鏡；那時候，他是負有政治任務的。但丘紹康不跟他那個時候一樣，他們沒有政治任務，沒有階級敵人在後面支持，甚至根本上沒有什麼學生運動，他們的批評，純然是受黨的鼓勵。

他那時候有沒有想到丘紹康也是有父親的？大概沒有想到，他們在中央工作組和校黨委的指令下，急於完成右派分子定額比例的任務，省得本身受到上級批評，沒有時間，也許基本上不必要去想其他的事情。

李子貽自己也有父母，不過他們離開得早，他是孤兒。他不了解父母對子女有難以分割的天性，他以爲天下的孩子都跟他一樣是從孤苦無依的情形中成長的。

他不曾體驗過天倫的愛，甚至如剛才所看到的那種發自人性的眞誠與摯情。今天，這一刻，突然有很多東西壅塞在他騷亂的意緒中。

丘世發是他所有接觸過的人們中，最富同情和誠實的一個，沒有他的照顧，自己可能早就被送進病號組或者特教組中去了。對着這樣一個沒有任何目的，只純粹爲了憐惜自己的人，李子貽第一次解除了黨性的武裝。漸漸的，他覺得組裏別的伙伴也都或多或少的關心他，最起碼，並沒有因爲他是黨員而敵視他。他對大家在無意間提升到跟自己同一地位這一點上，不再感到憤慨了；反正我在目前

，已被踢出組織了，他這樣想時，稍稍感到自慰。

然而他還是有政治上的警惕，他很躭心自己「愈來愈像大家」，他怕自己澈頭澈尾變成一個反動派。他發覺到他越是怕，就越像一個反動派。在從前，他深信勞動是一種思想上，情操上最有效的冶煉，唯有通過勞動，才能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因爲無產階級基本上就是一個勞動的階級，沒有通過這個階級的教育和鍛鍊、改造，你永遠不能成爲一個無產階級的鬬士。

李子貽一直在教育崗位上工作，他常常參加學校裏各種勞動教育，甚至下鄉幫助農民幹活，他的確在那種短暫的活動中，身心受到意想不到的舒適。他從黨的文件和新聞中，讀過不少謳歌勞動教育的文章，它們總是讚揚勞教如何如何的幫助和改造了人們，這種政策是如何如何的適合當前革命的需要。因此他在勞教的認識上是光明的，前進的；在他接受勞教處分時，他認爲這是件好事。離開學校，他這樣告訴黨委：「黨是正確的，犯錯誤的是我；通過勞動教養，我會找出思想上錯誤的根源。」

他第一步進入勞教場所，就立刻感到這不是他從前所想像那樣。這裏根本沒有勞動，也沒有教育，那不是勞教，不是的，是奴役。

於是，他開始感到惶惑，開始慢慢的像伙伴們了，開始有點右派樣子了。

這一點上，黨是絕對錯誤的，如果把奴役當作勞教，那麼它肯定不能幫助人改造他的思想，它是培養反革命思想最理想的地方。

但是李子貽不願意就這樣解除思想武裝，也許這是一種嚴格的考驗，看你夠不夠堅強，看你在非人奴役下，會不會屈服。問題是長久的飢餓與無休止的勞動，不是在考驗你，而是在促使你滅亡。病號組裏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抬出去，弄到後來，領導在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的號召下，認爲用草蓆包裹屍體都是一種浪費和保守上的錯誤，所以近來埋人都是光着身體入土的。

李子貽對自己的前途，不再是懷疑，他已經在這裏所經歷、所聽到的事情上，得到了肯定答覆。

我幹了什麼？有時他會自問，但是他不知道幹了什麼。

丘世發爲了孩子的事所表現出來的絕望、悸怖，以及神態失常，突然之間使李子貽憬悟他幹了什麼。

他終於得到答案了，可是他能把丘紹康找回來還給他嗎？

生平第一次，李子貽對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內疚和痛苦。

他應該向丘世發表白自己的過失嗎？

丘世發是怎樣的在他第一天來到這裏分配到第三小組時，眞誠了照顧他，原諒了他的狂妄的傲態，毫不介意的把他當作兄弟那樣看待；然而要他現在告訴他說，丘紹康的事情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這……這怎麼說呢？

收工的時間到了。

丘世發好像沒有聽到「班長」主子般的命令口氣，要大家去他面前集合，還在顧自神不守舍的刈着玉米。

李子貽輕輕的拉了他一下，說道：

「組長，要收工了。」

丘世發茫然的看看他，機械地用一手提着鋤頭朝集合地點走去。李子貽發現他的脚步不穩，脚高脚低的拿不準，就在一邊攙着他。

晚飯領來了，但丘世發沒有吃。

林宇民奇怪的問他：

「組長，你還在不拿飯，怎麼沒聽到你說話？要不要替你擰一擰？」

丘世發像是不認識他似的瞪着他，翕動着嘴唇，想說什麼，卻沒說出來。

「你怎麼啦，我是小林呀，你不認識？」

「完了……完了……」

辜蔭民搖搖他臂膀，灼急地問：

「你怎麼了，組長？」

丘世發好像突然清醒了過來，看看大家，從他們憂慮的眼色中，他感悟到自己已讓大夥兒不安了，他努力克制了自己情緒的激動，安慰大家道：

「沒有什麼，我有點頭昏，不想吃，把我的飯大家分一點，這個時候多吃一嘴也是好的。」

晚上開會由領導作時事報告，丘世發沒有去，這是他第一次缺席會議。

由於白天工作時間過長，每個人都感體力不支，一到夜間躺在床上，就像「死掉」一樣的沉睡了。

但是那天晚上丘世發一夜沒睡，大概是他不想驚動門口的衞兵和伙伴們，他把臉搗在枕頭中間，輕聲泣啜了大半夜，到後半夜有人起來大小便，看到他呆呆的坐在自己床位上，嘴裏喃喃在輕聲的說着什麼。

第二天大清早，門口衞兵拉槍機的吆喝聲吵醒了大家；這時，起床號角聲還不曾響。

「是誰？站住！」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丘世發擰着一個小包裹，赤脚走出營舍的大門外。

用木板釘的崗亭，就靠在大門外邊，可能是那個衞兵正在打盹，沒有發現他從面經過，到後來才聽到有什麼響動，才慌慌張張的跑出崗亭張望，他看到有個黑瞄子，緩緩地在向前面走動，才吆喝了一聲。

夜間擅自出入營舍是絕對禁止的，有時共幹們或者警衞排的官長軍士，也間或到裏面去巡視，那個衞兵吆喝是吆喝了，可是還拿不準是幹部呢還是勞教分子。習慣上，如果是場裏的幹部，都會報出自己的名字，「我是馬幹事」或者「是老杜」，要是報不出來，那就大有問題了。

衞兵喝了一聲，沒見動靜，就舉起槍，又喝問一聲。

「誰？再不站住就開槍了！」

那不遠處的人影似乎沒有聽到，還在繼續移動着。

砰——

尖銳的槍聲，撕裂了凌晨的岑寂，驚動了整個分場；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衞兵開槍，顯然是有了意外事故。

營舍裏的伙伴都從床上跳了起來，擠到門口去看個究竟；在起床號角聲沒響以前，沒有得到允許，他們不敢離開營舍一步。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與華中戰事同時，華北戰場也發生了新的戰爭。華北在抗戰期間大部淪陷，軍委會設有冀察戰區，總司令初爲鹿鍾麟，鹿鍾麟被共軍逼出河北，由龐炳勛繼任，龐炳勛被日本俘虜，中央軍在河北境內的只有高樹勛的新八軍，就任命高樹勛爲冀察戰區總司令，實在有名無實。勝利後，中央重新調整，劃河北省爲十一戰區，派孫連仲任司令長官，以察綏爲十二戰區，派傅作義任司令長官，孫連仲飛北平接收，部隊沿平漢線推進，行至邯鄲因高樹勛叛變，致四十軍軍長馬法五被俘，全軍覆沒，由鄭州至北平鐵路線始終無法打電，形成僵持狀態。

共軍太岳軍區陳賡所部第四縱隊「陳賡兼——轄第十旅（李成芳）第十一旅（秦基偉）第十二旅（周希漢）」及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團，直屬各部隊，並新由新第一師（薄一波）配屬以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旅，及由太行軍區調配之第十三旅，共約三萬餘人，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七日後，乘國軍遵令停戰機會，向晉省東南發動全面攻勢，連陷聞喜、絳縣等要點，正太、同蒲兩路均被截斷。國軍爲挽救山西危局，乃決由第一戰區派兵入晉，與第二戰區分由鐵道沿線南北夾擊，以期一舉而擊破共軍主力。

一、第一戰區第一軍所屬之整第一師，整第二十七師、整第九十師，由解縣、運城、安邑北進，翼城、浮山等處擴展。

二、整第一軍所屬之第三十師主力由聞喜東進，驅逐絳縣、垣曲共軍，解除後方威脅，隨戰況之進展協力北進部隊攻略洪洞、趙城。

三、第二戰區第八集團軍之第三十四軍（轄第四十四、第七十三師）主力，由介休沿鐵道線南進，與第一戰區北進部隊南北夾擊沿線共軍。

七月七日，第一戰區之第一師（欠第一旅）配屬整第二十七師之第四十七旅，由運城、安邑北進，當日克水頭鎮，十一日克聞喜。共軍王鏞部糾集三萬餘眾，向聞喜郭店鎮圍攻，經第一師之第七十八旅協力第二十七旅向郭店鎮南北夾擊，至二十一日，共軍不支東竄。時第九十師已渡河抵達安邑附近，協力掃蕩，鞏固後方連絡。第三十師亦先後到達聞喜東南地區，並以一部先行排除張茅公路之威脅。於八月二十日攻克絳縣，續以主力向南推進，八月二十七日克復垣曲，共軍垣曲支隊向東潰竄。

共軍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自反撲聞喜未逞，於八月十二日，由聞喜以東地區繞道北竄，會合當地共軍及民兵約三萬餘人，於八月十四日開始對同蒲路霍洪段發動猛攻，與第二戰區第四十三軍之暫第三十九師激戰。至十八日，連陷洪洞、趙城、霍縣、靈石、汾西等地，第二戰區守備以上各地之部隊，被迫逐次撤至靈石以北地區，暫第三十九師[illegible]北進部隊第七十八旅，配屬第三十師之一部，繼續向北推進，於八月十九日克復侯馬，並解曲沃之圍。廿一日，以一部進佔高顯鎮附近。

九月三日，整第一師（配屬整第二十七師之第四十七旅及第三十師之一部）之一部，向東推進，四日收復翼城，主力向浮山進擊。九月十七日晨，該師正與共軍第四、第五、第十三團激戰間，另共軍第十、第十一、第二十四旅由安澤南下，於太陽鎮附近，猛烈圍攻第一旅；迨第一六七旅於九月廿三日午克復浮山後，即協同整第二十七師之第四十七旅赴援太陽，第七十八旅之一部，亦由臨汾馳援，共軍在救援部隊反包圍之下，復經空軍之協助地面戰鬬，迄廿四日，不支向東北潰竄。是役，第一旅旅長黃正成、副旅長戴濤，及劉團長玉樹，均受傷失踪，王團長亞武陣亡，官兵傷亡達三千餘人，共軍傷亡七千餘，遺屍九百具。

十月二日，整第三十師到達臨汾，九日以一部收復洪洞、趙城，其主力進至浮山西北時，共軍以三個旅約五千餘人，對留守浮山之一個營圍攻，經增援擊退，整第九十師第六十一旅，於十月五日克復霍縣，十月廿四日，與第二戰區南下之第三十四軍會師霍縣北之南江村。

十一月十一日，陳賡部乘第一戰區、第二戰區靈石間接合部發生三十公里間隙之際，以太岳軍區主力，由南關越路西渡汾河竄犯晉西，連陷永和、大寧、隰縣、蒲縣、中陽等地。

十二月上旬，第一戰區再轉用整第一師、整第九十師於臨汾附近，開始反擊，經數度激戰，於十二月十九日至廿四日將共軍擊潰，克復蒲縣、大寧兩要點，冬以共軍日漸擴大，晉南局勢從此日趨不

利。

是役，共軍傷亡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七名，被俘二百二十六名，國軍傷亡官兵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名，失踪二百零九員，損耗步槍七百零九枝，機關槍七十六挺，大砲三十門，鹵獲步槍一千一百七十二枝，機關槍十六挺。

這一戰雙方損失幾乎相等，國軍出動了胡宗南的部隊，是最精銳部隊，所面對的陳賡共軍，在共軍中只是三流部隊，以上駟對下駟，尙且吃了大虧，使整一旅全軍覆沒。整一旅前身卽第一師，師長原是胡宗南，胡宗南由第一師師長起家而第一軍軍長，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在黃埔學生中，官作得最大。不料公認爲國軍王牌第一師，輕易覆沒在共軍三流部隊之手。此次戰役所以失利，主因在於一二兩戰區部隊不能推誠合作，仍然各打各的，而胡宗南指揮錯誤，部隊未能一次到達戰場，逐次使用，優勢乃變成劣勢。至於情報不靈，判斷錯誤，尙屬餘事。由於此次失利，共軍侵佔隰縣、石樓、中陽等地，使陝北、晉西、晉東共區聯成一氣。一二兩戰區乃被割斷，以後太原陷於孤立，無可挽救。

與晉東南，晉西作戰之同時，晉北之大同與綏東之集寧也展開大戰。

共軍賀龍，爲打通延安至東北之走廊，擴大華北之叛亂，糾集優於大同守軍五倍之兵力，計大同攻擊軍聶榮臻所部城東攻擊部隊（姚喆——轄野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及第三五八旅）城南攻擊部隊（楊城武——轄野第十三旅，晉冀軍區兩個旅）城西攻擊部隊（王赤軍——轄晉綏第五軍分區一個旅，獨第二、第三團）城北攻擊部隊（張新武轄野第二營，警備第二旅，及第十四旅，蒙支大隊），第二線部隊之野第一旅、第一、第一零九旅，及日俘一千五百名等部，約五萬餘人，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三日，向大同發動全面攻勢；國軍除以原任守備之暫第三十八師，東北挺進軍（轄新騎第五、第六師）交警第三大隊，保安總隊，保安第二團，戰車隊（十一輛）及第十專員公署所屬之保警大隊，大同、廣靈、渾源、陽高等自衞隊等部約萬人，由楚副總司令溪春指揮固守外，北平行轅並令第十一戰區一部向冀東，第十二戰區主力向集寧，實行東西夾擊，期於解救大同之圍後，相機收復張垣，打通平綏鐵路。

我第十二戰區以解救大同摧毀共軍全面攻擊之目的，除飭大同守軍固守拒止優勢之共軍外，另使有力之一部，分路攻略集寧，並相機捕共軍主力於豐鎭附近，予以殲滅，其對集寧所作之攻擊部署：

一、暫第三軍軍長董其武，指揮新第三十一師，暫第十七師，及暫第十一師之一部，配屬砲十六門，於九月一日開始行動，務於五日拂曉攻破卓資山之共軍而佔領之。

二、孫蘭峯副總司令，指揮綏北騎兵暫第二、第十四縱隊，暫第一旅、新第二旅，於九月一日，自武川經陶林向東攻擊，務於五日拂曉前，相機襲佔集寧城，以阻止共軍之增援，使卓資山方面作戰容易。

三、新騎兵第四師師長劉春芳，指揮該師應於九月五日前到達五里壩附近地區，準備截擊由卓資山敗退及自涼城增援卓資山共軍。

四、第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麐，指揮第一零一師及綏南騎兵隊，配屬砲六門，於九月五日拂曉前，先以一部相機襲取田家鎭，待攻略卓資山後，卽猛攻香大地而佔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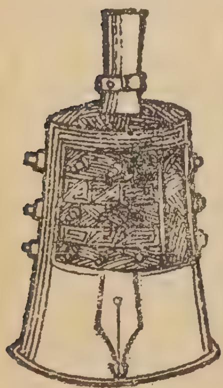
五、爾後依情況之進展，再以一部牽制集寧方面共軍，以主力攻略豐鎭，以解大同之圍，並相機捕共軍主力予以殲滅。

共軍姚喆，率其野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等部，共三十個團，早於八月三日，進犯大同外圍韓家嶺、口泉、平旺等要點，迄十五日，已先後發動猛攻至八次之多；尤其對曹夫樓一帶，共軍竟使用毒氣，然均被守軍楚溪春所部奮勇擊退。共軍以傷亡慘重，乃由張垣抽調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旅等部增援，於廿一日重新部署，並由聶榮臻親自督戰，限於一週內攻陷大同。至廿五日，經十九次猛撲後，周家店據點被陷，守軍爲避免局部突出，乃自動放棄沙嶺陣地。廿八日，共軍一股越曹夫樓竄入東關，經搏鬬一晝夜，終被擊退。旋共軍再增援反撲苦戰至三十一日，北岳廟守軍傷亡甚重，殘部奉命撤入城內，自是機場感受嚴重威脅，空運補給益臻困難，大同守軍乃陷於堅苦奮戰之境。

九月一日，暫第三軍（欠暫第十師）配屬新第三十一師，由歸綏開始行動，五日克卓資山，八日抵集寧西郊，十日攻克城外重要據點多處，一部且突入城內。迄十一日晚，遭遇共軍主力部隊增援反撲，國軍在惡劣情況下激戰兩晝夜，暫第十一、第十七師與共軍陷入混戰狀態。新第三十一師乃以斷然之行動，迂迴側擊。此時經陶林之騎兵暫第二、第十四縱隊，已先於五日攻佔大土城子，迫近集寧西北郊。又由歸綏以南挺進之第三十五軍，及暫騎第一旅、新編第二旅，亦於五日分別克復田家鎭、五里壩越卓資山到達集寧外圍。十四日乃發起總攻勢，在空軍協力，以雷霆萬鈞之勢，一鼓攻克集寧城。

九月十六日，收復集寧之國軍，於整頓態勢後，卽分路向南急進，十七日，國軍右側部隊佔領香火地，十九日續取涼城。同時，主攻方面亦已攻克豐鎭，更於二十日以主力向得勝堡進剿，一部分向左雲、楊高追擊。

當集寧外圍酣戰之際，共軍圍攻大同之勢益猛，且曾再度施放毒氣。八月三十晚，國軍北岳廟守軍營長以下百餘人中毒犧牲，北岳廟失陷。國軍爲保持主力，固守城垣計，九月四日午後，將城北守軍撤回操場城繼續抵抗，車站迄北關之線，盡入共手。四百共軍均迫抵城垣。嗣賴集寧方面我軍攻勢順利，圍城共軍紛紛北調。截止九月十一日止，其野戰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三五八旅，及第五軍分區王赤軍部獨二、獨三團，賀龍直屬警衞團，綏蒙支隊等，先後增援集寧、豐鎭、陽高各地，大同壓力頓減。守軍乃乘勢出擊，二十日與南下友軍會師得勝堡，至是被困四十餘日之孤城大同，乃告解圍。



中華民國之誕生

「我的本意在保全帝位，實行君主立憲，以前滿漢偏見，可以自然泯除；希望各黨愛國人士犧牲政見，惠予協助。」

但是這個聯合內閣，並未能照預定計劃組成。

張謇梁啟超拒入閣

被任為法部副大臣的梁啟超，結束了長期間的亡命生活，十一月六日乘「天草丸」輪船離開日本，剛於九日歸國。在日本首途之前，提到「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主張，顯示出有和袁世凱接近的姿態；可是抵達國門就發生了變化，拒絕就任副大臣，並向袁世凱提出召開全國人民大會、解決政體問題。同時，立憲派的張謇也拒絕入閣。

這兩派意圖，都是為了伸長己方的勢力，但反而因此造成讓袁世凱發揮個人權力的結果。

議設中央政府

在另一方面，袁世凱對於革命軍的策略，是既提出和平停戰的交涉，同時也臨之以武力的威脅。

他自進入北京的十一月十三日開始，便調動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在漢口集結，對漢陽發動總攻擊。相對地，革命軍也自漢陽出兵反攻，希望奪回漢口，但被清軍擊退；二十七日，又失去了漢陽；於是，得不到對岸漢口、漢陽為屏障的武昌，便暴露在清軍砲火威脅之下了。

然而，和戰局失利的情勢有所不同的，是在全國各地湧起的革命洪流，已經激盪到了無法遏抑的程度。

革命軍終於到了要着手組織全國政府的時候。因為已經有十五省宣告光復，但各省之間尚缺乏聯繫配合，加上和注視着革命進展的列強國家在交涉方面也有些不便之處。

樹立統一政府的活動，在武昌和上海兩地分別進行中。

最初向全國發出號召的，是在武昌的湖北軍政府。

十一月七日，都督黎元洪向業已獨立的各省代表發出如左的電報：

「現在……大局署定，惟未建設政府，各國不能承認為交戰團體……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國斷不能於一國之內承認無數交戰團體。茲事關係全局甚大，如何之處？乞貴軍政府會議賜教，立盼電覆。」

這個電報，由於長江中流電信線路不通，未能到達南方各省。

黎元洪乃於九日再發電報通告「為建立聯邦國家，及對外交涉，請派遣代表來鄂。」但並未能立即實現。

在此之後，以上海為中心的活動，逐漸具體化。

七處代表在上海集會

十一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湯壽潛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提議邀請各省代表集會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選擇上海的理由，是位居交通樞紐，及為列強耳目集中之地。陳其美乃據此於十三日電請各省派代表來滬；十五日，浙江、江蘇、鎮江、福建、山東、湖南、上海七處代表集會，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十七日，決議以黎元洪領導的湖北軍政府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並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伍廷芳、溫宗堯二人為全國外交總代表，擔負對列強交涉的任務。



遭袁世凱殺害的吳祿貞。

十二省代表商組政府

黎元洪接受了這個決議，乃於二十日電請各省速派代表來鄂，商討組織政府。於是，聚集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們，都只留下一人在滬擔任聯絡，餘人前往武昌。十一月三十日，才開始舉行第一次會議，由於武昌在清軍的砲火威脅之下，故而選擇對岸漢口的中立地區——英國租界為會議場所，與會代表有江蘇、浙江、山東、安徽、湖南、福建、湖北、廣西、四川、直隸（河北）、河南、貴州等十二省，會中決定推舉黎元洪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又在三天之後，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內容包括「臨時大總統」、「參議院」、「行政各部」計三章、二十一條。

依據這個大綱，臨時大總統由各都督府代表選舉產生，有統治全國、

統制陸海軍、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至於參議院，則由各省都督府所派參議員（每省以三人爲限）組織。而行政方面，則分設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五部。臨時大總統握有可以和美國總統匹敵的權限。至於擬議中推舉出任大總統的對象，則爲袁世凱。

擁袁氣氛濃厚

袁世凱這個人，此時仍舊是和革命軍在交鋒中的正面敵人；像這樣的人物，何以會脫穎而出成爲行將掌握大權的臨時大總統的候選人呢？這個動向背後，有在同盟會中居於領導幹部地位之汪兆銘的策謀存在。

汪兆銘是在上年——一九一〇年四月，意圖炸死清廷攝政醇親王載灃而被捕，判處終身監禁；但在武昌起義後的十一月六日，獲得開釋。出獄後，便停留在北京，和袁世凱接近；二十七日，汪精衛與袁的長子克定結爲異姓兄弟，在袁府舉行了盛大的祝賀宴會。


拒絕參加袁世凱內閣的張謇。

得知在武漢有各省代表集會的汪兆銘，乃派遣關係密切的朱芾煌（同盟會員）携帶書信，前往武昌，書信中提到「南北達成和議，聯合要求清帝退位，推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這封信在各省代表會議中提出，於是，擁袁的氣氛立即濃厚起來。

支持袁世凱的意見，是這樣的：清廷已經是名存實亡，今後爲和爲戰，不在革命軍和清廷之間，而是革命軍和袁世凱的問題；避免更多流血的最好辦法，就是把袁世凱拉到革命陣營這邊來。

這時，袁世凱在清廷方面已經是位極人臣，故而革命軍方面得許以臨時大總統的最高地位。

代表會議通過了這個主張，並決議：「在袁世凱捨棄清廷投順革命陣營之前，臨時大總統虛位以待。」

緊接在這些活動之後，南京於十二月二日宣告光復。武漢的代表會議於四日開會時議決將臨時政府設置地點由暴露在戰火之下的武昌移往南京。同時並決定各代表在七天之內會齊於南京，如到達十省以上，立即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就是從這些動態中，圍繞着新生中華民國領導人的問題，而萌生出了糾葛。

南北和議

在這個當口，發生了又一個問題。

當各省代表們在武漢集會之際，留在上海的陳其美、程德全、湯壽潛等人舉行了武漢會議以外的另一個會議。

聽到漢陽被清軍奪去消息之後，在上海的代表們，認爲武漢會議進行遲緩，乃於十二月四日（一九一一年）選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大元帥握有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大權。

這個決定，經以電報通告各省。

當然，武漢會議方面對於上海的決定不無芥蒂，因爲武漢的決議是大總統虛位以待袁世凱，並以選舉方式產生。

於是，上海方面乃表示讓步，黃興辭退大元帥；重行選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可是，黃興連副元帥也辭不就任，人事問題的混亂情況越發加深，一直繼續到國父孫先生歸國就任臨時大總統爲止。

程德全向各省徵意見

孫先生原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元首的最有力人選，連外國新聞也都如此報導；至於國內方面，提倡在上海舉行代表會議的江蘇都督程德全早於十一月十四日便已經通電各省都督主張由孫先生組織臨時政府，徵詢意向，電文是這樣的：

「……軍政、民政亟需統一，擬聯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中山先生爲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我公力顧大局，想亦無不贊成，即祈速覆。」

各省對這個提議，多傾向於贊成。

此時，孫先生還在歐洲，不會因這一類電報而有所歆動，已如前述。可是，在革命派之中，對於孫先生也有首鼠兩端的人，他們放出「功則黃興，才則宋教仁，德則汪兆銘」的流言。

這樣便爲袁世凱的謀略所乘，而使中華民國進路闖入了坎坷的途徑。

袁世凱一面對於革命派一些人士的動向，暗自高興，一面憑藉武力爲資本，與革命軍議和。


七處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商討組織政府。

說「寒流」

方劍雲

故事內容

台北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電視劇「寒流」，叙述毛幫禍國殃民事實，由三家電視台同時放映，筆者自去年四月先總統崩殂時回國奔喪，返港後，未曾再返國門，對此劇無緣觀賞，但由於「文滙報」亦在介紹，可知內容一定相當精采，特去函台北，托友人找到一份簡要說明。此劇決無在香港播映之可能，相信愛國同胞及部份左仔、隨子，都想知道內容，茲就所見的說明，作一簡單介紹，雖是隔靴搔癢，但知道片斷也好。

這部電視劇共計六十五集，網羅了台北重要電影明星，出場將近百人，場面之大，為電視劇所未有，時間從民國十六年南昌暴動開始，至去年杭州工人反抗止，前後將及五十年。人物以梁家父子兄妹為主，故事內容則自南昌暴動以後，重要情節有共幹地下工作時的活動情況，七七事變至抗戰勝利許多要事，毛幫引誘青年去延安，結果女青年被高級共幹收為「愛人」，男青年因不滿現實而被殺，並舉出「野百合花」事件為例。勝利後共黨叛亂經過，中共政權成立前後如何荼毒良民，重要之點有「鬭爭」「韓戰」、「人民公社」、「土法煉鋼」，最後是毛幫內鬨，有「海瑞罷官」、「謝瑤環事件」、「三家村」、「紅衛兵」、「林彪事件」、「批孔揚秦」、「杭州風暴」，最後瓦解冰消。

以上是「寒流」的大概內容，故事則發生於平江，編劇者何以選擇了平江，當由於平江在共黨叛亂史上較為出名，「南昌暴動」後，朱毛先後上了井崗山，但勢力微弱，只能暫時藏身，不足為亂，到了國軍團長彭德懷，黃公畧在平江叛變，拉了一團多正規軍上山落草，共軍勢力始坐大，彭德懷之上山落草，不但壯大了共黨勢力，更助長了毛的力量，壓倒了朱德，此一行動，影响了毛幫以後歷史及國家的命運，至巨且大。此事發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懷拉隊上了井崗山之後，政府通緝名單即以朱毛彭黃並列。

到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當時共軍已經投誠，江南殘股改為新四軍，在平江設立新四軍通訊處，因為實行「兵運」，勾結駐軍逃亡，與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發生衝突，互相開槍射擊，當時中共在平江秘密活動的「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省委統戰部長兼湘鄂贛邊區特委書記」，又是「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涂正坤，「省委社會部長」兼「特委組織部長」羅梓銘，「特委社會部長」吳淵均被打死。平江是長江以南中共勢力最根深蒂固之區，所以編劇者選擇了平江，此一猜測未知對不對？

人物安排

「寒流」人物，頗似水滸傳，眞眞假假，但愈是眞人愈不重要，水滸傳最重要的角色除宋江以外皆無其人，而水滸傳上宋江與宋史宋江也大不相同。

寒流主角梁氏一家與聾氏父子均無其人，只是幾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父親梁顧遠是老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安份、善良、熱心公益，在地方成為自然領袖，被推為當地鎮長，這種人才是中共「革命」的眞正對象，試看毛幫竊據大陸後，一手屠殺中共黨徒成千的李濟琛，當了中共政權「副主席」，而縣下公教人員全被殺光。

顧遠長子秉純代表了正義的青年人，與幼年好友聾直夫在抗戰開始北平淪陷時，逃去後方，秉純繼續讀大學，直入了軍校，這是走向正途的一羣，其妹妹秉芳則受了誘惑去延安，這是走入歧途的一羣，幼弟秉義本來在家鄉教書，後來受不了誘惑，也加入共黨。這一安培非常得當，也是當時實情，許多家庭兄弟姊妹確實由於各人的立場看法不同，各自走上各路。

還有些人，未用眞姓名，如羅培基可能影射羅隆基，梁漱寒大概是想到了梁漱溟，胡靈不知是不是胡風，高揚則肯定是周揚。這在劇中都是次要人物。至於以眞名眞姓出現的如江青、吳晗、姚文元、鄧拓等人反而是配角中配角，無關重要了。

在中國歷史小說中，水滸中對人物安排頗具匠心，假如完全是眞人，所寫皆眞事，行文便受約束，三國演義所以不如水滸傳，其故在此。

筆者未看到「寒流」，不敢斷言所測者正確，但就所見名單，推想編劇者是如此安排。三十年來，中國在共產黨叛亂期間，不知有多少青年誤入歧途，有些人入了歧途還未得及回頭，有些則萬刼不復，此一悲劇永遠演不完，若有施耐菴、曹雪芹一級的作家，就以「寒流」這個框框，寫一部長篇小說，一定是歷史巨著，可與水滸、紅樓鼎足而三，大惜乎直到如今，尙未見到，所見到的文藝小說，大部仍然是風花雪月，談情說愛，名作家均不敢動筆寫反共文藝，乃是一樁可悲的事。

此種情況不但在海外，即在國內依然，試看一些成名的女作家，寫出幾十本書，有沒有一個字反共，共不當反嗎？不是，而是為了海外銷路，為了保持地位超然，不願作這種儍事。此次「中影」攝製「寒流」，不但可以教育國內年青的一代，也希望能激起文藝作家敵愾同仇的心理，筆者對「中影」的作風，由衷佩服，但對「寒流」本身，卻也有不同意見，當逐段加以解說。

中共批判科技界右傾翻案風 警告折衷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鬬爭重點放在揪出黨內一小撮不肯悔改走資派

中共以往為了事實上的需要，對陷留大陸的科學技術人員，基本上採「保護」「利用」政策。卽儘量不讓政治風暴衝擊到科學技術人員，以免妨礙其科學研究工作。例如在「文革」時，中共中央所作「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卽所謂「十六條」)第十二條「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中，卽明確規定：「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

但是，這次中共繼批判「教育界的右傾翻案風」之後，突又掀起了「批判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的運動。「紅旗」雜誌(一九七六年第二期)，一連刊出了：「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與「折舒主義就是修正主義」等文章多篇。前一篇承認：「前一時期，科技界的奇談怪論和教育界的奇談怪論相互呼應、彼此配合，刮起一陣右傾翻案風。他們作了那麼充份的表演，還氣勢洶洶地叫嚷：『到底什麼是修正主義科研路線？誰說得清楚？』」後一筆更進一步將教育界與科技界平列並論。其所暴露的所謂科技界「奇談怪論」有如下幾方面：

第一、反對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據稱：「在科技界，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卻打着科學技術的招牌，公然宣稱：『科技戰線不要提無產階級專政』，『對科學技術不能專政』」。而且，「在科技戰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把知識份子當作專政對象」。文章也承認：大陸科技人員「一見到『科學研究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大標語，就如芒在背，渾身不舒服。」

第二、反對用共黨教條「佔領科技陣地」。據稱，科技人員的表現是「根本不提馬克思主義包括萬然科學」。並針對中共的「破除迷信，獨立自主的「指示」，說「不親自參加實驗，就不准發表意見。」

第三、反對所謂「開門辦科研」，據稱，科技界指出，所謂開門辦科研」的結果是「聯繫實際多了：理論就壓了」；「強調與工農相結合，使人不敢搞理論」；「不宜籠統提開門辦(研究)所，這種創新還是少點好」。他們要求「搞起刮業務的颱風，八級不行就刮十二級，眞是怎樣強調都不過份！」否則便「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後腿」。更有的研究所以謝絕參觀為藉口，反對開門辦科研。」

第四、反對用「搞群眾運動」方式搞科學研究。據稱：科技人員認為「工農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要求「要重視專業隊伍」。

第五、特別反對共黨領導。據說，科技界反對共黨領導，要比教育界「露骨得多」。「他們公開鼓吹要求科技界所公認的第一流的權威來執掌領導大權」，科研人員會公然指責中共領導人「黨委書記業務不懂，你就說：『所長同志，我不懂，你來主持，聽你的』！」

在「折衷主義就是修正主義」一文中，暴露了中共在批判上述所謂「奇談怪論」過程中，又出現了一種「折衷主義」的「兩點經」。卽將「政治和業務平列起來」。其說法是「一方面不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是不對的，另一方面不學文化、不鑽研科學技術也是不對的」；「一方面脫離實際的傾向是不對的，另一方面忽視基本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也是不對的」；「

一方面認爲哲學對自然科學沒有指導意義是不對的，另一方面以爲可以簡單依靠哲學的一般原理去解決具體科學問題也是不對的。」

中共也承認，在中共內部，很多人「口頭上講要抓階級鬭爭，但總怕抓多了會影响業務工作」；「承認教育革命，但總覺得改得太多了，鬭的太快了。」

而科技界勉強到農村去「開門辦科研」的人員，則普遍認爲：「經過文化大革命，科技人員到農村去了，該普及的普及了，該推廣的推廣了。現在應該回到所裏，加強理論研究，提高提高科研質量了。」（二月四日人民日報）

大陸科技界的這股「右傾翻案風」，一如教育界一樣，可說是由來有自。中共自己承認：早在「一九七二年，在科技界就曾出現過一股右傾思潮」（新華社北京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電）。又承認：「這場鬭爭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不只幾個單位的領導權問題、刮右傾翻案風的人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猖狂地向無產階級全面進攻」。關於目前這場「大辯論」，中共說是「毛主席洞察當前階級鬭爭」的動向，及時抓住戰機，親自發動了這場革命的大辯論」的，其鬭爭的重點放在「整黨內一小撮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上」，這些人「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發過的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也就是「黨內那些堅持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怪中共要稱這場鬭爭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了（均見二月六日人民日報文章）。

（洪流）

共產制度一天不廢 人民生活永無改善

萬人週刊編者：

讀者見聞狹小，凡一切事象，向不敢以管豹概其全，但鐵幕大陸裏面，從報上東鱗西爪，又可以知道，不論大陸幅圖這麼大，東南西北，其民生疾苦，人民只有被奴役的份，而沒有半點自由，而且終年壓迫得透不過氣來，則又令你不能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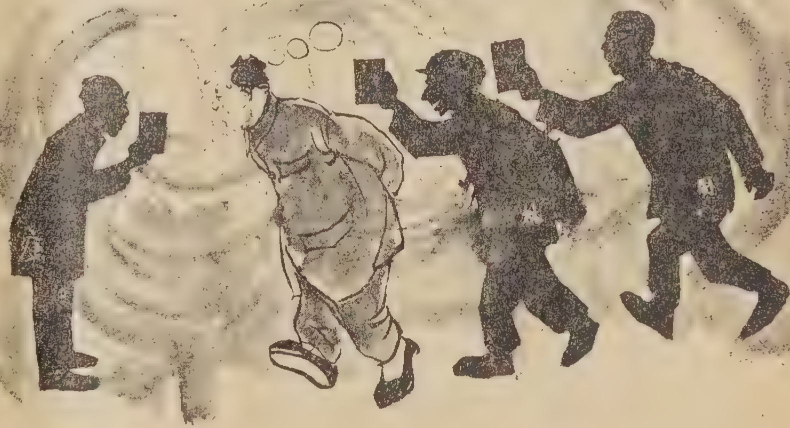
本人避難來港，已是二十三個年頭，那時間大陸已淪陷三載，更莫說家人一同逃亡，即自身個人，亦幾於[illegible]過海，一命難保，因此這二十三年來，當苟延殘喘在大陸的兒女，不時便獲得一點一滴的消息。

遠者俱勿論，以最近三兩年個月的來信，自共黨發動所謂「學大寨運動」以來，將所有農民，以公社大隊爲單位，分爲兩個或三個「兵團」，其奴役方式，是通過所謂決議案，驅策所有農奴兵團，集體冬耕，搞好一村過一村，各兵團男子及無幼兒拖累的婦女，一律不准投機請假，實行「空缺一天罰一天」，缺工請假的只有三條：㈠結婚，㈡死人，㈢重病經醫生證明者，除此以外，休想休息。

本人家鄉，地屬華南，然冬天亦必結冰下雪，兒女來信說：爲了實行「學大寨運動」，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務必幹勁冲天，要發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鬭精神，要使「高山低頭，河水讓路」，因此，有的雙腳被冰塊割破流血，有的竟至凍死殭斃。

今年一月份兒子來信說：兵團作戰，已於農曆年關二十七日結束，但公社已宣佈，農曆正月初四日，各勞動力包括無小兒負擔的婦女，統統到××工地修水庫，帶被席工具糧食蔬菜油鹽，爲時四十天，然後回家趕緊春耕。

毛命难逃！



你看農村老百姓，現在到了一事如何水深火熱的程度，過去的時間，不管有什麼「富農地主」，然而一般農民，勤工的雖不可能眞的「半年辛苦半年閒」，但是將近農曆年的時候，年前備辦貨物，兒童準備穿新衣，燃炮竹，一般士農工商，總至少要過正月十五年宵後，才說是年過關，節過了，耕者從耕，商者從商，斷沒有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六年，而要使一般辦民年關前搞什麼「學大寨運動」，而且一律農民軍隊化，搞軍團作戰，而且不能有一個疏漏請假的；年初四馬上大隊人馬開上路，去到老遠的地方築水庫、修馬路，人民勞苦終生，農年前後，照計石只有六天在家！如此暴政，如此把大陸人民當芻狗，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時日曷喪，及與偕亡，暴秦不馬上滅亡，豈眞沒有「物極必反」的天理嗎？

大陸農民，因爲缺衣缺食，個個都穿不暖，人民食不飽，再加上上山下鄉，長年無休止的體力勞動，以至即使二、三十歲青壯之年，十之九都身患疾病，不是肝炎，便是水腫，不是腎虧便是肺結核，再還有身受重傷，無錢無藥療治好，經過一年半載，熬成人乾，只還有一口氣，平日來信，再不能從事大力勞動了，當此學大寨、築水庫，都一樣不能給予免役，觀同鄉中所有大陸來信，沒有一家不叫滙欵寄藥，或者寄布疋、毛巾、電池、電泡，還有什麼肥皂、刨鐵等等，這樣微細爛賤的日用品，也叫香港親人郵寄，郵寄去了，又要多多滙欵，否則就沒有能力收，因爲中共對這些郵包，稅欵抽得十分重，動輒百分之百，或百分之百五十到二百，這種殺人不見血的高壓手段，眞所謂蛇蠍

爲心，豺狼成性，浩劫人民，空前絕後。

毛澤東，難道不是中國人，爲什麼中共政權建立二十六年，硬要對人民這般搞法？不讓人們得喘一口氣。

讀者：李國昌

工農兵鬥爭經驗
編入各級新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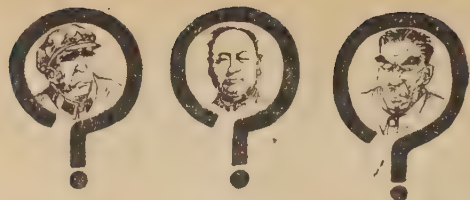
在毛澤東指示和支持下，「文革」文革集團正在加速編寫大、中、小各級學校的新教材，以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把「教育革命」繼續搞下去。

文革集團編寫的「新教材」特別是高等院校由所謂「工農兵、教師、學員三結合」編寫的各級各科教材，均強調「政治掛帥」。

「中國新聞社」在報導中曾這樣說：「新教材在政治上清除了封、資、修毒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編寫。例如：舊哲學史教材宣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新教材則肯定勞動人民在哲學史上的地位，過去只孤立地講哲學思想，現在則闡明哲學鬥爭和政治鬥爭的關係，過去厚古薄今，現在貫徹古爲今用的方針，總結歷史經驗，爲現實鬥爭服務。」

該社又說：「各大學普遍把專業課裁減了一半以上，縮短學時的目的，是爲了便於學生學習政治理論和實踐勞動」。

並指出左派把「工農兵」在中共歷次發動的政治鬥爭中的所謂「經驗」，也都編入了「新教材」。



林彪是怎么死的？是在外蒙古坠机而亡吗？为什么苏联透露坠机的尸体中没有一个是五十三岁以上的人？

陈毅是怎么死的？是真的病死吗？为什么江青送花圈，陈毅的爱人气得把它踢出门外？

周恩来又是怎么死的？真的死於癌症吗？他是怎样被迫躲进了医院？送进医院的蛋糕为什么会有毒？

中共党政军干部们：

你能解答这些问题吗？你需要了解真象吗？

这些答案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道。

老毛導演「悼周」活劇
重施「反右」陽謀故技

編輯先生：

毛澤東自知死期將至，亟謀排斥異己。妄圖避免日後鞭屍，藉口「走資派」腐蝕「領導階層」，迫周住留醫，安排鬬死周後，上演一幕「悼周」活劇，默察周派動靜；急促使華國鋒、陳錫聯取得政軍實權；策動了「興無滅資」全面鬬爭！

中共將華國鋒拖上「代經理」的「權位」，一般人引以爲怪，事實上，那是毛澤東一慣的處事每欲使人「驚異」之處，即所謂「反其道」而行，不足爲奇。

根據加拿大會赴大陸的報人報導，華國鋒這一名共黨特務頭子，一向對外賓參觀的工廠，千篇一律的訂有「指導綱領」，以答覆外賓詢問的書面問題，假如超過了答的範圍的，不予置答。

華國鋒對於滲透非共國家的特務，顯然有其一定的「指導原則」及收集各國情報，瞭解各方面的情況，比周恩來更深入，華國鋒卒能映上取代周恩來的位置。

根據北平電台反映，這一次的「文革」，向中共高層鬬爭，「去年即已開始醞釀」。

顯然的，周恩來是一名被鬬掉的「走資派」。一直延至一月八日僞造死訊，反映了毛澤東向「走資派」鬬爭已告成熟。藉擴大渲染「弔周」的掩飾，緩和大陸上各地的不穩情況，判斷「走資派」的虛實，於是，「大字報」及「人民日」開始批評走資分子，目標以周、鄧爲首的走資派。

周已死亡，和林彪一樣，遭受粉骨揚灰，的公開毀屍滅跡「處分」，毛澤東居心惡毒，無法藉周「遺言」作掩飾。未死的鄧小平，殆專難逃比周恩來更悲的刼運！據外電十二日來自北平報導，有跡象顯示：中共領導階層內鬨日趨激烈之際，「北京大學」內已見展開了一項針對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的「大字報」運動。……「大字報」譴責他是一名「走資產階級路綫分子」。並引述消息人士稱：「北京大學」兩天前開始出現「大字報」，「大字報」沒有指名道姓說鄧小平，但卻引用鄧小平的話將他道出來，那語句是：「不管是黑貓或白貓，重要是能不能逮捕老鼠。」

十三日來自北平的外電說：「今日指桑級槐式攻擊「副總理」鄧小平的「大字報」，已由「北京大學」擴展至「清華大學」，與此同時，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又重新猛烈抨擊「黨主席」毛澤東的「敵人」。

「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文章，宣告這場大「鬬爭」，問始的一篇文字，題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繼續和深入。」

茲將各點擇錄如下：

一、目前的大鬬爭，又是一場文化大革命。

二、大鬬爭由毛澤東親自發動。

三、鬬爭的範圍十分廣泛。

四、周恩來在「十大」與四屆「人代」中所提的「現代化」目標，成爲清算的對象。

五、承認周、鄧派的主張，在國內國外得到相當支持，必須消除其影响力。

以「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的文章內容來觀察，中共毛澤東小集團之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此次策動持續性「文革」，是要鬬周、鄧當權派，周既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三一至四三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死了，僅存鄧一人，不是毛澤東的對手。但在周的旗下，亦有不少幹部，有如葉劍英、李先念、李富春、聶榮臻、廖承志、楊勇、廖漢生、吳西冷、朱穆之等。

毛澤東此次在「人民日報」所發表的鬭爭文字，以五個小項目來看，第一個是再深入繼續鬭垮周、鄧等走資派分子，使之消滅，不能再抬頭，而在毛澤東自己死後，沒有鞭屍後患。

毛澤東目睹周恩來已死，要以其權術，使其妻江青等極左傾冒進主義派獲得「最後的勝利」，以免將來走資派勢力長大，夜長夢多，難以應付。

周派最得力的「國防部長」葉劍英，已派陳錫聯代理，周死後，而鄧小平在祭周之日公開露過一次面，現在的情形如何，實難預測，至於周派各人如李先念、李富春等人，亦鮮少活動，由此可見到此次「鬭爭」，其範圍相當廣泛的，不止鄧小平一人。海外許多不以為周恩來死後，其繼承人當然是第一「副總理」鄧小平，此種以常理來推測的人，對大陸情況，實欠瞭解。

周恩來在「十大」及四屆「人代」之提案，其背後是整套修正的綱領，但是，周恩來在國際上的地位，比毛澤東尤強，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在訪問中國大陸時，與周恩來所簽無法實現的「上海公報」，及與各國元首訪問中國大陸之接觸，多為周恩來親自接見，而使毛澤東對周恩來，實難貿然策動鬭周運動，是「十大」及四屆「人代」之四個現代化提案：「[illegible]，對內安定團結，對外和平共處。（除蘇修社帝外）」周恩來死亡，毛澤東排斥異己，藉口打擊「走資派」，先下手為強，派華國鋒為「代總理」，消除外人對鄧小平繼承周恩來的希望，並劍及履及，又派陳錫聯指替葉劍英的「國防部長」，先除去兩個有力的職位，而將走資派，打到抬不起頭，這是毛澤東的蓄意安排。承認周、鄧派的主張，在「國內國外得到相當的支持。」這一個結論，不只毛澤東當時看得到，在「十大」及四屆「人代」不與周、鄧派計較，就算香港一般模稜兩可的人，對周、鄧的「政策」，亦是相當的支持。於是，就有「回歸」、「認同」的渲染。

現在中國大陸擴大深入「文革」，侈言「回歸」、「認同」者們，無妨進入大陸「回歸」看看，會不會被毫不講理、絕無人性的共產黨徒所「認同」？

這是個人近來閱讀那些左傾幼稚病患者的報導，再審察周恩來死後，極端派之策動鬭爭情形，撰寫此文，勸告本港的文丑，要認大陸情況，先要研究大陸各派之作風，然後下判斷，不要盲目的亂捧，自取其辱。

賀雄　二月十八日

政治局與國務院 誰人可能走資派

在中共宣傳工具日夜叫囂批鬭「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聲中，究竟那些人是中共的「走資派」？這自元月十五日中共在北平為周恩來舉行「追悼會」以來，從高層共幹的活動中，似乎已經浮現出一個輪廓。

如所週知，中共的權力機構是「政治局」，而在中共政權部門則為「人代會常委會」及「國務院」，因此，中共「政治局委員」、「人代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及「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便構成了共黨和中共政權的「高層」。但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大多是兼任「人代會常委會」或「國務院」的頭目或副頭目，不過也有未在中共政權中兼領「銜」的「委員」；並且「人代常委會」及「國務院」中，也有不是「政治局委員」的「副委員」與「副總理」。

先從共黨「政治局」說起。目前的中共「政治局」，除了毛澤東以外，還有「委員」及「候補委員」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劉伯承、江青、韋國清、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德生、姚文元、吳桂賢、倪志福、蘇振華、賽福鼎二十名。

其中，朱德為「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劉伯承、吳德、韋國清、賽福鼎四人為「副委員長」；華國鋒原為「國務院」排名第六的「副總理」，現已為「代總理」，其他為「副總理」的有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與吳桂賢七人，葉劍英是「國防部長」。

中共「政治局」除毛澤東以外的二十二人中，不在北平任「職」的有：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四人。在北平而老邁或職務關係不常公開露面的：劉伯承、汪東興、蘇振華三人。

其餘王洪文等十五人，則於元月十五日以前，自元月十五日以後，迄本月二十三日止，這十五名高層共幹，經中共宣傳機構播報參加公開活動的情形是：

王洪文　無。
葉劍英　一次。
鄧小平　無。
朱　德　四次。
張春橋　三次。
江　青　一次。
華國鋒　十四次。
紀登奎　兩次。
吳　德　無。
陳永貴　無。

但中共北平電台最近在播報大陸「農業學大寨」的情形時，常常引述陳永貴的講話。

陳錫聯　一次。
李先念　一次。
姚文元　一次。
吳桂賢　一次。
倪志福　無。

從上述中共「政治局」十五名共幹最近三十多天以來的公開活動情形，看誰是被抨擊的「走資派」？其中，王洪文與江青等，早為中外人士指為「文革派」或「極左派」頭目，不可能是「走資派」，倪志福係「文革」中竄起，過去公開活動也不多，而鄧小平已被「指名」（外電所傳「大字報」），或近乎「指名」批判為「

走資派」。

值得注意的是：毫無公開活動的吳德，以及僅有一次活動的李先念、葉劍英、陳錫聯等。

河北唐山籍的吳德，今年六十八歲，目前除了在「政治局」與「人代會」等任職外，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共軍「北京軍區第二政委」。吳德原屬劉少奇幹部，後向毛澤東靠攏，曾被列爲「文革派」，但是在過去一個多月中卻未露面，即使中共「北京市委」與中共「北京市革委會」二月二十一日在北平舉行所謂「歡送大學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到農村及邊疆去」的大會中，中共宣佈機構也未提到吳德的名字。

二月二十三月，尼克遜夫婦出席由中共「北京市革委會」舉辦的「文藝晚會」時，該「革委會」的「副主任」謝靜宜在場，而吳德也未露面。

不過，如果目前便把吳德列爲是被鬬爭的「走資派」之一，仍然缺乏積極的資料，因爲吳德於「文革」初期，便被毛澤東自吉林調入北平，奪了彭眞的權，當「文革」立下了「功勞」，後來更是步步高陞，「權傾一時」。

中共財經系統李先念，於元月十六日雖然曾到馬來西亞駐北平「使館」弔過一次喪，但是以後卻再未露過面，不像往日頻頻出現於中共「新華社」的消息中。並且，李之妻林佳楣，過去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夫婦第一次訪問大陸時，林曾前往機場迎接，尼克遜夫婦二月二十一日晚第二次踏上大陸時，卻未見到李、林的踪影。

從上述跡象研判，似乎李先念已是「走資派」。

葉劍英，這名過去的北平非常活躍的老共幹，元月十八日曾在北平會見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此後便未再被公開提及。據外電報導，葉劍英因年老多病，已辭「國防部部長」職務。葉劍英年老多病是事實，不過，似乎也應該完全排除涉及「走資派」的可能。

陳錫聯，爲劉伯承所提拔的悍將，「文革」時，支持毛澤東在遼寧奪權成功。外傳已爲中共「國防部代部長」但迄今中共尚未證實，僅於元月十九日以「副總理」身份在北平設宴欵待武元甲。

中共「人代會常委會」中，除前述各頭目之外，過去經常出現在各種場合的有「副委員長」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及姚連蔚七人，其中除姚連蔚十分活躍以外，其餘六名共幹俱爲「老幹部」，在「文革」中曾遭到或重或輕的批判，這一個月來皆未公開露面。

中共「國務院」中，不是「政治局委員」的「副總理」有：王震、余秋里、谷牧和孫健四人，其中，余秋里和孫健平時很少公開露面，在最近這段時間裏，王震出現一次，谷牧出現兩次。

從上述跡象中隱隱約約的浮現出來，中共高層共幹中被批判爲「走資派」的輪廓，似乎是鄧小平最爲顯著，李先念次之，其他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突然「匿跡」都有可能涉及「走資派」。

至於吳德的公開活動突然「失常」，不是被「打」爲「走資派」，便是與王洪文等一伙，正在「埋頭」策動這項「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鬬爭。

關於引發中共這場內鬬導火綫的中共「教育部部長」周榮鑫，是否已爲「文革派」展開奪權鬬爭而「拉下馬」來，這尚難確知，但是，由馬爾他教育和文化部長約瑟夫‧卡薩爾率的馬爾他政府代表團，於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國大陸訪問了三天，卻由中共「外交副部長」何英、「外經部副部長」李克等迎送和接待，未見周榮鑫露面。

周榮鑫自去年十二月以來，曾多次遭到「清華大學」的「大字報」指名抨擊他在中共「國務院」的「部長級」中，是首先也唯一被「大字報」點名批判的「走資派。」

北平大字報公開指名恐怖三頭怪物劉林鄧

（王憶非）

北平和中國大陸其他城市攻擊「副總理」鄧小平的大字報，只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已經由惡毒的暗指轉爲徹底的侮辱。

這些大字報的惡毒，可以和一九六○年代末期「文化革命」期間，針對鄧小平的指責相比。

由昨晚起，大字報不但直接指出鄧小平的姓名，而且恢復一九六○年代的侮辱作風。

據目擊者說：昨晚在北平一家大學出現的大字報，所表達的是「恐怖三頭怪物——劉少奇、林彪、鄧小平」。

這個表達是把看來注定要成爲中國大陸下一個「政治」犧牲者的鄧小平，與「無產階級目標的老叛徒」劉少奇和被指陰謀對毛澤東的林彪連在一起。幾百張指名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今日張貼在「北京大學」。

它配合着「人民日報」首頁的一篇文章，透露這個反右傾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

自從本月初，鄧小平便成爲報章和大字報反走資派運動的明顯目標，只不過沒有指出姓名。

七十一歲的「副總理」鄧小平，亦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共軍「總參謀長」。

中共報章指責他歪曲毛澤東的「理論」，尋求修正主義路綫和反對一九六○年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政變。幾千學生今日在「北京大學」熱烈研究足以意味鄧小平「政治」厄運的大字報。

那些大字報作出譴責林彪「叛國」以來對中共頭目的最嚴重指責。

很多學生用小筆記簿逐字抄下大字報的文章。

大字報對鄧小平最嚴重的指責，是指他稱讚中華民國已故的蔣總統。這等於指鄧小平「背叛」。

歷史系學生寫着：「老走資派鄧小平反對毛澤東和反對黨。」

他們又說：「他瘋狂的鼓吹資本主義復辟。」

中共文革頭頭紛紛吐氣揚眉

在前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期間，出現了中國大陸激進派頭目增加活動的跡象。

尼克遜的訪問，帶來了直到目前為止最清楚的「官方」指出，被認為是穩健派的「副總理」鄧小平，是現時「反右傾」運動攻擊的主要頭目。

「清華大學工學院」的「革命委員會」之員昨日告訴尼克遜，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之內，有一個「在文化革命期間受批判得非常嚴重並且不肯悔改的「走資派」。

對於知道鄧小平過去的人來說，這暗示是非常明顯的。

在尼克遜到達北平不久之前，杭州的大字報，便寫着鄧小平的姓名。同時，毛妻江青星期二晚和尼克遜在此間一個音樂晚會非常罕見的露面。江青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十八個委員之一。中共報章昨日報導激進「最重要人物」「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王洪文和「副總理」、「政治局常務委員」張春橋的活動。

王洪文和張春橋是在「文化革命」中擔任活躍角色的「上海集團」份子，而「文化革命」的開始，是「上海集團」另一份子姚文元在上海發表的一篇文章。

自此之後，姚文元便成為毛的「槍手」，他亦是「政治局委員」。

姚文元最近亦製造新聞，在二月十九日和一個日本「積極份子」代表團會晤。

一名報界資深的共情觀察家說：中國大陸目前以打倒鄧小平為目的權力鬥爭，是由於毛澤東本人及躲在毛澤東背後的激進派的隱憂所造成的。

在香港替西德及瑞士各種刊物撰寫文章的羅爾，昨天在西德「商業日報」的一篇文章中說：這是完全可能的，即在周恩來死後，左派已企圖對毛澤東施加壓力，以證保護他們既得的地位及利益，俾免在毛澤東死後遭到實際派的攻擊。這些主張實際的共黨頭頭，在「文革」期間大受打擊。羅爾說：「如果毛澤東先周恩來而死，則左派必無任何機會把持中共的政治。」

同時，羅爾說：目前中共內部反資本主義及修正主義的「新革命運動」，也極可能是毛澤東本人發動的。

在經濟方面，這次權力鬥爭對中共今年所開始的新五年計劃，將有直接及最重大的影響。羅爾說：「至於推測這次權力鬥爭將給中共的內政經濟及外交政策帶來何種影響，現在尚為時過早。」

萬人協會(有限公司)通告

本會定於中華民國六十五（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三點三十分，假座香港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號「帆船酒店」四樓（電梯按3字），召開本年度會員週年大會，省覽通過一九七六年度會務及財政年結報告，及選聘下年度核數師，除分函外，合再登報通告，此致

本會全體會員

萬人協會會長萬人傑
副會長會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註：下午三時恭候，署備茶點招待。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病室書懷

雪梨 林 康

肉食羣蠻少放狂，一身是客老郎當；
違初空慕折腰祿，負氣長揚側帽昂。
蟻夢驚殘溫蝶夢，酒腸激盪攪愁腸！
維摩示疾年來甚，豈欠禪心禮藥王？

燕回文

封淑英

營謀共息棲。愛重同甘苦。
更地築新巢。往居尋故主。
輕衫一領風。細剪雙分雨。
情叙欲留春。傍花閑學舞。（回讀）

小春吟二首

區季子

㈠
嶺南岩野勝。最有送秋妝。
葉錦寧霜染。枝蚪已孕香。
獨能開十月。嬌絕倚冬陽。
畢竟蜂乖覺。隨風望路藏。

㈡
海角梅田無。園林植亦疎。
但知紅歲粲。誰賞白春初。
清雅高東閣。淹留合索居。
羅浮雲鶴唳。刼外念殘餘。

前題

許菊初

天南氣尚溫。草木饒生意。
黃花未落英。楓葉待染紫。
幾番晴雨過。忽覺冷香起。
昨日探梅窩。南枝開了幾。
江山正岑寂。賴此生嬌媚。

前題

劉允中

小春暖後湧寒流。孤竹青青嫩葉抽。
浥露黃花不改色。離(衣旁)從(衣旁)雁影落滄洲。

前題

陳香圃

小春十月不知寒。冬至吟風凜一團。
萬物已隨天氣改。梅花初度又開端。

前題

葉玉超

千林瘦盡尚藏神。水骨霜花不染塵。
小雨書窓呵東(口旁)硯。南枝先報一枝春。

前題二首

陳鐵兒

㈠
客歲曾吟嶺上梅。今年依舊又花開。
寒來杯酒問消息。可有孤山處士才。

㈡
十月風光鳥喚春。江山寂寂老詩人。
尋常一樣窗前月。照見梅花異地新。

前題

麥正本

賞花賞月雨蹉跎。任小陽春客裏過。
若問感時愁幾許。送秋要比送春多。

前題

卓淡影

十月為陽生暖氣。重花萬木始更新。
寒梅占得群芳首。庚嶺枝頭報小春。

蝶戀花又三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劉祖霞

雨慘風淒花又折。依舊閒庭。亂草重重壓。夜夢無憑雞叫絕。傷心怕見簾間月。
擬把深情逢日說。誰道天公，偏教人長訣。紅蠟窗前心亦裂。縱橫流淚都成血。

「詩」登高

何穎孫

尋到雲峯認舊遊。黃花爭發滿山秋。
信能逃刼寧從費。未敢題糕莫笑劉。
共醉何妨邀野叟。縱談端合狎閒鷗。
休嫌風雨侵佳節。似畫江天眼底收。

前題

蕭勁草

携筇此日又登臨。對景興懷感慨深。
落葉辭柯空有恨。閒雲出岫本無心。
烟霾不散天長翳。滄海橫流陸欲沉。
卅載居夷身是客。荒山猶見鳥歸林。

前題

盛獻三

般逢重九眾熙熙。可這羈人有所思。
往日弟兄同祀禮。而今墳隴變陂逵。
尋幽探勝禽來友。衝霧凌雲鶴養姿。
步到高峯遠塵俗。直教霞影滿崦嵫。

前題

卓淡影

爐峯未負登臨約。步穩何須策杖扶。
菊酒一杯風落帽。霜天萬里雁銜蘆。
雙眸不禁隔江望。秋色分明兩地殊。
來歲漫談誰健在。此時應共插茱萸。

前題

陳香圃

秋風楓葉滿山香。獨步東籬探菊黃。
送酒緩來惆靖節。題糕遍遽笑劉郎。
重遊好覓茱萸會。避世難尋桃水藏。
遙望故園何處是。天涯奚是異家鄉。

前題

蕭君亮

金風颯爽拂輕裾。縱目浼高意自如。
垂老尚欣腰腳健。相交端賴膽肝於。
題糕夢得迂何極。送酒淵明願有餘。
莫為茱萸增遠思。好將情緒付琴書。

前題

麥友雲

不畏山高風力加。任飄華髮帽傾斜。
秋雲意淡誰留客。江水長流總到家。
離合豈如潮有信。琢磨幾見玉無瑕。
若從三徑追前跡。休問籬邊寂寞花。

前題

張 方

飄泊萍踪五十年。又逢佳節海雲邊。
上樓聊作登高賦。賞菊何妨載酒錢。
破釜無人懷北地。題糕有客詠南天。
鑪峯昨夜驚風雨。歌肅(欠旁)今朝亦爽然。

前題

麥正本

雖分登臨北望餘。雁邊消息卻何如。
看殘雲影頻開闔。悟到蕉心自卷舒。
一已眞同浮海粟。幾人還羨脫鈎魚。
為撐傲骨存霜菊。愛訪東籬習未除。

前題

胡景石

客中今又遇重陽。聯袂登高引興長。
菊酒相携欣共醉。萸囊同佩滿浮香。
獅峯雨霽晴光放。鯉峽風生錦浪揚。
天宇無垠寬眼界。望中吟思感蒼茫。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七期 新140期）

後果如何？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七期(新14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三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向香港「哭喪派」進一言

香港「哭喪派」分兩類。一種是左仔，一種是灰色分子。

在香港的所謂「共產黨人」，用中共批判鄧小平的話說，只能說是中共的「同路人」，思想方面可能有「革命」的成分，在生活方式上則是百分之百的資產階級的逍遙自在的腐爛生活。卽或過了「社會主義關」，那也是只是「時間」上過了，在思想和生活等方面則原封未動，仍是停留在所謂「民主革命」階段，甚至還要「落後」一些。在周恩來死後，他們頓時失去了「中心」，所以顯得徬徨無依。也就是說：這批人簡直無法適應宮廷派那套「共產風」。江青一派口說「不刮共產風」，事實是正在「刮」，不過「風眼」仍在北平，還沒有眞的「刮」到香港，可是香港的「共產黨人」，已經是六神無主，望而卻步。

至於形形色色的灰色分子，他們的「愛國」言行，已隨着周恩來骨灰的消逝而顯露出迷失的傾向。過去所抱的「一線希望」的那根「線」已形同斬斷，徬徨、頹傷、疑懼等等心情代替了過去「嚮往祖國」的那份「單戀式」的心情。

這些所謂「共產黨人」，靠「人民幣」吃飯那倒是眞的，至於「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水平」，可能比文盲稍高一些。至於灰色分子，有的表現一種「左」的姿態，實際上要讓他們「回歸」，一定拔腿便跑，連呼「咪搞我」。其實，在香港的「共產黨人」也好，灰色分子也好，過去都把大陸能維持「安定團結」局面的希望放在了周恩來身上。宮廷派確實也不「照顧」他們，老周的骨灰剛剛撒掉，他們就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新的派系大搏鬭。周死之後，他們——香港的「共產黨人」和灰色分子，會滿有把握的說：他們「祖國」的「政策」不會改變，將繼續按照周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辦事，搞什麼「四個現代化」；那麼「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是必然的。結果呢？他們也跌了眼鏡。宮廷派爲了清算鄧小平，先說「四個現代化」後面有「陰謀」，進一步又批判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所謂「三項指示」中就包括「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些既是矮鄧的「黑綱領」，當然不能作爲中共繼續推行的「方針」和「政策」了。

這也難怪，香港的「共產黨人」，或多或少都與周恩來有一點關係。不少灰色分子，有的和周恩來有一面之緣，或過去在重慶、南京和他打過交道，一些「我和周總理」之類「人死無對證」的話，當然可以順咀胡說。其實，這就叫作「不要臉」。

照說，周已死亡，連骨灰都沒有送八寶山，宮廷派是不會再翻舊賬鞭他的屍的。可是，在香港於周的「喪期」中，哭周、捧周實在到了狂熱的程度，這對毛澤東來說，簡直是把個奴才周恩來壓在了他這個主子的頭上。

可能因此激起了毛江的憤怒，所以，先對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用否定「四個現代化」辦法先加以否定，然後唆使他們的走卒，在廣州貼大字報，對周恩來進行鞭屍。這些行動的目的，固然在於加重鄧小平的罪名，然另外一個目的，顯然在警告香港的「哭周派」，似乎在告訴他們：你們捧錯了對象了。捧周眼中還有「偉大領袖」毛某人嗎？

捧人是「好心」，居然也捧出了毛病，可見中共這個政權之邪。香港的「共產黨人」，如果在思想上準備不惜一切，爲了「革命」甘願稱江青爲「偉大領袖」，喊江青「萬歲」，祝她「萬壽無疆」，倒不防積極向「左」轉，先罵周鄧，然後再多寫讚「革命樣板戲」等「新生事物」的文章。至於灰色分子，則應向香港「左」的「共產黨人」看齊，以捧周那份「熱情」來捧江。不過，宮廷派是否從此就站穩腳跟，在未來能接老毛的班了呢？看來，他們的命運不會好過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因此，江青一伙在中共內部，無論是聲望、資歷等等還都不夠格。一旦毛死，他們必定完蛋。

那麼捧誰呢？可憐的香港「共產黨人」們，天地既寬且大，自由始終在向你們招手。不要再吃那碗提心吊膽的「恐懼飯」了。另謀一個有前途，有自由的出路吧！至於灰色分子呢？最好改邪歸正，不再爲魔鬼唱讚歌。因爲你們心目中的主子周恩來已死，在大陸「誰主浮沉」還不知道呢。



新聞以外



美國不論何人當選總統
不會承認中共與台絕交

冀人傑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作為中國人，關心的當然是今後美國對台灣及中共的政策。在中華民國正處在外交逆境中，美國是唯一仍然與我國維持外交關係，支持我們最有力的盟國。由於下列幾個因素：㈠周恩來死了；㈡大陸掀起反走資派運動；㈢美、蘇「和解」的擱置，一般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在可預見的將來，必然有所改變。可是，怎樣變？專家的觀察，要比我們深入得多。

這一期，特地把美國俄亥俄州立托里多大學政治學教授兼亞洲學系主任冉伯恭先生的一篇專文，介紹給「萬人雜誌」讀者。這是一篇極有份量的專文，值得參考。全文如下：

爭取時間・搶先承認

一些人認為如果民主黨候選人當選美國總統，則美國將立即承認中共，並與台灣斷絕邦交。另外一些人認為即使共和黨總統福特當選連任，由於美蘇和解政策之逆轉，美國亦將承認中共，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以向蘇聯施加壓力。又有一些人推測，因周恩來死於毛澤東之前，中共領導階層在毛死後，沒有一個能為各派系所接受的領袖，因而將掀起激烈的內部奪權鬬爭，導致大陸政治經濟的混亂。何人能在奪權鬬爭中獲得勝利，頗難預斷。有見及此，美國將在毛死之前承認中共，奠定與中共外交基礎，以免將來毛的繼承人改變對美政策，而無法與中共外交關係正常化。毛已是風燭殘年，且健康不佳，故而美國為爭取時間可能最近即承認中共。美國對中共政策不但影响中美前途，且對整個遠東及世局勢亦將發生重大影响。

決定政策・內外因素

要預測美國未來對中共的政策，首先要瞭解美國外交政策決定的程序及影响美國外交政策的各種因素。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其外交政策最後是要向人民負責，依照美國憲法規定及美國政治慣例，美國總統有權自己決定是否承認中共，無須諮詢國會或其他政府機關。美國對一般新政府的承認多是例行公事，由總統宣佈。但對承認中共問題則不如此簡單。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共問題一直是美國外交與國內政治上一個重要問題。親共與反共雙方對中共的態度持相反的立場。故對承認中共不能像承認一般新政府一樣當例行公事處理，美國總統在決定是否承認中共問題時，不但要顧及對外交方面的影响，也要考慮對國內政治的後果。

就一般而論，美國外交政策受到許多因素的影响。這些因素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即國內的因素與國外的因素。國內的因素包括總統、總統的外交顧問、國務院、國防部及其他有關部會機關、政黨、政治利益集團以及一般人民的意見。國外的因素包括美國對整個世界的外交政策，特別是美蘇關係以及美國在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利益。

福特態度・並不熱中

首先研究福特總統對中共的政策。福特是共和黨的領袖，其政治立場是保守派，主張民主政治自由企業經濟，對共產主義是堅決反對的。其對越南戰爭政策便是一個例子。其對中共政策大致承襲尼克遜政策逐漸與中共改善關係。但福特對中共的態度與尼克遜有兩點不同：第一、福特做事比尼克遜為穩健，腳踏實地，不好大喜功。也不像尼克遜的自視甚高，要創造各種政治紀錄，例如要做第一個打開中共之門的總統，第一個訪問中國大陸的現任美國總統等。第二是福特並不似尼克遜對中共之熱中，存過高的希望。故其對中共政策並沒有急就主義的趨向。其訪問大陸後與中共並無具體改善雙方關係的協議即為明證。

現在華盛頓與北平已互相成立聯絡處，一切有關兩國例行事務都可以由聯絡處辦理，正式承認中共並不能為美國增加實際利益。相反的，可能給福特帶來很多困難，因為到目前為止美國朝野熱心支持中華民國堅決反對中共的人不在少數，還有相當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今年福特當選，而中共仍堅持與台灣斷絕外交為中共建交的先決條件，則福特承認中共的可能性很小。

基卿意見・並無分歧

美國國務院是執行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機構，國務卿是總統重要外交顧問人員之一。尤其現任國務卿基辛格頗為福特總統重視，故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响更大，基辛格對改善美國和中共的關係似

較福特爲積極，但近來福特已對外交事務相當熟習，已能全部控制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基辛格與福特在對中共政策上並無根本上的衝突。只是進度快慢的問題，因職務權力及上下從屬的關係，基辛格依照福特的態度對中共採愼重緩進政策。至於國務院內一般主管中國問題的官員，他們主要是辦理日常行政事務，及提供意見及報告，對重大外交政策的決定影响力不大。

統特總統的新任外交顧問斯考克拉夫特（Brent Scowcroft）原爲基辛格兼任總統外交顧問時的副手，他的外交政策與基辛格接近。目前因爲他新近接任而且他又沒有基辛格的學術聲望，故對福特的外交政策，包括美國對中共政策在內，在最近期內將不會有決定性的影响。

國防部前任與現任部長以及各將領均主張對共產國家採取強硬政策，以優勢武力保障美國安全與世界和平，彼等對改善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並不熱心，同時國防部認爲台灣在美國遠東防衛上十分重要，不願讓中共佔領台灣而威脅美國太平洋諸島。該部將不會主動建議福特或其他美國總統早日承認中共政權。美國其他各部會對中共問題沒有重要的牽涉。主要原因是美國與中共經濟、文化上的交流極爲有限。

國會不願・放棄台灣

其次分析美國國會對中共的態度。本屆國會參眾兩院均爲民主黨所把持。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兩院人數的比例都是二比一，但在美國政黨政治及選舉制度之下，議員的黨籍並不能說明其政治立場。兩黨中均有保守分子與自由分子。同時政黨領袖並不能控制該黨議員在國會的投票。因此民主黨議員時常投票支持共和黨的議案。共和黨的議員也時常投票支持民主黨的議案。所以只以議員黨籍無法正確地推斷國會對中共問題的態度。對國會對中共政策的研究以依據議員個人政治立場——保守、自由或其他——來判斷較爲可靠。本屆國會參議院中自由分子佔多數。眾議院中則保守分子佔多數。大多數保守議員希望美國的對華政策維持現狀。自由議員中雖大多數願意改善對中共的關係，但很少人公開主張對中華民國絕交。其原因之一是台灣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特別是在大多數發展中的國家不能經濟自足的情況下，台灣卻能在經濟上有長足的進展，即一向對台灣無好感的美國人，包括議員學者在內，亦無法否認台灣經濟建設的成功，特別是土地改革，足以爲全世界各發展中的國家所效法。此外美國與台灣貿易對美國經濟也相當重要，台灣對美國遠東防衛的重要當然也是原因之一。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很少美國議員積極倡導與中華民國絕交。去年福特訪問中共，甚多國會議員簽名上書福特，要求其在與中共改善關係中，不要損害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今年美國大選除選舉總統外，國會眾議院全部改選，參議院也改選三分之一，在經濟不景氣、失業人數眾多、通貨膨脹、能源危機、中南半島新敗之餘，一般美國人民的情緒是求安定、求繁榮。對國際問題並不關心。今年大選後民主黨仍將控制參眾兩院，自由分子與保存分子在兩院人數的比例不會有顯著的改變，即明年一月就職的新國會對中共的態度與本屆國會將不致有太大的差異。

兩黨態度・都有親共

美國是兩黨制度，美國雖然也有一些小黨，如美國獨立黨、自由黨等，但這些小黨在歷屆選舉中得票不多。沒有在最近的將來成爲主政黨的希望。故而我們只就民主與共和兩大黨來分析研究。兩黨爲綜合性政黨，都包括社會各階層人士，自由、保守各種分子都有，派系複雜。一般而言，民主黨內自由前進分子較多，對共產主義的敵性較弱。共和黨內保守分子較多，反共意識較強。目前民主黨主要總統候選人中，從極左的海瑞斯（Fred Harris）到極右的華萊士，各種立場都有。但極端左傾的候選人沒有當選的希望。能有當選可能性的則是中間溫和派甚至較右傑克遜。甚或是現在並沒有競選而可能被提名大會請出來競選的人如韓福瑞、愛德華甘迺迪等。可能當選總統的幾個民主黨領袖都是頗有經驗的政界人物，對中共問題的處理，均將權衡國內外利害，愼重從事。民主黨對工會依賴很重，美國最大的工會AEL・CIO就是極端反共的。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除福特外尙有前加州州長雷根，他的政治立場較福特更爲偏右，對共產主義之反對更堅定。故如力根當選，自不會犧牲台灣而承認中共。

愼重從事・維持現狀

各政治利益集團，如工商業組織、工會、農會、文化、教育、宗教、職業種族各團體，對美國外交政策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尤其是工商業組織和各大工會。一般說來，各主要工商業組織和工會反對共產黨，對中共無好感。只有極少數的工商業集團及左傾文化教育界人士爲中共宣傳，但這些組織，如「美中友好協會」等並無廣大民眾的支持，對美國對中共政策影响力並不很大。加以去年美國與中共貿易額銳減，使與中共通商的美國行號十分失望，雖然若干美商對開發大陸沿海石油仍抱希望，但基於過去兩三年來與中共交涉貿易的經驗，彼等亦深知與中共通商之不易。

一般美國人民對中共的態度，已自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中共時之好奇高潮，逐漸降低至與對待其他大國的態度相同。由於過去三四年中許多美國人，包括國會議員學者專家在內，曾去中共訪問，美國一般民眾對中共已有進一步的瞭解，訪問過中共的美國人回國之後，對中共的報導多很客觀，一般認爲中共經濟雖較前進步，人民生活較過去稍有改善，但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仍極貧窮落後，並多認爲在中國大陸人民沒有自由，即許多以前對中共同情的美國學者，在訪問中共歸來後，對中共的分析與報導也多詳實客觀，目前美國並沒有積極推動早日承認中共的廣大羣眾運動。反共的美國人雖不一定反對承認中共，但絕大多數反共的美國人不願意對台灣絕交。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美國國內自政府官員到一般民眾多希望對中共問題愼重從事，暫時維持現狀，以待未來情勢有所改變後再作新決定。

（下轉第七頁）

論中共「七・三〇指示」與「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項樸

最近中共正在大陸展開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辯論」。這一問題，除去它權力鬬爭的層面外，在路線鬬爭層面上首先發現在教育方面。十年前中共所謂「文化大革命」，也是從教育界開始「點火」的。目前的所謂「大辯論」，既屬於中共自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由教育領域開始發難，亦非意外。

毛澤東「七・三〇指示」的內容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五年，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毛澤東通過該「指示」，對大陸的高等教育道出了他的構想。這一構思比他後來的「五・七指示」（一九六六）、「七・二一指示」（一九六八）還要荒謬，以致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所扣壓下來，直到十四年後，卽一九七五年的八月一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建校（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十七週年之際，方由「江西日報」帶頭首次加以公開發表，並作爲「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第一砲。同時，在大陸上教育界再度掀起了一陣所謂「學習七・三〇指示」的運動，至今仍方興未艾。所謂「七・三〇指示」，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卽「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創校三週年前夕，毛澤東應該校負責人之請，而寫給該校的一封信。據說當時毛曾派一「中央首長」親自到該校，來傳達了毛這封「指示信」，該信全文如下：

「同志們：

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份中年幹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省有這樣的學校，各省也應有這樣的學校。各省應派有能力、有見識的負責同志到江西來考察，吸取經驗回去試辦。初期學生宜少，逐漸增加，至江西這樣有五萬人之多，再則黨、政、民（工、青、婦機關）也要辦學校，半工半學，不過同江西這樣的半工半學不同，江西的工，是農業、林業、牧業這一類的工，學是農、林、牧這一類的學。而黨、政、民機關的工，則是黨、政、民機關的工，學是文化科學、時事、馬列主義理論這樣一類的學，所以兩者是不同的。中央機關已辦的兩個學校，一個是中央警衛團辦的，辦了六、七年了，戰士、幹部從初識文字進小學，然後進中學，然後進大學。一九六〇年，他們已進大學部門了，他們很高興，寫了一封信給我，這封信可以印給你們看一看。另一個，是去年（一九六〇年）辦起的，是中南海的黨的各種機關辦的，同樣是半工半讀，工是機關的工，無論是機要人員，生活服務人員，招待人員，醫務人員，保衛人員，及其他人員。警衛團是軍隊，他們也是警衛職務，卽是站崗守衛，這是他們的工，他們還有嚴格的軍事訓練，這些與文職機關的學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三週年紀念，主持者要我寫幾個字，這是一件大事，因此爲他們寫了如上的一些話。」

這封信不僅文字欠通順，而且最後幾句話似解釋，似抱怨，似有無限委屈。但整篇語氣，與毛其他謬論相符，出諸毛親筆自無疑問。這樣一封語無倫次的「指示信」，經某一所謂「中央首長」親自傳達後，卽不見下文，被冷藏了十多年，自是不足爲怪。

所謂「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所謂「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本身卽是毛澤東荒謬左傾思想「大躍進」的產物：

該校成立於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總校設在南昌市郊西北方約三公里之梅嶺。創辦初期，有學生五萬人，成爲大陸上最「大」的「大學」。有分校七百多所，分佈在江西省的各個山頭上。例如樂安分校，辦在「三縣交界的大塘山麓」，「是一個雜草叢生、虎狼出沒、銹水長流、地不產糧的荒涼山溝」。而該分校師生「頭頂藍天、腳踩荒地，砍樹枝、割茅草、茅棚當校舍、石塊當板凳、用人拉犂墾荒造地，開展大生產。自己動手做磚燒瓦、來建校舍」。

又如南城分校，「位於離南城縣六十里的林崗山上」，據說「從辦學第一天起，大多數學生以勞動建校爲榮」，同時「幹部、教師勞動幹在先，重擔挑在前，給學生作出表率」。「寒冬臘月，他們起早摸黑往返五六十里砍毛竹、扛木頭、建設校舍；冰天雪地，他們披荆斬棘，開荒通田」。並且「爲了奪取農業豐收」，居然遠隔六十里，「去城裏挑糞」。

不僅要學生先「上馬後配鞍」、「自力更生」建設校舍，而且學校的維持也要「做到糧、油、肉、菜、資金五自給」，實行「辦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如該校南城分校一九七四年，「學生參加農、林、牧生產勞動所得的收入，佔經費自給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九，如果再加上其他生產的收入」，除完全實行「

五自給」外，還上交「八萬九千元的財富」。

該校招生的辦法可能是大陸上第一個實行所謂「社來社去」的學校。據中共稱，該校自一九六二年有畢業生開始，學生卽已回鄉當農民。而其所招的新生，「大部份是工農知識青年，也有工人、農民、手工藝社員、農業社主任、轉業復員軍人，還有來自山東、江蘇、四川、廣東等八省的青年學生」。至於新生入學的文化程度，「初小程度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十點三，高小程度佔百分之五十八點九，初中程度佔百分之三十點四，高中程度佔百分之零點五」。基本上以小學生爲主，這一作法比目前新的招生辦法更荒謬。

該校以「從社隊實際需要出發設置專業」爲原則，以致「專業」設置時常變化。早期曾設置「本科、專科、預科、和林、農、畜牧、數理化、蠶桑、水產、社會科學、財經、師範等科系」。但近幾年來再不分本科、專科，統稱爲「專業」，如「財會專業」、「林業專業」、「農機專業」等。

師資來源亦由地方自行解決。在初創校時，曾規定「總校教授和教學人員由省人民委員會解決，各分校由各墾殖場解決」。以後則由該校自辦「長短期師資訓練班」以訓練師資。但實際上，其中一度曾以從蘇聯、羅馬尼亞、捷克等留學返回大陸的留學生爲主，佔教員總數一半，且實行高薪政策。這可能就是中共現在所攻擊的「劉少奇一伙」「妄圖改變共大辦學方向」。現在共黨強調的則是「建立一支半工半農的教師隊伍」。

在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上，「做什麼學什麼」，「做中有學、學中有做」是該校的最高原則。所以它除「面向農業」之外，還必須「面向基層」，「堅持把工和學結合起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建立和健全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的新體制」。所以，該校除招生前，必須「進行調查，根據社隊對各方面人材的需要，確定招生人數，使學校招生計劃與社會實際需要統一起來，做到誰來學校學習、學習什麼專業，社隊、學生、學校『三知道』」，並且「定了一個規矩：新生入學時『三帶』：帶毛主席著作，帶鋤頭，帶扁擔。畢業時，學校發給毛主席著作、鋤頭，扁擔，鼓勵學生來自農村，回到農村，建設農村。」

「共大」是毛澤東荒誕構想

第一、「共大」發展並不順利

截至目前爲止，大陸各地響應「七・三〇指示」而建立「共大」者爲數極少。據中共公開的廣播與報刊資料統計「文革」後僅有「湖北應城縣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創辦），「陝西吳旗縣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九七一年四月創辦），「河南葉縣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九七〇年創辦），湖北縣辦共大五十一所（至一九七五年十月爲止）。至於「文革」前，出現的有「安徽勞動大學」、「江蘇省勞動大學」、「福州市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山西農業勞動大學」等。據悉，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後，雲南設立了「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因此，可以肯定的說，「共大前途並不樂觀。卽使中共也不諱言；「回顧共大辦校歷程，道路是曲折的，鬪爭是激烈的；展望共大前途，革命越深入，鬪爭越激烈，任務十分艱巨」。

第二、中共內部多表反對

據最近中共透露，中共內部之所以反對「共大」，主要是因爲「共大不正規，四不像，頭腦發熱，降低教育質量」。「不是大學，是養豬場」，就學校來說，「學校不像學校，農場不像農場」；就學生來說，「學生不像學生，農民不像農民」。「文不文，武不武」。所以他們始而要求「不要辦共大」，「要共大下馬」，及「強行撤銷」某些夜校，「採取不承認、不批准的手段扼殺它」。繼而「又變換反革命手法，打着提高教育質量的旗幟，企圖篡改共大的無產階級辦學方向，把共大納入所謂良好的教育制度的修正主義軌道」，「在砍掉某些分校的同時，又把一些城鎮中學搬進共大」。正因爲如此，江西「共大」在創辦初期，卽曾「創辦了七百多所學校」，但至一九七五年，卻只剩下了「一百多個」。

第三、所謂「共大」是來自毛的荒誕主張

「共大」這一怪胎的誕生，雖在毛「七・三〇指示」之前，但實際卻肇因於毛荒誕的構想。早在一九五八年初，毛卽曾主張「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農場，進行生產，作到自給或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這些學校可以多招些學生，但是不要國家增加經費。」並主張「一切高等工業學校的可以進行生產的實驗室和附屬工廠，都應當儘可能地進行生產，此外，還可以由學生和教師同當地的工廠訂立參加勞動的活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在天津大學視察時所作的「八・一三指示」亦說：「以後要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老師也要參加勞動，不能光動嘴、不動手」。同年九月十二日視察武漢大學時所作的「九・一二指示」亦說：「學生自覺地要求實行半工半讀，這是好事情，是學校大辦工廠的必然趨勢」。由此可知，江西「共大」根本是毛支持產生的怪胎。

第四、毛的眞正企圖所在

由上所述，大陸自有「共大」之日起，卽已存在了反抗。這本來不足爲怪。但毛發動「文革」及目前的「大辯論」，偏偏總要在思想問題上先找一個合理化的藉口，首先在文化教育問題上打開一個缺口，而美其名曰「路線鬪爭」。大陸教育界人士也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一針見血地提出了「教育從根本上來個革命是沒有必要的，從這裏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是多此一舉」，言外之意也否定了毛目前的這種作法。以致中共在「大辯論」中，又不得不費盡口舌先來「駁斥」這種「奇談怪論」。但是在這些「駁斥」中，毛也道出了眞心話「花那麼多力量，辦了學校」，結果發現青年「上學之後卻在思想上背離了自己」。毛認爲這是「最痛心的歷史教訓」。所以毛堅持「教育要革命」，就某種角度說，其最後目標，可以說不是針對「劉少奇」一伙，而是針對所有大陸青年一代。不僅要「劉少奇一伙」下台，而是要所有大陸青年都變成原始社會中頭腦簡單的奴隸。

（上接第三頁）

美國不願·與台絕交

國際政治之演變對美國對中共政策也有重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美蘇關係。今天世界上能以武力威脅美國安全的國家只有蘇聯。故而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如何對付蘇聯爲最重要的問題。因爲中共與蘇聯的對立衝突，在某些國際問題上美國與中共因利害相同，在一定程度內有互相合作的可能，如對西歐與日本的支持以防止蘇聯侵畧等。但在美蘇和解政策之原則下，美國不願過份討好中共而太刺激蘇聯，以免和解政策徹底失敗。同時美國亦不願過於強大獨霸亞洲。在中南半島新敗之餘，美國無意援着取消對台灣之承認，毀棄與台灣協防條約，以增加亞洲各非共國家對美國的懷疑與不信任。同時台灣對美國在遠東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地位上也有一定之價值，目前美國認爲日本與菲律賓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十分重要。如台灣歸屬中共，則日非之安全將受威脅。

再者中共堅持如美國想與中共建交，則必須取消對中華民國之承認。中共因爲內外政治關係，雖然暫時不談台灣問題，與美國合作以對抗蘇聯，但不願意付出讓美國承認兩個中國的政治代價。美國亦因爲國內外政治關係，不願意與台灣絕交。故而無論何人當選下屆總統，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在最近的將來至有重大改變。

全靠本身·健全努力

台灣的前途主要看台灣本身的努力。如果台灣能繼續保持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完成十大建設後，成爲一個工商業先進國家，則美國犧牲台灣的可能性減少。反之，如果台灣內部政治混亂，民不聊生，則美國犧牲台灣的可能性便增。國際政治十分現實，各國雖然都大唱國際正義和平之高調，實際上都以本國利益爲外交政策的前提，美國外交政策亦不例外。故台灣本身之健全與否，對美國未來對中共之政策將有重大的影响。

結「文化大革命」之局

岳騫

毛幫對鄧小平的批判，已經毫不隱諱，杭州方面貼出了鄧小平的大字報，北平毛幫也正式答覆西方國家記者的詢問，承認報紙攻擊批判的是鄧小平，外交部更戲劇性的邀請各國「外交官」去清華大學參觀批鄧的大字報。雖然「人民日報」、「紅旗」尚未公開點名，但毛幫已故意先由口頭證實，然後再見之文字，以前對劉少奇、林彪皆是如此。

這次批鬭鄧小平的眞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引起全世界注意，各種說法，雖然不同，但時至今日，就連最看好「穩健派」的外國人，對鄧小平之垮均無疑問，只是毛澤東這次批鄧小平的原因何在？

概括全貌。照筆者的看法，此事並非偶然，絕非臨時發生，實在是毛澤東整套計劃的一部份，外電稱爲二次文革，實在應當說是一次文革留下來的未了之局，到此作一了斷。

現在回想起來，一九六六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當時卽有一個整套的構想，打算將所有井崗山、瑞金的老夥伴全部淸除，所謂劉鄧、林陳、周，罪名並無何不同，只是芟夷的時間畧有先後。

毛澤東爲什麼要這樣作，實在也有其「道理」在，毛澤東平生以史達林爲師，史達林死前佈置的「猶太醫生下毒案」準備將俄共政治局全體人員包括老戰友伏羅希洛夫（如毛之與周，其人之無用亦似朱），十九屆俄共大會指定的繼承人馬倫可夫，特務首領貝利亞，史達林本人之妻舅卡岡諾維支，還有赫魯曉夫全部一網打盡。主持這項整肅的是史達林貼身的機要秘書波斯克里貝契夫，此一大整肅案尚未揭開，史達林卽暴斃於黑海別墅，以後外界謠傳史達林被政治局頭目合謀毒死，其言可信。馬倫可夫登台，卽釋放猶太醫生，沈斯克里貝契夫從此失踪，大整肅案自然消滅於無形，及赫魯曉夫當權乃宣佈史達林全部罪狀，對此一胎死腹中之大整肅案，更和盤托出，是時馬倫可夫、伏洛希洛夫、卡岡諾維支均在場，若無事實，赫魯曉夫應不敢如

此大膽造謠。

史達林為什麼要發動這次大整肅，對於一個大獨裁者心理，自難以常情衡量。可能史達林已發現這批政治局頭目對其命令陽奉陰違，個別撤換又引起紛擾不安。大概史達林也想到這批手下在生前都不聽話，死後更不知會有什麼變化，還有一個更大原因，這批政治局頭目相處多年，過去的事都瞞不了他們，身後也許會造出謠言，列為罪狀，不如一網打盡，一了百了。

文革之前的毛澤東處境尚不如史達林晚年，終史達林之世，俄共頭目尚無人公開向史達林權威挑戰。毛澤東則不同，一九五七年「鳴放」受挫，已經失去威信，迨「三面紅旗」及砲轟金門失敗，被逼放棄「國家主席」職位，退居「第二線」，已不能直接過問政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工作滙報會議」上講話：「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來（筆者按，毛在是年卸去「政府主席」職務，退居第二線），六年不向我滙報工作。」馬倫可夫、莫洛托夫均未敢如此對史達林，毛澤東再看到史達林身後情況，自難免觸目驚心，發動文革之眞正動機在此。

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所擬定的整肅次序，似是劉鄧—周—林。所以在最初策動文革時，所謂「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只有毛澤東、林彪兩對夫婦加上康生、陳伯達，共計六個人，其中並無周恩來。周恩來後來所以擠進了這個「司令部」，固由於周的善於肆應、迎合，但也因為紅衛兵亂子鬧大了，必須借重周恩來收拾善後，因此周恩來始免受清算，林彪反而垮在周恩來的前面，此亦非毛澤東始料所及。還有陳伯達最後與林彪結合而反毛，毛澤東也未想到，毛澤東最初的打算，以陳伯達主持整肅，正如史達林之打出波斯克里貝契夫，陳、克兩人地位相同，只是史達林也許有意讓波斯克里貝契夫繼承，毛澤東則一開始便決定讓江青接班。此是史毛不同處。

毛的整套整肅計劃因陳林之結合，林彪公開反毛而打亂全局，在此期間，毛為了集中力量打擊林彪一系，不能不放寬對鄧小平的鎮壓，更不能不重用周恩來，到了毛林之戰結束，鄧小平固成了漏網之魚，周恩來已經坐大。

毛澤東此時要打起精神對付周鄧，在毛的構想，周仍然列在第一位，讀者可以回憶到，自從一九七四年初，江青控制下的輿論便對周恩來冷嘲熱諷，用盡了惡毒名詞攻擊，就所記憶的幾件有趣的攻擊，如攻擊林彪一類騙子（此是周恩來代名詞，猶如當初以劉少奇一類騙子代替林彪）在人前能哭能笑，誰看了都會想到毛幫大頭目能哭能笑，隨時七情上臉以厄神騙鬼的只有周恩來，又如攻擊林彪講究衣着，此亦周恩來之特徵。至於經常在報上罵「相國」更舉不勝舉。

也就在對周恩來展開全面攻擊前後，鄧小平鹹魚番生又登場了。鄧之出場絕對是毛的意思，否則，周恩來天大的膽也不敢舉出這個頭號黑幫。鄧小平出場時，又由王海容相扶，更可窺出毛澤東的隱衷，實在有意以鄧驅周，起碼在威脅已患上癌症之周。

毛之用鄧驅周，並非眞的對鄧釋嫌，毛只是準備在整周之後再整鄧，以後形勢所以又起變化，周在生前逃過被清算之苦，基於兩點，一是周在國際上聲望，毛幫此日不能再閉關，為了對付蘇俄，就要同西方國家携手，此項任務，只有周恩來可以勝任，二是周恩來患了不治之症，死亡計日可待，不如等周死後再說。

周恩來剛燒掉，鄧小平就遭刼，此固由於毛澤東自覺來日無多，要「只爭朝夕」，但鄧小平之倔強個性，亦使毛澤東恨入骨髓，以前的舊賬不說，即以毛澤東發表兩首「放屁詞」而論，大小毛幹皆一窩蜂「學習」，只有鄧小平不理，據日時事社元月二十一日在美國紐約發出電訊稱：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女婿大衛・艾森豪威爾二十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他自去年十二月底，至今年一月初的中共訪問記，其中暗示鄧小平「副總理」在中共高級幹部之間處於孤立狀態。

大衛・艾森豪威爾夫婦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晚會見毛澤東，元旦中國共產黨機關報刊載毛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

當日中午，大衛・艾森豪威爾夫婦與鄧小平「副總理」等十位「中國政府」高級幹部會見，當時大衛・艾森豪威爾會請中共方面說明「鳥兒問答」的意義，參加會見的中共官員，除鄧小平「副總理」外，其他九人對於剛剛發表的毛詞，不僅能背誦，並且互相討論詞的意義，只有鄧小平「副總理」坐着不動，無神地在看手錶。

大衛・艾森豪威爾說：「鄧副總理在重返政壇前會停止政治活動六年，所以對於毛主席的詩詞，還不能過份地熱中。」

此等處足見鄧之反毛態度始終未變，毛江自然就迫不及待拿鄧小平開刀。但文革整套計劃並不是鄧而止，鄧只是一個引線，相信由鄧小平引發開去，重要大頭目，尤其在北平城內的大頭目，除去老邁待死的朱德、劉伯承之外，其他的人很難幸免，好戲正在後頭。



欺·祖·滅·宗

鐵嶺遺民

中國社會開始便以宗族為單位，中國人喜歡聚族而居，嚮慕五代同堂，因此，中國人也特別注重姓氏，所謂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中國人的口頭禪，非此不足表現英雄氣慨，實則改名尚有，改姓則絕無，尤其在北方，若是把黃錯成王，章錯成張，就要鄭重道歉，否則對方會同你拚命。因為你要他改姓，侮辱到祖宗，決不能容忍。

此一情況，只有台灣省較為特色，因為台灣省受日本統治五十一年，沾染了倭俗，男子入贅改從女方姓氏，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為國際知名人物，便因招贅而改姓氏，其父姓佐藤，兄名佐藤市朗，弟名佐藤榮作，只有岸信介改姓岸，在台灣省高山族，有男人入贅將女人姓冠於本名上者，筆者每次看到這種名字就暗笑，覺得若在我的家鄉，即使岳父有石崇之富，新婦有西施之美，也決無一個男人肯應允這門親事。

但在共產黨，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加入共產黨之初，已經宣誓不要國家，認蘇俄為祖國，對於祖宗相傳的姓氏，更認為是封建糟粕，不屑一顧，所以共幹不用祖宗姓氏的，佔了一個很大的比重，最近幾年來還有一個江青愛將將姓廢掉，逕名浩亮。至於老一輩的頭目，也有許多重要的例子。

先從毛澤東說起，毛澤東與江青合生的兩個女兒，長名李納，次名李敏，並不隨毛澤東姓毛，所以姓李，大概因為江青原姓李，李納現在又改名蕭力，是則毛澤東一家四口，一姓毛，一姓江，一姓蕭，一姓李，可以算是大拼盤了，將來蕭力結了婚，生了孩子也許會姓蕭，這筆賬眞不知道應該怎麼算了。

其次說到陳紹禹，陳紹禹姓陳出大舜之後，家世高貴，並無不好，不知他何以要改為王明，最初大家以為不過是「黨名」，一如一般人的筆名。誰知不久以前看到有關王明在莫斯科情況，始知其子均已姓王，陳氏乃告絕祀。

最後再說到康生，康生本姓趙名容，在上海潛伏租界時，改名趙雲，以後又改為康生，抗戰期間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大小共幹均呼「康老」，乃以康為姓。誰知最近大出喪時，毛報刊出康生的子女「張子石等」，原來康生的子女都姓張了，這筆賬眞不知從何算起，即使學習李納李敏隨母姓，也應當姓曹，因為康生的「愛人」是曹軼歐，不知是不是這些子女是另一個姓張的「愛人」生的，眞是一筆胡塗賬，不談還好，越談就越胡塗。



西貢

越共謀殺教會的可怕陰謀

自從去年四月，越南失陷後，西貢電台一直不斷報導，說舊時阮文紹政府的死硬支持者，仍有些作「零星的抵抗」。這些消息始終無法證實，直至上週，「臨時革命政府」第一次對一項西貢「武裝的叛變」作詳細報告，始獲端倪。那是兩週前西貢一個天主教堂發生整夜槍戰，結果有三人死亡。當局曾約記者前往，包括「新聞週刊」的法蘭西斯·史塔尼爾在內，實地觀察鮮血滿佈的教堂。兩天後，西貢保安部隊透露在西貢北邊和（Bien Hoa）省拘獲了「一批帶有宗教符號的叛徒」。這一地區暗示，「臨時共黨政府」可能在策劃一次反越南天主教會的運動，因為那裏兩百萬教友都是傳統反共的。

依據官方說法，這次槍戰發生在聖文生教堂（Saint Vincent de Paul），即有名的當地文生教堂（Vinh Son Church），一個高高的白色建築物，那是由逃自北越的天主教難友於一九五四年所建立的。可是，當局沒有說如何觸發此次戰事，只是聲明保安部隊已包圍教堂，並且避免一場戰鬬。但是他們雖呼籲投降，而所得答覆，是「打倒共產黨」的叫聲與子彈飛過的呼嘯聲。官方聲明繼續說：「因此，保安部隊採取強硬行動，最後將他們全部俘虜了。在十三小時混戰中，有一個保安隊官員被殺死，另有兩個叛軍遇害，其中一個為女人。」

「他們全部」被逐出教堂皆成俘虜，包括該區神父阮昆明（Nguyen Quang Minh）在內，他被控為一名叛黨首領。以前西貢居民現在曼谷者都回憶起，阮神父是一保守的人；但出人意料的，他在越戰期間卻以反美觀點而名噪一時。當記者們在教堂訪問時，當局展示搜獲的手槍，與一架無線電發報機和打字電報機，一種映製偽鈔票的工具。當局指這個秘密行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

越共當局為何公開此事詳情？可能因為那整夜槍戰所引起的騷動，使西貢半個城市皆聽到了。「臨時革命政府」藉機將整個事件眞相說明，以免引

起西貢更多謠言。但是，至少有一位東南亞的越南專家分析，這一運動可解釋爲「一個小心安排對付人民所採取的嚴厲手段的一種伏線。這些人民乃共黨認爲天主教徒之最壞者」。

「臨時革命政府」發言人上週堅稱，宗教的自由今天在越南是被尊重的。他們引證他們最近所作努力「發起一個爲天主教徒的快樂聖誕節」。但是，雖然教會據報導依然進行活動，教會所有的學校都已經被封閉了。天主教的領袖擔心那些由教會所支持的孤兒院都被迫封閉，許多外國牧師紛紛已要求離去。這種壓力將會加劇。因爲南越準備四月廿五日舉行全國大選，南北越可望於短期內再行正式統一。因此，西貢政權漸漸感到一種需要，須將他們的宗教政策更緊密地與北越配合，所以在區內這個一度有勢力的教會，乃置於嚴格檢查之列。

現在保衛天主教的是阮萬賓大主教，他是西貢區主教。他一向受到教區廣泛的尊崇，現在他的地位呈現不穩，爲保護教會的利益，尋求與「臨時革命政府」取得一種適應。上週，這位大主教聯合一些佛教徒與其他宗教領袖們，採取一種適當悔罪語氣，對文生教堂事件發表聲明。他大聲疾呼「我不能負責此事件。」因此他的驚呼可能已經引起他的一大部份信徒的共鳴。當一九五四年南北越分裂時，八十萬天主教徒自北越逃至南越，他們在那裏重建他們組織嚴緊的教區。於今，他們無地可容身！

（譯自「新聞周刊」）

美國會拒絕撥款援助安哥拉

福特總統與國務卿基辛格嚴厲地指責國會，不准撥欵援助安哥拉親西方的武裝勢力。政府當局直接指出，美國外交政策可能由於武斷的國會干涉結果而變得如此軟弱。因此美國將失去對盟友恢復信心的能力。基氏於上週新聞記者會說：「盟國將不會在危急關頭，對美國抱有任何希望。因爲他們與美國所訂條約或口頭允諾，均由於我們的國會從中作梗而不發生效用。」

這些警告，可回憶一九七五年初，因美國會停止援助越棉，而使反共的西貢與金邊政府相繼垮台。上週「華爾街日報」老作家斯勒辛格JR，以並不誇張與猜疑的態度提出辯論說：「我認爲美參議院對安哥拉不加援手，是給莫斯科一個外交冒險的大好機會。」

槍戰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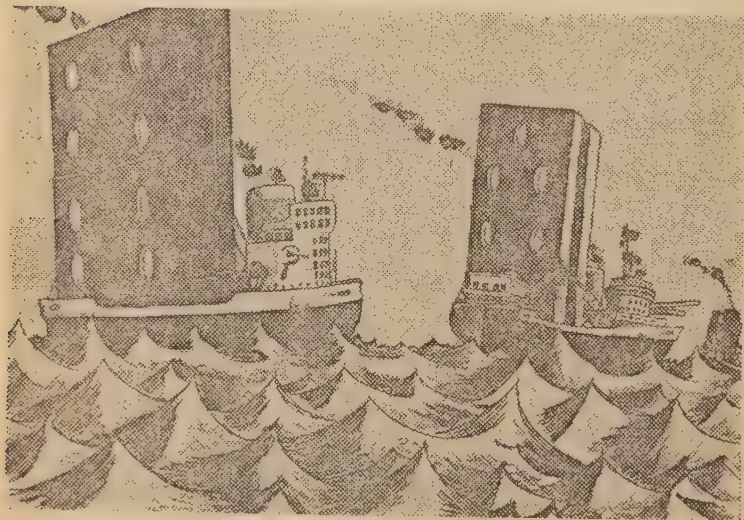
任斐聲

美國不能支援安哥拉的反共勢力，顯然將使人們對美國的力量與決議引起懷疑——但這又是如何嚴重法？世界各地對此反應是分歧的，主要看最接近這個以前葡國屬地的週遭鄰邦意見。大部份非洲溫和的黑人領袖——以及南非總理約翰·伏斯特，都很擔心安哥拉的變色。不過，一般非洲溫和派人士很少關心蘇聯直接在安哥拉的影響力與設立基地，而他們最關心未來這個由蘇聯軍經援助的新政權，可能會干涉他們鄰國的內政。桑比亞已經擔心盧安達「人民運動政權」的顚覆。肯雅與衣索匹亞所害怕的是，索馬亞，這個由莫斯科所大力支持者，不能企圖完成它的長期夢想「大索馬利亞」，實現它的領土要求包括南衣索匹亞與北肯雅，因爲這兩處皆有索馬利亞人居住。奈羅比政府也懼怕蘇聯協助烏干達，教唆阿敏總統打出一條通往印度洋的走廊——經過肯雅。

美駐非洲各國大使，均試圖使那些溫和派領袖恢復對美國的信心，但對華盛頓於協助他們抵抗蘇聯保護國進侵，能作多少卻仍保懷疑。一位溫和派的非洲總統說：「美國的信用現在值得懷疑。如果明天蘇聯彰明較著試圖顚覆我們的國家，我想我們可能獲得華盛頓一陣喧嘩同情，但是也不甚多。」

許多觀察家所眞正爭論的是，華盛頓從未訂有一項很好的非洲政策。一位法國官員斷言：「你不能在幾個星期內與用幾百萬美元就建立一項對非洲政策。所以當蘇聯的侵畧矛頭指向安哥拉時，美國簡直可說志不在此。」那位官員又補充說：「基辛格應當知道，蘇聯在安哥拉獲勝，意味克里姆林宮在非洲跨進一大步，那麼西方甚至也可以同樣在別處照作。」

（譯自「時代週刊」）



大批蘇聯船隻開往安哥拉。



被控爲叛軍首領的神父阮羣明（左）及前傘兵少校。



對於共黨的「理論」，筆者雖然覺得討厭，但有時也不能不看看。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因此「明知毛屁臭，偏把鼻來聞！」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紅旗」雜誌中，有一篇「余凡」執筆的文章，題目是「駁『今不如昔』論。」「余凡」認為有人「對於正在勝利開展的教育革命，對於正在當壯成長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疾首蹙額，搖頭嘆氣，認為這也不行，那也不好，一言以蔽之，是『今不如昔』。這就在人們面前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誕生的新生事物，包括教育在內的各個文化領域的情況究竟是今勝於昔還是『今不如昔』？」

「余凡」說：「只要不抱着資產階級偏見，想想過去，比比今天，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是今勝於昔而決不是什麼『今不如昔』。但是，所有這一切變化，『今不如昔』論者是統統看不見的。『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是什麼東西遮住了他們的眼睛呢？就是資產階級的立場和世界觀。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用資產階級世界觀觀察問題，就必然對資本主義的舊事物津津樂道，戀戀不捨，對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橫加挑剔，耿耿於懷，就必然得出『新不如舊』、『今不如昔』的錯誤結論。」

究竟是「今不如昔」，還是「今勝於昔」呢？「紅旗」雜誌無法以事實來說明，只用「立場」、「觀點」等「理論」來騙人、嚇人、威脅人，其實大陸同胞已經不再受騙、受嚇和受威脅了。請看袁暘照在香港時報的報導罷：「大陸人心變了！人人都反共。」「中年以上的人，都把反共反毛的思想存在內心，不敢表露，只有唉聲嘆氣。青年人就不怕死，聯羣結隊吵鬧，望毛澤東早死，給他們自由。中共聽到，也只有眼開眼閉，不敢干涉他們。拉人也拉不了這麼多。」

是的，「今不如昔」論，不但是受壓迫的大陸同胞的心聲，也是一些敢於正視現實的共幹的意見。

就由於這原因，中共才假裝「擺事實、講道理、開展辯論。」倘若大陸內沒有一股強大的反毛反共的力量存在，毛澤東早已把「今不如昔」論者指為「反革命分子」，加以「專政」了，怎會和「反革命分子」辯論？

究竟「今不如昔」，還是「今勝於昔」呢？且引「毛屁詞」為證：「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這闋毛屁詞的意思是：蘇修希望人民有土豆燒牛肉

農村生活

台北獄中

十多年前，享有「香港杜月笙」盛名，主辦第一屆香港小姐的李裁法，在江湖上是一位傳奇人物。十三年前，因在台北殺死使他「人財兩空」的江湖郎中吳家元，轟動一時。他在台北監獄已渡過了十二年的漫長歲月，最近，有位曾在台北探監，見過李裁法的友人回到香港來，談起李裁法的獄中生活，台北監獄進步的獄政，是一面改過向善的好鏡子。

他在獄中的生活是寧靜而恬淡。他雖體弱多病，對監獄的醫藥設備很滿意。有一流的設備，有特效的藥品，有仁心仁術的醫師，也有開刀房，相當於很具規模的醫院，醫師二十四小時的病患服務，對方受刑病患，慈祥而和靄，使得患者如沐春風，使受刑人在「愛心」的感化下，更愧疚向善。

李裁法在台北並沒有家屬親人，十多年來的監獄生涯，完全靠朋友的照顧。許多認識或是不認識他的人，經常到監獄去探望他，經常接濟他的金錢和日常用品。

他得到大家的關心，主要是因他生平富有江湖義氣，抗戰期間對國家有貢獻，他觸犯的罪，只是私人恩怨闖下大禍，因而得到一份法外同情。

他在獄中很節儉，朋友送給他的零用錢，大部份都是用來救濟一些比他更困難的人，或者是贊助公益事。他曾捐過一千元建造陸橋，捐助千元毛巾救助越南難胞，捐助千元救濟水災災胞，連菲律賓大地震，他也捐了一千救助菲律賓的災民。在獄中，經常幫助那些沒有人接濟的受刑人，雖然數字不多，但他自己也是靠朋友幫助的，自己刻苦自己，節省下來厚待他人，這才顯得義氣感人。

李裁法從入獄的那天起，在他的操行紀錄簿上，從來沒有犯過錯，沒有一點不良紀錄，這是一般重刑犯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他曾獲得監獄長出具過行為良好，悔改向上的證明，還頒發過一紙獎狀「受刑人李裁法在本監病舍，平素遵守監規，向善精神可嘉」。

更難能可貴的，監中有位受刑人急病動手術，須要輸血，李裁法自動請求醫生檢驗，認為自己的血可以適用，就毫無條件的捐出了一千司司血液，在獄中傳為佳話。

李裁法在獄中不僅自己規規矩矩的處事，正正當當的做人，由於他熱心公益慈善，幫助他人的仁風義舉，感化了許多執迷不悟的受刑人犯。

受刑人在獄中的情緒是不太穩定的，如果沒有克己的修養功夫，很容易為了一些小事就發生爭吵或打架，李裁法就以排解糾紛為己任，從中勸告與安慰，使得鬧事之人心悅誠服，消除介蒂，主要是他平日助人為樂，深得獄中受刑人的尊重。

李裁法是上海人，年青時代家庭富有，憑着義氣兩個字，交遊遍及社會每一個階層，頗有杜月笙作風。在上海已是一位很叫得響的江

愈況

古鶴翔

吃、企圖改善人民生活是「放屁」，我毛澤東卻堅持「大躍進」，要進行天地翻覆的「世界革命」。

由於「毛鯤鵬」的「鯤鵬狂」，大陸同胞的日子自然一天比一天難過了。最近萬人日報就發表了一則由湖北寄港的信件，寫這封信的是一個二十六歲的農民，他說大陸每人每年的配糧額由六百斤起，逐年減少，目前每人每年只配三百九十斤，即降低了十分之六左右。又農民的工分，也逐年減低。——試問這是「今勝於昔」，還是「今不如昔」呢？

又據袁暘照說：「東莞、石龍、廣州、三水、南海及順德一帶，自從『加緊推行農業學大寨』運動以後，自留地已被取銷了，農民已無半點私人生產機會。一切物質缺乏，食米不足，油糖全無。青少年被驅下鄉，勞動所得，不能溫飽，潛回城市，又無戶籍，更無糧票，於是四處流浪。不少婦女無法生活，被迫賣淫，代價是一斤糧票或者三元共幣。」

在中山縣「三鄉公社」，每人每月只配得稻穀二十餘斤，全無生油。——試問這是「今勝於昔」，還是「今不如昔」？這是「資產階級立場」，還是「無產階級立場」？

又據港府發言人透露：由去年初至十二月廿五日止，被截獲的逃港難胞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二人，除了一名被鯊魚咬斷腳的青年男子獲准留港外，其餘難胞都已押回赤色地獄。我們要問：為什麼大陸同胞明知逃港會被「遣返」，明知在嚴寒的冬季跳下死海是十分危險的事，他們卻不願留在「今勝於昔」的「無產階級天堂」？

答案是：苛政猛於死海也！在過去一年內，由大陸泅水逃亡來港而溺斃的難胞，實在無從統計；但撈獲的屍骸，已達一百五十七具。試問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無親友？為什麼難胞們甘願跳入死海，而不願留在「無產階級的天堂」？

據紐約新聞週刊報導說：「一名中國青年最近向廣州訪問的一對美國夫婦表示：『每個人都想逃亡，可是無法遠走高飛。』」

「每個人都想逃亡」，這便是「今勝於昔」的明證。去年嚴寒時泅泳來港，暈倒海灘，卒被港英不人道地遣返大陸的少女鄧秀珍，應該也是「今勝於昔」的人證罷。

最後，請看這則消息：穗共「第二輕工業局」民兵連長羅健華，曾率領二十四個民兵，攜帶衝鋒槍和步槍等二十五枝，藉演習名義乘該局大卡車，開往深圳，準備抵達邊境後，實行武裝偷渡。惜因有一名民兵臨行時退縮，並密報上級，遂被邊防軍包圍逮捕。

由於「今不如昔」，於是人心思變，「民兵」也靠不住了。暴政的覆亡，還會遠麼？

裁法

秦明

湖人物。

抗戰初期，他雄心萬丈到香港打天下，在香港的上海幫支持下，也很快的出人頭地，成為江湖上的風雲人物。

一九四〇年間，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李裁法響應陳策將軍號召，出力出錢，召集五千多名民眾，協同現任立法委員徐亨，國大代表沈哲臣，劉世達等維持治安，並協助盟國英軍對日寇作戰，出生入死，縱橫敵前敵後，屢建奇功。

後來九龍陷入日軍魔掌了，當時政府駐港的情報站王治，是軍統局的駐港特派員，因奉命另有重要任務，必須離開香港，便約見李裁法，要李在香港陷落後，務必出面維持局面，以減少我方工作人員的危難。李裁法欣然受命，並表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雖踏湯蹈火，義不容辭。

不久，香港亦被日軍佔領。當時在香港負責我方情報工作的潘君，是李裁法的門生。潘知自己的師父受到特派員的重託，深慶領導得人，師徒合作，至為密切。

李裁法為了履行以身報國諾言，不惜傾家蕩產，冒生命之危險，運用多方面之關係，和香港總督日軍中將磯谷廉介攀上交情，再由磯谷中將之介紹，出任日軍憲兵部諜報隊長，掩護自己的身份。

在此期間，我方情報人員能在港九兩地活動，或安全撤退，或潛入日軍機關收集情報及破壞工作，李裁法以高度的機智暗中協助，眞是所往不利，成為一位幕後立功的無名英雄。

香港淪陷初期，對外交通完全封鎖斷絕，一般外省同胞為想早日脫離險境，急欲回鄉者甚眾，李裁法又利用他在日軍憲兵部的關係，設法瞞騙日軍主管，批發離境證明書，然後暗中組織一個「上海步行歸鄉團」，協助同胞解決困難，派人沿途照顧帶領回鄉，凡經濟有困難者，李裁法掏腰包，每人補助港幣二百元，第一批同鄉難胞四百人，均平安回到上海。

李裁法在香港日軍憲兵部從事反間諜工作期間，表現良好，深得我政府軍統局長戴笠將軍的嘉許，日軍方面對李亦置信不疑，可見李裁法足智多謀，膽大心細的英雄人物。後來因營救吳家元，也就是他十三年後，因吳家元恩將仇報而被他殺死的吳家元，始被日軍發現他的身份。幸得線人通風報信，李裁法在生死關頭及時撤退香港，才免於一死在日軍手下。李裁法脫險離境，回到上海仍暗中從事抗日工作，直到勝利，才捲土重來香港打天下。

一生充滿傳奇的李裁法，在獄中潛心研讀聖經，感悟人生的眞理。他雖與社會隔絕，但他感受到獄政的進步，他知道台灣各方面的進步是整體的。因此，他對中興復國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士」與「出賣自己」

柳以青

胡昌度教授在談「學而優則仕」主題中，除了肯定了「唸書唸得好就去做官」；同時，又說：「統治者也是這樣想，這個事情他一個人做不了。漢代就有人說過：天下『可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你可以在馬上打天下，但不能夠在馬上治理國家，說到最後總得靠『士』，靠那些老爺來治天下。」

混淆、主觀想從心所欲

胡教授這段話，眞假參半。但是，做爲一個學「歷史」的人，似乎就未免有些令人心寒，這心寒不是對胡某人所發出的，而是對「歷史學」本身所遇到厄運而發出的。

首先，士之所以仕，表面上誠如漢代人所說的任何統治者，「可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可是，是否所有的士，都會甘願只在表面上的「統治者」之下，來「做官」以之爲「做事」呢？同時，這「士」之所以「仕」之原因，有無來自「士」本身所培養、發揮的精神面貌？這些都是最値得考慮思索的。

胡教授對這兩個問題，似乎都間接地給予答覆了。可是，這些答覆都是似是而非的。如果依照胡教授的「我是學歷史的」標準來看，來分析的話，這一「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什麼作用，佔什麼地位，他們有什麼特性」，胡昌度顯然沒有掌握「歷史」的事實，更好說，他在有意扭曲歷史的事實。

如果不信的話，我就以歷史的事實來驗證一番。

胡教授聲稱春秋戰國時代的「士」的特性、作用和地位說：「從孔子直到戰國時期的蘇秦，游說六國，目的就是想出賣自己（Sell himself），我有一套東西，你可以來買。」

這短短的幾十個字，並沒有把當時的歷史事實交代清楚。不但不清楚，在字裏行間，把古代的「士」的形像反而給弄混淆了。我知道，這不是有意的混淆，而只是胡昌度教授的這一時期的思想主流，那便是他所說的：「中國從很早的時候就有了這麼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靠知識爲生」。

假如我們只要打開這一時期的歷史紀錄，游士縱橫時代的情況，恐怕就不如胡教授所說的那麼簡單。

如果從歷史的表面來看，各家各派的各種人物，都在周遊列國，「出賣自己」的「一套東西」，但是，買與不賣，完全看「統治者」的意態。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如果不買的話，「士」們就拂塵而去，如果買的話，更好眞切的說，連「統治者」也得受「士」所賣的「一套東西」所支配。而「士」們作不作官是其次，如果是做官的話，這官是要以其理論來支配「統治者」的。如果「統治者」的行徑不依這「一套東西」來行使的話，就會遭到「士」者「官」們的指摘。

從這一意義上，才能了解「士爲知己者死」的眞諦。這「知己」也者，乃是「統治者」知道其「理想」，而實行其「理想」的。

因此，胡教授就舉了一個例子說：「我們從很早就可以看到那些讀書人做官的熱誠。秦朝的統一，主要是靠商鞅變法，商鞅是法家，可他也是個『士』，他等於是在賣他的才能，秦王信任他，他把秦國弄強了。不管是那一個學派，他基本的社會地位是『士』。」

這一舉例，牽涉到兩個歷史事實，可惜，胡教授沒有給弄清楚。其一，「秦王信任他」的「他」，只是相信「他」的「霸道」理論而已，不是商鞅的「他本人」。商鞅之所以入秦成功，他的故事是家喩戶曉的。第一次見孝公，談論「帝道」，孝公不中聽；第二次談談「王道」孝公又不中聽，第三次談論「霸道」，孝公大悅，乃重用之。原因是就明白了。然而，商鞅的變法，固然是「把秦弄強了」，然而，商鞅的法，卻也使他「作法自斃」了。這原因就不是「秦國富強」的結果可以解釋的，而是這一『士』的理念，強調了「尊君卑臣」和「賤民」的，或者可以說是「皇君至上」的。爲任何一位做「皇君」的人都是有益、有利的。然而，爲作「臣」和「民」的就可憐了。因此，商鞅所執的理論愈發展，其作「臣」或「官」的身份愈有問題。這是理論本身出的問題，而這『士』也就以其理論而「殉身」了。站在春秋戰國時代，這也可以解釋成「士爲知己者死」的另一章。

其他各派的「士」意識呢？

然而，胡教授卻沒有分析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最多只提出一個「蘇秦」來。這是縱橫家的典型。他的身份是「士」，但是他們的理論只是策畧方面應用技術而已，合縱連衡也者，就是沒有另一理論支柱的。比之爲「牆頭草」，或「隨風轉」都可以。

但是，胡教授所忽畧的，或是所「斷章取義」的其他各家各派思想的那「一套東西」，卻有着一個共通的大特點，那就是以「民」爲本的大原則。

胡教授這一忽畧我以為是不可恕的。

例如，在今日的「孔孟之道」雖然是大受「批判」，可是，我們如果更深一步地去了解的話，所有批判的重點，都不放置於「民本」上。只是放置於某些「孔孟之道」中，那些在歷史後期演變中，某些「孔孟」之「士」的行徑而已。墨家的「士」，更接近「民」了，胡教授更沒有提一句。道家的「士」，更重要，但是也沒有提，可是，在古代社會中那些如接輿之類「隱士」們，難道又該是雖「一套東西」，要「人來買」嗎？

胡教授似乎以一小撮古代「士」的作為，肯定了整個古代的「士」們的作用、地位和特性呢！既不是歷史事實，又是不公平的「歷史批判」。

胡教授忘記了：孔子何以「困於陳」，難道是只是為「作官」就「出賣自己」嗎？孟子何以對着梁惠王，大談「利義之辨」呢？難道說：孟子如果只想作官的話，大談談「唯利主義」，不也是很好的機會和捷徑嗎？

因此，胡教授對古代「士」們的「出賣自己」的論斷，而「只願作官」的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因為他沒有掌握住春秋戰國時代的「士」眞正面貌。

假如我們再進一步分析戰國時代的社會情況，不僅是社會上層的「游士」，還有社會下層的「游士」呢！胡教授顯然把這一段歷史給忽畧了。

可是，歷史家們沒有忽畧，而且還大加發揮呢，有人稱之為「食客」，有人稱之為「游俠」，但是，他們的特色與上階層的「士」們，別無二致。

在這裏，先來一個說明：所謂「士」之產生，可以說是從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所承繼下來的東西，在於各人所生存的不同時代有所發揮的一批人。

在上層的人們中，產生出來的是有思想系統的傳統承繼，發揮和其重點；在下層社會的人民中，也承繼了這一傳統，雖然沒有整理出一思想系統，但卻在他們的個性上，給予不同行徑的發展。

這裏，我更覺得孔子的那段話具有深意：他不只注重上層，同時也注意下層，並不像一般人，把孔子說成只是強調上層的歷史文化傳統的發揮者。

他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這裏，或許有人會對「賢」與「不賢」的名詞產生反感。但是，在孔夫子來說，並沒有歧視的意思，否則，他就不會又說了：「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的話。因此，這些社會下層的「士」，不但不低，反而與上層的「士」們，可以一視同仁的，起碼在為「士」的特性上。

史記所記錄的「四君子」傳中，就表達很清楚。簡單的說：這些「士」們，都是以為自己應受尊重，應受平等待遇的一羣具有特長之士的，並不是只是求「養」而已。例如：平原君之妾室，曾笑「躄者」，於是，他所收容的「食客」就日少一日；及至殺了「愛妾」，「食客」們才逐漸回來。就是最好的寫照。因此，司馬遷會在「游俠列傳」中，大讚特讚這些下層社會「士」們說：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足多者焉。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胡教授似乎在「學歷史」上，又偏差了。

「唯階級論」的「士」？

至於，胡教授說「『士』做官也好，不做官也好，基本上都是幫助皇權來統治老百姓。所以中國幾千年來，不知有多少次造反，起義，揭竿，從陳勝、吳廣開始，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幾千次，成功的很少，大多數被壓制，但很少有士大夫在裏面。為什麼呢？因為士大夫、儒生基本上是屬於統治階層的，皇權沒有了，他也沒有了，所以孔子說：『三月無君，惶惶無已』。」

這段話似乎說得太籠統了。

「士」是不是「做官也好，不做官也好」——「基本上都是幫助皇權來統治老百姓」呢？

這又得分開來講了。首先，我們可以看看歷史中，有無「士」者們——「做官也好，不做官也好」來反對過「皇權」？有，同時歷代都有，並且也不太少。從正面來說：諫諍之士，直言之士就層出不窮；從反面說，歷代皇帝們的大殺戮、大焚書、文字獄與扣帽子等，都是反證了胡教授上面那一肯定錯誤。

其次，至於說「造反」很少有「士」者們，也不盡然。不過，只從這一造反的階段來分的說，或許還有道理，然而，歷史難道只會從「階級」來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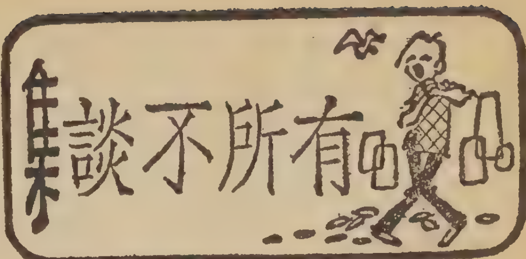
另外，有一件事實不能不提出的是：卽使是「平民造反」，其所根據的理念，還是「士」們者也之宣傳、散佈之功呢！

這方面似乎更有效力，同時也是歷史的事實！相信胡教授私下也會同意。

最主要的是：不要太上了「唯階級論」的歷史解釋的當，或許胡教授忘記了中國歷史上社會階級的升降呢！「士」者們不是生來就是「士」的！而身為「士」者的人們，也並非都能有眞正「士」者的精神面貌呢！



認識中國



爸爸的算盤

丁冬

姊姊音音為了一點傲氣，不願意以姊姊之尊聽妹妹的話，受妹妹的使令，乾脆連護士也不幹了。媽媽對她的答話是：「卽使當上護士，也不一定在妹妹的醫務所服務的」。這樣子的答覆，自然只是一種方便說法，不是「究竟」義。爸爸媽媽說要寄託希望在妹妹身上，原不過是個激將計，先賣一點破綻，滿以為可使做姊姊的受了激將，發奮淬礪。怎料她好像以前在沙場上的將軍，一見形勢不妙，居然無心戀戰，托地跳出圈子，落荒而走。說她知機，未嘗不可以，但爸媽卻未免不感到有點失望。

讀者們心中一定已在暗罵筆者小題大做。小孩子的說話那能當眞的？誠然，誠然！而且筆者相信，天下間的父母縱使對子女都有很高遠、很熱烈的期望，但亦只不過存諸心坎，或以之作為家常閒話，絕不會像他們二人一般，把它形之於文字的。因此，讀者們不妨把它當作狂想，笑話看好了。

其實，究竟什麼才是音音爸媽的期望呢，一時很難具體的說明。他們平日只不過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好好地用功，不要讓學校裏的先生在他的家課紀錄簿裏寫幾句惡評，或是要約見家長的話，便覺心滿意足。至於說將來要當醫生等的「偉大心願」，還不過是音音自己親歷過在診所候診時種種苦況後才安立的。講到晚上督促家課的努力，也是不得已的，為了沒法學別人一樣聘請補習教師，只好凡事都親力親為了。

對於孩子的未來，他們二人的見解很不相同。先說那做媽媽的。她每天勞瘁於家務，晚上又須兼任「侍講」，對孩子在功課上有什麼行差踏錯，都不肯輕易放過。這是「責之深，望之切」的意思。有時遇上孩子太頑皮不受教，她便這樣自說自聽：「眞想不到教養兒女這般艱難，等到他們長大成材，自己的骨頭都可以打鼓了。」話雖如此，當她氣平了後，卻又要與丈夫這樣計度：「等到孩子都大了，我倆人遷到一塊幽靜僻遠的地方，不再受他們聒噪。」又或者計劃怎樣使孩子在本地受更高深的教育……總之，無一不是憧憬和希望。

可是，做爸爸的卻沒有這份心意了。理由有二大項。首先，他從來不相信「三歲定八十」等近乎獨斷的預言。在他大半生經歷中，許多平素為他看不起，或為他侮弄的對象的小可憐，後輩等，後來都一一站起來，「發」了。反之，在學校裏一向為他欽仰的高材生，到頭來還不過當起洋行裏安份的小白領。此外，尚有許多很獨特的事情，令他印象深刻，不易忘記的。例如，在讀大專時代，有一位高年學長，每課必定拚命佔住一個女同學的左鄰。正當所有同窗均凝神聽講，或埋頭做筆記的時候，他那雙眼睛卻偷偷地斜視到那女生的低胸外衣裏面去。後來此事畢竟讓一位老粗同學知道了，差點要把他揍一頓。那雙義憤拳頭差點沒有毀壞了那學長的後半生歷史。原來他從來極講究追隨政府一切有關教育法令的，舉凡高低級教育文憑、證書，他手裏都拿到一大把，慢慢地靠「磨勘」轉官，由教官做到中學校長。現在偶爾道左相逢，那學長雖是滿頭白髮，但依然一派「恂恂儒者」的模樣。

又有一件是關乎這裏的一間上庠領袖的「自新」故事。那領袖早年在祖國國內做過一任救民官，由於經手的金錢數目欠淸楚，為政府追究。因此他溜到外國避風頭，一住二十多年，且和當地政府簽起合約，提供自己研究祖國大陸經濟的內幕資料。人言道：「發財立品」，現在救民官當了上庠領袖後，也算是「得志改邪」了，據說要矢誓以有生之年致力於教育同胞子弟，並有心向一度背叛了的祖國大陸「修好」呢。

音音的爸爸因此覺得，人往往是可以分割成幾個「片斷」去衡量的。他常常自歎命薄緣慳，對於那些憑着少年立志，繼之以不屈不撓，鍥而不舍的毅力而卒底於成的世界偉人，他從未一遇。因此他對於三歲小孩之奢言立志，總覺得可笑，也從未看重過。他常說：「船到橋頭總會直的。」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從前的無賴行徑也是好的。

評「大富

曾經以新人身份被已故導演秦劍發掘出來的粵片小生謝賢，大約主演過百多部電影，差不多已定型成為一個粵片時代的文藝愛情電影的小生。大約受愛情倫理文藝電影風格約束的關係，使謝賢到了當導演之後，仍一本正經的循着愛情倫理文藝片的舊路走，比較可喜的是謝賢向來都能自愛，不為了賺大錢的夢想拍其邵氏式大販賣心理變態與暴露的風月片。然而另一方面，謝賢是演員材料，並不是導演材料，他可以拍順理成章的商業電影，沒法拍較高的藝術內涵的電影，他只能依照一個劇本拍出一部忠於劇本的電影，難以表現出創意的地方。這是學養問題。於是像近期上映的「大富之家」，便是粵片時代最常見的公式倫理悲劇。

「大富之家」演員陣容不弱，除了謝賢、甄珍之外，還有鄧光榮、張沖、王引、張瑛、胡錦及尹芳玲等，製作也很認眞，可惜劇本只是一個很庸俗的劇本，所有人物都是過去文藝片中常見的典型人物，性情軟弱的大少爺，野心勃勃的二少爺，敗家仔型的三少爺，以及一個身份神秘的私生女甄珍，故事的最後一段，同樣是大富之家破產，老父，二兒挾帶父親的財物遠走高飛，老父患了癌症等着女兒回來懺悔，母女重逢，並贏得摯情的愛人，所有的戲都是從情節安排出來的，這類劇本只要換上不同的服裝，可以成為任何時代的故事，說它是發生在一百年前或五百年前的故事未嘗不可。除了鄧光榮這角色，其餘人物都沒有什麼根源可言。

可以看出，「大」片是謝賢為愛妻甄珍寫的劇本，所有人物都環繞着甄珍發生，她

次說理由的第二項。他一直都不贊成自己的孩子在這個地方接受全部教育，進而安身立命，成家散葉下去。他頂看不起這裏的上庠教育——雖然有人日夕想望以名列上庠生爲榮。他有一位姓鄧的朋友，是上庠講師，對他說了以下的一件事實。有一個上庠生寫信給他，上欵巡稱「鄧先生」，這也罷了。最令他覺得不快意的是，那上庠生竟把鄧字右邊的「邑」部移到左邊去了。這件使老師心痛的笑話似乎說明了：不是中學教育失敗便是上庠入學考試制度出了岔子——讓動輒有割切人家耳朶行爲的粗人變成上庠生。此外，在音音爸爸心目中，上庠教師（包括助理講師、講師、高等講師、次教授以至正式教授等在內）是很尊貴的，正如古書上說的，「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肉，先生饌。」可是，現在時風日下，有等教師於休沐日居然折柬邀請聽課受教的弟子到家裏去，由師母大人奉酒，並各饗雪藏丹麥鷄脾成隻。有等教師又不論學生是否上課，學期終了，一律奉送甲等成績。音音爸爸心裏想，經這樣子教導出來的學生，一定不懂得師道的尊嚴的，雖然他的上庠資格是欽定了。

憑多年來的觀察，他又覺得，上庠生於飽受教育後，跑到這個擁逼的社會裏「軋職業」，也往往使人失志的多。他眼見一二位後輩，他們的父親一世飽讀聖賢書。按理，做兒女的自宜是「幼承庭訓」，深受禮義薰陶的上好子弟。可是，曾幾何時，等到他們放下了「大一國文」、「新聞編輯法」、「廣告學」……，在外邊捧上人家的飯碗以後，卻慢慢變得投機起來，年未滿三十，已懂得逢迎老板的顏色，鸚鵡學舌地，沒口喊起「周總理」來！音音爸爸知道，在今時今日，軋職業是很傷人性的，向老板認同，更是固寵和紮職的不二法門，可是，他又不想自己孩子走上這條到處充滿委曲的道路。

他心裏所盤算着的，說簡單也好，艱難也好，那就是：等到孩子長大了，趕快想盡一切辦法，送她們離開這個地方，繼續晉修還是謀職業，都可以，只是千萬不要回來。他認爲這就已經盡了養育兒女的責任，至於自己是否有一天要進安老院去，也沒法計較了。

本鈌之時代感，整個故事只發生在一個家庭之中，與家庭外的社會是那麼不調和。同時形式上也不夠眞實，比如一個這麼大的家庭，只有一個老女傭，至於甄珍的生活面也很糊塗，她本來是一個在求學中的少女，電影雖然說她放了暑假，但她個人生活給她的生活環境只爲與鄧光榮拍拖而存在，看來她好像一個同學朋友也沒有，尤其是她離家出走時，好像是與全世界隔離似的。看來這種角色的生命感很薄弱。當電影發展到甄珍與生母突然地相認時，觀眾中有些反效果出現，有人說：「不會這麼巧。」由此看來，電影觀眾的確是比編導進步了，奇逢偶合的作用，如果沒有經過合理的培養，可能會產生反效果的。

不過整齣電影來說：對於鄧光榮這角色，倒觸到一些現實的根源，那是鄧光榮以一個由半工讀得到的經濟專科學位的青年，最初願意受張冲收買，打算迷姦甄珍，造成事實，好取得父親信任，將父親全部生意接過來。鄧光榮最初被收買，但到了緊要關頭，良心發現，不願傷害甄珍，個人以爲這一個轉變，還欠缺一些實質的東西，那就是如何將甄珍的位置提高，使鄧光榮與[illegible]的[illegible]」她而不傷害她，對於這一點電影的表現是不足夠的。

雖然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色情暴力風氣中看到一部如此保守的電影，仍是好的，大致說來它仍是一部內容健康的電影。

與「越南烽火」

林巽

在本期電影中，筆者特別重看了五年前首映的紀錄片「越南烽火」，想不到這部片子公映在南越完全赤化之後，發現它所起的啓發作用比五年前還重要。

「越南烽火」所紀錄的材料，包括北越奠邊府戰勝法國，日內瓦會議南北分界，北越由胡志明小徑滲透南越，吳廷琰對共產侵入的抵抗，美國的援助，佛教徒與天主教的衝突，和尚自焚，內亂擴大，吳廷琰被推翻，美國詹森政府派美軍與南越政府軍一起作戰，前線作戰前況與後方的情況等等。

記得當時看該片時，覺得美軍勢力很雄厚，相信美國一定使混亂的南越從混亂中復興起來。但今日重看此片時，美軍已在南越失敗了，勝利的是那些用落後武器作戰的越南人。當然主要是來自中共與蘇聯的大量援助。可以看出南越當年的戰爭，主力戰並不在叢林中，而是在當時南越政府的後方。一是天主教與佛教的矛盾被擴大了，造成分裂。二是學生運動的破壞性。三是南赴領導階層的不忠誠合作。四是好些腐化生活如酒吧與妓女的公開存在，造成一種墮落的現象，這並不能說是當時南越政府的無能，而是因爲南越當時需要美軍的幫助，不得不容許一種美式民主形式的存在，共產黨當然不會放過那種容許美式民主的機會，大作其混水摸魚的分裂南越內部及腐化南越社會的工作。所以美國當時幫了南越，實也害了南越，使南越沒法產生勵精圖治的強人政府。只有在美式民主方式下容忍一切變亂。

「越南烽火」在今日看來，可說是一則活的歷史教材，它很明顯的指出，一個勵精圖治的國家，尤其在大敵當前時，要勵精圖治應該是全面的而不只是依靠某些突出的強大就可以自救的。「南越烽火」這部電影，從南越方面說：它只是歷史，但從好些東南亞國家說：它可說是一種預表，如果今日的東南亞國家，對於自救問題，一如過去的南越，處境是相艱險的。

「越南烽火」的確是冒砲火之險拍到的鏡頭，它的寶貴，不一定是那些冒砲火之險拍出來的，而是顯示了人在戰爭中所擔當的角色，從電影中看出，越南人是愛好和平的，然而戰爭卻是不由自主的壓到來。好些人只爲了目前的自由，不懂得付出一個時期的自由去贏得永久自由，所以才使一個國家消失在無法挽回的悲劇中。



從阿提拉到竇憲

向晚



一般讀史者對這兩個人，似不大注意，但事實上當我東漢時代，他倆人卻是亞歐史上風雲人物、大英雄。

中國北方的外患，統稱北狄。北狄當然有好多族，不過最大的，不外鮮卑與匈奴，阿提拉即匈奴領袖之一。匈奴的發源地，是黑海沿岸，分散於西伯利亞，中國蒙古與中央亞細亞一帶，所佔領面積，約比整個歐洲還大。他們的相貌和性格，據西方史家記載：矮而肥，頭大，扁鼻，眼睛黑，兩眼距離較一般人爲寬，膚色黑，看來令人畏懼。他們性格狡猾，貪婪，長於外交，勇於作戰，是一種殘暴征服者。如說今日蒙古人是匈奴後裔，據筆者親眼看到的蒙古人，並不如是，也許因與他族血統混合之故。

據西史說，約在第四世紀末五世紀初期間，他們因原生活區域，水草乾枯，遂向西方發展，即由黑海向西北歐進軍，直達多腦河、萊茵河以北，他們把日耳曼北蠻人驅逐到南歐，直入西羅馬帝國內。西羅馬帝國從此開始衰亡。匈奴人到了高盧（今日法國）全部及意大利北部，當時日耳曼人和羅馬人都叫他們爲「上帝之鞭」，極言其無法抵禦。匈奴人意在覓大平原有水草地方生活下來，故並不想在西南歐生根，因此他們雖已抵達意國北部，卻又返回歐洲中部的匈牙利，以其爲中心停留下來。故今日的匈牙利人即是過去匈奴人的苗裔，影星

公主的莊園歸還。章帝才不再追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位齊殤王的兒子劉暢，因入朝弔祭章帝之喪，獲得太后的幾次接見，竇憲見太后接見這位年青王子，他起了疑心，一怕妹妹與王子發生不尋常關係，又怕妹妹把大權讓與王子，自己被打入冷宮。因此他竟派人暗殺了那王子。太后乃下令侍御史澈查，結果主謀人就是竇憲。太后自然非常震怒，但憲究竟是她胞兄，又不忍加以重罪，於是乃有將功抵罪的折中辦法，即派竇憲領兵出征匈奴。任他爲車騎將軍，並派耿重爲征西將軍，班固爲「中護軍」，約當於隨軍秘書。

竇憲督率大軍北征，首先在今陝西鷄鹿塞與投降的南匈奴單于屯屠河的三萬騎兵會合，然後分道前進，漢軍與北匈奴軍大戰於今綏遠稽落山，匈奴慘敗，殺敵一萬三千多人，繳獲牲畜一百多萬頭，並乘勝追擊。北匈奴八十一部望風歸降，前後投降者，二十多萬人。這不僅是東漢皇朝對匈奴第一次大勝利，也是自漢以來對匈奴最大勝利。匈奴軍經此次打擊，不敢再向南有何覬覦，只得向西方逃竄。但漢軍照常啣尾窮追，深入蒙古大沙漠。

竇憲登上蒙古三音諾顏部的杭愛山——燕然山，極目遠眺，只見平沙漠漠，天地茫茫，一時雄心勃起，認自己的豐功偉績，簡直可以歷萬古而長存，於是便命隨軍遠征的班固寫了一篇碑文，以勒石留念。

匈奴內部又發生內訌，且發生了瘟疫，故不能抵抗。㈡後來何以又能侵擾歐洲？因這時北匈奴又產生一新領袖——阿提拉，勇猛善戰，歐洲也是在一團糟之中，他們且已進入定居的農業民族，不能抗拒遊牧民族。遊牧民族以戰鬭爲生活，故非定居的農業民族所能及。㈢竇憲這次出征雖然獲得特大成功，對國家有偉大的貢獻，值得讚揚。但這個人有才無行，他功愈高，而野心愈大，他竟想謀奪皇位了。所以結局終於被迫自殺。竇憲與韓信有相同處，即有用兵才能，而心術不正。故他二人同遭可悲的下場。須知凡是心術不正的人，皆不會有好下場的，這就是歷史的定律。

感情不能用價值

在茶敍中，聽到幾個朋友在背後詆毀一個人，那是一個老板級的人，老實說：我與這個人也有過一段交往，並不覺得他如何奸詐或罪大惡極，唯一缺點是當他要利用一個朋友的時候，扮演出禮賢下士，虛懇態度，以及使對方覺得自己是唯一知己的感覺。因此使人對他所要求的事，特別賣命，及等到利用完了，他放出的情感也收回去，其實他並沒放出什麼情感。那情感只是扮裝出來的。雖然在物質上金錢

文字上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差不多。當甲與乙同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本來是因爲有某些巧遇不得不暫時在一起時，甲或者因爲對乙羨慕而想交朋友，將情感放過去。乙卻只爲了打發那段時間，他對甲並沒有某些特殊感覺，也沒有什麼交友的強烈希望。但在酬酢之間，情感是不容易流露出來的，這時甲乙之間「表錯情」的伏線已存在了。

通常影迷歌迷與影星歌星之間，有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在表錯情而不得不一直表錯情下去。於是不愉快的事，或者莫名其妙的怨恨，很容易暴露出來。

一個人不容易將自己的情感放盡出去，那並不是他自己生來是無情的動物，而是因爲他自己有一個情感堡壘，反之容易表錯情，容易對別人存在幻想的都是因爲自己缺乏情感的堡壘，他只是情感上的孤魂野鬼。

如果是異性朋友，表錯情這種事可能帶出很尷尬的衝激，但只要是沒有前途的，很容易告一段落成爲過去。要是彼此都夠老實的話，彼此應該是這樣的。

最容易使表錯情者內心長期迷惑痛苦的是他放出情感的對方，看似有情卻無情，或者某些人爲了利用對方，他本來心中沒有情感，但爲了利用對方，扮出多情狀，空頭支票不斷發出，使對方以爲是遇到貴人受寵若驚，及到利用完畢，才露出本來面目，在這種情形下，怨恨的產生是難免存在的。那怨恨心理的戕殺者並不是對方，而是怨恨者自己。因爲受了一次教訓，他可能從此帶上有色眼鏡，從此失掉好多本來可以建立正常情感的機會。

了西歐。次年，阿提拉又侵入意大利，殺戮搶掠，可是當阿提拉軍逼近「永恆之城」（羅馬京城）時，因受教皇李奧一世乞憐哀禱的感動，就又退回匈牙利去了。到四五三年阿提拉便死了，是病死而非戰死。

阿提拉死後不久，匈奴部眾遂瓦解，他的兒子很多，互相爭權奪利，互相攻打，最後皆同歸於盡。留下少數安分的黨羽，皆覓到一個安定地方，定居下來，這些地方即多腦河下游與南俄羅斯一帶。

西方史學家，因看不懂中國歷史，故一向對中國史模糊，認識不清，如上述匈奴人向西侵的原因的探討，即是一例。所謂因水草乾枯，那只是一種想像之詞，決不合於事實。水草乾枯，大可以逐漸轉移牧地，怎可以急劇向西方勇猛進行大軍？因為他們根本不明白我漢軍在從東南方向匈奴征伐，迫使匈奴不得不向西方逃竄。統帥漢軍的大將，這就是東漢和帝時車騎大將竇憲。

竇憲是竇太后（章帝之后，和帝之母）的胞兄，因章帝早死，和帝年幼，故由太后代主朝政。太后年紀輕，對政事無經驗，於是大權遂全落於「侍中」竇憲之手，成為事實上的攝政王。他靠妹妹的關係，先由「侍中」，而陞為「侍中虎賁中郎將」，經常出入宮庭，也就是權臣。權勢愈來愈大，甚至連公主也看不起，竟用賤價收買她的莊園，後來此事傳到章帝的耳朵，章帝大怒，把他斥責一番，並說：「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意即隨時可把他剷除。竇憲這才畏懼起來。妹妹一再向章帝求情，並把

耿夔、任尚二人督師出征匈奴的事。這次漢軍追擊匈奴更遠，圍北匈奴單于於金微山（阿爾泰山），擊敗單于手下僅餘的一些精銳部隊，大軍出塞五千餘里，深入今日蘇聯的烏茲別克共和國。北匈奴深感對漢軍無法抵禦，就是在中央亞細亞也不能立足，只好繼續西竄，向歐洲方面進軍。這不僅搞亂了東歐、北歐、連西南歐，且影響了西羅馬帝國，阿提拉與羅馬軍大戰多日，匈奴軍雖終於失敗，但西羅馬也因此衰落下去，以至滅亡。

阿提拉與竇憲兩人的故事，雖已簡畧寫完，但本文尚有話想說：㈠匈奴過去那麼強盛，在竇憲出征時何以又那麼無能？因為當時南匈奴與北匈奴已分裂，南匈奴已歸附漢朝，而北

霍雲霄

人處事時，常與別人保持一些距離，情感那麼冷漠，在與人交易當中卻保持一定的公平標準，這種人在別人眼中有點神秘感，容易為好些心懷不軌者製造謠言，也很容易使他與別人之間發生誤會，永遠被孤立着，但他與別人之間的怨恨，可不容易存在。因為彼此之間，情感完全沒有真正放出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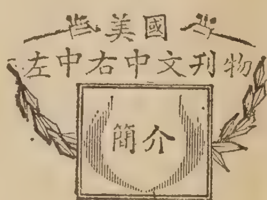
情感這東西，是不能用價值去衡量的。那些熱情、笑臉、慷慨，使人產生希望，本身是沒有真實價值的。但它可能是最大價值的源頭，世界上多多摯情偉大可歌可泣的故事，必先從第一個微笑開始。

廣東俗語中的「表錯情」，可有

，或者是曾經有過同難相濟的紀錄，在彼此的地位上又是不大懸殊，如果加上在事業上有共同的目的，即使他們相愛的日子是那麼淡淡的，但無疑地知交格局已形成，只要遇到真正考驗的時刻摯情自然會出現的。

世界上很多東西可以用強制手段獲得，或從宣傳收到效果，只有情感這東西是沒法用強制手段獲得的，有時很慷慨，有時很殘忍，它的來去是沒有理路可循的，但它卻是生命的主要源頭之一。





・余秋人・

華聯雜誌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創刊，八開打字印刷，期出約十六頁，定價二角，由紐約地區之青年僑社，國內大專院校留美同學會及學人所組之中華社團聯合會編印，發行人謝祖華。

立場堅決反共，其發行人謝祖華在首期「對政府海外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稱：「總而言之，中共的理論是邪說，中共的行為是暴虐，但他們有組織有紀律，有頭，我們不要常唱真理必勝強權的口號，中共不會自己消滅。……我們要拿出行動來……希望你我不只是『在唱高調』而是『在力行』。」

內容除國事問題外尚有社團活動等報導。

學僑新聞

八開手抄印刷，係贈閱性質，為紐約留學生華埠服務團所編，文旨為聯合華人在美學者，志願貢獻專長，義務為華人社區服務以增進情誼，加強團結合作，共求在美國之生存與發展。

內容在介紹服務團之工作活動及傑出華人之事跡，並不報導中共現況，惟由第九期「中華青年籃球隊遠征台灣記」一文指台灣為祖國，立場親台當毋疑義。

民意

八開手抄印刷本，期出十餘頁，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第十六期）後改雙月刊。

立場反共，第十六期曾轉載陳啓平先生「什麼是中國人」一文內稱：「共產黨人號稱共產黨無國界，要破除家庭國家觀念，但是目前中共在海外肆力推行『認同』『回歸』的統戰工作，卻不敢正面用共產主義來號召，而虛情假意的以民族國家來號召，說大家都是中國人，何不『認同』『回歸』？第十四期轉載由紐約地區愛國學生組織之『光華社』所揭示之『自由民主救中國』宣言」。

內容以駁斥中共讕言為主，兼亦報導我國近況。

關漢卿和他的戲作

胡蓑之

前中共「戲劇協會主席」，兼「文化藝術事務管理局長」的田漢，於一九五八年所編寫的話劇「關漢卿」，和一九六一年編寫的「謝瑤環等」，都曾遭到毛澤東的爪牙清算鬪爭，指責田漢以上的歷史劇，都是「大毒草」！他利用這些歷史戲劇中的人物，來影射謾駡中共內部的腐敗，殘暴和對人民的壓迫，從而樹起了一枝「爲民請命」的旗幟。認爲這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階級鬪爭的反映，是一種反動社會的思潮，在戲劇舞台上的表現，更是對整個社會主義的否定，從而企圖煽動大陸人民起來推翻無產階級的政權。」於是，田漢即遭毛派拘捕，與彭眞、陸定一等人，同時被拖出公審！現在將田漢被鬪的作品之一「關漢卿」其人其事，作一個概畧的分析如下：

按關漢卿的原籍是祁州（今河北省安國縣），此地在元代屬於中書省（即中央直轄），其後他寄居於大都（今北平）的時間最久，所以一直被人稱他爲大都人。他以宋寧宗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一二二四），出生於安國縣的任仁村，卒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一三〇七），得年八十有四。

關漢卿，別號己齋叟，當金末解元初期，他曾做過太醫院的小吏，到過汴州（今開封）及杭州。至晚年便可能成爲職業的劇作家，與馬致遠（元大都人，號東籬，工詞曲，著有「漢宮秋」、「薦福碑」、「任風子」、「青衫淚」、「岳陽樓」、「陳搏高臥」等雜劇），鄭光祖（襄陵人，字德輝，方直能文，尤工詞曲；著有「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紫雲娘」等雜劇），白樸（陝州人，元初徙家金陵；字仁甫，一字太素；號蘭谷。學問淵博，更工詞曲。著有「梧桐雨」、「流紅葉」、「錢塘夢」等雜劇）等人，稱元曲四大家。同時，北平、開封及杭州等三個地方，據說也都成爲當時戲劇活動的主要中心。

關漢卿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讀書人，自從科第進身之路中斷以後，就走向與勾闌藝人相結合的道路的一個典型例子，正因爲這樣，所以他懂得當時所流行的各種雜藝，如吟詩、纂籀、彈絲、品竹、唱鷓鴣、舞垂手、打圍、蹴踘、鬪棋、雙陸等等，這一連串都是構成他一個傑出的雜劇家的重要條件之一。也正由於這樣，使他在生活上和下層社會上被欺侮、被損害的人很接近，因而無卿的大部份作品裏面，他都跟他筆下的人物同哭笑，共憂樂，並進一步地替這些人物抒憤和鳴寃。他的作品這樣地充滿了寫實性與平民化，是使他成爲中國戲劇史上的典範和先驅的主要因素。

由於異族入主中原後，蒙元的管治之下，人民的顛沛，權勢的橫行，官吏的貪污和殘暴，富人的盤剝，以及豪強、土覇的敲詐掠奪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的情況下，關漢卿把這種種殘暴、慘酷的實際，在其作品中從事高度集中地表現出來。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反映當時的現實社會矛盾爲內容。據估計：關漢卿一生的作品共有六十多種，而保存到現在的，不過十多種了。在這十幾種當中，大致可分爲：有歷史性的、有關社會的、家庭的、有關男女愛情的。例如：「魯齋郎」、「竇娥寃」、「救風塵」、「單刀會」、「玉鏡台」、「蝴蝶夢」等雜劇，又曾續王實甫的「西廂記」。此外，他還寫了不少散曲，以民歌的形式，歌頌男女間的戀愛；形式內容的優美清新，在元、明的二百多家散曲作者中，漢卿仍佔着首要的地位，這裏只提出的幾種作品來談談，並且僅限於其中一些情節。

竇娥寃的奇情悲慘

這故事叙述楚州竇娥與姑蔡姥都孀居，張驢兒企圖與父同佔其姑媳，而竇娥堅拒不從；因此，張乘蔡姥患病，便投毒於娥所進的羹中，欲以此爲挾制竇娥；不料羹進而蔡適嘔吐，爲張父子所食而死，州吏不察，刑娥姑媳，娥憐其姑老，誣服，遂斬於市。因此，寃沉大海！這是有社會重大意義，而且爲我國古典戲劇中最典型的悲劇！它以年輕的寡婦竇娥被流氓欺壓，並且很寃枉地被地方官斬首的故事作題材。作者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用誠摯的同情，沉痛的筆調，通過竇娥的寃死，揭露其社會陰暗的慘狀；同時突出地刻劃出竇娥至死不屈的堅強性格。竇娥臨刑前，向她的婆婆唱出這一段充滿了生離死別的哀痛的曲子：「念竇娥服侍婆婆，這幾年，遇時節將碗涼漿奠！你去那受刑法的屍骸上烈（燒）些紙錢，只當把你亡的孩兒薦！」

這幾句唱詞，很恰當地把他跟婆婆幾年來相依爲命的生活，與她對於亡夫的深摯懷念，充分表現了出來，而竇娥爲什麼寧死不嫁給那個流氓張驢兒，更甘心情願替婆婆受罪的心情，也就可以理解得到的了。但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更可清楚地看出那些官吏嚴刑逼供的兇

面對着血淋淋的現實，作者毫不遮掩地替當時無數被鬬致死，含寃的百姓向虎狼般的官吏提出了控訴。竇娥在臨刑前痛斥那山陽縣的監斬官吏：「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說什麼這都是官吏們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劇本最後的一段，穿插着一些神鬼的情節。還在那種被善惡報應的傳統思想的社會裏，在那官吏貪殘，老百姓含寃莫訴的時代裏，只能借鬼神的出現，才能給予官吏們以懲戒，而給百姓以快慰。故人們認爲在劇中穿插這一點，仍有其積極的意義。那時代的戲劇，大都擺不脫先離後合，保守的舊套，關漢卿處理「竇娥寃」那樣的題材，能大膽地新創一格，不落別人的窠臼。前段說過，「竇娥寃」是古典戲劇中最典型的悲劇！的確，在元劇中很難找得到同樣的例子，無怪乎中共指爲「爲民請命」的。

魯齋郎強佔了張珪妻

這是描述當時地方官吏與土霸們狼狽爲奸，或憑其官方的奧援，土豪惡霸對善良百姓的野蠻掠奪，泛濫於當時社會的特有風氣。「魯齋郎」對此有着沉痛的呼號，惡霸魯齋郎看中了張珪的妻子，迫使張珪向她撒謊，將她帶到家裏來。魯齋郎叫他們夫妻飲酒，張珪在這困辱的處境，煩惱萬分，咬緊牙關把酒飲下去。而張妻還不知道生離死別的痛苦擺在面前！勸丈夫不可飲得太多。張珪的心事終於給她看穿了，只得吐露眞情。夫妻經過一番無結果的爭論，知道事情是無可挽回的了！他們已拚着把生命和愛情送出作犧牲，然而這時驀地想起了家中那對小兒女，張珪則悲傷地唱出了自己的心事：

「撇下了親夫主不再提，單是這對小孿種好孤悽！從今以後誰照顧他們飢時飯，冷時衣？」——張珪抱着失去愛妻沉痛心情回到家裏，那對小兒女偏向他吵着要母親。這時魯齋郎已玩厭了先前搶來銀匠的妻子，便把她轉送給張珪。張珪叫兒女來看這新來的母親，並囑她好好地照顧那兩個孩子，她答應了，但張珪又想起他們的親生母，悲傷地唱道：「雖然做得賢淑，不狠毒，看來似是玉顆神珠，終不如他娘腸肚！」

關漢卿不僅運用高度的藝術概括力，入情入理地把人物的性格及其遭遇表現出來，而且以一個寫實者的英勇姿態，通過張珪這一的慘痛經歷，揭露其和控訴了惡霸魯齋郎的罪惡和這樣產生罪惡事件的社會。

風塵俠妓救宋行章

關漢卿有一部份作品，以沉淪苦海不幸少女的遭遇作題材的，「救風塵」便是這類劇作的代表。這是描寫一個有遠見、有魄力的俠妓趙盼兒，以她的機智從風塵中救出友人宋安章的始末。對於浮華子弟的荒淫無恥，玩弄婦女的無賴性格，市井流氓的卑鄙行爲，都暴露無遺！對於無知女子的愛慕虛榮，意志薄弱，也作了有力的批評。關漢卿把這個不爲人所重視的妓女趙盼兒，作了正面的肯定，對宋行章也寄予深切的同情。劇本所暴露的是當時最典型的社會問題，這雖是一個充滿着趣味的喜劇，裏面卻纏藏着苦海中的婦女精神上沉重苦悶和悲哀！

他對那浮華子弟的形象，這裏也有一段很好的描寫！「你道這小弟情場甜似蜜，但娶到他家裏，最多是半載週年相棄擲。早怒牙突咀，拳打腳踢，打得你哭哭啼啼！」而另方面又刻劃沉淪苦海中的女性心理上的矛盾苦悶，也是那樣入木三分：「姻緣簿全憑我共你，誰不希望揀個稱意的。他們都揀來揀去百千回，待嫁一個老實的，又怕盡係傻瓜難成對；待嫁個聰俊的，又怕半路輕抛棄。遮莫向狗溺裏藏，花莫向牛糞堆裏插，到那時候睜着眼去怨誰？」

「單刀會」與「玉鏡台」

在處理歷史題材的時候，關漢卿也是有所選擇、有所寓意地通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來反映當前的社會生活的。他所撰的「單刀會」，共有四折的全目是：㈠喬國老諫吳帝，㈡司馬徽休官職，㈢魯子敬索荆州，㈣關大王單刀會。——據說前二折早已失傳，後二折則今劇場所演的「訓子」、「刀會」是也。

所謂關大王，卽三國時關羽，蜀漢解人，字雲長；本字長生。美鬚髯，有膽力，好讀春秋。與張飛同從劉備，恩若兄弟。初守下邳，爲曹操所敗，劉備奔袁紹，而羽爲操所得，待以殊禮，拜偏將軍。袁紹攻曹操危急時。關羽斬袁紹勇將顏良以報，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賞賚益厚。嗣關羽聞劉備在紹軍，乃盡封操所賜往從。劉備既定西蜀，羽留督荆州；單刀會魯肅，大破曹仁於樊，斬龐德，擒于禁，覆其七軍，威震華夏。後孫權使呂蒙襲破荆州；關羽及其子關平皆遇害。由於關羽是講究義氣，因此演關公戲都顯得異常莊嚴。

從「單刀會」的表面看來，似在強調正統思想，其實，作者是針對外族統治者而提出的，它寄托了當時漢族民眾「還我河山」的願望，把劉備代表漢家的象徵。漢卿在這裏隱然有着喚起民族意識的苦心。

關漢卿所撰的劇曲「玉鏡台」，故事敘述晉代溫嶠（祁人，字太眞，博學能屬文，舉秀才，初爲劉琨參軍。明帝時，出守丹陽，王敦反，率師平之。咸和初，出使江州，又平蘇峻，拜驃騎大將軍，並封始安郡公），北征劉聰，得玉鏡台，後以聘從姑之女劉倩英。按「世說假譎」說：『溫嶠喪婦，會從姑有女，屬嶠覓壻，嶠密有自婚意；後數日，報姑云：「已覓得壻」，因下玉鏡台一枚，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關漢卿劇作中的主角，幾盡是慣常地被欺侮、被損害的「小人物」，他們的遭遇都被漢卿忠實地從各種角度揭露出來，所以他的作品，有着強烈、極鮮明的現實性和搏鬬精神。尤其更難能可貴的是，反對外族的統治，並反對殘暴的獨裁政權。因此，田漢於一九五八年以前，撰寫「關漢卿」的劇本，如「竇娥寃」故事，還獲得中共搬上了銀幕；但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卻認爲這戲劇有諷刺他的殘暴政權，於是鬬爭田漢，而「關漢卿」也遭到鞭屍。



〔三十四〕

林學政

馬偉才和杜祖光都匆匆的趕了下來，連萬國清都睡眼惺忪的來了；他們邊走邊問：

「同志，是怎麼回事？」

衛兵開槍後，那個黑黝黝的影子站着不動了，打是打不中的，只是事情顯得有點古怪，到底是人還是鬼呢？

那衛兵是個不信邪的人，用快步跑了過去，走近一看，分明是人嘛，怎的站在那裏發呆呢？

他一把抓住那人，厲聲喝問：

「你是誰？」

「同志，我……」

「走！」

衛兵不容分說，把他拉回營舍門口。

這時萬國清他們都趕到了，此刻嘟——嘟——的起床號角聲也吹響了。

營舍裏的人都心急地衝到外邊，他們急於想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情。

警衛排的武裝士兵也來了，顯得情勢十分緊張似的。

勞教分子有人叫了出來。

「那是第三小組的小組長丘世發！」

「是丘世發！」

萬國清也看清楚了，他走過去凶巴巴的問道：

「你想幹什麼，丘世發？」

丘世發好像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似的，不解地瞧瞧周圍的人，喃喃的說：

「我找我孩子去，我要找我孩子去。」

在二分場裏，丘世發一直是場方信任的小組長，他表現得很好，遵守場規，服從命令，從不調皮搗蛋，所以幹部們對他稍稍寬容一點，平常不時時責斥他。萬國清儘在那皺眉頭，聽他說的怪話，一時楞了；馬偉才不信似的緊盯着他，問了一句：

「你是昏了頭了，丘世發，你去那裏找你孩子？」

「我知道，他在東北軍墾農場，在東北，我要找……」

「你瘋了！在做夢是不是！」

世發動作遲呆的轉身要走了。

「你去那裏？」

「我要到東北去找孩子……」

圍着的人讓出路來，林宇民這時擠到他面前，拉住他，柔聲說：

「組長，你看看我，我是小林，你什麼地方也不能去，懂了沒有，組長？」

丘世發似是從來沒見到過這個人，推開了他的，向前走去。

這時發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大家都好像被這突發的事情怔住了，竟任着他走了好幾步路，後來還是萬國清叫了起來。

「你們幹什麼，他已經瘋了，馬幹事，把他拉到病號組去，叫人看着他。」他暴躁地對大家揮着手，咆哮着：「快去做你們自己的事情，瘋子有什麼好看！走！」

馬偉才拉着丘世發，往營舍後邊的病號組走去，丘世發是那樣的馴服，毫不反抗任着他拉，但他的手稍稍一鬆，丘世發就轉身向外邊走。

林宇民要求自己在病號組陪着丘世發，但馬偉才不准，他要特教組派一個人，把丘世發用繩子綑在柱子上，不過他關照那個人說：

「如果你看到丘世發神志清醒過來，馬上通知我！」

第三小組吃過早飯，由學習小組長鍾敏率領，到指定的地段上去幹活。

鍾敏是在王先永死了之後被指派當學習小組長的，一個年輕的右派分子，平常的時候很沉默，很少跟人交口，大家只知道他來自南平農業學校。

林宇民在昨天下午丘世發不舒服前不久，就看到李子貽跟他談了很久時間的話，距離遠，聽不清他們在說些什麼。丘世發突然生病，而且一夜之間就發了瘋，他認為一定與李子貽的談話有關，所以在田裏工作時，特地還在李子貽身邊。

「喂，老李，組長是怎麼搞的，你昨天跟他說了一些什麼？」

「為他兒子的事情。」

「跟你一樣，小林，他也是去年秋天被打成右派的。」

「現在呢？」

「在遼寧，就是人家說的北大荒，也有人說是中國的西伯利亞。」

「你全告訴他了？」

「我不知道那是他的兒子，還是我班上的學生。」

「你該想到的，組長是好人，他全家只父子兩人相依爲命，他愛人就是在生兒子時難產死去，他把兒子撫養長大，當然他受不住這個打擊。現在，他們父子倆都完了！」

「唉，小林，我……」

李子貽想說什麼，但想了一想不說了。

「怎樣，老李？」

「現在不說也罷，將來你會知道的。」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他還有什麼好說的，他已經再也沒有機會向丘世發表白自己的心意了。但是從昨天丘世發神情發生異常時，李子貽心裏也有很大的變化。丘世發誠然已經瘋了，他的痛苦也將隨着理智的喪失而歸於麻木，可以說他已經是死了的活人，他現在的活動純是受沒有意識的生理上機械支配，當然不會再有痛苦。可是李子貽呢，他還能跟昨天以前一樣的在迷惘中過日子嗎？

時間到了，該是他思想上澄清的時候了，他必須在這個時刻選擇自己該走的路。

「我是多麼愚蠢啊！」他在心裏呻吟着：「我怎麼到現在才知道我做過一些什麼，我該怎麼辦呢？他把一個家庭破滅的悲慘，完全交給了我來承擔！小林剛才不是說，他們家裏僅只相依爲命的父子倆，而父子倆全是我一個人：我該怎樣償還呢？」

林宇民看到李子貽心神不寧的樣子，不忍心再說什麼。

「老李，事情已經發生了，你也不必難過，就是你不告訴他，遲早他總會知道的。」

李子貽對他苦笑了一下，沒有作聲。

當他們上午收工回去時，丘世發已經不在病號組裏，「到東北去」，領導怕他留在場裏會有不好影響，用電話向總場請示後，由一個「班長」和特教組裏的人護送到明溪去，準備轉道附近的神經病醫院治療。

第三小組的人事有了變動，鍾敏旣爲生產小組長，學習小組長指派李子貽擔任；領導已從他的檔案了解了他的政治面貌，才作這樣的決定。

九

一九五八年快要過去了。

年底，場裏要大家做年終鑑定評比。

評比的方法，是先開小組評比大會，首先由大家自己鑑定，提出一年來改造成績，這成績包括思想方面，勞動方面，遵守場規制度和對壞人壞事的鬬爭方面。然後開小組會議，進行小組鑑定，大家互相提意見，互相批評。

爲了這個鑑定，人與人之間掀起一場無比劇烈和狠毒的鬬爭，澈底的暴露人類自私、殘酷的劣根性。你想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你就必須表白你比誰都好；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無情的揭發別人，儘量吹噓自己優點。這樣做，完全符合黨的鬬爭原則，不僅僅是爲了自衞必須如此，也是爭取積極表現的方法。

這才是黨觀察你最主要的一點，單是勞動積極，遵守各種場規制度，而沒有檢舉別人，沒有對壞人壞事作鬬爭，是不夠的。因爲這說明了你的思想還是落後的，反動立場還沒有改變，溫情主義的包袱還沒有丟掉，這樣的人是無法得到脫帽解放處理的。

第三小組的評比風，刮得很高，但是落得很輕，他們有些人之間，似乎存在着一種微妙的默契，批評與揭發都很猛烈，但都是檢一些生活上的小過失，比如早上想睡懶覺呀，想家呀，勞動時儘挑輕的工做呀，等等之類大家共同都有的傾向。這中間生產小組長鍾敏和學習小組長李子貽，都是有着相當重要的關係；尤其是李子貽，他在黨內具有非常豐富的鬬爭經驗，可以說是此中老手，對付像萬國綽然有餘。

鑑定的結果，第三小組的成績最好，脫帽解教的希望也最高。

這場駭風驚浪總算過去了，大家戰戰兢兢的生活勞動，深怕在這個重要關口萬一犯了錯誤，那就變成萬功盡棄。大家都在伸長頸子等待着卽將來臨的處理大會。他們在田裏勞動時不再海濶天空的亂扯了，而把談話的主題集中到卽將來臨的元旦。

比較樂觀的伙伴，思想跑得更遠，他們談到解放後的事情，時常可以聽到有人提出「你準備幹什麼」的問話。

那天林宇民也這樣問辜蔭民，他看看旁邊只有李子貽，就輕輕的說：

「我要回僑居地去。」

「回得去？」

「不能回印尼，我就申請去香港，我哥哥在那邊。」他頓了一下，問道：「你呢，小林？你有什麼打算？」

「我有什麼可以打算的呢，你有僑居地可回，我只有家；但家裏沒有吃的，最後還不是聽由黨的安排。」

李子貽對他笑笑，搖搖頭說：

「不成，你還不夠。」

經過這次鑑定評比，林宇民對李子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這個被黨踢出來的老黨員，看來十分積極，但林宇民了解，他的表現，純然是一種僞裝。主要的，他不是爲了掩護他自己，而是在庇覆着一些人。跟王先永比較，他似乎比王先永更高一籌。在習慣上，伙伴們互相稱呼，只在姓上冠一個老字，老張，老李什麼的，他們從不稱呼別人過去曾經擁有過的職銜，教授、主任，或者科長之類的名稱，一方面是爲了避免被人家批評爲封建意識，同時也不容易知道對方的來歷。林宇民知道了李子貽是廈大的教授之後，覺得叫他老李有點過意不去；他在學校中一直是非常尊敬師長的，所以在李子貽擔任學習小組長後，立卽改了稱呼，叫他組長，不失自己對他尊重的意思。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是役，共軍傷亡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七名，被俘三十名，國軍傷亡官兵八千四百六人一員，失踪一千四百九十九員。損耗步槍一千三百七十七枝，機關槍一百七十二挺，衝鋒槍三十三挺，火砲二十六門，步槍彈三百七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六發，砲彈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發，手榴彈二萬三千三百五十七發，地雷二百五十發，鹵獲步槍二百二十六枝，機關槍十八挺，火砲二門，地雷一百一十三發。

按大同地介內外長城之間，當燕、晉、察、綏四省要衝，握平綏、同蒲兩路交點，爲晉北第一門戶。其北集寧介歸休、大同之間，當平綏鐵路中樞，爲北出庫倫之孔道，亦綏東第一重鎭。兩者誠雙方所必爭之戰畧要地。大同一戰，關係華北之戡亂成敗甚大，各方呼籲解大同之圍，調處執行部亦會盡最大努力，乃共軍悍然不顧，瘋狂進犯，於是國軍始逼迫出師集寧，以截斷其向東北之交通線；政畧上頗獲得各方之同情。而第十一戰區所部之進迫張垣，完成圍魏救趙戰法。尤以第十二戰區所部之進攻集寧，促成西線共軍之解圍，予大同守軍反攻之機會，此誠兵法上所謂攻其所必救之戰畧成功。

大同守軍是雜湊班，指揮本來困難，但楚溪春爲人忠誠樸實，本身並無基本部隊，更從不打主意吃別人部隊以壯大自己，所以將士皆放心大膽作戰，團結一致，眾志成城，空軍更飛臨助戰，空投補給品，對民心士氣更有鼓舞作用，經此戰役後，國

政府談判，政府重要負責人對中共之談談打打戰術，都不能忍受，在中常會開會時，就提出要報復。

陳誠以參謀總長身份先說道：「目前的談判，顯而易見是一個陷阱，國軍被縛着手挨打，共軍可集中兵力專攻國軍一點，國軍備多則兵分，不幸的便如上黨戰役，邯鄲戰役，全軍覆沒，打得最好的也不過如綏包戰役，保住不失，但也損傷兵員，似此打法，將來定要被共黨整個消滅。」

出席人員不論文武，聽了陳誠的話，均爲之動容。

陳誠又說道：「日前由張文白同志代表政府與共軍談判，不知文白同志有沒有私下問過周恩來，他們這種把戲打算玩到幾時。」

張治中見陳誠指名叫將，不能不應，起身說道：「兄弟奉命參加和談，每次都是同美方代表，共方代表在一起談，從未同周恩來單獨談過。」

陳誠說道：「張同志不要多心，沒有人懷疑你個人單獨同周恩來在一起就會把政府秘密告訴周恩來，實際上眞想獻地圖，也不一定要單獨見面，大庭廣眾之間一樣可以遞過去。」

許多人一齊捫嘴，有的人更笑出聲。

張治中的臉皮倒是夠厚的，當時打個哈哈，說道：「辭修同志又想到張松身上去了，兄弟吃虧在姓張，其實兄弟絕不會獻地圖，這個時候也不需要獻地圖，中共方面有的是精確地圖。」

國防部長白崇禧說道：「文白兄，說笑話歸說

圍，我們就要採取圍魏救趙的戰術，進攻共軍的重要根據地。」

張治中瞇着眼說道：「健生兄，可不可以說明進攻何地。」

陳誠接腔說道：「告訴你也沒有關係，國軍決定在延安、張家口、哈爾濱三處選擇一處先行進攻。」

張治中不笑了，知道陳誠的話不是開玩笑，當時說道：「這樣作，恐怕馬帥不同意吧！」

陳誠說道：「照張同志的講法，共軍圍攻大同，是馬帥同意的了。」

張治中說道：「我也只是一個猜測，請勿誤會，既然如此，我就通知周恩來。」

中委會散會後，張治中去了周公館，周恩來見了張治中，滿面春風問道：「文白兄，有什麼重要消息見告。」

張治中說道：「重要極了，今天在常會上，陳辭修又攻擊我，罵我是張松。」

周恩來笑道：「這已經是口頭語了，何必介意。」

張治中說道：「這且不談，目前白、陳兩人聲明貴軍如再不解大同之圍，他們即要進攻延安、張家口、哈爾濱三處擇一處報復。」

周恩來的白臉當時變了色，說道：「文白兄，斷乎不可，你要想辦法制止。」

張治中苦笑道：「恩來兄，我那有這個力量。」

周恩來說道：「你告訴白健生與陳辭修，我們一定解大同之圍，請不要進攻。」

張治中把周恩來的話傳過來，但共軍進攻如故

與共軍熱、察、綏根據地，收復張垣，打通平綏路，鞏固華北，遮斷共軍國際通路之目的；以第十一（孫連仲）第十二（傅作義）兩戰區主力，分沿平綏路，及其兩側地區東西併進，向張垣攻擊，以東北兵團之一部，分別進出赤峯圍場，及獨石口各附近，策應張垣攻勢，並遮斷共軍北竄退部，予以包圍殲滅。

依據右述作戰方針所作之部署：

一、第十一戰區：

以第五十三軍（轄第一一六、第一三〇師）由懷柔沿永寧、赤城向張垣推進，以第十六軍（轄第二十六、第九十四師、第一〇九師）、第九十四軍（轄第五、第四十三、第一二一師）沿平綏路及其南側地區西進，限九月二十一日開始行動，十月一日前畧取張垣，進出於張北柴溝堡之線。

二、第十二戰區：

於解大同之圍後，以一部由涼城向右佯動牽制，主力沿平綏路及以北地區積極東進，與第十一戰區協力攻畧張垣，另以大同方面部隊，相機東進策應。

三、東北兵團：

除各以有力一部分別攻畧赤峯、圍場外，以有力一部進駐豐寧、大閣鎮，掩護主力翼側，必要時進出沽源，獨石口附近遮斷共軍北竄退路。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第十二戰區所部解除大同之圍後，即以孫蘭峯指揮騎兵集團所屬新騎第四師、暫騎第十二、第十四總隊、第一旅，董其武指揮暫第三軍（轄暫第十、暫第十一、暫第十七各師），及第三十五軍（轄第一〇一師、新第三十一、新第三十二師）除以一部（新第二旅）由涼城向右玉佯攻牽制賀龍部外，主力集結綏東，在空軍協力下，向張垣攻擊前進。此時聶榮臻國軍將在張垣以東與之決戰，乃使用其最大兵力於懷來附近；而賀龍主力又爲新第二旅牽制於右玉附近，故國軍主力得乘虛突進。九月二十七日，騎兵集團攻克興和，十月一日克南壕塹，六日克尚義，八日克張北，以拊張垣之背。正面暫第三軍及第三十五軍，亦鑽隙突進，西路於十一日併力攻克張垣，十二日續克宣化。十四日與第十一戰區西進部隊會師於宣化以南地區後，以一部北進，連攻商都、德化，主力轉向西南追擊。十八日攻克柴溝堡，二十一日克天鎮，二十三日與由大同東進之第八集團軍（轄暫第三十八師，新騎第五、新六師、新第二旅）會師陽高，打通平綏全線，繼向蔚縣追擊。十一月四日克陽原，與第十一戰區所部協力收復蔚縣；另一部由張北分兵北上，於十一月五日克健保，九日克寶昌，至是察境共軍，大部遂告肅清。

九月二十九日，第十一戰區開始以一部（第五十三軍）由懷柔向永寧，主力（第十六、第九十四軍）沿平綏路攻擊前進。主力方面，當日攻克岔道，三十日克康莊，十月一日進至懷來以東嬀河右岸，與共軍主力五萬餘激戰經旬，傷亡均重。嗣以國軍右縱軍已下延慶，左翼已迂迴至鎮屯城，第十二戰區已攻克張垣，進攻宣化，共軍三面感受威脅，全線動搖；再經國軍猛烈攻擊，共軍遂不支。國軍於十三日收復懷來，十四日克下花園與第十二戰區部隊會師，繼向蔚縣追擊。十一月一、二兩日，連克桃花堡、北稍營，四日攻克蔚縣，共軍向徠源、阜平山地退竄。

十月一日，第五十三軍由懷柔向永寧攻擊前進，四日抵二道關附近，爲優勢之共軍阻擊，激戰數日，爲迅速進出懷來以北地區計，乃於八日轉經岔道向延慶攻擊。十一日克延慶，國軍以張垣、懷來已下，復因共軍發動平漢北段攻勢，乃轉用於保定方面，參加平漢北段之作戰。

十月四日，國軍東北兵團以第九十三軍（轄暫第十八、暫第二十、暫第二十二師）及第七十一軍（轄第八十七、第九十一師之一部）由凌源向赤峯攻擊，十日收復赤峯。以第十三軍（轄第四、第五十四、第八十九師）由承德以西北進，七日克圍場，十二日克多倫，十三日克復沽源，二十三日克赤城，迄十一月十一日克永寧，與第十一戰區部隊會師。

是役，共軍傷亡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名，被俘六百四十名，國軍傷亡官兵四千六百九十二員。損耗步槍九百〇六枝，手槍八十三枝，機關槍八十九挺，衝鋒槍一百三十四挺，追擊砲二十三門，槍榴彈筒六十三門。鹵獲步槍一千〇十一枝，機關槍二十八挺，迫擊砲十一門。

張垣爲察省省會，握長城南北交通孔道，爲平綏、張多兩鐵路之交點，東接承德、北平，西通綏包，北連多倫、張庫公路，直達庫倫。東洋河由綏境經此南流平津，形勢險要，誠熱、察、綏之心臟，塞外軍事、政治、經濟之中心，西北國際交通之孔道。抗戰期間，敵卵翼德王成立僞蒙自治政府，即卜僞都於此。共軍竊據後，設有冀察晉綏邊區司令部於該地，以爲其連貫東北、陝北，侵擾晉、冀、熱、察、綏溝通國際交通之根據地。故張垣之得失，實關係華北全局之安危，亦雙方所必爭。

張垣之規復，第十二戰區以最大兵力向張垣迅速攻擊，出共軍意表，致共軍由懷來方面轉用之兩旅，未及進入陣地，而所部已突入張垣，實爲戰畧上最大之成功。亘作戰之全期，各級指揮之適時適切，情報通信之靈活確實，部隊行動之秘密神速，暫第三軍及第三十五軍之機動使用，空軍之密切協同，糧秣藥彈之補給圓滿，軍民之同仇敵愾，切實合作，皆戰勝之造因。尤以國軍部隊之運用，善盡保密之能事，諸如戰鬭初期，以一部向涼執、右玉佯攻，主力秘密向張垣推進，並將部隊番號縮小（軍改師、師改團），致使共軍失於覺察，而不及預作所要之部署，皆其顯例，亦堪資借鑑者。獨惜我一勝於大同、集寧，再勝於張垣，竟未能深入晉冀察邊區摧毀共軍之根據地，以收澈底之勝利。致共軍得以休息整補，爾後使平漢北段、冀中平原不時遭受竄擾，誠亦憾事。至第十一戰區方面，雖然能達成任務，惟作戰之先，情報欠確，對共軍於懷來附近積數月時間構有之堅固工事，未能預作攻堅之處置；既經接觸，主力方面之兵力使用復感不足，致與共軍相持於懷來附近達十二日之久。且始終未能以旺盛之企圖心，使部隊從事迂迴，以配合第十二戰區聚殲共軍之主力。而第十六軍之第一〇九師，於十月一日進抵懷來東郊火燒營附近，以疏於戒備，於三日晚爲共軍夜襲，損失第三二五團，影響攻勢非淺。

中國抗戰實錄

【69】

中華民國的誕生

不過，清軍雖然奪回了漢口、漢陽，但是，長江以南地區，都已在革命軍控制之下；面對這個情勢，袁世凱所能掌握的兵力不過數萬人，也不可能渡過長江，與革命軍一決勝負。

袁世凱推動和議

袁世凱所委託進行和議的調人，是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

袁世凱和朱爾典，是十多年前同在朝鮮時代所結識，在一八九四年朝鮮因反對日本侵略而發生東學黨之亂時，袁世凱負責清廷的朝鮮事務，朱爾典則爲英國駐朝鮮領事。當時，日本人曾有暗殺袁世凱的陰謀被發覺，袁世凱因朱爾典之助，得免於難。自此之後，兩人之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故在袁世凱時代的對英外交，可以說是建立於兩者親切關係的基礎之上的；例如：英國在長江流域設定勢力範圍，中華民國成立後的五國借欵，英國對中國食鹽政策的監督權等等特權，都是由於朱爾典充分發揮其外交手腕而獲得。

受到袁世凱委託的朱爾典，乃命令英國駐漢口代理領事葛福對革命軍展開活動。

十二月一日，清軍在漢陽發射排砲，猛烈轟擊武昌，鄂軍都督府中彈燃燒，黎元洪逃出城外，革命軍司令部的同志們要求黎元洪回到城內，但黎元洪感到恐懼，拖延不回。下午六時，葛福的使者盤恩到達革命軍司令部，出示停戰條件，於黎元洪不在的情況之下，由孫武、蔣翊武、吳兆麟等人，代蓋都督印信 完成停戰約定內容是這樣的：

武漢三鎭一帶兩軍保持現狀 由英國海軍加以監視。停戰期間，自十二月二日起一共三天；後來，由於袁世凱方面的要求，曾經兩度延長。

停戰後，接着進行和議。

伍廷芳與唐紹儀

革命軍臨時政府派外交總長伍廷芳，清廷派郵傳大臣唐紹儀，擔任雙方面的代表。

會議場所，最初決定在漢口；但因對於會議動向注目的各國領事希望移往上海，尤其是英國方面強烈的要求，乃在上海英租界內市政廳舉行。

所謂南北和議的第一次會議，於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二時開始。在第一次會議中，革命軍代表伍廷芳提出四項條件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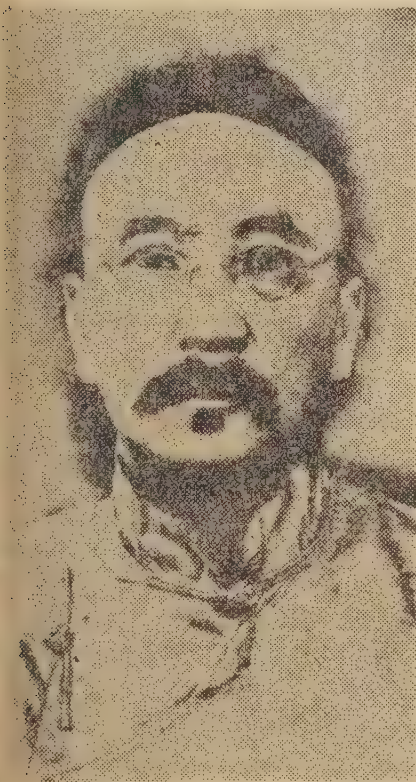
一、廢除滿清政府。
二、建立共和政府。
三、優給清帝歲俸。
四、優郵年老貧苦之滿人。

可是，交涉結果，只決定了陝西、山西、湖北、安徽、山東、江蘇、奉天七省全面停戰。

二十日，舉行第二次會議，最大的問題是「國體問題」——伍廷芳態度強硬，主張廢除清帝，建立共和政府，清廷如不能表示接受，則無法討論其他任何問題。

面對這個情況，唐紹儀卻比較輕易地表示妥協，而不堅持維持清廷，並同意在將來由國民大會決定國體。

實則在唐紹儀如此讓步的背後，隱藏着的是袁世凱的企圖。



清廷派郵傳大臣唐紹儀爲與革命軍臨時政府和議代表。

國父返國

袁世凱的企圖是這樣的：

在和議開始之前，剛到上海的唐紹儀，曾和君主立憲派首領張謇見面。當時，唐紹儀表示：「將來如果袁世凱被選爲總統，則清帝退位問題爲之消滅」——透露出只要是袁世凱秉國之鈞，則可以維護清廷的意向。

此時，在袁世凱方面，鑒於革命派各省代表在武漢的集會中，已經決定臨時大總統虛位待己，故而認爲南北和議如果進行順利，必可實現其個人大慾，所以有必要預先放出維護清廷的空氣，好預先博得立憲派的諒解；故而將國體問題，留在後面，作爲堅持到以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的交換條件。

正在這個當口，孫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歸國，受到延跂以待的革命黨人之熱烈歡迎。唐紹儀也把握住這個時機，電請袁世凱上奏清廷如左：

「民軍（革命軍）宗旨，以改建共和爲目的……已成一往莫遏之勢，所製飛艇二艘，又值孫文來滬，挈帶鉅資，並偕同泰西水陸軍官數十員，聲勢愈大，……且聞中國（清廷）商借外欵，皆爲孫文說止各國，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議一敗，戰端

再啓，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唯有籲請召集臨時國會，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議……。」

這個電報，藉革命軍浩大聲勢，脅迫清廷；清廷乃在御前會議中，決定召集臨時國會，並飭唐紹儀繼續進行和議——到這個時候，袁世凱的企圖，差不多已經是達成了一半。

協商結果盡成泡影

第三次會議，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舉行，協議如下：

一、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

二、國民會議未解決國體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經借定之洋欵，亦不得再借新洋欵。

其後，在繼續會議兩天之間，決定每省代表人數，並預定於翌年一月八日在上海舉行國民會議。

在進行和議之外，革命派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舉行了臨時大總統選舉會，選出孫先生為中要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於是，認為已經是虛位待己，而又被奪去了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乃以唐紹儀有越權行為，而對和議結果拒絕認可，唐紹儀憤而辭卸任務，以致所有協商的結果，盡成泡影。



革命軍臨時政府派外交總長伍廷芳為參加南北和議代表。

其後的交涉，乃由袁世凱本人和伍廷芳之間電報往返折衝，但已經不可能有進展的希望——決定中國前途的南北和議，就是這樣地碰上了暗礁。

在此之前，在歐洲從事對外折衝的孫先生，經由法國走上歸途，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到達香港，革命政府廣東都督胡漢民偕廖仲愷乘軍艦赴港歡迎。

這時，正是由於大元帥問題，造成黃興和黎元洪的糾紛之後，以及，南北和議在上海進行之中。

國父決意赴滬

胡漢民等人對於上海、南京的情勢，認為有欠穩定，因此，建議孫先生留在廣東，暫以廣州為臨時首都，胡漢民的意見是：「現在仍然手握兵權的袁世凱，難以信賴；孫先生縱當選大總統，但革命黨並沒有足以和袁世凱抗衡的武力，莫如留在廣東，以修戰備，然後再憑實力統一南北。」對於胡漢民的意見，孫先生則不表同意，而認為不妨利用袁世凱，他的主張是：

「停留廣東，以修戰備，此為避難就易……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

於是，孫先生乃偕胡漢民首途北上。

到達上海，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烟雨濛濛的港口，黃興、陳其美、汪兆銘等人恭迎孫先生凱旋歸來。

上海歡迎國父盛況

十二月二十六日，民立報對於孫先生抵滬情況，有所報導：

「孫中山先生於昨日上午抵埠，本埠歡迎情形彙錄如下：

「孫先生乘香港船入港，滬軍都督派建威兵輪由沈參謀虬齋往吳淞口迎迓，時值細雨如織，海口霧集，致建威升旗時，該艦不及瞭見停輪。

「孫先生偕美國將軍荷馬李夫婦同行……

「孫先生登岸，即由黃宗仰先生招待至哈同花園。午膳後，由伍（廷芳）外交總長邀至宅第，互商要政，黃（興）元帥、陳（其美）都督，及胡（漢民）都督、汪精衛諸君同往。」

選出臨時大總統

民立報繼續報導，法國租界官方人士對於孫先生熱忱歡迎情形如下：

「法工部局因孫先生來滬，極意歡迎。適當耶穌誕日，西例休沐，仍派通班巡捕（警察）遠迎。

「滬都督府先期在寶昌路四〇八號，預備住宅一所，並由法界燈（電燈）公司，儘星期日內將電燈線接齊。昨日孫先生自伍宅出，即至該處，頗有賓至如歸之樂云。

「法工部局又於孫先生住宅內，特派西捕一人，安南捕四名常川駐守。又派暗探一班，巡夜梭巡門外，崗巡加班邏守，復照請滬都督府派衛兵四名，弁一員，荷槍在門口守望。法人對於中國民黨首領極致尊敬之態度，殊可感也。」



前排左起：荷馬李、山田純三郎、胡漢民、國父，前排右起第二人為廖仲愷，攝於國父歸國的船上。

說「寒流」

方劍雲

平江事變

「寒流」一開始先從平江事變說起，故事說土匪張兆豐派其幹部張勁到梁家，威脅梁顧遠，要把全鎮糧食交給「紅軍」。否則便要來一次「南昌暴動」，爲梁顧遠拒絕，土共果然起兵攻破鎮上，殺人搶掠，梁顧遠一家雖然倖免，但財物損失一空，居民被殺，婦女被姦者甚多，此節當以平江事變爲背景，茲畧述其經過。

民國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駐守平江團長彭德懷叛變，彭部三營隨之叛變者兩營，另一團有一個營附和叛變，營長是黃公畧，所以彭德懷實際上還是帶走三個營。彭德懷佔領平江只有三天，縣長被殺，富裕商民被殺被搶者亦甚多，但由於時間短，彭部畢竟是國軍出身，當時尚未學會共產黨的一套清算鬬爭手法，所以荼毒尚不太普遍，迨彭部撤走，土共孔荷寵崛起，人民眞正遭刼。

平江縣所存武器特別多，事緣民國十六年唐生智部師長李品仙率部駐紮平江，爲另一部份桂軍胡宗鐸圍攻，李品仙戰敗隻身逃遁，全師星散，武器全流落民間，步槍約有六七千枝，孔荷寵組成土共後，挨戶搜索，槍枝全爲孔荷寵所得，勢力壯大不可抑止。

孔荷寵佔領平江期間，土共已由中共方面得到指示，舉凡清算、鬬爭、殺人謀財，一切手段均使出，筆者未看電影片，不曉得其中情節如何，但由於眞象過於慘酷，未必能拍上鏡頭。

共黨爲害中國五十年，直接間接死在共黨暴政[illegible]其中又以死於清算鬬爭者特多，但若仔細研究，此類殺人手法始於平江，影片所以選擇平江爲全劇開始，想必也因此。

彭德懷在平江叛變後，拉隊上井崗山與朱毛合夥，不久又奉朱毛命令進攻長沙，以彭德懷力量尚不足攻下長沙，完全靠孔荷寵一股打前鋒，攻下長沙後，屠殺至慘，省政府主席何鍵公館未走掉之工人僕婦，全部被殺，殺了之後把頭丟到別的地方，到了國軍收復長沙後，無法認屍，根本不曉得死者爲何人。也就因此，何鍵一怒之下，才把匿在娘家的毛澤東妻楊開慧逮捕（毛此時在井崗山與賀士珍同居半載）。

孔荷寵以後自稱紅軍第十六軍，始終在平江周圍活動，抗戰期間改邪歸正，投向國軍，仍然帶兵，大陸陷共時，孔荷寵自知不容於共黨，化裝逃至雲南，又被共黨捉去，解去北平殺死，此人禍平江太久，亦應有此報，電視中張兆豐，未知是否影射孔荷寵。

延安男女十八比一

「寒流」十五至十七集描述知識青年因受了共黨蠱惑去延安，受到折磨侮辱的情況，因爲延安當時男女之比是十八比一，一個女人，如果長得不難看，到了延安很快就被有勢力的人攫走，最著名的是電影明星藍蘋（即今之江青）到了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工作。爲該院教務主任徐以新看上，很快就住在一起，以後在蘇俄留學的女學生孫維世到了延安，孫維世年輕貌美，能歌善舞，非藍蘋可比，徐以新便把藍蘋踢開，與孫維世同居，藍蘋走投無路，幾乎自殺，後來遇到康生，由康生策劃，[illegible]勾上毛澤東，改名江青。另一個便是王光美，出身燕京大學，也是出色美人，到延安很快成了劉少奇的愛人。這是比較著名的，至於董必武與林伯渠兩個老不死，都是六十幾歲各討了一個十幾歲女孩子。但像藍蘋、王光美能飛上枝頭變鳳凰的還是幸運的，一般婦女可就慘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丁玲在延安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發表「三八節有感」一文，指出：

延安女同志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最能作爲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非議，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

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本不能同一男同志比較最好，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着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着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就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更是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爲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汚蔑），不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

至於嫁給不同的人，所受的不同待遇，丁玲也有赤裸的描寫：「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綫和花絨布包着，抱在褓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抱着，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值豬肉二斤半）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嘗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應該嫁誰呢？事實是這樣，被迫着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褓姆的女同志，每星期可以有一次最衞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比的誹語悄聲的傳播，然而只要她走到那裏，那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着他。這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演說也無關，然而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說，而且在做着的現實。」

中共反蘇共叫囂突然加劇
強指蘇聯已復辟資本主義
中共臭罵蘇共目的配合大陸反擊右傾翻案風

自從周恩來病故後，中共政權的對外活動頓告沉寂，迄今既無高級共幹人員出國訪問，也無外國重要人物訪問北平，惟在對外宣傳上，對蘇聯的抨擊顯有增強。近月來，中共政權通過報紙、電台、新華社連日陸續不斷，在各種角度上，對蘇聯展開激烈抨擊，其猛烈的程度已超過過去任何一個時間。單就二月份上半月而言，發表抨擊蘇聯的言論已不下數十篇之多，其內容大致可分為：㈠對蘇聯內政問題的批評；㈡對蘇聯對外政策的抨擊。

(1)對蘇聯內政的批評，一月三十一日，新華社記者抨擊說：「勃列日涅夫集團大搞聯合公司，使蘇聯社會主義的各種矛盾進一步加深。在資產階級內部，圍繞着權力與資本的再分配，你爭我奪……隨着聯合公司的建立，生產社會化和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佔有之間的矛盾就更加激烈化，工人階級反壓迫和剝削的鬬爭不斷增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陷入越來越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之中。」

二月七日，中共「新華社」記者指責說：「蘇修叛徒集團篡權以來，重新檢起老沙皇的民族壓迫政策，在摩爾達維亞推行大俄羅斯主義，激起了摩爾達維亞人民的強烈憤慨和反抗。蘇修在摩爾達維亞搞強制俄羅斯化，他的手段既卑鄙又毒辣……為了更快的俄羅斯化和加強對摩爾達維亞的統治，蘇修還在互換幹部的藉口，把大批摩爾達維亞人遷離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這些遷離被更迅速的俄羅斯化……」

二月十一日，中共「新華社」指責說：「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統治下的蘇聯，已經完全恢復了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度。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義集團上台後，背叛了列寧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蘇聯全國復辟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蛻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把原先屬於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改變為官僚壟斷資產特權階層所有。他們利用手中控制的全民所有制的全國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殘酷壓迫和剝削廣大工人農民，成為僱傭勞動力的剝削者……在今天的蘇聯，僱傭勞動制不僅已成為普遍現象，而且早就為蘇修一系列『法律』、『條例』規定下來了。」

(2)對蘇聯對外政策的批評，這一類的批評集中在非洲、東北亞和歐洲三方面。對非洲，尤其安哥拉問題，本刊第四三二期曾有報導不再重述外，對東北亞方面，曾抨擊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日之行和揭發蘇聯對外蒙加緊文化侵略。一月三十一日，中共「新華社」發表「國際時事綜述」說：「葛羅米柯這次日本之行的企圖有三：一是繞過歸還日本北方領土問題簽訂所謂『日蘇睦鄰合作條約』……二是販賣聲名狼籍的『亞安體系』……三是蠻橫地干涉日本事務。葛羅米柯在同三木首相會談時公然威脅說：『如果日本締結寫有反霸權條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條約，蘇聯就不能不重新考慮日蘇關係』……對於蘇聯方面的這一系列無理要求和粗暴行徑，日本方面表示了理所當然的拒絕……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通過蘇聯外長的這次訪問進一步認識了社會帝國主義的本質，使他們在反霸鬬爭中更加覺醒。」

周死毛隨，变天在望。



二月三日，中共「新華社」抨擊蘇聯說：「新沙皇在蒙古進行政治控制、經濟掠奪和軍事佔領的同時，正通過各種渠道，加緊對蒙古進行文化侵略。用俄語逐步取代被征服民族的語言是老沙皇當年奉行的一項重要政策。沙皇統治集團曾經說過：『只要一個民族還保持自己的信仰、語言、習俗和法律，這個民族還不能認為已經被征服了』。今天，新沙皇在蒙古顯然正在奉行這一政策。」

對歐洲方面，中共中央廣播電台二月七日「時事講話」，抨擊蘇聯擴張主義，強調西歐做好準備。二月八日，中共電台發表題為「介紹巴爾幹半島」的「國際資料」，揭發蘇聯陰謀說：「今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繼

承老沙皇的衣鉢，走上了德國法西斯的老路，正在對巴爾幹半島推行露骨的擴張政策，特別是近幾年來，蘇修爲了加強它在巴爾幹半島和東地中海同另一個超級大國的爭霸地位，對一些巴爾幹國家，加緊了滲透、顚覆和擴張活動。蘇修的侵畧野心和擴張活動，已經引起了巴爾幹國家和人民的警惕和反抗……」

二月十二日，中共電台發表題爲「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爭奪的戰畧重點在歐洲」的「時事講話」，抨擊蘇聯說：「蘇修爲了爭奪歐洲，還在南歐巴爾幹地區興風作浪，對一些國家進行滲透擴張。在北歐也加強軍事部署，形成對西歐鉗形夾擊的態勢，加緊對西歐進行包抄，企圖達到它獨霸歐洲，並且進一步稱霸世界的目的。蘇修除了軍事上對西歐進行威脅和顚覆破壞以外，還大搞政治欺騙、分化、瓦解西歐的聯合，破壞西歐經濟共同體，離間西歐同美國的關係，大挖美國的牆脚，力圖把美國勢力從西歐排擠出去。」

二月十三日中共電台發表題爲「蘇修在北歐加緊擴張」的「時事講話」，指「最近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狂熱的加緊向北歐地區擴張，以便從南北兩翼包抄西歐，企圖實現它稱霸歐洲的野心……蘇修在北歐瘋狂進行軍事擴張的同時，還大搞經濟擴張……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加緊對北歐的軍事威脅和經濟擴張，已經引起北歐國家和人民的警惕。」

同一日下午，中共「外長」喬冠華在宴請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黑森州主席德雷格爾等席上對蘇聯不指名抨

罪名強加在德意志人民的頭上，把堅持民族統一、反對民族分裂、敢於揭露其擴張野心和侵畧陰謀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治家，統統說成是『復仇主義』、『納粹勢力』，來吓唬歐洲人民。他們這樣做的目的，說穿了，就是爲了掩蓋他們自己企圖永久分裂德國，進而向整個西歐進行擴張的野心。」

中共近月以來，突然加緊反蘇叫囂，似含有對內對外兩方面的陰謀。對內是中共爲配合目前在大陸激烈進行的反擊「右傾翻案」，對抗「右派捲土重來」的鬪爭，藉加強反蘇敎育，揭發所謂「修正主義」，攻擊所謂「走資派」，強給所謂「右派份子」背上「叛國叛黨」的罪名，致他們於死地。對外是中共利用美、蘇限制戰畧武器談判的僵持，美國在安哥拉可能遭受嚴重的挫折，蘇聯在世界各地的明顯的軍事擴張，美、蘇關係日趨冷淡之際，藉加緊反蘇叫囂，以爭取美人和西方保守份子的同情，破壞西方與蘇聯的關係，在國際上孤立蘇聯，以減輕蘇聯對其日益加強的壓力。（洪流）

大陸新鬪爭浪潮正在升高發展中

鬪爭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

據「新華社」報導透露，去年七、八、九月，社會上刮起一股「右傾翻案風」，清華大學有「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少數幾個人」，攻擊毛澤東路線，攻擊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毛澤東「洞察當前階級鬪爭的動向，及時抓住戰機，親自發動了這場革命大辯論。」在中共各級組織的領導下，幹部和群眾對修正主義進行了「大揭發、大批判」，隨後「又對整個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展開了猛烈的反擊。」「反擊」的高潮是起在學習毛澤東詞二首和中共報紙元旦社論以後。

據「新華社」稱，在所謂「大辯

派還在走」的大字報，把鬪爭的重點放在「整黨內一小撮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上，以後又寫了「到底是誰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後腿」的大字報，最後改爲「右傾翻案風要搞現代化，還是要復辟？」

中共中央發出指示

從上可知，中共已正式承認當前的鬪爭是由毛澤東本人所發動。根據有關單位消息，中共中央曾向全黨各級組織發出秘密指示，畧謂「當前教育界、科技界展開的革命大辯論，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大搏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關係着我們黨和整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各單位黨的領導都要高度重視這場大辯論，認眞組織群眾學習討論，

力反擊。」由於鬪爭是由中共各級黨委領導進行，故迄今爲止，各地批判攻擊「走資派」的大字報與參與此一行動的群眾，都還能在有組織有控制的情況之下。

大字報已泛濫各地

據目擊中共清華、北大校園內大字報實況者的報導，中共以卡車輪批載送北平市的學生和工人農民群眾，甚至外國訪問團體到校園裏閱讀大字報。大字報以千百張計，有長達四十四大張者。其他各城市大致相似。上海市的大字報並已張貼到街頭。

除大字報浪潮外，各地各單位（主要是學校與工廠）各種大、中、小型的辯論會，也紛紛舉行，形成一股熱烈的風潮。

從連日中共報刊和廣播言論內容以觀，大陸新的鬪爭浪潮，還在升高發展之中，中共組織對局勢是否仍能加以控制？大陸人民群眾是否乘機而起，使以「大辯論」、「大字報」形式爲主的運動變質爲影响社會治安的暴亂？均尙在未知之數，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葉劍英 李先念 處境凶多吉少

此間中共問題研究專家今日說：在鄧小平之後，中共「國防部長」葉劍英也許是中國大陸「反右傾」攻擊中的最大目標。

據英文「中國新聞」報導，中共

大學」張貼的大字報，認爲葉劍英是共軍的走資派作爲他們結論的基礎。

據報，大字報說：「黨內和軍中走資派去年在一個重要軍事會議中發表一萬字的黑話。」

大字報又指責走資派「以穩定和團結的名義，組織一個集團，企圖恢復資本主義。」

此間的觀察家說：大字報所提及的「軍事會議」，是指中共「軍事委員會」去年夏季舉行的會議。

「中國新聞」引述此間中華民國情報消息人士說：鄧小平和葉劍英當時都發表冗長的演說，他們的演詞在共軍之內流傳作爲研究資料，直至中國大陸現時的「反右傾」運動在上月開始之時爲止。

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霍林伍茲昨天自北平報導說：曾有一段很長時間擔任「政治局委員」的三名周恩來的夥伴，自一月中以來即不會露面或被提及。

霍林伍茲說：跟鄧小平一樣，在周恩來葬禮後，卽沒有關於這三人的活動報導。

這三人是中共財政專家六十九歲的李先念，五十九歲的北平「革委會主任」吳德及七十六歲的「國防部長」葉劍英，霍林伍茲接着說：據中共方面人員表示就目前所知，他們仍保有原來的職位。

霍林伍茲說，在未有外國元首赴大陸作正式訪問之前，將無法確定中共頭目新的次序——如果在目前的權力鬬爭中已產生新的次序的話。

霍林伍茲說：目前一般民眾顯然均益感緊張及憂慮，不知權力鬬爭將有何結局。

在共軍內部尙有數以百計的共幹，籍鄧小平而復起，他們目前必感到極端不安，因抨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不斷出現。

同時，泰晤士報記者飽納維亞自北平報導，目前批判鄧小平的運動，已開始對工業及運輸發生影响。

飽納維亞說：在北平及廣州之間的火車站，已出現無數的「大字報」，抨擊中共「鐵路部長」萬里，並提到鐵路工人與共幹之間的糾紛。

同時，在北平許多工業與運輸機構也有發現「大字報」，張貼這些「大字報」所需的時間及精力必然一度亂礙工作進行。

廣州深圳火車突停 可能發生武鬬暴亂

來往深圳與廣州的火車，四日突告服務中斷，致引起本港人士的關注與推測，一般認爲與中共最近展開的「鬬走資派」及「反擊右傾翻案風」有關，可能因而遭激烈派份子破壞，甚或廣州發生嚴重的事件，惟目前無法證實。

據消息稱：昨日返大陸探親的人士，在進入深圳後，因沒有開往廣州的火車，部份人士已折回本港，但仍有部份留在深圳等候。

據有關方面透露：昨日仍有大陸貨車卡到羅湖，但對客車未有抵達一事，則不表示意見。

據瞭解內情人士稱：深圳有大農場，同時貨物可能在早一兩天由廣州運抵深圳，故昨日開到羅湖之貨卡，並不表示該貨卡是由廣州到深圳而轉入羅湖，而是原在深圳，再開來羅湖。

據悉：來往深圳與廣州的火車，每日有三班，卽上午七時四十五分（快車），九時許（慢車）及十時許（快車），由廣州方面開出；以及上午十一時零五分（快車），下午一時許（慢車），及下午二時許（快車）由深圳開出。但四日該三班來往班車俱告中斷，致使本港回鄉探親客受阻，不少且因折返本港。

據消息透露：自從大陸展開「鬬走資派」以來，由大陸輸港的貨物，日見減少，其中華南對本港的輸入，減少尙微，但華中及華北對本港的輸入，日見銳減，尤以輸港中藥最爲顯著，影响到本港商人所獲得的配售額亦告減少，致估計本港中藥材的價格將會上漲。此足資顯示大陸鬬爭的激烈極可能因此而影响來往交通，以致貨物的運輸受到阻延。

萬人協會（有限公司）通告

本會定於中華民國六十五（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三點三十分，假座香港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號「帆船酒店」四樓（電梯按3字），召開本年度會員週年大會，省覽通過一九七六年度會務及財政年結報告，及選聘下年度核數師，除分函外，合再登報通告，此致

本會全體會員

萬人協會會長萬人傑

副會長會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註：下午三時恭候，畧備茶點招待。

青鋒社舉辦 青年節徵文

本社紀念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在七十二烈士成仁六十五週年紀念日，舉行青年節徵文。徵文辦法如下：

題目：「碧血丹心垂青史」、「我最敬仰的革命先烈」、「發揚黃花崗精神」、「我愛大中華」、「讀革命烈士詩人的體認」。「中國青年的責任」、「我是青年人」、「青年與香港」。辦法：不限文體，歡迎三千字以內的論述。寄九龍青山道三二一號青鋒社編輯組收。

獎勵：冠軍者得中國雜誌全年寄奉，亞軍半年，季軍三個月。入選優異作品獲紀念品及書籍一份。徵文截止日期在三月二十日，揭曉日期於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並於本社青年節大會上舉行頒獎。

鄧小平拒絕認錯 被革除一切職務

此間有關方面獲自大陸消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因拒絕承認「路線錯誤」，表示「不怕被打倒第二次」。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照毛澤東之意，已決定停止鄧小平「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毛派指責鄧小平是「屢教不改、明知故犯，辯稱『好心辦了壞事』，實際上是懷抱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險惡用心，硬是要搞修正主義。」毛澤東說：「對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不管他地位多高、資格多老，他搞修正主義，就要揭露、就要批判，順着他，就意味着資本復辟，那是絕對不容許的。」

有關方面指出：於一九六七年倒台後，一九七三年再起的鄧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又告終了，但中共的內鬬將由此趨於擴大。

中國大陸的奪構鬬爭，可能正在接近鄧小平必須下台或反擊敵對者的階段。

他的主要敵對者，據中共「官方」報導，是毛澤東。

直到目前爲止，鬬爭公開的一面倒的。雖然沒有指名道姓——除了間中有些大字報指名道姓之外——但是，鄧小平無疑是攻擊的對象。

據[illegible]大字報說：鄧小平有很多罪過。但是，這些罪過縮到一個基本問題：他被指稱反對及破壞毛澤東要繼續「階級鬬爭」的「政策」並着重穩定和經濟發展。

這是鬬爭的公開一面，中國大陸以外的人，沒有一個知道北平可能幕後做些什麼。」

曾經有跡象顯示，自從針對鄧小平的運動在幾個月前公開之後，曾經舉行過一些「高層會議」。

推想鄧小平大概在沉靜地進行反擊。

這亦可能是鄧小平已經失去他的位置，並正在公開示眾來證明他被撤除爲合理，有少數人相信情形是這樣。

靈通消息人士今日說：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已經被「北京大學」新張貼的大字報指責錯誤處理軍事。

消息人士今日說：兩張大字報在其他大字報旁邊出現，指鄧小平是走資派和毛澤東的敵對者。

其中一張大字報指責鄧小平尋求對武裝部隊更大的「中央控制」而犧牲「地方司令」。

另一張指責鄧小平反對迅速擢升年輕幹部。

較早時，上海有一張大字報指責鄧小平違反毛澤東「黨指揮軍」的「路線」，

消息人士指出：一項「軍事會議」本星期可能已在杭州舉行。

他們說：一架飛行廣州與北平航線的班機，上星期日改飛杭州，很多軍事人員離開飛機，那些人似乎是高級幹部。

直到目前，軍方沒有在「反右傾」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對於「副總理」陳錫聯成爲「代國防部長」的消息，也沒有得到證實。

到達此間的旅客說：廣州的大字報贊成引述周恩來的說話，並且在「反右傾」運動中採取比北平和上海更獨立的路線。

其中一張大字報可能是給激進份子的一記耳光，它警告羣眾不要依照「那些假作極懂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其實完全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的榜樣。

該大字報並促請加強「國家」經濟，以及需要尋求周恩來的「四項現代化」——工業、「國防」、農業和科學。

北平「人民日報」今日刊出一篇文章，描述在中國大陸「文化」方面「香花」和「毒草」之間的鬬爭。

該文章指責「黨內走資派」企圖「打倒無產階級文學和藝術的香花」，並「讓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毒草茂盛。」

北平電台廣播「人民日報」一篇由「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一個「批評小組」撰寫的冗長文章。

這是三日來第三篇極力維護「革命文學和藝術」包括毛妻江青所提倡「革命樣板戲」的文章。

北平電台今日報導，東北瀋陽的共軍，正在從事一個「透徹的」，針對某「黨內走資派」的批判運動。

電台說：他們對「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鑄造的修正主義「三項指示」的攻擊，昨日在「慶祝」毛澤東「要求軍隊學習雷鋒十三週年」之時加強起來。

現時中國大陸對「三項指示」的攻擊，相信是針對鄧小平。

鄧小平充硬骨頭 拒絕向江派低頭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雖然在過去兩個星期受到突然和猛烈的攻擊，但是仍然拒絕「改正他的路線」和承認他「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錯誤。

中共「紅旗」雜誌三日這樣透露，甚至「人民日報」在最新一期「紅旗」雜誌未出版之前也這樣引述。

「紅旗」雜誌的文章把直到目前爲止對中共第十一次權力鬭爭所浮現的各項不同消息集合起來並使這些消息成爲「正式」。

這些消息說：

一、現時的運動確實是針對鄧小平，「紅旗」雜誌和最近的大字報一樣，提及鄧小平在「文化革命」期間所說的「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口號：

「不管是白貓黑貓，能捕老鼠的便是好貓。」

二、「少數」的其他頭目亦是這次運動的對象，但他們尚未被指名。

三、鄧小平和其他人被指責要「放棄革命」，在中國大陸恢復資本主義和把毛澤東的「工作減少至零。」

四、現時的危機已超越中國大陸的「意見塑造」運動甚遠，並且起於「高層」的衝突。

關於這個衝突，「紅旗」雜誌宣稱：「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力量的考驗。」

北平電台二日說：「紅旗」雜誌已在中國大陸現時的政治鬭爭中首次攻擊鄧小平。

「紅旗」雜誌沒有特別指名鄧小平，但是，在三月份一期的一篇文章提及他。

該文章亦在「人民日報」刊出，佔第一頁整版，北平電台廣播該文章全文。

文章對鄧小平的批評，沒有「人民日報」星期日的那一篇那麼嚴厲。文章指出，鄧小平正與毛澤東進行攤牌戰。

星期日的文章說：「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仍然「握有強大的權力。」

基本上，爭論的問題，是「主要政策路線」應該是毛澤東所主張的繼續鬭爭抑或應該是強調穩定和經濟發展。

被指為「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鄧小平，受指責不理會或推翻毛澤東的「政策」，並主張與毛澤東及其「哲學」不合的經濟「政策」。

「紅旗」雜誌的文章說：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整肅而在三年前「復職」的鄧小平，二十五年來一貫反對毛澤東的「政策」。

中國大陸的反「走資派」運動，似乎正在加強，到達此間的消息報導，若干省份新出現了「攻擊副總理」鄧小平的大字報。

旅客報告，譴責鄧小平的大字報已在華中的鄭州和長沙，華東的上海和杭州以及華南的廣州張貼。

據中共報章說：遠至廣西南寧和東北遼寧的學生和工人，正在參加運動。

華中的火車旅客亦看見火車站張貼了大字報，攻擊高級鐵路「官員」，亦表示支持「鄭州鐵路局」的「局長」——使人覺得鐵路「管理當局」內部不安。

在北平，由於有外國人居住，所以，相信公眾場所出現的大字報是「非法」張貼的。但是，在工廠之內，出現的大字報指名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根源。

鄧小平已經成為一九七一年林彪被指稱企圖推翻毛澤東以來激進份子憤怒的最大對象。

「人民日報」今日以第一頁全版刊載一篇「重要」的「反右傾」文章。

它又重申毛澤東的一句話：「黨員和全國人民一定不要以為在一次、兩次、三次，甚或四次文化革命之後一切便會和平。」

條支·突厥·土耳其

宇文夏

一三七期胡養之先生「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一文談到突厥，括弧云：「種族名，其先為平涼雜胡，匈奴的別種。」這種說法，頗值得商榷。此乃由於古人對西域情況，只有一糢糊印象，陳陳相襲，故有此言。

其實突厥是一個中東古國，即我國古書上的「條支」。晉灼漢書注云：「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班固西都賦：「黃支之犀、條支之鳥。」哀江南賦云：「見胡柯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所提及的鳥即「吐綬鳴」亦即「火雞」。所謂「卵如甕」乃是傳聞失實矣！

查公元前三一四年，即周赧王元年，馬其頓亞力山大帝部下塞留哥大將在敍里亞自立稱王，國土包括現今之土耳其，是為「條支」。隋唐之際，國力大盛，版圖橫跨歐亞，為當時的超級強國。

至於匈奴，由於經不起漢人的屢次掃蕩，一部份向西流竄，晉孝武帝在位之時，入據今匈牙利之境。八王之亂的時候，劉淵率領盤據漠北的八部匈奴人南下中原，自稱漢王，為五胡亂華的最早建國者，史稱稱「前趙」。自此，「匈奴」不復在中國史書上出現。以後諸胡紛紛南侵，據地稱王，即所謂「五胡十六國」是也。由於胡人南下，造成漠北空虛，恰值突厥人勢力澎漲，故其東來，如入無人之境，此時又恰值中國南北之爭，並無顧及漠北的發展，到隋唐的統一，才逐漸感受到突厥人的壓力。於是，突厥人之在中國史上出現有若突如其來。

唐人與回紇人合力破突厥之後，小部份遺裔聚居在今新疆境。由於種族的關係，所以土耳其人乃順理成章地包庇「新獨」份子。

元首而稱「可汗」，魏、晉之前所未聞，大概是突厥人所「輸入」。現今中東，近東諸國人姓氏，仍有姓「汗」(Khan)，大抵「汗」乃中、近東國的一種尊號，故相襲用之。

又「可汗」多主張讀作「克寒」，其實無此必要。「可汗」或「克寒」或「汗」的音都相當於KHAN，其間只有平仄之別，但平仄之於譯音，亦不重要。故「可汗」而不讀作「克寒」實在不算錯。



中共高層準備整肅 武漢長沙兩派武鬥

「塔斯社」今日預言，中國大陸現時的反修正主義運動，結果會成為中共「領導階層」的廣泛整肅。

該社的評論員克拉斯科夫說：毛澤東「正準備對他的黨員進行新屠殺」。

他說：「現時的運動，目的在加強和支持即將來臨的整肅。」克拉斯夫說：除了「副總理」鄧小平之外，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大量」的頭目。

他說：「毛澤東需要新的受害者，他正在一再運用分而治之策略，他認為這會使他免於危險的競爭和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

克拉斯科夫又說：毛派的系統，免不了要作間歇性的整肅。

大陸出現無聲的反鬥爭，作為這種鬥爭式之一的是到處撕毀左派「大字報」，或在「大字報」上加貼一張駁斥的「大字標語」。

據來自交通界靈通消息說：位於鐵路線上的武漢、長沙等市，最近均發生撕毀「大字報」的情事，據傳「武漢大學」所貼的「大字報」，亦被人塗上污物。

消息指出：這些「大字報」，清一色都是毛、江左派分子所貼，作為批判反毛路線的所謂「走資派」的「武器」，至於撕毀「大字報」係出於何方人馬所為，傳說紛紜。消息表示無法證明。但肯定說，撕「大字報」行為，大陸民眾在耳語中都稱為「無聲的反鬥爭」，這判斷，這種行為繼續下去，有可能由文鬥演變到武鬥。

中共批鄧遭遇困難

中共「人民日報」今天在第一版整版刊出一篇由池恒寫的長文，對鄧小平仍作隱名的批判，由於文中很明顯的是「直指」鄧小平一人，這顯示毛澤東發動的「回擊右傾翻案風」已遭遇困難，不得不縮小打擊面。

這篇以「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為題的文章，曾刊於本月份出版的中共「紅旗雜誌」，今天由「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該文首先指出：「回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正在教育、科技、文藝等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發展。」但是文中把批判的矛頭，「直指」鄧小平一人，它說：「批判的鋒芒，直指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那個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所謂「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於去年中共國慶前，在一次「招待會」中，所引述毛澤東的「三項指示」，它的內容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認為這三項是「綱」，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其他的「階級鬥爭」都是「目標」。但是「人民日報」在今年「元旦社論」中，曾傳達「毛澤東指示」，其中強調：「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標。」這是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鬥爭的主要關鍵。

池恒的這篇長文，今天已由「新華社」和北平電台全文播出。

熟悉中共問題的人士指出：池恒的文章既然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何以迄今尚不敢指名批判鄧小平？何以只敢隱名的批判鄧小平一人？這些現象都表示毛澤東批判鄧小平已面臨許多困難。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周恩來蓋棺四首

鄧學而

㈠ 狡獪聰明渾一身，宦途廉介有斯人；卅年相國徒尸位，百姓飢寒酸又辛！

㈡ 家庭成份大官僚，「無產專權」日叫囂，愚弄世人知幾許？農奴戶戶泣蕭條！

㈢ 反美親蘇又反蘇，顯然定見已糊塗，位居國揆猶多變，問爾將來再變無？

㈣ 殘民罪責爾難辭，百姓自由何所之？倀鬼今天歌偉大，將來倀鬼喊鞭屍。

兔年除夕

林參天

今宵狡兔盡驅離。食罷團年飯後時。我躺睡床尋睡夢。兒遊花市買花枝。花枝沽返已新歲。睡夢醒來仍故余。虔祝丙辰人幸運。國除大盜眾熙熙。

龍年元旦

前人

不聞爆竹傳。沉默過新年。異地悲逋客。他鄉憶故園。豺狼當市道。虎豹動烽烟。率土無寧處。亙辰亦悄然。

慶殃民禍國者死

前人

殃民禍國莫之京。致命肺癌罪惡盈。異地逋人狂喜舞。等身賊者發悲聲。卅年早死天生眼。半載多留世沒寧。狠毒心腸尤盜跖。難逃青史重膺懲。

梅花百咏之一

封淑英

一謫紅塵碎綠心，嚴冰厲雪更來侵；年年歸夢寒能耐，夜夜羈魂苦莫禁！有影望風時彷彿，無妝臨水獨沉吟，屐痕疏了苔痕密，窮在孤山誰個尋？

長相思 戲問

封淑英

海棠嬌，芍藥嬌，的是紅嬌紫又嬌，眼前人也嬌。　是花嬌？是人嬌？到底她嬌還我嬌？問郎誰最嬌？

浣溪沙 賀關友梅結婚中秋前一日

劉祖霞

秋到婆洲景更亙。蝶蜂來去為花忙。風和日麗好時光。　天上月華明夜滿，人間情事此宵長。高燒紅蠟對新妝。

登高

邱璽

世間難得自由身。（羅隱）
擺落功名且養神。（劉禹錫）
欲悟色空為佛事。（白居易）
放情邱壑任天眞。（戴叔倫）
金丹擬駐千年貌。（韋應物）
曉騎齊驅九陌塵。（章碣）
今日登高樽酒裡。（王維）
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

前題

黃志鴻

題糕自分愧無才。步健腰強野色開。九日晴陰多變幻。百年人物半蒿萊。催租未敗登高興。携酒甯忘攬勝來。俯仰群山風落木。何當歸醉越王臺。

前題二首

區季子

㈠ 年年陟此遣蕭騷。藍海旗山訝我曹。豈有瘴烟長目眩。况當爽氣漸風高。根移且任霜凝榦。帽戀何煩撚二毛。宕漾斜陽峰亦醉。揮他菊琖勸神勞。

㈡ 不有雨風斜更橫。難稱時日作重陽。高下風隨人高上。菊綻嬌黃桂綻香。霞宕嶺南無雁陣。野饒裸半逞潮妝。且休嘆我厤茶眼。綠慘紅愁兒亦娘。

前題

歐一鷗

登高難以師桓景。客影聊從俗尙來。海上烟霞偏見綺。望中園菊可曾開。憑虛嘯傲爐峯頂。豈讓低遊戲馬臺。秋水斜陽休遠目。無心雲我共徘徊。

前題

繆香城

不復陰霾滓太清。重陽佳節賞新晴。盡澆塊壘餘空相。猶向崔巍認古城。回首屐痕成眾路。凌峯腳力是初程。苦求勝句非吾事。蓬餌槃餚晉一觥。

前題

李撫虹

中秋無那又重陽。自古登臨說避殃。野魅小魑猶可穰。城狐社鼠已難防。雲橫隴墓空掃省。目斷鄉關倘蒼涼。欲挿茱萸搔白首。天邊雁影那成行。

前題

陳維略

新涼奮步到雲陲。極目鄉關百感隨。征雁南翔嶺上過。閑鷗東向海濱移。千帆高掛漁人業。一水中分異族治。世難登臨添悵惘。何年歸醉菊邊籬。

前題

何叔惠

九月九日重陽節。蘇堪例有登高詩。呼噏浩氣浴太華。風雨不動珊瑚枝。我生也晚學亦淺。曷敢與公爭雄奇。自從去國竄南服。龍山咫尺長相思。茱萸不挿孟嘉老。卅貿骨肉同流離。今年乙卯同此日。身在海角心西悲。閉門卻掃憑几坐。眼枯髮禿形神疲。不見王弘送尊酒。戶外惟有東風吹。

前題

衞燕山

重陽難得見茱萸。海角登高俗已殊。古道思親常陟屺。今人遊屐樂環滁。何當秋色搖華髮。卻把鄉心付玉壺。惆悵水雲迷望處。稻菇灣上是吾廬。

登高調寄齊天樂

蕭勁草

登高舒嘯鳴孤憤。依然腳腰輕穩。短帽斜攲，長笻兀倚，怎奈晚來風緊。吹巾亂鬢。看雁陣排空，又傳寒信。露白葭蒼，更添無數別離恨。　遙聽怒濤激迅。正掀天拍岸，波浪翻滾。萬古才人，千秋俊傑，都被江流淘盡。榮枯漫論，欲避世逃名，買山歸隱。結宅岩阿，與遊麋狎近。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三八 新141期)

一紙的威力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八期(新141)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八期(新141)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三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港共份子出現亂籠現象

香港一小撮左派分子，受他們的「上頭」派系鬬爭的影響，也出現了分裂亂籠等現象。

當前，以毛江爲首的他們那個「黨中央」，正在對鄧小平窮追猛打，雖然仍以「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影射矮鄧，而沒有公開點名鄧小平，但從三月十日北平「人民日報」社論「翻案不得人心」看，鄧小平算是垮定了。

對於港共來說，由於鄧小平過去不抓宣傳和統戰，像新華社香港分社，文滙報和大公報等尾巴機構，相信與鄧小平並沒有較深的組織關係，但因鄧小平是接的周恩來的班，他所推行的是周恩來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樣，港共在鄧小平於去年大刮「右傾翻案風」中，也被刮得迷失了「方向」，一直到現在，香港的中共尾巴報紙仍然跟不上毛江「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對於揭發批判鄧小平依然採取觀望的態度，特別是香港大公報在替北平政權所做宣傳已經出現了亂籠現象。

因爲毛江糾集力量「反擊右傾翻案風」來得太突然，這場運動的進展也頗迅速，港共本來就是一些尾巴分子，而尾巴分子的尾巴如香港某些大學生組織及其出版的刋物等，自然更有盲人騎瞎馬，不知往那裏走之感。

香港文滙報倒是對毛的「戰略部署步步緊跟」，只是水平太低。作爲一個中國人總該知道滇是雲南的簡稱，黔是貴州的簡稱，而文滙報的「編輯同志」對此卻來個「亂點鴛鴦譜」，使讀者笑掉了大牙。而大公報則是極爲「穩健」，對於宮廷派那一套激進的叫囂想跟又不願跟，所以在香港也上演了一連串「分裂」鬧劇。

三月十日文滙報刋出了同日「人民日報」社論「翻案不得人心」。而大公報則沒有登出。到了三月十一日大公報登出了，但卻放在不重要的第二版，首版登的是電影「創業」在港上映的廣告。毛澤東說「翻案不得人心」，而大公報不登「人民日報」社論就證明「翻案很得人心」，起碼很得大公報那一小撮人的「人心」。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傳達了老毛的兩段「最新指示」，在港共來說，這和「聖旨」一樣的重要，而大公報竟學着鄧小平刮「業務颱風、經濟颱風、八級不夠就刮它十二級」，居然把電影「創業」廣告壓在傳達他們「偉大領袖」毛澤東「重要指示」之上，這不是「反造反」嗎？再說，「創業」只是「故事片」，並不是江青搞的「革命樣板戲」影片，這樣處理顯見有跟着提倡「業務掛帥」的鄧小平走的嫌疑。

周恩來的一張「死後入花叢」的照片，午夜後兩點鐘傳到香港，大公報刋出後還加以說明。死人照片在大公報來說是重要，因爲老狐狸周恩來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

但時至今日，周已死了，鄧已倒了下去，仍舊堅持「反動」立場，能夠爲毛江集團所容忍嗎？

本來，靠「人民幣」吃飯的人，說什麼「革命」還不是口頭禪，事實上就是投機分子。既然投機，那就應該懂得看風轉舵，不然一定觸礁。周、鄧路線影響了大公報的費彝民等人，費社長自然也就影響了他的「愛人」蘇務滋。這位女士在今年所謂「香港工商界婦女」慶祝「三八」婦女節時，以「大會主席」名義致了詞。據說：她在致詞中「提出幾點建議與姊妹們共勉」。其中，第一就是：「要認眞學習和閱讀言論正確的報紙和刋物」。在費太的眼中，北平「人民日報」應該是頂兒尖兒的「言論正確的報紙」了吧？好！去年「十．一」鄧小平在北平「慶祝」集會上的祝酒詞中曾提到「三項指示爲綱」，而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社論「抓階級鬬爭，促春耕生產」中，又傳達了毛澤東的「什麼『三項指示爲綱』」的「重要指示」那麼鄧對呢？還是毛對呢？「言論正確」云云是指此而言乎？費太眞會開你們「祖國」的玩笑。

北平的派系鬬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那一派最後獲勝還很難說，港共分子分裂，亂籠等現象大概暫時也不易「統一」。說眞的，靠「人民幣」吃飯可眞不容易。可愛的先生們：何必天天提心吊膽，何不一走了之。「革命」云云騙鬼咩？



新聞以外



一個靠義勇軍 一個靠僱傭兵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海外宣傳

劉人傑

老萬談過不少「海外宣傳」，現在再談，似乎太過贅氣。不過，在今天中共正傾全力在海外大搞統戰的時候，如果國府仍循着老路子，懶洋洋的，持着要理不理的態度，海外老一輩貞忠愛國的華僑一旦逐漸離開這世界後，年青一輩，飽受中共虛偽宣傳，難免變成一片紅，那時才設法改正他們的思想，恐怕為時已晚！

林林總總・滿坑滿谷

走過書報攤，總覺得眼花繚亂，五光十色，報刊種類之多，在老萬到過那麼多地方來說，實找不到別處可與比擬。

香港書報攤不但貨品特多，且也是全世界最普遍。如果一條馬路有一百間茶樓，就會有一百以上的書報攤。稍大的茶樓，往往有一檔以上。這些報攤，差不多代表了香港文化。

香港人的讀物，完全在這書報攤上。看書的人極少，讀報風氣甚盛，一個人早上到茶樓飲茶，看上三四份報紙的很多。

許多香港人甚至移民到了外國，也忘不了香港的報紙，繼續訂閱。有些報紙為了適應這類讀者，紛紛在海外出航空版。他們除了關心香港動態，還因有親友在香港，要從新聞中了解他們的生活近況。

另一原因是，在外國定居後，接觸中文機會很少，許多人每到週末，趁着有空，開車到唐人街，買一批書報回家，作為一週內的精神食糧，這種食糧，大半由香港供應。

同時，海外華僑讀報，和香港人有很大不同。香港生活緊張，工餘之暇，節目繁多，大部人看報是粗枝大葉，只看論評，特別感到興趣的文章才看全文，否則只不經意地溜一溜。

在外國的華僑，因中文讀物矜貴，讀報時全張讀遍，且是詳讀，巨細不遺。也因為這道理，往往在海外的反應，比在香港強烈得多。

十之八九・無法維持

不過，香港出版的書報刊物，種類甚多，若以香港本身市場來說，除報紙外，不論單行本或雜誌，十之八九無法維持。本地人不大看書，很好的書，在香港賣不到幾百本。

固然因為香港人經濟掛帥，生活忙碌，無非為賺錢，剩下來的時間，喜歡找些不傷腦筋的消遣，譬如看看電視、電影，或搓搓麻將，到會所找尋些刺激等等，風氣所趨，誰還會拿書本吸收知識？

比較有銷路的雜誌，是消閒性的，比方一些娛樂刊物，和內幕雜誌，還可銷得幾本，學術性、政治性的，香港人只有小部分會感興趣，自然銷路很窄，十九賠本。不過，雖然賠本，卻不斷有人去辦，他們志不在香港，目標在海外。

香港定期與不定期刊物，滿坑滿谷，一家倒下，一家又繼起，不怕艱苦，為什麼？只要稍為留心這些書刊內容，便知他們目的何在。

中間偏左・作中立狀

香港出版，有如雨後春筍的期刊和不定期刊，差不多都走「中間偏左」路線，故作中立狀，實際是中共統戰走卒。這種刊物，據說最受年青讀者「歡迎」，蓋投其所好也。

這類書刊有多大銷路，老萬也不清楚。不過主要銷場不在香港，大量向海外推銷，目的是向海外青年及留學生進行統戰。因為十居其九是這類刊物，海外青年除非不看中文刊物，偶爾涉獵，便容易中毒。

為什麼特別多人出這類書刊？他們決沒有鄧氏銅山為後盾，沒有人去支持，不易維持。有些厚厚的本子，只賣一元到兩元，照老萬內行的計算，四五十元本也不夠，何況他們還負擔很高的稿費，一千字絕無問題，且每期出版，例貼海報，辦過雜誌的朋友知道，每貼一張海報，工錢二三角，給他一千張，能貼出五百，已算有良心，因此這筆費用，決不是正規雜誌所能負擔。

中共睇皮・不怕賠本

多年前老萬認識一位擅繪地圖的行家，辦了一本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是左派津貼的雜誌，據說從出版到關門，花了三十多萬，當時三十萬至少值現在

的鈔票十倍八倍，是一筆巨大到非他本身經濟能力所能應付的，實際這筆錢是中共津貼的。各位可以想想，中共對這麼一本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各地風光」雜誌，尚且肯付給這麼大的支持，目前出版的統戰刊物，與之比較，作用大得多，所以，他們拚命的出，當然因爲可以得到同樣的支持。

不過，這些左傾刊物不全部是中共睇皮，既有托派刊物，亦有蘇修走卒，因此他們不全部獲得左報支持，有些反而受到攻擊，使人有「狗咬狗骨」的感覺，其實雖然彼此靠左走，路線卻不相同。

即使受到大陸支持，也有毛、周派系的區分。

據說，香港屬周派勢力範圍，所以華國鋒被任爲代總理，香港的左報並不重視，只淡淡置之，香港出版的統戰刊物，步調並不一致。

大陸權力鬪爭，目前形勢，變化難測，香港左派分子也有無所適從之感。追悼周恩來的大會，剛在中國銀行大厦舉行過，廣州已出現批鬪周恩來的大字報。在香港大捧周恩來的「走資派」，大有挨鬪可能，因此統戰刊物只有走「挖台灣瘡疤」一條路，這樣才不致出錯，要走左，實不容易！

付出代價・僱用打手

有位熟悉內情的文化界朋友告訴老萬，沒有拿錢的統戰刊物，卻有不少自費反共刊物。外圍左報普遍的津貼方式是用大陸的紙，不必付帳。一本「激進青年」辦的雜誌，有過兩期「揭發」一名左報老總向他們「接頭」，要把他們「收買」，連「談判」時的對話都公開了，表示他們「不受收買」。可是心水清的人會想到，既無意被人收買，爲什麼要「接頭」？爲什麼要「談判」？顯明的是討價還價的手段。果然過得兩期，這本雜誌態度改變了，再不「揭露」什麼。

前兩天，左派文滙報發表一篇「讀者來稿」，揭發了「蔣幫」文化特務，列舉出只有「××批評」「××評論」「××台」三種，「萬人日報」榜上無名，和上回報導，有所不同。老萬非常高興李子誦社長從善如流，因爲經老萬反擊，他知道造的這個謠站不住腳，當然免得再惹麻煩。

至於他們說的「××批評」「××評論」和「××台」是否特務機關，老萬無意替別人辯護，他們自己有張嘴巴，如果不是受「蔣幫」津貼，大可理直氣壯，起而反擊。

以毒攻毒・製造笑話

但，即使文滙報「情報」準確，以之與中共及托派、蘇修等等的文化特務機構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蚊髀與牛髀。正如老萬前文所說，一本各地風光的雜誌，可以賠三十幾萬，那些「蔣幫特務機構」很多連寫字樓也沒有，附設在住家，這樣的「特務機構」未免太簡陋，與文滙報的新建大厦，重門深鎖，保衞森嚴的「特務機構」相比，豈不相形見拙？

可能文滙報一直是開銷「祖國」供給的「人民幣」，因而絕不相信有人不受酬而做「文化特務」，寫反共文章，辦反共報刊。當然，投機取巧的人不是沒有，比方有些辦狗馬左報的人，他本身找不到一丁點「共產」氣質，過的也是資產階級的腐化生活，同樣，爲了賺取國民黨津貼而辦報攤上沒有擺賣的反共刊物的不是沒有，其實，也只有這種人，肯鑽門路，才會拿到國民黨象徵式的津貼。

以老萬所知，有這麼一個笑話：有人要求國民黨辦宣傳的單位，因爲有一本「中立」月報在海外頗有銷路，這本月報對國民黨諸多不利，因而要辦一本站在國民黨一邊的月報，與之對抗，要求給予每月一萬元津貼。門路鑽通後，月報出版了，主辦人說爲了對抗媚共月報，實行「以毒攻毒」，比他的月報更左。出錢的單位越看越不對勁，等如出錢替共黨宣傳，因此決定斬纜，該月報也就此停刊。

依樣葫蘆・幼稚愚蠢

大概國民黨不是搞統戰能手，因此常常鬧出上述的那類笑話。

一本反政府月報，即使它在海外有相當銷路，也不必辦一本「類似」的月報「頂」它。事實上讀者看慣一本雜誌，不是類似雜誌可以替代的，除非另一本雜誌更能投入他的口味，或有更值得一讀的文章。

國民黨花一萬元月費津貼辦一本月報跟人家「作戰」，這是十分愚蠢的作法。可以肯定，他一半也搶不到那份親共月報的生意，理由很簡單，等如「萬人日報」搶不到「文滙報」、「大公報」的生意，喜歡看文滙、大公的人，難道他們會放棄不看而每天買一份「萬人日報」？除了職業上需要「參考」的左派人士，我們沒把握做這些人的生意，唯一可能是他受了一次巨大打擊，知道共產黨的眞正面目後，大徹大悟，思想改變，揚棄了大公、文滙，改讀「萬人日報」，是有可能的。

開闢新路・爭取讀者

因此，我們不必辦月報「對抗」他，用一種形式，效果也一樣。「萬人日報」並不針對大公、文滙或商報、晶報而辦，我們有自己的風格，相信慢慢這種風格會大部分人接受，我們的一切資料，都是實事求是的，我們要用事實證明共產黨的邪惡，不是作使人難懂的理論性的八股。因此，我們出版雖短短只有八個多月，銷路也未推廣，可是我們的報導，有一定影响力。重溫我們幾個月來的新聞報導，有很多次跑在他報之前，行家也稱許我們一班小伙子跑新聞「夠精神」。

老萬以爲，自己開闢新路，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勝過以別的東西爲藍本，希望辦一份類似的東西，將別人壓倒，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

更笑話是爲了爭取對方的讀者，投其所好的以「左」的姿態出現，且比對方表現得更左。

如果此路可行，索性把那一萬元月費送給對方，希望他們看在鈔票份上，筆下留情，豈不更直截了當？

每月花一萬元事小，而每月看到一本痛罵自己，大捧敵人的月報，眞不知搞海外宣傳的大人先生心頭是怎麼樣的味道。相信他們也很難受，否則便不會終於「斬纜」，不再予「支持」而使之停刊，樂得眼前乾淨。

中共教育革命的由來

教育革命的演變與當前教育領域內的鬥爭

項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間，中共報刊突然透露，大陸教育界出現反對「教育革命」的言論，正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受到工農兵學員張貼大字報進行猛烈的批判。這報被說成是教育領域內的「右傾翻案風」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鬬爭」，到進入一九七六年以後，還在繼續開展批判中。

首先是「紅旗」雜誌選載了毛澤東過去所提出的理工科大學「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教育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以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爲教育方針等三則語錄，並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所寫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中所例舉的「否定教育革命」的言論：㈠「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㈡「理科要挑中學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學」；㈢開門辦學是不講學文化、實踐——實踐——實踐」；㈣「現在的大學教育質量不如過去的中技高」；㈤「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㈥「要有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所有這些，都是針對「教育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實踐結果而提出的批評與反對意見。

否定「教育革命」的言論是如何出現的，以及此類言論在教育界產生了什麼影響，其具體的論據又是怎樣，中共對此諱莫如深。不過，從宣傳機器所謂「右傾翻案的奇談怪論製造了思想混亂，那種狀況如不及時改變，勢必造成分裂」；所謂「在右傾翻案風影響下說過一些錯誤的人」；所謂「教育界一個刊物第十期散佈了種種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等一言半語的透露，仍可以明白反對「教育革命」是一種思潮，不是個別現象，對理工科大學生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其實，從中共爲反擊並壓制這種思潮而開展了猛烈的全面批判運動，卽可看出「教育革命」引起大陸教育界的不滿，已經發展到表面化公開鬬爭。

事件最初發生於「清華大學」。據「新華社」報導：「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後，清華大學有那麼幾個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人，配合教育界的奇談怪論，刮起一股右傾翻案風。在他們看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本來很好，教育革命搞糟了，現在就是要『扭』回去。」「從十一月十三日起，在毛主席、黨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清華大學展開了教育革命大辯論，對這股右傾翻案風發動了猛烈回擊。」「十一月十八日，校黨委召開全校大會，開闢了大字報區，廣大革命羣眾……在黨委統一領導下，人人參加大辯論，但不搞戰鬬隊，不搞串連，不拉山頭。」另據「新華社」報導「北京大學師生員工展開教育革命大辯論」情況，則說是「去年（一九七五）七、八、九月份，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右傾翻案風，否定教育革命，爲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可知春季間卽已出現，經夏季秋季獲得愈來愈多的反應，到了十月，便有一個教育雜誌正式發表了反映這種意見的文章；十一月，「清華大學」開始反擊，展開了大字報批判運動。

「法新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一則電訊說：據「通常可靠人士」透露，「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劉冰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間寫信給毛澤東，指出現行教育制度的大學畢業生，「甚至連看一本書的能力都沒有。」毛把這封信轉交「清華」學生，要他們在自己校內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清華」和「北大」的學生寫出數百張大字報攻擊「教育部長」周榮鑫和劉冰以及教育界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回潮」。在十二月間，每天都有幾十輛車子滿載着工、農、學生到「清華」、「北大」讀大字報、寫心得、參加辯論。此一運動已擴及大陸各地的大學，上海、天津、哈爾濱的大學反應尤其熱烈。

日本「每日新聞」駐北平特派記者石川的一篇報導說：「當前，『中國』正在以理科綜合大學清華大學爲中心，開展一場『堅持』文化大革命後誕生的新教育制度的『鬬爭』。」「對這種新教育制度表示懷疑的所謂『怪論』，主要出在理科的領域。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在技術水平比較低的階段容易實現。但是在電子等需要高深的專門知識的領域，無論如何也有限度。——因此，『倒退』的空氣好像就產生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說：『教育界那種怪論評論大學的現狀是不要理論，實踐——實踐——實踐。』」「據傳，大學裏的大字報介紹教育行政負責人『向後的講話』內容，也『點名批判』了。『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給人強烈的印象是，着眼於批判在教育戰線蔓延起來的『修正主義的傾向』本身，而不在於『追究』沒有明確『責任之所在』的行政主管人員的『責任』。」「日本經濟新聞」駐北平記者中空也在一則電訊中說：中共攻擊「教育界出現的懷疑教育方向的風潮」，認爲「這就是要恢復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否定的『智育第一』、『小寶塔』……不過，關於爲什麼教育界出現了這種『怪論』，卻稍欠具體的說明。……看來，『怪論』是企圖走上『技術第一』的方向。」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北京大學」邀請駐北平的外國記者到校參觀大字報，並聽取了「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周培源的說明。據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田的一則電訊說：「北大」大字報批判了一部份校外的人，校內則沒有人被點名批判，批判文章「表明這場運動是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批林批

孔運動的延續。」「路透社」記者報導說：「北大」教育改革工作人員說周榮鑫「頭腦有毛病，我們會幫他改正」，指責周「惡毒誣衊」毛澤東教育路線，主張恢復「文革」前大學入學制度。並說周成為北平各大學大字報批判目標。

以上所引，說明了一九七五年間，大陸教育界，特別是理工科大學內，普遍出現了否定「教育革命」的思潮，教育領導幹部，教師和師生，大都認為現行教育制度偏重政治和勞動而輕視了智育，使教育質重大為降低。這種思潮迅速蔓延，對堅持「教育革命」的江青集團極為不利，以致引起江青集團的反擊。由於獲得毛澤東的支持，所謂「教育革命大辯論」，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暴力鎮壓，不過初期的反擊程度限於批判，以不發展到對人的整肅鬭爭為度。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共有過破而不立的「教育革命」，也進行過「教育改革」的討論。此是繼一九七五年「反右派鬭爭」而來的一九五八年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和「教育大躍進」運動。此一運動在當時並無教育革命之名，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才被追稱為「教育革命」或「史學革命」。紅衛兵的批判文章雖然肯定它完全符合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並指控劉少奇、周揚把它破壞了；實際上則是著名學者教授所編著的大學各科教材和參考書，被視為「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全部批臭廢棄，另由各大學中共黨委領導年輕講師助教與高級學生所編寫的幾百種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及心理學的新教材，全是硬套馬列主義教條，突出政治性而缺乏學術性，不堪採用，後來中共還是請教老教授負責重編教材的工作。所以，紅衛兵的重新予以肯定，並沒有使毛江集團決定採用那些被劉少奇、周揚所否定的教材。這也就證明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只是一場破而不立思想鬭爭。

「三面紅旗」期間的「教育大躍進」，造成一片「亂、糟、偏」現象；中共為救弊糾偏，乃提出「學習蘇聯，參考英美」的口號，減少政治課、生產課，加強專業課、基礎課，強調「學校以教學為主」，「學生以讀書為主」，教師要負責「出人才、出科學」，整個教育由是逐漸走上人才主義的正規化軌道。但是，這樣一來，又發生了教育期間太長、課業負擔過重和脫離實際問題。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澤東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會上大部份時間談的就是教育改革的問題。這次座談會的紀錄，「文革」期間由紅衛兵予以發表，其中兩個主要發言人，由於已經遭受批臭鬭倒，故用「×××」和「××」代替，相信就是前「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與前「教育部」部長何偉。毛提出要談教育問題時說：「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現在還不行。我看教育路線、方針是正確的，但方法不對，要改變。」可見在「文革」的前一年，他並未認為教育領域內存在着什麼「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鬭爭」，他完全同意當時的教育路線和方針，只是要改革教學方法而已。

蔣南翔和何偉發的言指出，「學制太長」是當時的「一個迫切問題」：「七歲上學，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廿四、五歲才大學畢業，然後再勞動一年，見習一年，出來已廿六、七歲了。比蘇聯多二、三年，蘇聯中、小學十年，大學四、五年，廿三、四歲進工作崗位。年歲大了，學文的問題還不大，學自然科學的就顯得太長了。特別是搞原子能科學的，搞尖端科學的，畢業的年歲就太大了。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學自然科學的到廿四、五歲就可以作出貢獻……。而這個年齡我們的學生還在大學，未進入工作崗位。廿六、七歲才工作，對於發展科學不利。學制特別長，應考慮學制問題。」如果「小學五年，中學四年，十六歲中學畢業。如果小學六年，十七歲中學畢業……。中學畢業後搞二年職業教育，十八歲到工廠、農村就業，就比較接近。或搞二年預科，這樣就可以和大學銜接起來，到廿四、五歲就可以工作。」現在「課程多而繁重，老師作業留得多，學生無法應付，緊張得不得了，沒有課外活動和閱讀時間」，「學生不能獨立思考」。「有兩個問題要研究：一是學生負擔太重，門門有課外作業；二是教育學三套辦法：孔夫子一套，蘇聯一套，杜威一套。」「現在中小學以升學為唯一目標，畢業後不肯勞動，問題很大。」「課程問題主要是不集中，好些課程是學好幾遍，中學每學期八、九門課，考試多，很緊張。」

根據這些實際情況，蔣、何主張要「縮短學制」，「要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還要兩條腿走路。」他們說，河北省「辦簡易學校，結果中小學人數反而增加了。」「別的地方搞正規化，單式教學，不肯搞複式教學，學生人數下降，貧下中農人數下降，貧下中農失學的人數很多。……普通中學培養一個學生，國家一年花一百二十元；農業中學培養一個學生，一年只花六元八角。農業中學畢業生就業沒有問題，普通中學畢業生考不上大學，就業就麻煩得很，所以中小學都要兩條腿走路，同時要注意提高質量。以前就是蘇聯一套辦法，一九五八年衝擊了一下，勞動多了一些，又忽視了學習，改了就好。」「現在最壞的學生上師範，好學生進理工。今後可考慮師範文科不直接招考高中畢業生，可招高中畢業後勞動過一、二年的學生。學自然科學的學生也要下去。哈爾濱××學校有經驗，把教師下放一、二年，原來不好的，勞動回來後都不錯，成了骨幹。」「將來學制經過教改，學生到了廿三、四歲走上工作崗位是可以的，七歲入學太晚，可以提到六歲。」關於入大學前先到農村、工廠、軍隊去勞動、鍛鍊一段時間，「文科可以，理科有數理化問題，勞動二年恐怕忘掉了。」「蘇聯中學畢業後勞動二年進理工科，不銜接。」「大學除個別學校外，分三種學制：六年主要是醫，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數大學四年就行了。將來學制要多樣化，多種學制。城市中學辦兩種：一種是升大學的，一種是畢業進專科，兩年就畢業。」對於蔣、何意見，毛表示贊同，他一再強調「學制要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游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時間」，要「改革考試辦法，要「重視下鄉勞動」，學制要多樣化。

這次座談會的發言，事後根據錄音予以紀錄，是第一手資料。它說明了毛澤東的教育觀點，基本上就是蔣南翔和何偉的意見和主張。毛在會上一再肯定當時的教育路線、方針的正確性，問題出在學制、課程、教學方法上，與蔣、何反毛澤東教育路線和方針而行，執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其為出於誣控，不是十分明顯嗎？

江青快上台

【編者按】王再興先生原籍台灣，一九四〇年赴日本留學，一九五三年由日本回歸大陸，爲天津科技部門高級幹部，由於對中共政權澈底醒覺，一九七五年底由大陸逃抵日本。

中蘇共衝突主要是共產集團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六〇年代赫魯曉夫時代發生共產黨集團領導權的問題，誰來領導？其衝突的癥結在此。其實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他們都一致地把人類當做奴隸，這點沒有什麼差別。目前的衝突只是故意向西方人表示而已，故意迷惑西方人罷了。珍寶島事件只是唱唱戲而已。他們會合起來的。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這三年當中，許多同胞被殺，使他們覺悟到相信共產黨是錯誤，他們當初基於民族的感情相信共產黨，現在經過實際的體驗後，已不再相信共產黨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〇年中共一邊倒時，所有的同胞都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一九六〇年分裂後，中共一直罵蘇聯不好，沒吃的，然中共統治了廿六年，現在也一樣沒有吃的，以前叫好，現在叫壞，究竟好壞的標準在那裏呢？而老一代的人嚮往過去的日子，只有在這一情況下中蘇共不會起合起，能合的話，也只有經濟上合起，因爲他們相信赫魯曉夫上台後，人民的生活改善多了，也沒有特權，而在中共統治下，則充滿了特權。

其次對知識分子沒有獎勵創作，一切要「政治掛帥」，不像蘇聯還有獎勵創作。一九六〇年我參考許多外國技術書本，發明了瓦斯發生器的使用法，結果不但一點物質鼓勵也沒有，還說是毛澤東思想的鼓勵。其次是農民，自留地綠地豐滿，欣欣向榮，而公社的農地則枯萎不堪，說明了在大陸上大家還是歡迎自由經濟的，中共天天宣傳社會主義愈來愈好，而我們的生活卻愈來愈差，什麼獎金也沒有。如果國民黨沒有反攻的話他們很可能會與蘇聯合併，因爲他們認爲蘇聯較好。還有，如果要鬪爭的話，也要依靠蘇聯的力量支持，林彪即是走蘇聯路線，但未成功的一個例子。至於將來中共誰來掌權，大家都希望江青早日上台當總理，她快上去，亂得愈快，我們也能快回去，如果是鄧小平上台，則有軍隊保護，二、三年內慢慢會穩定下來。一九六一、一九六八年我們沒有把握機會回去，這一次要把握住，江青快上台，我們快回去。

黃河水壩的事情，我因爲沒去過，所以並不清楚，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中共並不重視知識，黃河水壩建成後問題重重，導因於設計與施工的錯誤，搞了幾十年科學的人，要向十幾二十幾歲連ABC都不懂的「造反派」請示，當然會毛病百出。有一次我在建瓦斯發生器時，規格上指明必須要耐火磚，在當地找不到，只有紅磚，而紅磚只能耐七百度，瓦斯發生器內要有一千兩百度的高溫才能發生作用，我說紅磚一定不行，但「指導員」說我「資本主義意識」太濃

由大儒黃宗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這一段話，是明代巨儒黃宗羲在「原君」一文中說的。黃氏認爲領袖人物的辛勸是千萬倍於常人的，而且自己又不享其利，所以古之賢者不欲爲人君，後代的人君卻以天下爲私產，他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他們「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回顧六十五年以來中國政壇上，能夠符合賢君標準的前有國父孫中山，後有蔣總統。他們都曾經推位讓國，以天下爲公，可惜這兩個歷史巨人都在國運維艱的情況下先後逝世了。

我們不妨觀察一下中共政權的情形：試問今日的中國大陸，是誰「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答案是：毛澤東！他要「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他以個人之大私爲「天下之公」，爲了傳位於枕邊人，他不惜清算、鬪爭和殺害老「同志」，甚至他「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林彪也控訴他「把全部壞事嫁禍於人」！

我們知道：目前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只能在台灣省行使政權，但台灣省的建設正在飛躍前進，民生康樂。

我們也知道：中國大陸正在大亂中，賊殺賊的局面已經進行了多次，而且一定要繼續下去，直至毛政權潰滅。

爲什麼小小的一個台灣省，竟然創造了使人難於置信的奇蹟，而龐大的中共統治區卻日趨分崩離析之局？理由是：台灣以中國傳統文化爲基礎，以三民主義模範省爲建設的目標。中國大陸則以「階級鬪爭」爲基礎，以冒牌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夫妻政權」爲奴役人民的目標。

本來所謂「馬列主義」已經是錯誤百出的，違反人性的政治學說了，而冒牌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更是臭不可聞的東西。試問誰人願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誰願永遠做毛江夫妻政權的奴隸？誰不清楚毛江「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

由於毛江政權一貫來「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所以大陸大亂了，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相繼被鬪、被整了，廣州也發生動亂了，廣九路交通失常了，大陸運港的貨物劇減了。……

這本來是不爭的事實，甚至左報也不敢否認，不能否認的。可是，當自由報章在報導廣九路交通失常之日，明報卻在第一版刊出「外國貴賓」由大陸乘廣九路火車來港的消息，間接代共黨「闢謠」。我們要問：爲什麼「外國貴賓」有

似這種不重視知識，強調「政治掛帥」的作風，可以想到黃河水壩的建設如何了。

們快回去

王再興

不斷鬥爭的理論是一九六二年提出來，實際上「不斷鬥爭」與「無產階級鬥爭」的理論是一樣的，都是要嚇唬人的，從三反五反，反右鬥爭，三面紅旗，一直到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下進行，所以我們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和「不斷革命」就要發抖了，就要注意了，實際上並不是什麼階級鬥爭，他要鬥你的話，喝一瓶啤酒，他可以說你是資產階級，要來「兩條路線鬥爭」，被鬥的時候，滋味實在難受，許多工程師被鬥了三天之後，黑髮可以變成白髮，不斷地拷問比肉體還痛苦，整夜不能睡覺。

解放幹部是否有權，這問題與有沒有解放無關，不管有無解放，幹部都是沒有實權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原則問題是大權，但小問題他若說是原則問題的話，也就成了大權要抓的對象。工作上有分工，我管技術在技術的範圍內我有權，但要解決問題的時候，許多地方還要通過他，請示他才行。周恩來的政治報告是他做的嗎？我看不是他做的，誰做的呢？是集體做的，最後由毛澤東看看，他說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只有他有權。解放幹部也一樣無權，處處要請示，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毛主席」，毛大權獨攬。大字報並非沒有人領導隨便貼的，而是運動來了，在黨的領導下才能貼，西方人常說他們貼大字報有言論自由，這是錯的，在中共的暴政統治下那有什麼言論自由呢？在廿六年的恐怖統治下，大家都學會了「口是心非」的本領，表面上大家都會說得慷慨激昂，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回事。一般的老百姓像鸚鵡一樣只能根據毛語錄來寫，有利於社會主義和黨的才能寫，否則不能寫、不敢寫，例如「批林批孔」運動，沒有人敢表揚孔子，在這種情況下，那有什麼言論自由呢？

核子武器的問題很難說，我所知道的是實驗場在西安，設備在陝西，以前在新疆，現在用處不大。大部份的原子彈來自法國，通訊設備來自日本，原子彈有多少我不知道，這都是絕對機密，很複雜，外人不易得知。中共的備戰還是以游擊隊爲主，打到外國去的可能性還不大。根據楊振寧的報告，中共目前的核子武器很差，距美蘇國家的水準約有四、五年到廿年之間，毛接見楊振寧的時候，表面上好像很歡迎，可是他走後，我們批判他批了三天，他還不知道，我早晚要告訴楊振寧，他對中共的看法許多觀念都錯誤的。林彪說「五七幹校」是變相勞改，不是幹校而是勞改所。這話一點也不錯，開始時一荒地，叫那些幹部帶着一些工具去挖土、種田、蓋房子，所有的勞改都是這樣的。文革期間爲了培養接班人，本來過剩的幹部再加上造反派頭頭，這些人沒辦法安插，只好送到「五七幹校」去勞改，所以「五七幹校」乃是爲了解決幹部問題而設立的。

共產黨以一人民幣」嘉獎。

到「倀鬼」

古鶴翔

最可恥的是：「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快語」竟然公開爲共黨「闢謠」，公開勸「香港居民不應聽信謠言」。「快語」說：「今天的批判運動，一定有一個規模，而不至於『大亂』。『大亂』不在中國大陸出現，香港就無理受到這次批判運動的影響。上星明在香港發生的一些謠言，顯然是另有用心者製造出來的，目的在投機取巧，獲取金錢利益。」

「快報」這一篇「社論」，竟然公開爲共黨「闢謠」了，誣衊忠實的報導爲「謠言」，誣衊忠實的報導是「投機取巧，獲取金錢利福」。我們要問：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章，公開投機媚共，究竟爲了什麼？大概不是「爲了金錢利益」吧？

必須指出：毛江政權對鄧小平及其同夥正在展開生死鬥爭，勝負之數須未可知，而其「奪權」之用心則爲不爭之事實。可是，「快語」竟認爲這不過是「批判運動，毛澤東的原意在於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快語」爲了美化中共政權，竟然出現兩「段」妙文，特抄錄於後：

第一段：甚至可能走得更左。

第二段：結果也被打下去了。

試問有那一篇文章是這樣分段的？只有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七日的「快語」！在這篇「快語」，出現了不少像上面似的「分段法」，但這兒不想一一抄引了，請讀者翻閱原文罷。

爲什麼我們要指出「快語」分段的笑話，因爲它理屈辭窮，但不得不寫，所以「快語」就成爲「胡言亂語」，甚至汚言穢語了。

中國民族是以孔子文化爲準則的，中國人是講求仁道的民族：「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是充滿了仇恨的狂人思想，在這荒謬而且瘋狂的思想指引下，毛澤東不但鬥倒了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共黨頭頭，還殺害了六千萬以上的中國人，大陸怎能不大亂？

動物必須合羣，必須互助互信，能夠這樣的動物，小如螞蟻，也能生存；反之，自相殘殺，同室操戈的動物，即使軀體龐大，爪尖牙銳，亦必被大自然所淘汰。那些主張「階級鬥爭」邪說的人，那些不斷地製造矛盾，煽動仇恨之火的人，必將玩火自焚。毛澤東認爲「與人鬥，其樂無窮」。因此，他連自己的兒子也逼瘋了。

讓我們迎接「天下大亂」的日子罷，「賊殺賊」的局面出現了；那些甘爲虎倀的人，趕快悔改罷！友人鄧君於周恩來死後，曾寫出下列「預言」，特抄錄於後，作爲本篇的結語：「倀鬼今朝歌偉大，他年倀鬼要鞭屍。」

國際動態

美蘇軍事力量比較

——美國將認作第二？且看此篇報導

任蜚聲

當參議員約翰・古爾夫，一位來自愛阿華州的自由主義者民主黨人，於最近向國會圖書館借閱資料，研究美蘇軍力平衡問題時，他希望所獲結果，可以支持他的提案，以削減五角大樓所提預算。但是圖書館的報告使他大所失望。那報告指出，蘇聯在戰畧核子武器方面，已差可與美國平衡，而且在其他許多軍事項目上亦着着領先。古爾夫顯然感到很困惱，他迅即將這份文件棄而不用，認爲那是一種錯誤導致的統計比較。但其他許多人閱讀這份文件後，卻視爲一項嚴重的指出，美國已在宣傳競賽上落後於蘇聯。空軍喬治S布朗上將，聯合參謀會議主席，上週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們相信美國的軍事力量：：今天是足夠的。但是我們也十分關心一些不利的軍事發展趨勢。」

據來自一個獨立來源的消息，那份圖書館的文件已加深了一項漸起的爭論，美國是否應當增加國防經費。有些批評指責這份文件不該落入鷹派之手，因爲他們已經要求國會加撥出一百四十四億美元作爲加強國防之用。但是，許多自由主義者，過去會拚命要減少國防經費，看了那份報告後，現在似乎也改變了觀點。一位長期反對五角大樓浪費的華盛頓州議員李斯・亞斯賓，承認對蘇聯最近在武器銷費之大量增加，「顯然不能加以忽視。」既使對國防一向持保守態度人士也都不表反對了。他們說，因爲那份報告已經顯示，當軍備競賽中，蘇聯軍力已獲迅速增加，變成爲美國安全的一種威脅時，五角大樓不再作虛僞的警告了！

自從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事件來，蘇聯軍事預算每年已經增爲百分之三至五。但是，美國自一九六八年越戰最高峯以來，國防預算已經銳減（由於反美元通貨膨脹之故）。結果，蘇聯現在每年國防經費已超過美國百分之四十——或者四百卌五億美元。從另一方面看，蘇聯自它的全國總生產中撥出百分之十五或更多作爲軍事開支，比諸美國所撥出總產量百分之五點四，其間相距如何可知。

一部份，因爲蘇聯火箭所載彈頭遠較美國的爲重。一些專家們相信蘇聯在核子武器方面正走向領先地位。關於這種所謂新的飛彈發展，對美國來說有一個特別灰黯的前景，那就是五角大樓的馬可姆R・克利研究所長，上週在加州發表演講稱：「要集中我們較好的能力，去對付蘇聯將於一九七七年，理論上可能產生一種打擊「美國飛彈」的反擊力。蘇聯這種反擊力不僅擊退美國的反擊力所有反應，而且仍有足夠力量攻擊中共與北大西洋公約的核子武器，不僅攻擊美國人口與軍事目標，而且仍有剩餘的投擲重量比我們所有爲大。」他又加以說明：「到一九七七年後，事情將變得更壞。」但國防專家們指出，上述克利的聲明是一片誇張之詞。他們認爲既使經過這樣一種改變後，美國仍有足夠的核子彈頭與核子炸彈可以摧毀蘇聯數倍之多。

理論上，現在這種形勢，至少對訂有條約軍事地區的各國是有威脅的。比如蘇聯陸上軍力超過了美國。同時海上軍力合起來與美對比，爲二又二分之一對一。而且他們的裝備遠較完善，裝甲部隊車輛卻有兩倍之多，坦克多出四倍，大砲多出六倍。在海上，蘇聯的戰鬬艦隻多過美國爲五與四之比，並且他們橫行於其在世界各地廣大的基地網。

唯一在空軍方面，美國佔有一種優勢——不過現正在逐漸消逝中。美國海軍飛機飛行，爲蘇聯所有飛機與直升機飛行之四倍。而且這些鬬士是對蘇聯地面與水下所威脅美國的一個答案。美國海軍已有十四艘大的航空母艦（蘇聯只有一條小的母艦），以及七艦直升機母艦，而蘇聯卻只有兩艘這種艦。美國陸軍與海軍在直升機方面與蘇聯比爲四對一

。但是美國空軍實力現正逐漸轉弱。一位美國高級將領說：「蘇聯正迎頭趕上稍佔優勢，他們千方百計總欲保持在一場戰爭中足以獲勝的空軍實力。」

我們從中歐形勢，似乎看得更清楚：擁有二千九百架戰鬬轟炸機與一萬九千架坦克車，蘇聯與其華沙公約盟友連結成一串齒輪，準備橫越一百卅哩濶的西德腰部，發動一項東西閃電戰，目的在摧毀北約軍力與切割其供應線。

對付這種挑戰，西方的防衛看來很薄弱。北約只有二千三百架戰鬬轟炸機，與七千架坦克在前線。美國有五個師駐在歐洲，保衛一個南北一百五十五哩長的德國中部防線——軍事專家指出，他們應供配兩倍於此條防線人員。

爲防阻華沙公約的猛烈攻擊，北約使出兩張王牌。一張是一種配有反坦克導向飛彈與「劇烈炸彈」的裝備，這些都是設計來對抗共黨的重裝甲的。另一張王牌就是一種擁有七千個戰術核子武器的美國兵工廠，將成爲共黨部隊集中的致命威脅。這種戰術核子所作戰畧性自動運用，被美國視爲一種主要對付共黨攻擊的防阻力。但是，布朗將軍指出：「戰爭從沒有一個合理的開始。那麼，我們必須警覺，蘇聯現正發展軍力爭取戰爭勝利。」

最近幾年，蘇聯已花費許多錢在其世界各地的軍事上，大部份在增強他們的海軍。蘇聯的艦隊現在大西洋，太平洋與印度洋以及地中海上向美國海軍挑戰。蘇聯現在使美國頭痛的地方是中東，那已經導致莫斯科在非洲的影響力大大增加了。因此，最近數月中，蘇聯很容易將它自己與其附庸古巴的軍隊開往安哥拉，淸楚地表演它們的力量，介入一個大陸戰事。

但是，對於蘇聯整個武力的增強，許多國防專家們相信美國不必過於擔憂。伊阿華州的古爾夫參議員加以辯論稱，這個令人失望的統計，不足表現整個美國的力量。他說還有美國的經濟實力與進步的科技。甚至那份國會圖書館的報告也說，這種粗率的計算，並不包括一切在內。那報告說：「每一方面所有的並不是那麼重要。惟有美國武裝勢力依照所需發展，不顧蘇聯的反對，才有意義。」直到今天軍事科技實質上仍是美國領先蘇聯，例如多彈頭核子彈頭，戰畧飛機、直升機、反坦克武器，電子戰及長程空運等。

另外一些對五角大樓的批評，指出美國不需要與蘇聯比對武器。他們知道蘇聯有許多不同的難題。莫斯科已感到被迫保持五十萬人和一個包括各種武器的大兵工廠，沿着西北利亞邊境與中共對峙，是一種負擔。因此，至少蘇聯一部份在中歐的軍隊是不宜向北約進攻，何況它面對着任何衛星國隨時都可能搞獨立，如一九五三年東德作法，一九五六年有匈牙利，以及其十二年後的捷克。

不管蘇聯的武裝軍力如何增加，一些軍事專家們認爲這種危險可能是有點誇張。布洛金斯研究所的國防分析專家首長，巴萊•布里曼說：「那是令人紊亂的趨勢，但是不能武斷地說我們需要擴大國防預算，我們應當視我們在世界各部份的需要而定。」當美國國防計劃人試圖造成一種勢力，爭取與蘇聯所計算的匹敵時，他們將需要估量的，不是多少才夠，而是至少要多少才夠。

（譯自「新聞週刊」）

美蘇軍力比較表

	美	蘇
步　兵	2.084,350	4.412,000
坦克車	10,000	42,008
戰畧飛彈	1,710	2,378
百萬噸級原彈	4,000	10,000
戰畧飛機	463	135
戰術飛機	8,500	6,100
主要戰艦	182	226
航空母艦	14	1
飛彈潛艇	41	73
攻擊潛艇	73	253



蘇美軍力分佈圖

毛・澤・東・苦・鬬・鄧・小・平

岳騫

鄧小平事件，目前又進入一個新階段，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翻案不得人心」，毛澤東已正式跳出來鬬爭鄧小平，社論說：

「在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一個反擊右傾翻風的偉大鬬爭正在全國勝利發展。

「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話，充分表達了廣大革命人民反對復辟倒退，堅持繼續革命的強烈願望，揭露了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本質，鼓舞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更加積極地投入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鬬爭。

「這場鬬爭是資產階級挑起來的。去年夏季前後，社會上刮起了一股右傾翻案風。刮這股風的人，反對以階級鬬爭爲綱。纂改黨的基本路線，否定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文藝革命，否定科技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結合，否定各條戰線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的翻案活動，是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的，他們的矛頭對着偉大領袖毛主席，對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着廣大革命羣眾。不回擊這股右傾翻案風，豈不是容忍修正主義泛濫，資本主義復辟嗎？」

以上一段話是指鄧小平廣泛的罪狀，下面一段則點出鄧小平的名。社論說：

「毛主席在這裏明確指出，走資派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黨內的資產階級。從合作化到批資產階級法權，社會主義革命每前進一步，都要受到黨內資產階級的抵抗。由於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還存在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總會在黨內出現走資派，出現新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將長期存在。煽起右傾翻案風的那個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隨劉少奇搞修正主義，對抗歷次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過而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口頭上說什麼『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舊病復發，又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種人，從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毛主席曾經指出的思想至今還停止在民主革命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派。」

情況發展到現階段，毛澤東已親自披掛上陣鬬爭鄧小平，在毛澤東個人習慣而言，倘是創舉。在過去毛幫內部大鬬爭，毛澤東總是隱身幕後，等待塵土落地再出場，使被鬬爭的人不太恨他，只恨充當劊子手的人，造成內部對立，也就是毛澤東一分爲二的思想，「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拉一派，打一派」，也是指此而言。

毛政權成立後，第一個被鬬的大頭目是高崗，是在一九五四年年底，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三人出面鬬爭，就當高崗被整得死不得，活不得時，毛澤東卻悠哉遊哉，回長沙過年去也。

第二次是大鳴大放，那把火是毛澤東自己點起的，但是，一旦鬧得不可開交時，毛澤東把這個爛攤子交給劉、鄧、彭眞處置，大整右派，他帶着江青同兩位千金去青島避暑去也。

第三次要說到鬬彭德懷，那次是彭德懷點名向毛澤東「叫將」，毛澤東自己不能不出頭，但是，到了激烈搏鬬時，還是劉少奇打前鋒，劉少奇指着彭德懷說道：「與其你反黨，不如我反黨」，就這樣，把「彭大將軍」打下馬來（按毛有四句恭維彭德懷的屁詞：誰敢橫刀躍馬，惟我彭大將軍）。

第三次到了鬬爭劉、鄧，是林彪作的爛頭卒，周恩來也曾披掛上陣，但誰看見毛澤東正面攻擊過劉鄧。

第四次，鬬爭林彪一羣，毛澤東也只有廬山會議時，以尖酸刻薄語調挖苦了林彪手下「五虎將」幾句，一直未說過林彪的事。至於毛報所有加給林彪的罪名，都是江青裙下人馬搞出來，逼周恩來照本宣讀的。

就毛東一生鬬人的歷史而言，最強的對手是劉少奇與林彪，毛澤東並未親自出馬，何以此時對付鹹魚翻生的鄧小平，毛澤東居然打了頭陣。

毛江之掀起這一次文革，最初確有整套計劃，要一網打盡所有的黑幫。

二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的記者文章，極明確地指出了下面五點：

一、當前在教育領域內出現的這股「右傾翻案風」，是「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少數人」向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攻擊行爲。

二、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洞察當前階級鬬爭的動向，及時抓住戰機親自發動」的一場「革命大辯論」。

三、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場鬬爭，不只是教育質量高低的爭論，不只是怎樣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爭論，不只是幾個單位的領導權問題」，是「刮右傾翻案題的人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猖狂地向無產階級全面進攻……要改變黨的基本路線……改變我們整個『國家』的顏色。工農兵學員說得好！『右傾絕案風得逞，就是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不但我們要被趕出校門，千百萬階級兄弟還要人頭落地。』」

四、指出「這股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就

是「黨內那些堅持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五、號召「廣大幹部、羣衆、同仇敵愾，在前一段大辯論基礎上，緊緊抓住右傾翻案風否定以階級鬥爭爲綱，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復辟資本主義的實質，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會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義謬論聯繫起來，進行系統的、深入的大批判。」

「人民日報」的這篇記者文章，它的重要性不在於揭發鄧小平的罪名，而在於它指出了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性質，是「文革」的「繼續和深入」，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大搏鬥」，弄得不好，會「千百萬人頭落地」。指出了鬥爭的目標，是其黨內「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公開號召要在前有的基礎上，突破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範疇進行辯論的框框，同「社會上其他方面」聯繫起來，對之進行系統，深入的大批判。

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記者又通過另一篇文章：「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指出了鄧小平的一種總罪狀，指鄧小平曾提一個以「『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公開「打着紅旗反紅旗」，反對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指示」。

所謂「三項指示爲綱」，「文革派」是指「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影射鄧小平），將毛的三項指示，即：一九七五年「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一九七四年十月「關於要求內部安定團結的指示」，及不知何時發出的有關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毛江派指鄧這三個毛的「指示」揉成「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幾句話，「作爲各項工作的總綱」。因此，毛江派批判他是在否定毛的階級鬥爭爲綱，並指責「他們不僅把安定團結、發展國民經濟提到『綱』的地位，而且提出什麼整頓爲綱等等，就是憑着這種以目亂綱，以目代綱的折衷主義手法，把階級鬥爭這個綱排除九霄雲外去」。

「新華社」二月十八日，在一篇對「文革派」重要基地——上海的重要文教陣地——「復旦大學」反「右傾翻案風」的繼續對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爲綱」的出籠細節作報導說：

「去年（按指一九七五年）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表了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教導我們對於資產階級法權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也就在這個時候，資產階級進行了激烈的反抗。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在去年的一次會議上說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一個物質基礎，沒有，怎麼限制？就是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有一個物質基礎，才能消滅資產階級法權』。露骨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對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限制的必要性，他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抛出了所謂『三項指示爲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公開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相對抗。」

這頂大帽子壓在鄧小平頭上之後，就想牽涉到周恩來的頭上。二月廿二日的北平「光明日報」，對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展開猛烈的批判。其中由上海師範大學學員陳衞平所寫的一篇短文，更公開砲轟「一切爲了現代化」的口號。

文中說：「三項指示爲綱」是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提出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總綱在這個黑綱領下，他們歪曲全黨，全國人民要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的革命雄心，販賣『一切爲了現代化』的修正主義黑貨。」又說：「『一切爲了現代化』是要在理論和實踐上歪曲馬克思主義，否定以階級鬥爭爲綱，否定黨的基本路線，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抽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那末他們要搞的『四個現代化』，只能是要搞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現代化。」

又提到「刮右傾翻案風的走資派攻擊教育革命『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就是以『四個現代化』作大棒，妄圖把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一棍子把死。這表明了他們打出『一切爲了現代化』，就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切爲了現代化』，又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口號。」「『四個現代化』這一惑迷人心的面紗撕下來了，原來它的背後是一整套修正主義的綱領、路線。」

所謂四個現代化，是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所提出的報告，可說是周恩來的特有商標，如同提到「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便是好貓」，人人皆知是指的鄧小平。

但以爲的發展可能與毛江的理想不符，不得不「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專打鄧小平一人，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最後一段：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要認眞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學習毛主席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一系列論述，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認淸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和前途。領導幹部要站在運動的前列，帶頭學，帶頭揭，帶頭批，帶頭反擊右傾翻案風。要相信羣衆，依靠羣衆，放手發動羣衆，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團結起來，集中批判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廣大革命羣衆和革命幹部，都要記住毛主席關於『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些教導。對少數執行了錯誤路線的領導幹部，要幫助他們轉變立場，歡迎他們改正錯誤。要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把各項工作包括工農業生產都搞得更好，警惕階級敵人的搗亂，警惕有人用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要通過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一步促進安定團結，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偉大成果。

「讓我們在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以階級鬥爭爲綱，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行到底！」

照這樣說法，不但不追究其他的人，就連鄧小平只要肯悔改，本諸「治病救人」的「教導」，也還可以重獲任用。這段話實在有氣無力，以毛澤東自己發動和領導的運動，弄到這個下場，充其量鬥垮一個鄧小平，其他的人，暫時就不敢了。想起史達林晚年佈置的猶太醫生案，準備一網打盡所有政治局委員，但大限已到，未能害人便暴斃，白白供給赫魯曉夫鞭屍的資料，奸雄下場，大抵如斯。



士和士的流品

柳以青

胡昌度教授在演講中所談的「士」，其性格、地位與作用，我不能完全贊同，乃是由於他在沒有從眞正的歷史的情況中去尋思、去發掘。

這裏，我想爲給胡教授一個旁證，看看大陸的歷史家們，他們是如何地表達了他們從歷史上反省的意見。

同時，在今天重讀一遍的話，或許更具說服力的，這裏所說的說服力，乃是指這篇文章對胡教授的說服力。

那便是刊於吳晗所著的「歷史的鏡子」中的那篇「說士」。雖然，這篇「短文」並不太短，我覺得有全文轉載的必要。起碼可以看出來，就是傾向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們，在談論到與歷史和學術有關係的主題，還是有其「莊嚴」與「嚴肅」的一面的。卽使是目前吳晗由於「三家村」事件而聲息全無了，可是，讀到他所寫的那麼多集子，除了政治傾向各有分歧外，卻不能抹殺他那高級知識分子的「莊嚴」與「嚴肅」的一面，無論對歷史、對學術、對時事等。

那麼，我們來看他如何「談士」吧！

吳晗的「談士」

「現代詞彙中的軍人一名辭，在古代叫作士，士原來是又文又武的，文士與武士的分立，是唐以後的事。

「在春秋時代，金字塔形的統治階級，王諸侯大夫以下的階層就是士，士和以上的階層比較，人數最多，勢力也最大。其下是庶民和奴隸，是勞力者，是小人，應該供養和侍候上層的君子。王諸侯大夫都是不親庶務的，士介在上下層兩階級之間，受特殊的教育，在平時是治民的官吏，在戰時是戰爭的主力。就上層的貴族階級說，是維持治權的唯一動力，王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權立刻崩潰，身家也不能保全。就下層的民眾說，士又是庶政的推動和執行人，他們當邑宰，管理租賦，審判案件（以此，士這名辭又含有司法官的意義，有的時候也叫作士師）維持治安，當司馬管理軍隊，當賈正管理商人，當工正管理工人，和民眾的關係最爲密切，因之又慣常和民眾聯在一起。就職業的區分，士爲四民之首，其下是農工商。再就教育的程度和地位說，士和大夫最爲接近，因之士大夫也就成爲代表相同的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一個專門名辭。

「士在政治上社會上負有特殊任務，在四民中，獨享教育的特權。爲着適應士所負荷的業務，課程分作六種，稱爲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內中射御是必修科，其他四種次之。射是射箭和戰爭技術的訓練，御是駕車，在車戰時代，這一門功課也是非常重要的。禮是人生生活的軌範，作人的方法，禮不下庶人，在貴族社會中，是最實際的處世之學。樂是音樂，是調劑生活和節制情感的工具，士無故不輟琴瑟，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正可以代表古代士大夫對於音樂的愛好和欣賞的能力。奏樂時所唱的歌詞是詩，在外交或私人交際場合，甚至男女求愛時，都可用歌詞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這些詩被紀錄下來，保存在現在的叫詩經。書是寫字，數是算數，要當一個政府或地方官吏，這兩門功課也是非學不可的。

「士不但受特殊的教育訓練，也受特殊的精神訓練。過去先民奮鬪的史跡，臨難不屈，見危授命，犧牲小我以保全邦國的可歌可泣的史詩，和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理論，深深印入腦中。在這兩種訓練下，養成了他們道德觀念——忠，忠的意義是應該把責任看得重於生命，榮譽重於安全，在兩者發生衝突時，毫不猶豫犧牲生命或安全，去完成責任，保持榮譽。

文士、武士在一「士」字

「在封建時代，各國並立，士的生活由他的主人諸侯或大夫所賜的田土維持，由於這種經濟關係，士只能效忠於主人。到了秦漢的統一的大帝國成立以後，諸侯大夫這一階層完全消滅，士便直屬於君主於國家，忠的對象自然也轉移到對君主對國家了。士分爲文武以後，道德觀念依然不變，幾千年以來的文士與武士，轟轟烈烈，爲國家爲民族而鬪爭，而流血，而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悲壯勇決的事跡，史不絕書。甚至布衣白丁，匹婦老嫗，補鍋匠，賣菜傭，乞丐妓女，一些未受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國家危急時，也寧願破家殺身，不肯爲敵人所凌辱，這種從上到下，幾千年來的一貫信念，是我國的立國精神，是我中華民族始終昂然永存，歷經無數次外患而永不屈服，終能獨立自主的眞精神。

「士原來受文事武事兩種訓練，平時治民，戰時治軍，都是本分。春秋時

代列國的卿大夫，一時戰時便統率軍隊作戰，前方後方都歸一體（晉名將郤穀以敦詩書禮樂見稱，是個著例）。到戰國時代，軍事漸趨專業化，軍事學的著作日益增多，軍事學家戰術家戰略家輩出，文官和軍人漸漸開始分別，可是像孟嘗君廉頗吳起等人，也還是出將入相，旣武且文。漢代的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將軍後將軍都是內廷重臣，遇有征伐時，將軍固然應該奉命出征，外廷文臣改官將軍，不分畛域，末年如曹操孫權都曾舉孝廉，曹操橫槊賦詩，英武蓋世，諸葛亮相蜀，行軍時則爲元帥，雖然有純粹的職業軍人如呂布許褚之流，純粹的文人如華歆許靖之流，在大體上仍是文武一體。一直到唐代李林甫當國以前，還是邊帥入爲宰相，宰相出任邊帥，內外互用，文武互調。

「李林甫作宰相以後，要擅位固寵，邊疆將帥多用胡人，胡人不識漢字，雖然立功，也只能從軍階爵邑上陞遷，不能入主中樞大政，從此文武就判爲兩途。安史亂後的郭子儀，奉天功臣李晟，雖然名義上都是宰相，都是漢人，都通文義，卻並不與聞政事，和前期李靖李勣出將入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了。經過晚唐五代藩鎭割據之亂，宋太祖用全力集權中央，罷諸將軍權，地方守令都以文士充任，直隸中樞，文士治國，武士作戰，成爲國家用人的金科玉律，由之文士地位日高，武士地位日低，一味重文輕武的結果，使宋朝爲歷史上最不武的時代。仁宗時名將狄青南北立功，作了樞密使，一些文士便羣起攻擊，逼使失意而死。南宋初年的岳飛致力恢復失地，也爲宰相秦檜所誣殺。文武不但分途，而且成爲對立的局面。明代文武的區分更是明顯，文士任內閣部院大臣，武士任官都督府衞所，遇着征伐，必以文士督帥，武士統軍陷陣，武士即使官爲將軍總兵，到兵部辭見時，對兵部尙書必須長跪。能彎八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一般青年除非科舉無望，才肯棄文就武。致武士成爲只有技勇膂力而無知識教養的人，在社會上被目爲粗人，品質日低，聲譽日降，偶而有一兩個武士能通文翰吟詠，便羣相驚詫，以爲儒將。偶而有一兩個武士發表對當前國事的意見，便羣起攻擊，以爲干政。結果武士自安於軍陣，本來無教養學識的，以爲軍人的職責只是作戰，不必求學識。這種心理的普遍化，使上至朝廷，下至閭巷，都以武士不文爲當然，爲天經地義。武士這一名辭省去下一半，武而不士，只好稱爲武人了。

「近百年來的外患，當國的文士應該負責，作戰的武士，亦應該負責。七年來的艱苦作戰，文士不應獨居其功，大功當屬於前線流血授命的武士。就史實所昭示，漢唐之盛之強，宋明之衰之弱，士的文武合一與分立，殆可解釋其所以然。古代對士的教育和訓練，應加以重視，尤其應該着重道德觀念——對國家對民族盡責的精神的養成。提高政治水準，爲什麼而戰和有所不爲，澈頭澈腦明白戰爭的意義。要提高士的社會地位，必然文事和武事並重，必須政治水準和社會地位提高，這是今後全國所應全力以赴的課題。」

「士」目前應有的性格

抄引了明史專家的歷史學者吳晗的這篇隨隨便便的來「談士」，再與胡昌度教授，也是歷史學的演講，很明顯地，其間就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

究竟誰講了歷代「士」的性格、地位與作用的事實，誰是在胡亂的亂說一通？相信讀者們，聽眾們在了解了吧！

我不好再逐句、逐段地對胡教授的「演講」批評下去。那恐怕該是一長篇累牘的文章。在這裏，我想提出來在今天身爲知識分子的人士，該是如何的一種心態，一種作用和一種性格。至於「地位」嘛，那還是一個極其次要問題。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該是超越於個人的名利與權位的考慮來看問題，討論問題。那麼，在這一不囿於「自私」的心態下，卻是可以更自由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這是非問題，不僅要來自主觀的信仰，同時也要徵諸客觀的事實。如果是談到與歷史有關係的問題，更應該扣緊歷史的眞相來發言。不能太用純現實的觀點，強調純現實的「用」，而扭曲了「古」的。否則的話，那所謂的「古」，已經作成「今」了，何可以硬說它是「古」呢？這方面卻是值得從事歷史研究者，愼之戒之。

但是，一旦考慮問題囿於名利與權位，那麼，連我也無話可說了。如果只囿於名利與權位的話，那恐更等而下之了。原因是：名利與權位也還不都是暫時性和過渡性的身外物嗎？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作用，恐怕更該是艱鉅的，但是也是最值得發揮的。如果他們眞的能突破政治方面的困擾，而向國家民族，文化精神處去尋思，去提倡的話。旣不要把關乎全中國，全百姓的事只委諸於政治界，同時更該以一介國人，一介百姓的立場來發言，來督促，來致力的話，將來的國家民族文化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希望的。這些，不僅要只去說，只去講，還得去力體力行。事實上，士在中國的歷史上之所以被人們看重，不在其言談，而在於他們把他們所言談的從自己本身實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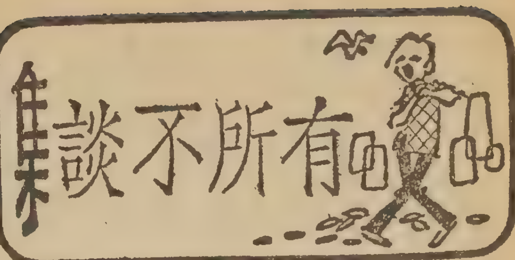
最後，我覺得：目前在海外的知識分子中，一定逐漸地會形成一個性格，那便是由傳統文化中所發展出來的，同時也是一脈相承的性格，誠如顧炎武所說的：「有亡國，有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那句頗具深意的話。

我看到偌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們，紛紛想從「國」中逃脫，或是逃亡，或是轉籍，這方面我也很了解。但是，這只是止於「國家有急難的階段而已。假如有一天，「天下」有了急難，這「天下」乃是指傳統文化精神的急難，請問你能跑到什麼地方？因此，拯救人類的互相殘殺厄運，道德淪喪的敗壞，卻是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的，而所謂的知識分子，其作用就更大了。

也許，我這樣的期待，人們以之爲癡人說夢吧！果如此，那卻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的悲劇了。



談識中國



夜半啜冷粥的故事

丁冬

偶讀「兩般秋雨盦隨筆」，內有「兄弟異趣」條，記宋庠宋祁兄弟逸事云：「宋郊（庠初名郊——丁冬）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游讌奢豪，以十重錦幘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爲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由此條看，哥哥以宰輔之尊發話，自宜有此嚴正。學士弟弟卻應之以風趣、笑謔。一問一答自不相應。但兄弟情好（見下文），未可以「針鋒相對」爲喻。做這條筆記的人，對大小宋似有輕重、軒輕之意，實大可不必。

其後又翻閱宋史，記宋庠兄弟各有詳畧，上述趣事不見載。記大宋云：「……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記小宋云：「（祁）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即此可見，在文采方面，做哥哥的比弟弟畧有不如。宋史按語云：「庠明練故事，文藻雖不如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這分明是二種氣質不同的人物，但於友於之情並無影響。按語最後二句云：「……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如只根據上引筆記，認爲小宋只識追歡作樂，則大誤特誤。小宋雖「清約莊重不及庠」（亦宋史語，下同），但於晚年修唐書時「出入內外，嘗以槀自隨」；易簀之際，殷殷囑咐其子，「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此亦猶如曾子臨終時所謂臨深履薄，「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的意思。大抵小宋另有其風流蘊藉的一詞，不屬於大宋的規矩方正的那一路就是了。

「詞苑叢談」卷七有條記云：「宋子京（祁字）過繁台街，逢內家車子，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一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此詞傳都下，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此亦小宋「清約莊重不及庠」之處，然亦賴有賢君而配名臣，始成一段佳話。

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引東軒筆錄記宋景文（祁謚號）云：「子京……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僊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按即今之背心），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其待下人如此，亦屬赤子之心之類。此可見小宋爲人深至，絕非區區今日所謂「名士」派者能盡其意蘊。

爲了文首所引「夜半啜冷粥」一事，竟然引出如許文章，筆者實在另有一番意思。所謂「夜半啜冷粥，當爲甚的？」在渠來說，只不外一時輕鬆笑謔話。何以知其然？正由渠生活另一面的嚴謹、積極意義去判決。如果沒有了這一面，或在功業上撐不起，立不住，那麼，「啜冷粥」一句話的笑謔意味全變了質，轉爲一赤裸裸的取償式的享樂主義者的自供狀。

筆者認識的許多朋友中，他們的子弟有些是出身於類似「啜冷粥」的環境的。其中有一位青年，與父母、姊姊共四人同住。父親是一家大機構裏的僱員。他們居住的是宿舍，丁方二三百尺，無間隔屛幃，平日只設布幔爲防閑。父母親含辛茹苦，養育兒女成人。那青年及其姊姊中學畢業後，憑優良成績考進一家銀行當文員。男的由家中消費分子蛻變爲生產者，眼光、口氣都全改變了。不數月，他以積累下來的薪金以分期付欵方式買進一部跑車。自此以後，目有視、耳有聽、口有言，都不離跑車。父母心裏覺得很不快意，因爲他倆所期望的兒子

談「大毒」

本港國片自從程剛導演的由三狼案改編的劇本「天網」收得之後，漸漸地已揭起一陣以新聞故事做題材的電影熱潮了，筆者寫本文前，已側聞有人正在動「梁榮生冤案」的腦筋了，並打算全部用新人拍攝。這類故事，除開新聞成爲義務宣傳之外，因爲它有本港特殊的社會背景，拍得理想的話，它是有啓發作用的。

本期國片中，以新聞故事作題材的「大毒后」，不但製作成本輕而且賣座，以國片事業說：它不失爲一次成功的經驗，還有另一部重映的國片「唐山大兄」，也是李小龍的打鬬片成名之作，在「唐山大兄」以前，李小龍還只不過是押在賭桌上的籌碼，成敗還在不可知之數，所以值得再分析一次。

「大毒后」字幕上雖說是虛構故事，但誰都知道它正是「廉政風暴」的續篇，原原本本根據一對大毒販夫婦的新聞故事而來。

愴惶逃亡，如果電影不是有新聞故事作樣本，它的內容所表現的反毒反貪都不夠澈底，只可當爲一個落難的非法分子的亡命歷險故事，因爲編導抓不住反毒與反貪的原則性，所以好些地方，隱隱地流露出黑社會人物中還有部份講義氣的，這是美中不足的。如果將它來與「廉政暴風」比，卻缺乏反毒反貪本質的分析，倘將它拿來與「天網」比，卻缺乏社會背景的分析。電影最成功的還是人選方面，除焦姣的大毒后之外，那個馬仔蝦頭及收賣佬夫婦，都是理想人選，劉志榮的

，不是這個只知道自己，只知道滿足自己欲望的孩子。他們間中或口出怨言，那青年的答話卻是這樣的一句反問語：「爸媽，我當日辛苦讀書考試，究竟是為的什麼？」姐姐較有上進心，以工作所得的薪金大半放回銀行裏去。不久便離港赴海外進修聞。

推遠一點說，在相識者之中，不少是在上庠裏任教席的。從直接或間接聽回來，他們在外面留學期間，不論在語言生活習慣，摸索學問的門徑，抗拒異地的孤寂，以至在經濟上的籌劃等等，無一不是慘苦的經歷。迨學成歸來，在職業與新的生活得到安頓以後，隨着而來的便是求田問舍，再進一步便是講究陳設，於課餘盛論消遣。慢慢地，課堂裏的講學生涯轉成為謀求繼續保持安逸生活的資具或手段。此中的職業觀念的移易，往往生於幾微之間，當事人不一定很自覺的。

當然，這裏絕不是主張，人須常常處於慘苦困乏之境，要經歷無盡的折磨如一些「革命家」所堅持的。求田問舍如果從經濟上的打算以謀求永久解決居住問題，自然是很有意義的；在生活條件上設法滿足情志上的欲望等等，也是人人所應為及所得而為的事情（除非是身陷共區者）。同時，他們的學問與專業水準究竟是否必然地受到諸如職業觀念上的改變所影響，是可以爭論的；影響的大小如何衡量，更是不容易裁決的問題，在這裏都不宜涉及。且讓我們回到上面那個「啜冷粥」的故事去。

「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為甚的」。這句話所表示的純然是個很無聊的「取償觀念」。主上庠講席的人，他們首要的任務是研求、探討和宣說客觀的眞理。原則上可如此說，人在理境上層層翻進與超越的過程中，同時而且也必然地蟬蛻於一切低俗的，較次級的觀念之外。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人之患」是安不上庸俗觀念的，他們要接受較嚴苛的期望的。於此，有人難免會說，像「居無求安，食無求飽」的「好學」標準，在當今之世將失諸太高。不過，就上庠裏論人品與事業，確屬不能不懸此一格。從此一格才可以分判第一義的人格和學問。縱使淑世澆漓，這一義的經師與人師，仍然可以找得到。

定要定型的，而且「大」片的探長，不是指揮警察去作什麼搏鬥，而着重搜查跟踪工作，所以劉志榮雖然弱一點，倒也過得去的。

導演楊權最差勁的一點，就是沒法塑造一個有邪惡本質的人物，雖然以正人君子面相出現，但仍可以使觀眾相信他們本質還是邪惡的。譬如想像中一個控制不少三山五嶽人馬的第二號販毒頭目，至少應該在她未被通緝前給她塑造可怕的一面，如有一兩次大發牌氣使馬仔望之不寒而慄的懼怕，那麼以後她的委屈，戲劇效果就好得多了。雖然電影中有一次表現她威脅貪污幫辦來見面的戲，可惜導演失掉了她一次軟硬兼施、精明厲害的表現。只是輕描淡寫的畧過。

「大」片突出一個主調，就是大毒后多次想逃離香港，每一次都是功敗垂成，強調本港緝毒警員的不惜盡最大力量來對付毒販，表現得是不錯的。

總括來說：「大毒后」可說是楊權從事導演以來一個新的里程碑，雖然比起好些成功的導演還差一大截，但以他自己來說是進步多了，至少比他過去停留在傳奇框框與低級趣味的造作上最大有進步了。這位導演今後必須努力的仍是角色的塑造以及不依靠傳奇及空洞的刺激而能迫出劇力兩門基本功夫，要是這兩門功夫沒法掌握得好，拍更高級的電影恐怕是談不上了。

「唐山大兄」

林巽

嘉禾公司的「唐山大兄」，不但是李小龍名成利就之作，也是導演羅維一躍而成為票房紀錄有份量導演之作。現在重看這部電影時，李小龍固已作古，導演羅維也掙扎得相當吃力。嘉禾旗下卻有許多兒弟與雛鳳鳴的「後浪推前浪」的成就出現，不過「唐山大兄」這一個前浪，因為具有「成名作」的本質，還是值得研究的。

從故事性說：「唐山大兄」沒有多少反映現實價值，因為電影中由韓英傑飾演的那股反面人物，幾乎比深山大野殺人不貶眼的大賊還可怕，凡反對他們的人就很快被殺死，法律不放在眼裏，而那地方卻是泰國的一個城市，韓英傑雖然是販毒頭子，但卻以冰廠老板身份出現，電影中寫這位冰廠老板畜養馬仔，為了發現一個良家婦女美麗，可以殺人全家，然後將女兒搶走，這可說是匪夷所思的情節。原來這一次匪夷所思的情節，都是為了捧起李小龍的「功夫了得」而牽強地安排出來的。

李小龍因為在童年時拍過不少成功的粵片，如果不依靠打鬥，他還可成為一個演技派演員，加上打鬥，而且又是他經過苦練多年的特別招式，對於他，可說是虎上添翼。「唐山大兄」一般說來，比「精武門」與「猛龍過江」更突出李小龍。電影前半段可說是突出李小龍的演戲功夫而存在，演戲功夫表現在他陷入韓英傑手中佈下的美人阱陷一段，可說是表現演戲達到一個最高潮，然後才急轉直下表現他的打鬥。

在電影前段，他只是一個鄉下仔，土頭土腦，不大說話，當他看到人家打鬥時，忍耐得很辛苦，但他仍得忍受下來，後來一顯身手之後，立即被賞識，升職，但工友兄弟誤會，使他陷入孤獨苦惱中，這又是不能用對白表現出來的，他的表現，只許用面部不十分誇張的反應來表現，但卻能引起觀眾的共鳴。

嚴格地說：「唐山大兄」只能說是一條捧明星的藥方，電影中的噱頭都只為捧明星而存在的。張徹的「洪拳小子」曾經抄了這條藥方，但抄得並不成功。不成功不是打鬥不精彩，而是欠缺前一段的「戲」。

作為一部情節戲，「唐山大兄」劇本並不十分成熟，劇中除了李小龍之外，其餘的人，並沒有明顯的性格，也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情節也是牽強得過份的。它當時所以在當時能創下三百萬元的紀錄，就只因為成功地將李小龍的魅力培養出來。使觀眾幾乎只為了看李小龍才來捧場的。





華盛頓與拉法夷脫

向晚

華盛頓是北美十三州維吉尼亞人，農場主人，每年約有三四千鎊收入。當英法爭奪北美殖民地戰爭時，他是英軍民兵上校。拉法夷脫是法國大革命前侯爵，後者比前者年紀約相差十幾歲，但後來兩人終成為至交，其中曲折至多，也最偉大，故頗值得一述。

一句老話：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華盛頓的成功，可以說兩者皆有關係。當時英王喬治三世政府，若不趕盡殺絕地那樣壓迫北美十三州人民，就不會爆發獨立革命運動，不爆發獨立革命運動，華盛頓還是一農場主人。反之，在英法戰爭中，華盛頓若無良好表現，英國人、法國人、十三州人對他就不會有好感，大陸會議就不會任命他為獨立革命軍總司令。

從許多可靠史料研究，華盛頓這個人並非什麼天才人物，既非軍事家，在獨立戰爭八年中，多次是失敗的，只有數次小勝，直至最後約克城才奠定下勝利基礎，然那也是靠拉法夷脫的協力成功。他也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又是全賴傑佛遜，更不是外交家，在這方面也是賴富蘭克林。自古以來的偉大英雄豪傑，很少見到全才的人，然只要能領導任用各方面人才，也就可以成大業。華盛頓就是這種偉人。

拉法夷脫當十三州獨立運動初發動時，便約集十餘青年欲秘密出國赴北美做志願軍，不料被法政府發覺，赴

八年後，即一七八九年二月四日，在費城州憲大會一致選舉華盛頓為美國總統。他之被選為總統，正如被選為總司令一樣，皆由於眾望所歸，他本人卻從未奔走活動過。

第一屆總統任滿後，到一七九二年，國會又一致再選華盛頓為第二屆總統。在他總統任內，主要助手，一是任傑佛遜任國務卿，一是任漢彌爾頓為財政部長。此兩人政見正相反，傑佛遜主張分權，即立法、司法、總統三權分立，美國三權分立制度即傑佛遜一手所奠定。另一是漢彌爾頓主張中央集權。兩人爭持不下，各說各有理，幸而華盛頓領導有方，終於使雙方停止爭論，得以和平相處。分權的好處在於免除一部門的專橫獨裁，壞處則是行政效率遲緩。反之，集權好處是行政效率高，但有一部門專權的危險，二次大戰後，各國皆有行政部門權力擴大傾向，但美國例外，總統權力一點也未擴大，不僅如是，且有被國會削減傾向。這種傾向是好是壞，很難講，這只看雙方人才為定，如總統英明，國會濫加干涉，就成壞事。如國會無能，卻偏要濫加干涉，必致國政陷於癱瘓了。制度固然重要，人更重要。今日美國外交，既無遠見，又無原則，幾乎全受國際共黨擺佈，這就是由於缺乏大政治家、外交家之故。

到一七九七年三月，華盛頓第二屆總統任滿，這時他只六十五歲，便

十里處，這山莊也稱華盛頓墓，在老友青邱兄等陪伴下，我遊覽過一次。這塊地方面積約佔二百英畝。青邱是久居華盛頓的一個市隱，常陪過路朋友遊覽，故他代我買了門票，便讓我跟隨一般遊客進去，他在門口與另一朋友等我。

一進門先是一花房，也可說是花園。再前進就是華盛頓當年故居（當然是重新仿建的），樓上有華盛頓夫婦臥室，另一臥室則是拉法夷脫的，足見拉法夷脫與華盛頓關係之深。當華盛頓任總統任內，拉法夷脫五六十歲時，曾又抵美訪問過，與華盛頓盤桓很久。在住樓下，陳設了許多當年華盛頓生前所使用過的遺物，連鞋皮掌之微也搜集在內。再前行，即到華盛頓墓，所佔面積，內外共計不過八百尺。墓並非埋在地下，乃是把銅棺放在一個小房內，門口有一警察，豎立國旗。這個山莊，自華盛頓夫婦相繼逝世後，久已荒廢，幸後來有一有心女士遊至其地，感到傷心，乃發願成立一婦女協會，始向各方面捐欵與搜集偉人遺物，始有現在規模，成為世界遊客勝地。

華盛頓任獨立革命軍總司令八年，任兩屆總統八年，退休後本可該享受一番安逸生活，孰知兩年後便逝世了，有一子很年輕時早夭，故退休生活也並不安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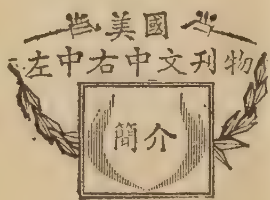
華盛頓一生受盡精神上、物質上的折磨，實在皆是「予」，而未曾「取」。他的偉大，就在這一方面，他

等，那仍然是平等不了的。無論如何女人的摯情，女人的痴心，女人的犧牲精神，不但比男人多得多，而且沒法理解，很多時她們樂得可以平等而甘願屈居於不平等，奈何？

每年三八節，婦女界照樣有一個盛會，看來像是為了控訴什麼或爭取什麼，然而男女之間並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需要的，有很多男女不平等的事，不一定是受什麼法律、誡律、禮法的約束，而是男女各有不同的天性，好些不平等，雖然有些是由於文化傳統的遺毒而來，但也有不少不平等，卻是由男女不同的天性塑通出來的。

事實上不論男女，只要有一個共同生活的家庭形式存在，所謂愛，就是從共同犧牲的意念中表現出來的。

東潮



余秋人

雙月刊八開手抄印刷，期出三十餘頁，售價五角。

立場反共，十四期「從批孔到批周」一文稱：「周恩來在中共歷次鬪爭中，一向採取折衷態度見風轉舵，是一個最標準的官僚與機會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敵人……最近法國放映『中國人在巴黎』，諷刺中共的電影使中共哄然大譁，文革派更加有攻擊周恩來的藉口，以及與周有切身關係各種人與事的問題，戰火已經打到周的身邊，周被點名批判的日子近了。」但對我政府亦有批評，如同樣社論「政治革新要從根本做起」稱：「……十年前如果回

，並勸同夥忍耐，只要自己表現得好，一定有機會建大功的。華盛頓觀察一個時期，認為他們可以領兵了，於是才逐漸給他們領兵權。他們獲得兵權後，居然打了幾次勝仗。這時法國已與大陸會議締結聯盟，法國派軍入北美，華盛頓便派拉法夷脫率領一個美法聯軍團。拉法夷脫至此總算如願一償，遂更加積極奮力作戰。

當一七八〇年至一七八一年間，英軍統帥康瓦黎，在維吉尼亞區域，滿想包圍美軍，且相當成功，有一次英軍幾乎活捉了維吉尼亞州長傑佛遜與州議會議員，足見當時英軍勢力之盛。孰知到了一七八一年九月和十月間，拉法夷脫率領的聯軍，卻把英軍引入約克城外一個大峽谷。在這時，拉法夷脫若是一下令，一萬餘英軍便要被俘。但他不這樣做，他卻派人去告知華盛頓將軍，這時華盛頓本打算進攻紐約，一聞此訊，乃直趨約克城郊大峽谷。華盛頓一下令，峽谷中的英軍，遂成甕中鼈，十月十九日康瓦黎投降了。

華盛頓固然偉大，但拉法夷脫也不在華盛頓之下，因他不貪功、貪名，只在一心一意幫助華盛頓成功，使十三州脫離英國獨立自建一自由民主國家。像他這種心胸、氣概，豈是一般英雄所能及。

美國獨立後，華盛頓將軍解甲歸故里，拉法夷脫也返回法國。英國納爾遜將軍每打一次大勝仗，必獲得精神的、物質的大報酬，華盛頓與拉法夷脫不然，卻只盡義務，不享權利，兩人解甲後，竟一無所得，因根本不願得，如得反而把他們看渺小了，這才夠眞正偉大。

願屈居不平等地位的人

霍雲霄

本來有資格當醫生的，後來結婚了，現在只是一名家庭主婦，有三個兒女，丈夫的經濟條件好，做人也很規矩，這位女士感到一切都滿足了，覺得很幸福。從學非所用的角度看，這位女士是一位為家庭兒女而作自我犧牲者，從情感角度看，她當然覺得自己是一個為愛而奉獻自己一生的女人。

情感這東西，在一個孤獨的自己生命裏，沒有突出什麼特別作用，只有歡樂時與憂慮時才突出它的存在作用。而歡樂與憂慮，卻是來源於種種人我之間的關係的。人的心靈能夠獲到安適，不一定是因為沒有外來事情的煩擾，反而是因為缺乏外來的事情的煩擾。人如果沒有任何一種生活方式，混合在人我之間的和諧中，他可能生活得更難受。因為情感在每一個生命內心產生驅迫力量，那力量是不許你孤獨地生活的。

情感有如給予生命最悅目的色調，有時你為了安於浸淫在那色調之中，便不敢去接受更大的挑戰，甚至將自己的一生奉獻上去。為它受苦，為它懶惰，為了它使自己失掉理性，變得愚不可及。

假如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很合理，人與人之間像機器那樣配合得很完美，每一個人只要順適地走進他的生活程序之後，他的存在，只是間接的與別人保持一種有距離的關係。那麼，情感這東西即使還存在，亦只是居於裝飾的地位，淺得像只是對別人表示友善的笑臉。事實不可能這樣，情感越深沉便越眞摯，越浮淺，人也會因此越失掉了安全感。

情感是自己生命外的另一種寄托，有如人的影子，有此神怪小說家筆下塑造一個鬼物說是在光下走動是沒有影子的，如果將它譬喻成一種象徵，可以這麼說沒有情感的，事實上早已失掉了人的作用。

生命的安全感並不是因為自己銀行有足夠的存款或者有一份安定的職業，而是一個能將你自己的創造意志吸引進去的眞摯情感。每個人看來彷彿生命的自身是唯一的。事實是情感的寄托，往往高於生命，否則歷史上便不會有那麼多捨生取義的故事。文明進步，應該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慷慨奉獻者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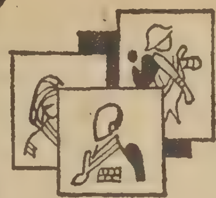
一位太太，因愛丈夫而放棄她苦學多年的專業技能，對自己對別人都屬浪費，作為她的丈夫，也是自私的，然而可能那做丈夫的，覺得對自己太太有所虧欠，作太太的也覺得為丈夫而犧牲的樂趣。這些原因，可以使他們之間建立起比別人更眞摯的情操感。也許夫婦之間，更由此體驗到別人所沒有體驗到的生命價值。

因此說男女不平等問題，不一定是社會文化或傳統的罪咎，即使一切都平等了，可能還有情感方面沒法平

頁，僅供同道閱讀而不公開出售。五月號「長城兩年」文中曾稱：「為了端正立場，堅守經費自立，立論公正原則……我們接受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的支持，但我們也謝絕了政府機關鼓勵性的捐款。」

該刊對我政府雖有批評，如五月號「摸不着頭腦集」文中稱：「國府常喜歡用些莫名其妙的安撫政策，罵的越兇，國府越巴結他，結果是該人照罵不誤，說好話的人卻越來越少了。」六月號「莫謂書生立議論」文稱：「中日斷交前夕，政府不敢當機立斷，反而接受椎名來了遊說，結果坐視日本片面撕毀和約。在歷史上，這是戰敗國給戰勝國空前未有的侮辱，最近中日斷航可以說日本對我國的凌辱已到了極至，政府還一廂情願的對日『交流』『友好』。但對中共抨擊尤烈。六月號「摸不着頭腦集」文稱：「中共領導階層的宦海浮沉大概是最說不準的了，今天的親密戰友明天可能打入十八層地獄……就連號稱不倒翁的奸白臉周恩來看來也搖搖欲墜了，……如此說來整個中共就唯有老毛一人永遠不老，永遠輝煌了。當然在老毛還沒被鞭屍前，毛婆江青還可以穩若泰山。今老僧不解的是老毛戮戰友不眨眼，棄忠信如敝履，難道他是冷血動物不成，搞不懂！」

其基本立場，在六月號「莫謂書生空議論」文中有所描述，內稱：「……世界的潮流是走向自由民主的，這種潮流不是少數一、二獨夫所能抵禦的，台灣的民主尚存許多缺點，全面革命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是在健全民主方面，故中國實行民主的展望是樂觀的。」



黃克強與國民革命

胡蓑之

六十五年前（清宣統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黃興等，率眾起義，攻襲兩廣總督署；適水師提督李準率援軍至，黨人不敵，而所約響應之軍，也未發動，於是事乃不成，黃興受傷走免，其餘殉難者，在當時據查有七十二人，因稱七十二烈士，叢葬黃花崗，故又稱黃花崗烈士。民國成立，定以其起義之日革命先烈紀念日。此役雖告失敗，但是同年十月在武昌起義的先聲；而且領導這兩次革命的主要人物都是黃興。

黃興湖南善化人，原名軫，號廑午，字克強，生於民國前三十八年，卒於民國五年，得年僅四十二歲。先生少年英俊，體貌魁梧，幼從瀏陽李永球學烏家拳術，隻手能舉百鈞。當民前十四年，政體維新時，先生年二十五歲，肄業於鄂垣兩湖書院，時從院試經史中闡發時事，文氣豪放，有類東坡，院長梁鼎芬深為器重。民前十一年，鄂督張之洞派先生赴日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更清楚滿清政府二百餘年以來的施政，純為壓抑漢人的毒辣政策。要想解除漢人的束縛，使中華民族一律平等，非推翻滿清不可。

其後留日學生為反抗帝俄侵佔我東三省事，痛恨清廷懦弱無能，對於不抵抗主義，莫不憤懣填膺！先生乃糾合藍天蔚、蔡鍔、陳天華、鈕永建、湯櫆諸同志，共同組織國民軍教育會於東京，一時參加者逾千人。以事關國土淪喪，迫不及待，乃先派鈕永建、湯櫆二，回國謁直督袁世凱，請其出兵拒俄，留學生願為前驅，以效死力。袁不納，且表示將有不利於二代表。克強與留學生聞之，益覺憤慨！前此希望清廷更維新變法者，至是亦多萌革命思想，克強於此回國發動民族革命，留日歸國者及國內知識份子，多有參加，分別組織「華興會」和「同仇會」；並創辦明德學堂於長沙，結納同志，培植革命青年。組織既有端緒，革命勢力日益膨脹。

黃興先生於民前九年（一九〇三）五月，由日回國，初抵武漢，即在兩湖書院講演清廷政治腐敗，力主改革政體以維護國家生命，聽眾無不歎服。鄂督張之洞聞而震怒，責成首府兼院長梁鼎芬拿辦。梁已懸示驅逐出境，黃猶留連八日，秘密活動，將所攜帶鄒容所著的「革命軍」，陳天華所著的「猛回頭」二書，陸續分贈軍、學各界達四千餘部之多，始登輪返湘。同年十一月，留日學生陸續歸國，黃氏即邀約陳天華、楊守仁、劉揆一等，正式創立「華興會」於長沙連陞街，同志加入者約六百人，黃興被舉為會長，從此積極進行革命工作。華興會成立後，會眾多屬知識份子，黃氏恐怕與洪會接洽，或多隔閡，乃[illegible]組織，並仿日本將、佐、尉各級軍制，編組為革命軍旅，黃自任大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掌理陸軍事務；馬福益任少將，掌理會黨事務。湖南瀏陽普集市向例於每月×日，開牛馬交易大會，蒞會者凡數萬人，為湖南有名的集會。與會群眾，大半屬哥老會籍，故哥老會亦規定是日為拜盟宣誓的節日。同仇會便於是日舉行馬福益的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會長監誓；並給長槍二十枝，手槍四十枝，馬四十四匹儀式莊嚴，觀者如堵，自是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不下十萬人。其時江西吉安的「自強會」，乃志士董福開、黎民望、陳策、英漆、鄒永成等所組織，公推鄒永成回湘，與黃興等商討聯會倡議辦法。

民前八年春，黃興以一切佈置，都已就緒，即為劉揆一、馬福益商訂趁十月十日清西太后六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禮時，預埋彈藥以炸斃之，乘機佔領長沙，作為革命根據地。省城方面，以武備學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為主動，洪會健兒附之，省外方面，則分瀏陽、衡州、常德、岳州、寶慶五路，是作響應，洪會健兒隊伍，軍學界人任指揮，推黃興為主帥，劉、馬為正副總指揮。不料距起義前十日，省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以事機不密，在湘潭被捕，而大體計劃亦被探悉，即飛報湘撫俞廉三告變，駐湘潭的哥老會行堂有號飛毛腿者，知事已洩，乃走報馬福益。馬即令飛毛腿趕赴省城告黃、劉，迅速戒備。時興正在東文講習所與劉揆一老計議大舉，聞訊，乃密電湘、鄂、贛各機關，預先防備，而清吏捕索急，查緝各黨人寓所，全城為之騷動。黃氏原寓明德學堂對面，此時龍紱瑞留居其家，後乃遷居吉祥巷耶教聖公會黃吉廷同志處，以避其鋒。後以哥老會會員蕭桂生，游得勝相繼被擒，城中搜索益急，黃乃同張繼等於九月十八日夜間走滬。

民前七年（一七〇五）二月，馬福益又圖起義於洪江。黃興聞訊由日歸國，助其槍械。舟抵沅陵，被釐卡卡弁漏露。又聞馬福益被擒，知事不可為，乃喬商賈走古丈、石湖，出湖北公安而至漢口，這時黃氏悲憤交集，既悼死友，又恨迭次舉事無成，雖屢經挫折，而其志益堅。於苦悶焦灼中，忽得東京同志來函，謂孫中山先生將自歐美來日本，亟欲與黃興相晤。黃得此函，即於同年五月重複東渡，七月經日民黨宮崎寅藏之介，相會於東京鳳樂園，暢談革命大計，並以華興會併入興中會。

但經孫、黃二氏研究後，以為非聯合省革命黨員，組織一大團體，不足以推翻滿清。各省學生之有志者，皆贊成之。由各省學生之熱心者，轉向號召，遂於七月十三日假東赤阪區，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討論進行方法，由中山先生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為免除革命進行障碍計，簡稱「中國同盟會」。到會五十餘人均為會員，時有主張稱對滿同盟會者，孫中山先生以為範圍太狹

，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爲原則，便一致贊成。其次提議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爲誓詞，亦獲大多數他過。再次由黃興提議，請贊成者書立誓約，於是會衆由孫氏執行舉手宣誓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終，如或渝此，任衆處罰」爲盟書。再由各本人書明籍貫，簽名蓋章。宣誓畢，孫氏並授以秘密口號，如問何處人？答爲「漢人」；問何物？答「中國物」；問何事？答爲「天下事」，隨後與各會員一一行握手禮。

繼由公議各會員盟書於幹事部未成立前，暫付託孫氏保管。而孫氏盟書，則由衆推黃興保管。又推興與馬君武、陳天華等起草會章。八月二十日，同盟會復假赤阪區召開成立大會，加盟者適三百餘人。通過會章，即行選舉，孫中山先生被選爲總理，興爲庶務，陳天華爲書記，程家檉爲交際，宋教仁爲檢事，謝良牧爲會計，鄧家彥爲執法部長，馮自由等爲評議員，曹亞伯、胡毅生等爲各主盟員。復提議發刊黨報事，宋教仁以所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適適日政府禁止出版，願改爲黨報，一致贊成。議定每會員須捐助出版費五元，於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即「民報」是也。自同盟會正式成立後，國內革命勢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黃興南北奔走，不遺餘力，造成無數壯烈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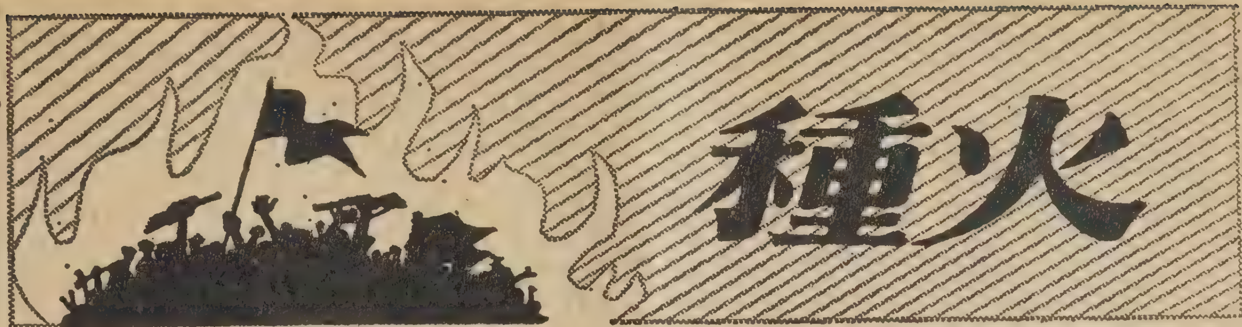
由於同年冬，黃興從日本返國，暗中視察南北各地情形，並化名爲張守正，親赴桂林巡防營統領郭人漳軍中活動，說兵舉兵反正，郭以隨營學堂總辦蔡鍔不睦難之。黃興與蔡鍔本屬舊交，乃居間調處，並聯絡學堂教員與郭營之官佐學生多人，加入同盟會。並命陳方度、易本羲、黃牧充郭營學生。嗣因調停郭事無效，在桂林同志力勸黃氏他往。乃於翌年二月，離桂林往新加坡，協助孫氏在南洋籌欵。

不久轉來香港，適梅尉南來自桂林，謂郭人漳經同人勸勉，已允待黃氏之援欵送到，即舉義旗。興以籌欵尚未就緒，囑其候機待動。同時散佈同志到各省活動，以圖响應兩廣先舉義旗。乃使宋教仁、白逾桓赴東關及間島運動馬俠、韓外邊等獨立。秋瑾女士自告奮勇，願與浙江光復會之陶成章、竺紹康、王金發等，聯絡武義、永康、東陽、嵊縣、仙居的九就會、雙就會，共策進行。派居正、胡瑛、程克與湖北日知會首領劉家運、周震麟會商合作，待機而動，奪取武漢。遣劉道一、彭邦棟、覃振、成邦傑運動湘軍，重整會黨。命劉揆一駐申江，以圖湘鄂江浙等地的聯絡。至四川方面，則囑李肇甫、謝持等邀約熊克武、但懋辛、余懋臣等協力合作。黃河流域一帶，以丁惟汾、于洪起、王用賓、焦易堂等負責主持同盟分會，使革命潛伏勢力，日益滋長，黃興自任聯絡南京新軍軍官趙聲，並籌劃兩廣先行舉義。

未幾，劉道一在湘贛邊境運動發難，以年歲、饑饉、工人受荒年減薪的打擊，且洪江會黨頭目李金其、歐陽篤初、蕭克昌姜守旦、龔春台、王勝諸人，久懷揭竿而起之志；馬福益殉難後，進行益力，並一觸即發。此役之初，清軍大敗，黨軍人至三萬餘人，聲勢浩大。黃興與孫中山先生在東京聞訊，即派寧調元、胡瑛、楊卓林、孫毓筠、段書雲、權道涵、廖德藩、李發羣、胡國棟諸人，分赴湘、鄂、蘇、皖、贛等省聯絡軍隊，力圖响應。清廷命鄂、贛、江三省督撫遣兵合力會戰，遂遭圍攻，而告潰敗。劉道一又往長沙，爲撫署游擊熊得壽逮捕繫獄，清吏用酷刑訊供不得，遂以所佩印章「鋤非」二字定獄，旋就義於瀏陽門外。黃聞瀏、萍、醴等縣事敗，寢食俱廢，對劉道一之死，尤爲痛惜！萍、瀏、醴之役既告失敗，清廷更於長江流域，戒備更加嚴密，黃興乃注重於兩廣的發展。時值欽廉兩府有抗捐風潮，清廷派郭人漳、趙聲帶新軍三營平亂。黃興即與胡毅生乘機赴欽廉游說郭、趙二人，使之發動革命，彼等慨然允諾，謂有正式革命軍起，當即响應。一切佈置就緒，黨軍王和順乃於七月二十四日舉義於欽州的三那，大破清兵；一鼓而佔領防城，實爲黃興在欽廉秘密指揮所致，卒以聯絡未周而遭失敗。

克強於欽廉舉義失敗，即往河內向中山先生請示，便命王和須、黃明堂、關仁甫分任鎮南關、平宜關、水口關等處的軍事活動。三關均屬桂邊要隘，尤以鎮南關爲天險。黨軍秘密佈置就緒，黃明堂等願爲先鋒，遂於民前六年（一九〇六）十月二十七日，率其部衆，夜襲鎮南關；守軍不敵，紛棄砲台而走。克強與中山先生在河內得鎮南關佔領捷報，翌晨即偕胡漢民、胡毅生、盧仲琳等乘越西鐵路前赴戰地，在同登站下車，直向那模村進發，下午到達，關上已預派人來接，並於是夜燃火炬登山，黃因體胖量重，由數人挾持而上，約九時抵關，明堂等奏樂歡迎，全軍鼓舞。二十九日，清廷援兵已到，齊向革命軍攻擊，孫黃二氏均在鎮北調度一切，督戰終日。傍晚，孫、黃則與黃明堂等握別下山，返回河內籌欵，以備持久戰。時清將丁槐、龍濟光各路援軍大集，數逾四千人，取包圍式，向山上環攻。黃明堂悉力抗拒，迭創清軍多人，卒以槍彈告罄，食糧斷絕，不得已乃於十一月四日夜棄砲台而撤退。

鎮南關一役既敗，黃與中山先生乃再定合謀滇粵之策。以欽廉會黨的勇氣可用，黃遂統鎮南關及十大山餘衆親入欽州，並函約欽州統領郭人漳接濟彈藥，相機响應。籌備既竣，黃興便率攬仲實、劉梅卿等二百餘人，於民前四年（一九〇八）二十五日繞道越南，進攻欽州，高舉青天白日旗，列隊過東興村附近的大路村，四處張貼「中華民國軍南軍總司令黃」告示，鄉民紛紛燃放爆竹歡迎。轉戰四十餘日，所向無敵，清軍疲於奔命，黃興的威名震撼了西南。由於河內至香港的運輸不靈，彈盡援絕，又與郭人漳部發生誤會，所以，不能長久支持。民前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黨人舉義於雲南河口，擒清督農黃玉藩。先是潛伏河口的黨軍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集合隊伍二百餘，多僞裝苦工，散居附近鐵路沿線一帶，商通河口巡警中的內應者，故欲將黃擒拿，佔領河口。血戰五、六日，革命軍所預定方畧，多未克實施。中山先生頗以爲憂，感覺領導之人。適黃興自欽州返越南，初四至先安，孫氏在新加坡得電大喜，即電黃興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節制各軍。黃興於初八日乘車上老街，赴前敵督師。既至河口，見軍事進行多疲玩兵不振，而屯兵不進，貽誤戎機，乃才催黃明堂火速增兵，沿鐵道進攻昆明。明堂猶豫不決，與乃親率數百人疾進，但部隊士氣不振，終於折回河口，再作計議。



火種

〔三十五〕

林學政

「組長，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你前面說的全是廢話，只有最後面一句落實。」

「事實如此嘛。」

「既然知道事實如此，又何必說它？怪不得你在學校裏政治分數不好。」

辜蔭民也摸清楚他的意思了，笑着說：

「你倒是眞有學問。」

「沒有學問還當支委書記呀。中國有句很封建、很不革命的古話，『禍從口出』，但這句話卻是自衞最好的武器，以後你們在說話方面最好特別注意。小林剛才說，事實如此，這是對的，但是既然明明知道事實如此，你說與不說，都不能影響事實的存在，那你又何必說它？你說的是事實，政治觀點上看，卻是怪話、反動話，你不但改變不了客觀環境，反而使自己的處境更爲惡劣，這不是很愚蠢嗎？」

「噯，老李，你說那麼好，請問你怎麼也來了？」

「這叫做學到老，學不了，我們永遠在學習中，懂嗎？」

「老辜，組長說得沒錯，你這張嘴巴最容易出事了，我們以後都應該注意一點。」

林宇民眞的開了竅，李子貽給他上了很結實用的一課。

十一月十二日，黨在武漢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中，毛澤東提出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由他的親密戰友第一副主席劉少奇接班，只待明年春天經人代會形式上的推選。

就黨來說，這是大事，蹲在明溪山中勞教場裏的伙伴們卻無動於衷。他們只盼望早點獲得處理和不要挨餓，誰當主席都跟他們風馬牛不相關；那怕有一天千七（稱毛澤東的暗語）自己被中央打成反革命分子，扔進勞教場裏，也不會有人驚奇。

對政治敏感的人不是沒有，他們以爲劉少奇上台之後，政策上會有所改變，平反的機會肯定會比千七在台上時要多，甚至有「根本上沒有鑑定了，大家都摘掉帽子，一、二、三開步走」的說法，這消息還是從老張或者老李前幾天去三明挑運穀籽時，一個什麼地方的幹部告訴他的。

他們對任何事情都麻木不仁，唯獨對摘帽解教的消息特別興奮，平時無風尚且起浪，現在有了風，浪又漲得更高。一傳十，十傳百，一下子就把這事傳遍全分場。

林宇民並不全然相信，但他不能避免的也抱着希望，只有李子貽像是壓根兒不會聽到似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

林宇民試探地問他：

「你聽到沒有，組長？」

「聽到什麼？」

「他們說中央領導換班，勞教場中的右派分子都有機會平反了。」

「你看呢，小林？」

「很難說，不過組長，可能性不是沒有，毛澤東下台，肯定是政策的推行受到阻撓，如果眞是這樣，改變政策是應該……你笑什麼，我說錯了？」

「當然說錯了，因爲你完全不懂共產黨，我們蹲在裏面，根本不曉得外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可以想得到的，大概是三面紅旗運動中出了大毛病，不然不話，毛澤東不會騰出國家主席的位子。問題是三面紅旗是黨的決策，它不會跟着毛澤東下台，誰接班都得執行和完成它。這是由共產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路上最重要的一次鬬爭，成敗在此一舉，不管它出了多大錯漏，黨不會放手。你必須了解黨在這方面不會顧念到其他問題的，它所堅持的是鬬爭的勝利……」

「聽說老百姓……」

「唉，小林，你的思想要到什麼時候才改造好？我看你在勞教場裏是白蹲了！」

「組長，難道你沒聽說外邊老百姓爲了……」

「你記住我的話，小林，以後你再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老百姓』，這是很不好的，你要知道，黨的眼睛裏只有『人民』，你懂得人民的意義嗎？老百姓是不存在的。人民又是怎麼回事呢，人民在那裏呢，人民怎樣了呢，你去問黨好了，因爲黨就是人民。現在你明白了吧，當黨、或者人民要做一件

事情的時候，是沒有老百姓，或者是從來不想到有老百姓的。告訴你，在你提到『老百姓』三個字時，就夠資格戴上好幾項帽子了。」

「這樣說事，我沒沒有什麼希望了。」

「本來就沒有希望嘛，不過你不必告訴人家，讓他們自己去找答案好了，澆人家冷水是你殘忍的事，只要他們在希望中得到一點安慰，雖然希望很快就會過去。」

時間一天天過去，改變政策的希望愈來愈淡漠，弄到後來連談它的人都沒有了。

一九五九年的元旦在大家的期待中來了，場裏對處理絕口不提，它所帶給大家最愉快的事，莫過於每人加發二兩地瓜米和二兩豬肉。

關於吃肉的事情，人們在好幾天以前就在那裏邊嚥口水邊討論的了，大家猜測肉是紅燒還是白切，甚至爲着這事發生爭論；當然，最理想是肥一點，皮不要太厚。於是有的人就帶連談起自己從前吃肉的經驗，大碗大碗的儘你吃，肥的瘦的儘你揀，紅燒、白切、清燉，全看你高興……

有人問了：

「你說的是在什麼時候？」

「解放前嘛，我們家裏自己養豬，自己殺來過年吃，一兩百斤，要吃到插秧……」

「去你的，你不張開眼看看這是什麼時候，還說這種怪話，想肉想瘋了，想挨批評是不是？」

當然，不會有人爲吃肉的談話去彙報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營舍裏放假一天，不用勞動。

領導沒有提到有關處理的問題，只是要大家爭取更積極的表現，材料已經上報了。

既然材料已經上報，一定還有希望，雖然開處理大會，還有春節呢。

大家把全部希望，寄於未來的春節。

春節悄悄的來，又悄悄的去。

爲了每個人都在急切地期待自己切身的處理問題，大家一反常情，連春節吃肉的興趣似乎都減少了。

結果是春節不放假，沒有肉吃，領導爲了展開雙反運動，打破某些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舊的規章制度，加速進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春節放假吃肉，正是反浪費、反保守運動所要消滅的不合理的封建傳統。

吃肉到底沒有解教處理來得重要，反正已經過去，不吃也罷，但是處理呢，到底有沒有希望？

希望是有的，幹部曾經向大家提出有關一九五五年國家農業大躍進的政策報告。大概是春耕大忙又要開始了，場裏勞動力缺乏，如果把大家都處理走了，那些田要誰來種呢？一般的看法，等春耕過去，新的接班人來了之後，總是會處理的。這種渺茫的等待，給大家帶來了安慰，生活中總不能沒有希望啊！

自從勞教場設立以來，這裏的右派分子沒有一個被摘過帽子，也沒有一個壞分子被解除勞教，出去的人不是沒有，那是少之又少，他們不是受解教處理，而是像鄒天池一樣，別的什麼勞教生產場所，需要像他那樣的專才，才把轉移過去。

此外，人數銳減的原因，是死亡率的增高，林宇民他們第三小組原來是十個人，老的只留下五個，其他都是新補充進來的。

大躍進開始，帶動着勞教場裏人員的驟增，活着的舊人出不去，新來的人儘往裏塞，小組在不斷增加，組裏隨着擴充，現在他們三小組已經有十五位伙伴了。

新的大營舍又搭蓋起來，連禮堂在內，現在已經有幢大草屋。

春節過後，他們所推測場方由於缺乏勞動力而不處理的原因，已經被推翻；只要有運動，這種地方的勞動永遠不致匱乏。

他們對自己的命運，已慢慢有所理解。

三面紅旗像一陣熊熊烈火，在每一個角落中燃燒，無可避免的也燒到了明溪勞教場。

烈火燒不旺他們的幹勁，卻灸傷了枯槁身體，病號組已經容納不下，幸好「全民積肥運動」解決埋葬方面的困難。

墓地的山坳裏面，挖好一個一丈見方的大坑，從山澗裏接過水來，把死者遺屍往水坑裏一扔，幾天之後就變成上好的肥料。節省了特教小組的勞動力，又給國家增加財富；這些政治犯，壞分子死了之後，到底還是替國家出了一點力。

這只是消極的積肥，比較積極的，是各組實行拉尿競賽，過去是營舍裏只放兩只木桶，現在是一個小組一隻，放在自己小組的床位前面，大小便都要拉在自己桶子裏，作爲小組分配到的耕種地上施肥之用。這中間發生過好幾次晚上偷尿的事件，也發生過爭論。白天當然沒有問題，你在那裏幹活，就在那裏，誰也搬不走。

吃得少，大便屙得少，小便應該可以屙得更積極一點；場裏的領導班子和小組長，不時的鼓勵大家，要他們在這方面來個大躍進。

「不行呀，我只有這一點點呀！」

「不會多喝些水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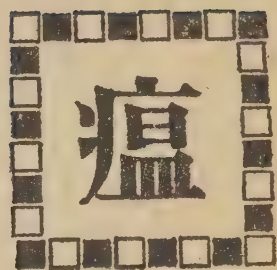
這只是大躍進中的一個小插曲。

早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林宇民他們一伙人進入勞教場前，黨中央就提出「少種、高產、多收」的農業種植三三制，拿耕田的三分之一來種植糧食和經濟作物，另三分之一用於休閑和輪耕，其餘三分之一是造林種草和美化環境。中央認爲「逐步改變淺耕粗作，廣種豐收爲深耕細作，少種多收。實現耕作園地化和生產過程機械化、電氣化，大大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勞動生產力，逐步縮減耕地面積和農業方面所使用的勞動力。」

農村中自農業合作化後，土地和收入早都歸了公，由無所謂公社不公社了。種得多種得少，收得多收得少，全與個人無關，能夠少出勞動力，空出三分之一的地來讓它荒掉，農民自然是十分樂意的。而特別是在勞教場裏的勞教分子，他們的勞動任務受到政策影響，也相對的作了適度的減輕，這對他們來說，是件天大喜事。即使他們所種的地，並沒有劃出一部份休閑和美化，只要沒有額外的任務，他們也就滿意了。

春耕的時間到了。

領導傳達中央指示，農業的躍進要從深耕與密植上着手，再配合水利和施肥，就可以達到「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指標。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共軍因對國軍判斷錯誤，全期均處於被動地位，益以其徒眾多係裹脅相從，訓練不足，而裝備、武器復欠精良，故終致失敗。惟因共軍善於夜間行動，及避免空軍及砲兵之轟炸，尤其不作點線之固守，未行主力之決戰，故雖敗退，仍能保持主力於山岳地帶，繼續予我收復區以極大之威脅。

國軍於民國三十五年內，在自衛應戰之狀態下，尚勉能獲致勝利。於華中方面，肅清蘇北，打通膠濟路，壓縮陳毅主力於魯南山地，驅逐豫、鄂中原軍區李先念部，控制豫北、晉南，使劉伯承、陳賡兩部，偈促於太行、太岳山區。國軍主力軍在黃河南北形成整然向北進擊之有利態勢。於西北方面，將共軍包圍封鎖於囊形地帶；於華北方面，收復張垣，遮斷關內外之連絡，掌握戰畧要點要線；於東北方面，收復熱河、遼寧、遼北、吉林、安東、通化，直抵松花江南岸。惟以遭受政治協商及國際調處三次停戰之影響，已喪失作戰上殲滅共軍主力之有利機會。尤以國軍兵力年來不斷遭受共軍之襲擊，因停止征兵，未獲補充，戰力已形銳減。又因八年之後，國家經濟原已枯竭，蘇俄復在東北濫發軍票，共軍在黃河、淮河流域，大肆破壞交通，益增加經濟之嚴重情勢。因交通中斷，生產停頓，各地物資交流，完全隔絕，影響物價不斷高漲，逼使政府通貨陷於惡性膨脹之境。共軍卽利用此一情形，遂行其經濟波動政治，政治拖垮軍事之陰謀，運用特工在各大城市搗亂金融市場，破壞經濟組織，搜購物質，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以造成社會人心之浮動影響於軍事行動者不小。反之，共軍不但對於徵兵不受任何法令拘束，其一切軍費，榨取於民，亦無所謂財政限制。至於武器、彈藥，則由蘇聯將在東北所繳獲於日軍者源源供給，除用於東北外，且由大連向山東半島，及由熱河經冀北、察北各方面，滲透輸入關內各地，以事補充。其實力因年來之擴編，已壯大至八十餘萬人。國軍懍於戰局之日形危迫，乃決以迅速殲滅關內共軍，恢復津浦、平漢交通，安定長江以南各省，然後轉用兵力，收復整個東北之目的；對共軍主動實行反擊作戰。當時之作戰指導，對東北採取內線作戰，行持久之戰畧守勢；在關內首先反擊延安，摧毀共方黨、政、軍神經中樞，動搖其軍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國際地位；並截斷共軍由大連及來自東北之海陸補給線，斷絕其外援。再集中主力摧毀東沂蒙山區共軍根據地，消滅共軍陳毅部，爾後北渡黃河，肅清平、津、保三角地帶之冀中共軍，規復華北平原。

依據上述作戰方針，一年內所發生之重要戰鬬有下列各節。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共軍林彪所部，乘國軍遵第三次停戰令停戰，在戰畧上陷於被動之機會，於東北各地肆力調動，經積極之備戰後，乃自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以迄卅六年十一月六日先後發動六次攻勢：

第一至第三次攻勢：共軍第一、第二、第三各次攻勢，係以第一縱隊（萬毅）——轄第一、第二、第三師，第二縱隊（陳光）——轄第四、第五、第六師、第六縱隊（楊國富）——轄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師等部，先後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三十六年一月五日，及二月二十一日，三渡松花江，向德惠、農安、長春行有限目標之攻擊；因時間短促，規模不大，均經國軍擊退，仍保持原有態勢。在第二、第三次攻勢中，政府空軍第四大隊出動P—51戰鬬機一百八十四架次，傷亡共軍一萬七千餘人，對地面之協力，頗爲良好。

第四次攻勢：共軍自第三次攻勢經國軍擊退後，其第一縱隊卽遠據松花江北岸榆樹以北地區，第二縱隊退據三岔河以北地區，第三縱隊退據五家站西北地區，另共軍之獨立第二師、保第一旅，亦竄江北陶賴昭西北地區，積極整補，俟機渡江再犯。

三月七日，共軍先以松江、田松部隊，及吉北軍區等部，由白旗屯法特哈門渡江，繼再以第一縱隊（配屬砲兵一團），第二縱隊第六縱隊（配屬第三五九旅、砲兵兩團）分由秀水甸子、五棵樹、陶賴昭、五家站渡江、廣正面直薄南下，先後與國軍在五台、城子街、德惠及德惠、農安間地區發生激

戰。由於國軍官兵之英勇，與步騎兵之配合適當，步砲兵之協同良好，陸空之聯合適切，尤以空軍第四大隊先後出動P—51戰鬪機一四一架次，傷亡共軍萬餘，終將來犯之共軍擊退。於三月十八日回竄松花江北岸。迄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雖曾一度渡過鴨綠江，向通化襲擊，終未得逞。

第五次攻擊：共軍自第四次攻勢失敗，回竄松花江北岸後，即積極整補。於四月下旬備戰完畢，先於遼東、遼南、遼西、秦楡地區發動佯攻，企圖牽制國軍兵力之轉用。迄五月十三日，林彪更糾合其第一、第二、第三（轄第七、第八、第九師）、第四（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師）、第六、第八（轄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旅）縱隊，及松江、遼南、吉北、遼寧、遼吉、熱遼、熱河等軍區部隊，與東蒙自治軍（轄騎兵七個師）、田松部隊、中韓亂成縱隊（轄四個師）中韓混成師、回民獨立師、遼北獨立師、獨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師，第七十一旅，保一、保二旅，遼南獨立第一、第二、第三師，第二師、保安旅，松江獨立第一、第二師，東滿中韓獨立第一、第二師，警衛第一、第二旅，哈市獨立第七旅，李紅光支隊，砲兵師，砲兵旅等部，共約四十餘萬眾，重砲及野、山砲二百餘門，開始第五次之全線總攻，企圖先擊破國軍遼東、遼北之野戰軍，會合於中長路以東地區，再強行與國軍決戰，以是共軍最初對吉林、長春行牽制之圍攻，主力則由懷德大膽南下，向四平、昌圖、開源迂迴，勢欲直撲瀋陽。國軍以久戰兵疲，整補未遑，乃決心爭取持久作戰，集中兵力，放棄安東、通化、樺甸及其他不必要之據點，以縮短防線；並由關內轉用第五十三軍（轄第一一六、第一三〇師）於瀋陽。此時我守備四平街之第七十一軍（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九十一師）及第五十四師，自五月二十一日被圍四十餘日，六月十一日展開市街戰鬪，逐屋爭奪，達十九晝夜，守軍雖傷亡慘重，仍浴血奮戰，斃共軍至五萬以上。迨六月二十四日，我第五十三軍及新第六軍（轄第十四師、新第二十二師、第一六九師）第五十二軍（轄第二、第二十五、第一九五師）第九十三軍（轄第十八、暫二十、暫二十二師）各一部，由鐵嶺北上；新第一軍（轄新第三十、新第三十八、新第五十師）主力，亦於六月二十七日由長春南下；南北向四平夾擊。二十九日，國軍北上部隊突破白水頭，共軍在我南北夾擊及空軍協力下，漸感不支，全線發生動搖，入夜北潰。三十日，守軍乘勢奮勇出擊，九時三十分，即與我北進部隊會師，四平之圍遂解。

經第五次總攻後，雙方傷亡均極重大，國軍所控制之點線面，亦漸減縮。而戰力之恢復，更益困難。加以軍政配合不良，指揮權責重複，部隊士氣趨向低潮，均顯示未來之危機。政府爲求展開東北新局勢計，乃撤銷東北保安長官部；並由參謀總長陳誠上將兼理東北行轅主任，加速軍隊之整補，刷新軍政之措施，鼓舞我士氣民心，以求再戰。並於九月初旬，以確保北寧路之安全，開始主動向遼西掃蕩。惜於戰鬪進行中，暫第二十二師，及第四十九軍（轄第二十六、暫第六十二師、第七十九、第一〇五師）主力，先後不幸於遼西遭受損失。

第六次攻勢：十月一日，共軍爲先發制人，復於中長路沿線發動第六次攻勢；以主力圍攻昌圖、開源，一部進攻遼西撫順，向瀋陽形成鉗形攻勢。因第五十三軍固守開源，暫第三軍（轄暫第十、暫第十一、暫第十七師、新第三十一師）及第九十二軍（轄第二十一、第五十六、第一四二師）適當出關增援，先打通北寧路，擊潰共軍第七縱隊。國軍第七十一軍及新第一軍，復於八面城擊破共軍第二縱隊。共軍避實擊虛，乃於十六日轉移主力，圍攻永吉。經第六十軍（轄第一八二、第一八四師暫第二十一師）配合軍民固守，達二十晝夜。此時新第一軍已北上進入長春，予共軍以側背的威脅。迄十一月六日，共軍以久頓城下，師老無功，乃開始撤退。

檢討東北戰場，自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接收，至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國軍幾已掌握遼寧、遼北、吉林、熱河、安東諸省之全部；惟以受調處停戰之影響，未能捕捉共軍主力，予以澈底殲滅。而安東之爭奪，國軍損耗過大，未能補充戰力，士氣亦因之銳減。迨至三十六年以還，共軍更得充分憑藉蘇俄之支持，迅速壯大其戰力而先後發動六次攻勢；其第一至第四次，僅使用一部兵力，對長春及通化等要點，行有限目標之攻擊；其第五、第六兩次，則均爲全面之總攻，企圖一舉畧取瀋陽。共軍歷次之攻勢，雖然國軍先後予以痛擊，確保戰畧要點，在整個戰畧上達成持久之任務。然終以形勢日促，已漸由主動陷於被動。尤以四平戰後，國軍放棄安東、熱東、遼東，演成吉長、四平之各國孤立；由此東西屏藩既失，門戶洞開。而楡錦段鐵路，復時遭共軍襲擊，因之瀋陽形勢，乃日陷不利。此外，東北行轅與保安長官部之未能密切求得軍政配合，以行勵精圖治；致使軍政各部養成驕奢虛怠之風，影響東北局勢甚大。至遼西一戰。第四十九軍主力，及暫第二十二師之失利，損失頗重，亦影響爾後之作戰。

華北共軍之五次攻勢

自張垣收復後，國軍已確實控制華北要點要線，形成有利態勢；惟對平漢北段山地共軍根據地，未能掃蕩摧毀；致聶榮臻部乘隙竄據，獲得整補之機會，使平漢北段始終在其威脅襲擾之下，自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以迄十一月十二日，先後由冀西發動五次攻勢：

第一次攻勢：聶股爲策應魯南陳毅之作戰，於元月十九日起，以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縱隊，於冀西、察南向東進犯，望都、定縣、新樂先後陷落。至三月二日後戰事告一段落，而保定、石門間之交通，亦復此被截斷。此時國軍第十一、第十二戰區分別改組保定、張垣兩綏署，保定綏署對平漢北段之作戰，因格於形勢，始終陷於被動。

第二次攻勢：四月八日，聶股乘保、石間交通被其截斷，石門陷於孤立；乃集結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縱隊，及其晉、冀、熱、察軍區部隊南下，直撲石門，其勢至盛。經國軍第三軍（轄第七、第三十二師）之堅強抵抗；並由保定空運第二十二師之第六十六團增援；激戰至二十三日，共軍傷亡重大。

中國抗戰實錄

【70】

中華民國之誕生

帶回來的是革命精神

在等待到孫先生歸來的上海，傳播有這麼一個話題——就是孫先生帶回來多少錢？由於自上一年以來，孫先生在歐美旅行，乃至於武昌起義之後，主即趕往歐洲；所以國內外新聞報導，都在揣測孫先生携有巨額欵項歸國。

未料，孫先生向中外新聞記者答覆：

「余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在孫先生到達上海之同時，關於大總統人選問題，立即展露出急轉直下的局面。第二天，黃興、陳其美、宋教仁等人便向各省代表提出選舉孫先生爲臨時大總統的建議，立卽得到贊同。在此之前，革命黨人士之中，雖以有附帶條件則可推舉袁世凱爲大總統之議，但卻顯得步調凌亂；現在，才因擁戴孫先生而立場一致。

中華民國誕生

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七日，陰曆十一日初八日），各省代表集會於設在南京江蘇諮議局，議決下列三項：

一、元月一日起改用陽曆。起義時以黃帝紀元，今應改爲中華民國紀元。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月一日。

二、按照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採用總統制。

三、陽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選舉臨時大總統。

及至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舉行的選舉會中，出席會議者計十七省代表，孫先生獲得十六省的贊成票，膺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年之後的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下午十時，舉行宣誓就任典禮。

中華民國就此誕生！

日本的動向

自武昌首義，到中華民國誕生，兩個多月之間的中國，吸引了全世界的矚目。

其中，最表關心的，是鄰國日本。

日本的動向，大致可以區別爲兩方面：一方面是民間志士的活動；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反應。

不過，所謂民間志士，也各有其不同的立場與態度，有些人是對中國革命眞心理解，奔走活動；也有不少人企圖乘中國革命混亂而進行侵略；就是在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之友，當武昌首義發生之同時，也就有了出賣革命派的「志士」。至於日本政府更是搖擺不定，沒有始終一貫的態度。

在這裏，首先分析一下民間志士的動向：

得到革命的消息，立即馳赴中國，決心豁出性命和清廷鬪爭的一個人，是萱野長知。早在武昌起義的四年之前——一九〇七年，爲謀向革命軍輸送武器而失敗的「幸福丸事件」，就是他所經手。

萱野長知參加作戰

萱野自著有「中華民國革命秘笈」一書，對於當時情況，敍述綦詳。這是日本人所寫出來的辛亥革命紀錄，在中華民國也被當作珍貴文獻。現在以這本書的記述爲中心，對當時日本同志的活動，試作一點追敍。

萱野長知於十月下旬，接到黃興的電報。這封電報，是黃興自香港首途經上海轉赴武昌途中，在船上所拍發——「希儘可能購買大批炸藥帶來武昌」。

當時，在日本方面，由於東京市選出的眾議院議員鳩山和夫死亡，舉行補選，候選人之一的古島一雄，屬於立憲國民黨軍鎮犬養毅一派，萱野爲其助選員，正當競選運動期中，不克立即分身前往中國；但馬上約集同志協商，着手購買炸藥，包裝待運。

選舉於十月二十八日開票，古島一雄當選，萱野長知就在當天夜晚趕往門司，在門司川卯旅館約集同志金子克己、布施茂、三原千尋、龜井祥晃、岩田愛之助、加納清藏、大松源藏等人登輪出發，前往上海。在中國地區，並有日本陸軍人員幕後支援，像駐上海陸軍武官本庄繁、駐漢口陸軍武官寺西等人，就是對萱野等懷有好意，在多方面予以方便的人。

萱野一行溯長江西上，經武昌到達漢陽，立即馳赴設立於漢陽第一古刹——歸元寺內之兵站，會晤戰時總司令黃興。當時正值漢口一度光復，卻又被馮國璋所指揮的清軍奪回，因清軍縱火而化爲廢墟的不久之後。

此時，黃興虛歲三十八歲，萱野年長一歲，兩人一直志同道合；在這段期間，萱野是以革命軍顧問的身份，在漢陽日夜伴同黃興指揮作戰。

和萱野等人同樂直接參加戰爭的日本人之中，不少是現役軍人，他們勇敢戰鬪，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漢陽失守爲止。

協力的日本人

現在請看在萱野長知的「革命秘笈」中，具體提到參加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姓名及其活躍情形：

陸軍少校大原武慶和原二吉共同在武昌的都督府附近設置事務所，對於革命軍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

陸軍步兵上尉野中保教，化名林

一郎，隨同萱野到達漢陽，和姓小鷹的某日本人合作，在前線到處奔馳。

死傷於清軍砲火之下

還有死傷於清軍砲火之下的人：陸軍步兵上尉金子新太郎，在琴斷口附近爲敵彈命中而戰死。石間德次郎在漢水靠岸的渡船上被革命軍中的倒戈分子所殺害。

萱野一行中最年輕的岩田愛之助，大腿被刺刀貫穿受傷，在熾烈的火網下，得到同志救助而保全了性命。又有甲斐靖，肩頭負傷，子彈嵌留在身體中。

再有日本醫師垣內喜代松，以軍醫身分參加革命軍陣營，擔任傷患官兵的外科手術和治療工作。

十一月十六日夜晚反攻漢口的戰爭中，日本軍人工兵班長齋藤某在漢水（襄河）上將木船聯繫起來，搭成浮橋，讓黃興所指揮的革命軍由漢陽渡河，進攻漢口。

在萱野筆下對於這些日本人的評論是：「想來是受了中山、克強革命精神感召；像那樣奮不顧身的心情，倘非當年革命同志，是很難理解。」

據日本黑龍會所編「東亞先覺士傳記」所載：「金子新太郎死後，被清軍割下首級，以鹽滷防腐，送往北京，作爲日本人參加中國革命的證據，讓外國人觀看。」

不僅實際參加革命戰爭，而且更有在組織新的革命政府時，贊襄立法的日本人。

萱野受到黃興的請託，發電報給頭山滿，邀請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寺尾亨前來，協助制訂憲法。

當時，宋教仁在武昌已經着手草擬憲法草案，非得專家協助不可，因而選中了國際法學者的寺尾亨。寺尾這個人，早就認爲亞洲和平不能缺少中國的安定，故而支持中國革命黨，一九〇五年（民國前七年），在東京牛込創立東斌學堂，對中國革命青年給予軍事教育。

寺尾在接到頭山滿轉去萱野長知的電報之後，立即拋棄了「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職位，偕同頭山來到中國，協助中華民國起草憲法等法案。

後來，寺尾於一九一四年曾和黃興等人共同在東京設立法政學校，以培養熟諳法律的中國人爲目的，對中國留學生教授政治、經濟、法律等多方面學問，該校延續到一九二〇年爲止。據「東京先覺志士傳記」提到：蔣總統也曾經在該校肄業。

比萱野長知還要早一點到達漢口的末永節（當時四十二歲），也擔負了革命軍臨時政府「外交顧問」的任務。末永節首先說服了日本駐漢口領松村定雄、武官森義太郎等人，不採取干涉革命軍的外交活動。



第二排中爲黃興，右二爲萱野長知，右爲黃興參謀長李書城。

此外，又和新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部正部長胡瑛協商進行說服列強各國駐漢口領事維持中立。曾經爲日知會幹部的胡瑛，和末永節是老朋友，胡瑛在四年前的一九〇七年一月，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拘因於武昌府監獄，在革命軍起義後釋放，負責軍政府外交工作。

還有，幫助宋教仁的北一輝、和孫先生友誼深厚的犬養毅，對大陸浪人（無固定職業而侈談大陸問題的日本人）有極大影響力的頭山滿等人，也接踵來到中國。

十二月二十五日，孫先生自歐洲歸來抵達上海時，犬養毅、寺尾亨、占島一雄、副島義一、尾崎行雄等日本人，也齊集碼頭歡迎。

不過，在這裏必須明確交待的是，所有自日本趕來的協力者，並不一定都是眞心支持革命黨的人。

動機和背景不同

他們的動機和背景相當微妙——有的人是日本軍部的情報員，有的人奉有日本外務省的秘密命令，有的人在利用革命黨人圖謀利益，有的人在策劃製造革命黨內部的分裂。他們的思想和目的既不一致，彼此之間也沒有橫的聯繫。

同盟會的幹部們，頗多和這些日本人在個人方面具有深厚的友誼，譬如說：黃興和萱野長知、宋教仁和北一輝的關係，都是顯著的例子。由於日本人之間意見不一致，於是也就影響到中國幹部們發生意見相左的現象，頗爲不少；宋教仁在革命之後，和孫先生有些不同的主張，其原因也就在此。據說，在漢陽戰爭的時候，黃興統率的軍隊和黎元洪的部屬之間，就曾有過互不協調的現象，而其重要原因，也是由於在黃興周圍的日本人，極其專橫，造成雙方面的不滿。

率直地說，其中一部分日本人，當時的確是誠心誠意地在支持革命黨；可是，從歷史觀點看來，其絕大多數，都不能說是對於中國有利。

以所謂「大陸浪人」爲代表的日本民間右翼勢力，其意圖和作法，雖說是有着程度上的差異，但利用革命混亂時機，籍援助的名義，實際企圖培植在中國國內的日本勢力；而且，這個企圖和日本政府一向所抱持的侵略大陸政策同趨於一個方向，確是事實。



日人協助在漢水上搭浮橋，供革命軍自漢陽進攻漢口。

說「寒流」

方劍雲

丁玲對於這些可憐的婦女，有更露骨的描寫，叙述他們養了小孩子，不能不工作，工作又不能帶孩子，於是「她們四方奔走，厚顏的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割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險吃墮胎藥。而她們聽着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只貪圖舒服，好高騖遠，你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於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這些落後份子，也實在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他們的皮膚在開始有摺皺，頭髮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去她們最後嬌愛。她們處於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的社會裏，她們或許會稱爲可憐薄命，然則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

這段描寫尙未敢觸及中共頭目玩女人的事，但已變成大罪，到了野百合花事件發生時，丁玲又被迫檢討，在中共政權成立後，丁玲終於被打垮，基本原因，還是這篇雜文所引起。

王實味與野百合花

「野百合花」是一組雜文的總題目，作者王實味是中共老黨員，在「中共研究院」工作，其人俄文甚佳，曾翻譯馬列文字凡二百萬言，在黨內能享受到「小灶」待遇，但其人頗有正義感，對毛幫之欺騙毒害青年，感到憤慨，寫了以「野百合花」爲題的一組散文，以回憶其愛人李芬爲引子，劈頭便說：「在這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故事，似乎不太和諧。」

「野百合花」對中共領導幹部之醜態，毫不留情面，但王實味眞正抨擊重心尙在毛幫之階級劃分，其中提到：

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兒都確鑿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樣「健康」，但自信還有着足夠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因爲，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伕（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爲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時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啊！）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爲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㈠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㈡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㈢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爲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軀體支撐着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倒是眞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眞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予的優待，是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較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畧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鬭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厨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但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王實味這篇文字，眞的擊中了毛幫要害，一羣「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的高級頭目，大爲憤慨，一致主張重辦，乃按照老辦法舉行「鬭爭會」，所有中共文藝打手周揚、陳伯達、何凱豐全出動了，指王實味是托派、是漢奸，最初王實味堅持不低頭，要求退黨，並說：「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不怕任何危險與威脅」。反指毛澤東是托派，說：「我看到八一宣言，覺得這和托派國民會議的主張差不多。」更對陳伯達提出攻擊，陳伯達無辭以對，只有制止他發言。

當然王實味的一支筆一張口抗不了槍桿子，最後不得不低頭，毛幫勝利收兵，兩年後京滬記者代表團訪延安，要求會見王實味，王實味神經已崩潰，說話語無倫次，人雖未死，已殘廢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迫害知識青年的血淋淋事實。

萬人意見

廣州市中山五路一月會貼有多張大字報，多為共幹及工人攻擊目前工資不合理，要求調整。據目擊者說，其中一份乃「中山大學」畢業現任「華南師範學院」附中的一位教師所寫。該教師自述於一九七一年畢業任教，月薪人民幣四十一元五角，迄今四年多，仍領此項薪資，如按工資評級制度計算，現在應領五十一元五角。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參加造反派之北方籍鐵路幹部子女，在文革後多下放廣東省農村插隊落戶，彼等不耐農村艱苦生活，紛紛潛返廣州市，成為黑人黑戶，無法獲得工作，生活困難。彼等乃糾集近一百人，組織「廣州下放青年造反戰鬥隊」，從事反毛反共活動。過去活動包括搶刼偸取公有財物，殺傷共幹和散發反毛反共傳單等。現已易名為「全國下放青年聯合會」，準備吸收成員，擴大組織並加強活動。

廣州市鐵路中學下放知識青年亦組成一種反毛反共組織名曰「春雷戰鬥隊」。該組織經常從事破壞活動。據居民目睹，在東山地區廣九鐵路舊站附近鐵軌上，有載滿毛豬之火車廂兩節，係準備運往香港出售者，被該組織成員縱火焚燒。

中共兩派內鬥蔓延全國各地
大陸工農群衆乘機掀起變亂
新老共幹之間缺乏調和力量心情沉重惶惶不安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上海各大專院校相繼展開激烈的「教育革命大辯論」。上海復旦大學前校長陳望道，被人貼大字報罵為「蛀米蟲」，拿高薪享清福。名教授周谷城亦被點名批判。辯論多在被「解放」的老幹部與學校新當權派「工宣隊」之間進行，辯論的中心是工農兵學員無法紅、專兼備以及紅、專是否相互矛盾。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廣東珠海縣漁民協會召集港澳及當地漁民假香洲舉行會議時，停泊於香洲漁港之香洲海上公社革委辦公處突然發生爆炸原因，據傳係反共份子所為。

自去年底以來，在廣州市各學校門口及市區中山路廣州新橋等地不斷出現署名「青教」或「某某學校青教」的大字報，攻擊「教育戰線公然對抗黨的指示，違背黨和毛主席的政策，歧視青年教師，只強調政治而在經濟上剝削他們」。據悉，「青教」即青年教師之意。在六八年至七一年之間，由於師資缺乏，廣州先後自當地高中畢業生中選出一批「先進學生」，不予下放留在原校擔任教師，隨後送入廣州師範學院進修二年，畢業後仍在中學任教。他們月薪原訂為人民幣四十七元五角，但迄今只領到三十九元五角，亦未有任何解釋。目前，他們聲稱廣州「青教」正在進行串連，準備召開全市「青教」大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有關單位獲悉，雲南地區各級組織中新當權派與老當權派間鬥爭激烈，中共中央指示該地區各駐軍負責人，進駐當地機關，掌理事務。

一、工人

武漢鋼鐵公司工人一千多名，為爭取加薪及改善宿舍問題，曾於去年冬天集體靜坐罷工抗議，經調派大批公安幹部與駐軍前往鎮壓，同時為避免事態擴大，影響其他單位工人情緒，故允許開工人代表大會商討解決，始暫平息。

二、農民

廣東陸豐目前正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但農民反應消極，尤其對於每晚開會學習，非常厭惡，多數藉故逃避。共幹除提出警告外，並以扣除

工分糧相要挾，圖迫使農民就範。

據「福建日報」透露，福建省德化縣美湖公社所屬各大隊資產階級濃厚，嚴重破壞集體經濟。據該公社黨委調查結果，有下列五種具體事實：

㈠公開鬧拆隊，分小小組，搞包產到組。

㈡擴大自由地，大搞私人開荒。

㈢勞力外流，搞私人副業，有的甚至挖國家瓷土礦出售。

㈣亂砍亂伐，破壞集體山林。

㈤高價出售農副產品，甚至出賣集體化肥和儲備糧。

三、共軍

據有關單位蒐獲之去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蒙古消息報」刊載之「軍隊在毛派中國的作用」一文揭露下述有關共軍情況：

㈠毛澤東雖於近年來對共軍進行清洗和壓制，但「中國軍人仍然感到有把握擔任許多領導職務並比一般人佔有很大優勢，生活上享有許多特權，其子女亦可逃避下放。

㈡「軍人在中國成了巨大的力量反而使毛澤東懼怕起來。」據傳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澤東會在武漢市東湖同軍事首長進行會晤，當時毛澤東曾作了三十七項自我檢討，並承認「他的政治見解和行為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

「廣州軍區」近年來「後進連隊」越來越多，以致在一九七五年全年中一共出現兩百多個「後進連隊」，該等連隊在學理、訓練、軍事體育、軍農、軍工、政治工作或文娛活動等各方面均趕不上去。例如：有的連隊廣東士兵經常發生磨擦及武鬥；有的連隊年終考核實彈射擊不及格；有的連隊沒有完成生產任務等。由於一般的風氣不是「比先進」而是「跟後進」，或者彼此觀望，該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曾大發雷霆，指責舊「四野」幹部有意和他過不去，存心搗蛋。「國防部長」葉劍英亦會親赴該軍區視察、開會，要求「四野」幹部搞好團結，把部隊工作搞上去，認眞把兵帶好，發揚光榮傳統。該軍區表現「後進」的主要原因，係共軍各級幹部對「批判林彪」運動，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表面上雖照章批判林彪罪狀，但私底下卻感到迷惑與不安，過去的積極性亦日漸低落，為此該軍區會先後舉辦許多期「學習班」，集中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打通思想，要求在感情上與林彪劃清界限，惟迄未收到預期效果。

四、一般心理惶惶不安

二月十三日有關單位消息：北平、河南、廣東等地的共幹和群眾對於周恩來死亡，有下列之反應：

㈠認為周恩來較毛澤東關心人民生活，在大陸和國際有聲望，表示對今後中共政權將無人維繫之憂慮。

㈡新老幹部之間缺乏調和力量，一場政治鬥爭將難避免。

㈢周恩來並不意味其時代之結束，其政治路線將繼續執行。

㈣躭心周恩來死後，毛澤東將執行左傾路線，人民生活將更痛苦。中下層幹部擔心大風暴即將臨頭，青年打算反抗進一步迫害加強反共鬥爭。

㈤軍中高幹失去重心，預料兩派在權力鬥爭中爭奪軍權勢難避免。

㈥人人心情沉重，不敢開口。

（洪流）

評「棺材釘」與「地車」

嚴正

查良二郎（引自他的社評——「棺材釘」之名絕對不通）曾為他創作的「地車」一詞，屢寫文章，欲效毛遂自薦，廣作宣揚，為祈頑石點頭，惜乎有關機構，不為所動，終以「地下鐵路」，簡稱「地下鐵」為正式名稱，在公報發表後的第二天，二郎立刻行文咒罵「地下鐵」不過是「棺材釘」而已。

「地下鐵」如果有如二郎所稱，只能解釋為埋藏在地下的鐵器，（見」）那麼所指的實在太多太廣了，例如：避雷針、抽水機、電纜、水管等常常掘出，近的有地雷炸彈、炮彈炮鏜，遠的有刀戈劍戟、鍋釜鼎爵，林林總總，不勝枚舉，棺材釘雖屬「地下鐵」，但佔的分量，實在少之又少，那又何必一定要提到也可稱做「木中鐵」的棺材釘，分明是要在雞蛋裏邊找骨頭，如果二郎一口咬定「地下鐵」是不吉利（此三字錄自社評）的棺材釘，那麼我也拗頸說「地下鐵」用他社評的標題，作為我這段文章的收句——「棺材釘」之名絕對不通。

其實「地車」之名，更加不通，船是在水面航行，車是在陸地行駛，這是童叟皆知之事，所以我們無須把船叫做「水面船」，把車叫做「陸地車」。

進一步說，船、車，是海、陸兩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分別得很清楚，不會混亂，我們無須再加注腳，不在水中航行的「齊柏林」號飛船，才在船字上加上一個飛字，使人們明白這船是在空中飛行，不是在水面航行，其餘在水面航行的船都沒有叫做「水船」的必要。

同樣，只有不在陸地行駛的「架空纜車」，才會在纜車二字前面加上「架空」二字，以示識別，其餘在陸地行駛的車，也無須叫做「地車」。

「水船」、「地車」，在詞語上來說，顯然是極為不通，這與「關門閉戶掩柴扉」的句法沒有多大分別。

查良二郎認為凡是埋藏在地下的鐵器都可以被稱為「地下鐵，其含義太廣泛，不能專用來代表「地下火車」，對，這點我也十分同意。不過，他創作的「地車」也何嘗不然，凡是在陸地行駛的車輛——火車、電車、、纜車、汽車、腳踏車、人力車、獸牽車，無一不可被稱作「地車」，可見其含義也不單純，那又怎能只准用作「地下火車」的簡稱，二郎只顧說人家之短，卻沒有發覺自己也犯着同樣的錯誤。

簡化名稱，並非隨便拾取兩個字碰在一起就行，一定要詞可達意，否則令人摸不着頭腦，不知所云，則雖簡可用，譬如說「渡海小輪」，只能

簡稱之曰「渡輪」不能把它簡化為「海輪」，因為「渡輪」可以十分明確指出該船是渡人過海之用，使人們不會誤會把其他船隻也當作「渡輪」。而「海輪」就不能有同樣的効果，因為它不能明顯地表現出該船的特別用途，只要是浮在海面上的船隻就可以被稱為「海輪」，這樣的簡稱就會使人們有茫茫然而不知其所指的感覺。

「地下火車」，只能簡化作「地下車」，這樣才能把它的特點顯示出來，不會和其他車輛混在一起，「地車」一詞，既有語病，且含意糊混不清，怎能怪人家不予以採用，查良二郎休矣！

文革派擒賊先擒王
只鬥高幹寬恕小卒

毛澤東脫離慣例，親自干涉對付「副總理」鄧小平的運動，替「人民日報」第一頁的社評起標題。

這篇社評是周恩來死去之後中國大陸政治危機開始以來報章刊出的第二篇，它對運動採取溫和的語調。

此間大多數觀察家解釋，它有三重意思：

一、實際對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敲响喪鐘。

二、它給「領導階層」內其他走資派一個獲得「寬恕」的「良好機會」。

三、它預兆現時運動的一個大規模發展，嚴格受到控制的發展。

社評的標題是：「翻案不得人心。」

這個毛澤東最新的「想法」，構成了中共對鄧小平的個人譴責，並且暗指全中國大陸的人都覺得這樣。

社評警告提防「階級敵人製造的災難」，並作出下列的勸告：

一、「不要搞串連」。

二、「不要組織戰鬬隊」，這兩種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情形。

相反，社評說：在不忘記「階級鬬爭」之時，必須「促進生產」、「加強團結」和「穩定」。

中共今日發出似乎是宣佈「副總理」鄧小平政治厄運的「指示」，但它清楚表示，現時的「反右傾」運動不應激發暴亂。

「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社評和毛澤東的新「語錄」。該社評說：鄧小平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

雖然它沒有指名鄧小平，但是確實暗指他是眞正沒有恢復希望的「走資派」。

觀察家說：該社評顯然粉碎了他渡過政治危機的希望。

它指出：「運動」不應擴展至和一九六〇年代暴亂的「文化革命」一樣。

社評說：對右傾份子的鬬爭，應該有所控制，不應有「戰鬬隊」和「搞串連」。

它發出「命令」說：運動不應妨礙工業、農業或「國防」，並且應該促進「團結」和「穩定」。

觀察家說：這是直到目前為止最清楚地指出，中共頭目渴望，對「走資派」的猛烈譴責，不應導致經濟或社會瓦解。

社評警告：「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提防階級敵人企圖播下大破壞的種子。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提防可能利用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

同時，它要求羣眾「動員、團結和集體批判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

北平電台十日說：毛澤東已承認在目前的政治鬥爭，他本人在黨內的地位已受影響。

此間收聽北平電台引述「人民日報」的題為「羣眾不歡迎蒙羞的人復職」的社論，有以下的叙述。

該報謂毛澤東最近曾說：「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目標，現落在我的頭上。自從實行集體制度以來，黨內卽有人反對。（一九五〇年代，所有工廠都被「國有化」，實施「人生公社」制度）。我們為社會革命而工作，但我們不知資產階級在什麼地方。他們在黨內。黨內有權勢的走資派仍然繼續走資本主義的路線。

該報又說：「黨」內的走資派已被組織起來，他們的目標是毛澤東。

它說：「資本主義的復辟活動也被組織起來。他們有理論、有步驟。他們的目標指向『偉大的』毛澤東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這篇社論雖然沒有指出「副總理」鄧小平的名字，但它卻明顯地表示他就是被指為「復辟資本主義」的人。

「煽起右派歪風的人，就是跟着劉少奇走修正主義路線的人，和是一個在文革時期曾被鬬臭了不知悔改的走資派。」

「人民日報」又說：「口口聲聲說他永不會再做那些見不得光的事，但一旦回復原職後，便又故態復萌，和繼續執行資本主義的路線。這種人，決不會是馬克思主義的眞正信徒，像毛主席也曾指出過的那樣，仍然是留於民主革命或資本主義的民主的階段上。」

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文革」期中，鄧小平曾被批評為第二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者」，第一號是劉少奇。鄧小平是於一九七三年復職，而且，在過去兩年間，他在「黨」、政、軍三方面的權力都已增加，當時周恩來臥病於北平醫院中，他是「第一副總理」、「黨副主席」，又是共軍「總參謀長」。

安徽共黨頭頭
公開批判鄧矮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說：「強迫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是對中國大陸的人徵收過份的政治稅」。

現時中國大陸攻擊鄧小平的運動，簡縮至一項指稱：說鄧小平把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置於比毛澤東不理一切要繼續「階級鬬爭」的「指示」更為優先的地位。

遼寧省電台廣吹說：「那個黨內

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提出鼓吹生產力論的口號，「一切應該爲了現代化」，並且認爲現代化是各方面工作的最重要點。」

在中共目前的奪權鬥爭中，第一個公開抨擊「副總理」鄧小平的「軍政要員」是宋培章。他的言論，似乎非常審慎。

宋培章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安徽省「黨委會第一書記」，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及安徽省「軍區政治委員」。

他在合肥一個慶祝國際婦女節的集合中，發表演說，抨擊鄧小平。他向一千名婦女談論日前的政治鬥爭，並呼籲她們閱讀共黨喉舌所發表的「重要文章」，「爲了更深了解這次鬥爭的本質及其重要性，那是必要的。」

雖然他沒有指名道姓，但他的言論顯然是針對鄧小平的。他向參加集會的婦女說：在「大規模抨擊行動」中，她們的箭頭應該直指向「那個不知悔改的黨內走資派」，與及他所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

廣深火車誤點 鐵路工人怠工

綜合由大陸返港的旅客透露：深圳石龍地區滿貼攻擊毛婆江青的大字報，同時中共鐵路工人連日來展開怠工支持反江青的行動，因此由大陸輸港的貨運及客車均受到嚴重影響。

據一名女旅客說：日前廣深車受阻，除遭受反毛份子破壞外，與鐵路工人怠工有關。

日前石龍地段鐵路遭受破壞時，由廣州返港的旅客均在樟木頭站下車，而轉乘另一列車到深圳，同時當晚不許該等旅客返港，要分別在石龍及深圳地區住宿至翌日才准許他們返港。當該等旅客離開深圳前，曾要受共幹的嚴厲警告，不准將石龍地段鐵路破壞的情形及鐵路工人怠工事件，向居住本港的親屬透露，否則將來返大陸探親會招致麻煩。

消息在本刊披露後，受到本港各界的關注。有關該消息，昨日又有進一步發展，據悉，本港有關當局，曾於當日收到大陸發出的一封內容畧謂「前路故障」的電文。該電文足以證實廣圳線火車於四日曾發生了意外。

據悉：該電文除了「前路故障」這句簡單的話外，並未有說明發生了什麼故障和原因。

該事件發生後，中共一反往日慣例，隨即當晚將當日來港的貨卡拖返大陸。

由大陸載運貨物來港的車卡，以往習慣是抵港後於翌日拖返大陸。但該日則一反慣例，可見情況之特殊。

消息又稱：最近一星期來，大陸運貨來港的車卡均不正常，時常誤點。據說這是日與前大陸反江青及反鄧小平

“新生事物”的代表！



中共反右傾翻案風 嚴重影響農村春耕

從中共的報導顯示：「走資派」在大陸農村所刮的「右傾翻案風」，已導致中共春耕困難。

「新華社」今天連續廣播了共軍「福建前線部隊以階級鬥爭爲綱大力支援春耕生產」，「陝西駐軍某部大力支援地方搞好春耕生產」，「南京部隊某部紅軍團積極支援春耕生產」的消息，這顯然是大陸農村所掀起的「翻案風」，正在阻撓春耕生產，中共不得不派共軍前往農村所謂「積極支援春耕」。

「人民日報」的社論，對「走資派」破壞工農生產一事，已畧有透露。它呼籲「包括工農業生產」方面，要「警惕階級敵人的擾亂，警惕有人用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

「新華社」說：「黨內走資派」在「重要的位置」安置他們自己的人，並且阻撓毛派人馬。

該社的英文新聞稿，首次對外國人綜合報導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

它說：這些「黨的叛徒」利用「團結和穩定」的要求，來壓制反對他們「復辟資本主義活動」的異己。

該社說：「他們利用各種藉口、阻撓、排擠和攻擊那些繼續依隨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新舊幹部，並在重要的位置安置那些反對文化革命的人。」

它又說：運動的中心，環繞着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那些贊成「文化革命」的人，是毛澤東的跟隨者；而那些反對「文化革命」的人，要回到「文化革命」以前的日子。

該社說：「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陰險地歪曲毛澤東的指示」，並且提出一項「反革命計劃」，否定「階級鬥爭」而促進「穩定、團結」和「經濟」。

■此間大多數觀察家今日同意，中共頭目一定會在此間舉行了會議以決定現時對付鄧小平

運動所須要依循的途徑。

會議也許已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之後舉行。據可靠消息人士說，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已在一月底和二月初舉行。

就是這次會議中，出現了引致現時的政治危機。

「人民日報」昨日刊出一篇社評，通知中國大陸的人關於中共高層現時「反右傾」運動方針作出的決定。

同時，該報並刊出毛澤東的「兩項新「指示」，兩項「指示」都間接譴責鄧小平。

中共對現時運動決定的「途徑」，是在整個中國大陸延長及擴大批評運動，但卻要嚴格受到控制而不致發生暴亂。

特別是工業和農業生產要完全不受影響。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中國大陸最農攻擊鄧小平乃至江青的大字報運動發表評論說：「這一行動標示着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爲奪取控制權而進行猛烈的，但半遮半掩的鬭爭的加劇。」

箴言報的這篇題爲「透視北平大字報的眞相」的社論說：激進派「正圖使鄧小平第二度遭到羞辱，以顯現極端左傾主義的不可輕侮。」

社論認爲，儘管尚沒有證據明顯表示鄧小平已被罷黜其職務，不過，鄧小平的權力已遭剝奪，因爲「在中共的制度下，這類宣佈通常都在一項變化發生後很久才公開」。箴言報並列舉了下述理由：

「若說一個現在被形容爲『最大走資派』的人能以繼續居於『總參謀長』的敏感職位，幾令人難以相信，毛澤東說過：『槍桿子底下出政權』，他不可能讓槍桿子長期讓一個引起非議像鄧小平這樣人的握在手中。」

社論結語說：「因之北平的舞台上——正如爲江青所喜愛而爲鄧小平所厭惡的某些革命樣板戲一樣，暫時續位，而在舞台以外則可聽到陣陣殺伐之聲。」

英國「泰晤士報」今日說，只要毛澤東一日不死，中共「領導階層」便一日繼續不穩定。

該獨立報章的社評說：現時中國大陸對付鄧小平的運動，只是贊成和反對「文化革命」之爭。

它說：「公平地看，這將是獲得提高地位的人和那些文化革命中失勢而後來復職的人之間的鬭爭。

該報下結論「簡單地說，只要毛澤東一日不死，中共領導階層便一日繼續不穩定。」

自由的「衛報」說：中共的「穩健派」已經失敗，但仍然佔有「有力量的位置」。

「衛報」說：「如果激進派得勝，對外貿易和使用外國技術便會減少。中共將更深入非洲以抵消蘇聯的影响力，並且會比較少同情東南亞的溫和政權。

「每日電訊報」記者霍林伍茲今天自北平報導說：中共「共青團」北平支部在「人民日報」中暗示，可能再度運用「文革」期間甚爲活躍的「紅衛兵」。

霍林伍茲說：批鬭鄧小平的運動，在鼓動羣眾抨擊鄧小平的努力上，因此又推進了一步。

同時，「每日電訊場」今天在其社論中說：中共日益加深的權力鬭爭正在進行中，仍採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的「文革」曾使大陸混亂，嚴重破壞中共經濟，社會及軍事各方面。

江派批矮鄧現代復辟狂

北平電台今日聲稱，在現時的「反右傾」運動中，「那有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已經完全孤立。

觀察家說：這是配合毛澤東在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中作出的「指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攻擊面」。

北平電台廣播「大慶油田黨委會」的文章亦指責：

「這個人（指鄧小平）談及現代但不談及革命，談及生產力但不談及生產關係，談及經濟發展但不談及上層體制的革命。」

該文章繼續說：「他常常反對階級鬭爭，他永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只是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當社會主義革命趕上他，他便跳出來反對。」

北平電台今日說：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在現時批判他的運動中，已被稱爲「現代復辟狂」。

此間收聽得該電台說：「這個現代復辟狂和孔子一樣，要恢復舊制度，並且要指責革命的新生事物。」

在報導中沒有指名鄧小平，但是再次提及「那個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

該電台報導，「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已把鄧小平和孔子相比。鄧小平的保守意見，在現時的運動中，已被指爲與前任「國防部長」林彪的「反革命意見」相同。中共「人民日報」今日指責「副總理」鄧小平公開反對毛澤東的「教導」。

該報第一頁的一篇文章，重申以前對鄧小平的指責。

它把鄧小平和孔子相比，指稱他要削除「一切新生事物」——一九六〇年代「文化革命」的「成就」。

該由「新華社」一個「通訊員」撰寫的文章沒有指名鄧小平，但暗指名鄧小平，但暗指他是「那個不肯悔改」的大字報沒有指名攻擊。

中共「人民日報」最新刊出的一篇社論，相信是由毛澤東親自核定支持的。該社論並似乎明白顯示了鄧小平的垮台。

著名的「法蘭克福廣訊報」駐北平記者葛羅汀斯基還說：鄧小平可能已被革除原任「副總理」、「黨副主席」及共軍「總參謀長」全部高級官職，這與台北最近引述一項大陸人士的一項報導，不謀而合。

同時，葛羅汀斯報導該社論時說：鄧小平仍然獲得爲數頗眾但處於守勢的徒眾的支持。

文革時紅衛兵 捲入鬪鄧漩渦

以前「文化革命」的「紅衛兵」今日通過中共的「官方」報章加入攻擊「副總理」鄧小平的運動。

「共青團」一個「團員」今日在「人民日報」撰文說：「我們早已粉碎劉少奇和林彪的資產階級總部，我們現在準備起來對付任何修正主義並和它鬪爭。」

「共青團」在「文化革命」期間被解散之後，在一九七三年重組，現時大部份由以前的「紅衛兵」構成。

在這個階段，沒有跡象顯示在這個攻擊「副總理」鄧小平的運動中已有行動出現。

北平電台九日說：中國大陸的「反右傾」運動已蔓延至「共青團」。

該團的北平市「委員會」最近舉行了十多次批判會。

廣播說：「共青團」內以前的「紅衛兵」，聲言要對修正主義進行「批判和鬪爭和造反」，進一步「發展」他們的「文化革命精神」，使他們的舊口號「造反有理」具體化。

可是，觀察家相信，由於現時運動的「指示」禁止「戰鬪組」和「各處串連」，「紅衛兵」的活動大概會限於「批判」。

廣播透露，批判會的目標，是「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

中國大陸攻擊「副總理」鄧小平的運動，在中共的「官方」報章，熱度已經減低。過去幾日來，中共報章一直在發表文章，打算使羣眾介入運動。

現在，運動正在躊躇不前，和過去三個星期之內以驚人的速度由譴責錯誤的「政策」發展至攻擊「黨內走資派」的情形不同。運動現在似乎是「教育」羣眾關於一直在進行的事件。

將來，運動也許會再次發動，但這要看高層的力量均勢而定。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這次暫停，並不是說鄧小平的情況已有改善。據中共「官方」報章說：鄧小平「仍然拒絕」承認錯誤和悔改。

「人民日報」今日特別評論，據說是鄧小平在一九六〇年代「文化革命」期間所說的「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說話：「不管是白貓黑貓，能捕捉老鼠的便是好貓。」

該報說：鄧小平在一九七三年剛「復職」，便「開始再次低聲說這話」。

「評論員」解釋，「貓的理論」是說「不管是施行馬克思主義或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或帝國主義，只要能夠促進生產便是好的主義」。

該「評論員」說：「江山易改，資產階級的本性難移。」

他再行證實已死的周恩來，在一九七五年年初替「中國無產階級」定下的「目標」，是「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把中國大陸的經濟提高至世界第一行列」。

老周病榻聞批水 放棄對癌症搏鬪

此間中華民國有關人士今天透露：周恩來於死亡前數週，偶然從診治他的醫生口中獲悉毛澤東利用批判著名小說「水滸傳」迂曲地攻擊他後，便放棄對癌症的搏鬪。

據英文「中國新聞」說：該項消息是包含在一篇關於周恩來在北平一家醫院中最後數週的生活情形報告。

該報告並且透露：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十分恐懼她的丈夫會被毒死，因而每天嘗試帶給周恩來的飯菜。

周恩來直到去年冬季某一天與診治他的癌症專家閒談之前，對於中共批判「水滸傳」英雄宋江的動機，完全被蒙在鼓裏。

萬人詩壇

封淑英主壇

蘇東坡

雪梨　蘇伯楷

東坡蘇氏是吾宗，一代文豪百代崇；詩秉唐風高且雅，詞開宋氣壯而雄。才能濟世人多妒，策可安邦國不容！今日西湖遺愛在，堤名以誌澤無窮。

落花

雪梨　蘇伯楷

窗外蕭蕭暗柳堤，滿天江淚高還低；飄紅細雨迷三徑，墜白輕風亂一溪。蜂恨香殘留敗絮，蝶愁色褪染汚泥，美人欲滴傷春淚，痴望郊原到日西。

訪故人

雪梨　蘇伯楷

無事山齋門出少，幽禽三兩是來賓；階前風動花移影，海上舟行水起粼。舊好多疎因遠處，新知長契爲連鄰；俗緣未斷鄉情重，跋涉何妨訪故人。

元旦卜香港

楊子江

雍熙穆穆滿乾坤，暖暖春風氣象新，日麗太平山煥秀，九龍嬉舞海之濱。

沙田望夫山五古

姚伯衡

太乙天地分。塵寰多戰患。之子役無音。數盡南來雁。家計苦酸辛。藤蘿補帷幔。治本務於農。翁姑奉只莧。近昏炊午食。調炊飢捱慣。滄桑歷變遷。弗見歸遊宦。自從封髮期。里巷嘉無訕。襁褓在懷中。尚未成童丱。窺影可沈魚。時虞禮習綻。負兒陟高岡。極目而顧盼。默祝息烽煙。冀覩河海晏。孰知不如願。母子俱化幻。貞石永長存。千秋雲作棧。鬱郁花木香。精靈爲世諫。

惜春（調寄瀟湘夜雨）

封淑英

採蜜蜂飛，憐香蝶杳，小園怕見遺芳，傷花兼亦爲儂傷；春欲去頻催怨鳥，梅未嫁空待仙郎！臨明鏡零脂剩粉，懶整容妝。藥爐茶灶，筆床硯席，閑却流光。恨身遐室邇，最斷人腸！情萬丈千回夢繞，愁十斛一寸心藏；相思債前生此世，何日可還償?!

高陽臺清明前一日

劉祖霞

野草堆烟，山花織錦，婆洲也鬧芳菲。燕子尋春，雙雙貼地爭飛。黃昏未到瀟瀟雨，送新涼椰子風微。惹人悲，雨過花飄，月曉猿啼。　遙思故國三春候，正長隄柳綠，曲岸桃緋。杜宇聲聲，芳叢頻喚人歸。牆頭應有鮮紅杏，趁斜陽越逞嬌姿。又伊誰。獨倚雕闌，獨聽黃鸝。

登高調寄風入松

歐一鷗

爐峯九日倚秋晴。萬里望雲程。佳辰最是愁遊子，一抬眼，一片鄉情。錦字雁來無影，西風葉落沉聲。　天心好亂恰難明。每見縱刀兵。先秦後漢爭歸統，問多久，垂拱朝廷。萬古江山依舊，滄桑變化頻仍。

前題調寄浣溪沙

潘思敏

楓葉含丹桂子香。幾家菊酒遣新涼。但逢佳日爲詩忙。　欲借斯文匡末俗。轉窺餘緒惜流光。喜無風雨近重陽。

前題調寄鷓鴣天

潘學增

林密森森路曲灣。蔚然深秀兩峯間。峰回路轉潺潺水，上有孤亭矗立閒。　披蔓草，探幽蘭。重陽登陟在高山。萬方多難無拳勇，俯仰思維亦厚顏。

登高調寄春風第一枝

何敏公

賦登臨，秋意透涼。極目南天，雁未還鄉。徑曲山高，筇短足累，落葉茫茫。東籬下，黃花晚香。翠微橫，水遠雲長。一片蒼蒼。幾樹相紅，忘卻殊方。

前題調寄過秦樓

朱敬安

萬里悲愁，卅年羈旅，夢裡故鄉雲樹。憑高望遠，腸斷魂銷，觸目感懷禾黍。長憶少日遊蹤，垂釣南塘，泛舟東渚。今霜兩鬢，萍飄依舊，幾時歸去。　連幾日冷雨西風，裳單衣薄，怕聽遠郵砧杵。身邊檢點，半架詩書，算是耐交儔侶。佳節重陽又臨，牢落殊方，跼蹐客路，正黃花酒熟，問能消愁幾許。

追月

許筱明

影瀉銀河萬里晴。雲開玉宇一天清。餘輝豈覺今宵減。秋思難忘昨夜情。看月重來人有感。捲簾會怯露無聲。知君心事蒼涼極。應惜三分坐到明。

又

梁朗秋

閒庭昨夜賞中秋。又作荒郊望後游。影踏蟾華喧度嶺。寒勝兎魄怯登樓。曆冥信比金甌缺。叢桂偏勞玉斧修。艮會園亭多韻事。畫材詩料任搜求。

又

陳刬餘

碧海招邀到畫屏。鏡邊簾角記曾經。不妨平視憐頭白。但許相隨覺眼青。影引迷途留美意。踪追隔夜帶微醒。狼烟撲面中秋過。欲借餘光照二程。

又

黃志鴻

光涵玉鏡滿長天。海角西風又一年。皎潔未妨千里共。消磨仍覺十分圓。撥雲中夜生奇想。追月豪情乏錦鞭。獨惜人間丹灶冷。更從何處學飛仙。

又

陳其浩

嫦娥匿避太空人。月殿成疑迹似陳。莫笑追踪輸反日。常圓幻想本天真。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鬪格 • 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茱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錄：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茗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萬人日報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四三九 新142 期）



鄧小平：「此時無聲勝有聲」！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三九(新142)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三九(新142)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三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倒鄧是毛江有計劃的行動

由毛江掀起的以倒鄧爲重點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在大陸上全面進行。雖然鄧小平垮台的命運已經注定，但這個中共內部上層狗咬狗的鬬爭，最後到底誰勝誰敗在目前還看不清楚。

這個政治運動最先是「教育界、科技界的大辯論」，現在已擴大到文藝界。由於是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大搏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又是什麼「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並且「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所以，今日中共的派系鬬爭，不僅在教育、科技和文藝等系統進行，且已涉及到農村、工廠和部份共軍。運動的擴展越來越大，但打擊面卻越來越小。

中共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最先攻擊的是「刮右傾翻案風的人」，接着又改爲「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後再改爲「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老毛在黨內對待敵對分子，從來是採取「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手法，決不留情。加上他那位潑辣而又有點神經質的老婆江青「同志」從旁「協助」，對付「走資派」更不會有絲毫的溫情。可是，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打擊面爲什麼一再縮小，最後把鬬爭鋒芒集中到鄧小平一個人身上呢？

估計：一個原因是「走資派」勢力較強，如果不縮小打擊面，弄得非宮廷派頭頭人人自危，被迫而羣起與毛江對抗將無法善後，因爲，毛澤東已來日無多，如果運動還未取得「勝利」，他老先生一登腿，宮廷派那伙人壓不住風浪，可能從「勝利」的巔峯摔下來，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毛江耽心打擊面過大，「走資派」會重施「挑動羣眾鬬羣眾」的故技，搞得天下大亂無法收拾。還有一點，就是毛江掀起的此次「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自始至終都是在有計劃，有步驟的情況下進行的。如：

一、今年元旦「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爲題的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鬬爭，階級鬬是是綱，其餘都是目」。但到了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在「抓階級鬬爭，促春耕生產」的社論中，又在前述毛的指示的「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鬬爭」的上面加上「什麼『三項指示爲綱』」這麼一句。一個指示竟採取「分期付欵」方式發表，可見毛江是針對當時環境把一個指示加以肢解再適時推出的。

二、此次「反擊右傾翻案風」，最先是於去年十一月初由清華大學進行「教育革命大辯論」打響的第一槍。提到清華大學，更可看出毛江是項有計劃的行動。據三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報導：由寮國共黨總書記馮維漢率領的代表團，在華國鋒、姚文元等人陪同下，於三月十八日上午「訪問清華大學，同正在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革命師生進行了座談，並觀看了大字報」。據說：寮國「貴賓」們受到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遲羣、校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等人的「熱情的接待」。「反擊右傾翻案風」由清華大學開始，該清華大學的頭頭是遲羣和謝靜宜二人，進一步證明毛江發動此次鬬爭，不僅是有計劃的行動，且在人事方面早已安排了他們的親信。

中共中央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發出的「中發（一九七四）三號」文件，係關於江青樹立駐浙江的共軍二十軍防化連爲「批林批孔典型」的一項文件。該文件的「附件二」和「附件三」中分別提到了江青派謝靜宜、遲羣二人到浙江去給防化連送她的信和一些材料。這說明遲、謝二人都是江青的親信。他們當然聽江青的話，江青叫他們怎麼搞他們就怎麼搞。

由於此次以打擊鄧小平爲重點的政治運動，是一項經過長期佈置的有計劃行動，所以，緩步推進，並縮小打擊面，似乎是不應視爲阻力過大。先打倒鄧小平、慢慢再順藤摸瓜，把與鄧有勾結的重要頭目再一個一個拉下馬來開刀。

照說，毛江是可以取得「勝利」的。問題是毛澤東竟快要死了。他死後大陸局勢會怎樣呢？相信一定是羣雄併起天下大亂。





不要讓年青一代僑胞中毒
海外宣傳影响深遠不可忽視

萬人傑

上期老萬在本欄談國府海外宣傳工作，與中共比較，顯得懈洋洋的，覺得在爭取海外民心這方面，應當大大振作一下，否則，老一輩的華僑消逝之後，年青的一代，都已中毒甚深，成爲共產黨同路人，那時，國府將失去海外僑胞支持。這並不是一件「小事」，希望主持海外宣傳工作的單位不可忽視。本期，意有未盡，再就這問題，表示一點意見。

老查與老尼

反共刊物得不到政府支持，不等於政府不肯花錢。當然不會像中共搞統戰那麼大手筆，但一點點的寃枉錢是很肯花的。

比方說，招待查大社長到台灣觀光，雖然查大社長行前發表「聲明」，一切自費。

可是，據老萬所了解，爲了招待大社長，公幣（或者是國民黨經費）花掉不少，且黨政首長都接見了他，待以上賓之禮，一如近期尼克遜到北平受到老毛禮遇一樣。不過尼克遜到了北平，以至回美國，對每一中共頭頭，不論現存或已瓜直，一律稱讚不已，只有講好，並無唱衰。

老萬覺得，儘管尼克遜是政治垃圾，毛頭花這筆錢招待還算值得。

比起台灣之招待查大社長，剛喝完台灣花雕、金門高粱，回來在「見、聞、思」中，不惜歪曲事實，極盡譏諷能事。辦宣傳的大官以爲只要讓他看看實情，以去了七次大陸的他，會憑良心，將大陸人民與台灣國民的生活，作出比較。那知查大社長的良心早已在他體內失蹤，這使國民黨的招待費花得十分寃枉。

王八蛋也要爭取

有位文化界朋友告訴老萬，一名國民黨海外工作人員問他：「有沒有辦法爭取王八蛋？」

這老王的名字並不眞的叫八蛋，只是他的言行，卻是正牌王八蛋，他在台灣受教育，花掉納稅人的錢，培養他四年，回到香港，食碗底反碗面，除大印反動書籍，還辦了「極端」雜誌，嘩眾取寵，專跟政府過不去。

這種人，該認眞對付，他在台北的「物業」，本應查封沒收充公爲是，卻發給他老婆入境證，時時去收租。這還不祗，更考慮「爭取」他，所謂「爭取」，是許以利益，換取他的轉向。

老萬聽了這些話，爲之搖頭嘆息者再，這事也越證明了老萬以前的話，我們的反共是民間的反共，基於人性的，眞正反對中共殘民以逞的作風，反對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可是國民黨的反共，卻有權力、利益因素在內，因此他們考慮用金錢「爭取」墮子轉向，無非爲了認爲可得到的一點宣傳價值。

愚蠢而沒有原則

其實這種人有奶便是娘，目的在鈔票，有了鈔票，無往而不利。問題是「爭取」了他，他「轉向」了，對政府究有多大幫助，他們的人格早已爲人唾棄，他罵政府，無損政府威信；他捧政府，反而使人感到疑惑。左搖右擺，論調時時改變，不論他說的什麼，都不會得到讀者信任。幫共產黨罵國民黨，固然對國民黨無損；幫國民黨罵共產黨，也不見得對國民黨有利。

國民黨海外宣傳人員竟動腦筋爭取這些人，其愚蠢及沒有原則，令人擲筆三嘆！

受「津貼」的刊物

關於搞海外宣傳，似乎有一個必然現象，凡沒有人看，銷不得的反共刊物，都有「津貼」；轟轟烈烈，爲讀者所歡迎的，全是義勇軍，不必政府化一分錢的。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只要深入了解一下，不難明白。因爲，爲「津貼」而辦的反共報刊，目的只爲了賺取一筆維持生活的金錢，誠恐有失，打「因住波」，不過不失，按月領取「津貼」，銀貨兩訖，便沒多大責任。

但，爲反共而辦的反共刊物，必須賴銷紙維持，沒有人看，非關門不可，因此必須拚命辦好。

爲辦刊物而犯罪

主持海外宣傳大計的大人先生也許比老萬更清楚這個癥結，他們知道，可以起作用的刊物，不必理會，他們自然要想辦法維持，沒有作用的反共刊物，沒了津貼便活不成，非關門不可。

反共刊物關得多了，十分丟人，面子攸關，必

須養活這批被文滙報目爲「特務」的蛀米蟲，理由在此。

老萬非鼓勵犯罪，文滙報取笑的辦「吼聲」的大陸逃亡青年，爲了雜誌經費不足，出之搶刼，這反映了大陸逃亡青年對共黨統治的痛恨，唯一可發洩滿肚了悲憤的，只有在他們的刋物中發出「吼聲」。可是他們不能像老油條們那樣得到國民黨海外宣傳機關支持，他們鋌而走險並不爲了吃飯，是爲了貫徹其反共素願，比之老萬賣掉房子辦報反共，偉大得多。

說良心話，對這些年青朋友，老萬自感心內愧怍。同時，也使老萬覺悟到，只有自動自發的反共才值得尊敬，如果反共是爲了「解決生活」，甚而「追求物質享受」的話，太可憐了！

親者痛仇者快

左派報紙嘲笑大陸青年爲辦反共的「吼聲」而搶刧坐牢，老萬覺得他們比吸取大陸人民血汗以自肥的左派文丑人格高尚得多；也比拿了國民黨津貼，印幾百份交差的投機分子高尚得多。

可惜負責海外宣傳的官從沒關心這些人，還不時施加壓力，如老萬遭遇到停稿制裁等，實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站得住是奇跡

一層樓賣掉，得欵二十三萬五千元，以之玩樂吃喝，可以享受很久；以之辦報，不一個回合便化爲烏有。這種先烈，在報壇歷史上有過不少，老萬能僥倖辦了八個多月，相信許多友人或敵人都感到詫異。

老萬雖沒有膽量搶刧，但有一分力，也要維持，直到無能爲力時，卽使停版，也沒人會嘲笑老萬。如果有一年壽命，總算創下奇跡。

目前以銷紙十多二十萬自矜的幾家「暢銷」報紙，無不以鹹格起家，發了達才做紳士，逐漸把鹽味減輕。可是萬人日報從第一號到現在也可全家閱讀，要能站得住，應當算是奇跡。

筆誤的風波

三位青年到報社找老萬，看來很緊張，因爲他們在牛馬集中看到老萬引述文滙報「讀者來稿」，提到「吼聲」編輯「打刼」，判刑後停版事。老萬在「萬人日報」引述時，把「吼聲」筆誤爲「怒吼」，他們辦了一個不定期刋物，也叫「怒吼」，因而使他們受到困擾，許多「華青社」社員關心的查問此事眞相。

一家青年刋物的「編輯」搶錢的事確會發生過，但這本雜誌既非文滙報說的「吼聲」，更非老萬筆誤的「怒吼」，經老萬翻查存報，乃是「××呼聲」，不過那已是幾年前的事，非近期發生的。

爲了老萬筆誤而使「華青社」同人受到困擾，謹致歉意，至於三位青年朋友送來的信件，老萬認爲沒有發表必要。

反共宣傳方法很多

老萬特別提到此事，目的在表明，大陸青年對中共政權的血海深仇，在媚共投機分子充斥的香港，他們的反共熱情十分可佩。他們比之爲拿津貼而辦雜誌的老頭子，人格高尚得多。

不過，爲了雜誌經費不足而不擇手段，卻不足取。反共方法很多，不一定要辦報刋，沒能力辦報刋的話，憑一張嘴巴宣傳，也有一定效果。

逃亡青年的刋物

大陸青年逃亡來港後，出版的四開刋物，老萬讀過不少，內容一般都不錯，版面表現也熱誠擁護中華民國，偶然會把政府首長反共文告或講話發表，老萬最欣賞的是他們親身所歷的報告，及他們在大陸時所見所聞，揭露中共暴行及欺騙伎倆。這些文章值得土生土長的香港及海外青年一讀再讀，他們在這些眞實的報導中，看到中共面目，對中共政權，有較深入的了解。

可惜這些小刋物雖是「非賣品」，但流傳不廣，作用不大，主要是限於經費。他們很多是把做工賺來的錢，節衣縮食，湊合起來付印刷費的。

至於政府是否也注意到而給他們幫助，則不得而知。如果老萬是主持海外宣傳的官員，寧願把「津貼」轉移支持他們，把他們扶植起來。

青年反共筆陣

他們雖沒有反共的大塊文章，可是年輕人更了解年輕人的心志，肯定這類刋物，如果香港青年長期閱讀，一定不會上中共宣傳的當。

目前，他們力量分散，各自爲戰，有錢出一期，沒錢停下來，十分可惜。如果能把這些小刋物組織起來，統一起來，肯定可成爲有力的青年反共筆陣。

大陸逃港青年爲數不少，很多文化水平相當高，能力相當強，可惜政府沒好好培養他們。



毛劉教育路線的分歧

中共教育革命的演變與當前教育領域內的鬥爭

項楚

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領域的奪權鬪爭，竟然出爾反爾，不顧他自己兩年前的觀點和論調，在提出「改革教育」、「改革學制和教學方法」的同時，強調「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還說什麼自一九四九年至「文革」，「十七年來」，「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義把持的，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血液中。」果如所言，「教育改革」就不僅僅是學制和方法的問題，而是教育路線和方針的問題，也是一場階級鬪爭和路線鬪爭了。

所謂過去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教育領域實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或資產階級路線，後來卽公開宣佈，就是劉少奇的教育路線，因而有了教育領域的毛澤東路線和劉少奇路線的階級鬪爭的說法，一九六四年毛說的「教育路線、方針是正確的」這句話，也就被他一筆勾消了。

究其實際，毛、劉都不是教育家，都提不出有系統的教育理論。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完，中共在教育上是向蘇聯一面倒，照搬蘇聯的學制、課程、教材和教學方法，可說是俄化教育改革運動。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由於發現蘇聯的一套並不完全適合需要，加上與蘇共發生理論衝突，中共乃決定走自己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毛澤東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引起一場後來被追稱為「教育革命」的毛化教育改革運動，對學制、課程、教學內容與方法、考試制度等等，進行了全面改革；學校大辦工廠農場，學生走出教室大搞所謂「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學習，同工農羣眾相結合」。著名學者教授與科技專家多被指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連同他們的著作受到嚴厲的批判，一部分且在「反右派鬪爭」中被定為「右派分子」。這種名為貫澈階級路線、羣眾路線的「教育革命」，結果造成教育質量遽形下降和極端混亂的情況。中共為謀補救，遂自一九六〇年起實行全面調整，總結過去十一年的教育經驗，訂出「高教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在學制、課程、教材及規章制度各方面採取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其重點為強調「保持學校的正常秩序」，注重智育和技術，建立重點學校卽「小寶塔」系統以培養高級人才，實行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制兩種制度，摘掉學者專家的「右派」帽子並尊重他們的學術地位，規定「黨在學校裏只起監督、保證的作用」，關閉有名無實的工農大中小學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糾正片面強調政治掛帥、階級路線和結合勞動所導致的偏差現象，也是毛澤東所同意的。後來產生了學制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太死的問題，因而認為教育仍有改革的必要，也是毛、劉觀點一致，並未出現分歧；所以毛澤東才會在一九六四年一再肯定當時的教育路線和方針的正確性。

毫無疑問，「教育大躍進」與「生產大躍進」一樣，是毛的左傾冒進路線的產物。「大躍進」失敗，毛也已自願退居第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負責第一線。但這並非毛不再管事，而是只攬大權不掌小權，路線和政策仍然取決於他。而因他已退居第二線，出來收拾「大躍進」慘敗的殘局的當然就是劉少奇。這樣就給人以毛澤東闖禍、劉少奇挽救的印象，可說是毛、劉教育路線分歧的由來。

到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決心整肅以劉為首的當權派，有必要用思想路線鬪爭卽階級鬪爭的名義掩飾權力鬪爭的目的，故鬪爭矛頭首先指向教育領域，顛倒是非地強把「教育大躍進」或「教育大革命」的失敗說成正確而成功，劉少奇收拾「教育大躍進」所造成的「亂、糟、偏」殘局的政策也就被說成為扼殺了「教育革命」、破壞了毛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罪首。於是，教育領域以毛代表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以劉代表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鬪爭的存在，自此卽成「定論」。林彪事件發生後，經過劉冠林戴，劉少奇反革命教育路線又變成林彪反革命教育路線了。

就權力鬪爭而言，毛澤東江青這樣做，自是得計；可是歪曲歷史事實，公然自論相違，不惜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而自居於以非為是的地位，使得毛江集

團在「文革」後所實行的「教育革命」，只能堅持知錯犯錯，以錯誤爲正確的路線和政策，唯恐一改正錯誤就會否定自己，給予敵對勢力以攻擊自己的口實，因而只好堅持錯到底。這種深鉅的後遺症，難道不是「作法自斃」，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嗎？

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鬬爭

「文化大革命」對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政策的批判，「北京大學」是一個典型。受毛澤東直接支持和鼓勵的紅衛兵對當時「北大」的中共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提出下列各項指控：

㈠法律系講了蘇聯的法律，「資產階級國家法」、「中國國家與法的歷史」，政治系有人大講英國拉斯基學說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宣揚「公民的所有權應當受到法律的保障」，哲學系要從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講到「三大規律」、「七個範疇」；就是沒有系統地講過「毛澤東選集」和毛的關於階級鬬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以及「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光輝著作」，即使講也不過「附帶幾句」而已。

㈡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教育革命」失敗後，陸平提出「調整、補課」，揚言「教學改革沒有給我們帶來好處，相反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損失。」於是，許多校辦工廠關門了，一些政治活動停止了，學生假日義務勞動取消了，中文系，西語系的勞動課刪掉了。毛所指示的半工半讀，直到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才在哲學系和歷史系辦試點。「一時弄得燕園之內書聲琅琅，一股埋頭苦讀的風氣風行一時。」

㈢一九五八年以前，「北大」每年新生，工農子弟一般佔百分之九十左右；一九六一年以後逐年下降，到一九六三年僅佔百分之五二・八。一九五八年的兩百多名工農兵調幹學生，因爲考試不及格，跟不上班，至一九六三年只剩下幾十名；有的系留級生中工農子弟佔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對於高材生，即使是右派分子尙未「摘帽」，陸平也給予特殊輔導和照顧，說是要培養「尖端人才」。黨員學生提出反對，陸平說：「如果把這百分之四十多的出身不好的學生趕出校門，我們北大就辦不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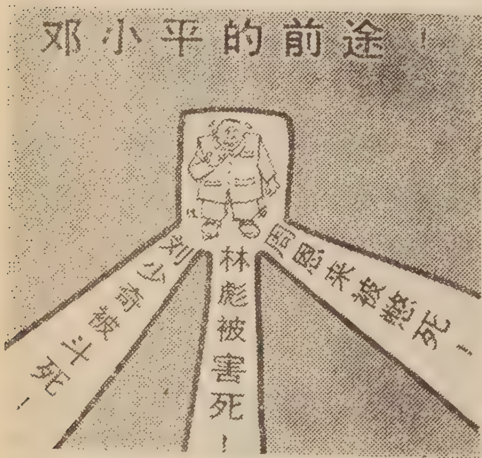
㈣文科各系研究重點，中文系爲「中國文學史」，哲學系爲「中國哲學史」，歷史系爲「中國古代史」。「教師政治理論考核辦法」只有兩條：「一、了解每一本書寫作的歷史背景、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二、正確理解每一本書的主要問題，能夠結合原著的內容來闡述書中所論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擔任撰寫「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提供作爲總結學術發展經驗的著作擔任對教師的考核、定職、提升、評審的導師的人」，如馮定、趙寶煦、翦伯贊、王力（王了一）、馮友蘭等，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㈤陸平說：「五八年勞動多了，現在就是要強調發奮讀書！」「只紅不專是空頭政治家。紅必須落實，不能空洞，要有所表現，要在鑽研業務方面體現出來。對學生來說，就是刻苦讀書，刻苦鑽研。批評忽視政治的傾向，不等於是反對鑽研業務。作爲一個大學生不讀書怎麼行！這不叫什麼白專道路。」他還提出「繼承中外文化遺產」，「讓學生看一些反面東西增強免疫力。」因此，學生可以看「封、資、修」文學，教授也可以講「封、資、修」思想作品。

此外，陸平對講授「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課程」即西方學說，只規定「作比較全面、如實的介紹」，不一定要批判；在招生、考試方面，實行「分數掛帥」，反對工農子弟享受特權；主張「綜合大學培養一切主要科學的師資、科學研究人才和工業、農業、文教等各方面的實際工作幹部」。

即就上述種種而論，無不是爲了適應經濟、文教與科技的建設人才的迫切需要，即有實踐經驗的依據，也未背離中共的教育路線與方針。但是，毛澤東卻爲了奪權，將之概括爲「修正主義教育」，經過江青集團所控制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確定了批判基調，陸平便被指控爲「完全排斥毛澤東思想」、「實行厚古薄今，脫離實際和煩瑣哲學」、「把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反對政治掛帥，實行分數掛帥」、「故意刁難，迫害工農子弟」、「引學生到資產階級個人奮鬬和追逐個人名利的反革命道路，把他們培養成爲資產階級接班人」、「保存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使教育離開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軌道，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對陸平的批判是一個具體的樣板，同樣的批判也被加之於中共的教育領導幹部和一般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以前，毛澤東承認「教育路線、方針是正確的」，只是認爲學制、課程和教學方法需要改革而已，而這也是中共的教育領導幹部的主張。因此，中共的教育幹部誰也沒有想到毛要在教育領域搞階級鬬爭、路線鬬爭；經歷過「反右派鬬爭」和「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而成爲驚弓之鳥的教師們，更無不謹小愼微，按照中共的規定從事教學工作。不料「文革」一發動，他們首當其衝，受到殘酷鬬爭和暴虐對待，被迫着承認「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妄圖變天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灌輸封、資、修思想毒害學生」等等莫須有的罪名。在窮年累月的批判鬬爭中，他們不是被迫自殺，憤恨而亡，就是含冤受屈，俯首認罪，不死的還要下放勞動去接受「工農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鬬、批、改」，教育領域的鬬爭批判就是如此。經過「鬬」、「批」，然後才是「改」——「教育改革」或「教育革命」。毛澤東說：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

毛鄧相爭的前因後果

岳騫

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翻案不得人心」之後，毛澤東對鄧小平已經展開單打獨鬬，在毛而言，赤膊上陣，尚是創舉。何以要如此，成爲目前研究毛情的一大關鍵。

鄧小平在江西時是毛派「四大金剛」之首，已人所皆知，不必研究，只說毛幫政權成立後，鄧還是毛的親信。一九五六年毛幫召開「八大」，此是毛幫竊據大陸後第一次召過的「全會」，距離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七大」，已經十一年，毛澤東此時因「合作社問題」，當衆罵劉少奇是「小腳女人」，對劉少奇已不放心，不願將籌備「八大」的責任交給劉少奇主持的「書記處」，乃自行成立一個「於法無據」的「秘書處」，以鄧小平爲「秘書長」，負責籌備「八大」一切事宜，誰知鄧小平籌備後的「八大」，對毛澤東重重打了一拳，毛澤東的權力、威信，都在「八大」之後逐漸滑落下來，其中最使毛澤東刻骨銘心不能忘記的仇恨有三：

第一、在黨章中刪除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怪名詞是劉少奇起草的毛幫「七大黨章」所加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下加入「毛澤東思想」作爲黨的行動指針。以後的十一年——毛澤東就憑這五個字把整個毛管區鬧得天翻地覆，任何人都不能阻攔，因爲這是根據「毛澤東思想」行事，毛澤東執行「毛澤東思想」應當是百分之百的準確（不是正確），黨章既然載明以「毛澤東思想」爲行動指針，也就等於以毛澤東行動爲指針了，因爲毛澤東無論作什麼事，自然是符合「毛澤東思想」，一羣大頭[illegible]「七大黨章」載入了五個怪字，所以「八大」起草時，就一定要廢除，尤其當時正值「赫伯伯」鞭「史爺爺」的屍，高呼廢除個人崇拜，鄧小平便藉國際聲勢，以廢除個人崇拜爲名，硬生生把「毛澤東思想」在黨章中砍掉了，以後幾年毛澤東行動受到許多大頭目的抑制，也與此有關。

第二、在「八大黨章」第三十七條加進，必要時可推選名譽「主席」一人，這一點比砍掉「毛澤東思想」更使毛澤東痛恨，砍掉毛澤東思想，不過使毛澤東丟臉而已。這一條卻要革毛澤東的命，因爲八大後的「中委會」，大部份「中委」皆是劉鄧的人，只看八屆選出的「中委」，候補中委一百九十八人，「九大」繼續當選的只有五十一，可以知道毛澤東對八屆「中委」的痛恨。八大開後，如果毛澤東再亂來，劉少奇便可召開「中全會」推選毛澤東爲「名譽主席」。如此，毛澤東就眞被摒諸一百零八人之外了，這一點是毛澤東最怕的事，以後他在「三面紅旗」及砲轟金門失敗之後，甘願放棄「政府主席」，退居第二線，未嘗不是畏懼劉鄧下這步棋。

第三、廢除個人崇拜，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鄧小平在毛幫八大會議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說：

「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羣衆之上，而是在羣衆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爲這樣，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繫羣衆的模範，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爲，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裏去了。因爲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神化。」

這段話固然由於赫魯曉夫鞭史達林的屍所引起，據文革時陳毅挺身爲鄧小平作證時，說明這項報告文件是由中委會通過的，但毛澤東仍然把這筆賬記在鄧小平的頭上。

在此之前，每逢開會全體出席人員坐定。毛澤東一進場，坐在最後一排靠邊坐的人，事先得到公安人員通知：「等一時毛主席進來，請你帶頭鼓掌」。此人不論是毛幫黨員，還是幫閑的「民主人士」自然不敢不照辦。停時毛澤東一進來，此人先站立鼓掌，全場人員雖然背後未長眼睛，但一聽掌聲，便知「那話兒」來了，一齊起身鼓掌，此事已成定例。

但到了「赫伯伯」鞭「史爺爺」之屍後，繼之鄧小平在「八大」抨擊個人崇拜，毛澤東便不敢這麼威風了。

有一次又開會，由周恩來任主席，周恩來未等毛澤東進來就滿臉奸笑向大家說道：「停一時毛主席進來，任何人都不准鼓掌，誰要鼓掌，下一次馬連良的戲便不發入場券給他。」

許多人給了周恩來的話都打心裏笑出，但從此以後，毛澤東再進場，確實沒有人鼓掌了，一直到

文革皆是如此，毛澤東受慣了恭維，當然不好過，一股怨氣便全部發洩於鄧小平的身上。

以上三項是基本原因，在毛澤東內心永不能忘記的仇恨，但此次揪鬬鄧小平，更爲重要的一項，則是自鄧小平「解放」之後，大批在文革時被打垮的中上級頭目紛紛出籠，有些且任顯職，重要者計有：

一、「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

二、「人民常委會副委員長」（廿二人）陳雲、譚震林、烏蘭夫。

三、「國務院」：「副總理」（十二人）：鄧小平、王震、余秋里（兼計劃委員會主任）、谷牧（兼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部長」：康世恩（石油化學工業部）、徐今強（煤炭工業部）、葉飛（交通部）、邊疆（第六機械工業部）、萬里（鐵道部）、張勁夫（財政部）、李強（對外貿易部）、周榮鑫（教育部）、李成芳（第五機械工業部）

毛幫「國務院」共有部會二十九，「解放毛幹」竟佔了十一名，超過三分之一。

軍事方面「解放毛幹」佔的比例也相當高，目前有「副參謀總長」九人，「解放毛幹」佔三人：楊成武、王尙榮、伍修權，「副總政治部主任三人」，「解放毛幹」佔一人，梁必業。大軍區司令員十一人，「解放毛幹」佔二人，楊勇（新疆軍區）、秦基偉（原成都軍區，現北京軍區）。其他次級毛軍幹部「解放」的更多，最受人注目的是前任「總參謀長」羅瑞卿也被「解放」，任「國防科委副主任」。

至於黨方，省市級黨委第一書記二十九人，屬於「解放毛幹」的已佔八人，即：山西省王謙、山東省白如冰、浙江省譚啓龍、江西省江渭清、福建省廖志高、湖北省趙辛初、四川省趙紫陽、雲南省賈啓元。

這一大批黨政軍頭目被「解放」，有的且在鄧小平之前，自不能說是鄧小平的力量，但「文革派」顯然把賬全記在鄧小平的頭上。

毛江所以不放心鄧小平者在此，因爲這批被「解放」的毛幹，不問是不是鄧小平黨羽，目前必然會同鄧小平結合在一起，如果毛澤東裏死後，鄧小平眞的造反，勢力將大過江青。只要去了鄧小平，此輩羣龍無首，便不敢亂動，而毛江去了鄧小平之後，可能要將一批力量較大的頭目，指爲鄧小平黨羽，加以整肅。

故鄧小平之被整，並非「功高震主」，而是鋒芒過露，雖無謀反之心，卻處嫌疑之地，筆者事先料定鄧小平不能接班者，此爲最大原因。

最後再說到周死對鄧的影響。鄧小平之復出，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有意以鄧驅周，驅周之後再清算鄧，但此一步棋很快便被周恩來所化解，周恩來對鄧小平曉以大義，喻以利害，鄧小平也看透了今日沒有了周，明天就沒有自己。因此，周鄧之間反而結合在一起。毛澤東弄巧成拙，當然痛恨，但此時正有用周恩來之處，鄧小平又是剛放出來，不便立時翻臉，所以等到了周恩來死後才發作。這一因素倒不是因爲周鄧一黨，而是周死已無用鄧之處，所謂狡兔死，走狗烹，狡兎已死，留着走狗恐防會咬自己，此乃千古定例，因不止毛澤東一人爲然，只是毛澤東的心腸更毒辣，而毛政權情況更複雜，夾了一個江青要接班，於是毛澤東一切措施皆不按牌理出牌，任何人也無法猜測。

關於鄧小平實力問題，許多人特別注意鄧小平在軍中的力量，實則鄧小平之從軍實在是半路家出，對於當初毛幫之三個「方面軍」皆無淵源，抗戰時期入一二九師任政委，該師爲紅四方面軍大部改編（另一小部編爲三四四旅由徐東海任旅長，撥入林彪之一一五師），在此之前，鄧小平與這支部隊並無淵源，由共軍投誠改編至大陸陷共，全部約十二年時間，鄧小平與此一股均在一起。目前毛軍頭目出任一級軍區「司令員」原屬於紅四方面軍的有「廣州軍區」許世友、「福州軍區」皮定鈞、「蘭州軍區」韓先楚（可能已遭整肅）、「北京軍區」秦基偉（剛由成都軍區調來）、「瀋陽軍區」李德生、「新疆軍區」楊勇，若加上剛免去「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在十一人中佔其七，力量誠然甚大，但眞正受過鄧小平領導，屬於一二九師至二野系統者只有秦基偉、楊勇兩人。陳錫聯與另一「副總參謀長」張才千亦屬此系統。最巧合的是秦基偉與楊勇兩人，亦是解放「毛幹」。

若從表面看，鄧小平舊部張才千任「副總參謀長」，秦基偉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皆在核心之地，握有兵權。楊勇雖然遠在新疆，卻面對蘇聯，處於第一線。如果在鄧小平被鬬之前，衡量鄧小平的實力，不能不認爲是鄧小平有意佈置，亦可視爲其權力鞏固之象徵。但在鄧小平被鬬之後，發現軍人對他實在沒有半點助力。

鄧小平過去情況分析，他在黨方面的實力大過軍中，因爲辦黨才是他的本行，軍事畢竟隔了一層。尤其是他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毛澤東便在「大鳴大放」，「三面紅旗」，「轟砲金門」一連挫折下退居「第二線」，中共中央便落入劉鄧彭「三結合」掌握中，當時各省省委書記，第一書記皆由劉鄧任命，多數皆是鄧小平所提出，文革時紅衛兵鬬爭鄧小平，便指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被紅衛兵逼迫自殺）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最近被「解放」又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是鄧小平黨羽，實則鄧小平黨羽並不止此二人。因鄧小平實際控制中共黨權達十年之久。

但各省市區縣之黨務組織在紅衛兵暴動時全部被砸爛，以後毛澤東想盡方法恢復「黨組織」，初步組成之「省委會」，第一書記二十九人，現役軍人佔二十二人，毛澤東以後與林彪發生衝突，要害死林彪，其故實在此。

但由於鄧小平這次重出不久，又未明顯與毛澤東爲敵，可以推想雖然倒下去，應不會受太大折磨，比起上次的待遇也許好一點。

三月十月「人民日報」社論已提出少數執行錯誤路線的領導幹部，要幫助他們轉變立場，歡迎他們改正錯誤。

這段話雖不是針對鄧小平，可見毛澤東對目前的鬬爭已經暫時緩和下來，只要鄧小平肯悔改，仍然可以留作「反面教育」，但以鄧矮子的個性，這次他並無錯誤，奉行毛澤東的「指示」也變成罪大惡極，這口怨氣如何能出，就算變面認錯，內心也決不服氣，還要伺機反撲。

台灣「包青天」沈之岳



有一位堅強反共的香港僑商，兩年前曾帶領過一個回國致敬團赴台，去年夏天，他想再度回國，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入境證遲遲沒有批下來，他自問清白，為何不能入境，為了這一宗心事，悶了很久，眞是有寃無路訴？

後來，他從友人處知道，台灣有一名現代「包青天」，就是勤政愛民的調查局長沈之岳先生。為了知道自己何以未能批准入台的原因，便寫了一封信，連同自己的身世有關的文件資料，逕寄給沈局長，並說明第一次帶團回台的感受，第二次申請受阻未獲批准的難過，請沈局長調查一下，如果他的確是有對不起國家的言行，被拒國門之外，他願意接受國法的制裁，而且心甘情願的，回台灣坐監受刑，絕無怨言，以表明心跡。

他過去曾寫過幾封信和申請書給有關單位，可是總得不到具體的答覆和解釋。出乎這位僑胞意料之外，半個月過後，接到一個歡欣若狂的消息，說明他的申請案件已查得清清楚楚，完全是受了同姓同名的之累。對他申請案件一再就誤表示歉意，並請他重新塡表申請，一定儘速簽證。

這位僑胞馬上塡表寄去，半個月後，一紙領取入台入境證的通知來了。事後，這位僑胞向親友透露受了同姓同名之累的前因後果，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位和他同姓同名的投共分子，在投共之前，曾在政府部門擔任過機要的職務，但在利害關頭，卻叛國附敵，是政府通緝有案的罪犯。

由於通緝犯的名字，在辦案人員的腦海裏，可能太深刻了。當這位忠貞僑胞的申請案件到手上時，赫然與有案底的通緝犯同姓同名，馬上列為「問題人物」的案件處理，塞入極機密的檔案去。

這名忠貞僑胞的信件寄到沈之岳局長手上後，沈局長曾獻身情報工作幾十年，是戴笠先生最得力的助手，曾奉戴笠先生的指派，潛伏在中共集團工作，曾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對人對事，體察入微，而且膽大心細，將這位忠貞僑胞的申請案件資料詳看一遍後，就相信不可能是問題人物。但常有一些私人恩怨，匿名誣告陷害的情事，為了查明眞相，使忠奸分明，便以專案處理的方式，要承辦人核對詳查。

沈之岳局長在政壇上，大公無私的作風，是街知巷聞的，在民間享有「包青天」的威名，從來不徇私辦事。承辦人員知是沈局長要調查眞相，不敢怠慢，馬上將檔案調出核對，才發現是「擺了烏龍」。

美國的「和解」

秦明

美國總統福特在三月初宣稱：「我將不再使用『和解』一詞，我認為我們必須表明的是：美國將會晤蘇聯、中共及其他國家，尋求緩和緊張情勢，俾我們能繼續進行經由實力以達成和平的政策。」

又白宮新聞秘書尼遜表示：早在去年八月，福特總統即對「和解」一詞的適當和適用性表示疑問。不過，由進行「和解」而具體化的政策仍然不變，強調的是語句，而非政治。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范塞說：「由於『和解』政策本身並未改變，所以福特總統廢止『和解』一詞，並不代表非難國務卿基辛格或他的『和解』政策。」

從上面這些消息看來，福特總統對美國的處境，似乎已略有覺醒，但其覺醒的程度實在十分不夠，更未能澈底修正美國的外交政策。

必須指出：直至今天，美國的國力仍然是最強大的，只要它不再對共黨妥協，不再退讓，不再背棄盟友。美國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加強本身的實力，並且積極地支援盟邦。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我們不能不承認美國國力的充沛及美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貢獻；然而我們不能不惋惜美國的一些政客對共產主義之蒙昧。

如果美國善於運用其國力，以戰勝軸心之餘威，應該可以使世界長治久安；可惜美國竟任令蘇共席捲東歐，赤化北韓，侵我東北以至大陸全境。其實上舉的一連串挫敗，均由於美國之忍讓及縱容，而以中國大陸淪亡為美國及自由世界最慘痛之教訓。

本來在一連串的挫敗以後，美國的政治家已有所覺醒，於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相繼成立，以防堵共黨之侵略。美國的防堵政策雖非長治久安之道，但總算暫時遏阻了共黨奴役全人類的野心。

不幸得很，在韓戰，特別是在越戰中，由於美國的「不求勝政策」，犧牲了不少人命，浪費了大量金錢，再加以盟邦不顧大體的反戰親共言論，於是引起了美國人民的厭戰情緒。在這情況下，尼克遜和基辛格就在反戰者的壓力下，不惜犧牲自由民主的原則及美國的光榮傳統，妄想運用所謂「均勢」政策，而分別與蘇共及中共「和解」。

這位名不虛傳的「包青天」，在台灣地區，雖是他不經常在公眾場面露臉，是典型的「無名英雄」。可是一提到調查局長沈之岳的名字，奉公守法的人，就會肅然起敬，作奸犯科的人，聽到沈之岳的名字，就會膽震心驚！

沈之岳主持的調查局，主要是鋤奸防諜，維護廉政的風氣，掃除貪污，同時防止共諜的滲透，以鞏固中興基地的安全。是罪犯和共產黨、以及共產黨同路人的剋星，是除暴安良的功臣。

沈之岳局長曾潛伏在毛澤東左右，從事反間諜的工作，別人都以為他是一位神秘的傳奇人物。其實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勤政愛民的清官。他雖是獻身革命數十年，出生入死在敵前敵後，而且在情報系統方面，擁有很大的權力，也掌握有動支預算的特支權力。可是他從來不濫支分文，他認為每一分錢都是來自民間，每一分錢都蘊藏有民間的血汗。所以他一生清廉自守，直到如今，還是兩袖清風！

現在，沈局長領導的調查局，在台灣政壇上，已建立了強有力的威信，任何案件，落到調查局手上，已做到偵無不破的效率，而且每一位從事調查工作的幹部，都滿懷熱愛國家，無畏無懼的革命豪情，以無名英雄自居，向罪犯及共諜征戰！

調查局的工作幹部，都是一羣大專畢業的優秀青年男女。他們經過嚴格的考試錄取後，還得接受現代化的「特工」訓練。才能成為一個允文允武，智勇雙全的「特工」。

沈之岳局長對工作幹部的訓練，更是親力親為，他愛護他的學生，比愛他自己更深切。除了特別事情外，每天都和學生們生活在一起，教學在一起，學生們都把沈局長當自己的家長和師長一樣的敬重，親切如同一個大家庭。

在沈之岳局長領導下的「特工」，由於破過一些轟動社會的案件，在民間建立了很威水的信譽，在一般男女青年心目中，調查局的「特工」都是英雄人物。不過，調查局工作人員的身份，很不容易暴露的。他們經常化裝成各樣各式，不同身份的人物，在社會每一個階層活動，神不知鬼不覺的從事鋤奸防諜的工作。

調查局的女「特工」更是靜如處女，個個高貴大方，看似名媛閨秀，可是辦起案來，又渾身是膽，三五七個為非作歹的暴徒，不一定是她們的對手。她們都學有一身高強的武藝，不在特別必要的時候，很少使用隨身武器示威的，她們的國術師父，都是在台灣的一流高手。在電影上見到的壁虎功，觀眾以為是絕技了，但在調查局的男女「特工」看來，只不過是雕蟲小技！

在抗戰期間，戴笠先生領導的軍統局，可說是威震中外，尤其是日本鬼子更是聞風喪膽，如果戴笠先生不因空難事件過早與世長辭，今日的大陸局勢，可能歷史重寫了。

如今，在中興復國的基地上，沈之岳先生領導的調查局，已繼承起軍統局的革命精神，為安內攘外所作的努力，使台灣贏得社會安定，治安良好的績效，沈之岳先生的貢獻，而被稱為「包青天」，是名致實歸的！

是否轉變了？

古鶴翔

徒，都以埋葬自由世界，毀滅美國為鵠的。可是尼克遜和基辛格卻只知向敵人乞求「和解」，而使美國的盟邦對美國失去信心。基辛格會經譴責美國國會，認為國會不應處處掣肘政府的對外行動，這些話本有相當道理；可惜得很，基辛格的所作所為，也未能真正顧全美國及自由世界的利益。如果任由基辛格一意孤行，美國一定已經正式承認中共政權，並且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了。基辛格不能這樣做的原因只是：美國人民及國會議員大都珍惜中美傳統的友誼！

我們希望美國國會和政府以自由世界的利益為重，衷誠合作；更希望自由世界團結一致，切勿再被假「和解」所誤。在去年三月中旬，江青對共幹傳達老毛的「口信」說：「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實施共產主義社會。」中共認為：「基辛格始終脫離不了資產階級政治家的範疇。他的基本觀點，受他所維護的階級利益的限制。」江青傳達說：「基辛格同歷代反動階級的政治家一樣，是一個冒險主義者，而又是一個失敗主義者。」

我們也認為基辛格確實是一個「冒險主義者」和「失敗主義者」，由於他的冒險主義，他分別與蘇共及中共覓取「和解」，致使自由世界陷於分崩離析的局面。他使親者痛，仇者快，假使「和解」的氣氛瀰漫，使抗共的精神低沉。基辛格外交的結果是：印支三邦淪亡了，葡國大亂了，安哥拉也將赤化了。非、馬、泰各國，都在蘇共和中共的「支援」下戰抖。

毛澤東在一篇「講話」中也說：「我們中國不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區），就是要公開地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

由此可知，無論蘇共或中共，都一貫的以埋葬自由世界，輸出暴政為鵠的；而西方許多政客卻在政治上、經濟上、科技和精神上支持它們，瓦解自由陣線，這實在是使自由世界趨向滅亡的「政策」，是「失敗主義」的「政策」！

為什麼基辛格這樣做？有人懷疑他是共特，也有人懷疑他受賄，我們暫時不願作出結論，但是，基辛格之損害美國及自由世界利益，則是確切不移的事實。

為了美國及自由世界的利益，為了恢復美國在盟友間的信心，福特總統必須澈底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了。單單改變「和解」一詞，而不改變「政策的本身」，那只是狙公把「朝三暮四」改為「朝四暮三」的騙術。為了恢復美國的名譽及盟友的信心，福特總統應該考慮基辛格使印支三邦淪陷的「光榮」，——難道這樣「光榮」的人，還要盤據着美國國務院麼？

大陸農民心態

林定

筆者最近與一位剛由大陸農村回來的青年閒談，他說周恩來死後、鄧小平被批、華國鋒上台，大陸社會並不顯得十分動盪，雖然報上每天刊登反右傾翻案政治鬪爭，但社會各階層表面仍較平靜，沒有出現六七年紅衛兵造反時驚心動魄場面，主要是由於文革派基本上控制北平最高權力，不像文革時處於被動地位，無須發動武鬪奪權。當然在一些城市交通廠礦單位，出現派系對立現象，甚至發生流血武鬪，但小城鎮與農村，則沒受到較大波及。特別是農村，農民已變得痲木不仁，他們現在所需要的是溫飽，並不是爭權，只要不捱餓，每天能有兩頓青菜鹹魚飯，誰做皇帝，管他娘！

周恩來死了，農村農民並沒有特別爲他難過，一如對董必武、康生般，覺得一個老頭，活了一大把年紀，做了終身高官，死而無憾。像劉少奇、彭德懷那樣較爲好的人，也死得不明不白，那時，農民尙有兩頓乾飯可吃。而林彪、周恩來當權以來，農民沒有一天溫飽，他們早死遲死，沒多大關係。周恩來再活多幾年，也無法改善生活，死了便算，不足可惜。

至於鄧小平，農民對他也沒好感，認爲只不過是周恩來化身，而且在他當權時，大批牛鬼蛇神解放，這班過氣紅色官僚、軍閥，曾長期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們敢怒不敢言，直至紅衛兵把他們拉下馬，才稍爲消了肚子一點烏氣，現在又讓他們上台掌權，再度壓榨，心裏萬二分反感。鄧小平被鬪，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華國鋒上台，農民並不驚訝，反正目前是文革派天下，「總理」一職，由華國鋒或張春橋甚至姚文元擔任，沒有什麼分別，因爲他們執行的是毛江集團制訂的方針政策，個人沒多大權力。毛江的文革派與周鄧的頑固派同是一丘之貉，他們絕不會廢除公社的集體經濟，讓農民有較大的自由發展。故他們對文革派掌權後能否改善生活，不寄期望。

最近文革派在政治鬪爭中，不忘強調把農業生產搞上去，這與周鄧高唱發展工農業生產，使中國在本世紀末成爲先進國家毫無兩樣，都是空喊的「理想口號」，也有人稱爲「風水口號」，風水先生只能呃十年八年，中共卻呃了二十六年。自從一九五五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共便喊出了這些風水口號，例如什麼「今天的蘇聯就是明日的中國」、「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多省建設社會主義」、「在工業上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超過美國」，「澈底改變農村的貧窮落後面貌」，「每天每人有三頓乾飯吃」，結果到現在，農村仍然一窮二白，農民生活不但沒有絲毫改善，且愈來愈加窮困。「每天三頓乾飯」僅吃了三個月，便把存糧吃光，帶來了三年長每天四兩米生活。因此農民變得聰明了，對任何農村政策，多採虛與委蛇態度，並不熱心執行。因此，不論以前周鄧，或者今天毛江，他們提出的動人口號，農民都視如「放屁」，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是目前的口糧、布票，絕不需要遙遠的「偉大空話」。

中國農民本性淳樸勤勞，守望相助，儘管本世紀初西方功利主義輸入中國，影響了城市，但並沒有衝擊到農村，廣大農民仍然循着勤儉持家，樂善助人的優良傳統生活。

毛澤東說中國個體農民的劣根性是自私保守，缺乏集體精神，這實是對中國農民的最大侮辱。大概他覺得中國農村的傳統宗族團結是封建性，比不上那套由紅鬚綠眼勾鼻佬憑空想出來的共產主義集體精神，因而把洋鬼子理論強加在我國農村作實驗，致使中國農民的本性，由善良淳樸，變爲好鬪自利，眞正吻合了他那句「個體農民的劣根性」。

好鬪，土改時，農民被驅使鬪爭地主惡霸，其慘無人道，不忍卒睹。要不親見，絕不相信善良農民會如此冷酷。自私，表現在自留地上，他們對自留地作物悉心照料，長得青綠肥大，而公社的，任由乾枯萎謝。毛澤東夢寐以求的集體經濟得到如此下場，乃是意料中事。他欲改變農民的自私性，結果反使他們發揮得淋漓盡致。思想意識並不一定能改變自我，唯物主義者不強調物質基礎，其失敗是必然的。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自古已然，但決不沉淪到像今天大陸農村這般現實。至親如父母，沒有糧票，兒女也不相留，「留宿不留餐」，開創了中國農村史無前例的怪現象。在過去，中國農村經濟一向自給自足，農民獲得起碼物質生活，要是遇到風調雨順，所謂兩湖熟天下足，農民大多有盈餘，生活富裕安定。因此他們並不處處爲自己利益打算，加上儒家仁義思想薰陶，閭里間有什麼困難，都能慷慨解囊。可是今天的大陸農村，這種美德與風氣，已蕩然無存，固然一方面由於馬列主義排斥儒家思想，革命同志愛取代溫情主義，最主要的是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生活自身難保，又怎能去救濟他人，卽使想幫助，也是有心無力。

由於農村的普遍貧困，農民告貸無門，遇到困難時，唯有乞求唯一債主——公社。但農村自反經濟主義後，公社不但停止借貸，而且窮追舊債，把農民數年前的債欠還清，不然便要在來日的工分上逐一扣除。目前公社已由債主蛻變成奸商，對農民窮剝豪奪，出售一擔穀，價値竟高達人民幣七十多元，農民每月收入不過十五、六元，他們那有餘錢購買，唯一辦法，便是勒緊肚皮。

大陸農民對目前中共政爭不甚關懷，誰來領導，不論修正或教條，都是走共產主義。他們換湯不換藥，根本不能改善農民生活。老一輩的見日渡日，做到死便算了。中年農民，希望把自己副業搞好點，免於捱飢抵餓已足願。至於青年農民與下放知青，大多把自己看成是革命者，新生事物的創造者，他們倒希望文革派掌權，把周鄧派全面拉下馬。因爲他們視周鄧分子爲頑固派，守舊勢力，束縛新生事物發展，在歷史潮流中應該像垃圾般清除。當然，他們也有不少人希望趁此混水，乘機撈一把。





蘇聯對「和解」的看法

任蜚聲

蘇聯對於緩和的看法，究竟怎樣？永久的和平共存？一種維持東西方平衡的方法？還是一種使西方鬆弛而失去其警戒的策畧？許多外交政策的專家們一直都對這一問題提出爭辯，自從一九七〇年初，當華盛頓與莫斯科宣佈他們爲減少世界緊張局勢而作努力的一項意旨時開始。雖然對美蘇關係長期趨向緩和會採取一種樂觀看法，基辛格最近已警告美國人勿對緩和政策抱太多希望。因爲克里姆林宮的死硬派會長期將緩和描述爲一種策畧而已。週前，蘇共頭子布里茲尼夫在蘇共大會上已經一再強調這一觀點。他辯稱，緩和在其本身言，不是一種目的，而是藉以完成蘇聯戰畧目標的一種方法。

「我們並不隱瞞這種事實，我們視緩和爲一種方法，藉以產生更多有利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構造的條件」，布氏在莫斯科舉行蘇共廿五屆大會開幕中致詞說：「緩和與和平共存關係到國與國間的關係。這種政策之提出，主要表示各國之間紛亂與衝突仍未能以武力解決。緩和是不能消除或改變階級鬭爭的定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鬭爭中，是沒有中立與和解的餘地。」

布氏的演說延長超過五個鐘頭，聽眾皆爲蘇維埃代表約五千人，以及數百外賓，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羅與北越、意大利、葡萄牙各共黨代表。布氏的演詞似乎在小心技巧地發佈一項雙重意義。當一方頌揚緩和政策的利益——一方面又暗示，蘇聯準備出面干涉世界任何地方，「只要那是合乎革命的良心和共產主義的信念。」

這項雙重意義的信，顯然是蘇共頭子討論莫斯科對美國的關係。他對那些「好轉」的跡象而稱讚，同時他又提到「未來好景」。他於是表示他對各強國間紛爭的解釋，採取「和平的政治方法」甚於「用武力、威脅、或顯耀兵力。」但布氏又誇言蘇聯最近的收穫與美國的挫敗：越南、寮國、高棉與安哥拉。他進一步宣稱莫斯科有權力支持「其他民族爲自由與進步的鬭爭。」

美國務院官員堅稱布氏的聲明是與那種長期固執的克宮觀點有關，那是認緩和政策不能消除共黨與西方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的競爭。」但一些專家們解釋他對緩和所下定義，乃是對一九七二年莫斯科高峯會議所宣佈的基本含義，加以拒絕。美國與蘇聯曾立誓不尋求「單方面的利益」對付另一方面。一位克里姆林宮的專家說：「蘇聯現正擔任世界憲兵的要角，同時它利用這種便利，凡美軍撤出的地方即乘機侵入。」這種說法，可從蘇聯軍事建設的積極步調獲得支持。布氏的演說沒有指出緩和的結果。但是他的演說無意中含有教訓作用，那可能就是一個平衡的美蘇關係，卻需求一個強大的美國，準備作爲保護它的利益之用。

布氏在演說中大罵中共，可說是近年來莫斯科罵中共措辭最厲害的。他像疾風一般指責北平「瘋狂地企圖破壞緩和政策，阻擾裁軍，並在各國之間製造懷疑與糾紛，要激起一次世界大戰。」

索忍尼辛新著問世

正當蘇共第廿五屆大會舉行之際，已被蘇聯放逐的作家索忍尼辛於上週，出版他的「古拉格羣島」名著第三集。這一本五百八十頁的新書，在巴黎發行後，使蘇聯的勞動營網的生活歷年紀錄，得以次第完成。這本書係依照索忍尼辛一連串揭露蘇聯勞動營的結尾，完成於一九六七年——「蘇聯革命後的五十年。」

這本書最令人寒慄的部份，是報導史達林的秘密警察，集體處決犯人。此事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烏克蘭的威尼沙城。當一九四三年，德軍佔領這個城市時，他們掘開一些墳墓，發現了九千四百卅九個屍體。索忍尼辛寫道：「所有他們的手均用繩綁着，他們全都是被小口徑手槍自腦後射擊而死。」

古拉格第三集，也包括索忍尼辛對西伯利亞勞動營發生暴動的紀載。他報導說，一項叛亂於一九四九年在一個營中爆發，有規律地進行着：「巡邏士兵解除武裝，擄獲了六至八架機關槍，這個營是由外面攻擊的，看門人被消滅，電話被割斷，囚犯均獲自由。」但是當他們被解放時，他說，那些囚犯卻不逃走：「這個營的人不少，全屬男性。他們皆因那裏生活而受到嚴重創傷，瀕於死亡邊緣，完全沒有希望。」

索忍尼辛也對一九六二年時蘇聯南部諾伏契爾卡斯克（Novocher Kassk）發生暴動，提供最完整的報告。那次暴動是隨着赫魯曉夫的一項有關牛油與米糧加價的聲明而來。依據索忍尼辛的報導，一間工廠的工人們舉行罷工，抗議那種新的價格，並且高舉標語牌宣佈「赫魯曉夫爲製臘腸用之肉。」數百示威羣集城中廣場，索忍尼辛繼續稱，當場軍隊開火，殺死爲數逾七十的平民。

索忍尼辛寫道，一九六二年，當他出版他的第一部有關勞動營的小說，「伊凡的一日」（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時，他曾相信蘇聯以判監鎮壓政治異己的作法已告結束。但是他馬上又開始收到自蘇聯各地寄來的信件，告訴他勞動營「羣島」仍然是蘇聯生活的一種形式。索忍尼辛現在昭告世人：「那種生活形式的保留，是因爲這個國家的政治如果沒有它，就不能站穩。索忍尼辛模仿蘇聯共黨的口號：「列寧活着，列寧活着，列寧將活着。」加以推論：「羣島存在着，羣島要保留，羣島將存在。」

（譯自「時代周刊」）



「學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柳以青

「認識中國，關心社會」，這是幾年來「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路向。

爲生活在香港的中國青年們，這一「路向」是無可厚非的。而社會人士們之所以對「專上學聯」有所批評的話，大多是由於他們的意態與方式。很少人是會對他們所選擇的「路向」目標有所不值的。

「認識中國」那裏去了？

要認識一樣東西，說容易也容易，說難也眞難。問題是有無堅持以下的原則：究竟這一認識，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層次上去做。這層次可以分爲知性、感性和體驗性。我以爲體驗性第一；知性第二，感性第三。

可是，生活在香港的青年人，對中國大陸及台灣的生活缺乏體驗，當然從這方面去認識不易。即使是短暫的觀光，所接觸到層面又有問題，無法眞的或深入的體驗。可是，這方面可以從另外的方面獲得。這裏所謂的「另外方面」乃是多聽來自曾經長期生活過的人士。假如不能從這些人士口中獲得應該獲得的眞相，那一定是沒有眞正地，或是誠意的要「認識中國」了。

至於知性的認識，不只是囿於資料，當然這些資料的分析、辨別是很重要的，同時，更重要地有一顆大公無私的心。這一大公無私的心該是建基於全民族、全民族文化、全民族利益而來的，這一基礎的了解，必然要從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去找縱的線索，同時，又得以現時代對世界的了解找橫的線索的。

至於感性，那該是對民族性與民族情感的深刻探索，而不流於純情感的衝動，特別是青年們的情感與情緒總是在不穩定的時期。如不小心，便很容易被人所乘。

就目前的中國大陸內部的「批判」與「鬬爭」的情勢，恐怕該最是爲這一代中國青年了解、認識的最佳主題。同時，也是最好的時機。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學聯」只在周恩來去世後，來了一次的「形式上的集會」，但並沒有深入地去認識周恩來、周恩來的政策，周恩來所代表的路線以及周恩來這人的一切……。

結果呢？由於目前大陸上的批周、批鄧之風大刮特刮，似乎「學聯」的「認識中國」路向，暫時銷聲匿跡了。假如「學聯」的「當權者」，眞的以爲「認識中國」是他們決定了的路向，那麼，現在，眞可以在這一時機，大力特力地推動「認識中國」運動。不但正合時宜，同時也機會難逢。再加上目前報章上不斷的刊登消息與文章，不僅在香港，就連國際上也是很「轟動」和「注目」的事件。

然而，「學聯」卻使人失望了。似乎對這一時期，更好說從周恩來去世後的這一時期，不敢、不便或不能面對現實地來發動「認識中國」的討論。

這一時期「學聯」的「認識中國」方面的沉寂和靜默，使我想了很多很多的推測。這些也只是推測而已。

首先，「學聯」以前的有關「認識中國」運動的資料，都能獲得，同時，似乎都能給出一個「導向」的目的。可是，這次，雖然有資料，但是，他們無法獲得「導向」。也就是爲此，他們就不「敢」或不「便」舉行了。事實上，愈是這時候，愈更是需要研討的。難道說：以前的所謂研討，都是有了預定的一個超乎「認識中國」的目的，而並非要使大專學生們就「研討」而「研討」，從「研討」而達到「認識」？

其次，或者是：「學聯」這次眞的發現了：如果談認識的話，只順了「政治行情」來做爲結論的話，在「政治行情」不變時，很容易，但是，一遇到變化，就無從捉摸和無所適從了。這是所有以「政治掛帥」的必然下場和「悲劇」。

再次，或許身爲「學聯」的有心人士們，這次眞的體驗到：談「認識中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爲一些正如求學的青年們來說。他們似乎只是被一些眞相蒙在鼓裏一般。事實上，開幾個展覽會、研討會、座談會與演講會等，距離眞正的認識，還有一段頗長、頗遠的路程呢！

最後，「學聯」的路向之一「認識中國」，在目前不但觸礁了，同時，或許不少的大專學生們，面對學聯過去的「認識中國」所倡導的主題，再與目前大陸上的「一片混亂」的情形，兩相對照，知道了其中的內幕，更好說烟幕吧，於是對學聯這方面的「努力」，卻也冷感了許多。說冷感並沒有錯，因爲在爲周恩來去世而主辦的集會，參與的大專人數，大減特減就是例證。

不過，眞正關心學運而參加學聯的大專學生們，直可在這一時期，反省一下學聯的「認識中國」的本質是什麼，將來的態度與路向該是什麼？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研討的香港，難道還要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不可？

「突破」？「對抗」？「獨佔」？

出乎意料之外的，「專上學聯」卻在這一時期，舉辦了一個使人「矚目」的「座談會」。主題是：「如何正視蘇聯霸權主義問題」，副題是：「從國際學生聯合會派代表訪港談起」。

這一「座談會」的召起，並不像其他問題，「學聯會」並沒有大貼引人注目的「海報」，只是打字紙所印出的「通告」而已。這一方式已經使我奇怪；再次，在「座談會」後，本港的大公、文滙、新晚等左報，都以特大篇幅來報導，這又引起了我的奇怪。

在沒有談到這一「座談會」的內容時（事實上，所謂內容，我也是只能根據大公、文滙等報章的消息而已」，我想先談一下我對這一「脫顯而出」的「座談會」的召開，以及事後的大量篇幅的宣傳，來個推測。

一、這可能是「學聯」該座談會的主持者，對沉寂已久的「認識中國」方面遭遇困難的一種障眼法，或是突破法。藉了這一看似很「動聽的題目」，來走「放眼世界」的路，而掩蓋住「認識中國」的路向不通。但是，要繞了一個大圈子，來為「認識中國」鋪路。

這一設計很高明，但是，仍然無法掩蓋住不敢、不便或不能正視「認識中國」的目前混亂。遁、逃、避一定不是辦法。因為目前的大專學生之了解大陸情形，早已突破了「學聯」的幾年來各式各樣，種種切切的安排了。原因是：他們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賜。

二、在三月五日的華僑日報刊登了這樣的消息：「七六年度國際學生節，十三日在本港舉行」，這電訊的內容是這樣的：「近年來各國青年多留心世界大勢，盡量爭取認識各地風俗文化。日本青年學生亦不例外，深切感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意義，把握機會，增廣見聞，同時亦希望把本國文化帶給別人，以便促進各國間的眞正了解，達致天下一家，互敬互愛的原則。國際學生節便是在這個原則下誕生。

「國際學生節在日本已有悠久歷史，但一直以來，只是在日本本土舉行。自去年始，國際學生節才被嘗試推廣至菲律賓舉行，反應非常熱烈。今年，香港青旅社得日本方面同意，在香港舉辦七六年度國際學生節。為方便工作起見，日本及香港特成立籌備委員會，主要成員均是日本及香港兩地大專同學。即將在本港舉行的國際學生節，參加單位除香港外，將有日本及菲律賓為數約二百多名學生。開幕典禮定三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半在香港會議中心碧麗宮舉行，節目多姿多采，有日本、菲律賓及香港學生富有文化特色的表演，如日本傳統魔術、中國舞獅，及各地傳統音樂及民族舞等。開幕入場券每張三元，可到青旅社或港九各通利琴行訂購。三月十四日舉行文藝滙演及展覽，地點在香港華都酒店頂樓禮堂。滙演方面包括日本舞蹈、音樂、中國民歌、琵琶、二胡，菲律賓歌曲及土風舞等等。目內容非常豐富，入場費用全免，門券可備回郵信封或親到青旅社索取。」

「香港專上學聯會」的這次「座談會」，日期與這一「國際學生節」之召開雷同。使我有某種感覺的「對抗」或「獨佔學運」的感覺。這一感覺，只憑了這一日期相同而已，沒有證據。

所謂「對抗」與「獨佔」，恐怕是這一「國際學生節」在香港的舉辦，並沒有通過「學聯」當事者的參與，而是自行主辦的，因此，「學聯」在這一情形下，就「心有不甘」，運用另一個「座談會」來「對抗」了。

同時，「學聯」在這一表現上，似乎在告訴他人：香港大專學運是自己所「獨佔」的，任何涉及大專學生的活動，似乎都必須與他們有關。是耶？非耶？我不知道。

現在就討論一下「學聯」這次「座談會」的內容吧！

如果我沒有記憶錯誤的話：「學聯」寫給各院校的「通告」，只有主題「如何正視蘇聯霸權主義問題」，而沒有副題「從國際學生聯合會派代表訪港談起」。

就這一主題來說，卻是相當吸引人的。至於加上副題的話，相信就會使人產生另一種想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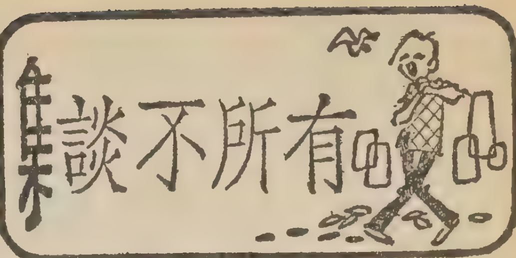
當然，這裏「座談會」與在香港舉行的「國際學生節」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原因是根據「國際學生節」是以「促進各國間的眞正了解，達致天下一家，互敬互愛為原則的。而「學聯」所主辦的「座談會」，根據報章所刊出的內是指「國際學聯」，而稱是在二月十六日「被蘇修控制的『國際學聯』副會長，突然一聲不響地來到香港，自稱此行的目的是要『打開與本地區學生組織的友好合作關係』，提出要從布格拉派人來參加亞洲地區學生組織的會議，把亞洲學生請到蘇聯、東歐、古巴去，又提供獎學金及免費機票、食宿，還提出要『亞協』加入『國際學聯』，這就明顯地暴露了蘇修妄圖通過種種途徑拉攏亞洲學生，干預亞洲地區學生活動的野心與陰謀。」

接着，「香港學聯」負責人發言指出：「『香港學聯』與『國際學聯』的一些成員學生會一貫有友好來往，『國際學聯』成立之初，本來是一個堅持正義的，進步的國際學生組織，得到世界各地學生團體的擁護與支持。但是目前，『國際學聯』從會議活動以至刋物，已經受到蘇修及其一小撮追隨者的操縱，成為蘇修霸權主義所利用的工具，早已引起了不少來自亞非拉地區的學生組織代表的不滿。」

這段話，頗使人發生深思，尤其是對關心「香港學聯」的人士們。下期再談這一「座談會」的主題。



認識中國



談選民登記

丁冬

在渡海輪的排椅上拾獲大抵是搭客遺下來的一份「請求在選民臨時登記列名申請表」，共有數頁之多，往右邊翻的是英文格式，往左邊翻的是中文格式。就中文格式說，文句累贅繳繞，在渡輪的十數分鐘的航程中，實在沒法一一讀完而且全部瞭解，相信如果要逐節逐句都弄清楚來龍去脈，非請教競選註冊官不可。

記得當年自己登記做選民時，正在一家學校內任教。一次偶然因事跑進校務處，爲校務主任請進他的辦公室。他告訴我說，校長擬於不久參加競選議員，並問我已否登記作選民，要不要校方代辦手續？我就在這種暗示與催促下辦理登記的。從那時起，才知道任教師是一種登記資格。至於別的資格是什麼，共有多少種類，卻沒留心去研究和打聽。

在往後的許多年中，登記有效期限屆滿了，還是登記處發慈悲以函件通知，每一次都遵命補辦續期手續。於是心中有這一個想法：這個衙門對選民的照拂確是不錯。因此每屆議員選舉，我都是有投票資格的選民。憑藉這個資格，居然得到一些競選者的青睞，年中收到他們奉贈的刊物和賀咭之類。

等到投票的那一天，依時跑到指定的投票站，助選團的人員，有許多是認識的。他們圍攏上來，作「最最親切的致意和握手」，只差沒說出「請投某某一票吧」的一句。等到走進填選票的狹窄的框框裏，我的良知到底還沒泯滅，令我剔選了三數位「心水人物」，但彷彿記得全沒投過全票的。票投到木匭後，人從一邊後門退出，外面是冷清清的。剛才跟自己握手的幾個人遠遠地在另一邊。我也很識趣地急忙跑開，像有點兒心虛，恐怕他們一下子看穿了自己剛才在裏面填選票的情景。

現在細讀手中的申請表格，愈讀愈覺得不簡單。從「有資格獲得選舉權的人士」欄看來，這個市議員的選舉，簡直就是全民選舉，只差不是好像別的國家（聽說如星加坡）的強迫投票吧了。曾設想，選民的投票如果一旦變成強迫性，義務性的話，二十一歲以上的而獲准不投票的例子，幾乎是沒有可能的。這話怎講？且容我道來。

首先，舉凡是所有享有長俸待遇的公務員，有「高尚」職業而得客觀的認可者，如有牌的醫生、律師、建築師等等，首當其衝的成爲選舉人。其次，就教育程度說，最低而又是最普遍的資格便是中學會考畢業，或考得五科成績於C等或以上的。假如你「幸而」沒達到這種教育程度，那就要過問你的收入情況了。如果你是個單身漢，每月收入超過八百五十塊錢的，便得繳納入息稅；有納稅資格的，便得申請登記作選民。這一類的選民，由普通店鋪裏的伙記一直數到商行中的文員，打字小姐，都包括無遺。至於街上的負販們，大排檔主人等，每月收入數千元的，更應報稅、納稅，然後填表申請登記。

然則，家庭中主婦，既屬目不識丁，又無正式收入的，是否即可逃過登記的厄運？不是的。主婦們雖無入息，又不識字，但倘使所居住的房子是在她的名義之下，每季須繳納差餉的，那又必須登記爲選民。即使她的物業不過是新界窮鄉中的小屋，看來亦無法倖免，因爲政府早經三令五申，雖村居亦須納稅。

又曰，身爲入世之民，固宜有如許的義務與麻煩，看破紅塵之士，是否可以豁免過問世事？對曰，在往古的中國，出家人而有度牒者，或可免去俗世義務。且得政府供養，現在便不行了。且看「有資格登記爲選民之類目」第十二項云：「（甲）在香港開辦之任何宗教教會之專任神父、牧師、教士、僧侶，或（乙）全部時間獻身於任何宗教之婦女而在女修院或其他類似之宗教會所內居住者。」按條文涵義，既有「僧侶」及「任何宗教」等字樣，又有「婦女而在女修院……」說辭，似宜囊括建址在深山裏的莊嚴寶刹中的大法師以至下面的比丘和香火道人，至於尼庵裏的師傅及帶髮修行的女人，當亦包括在內。

即此可見，政府所撒下的選民網是怎樣的細密

評「魔僧」

一連看了兩場以魔鬼做題材的電影，一是十八世紀初葉的大文豪歌德的「The Monk改編的「魔僧」，導演阿杜加路。另一部是「魔鬼雨」，羅拔傳斯導演。「魔鬼雨」比「魔僧」公映早兩星期，但購票反而比「魔僧」難。對於關心電影藝術的人，是相當喪氣的事，不過從藝術價值衡量。像「魔鬼雨」這類電影，時間一過去，就沒有多少重映價值，「魔僧」則可能要反覆重映，而且有重拍可能。

「魔僧」的原著人歌德，父親是一個苦學成功的法學博士，到了四十一歲才娶一個十八歲少女爲妻，他深恐自己逝世時兒子尚年輕，所以很注重兒子的教育。家中藏書很豐富，少年的歌德，受莎士比亞的作品影響很大，及中年至老年，他眼見法國大革命的悲慘，又眼見拿破侖縱橫歐陸，同時又受到當時正在歐洲大大地發展的由馬丁路德沿傳下的宗教改革的影響，使歌德因此藉文學作品來表現出對黑暗權勢的恨惡，以及爲知識分子的軟弱沉淪而悲哀。他爲了潔身自愛，便只環繞撒但與上帝，兩種對立體來做文章。因爲在拿破侖統治歐陸時代，歌德曾被拿破侖邀請作嘉賓，他沒有反抗拿破侖，但卻在「魔僧」與「浮士德」這兩部作品中，對黑暗權勢加以鞭撻，也對被魔鬼收買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悲哀。「魔僧」是在他一七七五年旅行意大利時孕育成的，到了後期最偉大的巨著「浮士德」，可說是「魔僧」的再創作。

「魔僧」故事，寫一個半生苦修、言行聖潔、講道很有感動力量的教士，被一個魔鬼化身的英俊青年修士潛入修道院，成爲他

，可說是滴水不漏的。二十一歲以上的人，既感到「無所逃於天地間」，那麼，鑽鑽法規文字上的罅隙如何！例如，在那表格的首頁第三項的聲明書中的丙節：「截至本申請表上日期止之過去三年中，本人通常係在本港居住。」以目前旅遊風氣之昌盛，旅遊社之設立多如米店，一個人爲了逃避當選民的義務，是否可以鑽一下文字縫隙，在三年期內出外旅遊一二次，以造成「通常不在本港居住」的事實？答案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爲那「聲明書」附有一項「附註六」，即趕緊補充說：「……如果台端在截至本申請表上日期爲止之三年中只曾離開本港一個短暫時期（不論因業務、渡假或其他理由），並不一定指台端在該三年內並非通常在本港居住。」文句雖然累贅不堪，且用上英文的「雙重否定式」，但你不要藉口不懂得而妄圖走法律罅。它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即使你在三年內確會離開本港，在外渡假、旅遊不等，你依然算作在這三年期間經常居住在本港。亦即是說，縱使你每星期到梳打埠玩玩狗仔，依然算作經常居住本港，你依然要填申請書辦登記手續。在聲明書中加上這樣的一個「附註」，眞可說得是「無遺韻者矣」！

又設想果有一個極權專制的國家，以這種構思周密的手法去迫令治下的人民履行一種「義務」，例如「上山下鄉」之類，那麼，此令一行，確屬民無噍類，「萬戶蕭疏鬼唱歌」的了。可幸我們所住的地方並不如此。

有人或以爲上面所云，全是遊戲筆墨，誠然誠然。但反過來說，請不妨細想，爲什麼政府居然如此「降志辱身」的，苦思焦慮的設計出這種周密的表格（選民資格有二十三大類，多類中更分細類）？在許多別的措施中，政府訂法通常唯恐其不夠嚴苛，而於此則唯恐不夠寬大——唯恐有人當不了選民（罪犯當然除外），爲什麼呢？此無他，只是因爲市民不願意捧政府的場，不願意聽政府的話，乖乖地跑去註冊登記做選民吧了。照過往的統計，登記了的選民會不及有資格辦登記者的十分一；投票的選民又不及登記了的選民的十分一。這眞是個充滿尷尬、難堪、有損面子的選舉活劇。

「魔鬼雨」

林巽

喜愛的修士，誰知有一夜，那青年修士向他說出他是一個女子，並且說爲了愛他而進修院，要是他不接受她的愛，她立刻自殺而死，這個有多年道行的教士，在魔鬼的軟硬兼施之下上了釣，從此成爲過其雙重生活教士，每夜與青年修士一起過其神秘的夫妻生活，但爲了掙扎，他仍然做盡教士本份，做一個虛僞的人，後來魔鬼再設圈套，使這教士迷戀上一個十五歲的寡婦的獨女，犯上強姦殺人罪，他雖然多少次痛恨自己，到深山去苦修，以求擺脫魔鬼的作弄，可是魔鬼再來找他時，就將他軟化了。

最後教士的罪行被發現，給教廷捕去審判，他犯的大罪是當執行火刑的，可是到了最後關頭，魔鬼使者再出現，向他提出條件，只要他肯在魔鬼合約上簽了名，他今後可以享盡榮華富貴，但唯一條件是他將來死後，他的靈魂必須永遠成爲魔鬼的工具。這個教士對着環繞在四週圍的可怕刑具，心靈極端軟弱，終於簽了一份魔鬼合約，他自己也因此再成爲萬民欽仰的偉大教士了。

我們如能理解歌德生存的時代背景，理解歌德對一個黑暗時代的抗議精神，就可以相信他筆下的「魔僧」與「浮士德」，並不一定是只限於宗教意識裏的作品。

不過在「魔僧」中，寫中世紀天主教勢力的專橫與黑暗，寫當時貴族人物的利用宗教掩護，幹其販賣人口，魚肉貧民的罪惡行爲，也極盡鞭撻的能事。從形式方面看，這是一個中世紀的故事，但從它的內涵看，它不一定是中世紀的故事，而是一種反黑暗勢力，反極權，反一切反理性手段的故事，它可能是任何一個時代都存在的故事。

飾演「魔僧」的法蘭高尼路，這位以演西部英雄起家的小生，近年改變戲路，拍其痛苦矛盾的知識分子角色，它比其辛康納利是成功得多。這都因他天性上有一種永遠不成熟的氣質，有如國片中的姜大衛，這種氣質，使法蘭高尼路改變戲路毫不費力。至於導演阿杜加路，雖然不具名氣，但不愧是一個文藝片高手，只看他處理貴族人物泰拉毛公爵，着筆不多，但人物精神形象非常突出，並不如過去電影中所常見的概念化的典型人物。寫寡婦安東妮亞母女，也是着墨不多，但人物精神形象使人印象深刻。總之，電影中人物雖多，但可以看到每一個角色都是有份量的演員，這除開演員本身氣質之外，導演的功力亦是使每一個角色突出的因素之一。

羅拔傳斯導演的「魔鬼雨」只是一部賣弄用電影特技渲染鬼物的恐怖的電影，這部作品的鬼物造形，有點日本鬼電影的風格。但故事本質上仍是西方古老時代的典型故事。電影雖然也有一點點的含意，它好像說：鬼物雖然兇惡，但鬼的存在，只因爲它有的只是妖術而不是意志，鬼的存在作用是毀滅與死亡而不是創造，人雖然比鬼軟弱，但人有自己的意志，人只要找到魔鬼妖術的神秘樞紐，將它毀掉，一切惡鬼必然立即被消滅。

魔鬼雨是一個魔鬼教的神物玻璃瓶，只要有人將那瓶打碎立即就風雨大作，所有魔鬼立即在雨中被溶化，由於這一個意念，所以這部電影，幾乎只爲了突出特技而存在。

「魔鬼雨」故事，寫一個三百年前的巫師，被一個叫柏斯頓的法官將他判處火刑，並沒收了一本巫書，這位巫師是死不了的。因爲他有一具「魔鬼雨」法寶。三百年後，那巫師找到柏斯頓的後代，知道巫書尙在，他於是先將柏斯頓農場附近一個紅石鎭全鎭的人消滅，將所有的人都變成鬼，供這個巫師差遣，要利用鬼兵鬼卒去搶回巫書，可是柏斯頓的家人並不屈服，幾乎全家被殺，只有最後一人獲一位研究靈魂的博士之助，找到魔鬼雨瓶將魔鬼雨瓶毀了，才使全鎭魔鬼在一場狂風雨中被溶化。



談中英語文

向晚

自黃帝逐蚩尤，在黃河流域建國後，便創造出中國文字。依年代說，這可能與巴比倫、埃及文的產生相差不遠，即同要遠溯至四千年前也。世界文字，大率皆由象形而來，但中國文字卻又有「六書」奧妙，決非別國文字所能比得上的。自倉頡造字起，中國文字雖經過許多變化，由大小篆、而隸書、楷書、草書。但總不能擺脫「六書」的範疇。凡懂六書、大篆，小學的人，才真能了解中國文字如何之美，宜其世界語文權威推許中文為世界最美的文字了。

這種美麗文字，後來隨民族的發展，在秦代南可達交趾，在漢代北可入外蒙，西可達葱嶺以西，東可至朝鮮。在隋唐時代更入了日本，明代成祖時又向印度洋沿海各地及今日南洋一帶發展，中國語文早已成為國際語文，甚至今日本、朝鮮、印尼、星加坡、馬來亞、越、泰、高棉、寮國，不是仍保存許多中國文字遺跡嗎。

不幸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江寧條約」，中國把香港割與英，從此香港英文遂取中文而代之，把我中文貶為不法定的語文。

然這種措施，並非英人首創，自古以來凡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統通如是。中古時代當羅馬人佔領英國時，即採這種措施，以拉丁語文為官用語文貶英國語文為地方土語土文，在公事上是不承認的，因國家已亡，還有何話可講。當羅馬帝國極盛時代，領土或殖民地北至英國，南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東至中東，西至大西洋，地中海成為它的大湖，以上地區當然皆以拉丁語文為標準。後來羅馬帝國雖漸衰落，但拉丁文仍居上峯，無論文書，著作仍使用拉丁文。直至文藝復興運動崛起，始漸出現地方文的著作，先有法文，後始有用英文寫的著作。自納爾遜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英國海上勢力日大，能與法國爭奪殖民地，結果法不能敵，英國遂有不落日之稱，因其殖民地遍佈全世界也。因此這時的英國語文，又變成當年的拉丁語文了。以後經過兩次大戰，英國也衰落了，各殖民地紛紛獨立，英文本來應該隨之衰退，但英國子國美國從中興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使用英國語文，所以英文英語仍能在世界佔優勢。



不過，香港特殊，華人已不再像百年前那樣馴順，而英人亦有自知之明，不敢採嚴厲手法，但殖民地政策原則仍不肯放棄，故今日又有「中國語文合法化」運動之爭論。

這本來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只要英人改變舊殖民地觀念，宣佈承認中英語文平等中英語文可以並用，這場爭論便可中止。這樣實在毫無損害英人的尊嚴，何必繞大圈子，什麼公事上盡用中文啊，翻譯上有何困難。粵語國語問題，這皆是分散重點拖延手法的廢話，決不足以安撫或說服香港百分之九十九的市民，事實上，中文在香港早已佔了合法地位的，何以言之？如郵票、鈔票、印花稅票，向來皆是中英文並用，而且近年來每遇中國陰曆大年，香港政府人員還向市民拜年，遍刊登各中文報也是用中文。還有，每屆新港督尚未到任，就先起一中文名，到任伊始，且往往說上幾句中國話，這在在皆表示尊重中國語文之意。中英兩國人民是朋友，而非敵人，故如港府即刻宣佈中英語文並用，豈不皆大歡喜，自然百分九十九的市民更加擁護港府了。

至於說翻譯問題，那只是托詞，香港自割英後，無論法庭或官府交涉，從未聞因缺乏翻譯人材而搞不通的。莎士比亞全集，其中有很多方言甚至古語，今皆已譯成標準漂亮的中文，與原文決不差毫釐，足見英文所含意義，用中文皆能表達。

粵語也是華語，正如英國的蘇格蘭、愛爾蘭語一樣，固同是英國語文，只要港府承認，粵語國語均無不可。只要港府肯提倡，國語很快就會在香港通行，南洋各地就是一明顯例證，凡不同省縣僑胞皆可用國語交談，融洽無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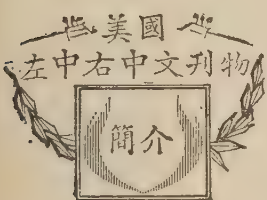
又有人提出：中文用何種中文？這是無知識人說的話，並不能替港府頑固分子幫什麼忙。中文當然只有一種，他所謂兩種，係指中共簡體字而言，須知簡體字，還是中文，並非形成另外一種文。簡體字只是由繁化簡，（簡的對否，是另一問題）自古有之，怎可說是另外一種文。不過，古代簡化也是根據六書而來，決不像今日中共之亂塗，無根據。

沒有天生

讀邱吉爾的回憶錄，看他從童年到青年一段，盡量貶低自己，這一點也如印度聖雄甘地的自傳一樣，他們都自認在少年一段，是一個野心勃勃，缺乏遠見，充滿

天生異種，自己是平常的人，這一類暗示，會使他們安份守己地甘心作一個平常人，對於偉大的抱負這東西，恐怕連想也不敢去想了。

文明進步的每一段新的里程碑，永遠是某些明知不可為而為的人去闖出來的，一切幹不可為而為的人，都因為他膽敢將自己的目的定得遠遠的



華鋒

原為八開，去年五月改為十六開，手抄印刷本，一度停刊，前年五月恢復出版。

雖對政府若干措施有所批評，如

說在東部用台灣同胞的口氣出了一份刊物「台聲」……破綻百出，一讀就能看穿了他們偽裝姿態——如近來利用福佬與客佬的矛盾成立了一個客家會，負責的黃哲操……不但是強調階級鬬爭而且誇張省籍矛盾，看中了這一點，就成立了客家會以分裂台獨的力量這是中共統戰者要出的一個新花招。

人的

霍雲霄

突出一些暗示性的筆觸，以為他是與眾不同，這種美化偶像人物的工作，看來像無傷大雅，其實卻走入了宿命的框框裏。在我國古老故事中，上溯至歷史故事，往往喜歡在一個歷史人物的初生時或少年，加一些帶有神話色彩的筆觸，如金聖嘆出生時，是因為家人忽然聽到掛在客廳上的孔子像嘆氣才取名金聖嘆。當然這不只是中國古老的故事，差不多全世界古老故事都有不少類似的傳說。將好些幹非常事業的人列為一生下來，已經是一個非常人。

在文化歷史上所有的成功人物，都有不同的出身，受不同的教育，但那不一定含有成功的因素，所有一切含有成功人物的因素，應該是從成功者一個抱負開始，當然成功人物的品質是有的，如韌力，謹慎，進取心等，但基本原因，必須先有一個抱負，而且那一個抱負，又必在他生存的客觀環境是容許有發展條件的。當然所謂容許發展的客觀條件，並不一定是正面的，有些是負面的。它不是造作的，也不是只為自己利益打算的，它必須含有很多人所需要所渴望的東西，甚至是全新的東西，而且又是具有引起別人共鳴的魅力的。

要是每一個成功人物，在傳記作者筆下，都被渲染成與眾不同的神童，這種作品，對某些心靈脆弱的少年，可能產生不正常的影響力，使他們幼小的心靈中，認為一切成功者都是

事，應該着重表現一個人如何由平常人至非常人這個分水界上，將一個成功者的抱負先行發掘出來，並發掘這個人如何培養起他那前進無我的抱負，除此之外，寫一個人在沒有將自己的抱負培養起來之前，他應該像任何人一樣是平常的人，並不是生下來就是應該給人崇敬的偶像人物。

成功人物的幸運，都是因為先有一個容許他自己去創造的客觀環境，並且加上他自己是熱心創造的。要是這種條件先被抹殺，那麼這個人的抱負與才智，不會使他更成功，只有使他更痛苦。要是一個傳統社會，根本容納不下任何有偉大的抱負者，那麼所有偉大的抱負者是不能從平常人的世界中冒出頭的。

除了抱負之外，凡成功的人，必須有面對苦難而前進無我的精神。他必須有忍受孤獨的被排斥的韌力，因為一切屬進步性的東西，開始時總是不容易給別人了解的。這時作為一個創造者除開面對被排斥者的轟擊而前進無我之外，別的更好辦法是沒有的。這種苦難歷程，出現在傳記故事中，它的啟示作用是很大的。

成功的涵義，必須是一個具體的事實，失敗的涵義也如此，因此一切抱負也應該是為了追求一個具體事實而存在的。世界上沒有空洞的抱負，也沒有空洞的成功與失敗。因此所有成功與失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憑着自己的尋求而後才發現的。



共，自能針對中共、台獨陰謀讕言予以揭發反擊。如第八期「中共對台灣同鄉統戰的手法」文稱：「在聯合國的代表團內中共對在美學運的負責人一易再易，換了三、四位，工作的方法也一再的轉換角度，改變形態，譬如

』的危險，你也要踏着『前人』的足跡，被人利用過，一腳踢開……人生在世還有幾個二十年，提心吊膽不知那一天剩餘價值用盡，落得個不得好死的收場，不如就此脫離那潭混水，『保持晚節』渡此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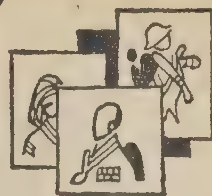
佔凳的比喻

樓次環

我們在小的時候有一種遊戲，叫做「佔凳」。在一張長凳上，中間畫一條界線，各坐一方，於是大家看機會，甲向乙壓迫，乙向甲壓迫，來侵佔對方的凳面，侵佔到對方向凳端跌下，對方就算輸了。但是不准用力猛推，要用計和平侵佔，甲有甲的支持者，乙有乙的支持者，甲支持者出一聲驚人的話，使乙精神頓時鬆懈，甲就用力一迫，便可侵佔了乙方幾分或一寸，乙的支持者也會同樣出計，使乙向甲方侵佔。有時支持者會暗中遞一支針之類的利器，給被支持者，被支持者將這利器向對方暗刺一下，對方突然一驚，就會自己放鬆陣勢，一下子被對方佔領凳面不可估計。這完全是精神的鬬爭，精神嚴謹，目的堅定者必勝，精神鬆懈，意志天眞者必敗，然而支持者之關係亦極重大，有些支持者愛情不專，見乙輸得太慘，暗中又助乙一下，有時被乙方之支持者利用，無意中又助了乙一臂之力。故佔凳之輸贏，不在乎強力與否的。

今日自由民主國家與共產極權國家之鬬爭，與佔凳遊戲之情形十分相似，共產黨意志堅定，非達佔有全凳不休，縱使機會久延不許，亦不肯放鬆坐位，其支持者花式繁多，不論軟硬，都是使被支持者佔有全凳為目的。民主國家意志不堅定，想法太天眞，其支持者更是搖擺不定，一時鼓勵人家去佔凳，一時又不理人家跌下凳端之慘痛，捷克、波蘭、匈牙利如此，中國大陸如此，印支三邦如此，古巴如此，安哥拉如此，試問全屋的凳被對方全佔有了，民主國家如何站得住，或者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以為算了，這是人生遊戲，何必這樣認眞，而不知被共產黨佔有了，是絕不許你再坐凳的！不但如此，連這座大廈你也站不住了，非退出大廈不可，只有荒山野嶺才是你的歸宿，這就是埋葬資本帝國主義的時候了，嗚呼！自由民主國家！

人物春秋



黃克強與廣州之役

胡蓁之

自從民國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三月，計劃進攻雲南昆明之役失敗後，黃克強先生打算親率各軍襲取蒙自，而將士又多不聽號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軍隊，則不能指揮他軍。遂決計返回河內，擬征集前在欽州共事的同志一二百人，佐以駁壳槍，組織基本部隊，然後再赴前敵。

民國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倪映典奉黃興之命，從事運動新軍反正，進行頗爲順利，遂向香港支部胡漢民、馮自由等報告，請克強先生來粵主持。克強得電，即來香港與倪、馮等計議，打算於次年正月初六日首義。決定派倪映典先返廣州，秘密佈置一切，克強即與趙聲等隨之同往發難。無如是年年終，新軍第二標營兵，以購圖章細故而跟巡警互毆，巡尉朱紹祥受傷，警察將新軍二人拘去，營兵全部前往詰責，勒令釋回，事件本已了結。但營兵深恨巡警有意欺侮，復於次年正月初一日，集眾入城，拆局毆警，粵督袁樹勛派官吏勸散。而第一標統劉雨沛，將初二、初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以免士兵出營滋事，均憤憤不從，遂蜂擁出，旋復折回，揚言巡警已派大隊攻營，致令全營震動，皆束裝防禦。劉雨沛出阻，亦被營兵槍傷倒地，事件逐漸擴大。

前赴廣州先行佈置的倪映典，於正月初三日早晨由港抵穗，見事機已迫於眉睫，乃臨機應變，遂臨時決定舉旗發難。以槍無扳機，砲無彈藥，即分一隊向北校場橫枝崗，進行奪取講武堂的槍械局；另一隊則走東校場茶亭附近。這時的粵督袁樹勛，與水師提督李準等，已調動大兵，關閉了四面城門，運砲上城，轟擊佔據官錢局後各山的新軍，因而新軍只好退據燕塘，克強在港夜間得報，急欲前往督戰，以廣九路局聞變，火車交通已告終斷，而急莫能濟。當兩軍進行酣戰之際，防營統領吳宗禹率兵二千人，路新軍戰於茶亭附近，倪映典躍馬衝鋒，不幸中彈被擒，終於宣告殉難！

新軍不獨傷亡甚重，又遭慘敗。回憶同盟會成立，以迄倪映典領導新軍發難廣州，前後已經六年了。黃克強等無時無刻不在奮鬭之中，以圖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唯一的職責。雖然屢經挫折，而領導同志起義的耶神，未嘗稍減；誠可謂阻力愈強，奮鬭益堅，故卒能達到目的。自此役以後，即接連辛亥三月二十九的廣州之役，和武昌起義，而民國乃於艱苦中誕生。

由於民國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黃克強率同志舉義於廣州，攻兩廣督署失敗，死者不明，得屍七十二具葬黃花崗，稱七十二烈士。先是孫中山先生因日俄協約告成，遂由檀香山經日本至南洋庇嚨。即約黃克強、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赴會，乃決定在廣州首義。

克強等既決議在廣州舉議，於是分途向國內外募欵，其結果超過了預定數額，計美洲各地華僑所捐助的約達七萬餘元，南洋英屬七千六百餘元，荷屬三萬二千五餘元（單在文島一埠僑商同志黃甲元、溫慶武、藍瑞元、伍連忠等共計捐七千餘元，由本柱中、胡國樑、柳聘農諸同志携港交付），除當時購械的開支及單據難查外，總共約計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元。是年冬，黃克強重返香港，依照軍政府的組織，設立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克強被舉爲該部部長，趙聲副之，並兼交通科長，胡漢民爲秘書科長，李海雲爲出納科長，洪承點爲總務科長，羅熾然爲調查科長；其他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各科任事。

人事既經分工合作，進而謀軍事行動的配合，以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以朱執信、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以李海雲擔任海軍。此外，並打算攻取廣州後，分爲三路軍：一軍出湖南趨湖北，由克強統領；一軍出江西，趨南京，由趙聲統領；一軍留粵爲後援，俟南京、武昌克復後，即會師北伐。又派熊越山前赴日本，促所有同志陸續回國，以充實力量。於是密令劉揆一、宋教仁、陳其美、于右任、譚人鳳、居正、田桐、孫武等，分途擔任各省響應工作。克強在廣州主持發動；首先組織敢死隊，破壞其各行政機關，奪受其軍械子彈，開城以迎新軍，並揀選同志中敢死隊八百人，分爲十隊，任務如下：

第一隊：由黃克強親自指揮，進攻目標是廣總督署。

第二隊：由趙聲指揮，其進攻目標爲李準的水師提督署。

第三隊：由莫紀彭、徐維揚等共同指揮，其進攻目標爲督練公所。

第四隊：由胡毅生、陳燗明等分別指揮，堵截駐防旗營界兼佔大北歸德兩城門。

第五隊：由梁起、黃俠毅等聯合指揮，襲擊巡警道中廣協署，並防守大南門。

第六隊：由姚雨平指揮，攻佔飛來廟的軍械局後，兼破小北門以迎新軍。

以上各隊約有一百人，合共六百人；另外李文南入旗界，佔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佔龍王廟高地，洪承點破壞西槐二巷砲隊營，羅仲霍則破壞電信局，則指揮五十人。所用暗號，規定都以白毛巾爲標試。炸藥槍彈，則多由女同志運輸。在廣州各機關，名標名公舘。或假利華工業研究所，或中員密宿舍，

以爲掩護，佈置周密。

一切佈置就緒後，同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港同志，大半都已進省，黃克強於二十五日晚上入城主持。各機關原定於二十八日舉事，但因爲有一幫軍械，必須在二十九日才能夠分配；同時，廣州新軍又傳聞於四月初旬退伍之說，乃密電香港趙聲等，決定於三月二十九日舉義。不料竟有奸細向粵督張鳴歧告密，張鳴歧急忙謀商於水師提督李準，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以三哨防守龍王廟高地，令旗兵運砲上城，並加以警察槍彈，且擬收繳新軍槍械。因此，胡毅生主張延期，克強以三理由堅持不可。這三項理由如下：

一、吾黨應召集中全力以謀此舉，若稍存畏葸，則將何以謀事？

二、則軍火既已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同人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必致斷送革命軍餉源。

三、則黨眾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何以威信於後來？故吾願己身一死，與李準輩相拚，以謝海內外同胞，而維護黨人名譽及信用；並要求各部務須信全槍械，留爲後用，乘機退出，以避免敵人藉口搜捕之禍！遂下令宋建侯，洪承點、趙聲等，先遣其眾返港，其餘也相繼退出。

旋而，有同志林文、喻秋忠突然趨前報告說：「在四日以前，警局已搜奉索命令，且夕必發，機關必破，將遭危害！」他兩人堅欲集合四五十名同志，襲攻督署，黃克強獲此報告，即決定先發制人。同月二十八日，陳烱明、姚雨平也到克強那裏報告，謂：「李準調來的防兵三營，中有許多同志，現在船泊天字碼頭，可乘機响應。」而克強亦具決心，即命林文、喻紀忠等商議，並變更原定計劃，以陳烱明率八十人攻巡警練所。其實，教練所所長爲湖南同志夏壽華，且其學生中也有多數同志。因此，湖南同志黃一歐、胡國樑、柳聘農等，便先期入該教練所充學生，聯絡發動。但屆時而陳烱明所擔任的八十人不至，學生則有械無彈，不能發動。姚雨平衝破了小北門的飛來廟，並迎接防營與新軍。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克強則自攻督署，約定二十九日晚十二時出發，而二十七、八兩日，張鳴歧也加派了軍警防守軍械局，並破壞革命黨的機關數處，捕去同志十餘人。

三月二十九日那天，謝恩里的總糧台，也遭清兵破壞，粵吏更發出緊急命三道：一是預備開戰；二是城外火警，不准開城救火；三是大事搜索黨人。黃克強聞報，知事益急！馬上下令在山東營機關內佈置一切，預備進攻。是日，黃克強所部的閩、湘兩省及華僑同志，全部都集合聽命；趙聲部下，亦有數十人趕到。午後三時，忽聞鄰街的機關，又被清軍圍搜，捕去八人，餘眾慮將波及，不待夜間舉事之約，環請出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黃克強親率一隊百餘，由小東營出，競吹號筒，一時嗚嗚聲動，响徹市區上空，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即開槍格殺，直趨入兩廣督署，猛攻轅門衛隊。

經過一陣猛烈的槍戰後，黨人何克夫、林立、劉梅卿、馬侶等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向前猛衝，擊斃了督署統帶金鎮邦，迅即攻入二門；二門守兵及大堂的衛隊，雖倚柱頑抗，可是，心急眼快的黃克強，則舉槍感擊，傷其中頭目，餘被截擊，棄槍投降，願爲嚮導。於是黃克強與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乘勝直衝入署搜索。這時張鳴歧已越垣遁去，杳無一人，黃克強下令準備督署，乃置燃料於其床上，縱火而出，一時火光熊熊！

然而，不幸得很，當時出據大南門的一隊，卻跟水師先鋒及防營戰於雙門底；其分隊往歸德門的，也跟清軍戰於高第街。由於當時的珠光里一部份黨人，早經遣散，以致前後無援而失敗，給予水師先鋒隊以通過機會，進而馳援總督署，並與黨軍遇於東轅門外，激烈巷戰的序幕隨之揭開！黃克強正舉槍對準敵人射擊的時候，忽有一枚槍彈飛來，命中了克強手槍上的鐵機柄，擊斷了他那正準備扳機的右手中，食二指的第一節，並轉落於地，但克強忍痛使用其食指的第二節扳機射擊，敵軍已四面合圍，克強乃令黨人及其部隊，分三路衝出，徐維揚、何克夫、鄭昆、周之貞等一路四十餘人，欲出小北門，迎接新軍，而與敵人劇戰，陣亡和被俘者共約三十餘人。喻紀雲、熊克武等的一路共七十餘人，進攻督練公所。而黃克強自率的一路，僅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鄭坤等十餘人，欲出大南門，與巡防營遭遇於雙門底；黨軍沒有符號，並舉槍相向，方聲洞乃發槍擊斃敵人哨弁，敵彈如雨，方聲洞戰死，所餘則各自爲戰，且戰且退，僅剩克強自己一人而已。

克強這時已感情勢危險，若再單獨作戰，勢將陷於彈盡援絕而被俘，於是乃以肩竭力撞開一家小店的大門，躲進後再加以掩閉，隨即從店內向外發槍射擊，擊斃敵兵七、八人，敵方退卻。克強始帶傷易爲便服，出覓其他友軍，以圖繼續共同殺敵！沒有結果，只得退出大南門，到河南機關部中包裹指傷，而謀救濟之策。至於進攻旗界的一隊，雖然得到了預伏在城內的黨人，縱火接應，但以眾寡懸殊，結果亦告潰散！進攻東警區的一隊，因聽到督署槍聲，而不俟齊集，則高上進攻，亦爲警兵的頑抗而退。進攻軍械局的一隊，尚未抵達飛來廟，即爲清兵截擊，退守在東嶽廟側，並與攻督署的一隊會合，清兵不知虛實，亦不敢進逼，延至第二天拂曉，清兵愈集愈多，企圖包圍革命軍。

這時的革命軍，始由廟側闖入狀元橋某米店內，疊以米包作堡壘，而清兵相持，拋擲炸彈，營兵不敢近。粵督張鳴歧下令燒街，米店前已爲敵縱火，結果只有羅隱一人逃出。同盟會成立後，各地紛舉義旗，而犧牲之巨，以此役爲最慘烈！

是役除朱大符、何克夫、熊克武、王以通、嚴驥、鄭坤、周之貞、楊光漢、陳方度、熊越山、柳大任等，多有負傷而脫險外，其殉難而死者計有：喻培倫、秦炳、饒國樑、程良、石德寬、宋玉琳、林時爽、方聲洞、陳更新、卓秋元、黃忠炳、馮超驤、陳興燊、劉元棟、胡應昇、林覺民、陳發炎、林尹文、劉六符、陳清疇、王燦登、陳可鈞、魏金龍、羅乃琳、林西惠、韋榮初、李德山、韋統鈴、韋樹模、林盛初、韋統淮、馬侶、徐明禮、郭繼枚、徐松根、李文楷、曾日全、徐進炤、佘東雄、黃鶴鳴、徐茂燎、輔廷、江繼復、徐容九、勞培、徐廣滔、周華、徐爲培、李文甫、徐滿凌、徐熖成、陳湖、李雁南、徐保生、羅坤、林修明、徐佩旒等七十二人。



〔三十六〕

林學政

山區的水利是無法興辦的，山溝很陂，不能築壩引灌，鑿溝渠，路又太遠，碰上天旱，只有用人到明溪挑運。

唯一可以做的，是深耕與密植。

這一年的春耕可眞是吃盡苦頭，爲了貫澈深耕政策，倒掉不少人。

只有屁股那麼大小的一片片的梯田，別說沒牛沒犁可耕，有的話，也難以轉身，當然全得靠大家去挖，但是能挖多深呢？有的地方只有尺把深就是岩石，有的地方可以挖到五六尺，深耕的意義，是要把下面的新土挖到上面，可是總不能把下面的石頭挖上來吧？於是只有用脫胎換骨的辦法，把滲有砂石的土挖運出來，再把山上叢林下面的落葉層浮土搬運來填進去。山路崎嶇，往返費時，一個人所能挑的也不過是幾十斤，一畝田得多少工啊！

任務必須完成，幹部要求大家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一有空就集合大家，學習毛著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動員小組與小組之間遞這挑戰書、立戰書，誓爲社會主義建設立功贖罪。這時，黨正在掀起全國「吃在田頭，睡在工地」、「挑燈夜戰」、「三天三夜不下馬」的大幹勁，只是山上蛇多，晚上在外邊容易發生意外事件，夜戰與露宿都辦不到，只有趕早晚的兩頭，用增加勞動的時間，來完成任務。

見縫插針的密植是容易做到的，秧子插得密一點，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怎麼一個密法，根據生產幹事杜祖光從總場裏帶回來的指示，是每五公分栽一棵秧；這是由國家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福建農學院，以及省農林廳的專家，到總場傳經送寶的重點。但是有些政治掛帥的幹部，並不滿意這十公分的間隔距離，這跟中央見縫插針的原則有很大距離，在他們看來，離開那麼三公分就栽一棵，這不是將來可以收得更多嗎？

伙伴裏面不乏農業院系裏的教授和專家，還有從小就從泥巴中長大的農民，都對五公分這個距離提出異議，他們認爲栽太密了一定會收不到穀子。第三小組的生產組長也是農校裏來的，組裏的人就奇怪他一聲不吭。

辜蔭民就在栽秧前嘀咕了。

「噯噯，組長，你也不向他們領導班子提提意見，種稻子我是外行，但這是普通常識，怎麼行！」

鍾敏是沒嘴葫蘆，沒有必要，決不說話，就是開口，也是簡單扼要，決不多說一個廢字。其實，他對組裏的人很好，照顧的地方也很多，大家都知道他不是難於相處的人，只是他不願意讓人家接近他。大家都說他是個怪物，不相信人，卻幫助一切他可以幫助的人。

眞是出了新聞，鍾敏開口了，使大家驚訝不止。

「有什麼不行？」他好像在對辜蔭民生氣似的說道：「要你這麼做你就這麼做，中央指示的原則會錯嗎？」

辜蔭民知道他不是對自己生氣，笑着說：

「組長，錯不錯，大家心裏都明白，我是提醒你，你是我們的頭子，要是將來收不到稻子，他們又會怪你爲什麼插秧前不反映你的意見，倒打一把，你就吃不消。」

「我怕什麼，領導規定怎樣，我服從指示，我一點都沒有錯誤。」

「你忘記鳴放的經驗了，組長？」

鍾敏楞住了，怔怔的看了他好一會，就不再說話了。

那天晚上，生產幹事杜祖光在大會上報告，他提到農業大躍進中有關密植的問題時說道：

「我們現在要『兩條腿走路』，那就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實行農業和工業同時並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

「大家要注意，是兩條腿，多一條與少一條都不行。

「在農業方面，偉大的毛主席的農業種植三三制『少種、高產、多收』，是黨在農業改良上史無前例的偉大，輝煌的發明，是毛澤東三面紅旗所照

射出來的萬丈光芒。我們國家在執行正確的農業政策以來，去年就是大豐收。單就糧食一項，產量達到七千五百億斤，比一九五七年要增長百分之一〇二·七。這就證明我們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農業八字憲法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我現在聽到很多有關密植的怪話，有的說有三六公分就夠了，有的呢，說密植是打破了幾千年來的耕作傳統，恐怕會減產，我們採取五公分的距離，是根據農民的經驗再結合很多專家的意見，通過試驗，是適應我們這裏土壤最理想的距離。這裏不是平原，不能像有些地方那樣種得密不透風，在鷄都可以站在秧禾上不會掉下去，這裏不行，一定要取五公分的距離。

「我現在告訴你們，我們黨就要打破傳統，把傳統連根拔掉。舊社會中的所謂農業專家，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他們跟地主勾結一起，爲了本身利益，反動地不准窮民深耕密植，他們就怕窮民增產後吃飽肚子革他們的命。

「說怪話的人就是中了資產階級陰魂不散的毒素，站在與黨對立的立場，跟黨唱對台戲，散佈謠言和悲觀論調，想破壞三面紅旗的輝煌成果。說這樣話的人，你們要揭發他，批判他，鬭爭他，鎮壓他的反動陰謀。」

想提意見的人都不敢出聲了。

第二天在田裏，辜蔭民對鍾敏笑笑。

「組長，你很了不起！」

「什麼？」

「你是對的，昨天你說……」

「你弄錯了，對的是中央，不是我！」

林宇民輕聲笑了起來，李子貽奇怪地問他笑什麼？

「大家都是中游同志嘛！」

連鍾敏都忍不住顯得很瀟洒的笑了一下。

從三面紅旗的浪頭打到場裏，誰也弄不清楚從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傳來一股「中游主義」的暗流，迅速地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開來。意思是上游冒險，下游危險，中游保險；因爲爭上游容易犯錯誤，在下游容易受批評，只有穩居中游最涼快，還有一首中游頌，大家在沒有什麼「靠不住的人」在身邊時，就隨口哼哼：

中游中游，不必帶頭，運動來了——隨大流。

中游中游，不前不後，批評會上——心不憂。

中游中游，輕鬆自己，如此生活——多風流。

中游中游，美不勝收，萬家落戶——到白頭。

顯然這是從外面傳進來的，因爲蹲在勞教場裏無家可安，無戶可落。所以他們把最後一句給它改成：

中游中游，美不勝收，照樣葫蘆——畫一個。

其實，早在王先永活着時候，他們就是中游主義的先驅者了；就因爲這樣，第三小組才保持着相安無事的紀錄。

秧插下去後，看它一點點往上拔，苗兒綠油油的長得眞好。

「眞不錯，共產黨眞的變了天！」

有人這樣說，但立刻又有了另外的意見。

「要苗長得好看還不容易，有什麼用！」

「容易？兩三百人到河裏挑了五天五夜的水，容易呢！還有那些屁水，多少個了？不止五十了吧；前天有人看到老邱氣還沒斷，就給扔進去啦，這種穀子眞的長出來了，我也不要吃！」

到底有沒有穀子，到時間再看好了。

總場和分場的領導班子興頭可大了，天天跑田頭巡視，他們還請了農林廳的專家來參觀，並且還把這些梯田當作一〇五新生農場的示範區。

凡是突出任務的梯田，都插着紅旗；要是那個小組給插上黑旗，那就別想有好日子過了，整天整日蹲在田裏，休想回營舍去。可是第二分場沒有一面黑旗，遠遠看去，梯田上到處都是在風裏飄展的紅旗，使萬國清他們風光得不得了，他們在期待着收穫後黨的獎賞。

在這段日子中，伙伴們也得到了不少好處，挨罵的時間少了，有時每頓飯還可額外加上一兩二兩的地瓜米。死去的人和那綠油油的禾苗，眞幫了他們一個大忙。

只是好的時光不多，禾苗一直往上長，卻沒看到它大肚子，長到腰身那般高了，才難得看到稀稀薄薄的鑽出幾個瘦瘦小小的穗子來，等着，等着，總於有了稀稀落落的幾點稻花，結果呢，那數得清的幾顆穗子始終壯不起來。

萬國清他們的臉拉得愈來愈長，伙伴們卻有點幸災樂禍，大家都等着看壓軸的收穫好戲。當然，大家都得裝出關心焦急的樣子。

收穫的成果是想像得到的，稻草樣子的收成的確是史無前例的大大增加了；穀子呢，還沒有用在撒秧的穀耔多。

八月間，中央宣佈了上一年糧食收成的「核實」統計數字，由七千五百億斤成爲五千億斤，而這個數目到底還得打個幾折，就只有天曉得了。

現在，一切希望都放在秋作上，領導班子期望在秋作中，放一顆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衛星出來，替他們爭回面子。

十

秋季一直鬧乾旱，田裏的玉米結得跟鷄蛋一樣大，領導班子看了嘔氣，伙伴們像煞沒有介事；大家都按分配的任務做，長不出好東西能怪他們嗎？

這一年的年頭好像不對，很多零零星星的消息從外邊傳來，什麼地方被水淹了啦，什麼地方旱得長不出草來，什麼地方又餓死了多少人等等，使他們覺得蹲在勞教場裏沒被餓死，還算是幸運的哩。

無波不生浪，外邊的災情十分嚴重是可以肯定的，有家有小的伙伴們開始着急了，他們不曉得自己家裏遭到了怎樣的厄難。

這種憂慮具有強烈的傳染性，連那些光桿子也在眉心打結了。

林宇民很爲家裏的母親和姐姐躭憂，母親沒有勞動力，靠姊姊一個人做工維持着，生活上肯定是很艱苦的。一個多月前，姐姐有一封信來，說母親的身體不大好，這事使他十分牽罣，所以這些日子來，心情很不好。

自從兩年前他的事情發生後，他對母親有種異常的內疚，因爲他知道，母親在精神和情感上所受到折磨，遠遠超過他在勞教場中所感受到的痛苦。一下子把她打垮了！他常常這樣想。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其中第一縱隊幾全部聚殲；乃狼狽潰退冀西山地整補。此時晉東姚喆所部第二、第七縱隊，又相繼攻陷陽泉、平定、孟縣、娘子關等要點，正太鐵路交通被截斷，石門益形孤立。

第三次攻勢：五月十四日，熱河方面李運昌部，為策應東北共軍第五次攻勢，正向隆化圍攻；冀東共軍正全面擾襲北寧路關內段進迫秦皇島之際；聶股主力亦乘機向津浦北段進攻，旋陷青、滄兩縣，進迫靜海；企圖威脅天津，控制北寧路，以阻止國軍出關增援。國軍適時由察南轉用第十六軍（轄第二十二、第九十四、第一〇九師）於天津，共軍乃於六月二十一日向平漢路北段回竄。二十五日與第九十四軍（轄第五、第四十三、第一二一師）激戰於平保線；國軍復經迅速轉用第十六軍及第九十五師，由北平南下，將共軍擊退；並掃蕩平、津、保三角地常，推至大清河北岸。

第四次攻勢：九月二日，聶榮臻先以第三縱隊由易縣、滿城以北地區向平保線進犯，企圖吸引國軍主力；然後以第二、第四縱隊，及獨立第七、第八兩旅，由文安、任邱北渡大清河，分別進攻。經第十六軍之堅強抵抗，及第九十四軍、第六十二軍各一部之適時參加反擊；激戰至九月十五日，終將共軍擊退於大海河南岸。惜因連日大雨，行動遭受阻礙，共軍得以脫逃。

第五次攻擊：十月初旬，聶榮臻乘國軍第九十二軍（轄第二十一、暫編第五十六、第一四二師）暫第三軍（轄暫第十、暫第十一、暫第十七師新第三十一師）轉用關外，華北兵力單薄；及石門第三軍主力轉用保定之際，於徐水東西地區，又集結第二、第三、第四縱隊，及三個旅兵力，於十月十一日，以一部竄擾平保段，主力圍攻容城、徐水；企圖阻擊第九十四軍及第九十五師南下。經第十六軍之分進合擊，解除了徐水之圍。此時第三軍主力，於十六日由石門北上，原預計十九日可達保定；十八日共軍以一部阻擊遲滯南下國軍；主力迅速轉移於望都附近，截擊第三軍。是時第三軍未能如預期行進，十九日始抵望都西南合附近；二十日被共軍圍攻。共軍第一縱隊亦由陽曲趕到戰場，參加戰鬪；雙方兵力懸殊，國軍應援部隊受阻。至二十二日，第三軍彈盡援絕，全部壯烈犧牲。聶榮臻復乘勝南竄，十一月五日再度圍攻石門。此時石門守軍僅第三十二師及方團隊，且因第三軍主力之失利，士氣消沉，軍心不固；而保定方面，亦未抽調兵力，作有效之增援；激戰至十二日，石門亦告陷落。而平漢北段之形勢，即從此日趨困難。

檢討華北戰場，自民國三十五年冬規復張垣擊潰華北共軍後，未能與張垣綏署部隊，配合南下，掃蕩共巢，予聶榮臻以五次攻勢之機；實由國軍放棄主動，未能利用戰勝成果之所致。而北平行轅在作戰遂行中，未能積極統一保定、張垣兩綏署之行動。尤以年來保定綏署始終被動，無所作為；諸如七月中旬，保定綏署得張垣綏署第三軍之協助，由保定以大軍南下定縣，而石門北上之師，復克正定；但保定綏署未能使之南北會師，打通保、石段；因之石門乃長期陷於孤立。十月中旬，第三軍抽調四個團增防保定，以保定綏署事前部署欠週，臨時又未派兵援應；益以該部北上時行動遲緩，不能預期到達；致於西南陷入重圍，全軍覆沒。繼而共軍圍攻石門，保定綏署又未派兵增援，致使石門終於淪共。聶榮臻遂益猖獗，整個華北局勢之逆轉，實肇因於此。

華中方面共軍攻勢

國軍自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中旬克復向城後，積極部署北進；陳毅為解除臨沂威脅，特乘該軍過度突出各兵團尚在分離之際；抽調其蘇北魯中主力，於十二月廿九日，在向城以北及卞莊以南附近秘密集中完畢。先是徐州綏署以確保嶧、棗待機轉移攻勢之目的，決以有力之一部守備卞莊、向城；主力分別控置嶧、棗、長城及邳縣各附近，待蘇北兵團到達後，向臨沂轉移攻擊。其部署大要如左：

一、以整第二十六師配屬第一快速縱隊，扼守卞莊、向城、平山之線。

二、以整第五十一師配屬整第五十二師之一團，扼守郭里集、棗莊、嶧縣之線。

三、以整第七十七師集結長城、四戶附近。

四、以整第五十九師集結邯縣、台兒莊附近。

五、以整第二十師任臨城至韓莊鐵道之警備。

元月二日晚，陳毅糾集蘇北、魯中主力八個師，約七萬餘眾，向國軍進犯。以一部鑽隙襲傅山口、蘭陵鎮，主力分向卞莊、向城整第二十六師部及

第一六九旅陣地；與尚岩、平山之第四十四旅陣地包圍攻擊。激戰至三日晨，第四十四旅傷亡過半，尚岩、平山及傅山口相繼陷落，綏署乃飭第一六九旅撤回向城集結。並以整第七十七師及整第五十九師第一八〇旅馳赴蘭陵協同嶧棗守軍，一部向傅山口攻擊，以解整第二十六師之圍。但以援軍進展遲緩，整第二十六師及第一快速縱隊受優勢共軍攻擊；激戰至三日薄暮，被迫退守馬家莊、太子堂環形陣地。苦戰至四日晨，第四十四旅蔣旅長修仁陣亡，援軍迄未到達；致陷蘭陵共軍，得迂迴整第二十六師之後，實行夾擊；該師乃冒雨於十時向嶧縣突圍。以道路泥濘，車輛、重砲均陷泥淖，部隊復失掌握，致遭共軍尾追及阻擊，損失奇重。僅大部戰車，及官兵四百餘人，於十八時突圍至嶧縣。而整第七十七師於四日進抵古林村後，亦受共軍圍攻；於五日晨向台兒莊轉進。整第十九師亦由邳縣轉移至運河西岸。

共軍擊破整二十六師後，除以一部南擾運河東岸，威脅整第五十九師、整第七十七師外，主力續向嶧棗犯進。

元月四日晚，整二十六師馬師長勵武在嶧縣收容殘部（第一快速縱隊殘部向徐州整頓）指揮原有之整第五十一師之第一一四旅（欠一團）及整第五十二師之第九十八團固守。五日，共軍以三個師主力續犯嶧縣，各以一部於泥溝及嶧北香城與西高廟子，企圖阻擊國軍台兒莊、韓莊、棗莊增援部隊。七日一度攻入南關，為國軍擊退。激戰至十日晚，國軍各部傷亡過半，共軍遂衝入城垣；守軍除少數突圍外，馬師長、第一一四旅李旅長及第九十八團團長均下落不明。

共軍於進犯嶧縣之同時，四個師分向郭里集、棗莊、齊村進犯；激戰至十一日，郭里集失守，共軍遂集中全力三萬餘眾猛撲棗莊；守軍苦撐至十五日，齊村第一一三旅陣地終為共軍突破；棗莊益形孤立，陷入核心戰鬥。共軍先攻北大井，賴我守軍英勇，與空軍之支援，未能得逞。乃轉攻南大井，仍遭頓挫。當即轉攻東大井，突破後即攻西大井，再回攻北大井。戰至十九日晚，以彈盡援絕，全部壯烈犧牲。二十日棗莊遂陷。整第五十一師師長周毓英下落不明。

是役共軍傷亡約三萬二千餘眾，國軍除整第二十六師、整第五十一師全部人馬、武器、裝備損失外；另整第五十九師、整第七十七師及第一快速縱隊傷亡官兵六千二百五十三員，失踪二千三百七十七員，損耗槍二千二百四十九枝，輕、重機槍五十八挺，衝鋒槍五百三十一挺，迫擊砲五十三門，榴彈砲二十六門，擲彈筒一百〇三門，戰車二十六輛，汽車二百〇六輛。

檢討本次戰鬪，當共軍自蘇北向新安鎮以北撤退時，國軍歐震兵團，及整第七十四師、整第十一師，因未能積極牽制共軍；共軍即乘機得以澈底集中兵力，擊破整第二十六師。其後歐兵團乃復遲遲其行，以四個師擁擠於一條路上，每日以八公里左右之行程，於十二月十四日，由沭陽向新安鎮前進。十九日到達該地，復行停止兩日；致共軍又得擊破整第五十一師，損失至為重大，士氣影響尤深。當共軍自蘇北轉移之際，整第二十六師未能適切判斷共軍之企圖與行動，時復正值新年，部隊疏於備戰，指揮官復擅離防地（馬師長擅返嶧縣），倉卒迎敵，緒戰不利；對嶧、棗全局，殊多影響。而嶧縣以東之陣地，既然工事利用，地形復太突出；且正面過廣（整第二十六師正面達六十里），側背暴露，後方交通無力確保；招致共軍之包圍，一經突破，即陷孤立。在兵力上使用，以快速縱隊守備第一線，遭共軍攻擊，即被膠着，喪失其機動威力。在戰術運用上，拘泥於點、線之固守，忽畧共軍野戰力量之殲滅；以致逐點爭奪，處處分散，使兵力未能集中，適時作機動之使用。如整第二十六師之被圍，未能集中台兒莊、棗莊部隊，與共軍決戰；棗莊被圍，未能集中臨城、韓莊、棗莊部隊，求共軍攻擊；皆其顯例。上述諸點，皆失敗之主因。他如部隊間之協同不良、步、戰、砲、空之聯合欠佳以及國軍之不善夜戰，予共軍以大膽包圍各個擊破之機。而第八十旅砲兵團、戰車營等，因天雨泥濘，運動受阻，未能發揮戰力，亦影響戰敗之因素。

在共軍方面，始終以我野戰軍為目標，於極短之時間，本其以大吃小各個擊破之一慣戰法，以每日輕裝行達百六十里之速度，集結其蘇北，魯中主力，予國軍魯南守軍以重大打擊。尤以棗莊戰鬪，共軍最初保持重點於北大井，繼再轉移南大井，最後轉用東大井；其大兵轉用之迅速，集中機動之靈活，而對我指揮機構通信交通設施之破壞，與增援部隊之分別阻擊，在我外線作戰態勢下，造成其內線之各別包圍於此可見共軍個別擊破戰法之一般。

萊蕪附近戰鬥

嶧、棗戰鬪之後，我徐州綏署為澈底殲滅陳毅主力，掃蕩沂蒙山區共巢，即令歐震、李仙洲兩兵團，由南北實行分進合擊。

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三十日，歐震兵團第七軍（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第十一、第四十八、第六十四師）。由新安鎮西北攻擊前進，二月十九日，進佔共軍已於六日前放棄之華中野戰軍司令部，及偽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之臨沂。

二月二日，第二綏區以第七十三師、整第四十六師，及第十二師之新第三十六旅，編為南進兵團，由副主任李仙洲指揮，由吐絲口南下進擊。四日克萊蕪，八日克新泰。此際，陳毅乘國軍南進兵團孤軍深入，乃將其主力由臨沂、蒙陰、新泰道路兩側偏僻小徑，秘密北移。

二月二十一日，共軍第一、第四、第八等師，進逼萊蕪地區，開始向李兵團猛撲。此時整第四十六師，先以第一八八旅擊退由顏莊進犯共軍後，向萊蕪方面轉進；沿途迭遭共軍阻擊，損失甚重。同時傅山向南前進之第七十三軍之第七十七師，在廟峪地區遭共軍截擊，情況不明。而黑峪之暫第十二師，及吐絲口之新第三十六師，亦遭共軍猛擊，二十三日晨，萊蕪之整第四十六師，與第七十三軍主力，分四個密集縱隊，向吐絲口轉進，沿途遭共軍猛烈阻擊；迄當日午間，退卻大軍陷於吐絲口以南谷地；部隊擁擠一處，隊形混亂，傷亡枕藉。戰至十五時許，僅先頭部隊三千餘人到達吐絲口附近，向傅山方面突圍。爾後各該地區國軍情況即告不明；膠濟路亦從此復為共軍截斷。

中國抗戰實錄

中華民國的誕生

從受到日本政府秘密指示而反對共和政體的犬養毅，到策劃「滿蒙獨立」的川島浪速等人的態度看來，這種情況，非常明顯。

各國各有企圖

當時，和中國利害關係較深的列強國家，有日、美、英、法、德、俄等六國。這些國家以行將誕生爲新面貌的中國爲舞台，展開了激烈的外交戰，各國所反應的態度和手段，視其在華權益大小和侵畧野心程度而定；不過，一般所最關心的，是辛亥革命對於其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會帶來些什麼樣的影響。

日美英法德俄的態度

下面，概畧地敍述一下各國的基本立場：

日本，是中國革命同盟會的誕生地，也是中國的鄰國，有很多中國革命黨人的老朋友；因此，對於日本朝野的期待也就很大。日本的民間志士們，姑不論其眞正的意圖究竟何在？但對中國的革命，一般可以說是寄予同情。可是，日本政府的想法，則已如前述是以侵畧大陸的政策爲其背景；這個政策，就是不希望中國成爲一個安定的共和國家，而企圖利用混亂情勢，趁火打刼，伸展在其中國的權益；她的方法是，一方面援助清廷，一方面對於革命陣營也表示協力的姿態，同時在另一方面對於有關國家，則不斷地在窺伺着他們的意向——展開了最陰鷙的謀畧外交。

美國，當時由於其在中國的進展，比其他列強國家落後一步，因此，乃提出保全中國領土的大道理，主張中國對外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以牽制各國；而其朝野人士則對於革命黨寄予同情，貫澈嚴守中立的政策，不久，便率先承認了中華民國。

英國，本來同情革命黨，不過，由於革命戰爭發生在和英國關係最深的長江流域，故而特別關心的是自己的利害，所以她雖然也是標榜中立，但同時則更希望中國政局能夠儘快地安定下來。英國在利益上的競爭對手，也就是和她有同盟關係的日本，以及俄國。她在對於袁世凱的支持，以及西藏問題等方面，一直玩弄着虛虛實實的有效手段。

法國的政府和民間，對於中國革命都能有所理解，法國認爲其共和政府的理想和中國革命的主義是一致的，故而有意避免干涉中國內政；可是，在後來卻轉而支持袁世凱。又關於對中華民國承認的問題，則堅持本身在華權益爲優先，時隱時現地讓人窺測到帝國主義的野心。

德國，爲維護她在山東的權益，最初，頗有意支持清廷，曾有供給武器及派遣陸軍登陸的計劃；但是，隨革命進展的同時，察覺到日本有武力干涉的企圖，乃與美英各國步調一致，站在尊重中國主權立場，牽制日本的動向。

俄國的態度比較支持清廷，和革命軍方面沒有接觸；表面上雖有和列強協調一致的意向，提倡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其內心則在阻礙中國成爲強大的近代國家，並意圖乘中國混亂的機會，使在東三省、外蒙、新疆等方面有關中俄兩國的懸案，獲得於己有利的解決辦法。是故在不久之後，便由於這個意圖而進展到在東三省方面，和日本分贓；有關外蒙、西藏問題，則和英國有所交易。

如上所述的各國陰謀企圖，因武昌革命戰火爆發，而隨之表面化。首先展開活動的，是德國。

在武昌起義的十月十日夜晚，逃離武昌，抵達對岸漢口的湖廣總督瑞澂，立即派人要求駐漢口各國領事攻擊革命軍。

德國圖抵制革命軍

德國領事馬上有了反應，將德國軍艦調泊長江，擺開了隨時可以發砲的態勢。

看到這樣的情況，革命軍政府乃派遣胡瑛、夏維松於十月十二日前往漢口，對各國領事提出不會加害於友邦各國的照會，並要求嚴守中立。

當時，由於清廷和列強各國之間，在「義和團」事件之後，簽訂有辛丑和約（一九〇一年），禁止任何一國不得在中國單獨採取軍事行動，所以瑞澂的要求，如果未經列強協議，則各國都不能擅自向革命軍開火。

於是，德國領事乃提議舉行領事團會議，希望得到各國同意之後，便可出頭鎮壓革命軍

十三日，日、英、法、德、俄五



漢口的日本領事館樓頂上，日軍觀看革命軍的戰鬬。

國領事舉行領事團會議。在這個時候，各國領事差不多都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

德國領事首先發言，他認爲革命發難的組織就是義和團，如放任其蔓延，必將難以對付，故而主張對革命軍開戰。

所謂「義和團」，是曾經在「扶清滅洋」的旗號之下，發生過火燒教堂、殺害外交官事件的排外勢力。把革命軍和「義和團」混爲一談，是受了瑞澂輸灌的觀點所影響。

法國了解國父宗旨

然而，出席會議的法國領事羅氏，則和同盟會總理孫先生爲舊交，他很了解中國革命的目的所在。

羅氏在出席會議之前，得知革命軍政府張貼的佈告中，有臨時大總統孫文的署名，所以他即席對德國領事提出反對意見：

「你的話有欠正確。我們剛才得到報告，武昌的佈告中臨時大總統署名孫文，孫文是我的老朋友，根據他的言行判斷，這個革命是主張共和政體，具有相當的規模，怎麼可以和義和團相提並論。」

羅氏在介紹了孫先生的平素言行之後，更繼續地說：

「孫文所率領的革命黨，是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不會有盲目的暴動行爲出現，不能視爲『義和團』一般，不應輕率加以干涉。」



共軍在漢口英租界設防。

日本企圖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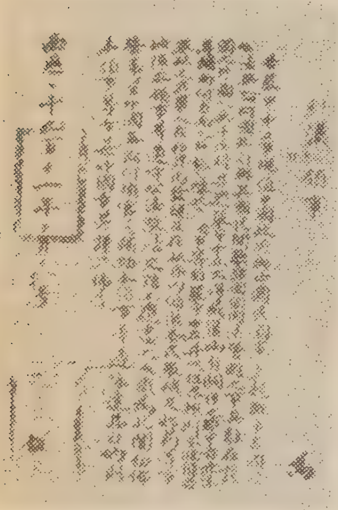
法國領事羅氏的熱忱的辯路，首先得到英國領事的贊成，繼之是俄國領事；日本領事最初同意德國領事的見解，但並未堅持。於是，領事團會議的一致結論乃爲「嚴守中立，不加干涉」。

同時，領事團並曾實地觀察在革命軍佔領之下的武漢情況，的確見到革命軍在盡力保護外僑生命財產的安全，以及對於郵政、電報、關稅等方面，都沒有影響到國際條約。

領事團佈告中立

領事團於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之同時，並在十八日正式佈告中立，並通告各國僑民。五國領事團佈告的內容是這樣的：

「爲佈告嚴守中立事……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爲該國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所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有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領事等自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携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爲此，剴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



漢口五國領事團發出的佈告。

這個中立佈告，不僅粉碎了清廷的陰謀，並且帶來了防制外國勢力藉口革命亂動而增兵進駐的效果。

日本採取示威行動

然而，儘管宣佈中立，日本政府還是擺出了軍事性的示威行動，她以確保在武昌對岸漢陽方面的鐵礦爲藉口，派遣軍艦數艘，在長江下游監視革命軍的動向。

自甲午戰爭之後，突飛猛進的日本鋼鐵業界，爲需求原料而對大冶鐵礦投進資本；尤其是在一九〇七年，該礦自國營變爲民營，組成「漢冶萍公司」，由盛宣懷出長經營以來，日本以預付訂購貨欵的方式，供給大量借欵，獨佔其礦砂的收購。就是這位盛宣懷，他在辛亥年武昌起義之後，曾被清廷加以「罔上虐民」之罪，革去了郵傳大臣官職；被列舉革職的理由之一，就是在借欵方面手腳不乾淨。

日本的軍事行動，立即受到列強的排斥，美國提出強烈抗議，就連與日本有同盟關係的英國也不贊成。

由於國際牽制，日本乃不得不在十月二十二日發表「出動軍艦的目的，僅爲保護日本僑民」的聲明，一時不便再有所行動。

西園寺內閣的方針

可是，實際上當時日本的第二次西園寺內閣（首相西園寺公望）已經決定了對於中國革命「介入干涉」的方針。

支持這個方針的前提是：不論中國內部的激變會有什麼樣結局，都不能讓其造成對日本不利；而且更有野心趁混亂機會，因勢利導，擴大其在華的權益。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是在武昌起義之先的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繼第二次桂內閣（首相桂太郎）登台，西園寺公望首相曾經留學法國，相當傾向於自由主義，不過對於中國問題可以說是比較陌生，不大關心武昌起義的情勢，所以內閣在中國問題方面的決策，實際是由內相原敬、外相內田康哉二人做主。內田曾於一九〇一年至〇六年出任駐北京公使，通曉中國內情，他和日本政壇元老、陸軍巨頭山縣有朋關係密切，頗受山縣的影響，當時，陸軍方面以「保護在滿蒙權益、維持對朝鮮控制」爲理由，要求增加兩個師兵力等等活動——向大陸進展的野心，頗爲堅決。

欲趁機獲取新的權利

通過在武昌起義前後的反應和行動，可以將日本政府當時所採政策的基本觀念，歸納出下列三點：

說「寒流」

方劍雲

謀殺張莘夫烈士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十六日我經濟部專員工礦專家張莘夫烈士及隨行七人爲俄毛夥同殺害於瀋陽——撫順間之李石寨車站，此一滔天罪行，迄今恰三十年，宿草頻凋，深仇未報，寒流二十九、三十兩集播此悲壯慘烈史實，意義深長。

言此事之前，須先說東北當日形勢。勝利後，蘇俄軍藉對日宣戰之名，開入東北，佔我九省全境，以後我政府所派文武大員雖然進入東北，且在各大城市接收行政，但所轄者只有警察，城內仍駐蘇俄軍，鄉下則由蘇俄卵翼之共軍盤據。政府派去各部門接收大員，困守長春，瀋陽一籌莫展，當時負責接收礦業的爲工礦專家張莘夫烈士，烈士名春恩，號莘夫，吉林省九台縣人，留學美國，專攻礦冶，回國後即在礦務部門服務，先後達二十年，對東北礦藏之瞭解，礦脈之熟悉，爲國內一人。

三十五年一月八日張烈士由長春到瀋陽，準備先後接收撫順煤礦，蘇俄當時派中東路理事俄人庫滋涅佐夫（此人在中共政權成立後曾任蘇俄駐中共「大使」）陪同前往。到達瀋陽後，庫滋涅佐夫告訴張烈士，撫順方面情況混亂，對張烈士之行不能負責，請張烈士在瀋陽等候，他先去安置。張烈士不疑有詐，就接受庫滋涅佐夫建議。誰知庫滋涅佐夫到了撫順，致電東北行轅，說張烈士不敢前往，東北行轅查問經過，瀋陽市長董文琦（現在台北）知道俄人有詐，就告訴張烈士，勸他謹慎，但張烈士不顧安危，堅持前往，當日偕同隨員牛俊章、張立德（俄文翻譯），徐毓吉、王錫疇、孫育英、許錚、高旭征等逕赴撫順。

張烈士到撫順，庫滋涅佐夫先期回瀋陽，故意避開，張烈士去拜會蘇俄駐軍司令，俄司令拒不見面。接着就有一個共軍頭目前來會面，自報姓名李濤，現任撫順「保安司令」兼「市長」，李濤說明撫順煤礦蘇俄已移交共方，不能交由張氏接收，但是，歡迎張氏參加工作，「爲人民服務」，爲張烈士嚴詞拒絕。李濤此人以後成爲林彪重要幹部，毛幫叙軍階時，封爲「上將」。

張烈士見俄人不負責，毛幫不讓，自知工作無法開展，即率同隨員乘火車回瀋陽，行經李石寨車站爲共軍截停，將張烈士一行八人，全部用刺刀刺死，時在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月十六日。

毛幫所以要謀殺張烈士，因爲張烈士對東北礦業太熟悉，政府將來同俄方辦交涉，有張烈士在，不需查卷找資料，毛幫爲了出賣利權，向爺爺效忠，竟把自己同胞最優秀的人才，用刺刀刺死，毛幫及「墮子」、「血外」（有中國血統的外籍人士之簡稱，此乃毛澤東所訂名詞），一齊亂嚷「愛國」，不知殺害張烈士之事，到底是愛的那一國。

鼓動學潮

抗戰一開始，毛幫便致力於學運、兵運，兵運是誘惑國軍叛變，但收效甚微，除去山西新軍叛變，被薄一波、韓鈞等人帶走了十幾個團，此外只有在山東把于學忠部常恩多師誘騙，其他方面並無成就，國軍當時立場堅定，共黨不易着手，乃致全力於「學運」，在各大學鼓動學潮，說來這又是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抗戰軍興，各大學紛紛遷去後方，學生自華北、華中、華南隨校遷去重慶、昆明，離家萬里，家鄉淪陷，信已不通，何況滙兌，大部份學生生活一如今日之高棉、越南、寮國僑生，完全沒有着落，政府乃毅然負起養學生的責任，給予貸金，供給至大學畢業，今日在外國已成爲「血外」或「墮子」的楊振寧、李政道、任之榮、王浩之流，皆是抗戰期間靠政府貸金培養成材的。

但當時全國富饒土地皆爲日軍所佔，收入減去二分之一尤多，軍食民食較戰事發生前增加不止一倍，政府捉襟見肘之狀，可想而知。政府予學生貸金，也以維持最低生活爲原則，但物價日日漲，貸金發下趕不上物價，再加上學校總務人員中飽，學生伙食相當差，每個星期難吃到一次豬肉，青年人容易衝動，缺乏理智，不想到是政府養學生，從有歷史以來，也沒有這樣大規模養學生之事，反而怪政府刻薄學生、虐待學生，共黨職業學生便乘此機會鼓動學生反政府，製造「反飢餓」、「反迫害」，從抗戰期中鬧到抗戰勝利，大陸淪共爲止。

三十五年筆者在南京成賢街教育部門前，親眼目睹學生大鬧教育部事，當時教育部主管官束手無策，一聽到學生要來，部長座車先開走，次長隨之一走，司長也跟着走掉，學生到教育部門首大嚷大叫，人類尊嚴，國家綱紀爲之蕩然。筆者當時是逃難南京，剛受共黨迫害逃亡，深感這些無知青年爲虎作倀，其情固不可恕，但我們政府官吏之顢頇，亦不能辭其咎。

到了大陸陷共，筆者仍在上海，偶然去一間大學找朋友，知道共軍進入各大城市之後，首先停止了貸金，這批「反飢餓」的學生頓時陷入眞飢餓，但無人敢再出頭反抗，少數說閑話的學生，偶然發一兩句牢騷，夜間被「公安部門」來人帶走，天明之後，只見被窩尚溫，衣物全在，人則從此沒有了下落，此後還有誰再敢說一句話，我輩冷眼旁觀，不能不覺得是報應。今日又看到香港幾間官立大學學生在職業學生牽引下，無所不反，正如當日的南京、上海，深覺共黨之害人，正如江水，永遠在流。「寒流」播出此段情節，意義深長，只未知能發揮盡致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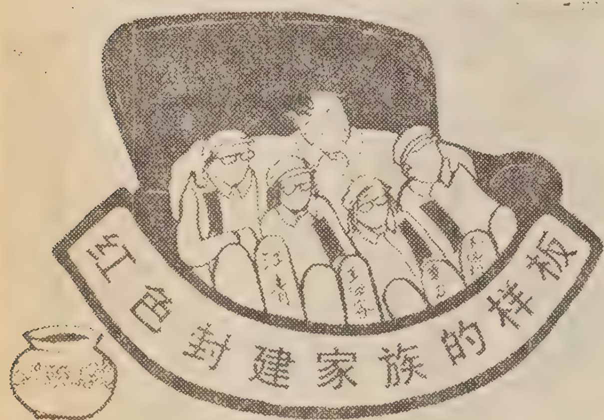
中共農業連年減產主要原因 社會動亂農民外流肥料缺乏

雖派出共軍支援公社也不能挽救農村破產命運

一九七五年二月中共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和「限制資產法權」的要求以後，曾在大陸造成極大混亂。所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就是要消滅「三大差別」，廢除「按勞分配」、「商品制度」、「貨幣交換」以及縮小工資差距等等。說穿了，就是要求大陸人民「勞動不計時間，不講報酬」，「不要工錢，又要工作」，要求城市知識青年「不拿工資，不吃商品糧」——下鄉務農。所以，當各地採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行動以後，有的地方爲了要縮小工資的差距，把工人的八級工資改爲三級；有的地方要求所有的工人每月一律拿三十五塊錢人民幣的工資，只按不同的年資配售日用品作爲補貼；有的地方實行每星期一天的義務勞動；有的地方減少農民的自留地，干涉農民經營家庭副業。因此，大陸的工人和農民，爲了保護自己的生活權益，就起來反抗和鬧事了。

從一九七五年四月以後，大陸很多城市就出現工人貼大字報，藉口搞運動，離開生產工作崗位，接着各地就出現武鬥。像五、六月間，上海楊樹浦各工廠都因工人武鬥幾乎完全停頓，閔行工業新區則處於半停狀態。七月中上海工人又貼出大字報，指責王洪文是造成上海工人武鬥的罪魁禍首，南京工人武鬥曾出現兩派抬屍遊行事件。最突出的杭州工人的武鬥，造成全市幾十個工廠普遍停工。武漢市的工人、復員軍人及勞改釋放份子，分成三股力量進行武鬥。汕頭市、黑龍江省和江蘇省也公開承認發生武鬥。河北省石家莊地區因工人鬧事普遍在工業和財貿系統設立「工人檢查組」，中共鐵路系統，如徐州、杭州、襄樊、廸化、柳州、昆明等區段，都因工人鬧事，造成交通運輸堵塞。雲南省公安局、昆明鐵路局和雲南高等法院，且在雲南昆、曲靖、宣威、廣進、宜良、開遠等地分別召開「保衛鐵路安全，批鬬處治犯罪份子大會」，處置了破壞鐵路交通的十三個案件的二十七個罪犯，並公開承認鐵路沿線遭到破壞，工農群眾公開辱罵中共的文件，提出「把勞改隊的人都放出來」，「把當權派都關進去」等口號，承認工農群眾「製造事故，殺人搶刼，煽動停工停產……」足見暴亂是非常嚴重的。

農村人民公社方面，主要是農民大批離開人民公社外出搞副業，尤其是災害嚴重的地區，農民盲流的人數最多。八月七日湖南電台就承認：湖南的農民在夏收夏種期間，大批盲流到外地去搞副業。而在人民公社內部，則普遍存在着「自由種植」、「自由貿易」、「分光吃光」以及「只要爲集體，幹啥都有理」等傾向。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在五月間就公開指出：江西「有少數社隊，作物種植不服從國家計劃，而是搞所謂『自由種植』、『春種蘿蔔夏種薑，那樣賺錢種那樣』；有少數社隊，發展副業，手工業單幹，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結果弄得私人賺了錢，集體瘦了田；有少數社隊搞分光吃光，工分掛帥，最嚴重的，影响最大的是『自由貿易』。」江西信豐縣「春播時出現只要爲集體，種什麼都可以的傾向」，九江縣新港公社出現「重副輕農，勞力外出搞副業的資本主義傾向」。廣西省田陽縣平坡大隊出現在種植上鼓吹自由種植，在分配上搞多分多留，在產品出售上搞黑市交易。廣東花縣恰宜公社白宜大隊，「在種植上只問價錢高低，不管國家計劃；在勞力安排上，只問收入多少，不管勞力去向；在產品銷售上，只問利大利少，不管方向道路」，而在這場動亂中，共幹也採取「誰給我上供、燒香，我對誰有求必應」，乘機大撈一票，「打着合法的招牌」，採用非法的手段」，「變成新的資產階級份子」。最反映出大陸社會秩序進行鎮壓，並抽調大批省級、地區級幹部到農村去塡補基層領幹班子瓦解的空檔。例如：杭州地區，中共曾派出一萬多名軍隊到二十多個工廠去參加生產勞動。河南地區，駐宜陽的共軍某團，一次就派出八個連隊到人民公社去參加生產勞動。山西地區，駐在定襄的共軍派出了二十多個「工作組」到週圍幾



十里內的工廠和人民公社去協助生產。內蒙古地區，共軍某部先後派出了八百多人次到呼浩特鋼鐵廠去協助生生工作。甘肅地區，駐某縣共軍曾派出九批人，駐進附近六個廠礦和七十多個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江西地區，共軍某團曾派出三個連隊到附近的施工單位去接管施工任務。海南島地區，駐海南島共軍先後派出五萬多人次和幾百個小組，到農村公社、工廠、碼頭去支援生產工作。這些進入工廠和農村的共軍，除了下去維把秩序外，還多負代替工人農民的勞動在內，像江西共軍去接管某施工單位的施工任務者然。

在抽調省級地區幹部下基層方面，僅據中共透露的湖南省就有二十萬名各級幹部到達農村，全省平均每個生產大隊就有五名幹部是由上面派下去的。湖北省有七萬名幹部奉命進入工廠和農村。廣東省有十九萬名幹部深入到工廠和農村基層。山東省有十五萬名幹部深入到農村。除了大批幹部調到農村外，中共還叫嚣加強基層的公安工作，要求人民公社的黨委親自抓公安工作，「一抓到底，形成一個全黨抓公安工作的局面」。而所謂「公安工作」，實質上就是恐怖鎮壓迫害的工作。

如前所述，大陸動亂的局面，從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直持續到九月底，城市工人的武鬭和農村農民的怠耕外流，雖然遭到共軍的鎮壓，但大陸工農群眾對中共所進行的鬬爭，仍然在通過各種形式繼續進行着。這種動亂局面造成工廠停工，交通阻塞，農用物質減產及不能正常運送下鄉是必然的現象。一九七五年中共先在各地鼓吹大搞「腐植酸類肥料」（利草灰、褐煤和風化煤作原料）；繼而又在長沙流域提倡向稻田和水面要肥料」——放養紅萍；最後又在大陸大談養豬積肥。就是大陸動亂造成肥料缺乏的反映。此外，農民外流、怠耕、對春耕、夏收夏種和防災等活動，均有不利影响，其必然造成減產，十分明顯。

（洪流）

逃避戰火回歸大陸 捱飢抵餓拖病出來

—高棉華僑拆穿中共「照顧華僑」的虛偽宣傳

編輯先生：

我是高棉華僑，每當我想起往事，內心非常難堪，悲痛與憤怒交相逼來。昔日與家人歡樂情景，今已流爲歷史陳迹！

面對着今天的遭遇，充滿了痛恨、怒火。迴想兩年前，當高棉戰火十分熾烈時刻，忍痛與家人分手，千里迢迢回到中國大陸的叔父處去暫避，滿以爲高棉平靜以後，就可以重返與家人團聚。

可是，事與願違，一切不如初時想像，始知中共在海外宣傳是一套，實際做法是另一套。

我記得一進大陸關口，就遭共幹大聲喝問，像審訊犯人一般，祇差沒有問及老祖宗。

帶去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還不算，被截留了一部分（說是「超額」），其實距離限制准帶的數量還差很遠，被扣留不算，准帶的東西要付出幾十元「人民幣」重稅，我身上的錢，給折合人民幣，所剩已經不多。

中共以爲我們華僑的錢，不用靠勞力換來的，乘機向我們大肆勒索。

從那時開始，就使我對中共非常反感，忍住滿腹怒氣去與親戚見面；親戚們留給我的印象，直覺上比常人蒼老許多。衣服破爛，簡直使人大感詫愕，與中共影片所見，全不是那麼回事，我看不到周圍有任何一個人穿有完整衣服，面帶笑容的人。相反，包括共幹在內，一如乞丐世界，面上堆滿愁雲慘霧。

當我和親戚談話時，在這「華僑大厦」裏，有人在旁監視，簡直如囚牢一般，全無自由可言。例如：我和親戚見面之前，打來的一封電報，曾經被中途拆過。

在街上，無緣無故的被人截住詢問：從什麼地方，幹什麼來的……。諸如此類的話題，使人不勝其煩，這才使我明白海外的一些報紙、雜誌，指責大陸毫無自由，使我親身體驗置身大陸，行動全無自由。

住在親戚家裏，猶如生活於一個黑暗世界，相對如陌路人，除了爭吵、打架之外，絕無「閒話家常」這些情況出現，我懷疑如置身於蠻荒、外太空，若不是我腕上的手錶幫助，簡直連時間也弄不清楚。

在街上，有時感到肚餓，探手入袋，一想到要什麼「糧票」時，隻手祇能縮回。雖然每月派給我三十斤糧票，還說是「對華僑特別照顧」，當我看到親戚一家數口無法飽食時，我也就不敢出手買些食品果腹，其實，那些既黑又硬的麵製食品，換來也難下嚥。

那種乾糧，通常是製一天，要擺賣幾天，有時候已經變味。

冬季來臨時，我因身體有病，體力較差，受不了北方的寒冷，想買一件新衣，非有「布票」不行。當時，我憑證件去申請「布票」，「公安人員」對我說，當天不能發，要待上級批准，迫於無奈，祇有捱凍，親戚家裏，每人祇有一件爛破棉衣，他們每個人都沒有替換衣服，我即使冷到無法捱下去也得捱，好在我單衫帶來幾件替換，將它們全部穿在身上禦寒，這些衣服已經夠髒，而且有臭味，都不敢洗，怕一洗就沒有穿，在北方的寒冷天氣中，洗一次衣服，非三、五天一星期不會乾的。

好不容易等了將近十個月的時光，才領到布票，換回一套棉衣，抵禦寒冷。

當我去看病時，醫院門前的長龍，都是天未亮已經排隊，我每天怎樣早，總是被排在龍尾，我懷疑那些病人，都是三更半夜冒寒前去輪診。我

每天總得到下午三時才見到醫生。

因此，我的病非但看不好，反而多了一種胃病，有時取了醫生的處方，根本買不到藥，祇好第二天請醫生改方。

於是，我的病體不祇毫無起色，精神頹喪與其他的病患，使我無法支持。滿以爲可以自行休食，免得出街招致麻煩。

但是在床上躺着也無自由可言，「公安人員」藉「好意關懷的，不時來榻前問長問短，實際是怕我搞什麼「破壞」，強使我對於「無產」與「資產」階級相比較。

爲了怕麻煩，祇能說「不知道」。和「沒有什麼感受」。我以爲可以死了他的心，殊不知從此以後麻煩更多，那些共幹整天晚來說「教」了！基本上我是個病人，希望安靜，對方不顧人死活，迫使我接受他的那一套教條，我可以說一句：別說我由於有病，無法接受「洗腦」，即使是一個健康的人，誰有閒心去聽那些術語。

有一天，我無意中發現了我的叔父被「批鬥」的「檢討書」，始知他不勸我返大陸，有他難言之苦。

「批鬥」我叔父的原因，是被人揭發了我叔父厭惡中共政權，準備離鄉逃亡海外，想不到竟被扣上一頂「反動」帽子，「批判」他有「資產階級思想」，和「歧視無產階級專政」，被迫寫了無數「檢討書」，每天要按時報到，去被「批」、「鬥」！

於是，我想起，和我接觸的親戚，沒有那一位願意和我說什麼，我希望知道的事一經問起，總被別的話岔開！

漸漸我也被同化，變成一個拖着病體的木頭人。因此，我就決定隨時準備離開，一方面爲了病體逐漸加深，同時，極不滿在這陰森恐怖的環境中再呆下去。

結果，抗爭了一個不太短的時間，申請離開了大陸。其間，中共公安女共幹百般刁難，這也不對，那也不是，拖着病體跑來跑去，跑得我無名火起，據理力爭，總算發給我通行出口證件。

第二天，我一大早趕上公共汽車站，擠上了車，總算離開了這令人厭惡的地方。

出到關口，我買了備用的藥品，給「關員」截去了大部分，祇留下不足一個月服的藥。我也不再痛惜什麼了，祇恨自己太糊塗，不明大陸眞相，貿然去探親的結果，將輕病釀成了四種病。

出到海關，不能重返高棉，所有在高棉的親人，已經下落不明，從此失了聯絡。

看到報上消息，說高棉與中國大陸一樣，不是死亡，便以活着受罪！長夜沉思的難以入眠，悲痛欲絕！

恨共黨者草於三月七日

廣州大字報批周恩來
陝甘寧陷入奪權亂局

由大陸返港的旅客透露：石龍地區一段鐵路受到破壞，致使廣州與深圳間之火車於前日一度中斷。

該旅客說：前日由廣州開深圳的火車少了三班，昨日仍少一班。

該旅客指出：由廣州開出的火車，抵石龍後，轉駁另一火車繼續開往深圳。

至於石龍段鐵路破壞情形和破壞原因，該旅客則未有說明。

另一旅客則說：曾聽到石龍段鐵路遭反毛反共份子破壞，經數小時的搶修後才繼續通車。

該旅客繼續稱：有關最近由港澳返大陸石龍地區的旅客均遭受共幹的嚴密查詢，同時將他們的回港證件全部扣留，暫時不准他們離開大陸返港，同時受到疲勞查詢。

據一位旅客稱：除了廣州有火車開到深圳外，汕頭亦有巴士開往深圳。

該旅客又說：在石龍以北地區，有一大貨倉，由內地輸港的貨物，多由廣州運抵石龍，貯放在貨倉內，以便轉運來港，亦有直接由廣州運抵深圳者。

該旅客又說：目前廣州已出現擊死去不久的周恩來和葉劍英、趙紫陽，內容是指他們係「右傾翻案風」的幕後支持者。該旅客又說：由於大陸最近掀起連串鬬爭，所以工農業生產均遭受到嚴重影响。

「新華社」今天廣播甘肅、寧夏、陝西三省的農村，捲入中共內部奪權鬬爭後，已使這一鬬爭擴大到十餘省的農村。

前此「新華社」曾報導，毛澤東的嘍囉，在河北、湖北、湖南、江蘇、浙江、遼寧、吉林等省的農村，進行「反擊右傾翻案風」。

「新華社」今天透露上述三省農村爲了所謂「搞好春耕生產」，毛派要「以階級鬬爭爲綱」，在農村「狠抓階級、鬬爭」，這說明大陸農村的反毛「右傾翻案風」普遍熾烈，並積極破壞春耕。

從這家中共通訊社的報導中，發現在甘肅省的毛派嘍囉，已「深入」該省農村「公社」和「生產隊」，企圖進行奪權，並在該省中部「定西地區」的七個縣，「批判不肯悔改的走資派」。

「新華社」廣播：鄧小平曾抨擊中共企業管理部門的惡習太多，必須整頓。

「新華社」今天在報導中共「上海企業管理」單位在「批駁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時，透露了鄧小平抨擊的部份內容。

此間很多觀察家認爲，現時中國大陸的政治危機，基本上和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文化革命」開始時的政治危機同樣嚴重。

這不是事件在未來多個星期和多個月可能採取形式的問題，這是危機對中共本身和它的「立場」所產生影响的問題。

過去兩個星期以來，中共報章和大字報公開猛烈批評「副總理」鄧小平，事實上是譴責一個「實用政策」。很多中共頭目都重視這個「政策」以確保中國大陸在未來的二十五年的經濟發展。

雖然鄧小平犯了「政治錯誤」，但是，「個性」的衝突不似是危機的主要理由。

中共政治局會議衝突 姚文元上馬攻擊矮鄧

此間靈通的外國人士說：中共「中央委員會」已經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副總理鄧小平和其他右傾份子」的「過失」。

消息人士透露，鄧小平仍然拒絕承認他的錯誤，並正在維持他的「修正主義立場」。

據報「調查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委員」組成。

鄧小平和其他沒有指出姓名的頭目被指責採取的修正主義「政策」，據中共「官方」報章說：包括追尋推翻「文化革命」期間的某些「正式決定」。

「新華社」今日發表評論，證實鄧小平仍沒有承認他的錯誤「思想」，該社形容他是「拒絕改過和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黨內走資派」。

該社昨日似乎證實鄧小平仍然保持他在「政府」、「黨」和軍方的職位。此間的外國人士普遍相信這點。

「新華社」說：「黨內的走資派握有大權，他們實行修正主義是極端危險的。」

中共「領導階層」對於「副總理」鄧小平的「地位」意見分裂加深的跡象，與中共會經舉行「高層」會議討論鄧小平的前途的謠言相符。

據上月起便一直流傳的非正式消息，中共「政治局」的一次會議，結果成為鄧小平和姚文元的公開衝突。

環繞着毛妻江青的姚文元和其他激進份子，相信是現在把鄧小平列為「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大字報和報章運動的主力。

可是，有知識的外國人士堅持，廣泛流傳說中共「政治局」會議發生衝突的消息，可能是由有興趣加深中共內部早已明顯的分裂的外國人士傳出的。

中共「官方」宣傳機構指稱：一場就毛鄧兩派政策而舉行的「大辯論」，正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展開來，但是這場大辯論的論調，聽起來更像是一場大審判而不是大辯論。

鄧小平一派的辯護言論外面根本無法聽到，因為毛派遵循他們在「文革」期間所採用的策畧，已奪得報紙和電台等「官方」宣傳機構的控制權，他們已爭取到幾家規模龐大大學黨團組織的支持，所謂「大字報」運動也就是由這幾家大學發動的。

每當中國大陸爆發「大辯論」之際，對於一家「官方」宣傳機構來說，緘默通常都是最完全的辦法，中共重要報紙之一的「解放軍報」選擇了這條途徑。

這也可能意味贊同鄧小平溫和主張的軍人仍然具有影響力量。

不過「解放軍報」這一緘默立場能維持多久，目前殊難逆料，因身為兼「三軍統帥」的毛澤東有權命令「解放軍報」順從他的意旨，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他可能會激起軍中老幹部不滿情緒的危險，因為多年以來，軍中許多指揮人員，已顯示對極端左派的主張不表熱衷。

事實上，鄧小平被革除或辭職，在這個時刻對羣眾心裏的影響會只是有限度的，對羣眾的「教育」價值會相當微弱。

自從鄧小平在一九七三年復出之後，他的「權力」已比以前大得多，「副總理」、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共軍「總參謀長」——但是，他仍然負着不足十年之前他受譴責時的恥辱。

因此，如果在危機結束時，他「再次被投入歷史的垃圾堆」，這只是「倒退」不會成為問題。

如果鄧小平和其他在現時運動中受到攻擊的頭目不能渡過危機，以及如果中共的「領導階層」因此而改變，一個可以形容為「激進」的「政策」，顯然會在中國大陸佔支配地位。



萬人協會比擬興中會 八十年後重見於香港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十四日，萬人協會在跑馬地帆船酒店召開會員大會，筆者也是會員，出席參加，當時頗多聯想。萬人協會是一個奇特的組織，它有幾項特色為任何社團所未有。

第一、海外所有華人社團，大體可分三類：一類是以姓氏為主，就是宗親，一姓一個宗親會也有幾姓合組一個宗親會，如龍崗親義總會，如昭倫公所。一類是以地區為主，即同鄉會，有的以省為單位，有的以縣為單位，也有以鄉為單位，更有幾省合組一個同鄉會。另一類便是以職業為單位，如工會、商會、教育會皆是。此外想不出還有第四類了，如有便是萬人協會了，萬人協會完全以自由反共為基礎，不論籍貫，姓別，職業，只要你是愛國，反共，崇尚自由便可入會。

會員籍貫固然不限一地，職業更包羅萬象，有無牌小販，有大公司工廠的經理，因此，每次開會時，各人的衣着不止衣分三色，十色也多，但不論什麼身份的人，只要進了萬人協會便一律平等、開會、聚餐、大經理與小販坐在一起，言笑宴宴，富者既無驕意，貧者亦無諂色，大家都爲了一個目標而入會。此一情況除去當年「興中會」，尙無前例。

第二、中國人地域觀念特別強，省與省之間，縣與縣之間，此疆彼界，儼如楚漢。就以廣東省而言，廣府人、客家人、潮州人，也壁壘分明，但萬人協會卻完全沒有這種現象，有些人因爲不會說廣東話，言語不通，要用筆寫，但感情則異常融洽。

例如目前負責人，以籍貫論，正副會長是廣東人，主席是北方人，兩個副主席一上海人，一廣東人，不知者可能以爲是有意安排，否則不易團結全體，但實際不然，在選舉前沒有人腦中有籍貫問題，選出後，也是「心水清」的人才感覺到何以如此之巧。這也可說明萬人協會既非香港人的萬人協會，亦不是廣東人的萬人協會，眞正是中國人的萬人協會。此一「公天下」思想，頗見三代遺規，一旦河山光復，萬人協會必然能擴及全國。

第三、任何團體負責人都好過萬人協會，因爲萬人協會爲反共而成立，基本目標便是反共，一旦共黨要殺人時，擔任會長、主席的人自然比較優先，但是，也沒人有絲毫畏懼，此種大無畏精神，只有國父創造革命時會蓬勃一時，以後很少見到，不圖八十年後重見於香港。

文天祥詩：「天柱賴以立，地維賴以張」也就是由於許多人肯拚命，甘作傻瓜，國家雖然艱苦，卻復興在望。（轉載萬人日報・鐵嶺遺民）

海外墮子及時回頭 不要再做中共走卒

先賢曾參秉承先師孔子遺教，傳徒授經，而寫大學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德懷遠人，而趨於世界大同。然而豈能料及，時至今日，中共毛澤東，卻認爲是反動派。孔子當受批！可嘆，可悲，可恨！中共何所指而提出批孔？

孔子道德文章，詩、書、樂、春秋及孝經。「成語考」有說：「春秋孝經成，赤虹化玉。」孔子再拜而受之。可見孔丘著作，有感天地，泣鬼神之概。及其德治中夏，威服四夷，是爲正確之論。因蠻夷成性，見利忘義，非威武不能制服，此則保疆禦侮安內之計。

毛澤東個性，一切狂妄誇大，毛自知無才，更無德，中共未據大陸之前，文槍爲劉少奇、陳伯達代他捉刀，（典：東漢末葉，曹操爲提刀侍立本國正使左右，及匈奴使者來見，退而語曰：中國使者甚英偉，然論英雄，捉刀者是也）。帶兵武事，爲中共十大元帥，博戰沙場，今卽功狗被烹，或放逐或輭禁。

毛本人文武都不濟，故因慚恨而生嫉妒，產生出批林批孔，中共批林用什麼口號？據說是：叛徒、賣國。叛國？叛黨；叛毛？林的死因何在？從未公佈，又何所憑藉，而指爲叛徒？林彪並未與國外關係交接過，又何能賣國？眞是胡說！所謂欲加之罪，何患不辭！

海外知識青年，受左派利用，也談「批孔」，附和共黨，將後悔莫及。因爲在過去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曾與中共共患難，爲毛策劃，但都遭殃，大學教授被洗腦、勞改、或打入「五七幹校」，受非人性闗辱。身爲海外學子，更免用奢望「深懷國士恩」了。原因老毛從未以國士待知識份子，「唐太宗禮賢下士，故魏徵有懷國士恩之句。

言論自由爲可貴，國族長存更需求。目前大陸鬭爭無寧日，那是如蟋蟀相鬭，同歸於盡，民族可悲，海外知識份子應深省焉。

毛現行的鬭爭，「批林批孔」原非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互相尊重人權的，與自愛愛物，誠殺害事物的，爲列寧、史達林扭轉爲暴力革命，演變而成鬭爭不停，排除異己，爭奪權力。故毛一向由俄國販來，是危害中華民國，喪失中國人們親其親，子其子，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道義，毛今行利己損人，自私主義，殺害同志。對中共來說：固不足惜，然對國族來講，北極黑熊來，誰人禦侮保禹甸？還望大學兒女反省。「校訓」是不可改塗的，不過在下人微言輕，勿以爲河漢罷。中共行錯路線，同胞宜自愛，勿沉溺狂潮！

（雪梨林哲齋）

北大教授黃昆 倒戈反擊鄧矮

以鄧小平爲首的右派，在這次「翻案風」的鬭爭中所以一蹶不振，主要關鍵是因對各大學高級知識份子的爭取拉攏失敗，另一原因是，各大學中有些右傾的老教授，被左派威迫利誘，紛紛倒轉槍頭協助左派對鄧小平的反噬。「北大教授」黃昆，就是一個倒戈的事例。

據黃昆在三月十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攻擊「右傾翻案風」的專文中，揭發鄧小平曾利用職權，採取組織手段，將黃昆調到「半導體所」當所長，並給他配秘書配後勤，還宣揚這是「北大」讓他改行。

黃昆對鄧小平這番好心不但不感謝，反而責鄧小平是「打着關心知識份子的幌子，挑撥知識份子對黨的關係。」

又說：「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在我這樣的知識份子身上大作文章，借題發揮，目的是煽動知識份子對黨、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否定黨的知識份子政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指出：「他以爲用這一套作誘餌，就可以把我綁在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戰車上，爲他們服務，這是白日作夢。」

毛江「治病救人」誘勸鄧小平屈服

「新華社」指出：在由毛澤東「指導」的中國大陸批評運動中受到攻擊的「副總理」鄧小平，仍有悔改的機會。

該社在報導北平「清華大學」的活動時引述該校的學生和教師說：「毛主席已為我們黨定下這個一貫的政策：從過去的錯誤吸取教訓，避免將來的錯誤和治病救人。」

他們說：「我們會再次企圖通過嚴格的批評來挽救他，和我們在文化革命初期所做的一樣，並觀看他將來的行為怎樣。」

該社又說：「清華大學現正集中火力指向不肯悔改、堅持修正主義的走資派。」

它又指責鄧小平是陰謀改變「文化革命」帶來「教育和科學」方面急劇變化的主謀。

與毛妻江青密切連繫的「文化」份子，今日加強批評「副總理」鄧小平。

北平電台和幾個省的電台廣播，對據指稱鄧小平批評根據江青「指導」和「創造」的「革命樣板戲」和其他「文藝作品」的言詞加以攻擊。

廣播沒有提及鄧小平的姓名，只是說「黨內的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正在與毛澤東進行權力鬪爭攤牌戰。他看來正在失敗，並且可能已在戰鬪中敗落。

對鄧小平的主要指責，是指他推翻毛澤東要「繼續階級鬪爭」的主要「政策路線」。鄧小平把「穩定和經濟發展」置於「政治鬪爭」之前。

在對鄧小平的諸多指責之中，一些是指責鄧小平蔑視江青十二年來「指導」「文藝作品」依照「革命主題」和使舊作品適合這種「主題」的努力。

華國鋒抨擊美蘇
高唱反右傾鬪爭

據中共北平電台廣播，華國鋒自二月七日出任「國務院代總理」後，昨天首次公開對美國和蘇聯發出的抨擊。

華國鋒於昨晚在「歡迎」寮共政權所謂「黨政代表團」的「宴會」上，作出抨擊說：「在當今的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指美、蘇）拚命爭奪霸權，是世界不安寧的根源。」華國鋒這次講話的內容，已由北平電台播出。

寮共政權的「代表團」，是周恩來於今年元月八日死亡，也是華國鋒「代理」「總理」後，第一個訪中共的共黨政權「黨政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於昨天下午抵達北平，「團長」是寮共頭目凱宋。

華國鋒在「宴會」上，也首次對外國人就目前大陸的奪權鬪爭，發表談話。認為目前正在展開的鬪爭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

北平電台又透露：華國鋒是「代表」毛澤東主持這次「宴會」。華國鋒在談話中曾叫罵寮共「打敗美帝」和奪取寮國政權，是值得「慶賀」的。

華國鋒表示，中共「將堅定不移的同第三世界，把反帝、反殖、反霸的鬪爭，進行到底。」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披荆文會廿週年紀念　李文格

新知舊雨一樓春。同慶披荆廿載辰。
天闕龍吟花月夜。可無茗椀勸芳鄰。

二疊

逸韻管絃妙絕塵。觀棋爭霸巧分春。
文章醒我顢頇夢。畫裡啼鵑若擾人。

三疊

騷風端合吹江濱。異地文緣最可珍。
無限鄉心無限意。醉吟吟醉且休論。

敬步楚雁詞長節士吟原玉　袁暘照

英年建業化輕烟。勁取謀生售技錢。
夢裡山河猶有淚。刼中桑梓竟無天。
寧將淡泊明貞志。不染疵瑕對聖賢。
廿六星霜磨折後。心如鐵石更忠堅。

前題　前人

悵望家園隔瘴烟。清高不玷剝民錢。
閭君有意延毛壽。逋客難辭怨瞶天。
瘦骨臥薪期報國。苦心勵志未違賢。
凌霜傲雪君同我。堪與松梅共比堅。

一九七六年元旦抒感　尹遜龕

赤燄熏天廿七秋，生靈塗炭恨悠悠，
不仁不義施苛政，無禮無文展暴猷，
階級鬬爭宗馬列，孔林批判奉毛周，
欺凌壓搾何時了，最苦兇殘不自由。

自題所繪漁父圖　封淑英

綠水青山境最佳，此中端合姓名埋，
封侯不願為漁去，謂有情書滿素懷。

如夢令　劉祖霞

一路風微波小。四面翠環紅繞。聯袂棹船來，俯仰水天俱好。長嘯。長嘯。忘盡世間煩惱。

追月　潘學增

中秋才是一天過。追月還能作浩歌。
昨夜團圓今夜減。等閒豈可賦蹉跎。

又二首　蕭君亮

㈠
丹桂香飄望後尋。嫦娥二八寄芳心。
庾樓韻事追前夕。觴詠何愁玉兔沉。

㈡
冰輪重見舉杯邀。依舊清光大地饒。
老去懶尋牛渚櫂。思鄉怕聽玉樓簫。

又　蕭葵明

二八纔臨月色晴。冰輪不似昨宵盈。
山河欲減清蟾影。天地長生白兎晶。
四野霧凝空寂寞。九霄雲鎖尚光明。
等閒既望鐘敲落。萬里遙心對月情。

又　譚耀華

故鄉難賞月明時。追月香江繫客思。
空懸團欒懸玉鏡。漫從離亂醉金卮。
三千世變雲經眼。廿六年來鬢若絲。
安得素娥眞解事。長圓無缺照華夷。

又　伍國杰

清輝猶否昨圓姿。迎賓匆匆繫客思。
何限他鄉追月意。可堪故國憶明時。
樓臺近水仍先得。燈火連山更護持。
雅繼團欒佳節後。騷壇餘興又題詩。

追月二首　呂偉東

㈠
銀蟾皎潔十分幽。天上人間各一陬。
但覺良宵容易過。幾家懽樂渡中秋。

㈡
人生幾見月長圓。望後嫦娥便減妍。
好趁今宵追桂魄。乘風欲到白雲巔。

又　呂錦洲

圓團昨夜影朦朧。幾度徘徊望碧空。
底事嫦娥羞掩面。恨難追上廣寒宮。

又二首　朱濟川

㈠
昨宵賞月倚南廔。斗轉參橫興未伏。
今夕開尊重對酌。嫦娥應為我淹留。

㈡
看到圓時喜又驚。循環消息總虛盈。
可堪夜夜清輝減。再續前宵未了情。

又　林仁超

醉賞中秋月。心香滿桂邊。
悠悠長不捨。人物共常圓。

又　洪餘水

追到江心棹欲回。綺詩吟罷不知裁。
嫦娥躲在雲中笑。寄語留樽明歲開。

又

中秋節已過。蟾魄尚團圓。
四野清光滿。東堂鬢影妍。
追歡客我後。得月讓人先。
莽莽今何世。舉頭欲問天。

追月　麥善慶

匹練橫空萬里明。環觀碧海若冰清。
痴心猶戀中秋景。着手應披此日荆。
筆禿莫描盈缺意。盃深難盡初離情。
雲開欲探蟾宮秘。風動翻疑月有聲。

又　藍戒三

千里同誰共。冰輪不我知。
晦明常補缺。朔望總依時。
既去追無益。再來賞未遲。
年年迎送後。任爾欲何之。

電視　林壽愷

傳電憑天線。螢光閃幕中。
歌音何嘹喨。畫面亦玲瓏。
西德新型製。東瀛技術工。
人間娛視聽。科學顯神通。

更正： 四三五期林康詩應為「突然驚夢失嚶皇（口旁）」，上期姚伯衡詩「[illegible]」應為「[illegible]」，「習」應為「義」，特此更正。



